中华传世医典

中华传世医典

第八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八册　　目　录

6　重楼玉钥 …… 1
存目提要(20种) …… 35
走马疳急方
明目至宝
秘传眼科七十二症全书
一草亭目科全书
尤氏喉科秘书
眼科阐微
眼科秘书
眼科指掌
喉科指掌
眼科秘方
喉症全科紫珍集
目经大成
异授眼科
咽喉脉证通论
烂喉丹痧辑要
时疫白喉捷要
白喉全生集
痧喉正义
喉痧正的
白喉条辨

十四　针灸类
1　针灸甲乙经…… 41
2　针灸大成 …… 159
存目提要(19种) …… 203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针灸资生经
备急灸法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十四经发挥
神应经
针灸大全
针灸聚英
针灸节要
针灸问对
奇经八脉考
推拿广义
幼科推拿秘书
采艾编翼
针灸集成
厘正按摩要术
增图考释推拿法

十五　气功、养生类
1　十问 …… 209
2　合阴阳 …… 217
3　天下至道谈 …… 223
4　素女经 …… 229
5　养老奉亲书 …… 239
6　内功图说 …… 271
存目提要(20种) …… 299
导引图
养生方
却谷食气
玉房秘诀
养生类纂
摄生消息论
三元延寿参赞书
周易参同契分章注
修龄要旨
万寿仙书
遵生八笺
养生导引法
类修要诀
性命圭旨
寿世青编
勿药元诠
长生秘诀

延年九转法
服食须知
易筋经图说

十六　医案、医话、医论类

1　格致余论 …… 303
2　医经溯洄集 …… 329
3　名医类案 …… 357
4　医贯 …… 631
5　医学源流论 …… 693
6　医原 …… 735
存目提要(30种) …… 799
褚氏遗书
推求师意
石山医案
医旨绪余
质疑录
折肱漫录
寓意草
上池杂说
侣山堂类辨
东庄医案
医学读书记
临证指南医案
洄溪医案
医贯砭
慎疾刍言
柳州医话
续名医类案
古今医案按
奇症汇
吴鞠通医案
吴医汇讲
程杏轩医案
重庆堂随笔
潜斋医话
冷庐医话
王旭高医案
研经言
马培之外科医案
张聿青医案
西溪书屋夜话录

重楼玉钥

〔清〕郑梅涧　著
段晓慧　整理

提　　要　《重楼玉钥》系清·郑梅涧以其父郑子丰所得喉科秘书加以编撰，经其子郑瀚补充而成。刊于1838年。

书凡2卷。卷上17篇，首列咽喉说、喉科总论以明确咽喉的解剖部位及其在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次列诸风秘论、阴阳论、辨面色论、论证等，论述了喉科疾患的诊断和预后；对病情恶化及预后险重者，专列坏症须知、附纂咽喉不治症二篇；继论喉科36种喉风（包括牙、耳等病证）的发病部位、症状演变、施治用药，每症之首，先冠以歌决，而后予以阐述；凡常用方剂，一一言明方药主次、剂量、炮制、煎服方法。卷下列喉风针法、针禁忌法、针灸诸则等39篇，专论喉科病证的针灸疗法，包括行针手法、常用经穴、针灸禁忌等，多用歌诀方式表达。

郑氏三世喉科，有“南圆喉科”之称，临床经验丰富，尤精于针刺。本书为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产物，较为实用。全书条目清晰，编排有序，书中“附录梅涧论症”所论喉间发白症两条，对“白缠风”（类似白喉）的辨治，从理论到治法，确有独到之处，所出养阴清肺之方，迄今仍为临床医家所习用。

主要版本有清道光十八年（1838）苏城喜墨斋初刻本、清咸丰五年（1855）重刻道光二十年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芋园重刊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刻本、1917年大成书局石印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清道光十八年苏城喜墨斋刊本全文收录。

原　　叙

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何则天下虽大，未若吾身之可贵也。故天下有心性之书，人心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也；有医药之书，人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也。故六经四子而下莫贵于医药之书。夫神农致辨于上药、中药、下药，周礼垂训于五气、五色、五声，自古圣贤明哲之士，未有不留心于此者，今之所谓喉科特大方中一事耳。然其生死决于数日，安危判于顷刻，关系最大。而世之业是科者，率学无根柢，不得真传，株守寒凉，胶于偏见，有识者不许也。吾乡郑梅涧先生，性好岐黄家言，其先世得喉科秘授，故于此尤精，远近无不知之，救危起死，不可胜数。余常见有垂毙者，先生刺其颈，出血如墨，豁然大愈，其妙如此，而未尝受人丝粟之报，惟以利人为急，殆亦范文正、陆忠宣之意欤？先生秘惜此书，又恐人乘危邀利，故未尝授人，余幸得阅一二，故喜而叙之。夫天下重器尊生者，不以身易，而是书之泽，利济无穷，则其贵重宜何如也。

嘉庆乙亥春，余家居无事，日取医书玩味，适友人过访，出《重楼玉钥》示曰：此书无刻本，子录一帙存阅。因受而读之，恍然有悟，后凡遇喉症，惜未解针灸，仅按方投药，无不神验。乡党知有此书时，借抄写而流传未广，其中鲁鱼亥豕，指不胜屈，惟以意更订一二，余则阙如也。原序不系姓氏，谓作者为郑梅涧先生，亦不知何许人，然辨证施治，各具神妙，非怀济世之婆心者，孰能与于斯？今年夏，吾津时疫流行，患喉症者极多，而治不得法，往往受害。余闭户养疴，未能遍告邻里，私衷歉然，因与弟辈谋，将此书再录稿本，寄至吴门，托孙君朴斋校订，付之剞劂，则此后人人得所指南，患者即不延医，而对证检方，谅亦不致夭枉，余心庶稍慰矣。

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仲秋上浣津门冯相棻识

人之一身百症皆可致危，独咽喉之症尤危之危者，不炊黍间毙可立俟。虽居近良医之门，旋发旋治，犹若恨晚，而林荒山僻之境，更可知已，余甚悯焉。余不知医，而遇古方之百试百效，为人人所传播者，手钞成帙；或刊附善书；或锓刷片纸以赠人。咽喉科一门流传者，当不下数十种，独喉科经验秘传，为程君瘦樵定本，业是科者大半宗之，佥谓外此罕有其匹者。一日黄君竹亭自津门寓书于余，谓冯君石农丹崖昆季秘藏《重楼玉钥》一书，为喉科指南，亟欲付梓，以公诸世，而近处鲜良工，君客吴门久，当易物色，且君亦乐为之，常若不及，窃欲以此事浼君可乎？余闻之距跃三百，亟思睹是书，冀是书之速成而广行于世也，促其寄余。不两月而书至，其间或针或药，诸法赅备，足以补经验秘传所不及，洵喉科中之见所未见者。爰为之选工开雕慎校雠，以期无负良友之委任，而副良友济世之婆心也。竹亭向与余同客燕台，嗣而客吴，阊客由拳里，皆同几砚，无间臭味，盖恂恂然笃行君子也。丹崖与余亦曾晤于京邸，乐善不倦，见义必为，常隐跃于眉宇间，其兄石农则余所愿见未能者，然闻其作令山右也，有能吏声，有生佛颂，余固久信之，且即于与丹崖之同梓是书，而益信之也。书成索序于余，余不知医，又何敢论医之书？然其书则固百试百效，而当为人人所传播者也。余窃愿罄竹而印是书，使人人挟是书以防患于未然，微特林荒山僻之境不能入市问药者，不啻家有一医，即居近医者之门，而既有此百试百效之书，亦较愈于踵其门而求试其万有一效之技矣。是即石农诸君梓是书之意也夫。

道光十有九年岁次己亥花朝后一日桐乡孙学诗谨序于吴门之石泉古舍

目　录

卷　上
咽喉说…… 7
喉科总论
诸风秘论
阴阳论…… 8
辨面色论
坏症须知
论证
附纂咽喉不治症
喉风三十六症名目
秘诀 …… 15
喉风诸方
症治汤头 …… 18
附治走马牙疳 …… 19
附录梅涧论症一则（论喉间发白症） …… 20
又论发白治法及所忌药 …… 21
附喉症禁忌
附暂受风寒喉痛
卷　下
喉风针诀
附纂神应经用针咒法 …… 22
论针形至微何能补泻
针法主治歌
行针手法次第十二歌
针略 …… 23
针禁忌法 …… 24
问针入几分留几呼
论泻要诀
论补要诀
中指定同身寸图
行针分寸歌
四季针灸坐向歌 …… 25
四季人神所在禁忌针灸歌
逐日人神所在禁忌针灸歌
十干人神所在禁忌针灸歌
十二支人神所在
十二时人神所在
禁针穴歌
禁灸穴歌
针灸诸则 …… 26
诸证针刺要穴
制针法
煮针药方
正面气针要穴图（缺）
任脉穴
手太阴肺经穴 …… 27
手厥阴心包络经穴 …… 28
手少阴心经穴
足阳明胃经穴
足太阴脾经穴 …… 29
侧面气针要穴图（缺） …… 30
背面气针要穴图（缺）
督脉穴
手阳明大肠经穴 …… 31
手太阳小肠经穴 …… 32
足少阳胆经穴
足少阴肾经穴 …… 33
足太阳膀胱经穴 …… 34

卷　上

咽喉说

呼者因阳出，吸者随阴入，呼吸之间，肺经主之。喉咙以下言六脏为手足之阴，咽门以下言六腑为手足之阳。盖诸脏属阴，为里；诸腑属阳，为表。以脏者藏也，藏诸神流通也；腑者府库，主出纳水谷糟粕转输之谓也。自喉咙以下六脏，喉应天气乃肺之系也，以肺属金，乾为天，乾金也。故天气之道，其中空长，可以通气息。但喉咙与咽并行，其实两异，而人多惑之。盖喉咙为息道，咽中下水谷，其喉下接肺之气。一云喉中三窍者，非。果喉中具三窍，则水谷与气各从一窍而俱下，肺中肺下无窍，何由传送水谷入于下焦？黄帝书云：肺为诸脏之华盖，藏真高之气于肺经也。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若世人不知保元，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喜、怒、忧、思、悲、恐、惊之七情，役冒非理，百病生焉。病疡既成，须寻所自，若喉痹、乳蛾、缠喉风、喉闭、喉疮、风毒热毒等症，当刺者则刺，不可乱医；宜吐者则吐，不可妄治。须识其标本，辨其虚实，而攻导之，不失其法，临症变通，功效立见，其患自安。至于虚损、劳瘦、咳伤、咽痛者，此乃真阴亏竭，金水不能相生，而龙雷之火奔腾，上灼火炎，则金伤，金伤高源无以蒸吻布沤，而咳血、声哑、咽痛干紧之症作矣。吁如症至此，不惟非法可治，且百无一生，可胜言哉。

喉科总论

夫咽喉者，生于肺胃之上。咽者咽也，主通利水谷，为胃之系，乃胃气之通道也，长一尺六寸，重六两。喉者空虚，主气息出入呼吸，为肺之系，乃肺气之通道也，凡九节，长一尺六寸，重十二两。故咽喉虽并行，其实异用也。然人之一身，惟此最为关要，一气之流行，通于六脏六腑呼吸之经，若脏腑充实，肺胃和平，则体安身泰。一有风邪热毒蕴积于内，传在经络，结于三焦，气凝血滞，不得舒畅，故令咽喉诸症种种而发。苟非见症随治，则风痰愈盛，热毒日深，渐至喉间紧闭，水泄不通，几何而不殒命耶？大抵风之为患，好攻上而致疾者，三十六症，内关咽喉为第一。

诸风秘论

有人云：喉风无非热症，便乱投凉剂，或误用刀针，夭枉人命者众矣。若识症真，先治而后调理，百发百中。有可吐者，有可下者，有可发散者，有可洗可漱者，苟若识症未真，切勿孟浪。如双鹅、单鹅、重舌、木舌、重腭、双缠喉、单缠喉、爆骨搜牙诸症，乃是恶症，善候则易治。双松子、单松子、双燕口、单燕口、鱼鳞、斗底、帝中、落架、鱼口、穿颔诸症，此是善候，恶疾则难治。合架、角架、粟房、瘰疬、掩颈、双搭颊、单搭颊、双单燕口、内外搜牙、乘枕、驴嘴、悬痈、鱼腮、咽疮、牙痈、义喉、边头痛、夺食、肥株子诸风，此是善症善候，但要症候认真，随轻重治之，不可误投凉药。若用针刀，俱要逐一对症，先用药降定，然后下药调理。如此等症，务须依方进药，未可速于求安，则轻者一七，重者二七，自能取效。即信心诸药，仍须仔细详察，不可轻忽。大凡用药，自内攻出为上策，取痰攻上为中策，沉为下策。热重者，令去内热，用药取病归上，拦定风热，使其攻上不下，诚为善治者，不如是，则病入胃高，因传于心肺中，辄变他症，是医之罪也。切宜留心详审慎，毋轻率焉。

咽在后主食，喉在前主气。十二经中，惟足太阳主表，别下项，余经皆内循咽喉，尽得以病之，而统在君相二火。喉主天气属肺金，其变动为燥，燥则塞而闭；咽主地气属脾土，其变动为湿，湿则肿而胀，皆火郁上焦，致痰涎气血结聚于咽喉。肿达于

外，麻痒且痛而紧，是为缠喉风，红肿于两旁兼闭塞，是为喉痹。

阴阳论

经云：痈从六腑生，疽从五藏出，皆阴阳相滞而成。气为阳，血为阴，血行脉中，气行脉外，相并周流。寒湿抟之则凝滞而行迟，为不及；火热抟之则沸腾而行速，为太过。气郁邪入血中，为阳滞于阴；血郁邪入气中，为阴滞于阳，致生诸症恶毒，然百病皆由此也。

凡头痛不止者，属外感，宜发散；乍痛乍止者，属内伤，当补虚。又有偏头痛者（非边头风，当审之），左属风与血虚，右属痰热与气虚。

辨面色论

色青者，病属肝，合散血；色黄者，病属脾滞，宜消食；色赤者，病属心，合散血清火；色白者，病属肺，宜顺气；色黑者，病属肾虚，当滋补。以上所论五色，乃就诸风病症愈后而言，以识调理本经也。

坏症须知

喉内生风莫待迟，胸中气急主倾危，更加心胁如刀刺，妻子亲朋定别离，大小便中添秘结，病人魂魄去如飞。此是医家真妙诀，预将生死报君知。

病人眼直口开时，气出无收手散垂，若见此形宜速退，休贪名利自狐疑。

翻唇鱼口误针时，不日黄泉实可悲，此症亦名为恶症，卢医遇着也难医。

论证

凡属喉风之症，预先必作寒发热，甚则大便秘结，小便涩赤，头痛烦渴，时医不识，妄以羌活药味投之，不知羌活乃散寒邪、达肌发表之品，非喉科所宜用。故是书所定紫正。地黄散，专治一切诸风，无不神效，诚妙秘也。

附纂咽喉不治症

一凡虚阳上攻者，四肢厥冷，上下不升降，水火不既济，腰冷不知痛痒，口中痰多唇黑者，不治。

一凡手足冷者，声音不响，喉中肿烂干痛无痰涎者，不治。

一凡妇人产前，咽喉肿痛，及心头疼而脉浮者，不治。

一面赤而目睛上视者，不治。

一面色青白，眼目无神，咽痛音哑，唇白鼻扇者，不治。

一面黑，头自汗而鼻塞者，不治。

一心胸紧满，吐痰不出者，勿治。

一气喘促，四肢厥冷，勿治。

一心中忙忡，胸前红甚，舌捲，面赤浮肿，目斜视者，不治。

一潮热往来，时发谵语，不治。

一胸满胀急，不治。

以上皆属咽喉中险症，凡患喉风，遇有现此等症者，宜详察早回，以免后咎，医者慎诸。

喉风三十六症名目

斗底风　乂喉风　咽疮风　鱼鳞风　双松子　单松子　帝中风　双鹅风　单鹅风　双燕口　单燕口　重腭风　木舌风　重舌风　坐舌莲　合架风　角架风　爆搜牙

牙痈风　悬痹风　夺食风　鱼口风　驴嘴风　鱼腮风　双搭颊　单搭颊　落架风
粟房风　瘰疬风　穿颔风　肥株子　掩颈风　双缠风　单缠风　边头风　乘枕风

斗　底　风

欲识人间斗底风，十分红肿在心胸，更加痰壅咽喉内，针药无功命必终。

此症初起吞咽不下，但胸前红肿渐至结喉，一时难安，初起能咽水者，可治。先用角药加摩风膏少许，冷井水调噙，取痰；次开风路针（所谓开风路针者，盖喉风都是风邪，按穴针刺开其风壅之路，使之外出也）；三吹冰硼散；四用紫地汤。如病势紧急，汤水不能下，遍身作痛，气喘眠卧不得，循屋下行，胸前赤肿，凡吐痰涎后仍不退者，百无一治。每初起胸前便现青筋，须用破皮针（即铍针也），针青筋边，立效。

枢扶氏曰：是症，宜用雄黄解毒丸服之，吹赤麟散。

乂　喉　风

乂喉之症最为殃，迟了三时命不长，病者能依方法治，管教依旧进茶汤。

男子妇人喉内生此疾者，极为急症，先咽喉作紧，风痰上涌，多有绵涎，内紧外浮肿，不能饮食，渐至咽喉紧闭，如乂乂住，甚则头面浮大。其患最速，宜急治之，若一二日不知治者，多致殒命。先用冰硼散开窍，次用风路针，三用摩风膏少许，和角药调噙，取喉内痰涎，并用角药敷颈外浮肿处，服紫正散加开关散。如病势已极，不能开关者，不治。

按：此症既速，凡初起当用赤麟散吹之，其效更捷。

咽　疮　风

咽喉此症不为良，黄烂成疮作祸殃，依法频施无效处，必然长梦入黄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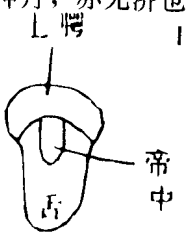
初起生咽喉间，或红黄色如粟形者，日久满喉成疮，及满口生者，渐变紫黑不能吞咽。先用角药，次开风路针，服紫地散，以冰硼散吹之，即效。惟风热实症，可治；若内伤咳嗽吐血后而发此症者，切不可用此等药，致枉人命也。

枢扶氏曰：按咽疮一症，虽曰真阴亏竭，相火薰灼上升咽喉，发为咽疮，最为虚损恶症。然其间虚实阴阳，亦当分别治之。凡属实症，由于风热者，必须发热恶寒，疮色红黄，右脉浮数有力，因病人平昔过食煎炙，蕴积于胸膈，今又新受风邪，感触而发，治宜以喉科诸药投之，自然获效。若虚症，形色白而干燥不润，内热口渴，饮食微少疼，惟咽津液其痛更甚，此由真阴已亏，虚损所致。然内伤有二种，一属气亏为阳虚，一属血亏为阴虚。阳虚者，两寸浮数，遇劳益甚，而行动则气喘，此脾肺气虚，穷及肾水，须培补中土，庶无差误，今时医不识，以清凉利痰之剂治之，遂致喉间变生咽疮，顿成不治之症；若阴虚者，两尺洪数，重按无力现于外者，内热咳嗽吐痰衄血，或饮食日减，此肝肾阴虚，不能蓄养龙雷真火，盖阴虚则火旺，火旺则水竭，水竭则肾元枯涸，肾元枯涸则相火奔腾而浮上，斯喉痹咽疮，痰结烦燥声哑之症作矣，俗曰火烧灶门是也。其时若以六味补水，真水不能骤生；以生脉保肺，而久炎之肺又非参麦能疗；以八味降火，而咽喉之地难受桂附之性；以滋肾丸互治水火，而水火不能既济；惟急用甘露饮治之，使水火各安其位，得以浚其源而安其流，能导龙归海，使五行自有相生之象，然后再按脉察色，分别治之，或八味六味、或归脾养荣诸方佐之，自然获奏神效，称为灵丹。然患者亦当早治，勿待病入膏肓，虽有神丹，亦无济也。

鱼　鳞　风

喉间忽尔患鱼鳞，多少医家不识真，此症若求痊愈易，只须针药贵于频。

此症生在帝中之下，与松子风相似，但微肿处起白点，日久白点变成鳞，其鳞向下者是。用冰硼散、赤麟散，开风



路针，服紫地汤，以角药加摩风膏调噙，不可用刀，此症极险难治，治与双松子同。初起未成鳞易治，若已成鳞，则饮食到喉俱作呕恶，乃属不治，或内伤咳嗽而发斯症者，万无一治。如大便秘结不通，汤中须加犀角、木通、元明粉，以角药、冰硼散、赤麟散，相间吹噙勿断，用鹅毛多挑角药入帝中旁，含少顷，再绞取痰涎吐出，自然获效。

双松子风

松子风生喉厌中，逐时胀大起鳞红，莫言此症多遭险，随即疗施亦见功。

此症生靠帝中下边，初起两边红紫如粟形大，逐时胀肿，起鳞向上者是。渐长如绿豆大，似松子一样，甚至黄皮裹住，及有莲子大者，斯难治矣。先开风路针，服紫地汤，加银锁匙开关散，用角药加摩风膏调噙，吹冰硼散，治与鱼鳞风同。二三日若转红为黄，就怕起鳞，须以角药频噙勿离，依法治之，亦不可用刀。此症与鱼鳞风皆属险症，勿得轻视也。

单松子风

单名松子一边生，左属心兮右肺金，针药交施依法治，自然奇效立消平。

此症生在帝中下一边肿者是，或生左，或生右，亦不可用刀，治法与双松子同。惟生左者，汤中倍加丹皮、赤芍；右者，倍用桔梗、连翘。

帝中风

时人忽患帝中风，角药频噙自见功，若遇庸工无识辈，针刀误用命随终。

初起红肿作痛，生痰不能饮食，日久渐长大出来，甚有长出寸许，拦腰烂去半截，或帝中全行烂去者，虽一时难治，仍为无害，只依法治之，亦见奇效。若初起先以角药取痰，开风路针，吹冰硼散，服紫地汤，不可用刀。如日久帝中黑烂者，回生丹不宜用，当以真功丹去牙硝吹之，或口疳散、圣功丹皆可互用，至于水剂，又当以紫地加减出入投治，不可执拘呆方也。

双鹅风

乳鹅红肿在喉间，病者求痊亦不难，角药频施兼服剂，自然取效莫愁烦。

凡咽间红肿似疔毒两枚，而生在两边者，是为双鹅，切勿误用刀。先以摩风膏少许入角药井水调噙，又以鹅翎挑入喉间疔毒上，令病人闭目噙良久，俟满口痰来吐出，再吹赤麟散，服紫地汤，自然立效。如日久疔毒未平，仍似莲子样，须用消芦散，加巴豆七个去壳熏患处，如熏破后只可用吕雪丹。

枢扶氏曰：喉间诸症惟患双单鹅甚多，症候虽轻易治，却难速于平消，迩来庸医不识，欲求速效每妄用针刀，反致枉人命者，亦复不少，今附参而订之，俾后世治者，庶不致有误苍生耳。盖此症由肺经积热，受风邪凝结感时而发，致生咽喉之旁，状如蚕蛾，亦有形若枣栗者，红肿疼痛，不能吞咽。然形有双有单，双者轻，单者重。凡初起先用三棱针刺少商、少冲，留三呼吸入一分，吹赤麟散，以角药调噙，仍服前药，缓缓取效，凡针法以男左女右，若要速效，以捷妙丹吹入鼻中即消，然初起神效，若日久者，不外消芦散。

单鹅风

左畔虚阳热上攻，乳蛾单重喉旁风，关前易治疗须急，关后生兮施不同。

此症生在帝中之旁如莲子样，左属心，右属肺，治法与双蛾同，亦不可用刀。

枢扶氏曰：此症有部位之分，有虚实风热气郁之别，凡生于帝中两边者是。双单蛾属关前实症，为易治；若起于咽喉内者，名喉瘤，属关后气郁虚症，却难治。时医不识，概以鹅症治之，安能获效。然喉瘤，由肝肺二经郁热，更兼多语损气性躁而成，形如圆眼，红丝相裹，或双或单，生于喉内之旁，亦有顶大蒂小者，初起喉间微痛，不恶寒发热，日久形色带白而微硬，不犯不痛，或因醇酒炙煿，或因怒气喊叫，犯之则

痛切，忌用针刀，吹以消瘤碧玉散，宜服加味逍遥散，益气清金汤，或用夏枯草同郁金煎汤代茶服之，日久自然消退。若体虚，因忧郁不舒而发是疾者，宜用归脾汤加柴胡、丹皮、山栀，至于出入加减之法，又当神而明之可也。

双燕口风

燕口生在帝中旁，欲尝饮食不能飧，针刀善施无差误，功效旋收亦不难。

此症生在帝中两边，靠于上腭左右俱有，皆红肿不能吞咽，甚至肿出舌上来连舌亦痛，用刀之法，宜靠肿处将刀轻轻刺破，切不可深。若上腭中间及燕口形上，切勿将刀误用，先以角药取痰，次开风路针，吹回生丹，服紫地汤。

枢扶氏曰：此症初起，只须吹赤麟散，胜用角药针刀多多矣，内仍服紫地汤，加开关散，火甚，量加石膏，此余屡经收效者也。

单燕口风

单名燕口一边生，治法同前不用更，慎使针刀毋误及，赤麟吹上立奇功。

是症，或生左，或生左，或生右，亦有肿上舌来不能饮食者，甚则将帝中挤往一边了，治法与双燕口同。

重腭风

口内生来上腭浮，心脾有热积成愁，倘然七窍流脓血，纵遇卢医未必瘳。

此症生在上腭靠帝中之上位，红肿不能吞咽，症虽重却可治，以角药调噙，内消为贵。如不得消，直肿到牙床边者，可用破皮刀轻切出血。若上腭中间乃七孔相连之处，万勿误用刀，宜吹冰硼散，服紫地汤，开风路针。如口耳鼻中有一处出脓血者，即是病延日久，热毒蕴蓄，以致腐穿七窍，此诚不治之症。

枢扶氏曰，重腭者，皆由心脾二经积热而成，倘病日久，前药治之不效，宜用紫雪散治之，服黄连解毒汤，即效。

木舌风

口中舌表肿兼红，热积心脾发是风，丹散频投依法治，管教立刻见奇功。

初起舌头红肿不能转动，渐至饮食不能迎送，言语不便，可用破皮刀于舌下弦两边无筋处刺之（筋上不可刺，刺伤立死），先用角药加摩风膏少许，吹冰硼散，服紫地汤，自效。

重舌风

重舌风兮亦不祥，或生左右或中央，专家有诀通元妙，善使针刀割不妨。

凡舌下又生一舌，渐比正舌尤长，以致正舌不能转动，用角药取痰，吹冰硼散，服紫地汤，可用破皮刀，须按舌旁边下弦先破一边，如不效，再破一边。

枢扶氏曰：此症无论大人小儿，皆由心脾蕴热循经上冲舌本，遂令舌下血脉胀起如小舌状，故名重舌。用刀之法，先将角药加摩风膏噙久吐出，再将肿患刺破，即吹回生丹，或紫雪散并获效。

坐舌莲花风

舌坐莲花六七尖，心家风火搏相炎，莫将斯症寻常看，日久缠绵最可嫌。

舌下浮肿多痰涎，初生一二瓣，渐至五六瓣，形似莲花，凡两边尖瓣者，可用刀；若中间一瓣尖者，切不可用刀。盖人舌下中间俱有一筋，直连上下，乃心之苗，所以切不可用刀者，恐误伤筋，则枉人命匪浅也。先用角药调敷舌下取痰涎，再将冰硼散挑上，服紫地散，重加连翘，症甚者，外用气针，自然取效。

枢扶氏曰：莲花证乃蕴热乘风而发于心，舌本属心，又为心之苗，心火上炎，或思虑太过，或酒后当风受寒，以致风痰相搏，而成是症也。

合架风

合架风生齿尽头，牙关紧闭病难休，若还不识针刀法，患者如何得便瘳。

此症生在上下牙床两根头勾合之处，起一红核肿痛，牙关紧闭，不能开口，先用角药调噙，次用破皮刀切红肿处，吹冰硼散，赤麟散，可用消芦散熏之。

角 架 风

风名角架不为嘉，肿痛须知药可加，昧却个中真妙诀，任他肘后秘方夸。

是症生上下牙床尽处，根上浮肿，以致闭口不便，两齿难合，咀嚼艰难，初起生在一边，或延生两边者，治法同合架风，可用破皮刀切肿处，即效。

爆骨搜牙风

爆骨搜牙疾势骄，声声痛楚费推敲，金针已度依方法，功效随收心莫焦。

牙匡之上，逐齿红肿，骨中极痛不可忍者，名为爆骨搜牙。若通牙床上红肿，或在外牙床肿者，或在内牙床红肿，口内作烧生痰，名搜牙风。若有面红肿者，恐成粟房风症，部位虽分内外，法宜同治。先用角药调噙，吹冰硼散，服紫地汤，次以针挑牙缝中有红紫血管者，即要挑断出血。若爆骨搜牙，每齿肿处俱要用破皮针，针出血即效，如症在牙床内者，必须肿起牙上，方可用刀。

牙 痈 风

牙匡生疖是牙痈，上下生兮总共同，但用破皮针出血，更加角药有奇功。

凡牙匡生疖毒，或满匡红肿，或一处红肿，先用冰硼散以角药调噙，服紫地汤。凡牙痈搜牙两症，以牙床高低界为辨，在牙床上高处为搜牙，在牙床下低处为牙痈，此症亦有内外生者，皆可用破皮针，针去脓血自效。

枢扶氏曰：此症由阳明胃热毒所致，初起身发寒热，腮颊浮肿红痛者，当以前法治之。若初起往往有误认牙疼等症，过服寒凉清火之剂，以致坚肿色淡，自破流黄水，日久烂至牙根，及延烂咽喉，名曰骨槽风，又名附骨，一名穿珠，法当用二陈汤加阳和丸煎服，或阳和汤消之。倘遇溃者，以阳和汤、犀黄丸，每日早晚轮服；倘有多骨，以推车散吹入，隔一夜其骨内不痛，自行刺出，须俟骨尖退出，摇则内动，方可渐次取下，再吹，次日无骨退出，即以生肌散吹入，内服保元汤加肉桂，归、芎、芪、草宜生，自然获效收功，而愈矣。

凡骨槽风者，初起牙骨及腮内疼痛，不肿不红，惟肿连脸骨者，是骨槽风也。然齿症不一，有齿蜃者，是虫蚀齿至断，由胃经瘀湿风火凝聚而成，齿根胀痛腐烂时出脓血臭汁也；有齿齲者，亦以阳明入风热之邪，搏齿断气血，腐烂为脓血臭汁，谓之齿齲（音拒），亦云风齲；有齿历蠹者，由骨髓气不能荣盛，故令齿黑黯谓之历齿，皆由阳明之所致，而治法各异，俱详注续集焉。

悬 痃 风

牙床浮肿号悬痃，外症能疗内症危，烂及咽间妨饮食，蓬莱妙药亦难施。

凡牙匡下浮肿为外悬痃，起生牙根内为里悬痃，红肿如蜒蝑样，渐次而长，先用角药调噙，吹冰硼散，服紫地汤。初起可用破皮针，日久不宜针（刺红肿处出血效，若白烂者不可用针）。凡外悬痃属善症，易治，生于内属恶症，却难治，稍医差迟，即能伤人。若白烂延至咽喉，及落尽面颊肉者，不治。

夺 食 风（即呛食风）

呛食还将夺食名，舌根喉腭陡然成，休惊是疾无方法，善使针刀泡立平。

此症或因饮食火物，触动肺胃积热，致陡起斯症。或在喉头上腭，及舌根左右生一血泡，或数小泡，即变大胀满不能吞咽，气息不能出入。急以竹针挑破，咯出紫血，即吹赤麟散，或回生丹。其泡若起喉内，不能用针刀挑破，只须气针，针百会前顶后顶三穴，内泡自平。

鱼口风

鱼口生来一片浮，心家有热夜啁啾，上冲痰气医当急，莫待深沉始怨尤。

凡上唇生小疮或一二枚者，初起红肿渐至下唇，亦肿及面颊俱浮。若初起红赤发热作痒，痒后起小黄泡，切勿用破皮针。如生在上唇中间者，难治。若上唇赤肿直长出者，名龙唇发，可针两鼻角。又一症上唇生小白红疮，干燥，常欲以舌舐唇上，亦不可针。又一症唇上直痛入骨连颊俱痛不可忍，可针鼻角。又一症不浮肿，只口眼㖞斜转过一边，名转㖞风，此症宜针合谷、颊车二穴。以上诸症，先以角药调敷，吹吕雪丹，服紫地汤加犀角。大凡唇皮生疮，初起者，不可以针妄挑破，若误针之，身必潮热，满身骨节疼痛，不治。如用针刀必须依法律，切勿妄任已意施为，至要至要。

驴嘴风

驴嘴风生在下唇，逐时肿大不堪论，更加作痛如刀刺，敷药频施效自神。

初起下唇生一红疮，逐时肿大渐至下唇长出，用消芦散熏，服紫地汤，吹冰硼散，可用破皮针，针破即效。针法须认两旁肿处针之。

鱼腮风

鱼腮疾染在腮颐，肿痛难当只自知，傅诀与君依法治，免教迟慢势难支。

是症生在酒腋边，两腮浮赤红肿，为双鱼腮；一边红肿者，为单鱼腮。治法以角药调敷，或用消芦散熏，服紫地汤，噙冰硼散。如逐日红肿极盛，方可用破皮针，针出血，仍以角药外敷。倘症日久腮穿出脓者，须内服蜡矾丸，外敷生肌散。

双搭颊风

风名搭颊两边浮，赤肿难当筋似抽，若遇此风非易治，值时敷刺莫移游。

初起面颊两边红肿，发热恶寒，须看口内牙上有肿无肿，如牙匡肿者，不是搭颊，乃是牙风，即以牙风法治之；若属搭颊，先用角药外敷，服紫地汤，重加连翘、桔梗、牛子。如肿仍不消，宜用破皮针出血，不可针挑深，外仍不离敷药，加摩风膏少许。

单搭颊风

一边红赤颊名单，证治如双毋用参，日久肿浮牙亦肿，外敷角药内噙丹。

面颊一边浮赤肿痛，或日久致牙匡亦肿痛，须以角药外敷内噙，吹回生丹，服紫地汤。

落架风

落架风兮信不良，总因血气暗中伤，搭勾合上方无事，不合匡时费酌量。

此症或因酒后，或偶大笑，或大呵欠致脱落下胲不得合架，口大开而不能咀嚼，虽属上热下虚，实由气血有亏，以致胲筋弛而不收。若起于一二日者，可治，日久则其筋已纵，恐难安合矣。治用上兜之法，先将下胲轻轻托上，用绸手巾兜住，然后以手揣其搭勾之处，令其勾合，再用老姜一片，置颊车左右穴上，以艾丸置姜上用，用香点灸一再，即可断根。

枢扶氏曰：此症由内伤所致，宜灸不宜针，当服归脾汤，加熟地。气血虚者，或当归补血汤主之，切勿以喉风诸药妄投，致误人匪浅也。

粟房风

粟米疮形满面淫，或成大泡痛难禁，施针用药依真法，病者舒眉患不侵。

初起发热满面红肿，先如粟米黄疮，日久合成大泡。先用荆芥、葱白煎角药频洗，再以角药用荆芥煎水调敷泡上，服紫地汤。凡初起不可针破，俟合成大泡以针口向下挑出脓血，自效。

瘰疬风

瘰疬风生似核形，又如痈毒一般称，莫疑此症由冤债，妙药能除夙孽平。

是症自面生起红肿如小疖毒，渐至满头俱浮肿生核。可用破皮针逐个针出微血，敷以角药，服紫地汤，效。

穿 颔 风

病生穿颔不为祥，幸赖仙传有秘方，角药频敷汤紫地，徐徐图治莫惊惶。

两腮下红肿生核，或在一边，初生一二枚者，易治，日久生多透入口内而自穿者，多至不治。以角药敷，服紫地汤，可针（俟肿甚用铍针刺肿头，出血仍敷前药）。

肥 株 子 风

肥株斯疾耳弦生，肿痛方知病不情，紫正开关兼急进，频加敷药立时轻。

两耳坠上浮肿如核，或一边生者，外敷角药，服紫地汤，加开关散，可用针，针核上即效。

掩 颈 风

左右俄生掩颈风，分明赤肿似成痈，时人莫作寻常看，紫地辛乌有化工。

颈项上浮肿生痈，或左右，或一边，或浮肿，上头敷角药，服紫地汤。若浮大赤肿甚者，可以针肿处。

双 缠 风

缠喉之症本非奇，日久无声气道危，若见此形宜速退，仓公遇了亦愁眉。

初起外颈红肿至咽喉，亦皆满塞不分红白渐四围俱肿。先以辛乌散，加摩风膏内噙外敷，吹赤麟散，回生丹，服紫地汤，加开关散。若颈项遍肿及头亦肿者，属极重症，却可治，须开风路针。如症日久难治，切勿用破皮针刀。

枢扶氏曰：此症由膏粱厚味太过，致肺胃积热，复受风邪上壅咽喉，红肿紧痛声音难出，汤水不下，而痰涎壅塞之声颇以拽锯。初发暴速，宜急针少商穴，以泻其热。痰盛者，角药调噙。症重者，宜服雄黄解毒丸。若面青唇黑，鼻流冷涕者，皆属逆症。又有因肾经有热内枯不能上润，致令心火盛而发是症者，内紧外肿，潮热恶寒，乃属实症，法宜前治。若体虚因思虑太过，兼过食五辛而生似此症者，其发缓，其色淡，其肿微，咽喉干燥，舌见白苔，大便自利，六脉微浮，重按无力，吞咽疼痛，名曰慢喉风，乃属虚症，法当从治。若午前痛者，宜补中益气汤，加麦冬、元参、桔梗服之；午后痛者，或作渴身热足冷，此阴阳两虚也，忌用苦寒，宜少阴甘桔汤，以宣达之；若面赤咽干不渴，而微塞痛者，其脉必虚大，当以清露饮服之，兼用青雪丹吹之，自然获验。

单 缠 风

一边浮肿证缠单，或起头心或颈间，治法详前须辨识，针开风路自缓安。

初起一边红肿作痛，左属心，右属肺，或肿头项，或肿颈上，治同双缠风。

边 头 风

半边头痛苦无休，病者何须两泪流，风药不灵宜补剂，管教肿痛去靡忧。

此症一边头痛如破，或左右红肿如核，须针风池二穴，服紫地散，加开关散。惟下元虚者，多致此疾，宜投补剂，以四物汤，加白芷服之（虚症不可刺）。

枢扶氏曰：凡头痛如破，前药罔效者，以当归五钱，木通二钱，酒煎服下，即愈。

乘 枕 风

乘枕风兮本不奇，若成枕发却难医，只须急急调敷药，紫地开关服勿离。

是症脑后生疖毒红浮肿痛，可用破皮针，服紫地汤，合开关散，取效如神。

耳 防 风（附）

耳内红浮痛倍常，或脓或血不安康，少年若是沾斯疾，定主他年重患殃。

此症耳内肿痛，或耳外亦红肿及头亦痛，或耳内出脓血，若肿痛甚者，至口齿紧

闭不能开，小便赤短，宜用紫地汤，加龙胆草、木通，外敷角药，吹入五行丹，即效。

枢扶氏曰：以上三十六症，妙以一方统治之，无不神验，故宜其秘也。后之学者，务须辨症详审，毋致虚实有差，庶不稍误于万一耳。

秘　诀

喉风诸症初起，必作寒发热头痛，大便秘结，小便赤涩，以紫正散、地黄散合服，勿离其药，乃气血并治，能理气散血，逐风痰，不使邪热壅塞。痰涎甚者，用角药调井水噙口取之，使痰涎外涌，不停蓄于肺胃，兼吹回生丹，亦拔热邪外出也。凡患喉症，而误服凉药，致胸膈如坠不安者，以井水调角药噙之，心烦即止。科内所定方药，总在拦定风热在上不下，然后随症治之，自获效神速。如修合诸药，勿宜见火皆生用之，吹药务研极细，临用合愈妙，水剂宜蒸不宜煎。以上皆口诀之秘，须究心焉。

喉风诸方

紫正散

紫荆皮二钱　荆芥穗八分　北防风八分　北细辛四分（去节）

地黄散（一名内消散）

小生地二钱　京赤芍八分　苏薄荷六分　牡丹皮八分　牙桔梗八分　生甘草六分　净茜草一钱（又名地苏木）

上引加灯心二十节，红内消一钱（即茜草藤五月五日采取，阴干）。

以上紫地二散，每症合用，勿离用，开水泡药蒸服。孕妇，去丹皮，加四物汤；热盛者，加连翘、犀角；头痛闷塞，加开关散；烦渴，加银锁匙；潮热者，加柴胡、黄芩；咳嗽，加麦冬、知母；大便秘结，小便赤涩者，加木通；数日不大便者，加元明粉；热壅肺闭致气喘促者，加麻黄五分，先滚去沫，再入药内同蒸；痰稠，加贝母；阴虚者，合四物汤。

开关散　能清诸风，止头目痛。

抚川芎一钱　杭白芷八分

银锁匙　能止烦渴，退口烧。

天花粉八分　元参一钱

四物汤

生地三钱　当归二钱　川芎八分　白芍八分（酒炒）

镇惊丸（一名四神散）　凡喉症已平，兼服此丸。

山药四两　桔梗二两　栀炭二两　甘草一两　上气者加广陈皮一两

上为细末，米糊为丸，如莲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薄荷灯心汤化下。

辛乌散（一名角药）

赤芍梢一两　草乌一两　桔梗五钱　荆芥穗五钱　甘草五钱　柴胡三钱　赤小豆六钱　连翘五钱　细辛五钱　紫荆皮一两　皂角五钱　小生地五钱

上诸药味不宜见火，置日中晒燥，共为细末，收入磁瓶，勿令走气。临用以冷水调噙口内，取风痰如神。若痰涎极盛，加摩风膏浓汁四五匙，其力愈速。凡颈项及口外红肿，即以角药敷之，亦可用角药作洗药，以荆芥同煎水频频洗之，洗后仍调角药敷上。若悬痹风，加南星末少许。

摩风膏

川乌尖（即大川附子之尖，每用尖一个以乳钵底浓磨汁入角药）　灯心灰五分

回生丹（即冰硼散）　治一切喉证，有奇功。

大梅片六厘　麝香四厘　硼砂一钱　提牙硝三分（用萝卜同煮透再摅入清水内，露一夜沉结成马牙者，佳）

共研极细末，以洁净为妙，入磁瓶封固。临用挑少许吹患处。开关后次日并体虚头晕者，即宜去麝香（名品雪丹）；毒肿渐平，并用刀破后者，再去牙硝（麝硝双去者名吕雪丹），加青黛（名青雪丹）。

真功丹　凡孕妇患喉症者宜用此。

大冰片一分　真熊胆一钱（阴干临用乳细末）　芦甘石一钱（用羌活煎汤煅七次，飞去脚晒干用）　硼砂一钱　牙硝二分

其乳极细末。吹患处，毒肿渐平，去硝。刀破后须用吕雪丹。

消芦散　此方因患者畏刀，以此熏破，虽易见效，不能速于收功。

茜草一两　金毛狗脊五钱　唐蜜根一两（即紫荆皮根）　芦根二两（去皮）

上用米醋同药贮小罐内，以厚纸封口极固，放水中煮好，口上开一小孔如箸头大，对肿处熏。若一时未破，加巴豆七粒去壳同入煮，再熏，神妙（若破后不能速于收功，吹生肌散）。

万益丹　凡刀误用，致血流不止，以此吹上，血即止。

滴乳香一两（去尽油）　没药一两（去尽油）　真血竭一两　明硼砂一两

研极细末。每用少许，吹入刀患处，效。

生肌散

赤石脂一两（水飞数次再用）　乳香一两（去尽油）　没药三钱（去尽油）　轻粉二钱五分　硼砂二钱五分　龙骨一两（火煅红淬入米醋为水飞）　孩儿茶二钱五分　大梅片三分

研极细末。每于患处，略用少许。

凡病愈之后，以六味地黄汤，去山萸，加麦冬、沙参调之。

枢扶氏曰：以上皆原书秘方也，今广搜诸名家奇方于后，以补是科之不足焉。

消瘤碧玉散　专治喉瘤郁热之症。

硼砂三钱　冰片三分　胆矾四分

共研极细末。用时以筋头蘸药点患处，自效。

紫雪散　治一切咽喉肿痛，及重舌、重腭、舌疔等症。

犀角尖一两　石膏一两　升麻八钱　羚羊角一两　元参二两　甘草八钱　寒水石一两　沉香五钱（锉末）　木香五钱

用水五碗，煎药至约剩一碗，将渣用绢滤去，再将汤煎滚，投提净朴硝三两六钱，文火慢煎，俟水气将尽欲凝结之时，倾入洁净碗内，加下朱砂三钱。大梅片一钱，金箔一百张，各预研细和匀，将药碗安入冷水盆中，候冷，凝如雪，俟干，再研细，收固。凡大人每用一钱，小儿二分，十岁者，五分，徐徐咽之，即效；或用灯心汤化服亦可。若咽喉肿痛等症，吹之亦效。

蜡矾丸　治喉风穿腮出脓者。

黄蜡一两　枯矾五钱　乳香一钱五分（去尽油）　没药一钱五分（去尽油）

后三味，共为细末，即用黄蜡为丸。每服二钱，开水送下。

捷妙丹　治双单蛾风神方。

牙皂角一两（切碎）　丝瓜子一两二钱

二味，用新瓦文火炙干，为细末，加冰片少许，收固。每吹入鼻中，打喷一二次，即消，在左吹右，在右吹左，双蛾者，左右并吹。

严氏赤麟散　治一切喉痹、缠喉、双单蛾、乂喉恶证，吹之立吐痰涎，即时获效，可代针刀，真神丹也。只喉癣、咽疮虚症勿用。

真血竭五钱　巴豆七粒（去壳）　明矾一两

上三味，打碎同入新砂锅，炼至矾枯为度，每两加大梅片三分，硼砂二钱，共研

极细收固。用时以冷茶漱口，吹患处立效。

枢扶氏曰：此环山方，岫云山人家藏秘方也。治喉风诸症，实有奇功，余经验屡屡，其效不可胜言。

雄黄解毒丸　治一切急喉痹极危症。

明雄黄一两　川郁金一两　巴豆十四粒（去壳，并去尽油）

共研细，醋煮面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七丸，清茶送下，吐去痰涎立效。如至死者，心头犹热，灌药不下，即以铁匙挖开口灌之，若得下咽，无有不活。如小儿惊热，痰涎壅塞，或二丸三丸，量大小加减服之，亦神效。

万应丹　治一切咽喉口舌肿闭，并穿腮腐臭延烂等症，其验甚速，真神方也。

建青黛（水飞去渣晒干）五钱　鸡肫皮（洗，炙干）一钱　牛胆硝三钱　山栀仁（拣净仁，炒黑，碾细末）三钱　黄连末三钱　生黄芩三钱　真熊胆一钱　人中白（取经霜雪多年者，火煅三次）五钱　大红绒灰一钱　西牛黄一钱　雄黄一钱　青梅干（煅存性，临时加才妙）五钱　硼砂三钱　枯矾二钱　儿茶三钱　铜青二钱　珍珠一分

以上各研极细末和匀，加真麝香五分，大梅片七分，再研和匀，入磁罐内以乌金纸塞紧口。每用少许吹患处，日夜徐徐吹之，流出痰涎渐愈。如有腐臭，急用蚌水洗净，或用猪牙草匾柏子和捣，加水去渣洗净，再以前药去青梅干，加滴乳香（去油）二钱，吹用。

制青梅法　大青梅一斤去核，略捣碎入白矾、食盐各五钱，拌和再加蜒蚰，不拘多少，层层间之，一日夜取梅晒干，收尽汁再晒干，煅灰存性，临用加入。

制胆硝法　冬月约入朴硝在黑牛胆内，挂在风前一百二十日，去皮用硝，此乃第一应验神方也。

青冰散　专治喉闭、双单蛾有奇功。

胆矾二钱　硼砂二钱

共研末，取青鱼胆一个，将药末入胆内，阴干去皮，再研极细，加冰片二分，收固。每遇喉闭、双单蛾等症，以男左女右，吹入鼻中，自效。

火刺仙方　治一切喉痹、缠喉胀满气塞不通，命在顷刻者，须急用之。

法用巴豆油涂纸上，捻作条子，火上点着烟起，即吹灭，令病人张口急刺于喉间，俄然吐出紫血，即时气宽能言，及啖粥饮，再用药随治之，便立愈矣。夫咽喉诸疾，发于六腑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或前诸方治之，即效。若发于五脏者，则受毒牢深，而手法药力难到，惟用油纸捻刺，乃为第一也。盖热则宣通，故以火治之，火气热处，使巴油皆到，又以火散结，以巴泻热邪，以烟吐出痰涎，此一举三善之捷法也。

碧雪散　治咽喉闭塞，痰涎壅盛。

灯心灰二钱　硼砂一钱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吹入喉中，即吐出痰涎，自效。

碧玉丹　治喉风急闭等症。

胆矾三钱　白僵蚕六钱（炒去丝，嘴拣直者佳）

上为细末。加麝香一分，每用少许，吹喉中立验。

绛雪　治咽喉肿痛，咽物妨碍，及喉癣、口舌生疮等症。

寒水石二钱　蓬砂一钱　辰砂三钱　大梅片三分　孩儿茶二钱

为极细末。每用一字，掺于舌上，津液咽之，或吹患处，真妙方也。

金锁匙　治喉闭、缠喉风，痰涎壅塞，口禁不开，汤水难下等症。

焰硝一两五钱　硼砂五钱　片脑三分　雄黄二钱　白僵蚕一钱

各另研细末，再和匀收固。每吹少许，入患处痰涎即出。

推车散　专治牙痈、骨槽风生多骨者，吹入神效。取推车虫（即羌螂）炙研极细

末，每一钱加入干姜末五分，同乳细收固。每用少许，吹入患处孔内，若孔内有骨，次日不痛，而骨自出。凡吹过周时，而无骨出者，则知内无多骨也。

刻欢丹（又名过街笑） 专治风火虫牙疼痛，无不神效。

蟾酥一钱（陈酒化透） 五灵脂一钱 麝香八分

共研极细末，和捣为丸。以二百粒为则，即用新绫绸包，以丝线扎固，再藏磁瓶内。每取一丸，咬噙于痛牙缝中，俟丸化，即痊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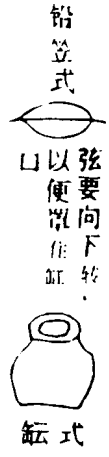
灵丹 专治一切牙痛，无不立验，此不易得之方也。

防风 北细辛 黄芩 石膏 元参 羌活 荆芥 小生地 连翘 黄柏 甘草 白芷 白菊花 栀仁 川芎 百部 薄荷，以上各二钱五分 真黄连三钱

上药，共为粗末，置大铜锅内，外用甘草五钱，煎水一大碗，将药拌匀，再取潮脑三两，研碎分作五七次，用洒药上，再以大碗盖住药上，又用石膏和灰面盐水调匀，密糊碗口不可泄气，煮长香一炷方可起下，将上升在碗的灵丹，用竹刀刮下，仍将渣用甘草水拌匀，复洒潮脑于上，如此升取五七次，候药性升尽为度，再以磁瓶收固。凡牙疼擦上，立止如神。

症治汤头备录

秘授甘露饮 治真阴亏竭，火炎灼肺，虚损失血，内热发为咽疮、喉癣等症。



取童便半酒缸，要缸口大者。先用铁丝做四股络子，悬饭碗一个于缸内，约离童便三寸许，再用铅打成帽笠式倒置缸口上，四围用盐泥封固，外加皮纸数层糊密勿令泄气。再用砖搭成炉式，将坛放上，用桑柴文武火炼烧一炷香，去火候温，再将铅笠轻轻取起，勿令泥灰落下，则坛中所悬碗内，自有清香童便露一碗，取出另顷茶碗内，与病者服下，每日早晚共服二钟，自有神效。取童便须择无病无疮疖者，五六人，每早烹好松萝茶一大壶，令各童饮下，俟便出时去头去尾不用，取中间者，以缸盛之。此环山方子岫云秘传之仙方也，识者珍之。

清露饮 治咽干塞疼，脉虚大者。

天冬一钱（去心） 麦冬一钱（去心） 生地一钱 熟地二钱 钗斛八分 桔梗八分 枳壳八分（面炒） 甘草六分

上加枇杷叶一片（蜜炙，刷去毛），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少阴甘桔汤 治慢喉风症。

元参八分 桔梗八分 川芎四分 柴胡五分 广皮六分 甘草六分 黄芩三分 升麻二分

加葱白一根，为引，水煎服。

黄连解毒汤 治重腭等症。

黄连 黄柏 黄芩 生栀子各一钱五分，水煎服。

益气清金汤 专治喉瘤之症

人参二钱 茯苓一钱 桔梗三钱 黄芩二钱 麦冬钱半 陈皮一钱 栀仁一钱 薄荷一钱 甘草一钱 紫苏五分 牛蒡子钱半（炒） 川贝母二钱（去心）

加淡竹叶三十片，水煎，温服。

逍遥散 治肝家血虚火旺，头痛目眩，颊赤口苦，倦怠烦渴，抑郁不乐，咽喉干痛无形，妇人经水不调，脉弦大而虚。

柴胡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甘草五分　白术一钱　茯苓一钱

上水二钟，加煨姜一片，薄荷五分，煎八分，食远，温服。薛立斋，加丹皮一钱，黑山栀一钱。

二陈汤　治湿痰为患，及骨槽风等症。

陈半夏三钱（九制者佳）　广陈皮三钱（去净白）　白茯苓二钱　生甘草一钱

上加白芥子二钱，炒研，引用生姜三片，水煎服。

阳和汤　专治骨槽风。

大熟地二两　鹿角胶三钱（石碎隔水顿冲服）　上肉桂 一钱　白芥子二钱（炒研末）　生甘草一钱　姜炭五分（即炮姜）　麻黄五分

麻黄得熟地不发表，熟地有麻黄不腻膈，神用在斯。水三钟，煎至五分，食远服。

阳和丸　专治骨槽风症。

上交桂二两　黑炮姜五钱　麻黄三钱

共研细末，炼蜜为丸。每服须加前二陈汤同煎，为妙。本方勿增减出入。

犀黄丸　治一切骨槽风，并患乳岩瘰疬瘵、痰核横痃、肺痈、小肠痈、流注等症。

犀黄三分　乳香二两（灯心炒去油）　没药一两（制同上）　真麝香钱半

共研细末，取粟米饭一两，捣为丸，如绿豆大，晒干忌烘。每服三钱，热陈酒送下，饮醉盖被取汗出，醒后痈消而痛自息矣。

附：走马牙疳证

症以走马名者，言其疾速，失治即殒故也。盖齿属肾，与胃相通，肾主一身之元气，凡受积热火毒，疳气即奔上焦。或于麻痘之后，及伤寒杂症热病而成。或因平昔过服助阳热药，并饮毒所中。凡初起口气甚臭，名臭息；次第齿黑，名崩砂；盛则龈烂，名溃槽；热血迸出，名宣露；极甚者，牙脱落，名腐根，既脱齿不复回生矣。可见此症，贵乎速治也。

凡牙疳初起，黑烂腐臭出血者，宜服芦荟消疳饮。若脾胃虚者，宜兼服人参茯苓粥，吹以神功丹。若痘疹后余毒所中者，宜服清疳解毒汤。外势轻者，俱用人中白散擦之；若坚硬青紫渐腐穿腮齿摇动者，宜芦荟散擦之。凡牙疳见红血流者，吉。如顽肉不脱，腐肉渐开掀肿，外散臭气，身热不退，俱属不治。

又牙疳五不治症：齿落无血者，不治；腮崩唇破者，不治；黑腐不脱者，不治；臭气异常者，不治；服药不效者，不治。

芦荟消疳饮

芦荟五分（生）　牛蒡子五分（炒研）　元参五分　桔梗六分　川黄连八分　薄荷六分　栀仁五分　生甘草四分　升麻二分　石膏三钱　羚羊角一钱（另磨）　银柴胡五分

加淡竹叶五片为引，水二钟，煎至六分，食远服。症重者，分两加一倍。

人参茯苓粥

人参一钱　白云苓 六钱

共研末，同粳米一茶钟熬成粥。先以盐汤将口漱净，再食粥。

清疳解毒汤

人中黄五分　川黄连六分　元参六分　牛蒡子一钱　北柴胡五钱　防风五分　生石膏二钱　犀角一钱（另磨冲服）　知母八分　生甘草三分　连翘八分（去心）　荆芥八分　淡竹叶一钱

加灯心五十寸，水二钟，煎服。若呕吐，加芦根五钱。

神功丹　专治一切牙疳，有神效。

人中白二两　黄柏六钱　青黛六钱（水飞）　薄荷叶六钱　儿茶一两　冰片六分为极细末。日用七八次，涎外流不止者，吉。若无涎则毒气内攻，即属不治之症。每以韭菜根煎水，频漱。

炼人中白法　取多年溺壶内底上所起者为最，其次即妇人溺桶内所起者，亦可。无论多寡，总取大块，放磁盆内，置屋上，任其霜压雨淋风吹日炽，如此一二年，或多年更妙，取下放新瓦上，以炭火炼红烟尽为度，再研细收贮候用，愈陈愈妙。

人中白散（一名异功散）

白霜梅二钱　人中白五钱（火煅）　枯白矾二钱　大梅片二分

共研细末。先用韭根萝茶煎浓汁，乘热以鸡翎蘸洗患处，去净腐肉见鲜血，再敷此药。若烂至咽喉者，以芦筒吹之。

戍骨丹　治走马牙疳，并痘后牙疳。

取白色狗屎，于长流水中淘出白骨，漂极净，瓦上炙黄，研极细，入麝香少许。擦疳上数次愈。

芦荟散

芦荟二钱　黄柏五钱　白人言五分（用红枣五枚去核，每枣纳入人言一分，火烧存性）

共研细末。先用米泔水漱净疳毒，再敷齿患处，效。

独胜丹　治一切牙疳穿腮破唇，实有奇效。

取白茄蒂，不拘多少，阴干，瓦上炙燥，为细末，加冰片少许，收固。每吹患处，即愈。

紫花散　治小儿口疳神验。

甘蔗皮烧灰，研末，加冰片一字，掺之。

赤霜散　专治走马牙疳，延烂穿腮不堪，危险之症。

用红枣一枚去核，入红砒如黄豆大一粒，扎好放瓦上炙至枣上起白烟，俟烟尽取下盖熄候冷，加冰片一字，研极细。吹患处，效速如神。若久烂之孔，亦能生肌，捷速也。

圣功丹　治一切牙疳有奇效。

硼砂五分　蒲黄一分　人中白二分　马勃一分　儿茶一分　甘草节八厘　僵蚕五厘　冰片五厘　麝香四厘

上为细末，收固。水漱口净，吹之，数次即愈。　此方出于岫云山人，而其功效过于神功丹、人中白散诸方。若疳重加青黛、黄柏等分。

保元丹　凡牙疳久不愈者，吹之，无不神验。

取稻草不拘多少，密扎成把，候冬至日放露天粪缸内，至春分取起，于长流水中洗净污秽置屋上，任日炽雨淋雪压，愈陈愈妙。再将草烧成黑灰，研末，每两加冰片三分，和乳极细。吹患处，立效。

枢扶氏曰：以上牙疳诸方，乃广搜各名家要义，乃友人秘授者，皆经应验之方也。后之治者，认症勿差，用药勿错，安有不效？至于临症变通，又存乎其人耳。

梅涧医语（论喉间发白症）

喉间发白之症，予经历十余，俱已收功。此症属少阴一经，热邪伏其间，盗其肺金之母气，故喉间起白。缘少阴之脉循喉咙系舌本，治法必以紫正、地黄汤为主，方除紫荆皮、茜草二味，此二药开结破肝血之燥热，今喉间之白，因邪伏于少阴肾经，蓄久而发，肝失水养，非喉本症风热结于血分可比，故此二药最不相宜，用之复伤其阴，而白反 涨漫不解，只用紫正汤，微加细辛清解少阴之邪。初服一二剂，其白不增不减，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略转微黄色，十有九治。若服药后，白反蔓延呛喉，是邪伏肾经，肾阴已伤，元气无从送邪，即不治矣。此症服药，大便解出结粪，地道通而肺气行，邪从大便出，其白即转黄色，七日后愈矣。可知邪伏少阴，盗其母气，非臆度也。

又论喉间发白治法及所忌诸药

喉间起白如腐一症，其害甚速。乾隆四十年前无是症，即有亦少。自廿年来患此者甚多，惟小儿尤甚，且多传染。一经误治，遂至不救，虽属疫气为患，究医者之过也。按白腐一证，即所谓白缠喉是也，诸书皆未论及，惟《医学心悟》言之，至于论治之法，亦未详备。缘此症发于肺肾，凡本质不足者，或遇燥气流行，或多食辛热之物，感触而发。初起者，发热或不发热，鼻干唇燥，或咳或不咳，鼻通者轻，鼻塞者重，音声清亮气息调匀易治，若音哑气急即属不治。近有好奇之辈，一遇此症，即用象牙片动手于喉中，妄刮其白，益伤其喉，更速其死，岂不哀哉！余与既均三弟疗治以来，未尝误及一人，生者甚众。经治之法，不外肺肾，总要养阴清肺，兼辛凉而散为主。

养阴清肺汤

大生地二钱　麦冬一钱二分　生甘草五分　元参钱半　贝母八分（去心）　丹皮八分　薄荷五分　炒白芍八分　不用引

质虚，加大熟地，或生熟地并用；热甚，加连翘，去白芍；燥甚，加天冬、茯苓。

如有内热及发热，不必投表药，照方服去，其热自除。

吹药方

青果炭二钱　黄柏一钱　川贝母一钱　冰片五分　儿茶一钱　薄荷叶一钱　凤凰衣五分

各研细末，再入乳钵内和匀，加冰片乳细。

喉间起白所切忌药味

麻黄（误用咽哑，不可救）　桑白皮（肺已虚，不宜泻）　紫荆皮（破血，不可用）防风（不可用）　杏仁（苦降更不宜）　牛蒡子（能通十二经，不可用）　山豆根（不可用）　黄芩（过清凉）　射干（妄用即哑）　花粉（不可用）　羌活（过发表，切不可用）　桔梗（肺虚，不宜升）　荆芥（不可用）

咽喉诸症禁忌

凡咽喉诸症，切不可发表，虚症不宜破血。

暂受风寒喉痛治法

清解汤

防风八分　桔梗六分　牛蒡子八分　甘草五分　秦艽一钱　川芎五分　薄荷五分　枳壳八分　当归一钱

引加葱白二寸。宜停荤腥。

卷　下

喉风针诀

喉风诸症，皆由肺胃脏腑深受风邪，郁热风火相搏，致气血闭涩，凝滞不能流行，而风痰得以上攻，结成种种热毒。故宜以针法开导经络，使气血通利，风痰自解，热邪外出，兼有诸药奇方，层层调治其症，安有不效？针曰：气针诚为诸药之先锋，乃喉风之妙诀，功效可胜言哉！凡临诸症，先从少商、少冲、合谷，以男左女右，各依

针法刺之。若病重者，再从囟会、前顶、百会、后顶、风府、颊车、风池诸穴针之，留肩井、尺泽、曲泽、小海、少海、商阳、中冲、照海、足三里、隐白诸穴，看病势轻重用之，不可一时针尽。如遇喉风极重之症，方可周身用针，开通周身经络，使风热结邪得杀其势，而气血遂能流利运行，佐以奇药内治，自无不神效。若针路无血，乃风热壅塞，则受郁邪日深，最为险症，多致不救。是科临症，每于针下便能判定吉凶，有心究此，宜细思详察焉。

附纂神应经用针咒法

咒曰：天灵节荣，愿保长生，太玄之一，守其真形，五脏神君，各保安宁，针一下，万毒潜 形，急急如令敕。凡揲针默念咒一遍，吹气在针上，想针如火龙从病人心腹中出，其病速愈。

按针用咒法，非出素问意，但使针时，专心于内，不致外驰也。

论针形至微何能补泻

譬曰如气球焉，方其未有气也，则怳塌不堪蹴踢，乃从窍吹之，则气满起胖，此虚中则补之之义也。去其窍之所塞，则气从窍出，而球复怳塌矣，此实中则泻之之义也。

针法主治歌

火针主刺周身病，淫邪溢于肌体中，为风为水关节痹，关节一利大气通。

火针者，即古人之燔针也。凡周身之淫邪，或风或水溢于肌体，留而不能过于关节，壅滞为病者，以此刺之，使关节利大气通，则淫邪壅于经络，风、虚、肿、毒，伤于肌体者，皆可去也。

行针次第法十二歌

一取穴歌

取穴先将爪切深，须教毋外慕其心，令他荣卫无伤碍，医者方堪入妙针。

凡下针用左手大指甲重切，所针之穴，令气血开，教病者心专于内，不要外驰，然后下针，使针不伤荣卫，方堪入妙。

二持针歌

持针之士要心雄，手如握虎莫放松，欲识机关三部奥，须将此理再推穷。

凡下针之时，须心小力雄，以右手持气针于穴上，势若握虎，不敢放松，着力慢旋，插直至应止之处，吸气三口，然后方提针徐徐而出。凡机关三才奥理，欲先识于心，而行于针者，须将此再三推究可也。

三温针歌

温针之理最为良，口内温和审穴方，毋令冷热相争搏，荣卫宣通始安详。

凡下针必先将所用之针入于口中，使针尖温热，审定穴所，方可刺下，勿令冷热相争，庶血气调和，而得安详也。

四进针歌

进针理法取关机，失经失穴最不宜，阳经取陷阴经脉，三思已定针自愈。

凡下针要病人神气定息数匀，医者亦如之关机，最切忌太忙，须细审经络穴所在何部分，不可轻施其针，失于经络穴所也。如在阳部，必取筋骨间陷下之处，则不伤于筋骨；如在阴分郄腘之内，动脉相应间，则以爪重切经，少待片时，方可进针，而不伤于荣卫。又必三思已定，然后下针，病可愈矣。

五指循歌

部分经络要指循，只为针头不紧沉，推则行之引则止，调和血气使来临。

凡下针若气不至，用指于所属部分经络之路，上下左右推而行之，引而止之，往来循之，使血气上下均匀，针下自然气至沉紧，得气即泻之意也。

六摄法歌

摄法原因气滞经，大指爪中切莫轻，以指待针等气至，邪气流行针自轻。

凡摄针者，因针下邪气滞涩不行也。随经络上下，用大指爪甲重切之，使正气流行，则邪气不能滞涩，而针下自觉活动矣。

七退针歌

退针手法理须知，三才诀内总元机，一部六数三吸气，须臾病能自然除。

凡退针全在手法三才之内，皆有要诀元机，不可不识。如欲退针，必须缓缓而出自地部退至人部，再渐退至天部。俱用少阴之六数泻之，每一部六数，须要少停，三部共行三六一十八数，令病人吸气三口，随吸随提，徐徐退至天部，疾病自然愈矣。

八搓针歌

搓针泻气最为奇，气至针缠莫就移，浑如搓线悠悠转，急则缠针肉不离。

搓针者，凡进退搓捻，皆催其气至，以泻邪气也。如觉针下气紧，切勿就移用，须以泻法，但微微动转，如搓线之状，若转之太紧，必至肉缠针头，邪气滞涩而不能除矣。

九捻针歌

捻针指法不相同，一般在手两般功，内外转移行上下，助正驱邪疾自轻。

凡捻针时，虽一般在手，而指法不同，故功有两般也。如欲治上则大指向外捻，外捻者，令其气向上也；如欲治下，则大指向内捻，内捻者，令其气至下也。内捻为之补，外捻为之泻。如经络向下者，转针头逆之，则为迎也；经络向上者，移针头顺之，则为随也。指法得宜，则正气自复，而邪气自退矣。

十留针歌

留针取气候沉浮，出入徐徐必逗留，能令荣卫从横散，巧妙元机在指头。

留针者，凡出针至于天部，入针至于地部，须在皮肤肌肉间，徐徐容留，令荣卫宣散，方可出针入针。若出针太急，则血随针出，反伤荣卫，其巧妙元机，全在指头之间也。

十一摇针歌

摇针三部皆六摇，依次推排在指梢，孔穴大开无窒碍，邪气退除病自消。

摇针者，如出针三部，欲泻之际，每一部摇二三摇，多者不过六摇而已。以指捻针，如扶人头摇之之状，使孔穴开，无有窒碍，庶邪气退除，而病自愈矣。

十二拔针歌

拔针之时切莫忙，闭门存神要精详，不沉不紧求针尾，此诀须当韫锦囊。

凡针毕，拔针最要精详，不可轻率忙乱也。如欲出针，须待针下气缓，不沉不紧，觉轻动滑快，方以右指捻住针尾，以左手大指按其针穴及穴外之皮，令针穴门户不开，神气内存，然后拔针，庶不致于出血，此针家要诀，须当韫于锦囊也。

针　略

夫用针者，先明其孔穴，补虚泻实，送坚付濡，以急随缓，荣卫常行，勿失其理。故为针者，勿离乎心口，如衔索目，欲内视消息，气血不得妄行。凡针入一分，则知天地之气；针入二分，则知呼吸出入，上下水火之气；针入三分，则知四时五行，五脏顺逆之气。凡针皮毛腠理者，勿伤肌肉；针肌肉者，勿伤筋脉；针筋脉者，勿伤骨髓；针骨髓者，勿伤诸经络。若误伤之，魂魄神志知气失乱，反误人也，学者慎之

（《千金》）。

针禁忌法

大寒无刺（《素问》云：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新内无刺，已刺无内。大怒无刺，已刺无怒。大劳无刺，已刺无劳。大醉无刺，已刺无醉。大饱无刺，已刺无饱。大饥无刺，已刺无饥。大渴无刺，已刺无渴。月郭空无治。

凡乘车来者，须令卧以休息，如食顷，乃可刺之。步行来者，令坐以休息，如行十里顷，乃刺之。若大惊大恐者，必俟定其气，乃刺之。（《千金》）

问针入几分留几呼

答曰：不如是之相拘也。盖肌肉有浅深，病去有迟速，若肌肉厚实处，则可深，若浅薄处，则宜浅。病去则速出针，病滞则久留针，为可耳。（《素问·针刺》）

论泻要诀

《神应经》云：取穴既正，左手大指掐其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患人咳嗽一声，随咳内针至分寸。候数穴针毕，停少时，用右手大指及食指持针，细细摇动，进退搓捻，其针如手颤之状，谓之催气；约行五六次，觉针下气紧却用泻法，如针左边，用右手大指食指持针，以大指向前，食指向后，以针头轻提往左转，如有数针，俱依此法；俱转毕，仍用右手大指食指持针却用食指连搓三下（谓之飞），仍轻轻提往左转，略退针半许（谓之三飞），依此法行至五六次，觉针下沉紧，是气至极矣，再轻轻提往左转，一二次；欲出针时，令病人咳嗽一声，随咳出针，此之谓泻法也。（《大成》）

论补要诀

凡人有疾，皆邪气所凑，虽病人瘦弱，不可专行补法。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患目赤等疾，明是邪热所致，可专行泻法治之，其余诸疾，只宜平补平泻。须先泻后补，谓之先泻邪气，后补真气，此乃先师不传之秘也。今行补法者，令病人吸气一口，随吸转针，如针左边捻针头转向右边，以我之右手大指食指持针，以食指向前，大指向后，仍捻针深入一二分，使真气深入肌肉之分，如有数穴，依此法行之既毕。停少时，却用手指于针头上，轻弹三下，如此三次，仍用我左手大指食指持针，以大指连搓三下（谓之飞），将针深进一二分，以针头向左边（谓之三进三飞）。依此法行至五六次觉针下沉紧，或针下气热，是气至足矣，即令病人吸气一口，随吸出针，急以手按扪其穴，此谓之补法是也。（《大成》）

枢扶氏曰：凡补法者，假如此穴合针入五分，须先针入二分，候针下得气再入二分，是至四分，又候得气更针入一分，总共五分止，然后急出针，即以左手大指急按所针穴孔，勿令出血，是为补也。凡泻法者，假令此穴合针五分，便即入五分，候约得气，便将针退出二分，少停又退出二分，是共提出四分，再少停候得气，又起针慢慢拔出，不用手闭其针孔，令其气出，或血出，是为泻法也。

中指定同身寸图

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屈指两纹尖，相去为一寸，取稻秆心量，或薄篾量，皆易折而不伸缩为准，用绳则伸缩不便，故不准。

行针分寸歌

行针分寸中指传，屈指中节两纹尖，男左女右童稚

一，长短肥瘦审经权。

法以中指第二节，屈指两纹尖，相去为一寸，童稚亦如之。虽人身有长短肥瘦不同，凡入针之分数，亦有不一，而身形长者，其指节亦长，身形短者，其指节亦短，但随其长短，以取分寸，则自准矣。肥人肌肉肥厚，血气充满，宜刺三分半；瘦人肌肉瘦薄，血气未盛，宜刺二分，然虽如此，犹有经有权，不可执一而论，如遇不肥不瘦之人，只在二三分之间，酌量取之，至于心领神会，又当存乎其人矣。

四季针灸坐向歌

针灸原来宜坐向，理从四季顺自然，东南西北四维向，迎以生气本乎天。

四季人神所在禁忌针灸歌

四季人神所在处，禁针忌灸莫妄施，春在左胁秋在右，冬在腰间夏在脐。

四季人神所在之处，谓人之神气初动之处，同乎天地之流行也。禁针灸者，恐伤生气也。凡人神常在心，至春在左胁者，肝主升也；秋在右者，肺主降也；冬在腰者，肾主藏也；夏在脐者，脾主化也。

逐日人神所在禁忌针灸歌

一日足大（足之大指）二外踝，三日股内四在腰，五口六手七内踝，八腕九尻十背腰，十一鼻柱二发际，三牙四胃五徧身，六胸七气（气动也）八股内，九足二十内踝寻，二十一手小（手之小指）二外踝，三日肝足四手明（手阳明），五足（足阳明）六胸七在膝，八阴（男女前阴中也）九胫晦趺停（足之十指岐骨也）。

十干人神所在禁忌针灸歌

甲不治头乙喉头，丙肩丁心戊腹中，巳脾庚腰辛膝位，壬肾癸足忌灸针。

十二支人神所在禁忌针灸

子日（在目）丑日（在耳）寅日（在胸，又云面口）卯日（在鼻及脾）辰日（在腰）巳日（在手，又云头口）午日（在心腹）未日（在足）申日（在头并肩腰）酉日（在 背及胫）戌日（在喉咽头）亥日（在项并臂胫膝）

十二时人神所在禁忌针灸

子时（在踝）丑时（在头）寅时（在耳，一云在目）卯时（在面耳）辰时（在口项）巳时（在乳，一云在肩）午时（在胸胁）未时（在腹）申时（在心）酉时（在膝、背、脾）戌时（在腰）亥时（在股）

禁针穴歌（共三十一穴）

禁针穴道要分明，脑户囟会及神庭，络却玉枕角孙穴，颅囟承泣随承灵，神道灵台膻中忌，水分神阙并会阴，横骨气冲手五里，箕门承筋及青灵，乳中上臂三阳络，二十三穴不可针。孕妇不宜针合谷，三阳交内亦通论。石门针灸应久忌，女子终身无妊娠。外有云门并鸠尾，缺盆客主人莫深，肩井深时人闷倒，三里急补人还平。

禁灸穴歌（共四十七穴）

禁灸之穴中四十七，承先瘖门风府逆，睛明攒竹下迎香，天柱素髎上临泣，脑户耳目瘈脉通，禾髎颧髎丝竹空，头维下关人迎等，肩贞天牖心俞同，乳中脊中白环俞，鸠尾渊腋如周荣，腹哀少商并鱼际，经渠天府及中冲，阳池阳关地五会，漏谷阴陵条

口逢，殷门中脉承扶忌，伏兔髀关连委中，阴市下行寻犊鼻，诸穴休将艾火攻。

针灸诸则

一凡诸病之作，皆由血气壅滞不得宣通，宜用针刺者，以针法开导之，当用灸者，以灸法温暖之。凡治毕，须好持护，忌生冷醋滑等物，若不知慎，必反生他疾。

一凡针刺大法，多宜在午时之后，不宜在午时之前。

一凡灸法，须先发于上，后发于下；先发于阳，后发于阴。

一凡微数之脉，及新得汗后者，并忌灸。

一凡用火补者，勿吹其火，必待其从容彻底自灭，灸毕即可用膏贴之，以养火气。若欲报者，直待报毕，贴之可也。

一凡用火泻者，可吹其火，傅其艾宜于速迅，须待灸疮溃发，然后贴膏，此补泻之法也。

喉风诸症针刺要穴

喉痹、乂喉、缠喉、斗底

天突　廉泉　后顶　风府　风池　合谷　商阳　中冲　少泽　少商　然谷　照海　三阳交　足三里

双单乳蛾、燕口

后溪　少冲　少商　合谷　风池

牙关紧闭、口眼歪斜、搜牙、悬痓

颊车　承浆　合谷　鱼际　足三里

枢扶氏曰：以上诸 穴皆急治喉风等症之要穴法也，其余诸穴切勿妄行针灸，必须谨遵古法，庶不有误，慎之慎之。

制针法

制针须用马嚼环铁，以马属午，午属火，火克金，取克制，能解铁毒之义也，故本草用马衔铁作医针为妙。若以真金制针，用之更佳。其煅炼之法，以马衔铁琢作二寸长，或三寸，不拘长短，要光圆尖者数针，三棱式者数针，以便分症从穴按用，不可过于尖锋，恐易折针于肉内也。次以蟾酥涂针尖上，入火中微煅，不可令红，取起复照前涂酥，煅三次，乘热插入腊肉皮之里肉之外，将后药用水三碗煎沸，次入针肉在内，煮至水干，倾于清水中，待冷将针取出，于黄土中插百余下，以去火毒再用，细石打磨净及端直，仍用松子油涂之，当常近人气为妙。

煮针药方

麝香五分　胆矾一钱　朱砂三钱　没药三钱　郁金三钱　川芎三钱　归尾三钱　磁石一两　石斛二分　皂角二钱　川山甲三钱　甘草节五钱　沉香末五钱　北细辛三钱

以上诸药，能引气味入针内。

正面气针要穴图（缺）

任脉穴

任脉起于会阴，循腹上行会于咽喉，至承浆止。凡二十四穴，是科只用璇玑、天突、廉泉、承浆四穴（后载会阴一穴，云：凡喉风禁针故不列入总条）。

承浆（一名天池，一名悬浆） 在颐前下唇棱下陷中。经云：足阳明任脉之会。刺二分，留五呼，灸三壮。主治口眼㖞斜，口禁不开，暴喑不能言，偏风半身不遂。刺三分，徐徐引气而出，一云疗偏风口㖞面肿，消渴饮水不休，口齿疳蚀生疮，灸之亦佳，日可七壮，至七七壮止，即血脉宣通，其风应时立愈。艾炷不必大，但令当脉即能愈疾。《千金》云：小儿唇紧，灸三壮。《百症赋》云：泻牙痛而即移。《通能元赋》云：治头项强。

廉泉（一名本池，一名舌水）在颔下结喉上中央舌本下，仰面取之。经云：阴维、任脉之会。按：《刺疟论》所载云：舌下两脉者，廉泉也。《气府论》曰：足少阴舌下各一。《卫气篇》曰：足少阴之标，在背腧与舌下两脉。然则廉泉非一穴，当是舌根下之左右泉脉，而且为足少阴之会也，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壮。主治咳嗽喘息，上气吐沫，舌纵舌下肿难言，舌根缩急不食，涎出口疮。

《百证赋》云：兼刺中冲穴，堪攻舌下肿痛。

天突（一名玉户） 在结喉下三寸宛宛中。阴维、任脉之会。刺五分，留三呼，灸二壮，低头取之。主治上气哮喘，咳嗽喉痹，五噎肺痈，吐咯脓血，咽肿暴喑，身寒热咽干，舌下急，不得下食等症。

璇玑 在天突下一寸陷中，仰头取之。刺三分，灸五壮。主治胸胁满咳逆上气，喘不能言，喉痹咽肿，水饮不下，实症。

会阴（一名屏翳） 在大便前小便后，两阴之间。任脉别络，侠督脉冲 脉之会，任督冲三脉所起，任由此而行腹，督由此而行背，冲由此而行少阴之分。宜灸不宜针，主治阴寒阴中诸病，凡喉风禁针。

手太阴肺经穴

手太阴肺经，起于中府，出腋下循臂内行入寸口，至鱼际，出大指之端，止于少商。凡十一穴。今录六穴。

中府（一名膺中俞）在云门下一寸，去任脉中行华盖穴旁横开六寸，乳上三肋 间陷中，动脉应手，仰而取之。手足太阴之会。刺三分，留五呼，灸三壮。主治肺急胸满，涕浊喉痹气逆善噎，食不下，肺风面肿，肺胆寒热。此穴主泻胸中之热，其治与缺盆、风府多同。

云门 在中府上直行一寸六分陷中，动脉应手，举臂取之。刺三分，灸五壮。《甲乙经》云：刺太深令人逆息。《千金》云：灸五十壮，主治咽痛喉闭，瘿气伤寒四肢热不已，咳逆短气上冲心胸等症。

天府 在臂臑内廉腋下三寸动脉陷中。用鼻尖点墨到处是穴。刺三分，留三呼，禁灸，灸之令人气逆。主治暴痹内逆，肝肺相搏，血溢口鼻，飞尸鬼注。《百证赋》云：兼合谷可追鼻中衄血。

尺泽 在肘中约纹上，屈肘横纹筋骨罅中，动脉是也。手太阴所入为合，肺实泻之。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壮。甄权云：臂屈伸横纹之间，筋骨罅中，不宜灸。主治呕吐上气，喉痹腹痛，心烦舌干，及小儿慢惊风，可灸一壮。《千金翼》云：邪病四肢重痛，诸杂症候，尺泽 主之，一名鬼堂。又云：五般肘痛寻尺泽。

鱼际 在手大指本节后内侧陷中，散脉中，白肉际。手太阴所溜为荥。刺二分留三呼，灸三壮。主治咽喉干燥，乳痈舌上黄，身热恶寒酒病。《百证赋》云：兼腋门能治喉痛。 一传齿痛不能食饮，左患灸左，右患灸右，男三灸，女四灸。

少商 在手大指内侧端，去爪甲角如韭叶，白肉宛宛中。手太阴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三呼五吸，宜用三棱针刺，微出血泄诸脏之热，不宜灸。主治项肿喉痹，烦心呕哕，雀目不明，唇干，唾沫、饮食不下，手弯指痛，小儿乳蛾。《乾坤生意》云：此

为十井穴，凡初中风暴卒，昏沉痰涎壅盛，牙关紧闭，水粒不下，急以三棱针刺此穴及少冲、中冲、关冲、少泽、商阳，使血气流行，乃起死回生急救之妙穴也。

手厥阴心包络经穴

心包络经，起自天池，循胸中出胁下，入肘内曲泽，下臂行循中指出其端，终于中冲。凡九穴，今录四穴。

天池（一名天会） 在乳后一寸，腋下三寸，著胁直腋撅肋间气府。论注曰：在乳后同身寸之二寸，手厥阴足少阳之会。刺三分，灸三壮。主治胸胁烦满、头痛寒热疟。《千金》云：治颈漏瘰疬，灸百壮。

天泉（一名天湜） 在曲腋下，去肩臂二寸，举臂取之。刺六分，灸三壮，一曰刺二分。主治恶风寒，胸胁痛。

曲泽 在肘内廉横文陷中，筋内侧动脉，屈肘得之。手厥阴所入为合。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主治咽喉疼痛，身热烦渴，臂肘摇动掣痛不可伸。

中冲 在手中指端，去爪甲如韭叶陷中。手厥阴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三呼，灸一壮。主治热病汗不出，头痛如破，身热如火，心痛烦满，舌强痛。《神农经》云：治小儿夜啼多哭，灸一壮，炷如小麦。《百证赋》云：兼廉泉堪攻舌下肿痛。一云主治神气不足，失志，灸三壮。《乾坤生意》云：此为十井穴，凡中风痰涎壅盛，牙关紧闭及喉痛药水不下，急以三棱针刺少商、少冲并此穴，使血气流通，乃起死回生之妙诀。

手少阴心经穴

手少阴心经，起于极泉，终于少冲，脉起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侠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内后廉，行手太阴肺、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凡九穴，今取二穴。

少冲（一名经始） 在手小指内侧端，去爪角如韭叶。手少阴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一呼，灸一壮。主治热病烦满，心火炎上，眼赤血少，呕吐血沫，口热咽酸，乍寒乍热，臑臂内后廉痛，手弯不伸。《乾坤生意》云：此为十井穴，凡中风跌倒，卒暴昏沉，双单蛾痹，喉紧不开，以三棱针刺此穴，及少商诸穴，使血气流通，乃救急之要法也。

通里 在腕侧后一寸陷中。手少阴络，别走手太阳经。刺三分，灸三壮。主治热病头痛目眩，喉痹苦呕，肘臂肿痛。《神农经》云：治目眩头疼，可灸七壮。马丹阳云：治欲言声不出，实则四支重，头腮面颊红，喉闭气难通，不能饮食，以三棱针微刺出血，不宜灸。

足阳明胃经穴

足阳明胃经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约太阳之脉，下循鼻外，上入齿中，还出侠口环出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于胃下口，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外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大指间出其端。凡四十五穴，今取八穴。

头维 在额角入发际，神庭旁开四寸五分。足少阳、阳明之会。刺三分，没皮向下，禁灸。主治头风疼痛如破，目疼泪出不明。《玉龙赋》云：兼攒竹能治目痛头痛。

颊车（一名仇关，一名曲牙） 在耳下曲颊端，近前陷中，侧卧开口取之。刺三

分，灸三壮，一日灸七壮，至七七壮，炷如小麦。主治中风牙关不开，失音不语，口眼歪斜，颊肿齿痛，不能嚼物，颈强不得回顾。凡口眼㖞斜者，㖞则左泻右补，斜则左泻右补。《灵光赋》云：针齿痛。

地仓（一名会淮） 夹口吻旁四分外如近下微有动脉。若久患风，其脉亦有不动者。手阳明、足阳明、任脉、阳蹻之会。刺三分，留五呼，灸七壮，病左治右，病右治左，若过大口反㖞，却灸承浆即愈。主治偏风口眼歪斜，牙关不开，齿痛颊肿。《灵光赋》云：地仓能止口流涎。

缺盆（一名天盖） 在肩上横骨陷中。为五脏六腑之通。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刺太深令人逆息，盖孕妇禁针。主治喉闭汗出，瘰疬寒热，缺盆中肿外溃，伤寒胸中热不已。

阴市（一名阴鼎） 在膝上三寸，伏兔下陷中，拜而取之。刺三分留七呼，禁灸。主治腰膝寒如注水，痿痹不仁，不得屈伸，寒疝小腹痛满少气。《千金》云：水肿腹大灸，随年壮。

犊鼻 在膝髌下所行骨上，骨解大筋陷中，形如牛鼻，故名。一曰在膝头下，近外窟解中。刺六分，灸三壮，一曰刺三分。主治膝痛不仁，难跪起，脚气。《灵光赋》云：善治风邪湿。

三里（即下陵穴） 在膝眼下三寸，所行骨外廉大筋内宛宛中，坐而竖膝低跗取之，极重按之，则跗上动脉正矣。足阳明所入为合。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壮。《千金》云：灸二百壮，至五百壮止。一云：小儿忌灸三里，三十外方可灸，不尔反生疾。秋月不宜出血，恐土虚也。主治胃寒心腹胀痛，逆气上攻，脏气虚惫，胃气不足，恶闻食臭，腹痛肠鸣，食不化，大便不通，小肠气。华陀云：疗五劳七伤，羸瘦虚乏瘀血乳痈。《外台》明堂云：人年三十已外，若不灸三里，令气上冲目使眼无光，以三里能下气也。《千金》云：凡邪病大呼骂走，三里主之，名鬼邪。《太乙歌》云：兼束骨刺，治项强肿痛，体重腰瘫。又云合太冲、中封，治行步艰难。《百证赋》云：兼阴交，治中邪霍乱。《天星秘诀》云：兼二间，治牙疼头痛，并喉痹小便不利等症。

厉兑 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按：《本输篇》曰：厉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经脉经筋等篇，俱云中指。《缪刺篇》曰：邪客于足阳明之络，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各一顏痏。据此诸篇之说，可见中指次指之间，皆阳明脉所发也。足阳明所出为井。 刺一分。留一呼，灸一壮。主治面肿喉痹，齿龋恶风。《百证赋》云：与隐白相偕，治梦魇不宁。

足太阴脾经穴

足太阴脾经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腨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凡二十一穴，今取四穴。

隐白 在足大指内侧端，去爪甲如韭叶。足太阴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三呼，宜灸三壮。主治中痛呕吐，食不下，及足寒不得温，妇人月事过时不止，刺之立愈，小儿客忤惊风。

三阴交 在内踝上，除踝三寸，骨下陷中。足三阴之交会。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凡妊妇不可刺。主治脾胃虚弱，心腹胀满，不思饮食，妇人产难，月水不禁，赤白带下，宜先泻后补。凡小肠疝气，外肾偏坠，小便不通，浑身浮肿，宜先补后泻。《千金》云：内踝上三寸绝骨宛宛中，灸五十壮，主咳逆虚劳，筋骨挛痛，喉痹项颈满，肠痔，逆气，痔血，阴急等症。又云男女梦与人交泄精，三阴交灸五壮，梦泄神良。昔有宋太子善医术，出逢一妊妇，太子诊之曰是一女也，徐文伯亦诊曰：此一男一女也。

太子性急欲剖视之，文伯曰：臣能针而落之，为泻三阴交，补手阳明合谷，应针而落，果如文伯之言。故妊娠不可刺此穴，且能落死胎也。

阴陵泉　在膝下内辅骨下陷中，伸足取之，或曲膝取之，与少阳经阳陵泉内外相对，一曰稍高一寸。足太阴所入为合。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壮。主治腹中寒痛，胀满喘逆，不得卧，小便不通，阴痛，足膝红肿。《通元赋》云：能开通水道，喉痹胸满。

血海（一名百虫窠）　在膝膑上一寸，内廉白肉际陷中，一云在膝内辅骨上横入五分。刺五分灸五壮。主治肾藏风两腿疮痒湿不可当，妇人月事不调带下，先补后泻。《百证赋》云：兼地机，治妇人经事之改常，又云兼冲门，治痃癖有验。《灵光赋》云：兼气海疗五淋症。

侧面气针要穴图（缺）

背面气针要穴图（缺）

督　脉　穴

督脉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延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下中央。按：督脉始于长强，循行背中，上脊至风府，入属于脑，终于龈交。凡二十八穴，今取十三穴。

长强（一名气之阴郄，一名橛骨。灵枢谓之穷骨，亦名骨骶）　在脊骶骨端，伏地取之。督脉之络，别走任脉、足少阴所结。刺二分，留七呼，灸三壮。主治腰脊强急，不可俯仰，肠风下血，五痔五淋，下部疳蚀，小儿囟陷，惊痫瘛疭，脱肛泻血，此穴为五痔之本。《玉龙赋》云：兼承山灸痔最妙：一经验，治少年注夏羸瘦灸此最妙。

瘖门（一名喑门、一名舌厌、一名舌横）　在项后入发际五分宛宛中，仰头取之。督脉阳维之会入系舌本。刺二分，不可深，禁灸，灸之，令人哑。主治颈项强急不语，诸阳热盛，衄血不止。《百证赋》云：兼关冲，治舌缓不语为紧要。

风府（一名舌本）　在项上入发际一寸，大筋内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休言，其肉立下。　督脉、阳维之会。《热论》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刺三分，留三呼，禁灸，灸则令人喑。主治中风舌缓，咽喉肿痛，伤风头痛，项急不得回顾，狂走悲恐，惊悸欲自杀。一云主泻胸中之热，与大杼、缺盆、中府同。《席宏赋》云：风府风池寻得到，伤寒百病一时消。又云：从来风府最难寻，须用功夫度浅深，倘若膀胱气未散，更宜三里穴中寻。《通元赋》云：风伤项急求风府。一传治感冒风寒呕吐不止。

脑户（一名迎风，一名会额，一名合颅）　在枕骨上强间后一寸五分。一曰在发际上二寸。督脉足太阳之会。禁刺灸，刺中脑户令立死，亦不可灸，灸之令人喑（此不在十三穴之数）。

强间（一名大羽）　在后顶后一寸五分。刺二分，灸五壮，一曰禁灸。主治头痛项强，目眩脑旋，烦心呕吐涎沫。《百证赋》云：兼丰隆，治头痛难禁。

后顶（一名交冲）　在百会后一寸五分，枕骨上。刺二分，灸五壮。主治颈项强急，咽喉疼痛，恶风目眩。

百会（一名三阳五会，一名巅上，一名天满）　在前顶后一寸五分，头中央旋毛心容豆许，直两耳间上对是穴。　督脉、足太阳之会，手足少阳、足厥阴俱会于此。刺

二分，灸五壮。《甲乙经》曰：刺三分，灸三壮，一曰灸头项不得过七七壮。主治头风头痛，耳聋鼻塞鼻衄，中风口噤不开，或多悲哭，小儿风痫惊风，脱肛久不瘥。一曰百病皆治，宜刺此二分，得气即泻。《席宏赋》云：兼太冲、照海、阴交，治咽喉疾。

前顶　在囟会后一寸五分骨陷中，一云在百会前一寸。刺二分，灸五壮。主治头风目眩，面赤肿，小儿惊痫，鼻多清涕，颈项肿痛，咽喉诸症。《神农经》云：治小儿急慢惊风，可灸三壮，艾炷如小麦。

囟会　在上星后一寸陷中。刺二分，灸五壮，小儿八岁以前禁针，盖其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主治脑虚冷痛，头风肿痛项痛，饮酒过多，头皮肿，风痫清涕。一云治目眩面肿，鼻塞，不闻香臭。可灸二七壮，初灸即不痛，病去即痛，痛即罢灸。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针入二分，留三呼，得气即泻。凡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即头风永除。

上星（一名神堂）　在鼻直上入发际一寸陷中，可容豆。刺三分，留六呼，灸五壮。一云宜三棱针出血，以泻诸阳之热气。主治头风头痛，鼻血鼻涕鼻塞，目眩不能远视，睛痛，以三棱针刺，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玉龙赋》云：治鼻渊头风。

神庭　直鼻上入发际五分，发高者发际是穴，发低者加二三分。督脉、足太阳、阳明之会。灸三壮，禁刺，刺之令人癫狂面肿目失明。一曰灸七壮，至三七壮。主治头风目泪诸证。凡喉风切禁针灸。

素髎（一名面王）　在鼻端准头。刺一分，禁灸。主治鼻中息肉不消，多涕。一曰治酒酊风，用三棱针出血效。

水沟（一名人中）　在鼻下人中陷中。督脉、手足阳明之会。刺三分，留六呼，得气即泻，灸三壮，炷如小麦，然灸不及针。主治中风口噤，牙关不开，卒中邪恶鬼击，不省人事。《神农经》云：治小儿急慢惊风，灸三壮，炷如小麦。

龈交（齿根肉）　在唇肉上齿缝中。任、督二经之会。刺三分，逆刺之，灸三壮。主治面赤心烦痛，鼻生息肉不消，目泪多眵赤痛，牙疳肿痛，小儿面疮久癣不除，点烙亦佳。《百证赋》云：专治鼻痔。

手阳明大肠经穴

手阳明大肠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上会，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侠鼻孔终于迎香。凡二十穴，今取七穴。

商阳（一名绝阳）　在手食指内侧，去爪甲角如韭叶。手阳明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一呼，灸三壮。主治胸中气满，喘咳口干颐肿齿痛，目盲。《乾坤生意》云：此为十井穴，凡初中风跌倒，卒暴沉昏，牙关紧闭，咽喉肿痛，药水不下，急以三棱针刺此穴及少商、中冲、少冲，使血气流通，乃急救回生之妙诀。

合谷（一名虎口）　在大指次指岐骨间陷中。手阳明所过为原。刺三分，留六呼，灸三壮。主治头痛脊强，面肿目翳，发热恶寒，口噤不开，喉闭乳蛾等症。一云能下死胎，妇人妊娠补合谷即坠胎。《千金》云：产后脉绝不还，刺合谷入三分急补之。《百证赋》云：兼天府，治鼻衄。马丹阳天星十二穴云：疗头痛并面肿，齿龋鼻衄血，口噤不开言，针入五分深，能令病自安。

阳溪（一名中魁）　在手腕中上侧两筋间陷中。手阳明所行为经。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主治狂言喜笑见鬼，热病烦心喉闭，耳鸣齿痛，目赤烂翳，寒热痰疟。《席宏赋》云：兼二间，治牙痛喉痹。

手三里　在曲池下二寸，兑肉之端，按之肉起。刺三分，灸三壮。主治齿痛颊肿，瘰疬，手痹不仁。

曲池　在肘外辅骨屈肘曲骨之中，以手拱胸取之。手阳明所入为合。刺七分，留七呼，灸三壮，一云百壮。主治手臂红肿肘中痛，偏风半身不遂，皮肤干燥痂疥，妇人经脉不通。马丹阳天星十二穴云：善治肘中痛，偏风手不收，挽弓开不得，举臂莫梳头，喉痹促欲死，发热更无休，遍身风癣癞，针着即时瘳。《席宏赋》云：兼合谷，治手不如意。

五里　在肘上三寸，行向里大脉中央。一云在天府下五寸。禁刺，灸三壮；一曰十壮，主治肘臂疼痛难动，寒热，瘰疬。

巨骨　在肩尖上行两叉骨间陷中。手阳明、阳蹻之会。刺六分，灸三壮五壮。一曰禁刺。主治惊痫吐血，胸中有瘀血，臂痛不得伸屈。

手太阳小肠经穴

手太阳小肠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骨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颃抵鼻至内眦，斜络于颧。凡十有九穴，今取三穴。

少泽（一名小吉）　在手小指外侧端，去爪甲角一分陷中。《甲乙经》曰：在小指之端，去爪甲一分陷中。手太阳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二呼，灸一壮。主治疟疟，寒热汗不出，喉痹舌强，心烦咳嗽，颈项痛不可顾，目生翳。《乾坤生意》云：此为十井穴，凡初中风痰涎壅盛，咽喉闭塞，急以三棱针刺少商、商阳、中冲、少冲及此穴，使血气流通，乃起死回生急救之妙穴。

后溪　在手小指本节后外侧，横纹尖上陷中，仰手握拳取之。一云在手腕前外侧拳尖起骨下陷中。手太阳所注为腧。刺一分，留二呼，灸一壮。主治疟疟寒热，目翳鼻衄、耳聋胸满，项强等症。捷法云：疔头项强痛，腮颊红肿，咽喉塞闭，水饮不下，心[illegible]经热病；双蛾喉痛，肺与三焦热病；单蛾咽肿，上下牙两颊疼痛，牙关紧急不开，颈项红肿；肾虚头痛，肝厥头晕，并醉后头风。

少海　在肘内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中，屈手向头取之。手太阳所入为合。刺二分，留七呼，灸五壮。主治肘臂肩臑颈项痛，咽喉牙龈疼痛。

足少阳胆经穴

足少阳胆经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其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从锐眦，下大迎，合手少阳抵于颔，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岐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凡四十三穴，今取九穴。

瞳子髎（一名太阳，一名前关）　在目外去眦五分。手太阳、手足少阳三脉之会。刺三分，灸三壮。主治头痛目痒，外眦赤痛，翳膜青盲，远视眩眺，泪出多眵。一云兼外泽，能治妇人乳肿。

听会（一名听河，一名后关）　在耳前陷中。一云耳珠下开口有空，侧卧张口取之。刺四分，灸三壮。主治耳聋耳鸣，牙车脱臼，齿痛，中风瘛疭㖞斜。《玉龙赋》云：治耳聋腮肿。

完骨　在耳后入发际四分。足太阳、少阳之会。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主治头痛头风，耳鸣齿龋，牙车急，口眼㖞斜，喉痹颊肿，瘿疾便赤，足痿不收。

阳白　在眉上一寸，直瞳子。《甲乙经》曰：足少阳、阳维之会。《气府论》王氏注曰：足阳明阴维之会。刺二分，灸三壮。主治头痛目昏，背寒栗，重衣不得温。

临泣　在目上直入发际五分陷中，正睛取之。足太阳、少阳、阳维三脉之会。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一曰禁灸。主治鼻塞目眩生翳，惊痫反视，胁下痛，疟疾夕发。

正营　在目窗后一寸。足少阳、阳维之会。刺三分，灸三壮。主治头痛目眩，齿龋痛，唇吻强急。

承灵　在正营后一寸五分。足少阳、阳维之会。刺三分，灸五壮。一曰禁针。主治脑风头痛，恶风鼻窒不通。

脑空（一名颞颥）　在承灵后一寸五分，夹玉枕骨下陷中。《气府论》王氏注曰：夹枕骨后枕骨上。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四分，灸五分。主治劳瘵身热羸瘦，脑后痛，颈痛不可忍，鼻衄，耳聋等症。

风池　在耳后颞颥后脑空下发际陷中，按之引耳。一云耳后陷中，后发际大筋外廉。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四分，灸三壮七壮，艾炷不用大。主治中风偏正头痛，目眩赤痛泪出，牙关紧喉咙疼痛，汤水不能入。

肩井（一名膊肩）　在肩上陷解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关，以三指按取之，当中指下陷者中。手足少阳、阳明、阳维之会。刺五分，灸三壮，孕妇禁针。一曰此足阳明之会，连五藏气，若刺深令人闷倒，速补三里，凡针肩井者，皆以三里下其气。一曰此藏气所聚之处，不宜补。主治中风气塞，涎上不语，头项颈痛，臂不能举；或因扑伤腰痛，脚气上攻；若妇人难产坠胎后，手足厥逆，针之立愈，若灸更胜。《千金》云：凡产难针两肩井一寸泻之，须臾即生矣。《百证赋》云：治乳痈极效。

阳陵泉　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尖骨前筋骨间，蹲坐取之。主治偏风半身不遂，足膝冷痹不仁，无血色，脚气筋挛。增治法云：治筋软筋缩疼、寒热头痛，口舌咽喉及头面肿，胸胁胀满，心中怵惕，此为筋会，故治筋病。

足临泣　在足小指次指本节后间陷中，去夹溪一寸五分。足少阳所注为腧。刺二分，留五呼，灸三壮。主治胸满气喘，目眩心痛，季胁支满，乳痈，妇人经水不利。《千金》云：颈漏腋下马刀，灸百壮。

窍阴　在足小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叶。足少阳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三呼，灸三壮。主治胁痛咳逆不得息，手足烦热汗不出，痈疽口干头痛，喉痹舌强，耳聋，转筋肘不能举。

足少阴肾经穴

足少阴肾经之脉，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趋足心之涌泉穴，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腨内，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侠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凡二十七穴，今取三穴。

涌泉（一名地冲）　在足心陷中，屈足卷指宛宛中。足少阴所出为井。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壮。主治喘咳有血，心中结热，目眩颈痛，身热喉痹，足胫寒痛，转筋热厥，五指尽痛，足不践地。

然谷（一名龙渊，一名然骨）　在足内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足少阴所溜为荥。刺二分，留三呼，灸三壮。一曰刺不宜见血。主治喘呼烦满咳血，喉痹消渴，舌纵心恐少气涎出，小腹胀，妇人阴挺出，月经不调，初生小儿脐风撮口。此穴主泻肾藏之

热，若治伤寒，亦宜出血。《百证赋》云：此穴易醒脐风。

照海　在足踝内下一寸陷中容爪甲。一云在内踝下四分，微前高骨陷中，前后有筋上有踝骨，下有软骨，其穴居中。《神农经》云：在内踝直下白肉际是穴，阴跷所生。刺四分，留六呼，灸三壮。一曰刺三分，灸七壮。主治咽干呕吐，腹中气痛。《拦江赋》云：治噤口喉风，用三棱针出血即安。《席宏赋》云：兼百会、太冲、阴交，治咽喉疾。

足太阳膀胱经穴

足太阳膀胱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其直者，从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直者，从腰中下俠脊贯臀入腘中。其直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俠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腨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终于至阴。凡六十三穴，今取五穴。

睛明（一名泪孔）　在目内眦外一分宛宛中。《气府论》注曰：手足太阳、足阳明、阴阳蹻五脉之会。刺一分，留六呼，灸三壮。《甲乙经》曰：刺六分，一曰禁灸。主治目痛视不明，见风泪出，胬肉攀睛，白翳眦痒，疳眼头痛目眩。凡治雀目者，可久留针，然后速出之。《席宏赋》云：治目若未效，并合谷、光明不可缺。《灵光赋》云：治胬肉。

攒竹（一名始光，一名员柱，一名夜光，一名光明）　在眉头陷者中。刺一分，留六呼，不宜灸。《甲乙经》云：灸三壮。明堂用细三棱针刺之，宣泄热气，眼目大明。刺三分，出血。主治目视瞜瞜泪出，目眩瞳子痒，眼中赤痛，及腮脸目润动不卧。《玉龙赋》云：兼头维，治目疼头痛。

通天（一名天归）　在承光后一寸五分。一曰横直百会旁一寸五分。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壮。主治头旋项痛不能转侧，鼻塞，偏风口喎，衄血，头重耳鸣，青盲内障。

大杼　在项后第一椎下两旁，相去脊中各二寸陷中，正坐取之。《海论》曰：动脉者，其输上在于大杼。《气穴论》曰：督脉别络、手足太阳三脉之会。刺三分，留七呼，灸五壮。一曰禁灸，非有大急不可灸也。主治伤寒汗不出，腰脊项背强痛不得卧，喉痹烦满，头痛咳嗽，膝痛不可伸屈。

至阴　在足小指外侧，去爪甲角如韭叶。足太阳所出为井。刺一分，留五呼，灸三壮五壮。主治风寒头重，鼻塞，目痛生翳，胸胁痛，转筋心烦，足下热，小便不利，失精。《席宏赋》云：专治脚膝肿。《百证赋》云：兼屏翳，治偏身痒痛之疾。张仲文：治妇人横产手先出，诸符药不效，为灸右脚小指尖三壮，炷如小麦，下火立产。

存目提要

《走马疳急方》

《走马疳急方》为宋·滕伯祥所撰。成书于1275年。

全书1卷。包括治法与药方两部分。载五官及全身诸疳9种，附方17首。主要论述了以走马急疳（牙疳）为主，并兼论其他疳症如痘疹疳、耳聍内疳、胎毒头疳、鼻孔内疳、头面手足遍体疳、大人遍体生疳、下疳、五疳等全身多种疳证的治法、方药、预后及护理。

滕氏所论，重点介绍了各疳证处治的秘法和秘方，并于每方之后又均附有歌诀，以便于诵习。本书简明扼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疳证的专著。

现有1924年杭州三三医社三三医书铅印本和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明目至宝》

《明目至宝》为明·杨希洛、夏惟勤合编。约成书于1593年。

全书4卷，卷三残缺。卷一列“论目为血脉之宗、眼科论、孙真人眼论、阴阳相应辨论、轩辕黄帝说眼目病科”等篇，并引《内经》、孙思邈、太玄真人等于眼科的学术论述；卷二的“明堂问答七十二症之因”，以问答形式论述眼病之病因病机，问后均附方剂；卷四主要收录了明目、治目方，计255首。

本书是一部较早的眼科专著，基础与临床相结合，且旁征博引前人论述，选材颇精，持论、立法、选方均切于实用。

现存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太原吕坤刻本。

《秘传眼科七十二症全书》

《秘传眼科七十二症全书》为明·袁学渊所撰。约成书于1644年。

全书6卷。卷一、二论述眼生理、病因病机、五轮八廓及眼科用药宜例和药性等；卷三至卷五详述眼科有关内外障形证、病因、病机及其治法；卷六为眼科常用丸、散、膏、丹及点洗药方。

本书系辑录《内经》以下有关学说并参以作者经验编成，全书图文并茂，切于实用。

现有日本贞享三年癸亥（1686）刻本、日本宽政三年辛亥（1791）刻本、日本文政七年甲申（1824）刻本和仁和鲍毓东氏据潭城书林同仁斋杨春荣绣梓本等版本。

《一草亭目科全书》

《一草亭目科全书》为明末邓苑所撰。成书于1644年。

全书1卷，附薛氏选方1卷。邓氏认为眼科病证虽多，总不外乎内外二障。书中首作目论、目议；次论辨外障及治法，辨内障及治法；再次论小儿痘毒眼治法及小儿雀目法；后附薛氏遗方，各方之下，注明主治功能。该书虽以内外二障为纲，分列若干证型论治，而且对与眼部标本相应的脏腑病机亦很重视，如在“目议”中撰有五脏主病歌。

本书广采众方，论述精微，立论列方，内损外因，分剖详悉，组方精专明备，不同于一般眼科著作。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颖川鹿氏刻本、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广宁年希尧刻本、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双桂堂刻本和清聚锦堂刻本等。

《尤氏喉科秘书》

《尤氏喉科秘书》又名《喉科秘本》，系清·尤乘所撰。刊于1675年。

全书1卷。首列喉证总论，阐明喉症病因病机及辨喉证的基本要点和治疗原则；次按咽喉及口牙舌颈面腮二门介绍了26种病症的病因、症状；继为喉科治法、制药法则及用药法；最后刊喉症验方16首。

尤氏总结了本人治疗喉证的丰富经验，所列治法、方药均切合临床实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有见借月山房汇抄、见泽古斋重抄本、清宣统二年（1911）华亭封氏篑进斋重校补刊本和1920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本等版本。

《眼科阐微》

《眼科阐微》系清·马化龙所撰。约成书于1700年。

全书4卷。卷一为总论，主要辨析眼科各证之虚实、生克及用药宜忌；卷二为“老年眼症”，介绍老人、青年同患目疾在治疗上的不同；卷三列述眼科21种病证的症状、治则及其用药；卷四分述“小儿眼症”，载录临证方剂48首；后附仙人秘传开瞽明目方。

本书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分述了老年眼症与小儿眼症，主张治疗上需“因人制宜”，为一部眼科临床参考书。

现有抄本。

《眼科秘书》

《眼科秘书》系清·月潭所撰。约成书于1705年。

全书2卷。卷上为《眼科秘书》，载方97首，每证一方，并随证加减；卷下为《千金不传眼科方》，简述了心、肝、脾、肺、肾各经之虚实，以及内伤外感所致眼疾的治疗，载方67首。

本书主张眼科用药需注重虚实老少的不同、轻重缓急之异，立法、选方均切于实用。

现有清咸丰元年辛亥（1851）古滕黄氏刻本、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暨阳陈诰积善堂刻本、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滇省庆文堂刻本和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湘阴李幼梅刻本等版本。

《眼科指掌》

《眼科指掌》系清·杨陈允所撰。约成书于1735年。

全书分总论、内障、外障、辨症、杂录药方等篇。总论部份主要介绍五轮八廓、五脏受病虚实、看眼法、十二经络见证等内容；并分述内障、外障的临证治则及辨证、杂录药方的临床运用。全书共载眼病验方287首。

该书系作者晚年汇集眼科临证经验而成，既有内服药方，又有外用眼药，强调辨证施治，因病制宜，切于实用。

现有清抄本。

《喉科指掌》

《喉科指掌》为清·张宗良所著。成书于1757年。

全书6卷。卷一总论咽喉病的大纲、分经及治法等；卷二为精选方、制药法；卷三至卷六相当于各论，刊咽喉、乳蛾、喉痹、喉风、喉痈、大舌、小舌、杂喉八门，论述了74种病症，每症均首示病型图谱，然后详细而明确地论述病因、症状、体征、治法、方药及加减运用，不但总结了清以前医家的治喉经验，亦记载了著者的临床诊治体会。

该书是中医喉科早期的专著之一，首次将咽喉（包括舌病等）分门别类论述，分类方法合理，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对喉科临床颇有参考价值。

现有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间张应时氏刻本、清嘉庆元年（1796）合志堂刻本、清同治九年（1870）崇川日正轩刻本、清光绪八年（1882）刊本及抄本等。

《眼科秘方》

《眼科秘方》系清·程正通所撰。约成书于1795年。

本书系眼科方书，共收有效方剂36首，其中24首与《眼科易知录》完全相同。

书中按病绘图，按经立法，简明易用，即使不知医者，亦可照方疗病。

现有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刻本、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积善书舍刻本和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刻本等版本。

《喉症全科紫珍集》

《喉症全科紫珍集》又名《经验喉科紫珍集》，简称《喉科紫珍集》，为清·朱翔宇所编。刊于1804年。

全书2卷。卷上为喉科七十二种病证之治法及图示，每病证均详注其用药及针刺法，间引前贤之论述予以阐发；卷下载喉科常用方剂143首，大多为历代喉症书籍所载，亦有作者自拟之经验方。

全书以外治法为精，创立了“麻药方”用于咽喉手术前麻醉，其中72种喉症绘图简明，治法明晰，对临证有较大参考价值。

现有清嘉庆九年（1804）重订盛德堂刷印本、清咸丰十年（1860）句曲杨氏刻本、清咸丰十一年（1861）云阳文会堂刻本、清光绪八年（1882）重刻本、民国间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及抄本等。

《目经大成》

《目经大成》为清·黄庭镜编著。成书于1804年。

全书3卷，每卷又分上中两部。卷一内容包括解剖、生理、辨证、治疗以及杂论等基础知识；卷二列述12类89证，每证详述病因病机、证候特点及方药；卷三仿张景岳“八阵分类”法，共列229方，每方列有方解和歌括。

该书发挥了五轮八廓学说，继承整理了针拔内障术，强调了端正医风与详细记录病历，但该书论未明详于症，症未明释于方，书不尽言，辞且难记，是其不足之处。

现有清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达道堂刻本、宾城述古堂梓行本、清同治十年辛未（1871）文馨堂刻本、宏道堂刊本和1987年中医古籍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异授眼科》

《异授眼科》约成书于明清时期，但具体何时何人所撰不详。

本书前有论赋歌括，论述眼科的基础知识，如“看眼法”等，对演药、点药、制药、煎药、研药、合药、用药、服药与药物的真伪辨别等都有具体论述。继为七十二症医治，用问答的方式介绍每一证的病情、病因、治法和方药。

本书系辑录各家学说参照作者经验编成，论理简明，方药精要，编成歌括，便于记诵。目前该书与《一草亭目科全书》合并刊行。

现有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休宁陈方盛堂重刊本、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太原濬文书局重刊本、豫章刘继礼重刊本和铅印本等。

《咽喉脉证通论》

《咽喉脉证通论》作者佚名，清·许槤校订。刊于1827年。

全书1卷。主要论述了锁喉、乳蛾、缠喉、烂喉癣、重舌等喉科18证的病因病机、症状、脉象及治法；又有总论、通治用药、用药禁忌、丸散方药4篇，挈领于前，以便会通。

本书重实际疗效，其治法方药，切实详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现有清道光七年（1827）仁和许氏刻本、清道光二十二年（1841）重刻本、清咸丰四年（1854）汉阳叶氏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川东重刻许槤校订本和清思贤书局刻本等版本。

《烂喉丹痧辑要》

《烂喉丹痧辑要》为清·金德鉴所撰。刊于1867年。

全书1卷。刊丹痧经验阐解总论、论症、论症续要、要方、刺法、急治法、丹痧采用诸药、喉痈吊痰药、烂喉痧吹药应效方、喉科秘方10章，专论烂喉丹痧的病因病理、症状、辨证治疗、护理、禁忌等，并载验方20首。

该书从烂喉丹痧的成因，总结出治此症重在发表，以畅汗为第一要义，为丹痧的治疗另辟一径。

现有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千顷堂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王文斋重刻本和上海进化书局印本等版本。

《时疫白喉捷要》

《时疫白喉捷要》简称《治喉捷要》，为清·张绍修所著。刊于1869年。

全书1卷，6篇。首列专治疫喉咙证治篇，叙述白喉为危重难治之证的十大原因；次载白喉咙续论、白喉咙看法、白喉咙治法及诸方，详介如何认证、辨证、鉴别诊治及推测预后；最后为无治之症。

张氏认为时疫白喉病因为火毒凝结，治应重在泻火，此乃一般规律，临床时应注重辨证，以防偏废。该书不尚空谈，为我国较早用白喉命名的一本专著。

现有清同治八年（1869）方良卿刻本、清光绪十一年（1885）衡山聂氏重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和翰文堂刊本等版本。

《白喉全生集》

《白喉全生集》系清·李纪方所撰。刊于1882年。

全书1卷。列白喉证论、辨证法、辨脉法、用药法、白喉热证尚轻治法、白喉热证渐重治法、白喉寒证尚轻治法、白喉寒证渐重治法、白喉虚热证治法、白喉虚寒证治法、白喉寒热错杂证治法、白喉误治坏证及白喉愈后补虚治法等20论，详细论述了

白喉辨证施治、针刺法及外用药等。

此书为李氏集前辈经验，结合自己临床实践编辑而成。其辨证辨脉、处方用药，均以寒热二字为纲，而寒热中又分轻重虚实，缕析条分，通权达变。其有关病因、病机和治法的论述，对温热病的诊治亦有参考价值。

现有清光绪九年（1883）锓本、清思贤书局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金陵惜善堂刊本、清宣统元年江宁张钺校刊本和1918年肖山合义书局铅印本等版本。

《痧喉正义》

《痧喉正义》为清·张振钧纂辑。刊于1889年。

全书1卷。汇集了清代喻嘉言、叶天士、余师愚、王孟英、吴鞠通等著名医家关于疫症、痧症、喉症的治疗经验及其学说，共29篇。每篇后由张氏加案语，论列各家得失，指明要点。

是书条理清晰，句读分明，首揭痧喉之成因，认为痧喉为危急之症，辨证施治贵在敏捷恰当，适时应变。

现有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氏家刻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刻本、清刻本及抄本等版本。

《喉痧正的》

《喉痧正的》为清·曹心怡所撰。刊于1890年。

全书1卷，11篇。首列总论，指明当时医家治喉痧之不足；次列论因、论证、论脉、论治、验舌5篇，阐述喉痧病因及辨证施治；再刊申禁、善后、防先3篇，强调喉痧患者调理、饮食及药物禁忌的重要性及如何预防；最后为喉痧条治、备用方，载验方10首。

曹氏在喉痧病的辨证施治上很有特色，察证时注重局部丹痧的察验，治疗上提倡先发表继清里，并注重预防调理。该书通俗易懂，说理透彻。

现有清光绪十六年（1890）郎斋刊本、善成堂刊本和忠恕堂刊本等。

《白喉条辨》

《白喉条辨》又名《瑞安陈氏白喉条辨》，为清·陈葆善所著。刊于1897年。

书凡1卷。专论白喉，分辨病源、辨经络、辨色、辨脉、辨手太阴本病证治、辨手太阴标病证治、辨救误、辨善后、辨外治、辨禁忌等15篇，系统论述了白喉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用药禁忌、善后调理等内容。

本书篇幅不长，却汇集了前贤论治白喉的主要精华及陈氏临症治疗白喉的丰富经验，所创“三气降龙丹”一方配伍巧妙，用之得法，确能立起沉疴。该书是一部较好的论治白喉的专著，对研究白喉的中医疗法及指导临床诊治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和1930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等版本。

十四　针灸类

针灸甲乙经

〔晋〕皇甫谧　撰
章　威　严　洁　整理

提　要　《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所撰。成书于282年。本书取材于《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经典，参考《难经》有关文献，删繁就简，分类合篇，择其精要而成书，故宋以前又名《黄帝三部针经》《黄帝三部针灸经》。原书以十干为分类序数，故名“甲乙”，宋以后统为十二卷，今通行本乃吴勉学校勘的“医统本”。

书凡12卷，128篇。前6卷为中医的基本理论和针灸学的基础知识，后6卷为临床治疗部分。卷一主要论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如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气津液、神志活动等，并叙述了脏腑与肢体五官的关系；卷二论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标本、根结、经筋之循行路线和主病以及骨度会寸；卷三列全身349腧穴、主治并检穴法、针刺深度、艾灸壮数，并按头、面、项、胸、腹、四肢等分部划分腧穴线路35条；卷四主论诊法，包括望、闻、问、切四诊的具体内容，重点论述诊四时平脉与脏腑病脉、死脉，以及三部九候的诊断方法；卷五言针灸大法，详述九针的形状、长度、作用及针刺手法、补泻手法、禁穴、禁忌证等；卷六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等有关问题；卷七至十二卷为临床治疗部分，以内科为主，兼及外、妇、儿各科，病之后均附有病因、病机、症状和腧穴主治。

本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它保存了《内经》和早已亡佚的古书《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内容，是现存最早收集和整理古代针灸资料的重要文献。全书内容丰富，系统联贯，涉及中国古代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各方面，并首次提出分部依线检穴法。该书问世，对针灸学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后世针灸学建立了规范。后世《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针灸大成》《针灸集成》等书，均参考遵循本书编纂而成。该书在国外如日本、朝鲜、法国等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新安吴勉学校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明刻（医林）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四明存存轩刻本、清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行素草堂刻本、日本八尾勘兵卫刻本、清光绪间元和陆氏抄本、民国间江左书林石印本、1931年中原书局石印本、中国医学大成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全文收录。

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艺文志》，称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哉。晋·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得风痹，因而学医，习览经方，遂臻至妙，取《黄帝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撰为《针灸经》十二卷，历古儒者之不能及也。或曰：《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曰：人生天地之间，八尺之躯，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十二经之血气大数，皮肤包络其外，可剖而视之乎？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皇甫士安能撰而集之，惜简编脱落者已多，是使文字错乱，义理颠倒，世失其传，学之者鲜矣。唐·甄权但修《明堂图》，孙思邈从而和之，其余篇第亦不能尽言之。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今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经》《千金方》及《翼》《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玉成缮写，将备亲览。恭惟主上圣哲文明，光辉上下，孝慈仁德，蒙被众庶，大颁岐黄，远及方外，使

皇化兆于无穷，和气浃而充塞，兹亦助人灵，顺阴阳，明教化之一端云。

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尚书屯田郎中臣孙奇、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上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

晋玄晏先生皇甫谧

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汉有华佗、张仲景，其他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华陀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忘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比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觉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易》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见矣。况物理乎。事类相从，聚之义也。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论其文有理，虽不切于近事，不甚删也。若必精要，后其闲暇，当撰核以为教经云尔。

序　例

诸问，黄帝及雷公皆曰问。其对也，黄帝曰答，岐伯之徒皆曰对。上章问及对已有名字者，则下章但言问言对，亦不更说名字也。若人异则重复更名字，此则其例也。诸言主之者，可灸可刺，其言刺之者，不可灸，言灸之者，不可刺，亦其例也。

晋玄晏先生皇甫谧士安集

朝散大夫守光禄直秘阁判登闻检院上护军臣林亿

朝奉郎守尚书屯田郎中同校正医书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孙奇校

朝奉郎守国子博士同校正医书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高保衡

明新安吴勉学

目　录

卷之一
精神五脏论第一 …… 49
五脏变腧第二 …… 50
五脏六腑阴阳表里第三
五脏六腑官第四 …… 51
五脏大小六腑应候第五
十二原第六 …… 53
十二经水第七
四海第八 …… 54
气息周身五十营四时日分漏刻第九
营气第十 …… 55
营卫三焦第十一 …… 56
阴阳清浊精气津液血脉第十二
津液五别第十三 …… 57
奇邪血络第十四
五色第十五
阴阳二十五人形性血气不同第十六 ……
…… 58
卷之二
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第一（上） …… 61
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第一（下） …… 64
奇经八脉第二 …… 67
脉度第三 …… 68
十二经标本第四
经脉根结第五
经筋第六 …… 69
骨度肠度肠胃所受第七 …… 71
卷之三
头直鼻中发际旁行至头维凡七穴第一
…… 72
头直鼻中入发际一寸循督脉却行至风府凡八穴第二
头直侠督脉各一寸五分却行至玉枕凡十穴第三
头直目上入发际五分却行至脑空凡十穴第四 …… 73
头缘耳上却行至完骨凡十二穴第五
头自发际中央旁行凡五穴第六
背自第一椎循督脉行至脊骶凡十一穴第七
背自第一椎两旁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第八 …… 74
背自第二椎两旁侠脊各三寸下行至二十一椎下两旁侠脊凡二十六穴第九 …… 75
面凡三十九穴第十
耳前后凡二十穴第十一 …… 76
颈凡十七穴第十二 …… 77
肩凡二十八穴第十三
胸自天突循任脉下行至中庭凡七穴第十四 …… 78
胸自输府侠任脉两旁各二寸下行至步廊凡十二穴第十五
胸自气户侠输府两旁各二寸下行至乳根凡十二穴第十六
胸自云门侠气户两旁各二寸下行至食窦凡十二穴第十七 …… 79
腋胁下凡八穴第十八
腹自鸠尾循任脉下行至会阴凡十五穴第十九
腹自幽门侠巨阙两旁各半寸循冲脉下行至横骨凡二十一穴第二十 …… 80
腹自不容侠幽门两旁各一寸五分至气冲凡二十四穴第二十一 …… 81
腹自期门上直两乳侠不容两旁各一寸五分下行至冲门凡十四穴第二十二
腹自章门下行至居髎凡十二穴第二十三
…… 82
手太阴及臂凡一十八穴第二十四
手厥阴心主及臂凡一十六穴第二十五
手少阴及臂凡一十六穴第二十六 …… 83
手阳明及臂凡二十八穴第二十七
手少阳及臂凡二十四穴第二十八 …… 84
手太阳及臂凡一十六穴第二十九
足太阴及股凡二十二穴第三十 …… 85
足厥阴及股凡二十二穴第三十一
足少阴及股并阴跷阴维凡二十穴第三十二 …… 86
足阳明及股凡三十六穴第三十三

足少阳及股并阳维四穴凡二十八穴第三十四 …… 87
足太阳及股并阳跷六穴凡三十四穴第三十五 …… 88
卷之四
经脉第一（上） …… 89
经脉第一（中） …… 90
经脉第一（下） …… 91
病形脉诊第二（上） …… 92
病形脉诊第二（下）
三部九候第三 …… 95
卷之五
针灸禁忌第一（上） …… 96
针灸禁忌第一（下） …… 98
九针九变十二节五刺五邪第二 …… 99
缪刺第三 …… 100
针道第四 …… 102
针道终始第五 …… 103
针道自然逆顺第六 …… 104
针道外揣纵舍第七 …… 105
卷之六
八正八虚八风大论第一
逆顺病本末方宜形志大论第二 …… 106
五脏六腑虚实大论第三 …… 107
阴阳清浊顺治逆乱大论第四 …… 109
四时贼风邪气大论第五
内外形诊老壮肥瘦病旦慧夜甚大论第六
阴阳大论第七 …… 110
正邪袭内生梦大论第八 …… 111
五味所宜五脏生病大论第九 …… 112
五脏传病大论第十 …… 113
寿夭形诊病候耐痛不耐痛大论第十一 …… 114
形气盛衰大论第十二 …… 115
卷之七
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上） … 116
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中） … 117
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下） … 120
足阳明脉病发热狂走第二 …… 121
阴衰发热厥阳衰发寒厥第三 …… 122
太阳中风感于寒湿发痓第四 …… 123
阴阳相移发三疟第五
卷之八
五脏传病发寒热第一（上） …… 126
五脏传病发寒热第一（下） …… 127
经络受病入肠胃五脏积发伏梁息贲肥气痞气贲肫第二 …… 128
五脏六腑胀第三 …… 130
水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第四 …… 131
肾风发风水面肿附肿第五
卷之九
大寒内薄骨髓阳逆发头痛第一（颔项痛附） …… 132
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发卒心痛胸痹心痛三虫第二
邪在肺五脏六腑受病发咳逆上气第三 …… 133
肝受病及卫气留积发胸胁满痛第四 …… 134
邪在心胆及诸脏腑发悲恐太息口苦不乐及惊第五
脾受病发四肢不用第六 …… 135
脾胃大肠受病发腹胀满肠中鸣短气第七
肾小肠受病发腹胀腰痛引背少腹控睾第八 …… 136
三焦膀胱受病发少腹肿不得小便第九 …… 137
三焦约内闭发不得大小便第十 …… 138
足厥阴脉动喜怒不时发癫疝遗溺癃第十一
足太阳脉动发下部痔脱肛第十二 … 139
卷之十
阴受病发痹第一（上）
阴受病发痹第一（下） …… 140
阳受病发风第二（上） …… 141
阳受病发风第二（下） …… 143
八虚受病发拘挛第三 …… 144
热在五脏发痿第四
手太阴阳明太阳少阳脉动发肩背痛肩前臑皆痛肩似拔第五
水浆不消发饮第六 …… 145
卷之十一
胸中寒发脉代第一
阳厥大惊发狂痫第二
阳脉下坠阴脉上争发尸厥第三 …… 147
气乱于肠胃发霍乱吐下第四
足太阴厥脉病发溏泄下痢第五

五气溢发消渴黄瘅第六
动作失度内外伤发崩中瘀血呕血唾血第七 …… 148
邪气聚于下脘发内痈第八
寒气客于经络之中发痈疽风成发厉浸淫第九（上） …… 149
寒气客于经络之中发痈疽风成发厉浸淫第九（下）
卷之十二
欠哕唏振寒噫嘘躄泣出太息溏下耳鸣啮舌善忘善饥第一 …… 151
寒气客于厥发喑不得言第二 …… 152
目不得眠不得视及多卧卧不安不得偃卧肉苛诸息有音及喘第三 …… 153
足太阳阳明手少阳脉动发目病第四
手太阳少阳脉动发耳病第五 …… 154
手足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第六 …… 155
血溢发衄第七
手足阳明少阳脉动发喉痹咽痛第八
气有所结发瘤瘿第九 …… 156
妇人杂病第十
小儿杂病第十一 …… 157

卷 之 一

精神五脏论第一

黄帝问曰：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岐伯对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可以任物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存谓之志；因志存变谓之思；因思远慕谓之虑；因虑处物谓之智；故智以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邪僻不生，长生久视。是故怵惕思虑者则神伤，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1]。因悲哀动中者，则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荡惮而不收（《太素》不收作失守）。

《素问》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故气上。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恐则神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热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2]。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思则心有所伤，神有所止，气留[3]而不行，故气结。（已上言九气，其义小异大同）

肝藏血，血舍魂；在气为语，在液为泪。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素问》曰：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

心藏脉，脉舍神；在气为吞，在液为汗。心气虚则悲忧，实则笑不休。

脾藏营，营舍意；在气为噫，在液为涎。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噫音作嗳）。

肺藏气，气舍魄；在气为咳，在液为涕。肺气虚则鼻息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凭（《九墟》作盈）仰息。

肾藏精，精舍志[4]；在气为欠，在液为唾。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必审察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而谨调之。

肝气，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其精不守（一本作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令人阴缩而筋挛，两胁肋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素问》曰：肝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志为怒，怒伤肝。《九卷》及《素问》又曰：精气并于肝则忧。解曰：肝虚则恐，实则怒，怒而不已，亦生忧矣。肝之与肾，脾之与肺，互相成也。脾者，土也，四脏皆受成焉。故恐发于肝，而成于肾；忧发于脾，而成于肝。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也。肾藏精，故恐同其怒，怒同其恐，一过其节，则二脏俱伤，经言若错，其归一也。

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音窘）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素问》曰：心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志为喜，喜伤心。《九卷》及《素问》又曰：精气并于心则喜，或言心与肺脾二经有错，何谓也？解曰：心虚则悲，悲则忧；心实则笑，笑则喜。心之与肺，脾之与心，亦互相成也。故喜变于心而成于肺，思发于脾而成于心，一过其节，则二脏俱伤。此经互言其义耳，非有错也。又杨上善云：心之忧在心变动，肺之忧在肺之志。是则肺主于秋，忧为正也；心主于夏，变而生忧也。

脾，愁忧不解则伤意，意伤则闷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素问》曰：脾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志为思，思伤脾。《九卷》及《素问》又曰：精气并于脾则饥（一作畏）。

肺喜乐，乐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其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素问》曰：肺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志为忧，忧伤肺。《九卷》及《素问》又曰：精气并于肺则悲。

肾盛怒未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俯仰，毛悴色夭，死于季夏。《素问》曰：肾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志为怒，怒伤肾。《九卷》及《素问》又曰：精气并于肾则恐，故恐惧而不改（一作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是故用针者，观察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伤，针不可以治也。

五脏变腧第二

黄帝问曰：五脏五腧，愿闻其数。岐伯对曰：人有五脏，脏有五变，变有五腧，故五五二十五腧，以应五时。

肝为牡脏，其色青，其时春，其日甲乙，其音角，其味酸（《素问》曰：肝，在味为辛，于经义为未通）。

心为牡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素问》曰：心，在味为咸，于经义为未通）。

脾为牡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

肺为牡脏，其色白，其时秋，其日庚辛，其音商，其味辛（《素问》曰：肺，在味为苦，于经义为未通）。

肾为牝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咸。是为五变。

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5]；时主夏，夏刺腧；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是谓五变，以主五腧。曰：诸原安合，以致五腧？曰：原独不应五时，以经合之，以应其数，故六六三十六腧。

曰：何谓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曰：病在脏者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荥[6]；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腧；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一作络）满而血者；病在胃（一作胸）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合，故曰味主合，是谓五变也。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浊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其根则伐其本矣。故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论五脏相传所胜也，假使心病传肺，肺未病逆治之耳。

五脏六腑阴阳表里第三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清净之府。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少阴属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渎之府，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此六腑之所合者也。

《素问》曰：夫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称六腑虽少错，于理相发为佳）

肝、胆为合，故足厥阴与少阳为表里。脾、胃为合，故足太阴与阳明为表里。肾、

膀胱为合，故足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心与小肠为合，故手少阴与太阳为表里。肺、大肠为合，故手太阴与阳明为表里。

五脏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喉见于外。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骭（音滑）骨有余，以候内鬲骭（音曷干）。肝为之主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大小。脾主为胃（《九虚》《太素》作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六腑者，胃为之海，广骸（《太素》作胠）大颈，张胸，五谷乃容；鼻隧以长，以候大肠；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目下裹大，其胆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腑也。上下三等，脏安且良矣。

五脏六腑官第四

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唇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肾之官。凡五官者，以候五脏。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目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故肺气通于鼻，鼻和则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能知五味矣。《素问》曰：心在窍为耳（一云舌）。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既济。心气通于舌，舌非窍也，其通于窍者，寄在于耳（王冰云：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故肝气通于目，目和则能视五色矣。《素问》曰：诸脉者，皆属于目。又《九卷》曰：心藏脉，脉舍神，神明通体，故云属目。脾气通于口，口和则能别五谷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能闻五音矣。《素问》曰：肾在窍为耳。然则肾气上通于耳，下通于阴也。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结为痈。故邪在府，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邪在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自相营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一作尽期）而死矣。

五脏大小六腑应候第五

黄帝问曰：人俱受气于天，其有独尽天寿者，不免于病者，何也？岐伯对曰：五脏者固有大小、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府亦有大小、长短、厚薄、结直、缓急者。凡此二十五变者，各各不同，或善或恶，或吉或凶也。

心小则安，邪弗能伤（《太素》云：外邪不能伤），易伤于忧；心大则忧弗能伤，易伤于邪（《太素》亦作外邪）；心高则满于肺中，闷而善忘，难开以言；心下则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心坚则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心端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杨上善云：心脏言神有八变，后四脏但言脏变不言神变者，以神为魂魄，意之主，言其神变，则四脏可知，故略而不言也。

肺小则少饮，不病喘（作喘喝）；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逆气；肺高则上气喘息咳逆；肺下则逼贲迫肺，善胁下痛；肺坚则不病咳逆上气；肺脆则善病消瘅易伤也；（一云易伤于热，喘息鼻衄）肺端正则和利难伤；肺偏倾则病胸胁偏痛。

肝小则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善（一作苦）膈中，且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加胁下急，为息贲；肝下则逼胃，胁下空，空则易受邪；肝坚则脏安难伤；肝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肝端正则和利难伤；肝偏倾则胁下偏痛。

脾小则安，难伤于邪；脾大则善腹胁（音停）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则胁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脏外易受邪；脾坚则脏安难伤；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脾端正则和利难伤；脾偏倾瘛疭善胀。

肾小则安难伤；肾大则（一本云耳聋或鸣，汁出）善病腰痛，不可以俯仰，易伤于邪；肾高则善病背脊痛，不可以俯仰（一本云背急缀耳脓血出或生肉塞）；肾下则腰

尻痛，不可俯仰，为狐疝；肾坚则不病腰痛；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善腰尻痛。凡此二十五变者，人之所以善常病也。

曰：何以知其然？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无骭骭者，心高；骭骭小短举者，心下。骭骭长者，心坚；骭骭弱小以薄者，心脆。骭骭直下不举者，心端正；骭骭（一作面）一方者，心偏倾。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一作大）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张胁者，肺下。好[7]肩背厚者，肺坚；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膺偏竦（一作欹）者，肺偏倾。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广胸反骸者，肝高；合胁脆骸者，肝下。胸胁好者，肝坚；胁骨弱者，肝脆。膺胁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胁骨偏举者，肝偏倾。

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

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耳高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凡此诸变者，持则安，减则病也。

曰：愿闻人之有不可病者，至尽天寿，虽有深忧大恐忧惕之志，犹弗能感也，大寒甚热弗能伤也；其有不离屏蔽室内，又无忧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曰：五脏六腑，邪之舍也。五脏皆小者，少病，善焦心，人愁忧。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五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脏皆坚者，无病。五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善盗，不可为人，卒反复言语也。

曰：愿闻六腑之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也。《素问》曰：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下章言肾之应毫毛，于义为错。

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也。《素问》曰：心之合脉[8]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其义相顺。

肝合胆。胆者，筋其应也。《素问》曰：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其义相顺。

脾合胃，胃者，肉其应也。《素问》曰：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其义相顺。

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也。《九卷》又曰：肾合骨。《素问》曰：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其义相同。

曰：应之奈何？曰：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9]大者，大肠缓而长；皮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诸阳经脉皆多纡屈者，小肠结。

脾应肉。肉䐃坚大者，胃厚；肉䐃麽者，胃薄。肉䐃小而麽者，胃不坚；肉䐃不称其身者，胃下，胃下者，小脘约不利（《太素》作下脘未约）。肉䐃不坚者，胃缓；肉䐃无小裹粲粲标紧（一本作无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小裹粲粲（一本亦作累字）者，胃结，胃结者，上脘约不利。

肝应筋。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文者，胆结。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腠理疏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

毛者，三焦、膀胱结。

曰：薄厚美恶，皆有其形，愿闻其所病。曰：各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

十二原第六

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者，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骨之气味者也。五脏有疾，出于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知五脏之害矣。阳中之少阴，肺也，其原出于太渊二。阳中之太阳，心也，其原出于太陵二。阴中之少阳，肝也，其原出于太冲二。阴中之太阴，肾也，其原出于太溪二。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于太白二。膏之原出于鸠尾一，盲之原出于脖（满没切）胦（乌郎切）一。凡十二原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病者也。胀取三阳，飧泄取三阴（一云滞取三阴）。今夫五脏之有病，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十二经水第七

黄帝问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夫十二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浅、灸之壮数，可得闻乎？岐伯对曰：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中，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定数。其治以针灸，各调其经气，固其常有合也。此人之参天地而应阴阳，不可不审察之也。

足阳明，外合于海水，内属于胃。

足太阳，外合于清水，内属于膀胱，而通水道焉。

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

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于脾。

足厥阴，外合于浑水，内属于肝。

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

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

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于小肠，而水道出焉[10]。

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

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

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

手少阴，外合于济水，内属于心。

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皆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故天为阳，地为阴，腰以上为天，下为地。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阳，此一州之阴阳也。此人所以与天地相参也。

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之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刺之奈何？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而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弗敢不留不泻。

足阳明多血气[11]，刺深六分，留十呼。

足少阳少血气[11]，刺深四分，留五呼。

足太阳多血气[11]，刺深五分，留七呼。
足太阴多血少气，刺深三分，留四呼。
足少阴少血多气，刺深二分，留三呼。
足厥阴多血少气，刺深一分，留一呼。

手之阴阳，其受气之道近，其气之来也疾，其刺深皆无过二分，留皆无过一呼，其少长小大肥瘦，以心料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过此者，得恶火则骨枯脉涩；刺而过此者则脱气。

曰：夫经脉之大小，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肉之大小，可以为度量乎？曰：其可为量者，取其中度者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者也。若失度人之瘅（音消，渴病）瘦而形肉脱者，乌可以度量刺乎！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四海第八

人有四海十二经水者，皆注于海。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胃者，为水谷之海，其腧上在气街，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腧上在大杼，下出巨虚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腧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人迎。脑者，为髓之海，其腧上在其盖，下在风府。凡此四海者，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曰：四海之逆顺奈何？曰：气海有余，则气满，胸中悗，急息面赤；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佛郁也，然不知其所病；不足则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水谷之海有余，则腹胀满；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不足则脑转耳鸣，胫胘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曰：调之奈何？曰：审守其腧，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

气息周身五十营四时日分漏刻第九

黄帝问曰：五十营奈何？岐伯对曰，周天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分。人经络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故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脉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分有奇。五百四十息，气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有奇。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百十分有奇。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已终矣（王冰曰：此略而言之也，细言之，则常以一千周加一分，又十分分之六，乃奇分尽也）！所谓交通者，并行一数也。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气凡行八百一十丈也。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谓之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也。（此段旧在经脉根结段之末，今移在此）

曰：卫气之行，出入之会何如？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一面七宿，周天四七二十八宿，房昴为纬，张虚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亦二十五周，周于五脏（一本作岁）。是故平旦阴气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行于头，循于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端。其散者，分于目别（一云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之间，别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颔脉，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入足五指之间。其散者，从耳，下手阳明入大指之间，入掌中，直至于足，入足心，出内踝下行阴分，复合于目，故为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于身

一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气行于身三周，与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气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气行于身十二周，与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气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与十分身之四[12]。阳尽于阴，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一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气行于身（一云阴脏）一周与十分脏之八，亦如阳之行二十五周而复会于目。阴阳一日一夜，舍于奇分十分身之四，与十分脏之四（一作二、上文十分脏之八，此言十分脏之四，疑有误）。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时，有早晏者，以奇分不尽故也。曰：卫气之在身也，上下往来无已，其候气而刺之奈何？曰：分有多少，日有长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夜尽为始。是故一日一夜，漏水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无已，日入而止，随日之长短，各以为纪。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病在于阳分，必先候其气之加在于阳分而刺之；病在于阴分，必先候其气之加在于阴分而刺之，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除。

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刻，人气在少阳。

水下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四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五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六刻，人气在少阳。

水下七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八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九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刻，人气在少阳。

水下十一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二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十三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四刻，人气在少阳。

水下十五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六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十七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八刻，人气在少阳。

水下十九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二十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十二刻，人气在少阳。

水下二十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二十五刻，人气在太阳。此少半日之度也。

从房至毕，一十四度[13]，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从昴至心，亦十四度，水下五十刻，终日之度也。日行一舍者，水下三刻，与十（《素问》作七）分刻之四。《大要》常以日加之于宿上也，则知人气在太阳。是故日行一宿，人气在三阳与阴分，常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纷纷的的（普切巴），终而复始，一日一夜，水行百刻而尽矣。故曰：刺实者，刺其来，刺虚者，刺其去，此言气之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也。

营气第十

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气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故气从太阴出，循臂内上廉，注手阳明上行至面，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下臂，注小指之端，合手太阳，上行乘腋，出䪼（一作项）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入（一作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手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膈，上循喉咙，入颃颡之窍，究于畜门（一作关），其支别者，上额循颠下项中，循脊入骶（音氏），是

督脉也，络阴器，上过毛中，入脐中，上循腹里，入缺盆，下注肺中，复出太阴。此营气之行，逆顺之常也。

营卫三焦第十一

黄帝问曰：人焉受气？阴阳焉会？何气为营？何气为卫？营安从生？卫安从会？老壮不同气，阴阳异位，愿闻其会。岐伯对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气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亦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日中而阳陇（一作袭下同）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名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曰：老人不夜瞑，少壮不夜寤者，何气使然？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利，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减，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薄，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而夜不得瞑。

曰：愿闻营卫之所行，何道从始？曰：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14]。上焦出于胃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足太阴之分而行，还注手阳明，上至舌，下注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阴阳各二十五度为一周，故日夜五十周而复始，大会于手太阴。

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则汗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悍慓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名曰漏泄。中焦亦并于胃口，出上焦之后。此所以受气，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

曰：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也？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也。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有两死，而无两生也。下焦者，别于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为下焦，渗而俱下，渗泄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也。

曰：人饮酒，酒亦入胃，米未熟而小便独先下者何也？曰：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滑（一作清）。故后谷而入，先谷而液出也。故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之谓也。

阴阳清浊精气津液血脉第十二

黄帝问曰：愿闻人气之清浊者，何也？岐伯对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阳。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下行于胃。清者上行，浊者下行。清浊相干，名曰乱气。

曰：夫阴清而阳浊，浊中有清，清中有浊，别之奈何？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流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曰：诸阳皆浊，何阳独甚？曰：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其清者，上走孔窍；其浊者，下行诸经。故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曰：治之奈何？曰：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故刺阴者，深而留之；刺阳者，浅而疾取之；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曰：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何谓也？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腠理发泄，汗出腠理（一作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出泄，补益脑髓，皮

肤润泽，是谓液；中焦受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也。

曰：六气者，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痹，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脉脱者，其脉空虚。此其候也。曰：六气贵贱何如？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津液五别第十三

黄帝问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暑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不知其何由生？岐伯对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分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上焦（一作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者为津；其留而不行者为液。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涩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急则肺叶举，举则液上溢。夫心系急，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咳而涎出矣。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矣。肠胃充郭故胃缓，缓则气逆，故唾出矣。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则腰脊痛而胫痠。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于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于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顺逆也。

奇邪血络第十四

黄帝问曰：愿闻其奇邪而不在经者，何也？岐伯对曰：血络是也。曰：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出黑而浊者，血出清而半为汁者，何也？发针而肿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苍苍然者，何也？发针而面色不变而烦闷者，何也？血出多而不动摇者，何也？愿闻其故。曰：脉气盛而血虚者，刺之则脱气，脱气则仆；血气俱盛，而阴[15]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积蓄久留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新饮而液渗于络，而未和合于血，故血出而汁别焉；其不新饮者，身中有水，久则为肿；阴气积于阳，其气因于络，故刺之血未出而气先行，故肿；阴阳之气，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泻之，则阴阳俱脱，表里相离，故脱色而苍苍然也；刺之不变而烦闷者，刺络而虚经，虚经之属于阴者，阴气脱，故烦闷；阴阳相得而合为痹者，此为内溢于经，而外注于络，如是阴阳皆有余，虽多出血弗能虚也。

曰：相之奈何？曰：血脉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箸。刺而泻之万全，故无失数，失数而返，各如其度。曰：针入肉著，何也？曰：热气因于针则热，热则肉著于针，故坚焉。

五色第十五

雷公问曰：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寒湿之所起也，别之奈何？黄帝答曰：当候眉间（《太素》作关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在地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也。

曰：人有不病卒死，何以知之？曰：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矣。曰：凡病少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曰：赤色出于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少愈，必卒死。黑色出于颜（《太素》作庭）大如拇指，不病，亦必卒死矣。曰：其死有期乎？曰：察

其色以言其时。颜者，首面也。眉间以上者，咽喉也（《太素》眉间以上作阙上）。眉间以中（《太素》亦作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侠傍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王古本作壬字），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字子处也。颧者，肩也。后颧者，臂也。臂以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侠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上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此五脏六腑支局（一作节）之部也。五脏五色之见者，皆出其部也。其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也。其部色乘袭者，虽病甚不死也。曰：五官具五色，何也？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曰：以色言病之间甚，奈何？曰：其色粗以明者，为间，沉垂（一作夭下同）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亦甚；其色下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脏部，有外部，有内部。其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走内；其色从内部走外部者，其病从内走外。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病生于外者，先治其阳，后治其阴（《太素》云：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与此文异义同），反者益甚。用阳和阴，用阴和阳。审明部分，万举万当。能别左右，是谓大通。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审察泽垂，谓之良工。沉浊为内，浮清为外。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泽者，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者，为挛，寒甚者，为皮不仁。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审其泽垂以观成败，察其散浮以知近远，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粗，沉垂为甚。不明不泽，其病不甚。其色散，驹驹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气通，聚未成也。肾乘心，心先病，肾为应，色其（一作皆）如是。男子色在面王，为少腹痛，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癫阴病之属也。女子色在面王，为膀胱字子处病，散为痛，薄为聚，方圜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随而下至骶为淫，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左为右（一作左），右为左（一作右），其色有邪，聚空满[16]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黄，皆端满有别乡。别乡赤者，其色亦赤，大如榆荚，在面王，为不月。其色上锐首空上向，下锐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青当筋；心合脉，赤当脉；脾合肉，黄当肉；肺合皮，白当皮；肾合骨，黑当骨。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色也；白欲如白璧之泽（一云鹅羽），不欲如垂（一云盐）也；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也；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炭（《素问》作地）也。五色精微象见，其寿不久也。青如草滋，黑如炲煤，黄如枳实，赤如衃（音披）血，白如枯骨，此五色见而死也。青如翠羽，黑如乌羽，赤如鸡冠，黄如蟹腹，白如豕膏，此五色见而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括蒌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凡相五色，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一作青），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者，皆死也。

阴阳二十五人形性血气不同第十六

黄帝问曰：人有阴阳，何谓阴人？何谓阳人？少师对曰：天地之间，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此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血气亦不同也。

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济湛湛，好内而恶出，心抑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人，此太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少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

心嫉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无改（一作悔），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谞谛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宣，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而谦让，卑而不谄，是谓至治。古之善用针灸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

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

少阴之人，多阴而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而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

太阳之人，多阳而无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

少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在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重不足，病不起矣。

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宜谨审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其容仪，审其有余，察其不足，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也。

太阴之人，其状黮黮（音朕）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闲（音窘）然未倮。

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险，行而似伏。

太阳之人，其状轩轩储储，反身折腘。

少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臂肘皆出于背。

阴阳和平之人，其状逶逶然，随随然，颙颙然，衮衮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一本多愉愉然睆睆）。黄帝问曰：余闻阴阳之人于少师，少师曰：天地之间，不离于五，故五五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所生，别而以候，从外知内何如？岐伯对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声，而二十五人具也。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苍色，小头长面，大肩平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材，好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奈春夏，不奈秋冬，感而成病，主足厥阴佗佗然。大角（一曰左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上遗遗然。右角（一曰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下随随然。钛角（音太一曰右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下鸠鸠然（一曰推推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下括括然。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赤色，广肩，兑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必信，多虑，见事明了，好颜，急心，不寿暴死，奈春夏，不奈秋冬，感而生病，主手少阴窍窍然（一曰核核然）。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下慆慆然（慆音剔，以音倜，一曰熊）。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上鲛鲛然（一曰熊熊然）。判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下支支然，熙熙然。

土形之人，比于上宫，黄色，大头圆面，美肩背，大腹，好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奈秋冬，不奈春夏，春夏感而生病，主足太阴敦敦然。太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上婉婉然。加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下烗烗（音咳）然（一曰坎坎然）。少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上枢枢然。左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下兀兀然（一曰众之人，一

曰阳明之上)。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白色，小头方面，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身（一曰发动轻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吏，奈秋冬，不奈春夏，春夏感而生病，主手太阴敦敦然。太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下脱脱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上监监然。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下严严然。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黑色，大头，面不平（一云曲面），广颐，小肩，大腹，小手足（小作大），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给人，殆戮死，奈秋冬，不奈春夏，春夏感而生病，主足少阴汚汚然。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上颊颊然。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下纡纡然。众之为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下洁洁然。桎之为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上安安然。

曰：得其形，不行其色，何如？曰：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害则病行，失则忧矣，形色相得，富贵大乐。

曰：其形色相胜之时年，加可知乎？曰：凡人之大忌，常加七岁，九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失则忧矣。

曰：脉之上下，血气之候，以知形气奈何？曰：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须美长；血多气少，则须短；气多血少，则须少；血气俱少则无须，两吻多画（须字一本俱作髯字，吻音稳)。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大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善瘃（瘃音竹)；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而枯瘁，善瘘厥足痹。足少阳之上，血气盛则通须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须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须；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爪枯。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胕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而无肉。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小理；血少气盛，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阴之下，血气盛则跟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手阳明之上，气血盛则上髭美；血少气多则髭恶；血气皆少则善转筋无髭。

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手少阳之上，血气盛则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手少阳之下，血气盛，则手拳多肉以温；血气皆少，则瘦以寒；气少血多，则瘦以多脉。手太阳之上，血气盛则多髯，面多肉以平；血气皆少，则面瘦黑色。手太阳之下，血气盛则掌肉充满；血气皆少，则掌瘦以寒。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

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血气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顺逆矣。曰：刺其阴阳奈何？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泣结而不通者，此于身背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泣。凝泣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结络者，脉结血不行，决之乃行。故曰：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往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经隧，乃能持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即而取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别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则刺约毕矣。

曰：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之乃知，或

发针而气逆，或数刺病益甚，凡此六者，各不同形，愿闻其方？曰：重阳之盛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矫矫蒿蒿（一本作熇熇高高），言语善疾，举足喜高，心肺之脏气有余，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此人颇有阴者也，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数怒者易解，故曰颇有阴，其阴阳之离合难，故其神不能先行。阴阳和调者，血气淖泽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逢也。其阴多而阳少，阴气沉而阳气浮者，内脏故针已出，气乃随其后，故独行也。其多阴而少阳者，其气沉而气往难，故数刺之乃知。其气逆与其数刺病益甚者，非阴阳之气也，浮沉之势也，此皆粗之所败，工之所失，其形气无过也。

---

〔1〕“止”原作“正”，据《灵枢·本神》改。
〔2〕“故气泄”三字原脱，据《素问·举痛论》补。
〔3〕“留”原作“流”，据《素问·举痛论》改。
〔4〕“志”原作“气”，据《灵枢·本神篇》改。
〔5〕“荣”原作“荣”，据《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改。
〔6〕“营”当作“荣”、“荣。”
〔7〕“好”，据文义疑衍。
〔8〕“脉”原作“肺”，据《素问·生成篇》改。
〔9〕“里”，《千金·大肠腑脉论》作“裹”。
〔10〕“而水道出焉”五字，疑错简。
〔11〕“气”，《素问·血气形志篇》新校正作“多气”。
〔12〕“四”，《太素·卫五十周》作“二”。
〔13〕“度”，《灵枢·卫气行篇》作“舍”。
〔14〕“下焦”，嘉靖本作“上焦”。
〔15〕“阴”，《太素·量络别》作“阳”。
〔16〕“空满”，《灵枢·五色篇》作“散”。

卷之二

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第一（上）

雷公问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愿闻其道。黄帝答曰：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然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音瞀，又音茂），是谓孽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满，臑（如音）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一云卒遗矢无度），为此诸病。凡十二经之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则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外侧，循指上廉，出合谷[1]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循臑外廉上肩，出髃（音隅）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直上至颈，贯颊，下入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是动，则病齿痛，颊肿。是

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鬲（音求）衄，喉痹。肩前臑痛者，大指次指痛不用。气盛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为此诸病，盛者，则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頞中，傍约大肠[2]之脉。下循鼻外，上入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入膝膑中，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别，以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洒洒然振寒，善伸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骭（一作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瘛（一作疭），温淫汗出，鬲衄，口口喝，唇紧，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肿痛，循膺乳、气街、股、伏兔、胻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为此诸病，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腨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循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侠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而衰，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寒疸，溏，瘕（音加），泄，水闭，黄疸，不能食，唇青，强立，股膝内肿痛，厥，足大指不用。为此诸病，盛者，则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手[3]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侠咽，系目系（一本作循胸出胁）；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上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循太阴心主之后，下肘中内廉，循臂内后廉，抵掌后兑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内出其端。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满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为此诸病，盛者，则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骨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向腋下，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颇（音拙）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为此诸病，盛者，则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会于后阴，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膊内左右别下贯胛（一作髆），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踹（足跟也）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腰似折，髀[4]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谓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颠疾，头囟（音信）、项颈间痛，目黄，泪出，鬲衄，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为此诸病，盛者，则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出腘中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

膈，入肺中，循喉咙，侠舌本（一本云：从横骨中挟脐，循腹里上行而入肺）。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黑如炭色，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一作喉鸣）坐而欲起，目眩眩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是为骨厥。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灸则强食生肉，缓带被发，大杖重履而步。为此诸病，盛者，则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主，手厥阴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循臂，行两筋之间，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动，则病手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憹憹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一作包络）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盛者，则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则人迎反大，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偏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侠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额（一作颊），至颇。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肿、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为用。为此诸病，盛者，则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则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手少阳，抵于颇下（一本云别目锐眦，上迎手少阳于颏），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中，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端。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岐骨内出其端，还贯入爪甲，出三毛。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面微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面颔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痛，马刀挟瘿，汗出振寒，疟、胸中、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盛者，则人迎大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少腹，侠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一云其支者从小腹与太阴少阳结于腰髎夹脊下第三第四骨孔中）。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中。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癞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洞泄，狐疝，遗精，癃闭。为此诸病，盛者，则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一作软）则肉不能著骨也；骨肉不相亲，则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润泽；无润泽者骨先死。戊笃已死，土胜水也。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发色不泽。故面色如黧（一作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灵枢》云：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

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营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弗营，则肌肉濡；肌肉

濡，则人中满（一作舌痿），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气弗营，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津液去，则皮节著；皮节著，则爪枯毛折；毛折者，毛[5]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九卷》云：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足厥阴气绝，则筋弛。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故脉弗营，则筋缩急；筋缩急，则引卵与舌，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九卷》云：中热嗌干，喜溺，烦心，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五阴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运为志先死。故志先死，则远一日半而死矣。

太阳脉绝，其终也，戴眼，及折，瘈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则终矣。

少阳脉绝，其终也，耳聋，百节尽纵，目窠（一作窬，一本无此字）系绝。系绝一半日死，其死也，目白乃死（一作色青白）。

阳明脉绝，其绝也，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而不行（一作不仁），则终矣。

六阳俱绝，则阴阳相离；阴阳相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大如贯珠，转出不流，则气先死矣。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此十二经之败也。

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第一（下）

黄帝问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之脉独动不休，何也？岐伯对曰：足阳明胃脉也。胃者，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脉一呼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于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于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九卷》言其动，《素问》论其气。此言其为五脏之所主，相发明也）。曰：气之过于寸口也，上出焉息？下出焉伏？何道从还？不知其极也。曰：气之离于脏也，卒然如弓弩之发，如水岸之下，上于鱼，以反衰，其余气，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也。曰：足阳明因何而动？曰：胃气上注于胃[6]，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喉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出颔，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走于阳明者也。故阴阳上下，其动也若一。故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阴阳俱盛，与其俱动，若引绳，相倾者病。曰：足少阴因何而动？曰：冲脉者，十二经脉之海也，与少阴之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斜入腘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足下。其别者，斜入踝内，出属跗上，入大指之间，以注诸络，以温足跗。此脉之常动者也。

曰：卫气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无端，今有卒遇邪气及逢大寒，手足不随其脉，阴阳之道相贸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曰：夫四末，阴阳之会，此气之大络也。四冲者，气之经也（经一作径）。故络绝，则经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黄帝曰：善！此所谓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此之谓也。

十二经脉伏行于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脉，过于外[7]踝之上，无所隐。故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六经络，手阳明、少阴之大络起五指间，上合肘中。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则卫气以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也。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

雷公问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黄帝答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

也，以气口知之。脉之见者，皆络脉也。诸络脉，皆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故诸刺络脉者，必刺其结上，甚血者，虽无血结，急取之以泻其邪而出其血，留之发为痹也。

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有寒，则手鱼际之络多青；胃中有热，则鱼际之络赤；其暴黑者，久留痹也；其有赤有青有黑者，寒热也；其青而小短者，少气也。凡刺寒热者，皆多血络，必间日而取之，血尽乃止，调其虚实。其小而短者，少气，甚者泻之则闷，闷甚则仆不能言，闷则急坐之也。

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间，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其病实则手兑骨掌热，虚则欠欬（音掐关口也），小便遗数。取之去腕一寸别走阳明。

手少阴之别，名曰通里，在腕一寸，别而上行，循经入于心中，系舌本，属目系。实则支膈，虚则不能言。取之腕后一寸，别走太阳。

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二寸，出于两筋之间，循经以上，系于心包，络心系。实则心痛，虚则为烦心。取之两筋间。

手太阳之别，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内注少阴；其别者，上走肘，络肩髃。实则筋弛肘废，虚则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别。

手阳明之别，名曰偏历，去腕三寸，别走太阴；其别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颊偏齿；其别者入耳，会于宗脉。实则龋（音禹）齿耳聋，虚则齿寒痹膈。取之所别。

手少阳之别，名曰外关，去腕二寸，外绕臂，注胸中，合心主。实则肘挛，虚则不收。取之所别。

足太阳之别，名曰飞扬，去踝七寸，别走少阴。实则窒鼻（一云鼽窒），头背痛，虚则鼽衄。取之所别。

足少阳之别，名曰光明，去踝上五寸，别走厥阴，并经下络足跗。实则厥，虚则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别。

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卒喑，实则颠狂，虚则足不收，胫枯。取之所别。

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鼓胀。取之所别。

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外贯腰脊，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癃闭，虚则腰痛。取之所别。

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循经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睾肿卒疝，实则挺长热，虚则暴痒。取之所别。

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实则腹皮痛，虚则搔痒。取之所别。

督脉之别，名曰长强，俠脊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实则脊强，虚则头重，高摇之，挟脊之有过者（《九墟》无此九字），取之所别。

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实则一身尽痛，虚则百脉皆纵。此脉若罗络之血者，皆取之。

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

黄帝问曰：皮有分部，脉有经纪，愿闻其道。岐伯对曰：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阳明之阳，名曰害蜚。十二经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

少阳之阳，名曰枢杼（一作持）。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

于经。故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外，以渗于内也。诸经皆然。

太阳之阳，名曰关枢。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其入于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部，内注于骨。

心主之阴，各曰害肩。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心主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太阴之阴，名曰关蛰。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凡此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客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邪之始入于皮也，淅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盛，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胭破，毛直而败也。曰：十二部，其生病何如？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腑脏。故皮有分部，不愈而生大病也。曰：夫络脉之见，其五色各异，其故何也？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曰：经之常色何如？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皆亦应其经脉之色也。曰：其络之阴阳，亦应其经乎？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音皋），淖泽则黄赤；此其常色者，谓之无病。五色俱见，谓之寒热。

曰：余闻人之合于天地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味、五时、五位；外有六腑，以合六律，主持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时、十二经水、十二经脉。此五脏六腑所以应天道也。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以始，工之所止，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其离合出入奈何？曰：此粗之所过，上之所悉也，请悉言之。

足太阳之正，别入于腘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散之肾，循膂当心入散；直者，从膂上出于项，复属于太阳。此为一经也。

足少阴之正，至腘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椎，出属带脉；直者，系舌本，复出于项，合于太阳。此为一合（《九墟》云：或以诸阴之别者皆为正也）。

足少阳之正，或以诸别者为正（一本云绕髀入于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侠咽，出颐颔中，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

足厥阴之正，别跗上，上至毛际，合于少阳，与别俱行。此为二合。

足阳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里，属于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颐䪼，还系目，合于阳明。

足太阴之正，则别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上终于咽，贯舌本。此为三合。

手太阳之正，指地，别入于肩解，入腋走心，系小肠。

手少阴之正，别下于渊腋两筋之间，属心主，上走喉咙，出于面，合目内眦。此为四合。

手少阳之正，指天，别于巅。入于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

手心主之正，别下渊腋三寸，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此为五合。

手阳明之正，从手循膺乳，别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肠，属于肺，上循喉咙，出缺盆，合于阳明。

手太阴之正，别入渊腋少阴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阳，上出缺盆，循喉咙，复合阳明。此为六合。

奇经八脉第二

黄帝问曰：脉行之逆顺奈何？岐伯对曰：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曰：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阴；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冲，循阴股内兼，斜入腘中，伏行髀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至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属跗下，循跗入大指间，渗诸络而温肌肉。故别络结则跗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曰：何以明之？曰：以言道之，切而验之，其非必动，然后可以明逆顺之行也。

冲脉、任脉者，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一作右）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渗灌皮肤，生毫毛。妇人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月水下，数脱血，任冲并伤故也。任冲之交脉，不营其唇，故髭须不生焉。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上，以下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目入面。冲脉者，起于气冲，并少阴之经（《难经》作阳明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其言冲脉与《九卷》异）。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冲脉为病，逆气里急。督脉为病，脊强反折。（亦与《九卷》互相发也）

曰：人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为用，髭须不去，宦者独去，何也？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营，故无髭须。夫宦者，其任冲之脉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口唇不营，故髭须不生。（督脉者，经缺不具，见于《营气》曰：上额循巅下项中，循脊入骶是督脉也）

《素问》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小腹直上者，贯脐中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中。此生病，从小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癥痔、遗溺、嗌干，督脉生病，治督脉。

《难经》曰：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上巅循额，至鼻柱，阳脉之海也。（《九卷》言营气之行于督脉，故从上下。《难经》言其脉之所起，故从下上。所以互相发也。《素问》言督脉似谓在冲，多闻阙疑，故并载以贻后之长者云）

曰：跷脉安起安止，何气营也？曰：跷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循人迎之前，上入𪙊（《灵枢》作頄字），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而上行。气相并相还，则为濡（一作深）目，气不营则目不合也。

曰：气独行五脏，不营六腑，何也？曰：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

曰：跷脉有阴阳，何者当其数？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其阴（一本无此二字）当数者为经，不当数者为络也。《难经》曰：阳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阴跷脉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入喉咙，交贯冲脉。此所以互相发明也。又曰：阳维、阴维者，维络于身。溢畜不能环流溉灌也。故阳维起于诸阳会，阴维起于诸阴交也。又曰：带脉起于季胁，回身一周（自冲脉已下，是谓奇经入脉）。又曰：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阳维维于阳，阴维维于阴。阴阳不能相维，为病腰腹纵容，如囊水之状（一云腹满腰溶溶如坐水中状），此八脉之诊

也。(维脉、带脉皆见如此，详《素问·病论》及见于《九卷》)

脉度第三

黄帝问曰：愿闻脉度。岐伯对曰：手之六阳，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合三尺，凡二丈一尺；足之六阳，从头至足，长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足之六阴，从足至胸中，长六尺五寸，六六合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凡三丈九尺；跷脉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合一尺，凡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长四尺五寸，二四合八尺，二五合一尺，凡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气之大经隧也。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孙络之盛而有血者，疾诛之。盛者泻之，虚者饮药以补之。

十二经标本第四

黄帝问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化物者也。其气内循于五脏，而外络支节。其浮气之不循于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无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穷之。然其分别阴阳，皆有标本、虚实所离之外。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经之气街者，能知解结绍于门户；能知虚实之坚濡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也。岐伯对曰：博哉圣帝之论。臣请悉言之。

足太阳之本，在跟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

足少阴之本，在内踝下上三寸中，标在背腧与舌下两脉。

足少阳之本，在窍阴之间，标在窗笼之前。窗笼者，耳也。(《千金》云：窗笼者，耳前上下脉，以手按之动者是也)

足阳明之本，在厉兑，标在人迎上颊颃颡。(《九卷》云：标在人迎颊上侠颃颡)

足厥阳之本，在行间上五寸所，标在背腧。

足太阴之本，在中封前四寸之中，标在背腧与舌本。

手太阳之本，在外踝之后，标在命门之上一寸。(《千金》云：命门在心上一寸)

手少阳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间，上三寸(一作二寸)，标在耳后上角下外眦。

手阳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别阳，标在颜下合钳上。

手太阴之本，在寸口之中，标在腋下，内动脉是也。

手少阴之本，在兑骨之端，标在背腧。

手心主之本，在掌后两筋之间，标在腋下三寸。

凡候此者，主下虚则厥，下盛则热；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故实者绝而止之；虚者，引而起之。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骭气有街。故气在头者，上之于脑(一作止，下同)；在胸中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于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骭者，上之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久存之，应于手乃刺而予之。所刺者，头痛、眩仆、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积可移者，易已也；积不痛者，难已也。

经脉根结第五

黄帝曰：天地相感，寒热相移，阴阳之数，孰少孰多？阴道偶而阳道奇。发于春夏，阴气少而阳气多，阴阳不调，何补何泻？发于秋冬，阳气少而阴气多，阴气盛阳气衰，故茎叶枯槁，湿雨下归，阴阳相离，何补何泻？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阖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九针之要，在于终始，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绝矣。

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

阳明根于厉兑，结于颅颡。颅颡者，钳大。钳大者，耳也。

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窗笼者，耳也。

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开折则内节溃缓，而暴病起矣；故候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溃缓者，皮肉缓腝而弱也。阖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病起矣；故痿病者，皆取之阳明，视有余不足。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枢折则骨摇而不能安于地；故骨摇者，取之少阳，视有余不足。节缓而不收者，当核其本。

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

厥阴根于太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

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

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故开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则气不足而生病。阖折则气弛而善悲；善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

足太阳根于至阴，流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

足少阳根于窍阴，流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疑误）、光明。

足阳明根于厉兑，流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

手太阳根于少泽，流于阳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疑误）、支正。

手少阳根于关冲，流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

手阳明根于商阳，流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此所谓十二经络也。络盛者，当取之。

经筋第六

足太阳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结于踝，斜上结于膝。其下者，从足外侧结于踵，上循跟结于腘。其别者，结于腨外。上腘中内廉，与腘中并，上结于臀。上俠脊上项。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者，结于枕骨，上头下额（一作颜），结于鼻。其支者，为目上纲，下结于鼽（《灵枢》作頞字）。其下支者，从腋后外廉，结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出缺盆，上结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斜上入于鼽。其病小指支踵，跟痛（一作小指支踵痛），腘挛急，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名曰仲春痹。

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上，结于外踝，上循胕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于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于伏兔，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肷、季胁，上走腋前廉，系于膺乳，结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贯缺盆，出太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颌，上结于鼽。其支者，结于目外眦，为外维。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后引尻，上乘肷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跷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春痹。

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斜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胁，属脊。其直者，上循骭，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俠口，合于鼽，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太阳为目上纲，阳明为目下纲。其支者，从颊结于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肿，癫疝，腹筋乃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经弛纵缓不胜，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

热则筋弛纵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与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啖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春痹。

足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内侧，上结于内踝。其直者，上络于膝内辅骨。上循阴股，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胁，散于胸中。其内者，著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筋，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上引脐两胁痛，膺中脊内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秋痹。

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入足心，并足太阴而斜走内踝之下，结于踵，则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于内辅之下；并太阴之经[8]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侠脊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合。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病在此者，主痫瘛及惊，病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治在潘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在内者，熨引饮药，此筋折纽，发数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

足厥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结于内踝之前，上冲胫，上结内辅之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络诸经（一作筋）。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器。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秋痹。

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兑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结于腋下。其支者，从腋走后廉，上绕臑外廉，上肩胛，循颈出足太阳之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结于颔，上属目外眦。其病小指及肘内兑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下痛，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应耳中鸣，痛引颔，目瞑良久乃能视，颈筋急则为筋痿，颈肿，寒热在颈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为肿者，复而兑之。名曰仲夏痹。（原本“复而兑之”下有“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颔，结于角，其痛当所过者支转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一段）

手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结于肘，上绕臑外廉，上肩走颈，合手太阳。其支者，上当曲颊入系于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乘颔，结于角。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夏痹。

手阳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上结于肘，上绕臑，结于髃。其支者，绕肩胛，侠脊。其直者，从肩髃[9]上颈。其支者，上颊，结于鼽。其直者，上出手太阳之前，上左角，络头，下右颔。其病当所过者，支（一本下有痛字及字）转筋痛，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治在潘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夏痹。

手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际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入腋下，上出缺盆，结肩髃前[10]，上结缺盆，下结于胸里，散贯贲，合胁下，抵季胁。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治在潘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冬痹。

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与太阴之经并行，结于肘内廉。上臂阴，结腋下，下散前后侠胁。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结于臂[11]。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手心主前及胸痛息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冬痹。

手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内侧，结于兑骨上，结肘内廉，上入腋，交太阴，挟乳里，结于胸中，循臂下，系于脐。其病内急，心承伏梁，下为肘纲。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成伏梁吐脓血者，死不治。凡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纵缓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淬

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劫刺。名曰季冬痹。

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之僻，目眦急，不能卒视，治此皆如上方也。

骨度肠度肠胃所受第七

黄帝问曰：脉度言经脉之长短，何以立之？伯高对曰：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脉度定矣。曰：人长七尺五寸者，其骨节之大小长短，知各几何？曰：头（一作颈）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发所覆者，颅至项一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君子参（又作三，又作终）折。结喉以下至缺盆中长四寸。至缺盆下至髃骨长九寸，过则肺大，不满则肺小。髃骨以下至天枢，长八寸，过则胃大，不及则胃小。天枢已下至横骨长六寸半，过则回肠广长，不满则狭短。横骨长六寸半。横骨上廉以下至内辅之上廉长一尺八寸。内辅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长三寸半。内辅下廉至内踝长一尺三寸。内踝以下至地长三寸。膝围以下至跗属，长一尺六寸。跗属以下至地长三寸。故骨围大则太过，小则不及。角以下至柱骨长一尺（一作寸）。行腋中不见者长四寸。腋以下至季胁长一尺二寸。季胁以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长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长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长一寸。耳后当完骨者，广九寸。耳前当耳门者，广一尺二寸（一作三寸）。两颧之间广九寸半（《九墟》作七寸）。两乳之间，广九寸半。两髀之间，广六寸半，足长一尺二寸，广四寸半。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四寸。本节至其末，长四寸半。项发以下至脊骨长三寸半（一作二寸）。脊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七，奇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节下至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是故视其经脉之在于身也，其见浮而坚，其见明而大者多血，细而沉者多气，乃经之长短也。

曰：愿闻六腑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曰：谷之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一作二）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叶（一作叠，下同）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及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一作三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附（一作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积（一作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

曰：人不食七日而死者，何也？曰：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者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泄诸小肠。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满更虚，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故肠胃之中常留谷二斗四升，水一斗五升。故人一日再至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饮不食，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七日死矣。

〔1〕“谷”原作“骨”，据《灵枢·经脉篇》改。

〔2〕“大肠”，嘉靖本作“太阳”。

〔3〕“手”原脱，据《灵枢·经脉篇》补。
〔4〕“髀”原脱，据《灵枢·经脉篇》补。
〔5〕“毛”，《脉经》作“气”。
〔6〕“胃”，《灵枢·动输篇》作“肺”
〔7〕“外”，《太素·经络别》作“内”。
〔8〕“经”，《灵枢·经筋篇》作“筋。”
〔9〕“髀”，《灵枢·经筋篇》作“髑”。
〔10〕“髑前”两字原互倒，据《千金·肺脏》乙转。
〔11〕“臂”，《太素》经筋作“贲”。

卷之三

总计六百五十四穴　　单四十八穴
双三百零八穴

头直鼻中发际旁行至头维凡七穴第一

黄帝问曰：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愿闻孙络溪谷，亦各有应乎？岐伯对曰：孙络溪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以应一岁，以洒[1]奇邪，以通营卫。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营卫，以舍（《素问》作会）大气也。

神庭，在发际，直鼻，督脉，足太阳、阳明之会。禁不可刺，令人癫疾，目失精。灸三壮。

曲差，一名鼻冲，侠神庭两旁各一寸五分，在发际，足太阳脉气所发，正头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本神，在曲差两旁各一寸五分，在发际（曰：直耳上入发际四分）。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

头维，在额角发际侠本神两旁，各一寸五分，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五分，禁不可灸。

头直鼻中入发际一寸循督脉却行至风府凡八穴第二

上星一穴，在颅上，直鼻中央，入发际一寸陷者中，可容豆，督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囟会，在上星后一寸，骨间陷者中，督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五壮。

前顶，在囟会后一寸五分，骨间陷者中，督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五壮。

百会，一名三阳五会，在前顶后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中，陷可容指，督脉、足太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

后顶，一名交冲，在百会后一寸五分，枕骨上，督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五壮。

强间，一名大羽，在后顶后一寸五分，督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五壮。

脑户，一名匝风，一名会额，在跳[2]骨上强间后一寸五分，督脉、足太阳之会，此别脑之会。不可灸，令人喑。（《素问·禁刺论》云：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王冰注云：灸五壮。又《骨空论》云：不可妄灸。《铜人经》云：禁不可灸，灸之令人哑）

风府，一名舌本，在顶上入发际一寸，大筋内穴穴[3]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督脉、阳维之会。禁不可灸，灸之令人喑。刺入四分，留三呼。

头直侠督脉各一寸五分却行至玉枕凡十穴第三

五处，在督脉旁去上星一寸五分，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不可灸。（《素问·水

热穴》注云：灸三壮）

承光，在五处后二寸，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禁不可灸。

通天，一名天臼，在承光后一寸五分，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络却，一名强阳，一名脑盖，在通天后一寸三分，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五呼，灸三壮。

玉枕，在络却后七分，侠脑户旁一寸三分，起肉枕骨，入发际三寸，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

头直目上入发际五分却行至脑空凡十穴第四

临泣，当目上眦，直入发际五分陷者中，足太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五壮。

目窗，一名至荣，在临泣后一寸，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灸五壮。

正营，在目窗后一寸。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灸五壮。

承灵，在正营后一寸五分，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灸五壮。

脑空，一名颞颥，在承灵后一寸五分，侠玉枕骨下陷者中，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四分，灸五壮。（《素问·气府论》注云：侠枕骨后枕骨上）

头缘耳上却行至完骨凡十二穴第五

天冲，在耳上如前三分，刺入三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足太阳、少阳之会）

率谷，在耳上入发际一寸五分，足太阳、少阳之会。嚼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三壮。

曲鬓，在耳上入发际，曲隅陷者中，鼓颔有空，足太阳、少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

浮白，在耳后，入发际一寸，足太阳、少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二壮。（《气穴》注云：灸三壮，刺入三分）

窍阴，在完骨上，枕骨下，摇动应手，足太阳、少阳之会。刺入四分，灸五壮。（《气穴》注云：灸三壮，刺入三分）

完骨，在耳后，入发际四分，足太阳、少阳之会。刺入二分，留七呼，灸七壮。（《气穴》注云：刺入三分，灸三壮）

头自发际中央旁行凡五穴第六

喑门，一名舌横，一名舌厌，在后[4]发际宛宛中，入系舌本，督脉、阳维之会。仰头取之。刺入四分，不可灸，灸之令人喑。（《气府论》注云：去风府一寸）

天柱，在侠项后发际，大筋外廉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二分，留六呼，灸三壮。

风池，在颞颥后发际陷者中，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在后陷者中，按之引耳，手、足少阳脉之会。刺入四分）

背自第一椎循督脉下行至脊髓凡十一穴第七

《气府论》注云：第六椎下有灵台、十椎下有中枢，十六椎下有阳关。

大椎，在第一椎陷者中，三阳督脉之会。刺入五分，灸九壮。

陶道，在大椎节下间，督脉、足太阳之会。俯而取之，刺入五分，留五呼，灸五

壮。

身柱，在第三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五分，留五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五壮）

神道，在第五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五分，留五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五壮）

至阳，在第七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

筋缩，在第九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五壮）

脊中，在第十一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五分，不可灸，灸则令人痿。

悬枢，在第十三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三分，灸三壮。

命门，一名属累，在十四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俯而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

腰俞，一名背解，一名髓空，一名腰户。在第二十一椎节下间，督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三分。《刺热》注、《水穴》注同。《热穴》注作二寸，《缪刺论》同）

长强，一名气之阴郄，督脉别络，在脊骶端，少阴所结。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气府论》注及《水穴》注云刺入二分）

背自第一椎两旁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第八

凡五脏之腧，出于背者，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之者，无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之者，疾吹其火，拊其艾，须其火灭也。

大杼，在项第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陷者中，足太阳、手太阳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七壮。（《气穴论》注云：督脉别络、手足太阳三脉之会）

风门，热府，在第二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督脉、足太阳之会。刺入五分，留五呼，灸三壮。

肺俞，在第三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五脏腧并足太阳脉之会）

心俞，在第五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针入三分，留七呼，禁灸。

膈俞，在第七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针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肝俞，在第九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针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胆俞，在第十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足太阳脉所发。正坐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留七呼。《痹论》云：胆、胃、三焦、大、小肠、膀胱俞，并足太阳脉气所发）

脾俞，在第十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胃俞，在第十二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三焦俞，在第十三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三壮。

肾俞，在第十四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大肠俞，在第十六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小肠俞，在第十八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灸三壮。

膀胱俞，在第十九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中膂俞，在第二十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侠脊肿而起，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

壮。

白环俞，在第二十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足太阳脉气所发。伏而取之。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水穴》注云：刺入五分，灸之三壮。自大肠俞至此五穴，并足太阳脉气所发）

上髎，在第一空腰髁下一寸，侠脊陷者中，足太阳、少阳之络。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次髎，在第二空侠脊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中髎，在第三空侠脊陷者中。刺入二寸，留十呼，灸三壮。（《铜人经》云：刺入二分）

下髎，在第四空侠脊陷者中。刺入二寸，留十呼，灸三壮。（《铜人经》云：针入二分。《素问·缪刺论》云：足太阳、厥阴、少阳所结）

会阳，一名利机，在阴毛骨两旁，督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灸三壮）

背自第二椎两旁侠脊各三寸行至二十一椎下两旁侠脊凡二十六穴第九

附分，在第二椎下，附项内廉两旁各三寸，足太阳之会。刺入八分，灸五壮。

魄户，在第三椎下两旁各三寸，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五壮。

神堂，在第五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五壮。

譩譆，在肩膊内廉，侠第六椎下两旁各三寸，以手痛按之，病者言譩譆是穴，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六分，灸五壮。（《骨空》注云：令病人呼譩譆之声，则指下动矣。灸三壮）

膈关，在第七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正坐开肩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五壮）

魂门，在第九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正坐取之。刺入五分，灸五壮。

阳纲，在第十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正坐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

意舍，在第十一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三壮 。

胃仓，在第十二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三壮。

肓门，在第十三椎下两旁各三寸，入肘间，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三壮。（经云：与鸠尾相值）

志室，在第十四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正坐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五壮）

胞肓，在第十九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伏而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

秩边，在第二十一椎下两旁各三寸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伏而取之。刺入五分，灸三壮。

面凡三十九穴第十

悬颅，在曲周颞颥中，足少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气府》注云：在曲周上颞颥中）

颔厌，在曲周颞颥上廉，手少阳、足阳明之会。刺入七分，留七呼，灸三壮。（《气府》注云：在曲周颞颥之上，刺深令人耳无闻）

悬厘，在曲周颞颥下廉，手足少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气府》注云：在曲周颞颥之上，刺深令人耳无闻）

阳白，在眉上一寸直瞳子，足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气府》注云：足阳明、阴维二脉之会。今详阳明之经不到于此，又阴维不与阳明会，疑《素问》注非是）

攒竹，一名员在[1]，一名始光，一名夜光，又名明光。在眉头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丝竹空，一名巨髎[2]，在眉后陷者中，足少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三呼，不宜灸，灸之不幸，令人目小及盲。（《气府论》注云：手少阳。又云：留六呼）

睛明，一名泪孔，在目内眦外，手足太阳、足阳明之会。刺入六分，留六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手足太阳、足阳明、阴阳跷五脉之会）

瞳子髎，在目外去眦五分，手太阳、手足少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

承泣，一名鼽穴，一名面髎，在目下七分，直目瞳子，阳跷、任脉，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不可灸。

四白，在目下一寸，向颊骨（即颧骨）颧空，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七壮。（《气府论》注云：刺入四分，不可灸）

颧髎，一名兑骨，在面颊骨下廉陷者中，手少阳、太阳之会，刺入三分。

素髎，一名面王，在鼻柱上端，督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禁灸。

迎香，一名冲阳，在禾髎上，鼻下孔旁，手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

巨髎，在侠鼻孔旁八分，直瞳子，跷脉、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

禾髎，在直鼻孔下，侠溪水沟旁五分，手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

水沟，在鼻柱下人中，督脉、手足阳明之会。直唇取之。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兑骨，在唇上端，手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龈交，在唇内齿上断缝中。刺入三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任督脉二经之会）

地仓，一名会维。侠口旁四分，如近下是，跷脉、手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

承浆，一名天池，在颐前唇之下，足阳明、任脉之会。开口取之。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作五呼）

颊车，在耳下曲颊端陷者中，开口有孔，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三壮。

大迎，一名髓孔。在曲颔前一寸三分骨陷者中，动脉，足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耳前后凡二十穴第十一

上关，一名客主人。在耳前上廉起骨端，开口有孔，手少阳、足阳明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刺太深令人耳无闻。（《气府论》注云：手足太阳、少阳、足阳明三脉之会，《气穴刺》注与《甲乙经》同）

下关，在客主人下，耳前动脉下空下廉，合口有孔，张口即闭，足阳明、少阳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耳中，有干糙（音适），抵不可灸（糙抵一作适之，不可灸，一作针久留针）。

耳门，在耳前起肉当耳缺者。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

和髎，在耳前兑发下横动脉，手足少阳、手太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气

府论》注云：手足少阳二脉之会）

听会，在耳前陷者中，张口得之，动脉应手，少阳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三壮。（《缪刺》注云：正当手阳明脉之分）

听宫，在耳中珠子大，明如赤小豆，手足少阳、手太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气穴》注云：刺入一分）

角孙，在耳廓中间，开口有孔，手足少阳、手阳明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在耳上廓表之间，发际之下，手太阳、手足少阳三脉之会）

瘈脉，一名资脉。在耳本后鸡足青络脉。刺出血，如豆汁，刺入一分，灸三壮。

颅息，在耳后间青络脉，足少阳脉气所发。刺入一分，出血多，则杀人，灸三壮。

翳风，在耳后陷者中，按之引耳中，手足少阳之会。刺入四分，灸三壮。

颈凡十七穴第十二

廉泉，一名本池。在颔下，结喉上，舌本下，阴维、任脉之会。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三分）

人迎，一名天五会。在颈大脉，动应手，侠结喉，以候五脏气，足阳明脉气所发。禁不可灸，刺入四分，过深不幸杀人。（《素问·阴阳类论》注云：人迎在结喉旁一寸五分动脉应手）

天窗，一名窗笼。在曲颊下，扶突后，动脉应手陷者中，手太阳脉气所发。刺入六分，灸三壮。

天牖，在颈筋间，缺盆上，天容后，天柱前，完骨后，发际上，手少阳脉气所发，刺入一分，灸三壮。

天容，在耳曲颊后，手少阳脉气所发。刺入一寸，灸三壮。

水突，一名水门。在颈大筋前，直人迎下，气舍上，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一寸，灸三壮。

气舍，在颈直人迎下，侠天突陷者中，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五壮。

扶突，在人迎后一寸五分，手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三壮。（《针经》云：在气舍后一寸五分）

天鼎，在缺盆上，直扶突，气舍后一寸五分，手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在气舍后半寸）

肩凡二十八穴第十三

肩井，在肩上陷者中，缺盆上，大骨前，手少阳、阳维之会。刺入五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三壮）

肩贞，在肩曲胛下，两骨解间，肩髃后陷者中，手太阳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三壮。

巨骨，在肩端上行两叉骨间陷者中，手阳明、跷脉之会。刺入一寸五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灸三壮）

天髎，在肩缺盆中毡骨之间陷者中，手少阳、阳维之会。刺入八分，灸三壮。

肩髃，在肩端两骨间，手阳明、跷脉之会。刺入六分，留六呼，灸三壮。

肩髎，在肩端臑上，斜举臂取之。刺入七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手少阳脉气所发）

臑俞，在肩臑后大骨下胛上廉陷者中，手太阳、阳维、跷脉之会，举臂取之。刺入八分，灸三壮。

秉风，侠人髎在外肩上小髃骨后，举臂有空，手阳明、太阳、手足少阳之会。举

臂取之。刺入五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灸三壮）

天宗，在秉风后大骨下陷者中，手太阳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留六呼，灸三壮。

肩外俞，在肩甲上廉，去脊三寸陷者中。刺入六分，灸三壮。

肩中俞，在肩甲内廉，去脊二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曲垣，在肩中央曲甲陷者中，按之动脉应手。刺入八九分，灸十壮。

缺盆，一名天盖，在肩上横骨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刺太深，令人逆息。（《骨空论》注云：手阳明脉气所发。《气府论》注云：足阳明脉气所发）

臑会，一名臑髎，在臂前廉，去肩头三寸，手阳明之络。刺入五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手阳明、手少阳结脉之会）

胸自天突循任脉下行至中庭凡七穴第十四

天突，一名玉户，在颈结喉下二寸（《气府论》注云：五寸），中央宛宛中，阴维、任脉之会，低头取之。刺入一寸，留七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灸五壮）

璇玑，在天突下一寸中央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头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华盖，在璇玑下一寸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头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紫宫，在华盖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头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玉堂，一名玉英，在紫宫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头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膻中，一名元儿，在玉堂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中庭，在膻中下一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三分，灸五壮。

胸自输府侠任脉两旁各二寸下行至步廊凡十二穴第十五

输府，在巨骨下，去璇玑旁各二寸陷者中，足少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彧中，在输府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少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神藏，在彧中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少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灵墟，在神藏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少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神封，在灵墟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少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步廊，在神封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少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胸自气户侠输府两旁各二寸下行至乳根凡十二穴第十六

气户，在巨骨下输府两旁各二寸陷者中，足阳明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去膺窗上四寸八分，灸三壮）

库房，在气户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阳明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灸三壮）

屋翳，在库房下一寸六分。刺入四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在气户下三寸二分，灸三壮）

膺窗，在屋翳下一寸六分。刺入四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在胸两旁侠中行各四寸，巨骨下四寸八分陷者中，足阳明脉气所发，仰而取之）

乳中，禁不可刺灸，灸刺之，不幸生蚀疮，疮中有脓血清汁者可治，疮中有息肉若蚀疮者死。

乳根，在乳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阳明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灸三壮）

胸自云门侠气户两旁各二寸下行至食窦凡十二穴第十七

云门，在巨骨下，气户两旁各二寸陷者中，动脉应手，太阴脉气所发。举臂取之。刺入七分，灸五壮，刺太深令人逆息（《气府论》注云：在巨骨下任脉两旁各六寸。《刺热穴论》注云：手太阳脉气所发）

中府，肺之募也，一名膺中俞，在云门下一寸，乳上三肋间陷者中，动脉应手，仰而取之，手太阴之会。刺入三分，留五呼，灸五壮。

周营，在中府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太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胸乡，在周荣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太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天溪，在胸乡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太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食窦，在天溪下一寸六分陷者中，足太阴脉气所发。仰而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气穴论》注云：手太阴脉气所发）

腋胁下凡八穴第十八

渊腋，在腋下三寸宛宛中，举臂取之。刺入三分，不可灸，灸之不幸，生肿蚀马刀伤，内溃者死，寒热生马疡可治。（《气穴论》注云：足少阳脉气所发）

大包，在渊腋下三寸，脾之大络，布胸胁中，出九肋间，及季胁端，别络诸阴者。刺入三分，灸三壮。

辄筋，在腋下三寸，复前行一寸，著胁，足少阳脉气所发。刺入六分，灸三壮。

天池，一名天会，在乳后一寸（《气府论》注云：二寸），腋下三寸，著胁，直腋撅肋间，手厥阴、足少阳脉之会（一作手心主、足少阳脉之会）。刺入七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三分）

腹自鸠尾循任脉下行至会阴凡十五穴第十九

鸠尾，一名尾翳，一名髑骬，在臆前敝骨下五分，任脉之别。不可灸刺。（鸠尾盖心上，人无蔽骨者，当从上岐骨度下行一寸半。《气府论》注云：一寸为鸠尾处，若不为鸠尾处，则针巨阙者中心，人有鸠尾短者少饶，今强一寸）

巨阙，心募也，在鸠尾下一寸，任脉气所发。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一寸六分）

上脘，在巨阙下一寸五分，去蔽骨三寸，任脉、足阳明、手太阳之会。刺入八分，灸五壮。

中脘，一名太仓，胃募也，在上脘下一寸，居心蔽骨与脐之中，手太阳、少阳、足

阳明所生，任脉之会。刺入二分，灸七壮。（《九卷》云：髑骬至脐八寸，太仓居其中，为脐上四寸。吕广撰《募腧经》云：太仓在脐上三寸非也）

建里，在中脘下一寸。刺入五分，留十呼，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刺入六分，留七呼）

下脘，在建里下一寸，足太阴、任脉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脐中，禁不可刺，刺之令人恶疡遗夭者，死不治。

水分，在下脘下一寸，脐上一寸，任脉气所发。刺入一寸，灸五壮。

阴交，一名少关，一名横户，在脐下一寸，任脉气冲之会。刺入八分，灸五壮。

气海，一名脖胦，一名下肓，在脐下一寸五分，任脉气所发。刺入一寸三分，灸五壮。

石门，三焦募也，一名利机，一名精露，一名丹田，一名命门，在脐下二寸，任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留十呼，灸三壮，女子禁不可刺，灸中央，不幸使人绝子。（《气府论》注云：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五壮）

关元，小肠募也，一名次门，在脐下三寸，足三阴、任脉之会。刺入二寸，留七呼，灸七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一寸二分）

中极，膀胱募也，一名气原，一名玉泉，在脐下四寸，足三阴、任脉之会。刺入二寸，留七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一寸二分）

曲骨，在横骨上中极下一寸，毛际陷者中，动脉应手，任脉、足厥阴之会。刺入一寸五分，留七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自鸠尾至曲骨十四穴，并任脉气所发）

会阴，一名屏翳，在大便前小便后两阴之间，任脉别络俠督脉、冲脉之会。刺入二寸，留三呼，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留七呼）

腹自幽门俠巨阙两旁各半寸循冲脉下行至横骨凡二十二穴第二十

幽门，一名上门，在巨阙两旁各五分陷者中，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五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一寸）

通谷，在幽门下一寸陷者中，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五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刺入一寸）

阴都，一名食宫，在通谷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石关，在阴都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商曲，在石关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肓俞，在商曲下一寸，直脐旁五分，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中注，在肓俞下五分，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素问·水穴论》注云：在脐下五分，两旁相去任脉各五分）

四满，一名髓府，在中注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气穴，一名胞门，一名子户，在四满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大赫，一名阴维，一名阴关，在气穴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横骨，一名下极，在大赫下一寸，冲脉、足少阴之会。刺入一寸，灸五壮。

腹自不容侠幽门两旁各一寸五分至气冲凡二十四穴第二十一

不容，在幽门旁各一寸五分，去任脉三寸，至两肋端，相去四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刺入八分。又云：下至太乙各上下相去一寸）

承满，在不容下一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

梁门，在承满下一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

关门，在梁门下，太乙上，足阳明脉中间穴外延，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

太乙，在关门下一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

滑肉门，在太乙下一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

天枢，大肠募也，一名长溪，一名谷门，去肓俞一寸五分，侠脐两旁各二寸陷者中，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在滑肉门下一寸，正当脐）

外陵，在天枢下，大巨上，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在天枢下一寸。《水穴论》注云：在脐下一寸，两旁去冲脉各一寸五分）

大巨，一名腋门，在长溪下二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在外陵下一寸）

水道，在大巨下三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二寸五分，灸五壮。

归来，一名溪穴，在水道下二寸。刺入八分，灸五壮。（《水穴论》注云：足阳明脉气所发）

气冲，在归来下，鼠鼷上一寸，动脉应手，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灸之不幸，使人不得息。（《气府论》注云：在腹脐下横骨两端，鼠鼷上一寸。《刺禁论》注云：在腹下侠脐两旁相去四寸，鼠鼷上一寸，动脉应手。《骨空》注云：在毛际两旁，鼠鼷上一寸）

腹自期门上直两乳侠不容两旁各一寸五分下行至冲门凡十四穴第二十二

期门，肝募也。在第二肋端，不容旁各一寸五分，上直两乳，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举臂取之。刺入四分，灸五壮。

日月，胆募也。在期门下一寸五分，足太阴、少阳之会。刺入七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在第三肋端，横直心蔽骨旁各二寸五分，上直两乳）

腹哀，在日月下一寸五分，足太阴、阴维之会。刺入七分，灸五壮。

大横，在腹哀下三寸，直脐旁，足太阴、阴维之会。刺入七分，灸五壮。

腹屈，一名腹结，在大横下一寸三分。刺入七分，灸五壮。

府舍，在腹结下三寸，足太阴、阴维、厥阴之会。此脉上下入腹络胸，结心肺，从胁上至肩，比太阴郄三阴阳明支别。刺入七分，灸五壮。

冲门，一名慈宫，上去大横五寸，在府舍下横骨两端，约文中动脉，足太阴、厥阴之会。刺入七分，灸五壮。

腹自章门下行至居髎凡十二穴第二十三

章门，脾募也，一名长平，一名胁髎，在大横外，直脐季胁端，足厥阴、少阳之会。侧卧屈上足，伸下足，举臂取之。刺入八分，留六呼，灸三壮。

带脉，在季胁下一寸八分。刺入六分，灸五壮。（《气府论》注云：足少阳、带脉二经之会）

五枢，在带脉下三寸。一曰：在水道旁一寸五分。刺入一寸，灸五壮。（《气府论》注云：足少阳、带脉二经之会）

京门，肾募也，一名气府，一名气俞，在监骨下腰中挟脊，季胁下一寸八分。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维道，一名外枢，在章门下五寸三分，足少阳、带脉之会。刺入八分，灸三壮。

居髎，在章门下八寸三分，监骨上陷者中，阳跷、足少阳之会。刺入八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监骨作髂骨）

手太阴及臂凡一十八穴第二十四

黄帝问曰：愿闻五脏六腑所出之处。岐伯对曰：五脏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腑六俞，六六三十六俞。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上下行。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俞，所过为原，所行为经，所入为合。别而言之，则所注为俞，总而言之，则手太阴井也，荥也，原也，经也，合也，皆谓之俞。非此六者，谓之间。凡穴：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侧，循白肉际，至本节后太渊，溜以澹，外屈，本指以下（一作本于上节），内屈与诸阴络，会于鱼际，数脉并注（疑此处有缺文），其气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一本下有出字）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内廉，入于大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阴，入腋下，内屈走肺，此顺行逆数之屈折也。

肺出少商，少商者，木也。在手大指端内侧，去爪甲如韭叶，手太阴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一呼，灸一壮。（《气府论》注云：作三壮）

鱼际者，火也。在手大指本节后内侧散脉中，手太阴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壮。

太渊者，水也。在掌后陷者中，手太阴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二分，留二呼，灸三壮。

经渠者，金也。在寸口陷者中，手太阴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三分，留三呼，不可灸，灸之伤人神明。

列缺，手太阴之络，去腕上一寸五分，别走阳明者。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五壮。

孔最，手太阴之郄，去腕七寸，专（此处缺文）金二七水之父母，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五壮。

尺泽者，水也。在肘中约上动脉，手太阴之所入也，为合。刺入三分，灸五壮。（《素问·气穴论》注云：留三呼）

侠白，在天府下去肘五寸动脉中，手太阴之别。刺入四分，留三呼，灸五壮。

天府，在腋下三寸，臂臑内廉动脉中，手太阴脉气所发。禁不可灸，灸之令人逆气，刺入四分，留三呼。

手厥阴心主及臂凡一十六穴第二十五

手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内屈中指内廉，以上留于掌中，伏（一本下有行字）行两骨之间，外屈两筋之间，骨肉之际，其气滑利，上二寸外屈（一本下有出字）行两筋之间，上至肘内廉，入于小筋之下（一本下有留字），两骨之会，上入于胸

中，内络心胞。

心主出中冲，中冲者，木也。在手中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陷者中，手心主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三呼，灸一壮。

劳宫者，火也。一名五里，在掌中央动脉中，手心主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大陵者，土也。在掌手两筋间陷者中，手心主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三壮。

内关，手心主络，在掌后去腕二寸，别走少阳。刺入二分，灸五壮。

间使者，金也。在掌后三寸，两筋间陷者中，手心主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三壮。

郄门，手心主郄，去腕五寸。刺入三分，灸三壮。

曲泽者，水也。在肘内廉下陷者中，屈肘得之，手心主脉之所入也，为合。留七呼，灸三壮。

天泉，一名天温，在曲腋下，去臂二寸，举臂取之。刺入六分，灸三壮。

手少阴及臂凡一十六穴第二十六

黄帝问曰：手少阴之脉独无俞，何也？岐伯对曰：少阴者，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为帝王，精神之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客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俞焉。曰：少阴脉独无俞者，心不病乎？曰：其外经脉病而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兑骨之端，其余脉出入曲折，皆如手少阴（少阴少字宜作太字，《铜人经》作厥字）。心主之脉行也。故本俞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泄，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叙。

心出少冲。少冲者，木也。一名经始，在手小指内廉之端，去爪甲如韭叶，手少阴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一呼，灸一壮。少阴八穴，其七有治，一无治者，邪弗能客也，故曰无俞焉。

少府者，火也。在小指本节后陷者中，直劳宫，手少阴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

神门者，土也。一名兑冲，一名中都，在掌后兑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阴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三分，留七呼，类三壮。（《素问·阴阳类论》注云：神门，在掌后五分，当小指间）

手少阴郄，在掌后脉中，去腕五分。刺入三分，灸三壮。（《阴阳类论》注云：当小指之后）

通里，手少阴络，在腕后一寸，别走太阳。刺入三分，灸三壮。

灵道者，金也。在掌后一寸五分，或曰：一寸。手少阴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三分，灸三壮。

少海者，水也。一名曲节，在肘内廉节后陷者中，动脉应手，手少阴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五分，灸三壮。

极泉，在腋下筋间动脉，入胸中，手少阴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灸五壮。

手阳明及臂凡二十八穴第二十七

大肠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者，金也。一名绝阳，在手大指次指内侧，去爪甲如韭叶，手阳明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一呼，灸三壮。

二间者，水也。一名间谷，在手大指次指本节前内侧陷者中，手阳明脉之所溜也，

为荥。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三间者，木也。一名少谷，在手大指次指本节后内侧陷者中，手阳明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

合谷，一名虎口，在手大指次指间，手阳明脉之所过也，为原。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

阳溪者，火也。一名中魁，在腕中上侧两旁间陷者中，手阳明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偏历，手阳明络，在腕后三寸，别走太阴者。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温溜，一名逆注，一名蛇头，手阳明郄，在腕后少士五寸，大士六寸。刺入三分，灸三壮（大士少士谓大人小儿也）。

下廉，在辅骨下去上廉一寸，恐（疑误）辅齐兑肉其分外邪。刺入五分，留五呼，灸三壮。

上廉，在三里下一寸，其分抵阳之会外邪。刺入五分，灸五壮。

手三里，在曲池下二寸，按之肉起兑肉之端。刺入三分，灸三壮。

曲池者，土也。在肘外辅骨肘骨之中，手阳明脉之所入也，为合。以手按胸取之。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

肘髎，在肘大骨外廉陷者中。刺入四分，灸三壮。

五里，在肘上三寸，行向里大脉中央。禁不可刺，灸三壮。

臂臑，在肘上七寸，肉端，手阳明络之会。刺入三分，灸三壮。

手少阳及臂凡二十四穴第二十八

三焦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金也。在手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手少阳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三呼，灸三壮。

腋门者，水也。在小指次指间陷者中，手少阳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灸三壮。

中渚者，木也。在手小指次指本节后陷者中，手少阳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壮。

阳池，一名别阳，在手表上腕上陷者中，手少阳脉之所过也，为原。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五壮。（《铜人经》云：不可灸）

外关，手少阳络，在腕后二寸陷者中，别走心者。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支沟者，火也。在腕后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手少阳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二分，留七呼，灸三壮。

三阳络，在臂上大交脉，支沟上一寸，不可刺，灸五壮。

四渎，在肘前五寸外廉陷者中。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三壮。

天井者，土也。在肘外大骨之后，两筋间陷者中，屈肘得之，手少阳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一分，留七呼，灸三壮。

清冷渊，在肘上一寸（一本作二寸），伸肘举臂取之。刺入三分，灸三壮。

消泺，在肩下臂外开腋斜肘分下腑（一本无腑字）。刺入六分，灸三壮。（《气府论》注云：手少阳脉之会）

手太阳及臂凡一十六穴第二十九

小肠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者，金也。一名小吉，在手小指之端，去爪甲一分陷者中，手太阳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二呼，灸一壮。

前谷者，水也。在手小指外侧，本节前陷者中，手太阳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

一分，留三呼，灸三壮。

后溪者，木也。在手小指外侧，本节后陷者中，手太阳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二分，留二呼，灸一壮。

腕骨，在手外侧腕前，起骨下陷者中，手太阳脉之所过也，为原。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壮。

阳谷者，火也。在手外侧腕中，兑骨下陷者中，手太阳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二分，留二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云：留三呼）

养老，手太阳郄，在手踝骨上一空，腕后一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灸三壮。

支正，手太阳络，在肘后（一本作腕后）五寸，别走少阴者。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小海者，土也。在肘内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手太阳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二分，留七呼，灸七壮。（《气穴论》注云：作少海）

足太阴及股凡二十二穴第三十

脾在隐白。隐白者，木也。在足大指端内侧，去爪甲如韭叶，足太阴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三呼，灸三壮。

大都者，火也。在足大指本节后陷者中，足太阴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一壮。

太白者，土也。在足内侧核骨下陷者中，足太阴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公孙，在足大指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太阴络也。刺入四分，留二十呼，灸三壮。

商丘者，金也。在足内踝下微前陷者中，足太阴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云：刺入四分）

三阴交，在内踝上三寸骨下陷者中，足太阴、厥阴、少阴之会。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漏谷，在内踝上六寸骨下陷者中，足太阴络。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地机，一名脾舍，足太阴郄，别走上一寸，空在膝下五寸。刺入三分，灸三壮。

阴陵泉者，水也。在膝下内侧辅骨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足太阴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

血海，在膝膑上内廉白肉际二寸半，足太阴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灸五壮。

箕门，在鱼腹上越两筋间，动脉应手，太阴内市，足太阴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素问·三部九候论》注云：直五里下，宽巩足单衣沉取乃得之，动脉应于手）

足厥阴及股凡二十二穴第三十一

肝出大敦，大敦者，木也。在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叶及三毛中，足厥阴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三分，留十呼，灸三壮。

行间者，火也。在足大指间动脉陷者中，足厥阴之所溜也，为荥。刺入六分，留十呼，灸三壮。

太冲者，土也。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或曰一寸五分陷者中，足厥阴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三分，留十呼，灸三壮。（《素问·刺腰痛论》注云：在足大指本节后内间二寸陷者中，动脉应手）

中封者，金也。在足内踝前一寸，仰足取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足厥阴脉之

所注也，为经。刺入四分，留七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云：在内踝前一寸五分）

蠡沟，足厥阴之络，在足内踝上五寸，别走少阳。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壮。

中都，足厥阴郄，在内踝上七寸骱中，与少阴相直。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五壮。

膝关，在犊鼻下二寸陷者中，足厥阴脉气所发。刺入四分，灸五壮。

曲泉者，水也。在膝内辅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者中，屈膝得之，足厥阴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六分，留十呼，灸三壮。

阴包，在膝上四寸股内廉两筋间，足厥阴别走少阴，刺入六分，灸三壮。

五里，在阴廉下，去气冲三寸，阴股中动脉。刺入六分，灸五壮。（《外台秘要》作去气冲三寸，去外廉二寸）

阴廉，在羊矢下，去气冲二寸动脉中。刺入八分，灸三壮。

足少阴及股并阴跷阴维凡二十穴第三十二

肾出涌泉。涌泉者，木也。一名地冲，在足心陷者中，屈足卷指宛宛中，足少阴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

然骨者，火也。一名龙渊，在足内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足少阴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刺之多见血，使人立饥欲食。

太溪者，土也。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陷者中，足少阴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大钟，在足跟后冲中，别走太阳，足少阴络。刺入二分，留七呼，灸三壮。（《素问·水热穴论》注云：在内踝后。《刺腰痛论》注云：在足跟后冲中动脉应手）

照海，阴跷脉所生，在足内踝下一寸。刺入四分，留六呼，灸三壮。

水泉，足少阴郄，去太溪下一寸，在足内踝下。刺入四分，灸五壮。

复溜者，金也。一名伏白，一名昌阳，在足内踝上二寸陷者中，足少阴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五壮。（《刺腰痛论》注云：在内踝上二寸动脉）

交信，在足内踝上二寸，少阴前，太阴后，筋骨间，阴跷之郄。刺入四分，留三呼，灸三壮。

筑宾，阴维之郄，在足内踝上腨分中。刺入三分，灸五壮。（《刺腰痛论》注云：内踝后）

阴谷者，水也。在膝下内辅骨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应手，屈膝得之，足少阴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四分，灸三壮。

足阳明及股凡三十穴第三十三

胃出厉兑。厉兑者，金也。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足阳明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一分，留一呼，灸三壮。

内庭者，水也。在足大指次指外间陷者中，足阳明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留二十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云：留十呼，灸三壮）

陷谷者，木也。在足大指次指间，本节后陷者中，去内庭二寸，足阳明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

冲阳，一名会原，在足趺上五寸，骨间动脉上，去陷谷三寸，足阳明脉之所过也，为原。刺入三分，留十呼，灸三壮。

解溪者，火也。在冲阳后一寸五分，腕上陷者中，足阳明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五分，留五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云：二寸五分，《刺疟论》注云：三寸五分）

丰隆，足阳明络也，在外踝上八寸，下廉胕外廉陷者中，别走太阴者。刺入三分，

灸三壮。

巨虚下廉，足阳明与小肠合，在上廉下三寸。刺入三分，灸三壮。（《气穴论》注云：足阳明脉气所发）

条口，在下廉上一寸，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八分，灸三壮。

巨虚上廉，足阳明与大肠合，在三里下三寸。刺入八分，灸三壮。（《气穴论》注云：在犊鼻下六寸，足阳明脉气所发）

三里，土也。在膝下三寸，胫外廉，足阳明脉气所入也，为合。刺入一寸五分，留七呼，灸三壮（《素问》云：在膝下三寸胫外廉两筋间分间）

犊鼻，在膝下胫上侠解大筋中，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六分，灸三壮。

梁丘，足阳明郄，在膝上二寸。刺入三分，灸三壮。

阴市，一名阴鼎，在膝上三寸，伏兔下，若拜而取之，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三分，留七呼，禁不可灸。（《刺腰痛论》注云：伏兔下陷者中，灸三壮）

伏兔，在膝上六寸，起肉间，足阳明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禁不可灸。

髀关，在膝上伏兔后，交分中。刺入六分，灸三壮。

足少阳及股并阳维四穴凡二十八穴第三十四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金也。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叶，足少阳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云：作一呼）

侠溪者，水也。在足小指次指二歧骨间，本节前陷者中，足少阳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壮。

地五会，在足小指次指本节后间陷者中。刺入三分，不可灸，灸之令人瘦，不出三年死。

临泣者，木也。在足小指次指本节后间陷者中，去侠溪一寸五分，足少阳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二分，灸三壮。

丘墟，在足外廉踝下如前陷者中，去临泣一寸，足少阳脉之所过也，为原。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

悬钟，在足外踝上三寸动者脉中，足三阳络，按之阳明脉绝乃取之。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五壮。

光明，足少阳络，在足外踝上五寸，别走厥阴者。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五壮。（《骨空论》注云：刺入七分，留十呼）

外丘，足少阳郄，少阳所生，在外踝上七寸。刺入三分，灸三壮。

阳辅者，火也。在足外踝上四寸（《气穴论》注无“四寸”二字），辅骨前，绝骨端，如前三分，去丘墟七寸，足少阳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

阳交，一名别阳，一名足髎，阳维之郄。在外踝上七寸，斜属三阳分肉间。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三壮。

阳陵泉者，土也。在膝下一寸，骍衍外廉陷者中，足少阳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六分，留十呼，灸三壮。

阳关，在阳陵泉上三寸，犊鼻外陷者中。刺入五分，禁不可灸。

中犊，在髀骨外，膝上五寸，分肉间陷者中，足少阳脉气所发也。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五壮。

环跳，在髀枢中，侧卧伸下足屈上足取之，足少阳脉气所发。刺入一寸，留二十呼，灸五十壮。（《气穴论》注云：髀枢后足少阳、太阳二脉之会，灸三壮）

足太阳及股并阳跷六穴凡三十四穴第三十五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金也。在足小指外侧，去爪甲如韭叶，足太阳脉之所出也，为井。刺入三分，留五呼，灸五壮。

通谷者，水也。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前陷者中，足太阳脉之所溜也，为荥。刺入二分，留五呼。

束骨者，木也。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后陷者中，足太阳脉之所注也，为俞。刺入三分，灸三壮。（《气穴论》注云：本节后赤白肉际）

京骨，在足外侧大骨下，赤白肉际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阳脉之所过也，为原。刺入三分，留七呼，灸三壮。

申脉，阳跷所生也，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许。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刺腰痛论》注云：外踝下五分）

金门，在足太阳郄，一空在足外踝下，一名关梁，阳维所别属也。刺入三分，灸三壮。

仆参，一名安邪，在跟骨下陷者中，拱足得之，足太阳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五分，留十呼，灸三壮。（《刺腰痛论》注：陷者中细脉动应手）

跗阳，阳跷之郄，在足外踝上三寸，太阳前，少阳后，筋骨间。刺入六分，留七呼，灸三壮。（《气穴论》注：作付阳）

飞扬，一名厥阳，在足外踝上七寸，足太阳络，别走少阴者。刺入三分，灸三壮。

承山，一名鱼腹，一名肉柱，在兑腨肠下分肉间陷者中。刺入七分，灸三壮。

承筋，一名腨肠，一名直肠，在腨肠中央陷者中，足太阳脉气所发。禁不可刺，灸三壮。（《刺腰痛论》注云：在腨中央）

合阳，在膝约文中央下二寸。刺入六分，灸五壮。

委中者，土也。在腘中央约文中动脉，足太阳脉之所入也，为合。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素问·骨空论》注云：腘谓膝解之后曲脚之中背面取之。《刺腰痛论》注云：在膝后屈处）

昆仑，火也。在足外踝后跟骨上陷中，细脉动应手，足太阳脉之所行也，为经。刺入五分，留十呼，灸三壮。

委阳，三焦下辅俞也，在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两筋间，扶承下六寸，此足太阳之别络也。刺入七分，留五呼，灸三壮。屈身而取之。

浮郄，在委阳上一寸，屈膝得之。刺入五分，灸三壮。

殷门，在肉郄下六寸。刺入五分，留七呼，灸三壮。

承扶，一名肉郄，一名阴关，一名皮部，在尻臀下股阴肿上约文中。刺入二寸，留七呼，灸三壮。

欲令灸发者，灸履鞮（音遍）。熨之，三日即发。

---

〔1〕“洒”，《素问》作“溢”。

〔2〕“跳”，《素问·骨空论》王注作“枕”。

〔3〕“穴穴”，《素问·气府论》王注作“宛宛”。

〔4〕“后”，《素问·气府论》作“项后”。

〔5〕“在”，《外台》《铜人》作“柱”。

〔6〕“巨”，《外台》《铜人》作“目”。

卷 之 四

经脉第一（上）

雷公问曰：《外揣》言浑束为一，未知其所谓，敢问约之奈何？黄帝答曰：寸口主内，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少阳；再倍，病在太阳；三倍，病在阳明。盛则为热，虚则为寒，紧则为痛痹，代则乍甚乍间。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则取之分肉，代则取之血络，且饮以药，陷下者则从而灸之，不盛不虚者，以经取之，名曰经刺。人迎四倍，名曰外格。外格者，且大且数。则死不治。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脏腑之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病在厥阴；再倍，病在少阴[1]。盛则胀满，寒则食不消化，虚则热中、出麋、少气、溺色变，紧则为痛痹，代则乍寒乍热，下热上寒（《太素》作代则乍痛乍止）。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则先刺之而后灸之，代则取血络而后调（《太素》作泄宇）之，陷下者，则从灸之。陷下者，其脉血结于中，中有着血，血寒，则故宜灸。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则死不治。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脏腑之病。通其荥俞，乃可传于大数。大曰盛则从泻；小曰虚则从补；紧则从灸刺之，且饮药；陷下则从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所谓经治者，饮药，亦用灸刺。脉急则引，脉代（一本作脉大以弱）则欲安静，无劳用力。

黄帝问曰：病之益甚，与其方衰何如？岐伯对曰：外内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而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进，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病日进，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与气口气大小齐等者，其病难已。病在脏，沉而大者，其病易已，以小为逆；病在腑，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紧者伤于寒；脉口盛紧者伤于食。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目有所见，志有所存，此阳之并也，可变而已。曰：平人何如？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疑误）以太息，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之人，以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者，曰少气。人一呼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素》作脉涩为痹）。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人常禀气于胃，脉以胃气为本，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矣；四十动而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而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而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而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而一代者，五脏无气，与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也。与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

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

心脉来，累累然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平。累累（《素》作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病。前钩后居，如操带钩，曰死。

肺脉来，厌厌聂聂，如循（《素问》作落）榆叶，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病。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死。

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稍，曰平。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病。急而益劲，如新张弓弦，曰死。

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足践地，曰平。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病。坚兑如乌之啄，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死。

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坚，曰平。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病。发如夺索，

辟辟如弹石，曰死。

脾脉虚浮似肺，肾脉小浮似脾，肝脉急沉散似肾。

曰：见真脏曰死，何也？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脏气者，皆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能至于手太阴。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故曰死。

春脉，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始生也，故其气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善忘[2]，忽忽眩冒而癫[3]疾；不及则令人胸满（一作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

夏脉，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内。太过则令人身热而骨痛（一作肤痛），为浸淫；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秋脉，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来毛而中央坚，两旁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不及则令人喘呼，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冬脉，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合藏也，故其气来沉以濡（《素问》作搏），故曰营[4]。反此者病。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素问》下有胁中清，脊中痛，小腹满，小便变赤黄四句）。

脾脉，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其善者不可见，恶者可见；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经脉第一（中）

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死不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

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胃少软弱多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软（《素》作弱）甚曰今病。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脏真高于肺，肺行营卫阴阳也。

冬胃微石曰平，胃少石多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手，脉之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诊得胃脉则能食[5]，虚则泄也。

心脉揣（《素问》作搏）坚而长，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病消渴（《素》作烦）自已。

肺脉揣（《素》作搏下同）坚而长，病唾血。其软而散者，病灌汗，至令不复散发。

肝脉揣坚而长，色不青，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软而散，色泽者，病溢饮。溢饮者，渴渴多饮，而易（一本作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胃脉揣坚而长，其色赤，病折髀。其软而散者，病食痹、痛髀。

脾脉揣坚而长，其色黄，病少气。其软而散，色不泽者，病足软肿，若水状。

肾脉揣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病折腰。其软而散者，病少血，至令不复。

夫脉者，血气之府也。长则气和，短则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之绰绰（一本作绵绵），其去如弦绝者死。

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沉而坚者，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病在外；寸口脉中手促上数（《素问》作击）者，曰肩背痛；寸口脉紧而横坚（《素问》作沉而横）者，曰胁下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浮而喘（《素问》作沉而弱）者，曰寒热；寸口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寸口脉小实而坚者，曰病在内；脉小弱以涩者，谓之久病；脉浮滑而实大（《素问》作浮而疾）者，谓之新病；病甚有胃气而和者，曰病无他。脉急者，曰疝瘛少腹痛；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盛而紧曰胀，缓而滑曰热中。按寸口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反四时及不间脏曰死。

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滑则病狐疝风；涩则病少腹积气（一本作积厥）。

少阴有余，病皮痹瘾疹；不足，病肺痹；滑则病肺风疝；涩则病积，溲血。

太阴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则病脾风疝；涩则病积，心腹时满。

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

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时善癫疾。

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太阴厥逆，胠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

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

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语，治主病者。

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

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

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

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血，呕血，不可治，惊者死。

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吐沫，治主病者。

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者死，不热者可治。

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

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痛，治主病者。

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癫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中恶风也。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有脉俱沉细数者，少阴厥也；沉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眴（音顺）仆。诸浮而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其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为无汗而寒。推而外之，内而不外者，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者，中有热也；推而上之，下而不上者，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上而不下者，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经脉第一（下）

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三阳者，太阳也，至手太阴而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灵至以病皆死。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搏阴则死。三阴者，六经之所主也，交于太阴，伏鼓不浮，上空至心。二阴至肺，其气归于膀胱，外连脾胃。一阴独至，经绝气浮，不鼓钩而滑。此六脉者，乍阴乍阳，交属相并，缪通五脏，合于阴阳，先至为主，后至为客。三阳为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三阴为母，二阴为雌，一阴为独使。二阳一阴，阳明主脾（一本无脾字）病不胜，一阴脉软而动，九窍皆沉。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能止，内乱五脏，外为惊骇。二阴二阳，病在肺，少阳（一作阴）脉沉，胜肺伤脾，故外伤四肢。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癫疾为狂。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肢别离。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嗌干燥，病在土脾。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腑也。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癫疾，下为漏血病。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如风避砺，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嗌干喉寒；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身重，三阳之病也。

黄帝问曰：脉有四时动奈何？岐伯对曰：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阴[6]气微上，阳[7]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如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持脉有道，虚静为实。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也。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

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为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当风。

青脉之至也，长而弦，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肤，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一本云头脉紧）。

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少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治之趋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谓之不治。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名曰逆四时。未有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病热脉静，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病在中而脉实坚，病在外而脉不实坚者，皆为难治，名曰逆四时也。

曰：愿闻虚实之要。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气盛身寒，气虚身热曰反；谷入多而气少曰反；谷不入而气多曰反；脉盛血少曰反；脉少血多曰反；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

脱血，湿居其下也；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脉少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谓反也。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入实者，左手开针孔也；入虚者，左手闭针孔也。

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脉不夺，色夺者，久病也。脉与五色俱夺者，久病也；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肝与肾脉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不见血，已见血，湿若中水也。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中事也。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

腹胀身热脉大（一作小），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脉大者，是二逆也；血衄不止脉大者，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脱形，脉小而劲者，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而疾者，是五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死矣。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一作后）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喘，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而死矣。工不察此者刺之，是谓逆治。

治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着痹不移，胭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及后下血衄，笃重，是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五逆也。

五实死，五虚死。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是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是谓五虚。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肝脉瞀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喑，不治自已。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肝肾脉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为惊。心脉揣滑急为心疝（《素问》揣作搏下同）。肺脉沉揣为肺疝。三阳急为瘕。二阴急为痫厥（一本作二阴急为疝）。二阳急为惊。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肾脉小揣沉，为肠澼下血，血湿（《素问》作溫）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甚七日死（《素》作热见）。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膈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喑舌转者，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脉至而揣，衄血身有热者，死。脉来悬钩浮者为热（《素》作常脉）。 脉至而揣，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脉至而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已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予夺也，草干而死。脉至如丛棘（《素》作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寒（一本作塞）如故也，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脉至如交棘（《素》作交漆），交棘者，左右旁至也，微见三十日而死。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是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花生而死。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足，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见黑，白累发而死。脉至如悬痈者，悬痈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气予不足也，水冻而死。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五脏寒热（《素》作菀熟），寒热独并于肾，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脉至如丸滑不著（《素》作手不直）手，丸滑不著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脉至如春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病形脉诊第二（上）

黄帝问曰：邪气之中人奈何？高下有度乎？岐伯对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中于阴则留腑；中于阳则留脏。曰：阴之与阳，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也，如环之无端。夫邪之中人也，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人之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热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面[8]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中于阴者，常从臂腑始。夫臂与腑，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于风，独伤于其阴也。曰：此故伤其脏乎？曰：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脏，故邪入于阴经，其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容。故还之于腑，是故阳中则留于经，阴中则留于腑。曰：邪之中脏者奈何？曰：恐惧忧愁则伤心，形寒饮冷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迎而上行。有所堕坠，恶血留内，有所大怒，气上而不能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有所击仆，若醉以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

曰：五脏之中风奈何？曰：阴阳俱相感，邪乃得往。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之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下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大热甚寒不能胜之也。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其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存若亡，有形无形，莫知其情。夫色脉与尺之皮肤相应，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不得相失，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根死则叶枯矣。故色青者，其脉弦；色赤者，其脉钩；色黄者，其脉代；色白者，其脉毛；色黑者，其脉石。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胜[9]之脉则病已矣。曰：五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何如？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其病乃可别也。曰：色脉已定，别之奈何？曰：调其脉之缓急大小滑涩，而病形定矣。曰：调之何如？曰：脉急者，尺之皮肤亦急；脉缓者，尺之皮肤亦缓；脉小者，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脉大者，尺之皮肤亦大；脉沉者，尺之皮肤亦沉；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凡此变者，有微有甚。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十全其九；行二者为中工，十全其七；行一者，为下工，十全其六。尺肤温（一作滑）以淖泽者，风也。尺肉弱者，解㑊也；安卧脱肉者，寒热也（一本下作不治）。尺肤涩者，风痹也。尺肤粗如枯鱼鳞者，水泆饮也。尺肤寒甚脉急（一作小）者，泄少气也。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一作病且出）。尺肤烧炙人手（一作炬然），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久持之而热者，亦寒热也。尺肤炬然热，人迎大者，当夺血也。尺坚大，脉小甚，则少气，悗有加者，立死（《脉经》云：尺紧于人迎者少气）。肘所独热者，腰已上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廉已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手所独热者，腰已上（一作下）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掌中热者，腹中热也；掌中寒者，腹中寒也。鱼际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也。

曰：人有尺肤缓甚（一云又存瘦甚），筋急而见，此为何病？曰：此所谓狐筋，狐筋者，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见，此病甚。（《素问》狐作疹）

病形脉诊第二（下）

黄帝问曰：脉之缓急小大滑涩之病形何如？岐伯对曰：心脉急甚为瘛疭；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有时唾血。大甚为喉吩吩；微大为心痹引背，善泪。小甚为善哕；微小为消瘅。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

疝，引脐少腹鸣。涩甚为喑；微涩为血溢，维（经络有阳维阴维）厥，耳鸣，癫疾。

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瘘偏风，头以下汗出不止。大甚为胫肿；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恶日光。小甚为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涩甚为呕血，微涩为鼠瘘（一作漏），在颈，支腋之间，下不胜其上，甚能善酸。

肝脉急甚为恶言（一作忘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履杯。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瘕痹。大甚为内痈，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少腹。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癫疝，微滑为遗溺。涩甚为溢饮，微涩为瘈疭挛筋。

脾脉急甚为瘈疭；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疝气，腹里大，脓血在肠胃之外。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癉瘅；微滑为虫毒蛔蝎腹热。涩甚为肠癖（一作溃）；微涩为内溃，多下脓血。

肾脉急甚为骨痿癫疾；微急为奔豚沉厥，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泄，洞泄者，食不化，下嗌还出。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下至小腹垂垂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痈癫（一作雍疿），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视黑丸。涩甚为大痈，微涩为不月沉痔。

曰：病亦有甚变（一作病之六变）者，刺之奈何？曰：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大者多气少血，小者血气皆少，滑者阳气盛而微有热，涩者多血少气而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浅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刺大者，微泻其气，无出其血；刺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以泻其阳气，去其热；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出血，以和其诸脉；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之以甘药。

曰：五脏六腑之气，荥俞所入为合，令何道从入，入安从道？曰：此阳明之别，入于内，属于腑者也。曰：荥俞与合，各有名乎？曰：荥俞治外脏，经合治内腑。曰：治内腑奈何？曰：取之于合。曰：合各有名乎？曰：胃合入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按：大肠合于曲池，小肠合于小海，三焦合于天井，今此不同者，古之别法也。又详巨虚上下廉乃足阳明与大小肠相合之穴也。与胃合三里，膀胱合委中，胆合阳陵泉，以脉之所入为合不同，三焦合委阳，委阳者，乃三焦下辅腧也，亦未见有为合之说）。曰：取之奈何？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委阳者，屈伸而取之。委中者，屈膝而取之。阳陵泉者，正立竖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诸外经者，揄伸而取之。

曰：愿闻六腑之病？曰：面热者，足阳明病。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坚若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

三部九候第三

黄帝问曰：何谓三部？岐伯对曰：上部、中部、下部。其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中部地，手阳明；中部人，手少阴。下部天，足厥阴；下部地，足少阴；下部人，足太阴。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中部之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上部之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此三部者，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曰：以候奈何？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曰：决死生奈何？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曰：何以知病之所在？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于左足上去踝五寸而按之，以右手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已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代脉而钩者，病在络脉。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应不俱也。察其腑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而后知病脉。真脏脉见者，邪胜，死也（《素问》无死字）。足太阳之气绝者，其足不可以屈伸，死必戴眼。曰：冬阴夏阳奈何？曰：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数乍疏，乍迟乍疾者，以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者，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顺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素问》下有各字）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病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不往不来者死（《素问》作不往来者）；皮肤著者死。曰：其可治者奈何？曰：经病者，治其经；络病者，治其络（《素问》二络上有孙字）；身有痛者，治其经络。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则缪刺之。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顺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通其气。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1〕“再倍，病在少阴”句后，《灵枢·禁服篇》有“三倍，病在太阴”。
〔2〕“忘”，《素问·玉机真脏论》王注作“怒”。
〔3〕“癫”，《素问·玉机真脏论》作“巅”。
〔4〕“营”，据《难经》十五难当作“石”。
〔5〕“则能食”，《素问·脉要精微论》作“实则胀”。
〔6〕“阴”，《素问·脉要精微论》作“阳”。
〔7〕“阳”，《素问·脉要精微论》作“阴”。
〔8〕“面”，《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作“项”。
〔9〕“胜”，《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作“生”。

卷之五

针灸禁忌第一（上）

黄帝问曰：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宝？岐伯对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气穴为宝。

故春刺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素问》曰：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又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之间。《九卷》云：春刺荥者正同，于义为是。又曰：春取络脉治皮肤。又曰：春取经与脉分肉之间，二者义亦略同。又曰：春气在经脉。

夏取诸俞孙络，肌肉皮肤之上。又曰：春[1]刺俞，二者正同，于义为是。长夏刺经。

又曰：取盛经络，取分间，绝皮肤。又曰：夏取分腠，治肌肉。义亦略同。《素问》曰：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又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流（一作留）溢，血温于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义亦略同。又曰：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

秋刺诸合，余如春法。秋取经俞，邪气在府，取之于合。《素问》曰：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又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初胜，湿气反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是谓始秋之治变也。又曰：秋气在肤，闭腠者是也。《九卷》又曰：秋取气口，治筋脉。于义不同。

冬取井诸俞之分，欲深而留之。又曰：冬取井荥。《素问》曰：冬取俞窍，及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俞窍与诸俞之分，义亦略同。又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取井以下阴逆，取荥以通气（一云以实阳气）。又曰：冬取井荥，春不鬾衄。是谓末冬之治变也。又曰：冬气在骨髓。又曰：冬刺井，病在脏取之井，二者正同，于义为是。又曰：冬取经俞，治骨髓五脏。五脏则同，经俞有疑。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得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笑（一作哭）。春刺冬分，邪气着脏，令人腹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闷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秋刺春分，病不愈，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愈，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谓立秋之后）。秋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凄凄时寒。

冬刺春分，病不愈，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谓十二月中旬以前）。冬刺夏分，病不愈，令人气上，发为诸痹。冬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善渴。

足之阳者，阴中之少阳也。足之阴者，阴中之太阴也。手之阳者，阳中之太阳也。手之阴者，阳中之少阴也。

正月、二月、三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阳。

四月、五月、六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阳。

七月、八月、九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阴。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阴。

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音魂）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成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与其形之盛者，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大寒无刺，大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新内无刺，已刺勿内。大怒无刺，已刺勿怒。大劳无刺，已刺勿劳。大醉无刺，已刺勿醉。大饱无刺，已刺勿饱。大饥无刺，已刺勿饥。已渴无刺，已刺勿渴。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步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顷乃刺之。大惊大怒，必定其气乃刺之。

凡禁者，脉乱气散，逆其营卫，经气不次。因而刺之，则阳病入于阴，阴病出为阳，则邪复生。粗工不察，是谓伐形，身体淫泺，反消骨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曰：愿闻刺浅深之分。曰：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曰：余不知所谓，愿闻其详。曰：刺骨无伤筋者，针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无伤肉者，至肉

而去，不及筋也。刺肉无伤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无伤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刺皮无伤肉者，病在皮中，针入皮无中肉也。刺肉无伤筋者，过肉中筋。刺筋无伤骨者，过筋中骨，此之谓反也。

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欠（《素问》作语）。刺中脾，十五日死，其动为吞（《素问》作十日，一作五日）。刺中肾，三日死，其动为嚏（《素问》作六日，一作七日）。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刺中膈，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流脉，不幸为盲。刺客主人，内陷中脉，为漏为聋。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刺膝膑出液，为跛。刺舌下中脉太过，出血不止为喑。刺肾中太阴脉出血多，立死。刺足下布络中脉，血不出为肿。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刺膺中陷脉（《素问》作刺膺中陷中肺），为喘逆仰息。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鼬（音卜）。刺肘中内陷，气归之，为不屈伸。刺脊间中髓，为伛。刺阴股中阴三寸内陷，令人遗溺。刺乳上中乳房，为肿根蚀。刺腋下胁间内陷，令人咳。刺缺盆中内陷，气泄，令人喘咳逆。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刺手鱼腹内陷，为肿。刺腨肠内陷，为肿。刺匡上陷骨中脉，为漏为盲。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针灸禁忌第一（下）

黄帝问曰：愿闻刺要。岐伯对曰：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从之，浅深不及，反为大贼，内伤五脏，后生大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疟，热厥，淅然寒栗。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满，不嗜食。刺肉无伤脉，脉伤则内动心，心动则夏病心痛。刺脉无伤筋，筋伤则内动肝，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刺骨无伤髓，髓伤则消烁胕痠，体解体然不去矣。

神庭禁不可刺。上关禁有可刺深（深则令人耳无所闻）。颅息刺不可多出血。左角刺不可久留。人迎刺过深杀人。云门刺不可深（深则令人逆息不能食）。脐中禁不可刺。伏兔禁不可刺（本穴云刺入五分）。三阳络禁不可刺。复溜刺无多见血。承筋禁不可刺。然谷刺无多见血。乳中禁不可刺。鸠尾禁不可刺。

上刺禁。

头维禁不可灸。承光禁不可灸。脑户禁不可灸。风府禁不可灸。喑门禁不可灸（灸之令人喑。）下关耳中有干糁，禁不可灸（一作糁）。耳门耳中有脓，禁不可灸。人迎禁不可灸。丝竹空禁不可灸（灸之不幸令人目小或盲）。承泣禁不可灸。脊中禁不可灸（灸之使人偻）。白环俞禁不可灸。乳中禁不可灸。石门女子禁不可灸。气街禁不可灸（灸之不幸不得息）。渊腋禁不可灸（灸之不幸生肿蚀）。经渠禁不可灸（伤人神）。鸠尾禁不可灸。阴市禁不可灸。阳关禁不可灸。天府禁不可灸（使人逆息）。伏兔禁不可灸。地五会禁不可灸（使人瘦）。瘛脉禁不可灸。

上禁灸

凡刺之道，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则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出，与真相薄，乱而不去，反还内著。用针不审，以顺为逆也。凡刺之理，补泻无过其度，病与脉逆者，无刺。形肉已夺，是一夺也；大夺血之后，是二夺也；大夺汗之后，是三夺也；大泄之后，是四夺也；新产及大下血，是五夺也。此皆不可泻也。

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乎？曰：能杀生人，不起死生者是。人之所受气谷，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海之所行云雨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逆而夺之而已矣。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里而已，五往（一作注）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此所谓夺其天气。故曰阙门而刺之者，死于家；入门而刺之者，死于堂。帝曰：请传之后世，以为刺禁。

九针九变十二节五刺五邪第二

黄帝问曰：九针安生？岐伯对曰：九针者，天地之数也。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故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四时，五以法五音，六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八以法八风，九以法九野。曰：以针应九数奈何？曰：一者天，天者，阳也。五脏之应天者，肺也。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阳也。故为之治镵针。镵针者，取法于布（一作巾）针，去末半寸，卒兑之，长一寸六分，大其头而兑其末，令无得深入，而阳气出，主热在头身，故曰：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之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

二者地，地者，土也。人之所以应土者，肉也。故为之治员针。员针者，取法于絮针，筒其身而员其末，其锋如卵，长一寸六分，以泻肉分之气，令人不伤肌肉，则邪气得竭。故曰：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

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为之治锭（音兑）针。锭针者，取法于黍粟，大其身而员其末，如黍粟之兑，长三寸五分，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气，使邪气独出。故曰：病在脉，少气，当补之以锭针，针于井荥分俞。

四者时也。人于四时八正之风，客于经络之中，为痈病者也。故为之治锋针。锋针者，取法于絮针，筒其身而锋其末，其刃三隅，长一寸六分，令可以泻热出血，发泄痈病。故曰：病在五脏固居者，取以锋针，泻于井荥分俞，取以四时也。

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薄，合为痈肿者，故为之治铍针。铍针者，取法于剑，令末如剑锋，广二分半，长四寸，可以取大脓出血。故曰，病为大脓血，取以铍针。

六者律也。律者，调阴阳四时合十二经脉。虚邪客于经络而为暴痹者也，故为之治员利针。员利针者，取法于牦针，且员且兑，身中微大，长一寸六分，以取痈肿暴痹，一曰尖如牦，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内也，故曰：痹气暴发者，取以员利针。

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窍。邪之所客于经，舍于络，而为痛痹者也，故为之治毫针。毫针者，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令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主以治痛痹在络也。故曰：病痹气补而去之者，取之毫针。

八者风也。风者，人之股肱八节也。八正之虚风伤人，内舍于骨解、腰脊、节腠之间为深痹者也，故为之治长针。长针者，取法于綦针，长七寸，其身薄而锋其末，令可以取深邪远痹。故曰：病在中者，取以长针。

九者野也。野者，人之骨解。虚风伤人，内舍于骨解皮肤之间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风水之状，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故为之治大针。大针者，取法于锋针（一作锞针），其锋微员，长四寸，以泻机关内外大气之不能过关节者也。故曰：病水肿不能过关节者，取以大针。凡刺之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不得其用，病不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疾深针浅，病气不泻，反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大甚，病后必为害；病大针小，大气不泻泄，亦为后败。夫

针之宜，大者大泻，小者不移。以言其过，请言其所施。

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腧刺。腧刺者，刺诸经荥俞脏俞也。二曰道刺。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俞也。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四曰络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六曰大泻刺（一作太刺）。大泻刺者，刺大脓以铍针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于皮肤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也。九曰淬刺。淬刺者，燔针取痹气也。

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后，以刺心痹，刺此者，旁针之也。二曰报刺。报刺者，刺痛无常处，上下行者，直内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也。三曰恢刺。恢刺者，直刺旁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四曰齐刺。齐刺者，直入一，旁入二，以治寒热气小深者，或曰参刺。参刺者，治痹气小深者也。五曰扬刺。扬刺者，正内一，旁内四而浮之，以治寒热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针刺。直针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气之浅者也。七曰腧刺。腧刺者，直入直出，稀发针而深之，以治气盛而热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之，致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旁入而浮之，此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阴刺。阴刺者，左右率刺之，此治寒厥中寒者，取踝后少阴也。十一曰傍刺。傍刺者，直刺傍刺各一，此治留痹久居者也。十二曰赞刺。赞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此治痈肿者也。

脉之所居深不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致其脉空。脉气之浅者勿刺，按绝其脉刺之，无令精出，独出其邪气耳。所谓三刺之则谷气出者，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入分肉之间；后刺深之，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矣。故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阳邪之气；后刺深之，以致阴邪之气；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此之谓也（此文解乃后《针道终始篇》三刺至谷气之文也）。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凡刺有五，以应五脏：一曰半刺。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肉，如拔发（一作毛）状，以取皮气，此肺之应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也。三曰关刺。关刺者，直刺左右尽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此肝之应也。四曰合谷刺，或曰渊刺，又曰岂刺。合谷刺者，左右鸡足，针于分肉间，以取肌痹。此脾之应也。五曰腧刺。腧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肾之应也。

曰：刺有五邪，何谓五邪？曰：病有持痈者，有大者，有小者，有热者，有寒者，是谓五邪。凡刺痈邪用铍针，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越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遇痈所者，取之其俞泻也。凡刺大邪，用锋针，曰：以少泄，夺其有余，乃益虚，摽其道，针其邪，于肌肉视之，无有，乃自直道，刺诸阳分肉之间。

凡刺小邪用员针，曰：以大补，益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贵（一作费）刺分肉间。凡刺热邪用镵针，越而沧，出游不归，乃无病。为开道乎，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用毫针，曰：以温，徐往疾去，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真气存。

缪刺第三

黄帝问曰：何谓缪刺？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乃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

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经，溢于大络而生奇病焉。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

常处，不及于经俞，名曰缪刺。曰：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其与巨刺，何以别之？曰：邪客于经也，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易且移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曰缪刺（巨刺者刺其经，缪刺者刺其络）。曰：缪刺取之何如？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反满。无积者，刺然谷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五日已。

邪客于手少阴（一作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刺手中指（当作小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音悔）。壮者立已，老者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痛，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上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急而支胠，胸中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邪客于足阳跷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此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取右，右取左，如行十里顷而已。人有所堕坠，恶血留于内，腹中胀满，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见血立已。左取右，右取左。善惊善悲不乐，刺如上方。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端如韭叶，各一痏，立闻。不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立闻。其不时闻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风者，亦刺之如此数。右取左，左取右。凡痹行往来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生死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其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如故，复刺之如法，以月生死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

邪客于足阳明之络（《素问》作经，王冰云：以其脉左右交于面部，故举经脉之病，以明缪刺之类），令人鼽衄，上齿寒。刺足中指（《素问》注云：刺大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素》有次指二字）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咽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中央之络，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刺其腰尻之解，两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内引心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疾按之，应手而痛，刺入旁三痏，立已。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得气（一作脾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寒则留针，以月生死为痏数，立已。诸经刺之，所过者不病，则缪刺之。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过脉出耳前者。齿龋刺手阳明立已，不已刺其脉入齿中者立已。

邪客于五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视其病脉，缪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视其脉，出其血，间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缪传引上齿，齿唇寒（《素》多

一痛字)。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刺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嗌中肿，不能内唾，不能出唾者，缪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取右，右取左(自嗌肿至此二十九字，《素问》王冰注：原在邪客足少阴络之下，今移在此)。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一作阳)、足阳明之络，此五络者，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后刺手大指内侧爪甲上端如韭叶，后刺手少阴兑骨之端各一痏，立已(《素问》又云后刺手心主者非也)。不已以竹筒吹其两耳中，剔其左角之发方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凡刺之数，先视其经脉，切而循之，审其虚实而调之，不调者，经刺之。有痛而经不病者，缪刺之。目视其皮部有血络者，尽取之，此缪刺之数也。

针道第四

夫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睹其病，恶知其原。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机之不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以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叩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暗乎，妙哉上独有之也。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而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菀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言其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为实，若得若失。虚实之妙，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内之，放而出之，排扬出针，疾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环，去如绝弦。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持针之道，坚者为实(《素问》作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方刺之时，心在悬阳，及与两衡(一作冲)。神属勿去，知病存亡。取血脉者，在俞横居，视之独满，切之独坚。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反沉，病益甚。故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舍，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无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是为重病，病益甚。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惙，夺阴者厥，夺阳者狂。针害毕矣。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气之所。先得其道，布而涿之(《太素》作希而疏之)，稍深而留之，故能徐入之。

大热在上者，推而下之；从下上者，引而去之；视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补之。入于中者，从合泻之。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积而从之。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过于膝，下陵三里。阴络所过，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经陷下者，即火当之，结络坚紧，火之所治。不知其苦，两跷之下。男阳女阴，良工所禁。针论毕矣。凡刺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之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若响，随之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明，后乃存针。众脉所(《素》作不)见，众凶所(《素》作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虚实之要，五虚勿近，五实勿远。至其当发，间不容瞬。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若发机。刺虚者，须其实；刺实者，须其虚。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黄帝问曰：愿闻禁数。岐伯对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志心（《素》作小心）。顺之有福，逆之有咎。泻必用方（《太素》作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入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摇大其穴，气出乃疾。补必用员（《太素》作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用针之要，勿忘养神。泻者，以气方盛，以月方满，以日方温，以身方定，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补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荣，复以吸排针也。必知形之肥瘦。营卫血气之衰盛。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形乎形，目瞑瞑。扪其所病（《素》作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弗得，不知其情，故曰形。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光，慧然独觉，口弗能言，俱视独见，象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凡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气至而效，效之信，若风吹云，昭然于天，凡刺之道毕矣。节之交，凡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凡将用针，必先视脉气之剧易，乃可以治病。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而用针者反实其外，是谓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静，治之者，辄反其气，取腋与膺。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而用针者，反实其内，是谓逆厥。逆厥则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害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甚而恒，致气则生为痈疡。刺针必肃，刺肿摇针，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刺诸热者，如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刺虚者，刺其去。刺实者，刺其来。刺上关者，欠不能欠；刺下关者，欠不能欠；刺犊鼻者，屈不能伸；刺内关者，伸不能屈。病高而内者，取之阴陵泉；病高而外者，取之阳陵泉。阴有阳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无殆，下气乃止，不下复始矣。

针道终始第五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脏为纪，阴阳定矣。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肢，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所谓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

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相遇，寒温相守，司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若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称。尺寸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泻之，则五脏气坏矣。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在手少阳。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在手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在手阳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脉口三盛，在足太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脉口四盛，俱大且数，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不通者，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已上，名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而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一盛，泻

足厥阴，而补足少阳，二补一泻，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气和乃止，躁取之。脉口二盛，泻足少阴，而补足太阳，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气和乃止，疏取之上。脉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气和乃止，疏取之上。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阴主胃，大富于谷，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脉口俱盛四倍已上（《灵枢》作三倍），名曰阴阳俱溢。如是者，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五脏内伤。如此者，因而灸之，则变易为他病矣。凡刺之道，气和乃止。补阴泻阳，音声益彰，耳目聪明，反此者，血气不行。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脉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大如故而益坚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大如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病虽不随针减，病必衰去矣。必先通十二经之所生病，而后可传于终始。故阴阳不相移，虚实不相倾，取之其经。凡刺之属，三刺至谷气。邪澼妄合，阴阳移居，逆顺相反，浮沉异处，四时不相得，稽留淫泆，须针而去。故一刺阳邪出，再刺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而止。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病虽不随针减，病必衰去矣（此文似解前第三篇中）。

阳盛而阴虚，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三脉动于足大指之间，必审其虚实。虚而泻之，是谓重虚，重虚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动而实且疾者，则泻之，虚而徐者，则补之，反此者病益甚。三脉动（一作重）于大指者，谓阳明在上，厥阴在中，少阴在下。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髃虚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铍针也。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补须一方实，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极出其邪气。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疾按其痛，无使邪气得入。邪气之来也紧而疾，谷气之来也徐而和。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刺诸痛者，深刺之。诸痛者，其脉皆实。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主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病生于头者，头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从生者也。

春气在毫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刺肥人者，以秋冬为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为之齐。刺之[2]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亦阴也，深刺之。痒者，阳也，浅刺之。病在上者，阳也；在下者，阴也。病先起于阴者，先治其阴而后治其阳；病先起于阳者，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刺道毕矣。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气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一作疾字），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无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女内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针道自然逆顺第六（前系逆顺肥瘦文后系根结文）

黄帝问曰：愿闻针道自然。岐伯对曰：用自然者，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不顾坚密，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曰：人之黑白肥瘦少长，各有数乎？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盛，皮肤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者，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其贪于取予。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曰：刺瘦人奈何？曰：瘦

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其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曰：刺常人奈何？曰：视其黑白，各为调之。端正纯厚者，其血气和调。刺此者，无失其常数。曰：刺壮士真骨者奈何？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验验（一作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也。曰：刺婴儿奈何？曰：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曰：临深决水奈何？曰：血清气浊疾泻之，则气竭矣。曰：循掘决冲奈何？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气可通也。

曰：逆顺五体经络之数，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食血者（《九墟》作血食之君），身体空虚，肤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刺之岂可同乎？曰：夫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则出疾，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故刺布衣者，深以留。刺王公大人者，微以徐。此皆因其气之慓悍滑利者也。曰：形气之逆顺奈何？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俱不足，不可复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者，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虚[3]，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薄，实而补之，则阴阳血气皆溢，肠胃充郭，肺肝内胀，阴阳相错。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枯竭，肠胃慑辟，皮肤薄著，毛腠夭焦，予之死期。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调阴与阳，精气乃充，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经，下工绝气危生，不可不慎也。必察其五脏之变化，五脉之相应，经脉之虚实，皮肤之柔粗，而后取之也。

针道外揣纵舍第七

黄帝问曰：夫九针少[4]则无内，大则无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余愿浑求为一可乎？岐伯对曰：夫唯道焉，非道何可？大小浅深，离合为一乎哉。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曰：持针纵舍奈何？曰：必先明知十二经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大以涩者，为痛痹；阴阳如一者，病难治。察其本末上下，有热者病常在；其热已衰者，其病亦去矣。因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大小、滑涩、寒热、燥湿。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视其血脉，察其五色，以知寒热痹痛。曰：持针纵舍，余未得其意也。曰：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先知虚实，而行疾深。左手执骨，右手循之，无与肉裹。泻欲端正，补必闭肤。转针导气，邪气不得淫泆，真气以居。曰：扦皮开腠理奈何？曰：因其分肉，左别其肤，微内而徐端之，适神不散，邪气得去也。

---

〔1〕“春”，《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作“夏”。
〔2〕“刺之”，《灵枢·经始篇》作“病”。
〔3〕“虚”，《灵枢·根结篇》作“邪”。
〔4〕“少”，《灵枢·外揣篇》作“小”。

卷之六

八正八虚八风大论第一

黄帝问曰：岁之所以皆同病者，何气使然？少师对曰：此八症[1]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风从南方来者，名曰虚风，贼伤人者也。其以夜半至者，万民皆卧而

不犯，故其岁民少病。其以昼至者，万民懈惰而皆中于邪风，故民多病。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有因立春之日，风从西方来，万民皆中虚风。此两邪相搏，经气结代，故诸逢其风而遇其雨者，名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曰：虚邪之风，其所[2]贵贱何如？候之奈何？曰：正月朔日，风从西方来而大，名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平旦西北风行，民病多，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者（一作多病）。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者。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者。正月朔日，天时和温不风，民无病；大寒疾风，民多病。二月丑不风，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热病。四月巳不暑，民多痈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诸所谓风者，发屋拔树，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风从其冲后来者，名曰虚风，贼伤人者也，主杀害，必谨候虚风而谨避之。避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后邪弗能害也。

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其气主为热。

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肉，其气主为弱。

风从西 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

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之脉，脉绝则泄，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

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

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

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湿。

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于肌，其气主为体重。

凡此八风者，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薄，则为暴病卒死；两虚一实，则为淋露寒热；犯其雨湿之地则为痿。故圣人避邪，如避矢石。其三虚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曰：四时八风之中人也，因有寒暑，寒则皮肤急，腠理闭；暑则皮肤缓，腠理开。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风邪，乃能伤人乎？曰：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亟（一作极）也疾，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人也徐以迟。曰：其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曰：人虽平居，其腠理开闭缓急，固常有时也，夫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亦不深。到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血气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缓，腠理开，毛发薄，腠垢泽[3]。当是之时，遇贼风，其入深，其病人卒暴。曰：人有卒然暴死者，何邪使然？曰：得三虚者，其死疾；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也。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人气乏少，因为贼风邪气所伤，是谓三虚。故论不知三虚，工反为粗。若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伤也。

逆顺病本末方宜形志大论第二

黄帝问曰：治民治身，可得闻乎？岐伯对曰：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夫惟顺而已矣。故入国问其俗，临病人问所便。曰：便病奈何？曰：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已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色，脐已下皮寒。胃中寒则胪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少腹痛胀。曰：胃欲寒饮，肠欲热饮，两者相逆，治之奈何？曰：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

治其本，后治其标。曰：便其相逆者奈何？曰：便此者，食饮衣服，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搏持，乃不致邪僻。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热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同气（同一作固），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便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而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小大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

东方滨海旁水，其民食鱼嗜咸。鱼者，使人热中，咸者胜血。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壅肿，其治宜砭石。

西方水土刚强，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北方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

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臊，故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

中央其地平以湿，天地所生物者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宜。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慰引；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一作困竭），治之以甘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醴，是谓五形。故志曰：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4]，刺少阴出血[5]恶血，刺厥阴出血恶气。

五脏六腑虚实大论第三

黄帝问曰：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何谓也？岐伯对曰：神有有余，有不足；气有有余，有不足；血有有余，有不足；形有有余，有不足；志有有余，有不足。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志意通达，内连骨髓，而成形。五脏之道，皆出于经渠，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故守经渠焉。

神有余则笑不休，不足则忧（《素问》作悲，王冰曰：作忧者误），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邪客于形，凄厥《素问》作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故命曰神之微。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不足者，视其虚络，切而致之，刺而和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曰：刺微奈何？曰：按摩勿释，著针勿斥，移气于足（《素问》作不足），神气乃得复。

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血气未并，五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有余则泻其经渠，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不足则补其经渠，无出其气。曰：刺微奈何？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故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乱散，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慧（《素问》作恐）。血气未并，五脏安定，孙络外溢，则络有留血。有余则刺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补其虚，内针其脉中，久留之，血至（《素问》作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曰：刺留奈何？曰：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病。

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肢不用。血气未并，五脏安定，肌肉蠕（一作溢）动，名曰微风。有余则泻其阳经，不足则补其阳络。曰：刺微奈何？曰：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复，邪气乃索。

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骨节有伤。有余则泻，然筋血者，出其血，不足则补其复溜。曰：刺未并奈何？曰：即取之，无中其经，以去其邪，乃能立虚。

曰：虚实之形，不知其何以生？曰：血气已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闷，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素》作善忘）。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乃言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络之与孙脉，俱注（一作输）于经，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曰：实者何道从来？虚者何道从去？曰：夫阴与阳，皆有输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纟川（音巡）平（《素》作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名曰平人。夫邪之所生，或生于阳，或生于阴。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曰：风雨之伤人奈何？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乃注于大经脉，血气与邪气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按之则痛。曰：寒湿之伤人奈何？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收（《素问》作不收），肌肉坚紧，营血涩，卫气去，故曰虚。虚者摄辟，气不足，血涩按之则气足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曰：阴之生实奈何？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乏，故曰实。曰：阴之生虚奈何？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空虚；因寒饮食，寒气动脏（一作重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不知所由然？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不通则寒独留于外，故寒栗。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焦（《素问》作下脘）不通，胃气热熏胸中，故内热。上焦不通利，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素问》下有玄府二字）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腠理[6]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曰：阴与阳并，血气已并，病形已成，刺之奈何？曰：刺此者，取之经渠，取血于营，取气于卫，用形哉，因四时多少高下。曰：血气已并，病形已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曰：补虚奈何？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后时（《素问》作动气后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曰：虚实有十，生于五脏五脉耳。夫十二经脉者，皆生百（《素》作其）病，今独言五脏。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乎？曰：五脏与六腑为表里，经络肢节，各生虚实，视其病所居，随而调之。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诸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淬针药熨。病不知所痛，两跷为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病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则巨刺之。必谨察其九候，针道毕矣。

阴阳清浊顺治逆乱大论第四

黄帝问曰：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何失而乱？何得而治？岐伯对曰：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而治，相逆而乱。曰：何谓相顺而治？曰：经脉十二，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夏秋冬，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相合，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而治矣。曰：何谓相逆而乱？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悦[7]。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默，俯首静伏；乱于肺，则俯仰喘喝，按手以呼；乱于肠胃，则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痛（一作头重），眩仆。气在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俞。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足少阴俞。气在于肠胃者，取之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太杼[8]；不知，取足（《灵枢》作手）大阳[9]之荥俞。气在臂足者，先去血脉，后取其阳明、少阳之荥俞。徐入徐出，是谓之导气。补泻无形，是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

四时贼风邪气大论第五

黄帝问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疾雨，或病或不病，或皆死，其故何也？岐伯对曰：春温风，夏阳风，秋凉风，冬寒风。凡此四时之风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者，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冬之虚风。曰：黑色不病乎？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能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必重感于寒，内外皆然，乃病也。曰：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外[10]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坠堕，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不通（《素》下有其开二字）而适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矣。曰：夫子之所言，皆病人所自知也。其无遇邪风，又无怵惕之志，卒然而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也，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薄，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似鬼神。曰：其有祝由而已者，其故何也？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百病之所从者，可祝由而已也。

内外形诊老壮肥瘦病旦慧夜甚大论第六

黄帝问曰：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岐伯对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审知阴阳，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谨度病端，与时相应，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是故内有阴阳，外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俞；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阳之络。病在阳者，名曰风；病在阴者，名曰痹；阴阳俱病，名曰风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无形而痛者，阴之类。无形而痛者，其阳完（《九墟》完作缓，下同）而阴伤，急治其阳，无攻其阴（《九墟》作急治其阴，无攻其阳）；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阳伤，急治其阴，无攻其阳（《九墟》作急治其阳，无攻其阴）；阴阳俱动，乍有乍无，加以烦心，名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也。曰：形气病之先后，内外之应奈何？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

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此形气内外之相应也。曰：刺之奈何？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远近，以此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去其血。曰：外内之病，难易之治奈何？曰：形先病而未入脏者，刺之半其日；脏先病而形乃应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内难易之应也。

曰：何以知其皮肉血气筋骨之病也？曰：色起两眉间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千金方》作脉）；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者，病在骨。曰：形病何如？取之奈何？曰：皮有部，肉有柱，气血有俞（《千金翼》下有筋有结），骨有属。皮之部俞在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胻诸阳肉分[11]间与足少阴分间；气血之俞在于诸络脉，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液而溢脑髓者也。曰：取之奈何？曰：夫病之变化，浮沉浅深，不可胜穷，各在其处，病间者浅之，甚者深之；间者少之，甚者众之。随变而调气，故曰上工也。曰：人之肥瘦小大寒温，有老壮少小之别，奈何？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三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曰：何以度其肥瘦？曰：人有脂，有膏，有肉。曰：别此奈何？曰：腘肉坚，皮满者，脂；腘肉不坚，皮缓者，膏；皮肉不相离者，肉。曰：身之寒温何如？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细理者身热；脂者，其肉坚，细理者和（《灵》作热），粗理者，寒（少肉者寒温之症未详）。曰：其肥瘦大小奈何？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肉者，身体容大；脂者，其身收小。曰：三者之气血多少何如？曰：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也。肉者多血，多血者则形充，形充者则平也。脂者，其血清，气滑少，故不能大。此别于众人也。曰：众人如何？曰：众人之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与气不能相多也，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称其身，名曰众人。曰：治之奈何？曰：必先别其五形[12]，血之多少，气之清浊，而后调之，治无失常经。是故膏人者，纵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虽脂不能大。曰：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者，何也？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一夜分为四时之气，朝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13]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则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曰：其时有反者何也？曰：是不应四时之气脏，独主其病者，是必以脏气之所不胜时者甚，以其所胜时者起也。曰：治之奈何？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也。

阴阳大论第七

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顺也。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病则热，阳病则寒（《素问》作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

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故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此阴阳之变也。夫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息粗，为之后闷（《素问》作仰俯），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胀死，耐冬不耐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耐夏不耐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曰：调此二者奈何？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也，不知用此，则早衰矣。清阳上天，浊阴归地。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咽。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暴风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生半死矣。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则过，用之不殆。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病所苦；观权衡、视规矩，而知病所生；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则无过，以诊则无失矣。故曰：病之始起，可刺而已；其盛也，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形[14]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实宜掣之引之[15]。阳从右，阴从左（《素问》作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反之则归秋冬为生。是以气之多少，逆顺[16]皆为厥。有余者，厥也。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气上不下，头痛癫[17]疾，求阳不得，求之于阴（《素问》作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目[18]。

春[19]三月之病，在理已尽，草与柳叶皆杀春，阴阳皆绝，期在孟春。冬三月之病，病合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征，皆归于春（《素问》作始春）。春三月之病，曰阳杀，阴阳皆绝，期在草干。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溓水。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已；阴阳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阳独至，期在石水，二阴独至，期在盛水。

正邪袭内生梦大论第八

黄帝问曰：淫邪泮衍奈何？岐伯对曰：正邪从外袭内，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凡气淫于腑，则梦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梦有余于内，不足于外。曰：有余不足有形乎？曰：阴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盛则梦大火而燔炀；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泣，恐惧飞扬；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怖；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手足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而不属。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器及奇物；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见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见聚邑行街（一作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胻，则梦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穷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跪；客于胞脪，则梦溲便利。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

五味所宜五脏生病大论第九

黄帝问曰：谷气有五味，其入脏分别奈何？岐伯对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皆入于胃[20]，五脏六腑皆禀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故谷味酸，先走肝。《九卷》又曰：酸入胃，其气涩（一作涩以收），不能出入，不出则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于膀胱之胞，膀胱之胞薄以软，得酸则缩绻，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阴者，积筋之所终聚也，故酸入胃而走于筋。《素问》曰：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其义相顺。又曰：肝欲辛，多食酸，则肉胝胎而唇揭，谓木胜土也（木辛与《九卷》义错。《素问》肝欲辛作欲酸）。

苦先走心。《九卷》又曰：苦入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下脘者，三焦之路，皆闭而不通，故气变呕也。齿者，骨之所络[21]也，故苦入胃而走骨，入而复出，必黧疏，是知其走骨也。水火既济，骨气通于心。《素问》曰：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其义相顺。又曰：心欲酸[22]，食苦则皮槁而毛拔，谓火胜金也（火酸与《九卷》义错）。

甘先走脾。《九卷》又曰：甘入脾，其气弱少，不能上至上焦，而与谷俱留于胃中。甘者，令人柔润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心闷。其气通于皮，故曰甘走皮。皮者，肉之余，盖皮虽属肺，与肉连体，故甘润肌肉并皮也。《素问》曰：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其义相顺。又曰：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谓土胜水也（与《九卷》不错）。

辛先走肺。《九卷》又曰：辛入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诸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至营卫，营卫不时受之，久留于心下，故洞（一作烟）心。辛者，与气俱行，故辛入胃，则与汗俱出矣（《千金》云：辛入胃而走气，与气俱出，故气盛）。《素问》曰：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其义相顺。又曰：肺欲苦[23]，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谓金胜木也。（肺欲苦与《九卷》义错）

咸先走肾。《九卷》又曰：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诸脉。脉者，血之所走也，血与咸相得，则血涘（一作凝下同）。血涘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干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故咸入而走血矣。肾合三焦，血脉虽属肝心，而为中焦之道，故咸入而走血矣。《素问》曰：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其义相顺。又曰：多食咸，则脉涘泣而变色，谓水胜火也（虽俱言血脉，其义不同）。谷气营卫俱行，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糟粕以次传下。曰：营卫俱行奈何？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焦，行于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名曰气海，出于肺，循于喉咙，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而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曰：谷之五味可得闻乎？曰：五谷：粳米甘，麻（《素问》作小豆）酸，大豆咸，小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肉甘，犬肉酸，豕肉咸，羊肉苦，鸡肉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五色：黄宜甘，青宜酸，黑宜咸，赤宜苦，白宜辛。

脾病者，宜食粳米、牛肉、枣、葵，甘者，入脾用之。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苦者，入心用之。肾病者，宜食大豆、豕肉、栗、藿，咸者，入肾用之。肺病者，宜食黍、鸡肉、桃、葱，辛者，入肺用之。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酸者，入肝用之。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

肝，足厥阴少阳主治。肝苦急，食甘以缓之。心，手少阴太阳主治，心苦缓，食咸以收之。脾，足太阴阳明主治，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手太阴阳明主治，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足少阴太阳主治，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坠也。

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味者，各有所利，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眩目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血者。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又曰：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两胠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素问》云：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又曰：胸中痛，支满，腰脊相引而痛，过在手少阴太阳（《素问》云：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

脾病者，身重善饥，肌肉萎，足不收，行善瘛疭，脚下痛。虚则腹胀，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又曰：腹满膜胀，支满胠胁，下厥上胃，过在足太阴阳明。

肝[24]病者，喘逆咳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挛，髀胫胕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喉咙干，取其经手太阴足太阳外，厥阴内少阴血者。又曰：咳嗽上气，病（《素问》作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

肾病者，腹大胫肿痛，咳喘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肠小肠（《素》作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又曰：头痛癫疾，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阴太阳，甚则入肾。

五脏传病大论第十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病在肝，愈于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加（《素问》作不死下同），持于壬癸，起于甲乙。禁当风。病在肝，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病在心，愈于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病在心，愈于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加，持于甲乙，起于丙丁。禁衣温食热。病在心，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病在脾，愈于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病在脾，愈于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加，持于丙丁，起于戊己。禁温衣湿地（《素问》云：禁温衣饱食、湿地濡衣）。病在脾，日昳慧，平旦甚（《素》作日出），下晡静[25]。

病在肺，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病在肺，愈于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加，持于戊己，起于庚辛。禁寒衣、冷饮食。病在肺，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

病在肾，愈于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病在肾，愈于甲乙；甲乙不愈，加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禁犯卒焮，无食热，无温衣（《素问》作犯卒焮、热食、温炙衣）。病在肾，夜半慧，日乘四季甚，下晡静。

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

肾移寒于脾，痈肿少气。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移寒于心，狂膈中。心移寒于肺，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其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肠鸣濯濯，如囊裹浆，治主肺者（《素问》作水之病也）。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虑瘕，为沉。大肠移热于胃，善食

而溲[26]，名曰食仆，又胃移热于胆，亦名食仆。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目瞢瞑目，故得之厥也。

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其所行，至不胜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

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者[27]之早暮也。

黄帝问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按摩灸熨，刺焫饮药，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对曰：诸人[28]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曰：要乎哉问，道昭乎其如旦醒，窘乎其如夜暝。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之于子孙也。曰：何谓旦醒？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曰：何谓夜暝？曰：喑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留，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曰：大气入脏奈何？曰：病先发于心，心痛，一日之肺而咳；三日之肝，胁支满；五日之脾，闭塞不通，身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发于肺，喘咳，三日之肝，胁支满；一日之脾而身体痛，五日至胃而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发于肝，头痛目眩，胁多满；一日之脾而身体痛；五日至胃而腹胀；三日之肾腰脊少腹痛、胕酸；三日不已死。冬日中（《素问》作日入），夏早食。病先发于脾，身痛体重；一日之胃而胀；二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胕酸；三日之膀胱，背膂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发于胃，胀满；五日之肾少腹腰脊痛、胕酸；三日之膀胱，背膂筋痛，小便闭；五日而上至心，身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病先发于肾，少腹腰脊痛，胕酸；三日之膀胱，背膂筋痛，小便闭；三日而上至心，心胀；三日之小肠，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按：《灵枢》《素问》云：三日而上之小肠，此云二日而上之心，乃皇甫士安合二书为此篇文也）。病先发于膀胱，小便闭；五日之肾，少腹胀，腰脊痛，胕酸；一日之小肠，而肠胀；二日之脾而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

寿夭形诊病候耐痛不耐痛大论第十一

黄帝问曰：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以其立寿夭奈何？伯高对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裹则寿，不相裹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曰：何谓形缓急？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也，衰则危矣。形充而颧不起者肾[29]小也，小则夭矣。形充而大肉䐃坚而有分者，肉坚，坚则寿矣。形充而大皮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脆则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也。必明于此，以立形定气，而后可以临病人，决死生也。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也。凡五脏者，中之府[30]。中盛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

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掉栗，骨将急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

岐伯曰：反四时者，有余者为精，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开格。

人之骨强、筋劲、肉缓、皮肤厚者，耐痛；其于针石之痛，火热亦然，加以黑色而善（一本作美）骨者，耐火热。坚肉薄皮者，不耐针石之痛，于火热亦然。同时伤其身，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胜毒；其瘦而薄者，皆不胜毒也。

形气盛衰大论第十二

黄帝问曰：气之盛衰，可得闻乎？岐伯对曰：人年十岁（一作十六），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平定，腠理始开，荣华剥落，鬓发颁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乃善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始枯，故四肢不举。八十岁，肺气衰，魂魄离散，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脏乃萎枯，经脉空虚。至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尽矣。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天水至（《素问》作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31]；七七任脉虚，太冲（一作伏画）脉衰少，天水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耳。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水至，而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于上，面焦，鬓发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水竭，精少，肾气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懈惰，天水尽矣，故发鬓白，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

〔1〕“症”，《灵枢·岁露论》作“正”。
〔2〕“所”下《灵枢·岁露论》有“伤”字。
〔3〕“胭垢泽”，《灵枢·岁露论》作“烟垢落”。
〔4〕“出气恶血”，《灵枢·九针篇》作“出血恶气”。
〔5〕“血”，《素问·血气形志篇》作“气”。
〔6〕“腠理”，《素问·调经论》作“脉”。
〔7〕“悦”，嘉靖本作“悗”。
〔8〕“太杼”，嘉靖本作“大杼”。
〔9〕“大阳”，嘉靖本作“太阳”。
〔10〕“外”，《灵枢·贼风篇》作“分”。
〔11〕“肉分”，《灵枢·卫气失常篇》作“分肉”。
〔12〕“五形”，《灵枢·卫气失常篇》作“三形”。
〔13〕“夜”，《灵枢·一日分为四时篇》作“夜半”。
〔14〕“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作“邪”。
〔15〕“气实宜掣之引之”，《太素》卷三残篇作“气虚宜掣引之”。
〔16〕“逆顺”，《素问·方盛衰论》作“逆”。
〔17〕“癫”，《素问·方盛衰论》作“巅”。

〔18〕“目”，《素问·方盛衰论》作“日”。
〔19〕“春”，《素问·阴阳类论》作“冬”。
〔20〕“皆入于胃”前，《灵枢·五味论》有“水谷”二字。
〔21〕“络”，《灵枢·五味论》作“终”。
〔22〕“酸”，《素问·五脏生成篇》作“苦”。
〔23〕“苦”，《素问·五脏生成篇》作“辛”。
〔24〕“肝”，《素问·五脏气法时论》作“肺”。
〔25〕“下晡静”，《素问·五脏气法时论》王注作“日中静”。
〔26〕“溲”，《太素·寒热相移》作“瘦”。
〔27〕“者”，《素问·玉机真脏论》作“生”。
〔28〕“人”，《灵枢·病传篇》作“方”。
〔29〕“肾”，《灵枢·寿夭刚柔篇》作“骨”。
〔30〕“中之府”，《素问·脉要精微论》作“中之守”。
〔31〕“发始堕”后，《素问·上古天真论》有“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始焦，发始白。”

卷 之 七

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上）

黄帝问曰：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已上者，何也？岐伯对曰：太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矣。伤寒一日，太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背强（《素问》无背字）。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骨（《素问》作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素》下有经络二字）皆受病而未入于腑（《素问》作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素问》下有不满二字），舌干乃已。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下，其病日已矣。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故有所遗。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治遗者，视其虚实，调其逆顺，可使立已。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其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二日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故六日而死矣。

曰：五脏已伤，六脏不通，营卫不行，如是后三日乃死，何也？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胸中（《素问》无胸中二字），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疼贡贡（《素问》作员字），脉引冲头痛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心烦闷（《素》又有卒心痛三字），善呕，

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素》下有颜青二字）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一本作额）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肺热病者，先淒淒然厥，起皮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甚（《素》作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肾热病者，先腰痛脽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脽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素问》下有濇濇二字）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甚。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颔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者，见其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热病从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则死。诸治热病，先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先胸胁痛满，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夭（《素问》作未交，下同）曰[1]，今且得汗，待时自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其死不过三日。热病，气内连肾。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夭曰[1]，今且得汗，待时自已。与手少阴脉争见者死，其死不过三日。其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胃[2]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荣在骶也。项上三椎骨陷者中也。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膈上也。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夏伤于暑，秋必病疟。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所谓玄府者，汗孔也。曰：《刺节》言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俞，未有常处，愿卒闻之。曰：是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两热相薄，热如怀炭，衣热不可近身，身热不可近席。腠理闭塞而不汗，舌焦唇槁彻（《黄帝古针经》作槁腊），嗌干，欲饮。取天府、大杼三痏，刺中膂以去其热，补手足太阴以去其汗。热去汗晞，疾如彻衣。

《八十一难》曰：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即愈（与经乖错，于义反倒，不可用也）。

曰：人有四肢热，逢风寒如灸如火者，何也？曰：是人阴气虚，阳气盛，四肢热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气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盛而止耳。故逢风如灸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而烦满者，何也？曰：阴气少，阳气胜，故热而烦满。

曰：足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异者，何也？曰：阴阳异位，更实更虚，更逆更顺，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则入腑；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则入脏。入六腑则身热不得眠，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也。

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中）

黄帝问曰：病热有所痛者，何也？岐伯对曰：病热者，阳脉也，以三阳之盛也。人

迎一盛在少阳，二盛在太阳，三盛在阳明。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胪胀而头痛也。曰：病身热汗出而烦满不解者何也？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太阳为诸阳主气（《素问》作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其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上从则厥。治之表里刺之，饮之服汤。曰：温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者，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曰何？曰：名曰阴阳交，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退精胜，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裨也，热而留者，寿可立而倾也。夫汗出而脉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此有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病风且寒且热，见汗出，一日数欠，先刺诸分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三日一刺，百日而已。

曰：何谓虚实？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重实者内（《素问》作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曰：经络俱实何如？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皆当俱治。故曰：滑则顺，涩则逆。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治（《素问》作始），故五脏骨肉滑利，可以久长。寒气暴上，脉满而实，实而滑，顺则生，实而逆则死。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满（一作涩）而不应也。如是者，顺则生，逆则死。所谓顺者，手足温，所谓逆者，手足寒也。曰：何谓重虚？曰：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也。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也；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余脏皆如此也。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一作痛）者，春秋则生，冬夏则死。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脉口热而尺寒，秋冬为逆，春夏为顺，治主病者。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脉口寒涩，春夏死，秋冬生。络满经虚，灸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

曰：秋冬无极阴，春夏无极阳者，何谓也？曰：无极阳者，春夏无数虚阳明，阳明虚则狂；无极阴者，秋冬无数虚太阴，太阴虚则死。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腑，冬则闭塞，治用药而少针石。所谓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

热病始于手臂者，先取手阳明、太阴而汗出。始头首者，先取项太阳而汗出。始足胫者，先取足阳明而汗出。臂太阴（《灵枢》作阳）可出汗，足阳明可出汗。取阴而汗出甚者止之阳；取阳而汗出甚者止之阴。振寒凄凄，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闷，取手太阴。热病三日，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之；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则泄。所谓勿刺，皆有死征也。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眩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一本作盛），喘且复热，勿庸（一本作肤）刺。喘盛者必死。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汗勿庸刺。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刺。苛鼻干（《灵枢》作诊鼻干），索于皮肺，不得，索之于火。火者，心也。热病先身涩烦而热，烦闷唇嗌干，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刺。热病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于水。水者，肾也。热病嗌干，多饮善惊，卧不能安，取之肤肉，以第六针五十九刺。目眦赤（《灵枢》作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于木。木者，肝也。热病而胸胁痛（《灵枢》作面青胸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针于四逆。筋壁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于金。金者，肺也。热病数惊，瘛疭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癫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于水。水者，肾也。热病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赤，索骨于肾。不得，索

之于土。土者，脾也。热病不知所病，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也，死不治。热病头痛，颞颥目脉紧（一本作痿），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一作痛），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俞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络得气也。热病侠脐急痛，胸胁满，取之以涌泉与阴陵泉，以第四针针嗌里。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鱼际，太渊、大都、太白，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汗出太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者，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其脉躁盛得汗而脉静者生。厥，侠脊而痛，主头项几几，目眩眩然，腰脊强，取足太阳腘中血络。嗌干口热如胶，取足少阳[3]（此条出《素问·刺腰痛篇》宜在后刺腰痛内）。热病死候有九：一曰汗出，大颧发赤者死（《太素》云：汗不出，大颧发赤者，必不反而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血（《灵枢》作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痓者死。热而痓者，腰反折瘛疭，齿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内外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际一寸，旁三分（《灵枢》无分字）各三，凡六痏；更入发际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灵枢》作已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颠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甲乙经》原缺此穴，今按《灵枢》经文补之）。

《素问》曰：五十九者，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椎，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一作阳）；气冲、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云门、髀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五脏俞旁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凡此五十九者，皆热之左右也（按二经虽不同，皆泻热之要穴也）。

头脑中寒，鼻衄目泣出，神庭主之（《千金》作寒热头痛）。头痛身热，鼻窒，喘息不利，烦满汗不出，曲差主之。头痛目眩，颈项强急，胸胁相引，不得倾侧，本神主之。热病（《千金》下有烦满二字）汗不出，上星主之，先取谚语，后取天牖、风池。热病汗不出而苦呕烦心，承光主之。头项痛重，暂起僵仆，鼻窒鼽衄，喘息不得通，通天主之。头项恶风，汗不出，凄厥恶寒，呕吐，目系急，痛引颏，头重项痛，玉枕主之。颊清（《千金》作妄啙视），不得视，口沫泣出，两目眉头痛，临泣主之。脑风头痛，恶见风寒，鼽衄鼻窒，喘息不通，承灵主之。头痛，身热，引两颔急（一作痛），脑空主之。醉酒风热，发两角（一作两目）眩痛，不能饮食，烦满呕吐，率谷主之（《千金》以此条置风门）。项强刺瞳门。

热病汗不出，天柱及风池、商阳、关冲、腋门主之。颈痛，项不得顾，目泣出，多眵目瞖，鼻鼽衄，目内眦赤痛，气厥，耳目不明，咽喉偻引项筋挛不收，风池主之。伤寒热盛，烦呕，大椎主之。头重目瞑，凄厥，寒热，汗不出，陶道主之。身热头痛，进退往来，神道主之。头痛如破，身热如火，汗不出，瘛疭（《千金》作头痛），寒热，汗不出恶寒，里急，腰腹相引痛，命门主之。颈项痛不可以俯仰，头痛，振寒，瘛疭，气实则胁满，侠脊有寒气，热汗不出，腰背痛，大杼主之。风眩头痛，鼻不利，时嚏，清涕自出，风门主之。凄凄振寒，数欠伸，膈腧主之。热病汗不出，上窌及孔最主之（《千金》作臂厥热病，汗不出皆灸刺之，此穴可以出汗）。肩髃间急，凄厥恶寒，魄户主之。项背痛引颈，魄户主之。肩痛胸腹满，凄厥，脊背急强，神堂主之。喘逆，鼽衄，肩甲内廉痛，不可俯仰，肘季胁引少腹而痛胀，谚语主之。背痛恶寒，脊强俯仰难，食不下，呕吐多涎，膈俞主之（《千金》作阳关）。热病头痛，身重，悬厘主之。胸胁胀满，背痛，恶风寒，饮食不下，呕吐不留住，魂门主之。善嚏，头痛身热，颔

厌主之。热病头痛，引目外眦而急，烦满汗不出，引颔齿，面赤皮痛，悬厘主之。热病偏头痛，引目外眦，悬厘主之。头自瞳子痛，不可以视，挟项强急，不可以顾，阳白主之。

头风痛，鼻鼽衄，眉头痛，善嚏，目如欲脱，汗出寒热，面赤颊中痛，项椎不可左右顾，目系急，瘈疭，攒竹主之。寒热，凄厥鼓颔，承浆主之。身热痛，胸胁痛不可反侧，颅息主之。肩背痛，寒热，瘰疬绕颈，有大气，暴聋，气蒙瞀，耳目不开，头颔痛，泪出，鼻衄，不得息，不知香臭，风眩喉痹，天牖主之。热病胸中澹澹，腹满暴痛，恍惚不知人，手清，少腹满（《千金》作心腹），瘈疭，心痛，气满不得息，巨阙主之。头眩病身热，汗不出（《千金》作烦满汗不出），上脘主之。身寒热，阴都主之。热病象疟，振栗鼓颔，腹胀脾眴，喉中鸣，少商主之。寒厥及热，烦心，少气，不足以息，阴湿痒，腹痛不可以食饮，肘挛支满，喉中焦干渴，鱼际主之。热病振栗鼓颔，腹满阴萎，咳引尻溺出，虚也。膈中虚，食欲呕，身热汗不出，数唾血下，肩背寒热，脱色，目泣出，皆虚也。刺鱼际补之。

病温身热，五日已上汗不出，刺太渊，留针一时，取之。若未满五日，禁不可刺也。热病先手臂，瘈疭，唇口聚，鼻张目下，汗出如转珠，两乳下二寸坚，胁满，悸，列缺主之。

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第一（下）

振寒瘈疭，手不伸，咳嗽唾浊，气膈善呕，鼓颔不得汗，烦满（《千金》作身心痛），因为疭衄，尺泽主之。左窒刺右，右窒刺左。两胁下痛，呕泄上下出，胸满短气，不得汗，补手太阴以出之。热病烦心，心闷而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如火，浸淫烦满，舌本痛，中冲主之（《千金》作天髎）。

热病发热，烦满而欲呕哕，三日以往不得汗，怵惕，胸胁痛不可反侧，咳满溺赤，大便（《千金》作小便）血，衄不止，呕吐血，气逆，噫不止，嗌中痛，食不下，善渴，舌中烂，掌中热，饮呕，劳宫主之。热病烦心而汗不止，肘挛腋肿，善笑不休，心中痛，目赤黄，小便如血，欲呕，胸中热，苦不乐，太息，喉痹嗌干，喘逆，身热如火，头痛如破，短气胸痛，大陵主之。热病烦心，善呕，胸中澹澹，善动而热，间使主之。面赤皮热，热病汗不出，中风热，目赤黄，肘挛腋肿，实则心暴痛，虚则烦心，心惕惕不能动，失智，内关主之。心澹澹然，善惊，身热，烦心，口干手清，逆气，呕（《千金》作嗓）血，时瘈，善摇头，颜青，汗出不过肩，伤寒温病，曲泽主之。多卧善唾，肩髃痛寒，鼻鼽赤多血，浸淫起面，身热，喉痹如哽，目眦伤，忽振寒，肩疼，二间主之。鼻鼽衄，热病汗不出，腽（音迷）目，目痛瞑，头痛，龋齿痛，泣出，厥逆头痛，胸满不得息，阳溪主之。热病肠澼，臑肘臂痛，虚则气膈满，有（一作手）不举，温溜主之。伤寒余热不尽，曲池主之。头痛振寒，清冷渊主之。头痛，项背急，消泺主之。振寒，小指不用，寒热汗不出，头痛，喉痹，舌卷，小指之间热，口中热，烦心，心痛，臂肉廉及胁痛，聋，咳，瘈疭，口干，头痛不可顾，少泽主之。振寒寒热，肩臑肘臂痛，头不可顾，烦满，身热恶寒，目赤痛，眦烂，生翳膜，暴痛，鼽衄，发聋，臂重痛，肘挛，痂疥，胸中引臑，泣出而惊，颈项强，身寒，头不可以顾，后溪主之。热病汗不出，胸痛，不可息，颔肿，寒热，耳鸣、聋无所闻，阳谷主之。泄风汗出，腰项急，不可以左右顾及俯仰，肩驰肘废，目痛，痂疥，生疣，瘈疭，头眩目痛，阳谷主之。振寒热，颈项肿，实则肘挛头项痛，狂易，虚则生疣，小者痂疥，支正主之。风眩头痛，少海主之。气喘，热病，衄不止，烦心，善悲，腹胀，逆息热气，足胫中寒，不得卧，气满胸中热，暴泄，仰息，足下寒，中闷，呕吐，不欲食饮，隐白主之。热病汗不出，且厥，手足清，暴泄，心痛腹胀，心尤痛甚，此胃心痛也，大

都主之，并取隐白。腹满善呕烦闷，此皆主之。热病先头重，额痛，烦闷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以俯仰，胸满，两颔痛甚，善泄，饥不欲食，善噫，热中，足清，腹胀食不化，善呕泄有脓血，若呕无所出，先取三里，后取太白，章门主之。热病满闷不得卧（《千金》云：不得卧，身重骨痛不相知），太白主之。热中少气厥阳寒，灸之热去（《千金》作灸涌泉）。烦心不嗜食，咳而短气，善喘，喉痹，身热，脊胁相引，忽忽善忘，涌泉主之。热痛烦心，足寒清多汗，先取然谷，后取太溪，大指间动脉，皆先补之。目痛引眦，少腹偏痛，背（一作脊）伛瘈疭，视昏嗜卧，照海主之，泻左阴跷，取足左右少阴，前先刺阴跷后刺少阴，气在横骨上。热病汗不出，默默嗜卧，溺黄，少腹热，嗌中痛，腹胀内肿羡（音延），心痛，如锥针刺，太溪主之。手足寒至节，喘息者死。热病刺然谷（《千金》作陷谷），足先寒，寒上至膝乃出针。善啮颊齿唇，热病汗不出，口中热痛，冲阳主之。胃脘痛，时寒热，皆主之。热病汗不出，善噫，腹胀满，胃热谵语，解溪主之。厥头痛，面浮肿，烦心，狂见鬼，善笑不休，发于外有所大喜，喉痹不能言，丰隆主之。阳厥凄凄而寒，少腹坚，头痛，胫股腹痛，消中，小便不利，善呕，三里主之。胁痛咳逆不得息，窍阴主之。及爪甲与肉交者，左取右，右取左，立已，不已复取。手足清，烦（一作脉）热汗不出，手肢转筋，头痛如锥刺之，循热不可以动，动益烦心，喉痹，舌卷干，臂内廉不可及头，耳聋鸣，窍阴皆主之。膝外廉痛，热病汗不出，目外眦赤痛，头眩，两颔痛，寒逆泣出，耳鸣聋，多汗，目痒，胸中痛，不可反侧，痛无常处，侠溪主之。厥四逆，喘，气满，风，身汗出而清，髓髀中痛，不可得行，足外皮痛，临泣主之。目视不明，振寒，目翳，瞳子不见，腰两胁痛，脚痠转筋，丘墟主之。身懈寒，少气，热甚恶人，心惕惕然，取飞扬及绝骨跗下临泣，立已。淫泺胫痠，热病汗不出，皆主之。头重鼻衄及瘈疭，汗不出，烦心，足下热，不欲近衣，项痛，目翳，鼻及小便皆不利，至阴主之。身疼痛，善惊互引，鼻衄，通谷主之。

暴病头痛，身热痛，肌肉动，耳聋，恶风，目眦烂赤，项不可以顾，髀枢痛，泄，肠澼，束骨主之。鼽衄血不止，淫泺头痛，目白翳，跟尻瘈，头顶肿痛，泄注，上抢心，目赤眦烂无所见，痛从内眦始（《千金》作翳从内眦始），腹满，颈项强，腰脊不可俯仰，眩，心痛，肩背相引，如从后触之状，身寒从胫起，京骨主之。下部寒，热病汗不出，体重，逆气头眩，飞扬主之。鼽衄腰脊脚腨痠重，战栗不能久立，腨如裂，脚跟急痛，足挛引少腹痛，喉咽痛，大便难，膑胀，承山主之。热病侠脊痛，委中主之。

足阳明脉病发热狂走第二

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欲独闭户牖而处，愿闻其故。岐伯对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4]，土也；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阳明主肌肉，其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阳明厥则喘闷，闷则恶人；阴阳相薄，阳尽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处（按：阴阳相薄至此，本《素问·脉解篇》，士安移续于此）。曰：或喘而生者，或喘而死者，何也？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曰：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非其素所能，病反能者，何也？曰：阴阳争而外并于阳（此八字亦《素问·脉解篇》文），邪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而歌；热盛于身，故弃衣而欲走；阳盛，故妄言，骂詈不避亲疏。

大热遍身，故狂言而妄见妄闻。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如[5]实者泻之。因令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按其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之，下至缺盆中，复止[6]如前，热去乃已。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身热狂走，谵语见鬼，瘈疭，身柱主之。狂，妄言，怒，恶火，善骂詈，巨厥主之。热病汗不出，鼽衄，眩，时仆而浮肿，足

胫寒，不得卧，振寒，恶人与木音，喉痹，龋齿，恶风，鼻不利，多善惊，厉兑主之。四厥手足冏者，使人久持之，厥热（一本作逆冷）胫痛，腹胀皮痛，善伸数欠，恶人与木音，振寒，嗌中引外痛。热病汗不出，下齿痛，恶寒，目急，喘满寒栗，断口噤僻，不嗜食，内庭主之。狂歌妄言，怒，恶人与火，骂詈，三里主之。

阴衰发热厥阳衰发寒厥第三

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曰：热厥必起于足下者，何也？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胜则足下热。曰：寒厥必起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盛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曰：寒厥何失而然也？曰：厥阴者，众筋之所聚（《素问》作前阴者，宗筋之所聚也），太阴、阳明之所合。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从而上之。所中（《素问》所中二字作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

曰：热厥何如？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荣其四肢。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日衰，阳气独盛，故手足为之热。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谓也？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满，腹满（《素问》腹满二字作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矣。太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眩仆。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骭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膜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则舌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膜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骭内热。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请言解论。与天地相应，四时相副，人参天地，故可为解。下有渐泊，上生蒲苇，此所以知气形之多少也。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茎（《灵枢》作荄）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盛[7]，汗大泄，皮淖泽；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泄，血气强，皮坚涩。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穷[8]地者，不能凿冻；夫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逆，血脉凝结，坚抟不往来，亦不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穷地者，必待冻解，而后地可穷。人脉犹是，治厥者，必先熨火以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其气。大道已通，血脉乃行。后视其病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决之。气下乃止，此所谓解结。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积在海，其下者，注于气街；上行者，注于息道。故厥在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针弗能取。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虚实，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而下之。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泻之，通而决之，是所谓解结者也。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久留之，已刺则火熨项与肩脾[9]，令热下合（一体作冷）乃止，所谓推而上之者也；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而止，所谓引而下之者也。

刺热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刺寒厥者，一阴二阳。所谓二阴者，二刺阴；所谓二阳者，二刺阳。热厥取太阴、少阳；寒厥取阳明、少阴，于足留之。厥胸满面肿者，肩中热，暴言难，甚则不能言，取足阳明。厥，气走喉而不言，手

足微满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厥而腹膨膨，多寒气，腹中荥荥（音最，《九墟》作荣）便溲难，取足太阴。厥逆为病，足暴清，胸中若将裂，腹肠若以刀切之，腹而不食，脉大皆涩缓。取足少阴，清取足阳明，清则补之，温则泻之。厥逆腹满胀，肠鸣，胸满不得息，取下胸三肋间，咳而动应手者，与背俞以指按之立快。足厥喘逆，足下清至膝，涌泉主之。

太阳中风感于寒湿发痉第四

热病而痉者，腰反折，瘈疭，齿噤龂[10]。

张仲景曰：太阳病，其证备，其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者，此为痉。夫痉脉来，按之筑筑而弦，直上下行。

刚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著席，脚挛急，其人必龂仰齿。病发热，脉沉细为痓。痓家其脉伏坚，直上下。

太阳病，发热无汗恶寒，此为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不恶寒，此为柔痉。太阳中湿病痉，其脉沉，与筋平。太阳病，无汗，小便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语，欲作刚痉然刚痉太阳中风感于寒湿者也，其脉往来进退，以沉迟细，异于伤寒热病。其治不宜发汗，针灸为嘉，治之以药者，可服葛根汤。

风痉身反折，先取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痉中有寒，取三里。痉取之阴跷，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痉取囟会、百会，及天柱、膈俞、上关，光明主之。痉目不眴，刺脑户。痉，脊强反折，瘈疭，癫疾，头重，五处主之。痉，互引善惊，太冲主之。痉，反折，心痛，形气短，尻臊涩，小便黄闭，长强主之。痉脊强互引，恶风，时振栗，喉痹，大气满，喘，胸中郁郁，气热，眩眩项强，寒热，僵仆，不能久立，烦满里急，身不安席，大椎主之。痉筋痛急互引，肝俞主之。热痉，脾俞及肾俞主之。热痉，互引，汗不出反折，尻臂[11]内痛似痹疟状，膀胱俞主之。痉，反折互引，腹胀腋挛，背中怏怏，引胁痛，内引心中膺内，肺俞主之。又刺阳明从项而数背椎，侠脊膺而痛按之应手者，刺之尺泽，三痏立已。痉，互引身热，然谷、谚语主之。痉，反目憎风，刺丝竹空主之。痉，互引，唇吻强，兑端主之。痉，烦满，龂交主之。痉口噤，互引，口干，小便赤黄，或时不禁，承浆主之。痉口噤，大迎主之。痉不能言，翳风主之。痉先取太溪，后取太仓之原主之。痉，脊强里紧，腹中拘痛，水分主之。痉，脊强，口不开，多唾，大便难，石关主之。痉，脊强反折，京门主之。痉，腹大坚，不得息，期门主之。痉，上气，鱼际主之。痉互引，腕骨主之。热病汗不出，善呕苦；痉身反折，口噤，善鼓颔，腰痛不可以顾，顾而有似拔者，善悲，上下取之出血，见血立已。痉，身反折，口噤，喉痹不能言，三里主之。痉，惊，互引，脚如结，踹如裂，束骨主之。痉目反白多，鼻不通利，涕黄，更衣（一本作便去血），京骨主之。痉，脊强，项眩痛，脚如结，踹如裂，昆仑主之。痉，互折，飞扬主之。

阴阳相移发三疟第五

黄帝问曰：夫疟疾皆生于风，其以日作，以时发者，何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先起于毫毛，欠伸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俱热，头痛如破，渴欲饮水。曰：何气使然？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阳实而阴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太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一作二阴），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胜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内外皆热，则喘渴，故欲冷饮。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营气之所舍也，令人汗出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得浴水气，舍于皮肤

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外薄[12]，内外相薄，是以日作。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曰：其作日晏，与其日早，何气使然？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皆客于脊背，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骶骨，二十二日，入于脊内，注于太冲之脉（《素问》二十一作二十五，二十二作二十六，太冲作伏膂）。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营气[13]俱行，不能偕出，故间日乃作。曰：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不当风府，其日作奈何？曰（《素问》此下有八十八字，《甲乙经》本无，故不抄入）：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病作（《素问》作则其府也）。曰：风之与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休者，何也？曰：风气常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次以内传（《素问》作沉而内薄），故卫气应乃作。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曰：夏伤于大暑，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风，夏气凄沧之水寒迫之，藏于腠理及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病以时作，名曰寒疟也。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曰：此先伤于风，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亦以时作，名曰温疟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者，名曰瘅疟。曰：经言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之寒，汤火不能温；及其热，冰水不能寒，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乃刺之何也？曰：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阴盛，而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夫疟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者则寒，阳胜者则热。疟者，风寒气不常也，病极则复。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曰：方其盛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乃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已发，为其气逆也。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阳已伤，阴从之，故气未并，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者，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其往而未得并者也。曰：疟不发其应何也？曰：疟者，必更盛更虚，随气之所在。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曰，其间日，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相失，时不相得，故休数日乃发也。阴阳更胜，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曰：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不必应者，何也？曰：此应四时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曰：温疟与寒疟者，皆安舍，其在何脏？曰：温疟者，得之于冬，中于风寒，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寒气不能出，因遇大暑，脑髓铄，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在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衰矣；衰则气反复入，复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曰：瘅疟何如？曰：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气逆上，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反之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名曰瘅疟。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五胠俞各一遍，肥瘦出血。疟脉小实急，灸胫

少阴，刺指井。疟脉缓大虚，便用药，不宜用针。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一，疟不渴，间日而作，《九卷》曰：取足阳明；《素问》刺太阴。渴而间日作，《九卷》曰：取手少阳，《素问》刺足少阳。一，瘟疟汗不出，为五十九刺（解在热病部）。

一足太阳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渴，渴止汗乃出，难已，间日作，刺腘中出血（《素问》先寒后热下有熇熇暍暍然五字）。一足少阳疟，令人身体解㑊，寒不甚，恶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一足阳明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跗上，及调冲阳。一足太阴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少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足太阴。一足少阴疟，令人呕吐甚，多寒少热，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取太溪。一足厥阴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一作噫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一肺疟，令人心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一心疟，令人烦心甚，欲得见清水，寒多（《素问》作反寒多，《太素》作及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是谓神门。一肝疟，令人色苍苍然（《素问》下有太息二字），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一脾疟，令人病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一肾疟，令人凄凄然（《素问》作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一胃疟，令人且病寒，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一疟发身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血立寒。一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一诸疟如脉不见者，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一十二疟者，其发各不同时，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先其发时，如一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又刺项以下侠脊者必已。舌下两脉者，廉泉穴也。一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肩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痠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风疟，发则汗出恶风，刺足三阳经背俞之血者。胫痠痛，按之不可，名曰，肘[14]髓病，以镵针针绝骨出其血，立已。身体小痛，刺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瘅疟，神庭及百会主之。瘅疟，上星主之，先取谚语，后取天牖、风池、大杼。瘅疟，取完骨及风池、大杼、心俞、上脘、谚语、阴都、太渊、三间、合谷、阳池、少泽、前谷、后溪、腕骨、阳谷、侠溪、至阴、通谷、京骨，皆主之。疟振寒，热甚狂言，天枢主之。疟，热盛，列缺主之。疟，寒厥及热厥，烦心善哕，心满而汗出，刺少商出血立已。热疟口干，商阳主之。疟，寒甚（《千金》下云欲呕沫），阳溪主之。风疟，汗不出，偏历主之。疟，面赤肿，温溜主之。痎疟，心下胀满痛，上气，灸手五里，左取右，右取左。疟，项痛，因忽暴逆，掖门主之。疟发有四时，面上赤，眩眩无所见，中渚主之。疟食时发，心痛，悲伤不乐，天井主之。风疟，支正主之。疟，背膂振寒，项痛引肘腋，腰痛引少腹，四肢不举，少海主之。疟，不知所苦，大都主之。疟，多寒少热，大钟主之。疟，咳逆心闷，不得卧，呕甚，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寒厥足热，太溪主之。疟，热少间寒，不能自温，胪胀，切痛引心，复留主之。疟，不嗜食，厉兑主之。疟，瘛疭，惊，股（《千金》作转）膝重，胕转筋，头眩痛，解溪主之。疟，日西发，临泣主之。疟振寒，腋下肿，丘墟主之。疟，从胕起，束骨主之。疟，多汗，腰痛不能俯仰，目如脱，项如拔，昆仑主之。疟，实腰背痛，虚则鼽衄，飞扬主之。疟，头重，寒背起，先寒后热，渴不止，汗乃出，委中主之。疟，不渴，间日作，昆仑主之。

〔1〕“曰”，《太素·五脏热病》作“日”。
〔2〕“胃”，《素问·刺热篇》作“鬲”。
〔3〕“足少阳”，《灵枢·杂病篇》作“足少阴”。
〔4〕“者”原脱，据《素问·阴阳脉解篇》补。
〔5〕“如”，《太素·五种刺》无，疑衍。
〔6〕“止”，《太素·五种刺》作“上”。
〔7〕“盛”，《灵枢·刺节真种篇》作“减”。
〔8〕“穷”，《灵枢·刺节真种篇》作“穿”。下同。
〔9〕“脾”，《灵枢·刺节真种篇》作“胛”。
〔10〕“断”，《灵枢·热病篇》作“龂”。
〔11〕“臂”，《外台》卷三十九作“臀”。
〔12〕“外薄”，嘉靖本作“内薄”。
〔13〕“营气”，《素问·疟论》作“卫气”。
〔14〕“肘”，《素问·刺疟篇》作“肘”。

卷之八

五脏传病发寒热第一（上）

黄帝问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脏而当死（《素问》下有顺传所胜之次）。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言至其所困而死者也。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一本作足字）火灸，刺而去。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可刺。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汗出黄瘅（《素问》无汗瘅二字），当此之时，可汗可药，可烙（一本作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烦冤而痛，汗出（《素问》作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名之曰瘈，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十日法当死。肾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死。此病之次也。然其卒发者，不必治，其传化有不以次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及其传化。传，乘之名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痛热，脱肉破䐃，真脏脉见，十月[1]之内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䐃脱肉，目眶陷，真脏脉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而死。急虚中身卒至，五脏闭绝，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之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
真心脉至，紧（一本作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
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赤白不泽，毛折乃死。
真脾脉至，弱而乍疏乍数，色青黄不泽，毛折乃死。

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

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何气所生？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稽于脉而不去者也（《灵枢》稽作留字）。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颈腋之间，其浮于胸中，未著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曰：去之奈何？曰：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已。决其死生，反其目视之，其中有赤脉从上下贯瞳子者，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赤脉不下贯瞳子者可治。

曰：人有善病寒热者，何以候之？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皮薄而肉弱无胭，其臂懦懦然，其地色灿然，不与天地同色，污然独异，此其候也。然臂薄者，其髓不满，故善病寒热。风感则为寒热。皮寒热，皮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之络，补手太阳[2]。肌寒热，病肌痛，毛发焦，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太阴以去其汗。骨寒骨热，痛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本槁痛，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男子如蛊，女子如阻，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出血。灸寒热之法，先取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撅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之间灸之；踹上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动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3]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脐[3]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取犬所啮处灸之，即以犬伤病法三炷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寒热头痛，喘喝，目不能视，神庭主之。其目泣出，头不痛者，听会主之。寒热头痛如破，目痛如脱，喘逆烦满，呕吐，流汗难言，头维主之。寒热刺脑户。

五脏传病发寒热第一（下）

寒热取五处，及天池、风池、腰俞、长强、大杼、中膂内俞、上窌、断交、上关、关元、天牖、天容、合谷、阳溪、关冲，中渚、阳池、消泺、少泽、前谷、腕骨、阳谷、少海、然谷、至阴、昆仑主之。寒热骨痛，玉枕主之。寒热懈烂（一本作懒），淫泺胫痠，四肢重痛，少气难言，至阳主之。肺气热，呼吸不得卧，上气呕沫，喘，气相追逐，胸满胁膺急，息难，振栗，脉鼓，气膈，胸中有热，支满不嗜食，汗不出，腰脊痛，肺俞主之。寒热心痛，循循然与背相引而痛，胸中悒悒不得息，咳唾血，多涎，烦中善饶，食不下，咳逆，汗不出，如疟状，目眩眩，泪出悲伤，心俞主之。咳而呕，膈寒，食不下，寒热，皮肉肤痛，少气不得卧，胸满支两胁，膈上兢兢胁痛，腹胀，胸脘暴痛，上气，肩背寒痛，汗不出，喉痹，腹中痛，积聚，默然嗜卧，怠惰不欲动，身常湿湿，心痛无可摇者，脾俞主之。咳而胁满急，不得息，不得反侧，腋胁下与脐相引，筋急而痛，反折，目上视，眩，目中循循然，肩项痛，惊狂，衄，少腹满，目眩眩生白翳，咳引胸痛，筋寒热，唾血短气，鼻酸，肝俞主之。寒热食多，身羸瘦，两胁引痛，心下贲痛，心如悬，下引脐，少腹急痛，热，面急（一本作黑），目眩眩，久喘咳，少气，溺浊赤，肾俞主之。骨寒热，溲难，肾俞主之。寒热头痛，水沟主之。寒热颈瘰疬，大迎主之。肩痛引项，寒热，缺盆主之。身热汗不出，胸中热满，天窗主之。寒热肩肿，引胛中痛，肩臂酸，膈俞主之。寒热项疬适，耳无闻，引缺盆肩中热痛，麻痹不举（一本作手臂不举），肩贞主之。寒热疬，目不明，咳上气，唾血，肩中俞主之。寒热疬适，胸中满，有大气，缺盆中满痛者，死，外溃不死，肩引项不举，缺盆中痛，汗不出，喉痹，咳嗽血，缺盆主之。咳上气，喘，暴喑不能言，及舌下挟缝青脉，颈有大气，喉痹，咽中干，急不得息，喉中鸣，翕翕寒热，项肿肩痛，胸满腹

皮热，衄，气短哽心痛，隐疹头痛，面皮赤热，身肉尽不仁，天突主之。肺系急，胸中痛，恶寒，胸满悒悒然，善呕胆，胸中热，喘逆气，气相追逐，多浊唾，不得息，肩背风，汗出，面腹肿，膈中食饐，不下食，喉痹，肩息肺胀，皮肤骨痛，寒热烦满，中府主之。寒热胸满，头痛，四肢不举，腋下肿，上气，胸中有声，喉中鸣，天池主之。咳，胁下积聚，喘逆，卧不安席，时寒热，期门主之。寒热，腹胀膜，怏怏然不得息，京门主之。寒濯濯，舌烦[4]，手臂不仁，唾沫，唇干引饮，手腕挛，指肢痛，肺胀，上气，耳中生风，咳喘逆，痹，臂痛，呕吐，饮食不下，膨膨然，少商主之。唾血，时寒时热，泻鱼际，补尺泽。臂厥，肩膺胸满痛，目中白翳，眼青转筋，掌中热，乍寒乍热，缺盆中相引痛，数咳，喘不得息，臂肉廉痛，上膈，饮已烦满，太渊主之。寒热胸背急，喉痹，咳上气喘，掌中热，数欠伸，汗出善忘，四逆厥，善笑，溺白，列缺主之。胸中彭彭然，甚则交两手而瞀，暴痹喘逆，刺经渠，及天府。此谓之大俞。寒热咳呕沫，掌中热，虚则肩臂寒栗，少气不足以息，寒厥，交两手而瞀，口沫出；实则肩背热痛，汗出，四肢暴肿，身湿（一本作温）摇，时寒热，饥则烦，饱则善，面色变，口噤不开，恶风泣出，列缺主之。烦心咳，寒热善哕，劳宫主之。寒热，唇口干，喘息，目急痛，善惊，三间主之，胸中满，耳前痛，齿痛，目赤痛，颈肿，寒热，渴饮辄汗出，不饮则皮干热，曲池主之。寒热颈痈适，咳呼吸难，灸五里，左取右，右取左。寒热颈痈适，肩臂不可举，臂臑俞主之。风寒热，液门主之。寒热颈颔肿，后溪主之。寒热善呕，商丘主之。呕厥寒，时有微热，胁下支满，喉痛，嗌干，膝外廉痛，淫泺胫痠，腋下肿，马刀瘘，肩肿，吻伤痛，太冲主之。心如悬（《千金》作心痛），阴厥，脚腨后廉急，不可前却，血痈肠澼便脓血，足跗上痛，舌卷不能言，善笑，足痿不收履，溺青赤白黄黑，青取井，赤取荥，黄取输，白取经，黑取合。血痔泄（《千金》下有利字）后重，腹痛如癃状，狂仆必有所扶持，及大气涎出，鼻孔中痛，腹中常鸣，骨寒热无所安，汗出不休，复溜主之。男子如蛊，女子如阻，寒热少腹偏肿，阴谷主之。少腹痛，泄出糜，次指间热，若脉陷，寒热身痛，唇渴不干，汗出，毛发焦，脱肉少气，内有热，不欲动摇，泄脓血，腰引少腹痛，暴惊，狂言非常，巨虚下廉主之。胸中满，腋下肿，马刀瘘，善自啮舌颊，天牖中肿，淫泺胫痠，头眩，枕骨颔腮肿，目涩身痹，洒淅振寒，季胁支满，寒热，胁腰腹膝外廉痛，临泣主之。寒热颈肿，丘墟主之。寒热颈腋下肿，申脉主之。寒热痠肩，四肢不举，腋下肿，马刀瘘，喉痹，髀膝颈骨摇，酸痹不仁，阳辅主之。寒热，痹颈不收，阳交主之。寒热腰痛如折，束骨主之。寒热目眩眩善咳，喘逆，通谷主之。寒热善唏，头重足寒，不欲食，脚挛，京骨主之。寒热篡反出，承山主之。寒热篡后出，瘈疭，脚腨痠重，战栗不能久立，脚急肿，跗痛筋足挛，少腹引喉嗌，大便难，承筋主之。跟厥膝急，腰脊痛引腹，篡阴股热，阴暴痛，寒热膝痠重，合阳主之。

经络受病入肠胃五脏积发伏梁息贲肥气痞气奔肫第二

黄帝问曰：百病始生，三部之气，所伤各异，愿闻其会。岐伯对曰：喜怒不节则伤于脏，脏伤则病起于阴；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其淫泆，不可胜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邪，不能独伤。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搏，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中人肉间。其中于虚邪也，因其天时，与其身身，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气有定舍，因处为名，上下内外，分为三真[5]。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

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从毛发入，毛发入则稍深，稍深则毛发立，洒然，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在络之时通于肌肉，其病时痛时息，大经乃代。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善惊。留而不去，传舍于俞。在俞之时，六经不通，四节即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伏[6]舍于伏冲之之脉。在伏冲之脉时，身体重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不化；多热则溏出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络，或著脉络，或著经脉，或著俞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脊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其著孙络之脉而成积，往来上下，擘（音拍破尽也）乎（《素》作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拘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外，湊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腹胪满雷引，故时切痛。其著于阳明之经，则侠脐而居，饱则益大，饥则益小。其著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则痛，饥则安。其著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也，饱则安，饥则痛。其著于伏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其著于脊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弗得。其著于俞脉者，闭寒不通，津液不下，而空窍干。此邪气之从入内，从上下者也。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曰：积之始也，得寒乃生，厥止乃成积。曰：其成奈何？曰：厥气生足溢（《灵枢》作足悗），足溢生胫寒，胫寒则脉血凝泣，寒热上下，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胪胀，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盛食多饮，则脉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溢则便血。外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成积矣。卒然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恐，则气上逆，气上逆则穴俞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凝涩，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曰：其生于阴者奈何？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饱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用力过度，入房汗出浴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也。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无逆天时，是谓至治。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者，何以候之？曰：皮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作，肠胃之积，寒温不次，邪气乃（一本作稍）止，其畜积止，大聚乃起。

曰：病有身体腰股胻背皆肿，环脐而痛，是谓何病？曰：名曰伏梁。此风根也，不可动，动之为水溺涩之病。病有少腹盛，左右上下皆有根者，名曰伏梁也。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之，每切按之至死。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膈侠（一本作依）胃脘内痈。此久病也，难治，居脐上为逆，居脐下为顺，勿动亟夺，其气溢（《素问》作泄）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

《难经》曰：心之积名曰伏梁，起于脐上，上至心下，大如臂。久久不愈，病烦心，心痛。以秋庚辛日得之，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以秋王，不受邪，因留结为积。

《难经》曰：肺之积名曰息贲，左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久不愈，病洒洒恶寒，气逆喘咳，发肺痈。以春甲乙日得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王，不受邪，因留结为积。

曰：病胁下满，气逆，行三二岁不已，是为何病？曰：病名息贲。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难经》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如龟鳖状。久久不愈，发咳逆，瘕疟，连岁月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以季夏王不受邪，因留结为积。此与息贲略同。

《难经》曰：脾之积之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久不愈，病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以冬壬癸日得之，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以冬王不受邪，因留结为积。

《难经》曰：肾之积，名曰贲肫，发于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肺病传肾，肾当传心，心以夏王不受邪，因留结为积也。

息贲时唾血，巨阙主之。腹中积，上下行，悬枢主之。疝积胸中痛，不得穷屈，天容主之。暴心腹痛，疝横发上冲心，云门主之。心下大坚，肓俞、期门及中脘主之。脐下疝，绕脐痛，冲胸不得息，中极主之。贲肫，上腹胵坚，痛引阴中，不得小便，两丸骞，阴交主之。脐下疝，绕脐痛，石门主之。奔肫气上，腹胵痛，强不能言，茎肿先引腰，后引小腹，腰髋坚痛，下引阴中，不得小便，两丸骞，石门主之。奔肫，寒气入小腹，时欲呕，伤中溺血，小便数，背脐痛，引阴，腹中窘急欲凑，后泄不止，关元主之。奔肫，上抢心，甚则不得息，忽忽少气，尺厥、心烦痛，饥不能食，善寒中腹胀，引胵而痛，小腹与脊相控暴痛，时窘之后，中极主之。腹中积聚时切痛，商曲主之。脐下积疝瘕，胞中有血，四满主之。脐疝绕脐而痛，时上冲心，天枢主之。气疝哕呕，面肿，奔肫，天枢主之。奔肫，卵上入，痛引茎，归来主之。奔肫上下，期门主之。疝瘕，髀中急痛，循胁，上下抢心，腹痛积聚，府舍主之。奔肫腹胀肿，章门主之。小腹积聚，劳宫主之。环脐痛，阴骞两丸缩，坚痛不得卧，太冲主之。寒疝，下至腹腠膝腰，痛如清水，大腹（一作小腹）诸疝，按之至膝上，伏兔主之。寒疝痛，腹胀满，痿厥少气，阴市主之。大疝腹坚，丘墟主之。

五脏六腑胀第三

黄帝问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岐伯对曰：其至大坚直以涩者，胀也。曰：何以知其脏腑之胀也？曰：阴为脏，而阳为腑也。曰：夫气之令人胀也，在于血脉之中耶？抑脏腑之内乎？曰：二者皆在焉，然非胀之舍也，曰：愿闻胀舍。曰：夫胀者，皆在于腑脏之外，排脏腑而廓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曰：脏腑之在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其气各异，愿闻其故。曰：夫胸腹者，脏腑之城廓；膻中者，心主之中宫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少腹[7]者，传道也；胃之五窍者，闾里之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路也。故五脏六腑，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血脉循分肉为肤胀（《灵枢》作营气循脉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肉为肤胀）。取三里泻之，近者一下（一本作分，下同），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也。曰：愿闻胀形。曰：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得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少腹；脾胀者，苦哕，四肢闷，体重不能衣；肾胀者，腹满引背，怏怏然腰髀痛；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泄飧不化；小肠胀者，小腹胀胵，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小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壳壳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苦，好太息。凡此诸胀，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工所败，谓之天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曰：胀者焉生，何因而有名？曰：卫气之在身也，常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脏皆治，四时皆叙，五谷乃化。然而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薄，乃舍为胀。曰：何以解惑？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曰：无问虚实，工在疾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今有三而不下，其过焉在？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气穴者也。不中气穴而气内闭藏；不陷肓，则气不行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阳相逆，其于胀也，当泻而不泻，故气不下。必更其道，气下乃止，不下复起，可以万全，恶有殆者乎。其于胀也，必审其诊，当泻则泻，当补则补，如鼓之应桴，恶有不下者乎。

心胀者，心俞主之，亦取列缺。肺胀者，肺俞主之，亦取太渊。肝胀者，肝俞主

之，亦取太冲。脾胀者，脾俞主之，亦取太白。肾胀者，肾俞主之，亦取太溪。胃胀者，中脘主之，亦取章门。大肠胀者，天枢主之。小肠胀者，中窌主之。膀胱胀者，曲骨主之。三焦胀者，石门主之。胆胀者，阳陵泉主之。五脏六腑之胀，皆取三里。三里者，股之要穴也。

水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第四

黄帝问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何以别之？岐伯对曰：水之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也。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壳壳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肤厚，按其腹，腹陷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鼓胀者，腹身皆肿大，如肤胀等，其色苍黄，腹筋（一本作脉）起，此其候也。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正气不得营，因有所系，瘕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也，如怀子状，久者离岁月，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时下，此其候也。石瘕者，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寒，气不通，恶血当泻不泻，血衃乃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之。曰：肤胀鼓胀可刺耶？曰：先刺其腹之血络，后调其经，亦刺去其血脉。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曰：此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曰：此食饮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因当风气聚于腹也。

风水肤胀为五十九刺（《灵枢》作五十七刺），取皮肤之血者，尽取之。徒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排针刺之而藏之，引而内之，入而复出，以尽其水；必坚束之，束缓则烦闷，束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饮则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水肿，人中尽满，唇反者死，水沟主之。水肿大脐平，灸脐中，无理不治。水肿，水气行皮中，阴交主之。水肿腹大，水胀，水气行皮中，石门主之。石水，痛引胁下胀，头眩痛，身尽热，关元主之。振寒大腹石水，四满主之。石水，刺气冲，石水，章门及然谷主之。石水，天泉主之。腹中气盛，腹胀逆（《千金》作水胀逆），不得卧，阴陵泉主之。水中[8]留饮，胸胁支满，刺陷谷，出血，立已。水肿胀，皮肿，三里主之。胞中有大疝瘕积聚，与阴相引而痛，苦涌泄，上下出，补尺泽、太溪，手阳明寸口皆补之。

肾风发风水面胕肿第五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曰：肾何以聚水而生病？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曰：诸水皆主于肾乎？曰：肾者，牝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故曰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腑脏，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曰：有病肾风者，面胕䐜然肿（《素问》无肿字）壅害于言，可刺否？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曰：其至何如？曰：至必少气，时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饮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甚，病名曰风水。曰：愿闻其说。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小便黄。小便黄者，少腹气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见于目下。曰：何以言之？曰：水者，阴也；目下，

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皆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腹中鸣者，脾[9]本于胃也；传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膈也；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曰：有病瘅然如水气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曰：病主（《素问》作生）在肾，名曰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不已（《素》无不字）。心气痿者死。

风水膝肿，巨虚上廉主之。面胕肿，上星主之。先取谽谺，后取天牖，风池主之。风水面胕肿，冲阳主之（肿一作浮）。风水面胕肿，颜黑，解溪主之。

---

〔1〕“十月”，《素问钞》滑注作“十日”。
〔2〕“阳”，《灵枢·寒热病篇》作“阴”。
〔3〕“脐”，《素问·骨空论》作“膝”。
〔4〕“舌烦”，《外台》卷三十九作“心烦”。
〔5〕“真”，《灵枢·百病始生篇》作“员”。
〔6〕“伏”，《灵枢·百病始生篇》作“传”。
〔7〕“少腹”，《灵枢·胀论篇》作“小肠”。
〔8〕“水中”，《外台》卷三十九作“水肿”。
〔9〕“脾”，《素问·评热病论》作“病”。

卷之九

大寒内薄骨髓阳逆发头痛第一（颔项痛附）

黄帝问曰：病头痛，数岁不已，此何病也？岐伯对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骨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

阳逆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人迎。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足阳明、太阳（一作阴）。厥头痛，脉痛，心悲喜泣，视头动脉反盛者，乃刺之，尽去血，后调足厥阴。厥头痛，噫（《九墟》作意）善恶，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一作阴）。厥头痛，员员而痛（《灵枢》作贞贞头重），泻头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厥头痛，痛甚，耳前后脉骨（一本作涌）热，先泻其血，后取足太阳、少阴（一本亦作阳）。厥头痛，痛甚，耳前后脉涌，有血，泻其血，后取足少阳。真头痛，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头痛不可取于俞。有所击坠，恶血在内，若内伤痛，痛未已，可即刺之，不可远取。头痛不可刺者，大痹为恶，风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头寒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颔痛，刺手阳明，与颔之盛脉出血。头项不可俯仰，刺足太阳；不可顾，刺手太阳（一云手阳明）。颔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经刺人迎，立已。头痛，目窗及天冲，风池主之。厥头痛，孔最主之。厥头痛，面肿起，商丘主之。

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发卒心痛胸痹心痛三虫第二

厥心痛，与背相引，善瘈，如从后触其心，身伛偻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发针立已，不已取然谷。厥心痛，暴泄，腹胀满，心痛尤甚者，胃心痛也，取大都、太白。厥心痛，如锥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后谷，太溪。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取行间、太冲。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

乃间，动行痛益甚，色不变者，肺心痛也，取鱼际、太渊。

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心下（一本作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俞。肠中有虫瘕，有蛔蛟，不可取以小针。心腹痛，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热，渴羡（音涎）者，是蛔蛟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心痛引腰脊，欲呕，刺足少阴。心痛腹胀，涩涩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取手少阴。心痛引少腹满，上下无常处，溲便难，刺足厥阴。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心腹中卒痛而汗出，石门主之。心痛有三虫，多羡，不得反侧，上脘主之。心痛有寒，难以俯仰，心疝气冲胃，死不知人，中脘主之。心痛上抢心，不欲食，支痛引膈，建里主之。胸胁背相引痛，心下溷溷，呕吐多唾，饮食不下，幽门主之。脾[1]逆气，寒厥急烦心，善唾，哕噫，胸满激呼，胃气上逆，心痛，太渊主之（《千金》作肺胀、胃逆）。心膨膨痛（《千金》云：烦闷乱），少气不足以息，尺泽主之。心痛，侠白主之。卒心中痛，瘈疭互相引，肘内廉痛，心敖敖然，间使主之。心痛，衄哕呕血，惊恐畏人，神气不足，郄门主之。心痛卒咳逆，尺泽主之。出血则已。卒心痛，汗出，大敦主之。出血立已。胸痹引背时寒，间使主之。胸痹心痛，肩肉麻木，天井主之。胸痹心痛，不得息，痛无常处，临泣主之（《千金》云：不得反侧）。心疝暴痛，取足太阴、厥阴，尽刺之血络。喉痹舌卷，口干烦心，心痛，臂表痛（《灵枢》及《太素》俱作背内廉痛）不可及头，取关冲。在手小指次指爪甲去端如韭叶许（一云左取右，右取左）。

邪在肺五脏六腑受病发咳逆上气第三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发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俞，背三椎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缺盆中以越之。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气，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参，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也，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喝喝（《素问》作吩吩）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胠（《素问》作胁下）痛，甚不可以转，转作两胁（《素问》作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胠（《素问》作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咳涎，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五脏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之状，咳而遗矢。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之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之状，咳遗尿（《素问》作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之状，咳而腹满不欲饮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治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曰：《九卷》言振埃刺外经而去阳病，愿卒闻之。曰：阳气大逆，上满于胸中，愤膜肩息，大气逆上，喘喝坐伏，病咽噎不得息，取之天容。其咳上气，穷诎胸痛者，取之廉泉。取之天容者，深无一里（里字疑误）。取廉泉者，血变乃止。咳逆上气，魄户及气舍主之。咳逆上气，噫嘻主之。咳逆上气，咽喉鸣喝，喘息，扶突主之。咳逆上气唾沫，天容及行间主之。咳逆上气，咽喉痈肿，呼吸短气，喘息不通，水突主之（一本作天突）。咳逆上气，喘不能言，华盖主之。咳逆上气，唾喘短气不得息，口不能言，膻中主之。咳逆上气，喘不得息，呕吐胸满，不得饮食，俞府主之。咳逆上气，羡出多唾，呼吸哮，坐卧不安，彧中主之。胸满咳逆，喘不得呕吐，烦满，不得饮食，

神藏主之。胸胁榰满，咳逆上气，呼吸多喘，浊沫脓血，库房主之。咳喘不得坐，不得卧，呼吸气素，咽不得，胸中热，云门主之。胸胁榰满，不得俯仰，痹痈咳逆上气，咽喉喝有声，太溪主之。咳逆不止，三焦有水气，不能食，维道主之。咳逆烦闷不得卧，胸中满，喘不得息，背痛，太渊主之。咳逆上气，舌干胁痛，心烦肩寒，少气不足以息，腹胀喘，尺泽主之。咳，干呕满，侠白主之，咳，上气，喘不得息，暴痹内逆，肝肺相传，鼻口出血，身胀，逆息不得卧，天府主之。凄凄寒嗽，吐血，逆气，惊，心痛，手阴郄主之。咳而胸满，前谷主之。咳，面赤热，支沟主之。咳，喉中鸣，咳唾血，大钟主之。

肝受病及卫气留积发胸胁满痛第四

邪在肝，则病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胠节时肿，善瘈。取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瘈。

黄帝问曰：卫气留于脉（《太素》作腹）中，榖积不行，苑蕴不得常所（《灵枢》下有使人二字），榰胁中满，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对曰：其气积于胸中者，上取之；积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满者，旁取之。积于上者，泻人迎、天突、喉中；积于下者，泻三里与气街；上下皆满者，上下皆下之，与季胁之下深一寸，重者，鸡足取之。诊视其脉，大而强急，及绝不至者，腹皮绞甚者，不可刺也。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胁下动脉。胸满，呕无所出，口苦舌干，饮食不下，胆俞主之。胸满呼吸喝，穷诎窘不得息，刺入人迎，入四分。不幸杀人。胸满痛，璇玑主之。胸胁榰满，痛引胸中，华盖主之。胸胁榰满，痹痛骨疼，饮食不下，呕（《千金》作咳）逆，气上烦心，紫宫主之。胸中满，不得息，胁痛骨疼，喘逆上气，呕吐烦心，玉堂主之。胸胁榰满，膈寒饮食不下，呕吐食复出，中庭主之。胸中榰满，痛引膺，不得息，闷乱烦满，不得饮食，灵墟主之。胸胁榰满，不得息，咳逆，乳痈，洒淅恶寒，神封主之。胸胁榰满，膈逆不通，呼吸少气，喘息不得举臂，步廊主之。胸胁榰满，喘满上气，呼吸肩息，不知食味，气户主之。喉痹，胸中暴逆，先取冲脉，后取三里、云门，皆泻之。胸胁榰满，却引背痛，卧不得转侧，胸乡主之。伤忧悁思气积，中脘主之。胸满马刀，臂不得举，渊腋主之。大气不得息，息即胸胁中痛，实则其身尽寒，虚则百节尽纵，大包主之。胸中暴满，不得眠（一云不得喘息），辄筋主之。胸胁榰满，瘈疭引脐，腹痛，短气烦满，巨阙主之。腹中积气结痛，梁门主之。伤食胁下满，不能转展反侧，目青而呕，期门主之。胸胁榰满，劳宫主之。多卧善唾，胸满肠鸣，三间主之。胸满不得息，头颔肿，阳谷主之。胸胁胀，肠鸣切痛（一云胸胁支满，腹中切痛），太白主之。暴胀胸胁榰满，足寒，大便难，面唇白，时呕血，太冲主之。胸胁榰满，恶闻人声与木音，巨虚上廉主之。胸胁榰满，寒如风吹状，侠溪主之。胸满，善太息，胸中膨膨然（《千金》作胸膂急），丘墟主之。胸胁榰满，头痛，项内寒，外丘主之。胁下榰满，呕吐逆，阳陵泉主之。

邪在心胆及诸脏腑发悲恐太息口苦不乐及惊第五

黄帝问曰：有口苦取阳陵泉。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对曰：病名曰胆瘅[2]。夫胆者，中精之府（《素问》无此句）。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胆气上溢（《素问》下有虚字），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善怒而欲食，言益少，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阴（《太素》作少阳）。短气心痹，悲怒逆气，怒狂易，鱼际主之。心痛善悲，厥逆，悬心如饥之状，心谵谵而惊，大陵及间使主之。心澹澹而善惊恐，心悲，内关主之（《千金》作曲泽）。善惊，悲不

乐，厥，胫足下热，面尽热，渴，行间主之。脾虚令人病寒不乐，好太息，商丘主之。色苍苍然，太息，如将死状，振寒溲白，便难，中封主之。心如悬，哀而乱，善恐，嗌内肿，心惕惕恐，如人将捕之，多恚出，喘，少气，吸吸不足以息，然谷主之。惊，善悲不乐，如堕坠，汗不出，面尘黑，病饮不欲食，照海主之。胆眩寒厥，手臂痛，善惊，忘言，面赤，泣出，腋门主之。大惊乳痛，梁丘主之。

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其俞。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水（《灵枢》作宿汁），心下澹澹，善恐，如人将捕之，嗌中吩吩然，数咳唾，侯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汁，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逆，则刺足少阳血络以闭胆逆，调其虚实以去其邪。

脾受病发四肢不用第六

黄帝问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对曰：四肢者，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脾乃得禀。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通，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曰：脾不主时，何也？曰：脾者，土也；土者，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独主时。脾者土脏，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曰：脾与胃以募相连耳，而能为之行津液何也？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身重骨痿不相知，太白主之。

脾胃大肠受病发腹胀满肠中鸣短气第七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其三里。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胃病者，腹胪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榰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三里。腹中雷（一本作常）鸣，气常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也，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腹中不便，取三里。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侯，取巨虚上廉。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上走胸嗌（《灵枢》下有喘息二字）喝喝然，取足少阳[3]。腹满，食不化，向向然，不得大便，取足太阳。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按之立已。腹暴痛满，按之不下，取太阳经络血者，则已。又刺少阴（一本作少阳俞）去脊椎三寸旁五，用员利针，刺已，如食顷久，立已。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数刺之。腹满不能食，刺脊中。腹中气胀引脊痛，食饮而身羸瘦，名曰食体。先取脾俞，后取季胁。大肠转气，按之如覆杯，热引胃痛，脾气寒四肢，不嗜食，脾俞主之。胃中寒胀，食多身体羸瘦，腹中满而鸣，腹胪胀风厥，胸胁榰满，呕吐，脊急痛，筋挛，食不下，胃俞主之。头痛。食不下，肠鸣，胪胀，欲呕时泄，三焦俞主之。腹满胪胀，大便泄，意舍主之。胪胀水肿，食饮不下，多寒（《千金》多恶寒），胃仓主之。寒中伤饱，食饮不化，五脏胪胀满胀，心腹胸胁榰满胀，则生百病，上脘主之。腹胀不通，寒中伤饱，食饮不化，中脘主之。食饮不化，入腹还出，下脘主之。肠中常鸣，时上冲心，灸脐中。心满气逆，阴都主之。大肠寒中（《千金》作疝），大便干，腹中切痛，肓俞主之。腹中尽痛，外陵主之。肠鸣相逐，不可倾倒，承满主之。腹胀善满，积气，关门主之。食饮不下，腹中雷鸣，大肠[4]不节，小便赤黄，阳纲主之。腹胀肠鸣，气上冲胸，不能久立，腹中痛濯濯。冬日

重感于寒则泄，当脐而痛，肠胃间游气切痛，食不化，不嗜食，身肿（一本作重），侠脐急，天枢主之。腹中有大热不安，腹有大气如相侠，暴腹胀满，癃，淫泺，气冲主之。腹满痛，不得息，正卧屈一膝伸一股，并刺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寒气腹满，癃，淫泺，身热，腹中积聚疼痛，冲门主之。腹中肠鸣，盈盈然，食不化，胁痛不得卧，烦，热中不嗜食，胸胁榰满，喘息而冲，膈呕，心痛及伤饱，身黄疾，骨羸瘦，章门主之。肠鸣而痛，温留主之。肠腹时寒，腰痛不得卧，手三里主之。腹中有寒气，隐白主之。腹满向向然，不便，心下有寒痛，商丘主之。腹中热，若寒，腹善鸣，强欠，时内痛，心悲气逆，腹满，漏谷主之。已刺外踝，上气不止，腹胀而气快然引肘胁下，皆主之。腹中气胀，嗌嗌不嗜食，胁下满，阴陵泉主之。喘，少气不足以息，腹满，大便难，时上走胸中鸣，胀满，口舌中吸吸，善惊，咽中痛，不可纳食，善怒恐不乐，大钟主之。嗌干，腹瘈痛，坐卧目眩眩，善怒多言，复留主之。寒，腹胀满，厉兑主之。腹大不嗜食，冲阳主之。厥气上榰，太溪主之。大肠有热，肠鸣腹满，侠脐痛，食不化，喘，不能久立，巨虚上廉主之。肠中寒，胀满善噫，闻食臭，胃气不足，肠鸣腹痛泄，食不化，心下胀，三里主之。腹满，胃中有热，不嗜食，悬钟主之。大肠实则腰背痛，痹寒转筋，头眩痛；虚则鼻衄癫疾，腰痛溲溲然汗出，令人欲食而走，承筋主之。取脚下三折，横视盛者出血。

肾小肠受病发腹胀腰痛引背少腹控睾第八

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强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肺，邪在小肠也。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肺，散于胸[5]，结于脐，故取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小肠病者，少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

黄帝问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沉坚，左手浮迟，不知病生安在？岐伯对曰：冬诊之，右脉固当沉坚，此应四时；左脉浮迟，此逆四时。左当主病，诊左在肾，颇在肺，当腰痛。曰：何以言之？曰：少阴脉贯肾络肺，今得肺脉，肾为之病，故为腰痛。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肿状，刺其郄中，太阳正经去[6]血，春无见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俯仰，不可以左右顾。刺少阳盛骨之端出血。盛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见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胕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足少阴于内踝上二痏，春无见血，若出血太多，虚不可复。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腨踵鱼腹之外，循循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7]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眩眩然，时遗溲。刺解脉在膝筋分肉间，在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

同阴之脉，令人腰痛，腰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为三痏。

解脉令人腰痛如裂（《素问》作引带），常如折腰之状，善怒。刺解脉，在郄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乃已（全元起云：有两解脉，病原各异，疑误未详）。

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腨下间，去地一尺所。

衡络之脉，令人腰痛，得俯不得仰，仰则恐仆。相之举重伤腰，衡络绝伤，恶血归之。刺之在郄阳之筋间，上郄数寸衡居，为二痏出血。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溲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阳之脉上三痏，在跷上郄下三[8]所横居，视其盛者出血（《素问》溲溲然作漯漯然，三所作五寸）。

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二寸（《素问》作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昌阳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眩眩然，甚则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痏，在内踝上大筋后，上踝一寸所（《素问》大筋作太阴）。

散脉令人腰痛而热，热甚而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溲。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外廉束脉为三痏。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挛。刺肉里之脉为二痏，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端。

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眩眩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腰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以仰。刺尻交者，两踝胂上，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素问》云：左取右，右取左）。腰痛上寒，取足太阳、阳明；痛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取足少阳；中热而喘，取足少阴，郄中血络。腰痛上寒，实则脊急强，长强主之。小腹痛控睾引腰脊，疝痛，上冲心，腰脊强，溺黄赤，口干，小肠俞主之。

腰脊痛强引背少腹，俯仰难，不得仰息，脚痿重，尻不举，溺赤，腰以下至足清不仁，不可以坐起，膀胱俞主之。腰痛不可以俯仰，中膂内俞主之。腰足痛而清，善偃，睾跳拳，上窌主之。腰痛怏怏不可以俯仰，腰以下至足不仁，入脊，腰背寒，次窌主之。先取缺盆，后取尾骶与八窌。腰痛大便难，飧泄，腰尻中寒，中窌主之。腰痛脊急，胁中满，小腹坚急，志室主之。

腰脊痛，恶风，少腹满坚，癃闭下重，不得小便，胞肓主之。腰痛骶寒，俯仰急难，阴痛下重，不得小便，秩边主之。腰痛控睾，小腹及股，卒俯不得仰，刺气街。

腰痛不得转侧，章门主之。腰痛不可以久立俯仰，京门及行间主之。腰痛少腹痛，下髎主之。肾腰痛，不可俯仰，阴陵泉主之。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羸瘦，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怏怏，太冲主之。

腰痛，少腹痛，阴包主之。腰痛大便难，涌泉主之。

腰脊相引如解，实则闭癃，凄凄腰脊痛，宛转目循循嗜卧，口中热；虚则腰痛，寒厥烦心闷，大钟主之。

腰痛引脊内廉，复溜主之。春无见血，若太多，虚不可复，是前足少阴痛也。腰痛不能举足少坐，若下车蹶地，胫中矫矫然，申脉主之。腰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诸节痛，上下无常，寒热，阳辅主之。腰痛不可举，足跟中踝后痛，脚痿，仆参主之。腰痛侠脊至头，几几然，目眩眩，委中主之（是前刺足太阳郄中出血者）。腰痛得俯不得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恶血归之，殷门主之（是前衡络之脉腰痛者）。腰脊痛，尻脊股臀阴寒大痛，虚则血动，实则并热痛，痔痛，尻臀中痛，大便直出，承扶主之。

三焦膀胱受病发少腹肿不得小便第九

少腹肿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足太阳大络，视其结[9]络脉与厥阴小结络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少腹尤甚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为水，留则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中[10]。

膀胱病，在[11]少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则，欲小便而不得，眉（一本作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指外侧，及胫踝后皆热者，取委中。病在少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寒则少腹 胀，两股间冷。刺腰骶果间，刺而多之尽灵，病已。少腹满大，走上胸至心，索索然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胞转不得溺，少腹满，关元主之。小便难，水胀满，出少，胞转不得溺，曲骨主之。少腹胀急，小便不利，厥气上头巅，漏谷主之。溺难，痛，白浊，卒疝，少腹肿，咳逆呕吐，卒阴跳，腰痛不可以俯仰，面黑，热，腹中胀真满，身热，厥痛，行间主之。少腹中满，热闭不得溺，足五里主之。少腹中满（一本作痛），小便不利，涌泉主之。筋急身热，少腹坚肿，时满，小便难，尻股寒，髀枢痛引季胁，内控八窌，委中主之。阴胞有寒，小便不利，扶承主之 。

三焦约内闭发不得大小便第十

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与骶上，以长针。气逆，取其太阴、阳明。厥甚，取太阴、阳明动者之经。三焦约，大小便不通，水道主之。大便难，中渚及太白主之。大便难，大钟主之。

足厥阴脉动喜怒不时发癫疝遗溺癃第十一

黄帝问曰：刺节言去衣者，刺关节之支络者，愿闻其详。岐伯对曰：腰脊者，人之关节；股胻者，人之趋翔；茎睾者，身中之机，阴津之候 ，津液之道路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流，而下溢于睾，水道不通，炅不休息，俯仰不便，趋翔不能，荥然有水，不上不下，锥石所取，形不可匿，衰不可蔽，名曰去衣。曰：有癃者，一日数十 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素问》下有阳气大盛于外一句）；阴气不足，则太阴脉细如发者，此不足者也。其病安在？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得五有余二不足。曰：何谓五有余，二不足？曰：所谓五有余者，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不表不里，亦死证明矣。狐疝惊悸少气，巨阙主之。阴疝引睾，阴交主之。少腹痛，溺难，阴下纵，横骨主之。少腹疝，卧善惊，气海主之。暴疝，少腹大热，关元主之。阴疝气疝，天枢主之。癫疝，大巨及地机、中郄主之。阴疝痿，茎中痛，两丸骞卧，不可仰卧，刺气街主之 。阴疝，冲门主之。男子阴疝，两丸上下，小腹痛，五枢主之。阴股内痛，气痈[12]，狐疝走上，下引少腹痛，不可俯仰上下，商丘主之。狐疝，太冲主之。阴跳遗溺，小便难而痛，阴上下入腹中，寒疝阴挺出，偏大肿，腹胁痛，腹中悒悒不乐，大敦主之。腹痛上抢心，心下满癃，痉中痛，怒腨[13]不欲视，泣出，长太息，行间主之 。癫疝，阴暴痛，中封主之（《千金》云：癫疝阴暴痛，痿厥身体不仁）。疝，癃，胁少腹引痛，腰中痛，中封主之。气痛癃，小便黄，气满塞，虚则遗溺，身时寒热，吐逆，溺难，腹满，石门主之。气癃癫疝，阴急，股枢腘内廉痛，交信主之。阴跳腰痛，实则挺长，寒热，挛，阴暴痛，遗溺，偏大，虚则暴痒，气逆，肿睾，卒疝，小便不利如癃状，数噫，恐悸，气不足，腹中悒悒，少腹痛，嗌中有热，如有瘕肉，状如著欲出，背挛不可俯仰，蠡沟主之。丈夫癫疝，阴跳，痛引篡中，不得溺，腹中支胁下榰满，闭癃，阴痿，后时泄，四肢不收，实则身疼痛，汗不出，目眩眩然无所见，怒欲杀人，暴痛引髌下节，时有热气，筋挛膝痛，不可屈伸，狂如新发，衄，不食，喘呼，少腹痛引噫，足厥痛，涌泉主之。癃疝，然谷主之。卒疝，少腹 痛，照海主之。病在左，取右，右取左，立已。疝，四肢

淫泺，身[14]闷，至阴主之。遗溺，关门及神门、委中主之。胸满膨膨然，实则癃闭，腋下肿，虚则遗溺，脚急，兢兢然，筋急痛，不得大小便，腰痛引腹，不得俯仰，委阳主之。癃，中窌主之。气癃溺黄，关元及阴陵泉主之（《千金》云：寒热不节，肾病不可以俯仰）。气癃，小便黄，气满，虚则遗溺，石门主之。癃，遗溺，鼠鼷痛，小便难而白，期门主之。小便难，窍中热，实则腹皮痛，虚则痒搔，会阴主之。小肠有热，溺赤黄，中脘主之。溺黄，下廉主之。小便黄赤，完骨主之。小便黄，肠鸣相逐，上廉主之。劳瘅，小便赤难，前谷主之。

足太阳脉动发下部痔脱肛第十二

痔痛，攒竹主之。痔，会阴主之。凡痔与阴相通者，死。阴中诸病，前后相引痛，不得大小便，皆主之。痔骨蚀，商丘主之。痔，篡痛，飞扬、委中及扶承主之。痔，篡痛，承筋主之。脱肛，下刺[15]气街主之。

〔1〕“脾”，《外台》卷三十九作“胸痹”。
〔2〕“痹”，《素问·奇病论》作“瘅”。
〔3〕“阳”，《灵枢·杂病篇》作“阴”。
〔4〕“大肠”，《外台》卷三十九作“大便”。
〔5〕“胸”，《灵枢·四时气篇》作“肓”。
〔6〕“去”，《素问·刺腰痛篇》作“出。”
〔7〕“善”，《太素·腰痛》无此字。
〔8〕“三”，《太素·腰痛》作“三寸”。
〔9〕“结”，《灵枢·四时气篇》无此字，疑为衍文。
〔10〕“委中”，《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作“委阳”。
〔11〕“在”，医统本作“者”。
〔12〕“痛”，《外台》卷三十九作“逆”。
〔13〕“膜”，医统本作“瞋”。
〔14〕“身”，《外台》卷三十九作“心”。
〔15〕“刺”当作“利”。

卷之十

阴受病发痹第一（上）

黄帝问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随其脉上下，左右相应，间不容空。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耶？将在分肉之间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间不及下针；其蓄痛之时，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岐伯对曰：此众痹也，非周痹也。此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左应右，以右应左。非能周也，更发更休。刺此者，痛虽已止，必刺其处，勿令复起。曰：周痹何如？曰：周痹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循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其痛从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通之（通一作遏），后刺其上以脱之；其痛从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通之，后刺其下以脱之。曰：此病安生？因何有名？曰：风、寒、湿气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名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循切其上下之大经，视其虚实，及大络之血结而不通者，及虚而脉陷空者而调之，熨而通之，其痛紧者，转引而行之。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少俞对曰：粗

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欲知其高下，视其三部。曰：刺有三变，何也？曰：有刺营者，有刺卫者，有刺寒痹之留经者。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曰：营、卫、寒痹之为病奈何？曰：营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卫之生病也，气痛时来去，怫忾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曰：刺寒痹内热奈何？曰：刺布衣者，用火淬之。刺大人者，药熨之。方用醇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一升，桂一升，凡四物，各细㕮咀，著清酒中。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二尺，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煴中，善封涂，勿使气泄，五日五夜，出布絮暴干，复渍之，以尽其汁。每渍必辟，其日乃出布絮干之，并用滓与絮，布长六七尺为六巾。即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乘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即汗出，炙巾以拭身，以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失，此所谓内热。曰：痹将安生？曰：风、寒、湿三气合至杂而为痹[1]。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曰：其有五者，何也？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合。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感于风、寒、湿之气也。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曰：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何也？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连皮肤间者易已。曰：其客六腑者，何如？曰：此亦其饮食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也。曰：以针治之奈何？曰：五脏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治其过，则病瘳矣。曰：营卫之气，亦令人痹乎？曰：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乃能入于脉。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剽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聚（《素问》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顺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也。

阴受病发痹第一（下）

黄帝问曰：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者，其故何也？岐伯对曰：痛者，其寒气多，有寒故痛；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不仁。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为寒。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乘阴，故为热。其多寒汗出而濡者，此其逢湿胜也。其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寒汗出而濡也。夫痹在骨则重，在脉则凝而不流，在筋则屈而不伸，在肉则不仁，在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凡痹之类，逢寒则急，逢热则纵。曰：或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有穷时，其故何也？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曰：人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何谓也？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水谷气并而充身者也。正气者，正风，从一方来，非虚风也（《太素》云：非灾风也）。邪气者，虚风也。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得自去。正风之中人也浅，而自去，其气柔弱，不能伤真气，故自去。虚邪之中人也，凄索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薄于骨则为骨痹；薄于筋则为筋挛；薄于脉中则为血闭而不通，则为痈；薄于肉中与卫气相薄，阳胜则为热，阴胜则为寒，寒则其气去，去则虚，虚则寒；薄于皮肤，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一本作淫气）往来微行则为痒；气留而不去故为痹；卫气不去[2]，则为不仁。

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疼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其道大小分，骨热病已。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为故。刺分

肉间，不可中骨，病起筋热，病已止。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刺大分小分，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筋骨伤，痈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

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曰：是人多痹，阳气少而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也，厚衣不能温也，然下为冻栗，是为何病？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主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脏也，一水不能胜上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肴痹。不去，久寒不已，为肝痹（一作骭痹）。骨痹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取三阴之经补之。厥痹者，厥气上及腹，取阴阳之络，视主病者，泻阳补阴经也。风痹注病（《灵枢》作淫泆），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肢胫，淫泆，烦心头痛，时呕时闷，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怒，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足髀不可举，侧而取之，在枢阖中，以员利针，大针不可。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针，针发而间之。针大如牦，刺膝无疑。

足不仁，刺风府。腰已下至足，清不仁，不可以坐起，尻不举，腰俞主之。痹，会阴及太渊、消泺、照海主之。

嗜卧，身体不能动摇，大温（一本作湿），三阳络主之。骨痹烦满，商丘主之。足下热，痛不能久坐，湿痹不能行，三阴交主之。膝内廉痛引髌，不可屈伸，连腹，引咽喉痛，膝关主之。痹，胫重，足跗不收，跟痛，巨虚下廉主之。胫痛，足缓失履，湿痹，足下热，不能久立，条口主之。胫苕苕（一本作苦）痹，膝不能屈伸，不可以行，梁丘主之。膝寒痹不仁，不可屈伸，髀关主之。肤痛痿痹，外丘主之。膝外廉痛，不可屈伸，胫痹不仁，阳关主之。髀痹引膝股外廉痛，不仁，筋急，阳陵泉主之。寒气在分肉间，痛上下，痹不仁，中渎主之。髀枢中痛，不可举，以毫针寒留之，以月生死为宿数，立已。长针亦可。腰胁相引痛急，髀筋瘛，胫痛不可屈伸，痹不仁，环跳主之。风寒从足小指起，脉痹上下带胸胁，痛无常处，至阴主之。足大指搏伤，下车挃地，通背指端伤，为筋痹，解溪主之。

阳受病发风第二（上）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厉风，或为偏枯。其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气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凄（《素问》作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使人解㑊（《素问》作怠惰），闷而不能食，名曰寒热。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分肉间，卫气悍，邪时与卫气相干（《素问》无卫气悍邪时五字），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腠胀而有疡，卫气凝而有所不行，故其肉有不仁。厉者，有荣气热浮，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以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厉风，或曰寒热。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风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伤于风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伤于风者，为肾风。风气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风之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而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无常方，然故有风气也。

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白并（间平）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

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色赤，病甚则言不快。诊在口，其色赤。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堕，四肢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痝然浮肿，腰脊痛，不能正立，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3]上，其色黑。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膈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胪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首风之状，头痛，面多汗恶风，先当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咽（《素问》作口中）干，上渍其风[4]，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曰：邪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曰：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关[5]经水波举（《素问》作涌）而陇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也，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循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名曰泻。曰：不足者补之奈何？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6]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散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已至，适以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真气（《素问》作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名曰补。曰：候气奈何？曰：夫邪去络，入于经，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来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无迎（《素问》作逢）其冲而泻之。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气（《素问》作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泻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益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谓也。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焉，若先若后者，血气已尽，其病不下。故曰：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叩椎。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叩之不发，此之谓也。曰：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太过且至，工不得（《素问》作能）禁也。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正（《素问》作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顺为逆，营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固（《素问》作匡）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邪之新客来也，未有定处，推之则前，引之则上，逢而泻之，其病立已。曰：人之善病风，洒洒汗出者，何以候之？曰：肉不坚，腠理疏者，善病风。曰：何以候肉之不坚也？曰：脂肉不坚而无分理者，肉不坚；肤粗而皮不致者，腠理疏也。

阳受病发风第二（下）

黄帝问曰：刺节言解惑者，尽知调诸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何以解之？岐伯对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南北，乍上乍下，反覆颠倒无常，甚于迷惑。补其不足，泻其有余，阴阳平复。用针如此，疾于解惑。淫邪偏客于半身，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阴表里，足少阴、阳明之经。肉反清取营；骨清取井经也。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智不乱，病在分腠[7]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阳，后入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必审其气之浮沉而取之。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坠，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而止针。曰：有病身热懈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曰：名酒风，治之以泽泻、术各十分，糜御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饮。身有所伤，出血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坠坠，四肢懈佴不收，名曰体解。取其少腹脐下三结交。三结交者，阳明、太阴（一本作阳）脐下三寸关元也。风眩善呕，烦满，神庭主之。如颜青者，上星主之，取上星者，先取谿谽，后取天牖、风池；头痛颜青者，囟会主之。风眩引颔痛，上星主之。取上星亦如上法。风眩目瞑，恶风寒，面赤肿，前顶主之。顶上痛，风头重，目如脱，不可左右顾，百会主之。风眩目眩，颅上痛，后顶主之。头重顶痛，目不明，风到脑中寒，重衣不热，汗出，头中恶风，刺脑户主之。头痛项急，不得倾倒，目眩，鼻不得喘息，舌急难言，刺风府主之。头眩目痛，头半寒（《千金》下有痛字），玉枕主之。脑风目瞑，头痛，风眩目痛，脑空主之。颈颔槮满，痛引牙齿，口噤不开，急痛不能言，曲鬓主之。头痛引颈，窍阴主之。风头耳后痛，烦心，及足不收失履，口㖞僻，头项摇瘛，牙车急，完骨主之。眩，头痛重，目如脱，项似拔，狂见鬼，目上反，项直不可以顾，暴挛，足不任身，痛欲折，天柱主之。腰脊强，不得俯仰，刺脊中。大风汗出，膈俞主之，又谿谽主之（《素问·骨空论》云：大风汗出灸谿谽）。眩，头痛，刺丝竹空主之。口僻，颧窌及断交、下关主之。面目恶风寒，颇肿，臃痛，招摇视瞻，瘛疭口僻，巨窌主之。口不能水浆，㖞僻，水沟主之。口僻禁，外关主之。瘛疭，口沫出，上关主之。偏枯，四肢不用，善惊，大巨主之。大风逆气，多寒善悲，大横主之。手臂不得上头，尺泽主之。风汗出，身肿喘喝，多睡恍惚善忘，嗜卧不觉，天府主之。在腋下三寸，臂内动脉之中。风热善怒，中心喜悲，思慕歔欷，善笑不休，劳宫主之。两手挛不收伸及腋，偏枯不仁，手瘛偏小筋急，大陵主之。头身风，善呕，怵，寒中少气，掌中热，肘急腋肿，间使主之。足不收，痛不可以行，天泉主之。足下缓失履，冲阳主之。手及臂挛，神门主之。痱、痿、臂腕不用，唇吻不收，合谷主之。肘痛不能自带衣，起头眩，颔痛面黑，风肩背痛不可顾，关冲主之。嗌外肿，肘臂痛，五指瘛不可屈伸，头眩，颔额颅痛，中渚主之。马刀肿瘘，目痛，肩不举，心痛槮满，逆气，汗出，口噤不可开，支沟主之。大风默默，不知所痛，嗜卧善惊，瘛疭，天井主之（《千金》云悲伤不乐）。偏枯，臂腕发痛，肘屈不得伸手；又风头痛，涕出，肩臂颈痛，项急，烦满，惊，五指掣不可屈伸，战怵，腕骨主之。风眩惊，手腕痛，泄风，汗出至腰，阳谷主之（《千金》手腕痛作手卷）。风逆，暴四肢肿，湿则唏然寒，饥则烦心，饱则眩，大都主之。风入腹中，侠脐急，胸痛，胁槮满，衄不止，五指端尽痛，足不践地，涌泉主之。偏枯不能行，大风默默，不知所痛，视如见星，溺黄，小腹热，咽干，照海主之。泻在阴跷、右少阴俞。先刺阴跷，后刺少阴，在横骨中。风逆四肢肿，复溜主之。风从头至足，面目赤，口痛啮舌，解溪

主之。大风，目外眦痛，身热痱，缺盆中痛，临泣主之。善自啮颊，偏枯，腰髀枢痛，善摇头，京骨主之。大风，头多汗，腰尻腹痛，踹跟肿，上齿痛，脊背尻重不欲起，闻食臭，恶闻人音，泄风从头至足，昆仑主之。痿厥风头重，颈痛，枢股踹外廉骨痛，瘛疭，痹不仁，振寒，时有热，四肢不举，跌阳主之。腰痛，颈项痛，历节汗出，而步履寒复不仁，踹中痛，飞扬主之。

八虚受病发拘挛第三

黄帝问曰：人有八虚，各以何候？岐伯对曰：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腋；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膕。凡此八虚者，此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由，是八邪气恶血，因而得留，留则伤筋骨机关不得屈伸，故拘挛。

暴拘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主之。掖拘挛，暴脉急，引胁而痛，内引心肺，谵谵主之。从项至脊，自脊已下至十二椎，应手刺之，立已。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张而引之，可令立快矣。

热在五脏发痿第四

黄帝问曰：五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气热则叶焦，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著则生痿躄矣。故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瘛胫肿而不任地（《素问》瘛作挈，肿作疡）。肝气热则胆热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曰：何以得之？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有所亡失，所求不得，则发为肺鸣，鸣则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8]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生于肝，使内也。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伤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合（《素问》作舍）于肾。肾者水脏，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空，故足不任身，热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生于大热。曰：何以别之？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曰：治痿者，独取阳明，何谓也？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者，主束骨而利机关。冲脉者，经脉之海，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冲，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治之，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则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矣。痿厥，为四末束闷，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足缓不收，痿不能行，不能言语，手足痿躄不能行，地仓主之。痿不相知，太白主之（一云身重骨痿不相知）。痿厥，身体不仁，手足偏小。先取京骨，后取中封、绝骨皆泻之，痿厥寒，足腕不收，躄，坐不能起，髀枢脚痛，丘墟之主。虚则痿躄，坐不能起；实则厥，胫热时痛，身体不仁，手足偏小，善啮颊，光明主之。

手太阴阳明太阳少阳脉动发肩背痛肩前臑皆痛肩似拔第五

肩痛不可举，天容及秉风主之。肩背髀痛，臂不举，寒热凄索，肩井主之。肩肿

不得顾，气舍主之。肩背髀不举，血瘀肩中，不能动摇，巨骨主之。肩中热，指臂痛，肩髃禺主之。肩重不举，臂痛，肩窌主之。肩重，肘臂痛不可举，天宗主之。肩胛甲痛，而寒至肘，肩外俞主之。肩胛周痹，曲垣主之。肩痛不可举，引缺盆痛，云门主之。肘痛，尺泽主之。臂瘛，引口中寒，颔肿肩肿引缺盆，商阳主之。肩肘中痛，难屈伸，手不可举，腕重急，曲池主之。肩肘节酸重，臂痛不可屈伸，肘窌主之。肩痛不能自举，汗不出，颈痛，阳池主之。肘中濯濯，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外关主之。肘痛引肩，不可屈伸，振寒热，颈项肩背痛，臂痿痹不仁，天井主之（《千金》云肩内麻木）。肩不可举，不能带衣，清冷渊主之。肘臂腕中痛，颈肿不可以顾，头项急痛，眩，淫泺，肩胛小指痛，前谷主之。肩痛不可自带衣，臂腕外侧痛不举，阳谷主之。臂不可举，头项痛，咽肿不可咽，前谷主之。肩痛欲折，臑如拔，手不能自上下，养老主之。肩背头痛时眩，涌泉主之。

水浆不消发饮第六

溢饮胁下坚痛，中脘主之。腰清脊强，四肢懈堕，善怒，咳，少气，郁然不得息，厥逆，肩不可举，马刀瘘，身瞤，章门主之。溢饮，水道不通，溺黄，小腹痛，里急肿，洞泄，体痛引骨，京门主之。饮渴，身伏，多唾，隐白主之。腠理气，臑会主之。

---

〔1〕“合至杂而为痹”，《素问·痹论》作“杂至合而为痹”。
〔2〕“去”，《灵枢·刺节真邪》作“行”。
〔3〕“肌”，《太素·诸风状论》作“颐”。
〔4〕“其风”，《素问释义》注：“其风，二字衍”。
〔5〕“关”，嘉靖本作“则”。
〔6〕“散”，《素问·离合真邪论》作“取”。
〔7〕“凑”，《灵枢·热病篇》作“腠”。

卷之十一

胸中寒发脉代第一

脉代不至寸口，四逆脉鼓不通，云门主之。胸中寒，脉代时至，上重下轻，足不能地，少腹胀，上抢心，胸中满，咳唾有血，然谷主之。

阳厥大惊发狂痫第二

黄帝问曰：人生而病癫疾者，安所得之？岐伯对曰：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数有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止。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疾；刺诸分其脉尤寒者，以针补之（《素问》云：诸脉诸分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已止）。曰：有病狂怒者，此病安生？曰：生于阳也。曰：阳何以使人狂也？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病名曰阳厥。曰：何以知之？曰：阳明者常动，太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曰：治之奈何？曰：衰（《素问》作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气长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使人服以生铁落为后饮。夫生铁落者，下气候也（《素问》候作疾）。癫疾，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一作脉沉小急实，死不治，小牢急可治）。癫疾，脉虚可治，实则死。厥成为癫疾。贯疸（《素问》作黄疸），暴病厥，癫疾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直视举目赤，甚[1]作极已而烦心。候

之于颜。取手太阳、太阴，血变而止。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左强者，攻其右（一本作左），右强者，攻其左（一本作右），血变而止。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即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三十壮。穷骨者，尾骶也。骨癫疾者，颔齿诸俞分肉皆满，而骨倨强直，汗出烦闷，呕多涎沫，气下泄，不治。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侠项太阳，又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俞。呕多涎沫，气下泄，不治。筋癫疾者，身卷挛急，脉大，刺项大经之大杼。呕多涎沫，气下泄，不治。狂之始生，先自悲也，善忘善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先取手太阴、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脉之盛者，皆取之，不盛者释之。狂，善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阳[2]，及头两颔。狂，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阳明、太阳，后取手太阴、阳明、太阳。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立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骶骨二十壮（骶骨者，尾屈也）。

癫疾呕沫，神庭及兑端、承浆主之。其不呕沫，本神及百会、后顶、玉枕、天冲、大杼、曲骨、尺泽、阳溪、外丘、当上脘旁五分通谷、金门、承筋、合阳主之。委中下二寸为合阳。癫疾，上星主之。先取谚语，后取天牖，风池。癫疾呕沫，暂起僵仆，恶见风寒，面赤肿，囟会主之。癫疾狂走，瘛疭摇头，口喎戾颈强，强间主之。癫疾瘛疭，狂走，颈项痛，后顶主之。后顶，项后一寸五分。癫疾，骨痿，眩，狂，瘛疭，口噤羊鸣，（《千金》作喉鸣），脑户主之。狂易多言不休，及狂走，欲自杀，及目妄见，刺风府。癫疾僵仆，目妄见，恍惚不乐，狂走瘛疭，络却主之。癫疾大瘦，脑空主之。癫疾僵仆，狂疟，完骨及风池主之。癫疾互引，天柱主之。癫疾，怒欲杀人，身柱主之（《千金》又云：瘛疭身热，狂走，谵语，见鬼）。狂走癫疾，脊急强，目转上插，筋俞[3]主之。癫疾，发如狂走者，面皮厚敦敦，不治；虚则头重，洞泄，淋癃，大小便难，腰尻重难起居，长强主之。癫疾憎风，时振寒，不得言，得寒益甚，身热狂走，欲自杀，目反妄见，瘛疭泣出，死不知人，肺俞主之。癫疾，膈俞及肝俞主之。癫疾互引，水沟及龈交主之。癫疾，狂瘛疭，眩仆，癫疾，喑不能言，羊鸣沫出，听宫主之。癫疾互引，口喎喘悸者，大迎主之，及取阳明、太阴，候手足变血而止。狂癫疾，吐舌，太乙及滑肉门主之。太息善悲，少腹有热，欲走，日月主之。

狂易，鱼际及合谷、腕骨、支正、少海、昆仑主之。狂言，太渊主之。心悬如饥状，善悲而惊狂，面赤目黄，间使主之。狂言笑见鬼，取之阳溪及手足阳明、太阴。癫疾，多言，耳鸣，口僻颊肿，实则聋，龋[4]，喉痹不能言，齿痛，鼻鼽衄；虚则痹，膈俞、偏历主之。癫疾，吐舌鼓颔，狂言见鬼，温溜主之。在腕后五寸。目不明，腕急，身热，惊狂，躄痿痹，瘛疭，曲池主之。癫疾吐舌，曲池主之。狂疾，液门主之；又侠溪、丘墟、光明主之。狂，互引头痛，耳鸣，目痹[5]，中渚主之。热病汗不出，互引颈嗌外肿，肩臂痠重，胁腋急痛不举，痂疥，项不可顾，支沟主之。癫疾，吐血沫出，羊鸣戾颈，天井主之，在肘后。热病汗不出，狂互引癫疾，前谷主之。狂互癫疾数发，后溪主之。狂，癫疾，阳谷及筑宾、通谷主之。癫疾，狂，多善食，善笑，不发于外，烦心渴，商丘主之。癫疾，短气，呕血，胸背痛，行间主之。痿厥癫疾，洞泄，然谷主之。狂仆，温溜主之。狂癫，阴谷主之。癫疾发寒热，欠，烦满，悲泣出，解溪主之。狂，妄走善欠，巨虚上廉主之。狂，易见鬼与火，解溪主之。癫狂，互引僵仆，申脉主之。先取阴跷，后取京骨、头上五行。目反上视，若赤痛从内眦始，腹下半寸各

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寒厥癫疾，噤吤瘈疭，惊狂，阳交主之。癫疾，狂，妄行，振寒，京骨主之。身痛，狂，善行，癫疾，束骨主之。补诸阳。癫疾僵仆，转筋，仆参主之。癫疾目䀮䀮，鼽衄，昆仑主之。癫狂疾，体痛，飞扬主之。癫疾反折，委中主之。凡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公孙及井俞。实则肠中切痛，厥，头面肿起，烦心，狂，多饮；虚则鼓浊，腹中气大滞，热痛不嗜卧；霍乱，公孙主之。

阳脉下坠阴脉上争发尸厥第三

尸厥，死不知人，脉动如故，隐白及大敦主之。恍惚尸厥，头痛，中极及仆参主之。尸厥暴死，金门主之。

气乱于肠胃发霍乱吐下第四

霍乱，刺俞旁五，足阳明及上旁三。呕吐烦满，魄户主之。阳逆霍乱，刺人迎，刺入四分，不幸杀人。霍乱，泄出不自知，先取太溪，后取太仓之原。霍乱，巨阙、关冲、支沟、公孙、解溪主之（《千金》又取阴陵泉）。霍乱泄注，期门主之。厥逆霍乱，府舍主之。胃逆霍乱，鱼际主之。霍乱逆气，鱼际及太白主之。霍乱遗矢气，三里主之。暴霍乱，仆参主之。霍乱转筋，金门、仆参、承山、承筋主之。霍乱，胫痹不仁，承筋主之（《千金》云：主瘈疭脚痠）。转筋于阳，理其阳；转筋于阴，理其阴，皆卒刺之。

足太阴厥脉病发溏泄下痢第五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肠澼。久风为飧泄。飧泄而脉小，手足寒者，难已；飧泄而脉大，手足温者易已。黄帝问曰：肠澼便血何如？岐伯对曰：身热则死，寒则生。曰：肠澼下白沫何如？曰：脉沉则生，浮则死。曰：肠澼下脓血何如？曰：悬绝则死，滑大则生。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曰：脉滑大皆生；悬涩皆死，以脏期之。

飧泄，补三阴交，上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病注下血，取曲泉、五里。肠中有寒热，泄注肠澼便血，会阳主之。肠鸣澼泄，下窌主之。肠澼泄切痛，四满主之。便脓血，寒中，食不化，腹中痛，腹哀主之。绕脐痛，抢心，膝寒，注利，腹哀主之。溏瘕，腹中痛，脏痹，地机主之。飧泄，太冲主之。溏，不化食，寒热不节，阴陵泉主之。肠澼，中郄主之。飧泄，大肠痛，巨虚上廉主之。

五气溢发消渴黄瘅第六

黄帝问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岐伯对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夫柔弱者，必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衡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畜积，血气逆留（《太素》作留积），腹皮充胀（《太素》作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故为消瘅。此言其刚暴而肌肉弱者也。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瘅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曰：有病口甘者，病名曰何？何以得之？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发于脾胃[6]，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美而多食甘肥，肥令人内热，甘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瘅（《素问》作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凡治消瘅，治偏枯，厥气逆满，肥贵人，则膏粱之病也；膈塞闭绝，上下不通，暴忧之病也。消瘅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绝小坚，病久不可治也。

曰：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疽（《素问》作瘅），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膏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夫热气慓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也，至甲乙日当愈甚（《素问》作当更论）。瘅成为消中。

黄瘅，刺脊中（《千金》云：腹重不动作）。黄瘅善欠，胁下满欲吐，脾俞主之（《千金》云：身重不动作）。消渴身热，面（《千金》作目）赤黄，意舍主之。消渴嗜饮，承浆主之。黄瘅目黄，劳宫主之。嗜卧，四肢不欲动摇，身体黄，灸手五里，左取右，右取左。消渴，腕骨主之。黄瘅，热中善渴，太冲主之。身黄，时有微热，不嗜食，膝内内踝前痛，少气，身体重，中封主之。消瘅，善喘，气走喉咽而不能言，手足清，溺黄，大便难，嗌中肿痛，唾血，口中热，唾如胶，太溪主之。消渴黄瘅，足一寒一热，舌纵烦满，然谷主之。阴气不足，热中，消谷善饥，腹热身烦，狂言，三里主之。

动作失度内外伤发崩中瘀血呕血唾血第七

黄帝问曰：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安[7]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矣。夫圣人之教也，形劳而不倦，神气从以顺，色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智愚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数。年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故也。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曰：有病胸胁榰满，妨于食，食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涕，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何以得之？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少年时，有所大夺血，若醉以入房，中气竭，肝伤，故使月事衰少不来也。治之以乌贼鱼骨，茜茹，二物并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以饮利肠中，及伤肝也。曰：劳风为病何如？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而瞑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也。曰：治之奈何？曰：以救俯仰。太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千金》云：候之三日五日，不精明者是其症也）。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空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矣。

少气，身漐漐也，言吸吸也，骨痠体重，懈惰不能动，补足少阴。短气，息短不属，动作气索，补足少阴，去[8]血络。男子阴端寒，上冲心中狼狼，会阴主之。男子脊急目赤，支沟主之。脊内廉痛，溺难，阴痿不用，少腹急引阴，及脚内廉，阴谷主之。善厌[9]梦者，商丘主之。丈夫失精，中极主之。男子精溢，阴上缩，大赫主之。男子精不足，太冲主之。崩中，腹上下痛，中郄主之。胸中瘀血，胸胁榰满，膈痛，不能久立，膝痿寒，三里主之。心下有鬲，呕血，上脘主之。呕血有[10]息，胁下痛，口干，心痛与背相引，不可咳，咳则肾痛，不容主之。唾血、振寒，嗌干，太渊主之。咳血，大陵及郄门主之。呕血上气，神门主之。内伤不足，三阳络主之。内伤唾血不足，外无膏泽，刺地五会。凡唾血，泻鱼际，补尺泽。

邪气聚于下脘发内痈第八

黄帝问曰：气为上膈。上膈者，食入而还出，余已知之矣。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时乃出，未得其意，愿卒闻之。岐伯对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留于肠中，留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脘，守下脘则肠胃充郭，胃[11]气不营，邪气居之。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脘虚，下脘虚则邪气胜，胜则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脘约。其痈在脘内者，则沉而痛深；其痈在脘外者，则痈外而痛浮，痈

上皮热。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旁，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无过三行，察其浮沉以为浅深，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互以参禁，以除其内，恬澹无为，乃能行气，后服酸苦，化谷乃下膈矣。曰：有病胃脘痈者，诊当何如？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涩（《素问》作细）。沉涩者气逆，气逆者则人迎甚盛，甚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痈。肝满肾满肺满皆实，则为瘴。肺痈喘而两胠（《素问》作胁）满；肝痈两胁（《素问》作胁）下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痈胠（《素问》作脚）下至少腹满，胫有大小，髀胫跛，易偏枯。

寒气客于经络之中发痈疽风成发历浸淫第九（上）

黄帝问曰：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以养骨节，通腠理。中焦出气如雾[12]，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赤而为血。血和则孙络先满，乃注于络脉，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阴阳乃张，因息而行，行有经纪，周有道理，与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调之，从虚去实，泻则不足，疾则气减，留则先后；从实去虚，补则有余，血气已调，神气乃持。余已知血气之至与不至，未知痈疽之所从生，成败之时，死生之期，或有远近，何以度之？曰：经脉流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草冀不成，五谷不植，经纪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别离异处。血气犹然，请言其故。夫血脉营卫，周流不止，上应天宿，下应经数。寒邪客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也。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筋烂，筋烂则骨伤，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则筋骨枯空，枯空则筋骨肌肉不相亲，经络败漏，熏于五脏，脏伤则死矣。

寒气客于经络之中发痈疽风成发历浸淫第九（下）

黄帝问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阴阳气不通而热相薄，乃化为脓，小针能取之乎？岐伯对曰：夫致使身被痈疽之疾，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积聚之所生，故圣人自治于未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曰：其已有形，脓已成，为之奈何？曰：脓已成，十死一生。曰：其已成有脓血，可以少[13]针治乎？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大治大者，其功大；以小治大者，多害大。故其已成脓血者，其惟砭石铍[14]锋之所取也。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曰：在逆顺焉耳。曰：愿闻顺逆。曰：已为伤者，其白睛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此五者为顺矣。

邪之入于身也深，其寒与热相薄，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疾，前筋屈不得伸，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瘤也。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复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一本作疡）疽，留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气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息，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气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曰：病痈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曰：病名曰厥逆，灸之则喑，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阳气重上（一本作止），有余于上，灸之阳气入阴，入则喑，石之阳气虚，虚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使愈。曰：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以针灸治之，而皆已，其治何在？曰：此同名而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

所谓同病而异治者也。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皆安在？曰：此皆寒气之肿也，八风之变也。曰：治之奈何？曰：此四时之病也，以其胜，治其俞。暴痈筋濡（一本作软），随分而痛，魄汗不尽，胞气不足，治在其经俞。腋痈大热，刺足少阳五，刺而热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痈疽不得顷回。痈不知所，按之不应手，乍来乍已，刺手太阴旁三，与缨脉各二。治痈肿者，刺痈上，视痈大小深浅刺之，刺大者，多而深之，必端内针为故止也（《素问》云：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内针为故止）。项肿不可俯仰，颊肿引耳，完骨主之。咽肿难言，天柱主之。颔肿唇痈，颧窌主之。颊肿痛，天窗主之。头[15]项痈肿，不能言，天容主之。身肿，关门主之。胸下满痛，膺肿，乳根主之。马刀肿瘘，渊腋、章门、支沟主之。面肿目痈，刺陷谷出血立已。犊鼻肿，可刺其上，坚勿攻，攻之者死。疽，窍阴主之。厉风者，索刺其肿上，已刺以吮其处，按出其恶血，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脉风成为厉，管疽发厉，窍阴主之。头大浸淫，间使主之。管疽，商丘主之。瘃蛘欲呕，大陵主之。痂疥，阳溪主之。

黄帝问曰：愿尽闻痈疽之形与忌日名？岐伯对曰：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不急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脓泻已，则合[16]豕膏，冷食，三日已。

发于颈者，名曰夭疽。其状大而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渊腋，前伤任脉，内薰肝肺，薰则十余日死矣。阳气大发，消脑溜项，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脑痛如刺以针，烦心者，死不治。发于肩及臑，名曰疵疽。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脏，痈发四五日逆焫之。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痈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瘿，以急治之。发于胸，名曰井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发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状如谷实瓜蒌，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不急治，十岁死，死后出脓。痈发于胁，名曰败疵。此言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状大痈脓，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治之以蔆翘草根及赤松子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令竭，得三升，即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至足已。发于股胫（一作腓），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色，痈脓内薄于骨，急治之，不急治，四十日死。发于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发于股阴，名曰赤驰。不治六十日死；在两股之内不治十日死。发于膝，名曰疵疽。其状大痈，色不变，寒热而坚者，勿石，石之者即死；须其色异，柔乃石之者生。诸痈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四十日死。发于胫，名曰兔啮，其状如赤豆，至骨急治之，不急治杀人。发于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痈色不变，数石其俞，而止其寒热，不死。发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痈，不急治之，百日死。发于足旁，名曰厉痈。其状不大，初从小指发，急治去之，其状黑者不可消，辄益，不治，百日死。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不去则死矣。

黄帝问曰：何为痈？岐伯对曰：营气积留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归之，归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曰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肌肤于骨髓，骨髓不为焦枯，五脏不为伤，故名曰痈。曰：何谓疽？曰：热气纯盛，下陷肌肤筋髓骨肉，内连五脏，血气竭绝，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名曰疽。疽者，其上皮夭瘀以坚，状如牛领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曰：有疽死者奈何？曰：身五部：伏菟一，腨（《灵枢》作腓）二，背三，五脏之俞四，项五。此五部有疽死也。曰：身形应九野奈何？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手（一作足）应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胸（一作协）应春分，其日乙卯；左足应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头首应夏至，其日丙午；右手应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胸（一作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六

腑及膈下五脏应中州，其日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处，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痈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溃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五子夜半，五丑鸡鸣，五寅平旦。

五卯日出，五辰食时，五巳隅中。

五午日中，五未日昳，五申晡时。

五酉日入，五戌黄昏，五亥人定。以上此时得疾者皆不起。

---

〔1〕“甚”，《太素·癫疾》作“其”。

〔2〕“阳”，《灵枢·癫狂篇》作“阴”。

〔3〕“筋俞”，《千金》卷三十作“筋缩”。

〔4〕“齲”，疑为错简，据《外台》卷三十九当移至后句之“齿痛”之间，作“齿齲痛”。

〔5〕“痹”，《外台》卷三十九作“痛”。

〔6〕“脾胃”，《素问·奇病论》作“藏于胃，脾为……”

〔7〕“安”，《素问·上古天真论》作“妄”。

〔8〕“去”，《太素·少气》作“取”。，

〔9〕“厌”，《铜人》卷五作“魇”。

〔10〕“有”，《外台》卷三十九作“肩”。

〔11〕“胃”，《灵枢·上膈》作“卫”。

〔12〕“雾”，《灵枢·痈疽》作“露”。

〔13〕“少”，《灵枢·玉版篇》作“小”。

〔14〕“腓”，《灵枢·玉版篇》作“铍”。

〔15〕“头”，《外台》卷三十九作“颈”。

〔16〕“合”，《太素·痈疽》作“含”。

卷之十二

欠哕唏振寒噫嚏

躃泣出太息 涕下耳鸣啮舌善忘善饥第一

黄帝问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岐伯对曰：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阴主夜，夜主卧。阳主上，阴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阳气盛，则寤。肾主欠。故泻足少阴，补足太阳。曰：人之哕者何？曰：谷入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肺主哕。故补手太阴，泻足太阴；亦可以草刺其鼻，嚏而已；无息而疾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曰：人之唏者何？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绝，故为唏。唏[1]者，阴盛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曰：人之振寒者何？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补诸阳。曰：人之噫者何？曰：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补足太阴、阳明（一云补眉本）。曰：人之嚏者何？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补足太阳荣、眉本（一云眉上）。曰：人之躃者何？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躃。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曰：人之哀而泣涕者何？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涕泣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

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曰：有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曰：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华色其荣。是以人有德，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也。众精者，积水也（《素问》作水宗）；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气之传也，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言曰：心悲，又名曰志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下[2]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脑者，阳也（《素问》作阴）；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涕从之者，其类也。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太素》作出则俱亡），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曰：人哭泣而泣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夫经言乎，厥则目光无所见（自涕之与泣者已下至目光无所见原不漏，今以《素问》《灵枢》补之）。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夫一水不能胜五火，故目盲。是以气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素问》下有火字）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九卷》言其形，《素问》言其情，亦互相发明也）。曰：人之太息者何？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曰：人之溃下者何？曰：饮食皆入于胃，胃中有热，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溃下。补足少阴。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甲上，与肉交者。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曰：此厥逆走上，脉气皆至也。少阴气至，则自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视主病者补之。曰：人之善忘者何？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不以时上，故善忘也。曰：人之善饥不嗜食者何也？曰：精气并于脾，则热留于胃，胃热则消谷，消谷故善饥，胃气逆上，故胃脘塞，胃脘塞故不嗜食。善忘及善饥，先视其腑脏，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凡此十四邪者，皆奇邪走空窍者也。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善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瞑。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善鸣。补之足外踝下留之。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闷。急刺足大指上二寸留之。一曰补足外踝下留之。

寒气客于厌发喑不能言第二

黄帝问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气不行？少师对曰：咽喉者，水谷之道路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唇口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痈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之所使，主发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闭，分气失也。其厌小而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出气迟，故重言也。所谓吃者，其言逆，故重之。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机扇，机扇开阖不利，故无音。足少阴之脉上系于舌本，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泻血脉，浊气乃辟；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复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暴喑气硬，刺扶突与舌本出血。喑不能言，刺脑户。暴喑不能言，喉嗌痛，刺风府。舌缓，喑不能言，刺喑门。喉痛喑不能言，天突主之。暴喑气硬，喉痹咽痛，不得息，食饮不下，天鼎主

之。食饮善呕，不能言，通谷主之。喑不能言，期门主之。暴喑不能言，支沟主之。喑不能言，合谷及涌泉、阳交主之。

目不得眠不得视及多卧卧不安不得偃卧肉苛诸息有音及喘第三

黄帝问曰：夫邪气之客于人也，或令人目不得眠者，何也？伯高对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息也，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其入于阴也，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今邪气客于五脏，则卫气独营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眠。治之，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此所以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得和者也。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柤，饮汁一小杯，曰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曰：目闭不得视者何也？曰：卫气行于阴，不得入于阳。行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跷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焉（《九卷》行作留，入作行）。曰：人之多卧者何也？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涩（《九卷》作湿，下同）。涩则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胃[3]气行，留久则[4]皮肤涩，分肉不解则行迟。夫卫气者，昼常行于阳，夜常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故肠胃大，卫气行留久，皮肤涩，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精，（一作清）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卧焉。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也？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久留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曰：治此诸邪奈何？曰：先视其腑脏，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必先明知其形气[5]之苦乐，定乃取之。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曰：脏有所伤，及情有所倚，则卧不安（《素问》作精有所寄则安，《太素》作精有所倚则不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曰：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曰：人之有肉苛者何也？是为何病？曰：营气虚，卫气实也。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加苛也。人身与志不相有也，三十日死。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6]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此何脏使然？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也，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不得随经上行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客也。夫水气循津液而留（《素问》作流）者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惊不得眠，善断水气上下，五脏游气也，三阴交主之。不得卧，浮郄主之。身肿皮肤不可近衣，淫泺苛获，久则不仁，屏翳主之。

足太阳阳明手少阳脉动发目病第四

黄帝问曰：余尝上青霄之台，中陛而惑，独冥视之，安心定气，久而不解，被发长跪，俯而复视之，久不已，卒然自止，何气使然？岐伯对曰：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灵枢》作窠，下同）者为眼。骨之精者为瞳子，筋之精

为黑睛（《灵枢》作黑眼），血之精为其络，气之精为白睛（《灵枢》亦作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契（一作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灵枢》作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头目，逢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邪中之精，则其精所中者不相比，不相比则精散，精散则视岐，故见两物也。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睛赤脉法于阳，故阴阳合揣（《灵枢》作传）而精明也。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所舍也，故神分精乱而不揣（一作转），卒然见非常之处，精气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曰：余疑何其然也，余每至东苑，未尝不惑，去之则复。余惟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曰：不然，夫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惑，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间者为迷，甚者为惑。

目眦外决（一作次）于面者为兑眦，在内近鼻者，上为外眦，下为内眦。目色赤者，病在心；白色者，病在肺；青色者，病在肝；黄色者，病在脾；黑色者，病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夫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一作洞）。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传为鼽懵（《素问》作衄蠛），瞑目，故得之气厥。

足阳明有侠鼻入于面者，名曰悬颅，属口，对入系目本。头痛，引颔取之，视有过者取之，损有余，补不足，反者益甚。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出，阴阳交于兑眦。阳气绝则瞑目，阴气绝则眠。

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跷。目中痛不能视，上星主之。先取谚语，后取天牖、风池。青盲，远视不明，承光主之。目瞑，远视眈眈，目光[7]主之。目眈眈赤痛，天柱主之。目眩无所见，偏头痛，引外眦而急，颔厌主之。目不明，恶风，日泪出憎寒，目痛目眩，内眦赤痛，目眈眈无所见，眦痒痛，淫肤白翳，睛明主之。青盲无所见，远视眈眈，目中淫肤，白膜覆瞳子，目窗主之。目不明，泪出，目眩瞀，瞳子痒，远视眈眈，昏夜无见，目瞤动，与项口参相引，喎僻口不能言，刺承泣。

目痛口僻，戾（一作泪出），目不明，四白主之。目赤黄，颧窌主之。睊目，水沟主之。目痛不明，断交主之。目瞑身汗出，承浆主之。青盲瞩目恶风寒，上关主之。青盲，商阳主之。瞩目目眈眈，偏历主之。眼痛，下廉主之。遗目，目眈眈，少气，灸手五里，左取右，右取左。目中白翳，目痛泣出，甚者如脱，前谷主之。白膜覆珠，瞳子无所见，解溪主之。

手太阳少阳脉动发耳病第五

暴厥而聋，耳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留瘦著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黄帝问曰：刺节言发蒙者，刺腑俞以去腑病，何俞使然？岐伯对曰：刺此者，必于白日中刺其耳听（一作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外，此其俞也。曰：何谓声闻于外？曰：已刺以手坚按其两鼻窍，令疾偃，其声必应其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挺抵（一本作耵聍），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少指（《太素》云：少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聋而不痛，取足少阳；聋而痛，取手阳明。耳鸣，百会及颔厌、颅息、天窗、大陵、偏历、前谷、后溪皆主之。耳痛聋鸣，上关主之，刺不可深。耳聋鸣，下关及阳溪、关冲、掖门，阳谷主之。耳聋鸣，头颔痛，耳门主之。头重，颔痛引耳中，恹恹嘈嘈，和窌主之。聋，耳中癫溲，癫溲者，若风，听会主之。耳

聋填填，如无闻，恢恢嘈嘈，若蝉鸣，颔颊鸣，听宫主之，下颊取之，譬如破声，刺此（即《九卷》所谓发蒙者）。聋，翳风及会宗、下空[8]主之。耳聋无闻，天空[9]主之。耳聋嘈嘈无所闻，天容主之。耳鸣无闻，肩真[10]及完骨[11]主之。耳中生风，耳鸣耳聋时不闻，商阳主之。聋，耳中不通，合谷主之。耳聋，两颞颥痛，中渚主之。耳焞焞浑浑无所闻，外闻主之。卒气聋，四渎主之。

手足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第六

诊龋痛，按其阳明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者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臂之阳明，有入鼽齿者，名曰太迎，下齿龋取之臂，恶寒补之（一作取之），不恶泻之（《灵枢》名曰禾窌，或曰大迎，详大迎乃是阳明脉所发，则当云禾窌是也，然而下齿龋又当取足阳明禾窌大迎，当试可知耳）。手太阳有入颃偏齿者，名云角孙，上龋齿取之在鼻，与鼽（一作颃）前。方病之时，其脉盛，脉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一曰取之出眉外，方病之时，盛泻虚补。齿动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舌缓渎下，颊闷，取足少阴。重舌，刺舌柱以排针。上齿龋肿，目窗主之。上齿龋痛，恶风寒，正营主之。齿牙龋痛，浮白及完骨主之。齿痛，颧髎及二间主之。上齿龋，兑端及耳门主之。齿间出血者，有伤酸，齿床落痛，口不可开，引鼻中，龂交主之。颊肿，口急，颊车痛，不可以嚼，颊车主之。上齿龋痛，恶寒者，上关主之。厥，口僻，失欠，下牙痛，颊肿恶寒，口不收，舌不能言，不得嚼，大迎主之。失欠，下齿龋，下牙痛，颔肿，下关主之。齿牙不可嚼，龂肿，角孙主之。口僻不正，失欠，口不开，翳风主之。舌下肿，难言，舌纵，喎戾不端，通谷主之。舌下肿，难以言，舌纵，涎出，廉泉主之。口僻，刺太渊，引而下之。口中肿臭，劳官主之。口中下齿痛，恶寒颔肿，商阳主之。齿龋痛，恶清，三间主之。口僻，偏历主之。口齿痛，温溜主之。下齿龋，则上齿痛，液门主之。齿痛，四渎主之。上牙龋痛，阳谷主之（一作阳络）。齿龋痛，合谷主之。又云少海主之。舌纵渎下，烦闷，阴交主之。

血溢发衄第七（鼻鼽息肉著附）

暴痹内逆，肝肺相薄，血溢鼻口，取天府，此为胃之大腧，五部也（五部，按《灵枢》云：阳逆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人迎；暴喑气哽，刺扶突与舌本出血；暴聋气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拘挛，痫痓，足不任身者，取天柱；暴痹内逆，肝肺相薄，血溢鼻口，取天府。此为胃之五大俞五部也。今士安散作五穴于篇中，此特五部之一耳）。衄而不止，血不血流，取足太阳；大衄血不血，取手太阳。不已刺脘骨下；不已刺月国中出血。

鼻鼽衄，上星主之；先取谾谾，后取天牖、风池。鼻管疽，发为厉，脑空主之。鼻鼽不利，窒洞气塞，喎僻多洟，鼽衄有痈，迎香主之。鼽衄洟出，中有悬痈，宿肉，窒洞不通，不知香臭，素窌主之。鼻窒口僻，清洟出，不可止，鼽衄有痈，禾窌主之。鼻中息肉不利，鼻头额颡中痛，鼻中有蚀疮，龂交主之。鼻鼽不得息，不收洟，不知香臭，及衄不止，水沟止之。衄血不止，承浆及委中主之。鼻不利，前谷主之。衄，腕骨主之。

手足阳明少阳脉动发喉痹咽痛第八

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喉痹，完骨及天容、气舍、天鼎、尺泽、合谷、商阳、阳溪、中渚、前谷、商丘、然谷、阳交悉主之。喉痹咽肿，水浆不下，璇玑主之。喉痹食不下，鸠尾主之。喉痹咽如梗，三间主之。喉痹不能言，温溜及曲池主之。喉痹气逆，口喎，喉咽如栀状，行间主之（《千金》作间使）。咽中痛，

不可内食，涌泉主之。

气有所结发瘤瘿第九

瘿，天窗（一本作天容；《千金》作天府）及膺会主之。瘤瘿，气舍主之。

妇人杂病第十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病？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无治也，当十月复。《治法[12]》曰：无损不足，溢有余，以成其辜（《素问》作疹）。所谓不足者，身羸瘦，无用镵石也。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擅中。故曰成辜。曰：何以知怀子且生也？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

诊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乳子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乳子中风，病热喘渴（《素问》作鸣），肩息，脉急大。缓则生，急则死。

乳子下赤白，腰俞主之。女子绝子，阴挺出，不禁白沥，上髎主之。女子赤白沥，心下积胀，次髎主之。腰痛不可俯仰，先取缺盆，后取尾骶。女子赤淫时白，气癃，月事少，中髎主之。女子下苍汁，不禁赤沥，阴中痒痛，少腹控胁，不可俯仰，下窌主之。刺腰尻交者，两胂上，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肠鸣泄注，下窌主之。妇人乳余疾，肓门主。寒热短气，卧不安，膺窗主之。乳痈，凄索寒热，可按[13]，乳根主之。绝子，灸脐中，令有子。女子手脚拘挛，腹满疝，月水不通，乳余疾，绝子阴痒，阴交主之。腹满疝积，乳余疾，绝子阴痒，刺石门（《千金》云：奔豚上腹坚痛，下引阴中，不得小便，刺阴交入八分）。女子绝子，衄血在内不下，关元主之（《千金》云：胞转不得尿，少腹满，石水痛，刺关元，亦宜灸）。女子禁中痒，腹热痛，乳余疾，绝不足，子门不端，少腹苦寒，阴痒及痛，经闭不通，中极主之。妇人下赤白沃后，阴中干痛，恶合阴阳，小腹胕坚，小便闭，曲骨主之（《千金》作屈骨）。女子血不通，会阴主之。妇人子脏中有恶血逆满痛，石关主之。月水不通，奔豚泄气，上下引腰脊痛，气穴主之。女子赤淫，大赫主之。妇子胞中痛，月水不以时休止，天枢主之（《千金》云：腹胀肠鸣，气上冲胸，刺天枢）。小腹胀满痛，引阴中，月水至则腰脊痛，胞中瘕，子门有寒，引髌髀，水道主之（《千金》云：大小便不通，刺水道）。女子阴中寒，归来主之。女子月水不利，或暴闭塞，腹胀满癃，淫泺身热，腹中绞痛，癫疝阴肿，及乳难，子抢心，若胞衣不出，众气尽乱，腹满不得反复，正偃卧，屈一膝，伸一膝，并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妇人无子，及少腹痛，刺气冲主之。妇人产余疾，食饮不下，胸胁榰满，眩目足寒，心切痛，善噫，闻酸臭，胀痹，腹满，少腹尤大，期门主之。妇人少腹坚痛，月水不通，带脉主之。妇人下赤白，里急瘈疭，五枢主之。妒乳，太渊主之（《千金》云：膺胸痛）。绝子，商丘主之。穴在内踝前宛宛中。女子疝瘕，按之如以汤沃其股，内至膝，飧泄，灸刺曲泉。妇人阴中痛，少腹坚急痛，阴陵泉主之。妇人漏下，若血闭不通，逆气胀，血海主之。月事不利，见血而有身反败，阴寒，行间主之。乳痈，太冲及复溜主之。女子疝，及少腹肿，溏泄，癃，遗溺，阴痛，面尘黑，目下眦痛，太冲主之。女子少腹大，乳难，嗌干，嗜饮，中封主之。女子漏血，太冲主之。女子侠脐疝，中封主之。大疝绝子，筑宾主之。女子疝，小腹肿，赤白淫，时多时少，蠡沟主之。女子疝瘕，按之如以汤沃两股中，少腹肿，阴挺出痛，经水来下，阴中肿，或痒，漉青汁若葵羹，血闭无子，不嗜食，曲泉主之。妇人绝产，若未曾生产，阴廉主之。刺入八分，羊矢下一寸是也。妇人无子，涌泉主之。女子不字，阴暴出，经水漏，然谷主之。

女子不下月水，照海主之（《千金》云：痓惊善悲不乐，如坠堕，汗不出刺照

海)。妇人阴挺出，四肢淫泺，身闷，照海主之。月水不来而多闭，心下痛，目眩眩不可远视，水泉主之。妇人漏血，腹胀满，不得息，小便黄，阴谷主之（《千金》云：漏血，小腹胀满如阻，体寒热，腹偏肿，刺阴谷）。乳痈有热，三里主之。乳痈惊痹，胫重，足跗不收，跟痛，巨虚下廉主之。月水不利，见血而有身则败，及乳肿，临泣主之。女子字难，若胞不出，昆仑主之。

小儿杂病第十一

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死。婴儿耳间青脉起者，瘛，腹痛。大便青黯，飧泄，脉大，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者，易已。

惊痫脉，五针，手足太阴各五，刺经，太阳者五，刺手足少阴经络旁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小儿惊痫，本神及前顶、囟会、天柱主之。如反视，临泣主之。小儿惊痫加瘛疭，脊急强，目转上插，缩筋主之。

小儿惊痫，瘛疭脊强，互相引，长强主之。小儿食晦，头痛，谵讝主之。小儿痫发，目上插，攒竹主之。小儿脐风，目上插，刺丝竹空主之。小儿痫痉，呕吐泄注，惊恐，失精，瞻视不明，眵瞢，瘛脉及长强主之。小儿惊痫，不得息，颅囟主之。小儿惊痫，如有见者，列缺主之，并取阳明络。小儿口中腥臭，胸胁榰满，劳宫主之。小儿咳而泄，不欲食者，商丘主之。小儿痫瘛，手足扰，目昏，口噤，溺黄，商丘主之。小儿痫瘛，遗精溺，虚则病诸痫癫，实则闭癃，小腹中热，善寐，大敦主之。小儿脐风，口不开，善惊，然谷主之。小儿腹满，不能食饮，悬钟主之。小儿马痫，仆参及金门主之。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不下，噫，悲，喘，昆仑主之。

---

〔1〕“唏”原脱，据《灵枢·口问篇》补。
〔2〕“下”，《素问·解精微论》作“不”。
〔3〕“胃”，《灵枢·大惑论》作“卫”。
〔4〕“则”，《灵枢·大惑论》无此字。
〔5〕“气”，《灵枢·大惑论》作“志”。
〔6〕“息”原脱，据嘉靖本补。
〔7〕“目光”，《千金》卷六作“目窗”。
〔8〕“下空”，《外台》卷三十九作“下关”。
〔9〕“天空”，《外台》卷三十九作“天窗”。
〔10〕“肩真”，日刻本作“肩贞”。
〔11〕“完骨”，《千金》卷三十作“腕骨”。
〔12〕“治法”，《素问·奇病论》作“刺法”。
〔13〕“可按”，嘉靖本作“痈不可按”。

针灸大成

〔明〕杨继洲　著
严　洁　章　威　整理

提　　要　《针灸大成》初稿名《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后经补充定名为《针灸大成》，系明·杨继洲所著。成书于1601年。

全书10卷。卷一首列仰伏人总穴图，论针道源流，继则引录《内经》《难经》等有关针灸原文，并予注解；卷二、卷三列针灸歌赋30余则；卷四为针法，并附杨氏问答30余则；卷五为十二井穴、五输穴、子午流注及灵龟飞腾八法；卷六、卷七，为十四经脉、经穴、经外奇穴、十五络穴、五募八会穴之部位与主治；卷八为诸症治法，分作23门，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常见病的针灸治疗；卷九为名医治法、灸法、杨氏医案等；卷十为《陈氏小儿按摩经》。

该书以《内经》《难经》为源，历代诸家之说为流，在杨氏家学秘传的基础上，结合作者丰富的针灸治验纂编而成，全面总结继承了明以前针灸学术的精粹和成就。全书内容丰富系统，有论有法，脉症俱备，理论精辟，切合实用。其针灸、药物、按摩并重，针法、灸法并重，穴法、手法并重等观点，至今犹为学者推崇。自明朝刊行以来，该书翻刻版本多达47种以上，甚至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成为国外针灸界的范本和教科书。《针灸大成》一直被认为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又一部蜚声针坛的针灸学名著。该书卷十全文收录《小儿按摩经》，除本书外，未有传本，故其对保存古代按摩文献亦具有一定贡献。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001）刻本、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致和堂刻本、清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文道堂章廷重修本刊本、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宝华顺重刊本、清光绪六年（1880）扫叶山房刻本、清宣统末年聚和堂刻本、紫文阁刻本、1932年北京老酒堂刻本、1936年大文书局铅印本和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此据明万历辛丑年刻本节选 其卷二、卷三、卷四、卷九部分内容。

《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叙

尝闻医道通于儒，而其功与相等埒，得非以儒者运心极而剂量之，能使天下和平，与医之起疡兴疴，跻天下于仁寿，其事与功均也。然儒者未能穷经反约，则施且必悖，终无补于治功，而医家治六气之淫，辨五方之感，察百病之因，其说具在载籍，无虑数拾百种。专业是者，未能穷而反之，得其说于会通，吾未见其功之能相也。窃尝譬之执方待病者，刑名之余绪也。导引不药者，黄老之遗谋也。而均之弗足以收和平之功，正惟其戾于儒耳。

三衢杨之继洲，幼业举子，博学绩文，一再厄于有司，遂弃其业业医，医固其世家也。祖父官太医，授有真秘，纂修《集验医方》进呈，上命镌行天下。且多蓄贮古医家抄籍，杨子取而读之，积有岁年，寒暑不辍，倬然有悟。复虑诸家书弗会于一，乃参合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凡针药调摄之法，分图析类，为天地人卷，题曰：《玄机秘要》。诚稽此而医道指掌矣。

世宗朝命大臣伯试异选，侍内廷，功绩懋著，而人以疾病疕疡造者，应手奏效，声各籍甚。会在朝善杨子，究其自出是编，诸公嘉之，为寿诸梓，以惠后学，请序于余。余素知杨子去儒业业医，今果能以医道侔相功，益信儒道之通于医也。是编出，而医道其指南焉。神明在人，寿域咸跻，诸公之仁溥矣，远矣！是为序。

赐进士第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蒲泽疏菴王国光书

刻《针灸大成》序

医关民命，其道尚矣。顾古之名医，率先针砭，而黄岐问难，于此科为独详，精其术者，立起沉疴，见效捷于药饵。迩来针法绝传，殊为可惜！余承乏三晋，值时多事，群小负嵎，万姓倒悬，目击民艰，弗克匡济，由是愤郁于中，遂成痿痹之疾，医人接踵，日试丸剂，莫能奏功。乃于都门延名针杨继洲者，至则三针而愈，随出家传秘要以观，乃知术之有所本也。将付之梓人，犹以诸家未备，复广求群书，若《神应经》《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节要》《针灸聚英》《针灸捷要》《小儿按摩》，凡有关于针灸者，悉采集之。更考《素问》《难经》以为宗主，针法纲目，备载之矣。且令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刻画图，令学者便览而易知焉。余有忧于时事，愧无寸补，恨早年不攻是业，乃能济人利物也。因刻是书，传播宇内，必有仁人君子，诵而习之，精其术攻寿斯民者。是为序。

时万历辛丑桂月吉旦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燕赵含章赵文炳书

目　录

卷　二
标幽赋…… 165
金针赋…… 173
通玄指要赋…… 175
兰江赋…… 178
卷　三
玉龙歌…… 179
胜玉歌…… 182
策…… 183
诸家得失策
头不多灸策
穴有奇正策
针有深浅策
卷　四
三衢杨氏补泻…… 186
经络迎随设为问答…… 191
卷　九
医案…… 197

卷 二

标 幽 赋

拯救之法，妙用者针。

劫病之功，莫捷于针灸。故《素问》诸书，为之首载，缓、和、扁、华，俱以此称神医。盖一针中穴，病者应手而起，诚医家之所先也。近世此科几于绝传，良为可叹！经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砭石者，不可与言至巧。此之谓也。又语云：一针、二灸、三服药。则针灸为妙用可知。业医者，奈之何不亟讲乎？

察岁时于天道，

夫人身十二经，三百六十节，以应一岁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岁时者，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此四时之正气。苟或春应暖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暖，是故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焉。是故天温日阳[1]，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气血始清[2]，卫气始行；月廓满，则气血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天寒无刺，天温无灸，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天时而调之。若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洋溢；络有留血，名曰重实。月廓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又曰：天有五运，金水木火土也；地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热也。

定形气于予心。

经云：凡用针者，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定其血脉，而后调之。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不调者病，相失者死，是故色脉不顺而莫针。戒之戒之！

春夏瘦而刺浅，秋冬肥而刺深。

经云：病有沉浮，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外壅，壅则贼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内伤五脏，后生大病。故曰春病在毫毛腠理，夏病在皮肤。故春夏之人，阳气轻浮，肌肉瘦薄，血气未盛宜刺之浅；秋病在肉脉，冬病在筋骨，秋冬则阳气收藏，肌肉肥厚，血气充满，刺之宜深。又云：春刺十二井，夏刺十二荥，季夏刺十二俞，秋刺十二经，冬刺十二合，以配木火土金水。理见子午流注。

不穷经络阴阳，多逢刺禁。

经有十二：手太阴肺，少阴心，厥阴心包络，太阳小肠，少阳三焦，阳明大肠；足太阴脾，少阴肾，厥阴肝，太阳膀胱，少阳胆，阳明胃也。络有十五：肺络列缺，心络通里，心包络内关，小肠络支正，三焦络外关，大肠络偏历，脾络公孙，肾络大钟，肝络蠡沟，膀胱络飞扬，胆络光明，胃络丰隆，阴跷络照海，阳跷络申脉，脾之大络大包，督脉络长强，任脉络尾翳也。阴阳者，天之阴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至于人身，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手足皆以赤白肉分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春夏之病在阳，秋冬之病在阴。背固为阳，阳中之阳，心也；阳中之阴，肺也。腹固为阴，阴中之阴，肾也；阴中之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是以应天之阴

阳。学者苟不明此经络，阴阳升降，左右不同之理，如病在阳明，反攻厥阴，病在太阳，反攻太阴，遂致贼邪未除，本气受蔽，则有劳无功，反犯禁刺。

既论脏腑虚实，须向经寻。

欲知脏腑之虚实，必先诊其脉之盛衰，既知脉之盛衰，又必辨其经脉之上下。脏者，心、肝、脾、肺、肾也。腑者，胆、胃、大小肠、三焦、膀胱也。如脉之衰弱者，其气多虚，为痒为麻也。脉之盛大者，其血多实，为肿为痛也。然脏腑居位乎内，而经络播行乎外，虚则补其母也，实则泻其子也。若心病，虚则补肝木也，实则泻脾土也。至于本经之中，而亦有子母焉。假如心之虚者，取本经少冲以补之，少冲者井木也，木能生火也；实取神门以泻之，神门者俞土也，火能生土也。诸经莫不皆然，要之不离乎五行相生之理，当细思之！

原夫起自中焦，水初下漏，太阴为始，至厥阴而方终；穴出云门，抵期门而最后。

此言人之气脉，行于十二经为一周，除任、督之外，计三百九十三穴。一日一夜有百刻，分于十二时，每一时有八刻二分，每一刻计六十分，一时共计五百分。每日寅时，手太阴肺经生自中焦中府穴，出于云门起，至少商穴止；卯时手阳明大肠经，自商阳起至迎香止；辰时足阳明胃经，自头维至厉兑；巳时足太阴脾经，自隐白至大包；午时手太阴[3]心经，自极泉至少冲；未时手太阳小肠经，自少泽至听宫；申时足太阳膀胱经，自睛明至至阴；酉时足少阴肾经，自涌泉至俞府；戌时手厥阴心包络经，自天池至中冲；亥时手少阳三焦经，自关冲至耳门；子时足少阳胆经，自瞳子髎至窍阴；丑时足厥阴肝经，自大敦至期门而终。周而复始，与滴漏无差也。

正经十二，别络走三百余支；

十二经者，即手足三阴、三阳之正经也。别络者，除十五络，又有横络、孙络，不知其纪，散走于三百余支脉也。

正侧仰伏，气血有六百余候。

此言经络，或正或侧，或仰或伏，而气血循行孔穴，一周于身，荣行脉中三百余候，卫行脉外三百余候。

手足三阳，手走头而头走足；手足三阴，足走腹而胸走手。

此言经络，阴升阳降，气血出入之机，男女无以异。

要识迎随，须明逆顺。

迎随者，要知荣卫之流注，经脉之往来也。明其阴阳之经，逆顺而取之。迎者以针头朝其源而逆之，随者以针头从其流而顺之。是故逆之者为泻、为迎，顺之者为补、为随 。若能知迎知随，令气必和，和气之方，必在阴阳，升降上下，源流往来 ，逆顺之道明矣。

况夫阴阳，气血多少 为最。厥阴、太阳，少气多血；太阴、少阴，少血多气；而又气多血少者，少阳之分；气盛血多者，阳明之位。

此言三阴、三阳，气血多少之不同，取之必记为最要也。

先详多少之宜，次察应至之气。

凡用针者，先明上文气血之多少，次观针气之来应。

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

轻浮、滑虚、慢迟，入针之后值此三者，乃真气之未到；沉重、涩滞、紧实，入针之后值此三者，是正气之已来。

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

留，住也；疾，速也。此言正气既至，必审寒热而施之。故经云：刺热须至寒者，必留针，阴气隆至，乃呼之，去徐，其穴不闭；刺寒须至热者，阳气隆至，针气必热，乃吸之，去疾，其穴急扪之。

未至也，据虚实而候气。

气之未至，或进或退，或按或提，导之引之，候气至穴而方行补泻。经曰：虚则推内进搓，以补其气；实则循扪弹努，以引其气。

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

气既至，则针有涩紧，似鱼吞钩，或沉或浮而动；其气不来，针自轻滑，如闲居静室之中，寂然无所闻也。

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

言下针若得气来速，则病易痊，而效亦速也。气若来迟，则病难愈，而有不治之忧。故赋云：气速效速，气迟效迟，候之不至，必死无疑矣。

观夫九针之法，毫针最微，七星上应，众穴主持。

言九针之妙，毫针最精，上应七星，又为三百六十穴之针。

本形金也，有蠲邪扶正之道；

本形，言针也。针本出于金，古人以砭石，今人以铁代之。蠲，除也。邪气盛，针能除之。扶，辅也。正气衰，针能辅之。

短长水也，有决凝开滞之机。

此言针有长短，犹水之长短，人之气血凝滞而不通，犹水之凝滞而不通也。水之不通，决之使流于湖海，气血不通，针之使周于经脉，故言针应水也。

定刺象木，或斜或正；

此言木有斜正，而用针亦有或斜或正之不同。刺阳经者，必斜卧其针，无伤其卫；刺阴分者，必正立其针，毋伤其荣，故言针应木也。

口藏比火，进阳补羸。

口藏，以针含于口也。气之温，如火之温也。羸，瘦也。凡下针之时，必口内温针暖，使荣卫相接，进己之阳气，补彼之瘦弱，故言针应火也。

循机扪而可塞以象土，

循者，用手上下循之，使气血往来也。机扪者，针毕以手扪闭其穴，如用土填塞之义，故言针应土也。

实应五行而可知。

五行者，金、水、木、火、土也。此结上文，针能应五行之理也

然是三寸六分，包含妙理；

言针虽但长三寸六分，能巧运神机之妙，中含水火，回倒阴阳，其理最玄妙也。

虽细桢于毫发，同贯多岐。

桢，针之干也。岐，气血往来之路也。言针之干，虽如毫发之微小，能贯通诸经血气之道路也。

可平五脏之寒热，能调六腑之虚实。

平，治也。调，理也。言针能调治脏腑之疾，有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

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

拘挛者，筋脉之拘束。闭塞者，气血之不通。八邪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言疾有挛闭，必驱散八风之邪也。寒者，身作颤而发寒也。热者，身作潮而发热也。四关

者，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故太乙移宫之日，主八风之邪，令人寒热疼痛，若能开四关者，两手两足，刺之而已。立春一日起艮，名曰天留宫，风从东北来为顺令；春分一日起震，名曰仓门宫，风从正东来为顺令；立夏一日起巽，名曰阴洛宫，风从东南来为顺令，夏至一日起离，名曰上天宫，风从正南来为顺令；立秋一日起坤，名曰玄委宫，风从西南来为顺令；秋分一日起兑，名曰仓果宫，风从正西来为顺令；立冬一日起乾，名曰新洛宫，风从西北来为顺令；冬至一日起坎，名曰叶蛰宫，风从正北来为顺令。其风着人爽神气，去沉疴。背逆谓之恶风毒气，吹形骸即病，名曰时气留伏。流入肌骨脏腑，虽不即患，后因风寒暑湿之重感，内缘饥饱劳欲之染着，发患日内外两感之痼疾，非刺针以调经络，汤液引其荣卫，不能已也。中宫名曰招摇宫，共九宫焉。此八风之邪，得其正令，则人无疾，逆之，则有病也。

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气随。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

凡用针者，必使患者精神已朝，而后方可入针，既针之，必使患者精神才定，而后施针行气。若气不朝，其针为轻滑，不知疼痛，如插豆腐者，莫与进之，必使之候。如神气既至，针自紧涩，可与依法察虚实而施之。

定脚处，取气血为主意；

言欲下针之时，必取阴阳气血多少为主，详见上文。

下手处，认水木[4]是根基。

下手，亦言用针也。水者母也，木者子也，是水能生木也。是故济母裨其不足，夺子平其有余，此言用针，必先认子母相生之义。举水木而不及土金火者，省文也。

天地人三才也，涌泉同璇玑、百会；

百会一穴在头，以应乎天；璇玑一穴在胸，以应乎人；涌泉一穴在足心，以应乎地，是谓三才也。

上中下三部也，大包与天枢、地机。

大包二穴在乳后，为上部；天枢二穴在脐旁，为中部；地机二穴在足胕，为下部，是谓三部也。

阳跷、阳维并督带，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

阳跷脉，起于足跟中，循外踝，上入风池，通足太阳膀胱经，申脉是也。阳维脉者，维持诸阳之会，通手少阳三焦经，外关是也。督脉者，起于下极之腧，并于脊里，上行风府过脑循额，至鼻入龈交，通手太阳小肠经，后溪是也。带脉起于季胁，回身一周，如系带然，通足少阳胆经，临泣是也。言此奇经四脉属阳，主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

阴跷、阴维、任、冲脉，去心腹胁肋在里之疑（疑者，疾也）。

阴跷脉，亦起于足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通足少阴肾经，照海是也。阴维脉者，维持诸阴之交，通手厥阴心包络经，内关是也。任脉起于中极之下，循腹上至咽喉，通手太阴肺经，列缺是也。冲脉起于气冲，并足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通足太阴脾经，公孙是也。言此奇经四脉属阴，能治心腹胁肋在里之疑。

二陵、二跷、二交，似续而交五大；

二陵者，阴陵泉、阳陵泉也。二跷者，阴跷、阳跷也；二交者，阴交、阳交也。续，接续也。五大者，五体也。言此六穴，递相交接于两手、两足并头也。

两间、两商、两井，相依而别两支。

两间者，二间、三间也。两商者，少商、商阳也。两井者，天井、肩井也。言六

穴相依而分别于手之两支也。

大抵取穴之法，必有分寸，先审自意，次观肉分；

此言取量穴法，必以男左女右中指，与大指相屈如环，取内侧纹两角为一寸，各随长短大小取之，此乃同身之寸。先审病者是何病？属何经？用何穴？审于我意；次察病者，瘦肥长短，大小肉分，骨节发际之间，量度以取之。

或伸屈而得之，或平直面安定。

伸屈者，如取环跳之穴，必须伸下足，屈上足，以取之，乃得其穴。平直者，或平卧而取之，或正坐而取之，或正立而取之，自然安定，如承浆在唇下宛宛中之类也。

在阳部筋骨之侧，陷下为真；在阴分郄腘之间，动脉相应。

阳部者，诸阳之经也，如合谷、三里、阳陵泉等穴，必取侠骨侧指陷中为真也。阴分者，诸阴之经也，如手心、脚内、肚腹等穴，必以筋骨郄腘动脉应指，乃为真穴也。

取五穴用一穴而必端，取三经用一经而可正。

此言取穴之法，必须点取五穴之中，而用一穴，则可为端的矣。若用一经，必须取三经而正一经之是非矣。

头部与肩部详分，督脉与任脉易定。

头部与肩部，则穴繁多，但医者以自意详审，大小肥瘦而分之。督、任二脉，直行背腹中，而有分寸，则易定也。

明标与本，论刺深刺浅之经；

标本者，非止一端也，有六经之标本，有天地阴阳之标本，有传病之标本。以人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腑阳为标，脏阴为本；脏腑在内为本，经络在外为标也。六经之标本者，足太阳之本，在足跟上五寸，标在目；足少阳之本在窍阴，标在耳之类是也。更有人身之脏腑、阳气阴血、经络，各有标本。以病论之，先受病为本，后传变为标，凡治病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余症皆除矣。谓如先生轻病，后滋生重病，亦先治其轻病也。若有中满，无问标本，先治中满为急。若中满、大小便不利，亦无标本，先利大小便，治中满尤急也。除此三者之外，皆治其本，不可不慎也。从前来者实邪，从后来者虚邪，此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也。治法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假令肝受心之邪，是从前来者，为实邪也，当泻其火；然直泻火，十二经络中，各有金、木、水、火、土也。当木之本，分其火也。故标本论云：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既肝受火之邪，先于肝经五穴，泻荥火行间也。以药论，入肝经药为引，用泻心药为君也。是治实邪病矣。又假令肝受肾邪，是为从后来者，为虚邪，当补其母，故《标本论》云：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肝木既受水邪，当先于肾经涌泉穴补木，是先治其标，后于肝经曲泉穴泻水，是后治其本，此先治其标者，推其至理，亦是先治其本也。以药论之，入肾经药为引，用补肝经药为君，是也。以得病之日为本，传病之日为标，亦是。

住痛移疼，取相交相贯之迳。

此言用针之法，有住痛移疼之功者也。先以针左行左转，而得九数，复以针右行右转，而得六数，此乃阴阳交贯之道也。经脉亦有交贯，如手太阴肺之列缺，交于阳明之路，足阳明胃之丰隆，走于太阴之迳，此之类也。

岂不闻脏腑病，而求门、海、俞、募之微；

门海者，如章门、气海之类。俞者，五脏六腑之俞也，俱在背部二行。募者，腑脏之募，肺募中府，心募巨阙，肝募期门，脾募章门，肾募京门，胃募中脘，胆募日月，大肠募天枢，小肠募关元，三焦募石门，膀胱募中极。此言五脏六腑之有病，必取此门、海、俞、募之最微妙矣。

经络滞，而求原、别、交、会之道。

原者，十二经之原也。别，阳别也。交，阴交也。会，八会也。夫十二原者，胆原丘墟，肝原太冲，小肠原腕骨，心原神门，胃原冲阳，脾原太白，大肠原合谷，肺原太渊，膀胱原京骨，肾原太溪，三焦原阳池，包络原大陵。八会者，血会膈俞，气会膻中，脉会太渊，筋会阳陵泉，骨会大杼，髓会绝骨，脏会章门，腑会中脘也。此言经络血气凝结不通者，必取此原、别、交、会之穴而刺之。

更穷四根、三结，依标本而刺无不痊；

根结者，十二经之根结也。《灵枢经》云：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也；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也；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堂也；太阳根于至阴，结于目也；阳明根于厉兑，结于钳耳也；少阳根于窍阴，结于耳也；手太阳根于少泽，结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结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结于扶突、偏历也。手三阴之经不载，不敢强注。又云：四根者，耳根、鼻根、乳根、脚根也。三结者，胸结、肢结、便结也。此言能究根结之理，依上文标本之法刺之，则疾无不愈也。

但用八法，五门，分主客而针无不效。

针之八法，一迎随，二转针，三手指，四针投，五虚实，六动摇，七提按，八呼吸。身之八法，奇经八脉，公孙、冲脉、胃心胸，八句是也。五门者，天干配合，分于五也。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之类是也。主客者，公孙主，内关客之类是也。或以井荥俞经合为五门，以邪气为宾客，正气为主人。先用八法，必以五门推时取穴，先主后客，而无不效之理。

八脉始终连八会，本是纪纲；十二经络十二原，是为枢要。

八脉者，奇经八脉也。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维、阳维、阴跷、阳跷也。八会者，即上文血会膈俞等是也。此八穴通八脉起止，连及八会，本是人之纲领也。如网之有纲也。十二经、十五络、十二原已注上文。枢要者，门户之枢纽也。言原出入十二经也。

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见幽微，

六十六穴者，即子午流注井荥俞原经合也。阳于注腑，三十六穴，阴于注脏，三十穴，共成六十六穴，具载五卷子午流注图中。此言经络一日一周于身，历行十二经穴，当此之时，酌取流注之中一穴用之，以见幽微之理。

一时取一十二经之原，始知要妙。

十二经原，俱注上文。此言一时之中，当审此日是何经所主，当此之时，该取本日此经之原穴而刺之，则流注之法，玄妙始可知矣。

原夫补泻之法，非呼吸而在手指；

此言补泻之法，非但呼吸，而在乎手之指法也。法分十四者，循扪、提、按、弹、捻、搓、盘、推、内动摇、爪切、进、退、出、摄者是也。法则如斯，巧拙在人，详备《金针赋》内。

速效之功，要交正而识本经。

交正者，如大肠与肺为传送之府，心与小肠为受盛之官，脾与胃为消化之宫，肝与胆为清净之位，膀胱合肾，阴阳相通，表里相应也。本经者，受病之经，如心之病，必取小肠之穴兼之，余仿此。言能识本经之病，又要认交经正经之理，则针之功必速矣。故曰：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失其时，勿失其气。

交经缪刺，左有病而右畔取；

缪刺者，刺络脉也。右痛而刺左，左痛而刺右，此乃交经缪刺之理也。

泻络远针，头有病而脚上针。

三阳之经，从头下足，故言头有病，必取足穴而刺之。

巨刺与缪刺各异，

巨刺者，刺经脉也。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则巨刺之，左痛刺右，右痛刺左，中其经也。缪刺者，刺络脉也。身形有痛，九候无病，则缪刺之，右痛刺左，左痛刺右，中其络也。此刺法之相同，但一中经，一中络之异耳。

微针与妙刺相通。

微针者，刺之巧也。妙刺者，针之妙也。言二者之相通也。

观部分而知经络之虚实，

言针入肉分，以天、人、地三部而进，必察其得气则内外虚实可知矣，又云：察脉之三部，则知何经虚，何经实也。

视沉浮而辨脏腑之寒温。

言下针之后，看针气缓急，可决脏腑之寒热也。

且夫先令针耀，而虑针损；次藏口内，而欲针温。

言欲下针之时，必先令针光耀，看针莫有损坏；次将针含于口内，令针温暖与荣卫相接，无相触犯也。

目无外视，手如握虎；心无内慕，如待贵人。

此戒用针之士，贵乎专心诚意，而自重也。令目无他视，手如握虎，恐有伤也；心无他想，如待贵人，恐有责也。

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气散；右手轻而徐入，不痛之因。

下针之时，必先以左手大指爪甲于穴上切之，则令其气散，以右手持针，轻轻徐入，此乃不痛之因也。

空心恐法，直立侧而多晕；

空心者，未食之前，此言无刺饥人，其气血未定，则令人恐惧，有怕怯之心，或直立，或侧卧，必有眩晕之咎也。

背目沉掐，坐卧平而没昏。

此言欲下针之时，必令患人莫视所针之处，以手爪甲重切其穴，或卧或坐，而无昏闷之患也。

推于十干、十变，知孔穴之开阖；

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变者，逐日临时之变也。备载《灵龟八法》中，故得时谓之开，失时谓之阖。

论其五行、五脏，察日时之旺衰。

五行五脏，俱注上文。此言病于本日时之下，得五行生者旺，受五行克者衰。如心之病，得甲乙之日时者生旺，遇壬癸之日时者克衰，余仿此。

伏如横弩，应若发机。

此言用针刺穴，如弩之视正而发矢，取其捷效，如射之中的也。

阴交阳别而定血晕，阴跷、阳维而下胎衣。

阴交穴有二，一在脐下一寸，一在足内踝上三寸，名三阴交也，言此二穴，能定妇人之血晕。又言照海、外关二穴，能下产妇之胎衣也。

痹厥偏枯，迎随俾经络接续；

痹厥者，四肢厥冷麻痹。偏枯者，中风半身不遂也。言治此症，必须接气通经，更以迎随之法，使血气贯通，经络接续也。

漏崩带下，温补使气血依归。

漏崩带下者，女子之疾也。言有此症，必须温针待暖以补之，使荣卫调和而归依也。

静以久留，停针待之。

此言下针之后，必须静而久停之。

必准者，取照海治喉中之闭塞，端的处，用大钟治心内之呆痴。大抵疼痛实泻，痒麻虚补。

此言疼痛者，热宜泻之以凉；痒麻者，冷宜补之以暖。

体重节痛而俞居，心下痞满而井主。

俞者，十二经中之俞。井者，十二经中之井也。

心胀咽痛，针太冲而必除；脾冷胃疼，泻公孙而立愈。胸满腹痛刺内关，胁疼肋痛针飞虎。

飞虎穴即支沟穴，以手于虎口一飞，中指尽处是穴也。

筋挛骨痛而补魂门，体热劳嗽而泻魄户。头风头痛，刺申脉与金门；眼痒眼疼，泻光明于地五。泻阴郄止盗汗，治小儿骨蒸；刺偏历利小便，医大人水蛊。中风环跳而宜刺，虚损天枢而可取。

地五者，即地五会也。

由是午前卯后，太阴生而疾瘟；离左酉南，月朔死而速冷。

此以月生死为期，午前卯后者，辰、巳二时也。当此之时，太阴月之生也。是故月廓空无泻，宜疾温之。离左酉南者，未、申二时也。当此时分，太阴月之死也。是故月廓盈无补，宜速冷之。将一月而比一日也。经云：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至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十七日十三痏，渐退，至三十日二痏。月望已前谓之生，月望已后谓之死，午前谓之生，午后谓之死也。

循扪弹怒[5]，留吸母而坚长；

循者，用针之后，以手上下循之，使血气往来也。扪者，出针之后，以手扪闭其穴，使气不泄也。弹努者，以手轻弹而补虚也。留吸母者，虚则补其母，须待热至之后，留吸而坚长也。

爪下伸提，疾呼子而嘘短。

爪下者，切而下针也。伸提者，施针轻浮豆许曰提。疾呼子者，实则泻其子，务待寒至之后，去之速，而嘘且短矣。

动退空歇，迎夺右而泻凉；推内进搓，随济左而补暖。

动退，以针摇动而退，如气不行，将针伸提而已。空歇，撒手而停针，迎以针逆而迎夺，即泻其子也。如心之病，必泻脾子，此言欲泻必施此法也。推内进者，用针推内而入也。搓者，犹如搓线之状，慢慢转针，勿令太紧。随，以针顺而随之；济，则济其母也。如心之病，必补肝母，此言欲补必用此法也。此乃远刺寒热之法，故凡病热者，先使气至病所，次微微提退豆许，以右旋夺之，得针下寒而止。凡病寒者，先使气至病所，次徐徐进针，以左旋搓提和之，得针下热而止。

慎之！大患危疾，色脉不顺而莫针；

慎之者，戒之也。此言有危笃之疾，必观其形色，更察其脉若相反者，莫与用针，恐劳而无功，反获罪也。

寒热风阴，饥饱醉劳而切忌。

此言无针大寒、大热、大风、大阴雨、大饥、大饱、大醉、大劳，凡此之类，决不可用针，实大忌也。

望不补而晦不泻，弦不夺而朔不济；

望，每月十五日也。晦，每月三十日也。弦有上、下弦，上弦或初七、或初八，下弦或廿二、廿三也。朔，每月初一日也。凡值此日，不可用针施法也。如暴急之疾，则不拘矣。

精其心而穷其法，无灸艾而坏其皮；

此言灸也，勉医者宜专心究其穴法，无误于着艾之功，庶免于犯于禁忌，而坏人之皮肉矣。

正其理而求其原，免投针而失其位。

此言针也，勉学者要明其针道之理，察病之原，则用针不失其所也。

避灸处而加四肢，四十有九；禁刺处而除六腧，二十有二。

禁灸之穴四十五，更加四肢之井，共四十九也。禁针之穴二十二，外除六腑之腧也。

抑又闻高皇抱疾未瘥，李氏刺巨阙而后苏；太子暴死为厥，越人针维会而复醒。肩井、曲池，甄权刺臂痛而复射；悬钟、环跳，华佗刺膻足而立行。秋夫针腰俞而鬼免沉疴，王纂针交俞而妖精立出。取肝俞与命门，使瞽士视秋毫之末；刺少阳与交别，俾聋夫听夏蚋之声。

此引先师用针，有此立效之功，以励学者用心之诚。

嗟夫！去圣逾远，此道渐坠。或不得意而散其学，或愆其能而犯禁忌。愚庸智浅，难契于玄言，至道渊深，得之者有几？偶述斯言，不敢示诸明达者焉，庶几乎童蒙之心启。

金 针 赋

观夫针道，捷法最奇，须要明于补泻，方可起于倾危。先分病之上下，次定穴之高低。头有病而足取之，左有病而右取之。男子之气，早在上而晚在下，取之必明其理；女子之气，早在下而晚在上，用之必识其时。午前为早属阳，午后为晚属阴，男女上下，凭腰分之。手足三阳，手走头而头走足；手足三阴，足走腹而胸走手。阴升阳降，出入之机。逆之者为泻、为迎，顺之者为补、为随。春夏刺浅者以瘦，秋冬刺深者以肥。更观元气厚薄，浅深之刺犹宜。

经曰：荣气行于脉中，周身五十度，无分昼夜，至平旦与卫气会于手太阴。卫气行于脉外，昼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平旦与荣气会于手太阴。是则卫气之行，但分昼夜，未闻分上下，男女脏腑经络，气血往来，未尝不同也。今分早晚何所据依？但此赋今人所尚，故录此以参其见。

原夫补泻之法，妙在呼吸手指。男子者，大指进前左转，呼之为补，退后右转，吸之为泻，提针为热，插针为寒；女子者，大指退后右转，吸之为补，进前呼之为泻，插针为热，提针为寒。左与右各异，胸与背不同，午前者如此，午后者反之。是故爪而切之，下针之法；摇而退之，出针之法；动而进之，催针之法；循而摄之，行气之法。搓而去病，弹则补虚，肚腹盘旋，扪为穴闭。重沉豆许曰按，轻浮豆许曰提。一十四法，针要所备。补者一退三飞，真气自归；泻者一飞三退，邪气自避。补则补其不足，泻则泻其有余。有余者为肿为痛曰实，不足者为痒为麻曰虚。气速效速，气迟效迟，死生贵

贱，针下皆知。贱者硬而贵者脆，生者涩而死者虚，候之不至，必死无疑。

此一段手法，详注四卷。

且夫下针之先，须爪按重而切之，次令咳嗽一声，随咳下针。凡补者呼气，初针刺至皮内，乃曰天才；少停进针，刺入肉内，是曰人才；又停进针，刺至筋骨之间，名曰地才。此为极处，就当补之，再停良久，却须退针至人之分，待气沉紧，倒针朝病，进退往来，飞经走气，尽在其中矣。凡泻者吸气，初针至天，少停进针，直至于地，得气泻之，再停良久，即须退针，复至于人，待气沉紧，倒针朝病，法同前矣。其或晕针者，神气虚也，以针补之，口鼻气回，热汤与之，略停少顷，依前再施。

如刺肝经之穴，晕，即补肝之合穴，针入即苏，余仿此。或有投针气晕者，即补足三里，或补人中，大抵晕从心生，心不惧怕，晕从何生？如关公刮骨疗毒，而色不变可知。

及夫调气之法，下针至地之后，复人之分，欲气上行，将针右捻；欲气下行，将针左捻；欲补先呼后吸，欲泻先吸后呼。气不至者，以手循摄，以爪切掐，以针摇动，进捻搓弹，直待气至。以龙虎升腾之法，按之在前，使气在后，按之在后，使气在前。运气走至疼痛之所，以纳气之法，扶针直插，复向下纳，使气不回。若关节阻涩，气不过者，以龙虎龟凤通经接气，大段之法，驱而运之，仍以循摄爪切，无不应矣。此通仙之妙。

龙虎龟凤等法，亦注四卷。

况夫出针之法，病势既退，针气微松，病未退者，针气始根，推之不动，转之不移，此为邪气吸拔其针，乃至气真至，不可出之；出之者其病即复，再须补泻，停以待之，直候微松，方可出针豆许，摇而停之。补者吸之去疾，其穴急扪；泻者呼之去徐，其穴不闭。欲令凑密，然后吸气，故曰：下针贵迟，太急伤血；出针贵缓，太急伤气，已上总要，于斯尽矣。

《医经小学》云：出针不可猛出，必须作三、四次，徐转出可之则无血，若猛出必见血也。《素问》补遗篇注云：动气至而即出针，此猛出也。然与此不同，大抵经络有凝血，欲大泻者当猛出。若寻常补泻，当依此可也。亦不可不辨。

考夫治病，其法有八：一曰烧山火，治顽麻冷痹，先浅后深，凡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插针，除寒之有准。二曰透天凉，治肌热骨蒸，先深后浅，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寒至[6]，徐徐举针，退热之可凭。皆细细搓之，去病准绳。三曰阳中隐阴，先寒后热，浅而深，以九六之法，则先补后泻也。四曰阴中隐阳，先热后寒，深而浅，以六九之方，则先泻后补也。补者直须热至，泻者务待寒侵，犹如搓线，慢慢转针，法浅则用浅，法深则用深，二者不可兼而紊之也。五曰子午捣臼，水盅膈气，落穴之后，调气均匀，针行上下，九入六出，左右转之，十遭自平。六曰进气之诀，腰背肘膝痛，浑身走注疼，刺九分，行九补，卧针五七吸，待气上下[7]，亦可龙虎交战，左捻九而右捻六，是亦住痛之针。七曰留气之诀，痃癖癥瘕瘕，刺七分，用纯阳，然后乃直插针，气来深刺，提针再停。八曰抽添之诀，瘫痪疮癞，取其要穴，使九阳得气，提按搜寻，大要运气周遍，扶针直插，复向下纳，回阳倒阴，指下玄微，胸中活法，一有未应，反复再施。

若夫过关过节催运气，以飞经走气，其法有四：一曰青龙摆尾，如扶船舵，不进不退，一左一右，慢慢拨动。二曰白虎摇头，似手摇铃，退方进圆，兼之左右，摇而振之。三曰苍龟探穴，如入土之象，一退三进，钻剔四方。四曰赤凤迎源，展翅之仪，入针至地，提针至天，候针自摇，复进其原，上下左右，四围飞旋，病在上吸而退之，病在下呼而进之。

以上手法，乃大略也。其始末当参考四卷。

至夫久患偏枯，通经接气之法，有定息寸数。手足三阳，上九而下十四，过经四寸；手足三阴，上七而下十二，过经五寸，在乎摇动出纳，呼吸同法，驱运气血，顷刻周流，上下通接，可使寒者暖而热者凉，痛者止而胀者消。若开渠之决水，立时见功，何倾危之不起哉？虽然，病有三因，皆从气血，针分八法，不离阴阳。盖经脉昼夜之循环，呼吸往来之不息，和则身体康健，否则疾病竞生。譬如天下国家地方，山海田园，江河溪谷，值岁时风雨均调，则水道疏利，民安物阜。其或一方一所，风雨不均，遭以旱涝，使水道涌竭不通，灾忧遂至。人之气血，受病三因，亦犹方所之于旱涝也。盖针砭所以通经脉，均气血，蠲邪扶正，故曰捷法最奇者哉。

嗟夫！轩岐古远，卢扁久亡，此道幽深，非一言而可尽，斯文细密，在久习而能通。岂世上之常辞，庸流之泛术，得之者若科之及第，而悦于心；用之者如射之发中，而应于目。述自先圣，传之后学，用针之士，有志于斯，果能洞造玄微，而尽其精妙，则世之伏枕之疴，有缘者遇针，其病皆随手而愈矣。

通玄指要赋

必欲治病，莫如用针。

夫治病之法，有针灸，有药饵，然药饵或出于幽远之方，有时缺少，而又有新陈之不等，真伪之不同，其何以奏肤功，起沉疴也？惟精于针，可以随身带用，以备缓急。

巧运神机之妙，

巧者，功之善也；运者，变之理也。神者，望而知之。机者，事之微也。妙者，治之应也。

工开圣理之深。

工者，治病之体。圣者，妙用之端。故《难经》云：问而知之谓之工，闻而知之谓之圣。夫医者意也，默识心通，贯融神会，外感内伤，自然觉悟，岂不谓圣理之深也。

外取砭针，能蠲邪而扶正；

砭针者，砭石是也。此针出东海，中有一山，名曰高峰，其山有石，形如玉簪，生自圆长，磨之有锋尖，可以为针，治病疗邪无不愈。

中含水火，善回阳而倒阴。

水火者，寒热也。惟针之中，有寒邪补泻之法，是进退水火之功也。回阳者，谓阳盛则极热，故泻其邪气，其病自得清凉矣。倒阴者，谓阴盛则极寒，故补其虚寒，其病自得温和矣。此回阳倒阴之理，补泻盛衰之功。

原夫络别支殊，

别者，辨也。支者，络之分派也。《素问》云：络穴有一十五，于十二经中每经各有一络。外有三络：阳跷络，在足太阳经；阴跷络，在足少阴经；脾之大络，在足太阴经。此是十五络也，各有支殊之处，有积络，有浮络，故言络别支殊。

经交错综，

交经者，十二经也。错者，交错也。综者，总聚也。言足厥阴肝经，交出足太阴脾经之后，足太阴脾经，交出厥阴肝经之前，此是经络交错，总聚之理也。

或沟池溪谷以岐异，

岐者，路也。其脉穴之中，有呼为沟、池、溪、谷之名者，如岐路之各异也。若水沟、风池、后溪、合谷之类是也。一云《铜人经》乃分四穴、沟者水沟穴，池者天池穴，溪者太溪穴，谷者阳谷穴。所谓四穴同治，而分三路，皆皈于一原。

或山海丘陵而隙共。

隙者，孔穴或取山、海、丘、陵而为名者，其孔穴之同共也。如承山、照海、商丘、阴陵之类是也。一云《铜人经》亦分四穴、山者承山穴，海者气海穴，丘者丘墟穴，陵者阴陵穴。四经相应，包含万化之众也。

斯流派以难揆，在条纲而有统。

此言经络贯通，如水流之分派，虽然难以揆度，在条目纲领之提挈，亦有统绪也。故书云：若纲有条而不紊。一云经言：井荥俞原经合，甲日起甲戌时，乃胆受病，窍阴所出为井金，侠溪所溜为荥水，临泣所注为俞木，丘墟所过为原，阴辅所行为经火，阳陵泉所入为合土。凡此流注之道，须看日脚，阴日刺五穴，阳日刺六穴。

理繁而昧，纵补泻以何功？

盖圣人立意，垂法于后世，使其自晓也。若心无主持，则义理繁乱，而不能明解，纵依补泻之法，亦有何效？或云：假如小肠，实则泻小海，虚则补后溪；大肠实则泻二间，虚则补曲池；胆实则泻阳辅，虚则补侠溪，此之谓也。中工治病已成之后，惟不知此理，不明虚实，妄投针药，此乃医之误也。

法捷而明，自迎随而得用。

夫用针之法，要在识其通变，捷而能明，自然于迎随之间，而得施为之妙也。

且如行步难移，太冲最奇。人中除脊膂之强痛，神门去心性之呆痴。风伤项急，始求于风府；头晕目眩，要觅于风池。耳闭须听会而治也，眼痛则合谷以推之。胸结身黄，取涌泉而即可；脑昏目赤，泻攒竹以便宜。但见两肘之拘挛，仗曲池而平扫；四肢之懈惰，凭照海以消除。牙齿痛，吕细堪治；头项强，承浆可保。太白宣通于气冲（太白脾家真土也，能生肺金），阴陵开通于水道（阴陵泉，真水也，滋济万物）。腹膨而胀，夺内庭以休迟；筋转而疼，泻承山而在早。大抵脚腕痛，昆仑解愈；股膝疼，阴市能医。痫发癫狂兮，凭后溪而疗理；疟生寒热兮，仗间使以扶持。期门罢胸满血膨而可已，劳宫退胃翻心痛亦何疑！

稽夫大敦去七疝之偏坠，王公谓此；三里却五劳之羸瘦，华陀言斯。固知腕骨祛黄，然骨泻肾，行间治膝肿目疾，尺泽去肘疼筋紧。目昏不见，二间宜取；鼻窒无闻，迎春[8]可引。肩井除两臂难任；丝竹疗头疼不忍。咳嗽寒痰，列缺堪治；眵瞶冷泪，临泣尤准（头临泣穴）。

髓骨将腿 痛以祛残，

髓骨二穴，在委中上三寸，髀枢中，垂手取之，治腿足疼痛，针三分。一云：跨骨在膝膑上一寸，两筋空处是穴，刺入五分，先补后泻，其病自除，此即梁丘穴也，更

治乳痈。按此两解，俱与经外奇穴不同，并存，以俟知者。

肾俞把腰疼而泻尽。

以见越人治尸厥于维会，随手而苏；

维会二穴，在足外踝上三寸，内应足少阳胆经。尸厥者，卒丧之症，其病口噤气绝，状如死，不识人。昔越人过虢，虢太子死未半日，越人诊太子脉曰：太子之病为尸厥也。脉乱故形如死，太 子实未死也。乃使弟子子阳，砭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二旬而复。故天下尽以扁鹊能生死人。鹊闻之曰：此自当生者，吾能使之生耳。又云：乃玉泉穴，在脐下四寸是穴，手之三阳脉，维于玉泉，是足三阳脉会。治卒中尸厥，恍惚不省人事，血淋下瘕，小便赤涩，失精梦遗，脐腹疼痛，结如盆杯，男子阳气虚惫，疝气水肿，奔豚抢心，气急而喘。经云：太子尸厥，越人刺维会而复苏。此即玉泉穴。真起死回生奇术。妇人血气癥瘕坚积，脐下冷痛，子宫断绪，四度刺有孕，使胞和暖，或产后恶露不止，月事不调，血结成块，尽能治之。针八分，留五呼，得气即泻，更宜多灸为妙。

文伯泻死胎于阴交，应针而陨。

灸三壮，针三分。昔宋太子善医术，出苑游，适一怀娠女人，太子诊之曰：是一女子，令徐文伯诊之，文伯曰：是一男一女。太子性暴，欲剖腹视之。文伯止曰。臣请针之，于是泻足三阴交，补手阳明合谷，其胎应针而落。果如文伯之言。故今言妊妇不可针此穴。昔文伯见一妇人临产症危，视之，乃子死在腹中，刺足三阴交二穴，又泻足太冲二穴，其子随手而下。此说与《铜人》之文又不相同。

圣人于是察麻与痛，分实与虚。

虽云诸疼痛皆以为实，诸痒麻皆以为虚，此大略也，未尽其善。其中有丰肥坚硬，而得其疼痛之疾者；亦有虚羸气弱，而感其疼痛之病者。非执而断之，仍要推其得病之原，别其内外之感，然后真知其虚实也。实者泻之，虚者补之。

实则自外而入也，虚则自内而出欤！

夫冒风寒，中暑湿，此四时者，或因一时所感而受病者，谓实邪，此疾盖是自外而入于内也。多忧虑，少心血，因内伤而致病者，谓虚邪，此疾盖是自内而出于外也。此分虚实内外之理也。一云：夫疗病之法，全在识见，痒麻为虚，虚当补其母；疼痛为实，实当泻其子。且如肝实，泻行间二穴，火乃肝木之子；肝虚，补曲泉二穴，水乃肝木之母。胃实，泻厉兑二穴，金乃胃土之子；胃虚，补解溪二穴，火乃胃土之母。三焦实，泻天井二穴；三焦虚，补中渚二穴。膀胱实，泻束骨二穴；膀胱虚，补至阴二穴。故经云：虚羸痒麻，气弱者补之；丰肥坚硬，疼痛肿满者泻之。凡刺之要，只就本经，取井荥俞原经合，行子母补泻之法，乃为枢要。深知血气往来多少之道，取穴之法，各明其部分，即依本经而刺，无不效也。

故济母而裨其不足，夺子而平其有余。

裨者，补也。济母者，盖补其不足也。夺子者，夺去其有余也。此补母泻子之法，按《补泻经》云：只非刺一经而已。假令肝木之病，实则泻心火之子，虚则补肾水之母，其肝经自得安矣。五脏仿此。一云：虚当补其母，实当泻其子。故知肝胜脾，肝有病必传与脾，圣人治未病，当先实脾，使不受肝之贼邪，子母不许相传，大概当实其母，正气以增，邪气必去。气血往来，无偏伤，伤则疴疾蜂起矣。

观二十七之经络，一一明辨；

经者，十二经也。络者，十五络也。共计二十七之经络相随，上下流行。观之者，一一明辨也。

据四百四之疾症，件件皆除。

岐伯云：凡人禀乾坤而立身，随阴阳而造化，按八节而荣，顺四时而易，调神养气，习性咽津，故得安和，四大舒缓。或一脉不调，则众疾俱动，四大不和，百病皆生。凡人之一身，总计四百四病，不能一一具载，然变症虽多，但依经用法，件件皆除也。

故得夭枉都无，跻斯民于寿域；

跻者，登也。夭者，短也。枉者，误伤其命也。夫医之道，若能明此用针之理，除疼痛迅若手捻，破郁结涣如冰释。既得如此之妙，自此之后，并无夭枉之病。故斯民皆使登长寿之域矣。

几微已判，彰往古之玄书。

几微者，奥妙之理也。判，开也。彰，明也。玄，妙也。令奥妙之理，已焕然明著于前，使后学易晓。

抑又闻心胸病，求掌后之大陵；肩背患，责肘前之三里。冷痹肾败，取足阳明之土；连脐腹痛，泻足少阴之水。脊间心后者，针中渚而立痊；胁下肋边者，刺阳陵而即止。头项痛，拟后溪以安然；腰脚疼，在委中而已矣。夫用针之士，于此理苟能明焉，收祛邪之功，而在乎捻指。

夫用针之士，先要明其针法，次知形气所在，经络左右所起，血气所行，逆顺所会，补虚泻实之法，去邪安正之道，方能除疼痛于目前，疗疾病于指下也。

兰江赋

担截之中数几何？有担有截起沉疴。我今咏此兰江赋，何用三车五辐歌。先将八法为定例，流注之中分次第。胸中之病内关担，脐下公孙用法拦。头部须还寻列缺，痰涎壅塞及咽干。噤口咽风针照海，三棱出血刻时安。伤寒在表并头痛，外关泻动自然安。眼目之症诸疾苦，更须临泣用针担。后溪专治督脉病，癫狂此穴治还轻，申脉能除寒与热，头风偏正及心惊。耳鸣鼻衄胸中满，好把金针此穴寻；但遇痒麻虚即补，如逢疼痛泻而迎。更有伤寒真妙诀，三阴须要刺阳经；无汗更将合谷补，复溜穴泻好施针。倘若汗多流不绝，合谷收补效如神。四日太阴宜细辨，公孙照海一同行；再用内关施截法，七日期门妙用针。但治伤寒皆用泻，要知《素问》坦然明。流注之中分造化，常将水火土金平。水数亏兮宜补肺，水之泛滥土能平。春夏井荥刺宜浅，秋冬经合更宜深。天地四时同此数[9]，三才常用记心胸；天地人部次第入，仍调各部一般匀。夫弱妇强亦有克，妇弱夫强亦有刑；皆在本经担与截，泻南补北亦须明。经络明时知造化，不得师传枉费心。不遇至人应莫度，天宝岂可付非人。按定气血病人呼，撞搓数十把针扶；战提[10]摇起向上使，气自流行病自无。

---

[1]“阳”，《素问·八正神明论》作“明”。
[2]“清”，《素问·八正神明论》作“精”。
[3]“手太阴”三字当作“手少阴”。
[4]“水木”二字，《类经附翼》作“水火”。
[5]“怒”原作“努”，据《素问·离合真和论》改。
[6]“至”原脱，据《针灸聚英》补。
[7]“待气上下”四字原作“待上行”，据《针灸聚英》改。
[8]“春”当作“香”。
[9]“数”原作“类”，据《针灸聚英》改。
[10]“提”原作“退”，据《针灸聚英》改。

卷 三

玉 龙 歌

扁鹊授我玉龙歌，玉龙一试绝沉疴，玉龙之歌真罕得，流传千载无差讹。我今歌此玉龙诀，玉龙一百二十穴，医者行针殊妙绝，但恐时人自差别。补泻分明指下施，金针一刺显明医，伛者立伸偻者起，从此名扬天下知。

凡患伛者，补曲池，泻人中；患偻者，补风池，泻绝骨。

中风不语最难医，发际顶门穴要知，更向百会明补泻，即时苏醒免灾危。

顶门即囟会也，禁针，灸五壮。百会先补后泻，灸七壮，艾如麦大。

鼻流清涕名鼻渊，先泻后补疾可痊，若是头风并眼痛，上星穴内刺无偏。

上星穴流涕并不闻香臭者，泻俱得气补。

头风呕吐眼昏花，穴取神庭始不差，孩子慢惊何可治，印堂刺入艾还加。

神庭入三分，先补后泻。印堂入一分，沿皮透左右攒竹，大哭效，不哭难。急惊泻，慢惊补。

头项强痛难回顾，牙疼并作一般看，先向承浆明补泻，后针风府即时安。

承浆宜泻，风府针不可深。

偏正头风痛难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沿皮向后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

偏正头风有两般，有无痰饮细推观，若然痰饮风池刺，倘无痰饮合谷安。

风池刺一寸半，透风府穴，此必横刺方透也，宜先补后泻，灸十一壮。合谷穴针至劳宫，灸二七壮。

口眼口㖞斜最可嗟，地仓妙穴连颊车，口㖞左泻右依师正，口㖞右泻左莫令斜。

灸地仓之艾，如绿豆，针向颊车，颊车之针，向透地仓。

不闻香臭从何治？迎香两穴可堪攻，先补后泻分明效，一针未出气先通。

耳聋气闭痛难言，须刺翳风穴始痊，亦治项上生瘰疬，下针泻动即安然。

耳聋之症不闻声，痛痒蝉鸣不快情，红肿生疮须用泻，宜从听会用针行。

偶尔失音言语难，哑门一穴两筋间，若知浅针莫深刺，言语音和照旧安。

眉间疼痛苦难当，攒竹沿皮刺不妨，若是眼昏皆可治，更针头维即安康。

攒竹宜泻，头维入一分，沿皮透两额角，疼泻，眩晕补。

两睛红肿痛难熬，怕日羞明心自焦，只刺睛明、鱼尾穴，太阳出血自然消。

睛明针五分，后略向鼻中，鱼尾针透鱼腰，即童子髎，俱禁灸。如虚肿不宜去血。

眼痛忽然血贯睛，羞明更涩最难睁，须得太阳针血出，不用金刀疾自平。

心血炎上两眼红，迎香穴内刺为通，若将毒血搐出后，目内清凉始见功。

内迎香二穴，在鼻孔中，用芦叶或竹叶，搐入鼻内，出血为妙，不愈再针合谷。

强痛脊背泻人中，挫闪腰酸亦可攻，更有委中之一穴，腰间诸疾任君攻。

委中禁灸，四畔紫脉上皆可出血，弱者慎之。

肾弱腰疼不可当，施为行止甚非常，若知肾俞二穴处，艾火频加体自康。

环跳能治腿股风，居髎二穴认真攻，委中毒血更出尽，愈见医科神圣功。

居髎灸则筋缩。

膝腿无力身立难，原因风湿致伤残，倘知二市穴能灸，步履悠然渐自安。

俱先补后泻。二市者，风市、阴市也。

髓骨能医两腿疼，膝头红肿不能行，必针膝眼膝关穴，功效须臾病不生。

膝关在膝盖下，犊鼻内，横针透膝眼。

寒湿脚气不可熬，先针三里及阴交，再将绝骨穴兼刺，肿痛登时立见消。

即三阴交也。

肿红腿足草鞋风，须把昆仑二穴攻，申脉太溪如再刺，神医妙诀起疲瘫。

外昆针透内吕。

脚背疼起丘墟穴，斜针出血即时轻，解溪再与商丘识，补泻行针要辨明。

行步艰难疾转加，太冲二穴效堪夸，更针三里中封穴，去病如同用手爪。

膝盖红肿鹤膝风，阳陵二穴亦堪攻，阴陵针透尤收效，红肿全消见异功。

腕中无力痛艰难，握物难移体不安，腕骨一针虽见效，莫将补泻等闲看。

急疼两臂气攻胸，肩井分明穴可攻，此穴元来真气聚，补多泻少应其中。

此二穴针二寸效，乃五脏真气所聚之处，倘或体弱针晕，补足三里。

肩背风气连臂疼，背缝二穴用针明，五枢亦治腰间痛，得穴方知疾顿轻。

背缝二穴，在背肩端骨下，直腋缝尖，针二寸，灸七壮。

两肘拘挛筋骨连，艰难动作欠安然，只将曲池针泻动，尺泽兼行见圣传。

尺泽宜泻不灸。

肩端红肿痛难当，寒湿相争气血旺，若向肩颙明补泻，管君多灸自安康。

筋急不开手难伸，尺泽从来要认真，头面纵有诸样症，一针合谷效通神。

腹中气块痛难当，穴法宜向内关防，八法有名阴维穴，腹中之疾永安康。

先补后泻，不灸。如大便不通，泻之即通。

腹中疼痛亦难当，大陵外关可消详，若是胁疼并闭结，支沟奇妙效非常。

脾家之症最可怜，有寒有热两相煎，间使二穴针泻动，热泻寒补病俱痊。

间使透针支沟，如脾寒可灸。

九种心痛及脾疼，上脘穴内用神针，若还脾败中脘补，两针神效免灾侵。

痔漏之疾亦可憎，表里急重最难禁，或痛或痒或下血，二白穴在掌中寻。

二白四穴，在掌后，去横纹四寸，两穴相对，一穴在大筋内，一穴大筋外，针五分，取穴用稻心从项后围至结喉，取草折齐，当掌中大指虎口纹，双围转两筋头，点到掌后臂草尽处是，即间使后一寸，郄门穴也。灸二七壮，针宜泻，如不愈，灸骑竹马。

三焦热气壅上焦，口苦舌干岂易调，针刺关冲出毒血，口生津液病俱消。

手臂红肿连腕疼，液门穴内用针明，更将一穴名中渚，多泻中间疾自轻。

液门沿皮针向后，透阳池。

中风之症症非轻，中冲二穴可安宁，先补后泻如无应，再刺人中立便轻。

中冲禁灸，惊风灸之。

胆寒心虚病如何？少冲二穴最功多，刺入三分不着艾，金针用后自平和。

时行疟疾最难禁，穴法由来未审明，若把后溪穴寻得，多加艾火即时轻。

热泻寒补。

牙疼阵阵苦相煎，穴在二间要得传，若患翻胃并吐食，中魁奇穴莫教偏。

乳鹅之症少人医，必用金针疾始除，如若少商出血后，即时安稳免灾危。三棱针刺之。

如今瘾疹疾多般，好手医人治亦难，天井二穴多着艾，纵生瘰疬灸皆安。宜泻七壮。

寒痰咳嗽更兼风，列缺二穴最可攻，先把太渊一穴泻，多加艾火即收功。列缺刺透太渊，担穴也。

痴呆之症不堪亲，不识尊卑枉骂人，神门独治痴呆病，转手骨开得穴真。宜泻灸。

连日虚烦面赤妆，心中惊悸亦难当，若须通里穴寻得，一用金针体便康。惊恐补，虚烦泻，针五分，不灸。

风眩目烂最堪怜，泪出汪汪不可言，大小骨空皆妙穴，多加艾火疾应痊。大、小骨空不针，俱灸七壮，吹之。

妇人吹乳痛难消，吐血风痰稠似胶，少泽穴内明补泻，应时神效气能调。刺沿皮向后三分。

满身发热痛为虚，盗汗淋淋渐损躯，须得百劳椎骨穴，金针一刺疾俱除。

忽然咳嗽腰背疼，身柱由来灸便轻，至阳亦治黄疸病，先补后泻效分明。针俱沿皮三分，灸二七壮。

肾败腰虚小便频，夜间起止苦劳神，命门若得金针助，肾俞艾灸起遭迍。多灸不泻。

九般痔漏最伤人，必刺承山效若神，更有长强一穴是，呻吟大痛穴为真。

伤风不解嗽频频，久不医时劳便成，咳嗽须针肺俞穴，痰多宜向丰隆寻。灸方效。

膏肓二穴治病强，此穴原来难度量，斯穴禁针多着艾，二十一壮亦无妨。

腠理不密咳嗽频，鼻流清涕气昏沉，须知喷嚏风门穴，咳嗽宜加艾火深。针沿皮向外。

胆寒由是怕惊心，遗精白浊实难禁，夜梦鬼交心俞治，白环俞治一般针。更加脐下气海两旁效。

肝家血少目昏花，宜补肝俞力便加，更把三里频泻动，还光益血自无差。多补少泻，灸。

脾家之症有多般，致成番胃吐食难，黄疸亦须寻腕骨，金针必定夺中脘。

无汗伤寒泻复溜，汗多宜将合谷收，若然六脉皆微细，金针一补脉还浮。针复溜入三分，沿皮向骨下一寸。

大便闭结不能通，照海分明在足中，更把支沟来泻动，方知妙穴有神功。

小腹胀满气攻心，内庭二穴要先针，两足有水临泣泻，无水方能病不侵。针口用油，不闭其孔。

七般疝气取大敦，穴法由来指侧间，诸经具载三毛处，不遇师传隔万山。

传尸劳病最难医，涌泉出血免灾危，痰多须向丰隆泻，气喘丹田亦可施。

浑身疼痛疾非常，不定穴中细审详，有筋有骨须浅刺，灼艾临时要度量。不定穴即痛处。

劳宫穴在掌中寻，满手生疮痛不禁，心胸之病大陵泻，气攻胸腹一般针。
哮喘之症最难当，夜间不睡气遑遑，天突妙穴宜寻得，膻中着艾便安康。
鸠尾独治五般痫，此穴须当仔细观，若然着艾宜七壮，多则伤人针亦难。
非高手毋轻下针。
气喘急急不可眠，何当日夜苦忧煎，若得璇玑针泻动，更取气海自安然。
气海先补后泻。
肾强疝气发甚频，气上攻心似死人，关元兼刺大敦穴，此法亲传始得真。
水病之疾最难熬，腹满虚胀不肯消，先灸水分并水道，后针三里及阴交。
肾气冲心得几时，须用金针疾自除，若得关元并带脉，四海谁不仰明医。
赤白妇人带下难，只因虚败不能安，中极补多宜泻少，灼艾还须着意看。
赤泻，白补。
吼喘之症嗽痰多，若用金针疾自和，俞府乳根一样刺，气喘风痰渐渐磨。
伤寒过经尤未解，须向期门穴上针，忽然气喘攻胸膈，三里泻多须用心。
期门先补后泻。
脾泄之症别无他，天枢二穴刺休差，此是五脏脾虚疾，艾火多添病不加。
多灸宜补。
口臭之疾最可憎，劳心只为苦多情，大陵穴内人中泻，心得清凉气自平。
穴法深浅在指中，治病须臾显妙功，劝君要治诸般疾，何不当初记玉龙。

胜玉歌

胜玉歌兮不虚言，此是杨家真秘传，或针或灸依法语，补泻迎随随手捻。头痛眩晕百会好，心疼脾痛上脘先，后溪鸠尾及神门，治疗五痫立便痊。
鸠尾穴禁灸，针三分，家传灸七壮。
髀疼要针肩井穴，耳闭听会莫迟延。
针一寸半，不宜停。经言禁灸，家传灸七壮。
胃冷下脘却为良，眼痛须觅清冷渊。霍乱心疼吐痰涎，巨阙着艾便安然，脾疼背痛中渚泻，头风眼痛上星专。
头项强急承浆保，牙腮疼紧大迎全，行间可治膝肿病，尺泽能医筋拘挛。
若人行步苦艰难，中封太冲针便痊，脚背痛时商丘刺，瘰疬少海天井边。筋疼闭结支沟穴，颔肿喉闭少商前，脾心痛急寻公孙，委中驱疔脚风缠。
泻却人中及颊车，治疗中风口吐沫，五疟寒多热更多，间使大杼真妙穴；经年或变劳怯者，痞满脐旁章门决。噎气吞酸食不投，膻中七壮除膈热，目内红痛苦皱眉，丝竹攒竹亦堪医。若是痰涎并咳嗽，治却须当灸肺俞，更有天突与筋缩，小儿吼闭自然疏。两手酸疼难执物，曲池合谷共肩颙，臂疼背痛针三里，头风头痛灸风池，肠鸣大便时泄泻，脐旁两寸灸天枢。诸般气症从何治，气海针之灸亦宜，小肠气痛归来治，腰痛中空穴最奇。
中空穴，从肾俞穴量下三寸，各开三寸是穴，灸十四壮，向外针一寸半，此即膀胱经之中髎也。
腿股转酸难移步，妙穴说与后人知，环跳风市及阴市，泻却金针病自除。
阴市虽云禁灸，家传亦灸七壮。
热疮臁内年年发，血海寻来可治之，两膝无端肿如斗，膝眼三里艾当施。

两股转筋承山刺，脚气复溜不须疑，踝跟骨痛灸昆仑，更有绝骨共丘墟，灸罢大敦除疝气，阴交针入下胎衣。

遗精白浊心俞治，心热口臭大陵驱，腹胀水分多得力，黄疸至阳便能离。肝血盛兮肝俞泻，痔疾肠风长强欺，肾败腰疼小便频，督脉两旁肾俞除，六十六穴施应验，故成歌诀显针奇。

策

诸家得失策

问：人之一身，犹之天地，天地之气，不能以恒顺，而必待于范围之功，人身之气，不能以恒平，而必待于调摄之技。故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然针灸之技，昔之专门者固各有方书，若《素问》《针灸图》《千金方》《外台秘要》，与夫补泻灸刺诸法，以示来世矣。其果何者而为之原欤？亦岂无得失去取于其间欤？诸生以是名家者，请详言之?!

对曰：天地之道，阴阳而已矣。夫人之身，亦阴阳而已矣。阴阳者，造化之枢纽，人类之根抵也，惟阴阳得其理则气和，气和则形亦以之和矣。如其拂而戾焉，则赞助调摄之功，自不容已矣。否则，在造化不能为天地立心，而化工以之而息；在夫人不能为生民立命，而何以臻寿考无疆之休哉。此固圣人赞化育之一端也，而可以医家者流而小之耶？

愚尝观之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一阖一辟，往来不穷，行而为阴阳，布而为五行，流 而为四时，而万物由之以化生，此则天地显仁藏用之常，固无庸以赞助为也。然阴阳之理也，不能以无愆，而雨旸寒暑，不能以时若，则范围之功，不能无待于圣人也。故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其所以人无夭札，物无疵厉，而以之收立命之功矣。然而吾人同得天地之理以为理，同得天地之气以为气，则其元气流行于一身之间，无异于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间也。夫何喜怒哀乐心思嗜欲之汩于中，寒暑风雨温凉燥湿之侵于外，于是有疾在腠理者焉，有疾在血脉者焉，有疾在肠胃者焉。然而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夫何诸家之术惟以药，而于针灸则并而弃之，斯何以保其元气，以收圣人寿民之仁心哉？然是针与灸也，亦未易言也。孟子曰：离娄之明，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古之方书，固离娄之规矩，师旷之六律也。故不溯其源，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穷其流，则何以知后世变法之弊。今以古之方书言之，有《素问》《难经》焉，有《灵枢》《铜人图》焉，有《千金方》、有《外台秘要》焉，有《金兰循经》、有《针灸杂集》焉。然《灵枢》之图，或议其太繁而杂；于《金兰循经》，或嫌其太简而略；于《千金方》，或诋其不尽伤寒之数；于《外台秘要》，或议其为医之蔽；于《针灸杂集》，或论其未尽针灸之妙，溯而言之，则惟《素》《难》为最要。盖《素》、《难》者，医家之鼻祖，济生之心法，垂之万世而无弊者也。夫既由《素》《难》以溯其源，又由诸家以穷其流，探脉络，索荣卫，诊表里，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则凉之，寒则温之，或通其气血，或维其真元，以律天时，则春夏刺浅，秋冬刺深也。以袭水土则湿致高原，热处风凉也。以取诸人，肥则刺深，瘠则刺浅也。又由是而施之以动摇进退，搓弹摄 按之法，示之以喜怒忧惧，思劳醉饱之忌，穷之以井荥俞经合之源，究之以主客标本之道，迎随开合之机。夫然后阴阳和，五气顺，荣卫固，脉络绥，而凡腠理血脉，四体百骸，一气流行，而无壅滞痿痹之患矣。不犹圣人之裁成辅相，而一元之气，周流于天地之间乎。先儒

曰：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此固赞化育之极功也，而愚于医之灸刺也亦云。

头不多灸策

问：灸穴须按经取穴，其气易连而其病易除，然人身三百六十五络，皆归于头，头可多灸欤？灸良已，间有不发者，当用何法发之？

尝谓穴之在人身也，有不一之名，而灸之在吾人也，有至一之会。盖不知其名，则昏谬无措，无以得其周身之理，不观其会，则散漫靡要，何以达其贯通之原。故名也者，所以尽乎周身之穴也，固不失之太繁；会也者，所以贯乎周身之穴也，亦不失之太简。人而知乎此焉，则执简可以御繁，观会可以得要，而按经治疾之余，尚何疾之有不愈，而不足以仁寿斯民也哉。

执事发策，而以求穴在乎按经，首阳不可多灸及所以发灸之术，下询承学，是诚究心于民瘼者。愚虽不敏，敢不掇述所闻以对。尝观吾人一身之气，周流于百骸之间，而统之则有其宗，犹化工一元之气，磅礴于乾坤之内，而会之则有其要。故仰观于天，其星辰之奠丽，不知其几也，而求其要，则惟以七宿为经，二十四曜为纬；俯察于地，其山川之流峙，不知其几也，而求其要则惟以五岳为宗，四渎为委，而其他咸弗之求也。天地且然，而况人之一身？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体百形，表里相应，脉络相通，其所以生息不穷，而肖形于天地者，宁无所网维统纪于其间耶！故三百六十五络，所以言其烦也，而非要也；十二经穴，所以言其法也，而非会也。总而会之，则人身之气有阴阳，而阴阳之运有经络，循其经而 按之，则气有连属，而穴无不正，疾无不除。譬之庖丁解牛，会则其凑，通则其虚，无假斤斫之劳，而顷刻无全牛焉。何也？彼固得其要也。故不得其要，虽取穴之多，亦无以济人；苟得其要，则虽会通之简，亦足以成功，惟在善灸者加之意焉耳。自今观之，如灸风而取诸风池、百会；灸劳而取诸膏肓、百劳；灸气而取诸气海；灸水而取诸水分；欲去腹中之病，则灸三里；欲治头目之疾，则灸合谷；欲愈腰腿，则取环跳、风市；欲拯手臂，则取肩颙、曲池。其他病以人殊，治以疾异，所以得之心而应之手者，罔不昭然，有经络在焉。而得之则为良医，失之则为粗工，凡以辨诸此也。至于首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人之受病固多，而吾之施灸宜别，若不察其机而多灸之，其能免夫头目旋眩、还视不明之咎乎？不审其地而并灸之，其能免夫气血滞绝、肌肉单薄之忌乎？是百脉之皆归于头，而头之不可多灸，尤按经取穴者之所当究心也。若夫灸之宜发，或发之有速而有迟，固虽系于人之强弱不同，而吾所以治之者，可不为之所耶？观东垣灸三里七壮不发，而复灸以五壮即发，秋夫灸中脘九壮不发，而渍以露水，熨以热履，熯以赤葱，即万无不发之理，此其见之《图经》《玉枢》诸书，盖班班具载可考而知者。吾能按经以求其原，而又多方以致其发，自无患乎气之不连，疾之不疗，而于灼艾之理，斯过半矣。抑愚又有说焉，按经者法也，而所以神明之者心也。苏子有言：一人饮食起居，无异于常人，而愀然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此庸医之所谓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望而惊焉者。彼惊之者何也？病无显情，而心有默识，诚非常人思虑所能测者。今之人徒曰：吾能按经，吾能取穴。而不于心焉求之，譬诸刻舟而求剑，胶柱而鼓瑟，其疗人之所不能疗者，吾见亦罕矣。然则善灸者奈何？静养以虚此心，观变以运此心，旁求博采以旷此心，使吾心与造化相通，而于病之隐显，昭然无遁情焉。则由是而求孔穴之开合，由是而察气候之疾徐，由是而明呼吸补泻之宜，由是而达迎随出入之机，由是而酌从卫取气，从荣置气之要，不将从手应心，得鱼兔而忘筌蹄也哉！此又岐黄之秘术，所谓百尺竿头进一步者，不识执事以为 何如？

穴有奇正策

问：九针之法，始于岐伯，其数必有取矣。而灸法独无数焉，乃至定穴，均一审慎，

所谓奇穴，又皆不可不知也。试言以考术业之专工。

尝谓针灸之疗疾也，有数有法，而惟精于数法之原者，斯足以窥先圣之心。圣人之定穴也，有奇有正，而惟通于奇正之外者，斯足以神济世之术，何也？法者，针灸所立之规，而数也者，所以纪其法，以运用于不穷者也。穴者，针灸所定之方，而奇也者，所以翊夫正以旁通于不测者也。数法肇于圣人，固精蕴之所寓，而定穴兼夫奇正，尤智巧之所存。善业医者，果能因法以详其数，缘正以通其奇，而于圣神心学之要，所以默蕴于数法奇正之中者，又皆神而明之焉，尚何术之有不精，而不足以康济斯民也哉？

执事发策，而以针灸之数法奇穴，下询承学，盖以术业之专工者望诸生也。而愚岂其人哉？虽然，一介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愚固非工于医业者，而一念济物之心，特惓惓焉。矧以明问所及，敢无一言以对。夫针灸之法，果何所昉乎？粤稽上古之民，太朴未散，元醇未漓，与草木蓁蓁然，与鹿豕狉狉然，方将相忘于浑噩之天，而何有于疾，又何有于针灸之施也。自羲、农以还，人渐流于不古，而朴者散，醇者漓，内焉伤于七情之动，外焉感于六气之侵，而众疾胥此乎交作矣。岐伯氏有忧之，于是量其虚实，视其寒温，酌其补泻，而制之以针刺之法焉，继之以灸火之方焉。至于定穴，则自正穴之外，又益之以奇穴焉。非故为此纷纷也，民之受疾不同，故所施之术或异，而要之非得已也，势也，势之所趋，虽圣人亦不能不为之所也已。然针固有法矣，而数必取于九者，何也？盖天地之数，阳主生，阴主杀，而九为老阳之数，则期以生人，而不至于杀人者，固圣人取数之意也 。今以九针言之，燥热侵头身，则法乎天，以为鑱针，头大而末锐焉。气满于肉分，则法乎地，以为圆针，身圆而末锋焉。锋如黍米之锐者为锟针，主按脉取气法乎人也。刃有三隅之象者为锋针，主泻导痈血，法四时也。铍针以法音，而末如剑锋者，非所以破痈脓乎？利针以法律，而支似毫毛者，非所以调阴阳乎？法乎星则为毫针，尖如蚊虻，可以和经络，却诸疾也。法乎风则为长针，形体锋利，可以去深邪，疗痹痿也。至于燔针之刺，则其尖如挺，而所以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要亦取法于野而已矣。所谓九针之数，此非其可考者耶！然灸亦有法矣，而独不详其数者，何也？盖人之肌肤，有厚薄，有深浅，而火不可以概施，则随时变化而不泥于成数者，固圣人望人之心也。今以灸法言之，有手太阴之少商焉，灸不可过多，多则不免有肌肉单薄之忌。有足厥阴之章门焉，灸不可不及，不及则不免有气血壅滞之嫌。至于任之承浆也，督之脊中也，手之少冲，足之涌泉也，是皆犹之少商焉，而灸之过多，则致伤矣。脊背之膏肓也，腹中之中脘也，足之三里，手之曲池也，是皆犹之章门焉，而灸之愈多，则愈善矣。所谓灸法之数，此非其彷佛者耶！夫有针灸，则必有会数法之全，有数法则必有所定之穴，而奇穴者，则又旁通于正穴之外，以随时疗症者也。而其数维何？吾尝考之《图经》，而知其七十有九焉，以鼻孔则有迎香，以鼻柱则有鼻准，以耳上则有耳尖，以舌下则有金津、玉液，以眉间则有鱼腰，以眉后则有太阳，以手大指则有骨空，以手中指则有中魁；至于八邪、八风之穴，十宣、五虎之处，二白、肘尖、独阴、囊底、鬼眼、髓骨、四缝、中泉、四关，凡此皆奇穴之所在。而九针之所刺者，刺以此也。灸法之所施者，施以此也。苟能即此以审慎之，而临症定穴之余，有不各得其当者乎？虽然，此皆迹也，而非所以论于数法奇正之外也。圣人之情，因数以示，而非数之所能拘，因法以显，而非法之所能泥，用定穴以垂教，而非奇正之所能尽，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焉耳。故善业医者，苟能旁通其数法之原，冥会其奇正之奥，时可以针而针，时可以灸而灸，时可以补而补，时可以泻而泻，或针灸可并举，则并举之，或补泻可并行，则并行之，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定穴主乎心，不主乎奇正之陈迹。譬如老将用兵，运筹攻守，坐作进退，皆运一心之神以为之。而凡鸟占云祲、金 版六韬之

书，其所具载方略，咸有所不拘焉。则兵惟不动，动必克敌；医惟不施，施必疗疾。如是虽谓之无法可也，无数可也，无奇无正亦可也，而有不足以称神医于天下也哉！管见如斯，惟执事进而教之！

针有深浅策

问：病有先寒后热者，先热后寒者，然病固有不同，而针刺之法，其亦有异乎？请试言之！

对曰：病之在天人也，有寒热先后之殊，而治之在吾人也，有同异后先之辨。盖不究夫寒热之先后，则谬焉无措，而何以得其受病之源；不知同异之后先，则漫焉无要，而何以达其因病之治。此寒热之症，得之有先后者，感于不正之气，而适投于腠理之中，治寒热之症，得之有后先者，乘其所致之由，而随加以补泻之法，此则以寒不失之惨，以热则不过于灼，而疾以之而愈矣。是于人也，宁不有济矣乎？请以一得之愚，以对扬明问之万一，何如？盖尝求夫人物之所以生也，本之于太极，分之为二气，其静而阴也，而复有阳以藏于其中；其动而阳也，而复有阴以根于其内，惟阴而根乎阳也，则往来不穷，而化生有体；惟阳而根乎阴也，则显藏有本，而化生有用。然而气之运行也，不能无愆和之异，而人之罹之也，不能无寒热之殊，是故有先寒后热者，有先热后寒者。先寒后热者，是阳隐于阴也，苟徒以阴治之，则偏于阴，而热以之益炽矣。其先热后寒者，是阴隐于阳也，使一以阳治之，则偏于阳，而寒以之益惨矣。夫热而益炽，则变而为三阳之症，未可知也。夫寒而益惨，则传而为三阴之症，未可知也。而治之法，当何如哉？吾尝考之《图经》，受之父师，而先寒后热者，须施以阳中隐阴之法焉。于用针之时，先入五分，使行九阳之数，如觉稍热，更进针令入一寸，方行六阴之数，以得气为应。夫如是，则先寒后热之病可除矣。其先热后寒者，用以阴中隐阳之法焉。于用针之时，先入一寸，使行六阴之数，如觉微凉，即退针，渐出五分，却行九阳之数，亦以得气为应。夫如是，则先热后寒之疾瘳矣。夫曰先曰后者，而所中有荣有卫之殊；曰寒曰热者，而所感有阳经阴经之异。使先热后寒者，不行阴中隐阳之法，则失夫病之由来矣。是何以得其先后之宜乎？如先寒后热者，不行阳中隐阴之法，则不达夫疾之所致矣。其何以得夫化裁之妙乎？抑论寒热之原，非天之伤人，乃人之自伤耳。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自人之荡真于情窦也，而真者危；丧志于外华也，而醇者漓；眩心于物牵也，而萃者涣；汩情于食色也，而完者缺；劳神于形役也，而坚者瑕。元阳丧，正气亡，寒毒之气，乘虚而袭。苟能养灵泉于山下，出泉之时，契妙道于日落，万川之中，嗜欲浅而天机深，太极自然之体立矣。寒热之毒虽威，将无隙之可投也。譬如墙壁固，贼人乌得而肆其虐哉？故先贤有言曰：夫人与其治病于已病之后，孰若治病于未病之先，其寒热之谓欤？

卷 四

三衢杨氏补泻（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及歌）

一爪切者：凡下针，用左手大指爪甲，重切其针之穴，令气血宣散，然后下针，不伤于荣卫也。

取穴先将爪切深，须教毋外慕其心，致令荣卫无伤碍，医者方堪入妙针。

二指持者：凡下针，以右手持针，于穴上着力旋插，直至腠理，吸气三口，提于天部，依前口气，徐徐而用。正谓持针者手如握虎，势若擒龙，心无他慕，若待贵人之说也。

持针之士要心雄，势如握虎与擒龙，欲识机关三部奥，须将此理再推穷。

三口温者：凡下针，入口中必须温热，方可与刺，使血气调和，冷热不相争斗也。

温针一理最为良，口内调和纳穴场，毋令冷热相争搏，荣卫宣通始得祥。

四进针者：凡下针，要病人神气定，息数匀，医者亦如之，切不可太忙。又须审穴在何部分，如在阳部，必取筋骨之间陷下为真；如在阴分，郄腘之内，动脉相应，以爪重切经络，少待方可下手。

进针理法取关机，失经失穴岂堪施，阳经取陷阴经脉，三思已定再思之。

五指循者：凡下针，若气不至，用指于所属部分经络之路，上下左右循之，使气血往来，上下均匀，针下自然气至沉紧，得气即泻之故也。

循其部分理何明，只为针头不紧沉，推则行之引则止，调和血气两来临。

六爪摄者：凡下针，如针下邪气滞涩不行者，随经络上下，用大指爪甲切之，其气自通行也。

摄法应知气滞经，须令爪切勿交轻，上下通行随经络，故教学者要穷精。

七针退者：凡退针，必在六阴之数，分明三部之用，斟酌不可不诚心着意，混乱差讹，以泻为补，以补为泻，欲退之际，一部一部以针缓缓而退也。

退针手法理谁知，三才诀内总玄机，一部六阴三气吸，须臾疾病愈如飞。

八指搓者：凡转针如搓线之状，勿转太紧，随其气而用之。若转太紧，令人肉缠针，则有大痛之患。若气滞涩，即以第六摄法切之，方可施也。

搓针泄气最为奇，气至针缠莫急移，浑如搓线攸攸转，急转缠针肉不离。

九指捻者：凡下针之际，治上大指向外捻，治下大指向内捻。外捻者，令气向上而治病；内捻者，令气至下而治病。如出至人部，内捻者为之补，转针头向病所，令取真气以至病所。如出至人部，外捻者为之泻，转针头向病所，令侠邪气退至针下出也。此乃针中之秘旨也。

捻针指法不相同，一般在手两般穷，内外转移行上下，邪气逢之疾岂容。

十指留者：如出针至于天部之际，须在皮肤之间留一豆许，少时方出针也。

留针取气候沉浮，出容一豆入容侔，致令荣卫纵横散，巧妙玄机在指头。

十一针摇者：凡出针三部，欲泻之际，每一部摇一次，计六摇而已。以指捻针，如扶人头摇之状，庶使孔穴开大也。

摇针三部六摇之，依次推排指上施，孔穴大开无窒碍，致令邪气出如飞。

十二指拔者：凡持针欲出之时，待针下气缓不沉紧，便觉轻滑，用指捻针，如拔虎尾之状也。

拔针一法最为良，浮沉涩滑任推详，势犹取虎身中尾，此诀谁知蕴锦囊。

总歌曰：针法玄机口诀多，手法虽多亦不过，切穴持针温口内，进针循摄退针搓，指捻泻气针留豆，摇令穴大拔如梭，医师穴法叮咛说，记此便为十二歌。

口诀　烧山火，能除寒，三进一退热涌涌，鼻吸气一口，呵五口。

烧山之火能除寒，一退三飞病自安，始是五分终一寸，三番出入慢提看。

凡用针之时，须拈运入五分之中，行九阳之数，其一寸者，即先浅后深也。若得气，便行运针之道。运者男左女右，渐渐运入一寸之内，三出三入，慢提紧按，若觉针头沉紧，其针插之时，热气复生，冷气自除；未效，依前再施也。

四肢似水最难禁，憎寒不住便来临，医师运起烧山火，患人时下得安宁。

口诀　透天凉，能除热，三退一进冷冰冰，口吸气一口，鼻出五口。

凡用针时，进一寸内，行六阴之数，其五分者，即先深后浅也。若得气，便退而伸之，退至五分之中，三入三出，紧提慢按，觉针头沉紧，徐徐举之，则凉气自生，热病自除；如不效，依前法再施。

一身浑似火来烧，不住之时热上潮，若能加入清凉法，须臾热毒自然消。

口诀　阳中隐阴，能治先寒后热，浅而深。

阳中隐个阴，先寒后热人，五分阳九数，一寸六阴行。

凡用针之时，先运入五分，乃行九阳之数，如觉微热，便运一寸之内，却行六阴之数，以得气，此乃阳中隐阴，可治先寒后热之症，先补后泻也。

先寒后热身如疟，医师不晓实和弱，叮咛针要阴阳刺，祛除寒热免灾恶。

口诀　阴中隐阳，能治先热后寒，深而浅。

凡用针之时，先运一寸，乃行六阴之数，如觉病微凉，即退至五分之中，却行九阳之数，以得气，此乃阴中隐阳，可治先热后寒之症，先泻后补也。

先热后寒如疟疾，先阴后阳号通天，针师运起云雨泽，荣卫调和病自痊。

补者直须热至，泻者直待寒侵，犹如搓线，慢慢转针，法在浅则当浅，法在深则当深，二者不可兼而紊乱也。

口诀　留气法，能破气，伸九提六。

留气运针先七分，纯阳得气十分深，伸时用九提时六，癥瘕消溶气块匀。

凡用针之时，先运入七分之中，行纯阳之数，若得气，便深刺一寸中，微伸提之，却退至原处；若未得气，依前法再行，可治癥瘕气块之疾。

痃癖癥瘕疾宜休，却在医师志意求，指头手法为留气，身除疾痛再无忧。

口诀　运气法，能泻，先直后卧。

运气用纯阴，气来便倒针，令人吸五口，疼痛病除根。

凡用针之时，先行纯阴之数，若觉针下气满，便倒其针，令患人吸气五口，使针力至病所，此乃运气之法，可治疼痛之病。

运气行针好用工，遍身疼痛忽无踪，此法密传堪济世，论金宜值万千钟。

口诀　提气法，提气从阴微拈提，冷麻之症一时除。

凡用针之时，先从阴数，以觉气至，微拈轻提其针，使针下经络气聚，可治冷麻之症。

提气从阴六数同，堪除顽痹有奇功，欲知奥妙先师诀，取次机关一掌中。

口诀　中气法，能除积，先直后卧，泻之。

凡用针之时，先行运气之法，或阳或阴，便卧其针，向外至痛疼，立起其针，不与内气回也。

中气须知运气同，一般造化两般功，手中运气叮咛使，妙理玄机起疲癃。

若关节阻涩，气不通者，以龙虎大段之法，通经接气，驱而运之，仍以循摄切摩，无不应矣。又按扪摩屈伸，导引之法而行。

口诀　苍龙摆尾手法，补。

苍龙摆尾行关节，回拨将针慢慢扶，一似江中舡上舵，周身遍体气流普。

或用补法而就得气，则纯补；补法而未得气，则用泻，此亦人之活变也。

凡欲下针之时，飞气至关节去处，便使回拨者，将针慢慢扶之，如舡之舵，左右随其气而拨之，其气自然交感，左右慢慢拨动，周身遍体，夺流不失其所矣。

苍龙摆尾气交流，气血夺来遍体周，任君体有千般症，一插须教疾病休。

口诀　赤凤摇头手法，泻。

凡下针得气，如要使之上，须关其下，要下须关其上，连连进针，从辰至巳，退针，从巳至午，拨左而左点，拨右而右点，其实只在左右动，似手摇铃，退方进圆，兼之左右摇而振之。

针似舡中之橹，犹如赤凤摇头，辨别迎随逆顺，不可违理胡求。

口诀　龙虎交战手法，三部俱一补一泻。

龙虎交争战，虎龙左右施，阴阳互相隐，九六住疼时。

凡用针时，先行左龙则左拈，凡得九数，阳奇零也。却行右虎则右拈，凡得六数，

阴偶对也。乃先龙后虎而战之，以得气补之，故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左捻九而右捻六，是亦住痛之针，乃得返复之道，号曰龙虎交战，以得邪尽，方知其所，此乃进退阴阳也。

青龙左转九阳宫，白虎右旋六阴通，返复玄机随法取，消息阴阳九六中。

口诀　龙虎升降手法。

凡用针之法，先以右手大指向前拈之，入穴后，以左手大指向前捻，经络得气行，转其针向左向右，引起阳气，按而提之，其气自行，如气未满，更依前法再施。

龙虎升腾捻妙法，气行上下合交迁，依师口诀分明说，目下教君疾病痊。

口诀　五脏交经。

五脏交经须气溢，候他气血散宣时，苍龙摆尾东西拨，定穴五行君记之。

凡下针之时，气行至溢，须要候气血宣散，乃施苍龙左右拨之可也。

五行定穴分经络，如船解缆自通亨，必在针头分造化，须交气血自纵横。

口诀　通关交经。通关交经、苍龙摆尾、赤凤摇头，补泻得理。先用苍龙摆尾，后用赤凤摇头，运入关节之中，后以补则用补中手法，泻则用泻中手法，使气于其经便交。

先用苍龙来摆尾，后用赤凤以摇头，再行上下八指 法，关节宣通气自流。

口诀　膈角交经。膈角交经，相克相生。

凡用针之时，欲得气相生相克者，或先补后泻，或先泻后补，随其疾之虚实，病之寒热，其邪气自泻除，真气自补生。

膈角要相生，水火在君能，有症直任取，无病手中行，仰卧须停稳，法得气调均，飞经疗入角，便是一提金。

口诀　关节交经。关节交经，气至关节，立起针来，施中气法。

凡下针之时，走气至关节去处，立起针，与施中气法纳之可也。

关节交经莫大功，必令气走纳经中，手法运之三五度，须知其气自然通。

口诀　子午补泻总歌。

补则须弹针，爪甲切宜轻，泻时甚切忌，休交疾再侵。

凡用针者，若刺针时，先用口温针，次用左手压穴，其下针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扪而循之，通而取之，却令病人咳嗽一声，右手持针而刺之，春夏二十四息，秋冬三十六息，徐出徐入，气来如动脉之状，针下微紧，留待气至后，宜用补泻之法若前也。

动与摇一例，其中不一般，动为补之气，摇为泻即安。

口诀　子午捣臼法，水蛊膈气。

子午捣臼，上下针行，九入六出，左右不停。

且如下针之时，调气得均，以针行上下，九入六出，左右转之不已，必按阴阳之道，其症即愈。

子午捣臼是神机，九入六出会者稀，万病自然合大数，要教患者笑嘻嘻。

口诀　子午前后交经换气歌。

子后要知寒与热，左转为补右为泻，提针为热插针寒，女人反此要分别；午后要知寒与热，右转为补左为泻，顺则为左逆为右，此是神仙真妙诀。

口诀　子午补泻歌。

每日午前皮上揭，有似滚汤煎冷雪，若要寒时皮内寻，不枉教君皮破裂。阴阳返复怎生知？虚实辨别临时诀，针头如芴似发机，等闲休与非人说。

口诀　子午倾针。

子午倾针，要识脉经，病在何脏，补泻法行。

凡欲下针之时，先取六指之诀，须知经络，病在何脏，用针依前补泻，出入内外，如有不应者何也？答曰：一日之内，有阴有阳，有阳中隐阴，有阴中隐阳，有日为阳，夜为阴，子一刻一阳生，午一刻一阴生，从子至午，故曰：子午之法也。

左转为男补之气，右转却为泻之记，女人反此不为真，此是阴阳补泻义。热病不瘥泻之须，冷病缠身补是奇，哮吼气来为补泻，气不至时莫急施。

补：随其经脉纳而按之，左手闭针穴，徐出针而疾按之。泻：迎其经脉动而伸之，左手开针穴，疾出针而徐入之。经曰：随而济之，是为之补。迎而夺之，是为之泻。《素问》云：刺实须其虚者，留针待阴气至，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留针待阳气备，乃去针也。

口诀　脏腑阴阳，呼吸内外，捻针补泻手法。

十二经络之病，欲针之时，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则灸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经云：虚则补其母而不足，实则泻其子而有余，当先补而后泻。假令人气在足太阳膀胱经，虚则补其阳，所出为井，属金，下针得气，随而济之，右手取针，徐出而疾扪之，是谓补也。实则泻其阳所注为俞，属木，下针得气，迎而夺之，左手开针穴，疾出针而徐扪之，是谓之泻也。

外拈随呼补脏虚，吸来里转泻实肥，六腑病加颠倒用，但依呼吸病还除。女人补虚呵内转，吸来外转泻实肥，依经三度调病气，但令呼吸莫令疏。

男子补虚呵外转ↀ，吸来内转泻实肥Ↄ，女人补虚呵内转Ↄ，吸来外转泻实肥ↀ。

进火：补。初进针一分，呼气一口，退三退，进三进，令病人鼻中吸气，口中呼气三次，把针摇动，自然热矣。如不应，依前导引。

进水：泻。初进针一分，吸气一口，进三进，退三退，令病人鼻中出气，口中吸气三次，把针摇动，自然冷矣。如不应，依前导引之；再不应，依生成息数，按所病脏腑之数，自觉冷热应手。

下手八法口诀

揣：揣而寻之。凡点穴，以手揣摸其处，在阳部筋骨之侧，陷者为真。在阴部郄囲之间，动脉相应。其肉厚薄，或伸或屈，或平或直，以法取之，按而正之，以大指爪切掐其穴，于中庶得进退，方有准也。《难经》曰：刺荣毋伤卫，刺卫毋伤荣。又曰：刺荣无伤卫者，乃掐按其穴，令气散，以针而刺，是不伤其卫气也。刺卫无伤荣者，乃撮起其穴，以针卧而刺之，是不伤其荣血也。此乃阴阳补泻之大法也。

爪：爪而下之，此则《针赋》曰：左手重而切按，欲令气血得以宣散，是不伤于荣卫也。右手轻而徐入，欲不痛之因，此乃下针之秘法也。

搓：搓而转者，如搓线之貌，勿转太紧，转者左补右泻，以大指次指相合，大指往上，进为之左，大指往下，退为之右，此则迎随之法也。故经曰：迎夺右而泻凉，随济左而补暖。此则左右补泻之大法也。

弹：弹而努之，此则先弹针头，待气至，却退一豆许，先浅而后深，自外推内，补针之法也。

摇：摇而伸之，此乃先摇动针头，待气至，却退一豆许，乃先深而后浅，自内引外，泻针之法也。故曰：针头补泻。

扪：扪而闭之。经曰：凡补必扪而出之。故补欲出针时，就扪闭其穴，不令气出，使血气不泄，乃为真补。

循：循而通之。经曰：凡泻针，必以手指于穴上四旁循之，使令气血宣散，方可下针，故出针时，不闭其穴，乃为真泻。此提按补泻之法，男女补泻，左右反用。

捻：捻者，治上大指向外捻，治下大指向内捻。外捻者令气向上而治病，内捻者令气向下而治病。如出针，内捻者令气行至病所，外捻者令邪气至针下而出也。此下

手八法口诀也。

经络迎随设为问答

问：经脉有奇经八脉。

《难经》云：脉有奇经八脉者，不拘于十二经，何谓也？然，有阳维、有阴维、有阳跷、有阴跷、有冲、有任、有督、有带之脉，凡此八脉，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经有十二，络有十五，凡二十七，气相随上下，何独不拘于经也。然，圣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然，天雨降下，沟渠溢满，当此之时，霈霈妄行，圣人不能复图也。此络脉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问：迎随之法。

经曰：随而济之是为补，迎而夺之是为泻。夫行针者，当刺之时，用皮钱擦热针，复以口温针热，先以左手爪，按其所刺荣俞之穴，弹而努之，爪而下之，扪而循之，通而取之，令病人咳嗽一声，右手持针而刺之。春夏二十四息，先深后浅（其浅深之故，注《标幽赋》内），秋冬三十六息，先浅后深，徐徐而入，气来如动脉之状，针下轻滑。未得气者，若鱼之未吞钩，既吞得气，宜用补泻。补，随其经脉，推而按内之，停针一二时，稍久，凡起针，左手闭针穴，徐出针而疾按之。泻，迎其经脉，提而动伸之，停针稍久，凡起针，左手开针穴，疾出针而徐按之。补针左转，大指努出；泻针右转，大指收入。补者先呼后吸，泻者先吸后呼。疼痛即泻，痒麻即补。

问：补针之要法。

答曰：补针之法，左手重切十字缝纹，右手持针于穴上，次令病人咳嗽一声，随咳进针，长呼气一口，刺入皮三分。针手经络者，效春夏停二十四息。针足经络者，效秋冬停三十六息。催气针沉，行九阳之数，捻九撅九，号曰天才。少停呼气二口，徐徐刺入肉三分，如前息数足，又觉针沉紧，以生数行之，号曰人才。少停呼气三口，徐徐又插至筋骨之间三分，又如前息数足，复觉针下沉涩，再以生数行之，号曰地才。再推进一豆，谓之按，为截、为随也。此为极处，静以久留，却须退针至人部，又待气沉紧时，转针头向病所，自觉针下热，虚羸痒麻，病势各散，针下微沉后，转针头向上，插进针一豆许，动而停之，吸之乃去，徐入徐出，其穴急扪之。岐伯曰：下针贵迟，太急伤血，出针贵缓，太急伤气，正谓针之不伤于荣卫也。是则进退往来，飞经走气，尽于斯矣。

问：泻针之要法。

凡泻针之法，左手重切十字纵纹三次，右手持针于穴上，次令病人咳嗽一声，随咳进针，插入三分，刺入天部，少停直入地部，提退一豆，得气沉紧，搓拈不动，如前息数尽，行六阴之数，捻六撅六，吸气三口回针，提出至人部，号曰地才。又待气至针沉，如前息数足，以成数行之，吸气二口回针，提出至天部，号曰人才。又待气至针沉，如前息数足，以成数行之，吸气回针，提出至皮间，号曰天才。退针一豆，谓之提，为担、为迎也。此为极处，静以久留，仍推进人部，待针沉紧气至，转针头向病所，自觉针下冷，寒热痛痒，病势各退，针下微松，提针一豆许，摇而停之，呼之乃去，疾入徐出，其穴不闭也。

问：经络。

答曰：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外布一身，为血气之道路也。其源内根于肾，乃生命之本也。根在内而布散于外，犹树木之有根本，若伤其根本，则枝叶亦病矣。苟邪气自外侵之，伤其枝叶，则亦累其根本矣。或病发内生，则其势必然，故言五脏之道，皆出经隧，以行血气，经为正经，络为支络，血气不和，百病乃生。但一经精气不足，便不和矣。故经曰：邪中于阳，则溜于经，自面与颈，则下阳明，自项与背，则下太

阳，自颊与胁，则下少阳。邪中于阴，则溜于腑，自四末臂胫始，而入三阴，脏气实而不能容，故还之于腑。腑者，谓胆、胃、膀胱、大小肠也，故刺各有其道焉。针下察其邪正虚实以补泻之，随其经脉荣卫以迎随之，其道皆不有违也。凡中外之病，始自皮肤，血脉相传，内连腑脏，则四肢九窍，壅塞不通，内因之病，令气盛衰，外连经络，则荣卫倾移，上下左右，虚实生矣。经云：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乃应筋，此形气内外之相应也。

外具阴阳：筋骨为阴，皮肤为阳。内具阴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

问：子午补泻。

答曰：此乃宣行荣卫之法也。故左转从子，能外行诸阳，右转从午，能内行诸阴，人身则阳气受于四末，阴气受于五脏，亦外阳而内阴 也。左转从外则象天，右转从内则象地，中提从中则象人，一左一右一提，则能使阴阳内外之气，出入与上下相参往来，而荣卫自流通矣。男子生于寅，寅，阳也，以阳为主，故左转顺阳为之补，右转逆阳为之泻。女子生于申，申，阴也，以阴为主，故右转顺阴为之补，左转逆阴为之泻，此常法也。然病有阴阳寒热之不同，则转针取用出入，当适其所宜。假令病热，则刺阳之经，以右为泻，以左为补；病寒则刺阴之经，以右为补，左为泻。此盖用阴和阳，用阳和阴，通变之法也。大凡转针逆顺之道，当明于斯。

子（合）穴：尺盛补之，顺其入也。午（荥）穴：寸盛泻之，顺其出也。

问：针头补泻何如？

答曰：此乃补泻之常法也。非呼吸而在手指，当刺之时，必先以左手压按其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得气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以阳生于外故入，阴生于内故出，此乃阴阳水火出入之气所不同也，宜详察之。

此外有补针导气之法，所谓扪而循之者，是于所刺经络部分，上下循之，故令气血舒缓，易得往来也。切而散之者，是用大指爪甲，左右于穴切之，腠理开舒，然后针也。推而按之者，是用右指捻针按住，近气不失，则远气乃来也。弹而努之者，是用指甲弹针，令脉气胀满，而得疾行至于病所也。爪而下之者，是用左手指爪连甲，按定针穴，乃使气散而刺荥，使血散而刺卫，则置针各有准也。通而取之者，是持针进退，或转或停，以使血气往来，远近相通，而后病可取也。外引其门以闭其神者，是先用左指收合针孔，乃放针，则经气不泄也。故曰：知为针者信其左。

问：候气之法何如？

答曰：用针之法，候气为先，须用左指，闭其穴门，心无内慕，如待贵人，伏如横弩，起若发机；若气不至，或虽至如慢，然后转针取之。转针之法，令患人吸气，先左转针，不至，左右一提也。更不至者，用男内女外之法，男即轻手按穴，谨守勿内；女即重手按穴，坚拒勿出，所以然者，持针居内是阴部，持针居外是阳部，浅深不同，左手按穴，是要分明。只以得气为度，如此而终不至者，不可治也。若针下气至，当察其邪正，分其虚实。经言：邪气来者紧而疾，谷气来者徐而和，但濡虚者即是虚，但牢实者即是实。此其诀也。

问：呼吸之理。

答曰：此乃调和阴阳法也。故经言：呼者因阳出，吸者随阴入。虽此呼吸分阴阳，实由一气而为体，其气内历于五脏，外随于三焦，周布一身，循环经络，流注孔穴，顺其形气之方圆，然后为用不同耳。是故五脏之出入，以应四时。三焦之升降，而为荣卫。经脉之循环，以合天度。然则呼吸出入，乃造化之枢纽，人身之关键，针家所必用也。诸阳浅在经络，诸阴深在脏腑，补泻皆取呼吸，出内其针。盖呼则出其气，吸则入其气。欲补之时，气出针入，气入针出。欲泻之时，气入入针，气出出针。呼而

不过三口，是外随三焦之阳。吸而不过五口，是内迎五脏之阴。先呼而后吸者，为阳中之阴；先吸而后呼者，为阴中之阳，乃各随其病气，阴阳寒热而用之，是为活法，不可误用也。

三阴之经：先吸后呼。三阳之经：先呼后吸。

问：迎随之理何如？

答曰：此乃针下予夺之机也。

第一要知营卫之流行。所谓诸阳之经，行于脉外；诸阳之络，行于脉内；诸阴之经，行于脉内；诸阴之络，行于脉外，各有浅深。立针以一分为荣，二分为卫，交互停针，以候其气，见气方至，速便退针引之，即是迎。见气已过，然后进针追之，即是随。故《刺法》云：动退空歇，迎夺右而泻凉，推内进搓，随济左而补暖。

第二要知经脉之往来。所谓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手之三阴，从胸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得气以针头逆其经脉之所来，动而伸之即是迎。以针头顺其经脉之所往，推而内之即是随。故经云：实者，绝而止之；虚者，引而起之。

凡下针之法，先用左手，揣穴爪按，令血气开舒，乃可内针。若欲出血，勿以爪按。右手持针于穴上，令患人咳嗽一声，拈之，一左一右，透入于腠理，此即是阳部奇分。《刺要》云：一分为荣。又云：方刺之时，必在悬阳，然后用其呼吸，徐徐推之，至于肌肉，以及分寸，此二者，即是阴部偶分。《刺要》又云：二分为卫，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与两卫，神属勿去，知病存亡。却以左手按穴令定，象地而不动；右手持针，法天之运转。若得其气，左手按穴可重五两以来，右手存意捻针，而行补泻。惟血脉在俞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凡刺脉者，随其顺逆，不出血，则发针疾按之。凡刺浅深，惊针是止。凡行补泻谷气而已。

问：疾徐之理。

答曰：此乃持针出入之法也。故经言：刺虚实者，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然此经有两解：所谓徐而疾者，一作徐内而疾出；一作徐出针而疾按之。所谓疾而徐者，一作疾内而徐出；一作疾出针而徐按之（两说皆通）。盖疾徐二字，一解作缓急之义，一解作久速之义，若夫不虚不实，出针入针之法，则亦不疾不徐，配乎其中可也。

问：补泻得宜。

答曰：大略补泻无逾三法。

一则诊其脉之动静。假令脉急者，深内而久留之；脉缓者，浅内而疾发针；脉大者，微出其气；脉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脉涩者，必得其脉，随其逆顺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疾按其穴，勿出其血；脉小者，饮之以药。

二则随其病之寒热。假令恶寒者，先令得阳气入阴之分，次乃转针退到阳分，令患人鼻吸口呼，谨按生成气息数足，阴气隆至，针下觉寒，其人自清凉矣。又有病道远者，必先使气直到病所，寒即进针少许，热即退针少许，然后却用生成息数治之。

三则随其诊之虚实。假令形有肥有瘦，身有痛有麻痒，病作有盛有衰，穴下有牢有濡，皆虚实之诊也。若在病所，用别法取之，转针向上气自上，转针向下气自下，转针向左气自左，转针向右气自右，徐推其针气自往，微引其针气自来，所谓推之则前，引之则止，徐往微来以除之，是皆欲攻其邪气而已矣。

问：自取其经。

答曰：刺虚刺实，当用迎随，补其母而泻其子，若不虚不实者，则当以经取，谓其正经自得病，不中他邪，故自取其经也。其法右手存意持针，左手候其穴中之气，若气来至如动脉状，乃内针，要续续而入，徐徐而撞，入荣至卫，至若得气如鲔鱼食钩，即是病之气也，则随本经气血多少，酌量取之，略待少许，见气尽乃出针；如未尽，留

针在门，然后出针。经曰：有见如入，有见如出，此之谓也。

问：补者从卫取气，泻者从荣置气？

答曰：十二经脉，皆以荣为根本，卫为枝叶，故欲治经脉，须调荣卫，欲调荣卫，须假呼吸。经曰：卫者阳也，荣者阴也。呼者阳也，吸者阴也。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者，即是取气于卫。吸则内针，以得气为故者，即是置气于荣也。

问：皮肉筋骨脉病。

答曰：百病所起，皆始于荣卫，然后淫于皮肉筋脉，故经言：是动脉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先为是动，而后所生病也。由此推之，则知皮肉经脉，亦是后所生之病耳。是以刺法中但举荣卫，盖取荣卫逆顺，则皮骨肉筋之治在其中矣。以此思之，至于部分有浅深之不同，却要下针无过不及为妙也。

一曰皮肤，二曰肌肉，三曰筋骨。

问：刺有久速。

答曰：此乃量病轻重而行，轻者一补一泻足矣，重者至再至三也。假令得病气而补泻之，其病未尽，仍复停针，候气再至，又行补泻。经言：刺虚须其实，刺实须其虚也。

问：诸家刺齐异同。

答曰：《灵枢》所言：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谓绝皮以出阳邪也）。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谓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间也）。最后取刺极深之，以下谷气（谓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矣），此其旨也。余读《难经》，常见针师丁德用所注，乃言人之肌肉，皆有厚薄之处，但皮肤之上，为心肺之部，阳气所行；肌肉之下，为肝肾之部，阴气所行也。是说所以发挥《灵枢》之旨，却甚详明。至于孙氏《千金方》所言：针入一分，则知天地之气（亦与始刺浅之，而来血气意合）。针入二分，则知呼吸出入，上下水火之气（亦与后刺深之，以致阴气意合）。针入三分，则知四时五行，五脏六腑逆顺之气（亦与最后极深，以下谷气意合，乃根本也）。《玄珠密语》言：入皮三分，心肺之部，阳气所行。入皮五分，肾肝之部，阴气所行（取象三天两地之数）。此说可谓详明矣。及夫后贤所著，则又有自一分，而累至于十分之说，此法益详且密矣。大抵博约不同，其理无异，互相发明，皆不必废。

问：阴阳居易之理。

答曰：此则阴阳相乘之意也。以其阳入阴分，阴出阳分，相易而居，成其病也。推原所由，或因荣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或因卫气衰少，而荣气外溢。故令血气不守其位，一方气聚，则为一方实，一方气散，则为一方虚。其实者为痛，其虚者为痒。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亦阴也，法当深刺之。痒则阳也，法当浅刺之。病在上者阳也，在下者阴也。病先起于阴者，法当先治其阴，而后治其阳也。病先起于阳者，法当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也。

问：顺逆相反之由。

答曰：此谓卫气独不得循于常道也，其名曰厥，为病不同，刺法当别。故经言：刺热厥者，若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若留针反为热。盖被逆气使然。由是言之，刺热厥者，宜三刺阴，一刺阳。刺寒厥者，宜三刺阳，一刺阴。惟其久病之人，则邪气入深，却当深入而久留，须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

问：虚实寒热之治。

答曰：先诊人迎气口，以知阴阳有余不足，以审上下经络，循其部分之寒热，切其九候之变易，按其经络之所动，视其血脉之色状，无过则同，有过则异，脉急以行，脉大以弱，则欲要静，筋力无劳。凡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不足于上者，推而扬之。经云：稽留不到者，因而迎之。气不足者，积而从之。大热在上者，推而下之。从

下止者，引而去之。大寒在外者，留而补之。入于中者，从而泻之。上寒下热者，推而上之。上热下寒者，引而下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菀陈而血结者，刺而去之。

问：补者从卫取气，泻者从荣置气。

卫气者，浮气也，专主于表。荣气者，精气也，专主于里。故经言：荣者水谷之精也，血气调和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脉，循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生也，悍疾滑利，不能入脉，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如是则荣卫为中外之主，不亦大乎！安得不求其补泻焉。

问：刺阳者卧针而刺之，刺阴者按令阳散乃内针。

答曰：刺阳部者，从其浅也，系属心肺之分。刺阴部者，从其深也，系属肾肝之分。凡欲行阳，浅卧下针，循而扪之，令舒缓，弹而努之，令气隆盛而后转针，其气自张布矣，以阳部主动故也。凡欲行阴，必先按爪，令阳气散，直深内针，得气则伸提之，其气自调畅矣，以阴部主静故也。

问：能知迎随之气，可令调之。

答曰：迎随之法，因其中外上下、病道遥远而设也。是故当知荣卫内外之出入，经脉上下之往来，乃可行之。夫荣卫者阴阳也，经言：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先深而后浅，从内引持而出之。补者先浅而后深，从外推内而入之。乃是因其阴阳内外而进退针耳。至于经脉为流行之道，手三阳经，从手上头；手三阴经，从胸至手；足三阳经，从头下足；足三阴经，从足入腹。故手三阳泻者，针芒望外，逆而迎之；补者针芒望内，顺而追之，余皆仿此。乃是因其气血往来，而顺逆行针也。大率言荣卫者，是内外之气出入。言经脉者，是上下之气往来。各随所在顺逆而为刺也。故曰迎随耳。

问：补泻之时，与气开阖相应否？

答曰：此法非止推于十干之穴，但凡针入皮肤间，当阳气舒发之分谓之开。针至肉分间，当阴气封固之分谓之阖。然开中有阖，阖中有开，一开一阖之机，不离孔中，交互停针，察其气以为补泻。故《千金》言：卫外为阳部，荣内为阴部。

问：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与两卫，神属勿去，知病存亡。

答曰：悬阳，谓当腠理间朝针之气也。两卫，谓迎随呼吸出入之气也。神属勿去，知病存亡，谓左手占候，以为补泻也。此古人立法，言多妙处。

问：容针空豆许。

答曰：此法正为迎随而设也。是以气至针下，必先提退空歇，容豆许，候气至然后迎之、随之。经言：近气不失，远气乃来。

问：刺有大小。

答曰：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惟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此名调阴换阳，一名接气通经，一名从本引末。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实一义也。

问：穴在骨所。

答曰：初下针入腠理，得穴之时，随吸内针，乃可深知之。不然，气与针忤，不能进。又凡肥人内虚，要先补后泻；瘦人内实，要先泻后补。

问：补泻得宜。

答曰：凡病在一方，中外相袭，用子午法补泻，左右转针是也。病在三阴三阳，用流注法补泻，荥俞呼吸出纳是也。二者不同。至于弹爪提按之类，无不同者，要明气血何如耳。

问：迎夺随济，固言补泻，其义何如？

答曰：迎者，迎其气之方来，如寅时气来注于肺，卯时气来注于大肠，此时肺大肠气方盛，而夺泻之也。随者，随其气之方去，如卯时气去注大肠，辰时气去注于胃肺与大肠，此时正虚，而济补之也。余仿此。

问：针入几分，留几呼？

答曰：不如是之相拘。盖肌肉有浅深，病去有迟速，若肌肉厚实处，则可深；浅薄处，则宜浅。病去则速出针，病滞则久留针为可耳。

问：补泻有不在井荥俞经合者多如何？

答曰：如睛明、瞳子髎治目疼，听宫、丝竹空、听会治耳聋，迎香治鼻，地仓治口㖞，风池、头维治头项，古人亦有不系井荥俞经合者如此。盖以其病在上，取之上也。

问：经穴流注，按时补泻，今病有各经络，按时能去病否？

答曰：病著于经，其经自有虚实耳。补虚泻实，亦自中病也。病有一针而愈，有数针始愈。盖病有新痼浅深，而新浅者，一针可愈，若深痼者，必屡针可除。丹溪、东垣有一剂愈者，有至数十剂而愈者，今人用一针不愈，则不再针矣。且病非独出于一经一络者，其发必有六气之兼感，标本之差殊，或一针以愈其标，而本未尽除；或独取其本，而标复尚作，必数针方绝其病之邻也。

问：针形至微何能补泻？

答曰：如气球然，方其未有气也，则怯塌不堪蹴踢，及从窍吹之，则气满起胖，此虚则补之之义也。去其窍之所塞，则气从窍出，复怯塌矣，此实则泻之之义也。

问：《内经》治病，汤药少而针灸多，何也？

答曰：《内经》，上古书也。上古之人，劳不至倦，逸不至流，食不肥鲜，以戕其内，衣不缊热，以伤其外，起居有节，寒暑知避，恬澹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生？虽有贼风虚邪，莫能深入，不过凑于皮肤，经滞气郁而已。以针行气，以灸散郁，则病随已，何待于汤液耶？当今之世，道德日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纵欲以竭其精，多虑以散其真，不知持满，不解御神，务快其心，过于逸乐，起居无节，寒暑不避，故病多从内生，外邪亦易中也。经曰：针刺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病既属内，非汤液又不能济也。此和缓以后，方药盛行，而针灸兼用，固由世不古，若人非昔比，亦业针法之不精，传授之不得其诀耳。非古用针灸之多，今用针灸之少，亦非汤液之宜于今，而不宜于古耶。学者当究心焉。

问：八法流注之要诀何如？

答曰：口诀固多，未能悉录，今先撮其最要者而言之：

上古流传真口诀，八法原行只八穴。口吸生数热变寒，口呼成数寒变热。先呼后吸补自真，先吸后呼泻自捷。徐进疾退曰泻寒，疾进徐退曰补热。紧提慢按似冰寒，慢提紧按如火热。脉外阳行是卫气，脉内阴行是荣血。虚者徐而进之机，实者疾而退之说。补其母者随而济，泻其子者迎夺挈。但分逆夺与济随，实泻虚补不妄说。天部皮肤肌肉人，地部筋骨分三截。卫气逆行荣顺转，夏浅冬深肥瘦别。毋伤筋膜用意求，行针犹当辨骨节。拇指前进左补虚，拇指后退右泻实。牢濡得失定浮沉，牢者为得濡为失。泻用方而补为圆，自然荣卫相交接。右泻先吸退针呼，左补先呼出针吸。莫将此法作寻常，弹努循扪指按切。分筋离骨陷中来，却将机关都漏泄。行人载道欲宣扬，湍水风林没休歇。感谢三皇万世恩，阐尽针经真口诀。

卷 九

医 案

乙卯岁，至建宁，滕柯山母患手臂不举，背恶寒而体倦困，虽盛暑喜穿棉袄，诸医俱作虚冷治之。予诊其脉沉滑，此痰在经络也。予针肺俞、曲池、三里穴，是日即觉身轻手举，寒亦不畏，棉袄不复着矣。后投除湿化痰之剂，至今康健，诸疾不发。若作虚寒，愈补而痰愈结，可不慎欤！

戊午春，鸿胪吕小山，患结核在臂，大如柿，不红不痛。医云是肿毒。予曰：此是痰核结于皮里膜外，非药可愈。后针手曲池，行六阴数，更灸二七壮，以通其经气，不数日即平妥矣。若作肿毒，用以托里之剂，岂不伤脾胃清纯之气耶？

己巳岁夏，文选李渐庵公祖夫人，患产后血厥，两足忽肿大如股，甚危急。徐、何二堂尊召予视之，诊其脉芤而歇止，此必得之产后恶露未尽，兼风邪所乘，阳阴邪正激搏，是以厥逆，不知人事，下体肿痛，病势虽危，针足三阴经，可以无虞。果如其言，针行饭顷而苏，肿痛立消矣。

癸酉秋，大理李义河翁，患两腿痛十余载，诸药不能奏效。相公推予治之，诊其脉滑浮，风湿入于筋骨，岂药力能愈，须针可痊。即取风市、阴市等穴针之。官至工部尚书，病不再发。

甲戌夏，员外熊可山公，患痢兼吐血不止，身热咳嗽，绕脐一块痛至死，脉气将危绝。众医云：不可治矣。工部正郎隗月潭公素善，迎予视其脉虽危绝，而胸尚暖，脐中一块高起如拳大，是日不宜针刺，不得已，急针气海，更灸至五十壮而苏，其块即散，痛即止。后治痢，痢愈，治嗽血，以次调理得痊。次年升职方，公问其故。予曰：病有标本，治有缓急，若拘于日忌，而不针气海，则块何由而散？块既消散，则气得以疏通，而痛止脉复矣。正所谓急则治标之意也。公体虽安，饮食后不可多怒气，以保和其本；否则正气乖而肝气盛，致脾土受克，可计日而复矣。

辛未夏，刑部王念颐公，患咽嗌之疾，似有核上下于其间，此疾在肺膈，岂药饵所能愈。东皋徐公推予针之，取膻中、气海，下取三里二穴，更灸数十壮，徐徐调之而痊。东皋名医也，且才高识博，非不能疗，即东垣治妇人伤寒，热入血室，非针莫愈，必俟夫善刺者，刺期门而愈。东皋之心，即东垣心也，而其德可并称焉。视今之嫉贤妒能者，为何如哉？然妒匪斯今，畴昔然矣。予曾往磁洲，道经汤阴伏道路旁，有先师扁鹊墓焉，下马拜之。问其故。曰：鹊乃河间人也。针术擅天下，被秦医令李醯刺死于道路之旁，故名曰伏道，实可叹也。有传可考 。

戊辰岁，给事杨后山公祖乃郎，患疳疾，药日服而人日瘦。同科郑湘溪公，迎予治之。予曰：此子形羸，虽是疳症，而腹内有积块，附于脾胃之旁，若徒治其疳，而不治其块，是不求其本，而揣其末矣。治之之法，宜先取章门灸针，消散积块，后次第理治脾胃，是小人已除，而君子得行其道于天下矣。果如其言，而针块中，灸章门，再以蟾蜍丸药兼用之，形体渐盛，疳疾俱痊。

壬申岁，四川陈相公长孙，患胸前突起，此异疾也。人皆曰：此非药力所能愈。钱诚翁堂尊，推予治之，予曰：此乃痰结肺经，而不能疏散，久而愈高，必早针俞府、膻中，后择日针，行六阴之数，更灸五壮，令贴膏，痰出而平。乃翁编修公甚悦之。

辛未，武选王会泉公亚夫人，患危异之疾，半月不饮食，目闭不开久矣。六脉似有如无，此疾非针不苏。同寅诸公，推予即针之，但人神所忌，如之何？若待吉日良时，则沦于鬼箓矣。不得已，即针内关二穴，目即开，而即能食米饮，徐以乳汁调理而愈。同寅诸君，问此何疾也？予曰：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况人禀天地之气，

五运迭侵于外，七情交战于中，是以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妄为，而伤太和，此轩岐所以论诸痛皆生于气，百病皆生于气，遂有九窍不同之论也。而子和公亦尝论之详矣。然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怒、喜、悲、恐、寒、热、惊、思、劳也。盖怒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逆上矣。怒则阳气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呕血及飧泄也。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和，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神上，则上焦闭，闭则气逆，逆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热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而不行，故气结矣。

抑尝考其为病之详，变化多端，如怒气所致，为呕血，为飧泄，为煎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缓，发于外为痈疽也。喜气所致，为笑不休，为毛发焦，为肉病，为阳气不收，甚则为狂也。悲气所致，为阴缩，为筋挛，为肌痹，为脉痿，男为数溺，女为血崩，为酸鼻辛颐，为目昏，为少气不能息，为泣，为臂麻也。恐气所致，为破䐃脱肉，为骨痿痿厥，为暴下清水，为面热肤急，为阴痿，为惧而脱颐也。惊气所致，为潮涎，为目瞏，为癫痫，为不省人事僵仆，久则为痿痹也。劳气所致，为嗌噎，为喘促，为嗽血，为腰痛骨痿，为肺鸣，为高骨坏，为阴痿，为唾血，为瞑目，为耳闭，男为少精，女为不月，衰甚则溃溃乎若坏，泪泪乎不可上也。思气所致，为不眠，为嗜卧，为昏瞀，为中痞，三焦闭塞，为咽嗌不利，为胆瘅呕苦，为筋痿，为白淫，为不嗜食也。寒气所致，为上下所出水液澄清冷，下痢青白等症也。热气所致，为喘呕吐酸，暴注下迫等病也。

窃又稽之《内经》治法，但以五行相胜之理，互相为治。如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阳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矣。热伤气，气属阳，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阳亦自病矣。凡此数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也，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也，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也，以遽迫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也，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也，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若胸中无才器之人，亦不能用此法也。热可以治寒，寒可以治热，逸可以治劳，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夫惊以其卒然而临之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如丹溪治女人许婚后，夫经商三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他无所病，但向里床坐，此思气结也。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俾激之大怒，而哭之三时，令人解之，举药一贴，即求食矣。盖脾主思，思过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木能克土，木气冲发而脾上开矣。又如子和治一妇，久思而不眠，令触其怒，是夕果困睡，捷于影响。惟劳而气耗，恐而气夺者，为难治也。又同寅谢公，治妇人丧妹甚悲，而不饮食，令以亲家之女陪欢，仍用解郁之药，即能饮食。又闻庄公治喜劳之极而病，切脉乃失音症也，令恐惧即愈。然喜者之人少病，盖其百脉舒和故耳。经云：恐胜喜。可谓得玄关者也。凡此之症，《内经》自有治法，业医者，废而不行，何哉？附录宜知所从事焉。

己巳岁，尚书王西翁乃爱，颈项患核肿痛，药不愈，召予问其故？曰：项颈之疾，自有各经原络井俞会合之处，取其原穴以刺之。后果刺，随针而愈，更灸数壮，永不见发。大抵颈项，乃横肉之地，经脉会聚之所，凡有核肿，非吉兆也。若不究其根，以

灸刺之，则流串之势，理所必致矣。患者慎之！

戊寅冬，张相公长孙，患泻痢半载，诸药不效，相公命予治之，曰：昔翰林时，患肚腹之疾，不能饮食，诸药不效，灸中脘、章门即饮食，其针灸之神如此。今长孙患泻痢，不能进食，可针灸乎？予对曰：泻痢日久，体貌已变，须元气稍复，择日针灸可也。华岑公子云：事已危笃矣，望即治之，不俟再择日期，即针灸中脘、章门，果能饮食。

丁丑夏，锦衣张少泉公夫人，患痛症二十余载，曾经医数十，俱未验。来告予，诊其脉，知病入经络，故手足牵引，眼目黑昏，入心则搐叫，须依理取穴，方保得痊。张公善书而知医，非常人也。悉听予言，取鸠尾、中脘，快其脾胃，取肩颙、曲池等穴，理其经络，疏其痰气，使气血流通，而疴自定矣。次日即平妥，然后以法制化痰健脾之药，每日与服。

戊辰岁，吏部观政李遂麓公，胃旁一痞块如复盂，形体羸瘦，药勿愈。予视之曰：既有形于内，岂药力所能除，必针灸可消，详取块中。用以盘针之法，更灸食仓、中脘穴而愈。遂麓公问曰：人之生痞，与痃癖、积聚、癥瘕是如何？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谓天地不交之否，内柔外刚，万物不通之义也。物不可以终否，故痞久则成胀满，而莫能疗焉。痃癖者，悬绝隐僻，又玄妙莫测之名也。积者迹也，挟痰血以成形迹，亦郁积至久之谓尔。聚者绪也，依元气为端绪，亦聚散不常之意云。癥者，征也，又精也，以其有所征验，及久而成精萃也。瘕者，假也，又遐也，以其假借气血成形，及历年遐远之谓也。大抵痞与痃癖，乃胸膈之候，积与聚，为腹内之疾，其为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见于男子。其癥与瘕，独见于脐下，是为下焦之候，故常见于妇人。大凡腹中有块，不问男妇积聚、癥瘕，俱为恶症，切勿视为寻常。初起而不求早治，若待痞疾胀满，已成胸腹鼓急，虽扁鹊复生，亦莫能救其万一，有斯疾者，可不惧乎！李公深以为然。

戊辰岁，户部王缙庵公乃弟，患心痛疾数载矣。徐堂翁召予视之，须行八法开阖方可，公如其言。而刺照海、列缺，灸心俞等穴，其针待气至，乃行生成之数而愈。凡治此症，须分五痛，此卷前载之详矣，兹不悉录。

壬申岁，大尹夏梅源公，行次至蛾眉庵寓，患伤寒，同寅诸公，迎视六脉微细，阳症得阴脉。经云，阳脉见于阴经，其生也可知；阴脉见于阳经，其死也可许。予居玉河坊，正值考绩，不暇往返之劳，若辞而不治，此公在远方客邸，且莅政清苦，予甚恻之。先与柴胡加减之剂，少效，其脉尚未合症，予竭精殚思，又易别药，更针内关，六脉转阳矣。遂次第进以汤散而愈。后转升户部，今为正郎。

壬戌岁，吏部许敬庵公，寓灵济宫，患腰痛之甚。同乡董龙山公推予视之。诊其脉，尺部沉数有力。然男子尺脉固宜沉实，但带数有力，是湿热所致，有余之疾也。医作不足治之，则非矣。性畏针，遂以手指于肾俞穴行补泻之法，痛稍减，空心再与除湿行气之剂，一服而安。公曰：手法代针，已觉痛减，何乃再服渗利之药乎？予曰：针能劫病，公性畏针，故不得已，而用手指之法，岂能驱除其病根，不过暂减其痛而已。若欲全可，须针肾俞穴，今既不针，是用渗利之剂也。岂不闻前贤云：腰乃肾之府，一身之大关节。脉沉数者，多是湿热壅滞，须宜渗利之，不可用补剂。今人不分虚实，一概误用，多致绵缠，痛疼不休（出玉机中）。大抵喜补恶攻，人之恒情也。邪湿去而新血生，此非攻中有补存焉者乎？

壬申岁，行人虞绍东翁，患膈气之疾，形体羸瘦，药饵难愈。召予视之，六脉沉涩，须取膻中，以调和其膈，再取气海，以保养其源，而元气充实，脉息自盛矣。后择时针上穴，行六阴之数，下穴行九阳之数，各灸七壮，遂全愈。今任扬州府太守。庚辰过扬，复睹形体丰厚。

壬申夏，户部尚书王疏翁，患痰火炽盛，手臂难伸，予见形体强壮，多是湿痰流注经络之中，针肩颙，疏通手太阴经与手阳明经之湿痰，复灸肺俞穴，以理其本，则痰气可清，而手臂能举矣。至吏部尚书，形体益壮。

辛未岁，浙抚郭黄厓公祖，患大便下血，愈而复作，问其致疾之由？予对曰：心生血，而肝藏之，则脾为之统。《内经》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肠癖而下血。是皆前圣之言而可考者。殊不知肠胃本无血，多是痔疾，隐于肛门之内，或因饮食过伤，或因劳欲怒气，触动痔窍，血随大便而出。先贤虽有远血、近血之殊，而实无心、肺、大肠之分。又有所谓气虚肠薄，自荣卫渗入者，所感不同，须求其根。于长强穴针二分，灸七壮，内痔一消而血不出。但时值公冗，不暇于针灸，逾数载，升工部尚书，前疾大作，始知有痔隐于肛门之内，以法调之愈。至己卯复会于汶上云，不发矣。是岁公子箕川公长爱，忽患惊风，热甚危笃，灸中冲、印堂、合谷等穴，各数十壮，方作声。若依古法而止灸三五壮，岂能得愈？是当量其病势之轻重而已。

己卯岁，因磁州一同乡，欠俸资往取，道经临洛关，会旧知宋宪副公，云昨得一梦，有一真人，至舍相谈而别，今辱故人相顾，举家甚喜。昨年长子得一痞疾，近因下第抑郁，疾转加增，诸药不效，如之奈何？予答曰：即刻可愈。公愕然曰：非惟吾子得安；而老母亦安矣，此公至孝，乍奉至溥，神明感召，予即针章门等穴，饮食渐进，形体清爽，而腹块即消矣。欢洽数日，偕亲友送至吕洞宾度卢生祠，不忍分袂而别。

庚辰夏，工部郎许鸿宇公，患两腿风，日夜痛不能止，卧床月余。宝源局王公，乃其属官，力荐予治之。时名医诸公，坚执不从。许公疑而言曰：两腿及足，无处不痛，岂一二针所能愈？予曰：治病必求其本，得其本穴会归之处，痛可立而止，痛止即步履，旬日之内，必能进部。此公明爽，独听予言，针环跳、绝骨，随针而愈。不过旬日，果进部，人皆骇异。假使当时不信王公之言，而听旁人之语，则药力岂能及哉？是惟在乎信之笃而已，信之笃，是以获效也。

己巳岁，张相公得肛门忽肿之疾，戎政王西翁，推予诊视，命之曰：元老之疾，非常人比，宜精思殚力调治，以副吾望！予谒，诊右寸浮数，是肺金受风热，移于大肠之中。然肛门又居下之地，而饮食糟粕，流至于此，若无七情四气所干，则润泽而下。或湿热内蕴，邪气所加，则壅滞而作肿痛。予制以加减搜风顺气之剂一罐，倍加酒蒸大黄，借酒力上升，荡涤邪热，加麻仁润燥，枳壳宽肠，防风、独活驱除风热，当归清血凉血养血，枯芩以清肺与大肠，共制成丸，服渐清安。

隆庆二年四月初四日，奉旨传与圣济殿，着医去看徐阁老病，钦此。臣等谨钦遵，前至徐阁老秋家，诊得六脉数大，积热积痰，脾胃虚弱，饮食减少。宜用清热健脾化痰汤医治，黄芩、白术、贝母、橘红、茯苓、香附、芍药、桔梗、川芎、前胡、槟榔、甘草，水二钟，姜一片，煎至一钟，不拘时服，药对症，即愈。

乙亥岁，通州李户侯夫人，患怪病，予用孙真人治邪十三针之法，问病者是何邪为害？对曰：乃某日至某处，鸡精之为害也。令其速去。病者对曰：吾疾愈矣。怪邪已去，言语遂正，精神复旧，以见十三针之有验也。

己巳岁，尚书毛介川翁，患肝脾虚弱，时常泻痢，肢略浮肿。问于予曰：时常泄泻，多系湿热，夫人之一身，心生血，肝藏之，而脾为之统；脾得其统，则运化有常，水谷通调，固无所谓湿，亦无所谓热也。夫唯精元之气，既不能保之于平时，而五味之养，又不节之于将来，斯精血俱耗，而脾无所统矣。脾失所统，则运化通调，将何以为职？欲求其无泻，不可得也。然则何以谓之湿热？盖运化通调，即失其职，则水谷不分，湿郁于内，而为热矣。由是便血稠粘，里急后重，泻不独泻，而又兼之以痢焉，皆坐此也。其治之法，宜荡涤其湿，然后分利，斯脾胃得统，而其症安矣。否则

土不能治水，汜滥盈溢，浸于四肢，变而为气者有之。信其言，调理而愈。

己卯岁，行人张靖宸公夫人，崩不止，身热骨痛，烦躁病笃，召予诊，得六脉数而止，必是外感，误用凉药。与羌活汤热退，余疾渐可。但元气难复，后灸膏肓、三里而愈。凡医之用药，须凭脉理，若外感误作内伤，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其不夭灭人生也，几希？

辛酉夏，中贵患瘫痪，不能动履，有医何鹤松，久治未愈。召予视，曰：此疾一针可愈。鹤松惭去。予遂针环跳穴，果即能履。夏厚赠，予受之，逾数载又瘫矣。复来召予，因侍禁廷，不暇即往，遂受鹤反间以致忿。视昔之刺鹊于伏道者，为何如？

己巳岁，蔡都尉长子碧川公，患痰火，药饵不愈。辱钱诚斋堂翁，荐予治之。予针肺俞等穴愈。后其女患风痫其危，其乃郎秀山，乃婿张少泉，邀予治之，乃针内关而苏，以礼厚赠，予固辞不受。遂以女许聘豚儿杨承禋焉。

庚辰岁过扬，大尹黄缜庵公，昔在京朝夕相与，情谊甚笃，进谒留疑，不忍分袂，言及三郎患面部疾，数载不愈，甚忧之。昨焚香卜灵棋课曰：兀兀尘埃久待时，幽窓寂寞有谁知，运逢宝剑人相顾，利遂名成总有期。与识者解曰：宝者珍贵之物，剑者锋利之物，必逢珍贵之人，可愈。今承相顾，知公善针，疾愈有期矣。予针巨髎、合谷等穴，更灸三里，徐徐调之而愈。时工匠刊书，多辱蟹米之助。

甲戌岁，观政田春野公乃翁，患脾胃之疾，养病天坛，至敝宅数里，春野公每请必亲至，竭力尽孝。予感其诚，不惮其远，出朝必趋视。告曰：脾胃乃一身之根蒂，五行之成基，万物之父母，安可不由其至健至顺哉？苟不至健至顺，则沉疴之咎必致矣。然公之疾，非一朝所致，但脾喜甘燥，而恶苦湿，药热则消于肌肉，药寒则减于饮食，医治久不获当，莫若早灸中脘、食仓穴。忻然从之，每穴各灸九壮，更针行九阳之数，疮发渐愈。春野公今任兵科给事中，乃翁、乃弟，俱登科而盛壮。

庚辰岁，道经扬州，御史桑南皋公夫人，七旬余，发热、头眩、目涩、手挛、食少，公子迎予。诊得人迎浮而关带弦，见症虽多，今宜清热为先，以天麻、僵蚕为君，升麻、知母为臣，蔓荆、甘草等为使佐，服至三帖，热退身凉，饮食渐进，余症亦减，次日复诊，六脉平匀。昆玉喜曰：发热数月，医不见效，昨方制服一帖，热退食进，何耶？予曰：医者意也，得其意，斯握医之要枢矣。昔司马尝称扁鹊随俗为变，及述其论齐桓侯疾，语多近道，皆以其意通之耳。昨脉浮弦，疑是过用养血补脾之剂，闭塞火邪，久则流溢于太阳膀胱经，起至阴，终睛明，故目涩头眩；支走三焦经，故手挛也。少南、少玄公与缜庵公姻联之好，予辱故人之托，精思脉理，意究病源，故制立前方，用以引经之剂，其热速退，热退，脾阴渐长，而荣血自生，余症亦因之除矣。二公曰：然。

存目提要

《足臂十一脉灸经》

《足臂十一脉灸经》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作者不详。成书于战国。

原书无书名标题，后经整理，暂定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全文共34行，分“足”、“臂”两篇，即将全身的脉（本书作“温”）分为两大类。“足”是代表下肢部的脉，共六条；“臂”代表上肢部的脉，计五条。在每条脉的项下均分别记有该脉的名称、循行、主病和灸法。

该书是已知最早的经脉学专著，也是最早的灸疗学著作。本文的文献价值宝贵，反映了早期经络学说的概貌。其对经络的认识较简单，缺一脉（手厥阴脉），缺少分支、网络与衔接，十一经脉呈向心性循行，不具一顺一逆的气血循环关系。该书是研究经络学说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现存版本有马王堆汉墓帛书抄本和1979年文物出版社排印五十二病方本。

《阴阳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作者不详。成书于战国。

该书现存有内容基本相同的甲本和乙本。甲本抄录于《足臂十一脉灸经》后，共37行；乙本缺文较多，但首尾尚完整，共18行。原文无篇目，依阴、阳脉次序列十一脉，并分述各脉的名称、循行、主病和灸法。

本书与《足臂十一脉灸经》同为最早的经脉学专著和灸疗学专著。有关经脉的理论还处于较幼雅而尚未成熟和定型的阶段。其文献价值珍贵，对经络学说的研究有一定意义。

现存版本有马王堆汉墓帛书抄本和1979年文物出版社排印五十二病方本。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名《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铜人经》或《铜人》，为宋·王惟一所撰。成书于1026年。

原书3卷。卷首列“俞穴都数”，简记俞穴部位；上卷，绘有仰伏人尺寸图及十四经循行及其腧穴；卷中，列针灸避忌图，详述腧穴位置、主病、针刺深浅、灸疗壮数及针灸禁忌等；下卷，以五输穴为主，论述经穴的作用；并附经脉腧穴图。

书中对十四经的循行和腧穴逐一进行了订正，对《灵枢·经脉篇》的原文作了注释。王氏参考诸家，考订有据，体例谨严，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赞许。尤其针灸铜人模型乃属首创，对我国乃至国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主要版本有明金陵三多斋刻本、明拓本、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影印金大定本、清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贵池刘氏玉海堂刻金大定本、1924年上海古今图书馆影印玉海堂本、1955～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1980年扬州古旧书店影印本等。

《针灸资生经》

《针灸资生经》为宋·王执中所撰。成书于1220年。

全书7卷。卷一，总列诸穴，附绘穴图四十六幅，并对穴位、取穴法、主治、禁忌等进行了考订；卷二，论述针灸法，如定穴、宜忌等，以灸法为多；卷三至卷七，叙述各种病证的取穴施治，共记载内、外、妇、儿各科病证达195种，并有附属各证。

本书的编写体裁略仿《针灸甲乙经》《铜人经》，分部论述头胸背腹部的穴位，分经论述四肢的穴位，并据古代文献和典籍进行考证，还附入不少临床有效的别穴。该书对于灸法学之论述，极为详尽，后世诸多针灸书，均取材于本书有关灸法的资料。这是一部因病配穴、罗列详悉、内容丰富的类纂性临床针灸著作。

主要版本有宋嘉定庚辰徐正卿刊本、宋绍定四年赵纶刊本、元大德丁未国氏刊本、元天庆庚午叶日增广勒书堂刊本、明正统丁卯（1447）叶景达广勒堂新刊本、明弘治甲子刘氏安正堂刊本、日本宽文九年（1669）村上勘兵卫刊本、朝鲜刊本、四库全书缮录本、八千卷楼藏影抄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和1987年中国书店铅印本等。

《备急灸法》

《备急灸法》为宋·闻人耆年所撰。成书于1226年。

原书1卷。书中介绍了22种急性病证的灸法，并附简明图说。

本书为灸法专书。把许多重要的急救方法搜集在一起，并且附图多幅，用通俗易晓的方式编辑成册，便于普及应用，是研究古代急救学及针灸学的一部珍贵文献。

现有宋刊本（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上杭罗氏影刻于日本）、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江宁藩署影宋重刊本、1955～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十万同心兰室仿宋本影印本和1987年中国书店铅印本等。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为元·王国瑞所撰。成书于1329年。

全书1卷。首为120穴、玉龙歌85首；次为注解标幽赋1篇，天星十一穴歌诀12首，人神、尻神、太己、九宫歌诀，66穴治证，子午流注心要秘诀；再次为日时配合六法图、盘石金直刺秘传，并附针灸歌及杂录切要。

全书专论针灸之法，其文义浅近易明，既有长篇针灸治疗歌赋，如标幽赋、玉龙歌，又有短小精悍的针灸歌诀，如天星十一穴歌诀等。是一本较切合实用的古典临床针灸书籍。

现有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四库珍本初集本和1940年协和医学院据四库全书本抄本等。

《十四经发挥》

《十四经发挥》为元·滑寿所撰。成书于1341年。

书凡3卷。上卷，手足阴阳流注篇，附仰伏人尺寸图；中卷，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依据《金兰循经》等书中关于全身十四经脉循行的文字，作了详细的注释和发挥，详释经络循行、补记各经所属穴位及所生病；下卷，为奇经八脉篇，论述奇经八脉的循行内容。

本书是中医针灸经络学说的古典专著，其学术价值为国内外医界所重视。《素问·骨空论》《灵枢·本输篇》等所述之十四经脉，辞旨简严，古奥费解，本书逐句予以阐释发挥，并补记各经所属之穴。每经之首均冠以插图示之，一经之末，又附经穴歌。

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书业堂薛氏医案全书本、1921年大成书局石印本、日本宽文五年（1665）乙巳文荣堂刊本、日本延宝三年（1675）松会刻本、1956

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神应经》

《神应经》为明·陈会所撰。成书于1425年。

全书1卷。卷首为宁献王序跋，次列梓桑君（席宏达）针道传宗图，其后分述针灸穴法及基本操作，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针灸疗法及逐日人神所主。

该书所论折量补泻法皆古贤未发者，其取穴也有发挥古人所未尽处，其俞穴皆撮其切要而得效者，文简而事周，披阅之时，证与穴了然在目。是一本对针灸临床工作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主要版本有明刊黑口本、日本正保二年（1645）田左卫门刻本和1957年据正保二年翻刻本抄本等。

《针灸大全》

《针灸大全》为明·徐风所撰。约成书于1439年。

全书6卷。卷一、卷二，收载针灸歌赋23首；卷三，周身穴法歌；卷四，窦文真公八法流注；卷五，载梓岐风谷飞经走气撮要、金针赋及子午流注；卷六，论灸法等。

全书内容是以介绍历代针灸文献资料为重点，并附有插图，是一部综合性的针灸著作。该书选材顾及针灸内容的各个方面，并尽量选取短小精悍的歌诀，既全面又简明。书后所述灸法大都为历代有名的灸法，因此，该书对于研究针灸及临床医师都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明金陵三多斋刻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金陵唐羽中字刻本、明乔山堂刘龙田绣梓本、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刻本、清太医院刻本和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针灸聚英》

《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为明·高武所著。成书于1529年。

全书4卷，卷一、卷四又各分上下卷。卷一主论经络空穴，卷二为各病取治法，卷三为诸论针灸法，卷四集辑歌赋65首。

本书集辑明以前《铜人》《明堂》等各家针灸学说及医理、歌赋等，并参以作者学术见解，有独到之处。

现有日本刻皮纸印本和1961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针灸节要》

《针灸节要》又名《针灸素难要旨》《针灸要旨》，为明·高武所撰。成书于1529年。

书凡3卷。卷一首列九针图，正文辑录《难经》原文，分补泻、针刺深浅、五输穴主病等18节，并引滑氏《难经本义》为注；卷二（上），采《内经》原文归纳为用针方宜、平刺应五脏、九针应九变、十二刺应十二经等36节，多为针灸基本理论；卷二（下），以病证分目，辑录经文59节，并详治法，简述灸法；卷三论十二经病刺、奇经八脉病、经脉经筋、同身尺寸等10节。

全书采集《内经》《难经》有关经络、针灸理论、临床理论等原文，详述针灸奥旨，井然有序，以惠后学，便于记诵。专题研究《内经》在针灸方面的贡献，除《甲乙经》外，堪称此书。

主要版本有日本宝历三年（1753）大阪弘昭轩书林刻本、上海禾善堂重印日刻本、1930年上海中医书局据日刻本影印本、中国医学大成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

本和1987年中国书店铅印本等。

《针灸问对》

《针灸问对》为明·汪机所撰。刊于1530年。

全书3卷。上、中二卷，主论脏腑经络、荣卫气血、针刺诸疾及其方法；下卷，专论灸法适应症及经络穴位。

本书内容多取自《灵枢》《素问》《难经》《甲乙经》及诸家针灸之书，条分缕析，设为问对，以阐明中医经典著作中有关针灸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其论误针误灸之害处，以及巧立明目之不当，足见汪氏实事求是、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该书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现有明嘉靖元年（1522）至十三年（1534）直至崇祯六年（1633）祁门朴墅汪氏祠堂汇刻汪石山医书八种本、上海石竹山房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和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奇经八脉考》

《奇经八脉考》为明·李时珍所撰。成书于1577年。

全书1卷。首列奇经八脉总论与八脉简介，次则分别论述八脉的循行、病机、经典引文和各医家之说及作者的注释，后附诊气口九道脉图。

该书是研究“奇经八脉”的重要参考文献。李氏从考证奇经八脉入手，详述其循行路线，并结合所主病证，提出相应的治疗。特别是在奇经八脉之凭脉辨证方面阐发精详。书中采引各家之说，能扬长避短，是学习和研究脉学有价值的参考书。

现有明万历五年（1577）刻本、清道光六年（1826）务本堂本草纲目刊本和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重刻本等版本。

《推拿广义》

《推拿广义》又名《小儿推拿广义》《幼科推拿广义》《幼科三种》，为清·熊应雄辑。约成书于1676年。

书凡3卷。上卷，首列总论，说明推拿在儿科治疗上的作用，次述儿科疾病的诊断方法，如辨色、审候、闻声、辨音等，并结合主治病证分述推拿部位，附20余幅图解示推拿方法；中卷，分述各种儿科常见病及主治的推拿大法；下卷，列方180多首，其中包括内服、外治等方。

本书为推拿专著。内容丰富，简便易行。熊氏临证首重调理阴阳，主张审证求因，反对鬼神迷信。各病诊治要点以歌赋示出，易记易诵，切于实用。

主要版本有清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重刊本、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申江库记书庄石印本、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幼科推拿秘书》

《幼科推拿秘书》又名《推拿秘书》，为清·骆如龙所著。成书于1785年。

书凡5卷。卷一，列保婴赋、变蒸论、察色秘旨、探病秘旨、观面部形色、五脏秘旨、审音秘旨、坏症十五候、切脉察病歌、脉法歌；卷二，分述图象穴道、穴道十则、图象十三、却病手法；卷三，列手法注解42条；卷四，列病症20门；卷五，列应用验方。

骆氏结合诸多病证，列出辨证施术之法则，详述其推拿手法，并附验方弥推拿术之不及。全书条理清楚，繁简适当，可供学习推拿术者参阅。

现有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

《采艾编翼》

《采艾编翼》原作者不详，约成书于1711年。后经清·叶荼山补辑校正，重刊于1805年。

全书3卷。卷一为十二经循行歌诀，以及头颈、胸腹、手臂、足膝等部位的循行图谱，十四经分经图说和经脉主治要穴；卷二为内、外、妇、儿诸科113个症候的取穴处方及灸法要则，每症必配以方药；卷三搜集简便外科验方百余首，与针灸不相关连，疑为后人掺入。

该书为一灸法专著，流传甚少，系国内珍本。本书治疾，针灸与方药参半，强调针药并用，所录多为山野医生的临症经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年乙丑（1805）六艺堂刻本和1985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版本。

《针灸集成》

《针灸集成》原名《勉学堂针灸集成》，为清·廖润鸿所撰。成书于1874年。

书凡4卷。卷一概述针灸学的基本知识，如针法、灸法、补泻法、行针禁忌、点穴、辨穴及十四经穴等；卷二介绍人体各部穴位折量法以及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针灸法；卷三、卷四，以经穴为主，概论各穴之适应证及与他穴的配伍，并引据各书作为验证。

该书广集诸家学说，持论平正，内容系统而全面，其引据考证解决了部分存疑问题，对于研究和学习针灸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间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北京文宝堂刻本、清光绪五年（1879）京门宝名斋刻本、1930年北京天华馆铅印本、1933年合川慈善会刻本、1936年北京老二酉堂刊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

《厘正按摩要术》

《厘正按摩要术》原出于明·周于潘《推拿秘诀》一书，至清代经张振钧厘正增补后为此作。成书于1888年。

全书4卷。卷一为诊法，卷二为治法，卷三为取穴，卷四为小儿常见病按摩法。书中绘制数十幅详明附图，并配文字解说，以助学者了解穴位所在及手法操作。

本书为一部推拿专著，内容丰富，言简意赅，汇集张氏临床20年的经验总结，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外治法中所列咒法、符录等内容荒诞，不足为取。

主要版本有述古斋幼科医书三种（在丛书类）、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南昌书斋泰记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重刻本、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述古斋医书原印铅印本和1986年中国书店铅印本等。

《增图考释推拿法》

《增图考释推拿法》为清·夏宇祥原著，由汗敬舆增释，秦伯未校订。成书年代不详。

全书2卷。上卷论推拿法，计86法；下卷为经穴部位考释，诸穴后附针法、灸法、主病及穴位所在。

本书博采诸家之长，并结合祖传秘诀及自己的临证经验，详述针对多种儿科疾病进行推考按摩。书中图文并茂，言辞浅近，通俗易懂，切合实用，是一本小儿推拿方

面有价值的参考书。

现有1955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

十五　气功养生类

十　　问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　整理

提　　要　《十问》，撰人已佚。成书不晚于公元前168年。书名为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所取。

原书共101简，假托古代帝王、官吏、名医、术士的互相问答，就如何顺从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注意食补与睡眠、坚持气功导引以及房中保健等10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书重点在于探讨养生以求长寿的理论与方法。

现存马王堆汉墓竹简原件及有关书刊。此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全文收录。

黄帝问于天师曰："万勿（物）何得而行？草木何得而长？日月何得而明？"天师曰："垩（尔）察天之请（情），阴阳为正，万勿（物）失之而不𪓐（继），得之而赢。食阴樸阳，稽于神明。食阴之道，虚而五臧（藏），广而三咎，若弗能出楃。食之贵静而神风，距而两椅，参筑而毋遂，神风乃生，五声乃对，翕毋过五，致之口，枚之心，四辅所贵，玄尊乃至。饮毋过五，口必甘昧（味），至之五臧（藏），刑（形）乃极退。薄（薄）而肌肤，乃夫发末，毛脉乃遂，阴水乃至，浅坡（彼）阳炜，坚蹇不死，饮食宾膻（体），此胃（谓）复奇之方，通于神明。"天师之食神气之道。

黄帝问于大成曰："民何失而𩫖（颜）色鹿（麄）𨑨（狸），黑而苍？民何得而奏（腠）理靡曼，鲜白有光？"大成合（答）曰："君欲练色鲜白，则察观尺汙（蠖）之食方，通于阴阳，食苍则苍，食黄则黄。唯君所食，以变五色。君必食阴以为当（常），助以柏实盛良，饮走兽泉英，可以却老复壮，曼泽有光。椄（接）阴将众，𪓐（继）以蜚虫，春𣪘（爵）员骀，兴坡（彼）鸣雄，鸣雄有精，诚能服此，玉筴（策）复生。大（太）上执遇，廱坡（彼）玉窦，盛乃从之，员骀送之；若不执遇，置之以麷。诚能服此，可以起死。"大成之起死食鸟精之道。

黄帝问于曹熬曰："民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曹【熬答曰】："□□□□□而取其精。侍（待）坡（彼）合气，而微动其刑（形）。能动其刑（形），以致五声，乃入其精，虚者，可使充盈；壮者，可使久荣；老者，可使长生。长生之稽，侦用玉闭，玉闭时辟，神明来积。积必见章，玉闭坚精，必使玉泉毋顷（倾），则百疾弗婴，故能长生。椄（接）阴之道，必心塞葆，刑（形）气相葆。故曰：壹至勿星，耳目葱（聪）明；再至勿星，音气高阳（扬）；三至勿星，被（皮）革有光；四至勿星，脊胠不陱（伤）；五至勿星，尻脾（骼）能方；六至勿星，百脉通行；七至勿星，冬（终）身失（无）央（殃）；八至勿星，可以寿长；九至勿星，通于神明。"曹熬之椄（接）阴治神气之道。

黄帝问于容成曰："民始蒲淳溜刑，何得而生？溜刑成膻（体），何失而死？何曳之人也，有恶有好，有夭有寿？欲闻民气赢屈施（弛）张之故。"容成合（答）曰："君若欲寿，则顺察天地之道。天气月尽月盈，故能长生。地气岁有寒暑，险易相取，故地久而不腐，君必察天地之请（情），而行之以身。有征可智（知），间虽圣人，非其所能，唯道者智（知）之。天地之至精，生于无征，长于无刑（形），成于无膻（体），得者寿长，失者夭死。故善治气栲（抟）精者，以无征为积，精神泉益（溢），翕甘潞（露）以为积，饮榣（瑶）泉灵尊以为经，去恶好俗，神乃溜刑。翕气之道，必致之末，精生而不厥。尚（上）下皆精，塞（寒）温安生？息必探（深）而久，新气易守。宿气为老，新气为寿。善治气者，使宿气夜散，新气朝最，以彻九徼（窍），而实六府。食气有禁，春辟（避）浊阳，夏辟（避）汤风，秋辟（避）霜湑（雾），冬辟（避）凌阴，必去四咎，乃棎（深）息以为寿。朝息之志，亓（其）出也湑（务）合于天，亓（其）入也楑（揆）坡（彼）闺诩，如臧（藏）于渊，则陈气日尽，而新气日盈，则刑（形）有云光。以精为充，故能久长。昼息之志，虖（呼）吸必微，耳目葱（聪）明，阴阴孷气，中不荟腐，故身无苛（疴）央（殃）。莫（暮）息之志，深息长徐，使耳勿闻，且以安侵（寝）。云云（魂）柏（魄）安刑（形），故能长生。夜半之息也，觉啎（寤）毋变侵（寝）刑（形），探（深）余（徐）去执（势），六府皆发，以长为极。将欲寿神，必以奏（腠）理息。治气之道，出死入生，驩欣咪彀，以此充刑（形），此胃（谓）栲（抟）精。治气有经，务在积精，精盈必写（泻），精出必补。补写（泻）之时，于卧为之，酒食五味，以志治气。目明耳葱（聪），被（皮）革有光，百脉充盈，阴乃□生，繇使则可以久立，可以远行，故能寿长。"

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尧曰："治生奈何？"舜曰："审夫阴阳。"尧曰："人有九缴（窍）十二节，皆设而居，何故而阴与人具（俱）生而先身

去?”舜曰:“饮食弗以,谋虑弗使,讳其名而匿其體(体),亓(其)使甚多,而无宽礼,故兴(与)身俱生而先身死。”尧曰:“治之奈何?”舜曰:“必爱而喜之,教而谋之,饮而食之,使其题顸坚强而缓事之,必盬之而勿予,必乐矣而勿写(泻),材将积,气将褚,行年百岁,贤于往者。”舜之椄(接)阴治气之道。

王子巧父问于彭祖曰:“人气何是为精虖(乎)?”彭祖合(答)曰:“人气莫如竣(朘)精。竣(朘)气宛(菀)闭,百脉生疾;竣(朘)气不成,不能繁生,故寿尽在竣(朘)。竣(朘)之葆爱,兼予成跐(佐),是故道者发明唾手循辟(臂),靡(摩)腹从阴从阳。必先吐陈,乃翕竣(朘)气,与竣(朘)通息,与竣(朘)饮食,饮食完竣(朘),如养赤子。赤子骄悍数起,慎勿出入,以脩美浬,牯白内成,何病之有?坡(彼)生有央(殃),必亓(其)阴精扇(漏)泄,百脉宛废,喜怒不时,不明大道,生气去之。俗人芒生,乃持(恃)巫医,行年黍十,刑(形)必夭狸(埋),颂事白(自)杀,亦傷(伤)悲戕(哉)。死生安在,彻士制(制)之,实下闭精,气不扇(漏)泄。心制(制)死生,孰为之败?慎守勿失,长生繴迣(世)。繴迣(世)安乐长寿,长寿生于蓄积。坡(彼)生之多,尚(上)察于天,下播于地,能者必神,故能刑(形)解。明大道者,亓(其)行陵云,上自麋摇,水溜(流)能远,龑(龙)登能高,疾不力倦,□□□□□□□□巫成椒□□□不死。巫成椒以四时为辅,天地为经,巫成椒与阴阳皆生。阴阳不死,巫成椒兴(与)相视,有道之士亦如此。”

帝盘庚问于耇老曰:“闻子椄(接)阴以为强,翕天之精,以为寿长,吾将何处而道可行?”耇老合(答)曰:“君必贵夫与身俱生而先身老者,弱者使之强,短者使长,贫者使多量(粮)。亓(其)事壹虚壹实,治之有节:一曰垂枝(肢),直脊,桡(挠)尻;二曰疏股,动阴,缩(缩)州,三曰合聚(睫),毋听,翕气以充腘;四曰含亓(其)五味,饮夫泉英;五曰群精皆上,翕亓(其)大明。至五而止,精神日抬(怡)。”耇老妾(接)阴食神气之道。

禹问于师癸曰:“明耳目之智,以治天下,上均湛地,下因江水,至会稽之山,处水十年。今四枝(肢)不用,家大糿(乱),治之奈何?”师癸合(答)曰:“凡治正(政)之纪,必自身始。血气宜行而不行,此胃(谓)款央(殃),六极之宗也。此气血之续也,筋脉之秩也,不可废忘也。于腘也施,于味也移,道(导)之以志,动之以事。非味也,无以充亓(其)中而长其节;非志也,无以智(知)其中虚兴(与)实;非事也,无以动亓(其)四支(肢)而移去其疾。故觉侵(寝)而引阴,此胃(谓)练筋;既(既)信(伸)有(又)诎(屈),此胃(谓)练骨。动用必当,精故泉出。行此道也,何迣(世)不物?”禹于是饮湩,以安后姚,家乃复宁,师癸治神气之道。

文执(挚)见齐威王,威王问道焉,曰:“寡(寡)人闻子大夫之博于道也,寡(寡)人已宗庙之祠,不叚(暇)其听,欲闻道之要者,二、三言而止。”文执(挚)合(答)曰:“臣为道三百编(篇),而卧最为首。”威王曰:“子泽(绎)之,卧时食何氏(是)有?”文执(挚)合(答)曰:“淳酒毒韭。”威王曰:“子之长韭何邪?”文执(挚)合(答)曰:“后稷(稷)半鞣,草千岁者唯韭,故因而命之。亓(其)受天气也蚤(早),亓(其)受地气也葆,故辟聂(慑)慖胠(怯)者,食之恒张;目不蔡(察)者,食之恒明;耳不闻者,食之恒葱(聪);春三月食之,苛(疴)疾不昌,筋骨益强,此胃(谓)百草之王。”威王曰:“善,子之长酒何邪?”文执(挚)合(答)曰:“酒者,五谷之精气也,亓(其)人(入)中散溜(流),亓(其)人(入)理也彻而周,不胥卧而九(究)理,故以为百药繇(由)。”威王曰:“善。然有不如子言者,夫春贼写人人以韭者,何其不与酒而恒与卵邪?”文执(挚)合(答)曰:“亦可。夫鸡者,阳兽也,发明声葱(聪),信(伸)头羽张者也。复阴三月,与韭俱彻,故道者食之。”威王曰:“善。子之长卧何邪?”文执(挚)合(答)曰:“夫卧,非徒生民之

事也。举凫雁、萧（鹈）相（鸐）、蚖檀（蟺）、鱼鳖（鳖）、耎（蝡）动之徒，胥食而生者也；食者，胥卧而成者也。夫卧，使食靡宵（消），散药以流刑者也。辟（譬）卧于食，如火于金。故一昔（夕）不卧，百日不复。食不化，必如扽鞠（鞠），是生甘心密墨，糈汤劓惑，故道者敬卧。”威王曰：“善。㝵（寡）人恒善莫（暮）饮而连于夜，苟毋（无）苛（疴）乎（乎）?”文执（挚）合（答）曰：“毋（无）芳（妨）也。辟（譬）如鸣（鸟）兽，蚤（早）卧蚤（早）起，莫（暮）卧莫（暮）起，天者受明，地者受晦，道者九（究）其事而止。夫食气潜（潜）人（入）而黟（默）移，夜半而□□□□□气，致之六极。六极坚精，是以内实外平，痤瘘弗处，廱（痈）壹（噎）不生，此道之至也。”威王曰：“善。”

王期见，秦昭王问道焉，曰：“寡人闻客食阴以为动强，翕气以为精明。㝵（寡）人何处而寿可长?”王期合（答）曰：“必朝日月而翕其精光，食松柏，饮走兽泉英，可以却老复茬（壮），曼泽有光。夏三月去火，以日焚享（烹），则神慧而葱（聪）明。椄（接）阴之道，以静为强，平心如水，灵路（露）内臧（藏），款以玉筴（策），心毋秫（怵）尳（荡），五音进合（答），孰短孰长，翕其神褶（雾），饮夫天将（浆），致之五臧（藏），欲其深臧（藏）。蠪息以晨，气刑（形）乃刚，襄□□□，□□近水，精气凌楗（健）久长。神和内得，云（魂）柏（魄）皇□，五臧（藏）轱白，玉色重光，寿参日月，为天地英。”昭王曰：“善。”

合　陰　陽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　整理

提　要　《合阴阳》，撰人已佚。成书不晚于公元前168年。书名为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所取。

原书共32简，集中记叙了阴阳交合的方法以及十动、十节、十脩、八动、十已之征等房中保健内容。

本书是古代房中保健方面的专著。

现存马王堆汉墓竹简原件及有关书刊。此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全文收录。

凡将合阴阳之方，土掊阳，揗村（肘）房，抵夜（腋）旁，上竈纲，抵领乡，揗拯匡，覆周环，下缺盆，过醴津，陵勃海，上常山，入玄门，御交筋，上欱精神，乃能久视而与天地牟（侔）存。交筋者，玄门中交脉也，为得操揗之，使胏（体）皆乐养（痒），说（悦）泽（怿）以好。虽欲勿为，作相呴相抱，以次（恣）戏道。戏道：一曰气上面执（热），徐呴；二曰乳坚鼻汗，徐抱；三曰舌溥（薄）而滑，徐屯；四曰下汐股湿，徐操；五曰嗌乾咽唾，徐揻（撼），此胃（谓）五欲之征。征备乃上，上堪而勿内，以致其气。气至，深内而上撅之，以抒其热，因复下反之，毋使其气歇，而女乃大竭。然后热十动，接十茚（节），杂十脩。接刑（形）已没，遂气宗门，乃观八动，听五音，察十已之征。

十动：始十，次廿、卅、卌、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出入而毋决。一动毋决，耳目葱（聪）明，再而音声章，三而皮革光，四而脊胁强，五而尻脾（髀）方，六而水道行，七而至坚以强，八而奏（腠）理光，九而通神明，十而为身常，此胃（谓）十动。

十节（节）：一曰虎游，二曰蝉柎（附），三曰斥（尺）蠖，四曰囷（麕）桷，五曰蝗磔，六曰爰（猨）据，七曰瞻（詹）诸，八曰兔骛，九曰青（蜻）令（蛉），十曰鱼嘬。

十脩：一曰上之，二曰下之，三曰左之，四曰右之，五曰疾之，六曰徐之，七曰希之，八曰数之，九曰浅之，十曰深之。

八动：一曰接手，二曰信（伸）村（肘），三曰直踵，四曰侧句（钩），五曰上句（钩），六曰交股，七曰平甬（踊），【八曰】振动。夫接手者，欲腹之傅也；信（伸）村（肘）者，欲上之攠（摩）且距也；直踵者，深不及也；侧句（钩）者，旁欲攠（摩）也；上句（钩）者，欲下攠（摩）也；交股者，夹（刺）大（太）过也；平甬（踊）者，欲浅也；振动者，欲人久持之也。

瘛息者，内急也；懑（喘）息，至美也；絫汎者，玉荚（策）入而养（痒）乃始也；㾓（吙）者，盐甘甚也；啮者，身振动，欲人之久也。

昏者，男之精将；早者，女之精责（積）。吾精以养女精，前脉皆动，皮肤气血皆作，故能发背通塞，中府受输而盈。

十已之征：一已而清凉出，再已而臭如燔骨，三已而澡（燥），四已而膏，五已而芗，六已而滑，七已而迟，八已而脂，九已而胶，十已而绠，绠已复滑，清凉复出，是胃（谓）大卒。大卒之征：鼻汗唇白，手足皆作，尻不傅席，起而去，成死为薄。当此之时，中极气张，精神入臧（藏），乃生神明。

天下至道谈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　整理

提　　要　《天下至道谈》，撰人已佚。成书不晚于公元前168年。书名为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所取。

全书共56简，总结了房室生活之中对人体有损害的七种做法和对人体有益处的八种做法，并记述了十势、十脩、八道、八动、五音、八观、五欲等房中保健内容。

本书总结了秦汉之前有关房中保健方面的经验，是有关房中术中养生之道的专书。

现存马王堆汉墓竹简原件及有关书刊。此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全文收录。

黄帝问于左神曰："阴阳九谖（窍）十二节俱产而独先死，何也？"左神曰："力事弗使，哀乐弗以，饮食弗右，其居甚阴而不见阳，萃（猝）而暴用，不寺（待）其庄（壮），不刃（忍）两热，是故亟伤。讳其名，匿其醴（体），至多暴事而毋（无）礼，是故与身俱生而独先死。

怒而而不大者，肌不至也；大而不坚者，筋不至也；坚而不热者，气不至也。肌不至而用则遫，气不至而用则避，三者皆至，此胃（谓）三脂（诣）。

天下至道谈。

如水沫淫，如春秋气，往者弗见，不得其功；来者弗堵（睹），吾乡（飨）其荧。于（呜）虖（呼）謓（慎）才哉，神明之事，在于所闭。审操玉闭，神明将至。凡彼治身，务在积精。精羸（赢）必舍，精夬（缺）必布（补），布（补）舍之时，精夬（缺）为之。为之合坐，阙（髃）尻畀（鼻）口，各当其时，物（忽）往物（忽）来，至精将失，吾奚以止之？虖（虚）实有常，謓（慎）用勿忘，勿困勿穷，筋骨凌强，憧（踵）以玉泉，食以粉（芬）放（芳），微出微入，侍（待）盈是常，三和气至，坚劲以强。将欲治之，必害其言。憧（踵）以玉闭，可以壹迁（仙）。壹憧（动）耳目葱（聪）明，再憧（动）声音章，三憧（动）皮革光，四憧（动）脊骨强，五憧（动）尻脾（髀）方，六憧（动）水道行，七憧（动）致（志）坚以强，八憧（动）志骄以阳（扬），九憧（动）顺彼天蓝（英），十憧（动）产神明。

气有八益，有（又）有七孙（损），不能用八益去七孙（损），则行年卅而阴气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葱（聪）明。七十下枯上说（脱），阴气不用，溓泣留（流）出。令之复壮有道，去七孙（损）以振其病，用八益以贰其气，是故老者复壮，壮【者】不衰。君子居处（处）安乐，饮食次（恣）欲，皮奏（腠）曼密，气血充羸，身体（体）轻利。疾使内，不能道，产病出汗椯（喘）息，中烦气乱；弗能治，产内热；饮药约（灼）灸以致其气，服司以辅其外，强用之，不能道，产痤穜（肿）橐；气血充羸，九谖（窍）不道，上下不用，产痤雎（疽），故善用八益、去七孙（损），五病者不作。

八益：一曰治气，二曰致沫，三曰智（知）时，四曰畜气，五曰和沫，六曰窃气，七曰寺（待）羸，八曰定顷（倾）。

七孙（损）：一曰闭，二曰泄，三曰渴（竭），四曰勿，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

治八益：旦起起坐，直脊，开尻，翕州印（抑）下之，曰治气；饮食，垂尻，直脊，翕周（州），通气焉，曰致沫；先戏两乐，交欲为之，曰智（知）时；为而耎脊，翕周（州），卬（抑）下之，曰蓄气；为而物（勿）亟勿数，出入和治，曰和沫；出卧，令人起之，怒择（释）之，曰积气；几已，内脊，毋憧（动），翕气，印（抑）下之，静身须之，曰侍（待）羸；已而洒之，怒而舍之，曰定顷（倾），此胃（谓）八益。

七孙（损）：为之而疾痛，曰内闭；为之出汗，曰外泄；为之不已，曰楬（竭）；秦（臻）欲之而不能，曰弗；为之椯（喘）息中乱，曰烦；弗欲强之，曰绝；为之秦（臻）疾，曰费，此谓七孙（损）。故善用八益，去七孙（损），耳目葱（聪）明，身胎（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处）乐长。

人产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故贰生者食也，孙（损）生者色也，是以圣人合男女必有则也。

故：一曰虎流；二曰蝉付（附），思外；三曰尺扜（蠖）；四曰困（麔）晷；五曰黄（蝗）柘（磔），息内；六曰爰（猨）居，思外；七曰瞻（詹）诸；八曰兔务（鹜）；九曰青（蜻）灵（蛉），思外；十曰鱼族（嗷），此谓十执（势）。

一曰致气，二曰定味，三曰治节，四曰劳（劳）实，五曰必时，六曰通才，七曰微憧（动），八曰侍（待）盈，九曰齐生，十曰息刑（形），此谓十脩。

一曰高之，二曰下之，三曰左之，四曰右之，五曰深（深）之，六曰浅之，七曰疾之，八曰徐之，此谓八道。

十脩暨（既）备，十执（势）豫陈，八道杂，椄（接）刑（形）以昏。汗不及走，遂气血门，翕因（咽）摇（摇）前，通辰（脉）利筋。乃祭（察）八童（动），观气所存，乃智（知）五音，孰后孰先。

八童（动）：一曰接手，二曰信（伸）纣（肘），三曰平甬（踊），四曰直踵，五曰交股，六曰振铜（动），七曰厕（侧）枸（钩），八曰上暴（钩）。

五言（音）：一曰候（喉）息，二曰喘（喘）息，三曰纂哀，四曰疢（叹），五曰龂（啮）。审蔡（察）五言（音），以智（知）其心；审祭（察）八童（动），以智（知）其所乐所通。

接手者，欲腹之傅；信（伸）纣（肘）者，欲上之庲（摩）且据（距）也；厕（侧）枸（钩）者，旁欲庲（摩）也；交股者，刺大（太）过也；直踵者，深（深）不及；上暴（钩）者，下不级（及）心也；平甬（踊）者，欲浅；振铜（动）者，至善也，此谓八观。

气上面热，徐昫（呴）；乳坚鼻汗，徐葆（抱）；舌薄而滑，徐傅；下夕（液）股湿，徐操；益（嗌）干因（咽）唾，徐缄（撼），此谓五微（征），此谓五欲，微（征）备乃上。

怒而不大者，肤不至也；大而不坚者，筋不至也；坚而不热者，气不至也；三至乃入。壹已而清凉（凉）出，再已而糗（臭）如靡骨，三已而蝁（燥），四已而脊，五已而乡（芗），六已而精如黍粱，七已而蔕（滞），八已而肌（脂），九已而黎（腻），十已而汽（迄），汽（迄）而复滑，朝气乃出。

一曰笄光，二曰封纪，三曰詷瓠，四曰鼠妇，五曰谷实，六曰麦齿，七曰婴女，八曰反去，九曰何寓，十曰赤缴，十一曰赤豉丸，十二曰礛石。得之而物（勿）择（释），成死有薄，走里（理）毛，置枖（腰）心，唇尽白，汗留（流）至国（腘），已数以百。

人人有善者，不失女人，女人有之，善者独能，毋予母治，毋作毋疑，必徐以久，必微以持，如已不已，女乃大台（怡）。侯（喉）息，下咸上阴光阳；喘（喘）息，气上相薄，自窅张；纂哀者，尻彼疾而童（动）封纪；疢（叹）者，盐甘甚而养（痒）乃始；龂（啮）者，身振寒，置已而久。是以雄杜（牡）属为阳，阳者外也；雌（雌）牝属为阴，阴者内也。凡牡之属靡（摩）表，凡牝之属靡（摩）里，此谓阴阳之数，牝牡之里（理），为之弗得，过在数已。娚乐之要，务在屋（迟）久，句（苟）能迟久，女乃大喜，亲之弟兄，爱之父母。凡能此道者，命曰天士。

素女经

〔清〕叶德辉　著
周　慎　整理

提　　要　《素女经》，撰人已佚。成书年代当在宋代之前。原书早已亡佚，今本系清·叶德辉从《医心方》中辑佚而成。

书凡1卷。主要记叙了阴阳交合之道、阴阳交合之法以及五常、五征、五欲、十动、四至、九气、九法、七损、八益等房中保健方面的内容。

本书是古代房中保健方面的专著。

现存双梅影闇丛书本。此据双梅影闇丛书本全文收录。

叶德辉序

《隋书·经籍志》子部医家类，有《素女秘道经》一卷，注云：并《玄女经》；又有《素女方》一卷，新、旧《唐志》均不著录，惟日本宽平中见在书目有《素女经》一卷，而无《玄女经》《素女方》，疑其时合为一书，不复分别也。宽平当中国唐昭宗时，其时彼国贡书之使络绎于道途，故五代乱后亡书，彼国皆有传者。此经虽未见有刊本，而载在永观二年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廿八卷中，首尾贯通，似是完帙。永观二年为宋太宗雍熙元年，去唐未远，其中所采《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并此经，皆言房中之事，又载养阴、养阳诸篇，大抵汉、隋两志中故书旧文十得八九。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即纬书所载《孔子闭房记》一书，世虽不传，可知其学之古。又如《春秋繁露》《大戴礼》所言，古人胎教之法，无非端性情，广似续，以尽位育之功能，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眇。然则《素女》一经，犹是斯道之大辂椎轮焉耳。经中杂出玄女、采女问答，知《素女》《玄女》本合一经，与《隋志》并卷之说合。其文首，多冠以《玉房秘诀》《玉房指要》《太清经》《产经》，必是从诸书引出，盖其书有房术之鼻祖，各家援引，人人得而见之，故亦不必别行传世也。《素女方》全卷，载唐王焘《外台秘要》十七卷，题称《素女经》《四季方》，孙氏星衍录出，刻入平津馆丛书。读者因隋唐旧籍，以求古圣人制乐禁情之节文，延年种子之要道，俾华胥之族类繁衍于神州，和平寿考之休征充溢于宙合，世有达人熟诵而潜学焉，其于阴阳始终之义，思过半矣。

长沙叶德辉序

黄帝问素女曰：吾气衰而不和，心内不乐，身常恐危，将如之何？素女曰：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伤于阴阳交接之道尔。夫女之胜男，犹水之胜火。知行之，如釜鼎能和五味，以成羹臛；能知阴阳之道，悉成五乐。不知之者，身命将夭，何得欢乐？可不慎哉！

素女曰：有采女者，妙得道术。王使采女，问彭祖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爱精养神，服食众药，可得长生。然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会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夭折之渐，能避渐伤之事而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采女再拜曰：愿闻要教。彭祖曰：道甚易知，人不能信而行之耳。今君王御万机治天下，必不能备为众道也。幸多后宫，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泻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

素女曰：御敌家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若其精动，当疾去其乡。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深坑，恐堕其中。若能爱精，命亦不穷也。

黄帝问素女曰：今欲长不交接，为之奈何？素女曰：不可。天地有开阖，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不交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练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辟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能动而不施者，所谓还精。还精补益，生道乃著。

黄帝曰：阴阳交接，节度为之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故有形状，男致不衰，女除百病，心意娱乐气力强；然不知行者，渐以衰损。欲知其道，在于定气、安心、和志。三气皆至，神明统归。不寒不热，不饥不饱，亭身定体，性必舒迟，浅内徐动，出入欲希，女快意，男盛不衰，以此为节。

《玄女经》云：黄帝问玄女曰：吾受素女阴阳之术，自有法矣。愿复命之以悉其道。玄女曰：天地之间，动须阴阳。阳得阴而化，阴得阳而通。一阴一阳，相须而行。故男感坚强，女动闢张，二气交精，流液相通。男有八节，女有九宫，用之失度，男发痈疽，女害月经，百病生长，寿命消亡。能知其道，乐而且强。寿即增延，色如华英。

黄帝曰：夫阴阳之道，交接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固有形状，男以致气，女以除病，心意娱乐，气力益壮。不知道者，则侵以衰。欲知其道，在安心和志，精神统归，不寒不暑，不饱不饥，定身正意，性必舒迟，深内徐动，出入欲稀。以是为节，慎无敢违，女既欢喜，男则不衰。

黄帝曰：今欲强交接，玉茎不起，面惭意羞，汗如珠子，心情贪欲，强助以手。何以强之，愿闻其道。素女曰：帝之所问，众人所有。凡欲接女，固有经纪。必先和气，玉茎乃起。顺其五常，存感九部。女有五色，审所足扣。采其溢精，取液于口。精气还化，填满髓脑。避七损之禁，行八益之道，毋逆五常，身乃可保。正气内充，何疾不去！腑脏安宁，光泽润理。每接即起，气力百倍。敌人宾服，何惭之有！

《玄女经》云：黄帝曰：交接之时，女或不悦，其质不动，其液不出；玉茎不强，小而不势，何以尔也？玄女曰：阴阳者，相感而应耳，故阳不得阴则不喜，阴不得阳则不起，男欲接而女不乐，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气不感，加以卒上暴下，爱乐未施。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意合同，俱有悦心，故女质振感男茎盛，男势营扣俞鼠，精液流溢，玉茎施纵，乍缓乍急，玉户开翕，或实作而不劳，强敌自佚，吸精引气，灌溉朱室。今陈八事，其法备悉：伸缩俯仰，前郤屈折。帝审行之，慎莫违失。

黄帝曰：阴阳贵有法乎？素女曰：临御女时，先令妇人放平安身，屈两脚，男入其间，衔其口，吮其舌，拊搏其玉茎，击其门户东西两旁，如是食顷，徐徐内入。玉茎肥大者内寸半，弱小者入一寸，勿摇动之，徐出更入，除百病。勿令四旁泄出。玉茎入玉门，自然生热，且急，妇人身当自动摇，上与男相得，然后深之，男女百病消灭。浅刺琴弦，入三寸半，当闭口刺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因深之，至昆石旁往

来，口当妇人口而吸气，行行九九之道讫，乃如此。

黄帝曰：何谓五常？素女曰：玉茎实有五常之道，深居隐处，执节自守，内怀至德，施行无已。夫玉茎意欲施与者，仁也；中有空者，义也；端有节者，礼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临事低昂者，智也。是故真人因五常而节之，仁虽欲施予，精苦不固；义守其空者，明当禁，使无得多，实既禁之道矣。又当施予，故礼为之节矣。执诚持之，信既著矣。即当知交接之道，故能从五常，身乃寿也。

黄帝曰：何以知女之快也？素女曰：有五征、五欲，又有十动，以观其变，而知其故。

夫五征之候：一曰面赤，则徐徐合之；二曰乳坚鼻汗，则徐徐内之；三曰嗌干咽唾，则徐徐摇之；四曰阴滑，则徐徐深之；五曰尻传液，则徐徐引之。

素女曰：五欲者以知其应，一曰意欲得之，则屏息屏气；二曰阴欲得之，则鼻口两张；三曰精欲烦者，则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满者，则汗流湿衣裳；五曰其快欲之甚者，身直目眠。

素女曰：十动之效：一曰两手抱人者，欲体相薄阴相当也；二曰伸其两胜者，切磨其上方也；三曰张腹者，欲其掖泄也；四曰尻动者，快善也；五曰举两脚拘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两股者，内痒淫淫也；七曰侧摇者，欲深切其左右也；八曰举身迫人，淫乐甚也；九曰身布纵者，肢体快也；十曰阴液滑者，精已泄也。见其效以知女之快也。

《玄女经》云：黄帝曰：意贪交接而茎不起，可以强用不？玄女曰：不可矣。夫欲交接之道，男候四至，乃可致女九气。

黄帝曰：何谓四至？

玄女曰：玉茎不怒，和气不至；怒而不大，肌气不至；大而不坚，骨气不至；坚而不热，神气不至。故怒者，精之明；大者，精之关；坚者，精之户；热者，精之门，四气至而节之以道，开机不妄，开精不泄矣。

《玄女经》云：黄帝曰：善哉！女之九气，何以知之？

玄女曰：伺其九气以知之。女人大息而咽唾者，肺气来至；鸣而吮人者，心气来至；抱而持人者，脾气来至；阴门滑泽者，肾气来至；殷勤咋人者，骨气来至；足拘人者，筋气来至；抚弄玉茎者，血气来至；持弄男乳者，肉气来至。久与交接，弄其实，以感其意，九气皆至。有不至者则容伤，故不至，可行其数以治之。

《玄女经》云：黄帝曰：所说九法，未闻其法，愿为陈之，以开其意。藏之石室，行其法式。

玄女曰：九法：第一曰龙翻：令女正偃卧向上，男伏其上，股隐于床；女攀其阴，以受玉茎；刺其谷实，又攻其上，疏缓动摇，八浅二深，死往生返，势壮且强；女则烦悦，其乐如倡，致自闭固，百病消亡。

第二曰虎步：令女俯俛，尻仰首伏；男跪其后，抱其腹，乃内玉茎，刺其中极，务令深密，进退相薄，行五八之数，其度自得；女阴闭张，精液外溢，毕而休息，百病不发，男益盛。

第三曰猿搏：令女偃卧，男担其股，膝还过胸，尻背俱举，乃内玉茎，刺其臭鼠；女还动摇，精液如雨；男深按之，极壮且怒，女快乃止，百病自愈。

第四曰蝉附：令女伏卧，直伸其躯；男伏其后，深内玉茎，小举其尻，以扣其赤珠，行六九之数；女烦精流，阴里动急，外为开舒，女快乃止，七伤自除。

第五曰龟腾：令女正卧，屈其两膝；男乃推之其足至乳，深内玉茎，刺婴女，深浅以度，令中其实；女则感悦，躯自摇举，精液流溢；乃深极内，女快乃止，行之勿失，精力百倍。

第六曰凤翔：令女正卧，自举其脚；男跪其股间，两手据席，深内玉茎，刺其昆石，坚热内牵，令女动作，行三八之数，尻急相薄；女阴开舒，自吐精液，女快乃止，百病销灭。

第七曰兔吮毫：男正反卧，直伸脚；女跨其上，膝在外边，女背头向足，据席俯头；乃内玉茎，刺其琴弦；女快，精液流出如泉，欣喜和乐，动其神形，女快乃止，百病不生。

第八曰鱼接鳞：男正偃卧；女跨其上，两股向前；安徐内之，微入便止，才授勿深，如儿含乳，使女独摇，务令持久；女快男退，治诸结聚。

第九曰鹤交颈：男正箕坐，女跨其股，手抱男颈，内玉茎，刺麦齿，务中其实；男抱女尻，助其摇举，女自感快乃止，七伤自愈。

素女曰：阴阳有七损八益。一益曰固精：令女侧卧，张股；男侧卧其中，行二九数，数毕，止。令男固精，又治女子漏血。日再行，十五日愈。

二益曰安气：令女正卧，高枕，伸张两臂；男跪其股间刺之，行三九数，数毕，止。令人气和，又治女门寒。日三行，十五日愈。

三益曰利脏：令女人侧卧，屈其两股；男横卧，却刺之，行四九数，数毕，止。令人气和，又治女门寒。日四行，二十日愈。

四益曰强骨：令女侧卧，屈左膝；男伏刺之，行五九数，数毕，止。令人关节调和，又治女闭血。日行五，十日愈。

五益曰调脉：令女侧卧，屈其右膝，伸其左臂；男据地，刺之，行六九数，数毕，止。令人脉通利，又治女门辟。日六行，二十日愈。

六益曰畜血：男正偃卧；令女戴尻跪其上，极内之，令女行七九数，数毕，止。令人力强，又治女子月经不利。日七行，十日愈。

七益曰益液：令女人正伏，举后；男上往，行八九数，数毕，止。令人骨填。

八益曰道体：令女正卧，屈其臂，足迫尻下；男以臂胁刺之，以行九九数，数毕，止。令人骨实，又治女阴臭。日九行，九日愈。

素女曰：一损谓绝气：绝气者，心意不欲而强用之，同汗泄气少，令心热目冥冥。治之法：令女正卧；男担其两股，深按之；令女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行九，十日愈。

二损谓溢精：溢精者，心意贪爱，阴阳未和而用之，精中道溢；又醉饱而交接，喘息气乱则伤肺，令人咳逆上气，消渴，喜怒，或悲惨惨，口干身热而难久立。治之法：令女人正卧，屈其两膝侠男；男浅刺，内玉茎寸半；令女子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行九，十日愈。

三损谓杂脉：杂脉者，阴不坚而强用之，中道强写，精气竭；及饱食讫交接伤脾，令人食不化，阴萎无精。治之法：令女人正卧，以脚钩男子尻；男则据席内之；令女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快。日行九，十日愈。

四损谓气泄：气泄者，劳倦汗出未干而交接，令人腹热唇焦。治之法：令男子正卧；女跨其上，向足，女据席，内玉茎，令女自摇，精出，止；男子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五损谓机关厥伤：机关厥伤者，适新大小便，身体未定而强用之则伤肝；及卒暴交会，迟疾不理，不理劳疲筋骨，令人目瞎瞎，痈疽并发，众脉槁绝，久生偏枯，阴痿不起。治之法：令男子正卧；女跨其股，踞前向，徐徐按内之，勿令女人自摇，女精出，男勿快。日行九，十日愈。

六损谓百闭：百闭者，淫佚于女，自用不节，数交失度，竭其精气，用九强写，精尽不出，百病并生，消渴，目冥冥。治法：令男正卧；女跨其上，前伏据席，令女内

玉茎，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七损谓血疾：血疾者，力作疾行，劳因汗出，因以交合，俱已之时，偃卧，推深没本，暴急剧病因发，连施不止，血枯气竭，令人皮虚肤急，茎痛囊湿，精变为血。治之法：令女正卧，高抗其尻，申张两股；男跪其间，深刺；令女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之，十日愈。

采女问曰：交接以写精为乐，今闭而不写，将何以为乐乎？

彭祖答曰：夫精出则身体怠倦，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喉咽干枯，骨节解堕，虽复暂快，终于不乐也。若乃动不写，气力有余，身体能便，耳目聪明，虽自抑静，意爱更重，恒若不足，何以不乐也。

黄帝曰：愿闻动而不施，其效何如？

素女曰：一动不写则气力强；再动不写，耳目聪明；三动不写，众病消亡；四动不写，五神咸安；五动不写，血脉充长；六动不写，腰背坚强；七动不写，尻股益力；八动不写，身体生光；九动不写，寿命未央；十动不写，通于神明。

黄帝问素女曰：道要不欲失精，宜爱液者也，即欲求子，何可得写？

素女曰：人有强弱，年有老壮，各随其气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所损。故男子年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一日一施；年二十，盛者日再施，羸者可一日一施；年卅，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卅，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虚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虚者廿日一施；七十，盛者可卅日一施，虚者不写。

素女法：人年廿者，四日一泄；年卅者，八日一泄；年卅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廿一日一泄；年六十者，即毕闭精，勿复更泄也，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凡人气力自相有强盛过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泄，致痈疽。若年过六十而有数旬不得交接，意中平平者，可闭精勿泄也。

采女曰：男之盛衰，何以为候？

彭祖曰：阳盛得气，则玉茎当热，阳精浓而凝也。其衰有五：一曰精泄而出，则气伤也；二曰精清而少，此肉伤也；三曰精变而臭，此筋伤也；四曰精出不射，此骨伤也；五曰阴衰不起，此体伤也。凡此众伤，皆由不徐交接，而卒暴施写之所致也。治之法：但御而不施，不过百日，气力必致百倍。

黄帝曰：人之始生，本在于胎合阴阳也。夫合阴阳之时，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则欧逆，一也；夜半之子，天地闭塞，不喑则聋盲，二也；日蚀之子，体戚毁伤，三也；雷电之子，天怒兴威，必易服狂，四也；月蚀之子，与母俱凶，五也；虹蜺之子，若作不祥，六也；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七也；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八也；醉饱之子，必为病癫，疽痔有疮，九也。

素女曰：求子法，自有常体，清心远虑安定，其衿袍垂虚斋戒，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盛动，乃往从之，适其道理，同其快乐，却身施写，勿过远，至麦齿，远则过子门，不入子户，若依道术，有子贤良而老寿也。

素女曰：夫人合阴阳，当避禁忌，常乘生气，无不老寿；若夫妇俱老，虽生化有子，皆不寿也。

黄帝曰：入相女人，云何谓其事？

素女曰：入相女人，天性婉顺，气声濡行，丝发黑，弱肌细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凿孔居高，阴上无毛，多精液者；年五五以上，卅以还，未在产者。交接之时，精津流渍，身体动摇，不能自定，汗流四逋，随人举止。男子者，虽不行法，得此人由不为损。

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六丙日，破日，月廿八，日月蚀，大风甚

雨，地动，雷电霹雳，大寒大暑，春秋冬夏节变之日，送迎五日之中不行阴阳，本命行年禁之重者，夏至后丙子、丁丑，冬至后庚申、辛酉，及新沐头、新远行、疲倦、大喜怒，皆不可合阴阳，至丈夫衰忌之年，皆不可妄施精。

素女论曰：五月十六日，天地牝牡日，不可行房，犯之不出三年必死。何以知之？但取新布一尺，此夕悬东墙上，明日视之，必有血色，切忌之。

采女云：何以有鬼交之病？

彭祖曰：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像，与之交通。与之交通之道，其有胜于人，久处则迷惑，讳而隐之，不肯告人，自以为佳，故至独死而莫之知也。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而男勿写精，昼夜勿息，困者不过七日必愈。若身体疲劳，不能独御者，但深按勿动，亦善也。不治之，煞人不过数年也。欲验其事实，以春秋之际，入于深山大泽间，无所云为，但远望极思，唯含交会阴阳，三日三夜后，则身体翕然寒热，心烦目眩，男见女子，女见男子，但行交接之事，美胜于人，然必病人而难治。怨旷之气为邪所凌，后世必当有此者，若处女贵人苦不当交。与男交以治之者，当以石硫黄数两，烧以熏妇人阴下身体，并服鹿角末方寸匕，即愈矣。当见鬼涕泣而去。一方，服鹿角方寸匕，日三，以差为度。

采女曰：交接之事既闻之矣，敢问服食药物，何者亦得而有效？

彭祖曰：使人丁强不老，房室不劳损气力，颜色不衰者，莫过麋角也。其法：取麋角，刮之为末十两，辄用八角、生附子一枚合之。服方寸匕，日三。大良。亦可熬麋角令微黄，单服之，亦令人不老。然迟缓不及用附子者，服之廿日，大觉。亦可用陇西头伏苓分等捣筛，服方寸七，日三，令人长生，房内不衰。

黄帝问素女对曰：女人年廿八、九，若廿三、四，阴气盛，欲得男子，不能自禁，食饮无味，百脉动体，候精脉实，汁出污衣裳；女人阴中有虫，如马尾，长三分，赤头者，闷；黑头者，沫。治之方：用面作玉茎，长短大小随意，以酱及二辨绵裹之，内阴中，虫即着来出，出复内，如得大夫，其虫多者卅，少者廿。

养老奉亲书

〔宋〕陈　直　撰
杨维华　整理

提　　要　《养老奉亲书》又名《奉亲养老书》《寿亲养老书》，宋·陈直撰。约成书于1085年。

书仅1卷，分上、下编。主要论述老年人的饮食调治、形证脉候、性气好嗜、宴处起居、戒忌保护、四时疾病、备急药方、四时摄养、四时用药及老年人眼疾、耳聋、耳鸣、五劳七伤等16种病症的食疗方法。本书是一本现存较早的有关老年养生和老年病学的专著。

现存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文会堂刻本、瓶花书屋校刊本、四库全书本、198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及《寿亲养老新书》的各种版本。此据寿亲养老新书本全文收录。

目　录

饮食调治第一…… 245
形证脉候第二
医药扶持第三
性气好嗜第四…… 246
宴处起居第五
贫富祸福第六
戒忌保护第七…… 247
四时养老总序第八
　四时通用男女老人方
春时摄养第九…… 250
　春时用药诸方
夏时摄养第十…… 251
　夏时用药诸方
秋时摄养第十一…… 253
　秋时用药诸方
冬时摄养第十二…… 254
　冬时用药诸方
食治养老序第十三…… 255
食治老人诸疾方第十四
　食治养老益气方
　食治眼目方
　食治耳聋耳鸣诸方
　食治五劳七伤诸方
　食治虚损羸瘦诸方
　食治脾胃气弱方
　食治泻痢诸方
　食治[1]烦渴热诸方
　食治水气诸方
　食治喘嗽诸方
　食治脚气诸方
　食治诸淋方
　食治噎塞诸方
　食治冷气诸方
　食治诸痔方
　食治诸风方
简妙老人备急方第十五…… 268
续添…… 270

〔1〕“食治”原作“汤”，据文中标题改。

饮食调治第一

主身者，神；养气者，精；益精者，气；资气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盛，气血盛则筋力强。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四脏之气，皆禀于脾，故四时皆以胃气为本。《生气通天论》云：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也。

若少年之人，真元气壮，或失于饥饱，食于生冷，以根本强盛，未易为患。其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成疾患。

凡人疾病，未有不因八邪而感。所谓八邪者，风、寒、暑、湿、饥、饱、劳、逸也。为人子者，得不慎之？

若有疾患，且先详食医之法，审其疾状，以食疗之。食疗未愈，然后命药，贵不伤其脏腑也。

凡百饮食，必在人子躬亲调治，无纵婢使慢其所食。

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软，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先进平补下元药一服；女人，则平补血海药一服，无燥热者，良。寻以猪、羊肾粟米粥一杯压之，五味、葱、薤、鹑膏等粥皆可。至辰时，服人参平胃散一服。然后次第以顺四时软熟饮食进之。食后，引行一二百步，令运动消散。临卧时，进化痰利膈人参半夏丸一服。

尊年之人，不可顿饱，但频频与食，使脾胃易化，谷气长存。若顿令饱食，则多伤满，缘衰老人肠胃虚薄，不能消纳，故成疾患。为人子者，深宜体悉，此养老人之大要也。

日止可进前药三服，不可多饵。如无疾患，亦不须服药，但只调停饮食，自然无恙矣。

形证脉候第二

《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之数七，丈夫之数八。女子七七四十九，任脉虚，冲脉衰，天癸竭，地道不通。丈夫八八六十四，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脉弱形枯。女子过六十之期，丈夫逾七十之年，越天常数。上寿之人，若衣食丰备，子孙勤养，承顺慈亲，参行孝礼，能调其饮食，适其寒温，上合神灵，下契人理，此顺天之道也。

高年之人，形羸气弱，理自当然。其有丈夫、女子，年逾七十，面色红润，形气康强，饮食不退，尚多秘热者，此理何哉？且年老之人，痿瘁为常，今反此者，非真阳血海气壮也。但诊左右手脉，须大紧数，此老人延永之兆也。老人真气已衰，此得虚阳气盛，充于肌体，则两手脉大，饮食倍进，双脸常红，精神强健，此皆虚阳气所助也。须时，有烦渴膈热，大腑秘结。但随时以平常汤药，微微消解，三五日间自然平复。常得虚阳气存，自然饮食得进，此天假其寿也。切不得为有小热，频用转泻之药通利，苦冷之药疏解。若虚阳气退，复归真体，则形气尪羸，脏腑衰弱，多生冷疾，无由补复。若是从来无虚阳之气，一向畜乏之人，全在斟量汤剂，常加温补，调停膹粥，以为养治，此养老之先也。

医药扶持第三

常见世人治高年之人疾患，将同年少，乱投汤药，妄行针灸，以攻其疾，务欲速愈。殊不知上寿之人，血气已衰，精神减耗，危若风烛，百疾易攻。至于视听不至聪明，手足举动不随；其身体劳倦，头目昏眩，风气不顺，宿疾时发；或秘或泄，或冷

或热，此皆老人之常态也。不顺治之，紧用针药，务求痊瘥，往往因此别致危殆。且攻病之药，或吐或汗，或解、或利。缘衰老之人，不同年少真气壮盛，虽汗吐转利，未至危困。其老弱之人，若汗之，则阳气泄；吐之，则胃气逆；泻之，则元气脱，立致不虞。此养老之大忌也。

大体老人药饵，止是扶持之法。只可用温平顺气，进食补虚、中和之药治之，不可用市肆、赎买、他人惠送、不知方味及狼虎之药与之服饵，切宜审详。若身有宿疾，或时发动，则随其疾状，用中和汤药调顺，三朝五日，自然无事。然后调停饮食，依食医之法，随食性变馔治之。此最为良也。

性气好嗜第四

眉寿之人，形气虽衰，心亦自壮，但不能随时、人、事遂其所欲。虽居温给，亦常不足，故多咨煎背执，等闲喜怒，性气不定。止如小儿，全在承奉颜色，随其所欲，严戒婢使子孙，不令违背。若性怒一作，血气虚弱，中气不顺，因而饮食，便成疾患。深宜体悉。

常令人随侍左右，不可令孤坐独寝。缘老人孤僻，易于伤感。才觉孤寂，便生郁闷。养老之法，凡人平生为性，各有好嗜之事，见即喜之。有好书画者，有好琴棋者，有好赌扑者，有好珍奇者，有好药饵者，有好禽鸟者，有好古物者，有好佛事者，有好丹灶者。人之僻好，不能备举。但以其平生偏嗜之物，时为寻求，择其精绝者，布于左右，使其喜爱、玩悦不已，老人衰倦，无所用心。若只令守家孤坐，自成滞闷。今见所好之物，自然用心于物上，日自看承戏玩，自以为乐；虽有劳倦，咨煎性气，自然减可。

宴处起居第五

凡人衰晚之年，心力倦怠，精神耗短，百事懒于施为，盖气血筋力之使然也。全藉子孙孝养，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以助娱乐。

栖息之室，必常洁雅。夏则虚敞，冬则温密。其寝寐床榻，不须高广。比常之制，三分减一，低，则易于升降；狭，则不容漫风。裀褥厚藉，务在软平；三面设屏，以防风冷。其枕，宜用夹熟色帛为之，实以菊花，制在低长，低，则寝无罅风；长，则转不落枕。其所坐椅，宜作矮禅床样，坐可垂足履地，易于兴居；左右置栏，面前设几，缘老人多困，坐则成眠，在所栏围，免闪侧之伤。

其衣服制度，不须宽长。长，则多有蹴绊；宽，则衣服不著身。缘老人骨肉疏冷，风寒易中，若窄衣贴身，暖气着体，自然气血流利，四肢和畅。虽遇盛夏，亦不可令袒露。其颈后连项，常用紫软夹帛，自颈后巾帻中垂下著肉，入衣领中，至背甲间，以护腠理。尊年人肌肉瘦怯，腠理开疏，若风伤腠中，便成大患。深宜慎之。

贫富祸福第六

《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人子以纯孝之心，竭力事亲，无终始不及之理。惟供养之有厚薄，由贫富之有分限。人居富贵，有奉于己而薄于亲者，人所不录，天所不容，虽处富贵而即贫贱也；人虽居贫贱，能约于己而丰于亲者，人所推仰，天所助与，虽处贫贱而即富贵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莫大于孝，孝感于天，故天与之福，所以虽贫贱而即富贵也；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感于天，故天与之祸，所以虽富贵而即贫贱也。善恶之报，其犹影响，为人子者，可不信乎？

奉亲之道，亦不在日用三牲，但能承顺父母颜色，尽其孝心，随其所有，此顺天之理也。其温厚之家，不可慢于老者。尽依养老之方，励力行之。其贫下阙乏之家，养老之法，虽有奉行之心，而无奉行之力者，但随家丰俭，竭力于亲，约礼设具，使老者知其罄力事奉而止。将见孝心感格，阴灵默佑，如姜诗之跃鲤，孟宗之泣笋，无非孝感所致。此行孝之明验也。

虑孝子顺孙，有窘乏不能依此法者，意有不足，故立此贫富祸福之说以齐之。

戒忌保护第七

人，万物中一物也，不能逃天地之数。若天癸数穷，则精血耗竭，神气浮弱，返同小儿，全假将护以助衰晚。

若遇水火、兵寇、非横惊怖之事，必先扶侍老人于安稳处避之，不可喧忙惊动。尊年之人，一遭大惊，便致冒昧，因生余疾。凡丧葬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秽恶臭败，不可令食；粘硬毒物，不可令餐；弊漏卑湿，不可令居；卒风暴寒，不可令冒；烦暑燠热，不可令中；动作行步，不可令劳；暮夜之食，不可令饱；阴雾晦暝，不可令饥；假借鞍马，不可令乘；偏僻药饵，不可令服；废宅欹宇，不可令入；坟园冢墓，不可令遊；危险之地，不可令行；洞渊之水，不可令渡；暗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家缘冗事，不可令管。

若此事类颇多，不克备举。但人子悉意深虑，过为之防，稍有不便于老人者，皆宜忌之，以保长年。常宜遊息精兰，崇尚佛事，使神识趣向，一归善道。此养老之奇术也。

四时养老总序第八

《四气调神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春温以生之，夏热以长之，秋凉以收之，冬寒以藏之，若气反于时，则为疾疠，此天之常道也，顺之则生，逆之则病。《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人能执天道生杀之理，法四时运用而行，自然疾病不生，长年可保。

其黄发之人，五脏气虚，精神耗竭，若稍失节宣，即动成危瘵。盖老人勤[1]惰，不能自调，在人资养，以延遐算。为人子者，深宜察其寒温，审其饵药。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旺之气，恭恪奉亲，慎无懈怠。今集老人四时通用备疾药法，具陈于下（此方多用寒药，盖北人所宜。凡用药者，宜参处之）。

四时通用男女老人方

治老人风热上攻，头旋运闷，喜卧，怔悸，起即欲倒，背急身强。旋复花散（女人通用）。

旋复花半两　前胡一两　麦门冬一两（去心）　蔓荆子半两　白术三分　枳壳三分（去瓤，麸炒）　甘菊花三分　半夏半两（姜汁煮）　防风半两　大黄（虚人者，用石膏）　独活半两　甘草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中盏，入姜半分，同煎至六分，去滓温服，不计时候。

老人补壮筋骨，治风走痃疼痛，并风气上攻下痃。羌活丸。

羌活　牛膝（酒浴过，焙干）　川楝子　白附子　舶上茴香　黄芪（去皮，锉）　青盐　巴戟（去心）　黑附子（炮制，去皮、脐）　沙苑白蒺藜

上件等分，一处捣罗为末，酒煮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空心，临卧盐汤下。看老少，加减服。

老人和脾胃气，进饮食，止痰逆，疗腹痛气，调中。木香人参散（男子女人通用

方）。

木香半两　人参（去芦头）半两　茯苓（去黑皮）一分　白术半两（微炒）　肉豆蔻（去皮）一分　枇杷叶（去毛）一分　厚朴（去粗皮，用姜汁制）　丁香半两　藿香叶一分　甘草半两（炙）　干姜半两（炮）　陈皮半两（汤浸，去瓤）

上件一十二味，修事了，称分两，捣罗为末。每服二钱。水一大盏，入生姜钱一片，枣二枚，同煎至六分，去滓，温服。此药老人常服合吃。

老人和脾胃气，治胸膈痞闷，心腹刺痛，不思饮食。枳壳木香散（男子女人通用此方）。

木香一两　神曲（杵末，炒）四两　荆三棱四两（炮）　青橘皮（去瓤）三两　甘草三两（炮）　益智（去皮）三两　白芷一两　桂心三两　莪术三两（炮）　白术（微炒）二两　枳壳（麸炒，炮）

上件药捣罗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生姜、盐各少许，同煎至七分，并滓热服。

解老人四时伤寒。四顺散（男子女人通用此方）。

麻黄（去节）　杏仁（去皮）　甘草（炙）　荆芥穗已上各等分

上同杵为末。每服一钱，入盐汤点热服。

治老人心脾积热，或流痓，脚膝疼痛。黄芪散（男子女人通用）。

黄芪　赤芍药　牡丹皮　香白芷　沙参　甘草（炙）　肉桂（去皮）　柴胡（去苗）　当归（洗后炙）

上件等分，捣罗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三片，煎至五分，日进二服。春、冬每煎时，入蜜蒸瓜蒌煎半匙。忌粘食、炙煿等物。

橘皮煮散　益元气，和脾胃，治伤寒。此名不换金散，但心腹诸疾，并用疗之（男子女人通用）。

橘皮一两（去瓤，称用）　人参　茯苓　白术各一两　木香一分　干姜（炮）　官桂半两（去皮，称）　槟榔一两（鸡心者用）　草豆蔻二个（去皮）　半夏一分（麸炒）　厚朴半两（入姜一分，同杵碎，炒干）　枳壳半两（去瓤，麸炒）　诃黎勒五个（煨熟，去核）　甘草半两（炮）

上件捣罗为末。每服一大钱，水一盏，姜枣同煎至七分，热吃。不问食前、食后，并宜服，忌如常。

治老人脏腑冷热不调，里急后重，阑门不和。香白芷散（男子女人通用）。

当归三钱（洗）　香白芷三钱（洗）　茯苓三钱（去皮）　枳壳三钱（麸炒）　木香一钱

上件为末。每服一钱。水半盏，生姜少许，同煎至四分，温服。

治老人大小便不通。匀气散（通用）。

生姜半两　葱一茎（和根、叶、泥用）　盐一捻　豉三十粒

上件四味，捣烂。安脐中。良久，便通。

治老人小便不通。地龙膏。

白项地龙　茴香（用时看多少）

上件杵汁。倾于脐内，自然便通。

治老人脚膝疼痛，不能履地。七圣散。

杜仲　续断　萆薢　防风　独活　牛膝（酒浸一宿）　甘草已上各一两

上件为末。每服二钱，酒调下。

治老人脾胃一切病。温白丸。兼治脾不承受，吐逆、泻痢，及宿食不消方（通用）。

半夏二两（汤洗，姜汁浸） 白术一两（炮） 丁香一分

上件为末。用生姜自然汁，和飞面为糊，搜和前药末为丸，如梧桐子大。浓煎生姜汤，下十丸，空心服。如腹疼并呕逆，食后服。

藁本散 治妇人血气，丈夫筋骨风，四肢软弱，及卒中急风，并寸白虫，但常服，并皆攻治。或要出汗，解伤寒，汤使如后（此方是孟相公进过）。

藁本 牛膝（酒浸一宿，焙干） 当归 麻黄（去节）已上各一两 羌活 独活 防风 肉桂（去粗皮、称） 芍药 菊花 续断 五加皮 芎劳 甘草 赤箭 枳壳（麸炒，去瓤）已上各半两 黑附子（大者）一个（炮制，去皮脐） 细辛一分（去叶称）

上件药一十八味，并须州土好者。使水洗过，细锉，焙干，捣罗为末。空心，温酒下二钱。如不饮酒，薄荷汤下。发汗，解伤寒热，葱白酒下二钱，并服三、五服为妙。

治老人风冷，展筋骨。续断散方。

续断一两 牛膝二两 川芎一两 木瓜二两

上为细末。空心时，温酒调下一大钱。

坠痰化涎，和脾胃。人参半夏丸。

半夏一两（生姜四两，取汁。先以汤洗半夏七遍，浸三日后，于日内煎干，切作饼子，焙干） 白矾一两 人参一两 茯苓一两（去皮）

上为末。以蒸饼水浸过，却用纸裹、煨熟，为丸，如绿豆大。每日空心，夜卧，用淡生姜汤下十五丸。开胃口，姜枣汤下。风涎，用皂角一条，姜三片，萝卜三片，同煎汤下。

治老人暖食药。丁香丸。消食，治一切气闷，止醋心、腹胀，利胸膈，逐积滞（男子妇人通用）。

大乌梅一个（须是有裙襕者） 巴豆一个（新肥者，和皮用） 香墨（末，炒）半钱 拣丁香五个（须是新者用） 胡椒五粒（须是黑者） 干漆（末，炒）半钱（先炒，为末） 桂花（末，炒）半钱（香墨、干漆、桂花末三味研入）

上为末，用马尾罗子罗过，用醋、面糊为剂，臼中杵令匀，如绿豆大。温酒下五丸至七丸，茶下亦得。或入蜡茶末（炒）三钱，更妙。

香草散 治妇人气羸，肠寒便白，食伤积滞，冷结肠不成。温脾肺，活荣生肌，进食，益冲任二经。

阎茹 桔梗 白芷 当归 地榆 芍药 槟榔 白豆蔻各半两 麝香（称）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枣同煎，至数沸，通口，食前，日进三服。

香枳汤 治老人大肠秘涩。调风顺气（男子妇人通用）。

枳壳（去瓤，麸炒） 防风各一两 甘草半两（炙）

上为末。每服二钱，百沸汤点服。空心、食前各一服。

治妇人男子久积虚败。壮元补血，健胃暖脾，止痰逆，消饮食。北亭丸。

北亭二两（去除砂石） 阿魏半两（同硇砂研细，醋化，去沙石） 川当归（净洗，去苗、稍用） 厚朴（去皮，姜汁炙令黄色） 陈橘皮（去瓤，用红） 官桂（去皮称） 干姜（炮） 甘草（炙） 川芎 胡椒（拣好者） 缩砂（去皮用） 大附子（炮，去皮脐）以上各称四两 茯苓二两 青盐二两（与硇砂、阿魏同醋研，去沙土） 白术（米泔水浸一宿，切作片子，焙干） 五味子一两半（去沙土用之）

上件依法修事为末。将硇砂、阿魏、醋入面，看多少同煎稀糊，下药；更炼好蜜，同搜和拌匀，再入臼中杵千百下，丸如酸枣大。每服一丸，空心，盐汤、茶、酒任下，嚼破。女人一切病患，并宜服此。

治老人一切风。乌犀丸。

天麻二两　地榆一两　元参一两　川乌头一两（炮制去皮）　龙脑薄荷四两　藿香叶一两　皂角一挺（不蛀者，烧红，入水中浸之）　龙脑少许　麝香少许

上为末，炼蜜为膏，如皂子大。每服一丸，嚼吃；小儿，半丸已下。薄荷、茶、酒调下。

镇心丸　养老人心气，令不健忘，聪耳明目方。

辰砂一两　桂一两　远志（去心）　人参以上各一两　茯苓二两　麦门冬（去心）　石菖蒲　干地黄各一两半（已上除辰砂，并为末，合匀）

上炼蜜为丸，如桐子大。空心，薄荷酒吞下十丸至十五丸。留少朱砂为衣。益心气，养神。宜常服。

治老人脾肺客热，上焦滞痰。凉心、润肺、消壅。枇杷叶散（王昉进。男子女人通用）。

枇杷叶（炙，去毛）　人参　茯苓　白术　羌活　黄芪各一两　甘草（炙）　半夏（汤洗，去滑，切破，焙干）各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生姜、薄荷，煎至七分，食后、临卧温服。

羌活散　治老人耳聋眼暗，头顶腰背疼痛，浑身疮癣，此乃肾脏风所攻也。

羌活　枳壳（麸炒，去瓤）　半夏（汤浸七遍）　甘草（炙）　大腹子　防风　桑白皮各等分

上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煎至七分，温服，早辰、日午时、临卧各一服。

搜风顺气，治老人百疾。七圣丸（男子女人通用）。

槟榔　木香　川芎　羌活　桂心各一两　郁李仁一两（去皮尖，炒令黄色）　大黄一两一分（炒）

上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不计时候，温酒下七丸。要利动，即加七丸。淡姜汤下，亦得。

春时摄养第九

春属木，主发生。宜戒杀，茂于恩惠，以顺生气。春，肝气旺，肝属木，其味酸，木能胜土。土，属脾，主甘，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益甘，以养脾气。肝气盛者，调嘘气以利之。顺之，则安；逆之，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春时，阳气初升，万物萌发。正、二月间，乍寒乍热。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气所攻，则精神昏倦，宿患发动。又复经冬已来，拥炉熏衾，啖炙饮热，至春成积，多所发泄，致体热头昏，膈壅涎嗽，四肢劳倦，腰脚不任，皆冬所发之疾也，常宜体候。若稍利，恐伤脏腑。别主和气，凉膈化痰之药消解；或只选食治方中性稍凉、利饮食，调停与进，自然通畅。

若别无疾状，不须服药。常择和暖日，引侍尊亲，于园亭楼阁虚敞之处，使放意登眺，用摅滞怀，以畅生气；时寻花木游赏，以快其意。不令孤坐、独眠，自生郁闷。春时，若亲朋请召，老人意欲从欢，任自遨游，常令嫡亲侍从，惟酒不可过饮；春时，人家多造冷馔、米食等，不令下与；如水团兼粽粘冷肥僻之物，多伤脾胃，难得消化，大不益老人，切宜看承。春时，天气燠暖，不可顿减绵衣。缘老人气弱、骨疏，怯风冷，易伤肌体。但多穿夹衣，遇暖之时，一重渐减一重，即不致暴伤也。

今具春时汤药如后。

春时用药诸方

治老人春时多昏倦。细辛散。明目，和脾胃，除风气，去痰涎（男子女人通用）。

细辛一两（去土） 川芎二两 甘草半两（炙）

上为末。每服一大钱。以水一盏，煎至六分，热呷。可常服。

治老人春时热毒，风攻颈项，头痛面肿，及风毒眼涩。菊花散。

菊花 前胡 旋覆花 芍药 元参 苦参 防风各等分

上为末。食后临卧，用温酒调下三钱。不饮酒，用米饮调下，亦得。

治老人春时头目不利，昏昏如醉，壮热头疼，有似伤寒。惺惺丸（通用）。

桔梗 细辛 人参 甘草 茯苓 瓜蒌根 白术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温水化破。治头痛，药入口，当下便惺惺。

治老人春时多偏正头疼。神效方（通用）。

旋覆花一两（焙） 白僵蚕一两（炒） 石膏一分（细研）

上件为末，以葱煨熟，和根同杵为丸，桐子大。急痛，用葱、茶下二丸；慢痛，不过二服。

治老人春时胸膈不利，或时满闷。坠痰饮子。

半夏（不计多少，用汤水洗十遍，为末） 生姜一大块 枣七枚

上二味，以水二盏，药末二钱，慢火煎至七分，临卧时，去生姜频服。

老人春时，宜吃延年草。进食顺气（御药院常合进，通用）。

青橘皮四两（浸洗，去瓤） 甘草二两（为细末） 盐二两半（炒）

上三味，先洗、浸橘皮，去苦水，微焙，入甘草，同焙干，后入盐。每早晨，嚼三两叶子。通滞气，大好。

治老人春时，诸般眼疾发动。黄芪散。兼治口鼻生疮。

黄芪 川芎 防风 甘草 白蒺藜（略炒，杵去尖，出火毒）以上各一两 甘菊花三分（不得用新菊）

上净洗晒干，勿更近火，捣为末。每服二钱。早晨空心、日午、临卧各一服，干咽或米饮调下。暴赤风毒，泪昏涩痛痒等眼，只三服，三两日，永效。内外障眼，久服方退。忌房室、毒物、火上食。凡患眼，切不得头上针络出血，及服皂角、牵牛等药，取一时之快，并大损眼。

治老人春时胸膈不利，痰壅气噎，及咽喉诸疾。黍粘汤方。

黍粘子三两（炒令香熟） 甘草半两（炙）

上为末，捣罗细末。每服一钱。食后、临卧，如常点之。

夏时摄养第十

夏属火，主于长养。夏心气旺，心主火，味属苦，火能克金。金属肺，肺主辛。其饮食之味，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心气盛者，调呵气以疏之。顺之，则安；逆之，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盛夏之月，最难治摄。阴气内伏，暑毒外蒸，纵意当风，任性食冷，故人多暴泄之患。

惟是老人，尤宜保护：若檐下过道，穿隙破窗，皆不可纳凉。此为贼风，中人暴毒。宜居虚堂净室，水次木阴，洁净之处，自有清凉。

每日凌晨，进温平顺气汤散一服。饮食温软，不令太饱，畏日长永，但时复进之。渴宜饮粟米温饮、豆蔻熟水。生冷肥腻，尤宜减之。缘老人气弱，当夏之时，纳阴在内，以阴弱之腹，当冷肥之物，则多成滑泄，一伤正气，卒难补复，切宜慎之。若须要食瓜果之类，量虚实少为进之。缘老人思食之物，若有违阻，意便不乐，但随意与之。才食之际，以方便之言解之，往往知味便休，不逆其意，自无所损。

若是气弱老人，夏至已后，宜服不燥热、平补肾气暖药三二十服，以助元气，若苁蓉丸、八味丸之类。

宜往洁雅寺院中，择虚敞处，以其所好之物悦之。若要寝息，但任其意，不可令久眠。但时时令歇，久则神昏，直召年高相协之人，日陪闲话，论往昔之事，自然喜悦，忘其暑毒。细汤名茶，时为进之。晚凉方归。

谨选夏时汤药如后。

夏时用药诸方

治老人夏多冷气发动，胸膈气滞，噎塞，脾胃不和，不思饮食。豆蔻散。

草豆蔻四两（以姜四两，炒香、黄为度，和姜用） 大麦孽子十两（炒黄） 神曲四两（炒黄） 杏仁四两（去尖，炒熟） 甘草四两（炙） 干姜二两（炮制）

上为末。每服一钱。如茶点之，不计时候服。

治老人，夏月宜服，平补下元，明目。苁蓉丸。

苁蓉四两 巴戟二两 菊花二两 枸杞子二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盐汤下二十丸。

治老人夏月暴发腹痛及泄泻。木香丸。

轻好全干蝎二十个（每个擘三两段子，于慢火上炒令黄熟） 拣好胡椒三百粒（生） 木香一分

上件药同捣为末，湿纸裹烧，粟米饭为丸，如绿豆大。如患腹痛，每服十五丸，煎灯心、陈橘皮、生姜汤下；大便不调及泄泻，每服十五丸，煎陈橘皮汤下。

治老人夏月脾胃忽生冷气，心腹胀满疼闷，泄泻不止。诃子散。

诃子皮五个 大腹五个（去皮） 甘草半两（炙） 白术半两（微炒） 草豆蔻十四个（用面裹，烧，令面熟、黄，去面并皮用） 人参（去芦头）半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生姜少许，枣二个，同煎至六分，去滓，温服。

治老人夏月因食冷，气积滞，或心腹疼痛等。宜常服。

京三棱三两（湿纸裹，煨熟透，别杵） 蓬莪术二两（同上） 乌药二两 益智（去皮）二两 甘草三两（炙） 陈橘皮二两（如乌药，用厚朴亦得）

上为末。每服入盐点之，不计时候，一钱。

治老人，夏月宜服三圣丸。祛逐风冷气，进食和胃，去痰滞、腰膝冷痛。

葳灵仙（净洗，去土，拣择，焙干，称）五两 干姜二两（炮制） 乌头二两（炮制，去皮脐，称）

上件为末，煮枣肉为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温姜汤下。

治老人，夏月宜服平补楮实丸方。驻颜、壮筋骨，补益元藏，疗积冷虚乏，一切气疾。暖胃，进酒食；久服令人轻健，此神效方。

楮实半斤（轻杵，去白及膜，拣择净，微微炒） 鹿茸四两（茄子茸为上，其次亦得。净瓦上炙令黄色。如无，则鹿角屑代之，亦妙） 大附子四两（炮，去皮脐，出火毒） 怀州牛膝四两（去芦头，酒洗二宿，焙） 紫巴戟四两（洗，去心） 金钗石斛四两（去根，拣净，细细切之） 川干姜二两（炮制，急于新水内净过） 肉桂二两（去粗皮）

上件八味，为末。楮实子一味，用砂盆别研二日，令烂细后，旋入前药末，同研，拌令细匀，入煮枣肉同研拌，所得，方入铁臼杵二千下，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忌牛肉、豉汁。

治老人百疾。常服四顺汤。

神曲四两（入生姜四两，去皮，一处作饼子，焙干） 甘草一两半（炙黄） 草豆蔻一两半（先炮熟，去皮细锉用） 大麦蘖子二两（炒香熟）

上件为末。盐点之，一钱。

妇人年老，夏月平补血海，活血去风。五倍丸。

五倍子二两　川芎二两（锉细）　菊花二两　荆芥穗二两　旋覆花二两

上为末，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日空心五更、晚食后，盐汤、酒下十五丸。吃至半月日，觉见渐安，手足有力，眼目鲜明，进得饮食，大旺血海。请每一日三服，若见大段安乐，一日只吃一服，尤佳。

治老人脾胃弱，不思饮食，吐泻霍乱。理中丸。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各等分

上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前服。

夏月消食和气。橘红散。

陈橘皮一斤半（汤浸洗五、七度，用净巾拭干后，用生姜五两，取自然汁，拌橘皮令匀，淹一宿，焙干，称一斤）　肉豆蔻半两　甘草五两

上先将甘草寸截，用白盐五两，一处同炒，候盐红色、甘草赤色为度，一处为末。如茶点之。

夏月平胃，补老人元藏虚弱，腑气不顺，壮筋骨，益颜容，固精髓。八仙丸。

泽泻三两　茯苓二两（去粗皮）　牡丹三两　官桂二两　附子三两（炮，去皮脐）　生干地黄八两（洗，干杵）　山茱萸四两　干薯药四两（微炒，炙）

上事持了，焙干，惟桂不焙，为末，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日空心，温酒或盐汤下三十丸。

秋时摄养第十一

秋属金，主于肃杀。秋，肺气旺，肺属金，味属辛，金能克木。木属肝，肝主酸。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肺气盛者，调四气以泄之。顺之，则安；逆之，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秋时，凄风惨雨，草木黄落。高年之人，身虽老弱，心亦如壮。秋时思念往昔亲朋，动多伤感。季秋之后，水冷草枯，多发宿患，此时人子，最宜承奉，晨昏体悉，举止看详。若颜色不乐，便须多方诱说，使役其心神，则忘其秋思。其新登五谷，不宜与食，动人宿疾。若素知宿患，秋终多发，或痰涎喘嗽，或风眩痹癖，或秘泄劳倦，或寒热进退。计其所发之疾，预于未发已前，择其中和应病之药，预与服食，止其欲发。

今布秋时汤药如后。

秋时用药诸方

治老人一切泻利，七宝丹。此药如久患泻痢，诸药疗不差者，服此药无不差。若老人反脾泄滑，大宜服此药。

附子（炮）　当归　陈橘皮　干姜以上各一两　吴茱萸　厚朴（以姜汁炙）　南椒以上三味各半两　舶上硫黄一两

上件七味，细锉，以慢火焙过，捣罗为末，与硫黄末同拌匀，一处煎，米醋和，作两剂。却以白面半斤，和令得所，亦令分作两剂。用裹药，如烧饼法，用文武火煨，令面熟为度。去却面，于臼中捣三百下，丸如桐子大。如诸患般泻痢，以米汤下二十丸，空心，日午服；如患气痛及宿食不消，以姜盐汤下二十丸，空心日午服；如患气痛及宿冷，并无忌。此方如神如圣，其效无及。

治老人乘秋，脏腑虚冷，滑泄不定。摄脾丸。

木香　诃子（炮，去核）　厚朴（生姜汁炙）　五倍子　白术各等分

上为末，用烧粟米饭为丸，桐子大。每服十丸，米饮送下。

治老人秋肺壅滞，涎嗽间作，胃脘痰滞，塞闷不快。葳灵仙丸。

干薄荷（取末）一两　皂角一斤（不蛀，肥者。以河水浸洗，去黑皮，用银石器内，用河水软揉，去滓，绢滤去渣，熬成膏）　葳灵仙（洗择去土，焙干为末）四两

上入前膏，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临卧，生姜汤吞下。

治老人脾脏泄泻，中心气不和，精神倦怠，不思饮食。神授高青丸。

高良姜　青木香各一两

上二味为末，煮枣肉为丸，桐子大。干姜汤下十五丸至二十丸。

治老人秋后多发嗽，远年一切嗽疾，并劳嗽痰壅。保救丹。

蛤蚧一个（如是丈夫患，取腰前一截雄者用之。女人患，取雌者腰后一截用之）　不蛀皂角二挺（涂酥炙，去黑皮并子）　干地黄一分（熟蒸如饧）　五味子一分　杏仁一分（去皮尖，用童子小便浸一伏时，入蜜，炒黄色）　半夏一分（浆水煮三七遍）　丁香少许

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日食前一服，五丸，姜汤下。

治老人膈滞，肺疾痰嗽。生姜汤。

杏仁四两（去皮尖）　生姜六两（去皮，细横切之）　甘草三分　桃仁半两（去皮尖）　盐花三两

上以杏仁、桃仁、姜、湿纸同裹煨，沙盆内研极细后，入甘草、盐再研，洁器贮之。汤点服。

治诸般泄泻不止，及年高久泻。健脾散。

川乌头（炮，去皮脐）三分　厚朴（去皮，姜汁制）　甘草（炙）　干姜（炮）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一钱。水三合，生姜二片，煎至二合，热服。并进二服，立止。

冬时摄养第十二

冬属水，主于敛藏。冬，肾气旺，属水，味属咸。水克火，火属心，心主苦。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肾气盛者，调吹气以平之。顺之，则安；逆之，则少阴不藏，肾之水独沉。

三冬之月，最宜居处密室，温暖衾服，调其饮食，适其寒温。大寒之日，山药酒、肉酒，时进一杯，以扶衰弱，以御寒气，不可轻出，触冒寒风。缘老人血气虚怯，真阳气少，若感寒邪，便成疾患，多为嗽、吐逆、麻痹、昏眩之疾。炙煿煎炉之物，尤宜少食。冬月，阳气在内，阴气在外，池沼之中，冰坚如石，地裂横墨，寒从下起，人亦如是。故盛冬月，人多患膈气满急之疾，老人多有上热下冷之患。如冬月阳气在内，虚阳上攻，若食炙煿燥热之物，故多有壅、噎、痰嗽、眼目之疾。亦不宜澡沐，阳气内蕴之时，若加汤火所逼，须出大汗。高年人阳气发泄，骨肉疏薄，易于伤动，多感外疾，惟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晨朝宜饮少醇酒，然后进粥。临卧，宜服微凉膈化痰药一服。

今列冬时汤药如后。

冬时用药诸方

治老人大肠风燥气秘。陈橘丸（霍大使与冯尚药同定此方）。

陈橘皮（去瓤）一两　槟榔（细锉）半两　木香一分　羌活（去芦头）半两　防风（去芦头）半两　青皮（去瓤）半两　枳壳（麸炒，去瓤）半两　不蛀皂角两挺（去黑皮，酥炙黄）　郁李仁一两（去皮尖，炒黄）　牵牛（微炒，杵细，罗，取末）二两

上为末，郁李仁、牵牛同研拌匀，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用姜汤下。未利，渐加三十丸，以利为度。

老人有热，壅滞不快，大肠时秘结，诸热毒生疮。搜风顺气牵牛丸。

牵牛二两（饭甑蒸过） 木通一两 青橘一两（去瓤） 桑白皮一两 赤芍药一两 木香半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丈夫酒下；妇人血气，醋汤下。

解老人热秘方。

大附子一个，烧留性，研为末。每服一钱，热酒调下。

食治养老序第十三

昔圣人诠置药石，疗诸疾病者，以其五脏本于五行，五行有相生胜之理也；荣卫本于阴阳，阴阳有逆顺之理也。故万物皆禀阴阳五行而生，有五色焉，有五味焉，有寒热焉，有良毒焉。人取其色味冷热良毒之性，归之五行，处以为药，以治诸疾。顺五行之气者，以相生之物为药以养之；逆五行之气者，以相胜之物为药以攻之。益母以利子；或益子以补母。此用药之奇法也。

《经》曰：天地，万物之盗；人，万物之盗。人，所以盗万物为资养之法。其水陆之物为饮食者，不啻千品，其五色、五味、冷热、补泻之性，亦皆禀于阴阳五行，与药无殊。大体用药之法，以冷治热，以热治冷；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此用药之大要也。人若能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倍胜于药也。

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况是老人之疾，慎于吐利，尤宜用食以治之。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是以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今以《食医心镜》《食疗本草》《诠食要法》《诸家法馔》洎《太平圣惠方》食治诸法，类成养老食治方。各开门目，用治诸疾，具列于下。为人子者，宜留意焉。

食治老人诸疾方第十四

食治养老益气方

食治老人补虚益气。牛乳方。

牛乳五升 荜茇末一两

上件药入银器内。以水三升，和乳合煎取三升，后入瓷合中。每于食前暖一小盏服之。

食治老人补虚羸、乏气力。法制猪肚方。

猪猪肚一枚（洗，如食法） 人参半两（去芦头） 干姜二钱（炮制，锉） 椒二钱（去目，不开口者。微炒，去汗） 葱白七茎（去须，切） 糯米二合

上件捣，为末。入米合和相得，入猪肚内，缝合，勿令泄气。以水五升于铛内，微火煮，令烂熟。空心服，放温服之。次暖酒一中盏，饮之。

老人益气牛乳方

牛乳，最宜老人。平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不衰。故为人子者，常须供之，以为常食。或为乳饼，或作断乳等。恒使恣意充足为度，此物胜肉远矣。

食治老人养老，以药水饮牛，取乳服食方。

钟乳一斤（上好者，细研） 人参三两（去芦头） 甘草五两（炙微赤，锉） 干地黄三两 黄芪三两（锉） 杜仲三两（去皱皮用） 肉苁蓉六两 白茯苓五两 麦门冬四两（去心） 薯蓣六两 石斛二两（去根，锉）

上药为末。以水三斗，先煮粟米七升为粥，放盆内，（用药一两）搅，令匀；少和

冷水，与渴牛饮之，令足。不足，更饮之一日。饮时，患渴，不饮清水，平旦取牛乳服之，生、熟任意。牛，须三岁以上、七岁以下，纯黄色者，为上，余色，为下。其乳常令犊子饮之。若犊子不饮者，其乳动气，不堪服也。慎禁猪鱼、生冷、陈臭。其乳牛清洁养之，洗刷、饮饲须如法，用心看之。

食治老人频遭重病，虚羸不可平复，宜服此枸杞煎方。

生枸根（细锉）一斗（以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澄清）　白羊脊骨一具（锉碎）

上件药，以微火煎取五升，去滓，取入瓷合中。每服一合。与酒一小盏，合暖，每于食前温服。

食治老人补五劳七伤虚损法。煮羊头方。

白羊头蹄一副（草火烧令黄色，刮去灰尘）　胡椒半两。　荜茇半两　干姜半两　葱白（切）半升　豆豉半斤

上件药，先以水煮头蹄半熟，内药，更煮令烂，去骨。空腹适性食之。日食一具，满七具即止。禁生、冷、醋、滑、五辛、陈臭、猪、鸡等七日。

食治老人大虚羸困极，宜服煎猪肪方。

猪肪（不中水者）半斤

上入葱白一茎于铫内，煎令葱黄即止。候冷暖如身体，空腹频服之，令尽，暖盖覆卧。至日晡后，乃白粥调糜。过三日后，宜服羊肝羹。

羊肝羹方

羊肝一具（去筋膜，细切）　羊脊膆肉二条（细切）　曲末半两　枸杞根五斤（锉，以水一斗五升，煮取四升，去滓）

上用枸杞汁煮前羊肝等，令烂。入豉一小盏，葱白七茎（切），以五味调和作羹，空腹食之。后三日，慎食，如上法。

食治老人补虚劳。油面餺飥方。

生胡麻油一斤　浙粳米泔清一斤

上二味，以微火煎尽泔清乃止，出贮之。取合盐汤二合，将和面作餺飥，煮令熟。入五味食之。

食治眼目方

食治老人肝藏虚弱、远视、无力。补肝猪肝羹方。

猪肝一具（细切，去筋膜）　葱白一握（去须，切）　鸡子二枚

上以豉汁中煮，作羹。临熟，打破鸡子，投在内，食之。立效。

又方　青羊肝一具（细切，水煮熟，漉干）

上以盐、酱、醋调和食之。

又方　葱子半斤（炒熟）

上为末。每服一匙，以水二大盏，煎取一盏，去滓。入米，煮粥食之。

食治老人青白翳。明目，除邪气，利大肠，去寒热。马齿实伴葱豉粥方。

马齿实一斤

上为末。每服一匙，煮葱豉粥，和搅食之。马齿菜作羹粥吃，并明目，极佳。

食治老人肝藏风虚，眼暗。乌鸡肝粥方。

乌鸡肝一具（细切）

上以豉和米，作羹粥食之。

食治老人目暗不明。苍耳子粥方。

苍耳子半两　粳米三合

上件捣苍耳子烂。用布绞滤，以水二升，取汁，和米煮粥食之。或作散，煎服亦

佳。

食治老人热发，眼赤、涩痛。栀子仁粥方。

栀子仁一两

上为末，分为四服。每服用米三合煮粥，临熟时，下栀子末一分，搅令匀。食之。

食治老人益精气、强意志、聪利耳目。鸡头实粥方。

鸡头实三合

上煮令熟，去壳，研如膏。入粳米一合，煮粥，空腹食。

食治老人补中、明目、利小便。蔓菁粥方。

蔓菁子二合　粳米三合

上捣碎。入水二大盏，绞滤取汁，著米煮粥。空心食之。

食治老人益耳目聪明、补中强志。莲实粥方。

莲实半两（去皮，细切）　糯米三合

上先以水煮莲实令熟，漉出。次入糯米作粥，候熟，入莲实搅令匀。热食之。

食治老人膈上风热、头目赤痛、目视眩晕。竹叶粥方。

竹叶五十片（净洗）　石膏三两　沙糖一两　浙粳米三合。

上以水三大盏，煎石膏等二味，取二盏。去滓，澄清用，煮粥熟。入沙糖食之。

食治耳聋耳鸣诸方

食治老人久患耳聋，养肾藏、强骨气。磁石猪肾羹方。

磁石一斤（杵碎，水淘去赤汁，用绵裹）　猪肾一对（去脂膜，细切）

上以水五升，煮磁石，取二升；去磁石，投肾调和。以葱豉、姜、椒作羹，空腹食之。作粥及入酒并得。磁石常留起，依前法用之。

食治老人肾气虚损、耳聋。鹿肾粥方。

鹿肾一对（去脂膜，切）　粳米三合

上于豉汁中相和，煮作粥。入五味，如法调和，空腹食之。作羹及作酒并得。

食治老人五藏气壅耳聋。乌鸡膏粥方。

乌鸡脂一两　粳米三合

上相和，煮粥。入五味调和，空腹食之。乌鸡脂和酒饮，亦佳。

食治老人耳聋不瘥。鲤鱼脑髓粥方。

鲤鱼脑髓二两　粳米三合

上煮粥。以五味调和，空腹服之。

食治老人肾藏气惫、耳聋。猪肾粥方。

猪肾一两（去膜，细切）　葱白二茎（去须，切）　人参一分（去芦头）　防风一分（去芦）　粳米二合　薤白七茎（去须）

上件药末。并米、葱、薤白，著水下锅中煮。候粥临熟，拨开中心，下肾，莫搅动，慢火更煮良久。入五味，空腹服之。

食治五劳七伤诸方

食治老人五劳七伤，下焦虚冷，小便遗精，宜食暖腰壮阳道饼子方。

附子一两（炮制，去皮、脐）　神曲面三两　干姜二两（炮制，锉）　桂心一两　五味子一两　肉苁蓉一两半（酒浸一宿，刮去皱皮，炙干）　兔丝子一两（酒浸三日，曝干，为末）羊髓二两　大枣二十枚（煮，去皮核）　酥二两　蜜四两　白面一斤　黄牛乳一斤半　汉椒半两（去目及闭口者，微炒，去汗）

上为末。入面，以酥、蜜、髓、乳相和，入枣瓤，熟，搜于盘中，盖覆，勿令通风，半日久即将出。更搜令熟，擀作糊饼大，面上以箸挑之。即入炉燉中，上下以火煨令熟。每日空腹食五枚。一方入酵和，更佳。

食治老人五劳七伤，益下元，壮气海。服经月余，肌肉充盛。老成少年，宜服食雌鸡粥方。

黄雌鸡一只（去毛、脏腹） 肉苁蓉（酒浸一宿）一两（刮去皱皮，切） 生薯蓣一两（切） 阿魏少许（炼过） 粳米二合（淘入）

上以上先将鸡烂煮，擘骨，取汁，下米及鸡肉、苁蓉等，都煮粥。入五味，空心食之。

食治五劳七伤，阳气衰弱，腰脚无力，宜食羊肾苁蓉羹方。

羊肾一对（去筋、膜、脂，细切） 肉苁蓉一两（酒浸一宿，刮去皱皮，细切）

上件药和作羹。著葱白、盐、五味末等，一如常法。空腹服之。

食治老人五劳七伤、阳气衰弱，强益气力。鹿肾粥方。

鹿肾一对（去脂膜，细切） 肉苁蓉二两（酒浸一宿，刮去皮，切） 粳米二合

上件药先以水二盏，煮米作粥；欲熟，下鹿肾、苁蓉、葱。

食治老人虚损羸瘦诸方

食治老人脏腑虚损、羸瘦、阳气乏弱。雀儿粥方。

雀儿五只（治如食法，细切） 粟米一合 葱白三茎（切）

上先将雀儿炒肉，次入酒一合，煮少时，入水二大盏半，下米煮作粥，欲熟，下葱白，五味等。候熟，空心服之。

食治老人虚损羸瘦，下焦久冷，眼昏，耳聋。骨汁煮饼方。

大羊尾骨一条（以水五大盏，煮取汁二大盏五分） 葱白五茎（去须，切） 面三两 陈橘皮一两（汤浸，去白穰，焙） 羊肉四两（细切） 荆芥一握

上件药都用骨汁煮五七沸，去滓。用汁少许，后搜面作索饼，却于汁中与羊肉煮。入五味，空腹服之。

食治老人虚损羸瘦，助阳、壮筋骨。羊肉粥方。

羊肉二斤 黄芪一两（生，锉） 人参一两（去芦头） 白茯苓一两 枣五枚 粳米三合

上件药先将肉去脂皮，取精膂肉，留四两细切；余一斤十二两，以水五大盏，并黄芪等，煎取汁三盏，去滓；入米煮粥，临熟，下切了生肉，更煮。入五味调和，空心食之。

食治老人虚损羸瘦，令人肥白光泽。鸡子索饼方。

白面四两 鸡子四两 白羊肉四两（炒，作臛）

上件以鸡子清搜面，作索饼。于豉汁中煮，令熟。入五味和臛，空腹食之。

食治老人肾气损，阴萎，固痹，风湿，肢节中痛，不可持物。石英水煮粥方。

白石英二十两 磁石三十两（捶碎）

上件药以水二斗，器中浸，于露地安置。夜即揭盖，令得星月气。每日取水作羹粥及煎茶汤吃，皆用之。用却一升，即添一升。如此经年，诸风并瘥，气力强盛，颜如童子。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方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不多食，四肢困乏无力，黄瘦。羊肉索饼方。

白羊肉四两 白面六两 生姜汁二合

上以姜汁溲面，肉切作臛头。下五味、椒、葱，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如常作，益佳。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食饮不下、虚劣羸瘦，及气力衰微，行履不得。鲫鱼熟鲙方。

鲫鱼半斤（细切，作鲙）

上投豉汁中煮，令熟。下胡椒、莳萝并姜、橘皮等末及五味，空腹食。常服，尤

佳。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饮食不多、羸乏。藿菜羹方。

藿菜四两（切之） 鲫鱼肉五两

上煮作羹。下五味、椒、姜，并调少面，空心食之。常以三五日服，极补益。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不能饮食，多困无力。酿猪肚方。

猪肚一个（肥者，净洗之） 人参末半两 橘皮末半两 猪脾二枚（细切） 饭半碗 葱白半握。

上总内猪肝中相和，入椒、酱、五味讫，缝口，合蒸之，令烂熟，空心渐食之。能作三两剂，兼补劳。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不多进食，行步无力，黄瘦气微，见食即欲吐。鸡子馄饨方。

鸡子三枚 白面五两 白羊肉五两（作臛头）

上件以鸡子白搜面，如常法作之。以五味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常作，极补虚。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食不消化，羸瘦，举动无力，多卧。曲末索饼子方。

曲末二两（捣为面） 白面五两 生姜汁三两 白羊肉二两（作臛头）

上以姜汁搜曲末和面作之。加羊肉臛头及下酱、椒、五味，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常服，尤益。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劳损，不下食。羊脊粥方。

大羊脊骨一具（肥者，捶碎） 青粱米四合（净淘）

上以水五升，煎取二升汁，下米煮作粥，空心食之。可下五味。常服，其功难及，甚效。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干呕、不能下食。羊血方。

羊血一斤（鲜者，面浆作片） 葱白一握 白面四两（捍，切）

上煮血令熟，渐食之。三五服，极有验，能补益脏腑。

食治老人脾胃虚弱，呕吐，不下食，渐加羸瘦。粟米粥方。

粟米四合（净淘） 白面四两

上以粟米拌面，令匀。煮作粥，空心食之，日二服。极养肾气、和胃。

食治老人饮食不下，或呕逆虚弱。生姜汤方。

生姜二两（去皮，细切） 浆水一升

上和少盐。煎取七合，空心。常作，开胃进食。

食治老人脾胃虚弱，恶心，不欲饮食，常呕吐。虎肉炙方。

虎肉半斤（切，作脔） 葱白半握（细切）

上件以椒、酱、五味调，炙之。空心食，冷为佳。不可热食，损齿。

食治老人脾胃气弱，不多食，痿瘦。黄雌鸡馄饨方。

黄雌鸡肉五两 白面七两 葱白二合（切细）

上以切肉作馄饨，下椒、酱、五味调和，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皆益脏腑，悦泽颜色。

食治老人泻痢诸方

食治老人脾胃气冷，痢白脓涕，腰脊疼痛、瘦弱无力。鲫鱼熟脍方。

鲫鱼肉九两（切作脍） 豉汁七合 干姜半两 橘皮末半两

上以椒、酱、五味，调和豉汁。沸，即下鲙鱼，煮熟，下二味，空心食之。日一服。其效尤益。

食治老人肠胃冷气，痢下不止。赤石脂馄饨方。

赤石脂五两（碎，筛如面） 白面七两

上以赤石脂末和面，搜作之。煮熟，下葱、酱、五味、臛头，空心食之。三四服皆愈。

食治老人脾胃气冷，肠数痢。黄雌鸡炙方。

黄雌鸡一只，如常法。

上以五味、椒、酱刷，炙之令熟。空心渐食之。亦甚补益脏腑。

食治老人脾胃虚气，频频下痢，瘦乏无力。猪肝煎。

猕猪肝一具（去膜，切作片，洗去血）　好醋一升

上以醋煎肝，微火令泣尽干，即空心常服之。亦明目，温中，除冷气。

食治老人脾胃虚弱、冷痛，泻痢无常，不下食。椒面粥方。

蜀椒一两（熬，捣为末）　白面四两

上和椒，拌之令匀，即煮。空心食之。日一服，尤佳。

食治老人冷热不调，下痢赤白，腹痛不止。甘草汤方。

甘草一两（切，熬）　生姜一两（刮去皮，切）　乌豆一合

上以水一升，煎取七合，去滓。空心服之。不过三日，服愈。

食治老人赤白痢，刺痛，不多食，痿瘦。鲫鱼粥方。

鲫鱼肉七两　青粱米四两　橘皮末一分

上相和煮作粥。下五味、椒、酱、葱，调和，空心食之，二服。亦治劳，和脏腑。

食治老人肠胃虚冷，泄痢水谷不分。薤白粥方。

薤白一握（细切）　粳米四合　葱白三合（细切）

上相和作羹。下五味、椒、酱、姜，空心食。常作，取效。

食治老人脾虚气弱，食不消化，泄痢无定。曲末粥方。

神曲二两（炙，捣罗为末）　青粱米四合（净淘）

上相和煮粥。空心食之。常三五服，立愈。

食治老人赤白痢，日夜无度，烦热不止。车前子饮。

车前子五合（绵裹，用水二升，煎取一升半汁）　青粱米三合

上取煎汁，煮作饮。空心食之，日二服。最除热毒。

食治老人痢不止，日渐黄瘦、无力，不多食。黍米粥方。

黍米四合（净淘）　阿胶一两（炙，为末）

上煮粥，临熟，下胶末调和。空心食之。一服尤效。

食治老人下痢赤白及水谷不度，腹痛。马齿菜方。

马齿菜一斤（净淘洗）

上煮令熟。及热，以五味或姜醋，渐食之，其功无比。

食治老人烦渴热诸方

食治老人烦渴，口干，骨节烦热。枸杞饮方。

枸杞根白皮一升　小麦一升（净淘）　粳米三合（研）

上以水一斗，煮二味，取七升汁，下米作饮。渴，即渐服之。

食治老人烦渴不止，饮水不定，转渴，舌卷干焦。大麦汤方。

大麦二升　赤饧二合

上以水七升，煎取五升，去滓，下饧调之。渴，即服，愈。

食治老人烦渴，小便黄色，无度。黄雌鸡羹方。

黄雌鸡一只（如常法）　粳米二合（淘淅）　葱白一握

上切鸡，和煮作羹。下五味，少著盐，空心食之。渐进，当效。

食治老人消渴热中，饮水不止，小便无度，烦热。猪肚方。

猪肚一具（肥者，净洗之）　葱白一握　豉五合（绵裹）

上煮烂熟。下五味调和，空心，切，渐食之；渴，即饮汁。亦治劳热，皆瘥。

食治老人烦渴，脏腑干枯，渴不止。野鸡臛方。

野鸡一只（如常法） 葱白一握 粳米二合（细研）

上切作相和羹，作臛。下五味、椒、酱，空心食之。常作服，佳妙。

食治老人烦渴，饮水不足，日渐羸瘦困弱。兔头饮方。

兔头一枚（净洗之） 豉心五合（绵裹）

上以水七升，煮取五升汁。渴，即渐饮之，最效。

食治老人消渴烦闷，常热，身体枯燥，黄瘦。牛乳方。

牛乳一升（真者，微煞）

上空心，分为二服。极补益五脏，令人强健光悦。

食治老人消渴、壮热、燥不安，兼无力。青粱米饮方。

青粱米一升（净洗淘，研，令细）

上以水三升，和煮之。渴，即渐服之。极治热，燥并除。

食治老人消渴热中，饮水无度，常若不足。青豆方。

青豆二升（净淘）

上煮，令烂熟。空心，饥食之，渴，即饮汁。或作粥食之。任性亦佳。

食治老人消渴、烦热，心神狂乱，躁闷不安。冬瓜羹方。

冬瓜半斤（去皮） 豉心一合（绵裹） 葱白半握

上以和煮，作羹。下五味调和，空心食之。常作粥，佳。

食治老人消渴消中，饮水不足，五脏干枯。芦根饮子。

芦根（切）一升（水一斗，煎取七升半） 青粱米五合

上以煎煮饮，空心食之。渐进为度，益效。忌咸食、炙肉、熟面等。

食治老人消渴，诸药不瘥，黄瘦力弱。鹿头方。

鹿头一枚（炮去毛，净洗之）

上煮，令烂熟。空心，日以五味食之；并服汁，极妙。

食治老人水气诸方

食治老人水气病，身体肿，闷满气急，不能食，皮肤欲裂，四肢常疼，不可屈伸。鲤鱼臛方。

鲤鱼肉十两 葱白一握 麻子一升（熬，细研）

上以水滤麻子汁，和煮作臛。下五味、椒、姜调和，空心时渐食之。常服尤佳。

食治老人水气病，四肢肿闷沉重，喘息不安。水牛肉方。

水牛肉一斤（鲜）

上蒸，令烂熟。空心，切，以五味姜、醋渐食之。任性为佳。

食治老人水气浮肿，身、皮肤燥痒，气急，不能下食，心腹胀满，气欲绝。貙肉羹方。

貙肉一斤（细切） 葱白半握（切） 粳米三合（淅）

上和煮作羹。下五味、椒、姜，空心常食之，最验。

食治老人水气肿满，身体疼痛，不能食。麻子粥方。

冬麻子一升（研，取汁） 鲤鱼肉七两（切）

上取麻子汁，下米四合，和鱼煮作粥。以五味、葱、椒，空心食，日二服。频作，皆愈。

食治老人水气胀闷，手足浮肿，气急烦满。赤豆方。

赤小豆三升（淘净） 樟柳根（好者，切）一斤

上和豆煮烂熟。空心，常食豆；渴，即饮汁。勿别杂食，服三二服，立效。

食治老人水气，面肿腹胀，喘乏不安，转动不得，手足不仁，身体重困或疼痛。郁李仁粥方。

郁李仁二两（研，以水滤取汁） 薏苡仁五合（淘）

上以煎汁作粥。空心食之，日二服。常服，立效。

食治老人水气，面目、手足浮肿，腹胀风急。桑白皮饮。

桑白皮四两（切） 青粱米四合（研）

上以桑汁煮作饮。空心渐食。常服，尤佳益。

食治老人水气疾，心腹胀满，四肢烦疼、无力。白煮鲤鱼方。

鲤鱼一头（重二斤，煮，如常法） 橘皮二两

上和煮，令烂熟。空心，以二味少著盐食之。常服，并饮少许汁，将理为验。

食治水气胀满，手足俱肿，心烦，闷，无力。大豆方。

大豆二升 白术二两 鲤鱼一斤

上以水和煮，令豆烂熟，空心常食之鱼豆，饮其汁，尤佳。

食治老人水气，身体虚肿，面目虚胀。水牛皮方。

水牛皮二斤（刮去毛，净洗） 橘皮一两

上相和，煮，令烂熟。切，以生姜、醋、五味渐食之。常作，尤益。

食治老人喘嗽诸方

食治老人上气急，喘息不得，坐卧不安。猪颐酒方。

猪颐三具（细切） 青州枣三十枚

上以酒三升，浸之。若秋冬，三五日；春夏，一二日。密封头，以布绞去滓。空心，温，任性渐服之。极验。忌咸热。

食治老人上气咳嗽，胸中烦满，急喘。桃仁粥方。

桃仁三两（去皮尖，研） 青粱米二合（净淘）

上调桃仁和米，煮，作粥。空心食之。日一服，尤益。

食治老人上气咳嗽，烦热，干燥，不能食。饧煎方。

寒食饧四两 干地黄（生者，汁）一升 白蜜三合

上相和，微火煎之，令稠。即空心，每日含半匙，细咽汁；食后亦服。除热最效。

食治老人上喘、咳嗽，身体壮热，口干渴燥。猪脂方。

猪肪脂一斤（切，作脔）

上于沸汤中投煮之。空心，以五味渐食之。其效不可比，补劳，治百病。

食治老人上喘，咳嗽气急，面目浮肿，坐卧不得。苏煎方。

土苏四两 鹿髓三合 生地黄汁一升

上相和，微火煎之如饧，即止。空心及食后，常含半匙，细咽汁。三、两日即差。

食治老人气急，胸胁逆满，食饮不下。枣煎方。

青州枣三十枚（大者，去核） 土苏三两 饧二合

上相和，微火温令消，即下枣搅之，相和，以微火煎，令苏、饧泣尽，即止。每食上即嗽一、二枚，渐渐咽汁为佳。忌咸、热、炙肉。

食治老人咳嗽，胸胁引痛，即多涎唾涕。燠梨方。

黄梨一大颗（刺，作五十孔） 蜀椒五十粒 面二两

上以蜀椒每孔内一颗，软面软裹，放于塘灰火中，候煨令熟。去面，冷，空心，切，食用二三服，尤佳。不当，及热食之益甚，须羊肚肝羹治之。

食治老人上气咳嗽，喘急，烦热，不下食，食即吐逆，腹胀满。姜糖煎方。

生姜汁五合 沙糖四两

上相和，微火温之，一、二十沸即止。每度含半匙，渐渐下汁。

食治老人咳嗽，虚热，口舌干燥，涕唾浓粘。甘蔗粥方。。

甘蔗汁一升半　青粱米四合（净淘）

上以蔗汁煮粥。空心，渐食之，日一、二服。极润心肺。

食治老人上气、热，咳嗽引心腹痛，满闷。桃仁煎方。

桃仁二两（去皮尖，熬末）　赤饧四合

上相和，微煎，三、五沸即止。空心，每度含少许，渐渐咽汁，尤益。

食治老人咳嗽、烦热，或唾血、气急，不能食。地黄饮方。

生地黄半斤（研，加水取汁）

上以地黄汁煎作膏。空心，渐食之，日一服。极效。

食治脚气诸方

食治老人脚气，烦热，流肿入膝，满闷。猪肚生方

猪肚一具（肥者，细切，作生）

上以水洗，布绞令干。好蒜、醋、椒、酱、五味，空心，常食之。亦治热劳，补益效。

食治老人脚气毒闷，身体不任，行履不能。紫苏粥方。

紫苏子五合（熬，研细，以水投取汁）　粳米四合（净淘）

上煮，作粥，临熟，下苏汁调之。空心而食之，日一服。亦温中。

食治老人脚气逆闷，呕吐、冲心，不能下食。猪肾生方。

猪肾二只（去膜，细切作生）

上以蒜、醋、五味，空心食之。日壹服，佳极。

食治老人脚气冲逆，身肿脚肿，大、小便秘涩不通，气息喘急，食饮不下。郁李仁饮方。

郁李仁二两（细研，以水滤，取汁）　薏苡仁四合（淘，研，净）

上以相和煮饮。空心食之。一二服，极验。

食治老人脚气逆，心闷烦躁，心神狂误。鲤鱼臛方。

鲤鱼一斤（取肉）　莼菜四两　粳米三合（研）

上切，以葱白一握，相和煮臛。下五味、椒、姜调和，空心食之。常服，佳。亦治水气。

食治老人脚气，烦闷或吐逆、不下食，痹弱。麻子粥方。

麻子一斤（熬研，水滤取汁）　粳米四合（净淘）

上以麻子汁作粥。空心食之。日一服，尤益。亦中治冷气。

食治老人脚气烦躁，或逆，心间愦，呕逆。水牛头方。

水牛头一枚（炮，去毛，洗之）

上煮头令烂熟，切。以姜、醋、五味，空心渐渐食之，皆效。

食治老人脚气，毒冲心，身面浮肿、气急。熊肉腌方。

熊肉二斤（肥者，切作块）

上切。以五味作腌腊，空心，日炙食之。亦可作羹粥，任性食之，极效。

食治老人脚气攻心，烦闷，胸腹胀满。乌鸡羹方。

乌鸡一只（治如常法）　葱白一握（细切）　米二合（研）

上煮，令熟。空心，切。以五味作羹，常食之为佳。

食治老人脚气，肾虚气损，脚膝无力，困乏。生栗方。

生栗一斤（以蒸熟。透风处悬，令干）

上以每日空心常食十颗。极治脚气，不测有功。

食治老人脚气烦痹，缓弱不随，行履不能。猪肾粥方。

猪肾二只（去膜，切细） 粳米四合（淘） 葱白半握
上和煮，作粥。下五味、椒、姜，空心食之。日一服，最验。
食治老人脚气痹弱，五缓六急，烦躁不安。豉心酒方。
豉心三升（九蒸九曝为佳） 酒五升
上以酒浸一二日。空心，任性温服三盏，极效。

食治诸淋方

食治老人五淋，小便涩痛，常频不利，烦热。麻子粥方。
麻子五合（熬研，水滤取汁） 青粱米四合（淘之）
上以麻子汁煮，作粥。空心渐食之，一日二服，常益佳。
食治老人淋病，小便不通利，秘涩少痛。榆皮索饼方。
榆皮二两（切，用水三升，煮取一升半汁） 白面六两
上搜面作之，于榆汁拌煮。下五味、葱、椒，空心食之。常三五服，极利水道。
食治老人五淋病，身体烦热，小便痛、不利。浆水饮。
浆水三升（酸美者） 青粱米三合（研）
上煮，作饮。空心，渐饮之，日二、三服。亦宣利效。
食治老人淋，小便秘涩，烦热燥痛，四肢寒栗。葵菜羹方。
葵菜四两（切） 青粱米三合（研） 葱白一握。
上煮作羹。下五味、椒、酱，空心食之。极治小便不通。
食治老人淋，烦热，小便茎中痛，涩少，不快利。青豆方。
青豆二升 橘皮二两 麻子汁一升
上煮豆临熟，即下麻子汁。空心，渐食之，并服其汁，皆验。
食治老人五淋，久不止，身体壮热，小便满闷。小麦汤方。
小麦一升 通草二两
上以水煮，取三升，去滓。渐渐食之，须臾当瘥 。
食治老人淋病，小便长涩不利，痛闷之极。苏蜜煎方。
藕汁五合 白蜜五合 生地黄汁一升
上相和，微火煎之，令如饧。空心含半匙，渐渐下饮，食了亦服。忌热食、炙肉。
食治老人五淋燥痛，小便不多，秘涩不通。苏粥方。
土苏二两 青粱米四合（淘净） 浆水二升
上煮作粥，临熟，下苏搅之。空心食之，日一服，尤佳。
食治老人淋病，小便下血，身体热盛。车前子饮。
车前子五合（绵裹，水煮取汁） 青粱米四合（淘研）
上煮，煎汁作饮。空心食之。常服，亦明目，去热毒。
食治老人五淋秘涩，小便禁痛，膈闷不利。蒲桃浆方。
蒲桃汁一升 白蜜三合 藕汁一升
上相和，微火温，三沸即止。空心，服五合；食后，服五合。常以服之，殊效。

食治噎塞诸方

食治老人胸膈妨塞，食饮不下，渐黄瘦，行履无气，软弱。羊肉索饼方。
羊肉（白者）四两（切，作臛头） 白面六两 橘皮末一分
上捣姜汁搜面，作之如常肉；下五味、葱、椒、橘皮末等，炒、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极肥健，温脏腑。
食治老人噎病，心痛闷，膈气结，饮食不下。桂心粥方。
桂心末一两 粳米四合（淘研）
上以煮作粥，半熟，次下桂末调和。空心，日一服。亦破冷气，殊效。

食治老人噎病，食不通，胸胁满闷。黄雌鸡餺飥方。

黄雌鸡四两（切，作臛头） 白面六两 茯苓末二两

上和茯苓末，搜面作豉汁中煮。空心食之。常作三、五服，极除冷气噎。

食治老人噎病，食饮不下，气塞不通。蜜浆方。

白蜜一两 熟汤一升

上汤令熟，即下蜜调之。分二服，皆愈。

食治老人噎病，气塞，食不通，吐逆。苏蜜煎方。

土苏二两 白蜜五合 生姜汁五合

上相和，微火煎之，令沸。空心服半匙，细细下汁，尤效。

食治老人噎病，胸满塞闷，饮食不下。姜橘汤方。

生姜二两（切） 陈橘皮一两。

上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空心，渐服之。常益。

食治老人噎，脏腑虚弱，胸胁逆满，饮食不下。椒面粥方。

蜀椒一两（杵，令碎） 白面五两。

上以苦酒浸椒一宿，明旦取出，以拌面中，令匀，煮熟。空心食之。日二服，常验。

食治老人噎，冷气壅塞，虚弱，食不下。苏煎饼子方。

土苏二两 白面六两（以生姜汁五合调之）

上如常法作之。空心。常食，润脏腑，和中。

食治老人咽食入口，即塞涩不下，气壅。白米饮方。

白米四合（研） 舂头糠末一两

上煮饮熟，下糠米调之。空心服食，尤益。

食治老人噎塞，水食不通，黄瘦羸弱。馄饨方。

雌鸡肉五两（细切） 白面六两 葱白半握

上如常法，下五味、椒、姜向鸡汁中，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极补益。

食治冷气诸方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无时，往往发动，不能食。桃仁粥方。

桃仁二两（去皮尖，研，水淘取） 青粱米四合（淘，研）

上以桃仁汁煮，作粥。空心食之。常服，除冷温中。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不止，腹胁胀满，坐卧不得。茱萸饮方。

茱萸末二分 青粱米二合（研细）

上以水二升，煎茱萸末，取一升，便下米煮作饮。空心食之。一、二服，尤佳。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缴结，气闷。桂心酒方。

桂心末一两 清酒六合

上温酒令热，即下桂心末调之。频服。一、二服，效。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牵引背脊，不能下食。紫苏粥方。

紫苏子三合（熬，细研） 青粱米四合（淘）

上煮作粥，临熟，下苏子末调之。空心服为佳。

食治老人冷气，卒心痛闷涩，气不来，手足冷。盐汤方。

盐末一合 沸汤一升

上以盐末内汤中，调。频令服尽。须臾当吐；吐，即差。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呕不多，下食烦闷。椒面餺飥方。

蜀椒一两（去目及闭口者，焙干为末，筛） 白面五两 葱白三茎（切）

上以椒末和面，搜作之，水煮。下五味调和食之。常三五服，极效，尤佳。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姜橘皮汤方。

生姜一两（切） 陈橘皮一两（炙，为末）

上以水一升，煎取七合，去滓。空心食之。日三两服，尤益。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郁结，两胁胀满。高良姜粥方。

高良姜二两（切，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半汁） 青粱米四合（研，淘）

上以姜汁煮粥。空心食之。日一服，极益效。

食治老人冷气、心痛，发动时，遇冷风即痛。荜茇粥方。

荜茇末二合 胡椒末一分 青粱米四合（淘）

上以煮作粥，熟，下二味调之。空心食。常服，尤效。

食治老人冷气逆，心痛结，举动不得。干姜酒方。

干姜末半两 清酒六合

上温酒热，即下椒末投酒中。顿服之，立愈。

食治诸痔方

食治老人痔病，下血不止，肛门肿。猫狸羹方。

猫狸一两（法如常治）

上细切，以面及葱、椒、五味拌，作片炙熟。空心，渐食之。亦可作羹粥，任性尤佳。

食治老人痔，下血，久不瘥，渐加黄瘦，无力。鲤鱼鲙方

鲤鱼肉十两（切作脍，如常法）

上以蒜、醋、五味，空心常食之，日一服，瘥。忌鲊、甜食。

食治老人痔，常下血，身体壮热，不多食。苍耳粥方。

苍耳子五合（熟，作水二升，煎取一升半汁） 粳米四合（淘）

上以前件煮，作粥。空心食之。日常服；亦可煎汤服之，极效。破气、明目。

食治老人痔病，久不愈，肛门肿痛。鳗鲡鱼羼方。

鳗鲡鱼肉一斤（切，作羼） 葱白半握（细切）

上煮作羼，下五味、椒、姜。空心，渐食之。杀虫，尤佳。

食治老人痔病，下血不止，日加羸瘦无力。鸽鹆散方。

鸽鹆五只（治洗令净，曝令干）

上捣为散。空心，以白粥饮，服二方寸匕，日二服，最验。亦可炙食，任性。

食治老人五痔，泄血不绝，四肢衰弱，不能下食。杏仁饮方。

杏仁二两（去皮尖，细研，以水浸之） 粳米四合（淘之）

上以杏仁汁相和，煮作饮。空心食之。日一服，效。

食治老人五痔久不愈，生疮疼痛。野猪肉羹方。

野猪肉一斤（细切） 葱白一握 米二合（细研）

上煮作羹。五味调和椒、姜，空心，渐食之。常作，极效。

食治老人五痔下血，常烦热，羸瘦。桑耳粥方。

桑耳二两（水三升，煎取二升汁） 粳米四合（淘之）

上以桑耳汁煮，作粥。空心食之，日一二服。皆效。

食治老人五痔，泄血不止，积日困劣无气。鸳鸯法炙方。

鸳鸯一枚（如常法）

上以五味、椒、酱腌，火炙之，令熟。空心，渐食之。亦疗久瘘疮，绝验。

食治老人五痔，血下不瘥，肛门肿痛，渐瘦。鲇鱼方。

鲇鱼肉一斤 葱白半把

上以白水煮，令熟。空心，以蒜、醋、五味，渐渐食之。常作，尤佳。

食治诸风方

食治老人中风，言语蹇涩，精神昏愦，手足不仁，缓弱不遂方。

葛粉五两　荆芥一握　豉五合

上以搜葛粉，如常作之，煎二味取汁煮之，下葱、椒、五味、腊头。空心食之，一、二服，将息为效。忌猪肉、荞面。

食治老人中风，口面㖞偏，大小便秘涩，烦热。荆芥粥方。

荆芥一把（切）　青粱米四合（淘）　薄荷叶半握（切）　豉五合（绵裹）

上以水煮取荆芥汁，下米及诸味，煮作粥，入少盐、醋。空心食之。常服，佳。

食治老人中风，缓弱不仁，四肢动摇，无气力。炙熊肉方。

熊肉一斤（切）　葱白半握（切）　酱、椒等

上以五味腌之。炙熟，空心冷食之。恒服，为佳。亦可作羹粥，任性食之，尤佳。

食治老人中风汗出，四肢顽痹，言语不利。麻子饮方。

麻子五合（熬，细研，水淹取汁）　粳米四合（净淘，研之）

上以麻子煮。作饮，空心渐食之。频作，极补益。

食治老人中风，口目㖞动，烦闷不安，牛蒡餺飥方。

牛蒡根（切）一升（去皮。曝干，杵为面）　白米四合（净淘，研之）

上以牛蒡粉和面作之，向豉汁中煮。加葱、椒、五味、腊头，空心食之。恒服，极效。

食治老人卒中风，口噤，身体反张，不语。大豆酒方。

大豆二升（熬之）　清酒二升

上熬豆令声绝，即下酒投之，煮一二沸，去滓。顿服之。覆卧，汗，差。口噤，拘灌之。

食治老人中风，头旋目眩，身体厥强，筋骨疼痛，手足烦热，心神不安。乌驴头方。

乌驴头一枚（炮，去毛净，治之）

上以煮令烂熟，细切。空心，以姜、醋、五味食之。渐进为佳。极除风热，其汁如醑酒，亦医前患，尤效。

食治老人中风，四肢不仁，筋骨顽强。苍耳叶羹方。

苍耳叶五两（切，好、嫩者）　豉心二合（别煎）

上和煮作羹。下五味、椒、姜调和，空心食之，尤佳。

食治老人中风，热毒、心闷，气壅、昏倒。甘草豆方。

甘草一两　乌豆三合　生姜半两（切）

上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冷，渐食服之。极治热毒。

食治老人中风烦热，言语涩闷，手足热。乌鸡腊方。

乌鸡半斤（细切）　麻子汁五合　葱白一把

上煮作腊，次下麻子汁、五味、姜、椒，令熟。空心渐食之。补益。

食治老人中风，心神昏昧，行即欲倒，呕吐。白羊头方。

白羊头一具（治如常法）

上以空心，用姜醋渐食之，为佳。

食治老人中风邪毒，脏腑壅塞，手足缓弱。蒜煎。

大蒜一升（去皮，细切）　大豆黄（炒）二升

上以水一升，和二味，微火煎之，似稠即止。空心，每服食嗽三二匙。亦补肾气。

食治老人久风湿痹，筋挛骨痛。润皮毛，益气力，补虚，止毒，除面皯，宜服补肾地黄酒方。

生地黄一升（切） 大豆二升（熬之） 生牛蒡根一升（切）

上以绢袋盛之，以酒一斗，浸之，五六日。任性空心温服三、二盏。恒作之，尤佳。

食治老人风热烦毒，顽痹不仁，五缓六急。驼脂酒方。

野驼脂五两（炼之为上）

上空心，温酒五合，下半匙，已上脂调，令消。顿服之。日二服，极效。

食治老人风挛拘急，偏枯，不通利。雁脂酒方。

雁脂五两（消之，令散）

上每日空心，温酒一盏，下脂半合许，调。顿服之。

食治老人风虚痹弱，四肢无力，腰膝疼痛。巨胜酒方。

巨胜子二斤（熬） 薏苡仁二升 干地黄半斤（切）

上以绢袋贮，无灰酒一斗渍之，勿令泄气。满五、六日，任性空心温服一、二盏，尤益。

食治老人风冷痹，筋脉缓急。苍耳茶方。

苍耳子二升（熟，杵为末）

上每日煎服之，代茶。常服，极治风热，明目。

食治老人热风下血。明目，益气除邪。治齿疼，利脏腑，顺气。槐茶方。

槐叶（嫩者）五斤（蒸，令熟。为片，曝干作茶，捣罗为末）

上每日煎如茶法，服之恒益。除风尤佳。

简妙老人备急方第十五

治一切伤损血出，消肿毒。秦王背指散。

宣连 槟榔各等分

上为末。伤扑，干贴；消肿，冷水调，鸡翎扫，妙。

治失音。回声饮子。

皂角一挺（刮去黑皮并子） 萝卜三个（切作片）

上以水二碗，同煎至半碗以下。服之。不过三服，便语。吃却萝卜，更妙。

治鼻衄。醍醐酒。

上以萝卜自然汁半盏，热酒半盏，相和令匀。再用汤温过，服之，立验。

补下元，乌髭须，壮脚膝，进食，悦颜色，治腰疼。杜仲丸。

杜仲一两（炙，令黄为度） 补骨脂一两（炒令香熟，为末） 胡桃仁一两（汤浸，去皮，细研）

上件三味，研令匀，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温酒下三十丸。

治一切眼。洗眼药。

胆矾一两（煅令白，去火毒用） 滑石一两（研） 秦皮半两 腻粉二钱七

上每用一字。汤泡，候温，闭目，洗两眦头，以冷为度。

补益疗眼有黑花。明目川椒丸。

川椒一斤（每用盐一斤，拌淹一宿，三度换盐，淹三夜，取出晒干，去盐用） 黑参半斤（锉）

上二味，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盐汤下三十丸，食后、临卧服之。

治肾脏虚冷，肝膈浮热，上冲两目，生翳、黑花、风毒，久不治者。

青盐一两（生研） 苍术一两（先用米泔水浸洗三日，焙干，切） 木贼草一两（小便浸三日，焙干）

上为末。空心，熟水调下一钱。如大段青白，不见物者，不过十服。小可，只三

二服。

治眼有冷泪。木贼散。

木贼一两（为末） 木耳一两（烧为黑灰）

上件二味，同研令匀。每用二钱，以清米泔煎熟，放温调下。食后、临卧各一服。

治肠风泻血，当日止方。

附子一两（炮去皮脐，为末） 绿矾四两（用瓶子盛之，火煅热，须候冷，取食盐一合，硫黄一两，同矾研，依前入瓶子内烧热，久候冷取出，研细用之）

上二味，一处研令匀，粟米粥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用生地黄汁下三十丸，当日止。一月除根，亦可久服。助下元，除风气，补益藏腑。

治泻痢。乳香散。和气，止藏毒泻血，腹内疠痛等。

乳香少许 诃子皮一分 当归半两 木香半分

上细锉，与乳香微炒，候当归干为度，杵为末。每服二钱，用陈米第三度泔，六分一盏，煎至五分。空心，午前服。此方最妙，患及百余日者，服之皆愈。

芸香丸治风血留滞，下成肠风、痔疾。

鹿角一两（烧令红，候冷研） 芸苔子半两（微炒）

上二味，为末，醋煮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饭饮下，温酒下亦得。空心、食前服。

白香散 治一切恶疮，疼痛不可忍者。

枫香一分（纸衬于地上，食顷令脆，细研） 腻粉一分

上二味，同细研令匀。每有患者，先用口内含浆水令暖，吐出洗疮令净后，以药治之。

飞龙夺命丹 治一切恶疮，无名肿毒。服之神效。

蟾酥二钱（干者，老酒化） 血竭一钱 乳香二钱 没药二钱 雄黄二钱 轻粉半钱 胆矾一钱 麝香五分 铜绿一钱 寒水石一钱 朱砂一钱（为衣） 蜗牛二十一个（连壳用） 脑子半钱 蜈蚣一条（去首足）

上为细末，先将蜗牛研为泥，和前药为丸，如绿豆大。如丸不就，入酒打面糊为丸，每服二丸，先用白葱三寸，令病人嚼烂，吐在手心，男左女右，将药丸裹在葱白内，用酒二、三盏送下，于避风处，以衣盖之，约人行五里许，再热酒数杯以助药力，发热、大汗出为度。

神异散 治鱼口便毒疮。

金银花 天花粉 木鳖各一钱 甘草三分 连翘 黄芩各八分 山栀子七分 川山甲二钱 皂角针三钱 木香五分 大黄三钱

上锉。水一钟，煎至半钟，入黄酒一盏，煎三、五沸。空心，温服。

治上焦风，热毒、疮肿。黄芪散。并治发背热毒。

黄芪二两 防风一两半 甘草一两（炙）

上为末。如茶点，服一钱。

治风气。神白散。

白芷二两 甘草一两

上锉成骰子大。慢火一处炒，令深紫色，勿令焦黑。放地上，出火毒，杵为末。每服一钱半，水八分一盏，姜二片、枣二个，同煎至六分，通口服。如患伤寒时疾，去枣姜，却入葱白三寸，豉五十粒，依前服。如人行五七里已来，更服，汗出为妙。

治一切心腹刺痛。应痛丸。

乳香一两 五灵脂一两 没药一两 川乌头二两（去皮脐）

上为末，面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熟水吞下二十丸。

治赤白痢方

黄连半两　汉椒一两

上同炒，令黄色，去火毒，为末，以多年水梅肉，丸如绿豆大。每服二十丸，盐汤下。小儿加减用之。

续　添

一、年老丰肥之人，承暑冒热，腹内火烧，遍身汗流，心中焦渴。忽遇冰雪冷浆，尽力而饮，承凉而睡，久而停滞。秋来，不疟则痢。

一、年老丰肥之人，不可骑马，恐有坠堕。宜别置乘座器具，稳当无失。

一、老人目暗耳聋，肾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补之，则肾水弥涸，心火弥茂。

一、老人肾虚无力，夜多小溲。肾主足，肾水虚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溲。若峻补之，则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

一、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温补之，则甚；峻补之，则危。

一、老人脏腑结燥，大便秘涩，可频服猪羊血，或葵菜血脏羹，皆能疏利。

一、老人，可常服杏汤；杏仁板儿，炒熟，麻子、芝麻作汤服之。亦能通利。

---

〔1〕“勤”当作“倦”。

内功图说

〔清〕潘　霨　编
杨维华　整理

提　　要　《内功图说》，又名《卫生要求》《易筋经·八段锦合刊》，清·潘霨编，王祖源校刻。成书于1881年。

书凡1卷。分十二段锦总诀、分行外功诀、内功、易筋经、却病延年法等节，都有图示并文字解说。

本书是气功养生的专著，重点介绍了几种内功和外功的练功方法。

现有清咸丰间写刻本、京口文成堂本、苏州振新书社本、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和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此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全文收录。

《内功图说》叙

余生而幼弱，药不去口，先大夫常患之。道光甲午，年十三，随侍在江西省粮道任，其时有卫守备莱阳周嘉福者，善拳勇，习《易筋经》。

先大夫使教余，未几一年，颇健饭，力能举十钧物。岁辛丑，归里应试。又从莱阳徐全来游，尽悉其技，后以习举业，遂中辍。咸丰甲寅，从先兄滞迹关中，识临潼人周斌，周乃关中力士最有名，余习与之游。又偕往河南，诣嵩山少林寺，住三越月，尽得其内功图及枪棒谱以归。嗣及服官，时方多事，中外行役，戎马驰逐，忽忽至今，垂四十年。余老矣，无能为也。一麾出守六载，边城入权大郡，公牍如织，每追随长官后，步履尚轻，健如少年，趋跄拜跪，未尝失仪，向之得力，从可知矣。去岁，同年吴县潘尚书以其家蔚如中丞所刻《卫生要术》一册寄余，摹刻甚精，审视之，即余少时之所业内功图也。回首前游，如梦如昨，六十老夫忍俊不禁，爰重摹一帙，以示后学勉力务之，振衰起懦，是余之现身说法也。摹者，德州武通守文源，刻在成都郡斋，并复其本书原名曰《内功图说》。

光绪七年福山王祖源老莲记

原夫人之生死，病之轻重，必先视元气之存亡。所谓元气者何？五脏之真精，即元气之分体也。而究其本原，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旁有小心，阴阳开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胥赖乎此。人之脏腑、经络、血气、肌肉，一有不慎，外邪干之则病，古之人以针灸为本，继之以砭石、导引、按摩、酒醴等法，所以利关节，和血气，使速去邪，邪去而正自复，正复而病自愈。平日尤重存想乎丹田，欲使本身自有之水火得以相济，则神旺气足，邪不敢侵。与其待疾痛临身，呻吟求治，莫若常习片刻之功，以防后来之苦。虽寿命各有定数，而体气常获康强于平时矣。兹编取丰城徐鸣峰本忝之医经各集，而略为增删。凡于五官四体，各有所宜，按摩、导引者，列之于分行外功内，任人择取行之。仍取前人所定，合行十二段法，载于歌诀，俾得照依次序遍及周身。此皆尽人可行，随时可作，功简而赅，效神而速，不须侈谈高远，而却病延年，实皆信而有征，即老子、赤松子、钟离子所载节目，亦不外此。诚能日行一二次，无不身轻体健，百病皆除，从此翔洽太和，共登寿域，不甚善乎！爰泚笔而为之记。

咸丰八年孟冬古吴潘霨伟如甫书于长芦节署

目　录

《内功图说》叙 …… 273
十二段锦总诀…… 277
十二段锦第一图
十二段锦第二图
十二段锦第三图…… 278
十二段锦第四图
十二段锦第五图…… 279
十二段锦第六图
十二段锦第七图…… 280
十二段锦第八图
十二段锦第九图…… 281
十二段锦第十图
十二段锦第十一图…… 282
十二段锦第十二图
分行外功诀…… 283
心功
身功
首功
面功
耳功
目功
口功
舌功
齿功
鼻功
手功
足功
肩功
背功
腹功
腰功
肾功
内功正面图…… 285
内功背面图
神仙起居法…… 286
《易筋经》十二图 …… 287
韦驮献杵第一势
韦驮献杵第二势
韦驮献杵第三势
摘星换斗势
倒拽九牛尾势
出爪亮翅势
九鬼拔马刀势
三盘落地势
青龙探爪势
卧虎扑食势
打躬势
掉尾势
却病延年法…… 293
全图说…… 297

十二段锦总诀

闭目冥心坐，握固静思神。叩齿三十六，两手抱昆仑。左右鸣天鼓，二十四度闻。
微摆撼天柱，赤龙搅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满口匀；一口分三咽，龙行虎自奔。
闭气搓手热，背摩后精门。尽此一口气，想火烧脐轮。左右辘轳转，两脚放舒伸。
叉手双虚托，低头攀足频。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毕，神水九次吞；
咽下汩汩响，百脉自调匀。河车搬运毕，想发火烧身。旧名八段锦，子后午前行。
勤行无间断，万病化为尘。

以上系通身合总行之，要依次序，不可缺，不可乱。先要记熟此歌，再详看后图，及各图详注各诀，自无差错。十二图附后。

十二段锦第一图

闭目冥心坐，握固静思神。

盘腿而坐，紧闭两目，冥亡心中杂念。凡坐要竖起脊梁，腰不可软弱，身不可倚靠。握固者，握手牢固，可以闭关却邪也；静思者，静息思虑，而存神也。

十二段锦第二图

叩齿三十六，两手抱昆仑。

上下牙齿相叩作响，宜三十六声。叩齿以集身内之神，使不散也。昆仑，即头。以两手十指相叉，抱住后颈，即用两手掌紧掩耳门，暗记鼻息九次，微微呼吸，不宜有声。

十二段锦第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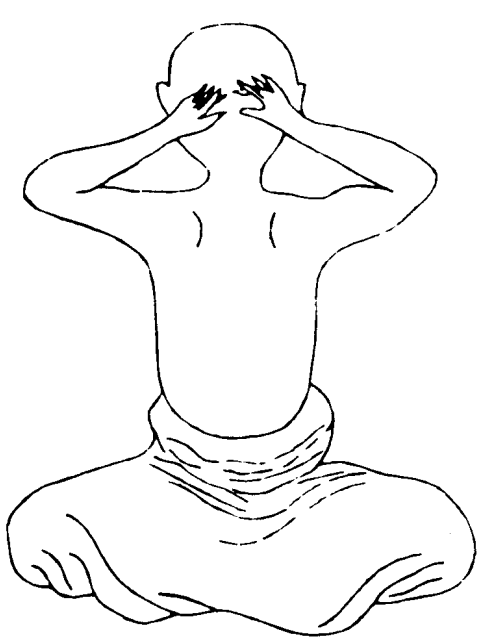
左右鸣天鼓，二十四度闻。

记算鼻息，出入各九次毕，即放所叉之手。移两手掌，擦耳，以第二指叠在中指上，作力放下第二指，重弹脑后。要如击鼓之声，左右各二十四度，两手同弹共四十八声。仍放手握固。

十二段锦第四图

微摆撼天柱。

天柱，即后颈。低头扭颈，向左右侧视，肩亦随之。左右招摆各二十四次。



十二段锦第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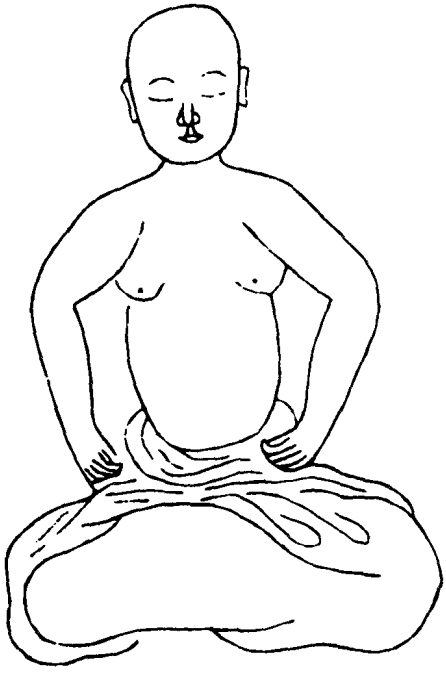
赤龙搅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满口匀；一口分三咽，龙行虎自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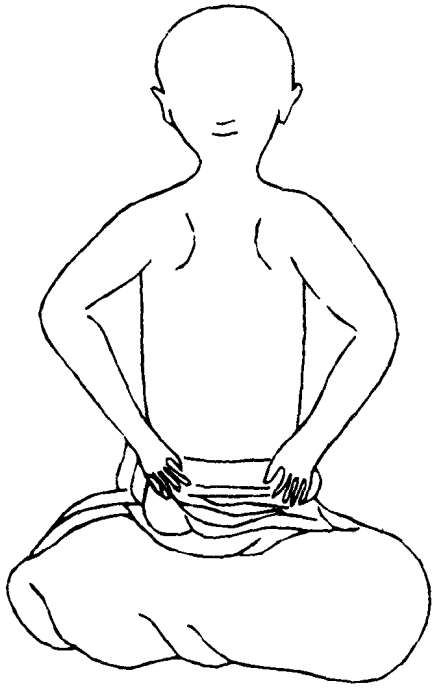
赤龙，即舌。以舌顶上腭，又搅满口内，上下两旁，使水津自生，鼓漱于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即津液。分作三次，要汩汩有声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至脐下丹田。龙，即津；虎，即气。津下去，气自随之。

十二段锦第六图

闭气搓手热，背摩后精门。

以鼻吸气，闭之。用两掌相搓，擦极热，急分两手，摩后腰上两边，一面徐徐放气从鼻出。精门，即后腰两边软处。以两手摩二十六遍，仍收手握固。





十二段锦第七图

尽此一口气，想火烧脐轮。

闭口鼻之气，以心暗想，运心头之火，下烧丹田，觉似有热，仍放气从鼻出。脐轮，即脐丹田。

十二段锦第八图

左右辘轳转。

曲弯两手，先以左手连肩圆转三十六次，如绞车一般。右手亦如之。此单转辘轳法。

十二段锦第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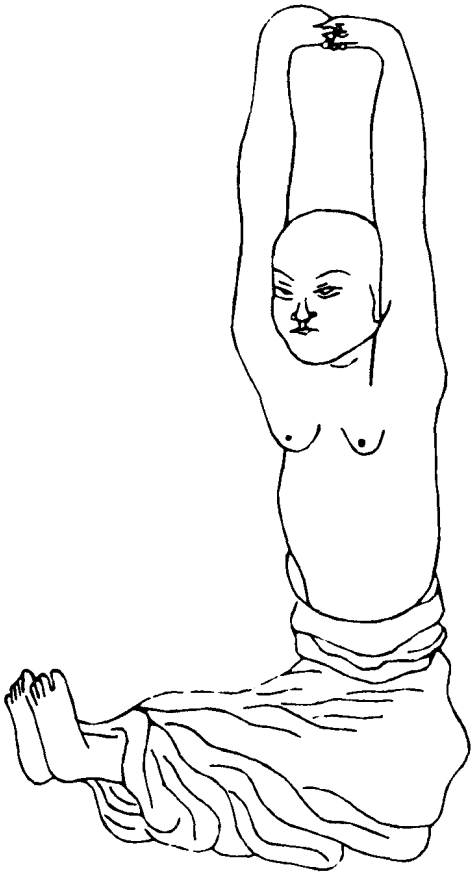
两脚放舒伸，叉手双虚托。

放所盘两脚，平伸向前，两手指相叉，反掌向上，先安所叉之手于头顶，作力上托。要如重石在手托上，腰身俱著力上耸。手托上一次，又放下；安手头顶，又托上。共九次。

十二段锦第十图

低头攀足频。

以两手向所伸两脚底作力扳之，头低如礼拜状，十二次，仍收足盘坐，收手握固。



十二段锦第十一图

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毕，神水九次吞；咽下汩汩响，百脉自调匀。

再用舌搅口内，以候神水满口。再鼓漱三十六，连前一度，此再两度，共三度毕。前一度作三次吞，此两度作六次吞，共九次吞，如前咽下，要汩汩响声。咽津三度，百脉自周遍调匀。

十二段锦第十二图

河车搬运毕，想发火烧身。旧名八段锦，子后午前行；勤行无间断，万疾化为尘。

心想脐下丹田中似有热气如火。闭气如忍大便状，将热气运至谷道，即大便处，升上腰间、背脊、后颈、脑后、头顶止，又闭气从额上、两太阳、耳根前、两面颊，降至喉下、心窝、肚脐、下丹田止。想是发火烧，通身皆热。

分行外功诀

心　功

一凡行功时先必冥心，息思虑，绝情欲，以固守神气。

身　功

一盘足坐时，宜以一足跟抵住肾囊根下，令精气无漏。

一垂足平坐，膝不可低肾子，不可著在所坐处（凡言平坐高坐皆坐于榻椅上）。

一凡行功毕，起身宜缓缓舒放手足，不可急起。

一凡坐宜平直其身，竖起脊梁，不可东倚西靠。

首　功

一两手掩耳，即以第二指压中指上，用第二指弹脑后两骨，作响声，谓之鸣天鼓（却风池邪气）。

一两手扭项，左右反顾，肩膊随转二十四次（除脾胃积邪）。

一两手相叉抱项后，面仰视，使手与项争力（去肩痛目昏，争力者手著向前，项即著力向后）。

面　功

一用两手相摩使热，随向面上高低处揩之，皆要周到。再以口中津唾于掌中，擦热，揩面多次（凡用两手摩热时，宜闭口鼻气。摩之能令皱斑不生，颜色光润）。

耳　功

一耳宜按抑左右，多数谓以两手按两耳轮，一上一下摩擦之（所谓营治城郭，使人听彻）。

一平坐，伸一足，屈一足，横伸两手，直竖两掌，向前若推门状。扭头项，左右各顾七次（除耳鸣）。

目　功

一每睡醒，且勿开目，用两大指背相合擦热，揩目十四次，仍闭住，暗轮转眼珠，左右七次，紧闭少时，忽大睁开（能保炼神光永无目疾。一用大指背，向掌心擦热亦可）。

一用大指背曲骨重按两眉旁小穴三九二十七遍，又以手摩两目颧上及旋转耳行三十遍，又以手逆乘额从两眉间始，以入脑后发际中，二十七遍，仍须咽液无数（治耳目，能清明）。

一用手按目之近鼻两眦（即眼角），闭气按之，气通即止（常行之，能洞观）。

一跪坐，以两手据地，回头用力视后面五次，谓之虎视（除胸臆风邪，亦去肾邪。地，一作床）。

口　功

一凡行功时必须闭口。

一口中焦乾，口苦舌涩，咽下无津，或吞唾喉痛，不能进食，乃热也。宜大张口，呵气十数次，鸣天鼓九次，以舌搅口内，咽津。复呵，复咽，候口中清水生，即热退、脏凉。又或口中津液冷淡无味，心中汪汪，乃冷也。宜吹气温之，候口有味，即冷退、脏暖。

一每早，口中微微呵出浊气，随以鼻吸清气，咽之。

一凡睡时，宜闭口，使真元不出，邪气不入。

舌　功

一舌抵上腭，津液自生，再搅满口，鼓漱三十六次，作三口吞之。要汩汩有声在

喉（谓之漱咽灌溉五脏，可常行之）。

齿　功

一叩齿三十六遍，以集心神。

一凡小便时，闭口，紧咬牙齿（除齿痛）。

鼻　功

一两手大指背擦热，揩鼻三十六次（能润肺）。

一视鼻端，默数出入息。

一每晚覆身卧，暂去枕，从膝湾反竖两足向上，以鼻吸纳清气四次，又以鼻出气四次，气出极力后，令微气再入鼻中收纳（能除身热背痛）。

手　功

一两手相叉，虚空托天，按顶二十四次（除胸膈邪）。

一两手一直伸向前，一曲回向后，如挽五石弓状（除臂腋邪）。

一两手相捉为拳，捶臂、膊及腰腿，又反手捶背上，各三十六次（去四肢胸臆邪）。

一两手握固，曲肘，向后顿掣七次，头随手向左右扭（治身上火丹疙瘩）。

一两手作拳，用力左右虚筑七次（除心胸风邪）。

足　功

一正坐，伸足、低头，如礼拜状，以两手用力攀足心十二次（去心包络邪）。

一高坐，垂足，将两足跟相对，扭向外；复将两足尖相对，扭向内；各二十四遍（除两脚风气）。

一盘坐，以一手捉脚指，以一手揩脚心涌泉穴（湿风皆从此出）。至热止后，以脚指略动转数次（除湿热，健步）。

一两手向后，据床跪坐一足，将一足用力伸缩各七次，左右交换（治股膝肿）。

一徐行，手握固，左足前踏，左手摆向前，右手摆向后；右足前踏，手右前左后（除两肩邪）。

肩　功

一两肩连手左右轮转，为转辘轳。各二十四次（先左转后右转，曰单辘轳；左右同转，曰双辘轳）。

一调息神思，以左手擦胁十四遍，右手亦然。复以两手如数擦胁，连肩摆摇七次。咽气，纳于丹田，握固两手，复屈足侧卧（能免梦遗）。

背　功

一两手据床，缩身，曲背，拱脊，向上十三举（除心肝邪）。

腹　功

一两手摩腹，移行百步（除食滞）。

一闭息，存想丹田火自下而上，遍烧其体。

腰　功

一两手握固，拄两胁肋，摆摇两肩二十四次（除腰肋痛并去风邪）。

一两手擦热，以鼻吸清气，徐徐从鼻放出，用两热手擦精门（即背下腰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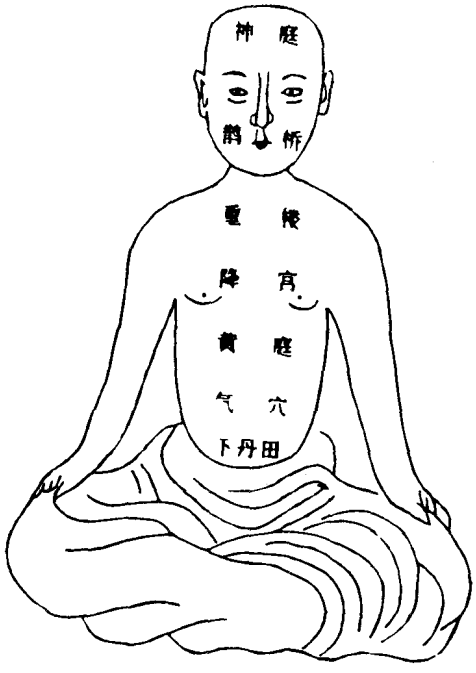
肾　功

一用手兜裹外肾两子，一手擦下丹田，左右换手，各八十一遍。诀云：一擦一兜，左右换手；九九之数，其阳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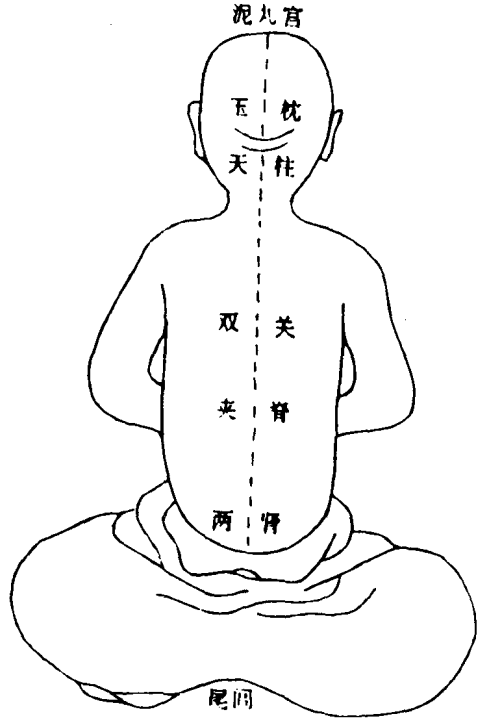
一临睡时，坐于床，垂足，解衣，闭息，舌抵上腭，目视顶门，提缩谷道，如忍大便状，两手摩擦两肾腧穴 各一百二十次（能生精固阳，除腰痛，稀小便）。

以上分列各条，随人何处有患，即择何条行之。或预防无患之先者，亦随人择取焉。大抵世人以经营职业者，既不暇行；倚恃壮盛者，又不肯行；直至体气衰惫，终不及行，为可惜也。

内功正面图



内功背面图



前列按摩、导引之既行之于外矣，血脉俱已流畅，肢体无不坚强，再能调和气息，运而使之降于气海、升于泥丸，则气和而神静，水火有既济之功，方是全修真养。其他玄门服气之术，非有真传口授，反无益而有损。今择其无损有益之调息，及黄河逆流二诀，随时随地可行，以助内功，附录于下。

此为分行外功者，指出内功，知所选择，其实已备十二段中。每日于暇时，不必拘定子午，择一片刻之间，使心静神闲，盘足坐定。宽解衣带，平直其身，两手握固，闭目合口，精专一念，两目内视，叩齿三十六声，以舌抵上腭，待津生时，鼓漱满口，汩汩咽下。以目内视，直送至脐下一寸二分丹田之中。

再以心想、目视丹田之中，仿佛如有热气，轻轻如忍大便之状，将热气运至尾闾，从尾闾升至肾关，从夹脊、双关升至天柱，从玉枕升泥丸，少停，即以舌抵上腭，复

从神庭降下鹊桥、重楼、降宫、脐轮、气穴、丹田。

按：古仙有言曰：夹脊双关透顶，修行径路此为尊，以其上通天谷，下达尾闾。要识得此为心肾来往之路，水火既济之乡。欲通此窍，先要存想山根，则呼吸之气暂次由泥丸通夹脊、透混元而直达于命门。盖谓常人呼吸，皆从咽喉而下，至中脘而回；若至人呼吸，由明堂而上，至夹脊，而流于命门。此与前说稍异。然咽津为自己之气从中而出，故存想从尾闾升至泥丸。而古仙则吸天地之气，由山根而泥丸直达命门也。

凡五脏受病之因，辨病之悞，免病之诀，分类摘录，俾于未病之先，知所儆惧；方病之际，知所治疗。而脾胃为养生之本，当于饮食间加慎焉。

心脏（形如未开莲蕊，中有七孔三毛。
位居背脊第五椎，各脏皆有系于心）

属火，旺于夏四、五月，色主赤，苦味入心，外通窍于舌，出汁液为汗。在七情主忧乐，在身主血与脉。所藏者，神；所恶者，热。面赤色者，心热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怔忡善忘者，心虚也。心有病，舌焦苦，喉不知五味，无故烦躁，口生疮、作臭，手心、足心热。

肝脏（形如悬匏，有七叶，左三右四。位居背脊
第九椎，乃背中间脊骨第九节也）

属木，旺于春正、二月，色主青，酸味入肝，外通窍于目，出汁液为泪。在七情主怒，在身主筋与爪。所统者，血；所藏者，魂；所恶，风。肝有病眼生蒙翳，两眼角赤痒，流冷泪，眼下青，转筋，昏睡善恐，如人将捕之。面色青者，肝盛也；好食酸者，肝不足也；多怯者，肝虚也；多怒者，肝实也。

脾脏（形如镰刀，附于胃，运动磨消胃内之水谷）

属土，旺于四季月，色主黄，甘味入脾，外通窍于口，出汁液为涎。在七情主思虑，在身主肌肉。所藏者，志；所恶者，湿。面色黄者，脾弱也；好食甜者，脾不足也。脾有病，口淡，不思食，多涎，肌肉消瘦。

肺脏（形如悬磬，六叶两耳，共八叶，
上有气管通至喉间。位居极上，附背脊第三椎，为五脏华盖）

属金，旺于秋七、八月，色主白，辛味入肺，外通窍于鼻，出汁液为涕。在七情主喜，在身主皮毛。所统者，气；所藏者，魄；所恶者，寒。面色淡白无血色者，肺枯也；右颊赤者，肺热也；气短者，肺虚也；背心畏寒者，肺有邪也。肺有病，咳嗽气逆，鼻塞不知香臭，多流清涕，皮肤燥痒。

肾脏（形如刀豆，有两枚，一左一右。中为命门，乃
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处也。位居下背脊第十四椎，对脐，附腰）

属水，旺于冬十、十一月，色主黑，咸味入肾，外通窍于耳，出汁液为津唾。在七情主欲，在身主骨与齿。所藏者，精；所恶者，燥。面色黑悴者，肾竭也；齿动而痛者，肾炎也；耳闭耳鸣者，肾虚也；目睛内瞳子昏者，肾亏也；阳事痿而不举者，肾弱也。肾有病，腰中痛，膝冷，脚痛，或痹，蹲起发昏，体重骨酸，脐下动风、牵痛，腰低屈难伸。

神仙起居法

行住坐卧处，手摩胁与肚。心腹痛快时，两手腹下踞。踞之彻膀腰，背拳摩肾部。才觉力倦来，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厌频，昼夜无穷数。岁久积功成，渐入神仙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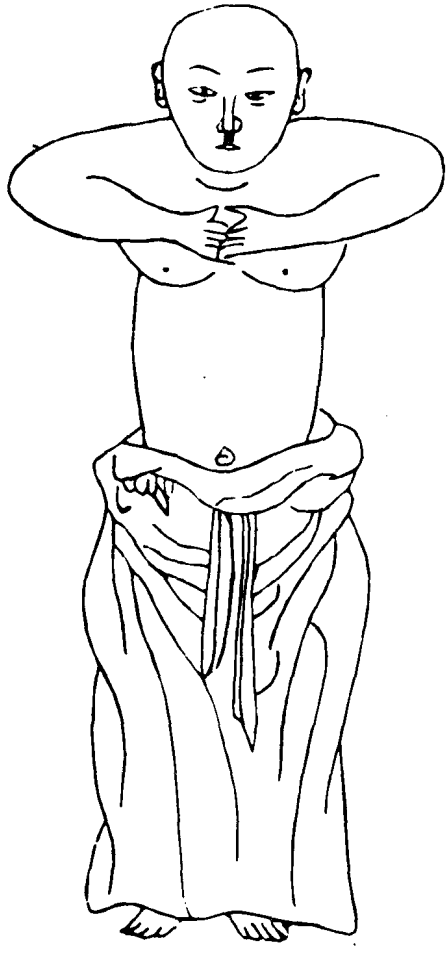
《易筋经》十二图

韦驮献杵第一势

立身期正直，环拱手当胸。气定神皆敛，心澄貌亦恭。

韦驮献杵第二势

足指挂地，两手平开。心平气静，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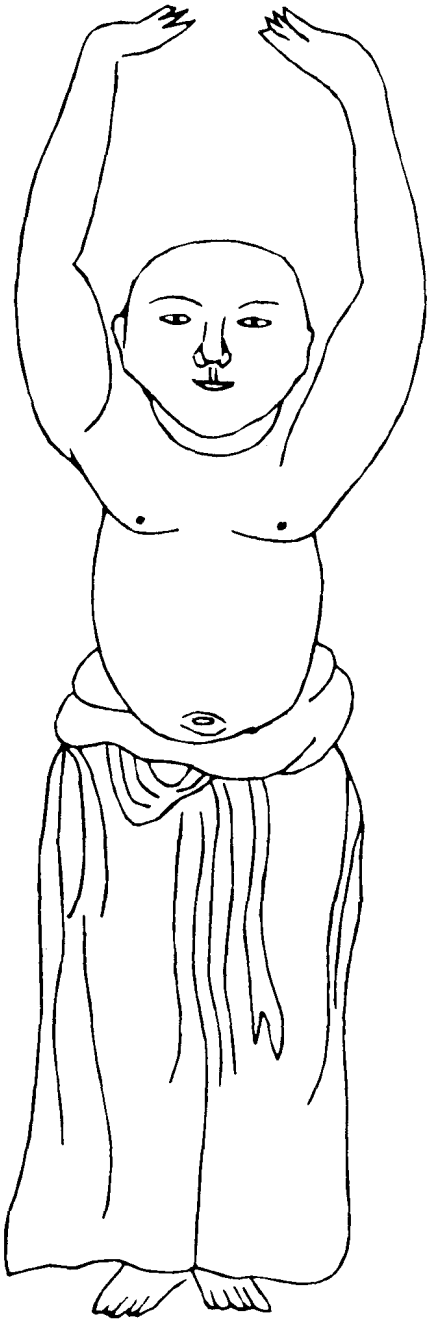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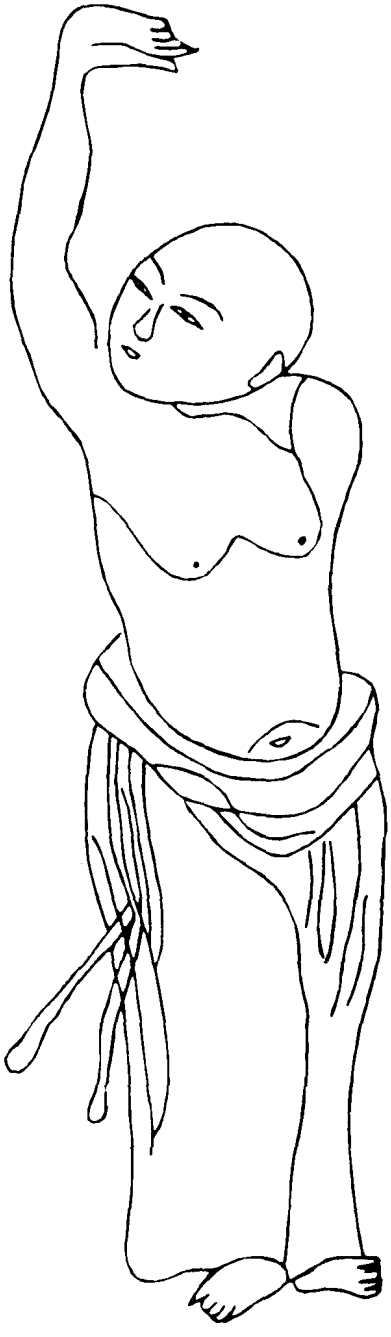
韦驮献杵第三势

掌托天门目上观，足尖著地立身端，力周腿胁浑如植，咬紧牙关不放宽，舌可生津将腭抵，鼻能调息觉心安，两拳缓缓收回处，用力还将挟重看。

摘星换斗势

只手擎天掌覆头，更从掌内注双眸。鼻端吸气频调息，用力收回左右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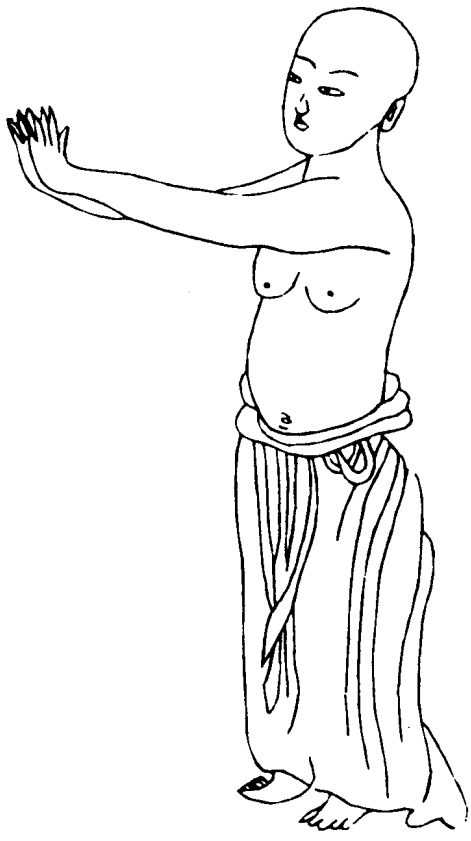


倒拽九牛尾势

两腿后伸前屈，小腹运气空松。用力在于两膀，观拳须注双瞳。

出爪亮翅势

挺身兼怒目，推手向当前。用力收回处，功须七次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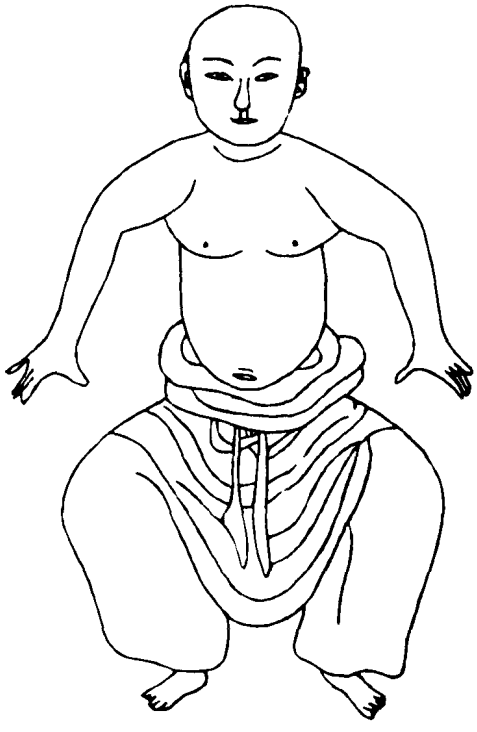


九鬼拔马刀势

侧首弯肱，抱顶及颈，自头收回。弗嫌力猛，左右相轮，身直气静。

三盘落地势

上腭坚撑舌，张眸意注牙。足开蹲似踞，手按猛如拿。两掌翻齐起，千斤重有加。瞪睛兼闭口，起立足无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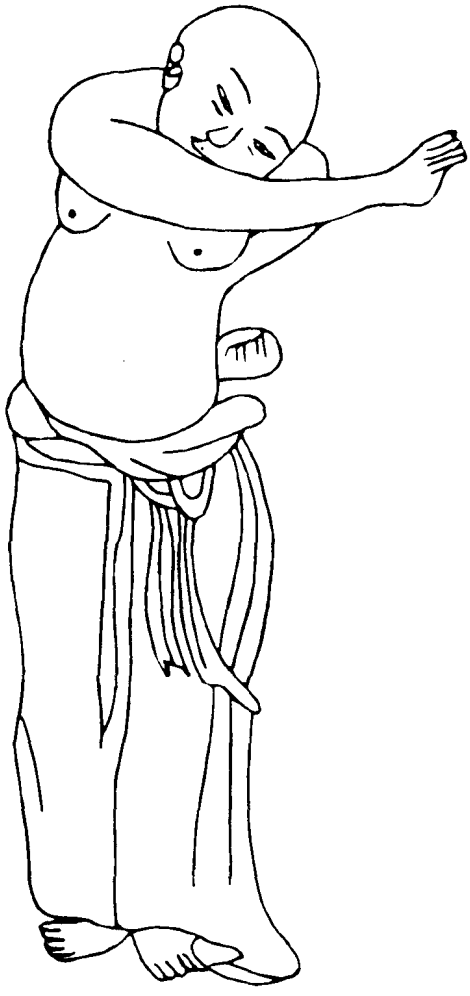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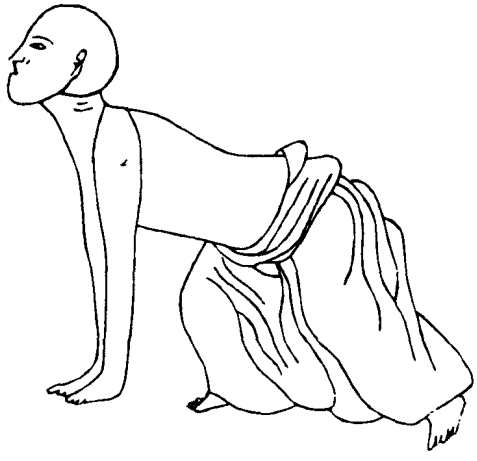
青龙探爪势

青龙探爪，左从右出，修士效之，掌平气实，力周肩背，围收过膝，两目注平，息调心谧。

卧虎扑食势

两足分蹲身似倾，屈伸左右腿相更。昂头胸作探前势，偃背腰还似砥平。鼻息调元均出入，指尖著地赖支撑。降龙伏虎神仙事，学得真形也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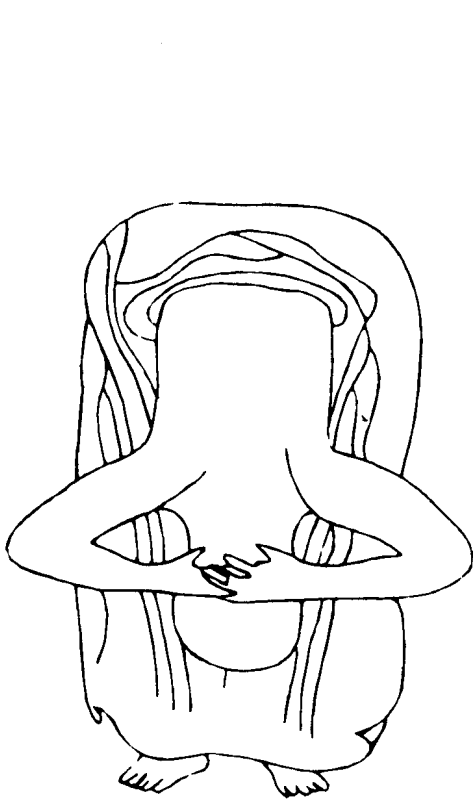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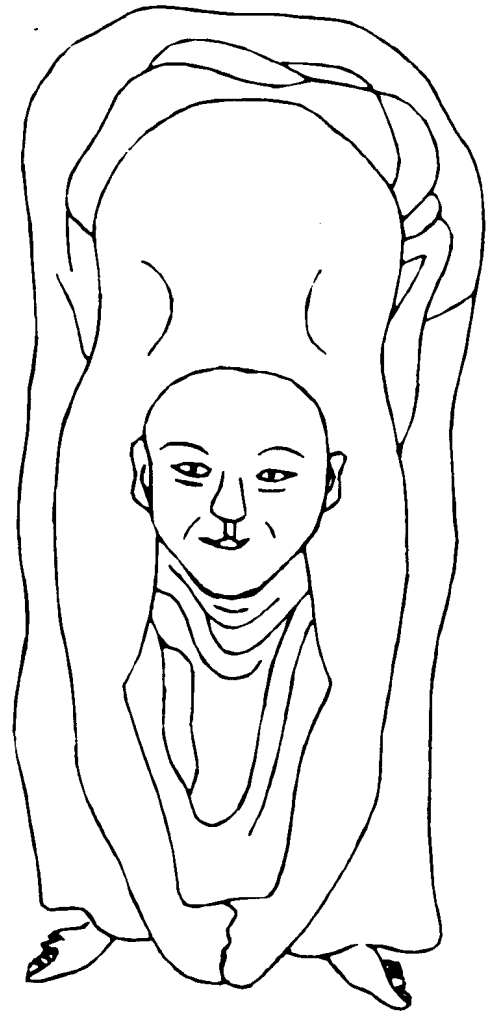
打 躬 势

两手齐持脑，垂腰至膝间。头惟探胯下，口更啮牙关，掩耳聪教塞，调元气自闲，舌尖还抵腭。力在肘双弯。

掉 尾 势

膝直膀伸，推手自地。瞪目昂头，凝神壹志。起而顿足，二十一次。左右伸肱，以七为志。更作坐功，盘膝垂眦。口注于心，息调于鼻。定静乃起，厥功维备。总考其法，图成十二。谁实贻诸，五代之季。达摩西来，传少林寺。有宋岳候，更为鉴识。却病延年，功无与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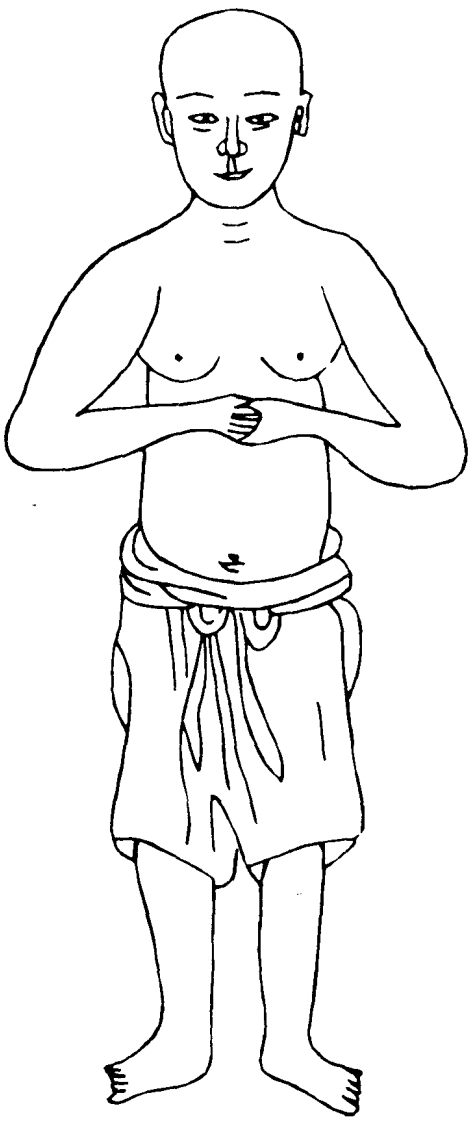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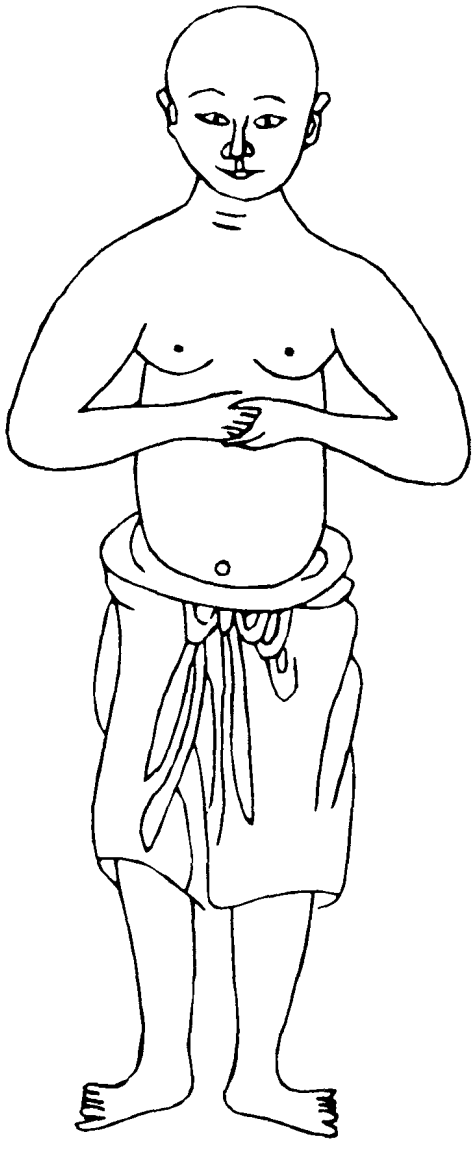


却病延年法

第一图：以两手中三指按心窝，由左顺揉，团转二十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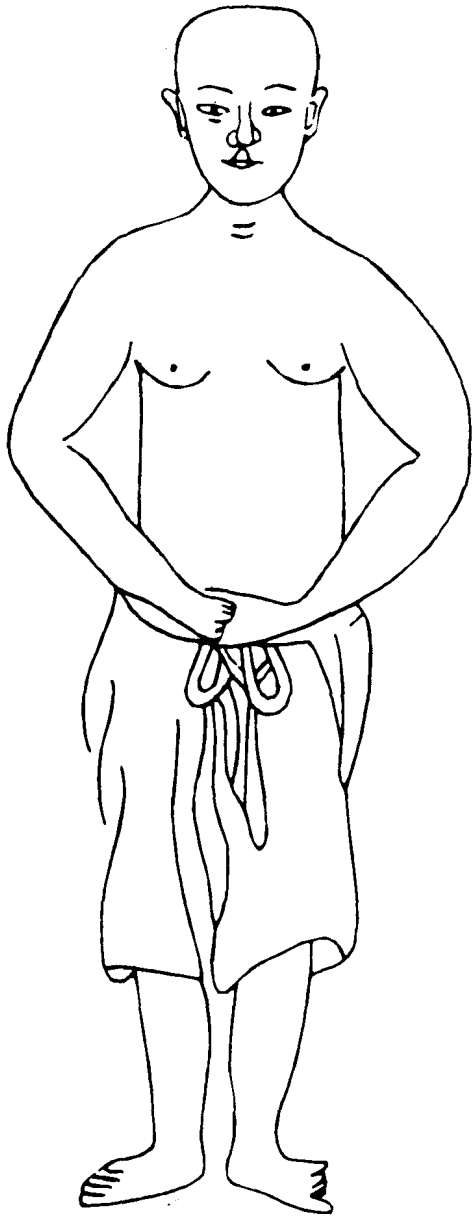
第二图：以两手中三指由心窝顺揉而下，且揉且走，揉至脐下高骨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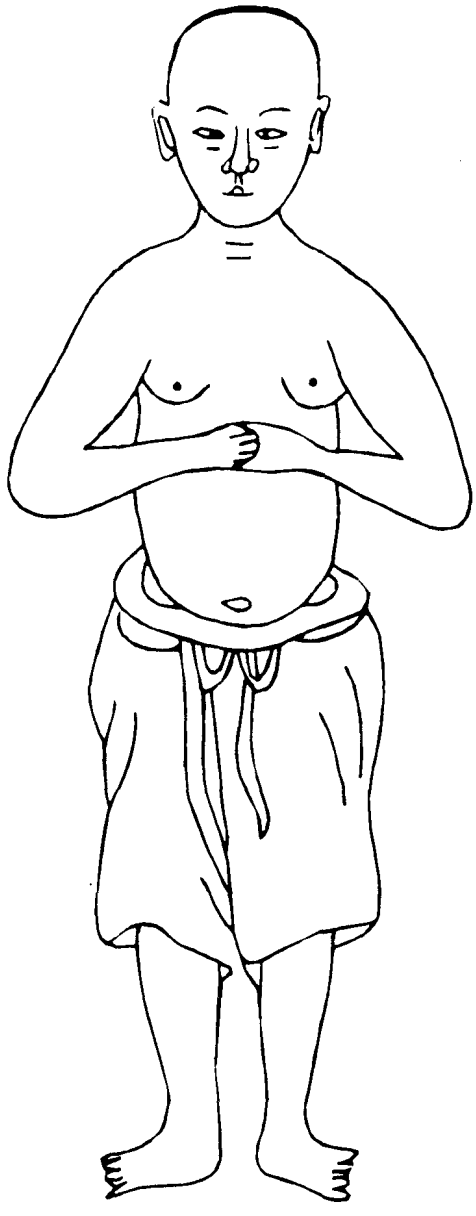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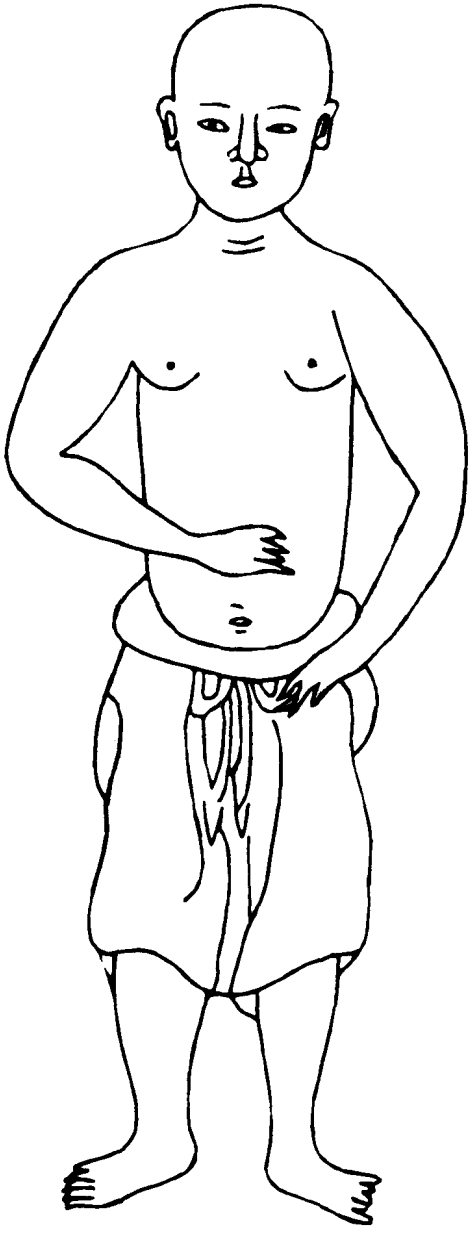
第三图：以两手中三指由高骨处向两边分揉而上，且揉且走，揉至心窝两手交接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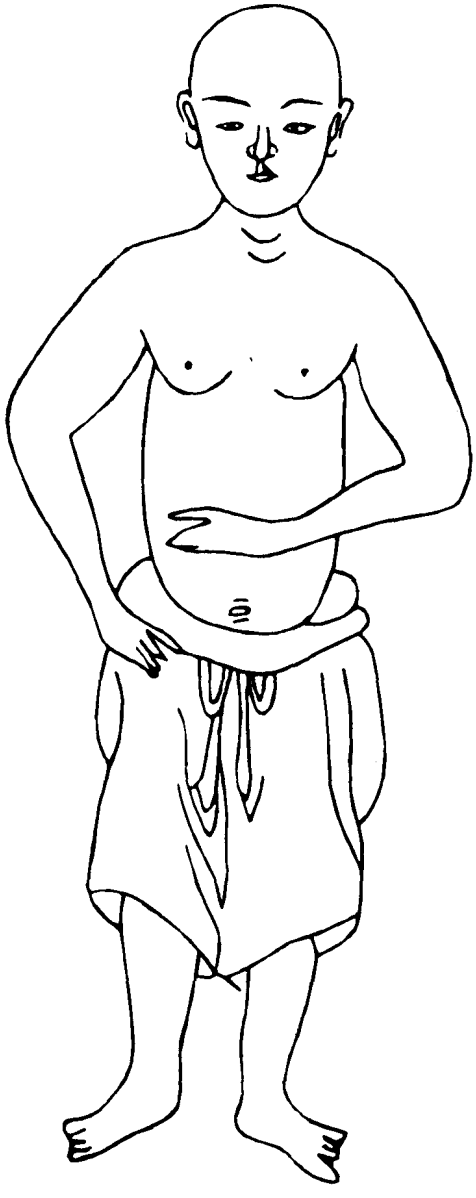
第四图：以两手中三指由心窝向下直推，至高骨，二十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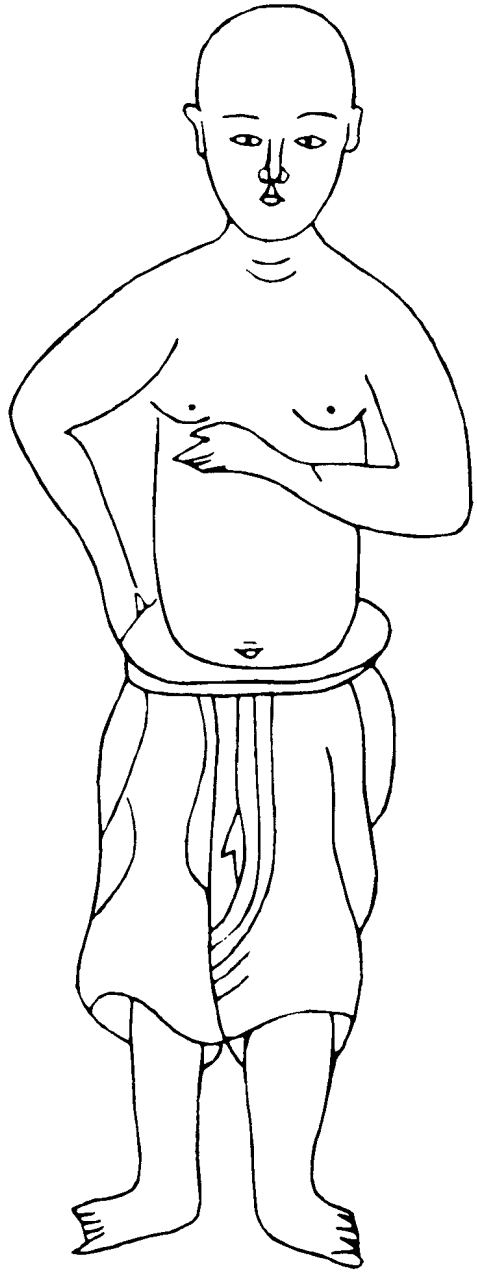
第五图：以右手由左绕摩脐腹，二十一次。
第六图：以左手由右绕摩脐腹，二十一次。





第七图：以左手将左边软胁下腰肾处，大指向前、四指托后轻捏定，用右手中三指自左乳下直推，至腿夹，二十一次。

第八图：以右手将右边软胁下腰肾处，大指向前、四指托后轻捏定，用左手中三指自右乳下直推，至腿夹，二十一次。



第九图：揉摩毕，遂趺坐，以两手大指押子纹，四指拳屈，分按两膝上。两足十指亦稍钩曲，将胸自左转前，由右归后，摇转二十一次毕，又照前自右摇转二十一次。

前法，如摇身向左，即将胸肩摇出左膝前；向[2]，即摇伏膝上；向右，即摇出右膝；向后，即弓腰后撤。总不以摇转满足为妙，不可急摇，休使著力。

凡揉腹时，须凝神净虑。于矮枕平席正身仰卧，齐足屈指，轻揉缓动，将八图挨次做完为一度。每逢做时，连做七度毕，遂起坐摇转二十一次。照此，清晨睡醒时做为早课，午申做为午课，晚间临睡时做为晚课，日三课为常。倘遇有事，早晚两课必不可少。初做时一课二度，三日后一课五度，再三日后一课七度。无论男妇皆宜，惟孕者忌之。

全 图 说

全图则理备，化生之微更易见也。天地本乎阴阳，阴阳主乎动静。人身一阴阳也，阴阳一动静也。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如为情欲所牵，永违动静。过动伤阴，阳必偏胜；过静伤阳，阴必偏胜；且阴伤阳无所成，阳亦伤也；阳伤而阴无所生，阴亦伤也。既伤矣，生生变化之机已塞，非用法以导之，则生化之源无由启也。揉腹之法，以动化静，以静运动，合乎阴阳，顺乎五行，发其生机，神其变化，故能通和上下，分理阴阳，去旧生新，充实五脏，驱外感之诸邪，消内生之百病，补不足，泻有余，消长之道妙应无穷，何须藉烧丹药，自有却病延年之实效耳。

〔1〕“侔”当作“眸”。

〔2〕“向”下疑有“前”字。

存目提要

《导引图》

《导引图》，撰人已佚。成书不晚于公元前168年。

本图是一幅人物彩绘帛书，共44式，大部分为徒手运动，也包括杖、盘、棍、球、袋等器械操练及行气吐纳与意念活动。图旁标有痛明、引颓、覆（腹）中、鹞背、熊经、龙登、通阴阳、引胠积、引温病、引烦、引聋等题记。

本图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导引图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现存马王堆汉墓帛书原件及有关书刊。

《养生方》

《养生方》，撰人已佚。成书不晚于公元前168年。

原书残缺相当严重，从目录看有32类方剂，可归纳为治疗阳痿方、一般壮阳方、一般补益方、增强筋力方、治疗阴肿方、女子用药方、房中补益方等。

本书在养生学（包括房中养生）、抗衰老方面有一定参考意义。

现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原件及有关书刊。

《却谷食气》

《却谷食气》，撰人已佚。成书不晚于公元前168年。

原书残缺太多，从残篇来看，主要记载了四时导引食气的方法。

本篇是现存最早的气功导引文献。

现存马王堆汉墓帛书原件及有关刊物。

《玉房秘诀》

《玉房秘诀》，撰人已佚。成书年代当在宋代以前。原书早已亡佚，今本系清·叶德辉从《医心方》中辑佚而成。

书凡1卷。主要记叙养阳之法、养阴之道、房室禁忌、犯禁后所见症状及房事除疾之法、求子之法、房室用药等内容。

本书是古代房中保健方面的专著。

现有双梅影暗丛书本。

《养生类纂》

《养生类纂》为宋·周守中所撰。成书于1220年。

书分2卷。卷上列养生、天文、地理、人事4部，分述摄生保健的经验。卷下收载食用药物250余种，分列毛兽、鳞介、菜蔬、草木、服饵等5部，每一药物都集辑古人有关其功用、禁忌和食用方法等方面的原文。

本书广泛引录了130余种宋以前古籍，内容丰富。

现存明成化十年甲午（1474）樵阴谢颖刻本、格致丛书本。

《摄生消息论》

《摄生消息论》为元·丘处机所著。刊于1287年。

书仅1卷，分12节。按春、夏、秋、冬之序，论述肝、心、肺、肾如何顺应四时进行调摄养生，以及四脏发病特点与施治原则。

本书强调进行四时调养，以防病治病。

现有道藏精华录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本和颐身集本。

《三元延寿参赞书》

《三元延寿参赞书》又名《三元参赞延寿书》，为元·李鹏飞所编。成书于1291年。

书凡5卷。卷一主述节欲之法；卷二介绍有关情志、起居、天时、行立、坐卧等日常生活中的养生方法；卷三收载150余种食物，分米谷、菜蔬、禽、兽、鱼、虫、水果等7类，介绍其宜忌；卷四为服食补药、导引法及还元图等方面的内容。卷五包括神仙警世、阴德延寿论等。

全书强调通过固精气、慎谋为、节饮食以得天、地、人三元之寿，而达延年益寿目的。

现存明嘉靖刻本、格致丛书本和道藏本。

《周易参同契分章注》

《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为元·陈致虚所编注。成书于1367年。

本书注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上、中、下三编，均先列原文，次述己意。

书中注释浅显易懂。

现存明刻本。

《修龄要旨》

《修龄要旨》为明·冷谦所著。成书于1442年。

书仅1卷。分四时调摄、起居调摄、十六段锦法、八段锦法、导引歌诀、却病八则等节。

本书着重介绍了四时、起居养生方法和导引术，多切实际。

现有道藏精华录本、颐身集本。

《万寿仙书》

《万寿仙书》又名《万育仙书》，为明·罗洪先撰，曹若水增辑。成书于1565年。

原书为4卷，曹氏增辑后改为2卷。上卷记述育儿方法，包括胎教、断脐、剃头、喂养、沐浴以及小儿病的诊断、推拿治疗手法等内容；下卷为导引方法，辑图76幅，重点介绍了八段锦坐功捷图、四时坐功却病图、诸仙导引却病图、五禽戏等。

本书通过图形、文字介绍了育儿和导引方法，便于学用 。

现存明刻本、明天爵堂刻本和清延古斋刻本。

《遵生八笺》

《遵生八笺》为明·高濂所辑。刊于1591年。

书凡19卷，共辑丛书8种。卷一、卷二为《清修妙论笺》，皆养身格言；卷三至卷六为《四时调摄笺》，乃按时修养的方法；卷七、卷八为《起居安乐笺》，皆宝物器，可资颐养；卷九、卷十为《延年却病笺》，皆服气导引方法；卷十一至卷十三为《饮馔服食笺》，皆食物名目；卷十四至卷十六为《燕闲清赏笺》，皆论赏鉴清玩之事；卷十七、卷十八为《灵秘丹药笺》，皆经验方药；卷十九为《尘外避想笺》，记载历代隐逸100人事迹。

本丛书专为养生而辑。

现存明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高雅尚斋刊本、明崇祯间刊本和弦雪居重订本等。

《养生导引法》

《养生导引法》为明·胡文焕所校。成书于1592年。

书仅1卷。集辑《诸病源候论》《云笈七签》等书中的导引方法，分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呕吐等27门病症进行记叙。

本书为常见病症的导引疗法专著。

现存格致丛书本、医书六种本。

《类修要诀》

《类修要诀》为明·胡文焕所编。成书于1592年。

书凡2卷。上卷载孙真人卫生歌、陶真人卫生歌、孙真人枕上记、孙真人养生铭、戒怒歌、抱一子逍遥歌、养心要语等30篇；下卷载张紫阳真人金丹、吕纯阳祖师三字诀等13篇。后续附胎息秘要歌诀、去病延年六字法等14篇。

本书为集辑历代摄生名言、各种导引方法而成。

现存格致丛书本、珍本医籍丛刊本。

《性命圭旨》

《性命圭旨》相传为尹真人弟子所撰。成书于1615年。

书凡4卷，分元、亨、利、贞4集。元集载三圣图、性命说、火龙水虎图说、内外二药图说等34篇。亨集载涵养本原救护命宝、洗心退藏图、胎息诀、行立坐卧四禅图等14篇。利集载聚火载金、乾坤交构等6篇。贞集载婴儿现形、端拱冥心图等8篇。

本书集医、儒、道、佛之说，详述性命双修之要旨。

现存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武林氏刻本、明玉槐堂刻本、清宝仁堂刻本和扫叶山房刻本等。

《寿世青编》

《寿世青编》，明·李中梓著，清·尤乘撰。刊行于1667年。

书凡两卷。卷上论未病摄养之法，收载勿药须知、疗心法言等30篇养生专论，总结了儒、释、道三家有关调心、调身、调息的养生经验；卷下论既病服药之法，收载食用药物约170种，分为果、菜、禽、兽等7类介绍。并附风、寒、暑等13类疾病的食治方剂117方。

作者重视养生和预防，提出清心寡欲、修养性情是“却病良方、延年好法”。并总结了病后调理的食疗诸法。

现存士材三书本、珍本医书集成本和宏道堂刻本等。

《勿药元诠》

《勿药元诠》为明·汪昂所撰。成书于1682年。

书不分卷。分总论、调息、小周天、诸伤等节。

本书着重介绍气功养生，如谓“调息之法，不拘时候，随便而坐，平直其身，纵任其体，不倚不曲，解衣缓带，务令调适。口中舌搅数遍，微微呵出浊气，鼻中微微纳之，或三、五遍，或一、二遍，有津咽下，叩齿数通，舌抵上腭，唇齿相著，两目垂帘，令胧胧然，渐次调息。不喘不粗，或数息出，或数息入，从一至十，从十至百，

摄心在数数，勿令散乱。”即道出了气功调息不传之秘。

现存颐身集本、医方集解本、医钞类编本和成方切用本。

《长生秘诀》

《长生秘诀》为清·石成金所编。成书于1697年。

书仅1卷。分心思部、色欲部、饮食部、起居部、卫生必读歌及清福要旨6部。

本书为收录历代摄生名言，结合个人养生经验而成，主张“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二者并行不悖，体自健而寿命自可延长。”

现存清康熙刻本。

《延年九转法》

《延年九转法》，又名《摩腹运气图考》《方仙延年法》，为清·方开所撰，颜伟识。成书于1735年。

书凡1卷。通过操作图9幅、按摩示意图1幅和全图说1篇，详细记述了八种胸腹按摩和一种转换上半身的行功姿势和动作要领。

本书是一本保健导引方面的专著，操作简单，但功效显著。

现存颐身集本和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广东刻本。

《服食须知》

《服食须知》为清·沈懋发所撰。成书于1775年。

书仅1卷。列述饮食宜忌、解诸肉毒、服药禁忌、服药忌食等篇。

本书主要论述“病从口入”的道理，提出如果“不慎于口腹，不辨其欲恶”，必受其害。

现存清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刻本。

《易筋经图说》

《易筋经图说》为清·潘霨所编。成书于1858年。

书仅1卷。配合图形和歌诀，详细介绍了易筋经每一势的行功姿势和练功方法。

本书为易筋经专著，图文结合，易于学用。

现存北京宝仁堂石印本。

十六　医案医话医论类

格致余论

〔元〕朱震亨　著
宋含平　整理

提　　要　《格致余论》系元·朱震亨所著。成书于公元1347年。

全书1卷。收朱氏医论如“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治病必求其本论”、“养老论”、“房中补益论”等共41篇，内容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养生防病、书评等。

全书以“阳有余阴不足”及“相火”为中心，着重阐发内伤阴虚火热的病机，立滋阴降火大法，制大补阴丸之名方。从内伤的角度，大大发展并完善了刘河间的火热病机学说，对后世养阴学说的形成、发展和温病学派均有较大的影响。

主要版本有元刊本、明正德间刊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日宽文五年（1665）村上勘兵卫新刊本和四库全书本。此据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全文收录。

序

《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学者以易心求之，宜其茫若望洋，淡如嚼蜡。遂直以为古书不宜于今，厌而弃之，相率以为《局方》之学；间有读者，又以济其方技，漫不之省。医道隐晦，职此之由。可叹也！震昌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药而安。因追念先子之内伤，伯考之昏闷，叔考之鼻衄，幼弟之腿痛，室人之积痰，一皆殁于药之误也。心胆摧裂，痛不可追。然犹虑学之未明，至四十岁复取而读之。顾以质钝，遂朝夕钻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又知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主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由是不能不致疑于《局方》也。《局方》流行，自宋迄今，罔间南北，翕然而成俗，岂无其故哉！徐而思之，湿热相火，自王太仆注文已成湮没，至张、李诸老始有发明。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是宜《局方》之盛行也，震昌不揣芜陋，陈于编册，并述《金匮》之治法，以证《局方》之未备，间以己意附之于后，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未知其果是否耶？后之君子，幸改而正诸。

目　录

饮食色欲箴序…… 309
　饮食箴
　色欲箴
阳有余阴不足论
治病必求其本论…… 310
涩脉论
养老论
慈幼论…… 311
夏月伏阴在内论…… 312
豆疮陈氏方论
痛风论…… 313
痰症论…… 314
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
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 315
大病不守禁忌论
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 316
面鼻得冷则黑论
胎自堕论
难产论
难产胞损淋沥论…… 317
胎妇转胞病论
乳硬论
受胎论
人迎气口论…… 318
春宣论
醇酒宜冷饮论
痈疽当分经络论…… 319
脾约丸论
鼓胀论
疝气论…… 320
秦桂丸论
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 321
经水或紫或黑论
石膏论…… 322
脉大必病进论
《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
　太仆章句
　新定章句
倒仓论…… 323
相火论
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 324
茹淡论…… 325
吃逆论
房中补益论…… 326
天气属金说
张子和攻击注论

饮食色欲箴序

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予每思之，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世之沦胥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苟志于道，必先于此究心焉。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

饮 食 箴

人身之贵，父母遗体。为口伤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饥渴洊兴，乃作饮食，以遂其生。眷彼昧者，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机甚微，馋涎所牵，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饮食俱废，忧贻父母，医祷百计。山野贫贱，淡薄是谙，动作不衰，此身亦安。均气同体，我独多病，悔悟一萌，尘开镜净，日节饮食。《易》之象辞，养小失大。孟子所讥，口能致病，亦败尔德。守口如瓶，服之无敦。

色 欲 箴

惟人之生，与天地参，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为夫妇，生育攸寄，血气方刚，惟其时矣。成之以礼，接之以时，父子之亲，其要在兹。眷彼昧者，徇情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气阳血阴，人身之神，阴平阳秘，我体长春。血气几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为我贼。女之耽兮，其欲实多。闺房之肃，门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废，既丧厥德，此身亦瘁。远彼帷薄，放心乃收，饮食甘美，身安病瘳。

阳有余阴不足论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礼记》注曰：惟五十然后养阴者有以加。《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又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观虚与盛之所在，非吾之过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脏亦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巳，五月属午，为火大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为土大旺，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常藉肺金为母，以补助其不足，故《内经》谆谆于资其化源也。古人于夏必独宿而淡味，兢兢业业于爱护也。保养金水二脏，正嫌火土之旺尔。《内经》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伏闭藏，以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发生升动之本。若于此时恣嗜欲以戕贼，至春升之际，下无根本，阳气轻浮，必有温热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气之伏，此论一年之虚耳。若上弦前下弦后，月廓月空亦为一月之虚。大风大雾，虹霓飞电，暴寒暴热，日月薄蚀，忧愁忿怒，惊恐悲哀，醉饱劳倦，谋虑勤动，又皆为一日之虚。若病患初退，疮痍正作，尤不止于一日之虚。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头痛脚软，食少体热，仲景谓春夏剧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谓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虚，似难免此。夫当壮年便有老态，仰事俯育一切隳坏。兴言至此，深可惊惧。古人谓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善摄生者，于此五个月出居于

外。苟值一月之虚，亦宜暂远惟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无负敬身之教，幸甚！

治病必求其本论

病之有本，犹草之有根也。去叶不去根，草犹在也。治病犹去草。病在脏而治腑，病在表而攻里，非惟戕贼胃气，抑且资助病邪，医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禀甚壮，形甚瘦，夏天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应。予视之日，病虽久而神不悴，小便涩少而不赤，两手脉俱涩而颇弦，自言鬲微闷，食亦减。因悟曰：此必多年沉积，僻在胃肠。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鲤鱼，三年无一日缺。予曰：积痰在肺。肺为大肠之脏，宜大肠之本不固也。当与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陈皮、青葱、鹿苜根、生姜，煎浓汤和以沙糖饮一碗许，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时辰，吐痰半升许如胶，是夜减半。次早又饮又吐半升而利止。又与平胃散加白术、黄连，旬日而安。

东阳王仲延遇诸途，来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鬲而下，且硬涩作微痛，它无所苦，此何病？脉之右甚涩而关尤沉，左却和。予曰：污血在胃脘之口，气因郁而为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觉。予又曰：汝去腊食何物为多？曰：我每日必早饮点剁酒二三盏逼寒气。为制一方，用韭汁半银盏，冷饮细呷之，尽韭菜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

又一邻人年三十余，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疮，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鬲上微闷，医与治中汤二帖，昏闷若死，片时而苏。予脉之两手皆涩，重取略弦似数。予曰：此下疳疮之深重者。与当归龙荟丸去麝，四帖而利减；又与小柴胡去半夏，加黄连、芍药、川芎、生姜，煎五六帖而安。

彼三人者，俱是涩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别。不求其本，何以议药？

涩 脉 论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一昼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此平人血气运行之定数也。医者欲知血气之病与不病，非切脉不足以得之。脉之状不一，载于《脉经》者二十有四：浮、沉、芤、滑、实、弦、紧、洪、微、缓、涩、迟、伏、濡、弱、数、细、动、虚、促、结、代、革、散。其状大率多兼见。人之为病有四：曰寒、曰热、曰实、曰虚。故学脉者，亦必以浮、沉、迟、数为之纲，以察病情，此不易之论也。然涩之见，固多虚寒，亦有痼热为病者。医于指下见有不足之气象，便以为虚，或以为寒，孟浪与药，无非热补，轻病为重。重病为死者多矣。何者？人之所藉以为生者，血与气也。或因忧郁，或因厚味，或因无汗，或因补剂，气腾血沸，清化为浊，老痰宿饮，胶固杂糅，脉道阻涩，不能自行，亦见涩状。若重取至骨，来似有力且带数，以意参之，于证验之，形气但有热证，当作痼热可也。此论为初学者发，圆机之士必以为赘。东阳吴子，年方五十，形肥味厚，且多忧怒，脉常沉涩，自春来得痰气病。医认为虚寒，率与燥热香窜之剂，至四月间两足弱，气上冲，饮食减。召我治之，予曰：此热郁而脾虚，痿厥之证作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证。但药邪太盛，当此火旺，实难求生。且与竹沥下白术膏尽二斤，气降食进，一月后大汗而死。书此以为诸贤覆辙戒云！

养 老 论

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居无事，已有热证。何者？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运，肠燥，面垢，发脱，眼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但是老境，无不有此。或曰：《局方》乌附丹剂，多与老人为宜，岂非以其年老气弱不虚，理宜温补，今子皆以为热，乌附丹剂将不可施之老人耶？余晓之曰：奚止乌附丹剂不可妄用，至于好酒腻肉，湿面油汁，烧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养老，经训具在。为子为妇，甘旨不及，孝道便亏，而吾子

之言若是，其将有说以通之乎？愿闻其略。予愀然应之曰：正所谓道并行而不悖者，请详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乡闾之教兴，人知礼让，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壮，五十才方食肉。强壮恣饕，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气耗血竭，筋柔骨痿，肠胃壅阏。涎沫充溢，而况人身之阴难成易亏。六、七十后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几欲飞越，因天生胃气尚尔留连，又藉水谷之阴，故羁縻而定耳！所陈前证，皆是血少。《内经》曰：肾恶燥。乌附丹剂，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风、半夏、苍术、香附，但是燥剂且不敢多，况乌附丹剂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温热养阳，吾子之言无乃谬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剂，为劫湿病也。湿得燥则豁然而收。《局方》用暖剂，为劫虚病也。补肾不如补脾，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下虽暂虚，亦可少回。《内经》治法，亦许用劫，正是此意。盖为质厚而病浅者设。此亦儒者用权之意。若以为经常之法，岂不大误！彼老年之人，质虽厚，此时亦近乎薄，病虽浅，其本亦易以拔，而可以劫药取速效乎？若夫形肥者血少，形瘦者气实，间或可用劫药者，设或失手，何以取救？吾宁稍迟，计出万全，岂不美乎？乌附丹剂其不可轻饵也明矣。至于饮食，尤当谨节。夫老人内虚脾弱，阴亏性急。内虚胃热则易饥而思食，脾弱难化则食已而再饱，阴虚难降则气郁而成痰，至于视听言动，皆成废懒。百不如意，怒火易炽。虽有孝子顺孙，亦是动辄扼腕。况未必孝顺乎！所以物性之热者，炭火制作者，气之香辣者，味之甘腻者，其不可食也明矣。虽然肠胃坚厚，福气深壮者，世俗观之，何妨奉养，纵口固快一时，积久必为灾害。由是观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绝，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犹在人耳，可不慎欤！或曰：如子之言，殆将绝而不与于汝安乎？予曰：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况施于所尊者哉！惟饮与食将以养生，不以致疾。若以所养转为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谓孝与敬也。然则如之何则可？曰：好生恶死，好安恶病，人之常情。为子为孙，必先开之以义理，晓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陈说利害，意诚辞确，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将有所感悟而无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谓绝而不与，施于有病之时，尤是孝道。若无病之时，量酌可否，以时而进。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伤于孝道乎？若夫平居闭话，素无开导诱掖之言，及至饥肠已鸣，馋涎已动，饮食在前，馨香扑鼻，其可禁乎？经曰：以饮食忠养之。"忠"之一字，恐与此意合，请勿易看过，予事老母，固有愧于古者，然母年逾七旬，素多痰饮至此不作。节养有道，自谓有术。只因大便燥结时，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进之，虽以暂时滑利，终是腻物积多。次年夏时，郁为粘痰，发为胁疮。连日作楚，寐兴陨获。为之子者，置身无地，因此苦思而得节养之说。时进参、术等补胃、补血之药，随天令加减，遂得大腑不燥，面色莹洁，虽觉瘦弱，终是无病。老境得安，职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参、术为君，牛膝、芍药为臣，陈皮、茯苓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黄芩、麦门冬；冬加当归身，倍生姜。一日或一帖或二帖，听其小水才觉短少，便进此药。小水之长如旧，即是欲病捷法。后到东阳，因闻老何安人性聪敏，七十以后稍觉不快，便却粥数日，单进人参汤数帖而止。后九十余无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笔之以求是正。

慈幼论

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惟阴长不足，肠胃尚脆而窄，养之之道不可不谨。童子不衣裘帛，前哲 格言，具在人耳。裘，下体之服。帛，温软甚于布也。盖下体主阴，得寒凉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是以下体不与帛绢夹厚温暖之服，恐妨阴气，实为确论。血气俱盛，食物易消，故食无时。然肠胃尚脆而窄，若稠粘干硬，酸咸甜辣，一切鱼肉、木果、湿面、烧炙、煨炒，但是发热难化之物，皆宜禁绝。只与干柿、熟菜、白粥，非惟无病，且不纵口，可以养德。此外生栗味咸，干柿性凉，可为养阴之助。然栗大补，柿大涩，俱为难化，亦宜少与。妇人无知，惟务姑息，畏其啼哭，无所不与。积成痼疾，虽悔何及！所以富贵骄养，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则不能忌口以自养，居丧则

不能食素以尽礼，小节不谨，大义亦亏。可不慎欤！至于乳子之母，尤宜谨节。饮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动中，乳脉便应。病气到乳，汁必凝滞。儿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则泻，不疮则热。或为口糜，或为惊搐，或为夜啼，或为腹痛。病之初来，其溺必甚少，便须询问，随证调治。母安亦安，可消患于未形也。夫饮食之择，犹是小可。乳母禀受之厚薄，情性之缓急，骨相之坚脆，德行之善恶，儿能速肖，尤为关系。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册，愚不必赘。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医所不知。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母之饮食起居，尤当慎密。

东阳张进士次子二岁，满头有疮，一日疮忽自平，遂患痰喘。予视之曰：此胎毒也。慎勿与解利药。众皆愕然。予又曰：乃母孕时所喜何物？张曰：辛辣热物是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参、连翘、芎、连、生甘草、陈皮、芍药、木通，浓煎。沸汤入竹沥与之，数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见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决无外感，非胎毒而何？

予之次女，形瘦性急，体本有热，怀孕三月，适当夏暑口渴思水，时发小热，遂教以四物汤加黄芩、陈皮、生甘草、木通，因懒于煎煮。数帖而止。其后，此子二岁，疮痍遍身，忽一日其疮顿愈，数日遂成痍疟。予曰：此胎毒也。疮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于孕时确守前方，何病之有？

又陈氏女八岁时得痫病，遇阴雨则作，遇惊亦作，口出涎沫，声如羊鸣。予视之曰：如胎受惊也。其病深痼，调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须淡味以佐药功。与烧丹元，继以四物汤入黄连，随时令加减，半年而安。

夏月伏阴在内论

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根于中者，曰神机；根于外者，曰气血。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三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阳生，阳初动也；寅月三阳生，阳初出于地也。此气之升也。巳月六阳生，阳尽出于上矣。此气之浮也。人之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散于皮毛，腹中虚矣。经曰：夏月经满，地气溢满，入经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气在肌肉，所以表实。表实者，里必虚。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冷看，其误甚矣。或曰：以手扪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龙丸、大顺散、桂苓丸、单煮良姜与缩脾饮用草果等，皆行温热之剂，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养阳，王太仆谓春食凉，夏食寒，所以养阳也，其意可见矣！若夫凉台水馆，大扇风车，阴水寒泉，果冰雪凉之伤，自内及外，不用温热，病何由安？详玩其意，实非为内伏阴而用之也。前哲又谓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或曰：巳月纯阳，于理或通，五月一阴、六月二阴，非阴冷而何？予曰：此阴之初动于地下也。四阳浮于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孙真人制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虚而何？

豆疮陈氏方论

读前人之书，当知其立言之意。苟读其书，而不知其意，求适于用，不可得也。豆疮之论，钱氏为详，历举源流经络，明分表里虚实，开陈其施治之法，而又证以论辨之言，深得著书垂教之体。学者读而用之，如求方圆于规矩，较平直于准绳，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可为无穷之应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仓卒之际，据证检方，漫尔一试，设有不应，并其书而废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问》之学不讲，抱疾谈医者类，皆喜温而恶寒，喜补而恶解利。忽得陈氏方论，皆燥热补剂，其辞确，其文简，欢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为钱氏不及陈氏远矣。或曰：子以陈氏方为不足欤？曰：陈氏方诚一偏论，虽然亦可谓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归重于太阴一经。盖以手太阴属肺，主皮

毛也；足太阴属脾，主肌肉。肺金恶寒而易于感，脾胃土恶湿而无物不受，观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术、半夏，所以治脾之湿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湿而兼有虚也。量而与之，中病即止，何伤之有？今也不然，徒见其疮之出迟者，身热者，泄泻者，惊悸者，气急者，渴思饮者。不问寒热虚实，率投木香散、异功散，间有偶中，随手获效。设或误投，祸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药制方，有向导，有监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钱氏方固未尝废细辛、丁香、白术、参、芪等，率有监制辅佐之药，不专务于温补耳！然其用凉寒者多，而于辅助一法，略开端绪，未曾深及。痴人之前，不可说梦，钱氏之虑至矣，亦将以候达者扩充推广而用。虽然渴者用温药，痒塌者用补药，自陈氏发之，迥出前辈。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热，恐未为适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辈，当有寒而虚，固是的当，虚而未必寒者。其为害当何如耶？陈氏立方之时，必有挟寒而豆疮者，其用燥热补之固其宜也。今未挟寒而用一偏之方，宁不过于热乎？予尝会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实未敢据其成方也。试举一二以证之。

从子六七岁时患痘疮，发热，微渴，自利。一小方脉视之，用木香散，每帖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观其出迟，固因自利而气弱。察其所下，皆臭滞陈积，因肠胃热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虚，遂急止之，已投一帖矣。继以黄连解毒汤加白术，与十帖以解丁香之热，利止疮亦出。其后肌常有微热，而手足生痈疖，与凉剂调补逾月而安。

又一男子，年十六、七岁，发热而昏，目无视，耳无闻，两手脉皆豁大而略数，知其为劳伤矣。时里中多发痘者，虽不知人，与药则饮，与粥则食。遂教参、芪、当归、白术、陈皮大料浓煎与之，饮至三十余帖痘始出，又二十余帖，则成脓泡，身无全肤。或曰：病势可畏，何不用陈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虚耳，无寒也。只守前方，又数十余帖而安。后询其病因，谓先四、五日恐有出痘之病，遂极力樵采，连日出汗甚多，若用陈氏全方，宁无后悔？

至正甲申春，阳气早动，正月间，邑间痘疮不越一家，卒投陈氏方，童幼死者百余人。虽由天数，吾恐人事亦或未之尽也。

痛 风 论

气行脉外，血行脉内，昼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则行迟而不及，得热则行速而太过。内伤于七情，外伤于六气，则血气之运或迟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抟，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治法以辛热之剂。流散寒湿，开发腠理。其血得行，与气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数种治法稍异，谨书一二，以证予言。

东阳傅文，年逾六十，性急作劳，患两腿痛甚，动则甚痛。予视之曰：此兼虚证，当补血温血，病当自安。遂与四物汤加桃仁、陈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潜行散，热饮三、四十帖而安。

又朱宅阃内，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风，挛缩数月，医祷不应。予视之曰：此挟痰与气证，当和血疏气导痰，病自安。遂以潜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壳、通草、陈皮、桃仁、姜汁，煎服半年而安。

又邻鲍六，年二十余，因患血痢，用涩药取效，后串痛风，叫号撼邻。予视之曰：此恶血入经络证。血受湿热，久必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道，所以作痛。经久不治，恐成偏枯。遂与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潜行散，入少酒饮之数十帖。又与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

或曰：比见邻人用草药研酒饮之不过数帖，亦有安者，如子之言，类皆经久取效，无乃太迂缓乎？予曰：此劫病草药，石上采石丝为之君，过山龙等佐之，皆性热而燥者，不能

养阴却能燥湿。病之浅者，湿痰得燥则开，热血得热则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者，愈劫愈虚，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为迂缓乎?!

痎疟论

《内经》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必有痎疟。痎疟，老疟也。以其隔两日一作，缠绵不休，故有是名。前贤具有治法，然皆峻剂。有非禀受性弱，与居养所移者所宜用也。惟许学士方有用参、芪等补剂，而又不曾深论，后学难于推测。因见近年以来，五十岁以下之人，多是怯弱者，况嗜欲纵恣，十倍于前。以弱质而得深病，最难为药。始悟常山、乌梅、砒丹等为劫痰之剂，若误用之，轻病为重，重病必死。何者？夫三日一作，阴受病也。作于子、午、卯、酉日，少阴疟也；作于寅、申、巳、亥日，厥阴疟也；作于辰、戌、丑、未日，太阴疟也。疟得于暑，当以汗解。或凉台水阁，阴木冷地，他人挥扇，泉水澡浴，汗不得泄，郁而成痰。其初感也，胃气尚强，全不自觉。至于再感，懵然无知，又复恣意饮食，过分劳动，竭力房事，胃气大伤，其病乃作。深根固蒂，宜其难愈。病者欲速愈，甘辛峻剂，医者欲急利，遽便将投。殊不知感风、感暑，皆外邪也，当以汗解。所感既深，决非一二升汗可除。亦有胃气少回，已自得汗，不守禁忌，又复触冒，旧邪未去，新邪又感，展转沉滞，其病愈深。况来求治者，率皆轻试速效。劫病之药，胃气重伤，吾知其难免于祸矣。由是甘为迟钝，范我驰驱，必先以参、术、陈皮、芍药等补剂，辅以本经之药，惟其取汗。，若得汗而体虚，又须重用补剂以助之，俟汗出通身，下过委中，方是佳兆。仍教以淡饮食，省出外，避风就温，远去帷薄，谨密调养，无有不安。若感病极深，虽有大汗，所感之邪，必自脏传出至腑，其发也必乱而失期，亦岂是佳兆？故治此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非有他也，以汗之难易为优劣也。或曰：古方用砒丹、乌梅、常山得效者不为少，子以为不可用乎？予曰：腑受病者浅，一日一作。间一日一作者，是胃气尚强，犹可与也。彼三日一作者，病已在脏矣，在脏者难治。以其外感犹可治也，而可用劫药以求速效乎？

前岁宪佥詹公，禀甚壮、形甚强，色甚苍，年近六十，二月得痎疟，召我视之。知其饫于浓肥者，告之曰：须远色食淡，调理浃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悦。一人从旁曰：此易耳，数日可安。与劫药三五帖病退，旬日后又作，又与又退，绵延至冬，病犹未除，又来求治。予知其久得药，痰亦少，惟胃气未完，又天寒汗未透。遂以白术粥和丸与二斤，令其遇饥时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热汤下，只与白粥调养，尽此药，当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药略有加减，不必尽述。

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

凡言治国者，多借 医为喻。仁哉斯言也！真气，民也。病邪，贼盗也。或有盗贼，势须剪除而后已。良相良将，必先审度兵食之虚实，与时势之可否，然后动。动涉轻妄，则吾民先困于盗，次困于兵，民困而国弱矣。行险侥幸，小人所为。万象森罗，果报昭显。其可不究心乎？请举一二以为凡例。

永康吕亲，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饮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别馆。忽一日，大恶寒发战，且自言渴，却不饮。予诊其脉大而弱，惟右关稍实略数，重取则涩。遂作酒热内郁，不得外泄，由表热而不虚也。黄芪一物，以干葛汤煎与之，尽黄芪二两，干葛一两，大得汗，次早安矣。

又叶先生患滞下，后甚逼迫，正合承气证。予曰：气口虚，形虽实而面黄稍白，此必平昔食过饱而胃受伤。宁忍一二日辛苦，遂与参、术、陈皮、芍药等补药十余帖。至三日后，胃气稍完，与承气两帖而安。苟不先补完胃气之伤，而遽行承气，吾 恐病安之后，宁免瘦惫乎！

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忧，年近四十，经不行三月矣。小腹当中有一气块，初起如

栗，渐如炊饼。予脉之，两手皆涩，重取却有。试令按其块痛甚，扪之高半寸，遂与千金消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头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涩脉无孕之理。又与三五帖，脉之稍觉虚豁。予悟曰：药太峻矣，令止前药。与四物汤倍加白术，佐以陈皮。至三十帖，候脉完再与消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块消一晕，便令莫服。又半月，经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内有如椒核数十粒，乃块消一半，又来索药，以消余块。余晓之曰：勿性急。块已开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经行当尽消矣。次月经行下少黑血块，又消一晕，又来问药。余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尽。已而果然。大凡攻击之药，有病则病受之。病邪轻而药力重，则胃气受伤。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惟与谷、肉、菜、果相宜。盖药石皆是偏胜之气，虽参、芪辈为性亦偏，况攻击之药乎？此妇胃气自弱，好血亦少，若块尽而却药，胃气之存者几希矣。议论此至，医云乎哉？

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

经曰：诊脉之道，观人勇怯，肌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苍，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气虚，黑者肾气足。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所以肥人贵脉浮，瘦人贵脉沉，躁人疑脉缓，缓人疑脉躁，以其不可一概观也。试陈一二，可以例推。

东阳陈兄，露筋，体稍长。患体虚而劳，头痛，甚至有诀别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带数，以人参、白术为君，川芎、陈皮为佐，至五、六日未减，众皆讶之，以药之不对也。余曰：药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当自安。忽其季来问：何不少加黄芪？予笑不答。又经一宿，忽自言病顿愈。予脉之，觉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满，不觉饥，视其腹纹已隐矣。予曰：夜来药中，莫加黄芪否？曰：然。止与三帖。遂速与二陈汤加厚朴、枳壳、黄连，以泻其卫，三帖而安。

又浦江义门郑兄，年二十余，秋间大发热，口渴，妄言妄见，病侣邪鬼。七、八日后，召我治。脉之两手，洪数而实，视其形肥，面赤带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实，凉药所致。此因劳倦成病，与温补药自安。曰：柴胡七、八帖矣。以黄芪附子汤，冷与之饮。三帖后，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软。继以黄芪白术汤，至十日，脉渐收敛而小，又与，半月而安。

夫黄芪补气药也。此两人者，一则气虚，一则气实，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审乎！

大病不守禁忌论

病而服药，须守禁忌，孙真人《千金方》，言之详矣。但不详言所以守禁忌之由，敢陈其略，以为规戒。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人之所赖以为生者也。若谋虑神劳，动作形苦，嗜欲无节，思想不遂，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皆能致伤。既伤之后，须用调补，恬不知怪，而乃恣意犯禁，旧染之证，与日俱积。吾见医将日不暇给，而伤败之胃气，无复完全之望，去死近矣。

予族叔形色俱实，痰疟又患痢，自恃强健能食，绝无忌惮。一日召我曰：我虽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疟非汗出不能愈也。可虑者正在健与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热善消，脾病不化，食积与病势已甚矣。此时节择饮食以养胃气，省出入以避风寒，候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谓无饱死痢，我今能食，何谓可虑？余曰：痢而能食者，知胃气未病也，故言不死，非谓恣食不节择者。不从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果，如此者月余后，虽欲求治，不可著手矣。淹淹又月余而死。《内经》以骄恣不伦于理，为不治之病。信哉！

又周其姓者，形色俱实，患痢善食而易饥，大嚼不择者五日矣。予责之曰：病中当调补自养，岂可滋味戕贼！遂教之只用熟萝卜吃粥耳，少与调治，半月而安。

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

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气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乎！谁执其咎？

宪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时暑月，因大劳而渴，恣饮梅浆，又连得大惊三四次，妄言妄见，病侣邪鬼。诊其脉，两手皆虚弦而带沉数。予曰：数为有热，虚弦是大惊，又梅酸之浆，郁于中脘，补虚清热，导去痰滞，病乃可安。遂与人参、白术、陈皮、茯苓、芩、连等浓煎汤，入竹沥、姜汁。与旬日，未效，众皆尤药之不审。余脉之，知其虚之未完，与痰之未导也。仍与前方，入荆沥。又旬日而安。

外弟岁，一日醉饱后，乱言妄语妄见，询之系伊亡兄附体，言 生前事甚的。乃叔在旁叱之。曰：非邪。食腥与酒太过，痰所为耳！灌盐汤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宵而安。

又金氏妇，壮年。暑月赴筵归，乃姑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语失伦，其中又多间一句曰：奴奴不是。脉皆数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与补脾 清热导痰，数日当自安。其家不信，遨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而死。或问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于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热，辛辣适口，内境郁热，而况旧有积痰，加之愧闷，其痰与热，何可胜言。今乃惊以法尺，是惊其神而血不宁也；喷以法水，是审其体密其肤，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则蒸热内燔；血不得宁，则阴消而阳不能独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台秘要》有禁叽一科，庸可废乎？予曰：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热痰，一呷凉水，胃热得之，岂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内伤而虚，与冬严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郁热在上，热邪在表，须以汗解。率得清冷，肤腠固密，热何由解？必致内攻，阴阳离散，血气乖争，去死为近。

面鼻得冷则黑论

诸阳聚于头，则面为阳中之阳，鼻居面中央，而阳明起于颈中，一身之血运到面鼻，到面鼻阳部。皆为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热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气熏蒸面鼻，得酒血为极热，热血得冷为阴气所抟，污浊凝结，滞而不行，宜其先为紫而后为黑色也。须用融化滞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运化，病乃可愈。予为酒制四物汤，加炒片、茯苓、陈皮、生甘草、酒红花，生姜煎，调五灵脂末饮之。气弱者，加酒黄芪。无有不应者。

胎自堕论

阳施阴化，胎孕乃成。血气虚损，不足荣养，其胎自堕。或劳怒伤情，内火便动，亦能堕胎。推原其本，皆因于热。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谓风冷伤于子脏而堕，此未得病情者也。

予见贾氏妇，但有孕至三个月左右必堕。诊其脉，左手大而无力，重取则涩，知其少血也。以其妙年，只补中气，使血自荣。时正初夏，教以浓煎白术汤下黄芩末一钱，服三四十帖，遂得保全而生。因而思之，堕于内热而 虚者，于理为多。曰热曰虚，当分轻重。好生之工，幸毋轻视。

难 产 论

世之难产者，往往见于郁闷安佚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贫贱辛苦者无有也。方书

止有瘦胎饮一论，而其方为湖阳公主作也，实非极至之言。何者？见有此方，其难自若。予族妹苦于难产，后遇胎孕，则触而去之，余甚悯焉。视其形肥而勤于针指，构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与湖阳公主相反，彼奉养之人，其气必实，耗其气使和平，故易产。今形肥知其气虚，久坐知其不运，而其气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气不能自运耳。当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今其有孕至五六个月，遂于《大全方》紫苏饮加补气药，与十数帖，因得男而甚快。后遂以此方随母之形色性禀，参以时令加减与之，无不应者。因名其方曰大达生散。

难产胞损淋沥论

常见尿胞因收生者不谨，以致破损而得淋沥病，遂为废疾。一日有徐姓妇，壮年得此。因思肌肉破伤，在外者且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遂诊其脉，虚甚。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血气尤虚，试与峻补，因以参、术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黄芪、茯苓为佐，而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但剂率用一两，至一月而安。盖是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

胎妇转胞病论

转胞病，胎妇之禀受弱者，忧闷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疏导药，鲜有应效。因思胞为胎所堕，展在一边，胞系了戾不通者，胎若举起，悬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坠下，必有其由。一日吴宅宠人患此，脉之两手似涩，重取则弦，然左手稍和。余曰：此得之忧患，涩为血少气多，弦为有饮，血少则胞弱而不能自举，气多有饮，中焦不清而溢，则胞之所避而就下故坠。遂以四物汤加参、术、半夏、陈皮、生甘草、生姜，空心饮，随以指探喉中，吐出药汁。俟少顷气定，又与一帖。次早亦然。如是与八帖而安。此法未为的确，恐偶中耳！后又历用数人亦效。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妇人本肥盛且举自满，全羸瘦且举空减，胞系了戾，亦致胞转。其义未详，必有能知之者。

乳 硬 论

乳房，阳明所经；乳头，厥阴所属。乳子之母，不知调养，怒忿所逆，郁闷所遏，厚味所酿，以致厥阴之气不行，故窍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阳明之血沸腾，故热甚而化脓。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滞痰，口气燠热，含乳而睡，热气所吹，遂生结核。于初起时，便须忍痛，揉令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疖。治法：疏厥阴之滞，以青皮；清阳明之热，细研石膏；行污浊之血，以生甘草之节；消肿导毒，以瓜蒌子，或加没药、青橘叶、皂角刺、金银花、当归。或汤或散，或加减随意消息。然须以少酒佐之，若加以艾火两三壮于肿处，其效尤捷。彼庸工喜于自炫，便用针刀引惹拙痛，良可哀悯！若夫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昕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若于始生之际，便能消释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后施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侄妇年十八时，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实，但性急躁。伉俪自谐，所难者后姑耳！遂以本草单方青皮汤，间以加减四物汤，行以经络之剂，两月而安。

受 胎 论

成胎以精血之后，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论，愚切惑焉。后阅李东垣之方，有曰经水断后一二日，血海始净，精胜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后血脉已旺，精不胜血，感者成女。此确论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阴阳之情性也；左右，阴阳之道路也；男女，阴阳之仪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会，精之施也。血能摄精成其子，此万物资始于乾元也；血成其胞，此万物资生于坤元也。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一系在

下，上有两岐，一达于左，一达于右。精胜其血，则阳为之主，受气于左子宫而男形成；精不胜血，则阴为之主，受气于右子宫而女形成。或曰：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为父，女不可为母，与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为父，得阳气之亏者也；女不可为母，得阴气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阴为驳气所乘而成，其类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则遇男为妻，遇女为夫；一则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驳之甚者。或曰：驳气所乘，独见于阴，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阴体虚，驳气易于乘也。驳气所乘，阴阳相混，无所为主，不可属左，不可属右，受气于两岐之间，随所得驳气之轻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气口论

六阳六阴脉，分属左右手。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在左，主血；肺、大肠、脾、胃、命门、三焦在右，主气。男以气成胎，故气为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为之主。若男子久病，气口充于人迎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女子久病，人迎充于气口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反此者逆。或曰：人迎在左，气口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赞曰：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何子言之悖耶？曰：《脉经》一部，王叔和谆谆于教医者，此左右手以医者为主而言，若主于病者，奚止千里之谬！

春 宣 论

春，蠢也。阳气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动。前哲谓春时人气在头，有病宜吐。又曰：伤寒大法，春宜吐。宣之为言扬也。谓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疮痍者，膈满者，虫积以为不于春时宣泻以毒药，不可愈也。医者遂用牵牛、巴豆、大黄、枳壳、防风辈为丸，名之曰春宣丸。于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于初泻之时，脏腑得通，时暂轻快。不知气升在上，则在下之阴甚弱，而用利药戕贼其阴，其害何可胜言！况仲景用承气汤等下药，必有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转矢气，下逼迫而无表证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证未悉具，犹须迟以待之。泄利之药，其可轻试乎？

余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岁轻于听信，忽于三月半赎春宣丸一帖，服之下两三行。每年率以为常。至五十三岁时，七月初炎热之甚，无病暴死。此岂非妄认春宣为春泻，而致祸耶？自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张子和先生已详论之，昔贤岂妄言哉！详之审订无疑。后之死者，又有数人，愚故表而出之，以为后人之戒！

醇酒宜冷饮论

醇酒之性，大热大毒，清香美味，既适于口，行气和血，亦宜于体，由是饮者不自觉其过于多也，不思肺属金，性畏火，其体脆，其位高，为气之主，肾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饮，过于肺入于胃，然后渐温肺，先得温中之寒，可以补气，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温，可以养胃，二益也；冷酒行迟，传化以渐，不可恣饮，三益也。古人终日百拜，不过三爵，既无酒病，亦免酒祸。今余稽之于礼经则曰：饮齐视冬时。饮齐，酒也。视，犹比也。冬时，寒也。参之《内经》，则曰热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则不然，不顾受伤，只图取快。盖热饮有三乐存焉，膈滞通快，喉舌辛美，盖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气必随之，痰郁于上，溺涩于下，肺受贼邪，金体必燥。恣饮寒凉，其热内郁，肺气得热，必大伤耗。其始也病浅，或呕吐，或自汗，或疮痍，或鼻渣，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发散而去之。若其久也，为病深矣，为消，为渴，为内疸，为肺痿，为内痔，为鼓胀，为失明，或喘哮，为劳嗽，为癫痫，亦为难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处治，可不谨乎？或曰：人言一盏冷酒，须二盏血乃得行，酒不可冷饮明矣。余曰：此齐东之语耳！今参之于经，证之以理，发之为规戒，子以为迂耶？

痈疽当分经络论

六阳经、六阴经之分布周身，有多气少血者，有少气多血者，有多气多血者，不可一概论也。若夫要害处，近虚怯薄处，前哲已曾论及，惟分经之言未闻也，何则？诸经惟少阳、厥阴经之生痈疽，理宜预防，以其多气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难长，疮久未合，必成死证。其有不思本经少血，遽用驱毒利药，以伐其阴分之血，祸不旋踵矣！请述一二成败之迹，以告来者。

余从叔父平生多虑，质弱神劳，年近五十，忽左膊外侧廉上起一小红肿，大约如栗。予视之曰：慎勿轻视，且生与人参大料作汤，得二、三斤为好。人未之信，漫进小帖数服，未解而止。旬余值大风拔木，疮上起一道红如线，绕至背胛，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人参少加当归、川芎、陈皮、白术等补剂与之。后与此方两阅月而安。

又东阳李兄，年逾三十，形瘦肤厚，连得忧患，又因作劳，且过于色，忽左腿外侧廉上，一红肿，其大如栗。一医问其大腑坚实，与承气两帖下之，不效。又一医教与大黄、朱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帖。半月后召予视之，曰：事去矣。

又一李兄，年四十余，而面稍白，神甚劳，忽胁下生一红肿如桃。一人教用神剂，众笑且排，于是流气饮、十宣散，杂而进之。旬余召予视之，予曰：非惟不与补药，抑且多得解利，血气俱惫矣。已而果然。或曰：太阳经非多血少气者乎，何臀疽之生，初无甚苦，往往间有不救者，吾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臀居小腹之后，而又在其下，此阴中之阴也。其道远，其位辟，虽曰多血，气运不到，气既不利，血亦罕来。中年之后，不可生痈，才有痛肿，参之脉证，但见虚弱，便与滋补，血气无亏，可保终吉。若用寻常驱热拔毒纾气之药，虚虚之祸，如指诸掌。

脾约丸论

成无己曰：约者结约之约，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故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脾约。与此丸以下脾之结燥，肠润结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焉。何者？既曰约，脾弱不能运也；脾弱则土亏矣，必脾气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久病大下大汗之后，阴血枯槁，内火燔灼，热伤元气，又伤于脾，而成此证。伤元气者，肺金受火，气无所摄；伤脾者，肺为脾之子，肺耗则液竭，必窃母气以自救，金耗则木寡于畏，土欲不伤，不可得也。脾失转输之令，肺失传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难下，小便数而无藏蓄也。理宜滋养阴血，使孤阳之火不炽，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运行，精液乃能入胃，则肠润而通矣。今以大黄为君，枳实、厚朴为臣，虽有芍药之养血，麻仁、杏仁之温润，为之佐使，用之热甚而气实者，无有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气高厚，人禀壮实者可用。若用于东南之人，与热虽盛而血气不实者，虽得暂通，将见脾愈弱而肠愈燥矣。后之欲用此方者，须知在西北以开结为主，在东南以润燥为主，慎勿胶柱而调瑟。

鼓胀论

心肺，阳也，居上；肝肾，阴也，居下；脾居中，亦阴也，属土。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为无病之人。今也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故阳自升阴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于斯时也。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化浊血瘀郁而为热。热留而久，气化成湿，湿热相生，遂生胀满。经曰鼓胀是也。以其补虽坚满，中空无物，有倡于鼓。其病胶固，难以治疗，又名曰蛊。若虫侵蚀，有蛊之义，验之治法，理宜补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虚；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

令。却盐味以防助邪，断妄想以保母气，无有不安。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作效，炫能希赏。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愈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去死不远。古方惟禹馀粮丸，又名石中黄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补脾殊为切当，亦须随证，亦须顺时加减用之。

余友俞仁叔，儒而医，连得家难，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馀粮丸服之。予诊其脉，弦涩而数。曰：此丸新制，锻炼之火邪尚存，温热之药太多，宜自加减，不可执方。俞笑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减。服之一月，口鼻见血，色骨立而死。

又杨兄，年近五十，性嗜好酒，病疟半年，患胀病，自察必死，来求治。诊其脉弦而涩，重则大，疟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状。予教以参、术为君，当归、川芎、芍药为臣，黄连、陈皮、茯苓，厚朴为佐，生甘草些少作浓汤饮之。一日定三次，彼亦严守戒忌。一月后疟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长而胀愈。中间稍有加减，大意只是补气行湿。

又陈氏年四十余，性嗜酒，大便时见血，于春间患胀，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诊其脉数而涩，重似弱。予以四物汤加黄连、黄芩、木通、白术、陈皮、厚朴、生甘草，作汤与之，近一年而安。

一补气，一补血，余药大率相出入，皆获安以保天寿。或曰：气无补法，何子补气而获安，果有说以通之乎？予曰：气无补法，世俗之言也。以气之为病，痞闷壅塞似难于补，恐增病势。不思正气虚者不能运行，邪滞所著而不出，所以为病。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气怯不用补法，气何由行？或曰：子之药，审则审矣，何效之迟也？病者久在床枕，必将厌子之迂而求速者矣。予曰：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余年，根深矣，势笃矣，欲求速效，自求祸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胀病将终不可与利药耶？予曰：灼知其不因于虚，受病亦浅，脾胃尚壮，积滞不痼，而又有可下之证，亦宜略与疏导。若授张子和浚川散、禹功丸为例行速攻之策，实所不敢。

疝气论

疝气之甚者，睾丸连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睾丸者，有痛在五枢穴边者，皆足厥阴之经也。或有形，或无形；或有声，或无声。有形如瓜，有声如蛙。自《素问》以下，历代名医，皆以为寒。盖寒主收引，经络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无疝者，又必有说以通之可也。予尝屡因门户雪上有霜，没膝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以予素无热在内也。因而思之，此证始于湿热在经，郁而至久，又得寒气外束，湿热之邪不得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论，恐为未备。或曰：厥阴一经，其道远，其位卑，郁积湿热，何由而致？予曰：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本经火积之久，母能生子，虚，湿气便盛。厥阴属木，系于肝，为将军之官，其性急速，火性且又暴，为寒所束，宜其痛之大暴也。愚见有用乌头、栀子等分作汤，用之其效亦敏。后因此方随证与形加减用之，无有不应。然湿热又须分多少而始治，但湿者肿多癃病是也。又有挟虚而发者，当以参、术为用，而以疏导药佐之，诊其脉有甚沉紧而大豁无力者是也。其痛亦轻，惟觉重坠牵引耳！

秦桂丸论

无子之因，多起于妇人。医者不求其因起于何处，遍阅古方，惟秦桂丸其辞确，其意专，用药温热，近乎人情，欣然授之，锐然服之，甘受燔灼之祸，犹且懵然不悔。何者？阳精之施也，阴血能摄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妇人之无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摄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须补其阴血，使无亏欠乃可。推其有余以成胎孕，何乃轻用热剂，煎熬脏腑，血气沸腾，祸不旋踵矣！或曰：春气温和，则万物发生，冬气寒凛，则万物消殒，非秦桂丸之温热，何由得子脏温暖而成胎耶？予曰：《诗》言

妇人和平，则乐有子。和则气血不乖，平则阴阳不争。今得此药，经血转紫黑，渐成衰少，或先或后，始则饮食骤进，久则口苦而干，阴阳不平，血气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纵使成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寿。以秦桂丸之耗损矣天真之阴也，戒之慎之！

郑廉使之子，年十六，求医曰：我生七个月患淋病，五日、七日必一发。其发也大痛，扪地叫天，水道方行，状如漆和粟者，约一盏许，然后定。诊其脉轻则涩，重则弦。视其形瘦而稍长，其色青而苍。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药，遗热在胎，留于子之命门而然。遂以紫雪和黄柏细末，丸梧子大，晒十分干，而与二百丸作一服，率以热汤下，以食物压之，又经半日，痛大作，连腰腹，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一大碗许，其病减十分之八。后张子忠以陈皮一两，桔梗、木通各半两，作一帖与之，又下漆粟者一合许遂安。父得燥热且能病子，况母得之者乎？余书此以证东垣红丝瘤之事。

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

经曰：恶寒战栗，皆属于热。又曰：禁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恶寒者，虽当炎月，若遇风霜，重绵在身，自觉凛凛。战栗、禁栗，动摇之貌。如丧神守，恶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热甚而反觉自冷，此为病热，实非寒也。或曰：往往见有得热药而少愈者何也？予曰：病热之人，其气炎上，郁为痰饮，抑遏清道，阴气不升，病热尤甚。积痰得热，亦为暂退，热势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热如此，谁敢以寒凉与之，非杀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战栗之证，有以大承气下燥粪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证，但有虚实之分耳。经曰：阴虚则发热。夫阳在外，为阴之卫；阴在内，为阳之守。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

或曰：恶寒非寒，宜用寒药，恶热非热，宜用补药，甚骇耳目，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进士周本道，年逾三十，得恶寒病，服附子数日而病甚，求予治。诊其脉弦而倍缓，予以江茶入姜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许，减绵大半，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热已多，血伤亦深，须淡食以养胃，内观以养神，则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于仕进，一切务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与补血，凉热亦可稍安。内外不静，肾水不生，附毒必发。病安后，官于婺城，巡夜冒寒，非附子不可疗，而性怕生姜，只得以猪腰子作片，煮附子，与三帖而安。予曰：可急归。知其附毒易发。彼以为迂。半年后，果发背而死。

又司丞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觉热，冬不可加绵于上，常自言曰：我禀质壮，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阴之虚，宜早断欲事，以补养阴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

观此二人治法，盖可知矣。或曰：伤寒病恶寒、恶热者，亦是虚耶？予曰：若病伤寒者，自外入内，先贤论之详矣。

经水或紫或黑论

经水者，阴血也。阴必从阳，故其色红，禀火色也。血为气之配，气热则热，气寒则寒，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凝则凝，气滞则滞，气清则清，气浊则浊。往往见有成块者，气之凝也。将行而痛者，气之滞也。来后作痛者，气血俱虚也。色淡者，亦虚也。错经妄行者，气之乱也。紫者，气之势也。黑者，热之甚也。人但见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块者，率指为风冷，而行温热之剂，祸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论月水诸病，皆曰风冷乘之。宜其相习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于黑，非冷而何？予曰：经曰亢则害，承乃制。热甚者，必兼水化。所以热则紫，甚则黑也。况妇人性执而见鄙，嗜欲加倍，脏腑厥阳之火，无日不起，非热而何？若夫风冷，必须外得，设或有之，盖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 膏 论

本草药之命名，固有不可晓者，中间亦多有意义，学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黄、红花、凵前、青黛、乌梅之类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参、狗脊、乌头、贝母、金铃子之类是也。以气而名者，木香、沉香、檀香、麝香、茴香之类是也。以质而名者，厚朴、干姜、茯苓、生熟地黄之类是也。以味而名者，甘草、苦参、淡竹叶、草龙胆、苦酒之类是也。以能而名者，百合、当归、升麻、防风、滑石之类是也。以时而名者，半夏、茵陈、冬葵、寅鸡、夏枯草之类是也。以石膏火煅，细研醋调封丹炉，其固密甚于脂，苟非有膏焉能为用。此兼质与能而得名，正与石脂同意。阎孝忠妄以方解石为石膏，况石膏其味甘而辛，本阳明经药。阳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头，又入手太阴、手少阳。彼方解石者，止有体重、质坚、性寒而已。求其所谓有膏而可为三经之主治者焉在哉？医欲责效，不亦难乎！

脉大必病进论

脉，血之所为，属阴。大，洪之别名，火之象，属阳。其病得之于内伤者，阴虚为阳所乘，故脉大当作虚治之。其病得之于外伤者，邪客于经，脉亦大，当作邪胜治之。合二者而观之，皆病证方长之势也，谓之病进，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孰为是否？幸有以教之。

《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

《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谓离析经理，在乎章句之绝。《内经·生气通天论》病因四章，第一章论因于寒，欲如运枢。以下三句与上文意不相属，皆衍文也。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当移在此。夫寒邪初客于肌表，邪郁而为热，有似燔炭，得汗则解。此仲景麻黄汤之类是也。第二章论因于暑。暑者君火为病，火主动则散，故自汗烦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论因于湿。湿者土浊之气，首为诸阳之会，其位高而气清，其体虚，故聪明得而系焉。浊气薰蒸，清道不通，沉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冒之。失而不治，湿郁为热，热留不去，大筋软短者，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小筋弛长者，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痿弱。因于湿，首如裹，各三字为句，湿热不攘以下各四字为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论因于气，为肿。下文不序病证，盖是脱简。四维相代二句，与上文意不相属，亦衍文也。王太仆曰：暑热湿气三病，皆以为发于伤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转生病。五段通为一章，余有疑焉。暑病不治，伏而生热，热久生湿，湿久气病，盖有之矣。《内经》止有冬伤于寒，不即病，至夏有热病之言。未闻寒毒伏藏，至夏发于暑病。至于湿病，亦蒙上文之热，谓反湿其首，若湿物裹之，望除其热，当以因于湿首为句。如裹湿又为句，则湿首之湿，裹湿之湿，皆人为也。与上下文列言寒暑之病，因文义舛乖，不容于不辩。或曰：先贤言温湿、寒湿、风湿矣。未闻有所谓湿热病者，攻之《内经》，亦无有焉，吾子无乃失之迂妄耶？予曰：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内经》发明湿热，此为首出。至真要大论曰：湿上甚而热，其间或言湿而热在中者。或曰热而湿在中者，此圣人爱人论道之极致，使天下后世不知湿热之治法者，太仆启之也。君其归取《原病式》熟读而审思之，幸甚！

太仆章句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湿首（句），如裹湿（句），热不攘（句），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云云）

因于气为肿（云云）。

新定章句

因于寒，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因于湿（句），首如裹（句），湿热不攘（句），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

因于气为肿（云云）。

倒仓论

经曰：肠胃为市。以其无物不有，而谷为最多，故谓之仓，若积谷之室也。倒者，倾去积旧而涤濯，使之洁净也。胃居中属土，喜容受而不能自运者也。人之饮食，遇适口之物，宁无过量而伤积之乎？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宁无伤于冲和之德乎？糟粕之余，停痰瘀血，互相纠缠，日积月深，郁结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诸般奇形之虫，中宫不清矣，土德不和也。诚于中形于外，发为瘫痪，为劳瘵，为蛊胀，为癞疾，为无名奇病。先哲制为万病丸、温白丸等剂，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期中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仓之为便捷也。以黄牡牛，择肥者买一、二十斤，长流水煮麋烂，融入汤中为液，以布滤出渣滓，取净汁，再入锅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则成矣。每饮一钟，少时又饮，如此者积数十种。寒月则重汤温而饮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为之缓急多寡也。须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视所出之物，可尽病根则止。吐利后，或渴不得与汤，其小便必长，取以饮病者，名曰轮回酒。与一、二碗，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涤濯余垢。睡一、二日，觉饥甚，乃与粥淡食之。待三日后，始与少菜羹自养，半月觉精神涣发，形体轻健，沉疴悉安矣。其后须五年忌牛肉。吾师许文懿始病心痛，用药燥热香辛，如丁、附、桂、姜辈，治数十年而足挛痛甚，且恶寒而多呕。甚而至于灵砂、黑锡、黄芽、岁丹，继之以艾火十余万。又杂治数年而痛甚，自分为废人矣，众工亦技穷矣，如此者又数年，因其烦渴、恶食者一月，以通圣散与半月余，而大腑逼迫后重，肛门热气如烧，始时下积滞如五色烂锦者，如柏烛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略思谷，而两足难移，计无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节节如应，因得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寿终。其余与药一妇人，久年脚气，吐利而安。

又镇海万户萧伯善公，以便浊而精不禁，亲与试之有效。又临海林兄，患久嗽吐红，发热消瘦，众以为瘵，百方不应。召予视之，脉两手弦数，日轻夜重，计无所出，亦因此而安，时冬月也，第二年得一子。

牛，坤土也。黄，土之色也。以顺为德，而效法乎健。以为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乐也。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横散入肉络，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无不入也。积聚久则形质成，依附肠胃回薄曲折处，以为栖泊之窠臼，阻碍津液气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肠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岂合勺铢两之丸散。所能窍犯其藩墙户牖乎？窃详肉液之散溢，肠胃受之，其厚皆倍于前，有似乎肿，其回薄曲折处，非复向时之旧，肉液充满流行，有如洪水泛涨，其浮莝陈朽，皆推逐荡漾，顺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浊道者自泄而去。凡属滞碍，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和顺之性，盎然涣然，润泽枯槁，补益虚损，宁无精神涣发之乐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后，散财发粟，以赈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于西域之异人，人于中年后亦行一、二次，亦却疾养寿之一助也。

相火论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

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东垣以为元气之贼？又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无胜负也？曰：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周子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此善处乎火者。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或曰：《内经》相火，注曰少阴、少阳矣，未尝言及厥阴、太阳，而吾子言之何耶？曰：足太阳、少阴，东垣尝言之矣，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泻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胆与三焦寻火治，肝和胞络都无异。此历指龙雷之火也。予亦备述天人之火皆生于动，如上文所云者，实推广二公之意。或曰：《内经》言火不一，往往于六气中见之，言脏腑者未之见也。二分岂它有所据耶？子能为我言之乎？经曰：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动而为变者。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考诸《内经》少阳病为瘈疭，太阳病时眩仆，少阴病昏暴瘖郁冒不知人，非诸热昏瘈之属火乎？少阳病恶寒鼓栗，胆病振寒，少阴病洒淅恶寒振栗，厥阴病洒淅振寒，非诸禁鼓栗如丧神守之属火乎？少阳病呕逆，厥气上行，膀胱病冲头痛，太阳病厥气上冲胸，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少阴病气上冲胸，呕逆，非诸逆冲上之属火乎？少阳病谵妄，太阳病谵妄，膀胱病狂颠，非诸躁狂越之属火乎？少阳病附肿善惊，少阴病昏热以酸，附肿不能久立，非诸病附肿疼酸惊骇之属火乎？又《原病式》曰：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愤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注文未之发耳！以陈无择之通敏，且以暖炽论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悲夫！

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

肺主气，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门、三焦，各以气为变化运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胆、肾、膀胱，皆精血之隧道筐库，故亦附焉。男以气成胎，则气为之主；女挟血成胎，则血为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于左脉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女子久病，左脉充于右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反此者，虚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右肺、大肠、脾、胃、命门、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赞曰：左大顺男，右大顺女。吾子之言，非惟左右倒置，似以大为充，果有说以通之乎？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为顺，盖有充足之义，故敢以充言之。《脉经》一部，谆谆于教为医者尔！此左右当以医者为言。若主于病，奚止于千里之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下文言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为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经》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数、动、长、滑、沉、涩、弱、弦、短、微，此言形状之阴阳。下文关前、关后等语，又言部位之阴阳，阴附阳，阳附阴，皆言血气之阴阳。同为论脉之阴阳，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异文，何足疑乎！赞曰：阴病治官，非治血乎？阳病治腑，非治气乎？由此参考，或恐与经意有合。

茹淡论

或问:《内经》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迈七十矣,尽却盐醯,岂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泽也?曰:味有出于天赋者,有成于人为者。天之所赋者,若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此《内经》所谓味也。人之所为者,皆烹饪调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盐醯之却,非真茹淡者,大麦与栗之咸,粳米、山药之甘,葱、薤之辛之类,皆味也。子以为淡乎?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为安者,欲之纵火之胜也,何疑之有?《内经》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赋之味乎?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非人为之味乎?圣人防民之具,于是为备。凡人饥则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属阴而最补者也。惟可与菜同进,经以菜为充者,恐于饥时顿食,或虑过多,因致胃损,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论语》曰: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传》曰:宾主终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祸。此圣人施教之意也。盖谷与肥鲜同进,厚味得谷为助,其积之也久,宁不助阴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却谷者则可,不却谷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内经》谓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彼安于厚味者,未之思尔!或又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何不言气补?曰:味,阴也;气,阳也。补精以阴,求其本也。故补之以味,若甘草、白术、地黄、泽泻、五味子、天门冬之类,皆味之厚者也。经曰虚者补之,正此意也。上文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夫为劳倦所伤,气之虚,故不足。温者,养也。温存以养,使气自充,气完则形完矣。故言温,不言补。经曰劳者温之,正此意也。彼为《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诸虚损证,悉以温热佐辅补药,名之曰温补,不能求经旨者也。

吃逆论

吃,病气逆也,气自脐下直冲,上出于口,而作声之名也。《书》曰:火炎上。《内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东垣谓:火与元气不两立。又谓:火,气之贼也。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陈皮等剂治之,未审孰为降火,孰为补虚?人之阴气,依胃为养。胃土伤损,则木气侮之矣,此土败木贼也。阴为火所乘,不得内守,木挟相火乘之,故直冲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阴弱也,虚之甚也。病人见此似为死证,然亦有实者,不可不知,敢陈其说。

赵立道,年近五十,质弱而多怒。七月炎暑,大饥索饭,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两日后得滞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调生蜜饮之甚快,滞下亦渐缓,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视。脉稍大不数,遂令止蜜水,渴时但令以人参、白术煎汤调益元散与之,滞下亦渐收。七、八日后,觉倦甚发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阴虚也,令其守前药。然滞下尚未止,又以炼蜜饮,如此者三日,吃犹未止。众皆尤药之未当,将以姜、附饮之。予曰:补药无速效,附子非补阴者,服之必死。众曰:冷水饭多得无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饮凉非寒,勿多疑。待以日数,力到当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滞下亦安。

又陈择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滞下,食大减,至五七日后吃作,召予视。脉皆大豁,众以为难。予曰:形瘦者尚可为,以人参白术汤下大补丸以补血,至七日而安。

此二人者虚之为也。

又一女子,年逾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作,每作则举身跳动,神昏不知人,问之乃知暴病,视其形气俱实,遂以人参芦煎汤。饮一碗,大吐顽痰数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参入手太阴,补阳中之阴者也。芦则反尔,大泻太阴之阳。女子暴怒气上,肝主怒,肺主气,经曰:怒则气逆。气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昏。参芦喜吐,痰尽气降而火衰,金气复位,胃气得和而解。麻黄发汗,节能止汗。谷属金,糠之性热;麦属阳,

麸之性凉。先儒谓物物具太极，学者其可不触类而长，引而伸之乎！

房中补益论

或问：《千金方》有房中补益法，可用否？予应之曰：《传》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为火居上，肾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已，故生意存焉。水之体静，火之体动，动易而静难，圣人于此未尝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盖相火藏于肝、肾阴分，君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焰、飞走之狂势也哉？《易·兑》取象于少女。兑，说也。遇少男，艮为咸。咸，无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义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贼，何补益之有？窃详《千金》之意，彼壮年贪纵者，水之体非向日之静也，故著房中之法为补益之助。此可用于质壮心静，遇敌不动之人也。苟无圣贤之心、神仙之骨，未易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乐于兴，一乐于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风俗日偷，资禀日薄，说梦向痴，难矣哉！

天气属金说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内经》曰：大气举之也。夫自清浊肇分，天以气运于外而摄水，地以形居中而浮于水者也。是气也，即天之谓也。自其无极者观之，故曰大气。至清、至刚、至健，属乎金者也。非至刚，不能摄此水；非至健，不能运行无息以举地之重；非至清，其刚健不能长，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气为属金者，固《易》卦取象之义，何至遂以属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善言大者，必有譬于小。愿明以告我。曰：天生万物人为贵，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气外应皮毛。《内经》谓阳为外卫，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脏腑于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于皮里肉膜，昼夜周流无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观，非水浮地、天摄水、地悬于中乎？圣人作《易》，取金为气之象，厥有旨哉！

张子和攻击注论

愚阅张子和书，惟务攻击。其意以为正气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书，将谓医之法尽于是矣。后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由是于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又思《内经》有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思仲景有言：病当汗解，诊其尺脉涩，当与黄芪建中汤补之，然后汗之。于是以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也。驰名中土，其法必有过于朋辈者，何其书之所言，与《内经》、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于是决意于得名师以为之依归，发其茅塞。遂游江湖，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连经数郡，无一人焉。后到定城，始得《原病式》，东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终未得的然之议论，将谓江浙间无可为师者。泰定乙丑夏，始得闻罗太无并陈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骂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因观罗先生治一病僧，黄瘦倦怠，罗公诊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时其母在堂，及游浙右经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归无腰缠，徒而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时僧二十五岁，罗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烂与之。凡经半月余，且时以慰谕之言劳之。又曰：我与钞十锭作路费，我不望报，但欲救汝之死命尔！察其形稍苏，与桃仁承气，一日三帖下之，皆是血块痰积方止。次日只与熟菜、稀粥，将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余，与钞十锭遂行。因大悟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去而正气伤，小病必重，重病

必死。罗每日有求医者来，必令其诊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其药，以某药为引经。往来一年半，并无一定之方。至于一方之中，自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胶合？随时取中，其此之谓乎。是时罗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揍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由是又思许学士释微论曰：予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遂取东垣方药，手自抄录。乃悟治病人，当如汉高祖纵秦暴，周武王纵商之后，自非发财散粟与三章之法，其受伤之气，惓惓之人何由而平复也。于是定为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以《局方》为戒哉！

医经溯洄集

〔元〕王　履　编著
刘志龙　整理

提　　要　《医经溯洄集》系元·王履编著。成书于1368年。

全书1卷，计21篇医论。包括神农尝百草论、亢则害承乃制论、四气所伤论、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伤寒温病热病说、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辨、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伤寒四逆厥辨、中风辨、中暑中热辨、积热沉寒论、泻南方补北方论、五郁论、二阳病论、煎厥论、八味丸用泽泻论、小便原委论、内伤余议、外伤内伤所受经旨异同论等。

这些论文，除对医经研究外，对温病与伤寒的辨析研究，颇有心得，澄清了当时伤寒、温病的混乱，对明、清温病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在“内伤余议”中，王氏还对李东垣的学说，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

主要版本有明初刊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和四库全书本等。此据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全文收录。

目　录

神农尝百草论…… 335
亢则害承乃制论
四气所伤论…… 336
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339
伤寒温病热病说…… 341
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辨…… 342
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 344
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伤寒四逆厥辨…… 346
呕吐哕干呕咳逆辨
中风辨…… 348
中暑中热辨
积热沉寒论…… 349
泻南方补北方论
五郁论…… 350
二阳病论…… 352
煎厥论
八味丸用泽泻论
小便原委论…… 353
内伤余议
外伤内伤所受经旨异同论…… 355

神农尝百草论

《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尝诵其书，每至于此，未始不叹夫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夫神农，立极之大圣也，闵生民之不能以无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贻后人，固不待乎物物必尝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尝而始知，则不足谓之生知之圣也；以生知之圣言之，则虽不尝亦可知也。设使其所知，果有待乎必尝，则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神农众疾俱备，而历试之乎？况污秽之药，不可尝者，其亦尝乎？且味固可以尝而知，其气、其性、其行经主治及畏恶反忌之类，亦可以尝而知乎？苟尝其所可尝，而不尝其所不可尝，不可尝者既可知，而可尝者，亦不必待乎尝之而后知矣！谓其不尝不可也，谓其悉尝亦不可也。然经於诸药名下不著气性等字，独以味字冠之者，由药入口，惟味为先故也。又药中虽有玉石虫兽之类，其至众者惟草为然，故遂曰尝百草耳，岂独尝草哉？夫物之有毒，尝而毒焉，有矣，岂中毒者，日必七十乎？设以其七十毒，偶见于一日而记之，则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则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复生之乎？先正谓淮南之书多寓言，夫岂不信！

亢则害承乃制论

予读《内经·六微旨论》，至于"亢则害，承乃制"，喟然叹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枢纽乎！王太仆发之于前，刘河间阐之于后，圣人之蕴，殆靡遗矣。然学者尚不能释然，得不犹有未悉之旨也欤？谨按《内经》，帝曰：善！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生则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折之，弱者济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则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日以极矣，天地其能位乎？虽然，高也，下也，弱与强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亢则害，承乃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欤？夫太仆、河间已发挥者，兹不赘及。其未悉之旨，请推而陈之。

夫自"显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节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阴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应乎岁气也。"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抑其过也。"制生则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克则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来；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间曰：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质求哉？故后篇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终为寒之类。其为风生为热生者，亢也；其为肃为寒者，制也。又水发而为雹雪，土发而飘骤之类。其水发土发者，亢也；其雹雪飘骤者，制也。若然者，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

夫前后二篇，所生虽有岁气运气之殊，然亢则害，承乃制之道，盖无往而不然也。惟其无往而不然，故求之于人，则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五脏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非既亢而克胜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余脏皆然。制生则化，当作制则生化，盖传写之误，而释之读之者，不觉求之不通，遂并遗四句而弗取。殊不知

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与制之外之余意也，苟或遗之，则无以见经旨之周悉矣。制则生化，正与下文害则败乱相对，辞理俱顺，不劳曲说，而自通。制则生化者，言有所制，则六气不至于亢而为平，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化为生之盛，故生先于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气分布主治，迭为盛衰，昭然可见，故曰外列。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者，言既亢为害，而无所制，则败坏乖乱之政行矣，败坏乖乱之政行，则其变极矣；其灾甚矣，万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谓万物也，以变极而灾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万物言。以人论之，制则生化，犹元气周流，滋营一身，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皆藉焉以为动静，云为之主。生化大病，犹邪气恣横，正气耗散，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举不能遂其运用之常也。或以害为自害，或以承为承袭，或以生为自无而有，化为自有而无，或以二生化为一意，或以大病为喻造化之机息，此数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若天地之气，其亢而自制者，固复于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虽然，造化之道，苟变至于极，则亦终必自反，而复其常矣。

学者能本之太仆、河间，而参之此论，则造化枢纽之详，亦庶矣乎！然张戴人《治法心要》则曰：假令水为母，木为子。当春旺之时，冬令犹在，即水亢也。水亢极，则木令不至矣。木者，继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木无权也。木无权，则无以制土，土既旺，则水乃受制也。土者，继长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热克其寒也，变而为湿，此其权也。又如火为母，土为子，当长夏之时，暄令犹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极，则湿令不至矣。湿者，继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湿无权也。湿无权，则无以制水，水既旺，则火乃受制也。水者，严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热也，变而为土湿，土斯得其权也。斯言也，推之愈详，而违经愈远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盖得于所闻之讹耳。

四气所伤论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瘖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大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咳嗽。其发为瘖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咳逆；外散于筋脉，则瘖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

《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咳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

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

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咳。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咳而动于脾之湿，是以咳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

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文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误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

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

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秋、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则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一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趋下，以泄出也。

其为飧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飧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避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班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郁，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既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

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饱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

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大远，而无所归矣。姑摭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复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祇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

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己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己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

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知其书足以为万世法，而后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疑信相杂，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呜呼！自仲景以来，发明其书者，不可以数计，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闻有表章而示人者，岂求之而不得之欤？将相循习而不求欤？抑有之而余未之见欤？余虽不敏，僭请陈之。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以归咎于仲景之法，而委废其太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贻祸于后人，《伤寒论》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贻祸于后人，《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乎？后人乃不归咎于己见之未至，而归咎于立法之大贤，可谓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后人虽移易无穷，终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观之，则其法其方果可委废太半哉！虽然立言垂训之士，犹不免失于此，彼碌碌者，固无足诮矣。夫惟立言垂训之士，有形乎著述之间，其碌碌者当趑趄犹豫之余，得不靡然从令，争先快睹而趋简略之地乎？夫其法其方委废太半而不知返，日惟简便是趋，此民生之所以无籍，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别白矣。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后人能知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则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御。夫粗工妄治之万变，果可惮烦而或废之乎？是知委废太半，而不觉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

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犹六书假借，虽移易无穷，终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原者欤？苟不余信，请以证之。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什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就三阴寒证而详味之，然后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谓三阴寒证，本是杂病，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谓其证之寒，盖由寒药误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与可汗、可下等诸篇而已。其六经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赞辞也。但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药误治，而成变证，则惟太阳为多，纵使三阴证，亦或有寒药误治而变寒者，然岂应如是之众乎？夫惟后人以仲景书、通为伤寒温、暑设，遂致诸温剂皆疑焉而不敢用。

韩祇和虽觉桂枝汤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能窥仲景藩篱。又以夏至前，胸膈满闷，呕逆，气塞，肠鸣，腹痛，身体拘急，手足逆冷等证，视为温、暑，谓与仲景三阴寒证，脉理同而证不同，遂别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阴寒证，乃是冬时即病之伤寒，故有此证。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阴寒证，求对于春夏温、暑之病，不亦悖乎？虽然祇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适当温、暑病作之际，其为

惑也，固宜。以余观之，其胸膈满闷，呕逆，气塞等证，若非内伤冷物，则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之病也。且祇和但曰寒而当温，然未尝求其所以为寒之故，能求其故，则知温暑本无寒证矣。考之仲景书，虽有阴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证，不过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并不言阴寒极甚之证；况其所治之方，亦不过升麻、甘草、当归、鳖甲而已，并不用大温大热之药。是知仲景所谓阴毒者，非阴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后之论者，遂以为阴寒极甚之证，称为阴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并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以治。窃谓阴寒极甚之证，固亦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观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后人所叙阴毒，亦只是内伤冷物，或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耳，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者也。

朱奉议作《活人书》，累数万言，于仲景《伤寒论》多有发明，其伤寒即入阴经为寒证者，诸家不识，而奉议识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专为即病者立法，故其书中，每每以伤寒温暑混杂议论，竟无所别。况又视《伤寒论》为全书，遂将次传阴经热证，与即入阴经寒证，牵合为一立说。且谓大抵伤寒阳明证宜下，少阴证宜温，而于所识即入阴经之见，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阳明证之宜下者，固为邪热入胃，其少阴证，果是伤寒传经热邪，亦可温乎？况温病暑病之少阴，尤不可温也。自奉议此说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无矣。

追夫成无己作《伤寒论注》，又作《明理论》，其表章名义议纤悉不遗，可谓善羽翼仲景者。然即入阴经之寒证，又不及朱奉议能识，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于三阴诸寒证，止随文解义而已，未尝明其何由不为热而为寒也。

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此说出于庞安常，而朱奉议亦从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释矣。何也？夫寒之初客于表也，闭腠理郁阳气而为热，故非辛温之药，不能开腠理以泄其热，此麻黄汤之所由立也。至于风邪伤表，虽反疏腠理而不能闭，然邪既客表，则表之正气受伤，而不能流通，故亦发热也。必以辛甘温之药发其邪，则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汤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药者，盖由风寒在表，又当天令寒冷之时，而无所避故也。后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于麻黄、桂枝之热，有犯于春夏之司气而不敢用，于是有须加寒药之论。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佚不传，致使后人有多歧之患。若知仲景《伤寒论》，专为即病伤寒作，则知麻黄、桂枝所以宜用之故，除传经热证之外，其直伤阴经、与太阳不郁热，即传阴经诸寒证，皆有所归著，而不复疑为寒药误下而生矣。

若乃春夏有恶风恶寒，纯类伤寒之证，盖春夏暴中风寒之新病，非冬时受伤过时而发者。不然，则或是温、暑将发，而复感于风寒，或因感风寒，而动乎久郁之热，遂发为温、暑也。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耳，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于是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轻用之，诚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而亦无功也。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发散之力，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败毒散、参苏饮、通解散、百解散之类，不问四时中风伤寒，一例施之，虽非至正之道，较之不慎而轻用麻黄、桂枝于春夏，以致变者，则反庶几。然败毒散等，若用于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风寒之证而已，其冬时受伤

过时而发之温病、暑病，则不宜用也。用则非徒无益，亦反害之矣。纵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

凡用药治病，其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于三阴经，每用温药，正由病之所必须，与用之有其时耳。余有别论，兹不再具。若概以三阴寒证，视为杂病而外之，得无负于仲景济人利物之至仁，而误后世乎？自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文具，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为即病者设法，则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诸温热之剂，皆不可略矣。

若谓仲景法，不独为即病者设，则凡时行及寒疫、温疟、风温等病，亦通以伤寒六经病诸方治之乎？《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则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观其所谓为治不同，所谓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岂非亡其法乎！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夫《素问》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言常而不言变也。仲景谓或热或寒而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若先备仲景之言，而次附已说，明书其名，则水致惑于后人，而累仲景矣。昔汉儒收拾残编断简于秦火之余，加以传注，后之议者，谓其功过相等，叔和其亦未免于后人之议欤！

余尝欲编类其书，以伤寒例居前，而六经病次之，相类病又次之，差后病又次之，诊察、治法、治禁、治误、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杂脉杂病与伤寒有所关者，采以附焉，其与伤寒无相关者，皆删去。如此，庶几法度纯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乱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伤寒温病热病说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且如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者也；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于感寒，或者通以伤寒称之。夫通称伤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于用药，则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夫伤寒，盖感于霜降后春分前，然不即发，郁热而发于春夏者也。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

夫即病之伤寒，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风寒在表，而表气受伤故也；后发之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而表气亦受伤故也。若无新中之风寒，则无恶风、恶寒之证，故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温病如此，则知热病亦如此。是则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热病矣。然或有不因新中风寒，亦见恶风、恶寒之证者，盖病人表气本虚，热达于表，又重伤表气，故不禁风寒，非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也，但卫虚则恶风，荣虚则恶寒耳！且温病、热病，亦有先见表证，而后传里者。盖怫热自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遂复还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

或者不悟此理，乃于春夏温病、热病，而求浮紧之脉，不亦疏乎？殊不知紧为寒脉，有

寒邪则见之，无寒邪则不见也。其温病、热病，或见脉紧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与内伤过度之冷食也，岂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识脉形，但见弦便呼为紧，断为寒，而妄治，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岂可错认为紧，而断为寒？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者，诚由怫热在内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风寒，否则非温病、热病，自是暴感风寒之病耳！

凡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其间有误攻里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证，邪纯在表，未入于里故也，不可与温病、热病同论。夫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执"寒"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

又书方多言四时伤寒，故以春夏之温病、热病，与秋冬之伤寒，一类视之，而无所别。夫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寒疫也，与温病、热病自是两涂，岂可同治？吁！此弊之来，非一日矣。历考方书，并无救弊之论，每每雷同，良可痛哉！虽然，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况伤寒之直伤阴经，与太阳虽伤，不及郁热即传阴经为寒证，而当温者，又与温病热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谓仲景发表药，今不可用，而攻里之药，乃可用。呜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治法其有不当者乎？彼时行不正之气所作，乃重感异气而变者，则又当观其何时何气，参酌伤寒温热病之法，损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伤寒药通治也。

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辨

尝读张仲景《伤寒论》，于太阴有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于少阴有曰：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少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于厥阴有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观仲景此论，则伤寒三阴，必有寒证，而宜用温热之剂也。及读刘守真之书，有曰：伤寒邪热在表，腑病为阳，邪热在里，脏病为阴。俗妄谓有寒热阴阳异证，误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谓也。寒病止为杂病，终莫能为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气者，乃阳热之气，非阴寒之所能也。虽仲景有四逆汤证，是治表热里和，误以寒药下之太早，表热入里，下利不止，及或表热里寒自利，急以四逆温里，利止里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汤证，复有承气汤下之者。由是伤寒汗病，经直言热病，而不言寒也。经言三阴证者，邪热在脏在里，以脏与里为阴，当下热者也。《素问》论伤寒热病有二，篇名曰"热"，竟无寒理，兼《素问》并《灵枢》诸篇，运气造化之理推之，则为热病，诚非寒也。观守真此论，则伤寒无问在表在里，与夫三阳三阴，皆一于为热，而决无或寒者矣。两说不同，其是非之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覆究诘其义，而久不能得，虽至神疲气耗，不舍置者，自谓此是伤寒大纲领，此义不明，则千言万语，皆未足以为后学式，况戕贼民生，何有穷极也哉！

意谓成无己之注，必有所发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随文而略释之，竟不明言何由为热，何由为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盖止知伤寒皆是传经，故疑于六经所传，俱为热证，而热无变寒之理，遂不敢别白耳！以寒为本脏之寒欤，安得当热邪传里入深之时，反独见寒，而不见热者，且所用温热药，能不助传经之热邪乎？以寒为外邪之寒欤，则在

三阳以成热矣，岂有传至三阴，而反为寒哉？成氏能潜心乎此，则必悟其所以然矣。

自仲景作《伤寒论》以来，靡或遗之而弗宗，至于异同之论兴，而渔者走渊，木者走山矣。宜乎后人不能决于似是而非之际，故或谓今世并无真伤寒病，又或以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内伤。又昧者，至谓《伤寒论》中诸温药，悉为传经热邪而用者，以三阴经属阴故也。又其太谬者，则曰：论中凡有"寒"字，皆当作"热"字看。呜呼！末流之弊，一至此乎。于是澄心静虑以涵泳之，一旦划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当否也，姑陈之以从有道之正。

夫三阳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阳也，寒郁其阳，阳不畅而成热，阳虽人身之正气，既郁则为邪矣。用麻黄发表，以逐其寒，则腠理通而郁热泄，故汗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热不得外泄，则必里入，故传阳明，传少阳，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阴之病，则或寒或热者，何哉？盖寒邪之伤人也，或有在太阳经郁热，然后以次而传至阴经者；或有太阳不传阳明少阳，而便传三阴经者；或有寒邪不从阳经，而始直伤阴经者，或有虽从太阳，而始不及郁热，即入少阴，而独见少阴证者；或有始自太阳，即入少阴，而太阳不能以无伤者；或有直伤即入，而寒便变热，及始寒而终热者。其郁热传阴与寒便变热，则为热证；其直伤阴经及从太阳即入少阴，则为寒证。其太阳不能无伤，则少阴脉证，而兼见太阳标病，其始为寒，而终变热，则先见寒证，而后见热证，此三阴之病，所以或寒或热也。苟即三阴经篇诸条，展转玩绎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或传经，或直伤，或即入，或先寒后热者，何也？邪气暴卒，本无定情，而传变不常故耳。故经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或中于阳，或中于阴。

夫守真者，绝类离伦之士也，岂好为异说以骇人哉！盖由其以温、暑为伤寒，而仲景之方，每不与温、暑对，故略乎温热之剂，而例用寒凉，由其以伤寒一断为热而无寒，故谓仲景四逆汤，为寒药误下，表热里和之证，及为表热里寒，自利之证而立。又谓温里止利，急解其表，又谓寒病止为杂病。嗟乎！仲景《伤寒论》，专为中而即病之伤寒作，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作，故每有三阴之寒证，而温热之剂之所以用也。以病则寒，以时则寒，其用之也固宜，后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远，愈说愈凿，若知此意，则犹疱丁解牛，动中肯綮矣。且如寒药误下，而成里寒者，固不为不无矣。不因寒药误下，而自为里寒者，其可谓之必无乎？殊不知阴经之每见寒证者，本由寒邪，不由阳经直伤于此，与夫虽由太阳，而始不及郁热，即入于此而致也。虽或有因寒药误下而致者，盖亦甚少。仲景所用诸温热之剂，何常每为寒药误下而立，况表里寒之证，亦何常每有急解其表之文乎？夫里外热之证，乃是寒邪入客于内，迫阳于外，或是虚阳之气，自作外热之状耳，非真热邪所为也。

观仲景于里寒外热之证，但以温药治里寒，而不治外热，则知其所以为治之意矣。若果当急解其表，岂不于里和之后明言之乎？且三阴寒病，既是杂病，何故亦载于《伤寒论》，以惑后人乎？其厥阴病篇诸条之上，又何故每以"伤寒"二字冠之乎？夫《内经》所叙三阴病，一于为热者，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三阴病，兼乎寒热者，言其变也；并行而不相悖耳！后人谓伤寒本无寒证，得非知常而不知变欤！然世之恪守《局方》，好用温热剂者，乃反能每全于寒证，无他，其守彼虽偏，治此则是。学者能知三阴固有寒邪所为之证，则仲景创法之本意，可以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不为他说所夺矣。

或曰：伤寒之病，必从阳经郁热而传三阴，今子谓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而为寒证，其何据乎？予曰：据夫仲景耳。仲景曰：病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夫谓之无热恶寒，则知其非阳经之郁热矣。谓之发于阴，则知其不从阳经传至此矣。谓之六日愈，则知其不始太阳，而止自阴经发病之日，为始数之矣。仲景又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夫得伤寒未为热，即为厥者，岂亦由传经入深之热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时，便见诸寒证，而并无或热者，此则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者也。苟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执凡伤于寒，

则为病热之语以为治，其不夭人夭年者，几希矣！

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

《难经》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伤寒汗下之枢机乎？夫邪之伤于人也，有浅深焉，浅则居表，深则入里。居表则闭腠理，发怫热，见恶寒，恶风，头痛等证。于斯时也，惟辛温解散而可愈；入里则为燥屎，作潮热，形狂言，谵语，大渴等证，于斯时也，惟咸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阴盛而阳虚乎？热邪内炽，非阳盛而阴虚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谓之伤寒汗下枢机，其不然欤！惜乎释者旁求，厥义滋隐。《外台秘要》曰：此阴阳，指身之表里言。病者为虚，不病者为盛。表病里和，是阳虚阴盛也，表和里病，是阳盛阴虚也。窃意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无过不及之谓均；过与不及之谓偏，盛则过矣，虚则不及矣。其可以盛为和乎？故《内经》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且谓阳虚当汗，阴虚当下。乃遗邪气而反指正气，为言得无晦乎？《伤寒微旨》曰：此阴阳，指脉之尺寸言。尺脉实大，寸脉短小，名阴盛阳虚，可汗；寸脉实大，尺脉短小，名阳盛阴虚，可下。苟汗证已具，而脉未应，必待尺脉力过于寸而后行，下证已具，而脉未应，必待寸脉力过于尺而后用。

窃意越人设难，以病不以脉，其所答也，何反以脉，不以病乎？且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证已急，不可稍缓，待脉应而未应，欲不待，则惑于心；欲待之，则虑其变。二者之间，将从病欤？将从脉欤？吾不得无疑于此也。或诘予曰：仲景《伤寒论》引此，而继以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语。夫桂枝表药，承气里药，反则为害，是固然矣。然麻黄汤亦表药也，其不言之何欤？且子以阴盛为寒邪，寒邪固宜用麻黄也，今反举桂枝，又何欤？予曰：何不味仲景之言乎？其曰：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又曰：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又桂枝汤条，而曰啬啬恶寒，淅淅恶风；麻黄汤条，而曰恶风。夫风寒分言，则风阳而寒阴，风苟行于天地严凝凛冽之时，其得谓之阳乎？是则风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黄皆温剂也，以温剂为治，足以见风寒之俱为阴邪矣。但伤卫则桂枝，伤荣则麻黄，荣卫虽殊，其为表则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误为主，不为荣卫设也，举桂枝则麻黄在其中矣。所谓阳盛即毙者，是言表证已罢，而里证既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谓阴盛以亡者，是言里证未形，而表证独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观之，则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畅然于其中矣。

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余自童时，习闻此言，以为伤寒治法，如是之详且备也。及考之成无己注本，则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于是询诸医流，亦不过熟诵此句而已。欲其条分缕析，以实其数，则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寻之，以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不及其数；以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通数之，则过其数。除辨脉法、平脉法、并伤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诸篇外，止以六经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不及其数；以六经病篇，及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过其数；至以六经病，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篇，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又太少矣，竟不能决。欲以此句视为后人无据之言而不从，则疑其或有所据，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废；欲尊信而必从之，则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

宋·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其序曰：今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于是就其十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经篇、霍乱篇、阴阳易差后劳复篇中，有方治诸条，以数为计，又重载于各篇之前。又谓疾病至急，仓卒难寻，复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分为八篇，亦发数为计，继于阴阳易差后劳复篇之后。其《太阳上篇》注曰一十六法，《太阳中篇》注曰六十六法，《太阳下篇》注曰三十九法，《阳明篇》注曰四十四法，

《少阳篇》不言法，《太阴篇》注曰三法，《少阴篇》注曰二十三法，《厥阴篇》注曰六法，《不可发汗篇》注曰一法，《可发汗篇》注曰四十一法，《发汗后篇》注曰二十五法，《可吐篇》注曰二法，《不可下篇》注曰四法《可下篇》注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后篇》注曰四十八法。以其所注之数通计之，得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阳篇》有小柴胡汤一法，其不言者，恐脱之也。又《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误也。并此脱误四法，于三百九十七法之中，亦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较之序文之说，犹欠六法。乃参之《脉经》，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比《伤寒论》又多可温、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诸篇，欲以此补其所欠，则又甚多，而不可用。

元泰定间，程德斋又作《伤寒钤法》，其自序曰：若能精究是编，则知六经传变三百九十七法，在于指掌矣。又曰：六经二百一十一法，霍乱六法，阴阳易差后劳复六法，痉湿暍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余亦以其说通计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于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观其序文乃如彼，考其所计乃如此，则知其犹未能灼然以得其实数而无疑也。故下文细数中，止重叙六经、霍乱、痉湿暍、阴阳易差后劳复诸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点《伤寒论》者，何不考其非，乃一宗其所钤字号，而不敢少易乎？

余由是屏去其说，但即论之本文，寝食与俱，以绌绎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计之数，于理不通，而非仲景、叔和之说矣。夫《伤寒论》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时已多散落，虽叔和搜采成书，终不能复其旧，然则今之所传者，非全书也，明矣。后之昧者，乃不察此，必欲以全书视之，为钤为括断之曰：某经几证，某经几证。以谓伤寒治法，略无余蕴矣。殊不知其间有论无方者甚多。至若前篇引《内经》所叙六经病证，除太阳、少阴证为后篇所有外，其《阳明篇》无目疼，《少阳篇》言胸胁满而不言痛，《太阴篇》无嗌干，《厥阴篇》无囊缩，若此者，非皆本无也，必有之而脱之耳。虽然，为钤括者胶柱调瑟，但知叔和之重载，而莫知其所以重载之意也。夫叔和既撰次于采之余，复重载各篇方治，并诸可与不可方治者，非他，不过虑人惑于纷乱，故示之以简便而已。林亿乃弗解其意，遂不问重与不重，一既通数之，以立总目，何不观重载八篇之中，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条，为六经篇之所无，其余一百五十三条，皆六经篇已数过者，安有一法而当两数之理乎？虽程德斋去取与林亿颇异，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数发汗后，并吐汗下后诸法，固为是矣。至于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当两数者，与林亿所计何以异哉？推原其意，似亦不见林亿所计细数，止闻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遂自就论中，寻而数之，欲以实其总数。然而卒不能实，故为此含糊之说，以欺后人，反又不逮林亿所言也。窃尝思之，纵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于林亿等，而出于亿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则后之闻者，必当核其是非，以归于正，而乃遵守听从，以为千载不易之定论，悲夫！余今于三百九十七法内，除去重复者与无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复者计之，得二百三十八条，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则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则仲景一书无非法也，岂独有方者然后为法哉？且如论证论脉，与夫谆谆教戒，而使人按之以为望闻问切之准则者，其可谓之法乎？其不可谓之法乎？

虽然六经之外诸条，其二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于六经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姑陈一二。如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林亿所校本，则自"太阳病"止"勿令误也"为一法。自"若酒客病"止"杏子佳"为一法。自"凡服桂枝汤"止"吐脓血也"则为证，不为法。程德斋钤法，则自"太阳病"止"随证治之"为一法。自"桂枝本为解肌"止必吐脓血也"为一法。又林亿本，于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

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一条，则数为一法；于其余死不治者，则皆不数。程德斋钤法，于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愈一条，则不数；而太阳刺肝俞、肺俞、期门、诸条，却又数之而弗遗。余如两条同类，一云当汗而无方，一云当汗而有方，则取其有方者，而略其无方者。又如当取而不取不当取而取者，盖亦甚多，不可悉举。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谓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苟熟玩论之本文，以较其言，则罅漏出矣。

伤寒四逆厥辨

成无己注《伤寒论》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伤寒邪在三阳，则手足必热；传到太阴，手足自温；至少阴，则邪热渐深，故四肢逆而不温；及至厥阴，则手足厥冷，是又甚于逆。经曰：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痢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专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虚寒之证也。四逆与厥相近而非。经曰：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与厥有异也。吁！斯言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欤！窃尝考之，仲景言四逆与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细详其义，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尝分逆为不温，厥为冷也。然四肢与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字加于"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胫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于厥逆厥冷等之上，及无"手足"二字者，是独指手足言也。既曰不温，即为冷矣，尚何异乎？仲景所谓诸四逆厥者，不可下。盖以四逆，为四肢通冷，厥为手足独冷，而臂与胫以上不冷耳。不谓逆厥，有不温与冷之别也。故又曰：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以"逆冷"二字释"厥"字，足见逆即厥，厥即逆也。故字书曰：厥者，逆也。虽然，逆厥虽俱为寒冷，而却有阴阳之殊焉。热极而成逆厥者，阳极似阴也；寒极而成逆厥者，独阴无阳也。阳极似阴，固用寒药；独阴无阳，固用热药。仲景以四逆散寒药治四逆一条，此阳极似阴之四逆也。其无四逆汤热药治四逆之条者，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乎？且四逆汤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汤治手足厥冷，岂非逆厥之不异乎？

既以四逆为四肢不温，厥为手足独冷，何故不名治厥之药为四厥汤乎？成氏于四逆散治四逆条下，谓四逆为热邪所为。及于《明理论》，谓四逆非虚寒之证矣。至于少阴病死证二条下，却谓四逆为寒甚。若此者得不自悖其说乎？是知四逆亦犹厥之有寒有热，固不可谓四逆专为热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独冷，则有间尔。故仲景曰：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又曰：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又曰，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此三条者，二为死，一为可治，虽通由诸证兼见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则亦可见，四逆与手足厥冷之有轻重浅深矣。夫四肢通冷，其病为重，手足独冷，其病为轻。虽妇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谓厥甚于逆，何邪？若能知四逆厥之所以异者，在于独指手足言，与兼指臂胫以上言，则不劳创为不温与冷之曲说。而自然贯通矣。

呕吐干呕哕咳逆辨

尝读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有曰：呕者，有声者也，俗谓之哕；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干呕，而无干吐。是以于呕，则曰食谷欲呕；及吐，则曰饮食入口即吐：则呕吐之有轻重可知矣。又曰：哕者，俗谓之咳逆是也。余窃疑之，于是即仲景《伤寒论》，以考其是非，以订其说。夫《伤寒论》曰呕、曰吐、曰干呕、曰哕者至多，曰咳逆者，则二而止也。因类聚而观之，夫呕者，东垣所谓声物兼出者也；吐者，东垣所谓物出而无声者也。至若干呕与哕，皆声出而无物也。东垣但以哕该之，而无干呕之论。夫干呕与哕，其所异者，果何在哉？

微甚而已矣。故仲景于干呕，则皆平易言之；于哕，则曰：太阳中风，火劫发汗后，久则谵语，甚者至哕。又曰：阳明中风，若不屎、腹满加哕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因得哕。虽亦间有似平易言者，然比之言干呕，则径庭矣。窃又思之，干呕与哕，东垣视为一，仲景视为二。由为一而观之，固皆声之独出者也；由为二而观之，则干呕乃哕之微，哕乃干呕之甚。干呕者，其声轻小而短；哕者，其声重大而长，长者虽有微甚之分，盖一证也。今成氏乃以呕为有声，与干呕混而无别，又以哕为咳逆，若此者，余未之能从也。夫仲景以声物兼出而名为呕，以物独出而名为吐，以声独出而名为干呕，惟其呕兼声物，故无物而声空鸣者，乃谓之干，干犹空也。至于吐，则是必有物矣，其可谓之干乎？仲景于"呕"字上加一"干"字，所以别夫呕为声物兼出者耳！成氏乃以呕为独有声，而同乎干呕，得不有失仲景措辞之本意欤！仲景曰：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尽脓自愈。夫谓之呕尽脓，其可以呕为独有声乎？至于曰得汤则呕，得食而呕、饮食呕，贪水者必呕之类，亦不可以呕为独有声矣。又少阴病，下利，用通脉四逆汤一条，其所叙诸证，既有干呕之文，何下文加减法中，又曰呕者加生姜乎？设仲景果以呕为独有声，则不当又立干呕之名矣。观其既曰呕，又曰干呕，则其义之殊别也，讵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尝言欲呕矣，又言欲吐矣，未尝言欲干呕，欲哕也。夫欲之为义，将出未出，而预有所觉之辞也。夫将出未出，而预觉者，惟有形之物则然，无形之声，则不然也。有形之物，将出乎胸膈之间，则虽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无形之声，则不能前知，其将出，必待夫既出，而后可知也。呕与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谓之欲；干呕与哕，主无形之声言，故不可谓之欲。成氏引食谷欲呕，饮食入口即吐二句，而谓呕吐有轻重。其意盖以呕言欲，而为轻，吐言即，而为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为有形无形设，不为轻重设也。果如其说，则得汤则呕，得食而呕，心中温温欲吐，气逆欲吐之语，不出于仲景乎？又引俗谓之口碗一句以证呕。夫口碗与哕，盖字异而音义俱同者也，以之证呕亦疏矣。虽然，以呕与吐较之，吐轻于呕；以吐与干呕较之，干呕轻于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轻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呕、吐、干呕与哕而较，则哕之为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陈者，其叶落；病深者，其声哕。夫哕虽亦有轻而可治，重而不可治者，然病至于哕，则其治也终不易矣。

且夫咳逆，俗以吃逆与吃忒呼之，然"咳逆"二字，仅见《伤寒论》首辨脉平脉法中，其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皆无所有，其所有者哕也。后人因见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但有哕而无咳逆，遂谓哕即咳逆，而曰咳逆者，哕逆之名。吁！斯言也，孙真人倡于前，朱奉议、成无己和于后，由是哕与咳逆之名义紊矣。《金匮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干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观此则仲景所谓哕逆，但指与干呕同类者言，何尝指咳逆言乎？咳逆、哕逆不同：咳逆言其声之才发而遽止，虽发止相续，有至数十声者，然而短促不长，有若咳然，故曰咳逆；哕逆则言其似欲呕物以出，而无所出，但声之浊恶长而有力，直至气尽而后止，非如干呕之轻而不甚，故曰哕逆。二者皆由气之逆上而作，故俱以逆言之。孙真人乃以哕逆当咳逆，何邪？彼言伤寒者，虽以辨脉平脉法之咳逆与咳逆上气，视为吃忒，然安知其不为咳而气逆之病乎？故今不敢定其必为吃忒也。《金匮要略》曰：病咳逆，寸口脉微而数，此为肺痈，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此三条者，皆是咳而气逆之病，岂可以咳逆专为吃忒哉！今伤寒家本有吃忒，而论中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却无者，必亡逸于散落之余耳。虽吃忒为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所不言，决不可以哕为吃忒之咳逆，亦不可以哕为咳而气逆之咳逆也。或曰：吾子以《要略》所谓哕逆，非吃忒病，何后人治吃忒者，用橘皮竹茹汤而愈乎？余曰：橘皮竹茹汤辛甘之剂也，有散、有缓、有和、有补，其哕逆、吃忒，病虽不同，而为邪正之气怫郁扰乱所致则一，故用焉而皆愈。虽然哕逆、吃忒、以一药同治则可，以一体同视则不可。

中 风 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举，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风呼之，而方书亦以中风治之。余尝考诸《内经》，则曰：风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无常方。又曰：风者，善行而数变。又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举者，并无所论，止有偏枯一语而已。及观《千金方》，则引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解之者曰：偏枯者，半身不随；风痱者，身无痛，四肢不收；风懿者，奄忽不知人；风痹者，诸痹类风状。《金匮要略·中风篇》曰：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由是观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固为因风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续命、西州续命、排风、八风等诸汤散治之。

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曰：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于风，由乎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由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东垣曰：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彦修曰：西北气寒为风所中，诚有之矣。东南气温而地多湿，有风病者，非风也，皆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三子之论，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

吁！昔人也，三子也，果孰是欤！果孰非欤！以三子为是，昔人为非，则三子未出之前，固有从昔人而治愈者矣；以昔人为是，三子为非，则三子已出之后，亦有从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读其书者，往往致乱。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三子所论者，自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证，与风何相干哉？如《内经》所谓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亦未尝必因于风而后能也。夫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异，岂无所辨乎？辨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当矣。惟其以因火、因气、因湿之证，强因风而合论之，所以真伪不分而名实相紊。若以因火、因气、因湿证分出之，则真中风病彰矣。所谓西北有中风，东南无中风者，其然欤？否欤？

中暑中热辨

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东垣云：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火热，无汗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大顺散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显痛，发躁热，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窃谓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天地之间，人或劳动，或饥饿，元气亏乏，不足以御天令亢极，于是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热，其实一也。

今乃以动静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热者，固多在劳役之人，劳役则虚，虚则邪入，邪入则病，不虚则天令虽亢，亦无由以伤之。彼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疼、恶寒等证者，盖亦

伤寒之类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烦心，与肌肤火热者，非暑邪也，身中阳气受阴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则辛温轻扬之剂发散可也。

夫大顺散一方，甘草最多，干姜、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呕吐，水谷不分，脏腑不调所立。故甘草、干姜皆经火炒熟；又肉桂而非桂枝，盖温中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若以此药，治静而得之之证，吾恐不能解，反增内烦矣。今之世俗，往往不明。类曰夏月阴气在内，大顺散为必用之药。吁！其误也，不亦甚欤！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空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则饮水乎？其苍术白虎汤虽宜用，然亦岂可视为通行之药，必参之治暑诸方，随所见之证而用之，然后合理。若夫所谓静而得之之证，虽当暑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后人有似同而异之惑。

积热沉寒论

人之所藉以生者，气也。气者何？阴阳是也。夫阴与阳，可以和而平，可以乘而否。善摄与否，吉凶于是乎歧之。夫惟摄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热之病，始莫逃于乘否之余矣！虽然，寒也，热也，苟未至于甚，粗工为之而不难。设热积而寒沉，良工犹弗能以为计，况其下乎！奈之何俗尚颛蒙，恪持方药，愈投愈盛，迷不之反。岂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执其枢要，众妙俱呈。且以积热言之，始而凉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则因热而从之，从之不愈，则技穷矣，由是苦寒频岁而弗停；又以沉寒言之，始而温和，次而热取，热取不愈，则因寒而从之，从之不愈，则技穷矣，由是辛热比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积热弥炽；辛热大过，而苦寒愈滋。苟非大圣慈仁，明垂枢要，生也，孰从而全之。经曰：谓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属也者，其枢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仆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吁！混乎千言万语之间，殆犹和璧之在璞也。其琢久湮，岂过焉者，石之而弗凿乎？

余僭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热之病，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积热沉寒，亦恐未至于数见也。然而数见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属之道，不能防微杜渐，遂致滋蔓难图，以成之欤！夫寒之而热者，徒知以寒治热，而不知热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也；热之而寒者，徒知以热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不足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泛以寒热药治之，非惟脏腑习熟药，反见化于其病，而有者弗去，无者弗至矣。故取之阴，所以益肾水之不足，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余；取之阳，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胜夫肾水之有余也。其，指水火也。属，犹主也，谓心、肾也。求其属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于心、肾也。火之原者，阳气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阴气之根，即肾是也。非谓火为心，而原为肝；水为肾，而主为肺也。寒亦益心，热亦强肾。此太仆达至理于规矩准绳之外，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跂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水火于寒热之病，有必制必胜之道，但谓药未胜病，久远期之，是以恪守方药，愈投愈盛，卒至殆灭，而莫之悟。呜呼！悲夫！余见积热沈寒之治，每蹈于覆辙也，因表而出之以劝。

泻南方补北方论

《难经·七十五篇》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东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土欲实，木当平之；金欲实，火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东方者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者肺也，则知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余每读至此，未尝不叹夫越人之得经旨也，而悼夫后人之失经旨也。先哲有

言，凡读书不可先看注解，且将经文反覆而详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注解参校，庶乎经意昭然，而不为他说所蔽。若先看注解，则被其说横吾胸中，自家竟无新意矣。余平生佩服此训，所益甚多。且如《难经》此篇，其言周备纯正，足以为万世法。后人纷纷之论，其可凭乎？夫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此常道也。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亦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实肺虚，乃不泻肝而泻心，此则人亦知之。至于不补肺、补脾而补肾，此则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以常情观之，则曰：心火实，致肝木亦实，此子能令母实也；脾土虚，致肺金亦虚，此母能令子虚也。心火实，固由自旺；脾土虚，乃由肝木制之，法当泻心补脾，则肝肺皆平矣。越人则不然，其子能令母实，子谓火，母谓木，固与常情无异；其母能令子虚，母谓水，子谓木，则与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实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虚一句，言治法。其意盖曰，火为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过分而为病矣。今将何以处之？惟有补水泻火之治而已。夫补水者，何谓也？盖水为木之母，若补水之虚，使力可胜火，火势退，而水势亦退，此则母能虚子之义，所谓不治之治也（此"虚"字与精气夺则虚之"虚"不同，彼虚谓耗其真而致虚，此虚谓抑其过而欲虚之也）。若曰不然，则母能令子虚一句，将归之于脾肺乎？既归于脾肺，今何不补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火大旺，水大亏，火何畏乎？惟其无畏，何愈旺而莫能制，苟非滋水以求胜之，孰能胜也？"水胜火"三字，此越人寓意处，当细观之，勿轻忽也。虽泻火补水并言，然其要又在于补水耳！后人乃曰独泻火，而不用补水。又曰：泻火，即是补水。得不大违越人与经之意乎？若果不用补水，经必不言补北方，越人必不言补水矣。虽然，水不虚，而火独暴旺者，固不必补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虚，而致火旺者，不补水可乎？水虚火旺，而不补水，则药至而暂息，药过而复作，将积年累月无有穷已，安能绝其根哉？虽苦寒之药，通为抑阳扶阴，不过泻火邪而已，终非肾脏本药，不能以滋养北方之真阴也。欲滋真阴，舍地黄、黄柏之属不可也。且夫肝之实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实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实之，二因也。肺之虚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虚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虚之，二因也。今补水而泻火，火退则木气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木，东方不实矣；金气得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虚矣。若以虚则补母言之，肺虚则当补脾，岂知肝势正盛，克土之深，虽每日补脾，安能敌其正盛之势哉？纵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偿所失矣。此所以不补土而补水也。或疑木旺补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闻独泻火不补水之论，欣然而从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虚，虽峻补尚不能复其本气，安有余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则能胜火矣。或又谓补水者，欲其不食于母也；不食于母，则金气还矣。岂知火克金，土不生金，金之虚已极，尚不能自给，水虽欲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则金虚不由于火之克，土之不生，而由于水之食耳，岂理也哉！纵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复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泻火补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当删去。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虚指肺虚而言也，泻火补水，使金得平木，正所谓能治其虚。不补土，不补金，乃泻火补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晓此法，而不能治此虚，则不须问其他，必是无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若夫上文所谓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义，不劳解而自明，兹故弗具也。夫越人，亚圣也。论至于此，敢不敛衽，但恨说者之敦蚀之，故辨。

五 郁 论

治五郁之法，尝闻之王太仆矣。其释《内经》曰"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条达也；"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太仆此说之后，靡不宗之，然愚则未能快然于中焉。尝细观之，似犹有可言，且"折"之一句，较之上四句，尤为难晓，因有反覆经文以求其至。

按:《内经》帝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总十三句通为一章,当分三节。自"帝曰"止"木郁折之"九句为一节,治郁法之问答也。然"调其气"一句,为一节治郁之余法也。"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三句为一节,调气之余法也。夫五法者,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然扩而充之,则未尝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扩焉而充之矣;可扩而充,其应变不穷之理也欤!姑陈于下:

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王氏谓吐之令其条达,为"木郁达之"。东垣谓食塞胸中,食为坤土,胸为金位,金主杀伐,与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发之气,伏于地下,非木郁而何?吐去上焦阴土之物,木得舒畅,则郁结去矣,此"木郁达之"也。窃意王氏以吐训达,此不能使人无疑者,以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欤?则泻肺气举肝气可矣,不必吐也;以为脾胃浊气下流,而少阳清气不升欤?则益胃升阳可矣,不必吐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是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至于东垣所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无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伤而后能也,且为物所伤,岂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气,乃是反为木郁而施治,非为食伤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恐不劳引木郁之说以汩之也。

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如腠理外闭,邪热怫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沈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穷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凡此之类,皆发之之法也。

土郁夺之,夺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盛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类,皆夺之之法也。

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原,金受火铄,其令不行,原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胪满,胸凭仰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为金郁泄之。夫渗泄利小便,固为泄金郁矣;其解表二字,莫晓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邪为金郁,而解表为泄之乎?窃谓如此则凡筋病便是木郁,肉病便是土郁耶?此二字未当于理,今删去。且解表间于渗泄利小便之中,是渗泄利小便为二治矣。若以渗泄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为直治膀胱则直治膀胱,既责不在肺,何为金郁乎?是亦不通。故余易之曰:渗泄而利小便也。

水郁折之,折者,制御也,伐而挫之也,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莞陈莝,开鬼门,洁净府,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正欲折挫其泛滥之势也。夫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守也,攻也,广略也,虽俱为治水之法,然不审病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倾踣者寡矣。

且夫五郁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气久客,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

平哉。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虽然，自调其气以下，盖经之本旨，故余推其义如此，若扩充为应变之用，则不必尽然也。

二阳病论

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释之者谓男子则脾受之，而味不化，故少精；女子则心受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为男女各受立说，窃独谓不然。夫二阳阳明也，胃与大肠之脉也。肠胃有病，心脾受之。发心脾，犹言延及于心脾也。虽然，脾胃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肠与心，本非合也，今大肠而及心，何哉？盖胃为受纳之府，大肠为传化之府，食入于胃，浊气归心，饮入于胃，输精于脾者，以胃之能纳，大肠之能化耳。肠胃既病，则不能受，不能化，心脾何所资乎？心脾既无所资，则无所运化而生精血矣。故肠胃有病，心脾受之，则男为少精，女为不月矣。心脾当总言，男女不当分说，至隐曲不月，方可分说耳！者如释者之言，则男之精独资于脾而不资于心；女之血独资于心而不资于脾：有是理耶？盖男女之精血，皆由五脏六腑之相养而后成，可谓之男精资于脾，女血资于心乎？经本曰男女皆有心脾之病，但在男子，则隐曲之不利；在女子，则月事之不来耳。

煎厥论

《内经》曰：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王氏注曰：张，筋脉胀胀也。精绝，精气竭绝也。既伤肾气，又损膀胱，故当夏时，使人煎厥，斯乃房之患也。既盲目视，又闭耳听，则志意、心神、筋骨、肠胃，溃溃乎若坏，汩汩乎烦闷，而不可止。愚窃味夫经，其旨昭然。若无待于解者，何注释之乖远如此乎？请重释之。

夫阳气者，人身和平之气也。烦劳者，凡过于动作皆是也。张，主也，谓亢极也。精，阴气也。辟积，犹积叠，谓怫郁也。衣褶谓之襞积者，亦取积叠之义也。积水之奔散，曰溃都，犹堤防也。汩汩，水流而不止也。夫充于身者，一气而已，本无异类也。即其所用所病而言之，于是乎始有异名耳！故平则为正，亢则为邪。阳气则因其和以养人而名之，及其过动而张，亦即阳气亢极而成火耳！阳盛则阴衰，故精绝。水不制火，故亢。火郁积之甚，又当夏月火旺之时，故使人烦热之极，若煎迫然而气逆上也。火炎气逆，故目盲、耳闭而无所用，此阳极欲绝，故其精败神去，不可复生。若堤防之崩坏，而所储之水奔散滂流，莫能以遏之矣。夫病至于此，是坏之极矣。王氏乃因不晓"都"字之义，遂略去此字，而谓之若坏，其可乎哉？又以此病纯为房患，以张为筋脉胀胀，以汩汩为烦闷，皆非是。

八味丸用泽泻论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寇宗奭《本草衍义》云：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而王海藏赞之。愚谓八味丸以地黄为君，而以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盖兼补气也。气者，血之母。东垣所谓阳旺则能生阴血者，此也。若果专为补肾而入肾经，则地黄、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肾经之药，固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其附子、官桂，虽非足少阴经本药，然附子乃右肾命门之药，况浮、中、沉无所不至，又为通行诸经引用药，官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肾命门药也。易老亦曰补肾用肉桂。然则，桂附亦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矣。唯干山药，虽独入手太阴经，然其功亦能强阴，且手太阴为足少

阴之上原，原既有滋，流岂无益？夫其用地黄为君者，大补血虚不足与补肾也，用诸药佐之者，山药之强阴益气，山茱萸之强阴益精而壮元气，白茯苓之补阳长阴而益气，牡丹皮之泻阴火而治神志不足，泽泻之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而补虚损五劳，桂、附之补下焦火也。由此观之，则余之所谓兼补气者，非臆说也。且泽泻也，虽曰咸以泻肾，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泽泻者，讵非泻肾邪乎？白茯苓亦伐肾邪，即所以补正耳？是则八味丸之用泽泻者，非他，盖取其泻肾邪，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五劳之功而已。寇氏何疑其泻肾，而为接引桂附等之说乎？且泽泻固能泻肾，然从于诸补药群众之中，虽欲泻之，而力莫能施矣。故当归从于参、芪，则能补血；从于大黄、牵牛，则能破血；从于桂、附、茱萸则热，从于大黄、芒硝则寒。此非无定性也，夺于群众之势，而不得不然也。虽然，或者又谓八味丸以附子为少阴之向导，其补自是地黄为主，盖取其健脾走下之性，以行地黄之滞！可致远耳！窃意如此，则地黄之滞，非附子不能及下矣。然钱仲阳六味地黄丸，岂有附子乎？夫八味丸，盖兼阴火不足者设；六味地黄丸，则惟阴虚者用之也。

小便原委论

或问余曰：《灵枢经》曰：水谷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王冰曰：水液自回肠泌别汁，渗入膀胱之中，胞气化之而为溺，以泄出也。杨介云：水谷自小肠盛受于阑门，以分别也。其水则渗灌入于膀胱上口，而为溲便。详以上三说，则小便即泌别之水液，渗入膀胱以出者也。《素问》则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则小便又似水饮精微之气，上升脾肺，运化而后成者也。彼此不同，将何所凭乎？余曰：凭夫理耳！且夫溲溺者，果何物耶？水而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则然也。故饮入于胃，其精气虽上升，其饮之本，固不能上升，体也。既不能上升，则岂可谓小便独为气化所成者哉？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待于能上升者为之先导。故《素问》又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且水者，气之子，气者，水之母。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滞。或者又谓：小便纯由泌别，不由运化，盖不明此理故也。虽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于受盛津液，则又有胞，而居膀胱之中焉。故《素问》曰：胞移热于膀胱。《灵枢经》曰：膀胱之胞薄以濡。《类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居于膀胱也，有上口而无下口，津液既盛于胞，无由自出，必因乎气化，而后能渐浸润于胞外，积于胞下之空处，遂为溺以出于前阴也。《素问》所谓膀胱津液藏焉者，盖举膀胱以该胞也。若曰胞下无空处，则入溺急时至厕，安能即出乎？夫惟积满胞下空处，而不可再容，故急，急则至厕即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无上口，或言胞上下皆有口，或言胞有小窍而为注泄之路，不亦妄欤！

内伤余议

尝观夫东垣李氏所著《内外伤辨》有曰：外伤风寒客邪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伤饮食劳役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自此论一出，而天下后世始知内外之伤有所别，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其惠也，不其大哉！虽然，夷考其言，犹或有可疑者，不敢谀佞，僭用条之。如曰：夫饮食劳倦伤而内热者，乃阴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内热以及于胸中也。又曰：《内经》有云：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惟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内经》曰：温能除大热。故治之必温药乃可耳。又曰：饮者，无形之气，伤之则宜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此饮谓酒也）。食者，有形之物，伤之则宜损其谷，其次莫如消导。若此者，皆不能使人无疑者也。谨按：《素问·调经论篇》云：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嗟夫！此内伤之说之原乎？请释其义如下。

夫人身之阴阳，有以表里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后言

者，有以脏腑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气言者，余如动静、语默、起居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与数者皆不同。盖劳动之过，则阳和之气皆亢极而化为火矣，况水谷之味又少入，是故阳愈盛而阴愈衰也。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谷之味耳！或以下焦阴分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

夫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谷，故清阳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也。今胃不能纳，而谷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无病时，则谓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两者之间，故胃气热；热则上炎，故熏胸中而为内热也。东垣所谓劳役形体，所谓饮食失节，而致热者，此言正与《调经论篇》之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经文于《内外伤辨》以为之主。而乃反不引此，却谓阴火乘土位，故内热及胸中，此不能无疑者也。夫"阴火"二字，《素问》《灵枢》《难经》未尝言，而东垣每每言之。《素问》止有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二句，而刘守真推其为命门，属火不属水，引《内经》心为君火，肾为相火之说，以为之证，然亦不以阴火名之。是则名为阴火者，其东垣始欤！

窃意内热之作，非皆阴火也。但气有郁，则成热耳。虽曰心为君火，君不主令，然《素问》所叙诸病之属热者甚众，皆君火病也。岂君火不能为病，而直欲纯归之于阴火乎？《至真要大论》云：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夫劳则动之太过，而神不宁矣，故温之。温也者，养也。温之者，所以调其食饮，适其起居，澄心息虑，从容以待其真气之复常也。《礼记》所谓柔色以温之，此"温"字正与此同。或以药扶助之，亦养也。今东垣乃以"温"为"温凉"之温，谓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易"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所云，而偏考《内经》并无此语。此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者，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熄也。夫宜用温，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注则不可。《阴阳应象论》所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其温字亦是滋养之义，非指温药也。夫形不足乃阳虚而不充也。气者，药之气也。

药有气厚、气薄、味厚、味薄。味厚者属阴，而滋精；气厚者属阳，而滋形。今以药之气厚者，滋阳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虽以药温养之，亦未尝不兼乎调食饮、适起居与澄心息虑也。"温"字固其二意，然终不可视为温凉之温。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语，比类而观焉，则其义自著矣。

夫金木水火土，运于天地也，则无形质之可观；其丽于地，则有形质矣。金木土水者，有形有质者也；火者，有形而质不实者也。酒性虽热，体同于水，今东垣乃谓饮者无形之气，此亦不能无疑者也。既待发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谓之无形之气乎？且劳倦伤、饮食伤二者，虽俱为内伤，然不可混而为一。《难经》所谓饮食、劳倦则伤脾者，盖谓脾主饮食，而四肢亦属脾，故饮食失节，劳役四肢，皆能伤于脾耳！非谓二者同类而无辨也。夫劳倦伤、饮食伤，虽与风寒暑湿有余之病不同，然饮食伤又与劳倦伤不同。劳倦伤诚不足也，饮食伤尤当于不足之中，分其有余、不足也。何也？盖饥饿不饮食与饮食太过，虽皆是失节，然必明其有两者之分，方尽其理。节也者何？无不及、无太过之中道也。夫饥饿不饮食者，胃气空虚，此为不足，固失节也；饮食自倍，而停滞者，胃气受伤，此不足之中兼有余，亦失节也。以受伤言，则不足；以停滞言，则有余矣。惟其不足，故补益；惟其有余，故消导。亦有物滞气伤，必补益消导兼行者；亦有物暂滞而气不甚伤，宜消导独行，不须补益者；亦有既停滞不复自化，不须消导，但当补益或亦不须补益者。洁古枳术丸，东垣橘皮枳术丸、木香枳术丸之类，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之意存乎其间。其他如木香分气丸、导气枳实丸、大枳壳丸之类，虽无补益，然施之于物暂滞，气不甚伤者，岂不可哉？但

不宜视为通行之药耳！且所滞之物，非枳术丸之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于消导而不知变乎？故备急丸、煮黄丸、感应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洁古东垣亦未尝委之，而弗用也。

故善将兵者，攻亦当，守亦当。不善者，则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败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观乎此，则知消导补益推逐之理矣。若夫劳倦伤，则纯乎补益，固不待议。虽东垣丁宁告戒，然世人犹往往以苦寒之剂，望除劳倦伤之热；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势已极，药不能胜耳！医者，病者，主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懵以然不悟其为妄治之失也。呜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也哉？夫东垣先哲之出类者也，奚敢轻议？但恨其白璧微瑕，而或贻后人差毫厘谬千里之患，故不得不僭逾耳！知我者其鉴之。

外伤内伤所受经旨异同论

客或难予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太阴阳明论》云：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两说正相反，愿闻其解。

余复之曰：此所谓似反而不反者也。夫感天之邪气，犯贼风虚邪，外伤有余之病也；感水谷寒热，食饮不节，内伤不足之病也。二者之伤，腑脏皆尝受之，但随其所从所发之处而为病耳。不可以此两说之异而致疑，盖并行不相悖也。读者当合而观之，其旨斯尽。若曰不然，请以诸处所论证之。《金匮真言论》曰：风触五脏邪气发病。《八正神明论》曰：夫八正之虚邪，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五脏伤。《灵枢经》曰：五脏之中风。又曰：东风伤人，内舍于肝；南风伤人，内舍于心；西南风伤人，内舍于脾；西风伤人，内舍于肺；北风伤人，内舍于肾。观乎此，则天之邪气固伤五脏矣。《灵枢》又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中于阴则溜于腑。又曰：虚邪之中人也，始从皮肤以入，其传自络脉而经、而输、而伏冲之脉以至于肠胃。又曰：东北风伤人，内舍于大肠；西北风伤人，内舍于小肠；东南风伤人，内舍于胃。观乎此，则天之邪气岂不伤六腑乎？《素问》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观乎此，则水谷寒热固伤六腑矣。《灵枢》又曰：形寒寒饮则伤肺。《难经》曰：饮食劳倦则伤脾。观乎此，则水谷寒热岂不伤五脏乎？至于地之湿气，亦未必专害皮肉筋脉，而不能害脏腑；邪气水谷，亦未必专害脏腑，而不能害皮肉筋脉也。但以邪气无形，脏主藏精气，故以类相从而多伤脏；水谷有形，腑主传化物，故因其所有而多伤腑。湿气浸润，其性缓慢，其入人也以渐，其始也自足，故从下而上，从浅而深，而多伤于皮肉筋脉耳！孰谓湿气全无及于脏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时"一语，盖劳役所伤之病，不系上文，异同之义故不之及也。

名医类案

〔明〕江　瓘　编
瞿岳云　整理

提　　要　《名医类案》系明·江瓘所编。成书于1522年。

全书12卷，共分205门。主要辑录明代以前历代名医临床验案，也涉及经、史、子、集中所载的医案。内容包括急慢性传染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五官、妇科、儿科、精神疾病等。所采录的医案，上自秦越人、淳于意，下至元明诸家，凡论治卓越、辨证精详而足以示范者，皆收入案中。所记病案，大致有姓名、年龄、体质、症状、诊断、治疗等项，个别重要病案，还附有编者按语，提示本案要点，可供研究参考。

此书荟集了明代以前医家大量验案，不但反映了所辑前贤的精湛医术及其临证经验，而且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特点，不仅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可作为研究所辑医家学术思想的参考资料。

江瓘历二十年编成《名医类案》，但未及刊行而病故。后由其子江应宿（字少征）增辑问世。之后又经清代魏之琇等人重校，即当前流行本。现存版本有明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刊本、日元和九年（1623）猪子梅寿刻本、日宽文元年（1661）野田庄右卫门刊行本、清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新安鲍氏知不足斋刊本和四库全书本等。此据知不足斋本全文收录。

重订《名医类案》叙

《内经》以五运六气、三部九候原生人之疾病，诊有一定之法，刺有一定之针，此所谓案也。雷公年幼小，别而不能明，明而不能彰。阴阳二十五人，先师之秘，伯高不能尽知；天地动静，五行迁复，鬼臾区上候不能遍明。通阴阳、推四时、握五纪，藏其言于金匮，书其对于玉版，隆以天师之号而无所让，岐伯一人而已。岐伯千言万语，汗漫极于六合，曰“无盛盛，无虚虚”，约以二言，此《灵》《素》之总龟也。经所谓“实者泻之，虚者补之”，此二语之注睛也，是之谓。其言也立，言立而案存，后虽有良医不能易，所谓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也。秦越人、张仲景、皇甫谧、杨上善，导其源而益显；张洁古、刘河间、王海藏、李东垣畅其流而大明。末流稍分，人自为师，家自为学，能杀生人而不能起死人。黄帝告雷公以十全，《周礼·医师》亦言十全为上，《灵枢》言上工十全其九、中工十全其七、下工十全其六，岐伯言上工救病于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彼所谓下工皆今之上工也。《周礼》十失四为下，在今犹为中工。中工立明不失者，亦幸得之案。不足录上工之案，则其可存者也。明嘉靖岩歙县江秀才瓘尝取历代名医之已验者，辑为类案，子应元、应宿足成之。吾观太史公之传淳于意，则意之医案也；陈寿之传华佗，则佗之医案也；李延寿之传徐父伯，则父伯之医案也。后史以医为小道，传方术者略而不书，而案之存于史者盖寡。诸医之良者，自传其术，幸而不终至于泯没。江氏赅而存之，意良善也。书久残失而字句讹缪，吾友魏玉璜氏精于医术，能穷其源，附以己见而论议不至混淆。鲍以文氏，博于考索，能知其故，刊其讹字而汤齐不致贻误。过而请叙，余不知医之术而能深见其理。是书也，出医学入门之阶梯也。虚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轩岐不难羹。墙遇之吾，所告于世医者有三：一曰审脉。自伪王叔和之《脉诀》行，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庸医奉为科律，二语不知其何本也。《六节脏象论》云：人迎阳脉，气口阴脉。可言阴阳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结喉之左右。气口即寸口，亦曰脉口，为诸脉之总汇，在手鱼际之后一寸。人迎有左右，气口亦有左右。明乎人迎、气口，则知四经十二从，以通乎十二原，以贯乎三百六十五气穴、三百六十五孙络。所谓钩、毛、弦、石、溜，与夫春弦、夏钩、秋浮、冬营者，洞若观火矣！而今之医，不知脉。一曰辨药。神农以赭鞭鞭草

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试而著《本草经》。辨药之性也，必深明于温、凉、平、毒之性而后得君、臣、佐、使之用固也。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石药丛瘕、芳草发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弘景、陈藏器其人，未有不误用者。而今之医，不知药。知脉矣，知药矣，吾又益之以一言，曰：慎思。语云："医者意也。"黄帝有问岐伯，即知其人之病之由。雷公有问黄帝，即知其人之病之由。以意决之也，此即黄帝、岐伯之医案也。若其病不应脉，当思其病；脉不应病，当思其脉；药不应病，当思其药。三者相参，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医之有案，盖未有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为良医，人人皆可以立案。太和保合，使斯人各得尽其天年而不夭折于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刊之功，岂不伟哉！余固不惮，哓哓以辨。以文氏曰：子之辨，余知之而不能脱诸口也，盍尽言之。遂书之以为叙。

乾隆庚寅五月朔秦亭老民杭世骏

重订《名医类案》序

新都江氏《名医类案》行世近二百年矣！其为卷十有二，为类二百有奇。条析病状，援据方书，胪列治法，斧藻群言，蔚成大国。实受命于轩岐而拓宇乎《灵》《素》。惜原本考订疏漏，间脱特多。吾友魏君玉衡、鲍君以文，精加雠比，纲罗史氏，研搜家集，毕力补缀，丹铅告疲，始称完好，重付杀青。客有难者曰：古之医师，天官隶焉。或论病以及国，或原诊以知政，鸿术通乎神明而元机出之妙悟。若乞灵于方剂，假宠于陈言，抑亦末矣！而奚以为？夫自张、王绝轨，朱、李辍音，凡今之治医者，辄谓古今异宜，南北殊习，本草非神农之遗，仲景亦偏隅之论。于是倾规弛墨，偏见自圣，卒至于杀人而不自知其谬盭。此譬之治经者，则游谭而已矣。譬之习兵者，则野战而已矣。郭玉、许允宗之言，亦何尝为庸妄者授之口实乎！然则欲为良工，必习谙乎《明堂》《甲乙》《玉册》《元珠》，博涉乎三部、九候、五运、六气，所谓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跖必数千而饱，此一夫之获耳。其若广野，何曰固也。《内经》十八篇、《难经》八十一章，词奥旨远，尊如经典，不易晓了。后世方书候论，汗牛马、充栋宇，学者纵极综考而无所征验，犹不免以人为尝试也。无所比例，犹墨守焉而未得其会通也。余读是编，窃以窥其用心，其征事也确，其达用也大，其竖义也备，其遣辞也约。事皆已经则无所可疑，法可互求则不病于执。世远道微，曲漏充塞，俗师庸术，支节苟且。一旦延张、王于一堂，接朱、李之末座，与之上下，其议焉。其所津逮为何如？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乃可以尽窥仓公之秘笈而奏奇技矣！岂徒资庸瞽之肘后、供童蒙之掇拾而已哉！按：医之有案，实权舆于左氏传、太史公。魏晋以降，多散见于史集，至丹溪始有专书，皆其门人所日纪，亦小说、杂记之属。宋·张季明作《医说》十卷，首述轩岐，以发其宗，次列证治，以穷其变，又此编之鼻祖也。至于分门别类，间有未精审者，是在览者之鉴别。不复为之，更定旧本，向有无名氏朱笔点定，玩其评乙，知其于是道三折肱矣。故并存于兰端云。

乾隆三十五年岁次庚寅二月仁和余集书于新懦斋

《名医类案》序

人者，天地之委。和而六气变于上，百为交于下。自王公大人以及士庶，其事不同，而其不能参和不偏，以使元气无疵疠者。盖杂然而其端无穷，故其致病之端亦无穷也。轩岐垂经范以开人，仓扁极神工以起蹶，至人代有征验多门。奈僻壤每乏宗传，末学惮于博历，寄人死生，属之庸术，予甚悲焉！吾友篁南江民莹氏，始为博士，弟

子蜚声场屋，已而因病治医。以其志在求仁轨，循不器，遂乃博习方书，探悟元奥。治身之余，推及朋旧，危标异症，还瘥保生。篁南子伟然为名医焉！乃取古人所为治病验方及其病之状，天时、水土之宜，用药之宜忌，处剂之审谛，病瘥之期，咸撮其要旨，门分类摘，疏源究因，决嫌疑、定可否，凡若干卷，命之曰《名医类案》。予得而读之，盖喟然叹曰：仁哉，篁南子之用心乎！夫窥观非智，谩闻非学。况医之为道，与仁同功。仁体物而不遗，则医之为术亦遍物而无所遗也。故学以聚之，不厌博历，乃其操之之要则，予尝闻言于篁南子矣。识卑者无高标，心庸者无奇术，要在融悟元机，专精化理，以斟酌元气为功，以察识病原为大，则是编也。思过半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嘉靖壬子冬十一月朔日前进士征仕郎南京礼科给事中让溪山人游震得撰

《名医类案》序

篁南江叟，故为诸生，有声。会多病，去而为医。其子南仲，世其业，并以医名邑中。余雅重叟质行长者，又博物好古，能著述吟咏，以有别集不论，论其所辑《名医类案》云。往，余家居，嫂氏病疟，疟且久，更数医不治。叟治之，投匕而愈。及余游京师，季父病痢，痢且不食，更数医不治。南仲治之，亦投匕而愈。余以此异叟父子，高其技，属以余生且三十年所矣！叟尝谓余：博士家通经乃不废史乎？余曰：孔子不云乎。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经中有史，春秋是已。夫经义也，史事也，其义则断，其事则案，断非经何准，案非史何据？叟曰：然瓘读《素》《难》诸书，得其义，尊之为经。读仓公传，得其事，信之为史。斯亦医家之断案也。非耶？然传所得仓公事耳。继仓公而后杂出于纪载者，其世愈近，其事愈信。彼幸千百之什一夫。孰非事案也，独可废乎哉！于是退而搜辑上自诸子、列传，下及稗官、私谱匕剂之暇，兼采附说。凡察脉、证形、观变、易方，网罗纤悉，类分而代列焉！质之《素》《难》诸经，往往不悖所闻。书且成而叟卒。余谓叟子南仲：盍成先志乎！乃公活人多矣。其脉证、方剂具在，得并次之。南仲泫然流涕曰：先人弃诸孤早，孤弱无知，散失强半，不能哀先世之遗，其幸而存者，亦千百之什一耳。应宿间承提命，守其余业，稍稍窃其遗意，以试于里巷，颇有获者。恐久而与先人俱亡，欲附入一、二，嫌于自多。余曰：否。昔营平叙留田功，不嫌伐一时事，以为后法。况兹私载，藏诸名山以俟知者，又何嫌焉？南仲曰：敬诺！于是书竟成。南仲治余季父事，亦载其中。而嫂氏以叟存时偶忘之，不及载。

万历丙戌秋七月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邑人颍阳生许国撰

《名医类案》序

篁南江先生，吾邑隐君子也。少治儒，因病弃去治医，遂以岐黄鸣邑中。先生娴诗辞，博极载籍，凡古禁方足纪者，汇为编。尝感危疾几殆，诸医环视谓不治，先生徐语曰：吾所集某卷某方与吾证合，试案之，稍加损益，一饮有起色，再饮霍然已。其验如此，顾秘之帐中未出也。先生坳，仲子少微世其业，每睹遗编，涕泣曰：此先人手泽而未竟之志也。子小子何敢让焉。乃益加搜摭，若先生暨已所试奇效者亦附之，总如干卷，将授之剞劂，而以示余。客有在座者曰：嘻！用药如用兵，霍冠军有言矣。顾方略何如，不至学古兵法。医者意也，奚喋喋占占啜古糟粕为？余应之曰：不然，子岂以世之治医者，必能挟无师之智，逞独创之巧，自我作始，前无古人乎？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医之有阴阳、虚实、标本、顺逆，犹兵之有步伐、止齐、奇正、

攻守也。达者变通而底绩，昧者拘曲而罔功，是昧者之过，而岂法之过耶？且霍冠军之将兵，孰与淮阴侯，彼其有天幸，未尝困绝，徒大言而谩耳。淮阴侯战胜攻取，制敌如神，而其所称引，犹云此自兵法，诸君不察也。以淮阴侯之所弗能废者，奈何藉口冠军而废之辟见，胶柱不可以鼓瑟，而遂谓鼓瑟皆可以去柱，岂不谬哉！无论淮阴侯，即秦越人、太仓意，固医之指南嚆矢也，乃其师长桑君、公乘庆亦第举禁方相授受，无他奇，而太史公娓娓艳谭之，至与王侯将相之业并施于后世，其旨深矣。语云：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是编也，可以扩聪明，可以备故实，可以章往而诏来，钩元提要，存乎其人，而何可以糟粕视也。抑闻之，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越人以术见剔，其方不传，庆无子，授意，意无子，堇托之《史记》以传。盖负荷若斯之难也，少微工诗，有父风，遨游两都公卿间，率折节倒屣，不独以医重，拮据廿余年，卒能绍前志而光大之，先生有子矣。嗟嗟！龙门今续成父史，无愧箕裘，马服子徒读父书，竟隳堂构。余嘉少微庶几龙门令而异于马服子也，故不辞为之叙。

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太常寺卿管国子监事前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南京国子祭酒同邑张一桂稚圭甫书

自　序

予读《褚氏遗书》，有曰：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尝抚卷以为名言。山居僻处，博历何由？于是广辑古今名贤治法奇验之迹，类摘门分，世采人列，为书曰：《名医类案》，是亦褚氏博历之意也。自夫三坟坠而九邱湮，方书繁而经论废，或指《素》《难》以语人，鲜不以为迂者，医之术日益滥觞。通经学古，世不多见。昔郑公孙侨聘于晋，适晋侯有疾，卜云：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乃问于侨。侨具述高辛、元冥之遗参汾主封之故，四时节宣之道，通国惊异，以侨为博物君子。太史公作《史记》，传淳于意，备书其治病死生，主名、病状、诊候、方脉，详悉弗遗，盖将以折同异极变化，求合神圣之道，以立权度于万世。轩岐、俞、扁之书，匪直为虚诙已也。今予斯编，虽未敢僭拟先哲，然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既不诡于圣经，复易通乎时俗。指迷、广见或庶几焉耳。学者譬之由规矩以求班，因毅以求羿，引而伸之，溯流穷源，推常达变，将不可胜用矣。书凡十二卷，为门一百八十有奇，间附说于其下云。

嘉靖已酉莫秋既望撰

万历辛卯闰三月朔日丙寅男应宿百拜谨书

凡　例

一、是集乃披阅诸子百家之文中有案，会心者辄手录以备遗忘，积久成帙，乃分门析类耳。

一、前修时贤之案，则系之曰某人，示无掩也；有案无人者，则曰出某书，示有据也。

一、某人案惟先达著名者，则书某字号或官，如朱子注书例，凡先达称官、称爵、称字号之类。案可采而声未著者，直书其名，欲人易晓也。

一、时贤案惟变法稍出奇者采之，诸庸常者不录。

一、案下附说或采前修之言，或附管见，与贤者共议耳，非敢自以为是也。

一、案中方法用古方加减者，但载方名；其方稍隐者，注云出某书；间有品味简者，直载其方。其药分两制度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皆仍诸书之旧也。

一、愚治验诸案亦附诸条之末，一得之愚，弗敢隐秘。后来者或有可采择焉。

一、案以世次为先后，非有所颉颃也。间有后先失次者，无可考者也。

一、诸门后各自分板不相连属，庶后可续编入，不乱其成书也（博按：原刻亦有不分板者，今刻悉连属之以归画一）。

述　补

一、先君子以文名世，而自验诸案简直不文，非不欲文，通乎时俗耳。

一、不肖续编间附己案、一遵凡例，苟意见庸劣，及徒有空文而无方法、脉案可示后者不书，仿春秋常事不书之旨。

目　录

第一卷 …… 369
中风
虚风
伤风
迴风
沓风（附漏风）
中寒
中热
伤寒
瘟疫
大头天行
沙（旧刻作解亦误）
第二卷 …… 395
内伤
命门火衰
暑
湿
消渴
火热
郁
颐养
医戒
第三卷 …… 416
痰
笑哭不常
厥
瞑目不食
人渐缩小
人暴长大
人化为水
卒死
消瘅
痹
咳嗽
喘
疟
第四卷 …… 438
霍乱
泻
痢
呕吐
噎膈
咳逆
吞酸吐酸
痞满
肿胀
第五卷 …… 458
癥瘕
积块
虚损
劳瘵
汗
不汗
便浊（附便数）
遗精
麻木
寒中
恶寒
恶热
热气病
第六卷 …… 476
首风（附头晕头痛）
心脾痛
腹痛
中气亏损心腹作痛
腹鸣
腰痛
胁痛
膝肿
鹤膝风
脚气（附肿痛）
脚发
脚弱
诸气
疝癫
不寐
多梦

消中
第七卷 …… 494
诸虫
哮
遍身痛
身痒
面病（附疣腮）
耳
鼻
眉
眉发自落
须发不白
目
咽喉
口
舌
牙
喑
皮肤皱裂
骨哽
误吞金镞
误吞水蛭蜈蚣
蛇虫兽咬
第八卷 …… 514
血症
下血
溺血
痔（附肠风脏毒）
脱肛
肾脏风疮
臁疮
前阴病
痛风
痿
痈
鬼疰
邪祟
颠狂心疾
怔忡
第九卷 …… 537
淋闭
秘结
黄疸
癍疹
风瘴
四肢病
疬风
痈肿
疣赘
瘤
肿瘿
疮疡
翻花疮
疔疮
第十卷 …… 556
背痈疽疮
痈疽
脑顶疽
多骨疽
瘰疬
鬓疽
附骨疽
肺痈
胃痈
肠痈
悬痈
便痈
下疳疮
肩痈
乳痈
腹痈
囊痈
腰疽
臀痈
腿痈（附腿肿）
脚跟疮
漏
撅扑损伤
死枕愈病
尸蹶（附针验）
色诊
霉疮（附结毒汤烂）
第十一卷（妇人症） …… 580
经水
热入血室
崩漏
带下
求子

娠症（附男女辨验）
转胞
交肠
恶阻
胎水胎肿
胎漏
堕胎
胎产并病
胎热
难产
盘肠产
胎肖（附胎忌）
胎死作喘
产后
师尼寡妇寒热
第十二卷（小见症。博按：此卷异症汤火金疮食忌丹毒中毒五条附入小儿症中非是）…… 605
胎毒
胎晕
脐风
肾缩
咯血
热症
寒症
癖为潮热
汗（附盗汗）
吐泻
惊搐
惊风
慢惊
腹胀
腹痛
嗽喘
嗽痛
赤丹
癍疹
瘛疭
癖积
黄疸
口疮
吃泥
痘疮
疹疮
嗜卧
异症
汤火金疮
食忌
丹毒
中毒
脾风
疳积
走马牙疳

卷 第 一

中 风

琇按：南方中风绝少，多属非风类风，皆风木内病。临症之工宜详审焉。凡风由内发，皆属气与火，若后之虚风、迴风是也。

许胤宗治王太后病风不能言，口噤而脉沉，事急矣，非大补不可也。若用有形之汤药，缓不及事。乃以防风、黄芪，煎汤数斛，置于床下，汤气薰蒸，满室如雾，使口、鼻俱受之，其夕便得语。此非智者通神之法，不能回也。盖人之口通乎地，鼻通乎天，口以养阴，鼻以养阳。天主清，故鼻不受有形而受无形；地主浊，故口受有形而兼乎无形也。

元罗谦甫治太尉忠武史公，年近七十，于至元戊辰十月初，侍国师于圣安寺，丈室中，煤炭火一炉，在左侧边，遂觉面热，左颊微有汗，师及左右诸人皆出，因左颊疏缓（伤热故也），被风寒客之，右颊急，口㖞于右，脉得浮紧，按之洪缓，罗举医学提举忽君吉甫，专科针灸，先于左颊上灸地仓穴（胃穴）一七壮，次灸颊车穴（胃穴）二七壮，后于右颊上热手熨之，议以升麻汤加防风、秦艽、白芷、桂枝发散风寒，数服而愈（琇按：非真中风故，但升散火邪自愈）。或曰：世医多治以续命等汤，今用升麻汤加四味，其理安在？曰：足阳明经（胃），起于鼻交頞中，循鼻外入上齿中，手阳明经（大肠），亦贯于下齿中，况两颊皆属阳明。升麻汤乃阳明经药，香白芷又行手阳明之经，秦艽治口噤，防风散风邪，桂枝实表而固荣卫，使邪不能伤，此其理也。夫病有标本经络之别，药有气味厚薄之殊，察病之源，用药之宜，其效如桴鼓之应。不明经络所过，不知药性所主，徒执一方，不惟无益，而反害之者多矣。学者宜深思之。

张安抚年六十余，已未仲冬，患风证，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心神昏愦，烦躁自汗，表虚恶风，如洒冰雪（如洒冰雪阴中也），口不知味，鼻不闻香臭，闻木音则惊怖，小便频多，大便结燥。若用大黄之类下之，平日饮食减少，不敢用。不然，则满闷，昼夜不得寐（此症难治）。约三月余，凡三易医，病全不减。至庚申三月（下后），又因风邪，加之痰嗽，嗌干燥，疼痛不利，唾多，中脘气痞似噎。予思《内经》有云：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病形乃应。又云：人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此风气下陷入阴中，不能生发上行（气不能升），则为病矣。又云：形乐志苦，病生于脉，神先病也。邪风加之，邪入于经，动无常处（动有常则知邪不入经），前证互相出见，治病必求其本邪气乃服，论时月，则宜升阳补脾胃，泻风木（仲冬至季春）；论病，则宜实表里，养卫气，泻肝木，润燥，益元气，慎喜怒，是治其本也。以柴胡、黄芪各五分，升麻、当归、甘草（炙）各三分，半夏、黄檗（酒洗）、黄芩、人参、陈皮、芍药各二分，名曰加减冲和汤。煎服。自汗，加黄芪五分；嗽，加五味子二十粒；夜不得寐，乃心事烦扰，心火内动，上乘阳分，卫气不得交入阴分使然也，以朱砂安神丸服之。由是昼亦得睡，此风中腑，兼中脏也。

真定府临济寺赵僧判，于至元庚辰八月间，患中风，半身不遂，精神昏愦，面红颊赤（面红颊赤阳中也），耳聋鼻塞，语言不出，诊其两手，六脉弦数（中风此脉甚多）。洁古有云：中脏者，多滞九窍；中腑者，多着四肢。今语言不出，耳聋鼻塞，精神昏愦，是中脏也；半身不遂，是中腑也。此脏腑俱受病邪，先以三化汤一两，内疏三两行散其壅滞（先下），使清气上升，充实四肢；次与至宝丹加龙骨、南星，安心定志养神治之（后补），使各脏之气上升，通利九窍。五日，声音出，言语稍利，后随四时脉证，加减用药；不旬，即稍能行步，日以绳络其病脚，如履阈，或高处，得人扶之，方可逾也；又刺十二经之井穴（脏井：肺少商穴，心少冲穴，肝大敦穴，脾隐白

穴，肾涌泉穴，包络中冲穴。腑井：胆窍阴穴，胃厉兑穴，三焦关冲穴，小肠少泽穴，大肠商阳穴，膀胱至阴穴），以接经络，翌日舍绳络，能步几百步，大势皆去，戒之慎言语，节饮食，一年方愈。

丹溪治一人患滞下（下多亡阴），一夕昏仆，手舒撒，目上视，溲注，汗大泄，喉如拽锯，脉大无伦次，此阴虚阳暴绝也（此症死者居多）。盖得之病后酒色。急灸气海穴（气海脐下一寸半）以续阳气，渐苏，服人参膏数斤而愈（作大虚治）。

一肥人中风口㖞，手足麻木，左右俱废，作痰治，以贝母、瓜蒌、南星、半夏、陈皮、白术、黄芩、黄连、黄柏、羌活、防风、荆芥、威灵仙、薄桂、甘草、天花粉。好吃面，加白附子。入竹沥、姜汁，更加少酒行经。

一肥人中风，用苍术、南星、酒芩、酒柏、茯苓、木通、升麻、厚朴、甘草、牛膝、红花，水煎，先吐后药。

一妇年六十余，手足左瘫，不言而健，有痰。以防风、荆芥、羌活、南星、没药、乳香、木通、茯苓、厚朴、桔梗、甘草、麻黄、全蝎、红花为末，酒下，未效。时春，脉伏而微，又以淡盐汤、韭汁，每早一碗吐之，至五日，仍以白术、甘草、陈皮、茯苓、厚朴、菖蒲，日进二服（吐后必用清补二剂亦是一法），又以川芎、山栀、豆豉、瓜蒂、绿豆粉、韭汁、盐汤，吐甚快。后以四君子汤服之，又以川归、酒芩、红花、木通、厚朴、鼠粘子、苍术、南星、牛膝、茯苓为末，酒糊丸，服十日后，微汗（仍以汗解）。手足微动而言（作实痰治）。

一人中风，口眼歪斜，语言不正，口角涎流，或半身不遂，或全体如是，此因元气虚弱而受外邪，又兼酒色之过也，以人参、防风、麻黄、羌活、升麻、桔梗、石膏、黄芩、荆芥、天麻、南星、薄荷、葛根、赤芍药、杏仁、川归、川芎、白术、细辛、皂角等分，加葱、姜水煎，入竹沥半盏，随灸风市（奇俞穴）、百会（督脉）、曲池（大肠穴）、合绝骨（胆穴。绝骨即悬钟穴）、环跳（胆穴）、肩髃（大肠穴）、三里（胃穴）等穴，以凿窍疏风，得微汗而愈（亦以汗解）。

李真三患中风，半身不遂。羌活愈风汤，加天麻、荆芥、僵蚕各一钱而愈。

吴能三，患中风，卒中昏不知人，口眼㖞斜，半身不遂，痰厥气厥。二陈汤加姜汁炒黄连、天麻、羌活、麦冬、僵蚕、南星、荆芥、独活、姜汁、竹沥（方甚佳。作痰治）

姜晟年五十三岁，好饮酒（湿热），患中风，口㖞斜。搜风汤内加姜汁炒黄连、地龙、全蝎各八分，羌活、荆芥各一钱（作湿热治）。

邱信年四十三岁，患中风，肚甚疼，口眼㖞斜，苏合香丸服之就愈，后加姜汁竹沥全愈（作气治）。

徐浦三好色，妾四人有色。患中风，四肢麻木无力，半身不遂。四物汤（治风先治血，血生风自灭）加天麻、苦参、黄柏、知母、麦冬、人参、白术、黄芪、僵蚕、全蝎、地龙而愈。

顾京一年三十二岁，患中风，半身不遂，臂如角弓反张，二陈加麦冬、川芎、当归各一钱，天麻、羌活、黄连（姜汁炒）、黄芩各七分，荆芥、乌药各五分（疏肝气养肝血清肝火），数十贴而愈。

邱敏六年三十六岁，患中风、四肢如瘫，此人好色，从幼做买卖，有外事（此风非自外来，由内燥火而卒中也）。二陈与四物汤加人参、黄芪、白术、麦冬、姜汁、竹沥，百十贴而愈。

周忠信患中风，头疼如破（清气不上升），言语蹇涩。小续命汤加防己、肉桂、黄芩、杏仁（去皮尖）、芍药、甘草、芎劳、麻黄（去根节）、人参、防风一两半，羌活、大附子（炮，去皮脐）半两，水三盅，枣二枚，食前煎服。

方延一年三十九岁，患中风，一身俱麻（麻由虚而气不行），乌药，顺气散加人参、白术、麦冬、川芎、当归而愈（一则头疼如破，一则一身俱麻，看他用药俱有分寸）。

陶文三年五十六岁，患中风，身如刺疼，四物汤加防风、荆芥、蝉蜕、麦冬、蔓荆子（血虚协湿）。

王从一年四十二岁，十指尽麻木并面麻，乃气虚症，补中益气汤加木香、附子各五分，愈；又加麦冬、羌活、防风、乌药，服之全愈（一则一身如刺疼，一则十指尽麻、面麻，又如此用药）。

汪文富年四十六岁，患中风，偏枯，四肢不随，手足挛拳。二陈汤加防风、虎胫骨、当归、杜仲、牛膝、续断、金毛狗脊、巴戟、石斛各一钱（养血暖筋，治法一小变）。

言清一年三十七岁，乃匠者，勤于动作，能饮酒，患中风，头目眩晕。二陈汤加防风、羌活、当归、芍药、人参、白术、黄连、熟地（姜汁制）、川芎、甘蔗汁。

胡清年三十六岁，平日好饮酒，大醉，一时晕倒，手足俱麻痹。用黄芪一两，天麻五钱，甘蔗汁半盏。

时付三患中风，双眼合闭，晕倒不知人，子也不识。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二合愈。

邓士付患中风，卒暴，涎流气闭，牙关紧急，眼目俱被损伤。二陈汤加白芷、天南星、甜葶苈、姜汁、竹沥二合愈（又治痰泻肺法）。

金付七患中风，攻注四肢骨节痛（湿痰流注关节故痛），遍身麻木，语言蹇涩。二陈汤加川芎、羌活、僵蚕、枳壳、麻黄（去节）、桔梗、乌药、服之愈（又治气法）。

徐太一年二十三岁，患中风，一时晕倒，不知人，母也不识。二陈汤加南星、当归、芍药、黄芪、熟地（姜汁制虚而协痰）。

孙文正年六十一岁，患中风手足瘫痪，痰壅盛，头眩。二陈加南星、姜汁、竹沥，服之愈（痰火）。

宗京舍年二十九岁，患中风，四肢麻木，双足难行。二陈汤加当归、人参、麦冬、黄柏、杜仲、牛膝、白术（虚）。

何澄患中风，四肢不知痛痒，麻木，乃气虚，大剂四君子汤加天麻、麦冬八分，黄芪、当归身（虚）。

穆林年五十四岁，患中风，并小肠疝气。二陈汤加吴萸、葫芦芭、小茴香、熟地各一钱（加药妙）。

祝橘泉治英国公病，左瘫不语，气上壅，医以为中风，用顺气祛风之剂，弗效。祝曰：此痰火湿热所致。与之清燥化痰，前后饮竹沥数升愈。

王节斋治一壮年人（年壮可吐），忽得暴疾，如中风，口不能言，目不识人，四肢不举，急投苏合香丸，不效。王偶过，闻之，因询其由。曰：适方陪客，饮食后，忽得此症（食闭）。遂教以煎生姜淡盐汤，多饮探吐之，吐出饮食数碗而愈。

虞恒德治一妇，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得中风，暴仆不知人事，身僵直（实），口噤不语，喉如拽锯，水饮不能入，六脉浮大，弦滑，右甚于左（弦滑为实）。以藜芦末一钱，加麝香少许，灌入鼻窍，吐痰一升许（先吐因水饮不能入，如无此症小续命为稳），始知人事，身体略能举动，急煎小续命汤，倍麻黄，连进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渐苏省，能转侧，但右手足不遂，语言蹇涩，后以二陈汤，加芎、归、芍药、防风、羌活等药，合竹沥、姜汁，日进二三服，若三四日大便不去，则不能言语（脾之脉散舌下），即以东垣导滞丸或润肠丸微利之，则言语复正，如此调理，至六十余，得他病而卒。

江陵府节度使进豨莶丸方。臣有弟讲，年三十，中风，床枕五年，百药不瘥，有道人钟针者，因睹此患，可饵豨莶丸必愈。其药多生沃壤，五月间收，洗去土，摘其

叶及枝头，九蒸九曝，不必太燥，但取蒸黑为度，杵为末，炼蜜丸，梧桐子大，空心温酒米饮下二三十丸，所患忽加，不得忧，至四十服，必复如故，五十服当丁壮。奉宣付医院详录。又知益州张咏进表云：臣因换龙兴观，掘得一碑，内说修养气术，并药二件，依方差人采觅，其草颇有异，金棱银线，素根紫茎，对节而生，蜀号火毓，茎叶颇同苍耳，谁知至贱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吃至百服，眼目精明，即至千服，须发乌黑，筋力轻健，效验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罗守一，曾因中风坠马。失音不语，臣与十服，其病立痊。又僧智严年七十，患偏风，口眼㖞斜，时时吐涎，臣与十服，亦便瘥，今合一百剂，差职员史元奏进（本草）。

薛已治王进士，因劳役失于调养，忽然昏愦，此元气虚，火妄动，挟痰而作，急令灌童便（童便妙），神思渐爽，更用参、芪各五钱，芎、归各三钱，元参、柴胡、山栀、炙甘草各一钱，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补加五味、麦门冬治之而安（先生得手处在认症确，未到处在不言脉）。凡人元气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因饮食劳倦，或因用心太过，致遗精白浊，自汗盗汗，或内热晡热，潮热发热，或口干作渴，喉痛舌裂，或胸乳膨胀，胁肋作痛，或头颈时痛，眩晕目花，或心神不宁，寤而不寐，或小便赤涩，茎中作痛，或便溺余滴，脐腹阴冷，或形容不充，肢体畏寒，或鼻气急促，或更有一切热症，皆是无根虚火。但服前汤，固其根本（琇按：无外感者，可遵其法），诸证自息，若攻其风热，则误矣。

艾郭武，牙关紧，左体瘫，不能言，口眼牵动，神昏欲绝，六脉沉细而涩，乃中寒湿所致，非中风也。即以姜汁调白末子（白末子即胆星、白附子、乌头三味）灌入半盏，吐痰四五口，又磨至宝丹灌之，又吐痰数口，气得通，张眼四顾，惊号大哭。片时，复昏不语，继以五积散加木香、南星、附子、白术、茯苓，自当日午至来早，服药四盏，患人方苏，三日后，大便洞利三行，皆是痰积，又与虎骨酒服之，全愈。

一男子卒中，口眼㖞斜，不能言语，遇风寒，四肢拘急，脉浮而紧，此手足阳明经虚，风寒所乘，用秦艽升麻汤治之（随脉用药）稍愈，乃以补中益气加山栀而痊。若口喑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属肾气虚弱，名曰痱症，宜用地黄饮子治之。然此症皆由将息失宜，肾水不足，而心火暴盛，痰滞于胸也，轻者自苏，重者必死。

一男子体肥善饮，舌本强硬，语言不清，口眼㖞斜，痰气涌盛，肢体不遂，薛以为脾虚湿热，用六君加煨葛根、山栀、神曲而痊。

一人年六十余，素善饮，两臂作痛，恪服祛风治痿之药，更加麻木，发热，体软，痰涌，腿膝拘痛，口噤语涩，头目晕重，口角流涎，身如虫行，搔起白屑。薛曰：臂麻体软，脾无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摄也；口斜语涩，脾气伤也；头目晕重，脾气不能升也；痒起白屑，脾气不能营也。遂用补中益气加神曲、半夏、茯苓，三十余剂，诸症悉退。又用参术煎膏治之而愈。

顾宪幕饮食起居失宜，左半身并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涌，用参、芪大补之剂，汗止而神思渐清，颇能步履，后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肿胀甚大，重坠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肾脉洪大而数，重按则软涩。朝用补中益气加黄柏、知母、麦门、五味，煎送地黄丸；须用地黄丸料加黄柏、知母数剂，诸症悉退，但自驰禁，不能全愈耳。

一男子时疮愈后，遍身作痛，服愈风丹，半身不遂，痰涎上涌，夜间痛甚，薛作风客淫气，治以地黄丸而愈（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补肾即补肝）。

一老妇两臂不遂，语言蹇涩，服祛风之药，筋挛骨痛，此风药亏损肝血，益增其病也。薛用八珍汤补其气血，用地黄丸补其肾水，佐以愈风丹而愈。

一妇人因怒，吐痰，胸满作痛，服四物、二陈、芩、连、枳壳之类，不应，更加祛风之剂，半身不遂，筋渐挛缩，四肢痿软，日晡益甚，内热口干，形体倦怠。薛以

为郁怒伤肝脾、气血复损而然。遂用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调治，喜其谨疾，年余愈。

一妇人脾胃虚弱，饮食素少，忽痰涌气喘，头摇目剳，手扬足掷。难以候脉，观其面，色黄中见青，此肝木乘脾土，用六君加升麻、柴胡治之而苏，更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调理而痊。一妇人，怀抱郁结，筋挛骨痛，喉间似有一核（此症甚多），服乌药顺气散等药，口眼歪斜，臂难伸举，痰涎愈甚，内热晡热，食少体倦，薛以为郁火伤脾、血燥生风所致，用加味归脾汤，二十余剂，形体渐健，饮食渐加；又服加味逍遥散十余剂，痰热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阳益胃汤，数剂，诸症渐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经血少，用地黄丸而愈（药剂多寡，其法妙妙）。

车驾王用之，卒中昏愦，口眼㖞斜，痰气上涌，咽喉有声，六脉沉伏（中阴），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若遗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用前药亦有得生者，夫前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有斩关夺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以取败矣。观先哲用芪附、参附等汤，其义可见。

曾公谈录，荆芥穗为末，以酒调，下二三钱，凡中风者服之立愈，前后甚验，是时顺儿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调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江篁南治休宁临塘范本济邑尹之内，年五十余，夜间卒然晕倒在灶前，口眼㖞斜，口角涎流，初不知人，少间略省，面前要火熏灼，乃以南星、半夏、陈皮、川芎、枳壳、僵蚕、天麻、参、芪、甘草等药。至夜半，汗出不止，复昏晕甚，手足抽掣，乃以人参八钱，黄芪五钱，防风一钱，附子七分，与之作二三次服。逾时，吐出药少许，并渣饮之，不吐，汗收敛，次早颇能言，右手能动举，苦头痛，乃遍身痛，以人参四钱，白术、陈皮、归、芎、南星各一钱，半夏一钱半，白芷七分，荆穗、秦艽、蔓荆子各五分，甘草三分，加竹沥、姜汁。夜半因恼怒，复晕移时，至次早头痛未解，要人以手按痛处，稍安时时欲人执持两手，以人参二钱，半夏一钱五分，白术、归芎、南星、陈皮、白芷、荆穗、甘草各一钱，细辛二分。是日头痛稍减，晚间复服一剂，续加天麻、蔓荆子之类，出入调治，一月而愈。

江应宿治淮商朱枫野，年五十二岁，患中风，月余，逆予诊视，六脉滑数弦长，重按无力，口角涎流，言语蹇涩，饮食作呕，此七情内伤，热胜风动之症，调以六君，秦艽、天麻、芩、连、瓜蒌、姜汁、竹沥，补以六味丸。风热渐退，手能作字，家眷远来，以为饮食少，欲求速效，请京口一医，投十六味流气饮，继进滚痰三钱。予曰：必死是药矣。预煎人参一两，候至夜分，果大泻，神脱，厥去不知人，予自持参汤灌之，复苏。予遂辞归白下，越旬日而讣音至，惜哉！此商而儒行者，本虚病，误投下药，是犯虚虚之戒。

休宁程少溪，贾秣陵城，年四十八岁，三月初旬，往茅山进香，衣著单薄，中途遇雨，衣被尽濡，止宿旅舍，带湿睡卧，回入城，患中风，左手足不遂，口眼歪斜，言语蹇涩，面肿流涎，口开眼合，手撒喉如拽锯，汗出如油呃逆不定，昏愦，头痛如破，烦躁不宁，诸医环视，议作风痰，投以二陈，加枳实、瓜蒌、芩、连、胆星。三四日，殊无退症，逆予诊视，六脉浮大弦滑，重按豁然右大于左一倍，此平时酒色过度，兼之外感风邪，脏腑俱受病，而阳明经居多，投白虎加小续命汤（《明医杂著》白虎配附子理中，此以白虎合小续命二法俱妙），一匕而呃逆止，口闭涎收；再二剂，眼开，呼吸和，而诸症递减，脉始敛，两手停匀，已逾险处。予有事暂回，一二辈流言，病症虽减，人参、附子乃劫药，若多服，恐留热毒在中，遂易医，仍服二陈，加寒凉，二十余剂，顿然如旧，反加鼻疮，目眦赤烂，胸乳胀痛，烦躁益盛。复召子诊视，皆虚热无根之火，乃用六味丸料，加参、附、麦门、五味、元参、知母二服安然，头痛除

而虚热减。谤又至云：参、芪必不可服，病家疑，固不肯用，予固辞，既不用参，吾无奇术矣。然二陈、芩、连，虽不去病，亦无伤也，但不可轻用下痰峻利丸散，不补正气，必成瘫痪，可延岁月耳，遂归不复往。

宿按：中风，有真中、类中之不同，世人因名而迷其实。昔人主乎风，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湿，未尝外风而言，但云致病之因，岂可偏废。昔人主风者，乃外感之风邪，为真中风以立名，三子曰火，曰气，曰湿，乃挟内伤为类中，本气所自病也，名同而实异。经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则阳气固，虽有大风疠毒，弗能害也。是故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夫人年逾四旬，阳明脉衰于上，面焦发白，阴气衰于下，将息失宜，肾水虚衰，心火暴盛无制，而成天地不交之否，加之七情悒郁，忧思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症。气虚卒倒曰气厥、卒厥、尸厥、寒厥、风痱、风懿、中湿，即中气之阴症，虚病脉必沉伏缓弱，身凉少痰涎，手足不偏废，治宜豁痰开郁，先以苏合丸，次以二陈，四君，调以补中益气，加桂、附，扶虚行气则风从气运而散。有风热痰火，曰痰厥、食厥、热厥、暑风、漏风，即中气之阳症，内实脉必弦数，或洪大弦滑有力，可从子和三法，所谓热胜风动之症，调以通圣，辛凉，补血，滋阴，润肝，缓气，风热自退。若年高虚热者，脉虽弦数，而虚弱无力，又忌汗吐，调从丹溪，二陈加芩、连、羌、防、瓜蒌、姜汁、竹沥。若真中风邪，东垣中经，中血脉，中腑，中脏，外有六经形症，偏枯痿易，瘫痪不随，脉必浮弦盛。中腑者，多著四肢；中脏者，多滞九窍。中腑者，以小续命汤，随六经加减，通经发散。入脏则内有便溺之阻，轻则导滞丸、麻仁丸，重则三化汤，通其壅塞。或外无六经之证，内无便溺之阻，肢不能举，口不能言，此中经也，宜大秦艽汤补血以养筋。以上三中，诸般种种，轻重不同，岂可不审寒热虚实，内外有无伤感，所挟真中类中，混同施治，概以二陈芩连，损真之剂，专治痰火，鲜不败事，表而出之，以俟知者。

孙斗华赶试南都，六月初旬，梦遗，畏寒，惊惧，重裘厚被，取汗过多，身热，六脉滑数无力，与清暑益气汤（误），次日舌强，语言不清，如颠目瞪不识人（琇按：汗过多身热，阳盛也。又以风药气药，鼓火上行，故见症如是），与人参白虎汤加胆星、僵蚕、秦艽、天麻、姜汁、竹沥渐愈。数日后，舌心黑如墨，与黄连解毒汤、凉膈散、泻心汤，不退，与犀角地黄汤而愈，此暑风类中（若舌心黑而投参附或大黄俱不救，当思解毒）。

虚　风

江应宿治大司成许颖阳公，头振动摇，诊得六脉沉缓，左关尺散软无力，即告之曰：此虚风候也。公乃日侍经筵，矜持太过，伤损肝肾二经之血分耳。经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又曰恐伤肾，恐惧不已，则火起于肾，而消铄精血，肾水一亏，则心火暴盛无制。故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风火相扇而掉摇。治疗之法，唯宜养血顺气，气行而痰自消，血荣而风自灭矣。为制养血膏一料，枸杞为君，参、芪、归、术为臣，天、麦二冬为使，更制定振丸，酒煮黄连、姜制半夏为君，四物养血为臣，参、芪、白术为佐，天麻、秦艽、灵仙、荆、防、全、辛为使，蜜丸，昼用养血膏，夕服定振丸，月余获效，三越月渐愈。

渐商朱鹤子年九岁，忽患手足抽掣动摇，弄舌吐沫，面白唇青（不发热作阳虚），诸医或作风治、惊治、火治、痰治，杂进珠犀、金石、牛黄、虎珀、蜈蚣、全蝎等药，几殆。予视诊，右手三部，沉弱无力，左手滑大（论脉则虚痰），此脾虚生风之症，理宜大补，用归脾汤，加桂附一匕。搐定，减去桂、附，大剂参、芪，六服全愈。

虚风有阴阳之异，前案为精血之虚，曰阴虚；后案为元气之虚，曰阳虚。阴虚者，凉肝补肾；阳虚者，温肺健脾。若作风治，是犯虚虚之戒。

伤　风

丹溪治金得，年三十八岁，面色青白，患伤风，身热，大便不通，小柴胡汤加羌活、枳壳、桃仁、麻子仁各七分（此等案俱见症治病）。

一人黑色能饮酒，患伤风、头疼、身疼、如火热，骨痛无比，不吃饭，人参败毒散加干葛。

卢正一年四十五岁，患伤风，腰疼，身热饮水，小柴胡汤加杜仲、牛膝、天花粉、连翘、干葛。

王成三患伤寒风，腹泻，百二十来度，五苓散加白术三钱，前胡八分，羌活一钱（风能胜湿），苍术二钱，神曲（炒）一钱。

方恺三患伤风，心疼，败毒散加山栀（炒）九分，白芍一钱五分，草豆蔻一钱五分，木香（煨）一钱。

祝显一患伤风，小便白浊无度，小柴胡汤加黄柏、知母、白术、芍药、当归各一钱，莲肉（去心皮）一钱，秋石八分。

薛立斋治鸿胪苏龙溪，患伤风咳嗽，气喘，鼻塞流涕，用参苏饮一剂，以散寒邪，更用补中益气汤，以实腠理而愈。后因劳怒仍作，自用前饮，益甚，加黄连、枳实。腹胀不食，小便短少，服二陈四苓，前症愈剧，小便不通。薛曰：腹胀不食，脾胃虚也；小便短少，肺肾虚也。悉因攻伐所致，投以六君加黄芪、炮姜、五味二剂，诸症顿退，再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五味，数剂全愈。

金宪阮君聘，患伤风咳嗽，面白，鼻流清涕，此脾肺虚而兼外邪，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五味治之而愈，又用六君、芎、归之类而安。

吴江史安卿子伤风，用表散化痰之药，反痰盛咳嗽，肚腹膨胀，面色白㿠白，此脾肺俱虚，用六君子加桔梗，一剂顿愈。至三日，前症又作，鼻流清涕，此复伤风也。仍用前药，加桑皮、杏仁而愈。

史元年子喘嗽，胸腹膨胀，泄泻不食，此饮食伤脾土，而不能生肺金也。用六君子汤一剂，诸症顿愈。

宿曰：余每治伤风外感而无内伤者，但用九味羌活汤、参苏饮，无不立愈。予自感冒，必补中气，而外邪始解，可见人之禀赋，万有不齐，岂可一例表散，今观薛案，与予元气弱者吻合，于此虚实可见。

迥　风（迥与洞同，谓洞彻也）

淳于意治齐淳于司马病，切其脉，告曰：当病迥风。迥风之状，饮食下嗌，辄后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琇按：其必内火素盛，又食过饱而疾驰，食乃奔迫而下，食去肠虚气复流聚，故食入则气迫，辄后若洞彻然，以黄连泻火，米汁补脾而愈。凡治火迫下泄用之神验）。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迥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琇按：信误以病同赵章，断以为死亦高手也）。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史记》）。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迥风。迥风者，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琇按：酒伤阳明太阴，湿热久从火化，三阴生气竭绝，故洞泄而死也）。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者，法曰五死，皆为前分界法，后十日乃死，所

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脏实，中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史记》）。

沓　风

附漏风。琇按：《素问》风论，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又外在腠理则为泄风。

安阳武都里成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诊之，谓病苦沓风，三岁，四肢不能自用，使人喑（失音也），喑即死。今闻其四肢不能用，喑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琇按：经云：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兹谓饮酒见大风气，是肺为风邪所伤，故痿而失音也。又云脾病而四肢不用，则脾土亦为酒湿所伤矣）。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琇按：涩而短也），法曰三岁死也（《史记》）。

江少微治黄三辅年逾四旬，醉饮青楼，夜卧当风，患头痛发热，自汗盗汗，饮食不进，医治十余日，罔效。诊得六脉浮洪，重按豁然，饮酒当风，名曰漏风，投以白术、泽泻酒煎，而热退，汗仍不止，心中如水，此思虑所致，与归脾汤，加麻黄根、桂枝十数服而愈，头痛不已，用白萝卜汁吹入鼻中立止。

中　寒

琇按：中寒，以直中三阴为是，诸案惟当翁吴仆二症近之，余皆感寒非中寒也。

罗谦甫治参政商公年六旬余，原有胃虚之证，至元己巳夏上都住，时值六月，霖雨大作，连日不止，因公务劳役过度，致饮食失节，每旦则脐腹作痛，肠鸣自利，须去一二行，乃少定，不喜饮食，懒于言语，身体倦困。罗诊其脉，沉缓而弦，参政以年高气弱，脾胃素有虚寒之证，加之霖雨，及劳役，饮食失节，重虚中气。《难经》云：饮食劳倦则伤脾，不足而往，有余随之，若岁火不及，寒乃大行，民病鹜溏。今脾胃正气不足，肾水必挟木势，反来侮土，乃薄所不胜，乘所胜也。此疾，非甘辛大热之剂，则不能泻水补土（舍时从症），虽夏暑之时，有用热远热之戒，又云有假者反之，是从权而治其急也。《内经》云：寒淫于内，治以辛热。干姜、附子辛甘大热，以泻寒水，用以为君；脾不足者，以甘补之，人参、白术、甘草、陈皮苦甘温，以补脾土，胃寒则不欲食；以生姜、草豆蔻辛温，治客寒犯胃，厚朴辛温，厚肠胃，白茯苓甘平，助姜附以导寒湿，白芍药酸，微寒补金泻木，以防热伤肺气为佐也。不数服，良愈（琇按：此症是中寒，谓中气虚寒非中寒也）。

吴救治一人暑月远行，渴饮泉水，至晚，以单席阴地上睡，顷间寒热，吐泻不得，身如刀刮而痛（寒症可知）。医曰：此中暑也。进黄连香薷饮一服，次以六和汤随服随厥。吴诊其脉，细紧而伏。曰：此中寒也。众皆笑曰：六月中寒，有是事乎？吴曰：人肥白素畏热，好服凉剂，况远行，途中饮水必多，今单席卧地，夏月伏阴，深中寒气，当以附子理中汤大服乃济（舍时从症）。病者曰：吾在家，夏常服金花黄连丸，今途中多服益元散，及瓜水，因得此患。吴曰：此果然也，用之甚效。按：张仲景云：夏月阳气在表，胃中虚冷，故欲著腹衣，今人酷热，日取风凉，夜多失盖，饮水食瓜果，多服凉剂，或以井泉浴体，久而不成患者鲜矣。

一富翁患中寒阴症，名医盈座，最后延御医吴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之市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潜裁其半，以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何灭吾成药也？问之，知减其半。曰：噫嘻！吾投三枚，将活三年也，今止活年半耳。后年余，复病而卒，脉药之神如此。

江应宿见一木商，自云曾经五月放树，久立风雨湿地，衣服尽濡，患寒热交作，遍身胀痛，欲人击打，莫知为何病，服药罔效，忽思烧酒，热饮数杯，觉腹中宽快，数

饮至醉良愈。此中寒湿，医莫能察识耳。

饶州吴上舍仆，年逾二十，患小腹卒痛，四肢厥冷，江诊得六脉沉伏，此中寒阴症投附子理中汤，一七而愈。

中　热

琇按：中字，宜作平声为是，盖内热病。即经云热中是也。中热多在盛夏，名曰中暍。其病甚暴，今以中为中，误列中热门。

淳于意治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医法之妙尽矣），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镵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琇按：观此则为热中无疑，与阴虚火炽人服桂附初少愈后乃不治同）。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于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琇按：肝胃热燥，故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琇按：重见痈疽门）。

伤　寒

琇按：伤寒皆祖仲景，仲景原本《素问·热论》。又按：冬月为正伤寒，春为温病，夏为热病，症虽略同治应稍异。

《南史记》范云：初为陈武帝属官，武帝有九锡之命，云忽感伤寒，恐不得预庆事，召徐文伯诊视，问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瘥甚易，正恐二年后不复起耳。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于是先以火煆地，布桃柏叶，设席，置云其上，顷刻汗出，以温粉扇之，翌日遂愈。云甚喜，文柏曰：不足喜，后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寿限，况不顾表里，不待时日，便欲速愈者耶。今病家不耐病，病未三四日，昼夜督汗，医者随情顺意，鲜不致害，故书此为戒（《本事方》）。

许学士叔微云：一乡人伤寒身热，大便不通，烦渴郁冒，医者用巴豆药下之，顷得溏利，宛然如旧。予视之，阳明结热在里，非大柴胡、承气等不可，巴豆止去积，不能荡涤邪热蕴毒，亟进大柴胡等，三服，得汗而解（以下作汗亦是一法）。

一乡人邱生者，病伤寒，许为诊视，发热，头痛，烦渴，脉虽浮数而无力，尺以下迟而弱。许曰：虽麻黄证，而尺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荣气不足，血气微少。未可发汗，用建中汤加当归、黄芪令饮，翌日脉尚尔，其家煎迫，日夜督发汗药，言几不逊矣。许忍之，但只用建中调荣而已，至五日尺部方应，遂投麻黄汤，啜二服，发狂，须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信知此事为难，仲景虽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医者须察其表里虚实，待其时日，若不循次第，暂时得安，亏损五脏，以促寿限，何足贵也。

一人病发热恶寒，自汗脉浮而微弱，三服桂枝汤而愈，此方在仲景一百十三方内，独冠其首，今人全不用，惜哉！仲景云：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淫淫恶风，淅淅恶寒，翕翕发热，宜桂枝汤。此脉与证，仲景说得甚分晓，止是人看不透，所以不敢用。仲景云：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此谓元受

病而然也。又曰：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医妄汗之，使阳气微，太下之，令阴气弱，此谓医所病而然也。大抵阴不足，阳往从之，故内陷而发热；阳不足，阴往乘之，故阴上入阳中则恶寒。举此二端明白，何惮而不往桂枝哉。

一人病伤寒身热，头痛，无汗，大便不通，已四五日，医者将治大黄、朴硝等下之，许曰：子姑少待，予为视之。脉浮缓，卧密室中，自称甚恶风。许曰：表证如此，虽大便不通，数日腹不胀，别无所苦，何遽便下之，大抵仲景法，须表证罢，方可下，不尔则邪乘虚入，不为结胸，必为热痢也。作桂枝麻黄各半汤，继之以小柴胡，黎黎汗出，大便亦通而解。仲景云：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拟欲攻之，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坚实有燥屎，自可徐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下不嫌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之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一丈夫，因入水发热，倦怠，以白术、陈皮、干葛、苍术各二钱，人参、川芎各一钱五分，生芪一钱，甘草些少，分作三贴服，愈（琇按：此丹溪案宜入湿门）。

一人年近五十，大便下血，脉来沉迟涩，面黄神倦者，二年矣，九月间，因劳倦发热，已自服参苏饮两贴，热退，续早起过劳，遇寒，两手背与面紫黑（有一人新昏手背与面紫黑，而大小便不通用温补药不救），昏仆，少顷复醒，大发热，妄语口渴身痛至不可眠，脉之，三部不调，微带数，重取虚豁，左大于右，朱以人参二钱五分，带节麻黄、黄芪各一钱，白术二钱，当归身五分，与五贴得睡，醒来，大汗如雨，遂安。两日后，再发热，胁痛，咳嗽，若睡时，嗽不作而妄语且微恶寒，诊其脉，似前而左略带紧。许曰：此体虚再感寒也。再与前药，加半夏、茯苓，十余贴，再得大汗而安，身倦至不可久坐，不思食，用补中益气汤，去凉药，加神曲、半夏、宿砂五七十贴而安（烺按：此丹溪案，原刻误许学士）。

一士人家病者二人，皆旬日矣。一则身热发汗，大便未通，小便如经，神昏如睡，诊其脉长大而虚，用承气下之而愈。一则阳明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利，津少口干燥，其脉亦大而虚，予作蜜兑三易之，下燥屎，得溏利而解。

一人患伤寒，目痛鼻干，不得卧，大便不利，尺寸脉俱大，已数日，一夕汗出，许谓速以大柴胡下之。医骇曰：阳明自汗出，津液已漏，法当用蜜兑（果然稳当），何须用大黄药。许谓曰：子只知把稳，若用大柴胡，此仲景不传之妙，子殆未知也。乃竟用大柴胡，二贴而愈。仲景论阳明之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谓已是自汗，若下之，岂不表里俱虚。又如论少阴云：少阴病一二日，口干燥者，急下之，人多谓病发于阴，得之日浅，但见干燥，若更下之，岂不阴气愈盛。举斯二者，则其疑惑者不可胜数，此仲景之书，世人罕读也。予谓不然，仲景称急下之者，亦犹急当救表急当救里耳。凡称急者有三处，谓才觉汗未至津液干燥使速下之，则为捷径，免致用蜜兑也。若胸中识得了了，自无可疑。若未能了了，误用之，反不若蜜兑为稳也。

一士人得太阳症，因发汗，汗不止，恶风，小便涩（肾与膀胱为表里，故恶风而小便涩也，所以用桂枝加附子），足挛屈而不伸，诊其脉，浮而大，浮为风大为虚。许曰：在仲景方中，有两证，大同而小异，一则小便难，一则小便数，用药少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证云：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第十六证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脉浮自汗表也，小便数邪已入里，故不可攻表），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以桂枝汤攻表，此误也。得之便数，咽中干，烦躁吐逆（十六证仲景本文便厥咽干云云，处以甘草干姜汤，须与本文参看。恶风用桂枝汤，恶寒则不可用桂枝，所以小便数在仲景，治以甘草干姜汤）。一则漏风（漏不止恶风），小便难；一则自汗，小便数，或恶风，或恶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证，桂枝加附子汤，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草芍药汤，足便得伸。

侯辅之病，脉极沉细，内寒外热，肩背胸胁瘛出十数点，语言狂乱，或曰：发斑谵语，非热乎？许曰：非也。阳为阴逼，上入于肺，传之皮毛，故瘛出。神不守舍，故错语如狂，非谵语也。肌表虽热，以手按之须臾，冷透如冰（认症精确），与姜附等药数日，约二十余两，后得大汗而愈。后因再发，脉又沉迟，三四日不大便，与理中丸（用理中丸作下法妙），三日内，约半斤，其疾全痊。侯生之狂，非阳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阴虚也。

一人病伤寒，大便不利，日晡发潮热，手循衣缝，两手撮空，直视喘急，更数医矣，见之皆走，此诚恶候，得此者，十中九死。仲景虽有症而无治法，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已经吐下，难于用药，漫且救之。若大便得通而脉弦者，庶可治也。与小承气汤一服，而大便利，诸疾渐退脉且微弦，半月愈。或问曰：下之而脉弦者生，此何谓也？许曰：《金匮玉函》云：循衣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谵语，承气汤主之。予尝观钱仲阳《小儿直诀》云：手循衣领及捻物者，肝热也。此证在《玉函》列于阳明部，盖阳明者胃也，肝有热邪，淫于胃经，故以承气泻之，且得弦脉，则肝平而胃不受克，所以有生之理。读仲景论，不能博通诸医书，以发明其隐奥，专守一书，吾未见其能也。

尝治循衣撮空得愈者数人，皆用大补气血之剂也。惟一人兼眴振，脉代，遂于补剂中略加桂二分，亦振止脉和而愈。

一人病伤寒，初呕吐，俄为医者下之，已七八日，而内外发热（仲景本文有背微恶寒句，须看吴氏注），许诊之曰：当用白虎加人参汤。或曰：既吐复下，宜重虚矣。白虎汤可用乎？许曰：仲景云：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者（仲景本文有时时恶风句，时时二字须看成注），白虎加人参汤，正相当也。盖始吐者，热在胃脘，而脉至今虚大，三投汤而愈。仲景既称伤寒若吐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又云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又云：脉浮滑（表邪已化为热，邪未入里故脉浮滑，俱系阳明在经症，亦须看成注），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琇按：喻嘉言谓寒字当作疫字解），白虎汤主之。国朝林亿校正，谓仲景于此，表里自差矣。予谓不然，大抵白虎，能除伤寒中暍表里发热，故前后二证，或曰表里俱热，或云表热里寒，皆可服之。一种脉浮无汗其表不解，全是麻黄与葛根证，安可行白虎也。林亿见所称表里不同，便谓之差，是亦不思之过也。

海藏治秦二母病太阳病，三日不解，后呕恶心，而脉不浮，医与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复与黄芪建中汤，脉中极紧（诸紧为寒），无表里病，胸中大热，发渴引饮，皆曰阳证，欲饮之水，王反与姜附等药，紧脉反沉细，阳犹未生，以桂附姜乌之类，酒丸，与百丸接之，二日中，十余服，病人身热烦躁不宁，欲作汗也。又以前丸接之，覆以厚衣，阳脉方出，而作大汗，翌日大小便始通，下瘀血一盆，如豚肝然，用胃风汤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之稀见也（琅按：原刻误作许案）。

一人病伤寒，心烦喜呕，往来寒热，医以小柴胡与之，不除。许曰：脉洪大（脉洪大非小柴胡可知），而实热结在里，小柴胡安能去之。仲景云：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三服而病除。大黄荡涤蕴热，伤寒中要药，王叔和云：若不用大黄，恐不名大柴胡，须是酒洗生用为有力。

一舟子病伤寒，发黄，鼻内酸痛，身与目如金色，小便赤而数，大便如经（琇按：《医学纲目》作如常），或欲用茵陈五苓。许曰：非其治也。小便利，大便如常，则知病不在脏腑（《纲目》无腑字），今眼睛疼，鼻酸痛（《纲目》作眼睛鼻颏痛），是病在清道中。清道者，华盖肺之经也。若下大黄，则必腹胀为逆，用瓜蒂散，先含（原刻食）水，次搐之，鼻中黄水尽，乃愈。

一人病伤寒，脉浮而长，喘而胸满，身热头痛，腰脊强，鼻干不得卧。许曰：太

阳阳明合病，仲景法中有三证，下利者，葛根；不下利呕逆者，加半夏；喘而胸满者，麻黄汤也。治以麻黄汤得解。

一武官为寇执，置舟中艚板数日，得脱，乘饥恣食，良久，解衣扪虱，次日遂伤寒，自汗，而膈不利。一医作伤食而下之，一医作解衣中邪而汗之，杂治数日，渐觉昏困，上喘息高。许诊之曰：太阳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此仲景法也。指令医者急治药，一啜喘定，再啜染染汗出，至晚，身凉而脉已和矣。医曰：某平生未尝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此。

一人年三十初，得病微汗，脉弱恶风，医以麻黄药与之，汗遂不止，发热，心多惊悸，夜不得眠，谵语不识人，筋惕肉瞤，振振动摇，医又进镇心药。许曰：强汗之过也。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恶风，不可服青龙汤，服之，则筋惕肉瞤，此为逆也。惟真武汤可救，遂进三服，继以清心丸、竹叶汤，数日遂愈。

一人病伤寒，八九日，身热无汗，时时谵语，时因下后，大便不通三日矣。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昼夜不得卧，但心中无晓会处，或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医者不省是何证。许诊之曰：此懊侬，怫郁，二证俱作也。胃中有燥屎者，承气汤，下燥屎二十余枚，得利而解（琇按：身热无汗，似大柴胡较胜）。仲景云：阳明病，下之，心下懊侬，微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又云：病者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怫郁不得卧者，有燥屎也，承气汤主之。《素问》云：胃不和，则卧不安。此夜所以不得眠也。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坚者，必谵语，此所以有时发谵语也。非躁，非烦，非痛，所以心中懊侬也，声如叹息而时发一声，所谓外气怫郁也。燥屎得除，大便通利，胃中安和，故其病悉去也。

一人得疾，六脉沉伏不见，深按至骨，则弱紧有力，头疼（脉沉为阴，然阴症无头痛，亦可升阳行经），身温，烦躁，指末背冷，胸中满，恶心，更两医矣。医者不识，止投调气药。许因诊视曰：此阴中伏阳也。仲景法中无此证，世人患此诸多。若用热药以助之，则为阴所隔绝，不能导引真阳，反生客热。用冷药，则所伏真少愈见销铄。须用破散阴气，导达真火之药，使火升水降，然后得汗而解，乃授以破阴丹（方见《医学纲目》阴毒类）二百粒，作一服，冷盐汤下，不半时，烦躁狂热，手足躁扰，其家大惊。许曰：俗所谓换阳也。须臾稍定，略睡，身少汗，自昏达旦方止，身凉而病除。

一妇人狐惑，声嘎多眠，目不闭（目不闭声哑为狐惑，手足不冷宜先豁痰），恶闻食臭，不省人事者半月（非痰不能待至半月），后又手足拘强，脉数而微细。先与竹沥姜汁一盏服之，忽胸有汗，腹鸣，即目闭省人事，遂用参、术、归、陈，入竹沥、姜汁饮之，五六贴全愈（作痰而协虚）。

李东垣治一人，二月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阴气上溢于阳中，故色黑与罗谦甫案同一治法），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奈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膀胱，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曲隐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湿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升阳行经药干葛、升麻、防风、白芷、参、芪、苍术、白芍、甘草）。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李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冯氏子年十六，病伤寒，目赤而烦渴（似热），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汤下之，已煮药，而李适从外来，冯告之故，李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儿，《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殊不知《至真要大论》曰：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王注云：言病热而脉数，按之不动乃寒成格阳而致之，非热也，此传而为阴症矣（此等案熟玩精思。博按：《医学纲

目》无此句）。令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之法治之，药未就而病者爪甲已青，顿服八两，汗渐出而愈（博按：此案原刻微误）。

按：此与王海藏治狂言发癍身热，脉沉细阴证例同，东垣又有治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阴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数有力，为火郁于内，逼阴向外为阳盛拒阴，用苦寒药下之者（妙妙），此水火征兆之微，脉证治例之妙。王太仆曰：纪于水火余气可知。

罗谦甫治静江府提刑李君长子，年十九岁，至元壬午四月间，病伤寒九日，医作阴症治之，与附子理中丸数服，其症增剧，更一医作阳症，议论差互，不敢服药，决疑于罗。罗至，宾客满坐，罗不敢直言证，细为分解。凡阳证者，身须大热，而手足不厥，卧则坦然，起则有力，不恶寒反恶热，不呕不泻，渴而饮水，烦躁不得眠，能食而多语，其脉浮大而数者，阳证也。凡阴证者，身不热，而手足厥冷，恶寒蜷卧，面向壁卧，恶闻人声，或自引衣盖覆，不烦渴，不饮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脉沉细而微迟者，皆阴症也。某伤寒，诊其脉沉数得六七至，夜叫呼不绝（夜字妙辨在此），全不得睡（阳明在府），又喜饮冰水，阳证悉具，且三日不见大便（阴症自利多），宜急下之，乃以酒煨大黄六钱，炙甘草二钱，芒硝五钱，煎服，至夕下数行，去燥粪二十余块，是夜汗大出，次日身凉脉静矣。予思《素问·热论》云，治之各通其脏腑，仲景述《伤寒论》，六经各异，传变不同。《活人书》亦云：凡治伤寒，先须明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鲜不误矣。

一人患伤寒无汗，恶风，项既屈而且强。罗曰：项强几几，葛根汤证。或问何谓几几？罗曰：几几者如几，人疾屈而强也。谢复古谓病人羸弱，须凭几而起，误也。盖仲景论中，极有难晓处，振振欲擗地，心中懊侬，外气怫郁，郁冒不仁，膈内拒痛，如此之类甚多。成无己注，几音殊，几几为短羽鸟引颈之貌，甚得仲景旨（烺按：此许叔微案）。

南省参议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间，赴大都路，感伤寒证，勉强至真定，馆于常参谋家，迁延数日，病不瘥。总府李经历并马录事来求治，罗诊得两手脉沉数，外证却身凉，四肢厥逆，发癍微紫，见于皮肤，唇及齿龈，破裂无色（毒），咽干声嘎，默默欲眠目不能闭（目不闭声哑为狐惑），精神郁冒，反侧不安，此证乃热深厥亦深变成狐惑，其证最急。询之从者，乃曰：自内邱悬感冒，头痛，身体拘急，发热恶寒（初起原从太阳经来），医以百解散发之，汗出浃背，殊不解，每经郡邑，治法一同，发汗极多，遂至于此。罗详其说，谓平昔膏粱积热于内，已燥津液，又兼发汗过多，津液重竭，因转属阳明，故大便难也，急以大承气下之（手足冷，大便闭，宜先下），得更衣，再用黄连解毒汤，病减大半，复与黄连犀角汤数日而安。

至元己巳六月，罗往夏于上都，佥事董彦诚，年逾四旬，因劳役过甚，烦渴不止，极饮潼乳，又伤冷物，遂自利，肠鸣，腹痛，四肢逆冷，汗自出，口鼻气亦冷，六脉如蛛丝，时发昏愦（温热何疑）。众医议之，以葱熨脐下，又以四逆汤五两，生姜二十片，连须葱白九茎，水三升，煮至一升，服去渣凉服，至夜半，气温身热，思粥饮，至天明而愈。《玉机真藏论》云：脉细，皮寒，气少，泄利，饮食不入，此谓五虚，死。浆粥入胃，则虚者活，信哉！

一人年五十余，中气本弱，至元庚辰，六月中病伤寒八九日，医者见其热甚，以凉剂下之，又食梨三四枚，痛伤脾胃，四肢冷，时昏愦。罗诊之，其脉动而中止，有时自还，乃结脉（旧刻误热）也，心亦悸动，吃噫不绝，色变青黄，精神减少，目不欲开（石山以目闭而哑不言为脾伤），踡卧，恶人语（少阴症），以炙甘草汤治之（大便泻而目闭踡卧，手足冷，炙甘草汤）。成无己云：补可去弱，人参、大枣之甘，以补不足之气；桂枝、生姜之辛，以益正气；五脏痿弱，荣卫涩流，湿剂所以润之，故用

麻仁、阿胶、麦门冬、地黄之甘润，经益血复脉通心是也；加桂枝、人参，急扶正气，生地黄减半，恐伤阳气，锉一两剂服之，不效。罗再思脉病对，莫非药陈腐而不效乎？再于市铺选尝气味厚者，再煎服之，其病减半，再服而愈（琇按：辨药亦要著）。凡药，昆虫草木，生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性味少异，失其时，气味不全，又况新陈不同，精粗不等，倘不择用，用之不效，医之过也。《内经》云：司岁备物，气味之专精也。修合之际，宜加意焉（烺按：《医学纲目》是东垣案）。

真定府赵吉夫，年三旬余，至元，夏间，因劳役，饮食失节，伤损脾胃，时发烦躁而渴，又食冷物过度，遂病身体困倦，头痛四肢逆冷（断不在臂膝），呕吐而心下痞（此厥冷，乃热深厥亦深何也，以有头痛可辨，若厥阴头痛，当吐痰沫不当呕吐。盖呕吐属半表半里者居多，或太阴少阴亦有断无头疼之症）。医者不审，见其四肢冷，呕吐，心下痞，乃用桂末三钱匕，热酒调服，仍以绵衣覆之，作阴毒伤寒治之，汗大出，汗后即添口干，舌涩，眼白，睛红，项强硬，肢体不柔和，小便淋赤，大便秘涩，循衣摸床，如发狂状，问之，则言语错乱，视其舌则赤而欲裂，朝轻暮剧凡七八日，家人辈自谓危殆。罗诊脉七八至，知其热证也，遂用大承气汤，苦辛大寒之剂，一两作一服，服之，利下三行，折其胜势。翌日，以黄连解毒汤，大苦寒之剂二两，使徐徐服之，以去其热。三日后，病十减五六，更与白虎加人参汤，约半斤服之，泻热补气，前证皆退。戒以慎起居，节饮食，月余，渐平复。《内经》曰：用药无失天时，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又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当暑气方盛之时，圣人以寒凉药，急救肾水之原，补肺金之不足。虽有客寒伤人，仲景用麻黄汤内加黄芩、知母、石膏之类，恐发黄发斑，又有桂枝汤之戒，今医作桂末，热酒调服，此逆仲景之治法，其误甚矣。

省掾曹德裕男妇，二月初，病伤寒八九日，请罗治之，脉得沉，细而微（虚），四肢逆冷，自利腹痛（太阴），目不欲开（石山以目闭而哑为脾伤），两手常抱腋下，昏嗜卧，口舌干燥（亦手足冷，目不欲开，口干燥但自利腹痛，从温补）。乃曰：前医留白虎加人参汤一贴，可服否？罗曰：白虎虽云治口燥舌干，若执此一句，亦未然。今此证不可用白虎者有三：《伤寒论》云：立夏以前，处暑以后，不可妄用，一也；太阳证，无汗而渴者，不可用，二也；况病人阴症悉具，其时春气尚寒，不可用，三也。仲景云：下利清谷，急当救里，宜四逆汤。遂以四逆汤五两，加人参一两，生姜十余片，连须葱白九茎，水五大盏，同煎至三盏，去渣分三服。一日服之，至夜利止，手足温，翌日大汗而解，继以理中汤数服而愈。孙真人习业篇云，凡欲为太医，必须谙《甲乙》《素问》《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三部九候、本草药性、仲景、叔和，并须精熟，如此方为太医，不尔犹无目夜游，动致颠陨，执方用药者，可鉴哉！

吕沧洲治一人，病伤寒十余日，身热而人静，两手脉尽伏（似阴症），俚医以为死也，弗与药。吕诊之，三部举按皆无，其舌胎滑，而两颧赤如火（似戴阳），语言不乱（辨此症全在十余日，若是阴症过七日，焉能语言不乱耶？况身热乎）。因告之曰：此子必大发赤癍，周身如锦文。夫脉，血之波澜也。今血为邪热所搏，淖而为癍，外见于皮肤，呼吸之气，无形可依，犹沟隧之无水，虽有风不能成波澜，癍消则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癍烂然，即用白虎加人参汤，化其癍，脉乃复常，继投承气下之愈。

一人伤寒旬日（辨症全在旬日二字及肌热灼），邪入于阳明，俚医以津液外出，为脉虚自汗，进元武汤以实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吕切其脉皆伏不见而肌热灼指（肌热灼有少阴反发热之辨，况又脉伏耶，然此症何以断为实热，曰全在旬日二字。若是直中阴经虚寒症，何能至十日也，即曰阴亦属传邪阴症非实热而何）。告其家曰：此必荣血致癍，而脉伏，非阳病见阴脉比也（脉伏不见，若是阴寒，手足断无不厥冷之理，不见厥逆是实热可知），见癍则应候，否则畜血耳。乃去其衾褥，视其隐处及小腹，果见

赤癍，脐下石坚，且拒痛，为作化癍汤半剂，继进韩氏生地黄汤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癍消脉出，后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气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

一妇伤寒，乃阴间阳，面赤，足踡而下痢，躁扰不得眠。论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不能决。吕以紫雪匮理中丸进，徐以冰渍甘草干姜汤饮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踡，四逆证也。苟用常法，则上焦之热弥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甘辛以温里，此热因寒用也，众皆叹服。

浙东宪使曲出，道过鄞，病卧涵虚驿，召吕往视，吕察色切脉，则面戴阳，气口皆长而弦，盖伤寒三阳合病也。以方涉海为风涛所惊，遂血菀而神慑，为热所搏，遂吐血一升许，且胁痛，烦渴，谵语（少阳阳明症），适是年岁运，左尺当不应，其辅行京医，以为肾已绝，泣告其左右曰，监司脉病皆逆，不录在旦夕，家人皆惶惑无措。吕曰：此天和脉，无忧也。为投小柴胡汤，减参，加生地黄，半剂后，俟其胃实，以承气下之，得利愈。

副枢张息轩病伤寒，逾月，既下而内热不已（所谓过经不解），胁及小腹，偏左满，肌肉色不变，医以为风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浃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于睾丸，赤肿若匏子，疡医刺溃之，而左胁肿痛如故（有形可象），来召吕诊。吕以关及尺中，皆数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脉数不时则生恶疮，关内逢芤则内痈作季胁之肿，痈作脓也。经曰：痈疽治之不得法，顷时回死，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黄作汤以下之，下脓如糜，可五升许，明日再圊，下余脓，立瘥。

丹溪治一人，旧有下疳疮，忽头疼发热自汗，众作伤寒治，反剧，脉弦甚七至，重则涩。丹溪曰：此病在厥阴（肝），而与证不对，以小柴胡加龙胆草、胡黄连，热服四贴而安。

施宗一患伤寒，连饮水大碗十数碗，小柴胡加花粉、干葛。

吴支七患伤寒，发热如火，口干要饮水，小柴胡去半夏，加干葛、花粉、黄芩。

梁本一患伤寒，胸胁疼，小柴胡加木通、枳壳、薏苡（苡仁本草除筋骨邪入作疼）、香附、芍药。

黄进年五十六岁，好饮酒，患伤寒，发热口干，似火烧，补中益气汤内加鸡桂子八分，甘蔗汁二合，芍药、地黄汁、当归、川芎各一钱，服之愈。

李谨三，年三十四岁，患伤寒发热，身如蒙刺痛（诸痛皆属肝木，以血药主之），四物加生地、红花各八分，人参、白术、黄芪。

马敬一患伤寒，发热身痒（痒如虫行皮中，以久虚无汗故也），小柴胡内加紫背浮萍、川芎、当归、牡丹皮、白芍、熟地黄。

吴亮年六十三岁，患伤寒，发热头痛，泄泻一日一夜二三十度，五苓散加白术、神曲、芍药、砂仁各一钱，服之愈（作湿症治而兼治虚）。

朱宽年四十二岁，患伤寒，肚腹疼痛，发热如火，人参养胃汤内加柴胡、煨姜、干姜、服之愈。

姜连一患伤寒腰疼，左脚似冰，小柴胡汤加五味子十二粒，黄柏、杜仲、牛膝。

唐敬三，患伤寒，发热心疼，人参养胃汤，加知母、砂仁、草豆蔻各一钱（人参养胃汤温补中配消运之药）。

邵璠一患伤寒，发热，胸疼痛如刀刺（半表半里），小肠经也，小柴胡加木通、前胡、灯心（小肠为手太阳，用小柴胡亦因半长半里耶，疑刊误。小肠当改少阳）。

刘光泽年七十一岁，患伤寒，头疼发热，四肢冷如冰，局方不换金正气散，加五味子、黄芪、人参、白术、当归身。

顾曾八年五十二岁，患伤寒偏枯，四肢不随，手足挛拳。济生方，加虎骨酒、石斛、石榴、叶防风、虎胫骨、当归、茵芋叶、杜仲、牛膝、芎藭、苦参、金毛狗脊、苍

术、木通。

罗光远年六十三岁，患伤寒发热，四肢不随，补中益气汤而愈。

周本道年三十七岁，患伤寒，头痛略恶寒，小柴胡汤加人参、白术、川芎、当归、白芷。

浦海二患伤寒头痛，人参养胃汤而愈。

张民一患伤寒发热头疼，四肢骨痛，人参养胃汤加枳壳、桔梗。

邱本三患伤寒发热，四肢倦怠，补中益气汤加柴胡、黄芩。

林信一患伤寒发热，补中益气汤而愈。

曹九三患伤寒，腰肚疼痛，人参养胃汤加杜仲、姜汁，服之愈。

吴中六患伤寒，双脚挛拳，寸步难行，补中益气汤加黄柏、知母，服之而愈。

胡文亮年三十五岁，好男色，患伤寒发热，四肢无力，两膀酸疼，小柴胡加四物汤，加人参、白术，服之愈。

言秉安年五十岁，患伤寒，发热，四肢厥冷，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木香、麦冬、丁香（七枚）。

孔士能患伤寒，发热，四肢无力，腰疼，小柴胡加白术，黄芪、五味子、天花粉、干葛。

曹江患伤寒，发热，气喘咳嗽，有痰，参苏饮减去紫苏，加麦冬、天冬、贝母、款花、白术各等分。

江亮年三十六岁，患伤寒，咳嗽夜发昼可作，阴虚治之，补中益气汤加天冬、麦冬、当归身、五味子十五粒、贝母。

许纪年三十九岁，患伤寒，发热，狂言谵语，小柴胡汤加黄连、人参、白术、生甘草（作虚热治）。

高远年六十一岁，患伤寒，发热，腹痛（腹痛，因邪气与正气相持则腹痛阳邪痛其痛不常，以辛温之剂和之；阴寒痛其痛无休止时宜热剂救之），人参养胃汤加木香、白芍药服之愈。

方述年四十九岁，患伤寒，胸热，口干，大便泄泻数十次，五苓散加白术、神曲（炒）、白芍、麦冬、干葛、五味子，服之愈（与吴亮案同方）。毛能三患伤寒，足冷到膝，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人参一钱五分，而愈。

项太一年二十九岁，患伤寒，头痛发热，胁疼，四肢疼痛，胸痛不止，小柴胡汤加羌活、桔梗、香附、枳壳愈。

许祖一年十一岁，患伤寒，头疼，发热，自汗连腰痛，小柴胡汤加枳壳、白术、香附、木通。

高阳三年四十五岁，患伤寒，胁痛膀疼，香苏饮加人参、柴胡、桔梗、香附、黄芩。

按：上三十余证，皆是内伤挟外感者，可见东南温暖之方，正伤寒百无一二，所以伤寒属内伤者十居九，于此可见。

滑伯仁治一妇暑月身冷（身不发热），自汗，口干，烦躁，欲卧泥水中。伯仁诊其脉，浮而数，沉之豁然虚散（身冷脉当沉微，今浮而数，沉取散，当温救，所谓舍时从症）。曰：《素问》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为阴盛隔阳，得之饮食生冷，坐卧风露，煎真武汤冷饮之，一进汗止，再进烦躁去，三进平复如初。

一人病伤寒，他医皆以为痓证，当进附子，持论未决。伯仁切其脉，两手沉实而滑，四末觉微清，以灯烛之，遍体皆赤癍，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热（胎黑不可凭为实燥，如芒刺则可凭矣，身大热为关键），神恍惚，多谵妄语。滑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气入里，里热极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剂益以知母、石膏饮之，终夕

三进，次日以大承气汤下之，调理兼旬乃安。

一人病恶寒发热，头体微痛，苦呕，下泄，五日矣。其亲亦知医，以小柴胡汤治之，不解。招滑诊视，脉弦而迟，曰是在阴，当温之，为制真武汤。其亲争之，强以人参竹叶汤进，进则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剂服之，连进四五剂乃效。

一人病恶寒战栗，持捉不定，两手背冷，汗浸淫，虽厚衣炽火不能解，擘宁滑，即与真武汤，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恶寒，即无事矣。或以问滑，滑曰：其脉两手皆沉微余无表里证，此盖体虚受寒，亡阳之极也。初皮表气隧，为寒邪壅遏，阳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热壅，须用硝黄，气隧寒壅，须用桂附，阴阳之用不同者，有形无形之异也。

潘子庸得感冒证，已汗而愈，数日复大发热，恶寒头痛，眩晕呕吐，却食烦懑，嗽而多汗，擘宁滑诊之，脉两手三部皆浮而紧，曰在仲景法劳复证，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紧且证在表，当汗，众以虚惫难之，且图温补。滑曰：法当如是，为作麻黄葛根汤，三进更汗，旋调数日乃愈。

一人冒雪进凉食，病内外伤恶寒头疼，腹心痛而呕（两感）。诊之，脉沉且紧时伏而不见（死脉），曰在法，下利清谷，当急救里，清便自调，当急救表。今所患，内伤冷饮食，外受寒涔，清便自调，急救表里，以桂枝汤力微，遂为变法，与四逆汤服之，晬时服附子一两。明日则脉在肌肉，唯紧自若，外证已去，内伤独存，乃以丸药下去宿食（诸紧为寒，紧自若，寒未去也，乌得用丸药下法，以理中丸下方妥），后调中气，数日即安。

一人七月内病发热，或令其服小柴胡汤，必二十六剂乃安，如其言服之，未尽二剂，则升发太过，多汗亡阳，恶寒甚，肉瞤筋惕，乃请滑诊视。脉细欲无，即以真武汤，进七八服，稍有绪，更服附子七八枚，乃愈。

瓘曰：汗多亡阳，则内益虚，恶寒甚而肉瞤筋惕者，里虚甚而阳未复也，故宜真武汤，多服附子而效。

一人病伤寒，经汗下，病去而人虚，背独恶寒，脉细如线，汤熨不应，滑乃以理中汤剂，如姜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荜拨、良姜、吴萸、桂、椒诸品大辛热，为末，和姜糊为膏，厚敷满背，以纸覆之，稍干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复不寒矣。此治法之变者也。

一人病伤寒后劳复发热，自汗，经七日，或以为病后虚劳，将复补之，滑曰不然，劳复为病，脉浮，以汗解，奚补为，以小柴胡（小柴胡稳），三进，再汗而安（琇按：与前潘子庸症同是复感，第有微甚之分，前曰大热脉浮紧，此曰发热脉浮，故前用麻黄葛根，此用小柴胡，皆三进而愈）。

王海藏治赵宗颜，因下之太过生黄，脉沉细迟无力，次第用药，至茵陈附子汤大效。按：海藏次第用药者，谓先投韩氏茵陈茯苓汤，次投茵陈橘皮汤，次投茵陈附子汤也。

赵秀才因下之早，黄病，脉寸微，尺弱，身冷，次第用药，用茵陈四逆汤，大效。

一人患伤寒，得汗数日，忽身热自汗，脉弦数，心不得宁，真劳复也（琇按：此亦复症，以脉弦数及心不宁，故用补脾汤，佐小柴胡，与后症犯房劳及前二症俱不同）。许诊之曰：劳心之所致，神之所舍，未复其初，而又劳伤其神，荣卫失度，当实其子，益其脾，解其劳，庶几得愈，授以补脾汤，佐以小柴胡汤解之。或者难曰：虚则补其母，今补其子，何也？许曰：子不知虚劳之异乎！《难经》曰：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此虚当补母，人所共知也。《千金》曰：心劳甚者，补脾气以益之，脾王则感之于心矣（归脾汤之学），此劳则当补其子，人所未闻也。盖母，生我者也；子，继我而助我者也。方治其虚，则补其生我者，与锦囊所谓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同义。方

治其劳，则补其助我者，与荀子所谓未有子富而父贫同义，此治虚与劳所以异也（《本事方》。烺按：此案原本误王）。

一男子病太阳证，尺寸脉俱浮数，按之无力，王见其内阴虚，与神术加干姜汤愈。后再病，王视之，见神不舒，垂头不欲语，疑其有房过，问之，犯房过乎？必头重目眩，曰然，与大建中三四服，外阳内收，脉及沉小，始见阴候，又与巳寒，加芍药、茴香等丸，五六服，三日内，约服六七百丸，脉复生，又用大建中接之，大汗作而解（仍以汗解）。

陶尚文治一人伤寒，四五日，吐血不止，医以犀角地黄汤等治而反剧，陶切其脉，浮紧而数，若不汗出，邪何由解，遂用麻黄汤一服汗出而愈（养葵先生用之而效，以见血，即汗，汗即血之理）。

或问曰：仲景言衄家不可汗，亡血家不可发汗，而此用麻黄汤，何也？瓘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缘当汗不汗，热毒蕴结而成吐血，当分其津液乃愈，故仲景又曰，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血者，麻黄汤主之。盖发其汗，则热越而出，血自止也。

孙兆治东华门窦大郎患伤寒，经十余日，口燥舌干而渴，心中疼，自利清水，众医皆相守，但调理耳，汗下皆所不敢。窦氏亲故相谓曰：伤寒邪气，害人性命甚速，安可以不次之疾，投不明之医乎？召孙至曰：明日即已不可下，今日正当下，遂投小承气汤，遂大便通，得睡，明日平复。众人皆曰：此证因何下之而愈？孙曰：读书不精，徒有书尔，口燥舌干而渴，岂非少阴证耶！少阴证固不可下，岂不闻少阴一证，自利清水，心下痛，下之而愈（少阴急下有三条）。仲景之书，明有是说也，众皆钦服。

一人患伤寒，五六日，头汗出（阳虚），自颈以下无汗（不在黄例又非瘀血），手足冷，心下痞闷，大便秘结，或者见四肢冷，又汗出（似阴症），满闷，以为阴证，许诊其脉，沉而紧。曰：此证诚可疑，然大便结，非虚结也。安得多阴脉，虽沉紧为少阴证，多是自利未有秘结者（此辨妙），此正半在里，半在表，投小柴胡得愈（脉沉紧阴脉也，四肢冷汗出阴症也，只一大便秘断之为半表半里，非细心明眼不足以语此）。仲景称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小者，此谓阴微结，必有表（恶寒），复有里，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无恶寒症），悉入在里，此谓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如非少阴也（头汗出为阳微结尚在半表半里，非少阴症，是阴不得有头汗也，阳微二字作虚字解妙）。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此疾证后同，故得屎而解也。或难曰：仲景云：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不得有汗，何也（此难妙妙）？今头汗出者，故知非少阴，何以头汗出，便知非少阴证（若见汗出亡阳亦为阴症，何必头汗知非少阴）。孙曰：此一段正是仲景议论处，意谓四肢冷，脉沉紧，腹满，全似少阴，然大便鞕，头汗出，不得为少阴（切记切记）。盖头者，三阳同聚，若三阴至胸而还，有头汗出，自是阳虚，故曰汗出为阳微，是阴不得有汗也。若少阴头有汗则死矣（厥逆自利头汗踡卧为少阴死症），故仲景平脉法云：心者火也。明少阴则无头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心为手少阴，肾为足少阴，相与为上下，惟以意逆者得之（此案当熟玩）。

一道士患伤寒，发热汗出多，惊悸，目眩，身战掉，欲倒地，众医有欲发汗者，有作风治，有用冷药解者，病皆不除。召孙至曰：太阳经病，得汗早，欲解不解者，因太阳经欲解，复作汗，肾气不足，汗不来，所以心悸目眩身战，遂作真武汤服之。三服微汗自出，遂解。盖真武汤，附子、白术，和其肾气，肾气得行，故汗得来也。若但责太阳者，唯能干涸血液耳。仲景云：尺脉不足，荣气不足，不可以汗，以此知肾气怯，则难得汗也。明矣。

工部郎中郑君患伤寒，胸腹满，面色黄如金，诸翰林医官商议略不定，皆曰胸满可下，然脉浮虚，召孙至曰：诸公虽疑，不用下药，郑之福也，下之必死。某有一二服药，服之必瘥，遂下小陷胸汤，寻利，其病良愈。明日，面色改白，语曰：孙尚药，用孙真人后身耶。

或问曰：伤寒至于发黄，病亦甚矣，小陷胸汤，何效速也。瓘曰：湿热甚者，则发黄，内热已甚，复被火者，亦发黄也。邪风被火热，两阳相薰灼，其身必发黄，此太阳标与少阳经所传者，正在心下，故胸满，结之浅也。是为小结胸，且脉浮，阳脉也虚阳在上，不可下，宜小陷胸汤和之，黄连、括蒌，苦寒而泻热散结，半夏辛温，又以之结（琇按：结字上当有散字），而燥湿理逆，病虽甚而结之浅，故以缓轻之剂除之。

张致和治一人，病阴证伤寒，先因感寒湿，既而发热不食，数日后，不省人事，语多错乱，神思昏迷，面青齿露，人谓其必死。张诊之，两手脉沉细，先以小柴胡汤与之，继以四君子汤加炮附子数斤，煎成药，置盆中，以水制其热性，少时令温与服，其脉渐回，神思亦爽，更用药调理而愈。

一人伤寒坏证垂死手足俱冷，气息将绝，口张不能言，致和以人参一两（去芦），加附子一钱，于石铫内煎至一碗，以新汲水浸之，若冰冷，一服而尽，少顷，病人汗从鼻梁尖上涓涓如水，此其验也。盖鼻梁上应脾。若鼻端有汗者可救，以土在身中周遍故也。近陆同妇产后，患疫证，二十余日，气虚脉弱，即同坏证，亦以此汤治之，遂愈。世谓伤寒汗吐下三法差谬，名曰坏证。孙真人云：人参汤，须得长流水煎服，若用井水，则不验，盖长流水，取其性之通达耳。

蒋仲宾治一人病伤寒期月，体竞竞而振，齿相击不能成语（大虚症），医环视束手。仲宾后至，诊之曰：急取羊肉来。众医咍曰：伤寒大忌羊肉。仲宾曰：诸君毋哓哓，以羊肉斤许，熟之取中大脔，别用水煮，良久取汁一升，与病人服，须臾战止，汗大出而愈（《王止仲文集》）。

平江张省干病伤寒、眼赤、舌缩、唇口破裂、气喘失音、大便自利（协热），势甚危笃，诸医皆欲先止其泻。适秀州医僧宝鉴过苏，张延视诊脉，乃投以茵陈五苓散、白虎汤而愈。诸医问故，僧曰：仲景云：五脏实者死。今大肠通，更止之，死可立待，五苓以导其小便，白虎以导其邪气。此医家之通晓也，何难之有（《云麓漫钞》）？

成州团练使张子刚（名锐），以医知名，居于郑州，刑部尚书慕容彦逢，为起居舍人，母夫人病，召锐于郑，至则死矣。时方六月暑将就木，张欲入视，彦逢不忍，意其欲求钱，乃曰：道路之费，当悉奉偿，实不烦入。张曰：伤寒法，有死一昼夜复生者，何惜一视之。彦逢不得已，自延入，悲哭不止。张揭面帛注视，呼仵匠语之曰：若尝见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无然则汗不出而蹶尔，不死也，幸无亟敛，趋出取药，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泻，则活矣。锐舍于外馆，至夜半时，守病者觉有声勃勃然，遗屎已满席，出秽恶物斗余，一家大喜，遽敲门呼张，张曰：吾今体倦，莫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进药也。天且明，出门，若将便旋然，径命驾归郑。彦逢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贴而已，其母服之，数日良愈。盖张以彦逢有求钱之疑，故不告而去。绍兴中，流落入蜀，王秬叔问之曰：公之术，古所谓十全者，几是欤，曰未也，仅能七八尔，吾长子病，诊脉察色，皆为热极，命煮承气汤，欲饮之，将饮复疑，至于再三，将遂饮，如有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儿忽发颤悸，覆绵衾至四五，始稍定，汗出如洗，明日而脱然，使吾药入口，则死矣，安得为造妙，世之庸医，学方书未知万一，自以为足吁，可或悲哉（《夷坚志》）。

给事毛宏病伤寒，汗已不解，医与之补剂，补旬日，病大作，盗汗唇裂，召祝诊视。祝曰：伤寒无补法，此余热不解，与芩、连、山栀、石膏之剂，一服即愈。

虞恒德治一人，三月间得伤寒证，恶寒发热，小便淋涩，大便不行，初病时，茎

中出小精血片，如枣核大，由是众医皆谓房事所致，遂作虚证治，而用补中益气等药，七八日后，热愈甚（用补而热愈甚当思转关），大渴引饮，胃中满闷，语言错乱。召虞诊视，六脉俱数甚，右三部长而沉滑，左手略平，亦沉实而长，虞曰此大实大满证，属阳明经，宜大承气汤。众皆惊愕，虞强作大剂，连进二服，大泻后，热退气和而愈。十日后，因食鸭肉太多，致复热，来问虞，教用鸭肉烧灰存性，生韭汁调下六七钱，下黑粪一碗许而安。

一人四月间得伤寒证，恶寒（太阳经），发大热而渴（明阳），舌上白胎，三日前，身脊（太阳）百节俱痛，至第四日，惟胁痛而呕（少阳），自利（三阳合病，皆自下利）。六月来请虞治，诊其脉，左右手皆弦长而沉实（弦长沉实之脉），且数甚。虞曰：此本三阳合病，今太阳已罢，而少阳与阳明仍在，与小柴胡合黄连解毒，服三服，胁痛呕逆皆除，惟热犹甚。九月后，渐加气筑，痰响声如拽锯，出大汗，退后而身复热愈甚（热复愈甚，脉不变大，故为实症，此际宜法节庵治法），法当死，视其面上有红色（红色而足不冷，面色赤亦属阳气拂郁在表），洁净而无贼邪之气，言语清亮，间有谵语，而不甚含糊，虞故不辞去，而复与治，用凉膈散倍大黄，服二服，视其所下，仍如前自利清水，其痰气亦不息，与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二服其所下亦如前。虞曰：此盖热结不开而燥屎不来耳（此纯清水方可断燥屎，然前云舌白胎亦须细审。白胎为痰想九日，痰喘身热愈甚，此时舌胎亦黄）。后以二方相间，日三四服，每药又各服至五贴，始得结屎如肥皂子大者十数枚，痰气渐平，热渐减，至十五日，热退气和而愈。

或问曰：《伤寒论》谓下后不可再下，连日用此峻剂，而获安者，何也？曰：燥屎未下而脉尚实，胡为不可再下，是故为医者，不可胶柱而调瑟也。

衍义，一僧因伤寒发汗不彻，有留热，身面皆黄，多热，期年不愈，医作食黄治之，治不对，病不去，问之食不减，寻与此药服五日，病减三分之一，十日，减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陈、山栀子各三分，秦艽、升麻各四钱，末之，每用三钱，水四合，煎及二合，食后温服，以知为度。

朱肱，吴兴人，尤深于伤寒，在南阳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视之曰：小柴胡汤证也。请并进三服，至晚，觉胸满；又视之，问所服药安在，取视，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制㕮咀，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曰汤，所以入经络，攻病取快，今乃为散，滞在膈上，所以胸满而病自如也。因旋制自煮以进，两服遂安（《夷坚志》）。

临安民有因患伤寒，而舌出过寸，无能治者，但以笔管通粥饮入口，每日坐于门。一道人见之，咨嗟曰：吾能疗此，顷刻间耳，奈药不可得何？家人闻而请曰：苟有钱可得，当竭力访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至于旬时，会中贵人罢直归，下马观病者，道人适至，其言如初，中贵问所须，乃梅花冰片也。笑曰：此不难置，即遣仆驰取以付之，道人屑为末，糁舌上，随手而缩，凡用五钱，病立愈（《丁志》）。

袁州天庆观主首王自正，病伤寒旬余，四肢乍冷乍热（旬余而四肢乍冷乍热，热深厥深，若属阴不能乍热），头重气塞（热症，头重亦有属阴，但目下视），唇寒面青（似寒），累日不能食，势甚危。袁唯一医徐生能治此疾，诊之曰：脉极虚，是为阴证，必服桂枝汤乃可。徐留药而归，未及煮，若有语之曰：当服竹叶石膏汤。王回顾不见，寮中但有一老道士，适入市，只小童在，呼问之曰：恰何人至此。曰：无人。自正惑之，急遣邀徐医还视曰：或教我服此如何？徐曰：寒燠如冰炭，君之疾状已危，果饵前药，立见委顿，他日杀人之谤，非吾所能任也。自为煮桂枝汤一碗，曰姑饮之，正使不对病，犹未至伤生，万一发躁狂眩，旋用师所言，未为晚，方语次，复闻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叶石膏汤，自正益悚。俟徐去，即买见成药两贴，付童使煎。又闻所告如初，于是断然曰：神明三告我，殆是赐以更生，安得不敬听。即尽其半，先时

头不得举，若载物千斤，倏尔轻清，唇亦渐暖，咽膈通畅，无所碍，悉服之；少顷，汗出如洗，径就睡；及平旦，脱然如常。自正为人谨饬，常茹素，为人祈祷尽诚，故为神所佑如此（《庚志》）。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与妻皆嗜食鳖，婢梅香主炮饪，每滋味不适口，必挞之，尝得一大者，长尺许，方操刀欲屠，睹其伸缩颤悸，为之不忍，指而曰：我寻常烹制少失，必遭笞杖责罚，今放汝不杀，亦不过痛打一顿，遂解缚置于舍后污池中，池广二丈，水常不竭，程夫妇以鳖肥大，且满意厌饫，既失之，怒甚，杖婢数十。经二年，婢患热疾，发狂奔躁，不纳粥饮，体热昏愦，盖阳证也。家人谓不可疗，升入池上茅亭，以待绝命。明日天未晓，闻有扣宅后扉者，谓为鬼物，叱之，婢曰：我是梅香，病已无事，乞令归家，启门信然，惊问其故？对曰：半夜后，仿佛见一黑物，将湿泥草，遍罨我身上，环绕三四十匝，便觉心下开豁，四肢清凉，全无所苦，始知独在亭子内。程氏未以为然，迨暮复使往，效昨夕偃卧，而密伺察之，见巨鳖自池出，衔水藻浮萍，遮覆其体，程不省所以，婢详道本末云：乃涸池取得之，鳖比昔，其大加倍，尾后穿窍尚存，于是送诸深溪。程追悔前过，不复食此，乡人相传以为戒，邑医虞仲和亲见其事，为予引霖梦弼言，热证之极，猝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为妙，不可谓水族细微，亦能如此，盖阴隙所招云（《类编》）。

一人秋间得伤寒证，已经汗下不愈，延至月余，耳聋，食入即吐，药下亦吐，此误药已多，脾胃受伤，故食药不纳也，又类百合病，乃以陈皮、白术各三钱，百合二钱，干姜一钱五分，煎饮之，一服即能食不吐，既而因顿食过度，复伤夜不能寐，以消导诸药投之愈。

一妇人病伤寒，十五日不更衣腹胀，脉沉弱，乃以当归九钱，枳壳、桃仁，加酒大黄五六分（妇人以血为主，加枳壳宽大肠，桃仁以通幽门），一服，胀稍减，一日夜连续进四贴，再以蜜枣导之，下黑粪块三四十枚而愈。

葛可久治一士人得伤寒疾，不得汗，比葛往视，则发狂，循河而走（遇此症当思阴竭发躁），葛就捽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茧，得汗解。

壶仙翁治歙人吴铣，六月病伤寒，七日不解，他医投以补剂，热益甚，不出一夜，死矣。铣之亲戚交游，乃以问翁。翁曰：晚矣，将奈何？试入探其舌，虽黑不硬（黑舌有毒者居多，用猪屎治之已见奇验），两颊虽肿，而咽尚通则可疗也。乃入探视，如翁言。亟往见翁，拜谒于前曰：铣今日之命，危于累卵，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异路，长终而不得反。言未卒，相与嘘唏流涕，悲不能自止。翁曰：人之伤于寒也，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今舌黑不硬，颊肿而嗌尚通，则是经未绝而可活也。于是诊其脉且应，则为之火剂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众皆以为神。

黄十六病伤寒，发狂谵语，歌笑不伦，手足厥逆（热深厥亦深），身冷，而掌有汗，诊其脉，两手沉滑而有力。翁曰：阳胜拒阴，火极而复，反兼胜已之化，亢则害，承乃制也。热胜血菀，故发狂而谵语，火性炎上，故歌笑不伦，阳极则反，故身冷厥逆，泄其血，则火除，抑其阳，则神宁，乃用桃仁承气汤，下血数升，益以黄连、竹沥、石膏之剂，大汗而解。

郭雍治一人盛年恃健，不善养，因极饮冷酒，食肉，外有所感，初得疾，即便身凉自利，手足厥，额上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绝，偃卧不能转侧，心神俱无昏愦，不恍惚。请医视之，治不力。言曰：此证甚重，而病人甚静（静字细玩），殊不昏愦，身重（寒湿）不能起，自汗自利，四肢厥，此阴证无疑也。又遍身痛，不知处所，出则身如被杖阴毒证也。当急治之，医言缪悠，不可听，郭令服四逆汤，灸关元及三阴交，未知，加服九炼金液丹（一味硫黄），利厥汗证皆少止，稍缓药艾，则诸证复出，

再急灸治，如此进退者三，凡三日，两夜，灸千余壮，服金液丹亦千余粒，四逆汤一二斗，方能住灸汤药，阳气虽复而汗不出证复如太阳病（证复如太阳，当以附子理中汤加石膏，仿名医杂著治法），未敢服药（未敢服药稳），以待汗。二三日，复大烦躁饮水，次则谵语癍出热甚（三日后始烦渴，见癍热甚，当细审癍之为阳为阴而用药），无可奈何，复与谓胃承气汤，得利，大汗而解，阴阳反覆。有如此者，前言烦躁不可投凉药，此则可下证具，非止小烦躁而已，故不同也。

一人年逾五十，五月间，因房后入水，得寒证，误过服热药，汗出如油，喘声如雷，昼夜不寐，凡数日，或时惊悸发狂（汗出喘而不寐，果是元虚欲脱之象，不能数日之后，反见惊悸发狂之症也），口中气自外出，诸医莫措手。郭诊之曰：六脉虽沉无力，然昼夜不得安卧，人倦则脉无力耳，细察之，尚有胃气不涩（《直格》云脉浮洪而见汗如油气喘者死，今脉沉而不涩所以可救），可治也。夫阳动阴静，观其不得安卧，气自外出，乃阳证也。又误服热药，宜用黄连解毒汤。众皆危之，一服尚未效，或以为宜用大青龙汤。郭曰：此积热之久，病邪未退，药力未至也，再服，病减半，喘定汗止而愈。

一人年二十三，禀气素弱，二月间，因食豚肉数片，兼感冒不安，是夜自利腹痛，烦躁不眠（太阴症），次日，呕恶不食，连自利二次，午间，请郭往视之，左三部，沉而带数，三五不调，右寸关举按皆无，尺沉微，两手头面皆冷，舌有白胎，呕恶不止，身体重颊赤（颊赤是戴阳），齿露，不食，仍作泻，以附子理中汤，人参用四钱，白术二钱，干姜、甘草各一钱，陈皮八分，生姜汁二匙，灌下。少顷脉之，右寸关隐隐而出，诸症稍定，次日，脉近和，颊尚赤，乃以四君加陈皮、黄芩，二剂而愈。

江篁南治一从叔，房后感寒，脉沉而迟，小腹大痛，予是高良姜二钱，姜制厚朴、官桂半之，作一服煎，投之即愈。

一妊妇夏月得伤寒症，头痛，恶寒，身热，心腹胀，气上壅，渴甚，食少，背项拘急，唇口干燥，乃以柴胡石膏汤、枳实散，二方合与服之，一服而愈。

一壮年七月间伤寒，人迎脉紧盛，恶寒，肢节痛，指甲青，乃以九味羌活汤，去生地、黄芩，加姜、枣、葱白（此方可商，症见指甲青，理宜温散）。一服未解，兼腹疼饱闷，再与全方，一服，外症悉解，然腹痛膈痞未除，盖五日矣。乃以小柴胡，去参、芩、半、枣，加芍药、牡蛎、瓜蒌，亦不应。其人曰：予乃夏间食牛肉颇多，想是食积宿而然。江曰：乃表邪传至胸中，未入于腑，证虽满闷，尚为在表，乃以小柴胡对小陷胸，加枳实、桔梗，大黄一钱，同煎服之，更衣一度即愈。

一人年四十余，春初，因房后伤寒，身热，恶寒，头痛（太阳），腹胁痛（太阴少阳），自饮胡椒汤取汗，汗出热不退（热不退宜细审），三日后，江诊其脉，浮而洪大（虞案亦自利清水，但脉弦长沉实），且下利清水（虚），咳嗽，乃以葛根汤，麻黄桂减半，加白术、五味子，得微汗。次早，脉稍平，身凉痛减，但泻不甚止，头疼嗽未减，乃以白术、陈皮、五味、川芎、茯苓、干姜、甘草、姜、枣，一服而愈。既而劳复，感寒，兼怒，热复作，胁复痛甚，目不欲开，兼之咯痰如桃花脓（琇按：此实胡椒姜桂之误），仲景论曰：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惟治其劳复，小柴胡，去参、枣，加五味，胁痛减半，但嗽出尚有脓，大小溲如猪血水，口渴甚，夜睡谵语，小柴胡去参、半、枣，加胡黄连（胡连治伤寒咳嗽）、天花粉、茯苓、五味子，出入加减而安（罗治两案俱目不欲开，一投炙甘草汤，一投四逆汤，俱用轻重温补之剂，而此案目不欲开，又用小柴胡，信哉！伤寒要见症也。东垣治大头天行，症亦目不开，当治毒而愈。琇按此乃目胞肿不能开，非不欲开也）。

一妇人患发热，胸中闭塞，骨节烦疼，一医作停食，投小沉香煎一服，大便利下三十余行，随致困笃，热烦愈甚不省人事，又更医诊，见脉烦热（此句有误），投四苓

饮，亦不效，病势危急。又来招诊视，得两寸口脉沉微而伏（大便利下三十余行而烦热愈甚，温补何疑，况脉沉微而伏耶），外证，唇口㖞斜，足趾微冷，面色赤（似热）而烦热，神昏不食，即与夺命散（按：夺命散，没药、血竭、生地、丹皮、干荷叶，乃行瘀之方，恐非是。又夺命散乃礞石一味），至夜半，胸间得少汗，药虽见效，人犹未苏。复诊，其脉如故，江谓此证，始初感寒，合和解，而反用丸药下之太过，遂成阴证似阳，投以通脉四逆汤，加人参四服，热渐退，脉稍起，再作四逆加葱白汤八服，人始平复，调理半月而愈。

江应宿治休宁潘桂，年六十余，客淳安，患伤寒，亟买舟归，已十日不更衣，身热如火，目不认人，谵语烦躁，揭衣露体，知恶热也，小便秘涩，腹胀，脉沉滑疾，与大柴胡汤，腹中转矢气，小便通，再与桃仁承气汤，大下黑粪，热退身凉而愈。

都事靳相庄患伤寒，十余日，身热无汗，怫郁不得卧，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医者不知何证。迎子诊视曰：懊侬怫郁证也。投以栀子豉汤一剂，十减二三，再以大柴胡汤，下燥屎，怫郁除而安卧，调理数日而起。

女人王晓同寓云中，一仆十九岁，患伤寒，发热，饮食下咽，少顷尽吐，喜饮凉水，入咽亦吐，号叫不定，脉洪大浮滑，此水逆证，投五苓散而愈（知此治法）。

率口何姓者，在济患伤寒，后食肉复，医与利药下之，下后身热耳聋，口干不渴，喜漱水，不欲咽，是热在经（热在经妙断）。予视之曰：此误下亡阴，犹有表证，与小柴胡去半夏，加天花粉、山栀、麦冬、五味、归、芍、生地（稳极），一服减半，四剂良愈。

宿按：医之学，伤寒为难，以其邪气自表入里。六经传变，六日，三阴三阳之气皆和，邪气自衰，七日当已，七日不已，谓之过经。再传在表者，可汗而已；在里者，可泄而已。此大法也。若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生死在于反掌之间。若医者体认不真，阴阳差互，以寒为热，以实为虚，毫厘有差，千里之谬，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昔张长沙氏著论，实为百代医方之祖，举世宗之，诚是也。但其方法，唯宜用于冬月即时发病正伤寒，其余至春变瘟，至夏变热，又当依温热病例，清凉和解，从乎中治。况江以南温暖之方，正伤寒病，百无一二，所以伤寒属内伤者十居八九，丹溪主乎温散，有卒中天地之寒气，有口伤生冷之物，皆以补养兼发散之法，实本《内经》，成败倚伏生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及风雨寒暑，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之旨也。盖凡外感寒者，皆先因动作烦劳，不已，而内伤体虚，然后外邪得入，故一家之中，有病有不病者，由体虚则邪入，而体不虚则邪无路入而不病也，是故伤寒为病，属内伤者，十居八九（即百十三方中用人参者居多），世人皆谓伤寒无补法，但见发热，不分虚实，一例汗下，而致夭横者，滔滔皆是也。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其法补养兼发散，宜用补中益气汤为主。随所见证加减，气虚势甚者，少加附子，以行参芪之功，东垣内外伤辨甚详，世之病此者为多。但有挟痰，挟外邪者，郁热于内而发者，皆以补元气为主，看所挟而兼用药，寒多者补散，加姜附；热多者加芩、柏；痰积者，加消导。杂合病，当杂合治，不必先治感冒。譬如恶寒发热，得之感冒，明是外合之邪，已得浮数之脉，而气口又紧盛，明为食所伤，病者又倦怠，脉重按俱有豁意，而胸膈痞满，牵引两胁，其脉轻取似乎弦，此又平时多怒，肝邪之所为也，细取左尺大而沉弱之体，此又平时房劳之过也。治法宜感冒一节可缓，须其形色，强弱厚薄，且与补中、化食、行滞中气一回，伤滞稍行，津液自和，通体得汗，外感之邪自解，医者若不审求，只顾表散外邪，又不究兼见之邪脉，亦不穷问所得之病因与性情，执著巧施杂合治法，将见正气日虚，邪滞不出，皆拙工之过也。

瘟　疫

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一方于斋舍，凡因疫发肿者，服之无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黄），以水二盏煎其半，时时呷之（解毒方。《庚志》）。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邻人樊滋夫妇，卧床数日矣。余自学来，闻其家人如杀羊声，不暇去衣巾急往视之，见数人用绵被覆其妇，床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妇面赤声哑，几绝。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众犹不从，乃强拽去被，其妇跃起，倚壁坐，口不能言。问曰：饮凉水否？颔之，与水一碗一饮而尽，始成言，又索水，仍与之，饮毕，汗出如洗，明日愈。或问其故？曰：彼发热数日，且不饮食，肠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热极，投之以水，所谓水火既济也，得无汗乎，观以火，然枯鼎虽赤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来矣。遇此等证者，不可不知（《梦醒录》）。

虞恒德治一妇，年二十九，三月间，患瘟疫症，病三日，经水适来，发热愈甚，至七八日病剧，胸中气筑作痛，莫能卧，众医技穷，入夜迎翁治。病者以棉花袋盛，托背而坐于床，令婢磨胸不息，六脉俱微数极而无伦次，又若虾游状。翁问曰：恐下早成结胸耳。主人曰：未也。翁曰：三日而经水行，致中气虚，与下同，乃用黄龙汤（人参、大黄、枳实、厚朴、甘草）、四物汤（芎、归、芍、地）、小陷胸汤（川连、枳实、蒌仁）共为一剂，如姜枣煎服。主人曰：此药何名？虞曰：三合汤也。一服而诸症悉减，遂能卧，再服，热退而病全安愈。又因食粥太多，而病复热，又作内伤处治，而用补中益气汤，出入加减，调理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风虚），医投补中益气（不远于病），午后谵语恶热（表），小便长（表未除），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则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岂有下理），遣书来问。汪曰：此疫也（断之曰疫，妙），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妙，按痛为实而断为肾虚明其理耳）。若用利药，是杀之也。古人云：疫有补，有降，有散，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气汤，除苍术（燥燥）、泽泻（燥利）、五味（燥敛），加生地（补肾）、黄芩、石膏（除恶热谵语），服十余贴而安。

陈斗岩，句曲人也。父病疫，药罔效，精诚祷天，一夕梦老叟书授蚯蟺水，愈汝父，既觉，莫辨为何物，广咨博访，知为蚯蚓也。捣水饮，疾愈，人咸以为孝感所致。

江应宿治陈氏子，年十七岁，患疫，大渴大热，头痛如破，泄泻频数，六脉洪大，与三黄石膏汤，日进三服，石膏加至一两，三日而愈。

何氏仆患天行时疫，目不识人，狂言妄语，投以地浆，童子小便，浸白头颈蚯蚓，捣细，新汲井花水滤下清汁，任服一二碗，即知人，三日愈。

万历十六，年南都大疫，死者甚众。余寓鸡鸣僧舍，主僧患疫十余日，更数医，皆云：禁饮食，虽米饮不容下咽。病者饥甚，哀苦索食，余曰：夺食则愈。虽有是说，此指内伤饮食者言耳。谚云：饿不死伤寒，乃邪热不杀谷，虽不能食，亦不致死。经云：安谷则生。况病挟内伤不足之证，禁食不与，是虚其虚，安得不死，强与稀粥，但不使充量，进补中益气汤而愈。若此类者甚众，余未尝禁饮食，而活者不少，每见都城诸公，但说风寒二字，不辨有无内伤虚实，一例禁绝饮食，有二十余日，邪气已尽，米饮尚不容入口，而饿死者何限，表而出之，以为习俗之戒。

宿按：经云：冬不藏精者，春必病瘟。是以多感于房劳、辛苦之人。安乐者，未之有也。一皆触冒四时不正之气，而为病焉。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乡，次则一家，悉

由气运郁发，有胜有伏，迁正退位之所致也。视斯疾者，其可不推运气而治之乎？仲景无治法，后人用败毒散，治甚得理，切不可作伤寒正治，而大汗大下，但当从乎中，而用少阳、阳明二药，加减和治，殊为切当。

大头天行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疠，初觉憎寒壮热，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症凶极），舌干口燥，俗云大头伤寒，诸药杂治，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曰：身半已上，天之气也。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而为肿耳。乃以芩、连各半两，酒炒人参、陈皮、甘草、元参各二钱，连翘、板蓝根（败毒行瘀）、马勃、鼠黏子各一钱，白僵蚕、炒升麻各七分，柴胡五分，桔梗三分（配方之妙非后贤所能拟议），为细末，半用汤调，时时服之（心肺为近小制则服），半用蜜丸噙化（服法妙），服尽良愈，活者甚众，时人皆曰天方，谓天仙所制也。或加防风、川芎、薄荷、归身（细切）五钱，水煎，时时稍热服之。如大便燥结，加酒蒸大黄一二钱，以利之肿。热甚者，砭针刺之。

罗谦甫治中书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时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发，头面耳肿而疼，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胫尤甚（热壅于上），由是以床相接作炕，身半以上卧于床，身半以下卧于炕，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而体痛。命罗治之，诊得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若以虚治则误）。《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气者，病在头。《难经》云：畜则肿热，砭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也（急则治标）。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顷时肿痛消散（治上热），又于气海中，大艾炷灸百壮（灸法佳），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于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胕冷，亦引导热气下行故也（治下寒）。遂处一方，名曰既济解毒汤，以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其制度，以黄芩、黄连苦寒酒制炒，亦为引用，以泻其上热，以为君；桔梗、甘草辛甘温上升，佳诸苦药，以治其热；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散发上热，以为臣；连翘苦辛平，以散结消肿；当归辛温，和血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苦性上行至巅，驱热而下，以为使；投剂之后，肿消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良愈。

橘泉翁治一人病头面项喉俱肿，大恶寒，医疑有异疮。翁曰：非也。此所谓时毒似伤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杀人，急和败毒散，加连翘、牛蒡子、大黄下之，三日愈。

薛己治少宰李蒲汀，误服发散之药，耗损元气，患处不消，体倦恶寒，食少口干，薛用补中益气加桔梗，用托里消毒散，而全愈。

秋官陈同野，元气素弱，脉细微而伏，用参、术、芎、归、陈皮、柴胡、升麻、炙草，以升举阳气，用牛蒡、元参、连翘、桔梗以解热毒，二剂，肿顿消，而脉亦复矣。设或脉微细而属纯阴，或肿而属纯阳，药之鲜有不误者。

一妇人溃后，肿赤不消，食少体倦，脓清色白，乃脾肺虚也。先用六君加桔梗、芎归，后用补中益气加桔梗而敛。

一妇人表散过度，肿硬不食，脉浮大，按之微短，薛辞不治，后果殁。

江篁南治给事中游让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头风症，始自颈肿，时师以为外感，而误表之，继以为内伤，而误补之，面发赤，三阳俱肿，头顶如裂，身多汗，寐则谵语，绵延三日，喘咳势急，其亲汪子际，以竹茹橘皮汤，继以川芎茶调散，合白虎汤，去人参。服一剂而减，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药，至晚渐定，耳轮发水泡数个，余肿渐消，独耳后及左颊，久不散。又次日，以当归六黄汤为主，加散毒之药，延及二旬，顶巅有块，如鸡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颊余肿未消，时时头疼，大便稀溏。时二

月中旬，江至，诊得左脉浮小而驶，右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势。江按脉症，当从火治，以生黄芪八分，白术、薏苡各一钱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脉稍平，然两颊尚赤，早间或觉头痛，盖余火未全杀也。黄芪加作一钱二分，薏苡加作二钱，顶块渐消，以后加生芪二钱，更饮绿豆汤童溲，五剂而愈。

宿按阳明邪热兼少阳相火为病，视其病势在何部，随经处治当缓，勿令重剂过其病所。阳明为邪，首大肿，少阳为邪，出于耳前后。子每治此症，初用凉膈散，继以消毒饮，无不立愈。

沙

琇按：原本误解《内经》，解㑊为沙证，标题去解㑊，今订正之。

沙　病

琇按：张杲《医说》，采《叶氏录验》方本文只沙病二字，江氏误标沙症为解㑊，遂要改叶方原文，云俗名发沙之症，以附会之，今据《医说》订正。

江南旧无，今东西皆有之，原其证，医家不载。大凡才觉寒栗似伤寒，而状似疟，但觉头痛，浑身壮热，手足厥冷，乡落多用艾灸，以得沙为良。有因灸，脓血迸流，移时而死者，诚可怜也。有雍承节印行此方云：初得病，以饮艾汤试吐，即是其证，急以五月蚕退纸一片，碎剪安碗中，以碟盖密，以汤泡半碗许，仍以纸封碟缝，勿令透气，良久，乘热饮之，就卧，以厚衣被盖之，令汗透便愈，如此岂不胜如火艾枉残害人命，敬之信之（《叶氏录验方》。琇按：此条原刻俱改，削叶氏原文，今依《医说》订正）。

与魏玉横论解㑊书　　杭世骏

解㑊二字，不见他书，解即懈，㑊音亦，倦而支节不能振，耸惫而精气不能检摄，筋不束骨，脉不从理，解解㑊㑊，不可指名，非百病中有此一症也。《内经》言此者凡五。《平人气象论》云：尺脉缓涩谓之解㑊。王氏注伫不可名，伫，困弱也。《玉机真象论》云：冬脉太过则令人解㑊。此从脉起见也。《刺疟论》云：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㑊，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此从疟起见也。《刺要论》云：刺骨无伤髓，髓伤则销铄，胻酸体解㑊然不去矣。《四时刺逆从论》云：夏刺经脉白气乃竭，令人解㑊，此从刺而究其极也。要皆从四末以起见，如经所言堕怠，小变其辞，而意较微渺尔。后世传注有与经发明者，又有二风论云，使人怢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怢栗，全元起本作失味，皇甫谧《甲乙经》作解㑊，则怢栗，即解㑊之解也。《至真要大论》云：发不远热，无犯温凉。王氏注：不发汗以夺盛阳，则热内淫于四支而为解㑊，不可名也。粗工呼为鬼气要病久，久不已则骨热髓涸齿干，乃为骨热病，此又究极解㑊之流毙，所谓救病于已形也。篁南江氏辑《名医类案》引《叶氏录验方》，以为俗名发痧之证，于瘟疫大头天行之后另列一门，武断极矣。发痧余尝有此，病发必神思躁扰，少腹痛，《灵》《素》未尝言，及特小小患苦耳，与解㑊之义毫不干涉。篁南父子负盛名而《内经》不读，庸医祖述其说，转以欺世事无害，而理则大缪矣。足下续案已成删去此门，庶为稳惬，毋令人有误解《内经》之诮蒐言，或可采也。

一嫠妇身肥，常患发痧之证，每用苎麻刮之即愈，辄与辄发，不出二三日，医用四物等治，反加鼻衄，江以香附、抚芎、黄芩、栀子等开郁降火清热之剂，与之，数服而愈，不复举。

卷 第 二

内 伤

琇按：七情之病，皆为内伤，兹第以饮食劳倦当之，故所列多庞杂。

淳于意治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膈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琇按：脾不统血，肝不藏血）。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谓之曰：公奴有病否？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土败），察之，如死青之兹（木贼），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后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琇按：跌扑伤肺，肺娇藏也，而主气，凡受刑甚者，肺叶亦损）。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天白），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喜养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王石韦之死后所以见血者，以喜居阴处）。

姚僧坦治梁元帝，患心腹病，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坦曰：脉洪而实，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瘥理。元帝从之，果下宿食愈。

沈绎字诚庄，吴郡人，好学笃行，洪武中，其外舅陈翁，谪戍兰州，无子，遂被逮，补军伍，时肃王疾剧，或称诚庄善医，王召令诊视，问平日所嗜，知为乳酪，用浓茶饮数杯而愈。谓人曰：茶能荡涤膈中之腻也。王神其术，奏授本府良医。

罗谦甫治一人，年六十有五，至元戊寅夏日，因劳役，饮食不节，又伤冷饮，得疾，医者皆以为四时证，治之不愈，逮十日。罗往治之，诊视曰：右手三部脉，沉细而微，太阴证也。左手三部脉，微浮而弦，虚阳在表也。大抵阴多而阳少，今所苦身体沉重（湿），四肢逆冷（寒），自利清谷，引衣盖覆，气难布息，懒言语，此脾受寒湿，中气不足故也。仲景言：下利清谷，急当救里，宜四逆汤温之。《内经》复有用热远热之戒，口干，但欲嗽水不欲咽，早辰身凉而肌生粟，午后烦躁，不欲去衣，昏昏睡，而面赤隐隐，红癍见于皮肤，此表实里虚故也（亦有见癍为阴盛于内逼阳于外者，若许学士之治侯辅病是也）。内虚则外证随时而变（罗治中风案，以为病邪入于经，则动无常处，症互相出见，此案见癍则曰内虚外症随时而变），详内外之证，乃饮食劳倦，寒伤于脾胃，非四时之证明矣。治病必察其下（博按：《内经》云：治病必察其下，谓察其时下之宜也。旧刻以下文有标本字，遂改下为本谬矣），今适当大暑之时，而得内寒之证，以标本论之，时标也，病本也。用寒药则顺时而违本，用热药则从本而逆时，此乃寒热俱伤，必当从乎中治。中治者，温之是也（寒湿之症，又见红癍，看他从乎中治，温以散之，妙亦见，看病以日期为准，标本为凭。此案从乎中治以温，罗治一

人泄，脉沉缓而弦，舍时从症而用姜附，当因病之轻重缓急，而缓急之不得执成见于我也）。遂以钱氏白术散，加升麻，就本方加干葛、甘草解其癍，少加白术、茯苓以除湿而利小便，人参、藿香、木香和脾胃，进饮食。㕮咀，每服一两，煎服再服，癍退而利止，身温而神出；次服异功散、治中汤辛温之剂一二服，五日得平，止药。主人曰：病虽少愈，勿药可乎？罗曰：药攻邪也。《内经》曰：治病以平为期。邪气既去，强之以药，变证随起，不若以饮食调养，待其真气来复，此不药而药，不治而治之理存焉。从之，旬日良愈。

博儿赤马剌，年三十余，因猎得兔，以火炙食颇多，抵暮至营，极困倦，渴饮潼乳斗余，是夜，腹胀如鼓，疼痛闷乱，卧起不安，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此症不发热无外感），手足无所措，举家惊惶。罗诊其脉，气口大二倍于人迎，乃应食伤太阴经之候也，右手关脉，又且有力。盖烧肉干燥，因而多食，则致渴饮，干肉得潼乳之湿，是以滂满于肠胃，乃非峻急之剂，则不能去。遂以备急丸五粒，觉腹中转矢气，欲利不利，复投备急丸五粒，又与无忧散五钱，须臾大吐，又利十余行，皆物与清水，相合而下，药二斗余，腹中空快，气渐调，至平旦，以薄粥饮少少与之。三日后，再以参术等药，调其中气，七日而愈。此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者也。

一妇人三十余岁，忧思不已，饮食失节，脾胃有伤，面色黧黑不泽，环唇尤甚，心悬如饥状（肾虚），又不欲食，气短而促。大抵心肺在上，行荣卫而光泽于外，宜显而不藏，肾肝在下，养筋骨而强于内，当隐而不见，脾胃在中，主传化精微，以灌四傍，冲和而不息，其气一伤，则四脏失所，忧思不已，气结而不行，饮食失节，气耗而不足，使阴气上溢于阳中，故黑色见于面（色黑非瘀血）。又经云：脾气通于口，其华在唇。今水反侮土，故黑色见于唇，此阴阳相反，病之逆也。《上古天真论》云：阳明脉衰于上，面始焦。故知阳之气不足，非助阳明生发之剂，则无以复其色（博按：原刻脱十四字），故用冲和顺气汤（作湿热郁火治，用升阳之剂妙），以葛根一钱五分，升麻、防风各一钱，白芷一钱，黄芪八分，人参七分，甘草四分，芍药、苍术各三分，以姜、枣煎（配方之妙可师可法），巳午前服，取天气上升之时，使人之阳气易达也。数服而愈，此阴出乘阳治法也（《卫生宝鉴》）。

太常少卿刘叔谦之内李氏，中统三年春，欲归宁不得，又因劳役，四肢困倦，躁热恶寒，时作疼痛，不欲食，食即呕吐，气弱短促，怠惰嗜卧，医作伤寒治之，解表发汗，次日传变，又以大小柴胡之类治之，至十余日后，病愈剧，主家云：前药无效，莫非他病否？医曰：此伤寒六经传变，至再经传尽，当自得汗而愈。翌日，见爪甲微青黑色，足胫至腰如冰冷，目上视而不转睛，咽嗌不利，小腹冷气上冲心而痛，呕吐不止，气息欲绝（温救何疑）。罗诊其脉，沉细而微，不见伤寒之证（无六经证），此乃中气不足，妄将伤寒治之，发表攻里，中气愈损，坏证明矣。乃以辛热之药，附子（炮，去皮脐）、干姜（炮）各五钱，草豆蔻、炙甘草各三钱，益智仁、白芍药、丁香、藿香、白术各二钱，人参、陈皮、吴茱萸各一钱半，当归一钱，名曰温中益气汤，㕮咀一两，作一服，至夜，药熟而不能进，续续灌下一口，饮至半夜，稍有呻吟之声，身体渐温，忽索粥饮。至旦，食粥两次，又煎一服投之，至日高，众医皆至。诊之曰：脉生证回矣。越三日不更衣，或欲以脾约丸润之。罗曰：前证用大辛热之剂，阳生证回，今若以大黄之剂下之，恐寒不协，转生他证。众以为不然，遂用脾约丸二十丸，至夜，下利两行，翌日，面色微青，精神困弱，呕吐复作，罗再以辛热前药，温之而愈。《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辛热，佐以苦甘温。附子、干姜大辛热，助阳退阴，故以为君；丁香、藿香、豆蔻、益智、茱萸辛热，温中止吐，用以为臣；人参、当归、白术、陈皮、白芍、炙甘草苦甘温，补中益气，和血脉协力，用以为佐使也。

真定路总管刘仲美，年逾六旬，宿有脾胃虚寒之证。至元辛巳闰八月初，天气阴

寒，因官事劳役，渴而饮冷，夜半自利两行。平旦，罗往诊视，其脉弦细而微，四肢冷，手足心寒，唇舌皆有褐色（青），腹中微痛，气短，不思饮食。罗曰：《内经》云：色青者，肝也，肝属木；唇者，脾也，脾属土；木来克土，故青色见于唇也。舌者，心之宫，水挟木势，制火凌脾，故色青见于舌也。《难经》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脾，故先实脾土，今脾已受肝之邪矣。洁古先师云：假令五脏胜，各刑已胜，补不胜而泻其胜，重实其不胜，微泻其胜。而以黄芪建中汤，加芍药、附子主之，且芍药味酸，泻其肝木，微泻其胜；黄芪、甘草甘温其脾土，是重实其不胜；桂附辛热，泻其寒水，又助阳退阴；饴糖甘温，补脾之不足；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生姜、大枣辛甘大温，生发脾胃升腾之气，行其荣卫，又能缓其急。每服一两，依法水煎服，再服而愈。

史丞相年近七旬，至元丁卯秋间，因内伤自利数行，觉肢体沉重，不思饮食，嗜卧，懒言语，舌不知味，腹痛，头亦痛，而恶心。医以通圣散大剂服之，覆以厚衣，遂大汗出，前证不除，反增剧，易数医，四月余不愈（病已久）。罗诊视，得六脉沉细而微弦，不欲食，食即呕吐，中气不调滞于升降，口舌干燥，头目昏眩，肢体倦怠，足胫冷，卧不欲起。素不饮酒，肢体本瘦，又因内伤自利，复汗，是重竭津液，脾胃愈虚不能滋荣周身百脉，故使然也。非甘辛大温之剂，则不能温养其气。经云：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又脾不足者，以甘补之。黄芪人参之甘，补脾缓中，故以为君；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当归辛温，和血润燥；木香辛温，升降滞气；生姜、益智、草豆蔻仁，辛甘大热，以荡中寒，理其正气；白术、炙甘草、陈皮甘苦温，乃厚肠胃；麦蘖曲宽肠胃而和中；神曲辛热，导滞消食，为佐使也。名曰参术调中汤，㕮咀一两，姜三片，煎服之，呕吐止，饮食进，越三日，前证悉去。左右曰：前证虽去，九日不更衣，如何？罗曰：丞相年高气弱，既利且汗，脾胃不足，阳气亏损，津液不润也。岂敢以寒凉有毒之剂下之。仲景曰：大发汗后，小便数，大便坚，不可用承气汤。如此虽内结，宜以蜜煎导之。须臾，去燥屎二十余块，遂觉腹中空快，上下气调，又以前药服之，喜饮食，但有所伤，则橘皮枳术丸消导之，月余乃平复。丞相曰：病去矣。当服何药，防其复来。罗曰：但慎言语，节饮食，不可再药。

许学士治一男子，素嗜酒，因暴风寒，衣薄，遂觉倦怠，不思饮食，半月，至睡后添发热，遍身疼如被杖，微恶寒，天明脉之，六脉浮大，按之豁豁然，左为甚。许作极虚受风寒治之，人参为君，黄芪、白术、当归身为臣，苍术、甘草、陈皮、通草、干葛为佐使。大剂与之，至五贴后，遍身汗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觉来，诸证悉平。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仲，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软，发热，小便白而浊，众医以内伤不足，拟进茸附，伯仁诊其脉，虚大而数。曰：是由思虑过度，厥阳之火为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扰，能为百病，况厥阳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忧悉思虑，则伤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谋不遂，抑郁积久，致内伤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空心则进小坎离丸，月余而安。

丹溪治一人，腊月，因斋素，中饥而胃寒，作劳，遂发热，头疼，与小柴胡汤，自汗，神昏视听不能，大如指（脉大为虚），似有力，热不退（冬月而发热头痛自汗，乃太阳中风，宜桂枝汤，不可用小柴胡，脉大如指，视听不能，内伤重而外感轻，求其脉大如，指不能视听之故，恐为小柴胡凉剂激之而然），与参、术、黄芪、熟附、炙甘草作大剂服之，一日汗少，二日热减，能视听。初用药至四日，前药中加苍术，与二贴，再得汗，热除，乃去苍术、附子，作小剂，服三日而安。

一少年九月间，发热头疼，妄语大渴，医与小柴胡十余贴，热愈甚（九月发头痛在太阳症，如何就渴又非传邪合病，焉有妄语，如是内伤，若用小柴胡是杀之也）。朱

视其形肥，面带白，稍露筋骨，脉弦大而数，左为甚，遂作虚证治之。以苍术为君（妙法），茯苓、芍药为臣，黄芪为佐，附子一片为使，与二贴而证不减。或谓不当用附子，曰：虚甚，误投寒药，人肥而脉左大于右事急矣。非附子，则参芪焉能有速效。再与一贴，乃去附子，而作大剂与之，五十贴（琇按：谁能耐此）。大汗而愈，又自调养两月平复。

一少年因劳倦，大热而渴，恣饮泉水，次日热退，言视谬妄，自言腹胀，不能转侧，不食，战掉，脉涩而大，右为甚。灸气海三十壮，用白术、黄芪各二钱，熟附五分，与十贴，不效。又增发热而渴，但少进稀粥。丹溪曰：此气欲利而血未应也。于前药去附，加酒当归以和血，有热，加参一钱半，与三十贴而安。

一肥白人年壮因劳倦成病，秋间大发热，已服柴胡等药七八贴矣。两手脉洪数而实，观之形色，知其脉本不实，以服凉药所致。因与温补药，黄芪附子汤，冷饮二贴，困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软；继以黄芪术汤，脉渐敛小而愈。是肥白人虚劳，多气虚也。

一老人饥寒作劳，患头疼，恶寒发热（表邪），骨节疼，无汗，妄语时作时止（前证俱属表邪，但时作时止虚证可知，况一起妄语，又非阳明在腑内伤可知），自服参苏饮取汗，汗大出而热不退，至第四日，诊其脉，洪数而左甚，此因饥而胃虚，加以作劳，阳明虽受寒气不可攻击，当在补其虚，俟胃气充实，必自汗而解。以参、芪、归、术、陈皮、炙甘草，每贴加附子一斤，一昼夜尽五贴，至第五日，口稍干，言有次，诸症虽解。热尚未退，乃去附，加芍药。又两日，渐思食，精爽，间与肉羹。又三日，汗自出热退（仍以汗解），脉虽不散，洪数尚存，朱谓此脉洪，当作大论（大则为虚），年高而误汗，此后必有虚证见，又与前药。至次日，自言病以来，不更衣凡十三日矣。今谷道虚坐迸痛，努责如痢状不堪，自欲用大黄、巴豆等剂。朱曰：大便非实闭，乃气因误汗，虚不得充腹，无力可努（认症精确），仍用前补药，间以肉汁粥，及琐阳粥，与之，一日半，浓煎椒葱汤浸下体（外治法亦佳），方下大软便块（不结硬）五六枚。诊其脉，仍未敛，此气血仍未复（论脉妙）。又与前药，两日，小便不通，小腹满闷，颇苦，但仰卧，则点滴而出。朱曰：补药，未至（目光如电），于前药倍加参、芪，两日，小便方利。又服补药半月而安。

治卢兄汗后再发热，妄语；治吕仲汗后，热不退妄语；治陶明节热退后，目不识人，言语谬误。皆用参、芪、归、术等补剂而愈。信哉！谵语多属虚也。

项彦章治一人病，发热恶风而自汗，气奄奄弗属，诸医作伤寒治，发表退热而益增，项诊阴阳俱沉细（阴脉），且微数（论症宜桂枝汤，然脉当浮缓，今沉细又无头痛，内伤何疑），处以补中益气之剂。医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参芪补之，邪得补而愈盛，必死此药矣。项曰：脉沉，里病也；微数者，五性之火内扇也；气不属者，中气虚也。是名内伤。经曰：损者温之。饮以前药而验。

虞恒德治一人年三十，因劳倦伤食，致腹痛膜胀，面黄，十日后求诊，得右手气口脉，洪盛而滑，右关浮诊，虚大而滑，重按则沉实，左寸关亦弦滑而无力，两尺皆虚而伏。虞曰：此中气不足，脾气弱而不磨，当补泻兼施而治，初与补中益气汤二服，次日与枳实导滞丸八十丸，大便去二次，次日，又与补中益气汤，如此补一日，泻一日，二十日，服补药十贴，导滞丸千数，腹胀退而安。

一人年四十五，正月间，路途跋涉，劳倦发热，身体略痛，而头不痛，自以为外感，而用九味羌活汤，三贴，汗出热不退，前后又服小柴胡汤五六贴，热愈甚，经八日。召虞诊视，至卧榻前，见煎成汤饮一盏在案，问之，乃大承气汤，将欲饮。切其脉，右三部浮洪，略弦而无力，左三部略小，而亦浮软不足。虞曰：汝几自杀，此内伤虚症，服此药，大下必死。伊曰：我平生元气颇实，素无虚损证，明是外感无疑也。虞曰：将欲作阳明内实治而下之欤。脉既不沉实，又无目疼鼻干，潮热谵语等证，将

欲作太阳表实治而汗之欤。脉虽浮洪而且虚，又无头痛脊强等证，今经八日，不应仍在表，汝欲作何经而治之乎（精切详明）？伊则唯唯不语。以补中益气汤加附子，大剂与之，是夜连进二服，天明往诊，脉略平和，伊言尚未服，仍谓前效，欲易外感退热之药。虞曰：前药再饮二服不效，当罪我。又如前二服，脉证俱减半。伊始曰：我几误矣。去附子，再煎二服与之，热退气和而愈，但体犹困倦如前，服前药二十余贴，始得强健复元而安。

一人三十余，九月间，因劳倦发热，医作外感治，用小柴胡、黄连解毒、白虎等汤，反加痰气上壅，狂言不识人，目赤上视，身热如火，众医技穷。八日后，虞诊六脉数疾七八至，右三部豁大无力，左略弦而芤（虚症无疑）。虞曰：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又内伤寒凉之物，致内虚发热，因与苦寒药太多，为阴盛隔阳之证，幸元气稍充，未死耳。以补中益气，加熟附二钱，干姜一钱，又加大枣、生姜煎服。众医笑曰：此促其死也。黄昏时服一剂，痰气遂平而熟寐。伊父曰：自病不寐，今安卧，鼾声如平时，至夜半方醒始识人，而诸病皆减。又如前再与一剂，至天明得微汗，气和而愈。

刘宗序治一妇，六月间，劳倦中暑，其兄仰同知，喜看方书，为用六和汤、香薷饮之类，反加虚火上升，面赤身热，后邀刘诊视，六脉疾数，三部豁大而无力。刘曰：此病先因中气不足，内伤瓜果生物，致内虚发热，非六和香薷所能治，况夏月伏阴在内，重寒相合（所以夏月多此等症），此为阴盛隔阳之症。急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三钱，干姜一钱，同煎，置水中浸冷服之，其夜得熟睡，至天明，微汗而愈。仰谢曰：伏阴之说，既闻命矣。但不省以药冰之何也？刘曰：此即《内经》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仰叹服。

张养正治苏州闻教谕遘羸疾，吴医治之，率用三白汤，无奇效。张至诊治，亦用三白汤，家人曰：前药用之多矣。张正色曰：子勿哓哓，吾用汤使不同。遂投熟附二三片煎，俾服之即瘥。

薛己治一儒者，素勤苦，恶风寒（表），鼻流清涕（表），寒噤（虚），喷嚏（表）。薛曰：此脾肺气虚，不能实腠理。彼不信，服祛风之药，肢体麻倦（虚），痰涎自出（寒），殊类中风。薛曰：此因风剂耗散元气，阴火乘其土位。遂以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治之而愈。

秀才刘允功，形体魁伟，不慎酒色，因劳怒，头晕仆地，痰涎上涌（寒），手足麻痹（麻属气血虚），口干引饮，六脉洪数而虚，乃肾经亏损，不能纳气归源而头晕，不能摄水归源而为痰，阳气虚热而麻痹，虚火上炎而作渴（辨症精确）。用补中益气，合六味丸料治之而愈。其后或劳役，或入房，其病即作，用前药随愈。

秀才陈时用，素勤劳，因怒，口斜痰盛，脉滑数而虚，此劳伤中气，怒动肝火，用补中益气加山栀、茯苓、半夏、桔梗，数剂而愈。

锦衣杨永兴，形体肥厚，筋骨软痛，痰盛作渴，喜饮冷水，或用愈风汤、天麻丸等药，痰热益甚，服牛黄清心丸，更加肢体麻痹。薛以为脾肾俱虚，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八味丸，三月余而痊。已后连生七子，寿逾七旬。《外科精要》云：凡人久服加减八味丸，必肥健而多子，信哉（琇按：此说不可为训）。

一妇年七十五，遍身作痛（不发热而痛，久虚无汗属火），筋骨尤甚，不能伸屈，口干目赤（火），头晕痰壅，胸膈不利，小便短赤，夜间殊甚，遍身作痒如虫行（身痒阴虚有四症），用六味丸料，加山栀、柴胡治之，诸证悉愈。

一产妇筋挛臂软，肌肉掣动（亡阳），此气血俱虚而有热（当参别症合断），用十全大补汤而痊。其后因怒而复作，用加味逍遥散而愈。

一产妇两手麻木，服愈风丹、天麻丸遍身皆麻，神思倦怠，晡热作渴，自汗盗汗，此气血俱虚，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数剂，诸症悉退，却去炮姜，又数服而愈。但有内

热，用加味逍遥散，数剂而痊。

高光禄脾胃素虚，因饮食劳倦，腹痛胸痞，误用大黄等药下之，谵语烦躁，头痛喘汗，吐泻频频，时或昏愦，脉大无伦次，用六君加炮姜、四剂而安。但倦怠少食，口干发热，六脉浮数（脉浮数又非表邪，元气虚也），欲用泻火之药。薛曰：不时发热是无火也，脉浮大是血虚也，脉虚浮是气虚也。此因胃虚，五藏亏损，虚症发见（内虚则外症随时而变）。服补胃之剂，诸症悉退。

徐大尹因饮食失宜日晡发热，口干体倦，小便赤涩，两腿酸痛，薛用补中益气汤治之。彼知医，自用四物黄柏、知母之剂，反头眩目赤，耳鸣唇燥，寒热痰涌，大便热痛，小便赤涩，又用四物芩、连、枳实之类。胸膈痞满，饮食少思，汗出如水，再用二陈芩、连、黄柏、知母、麦冬、五味。言语谵妄，两手举拂，屡治反甚。复求，用参、芪各五钱，归、术各三钱，远志、茯神、酸枣仁、炙甘草各一钱。服之，熟睡良久，四剂稍安，又用八珍汤调服而愈。夫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因脾虚而致前证。盖脾禀于胃，故用甘温之剂，以生发胃中元气，而除大热。胡乃反用苦寒，复伤脾血耶。若前证果属肾经阴虚，亦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耳。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无阴则阳无以化，不宜六味，滋肾丸妙，何也？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又云：虚则补其母。当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丸（不稳），以补其母，尤不宜用苦寒之药。世以脾虚（脾虚则不可用知柏），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知、柏并不伤胃，本草可考）。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土，则金旺水生，木得平而自相生矣。

一男子每遇劳役，食少胸痞，发热头痛，吐痰作渴，脉浮大。薛曰：此脾胃血虚病也。脾属土，为至阴而生血，故曰阴虚，彼不信，服二陈黄连、枳实、厚朴之类，诸症益甚。又服四物黄柏、知母、麦冬，更腹痛作呕，脉洪数而无伦次。薛先用六君加炮姜，痛呕渐愈，又用补中益气，全痊。

刘秀才劳役失宜，饮食失节，肢体倦怠，发热作渴（初起何以即渴），头痛恶寒（明是表症，须辨内伤外感之头痛恶寒，不明此理徒用温补死，先生言下矣），误用人参败毒散，痰喘昏愦，扬手掷足，胸间发癍如蚊所吶（罗谦甫案亦见红癍从乎中治。许学士案亦见红癍为阴盛于内逼阳于外），薛用补中益气加姜、桂、麦冬、五味，补之而愈。

一儒者素勤苦，因饮食失节，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载之后，非便血，则盗汗，非恶寒，则发热，血汗二药，用之无效。六脉浮大，心脾则涩，此思伤心脾，不能摄血归原，然血即汗，汗即血，其色赤黯，便血盗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恶寒发热，气血俱虚也。乃午前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肺之源，举下陷之气；午后用归脾加麦冬、五味，以补心脾之血，收耗散之液，不两月而诸症悉愈。

一男子发热烦渴，时或头痛（此头痛为内伤），服发散药，反加喘急，腹痛其汗如水，昼夜谵语，此劳伤元气，误汗所致。其腹必喜手按，询之果然。遂与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服之熟睡，唤而不醒，举家惊惶，及觉，诸症顿退，属内真寒而外假热，故肚腹喜暖，口畏冷物。此乃形气病气俱不足，法当纯补元气为善。

一男子饮食劳倦而发寒热，右手麻木（虚），或误以为疔毒，敷服皆寒凉败毒，肿胀重坠，面色痿黄，肢体倦怠，六脉浮大，按之如无，此脾胃气虚也。询之，果是销银匠，因热手入水梅银，寒凝隧道，前药益伤元气故耳。遂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而愈。

一儒者修左足，伤其大指甲少许，不见血，不作痛，形体如故，后因饮食劳倦，足重坠，微肿痛，或昼睡，或夜寐，其足如故，误服败毒之剂，寒热肿痛。盖脾起于足

大指，此是脾气虚弱下陷，用十全大补汤而愈。

谭侍御，但头痛即吐清水，不拘冬夏，吃姜便止，已三年矣。薛作中气虚寒，用六君加归、芪、木香、炮姜而瘥。

一儒者，四时喜极热饮食，或吞酸嗳腐，或大便不实，足指缝湿痒，此脾气虚寒下陷，用六君加姜、桂治之而愈。稍失调，旧患复作，前药加附子钱许，数剂，不再举。

一男子形体倦怠，饮食适可，足指缝湿痒，行坐久则重坠。此中气虚而下陷，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而愈。

一男子食少，胸满，手足逆冷，饮食畏寒，发热吐痰，时欲作呕，自用清气化痰，及二陈、枳实之类。胸腹膨胀，呕吐痰食，小便淋漓，又用四苓、连、柏、知母、车前。小溲不利，诸病益甚。薛曰：此脾气虚寒，无火之症。故食人不消而反出，遂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用补中益气，加姜、桂培养中宫，生发阳气，寻愈。

一男子，每劳，肢体时痛（诸痛皆属肝木，痛亦有属邪火者但此为虚火，宜甘温足矣，不得重用辛热），或用清痰理气之剂，不劳常痛，加以导湿，臂痛温肿，形体倦怠，内热，盗汗，脉浮大，按之微细。此阳气虚寒，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人参五钱，肿痛全愈。又以十全大补百余剂而安，共服人参十三斤，姜、附各斤余（琇按：尝见病非姜、附所宜，医以重剂人参入之，多不为患参能驱驾姜、附信哉）。

一妇年四十余，七月间，患脾虚中满，痰嗽发热，又因湿面冷茶，吞酸，吐呕，绝食，误服芩、连、青皮等药，益加寒热，口干，流涎不收，且作渴，闻食则呕（胃虚），数日矣。薛视之曰：脾主涎，此脾虚不能制，故涎自出也。欲用人参安胃散。惑于众论，以为胃经实火宿食，治之病日增剧，忽思冬瓜，食少许，顿发呕，吐酸水不止，仍服前药，病益甚，复邀薛视之，则神脱脉绝，濒死矣，惟目精尚动（此际断要温补）。薛曰：寒淫于内，治以辛热，然药莫能进矣。急用盐，艾、附子，炒热熨脐腹，以散寒回阳，又以口气接其口气，以附子作饼，热贴脐间，一时许，神气少苏，以参、术、附子为末，更以陈皮煎膏为丸，如粟米大，入五七粒，随津液咽下，即不呕，二日后，加至十余粒，诸病少退，甘涎不止，五日后，渐服煎剂一二匙，胃气少回，乃思粥饮，继投参、术等药（去附子妙），温补中气，五十余剂而愈。以上五条，乃脾胃虚寒，阳气脱陷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五十，过劳怠倦，烦闷恶食，不爽，汪诊之，脉浮小濡缓。曰：此劳倦伤脾也。冬春宜仿补中益气汤例，夏秋宜仿清暑益气汤例。依法受方，服之良愈。

一人年三十余，尝因冒寒发热，医用发表为愈，继用小柴胡热炽汗多，遂昏昏愦愦，不知身之所在，卧则如云之停空，行则如风之飘毛（虚极），又兼消谷，善饥，梦遗诸症，汪观其形色类肥者，曰：此内火燔灼而然，虚极矣。切其脉，皆浮洪如指，曰：《脉经》云：脉不为汗衰者死。在法不治，所幸者，脉虽大按之不鼓，形虽长，而色尚苍，可救也。医以外感治之，所谓虚其虚，误矣。经云：邪气乘虚而入，宜以内伤为重。遂以参、芪、归、术大剂，少加桂、附，服十余贴，病减十之二三，再除桂、附，加芍药、黄芩，服十余贴，病者始知身卧于床，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矣。服久果起。

一人年逾五十，患眩晕溲涩，体倦梦遗，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风寒，诸药俱不中病。汪诊之，脉皆浮大或小弱无常，曰：虚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气虚，宜用参、芪；又云：黑人气实，不宜用之。果从形欤，抑从色欤，汪熟思之，色虽黑而气虚，当从形治，遂以参、芪为君，白术、茯苓、木通为臣，栀子、酸枣仁、麦冬为佐，陈皮、神曲为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黄丸，夜服安神丸，逾年病安。

程篁墩先生，形色清癯，肌肤细白，年四十余，患眩晕，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言乱，或用加减四物汤，甘寒以理血，或用神圣复气汤，辛热以理气，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湿热治，俱不效。汪诊之，脉皆沉细不利，心部散涩，曰：此阴脉也。脾与心必忧思所伤，宜仿归脾汤例，加以散郁行湿之药（此症若不散郁行湿，即投归脾亦不效）。服数贴，病果向安。一夕因懊恼，忽变，急请诊视，脉三五不调，或数或止，先生以为怪脉。汪曰：此促脉也（促脉或痰或气滞），无足虑。曰：何为而脉变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以淡酒调木香调气散一匕服之，其脉即如常。

一人形长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余，得奇疾，遍身淫淫循行如虫，或从左脚腿起，渐次而上至头，复下于右脚，自觉虫行有声之状（是阳虚）召医诊视，多不识其为何病。汪往诊其脉，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形视色，知其为虚证矣。《伤寒论》云：身如虫行，汗多亡阳也。遂仿此例，而用补中益气汤，多加参、芪，以酒炒黄柏五分佐之，服至二三十贴，遂愈。

一人形长苍紫，素善食，喜啖肉，年近六十，时六月伤饥，又被雨湿，既而过食冷物，腹中疼胀，呕吐，次年至期，前病复作，医作伤食，或作冷气，率用香燥消导之药，时作时止，第三年十月，病又作，食则胃脘励痛，近来忽吐瘀血如指者三四条，大便溏泻亦皆秽污，又常屡被盗惊，今犹卧则惊寤。汪诊左脉沉弱，右脉浮虚，但觉颇弦，次早复诊，左脉濡小无力，右脉虚豁（脉之不常虚之过也）。令用人参二钱，白术钱半，茯神、当归、生地、黄芪、酸枣仁各一钱，石菖蒲五分，山栀子七分，五贴，觉力健而食进，尚嗳气失气未除，饮食少味，令人参加作三钱，白术加作二钱服愈。

一人年十九，形瘦，面色黄白，三月间，微觉身热，五月间，因劳伤于酒肉，遂大热膈闷，梦遗盗汗，午后热甚，或作食积，或作阴虚，或作痰火，治皆不应。汪诊之，午间脉皆洪滑，汪曰：食饱之余，脉不定也。来早再诊，脉皆收敛而弱，右脉尤弱，遂以人参三钱，黄芪钱半，白术、麦冬各一钱，黄柏、知母、山查子各七分，枳实、甘草各五分，煎服。热减汗除，五服，惟梦遗，一月或二次三次，令服固精丸五六两，仍令节食，守淡味，病愈。后又觉热，前方减甘草，加石膏一钱半，牡丹皮八分。

一妇苍白，不肥不瘦，年逾五十病舌尖痛（虚火），三年，才劳，喉中热痛（虚火），或额前一掌痛，早起头晕，饮食无味，胸膈痞闷，医用消导清热之药，不效。汪诊右脉，濡散无力而缓，左脉比右颇胜，亦近无力，十五年前，哭子过甚，遂作忧思伤脾，哭泣伤气，从东垣劳倦伤脾之例，用参、芪各钱半，白术、芍药、天麻各一钱，川芎、元参各七分，甘草、枳实各五分，黄柏、陈皮各六分，煎服愈。

一儿年十余，色白神怯，七月间，发热连日，父令就学，内外俱劳，循至热炽头痛，正合补中益气汤症，失此不治，以致吐泻食少，其父知医，乃进理中汤，吐泻少止，渐次眼合，咽哑不言，昏昧不省人事，粥饮有碍，手常搦住阴囊（虚寒），为灸百会尾骶，不应，其父来问。汪曰：儿本气怯，又兼暑月过劳。经曰：劳则气耗。又曰：劳倦伤脾。即此观之，伤脾之病也。身热者，经曰：阳气者，烦劳则张。盖谓气本阳和，或烦劳则阳和之气变为邪热矣。头痛者，经曰：诸阳皆会于头。今阳气亢极则邪热薰蒸于头而作痛也。吐泻者，脾胃之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也。目闭者，盖诸脉皆属于目，而眼眶又脾所主，脾伤不能营养诸脉，故眼闭而不开也。咽哑者，盖脾之络连舌本，散舌下，脾伤则络失养不能言也（目闭而哑俱为脾伤妙）。经曰：脾胃者，水谷之海，五藏皆禀气于脾。脾虚，则五藏皆失所养，故肺之咽嗌为之不利，而食难咽，故心之神明为之昏瞀，而不知人。常欲手搦阴囊者，盖无病之人，阴升阳降，一有所伤，则升者降，降者升。经曰：阴阳反作是也。是以阴升者降从其类而入厥阴之囊，因阴多阳少，故手欲搦之也，此皆脾胃之病（妙断）。经谓土极似木，亢则害，承乃制也。

症似风木，乃变象耳。不治脾胃之土，而治肝木之风，欲求活难矣。且用参、芪、术各三钱，熟附一钱，煎至熟，用匙灌半酒杯，候看何如。服后，病无进退，连服二三日，神稍清，目稍开，始有生意，食仍难咽。汪诊之，脉皆浮缓不及四至，汪曰：药病相宜，再可减去附子（病一转即去附子，妙！因时令在七月也）。服之，渐渐稍苏，初医或作风热施治，而用荆、防、芩、连、蚕蝎之类，或作惊痰，而用牛黄、朱砂、轻粉等药，此皆损胃之剂，岂可投之，儿今得生，幸耳，实赖其父之知医也。或曰：经云：无伐天和。其症又无四肢厥冷，时当酷暑而用附子何也（此一辩不可少）？汪曰：参、芪无附子无速效。而经亦曰：假者反之。正如冬月而用承气之类，此亦舍时从症之意也。

程明佑治闵德病头痛，身热，烦懑，他医汗之，热益甚，脉不为汗衰，乃曰：此阴阳交而魂魄离也。程曰：非也。病得之内伤，饮食宿滞泄之可愈，已泄之而安。

吴茭山治一人患内伤，郁痰气虚，诸医皆作有余之气，遂用四七分气消导之剂服之，气升似火，又以栀子、芩、柏寒凉之剂服之，其患增剧，四体瘦削，早晨气潮，若火焚状（用凉药而愈甚，阴覆乎阳也，宜升阳散郁补胃）。吴诊其脉，浮大无力，知气虚而清气下陷故也。法宜甘温退热，遂以补中益气汤，倍加参、芪服之，其热渐平，饮食倍进；次以蠲饮枳术丸，服十日，倏然利出郁痰升许（先补胃后治痰，因脉浮大无力之故）；，然后用六味丸，入紫河车一具，调理月余而瘳。

一男子患内伤，微热咳嗽，其人素欠保养，不忌荤酒，日久则卧床矣。吴诊之，两手脉弦，以参苏饮二贴，头目稍清，余热未退；次以滋阴降火汤，未获全效。病家易医治之。医曰：此伤寒误于药也，当得大汗而愈。遂以葱白散大发其汗，其脉愈浮，其热愈炽，日晡阳虚头痛（此后再汗为误），医尚以风邪未解，仍以清肌解散之药，虚益甚矣。复请吴诊，脉之，弦大虚芤，改革，男子则亡汗失精矣。与补中益气汤，数服而安；次以人参养荣汤，五十贴，其患遂愈。

江篁南治程钜患肌热多汗，时昏晕不醒目时上窜，气短气逆（虚），舌上白胎，腹中常鸣，粒米不入，诊其脉，两手脉皆浮大（大则为虚），而驶带弦。告之曰：虚损内伤症也，病虽剧，不死。盖得之惊恐过劳，又兼使内过食，伤中之过。耳其家曰：信然，钜自楚归，江中过盗，跃入中流，几死，浮水至岸，衣尽濡，赤身奔驰，风露侵袭，抵家，兼有房劳，饮食过度，医用消导剂过多，故至此。江曰：经云：汗出而脉尚躁疾者死，目直视者死，在法不治，然察脉尚有神，可救也。按：此本内伤外感之症，今外邪已去，内伤饮食亦消导无余，惟惊惕、房劳、失调补，故气虚而汗。又湿热生痰，中气虚挟痰，故时时晕厥也。法宜补中清痰，因其苦于晕厥，以参、芪、归、术、麦冬、陈皮、五味、柴胡、甘草，一剂投之，晕厥止，但觉气愈逆咽膈不利（何不用理中汤配二陈、竹沥、厚朴、杏子、归、芍）；乃以甘桔汤，加贝母煎饮之，咽肺即舒；次日，前方除五味、归，加贝母、元参，晕厥复作，乃以人参二钱，陈皮少许，煎汤，调人乳饮之，觉安，连进数剂，是夜加竹沥、姜汁，即能食粥三次，但觉上焦作疼；又次日，若多汗，以人参、黄芪为君，酸枣仁、浮麦、陈皮、贝母为臣，牡蛎、麻黄根为佐，桂枝、木香少许为使，是夜稍安，脉亦收敛而小；继以补中豁痰安神之剂，出入加减，两月而愈。

陈球，七月间行舟，遇风涛惊恐，又因事恼怒（内伤），病胸膈痞满，食少，又澡浴冒风（外感），发热，小溲红，八月初间，医用柴苓汤，痞满益甚，又加自汗，一医用清暑益气汤，除人参黄芪服之稍宽（此方用得当），然汗益多（汗多则热退），小便黄（小便红变黄亦佳）。江诊视，左脉浮之不应，沉取豁然虚，右寸来促，关损小而驶，两尺沉而无力，先以香附汤吞大安凡，继以参术补脾为君，酸枣仁敛汗为臣，枳实以泄肝，芍药引金泄木，当归和血润燥，陈皮、厚朴以理气宽胀，川芎、山栀、香附以

散郁，茯苓以利水，一剂，汗减四之三，胸膈宽，食倍进，夜卧安；次早，略觉腹胀，呕吐清痰，遂宽，再与二服，前方加半夏、生姜，出入加减，数日而愈。

吴氏子年三十余，病发热，医用药汗之，不效，又投五积散，其热益甚，兼汗多足冷（似湿温症，但脉不同，身热不壮不同，湿温脉关前濡，关后急，身微热）。江诊其脉，告曰：此内伤外感也。用参、芪、归、术以补里，防风、羌活以解其表，加山查以消导之，一服，病减半。以知吴子病者，六脉皆洪大搏指（洪大搏指作虚而受风寒），气口大于人迎一倍子，既而更医，热复作，且头疼口干，鼻衄谵语，昏睡。江曰：此汗多亡阳也。投柴胡桂枝汤（热复作，症见头痛、口干、鼻衄、谵语，乃阳明在经，投柴胡桂枝汤妙，不得认鼻衄为热，以血为红汗也。后以生脉饮合柴葛解肌加入生地、黄芩、白芍可法），和其荣卫，诸症减半，惟口干不除，乃以麦冬、生地、陈皮、生甘草、茯神、人参、柴胡、白芍、干葛、五味、黄芩一服食进，诸症皆除。所以和之者，诊其脉，两手皆洪盛，按之勃勃然也。

程氏子年二十余，禀弱，又使内劳役过度，兼有忧恐之事，忽患手足战摇不定，甚至反张，汗出如雨，常昏晕不知人，一日二十余度（二十余度虚极），又吃忒，饮食难进，面色黎黑，一医作中风治，证益剧。半更时，江至，两手战摇，不能诊候，捉执犹不定，略诊之，弦大搏击（似肝藏脉），似真藏之脉。乃以大剂参、芪，加白术、陈皮、大附子、天麻、麻黄根之类，一日夜服人参二两，汗少止，昏晕稍疏，诸症稍减，连服补剂三日，四体战始定，脉可按，病虽少回而虚未复。江乃言归，戒以确守前方多服，庶几可愈。数日来迎，书云：旧症将复举之状。询之，乃减参芪大半。江至，则复作如旧，乃仍前倍加参芪大剂补之，乃定，服人参三四斤而愈。

孙秀才患症，耳聋（少阳），烦躁（合病），身热谵语（阳明）。医曰：此伤寒少阳症也。服小柴胡不效，更医，投白虎汤，亦不减，又兼唇干，齿燥，舌干，倦甚，神思愦愦，且治后事矣。江曰：此内伤症也。以生脉汤加陈皮、甘草一服，舌稍津润，耳稍闻，神思略回，继加白术、柴胡等药出入而愈。所以知之者，切其脉带结而无力也（此症身无汗，非风温，但见症如此而以生脉散治之，为脉结而无力，结为疝瘕积郁加减药，似可商）。

族弟因过饮梦遗，失盖感寒，病头痛发热，医用十神汤发汗不出，继投生料五积散，杂治不效。子视其面赤身热，头疼肢节痛阳缩气喘促，危急嘱后事。江曰：此内伤外感证也。以参、术补中，羌、防、葛、姜、葱解表，大附子少许（因阳缩），以回阳，薄暮一服，半更时大汗热退（制附术和肾气，故得汗而解），即熟睡，二鼓寤而索粥，晓更衣二度，自觉清爽，仍有头眩、口干燥，以四君加归、芎、五味、陈皮、干葛、藿香等，出入增减，数服而愈。所以知之者，切其脉两手皆沉微，而右浮滑（琇按：两字皆字糊涂），内伤重而外感轻也。

江南仲治徐丹成发热，四肢热如火，左胁一点疼痛（伤肝）难当，五日不更衣，小溲赤涩，医作伤寒治，服发散药不效（无六经见症，妄行散剂）。易医，作疝治，投青皮、枳壳、茴香等药，病增剧。江诊左脉弦数，重按无力，右脉弦滑，气口紧实倍于人迎，此非伤寒症，乃内伤，必醉饱强力，气竭肝伤病也。经云：损其肝者缓其中。问其由，乃中途覆舟，尽力救货，时冬寒忍饥，行五十里，过族人纵饮青楼，遂得此症，正合经云：必数醉，若饮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脾主四肢，故热如火）。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日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用参、术、枸杞（左胁一点痛，乃伤肝也，用枸杞以补肝妙），炙草甘温缓中，神曲、枳壳、术、蜜、白芥化食行滞（佐枳壳、白芥尤佳，可法可法），一服病减，再服热退，用六味丸以补肝肾之亏损，兼旬而愈。

黄氏子年十六岁，九月间患疟，五六发，即以常山饮截之，遂止，数日后，夜半

因惊恐出汗遂发热不止（无恶寒症），医仍作疟治，不效。或者认作伤寒，投以消导之剂，增剧，日稍轻，夜热尤重已经八日矣。召仲视之，诊得六脉浮大无力，按之豁然，外症谵语，不食，耳聋，大叫，问之有何苦，则曰遍身痛，腹中胀，为热所苦（似阳明少阳合病，在经亦当头痛胸满，今遍身痛而头不痛，腹胀胸不满，断非伤寒何也，以日轻夜重之热，经八日在何经而认作伤寒耶），投以补中益气汤，八贴，不效。复请他医，作内伤饮食，外感风寒，用解表消导二剂，益加大热如炙如火，昏愦目不识人，言语谬妄，耳聋无闻，复召仲。仲曰：此内伤不足之症无疑，前药虽未获效，精神渐觉清爽，早间热亦稍轻（长热不退方是伤寒），原因疟后，脾气大虚，加之寒凉消导之剂，复伤元气，药力未至，仍用前方，人参加作三钱，黄芪四钱，炮姜、肉桂各三分，熟附五分（投桂附大见神力），与二贴，热减半，耳微闻，言有次，减去桂、附，大剂参、芪，十余剂，小便频，再加益智仁五分而愈。

命门火衰

薛立斋治廷评张汝言，胸膈作痞，饮食难化，服枳术丸，久而形体消瘦，发热口干，脉浮大而微，用补中益气加姜、桂，诸症悉退。惟见脾胃虚寒，遂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不月而饮食进，三月而形充。此症若不用前丸，多变腹胀喘促，腿足浮肿，小便淋沥等症，急用济生加减肾气丸，亦有得生者。

一儒者，虽盛暑，喜燃火，四肢常欲沸汤渍之，面赤吐痰，一似实火，吐甚，宿食亦出，惟食椒、姜等方快。孽曰：食入反出，乃脾胃虚寒，用八味丸、十全大补，加炮姜，渐愈，不月平复（此症无汗，后滑案为暑邪，宜参看）。

一妇饮食少，非大便不实，必吞酸嗳腐，或用二陈二黄连，更加内热作呕。薛曰：东垣有云：邪热不杀谷，此脾胃虚弱，末传寒中。以六君加炮姜、木香数剂，胃气渐复，饮食渐进，又以补中益气加炮姜、木香、茯苓数剂全愈。后怒，饮食顿少，元气顿怯，更加发热，脉洪大而虚，两尺如无，益气汤、八味丸，两月余，诸症悉退愈（以上三症乃久病，故如此治而愈）。

一人因失足，划然有声，坐立久，则左足麻木，虽夏月，足寒如火，嘉靖己亥夏月，因醉，睡觉而饮水，复睡，遂觉右腹痞结，以手摩之，沥漉有声，热摩则气泄而止，每每加剧，饮食稍多，则作痛泄，医令服枳术丸，不效。甲辰岁，薛诊之曰：此非脾胃病，乃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虚寒使之然也。若专主脾胃误矣，服八味丸而安（此案可法）。

罗工部促夏，腹恶寒而外恶热，鼻吸气而腹觉冷，体畏风而恶寒，脉大而虚微，每次进热粥瓯许，必兼食生姜汤瓯余，若粥离火食之，腹内即冷。薛曰：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用八味丸，壮火之源，以消阴翳。彼不信，乃服四物、元参之类而殁。

陈工部发热有痰，服二陈、黄连、枳壳之类，病益甚，冬月，薛诊之，左尺微细，右关浮大，重按微弱，曰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脾病，当补火以生土，或可愈也。不悟，仍服前药，脾土愈弱，次年春，病笃，复邀薛治。右寸脉平脱，此脾土不能生金，生气绝于内矣。薛不治，曰：经云：虚则补母，实则泻其子。凡病在子，当补其母，况病在母，而属不足，反泻其子，不死何矣。

蒋州判形体魁伟，中满吐痰，劳则头晕，所服皆清痰理气。薛曰：中满者，脾气亏损也；痰盛者，脾气不通运也；头晕者，脾气不能升也；指麻者，脾气不能周也；遂以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以补脾土，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而愈。后用《乾坤生意方》云：凡人手指麻软，三年后有中风之疾，可预服搜风天麻二丸，以防之。乃朝夕服，以致大便不禁，饮食不进而殁。愚谓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房帏，可也。若服前丸，适所以招风取中也。

江应宿治朱秀才母，年四十三岁，寡居，患恶寒头疼（内伤），恶心呕吐（寒痰），多汗易感风寒（表虚），诊其脉，两尺沉细无力，乃命门火衰，人肥而多郁，脾肺虚寒，治以人参、白术、柴胡、半夏、陈皮、香附、青皮、枳实、干姜、紫苏（四君加疏肝散郁，温中之品亦可法）二剂，痰清恶寒少止，继以八味丸全愈。

暑

罗谦甫治蒙古百户，因食酒肉，饮潼乳，得霍乱吐泻症，从朝至午，精神昏愦，已困，急来告罗。视之，脉皆浮数，按之无力，所伤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静，又于墙阴掘地约二尺许，贮以新水，在内搅动，待一时澄定，用清者一杯，再调服之，渐渐气调，吐泻遂止，至夜安卧。翌日，微烦渴，遂煎钱氏白术散，时时服，良愈。或曰，用地浆者何也？坤属地，地属阴，土平曰静顺，感至阴之气，又于墙阴贮新汲水，以取重阴之气也。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霍乱因暑热内伤所得，故用地浆之意也。

提举父年近八十，六月中暑毒，霍乱吐泻，昏冒终日，不省事，时夜参半，请罗视之，脉七八至，洪大有力（暑脉虚大当作虚论），头热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关紧急。盖年高气弱，当暑气极盛，阳明得令之际，况因动而得之，中暑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剂，不能泻其暑热，坠浮溜之火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泻热补气，加茯苓以分阴阳，约一两水调灌之，渐渐省事，诸证悉去。慎言语，节饮食，三日，以参术调中汤，以意增减旋服，理正气，逾十日平复。

一仓官季夏时，病胸，项多汗（胸项多汗先伤暑），两足逆谵语，医者不晓，杂治经旬。罗诊之，关前濡，关后急，当作湿温治。盖先受暑，后受湿，暑湿相搏，是名湿温，先以白虎加人参汤，次以白虎加苍术汤，头痛渐退（足冷头痛并见，当知此是湿温症），足渐温，汗渐止，三日愈。此名贼邪，误用药，有死之理，必病中暑为正邪，中湿得之，从所不胜者为贼邪，今心受暑而湿邪胜之，水克火，从所不胜是也。五邪之中最逆也。经曰：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濡弱见阳部，湿气搏暑也；小急见于阴部，暑气蒸湿也（细心精别）。暑湿相搏，名曰湿温，是谓贼邪也（总宜白虎合五苓为佳）。罗亦素有停饮之疾，每至暑月，两足染染未常干，服此药二三服，即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至赤身热，口燥心烦，盛暑中，宜帷幕周密，自以至虚亡阳，服术附数剂，脉虚而洪数，舌上胎黄（脉虚身热胎黄自汗口燥心烦亦难别阴阳，但汗如雨而不畏寒，暑可知，若阴有汗则死）。伯仁曰：前药误矣，轻病重治，医者死之。《素问》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术附其可轻用，以犯时令。又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暑家本多汗，加之刚剂，脉洪数而汗甚。乃令撤幔开窗，少顷，渐觉清爽，以黄连人参白虎，三进而汗止大半，诸症亦减；兼以既济汤，渴用冰水调天水散，七日而愈。

孙兆治一人，自汗（阳微厥故自汗阴微厥不得复有外症），两足逆冷，至膝下（似阴症），腹满（腹满故先伤湿），不省人事。孙诊，六脉小弱而急，问其所服药，取视，皆阴病药也。孙曰：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遂用五苓散、白虎汤，十余贴，病少苏，再服全愈。或问治法，孙曰：病人伤暑也。始则阳微厥，而脉小无力，医谓阴病，遂误药，其病愈厥，用五苓散大利小便，则腹减，白虎解利邪热，则病愈。凡阴病胫冷则臂亦冷，渠今胫冷臂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阳微厥也（妙辨）。

此症乃先伤湿，后伤暑，为湿温之症也。

丹溪治一人，夏大发热，谵语，肢体莫举，喜冷饮，脉洪大（虚）而数，以黄芪、茯苓，浓煎如膏，用凉水调服，三四次后，昏卧如死，气息如常，次日方醒而愈。

一人夏发大热大汗，恶寒战栗，不自禁持，且烦渴，此暑病也。脉虚微细弱而数，

其人好赌致劳而虚，以人参竹叶作汤，调辰砂四苓散，八贴而安（恶寒战栗亦有属暑者，但此脉不沉，与少阴反发热不同，烦渴与少阴引水自救不同，少阴战栗恶寒无汗者，多少阴引水自救，自利人静而不烦者，多然阴脉俱沉）。

项彦章治一人病甚，诸医皆以为瘵，尽愕，束手。项诊之，脉细数而且实，细数者暑也。暑伤气宜虚，今不虚而反实，乃热伤血，药为之也。家问死期，曰：何得死？为作白虎汤饮之，即瘥。

吴茭山治一妇，冬月，偶感患洒洒恶寒，翕翕发热，恶食干呕，大便欲去不去，诸医皆以虚弱痰饮治之，以二陈补心等药，服不效。延及半月，吴诊其脉，虚而无力，类乎伤暑，众不然之，究问其病因，其妇曰：因天寒，换着绵衣，取绵套一床盖之，须臾烦渴，寒热呕吐，绵延至今耳。吴曰：诚哉，伤暑也。盖绵套晒之盛暑，夹热收入笥中，必有暑气，尚未开泄，今人体虚，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其妇曰：然。遂制黄连香薷饮，连进二服而愈。

逢年岁热甚，凡道路城市，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即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古方治暑无他，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害矣（宜姜葱汤调益元散）。崇宁乙酉，吴为书局时，一马夫驰马出局下，忽仆地绝（琇按：此由动而得之是为中暍），急以五苓大顺散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辛温）一握，道上热土（补胃）杂研烂，以新水（甘寒）和之，滤去渣，决其齿灌之，少顷即苏，至暮，此仆为吴御马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滕县市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救人者，沉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吴亲验之，出石林老人避暑录。

陈斗岩治伦司成，舟中遇昏晕不知人，自汗瘛疭，医以为中风。陈曰：人迎脉过盛，病因饮后便凉，痰火妄动，非中风也。以清暑益气汤一剂而愈。

汪希说治一壮男子，形色苍黑，暑月客游舟回，患呕哕，颠倒不得眠，粒米不入六日矣，脉沉细虚豁，诸医杂投藿香、柴、苓等药，不效，危殆。汪曰：此中暑也。进人参白虎汤，人参五钱，服下呕哕即止，鼾睡，五鼓方醒，索粥，连进二三服，乃减参稍轻，调理数剂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余，形瘦弱，忽病上吐下泻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若是中寒，该发热厥冷，不见厥冷，故从暑治），自分死矣。汪诊脉，八至而数曰：当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吐泻不纳水谷，邪气自甚也。宜以暑治。遂以人参白虎汤进半杯，良久，复进杯，觉稍安，三服后，减去石膏、知母，以人参渐次加作四五钱，黄柏、陈皮、麦冬等，随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后平复。

一人瘦长而脆，暑月过劳，饥饮烧酒，遂病热汗，昏懵语乱，汪视之，脉皆浮小而缓，按之虚豁，曰此暑伤心，劳伤脾也。盖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伤，宜有此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宁志意，遂用八物加麦冬、山栀子、陈皮，煎服十余贴而愈。

江篁南曰：夏月热倒人，昏迷闷乱，急扶在阴凉，切不可与冷饮，当以布巾衣物等，蘸热汤覆脐下，及气海间，续续以汤淋布巾上，令撒脐腹，但暖，则渐醒也。如仓卒无汤处，掬道上热土于脐端，以多为佳，冷则频换也。后与解暑毒。若才热倒，便与冷饮，或冷水淋之，即死。又一法：道途无汤处，即掬热土于脐上，仍拨开作窝子，令众人溺于中，以代热汤，亦可取效，解暑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之类。凡觉中暑急嚼生姜一大块，冷水送下，如不能嚼，即用水研灌之，立醒。路途仓卒无水，渴甚，急嚼生葱二寸许，和津同咽，可抵饮水二升。

江应宿治岳母年六十余，六月中旬，劳倦中暑，身热如火，口渴饮冷，头痛如破，脉虚豁，二三至一止，投人参白虎汤，日进三服，渴止热退。头痛，用白萝卜汁，次

入鼻中，良愈。

湿

寒湿之邪，身黄而不热，体重而不渴。

许学士治一人，病身体痛而黄，喘满头痛，自能饮食（里无病），大小便如常，脉大而虚，鼻塞且烦。许曰：非湿热宿谷相搏，此乃头中寒湿也。不可行茵陈五苓散。仲景云：湿家病，身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纳药鼻中则愈。仲景无方，见《外台》删繁证云：治天行热病，盖通贯藏腑，沉鼓骨髓之间，或为黄疸，宜瓜蒂散（瓜蒂一味为末些少搐鼻，内出黄水即愈）。

罗谦甫治征南元帅忒木儿，年近七十，秋间征南，过扬州，时仲冬，病自利完谷不化，脐腹冷痛，足胫寒，以手搔之，不知痛痒，常烧石以温之，亦不得暖。诊之脉沉细而微，盖高年气弱，深入敌境，军事烦冗，朝暮形寒，饮食失节，多饮乳酪，履卑湿，阳不外固，由是清湿袭虚，病起于下，故脐寒而逆。《内经》曰：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盛则为泄、为痛。此寒湿相合而为病也。法当急退寒湿之邪，峻补其阳，非灸病不已，先以大艾壮，于气海灸百壮，补下焦阳虚，次灸三里各七壮。治脐寒而逆，且接引阳气，下又灸三阴交，散足受寒湿之邪。遂处方云：寒淫所胜，治以辛热。湿淫于外，平以苦热，以苦发之。以附子大辛热，助阳退阴，温经散寒，故以为君；干姜、官桂大热辛甘，亦除寒湿；白术、半夏苦辛温，燥脾湿，故以为臣；人参、草豆蔻、甘草，大温中益气；生（原本误干）姜大辛温，能散清湿之邪，葱白辛温，能通上焦阳气，故以为佐。又云：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故作大剂服之。不数服，泻止痛减，足胫渐温，调其饮食，十日平复。明年秋，过襄阳，值霖雨旬余，前症复作，再依前灸，添阳辅各灸三七壮，再以前药投之，数服愈。

一人年三十余，形色瘦黑，饮食倍进，食后吐酸，食饭，干恶难吞，尝有结痰注于胸中不上不下，才劳，则头晕眼花，或时鼻衄，粪后去红或黑，午后至晚，胸膈烦热，眉心时痛，好睡，醒来口舌干苦，盗汗梦遗，脚冷，手及臀尖生脓泡疮（此症有属肝脾郁结者，以加味归脾治之，同四七汤），医以四物汤凉血剂投之，不效。罗诊之，左脉小弱而数，右脉散弱而数，俱近六至（虚热之病），曰：症脉皆属阴虚，作阴虚治之不效何也？此必脾虚湿郁为热而然也。今用滋阴降火，反滋湿而生热，病何由安？宜用参、芪甘温之剂，补脾去湿，可焉。问曰：丹溪论瘦黑者，鼻衄者，脉数者，参、芪当禁。罗曰：医遣如变，不可执泥。《脉经》云：数脉所主，其邪为热，其症为虚（能食能睡非虚而兼郁耶，郁则致火，用药之妙亦神矣哉），遂以人参二钱，黄芪一钱半，白术、麻黄根、生地、茯苓、麦冬各一钱，归身、川芎各八分，黄芩七分，麦芽、厚朴、黄柏、五味，加泽泻、柴胡、青皮、山栀子各七分，甘草五分，服十余贴，胸腹腰脐，生小疥而愈。

春夏之交，人病如伤寒，其人汗自出，肢体重痛，转侧难，小便不利，此名风湿，非伤寒也（小便不利非表症伤寒可知，仲景伤寒第七症用桂枝加附子汤治冬月正伤寒，此春夏之交宜五苓散）。阴雨之后，卑湿，或引饮过多，多有此症，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湿去则愈，切忌转泻发汗，小误，必不可救。初虞世云，医者不识，作伤风治之，发汗死，下之死。巳未，京师大疫，正为此，罗得其说，救人甚多，大抵五苓散能分水去湿耳。胸中有停饮，及小儿吐吼欲作痫，五苓散最妙（节庵云：肢体肿不能转侧，额上微汗恶寒不欲去衣，大便难小便利，热至日晡而剧，宜羌活冲和微解肌，咽渴小便不利五苓散）。

中山王知府次子，十三岁，六月中旬，暴雨方过，地方泛溢，因而戏水，衣服尽

湿，毋责之，至晚，觉精神昏愦，怠惰嗜卧，次日病头痛身热，腿脚沉重（非湿而何），一女医用和解散发之，闭户塞牖，覆以重衾，以致苦热不胜，遂发狂言，欲去其衾而不得去，是夜汗至四更（汗湿透其衾，明日循衣摄空，又以承气汤下之），下后语言渐不出，四肢不能收持，有时项强，手足瘛瘲，搐急而挛，目左视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动，饮食减少，形体羸瘦。罗视之，具说前由，详之，盖伤湿而失于过汗也。且人之元气，起于脐下，肾间动气，周于身，通行百脉。今盛暑之时，大发其汗，汗多则亡阳，百脉行涩，故三焦之气不能上荣心肺（上气不足），心火旺而肺气焦，况因惊恐内畜。经曰：恐则气下。阳主声，阳既亡而声不出也。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又曰：夺血无汗，夺汗无血。今发汗过多，气血俱衰，筋无所养，其病为痉，则项强手足瘛瘲搐急而挛；目通于肝，肝者，筋之合也，筋既燥而无润，故目左视而白睛多；肌肉者，脾也，脾热则肌肉蠕动，故口唇蠕动，有时而作（有误为筋惕肉瞤而用温者，毫厘千里之别）。经云：肉痿者，得之湿地也。脾热者，肌肉不仁，发为肉痿。痿者，痿弱无力运，久为不仁。阳主于动，今气欲竟，热留于脾，故四肢不用，此伤湿过汗，而成坏证也。当治时热，益水原，救其逆，补上升生发之气。《针经》曰：上气不足，推而扬之，此之谓也。以人参益气汤治之（补中益气汤加白芍、黄柏）。经曰：热淫所胜，治以甘寒，以酸收之。人参、黄芪之甘温，补其不足之气，而缓其急搐，故以为君；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生甘草，甘微寒，黄柏苦辛寒，以救肾水而生津液，故以为臣；当归辛温和血脉，陈皮苦辛，白术苦甘，炙草甘温，益脾胃，进饮食，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之酸微寒，以收耗散之气，而补肺金，故以为佐；升麻、柴胡，苦平上升，生发不足之气，故以为使。乃从阴引阳之谓也，名曰人参益气汤，水二盏半，先浸两时辰，煎至一盏，热服，早食后，午食前，各一服，投之三日，语声渐出，少能行步，四肢柔和，饮食渐进，至秋而愈。

丹溪治一人患湿气，背如负二百斤重，以茯苓、白术、干姜、桂心、泽泻、猪苓、酒芩、木通、苍术服愈。

一少年素湿热，又新婚而劳倦，胸膈不快，觉有冷饮，脉涩大，因多服辛温大散药，血气俱衰，以苍术、白术、半夏、陈皮各五钱，白芍六钱，龟板七钱半，柏皮、甘草各一钱半，黄芩三钱，宿砂一钱，炊饼丸，服愈。

一人因湿气，两胁疼痛，腰脚亦痛，白浊，渗湿汤加参、术、木通、泽泻、防己、甘草、苍术、苍耳、黄柏、知母、牡蛎、龟板、川归、白芍、地黄等分，煎服愈。

一人湿气，腰似折，胯似冰，以除湿汤加附子（平胃散配附子妙）、半夏、厚朴、苍术、木香、陈皮、茯苓、牛膝、杜仲、酒芩、猪苓、泽泻、黄柏、知母等分煎服愈。

一人湿气，二胯痛，小便不利，当归拈痛汤加滑石、木通、灯心、猪芩、泽泻。

一女子十七八岁，发尽脱，饮食起居如常，脉微弦而涩，轻重皆同，此厚味成热，湿痰在膈间，复因多食梅，酸味，以致湿热之痰，随上升之气至于头，薰蒸发根之血，渐成枯槁，遂一时脱落。宜补血升散之药，用防风通圣散去硝，惟大黄三度酒制炒，兼以四物汤酒制，合作小剂，煎以灰汤，入水频与之，两月余，诊其脉，湿热渐解，乃停药，淡味调养，二年，发长如初（琇按：此案重见眉发自落门）。

江篁南自治一少年，夏月因以冷水浸两足跟，又坐湿地，患足跟肿痛，不能移步，困卧数月，教以干土圾一块，挖一凹如足跟大，炭火烧红，去火用醋一碗沃之，任其渗干，乃以足跟临土圾初略悬高薰之，渐渐近之，其下体骨节，皆酸快不可言，且有微汗，连换土砖，薰三四日而愈。

江应宿治嘉兴钱举人，每逢阴雨，则腰膝沉重，如带千钱，不能步履，人肥而脉沉缓，此湿病也。投茯苓渗湿丸，二陈加苍术、羌活、黄芩而愈。

消　渴

莫君锡，不知何许人，大业中为太医承，炀帝晚年，沉迷酒色，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荡思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入夏帝烦躁，日引饮数百杯，而渴不止。君锡奏曰：心脉烦盛，真元大虚，多饮则大疾生焉，因进剂治之，仍乞进冰盘于前，俾上日夕朝望之，亦解烦躁之一术也。

方勺（博按：元本误张杲）治提点铸钱朝奉郎黄沔，久病渴，极疲瘁，方每见必劝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后累治不痊，谩服数两，遂安。或问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对曰：汉武帝渴，张仲景为处此方（琇按：仲景乃建安时人，方谓其治汉武不知何本，赵养葵亦仍其误）。盖渴，多是肾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热未至于消，但进此剂殊佳，且药性温平，无害也（《泊宅编》）。

李东垣治顺德安抚张耘夫，年四十余，病消渴，舌上赤裂，饮水无度，小便数多。李曰：消之为病，燥热之气胜也，《内经》云：热淫所胜，佐以甘苦，以甘泻之。热则伤气，气伤则无润，折热补气，非甘寒之剂不通，故以人参、石膏各二钱半，甘草生炙各一钱，甘寒为君；启元子云：滋水之源，以镇阳光，故以黄连三分，酒黄柏、知母、山栀各二钱，苦寒泻热，补水为臣；以当归、麦冬、白葵、兰香各五分，连翘、杏仁、白芷各一钱，全蝎一个，甘辛寒和血润燥为佐；以升麻二钱，柴胡三分，藿香二分，反佐以取之；桔梗三钱，为舟楫，使浮而不下也，名之曰生津甘露饮子，为末，汤浸蒸饼和成剂，捻作饼子，晒半干，杵筛如米大，食后，每服二钱，抄在掌内，以舌舐之，随津咽下，或白汤少许送下，亦可，此治制之缓也。治之旬日良愈。古人消渴，多传疮疡，以成不救之疾，此既效，亦不传疮疡，以寿考终，后以此方治消渴诸症皆验（《卫生宝鉴》）。

蜀医张肱，治眉山有揭颖臣者，长七尺，健饮啖，倜傥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饮水数斗，食常倍而数溺，消渴药，服之逾年，病日甚，自度必死。张诊脉，笑曰：君几误死矣。取麝香当门子，以酒濡之，作十余丸，取枳枸子为汤，饮之遂愈。问其故？张曰：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肾败，土不胜水肾液不上溯，乃成此疾。今诊颖臣，脾脉热极而肾不衰，当由酒与果实过度，虚热在脾，故饮食兼人而多饮，饮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能败酒，瓜果近辄不结，而枳枸即木蜜，亦能消酒毒，屋外有此木，屋中酿酒不熟，以其木为屋，其下酿无味，故以二物为药，以去酒果之毒也。

滑伯仁治一人，患消渴，众医以为肾虚水。渴，津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旧有目疾兼作，其人素丰肥，因是顿瘦损，仓惶请滑视之。曰：阴阳之道，相为损益，水不足则济之以水，未闻水不足而以火济之，不焦则枯，乃令屏去前药，更寒剂下之，荡去火毒，继以苦寒清润之剂，竟月平复。

一士人患消渴，服银柴胡一味，愈渴，热甚，加黄连同煎，服后，服大补阴丸，不渴体健。

一仕人患消渴，医者断其逾月死，弃官而归，中途一医者，令急遣人致北梨二担，食尽则瘥，仕者如其言，才渴即啖梨，未及五六十枚而病愈。

汪石山治一妇，年逾三十，常患渴善饥脚弱，冬亦不寒（阴虚），小便白浊浮于上者如油，脉皆细弱而缓，右脉尤弱。曰：消，此脾瘅也。宜用甘温助脾，甘寒润燥，方用参、芪各钱半，麦冬、白术各一钱，白芍、天花粉各八分，黄柏、知母各七分，煎服，病除。

治商山一人消渴，用丹溪法，缲丝汤饮之而愈，此物属火，有阴之用，能泻膀胱中相火，引气上潮于口。

火　热（琇按：是案所列亦庞杂）

子和曰：一人素饮酒成病，一医用酒癥丸热服后，目睹天地，但见红色，遂成龙火，卒不能救。

一僧三阳蓄热，常居静室，不敢见明，明则头痛如锥，每置冰于顶上，不能解其热，诸医莫辨，用吐汗下三法治之，又以凉药清镇之而愈。

东垣治参政年近七十，春间，病面颜郁赤，若饮酒状，痰稠粘，时眩晕，如在风云中，又加目视不明，李诊两寸洪大，尺弦细无力，此上热下寒明矣。欲药之寒凉，为高年气弱不任，记先师所论，凡治上焦，譬犹鸟集高巅，射而取之，即以三棱针于巅前眉际，疾刺二十余出紫黑血约二合，许时，觉头目清利，诸苦皆去，自后不复作。

丹溪治一妇，患心中如火，一烧便入小肠，急去小便，大便随时亦出，如此三年，求治，脉滑数。此相火送入小肠经，以四物加炒连、柏、小茴香、木通（佐使妙），四贴而安。

一人因酒肉发热，用青黛、瓜蒌仁、姜汁，日饮数匙，三日愈。

一人虚损，身如麻木，脚底如火，以柴胡、牛蒡子、川归、白芍、参、术、黄芪、升麻、防风、羌活、荆芥、牛膝四十贴而愈。

一人每晨饮烧酒数杯后，终日饮常酒，至五六月大发热，医用水摊心腹，消复增之，内饮以药，三日乃愈。

一人年二十，四月间，病发热，脉浮沉皆有不足意，其间得洪数，一种随热进退不时，知非伤寒，因问：必是饮酒过量，酒毒在内，今为房劳，气血虚乏而病作耶。曰：正月间，每晨饮烧酒，吃犬肉，近一月矣。遂得病情，用补气血药，加干葛以解酒毒，服一贴，微汗，懈怠，热如故，因思是病，气与血皆虚，不禁葛根之散，必得枸距子，方可解也。偶有一小枝在书册中，加前药内，煎服而愈。

一妇年四十，外则觉冷，内则觉热，身疼头痛，倦怠，脉虚微涩，以川芎、芍药、柴胡各五分，羌活、炒柏、炙草各三分，南星一钱，姜二片服。

一妇年五十余，满身骨节痛，半日以后发热，至半夜时却退，乃以白术一钱半，苍术、陈皮各一钱，炒柏五分，羌活、木通、通草各三分。

一人因寒月涉水，又劳苦于久疟乍安之余，腿腰痛，渐渐浑身痛，胁痛，发热，脉涩，此劳倦乏力也，以黄芪五钱，白术、苍术、陈皮各一钱，人参、炒柏各五分，木通三分，炙甘草二分，煎下龙荟丸。

一妇午后发热，遍身痛，血少，月经黑色（热），大便闭，以芍药五钱，黄芪、苍术各三钱，炒柏、木通各二钱（琇按：此案宜入经水门）。

以上四方，补兼发散，随所见脉证加减，皆正治法也。

一妇年近二十，发热，闭目则热甚，渴思水解，脉涩而浊溷，此食痰也。以干葛、白术、陈皮、片芩、木通、桔梗、黄连、甘草，下保和丸二十粒（琇按：宜入痰门）。

一男子因恐发热，心下不安，以南星、茯苓各五钱，朱砂二钱，分作六贴，再用人参、当归、柴胡各三钱，黄芩、川芎、木通各二钱，甘草五分，红花少许，分四贴，水煎，取金银器同煎，热调服。

以上二法，补兼发散，随所见证，加食积痰药也。

子和治一人，常病目，每服补肝散，以致睛胀，但见窗栏横排，几至丧明，令涌泄五七次，继服凉药方愈（琇按：宜入目门）。

橘泉翁治武靖侯夫人，病周身百节痛，又胸腹胀，目闭逆冷，手指甲青黑色（此症总不见身热），医以伤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为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于肝，肝主筋，气盛则为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不得以指甲青黑断为寒，

须合症脉而治），与柴胡、枳壳、芍药、芩、连泻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

一人年十八，病眩晕狂乱（此非伤寒狂），医以为中风，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水中（欲投水中，若不细审，竟以为阴竭发躁矣）。医曰：是当用乌附，庶足以回阳。翁曰：此心脾火盛，阳明内实，用热药，则不治，强以泻火解毒之剂，三服愈。

虞恒德治一妇，年四十余，夜间发热，早晨退，五心烦热，无休止时，半年后，虞诊六脉皆数，伏而且牢，浮取全不应，与东垣升阳散火汤（妙，切记此法，今人则竟滋阴降火矣），四服，热减大半，胸中宽清快胜前，再与二贴，热悉退，后以四物加知母、黄柏，少佐以炒干姜、服二十余贴愈。

傅爱川治一人，脉弦细而沉，天明时发寒热，至晚二腿汗出，手心热甚，则胸满拘急，大便实而能食，似劳怯，询之，因怒而得用大柴胡汤，但胸背拘急，不能除，后用二陈（治痰），加羌活、防风、红花、黄芩煎服愈。

韩飞霞治一都司，头重，眼昏，耳聋，牙痛，便脚如不著地，医不识为何疾，一日梳洗毕，腹痛，少间，手足俱不能举。韩曰：此火证也。盖素劳心劳形所致。因检《玉机微义》示之，期辛散之剂十贴，恐有消渴、痿痹、疮疡之患，乃屏喧哗，静卧，果十剂，耳如人呼，体虮虱发痒，成疙瘩，然后头脚始知着落，亟入山静养之，偶以事触怒，火一发，遂渴如欲狂者，一日瓜梨泉水无计。韩曰：此非草木之药可扶矣。遍求人乳，日进十盏，旬余渴减，又偶以事怒，手足不举，如一软物，卧四日，乃服乳无算而瘥。脉之，心经涩，曰：疮作矣。幸不生大毒，患马眼脓疥，八越月乃止，能行步登山，再以驻颜小丹助之，遂复如初。

王仲阳治一妇壮年，每患头痛，腹痛，十指酸痛，心志纷纭，鼻息粗甚，其脉甚大，盖欲近男子不可得也。俗谓之花风，王以凉膈散、青木香丸，互换疏导三五次，更服三黄丸，泻三焦之火，数日而愈。曾有火旺遗精者，亦用前丸散而愈。

倪仲贤治陈上林实，以劳役得热疾，日出气暄则热，夜及凉雨则否，暄盛则增剧，稍晦则苏，如是者二年。倪曰：此七情内伤脾胃，阴炽而阳郁耳。以东垣饮食劳倦法治之，其热旋已。

壶仙翁治文学张征伯病风热不解，时瘟疫大行，他医诊其脉，两手俱伏，曰：此阳证见阴，不治，欲用阳毒升麻汤，升提之。翁曰：此风热之极火盛则伏，非时疫也。升之则死矣，卒投连翘凉膈之剂，一服而解。

薛己治大尹沈用之，不时发热，日饮冰水数碗，寒药二剂，热渴益甚，形体日瘦，尺脉洪大而数，时或无力。王太仆曰：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又云：倏热往来，是无火也；时作时止，是无水也。法当补肾，用加减八味丸，不月而愈。

一人年七十九，仲冬，将出少妾，入房，致头痛发热（似伤寒太阳，然以后见症当细别），眩晕喘急，痰涎壅盛，小便频数，口干引饮，遍舌生刺，缩敛，如荔枝然，下唇黑裂，面目俱赤，烦躁不寐，或时喉间如烟火上冲，急饮凉茶少解，已濒于死，脉洪大无伦且有力（见症俱似实火，脉且有力亦似实，但洪大无伦四字，虚症可知，临症焉可不细心耶），扪其身烙手，此肾经虚火游行于外，投以十全大补加山茱萸、泽泻、丹皮、山药、麦门冬、五味子、附子一钟，熟寝良久，脉症各减三四，再以八味丸服之，诸症悉退，后畏冷物而愈（此案当求其故，所谓同脉异经也）。

一人年六十一，痢后入房，精滑自遗，二日方止，又房劳，感寒，怒气，遂发寒热，右胁痛连心胸，腹痞，自汗盗汗如雨，四肢厥冷，睡中惊悸，或觉上升如浮，或觉下陷如堕，遂致废寝，或用补药二剂益甚，脉大洪数，按之微细，此属无火虚热，急与十全大补加山药、山萸、丹皮、附子一剂，诸症顿愈（用补剂益甚者，必得温肾而愈，临症者不可不细心）。

韩州同年四十六，仲夏，色欲过度，烦热作渴，饮水不绝，小便淋沥，大便秘结（旧刻误通行），唾痰如涌，面目俱赤，满舌生刺，两唇燥裂（假热症），遍身发热，或时身如芒刺而无定处，两足心如火烙，以冰折之作痛（真寒），脉洪而无伦，此肾阴虚阳无所附而发于外，非火也（果真火症焉能作痛，况脉洪无伦耶）。盖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峻补其阴，遂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水顿煎六碗，冰水浸冷与饮，半晌，已用大半，睡觉而食温粥一碗，复睡至晚，乃以前药温饮一碗，乃睡至晓，食热粥二碗，诸症悉退。翌日，畏寒足冷至膝诸症仍至，或以为伤寒。薛曰：非也，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阳气亦虚矣。急以八味一剂服之，稍缓，四剂，诸症复退，大便至十三日不通，以猪胆导之，诸症复作，急用十全大补，方应。

举人陈履贤，色欲过度，孟冬发热无时，饮水不绝，遗精不止，小便淋沥，或用四物芩、连之类。前症益甚，更加痰涎上涌，口舌生疮，服二陈黄柏、知母之类；胸膈不利，饮食少思，更加枳壳、香附；肚腹作胀，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令朝用四君子，佐以熟地当归，夕用加减八味丸，更以附子唾津调搽涌泉穴，渐愈。后用十全大补汤，其大便不通，小腹作胀，此直肠干涩，令猪胆通之，形体殊倦，痰热顿增，急用独参汤而安，再用前药而愈。但劳发热无时其脉浮洪，薛谓其当慎起居，否则难治，彼以为迂，至次年夏复作，乃服四物黄柏、知母而殁。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余，忽病渴热，昏闷，面赤，倦怠。汪诊之，脉皆浮缓而弱，两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欲，药宜温热。其人曰：先生之言诚然也。但病热如此，复加热药惑矣。汪曰：寒极生热，此证是也。肾虚寒者，本病也；热甚者，虚象也。譬如雷火，雨骤而火愈炽，日出，火斯灭矣。遂以附子理中汤，煎熟冷服三贴，热渴减半，再服清暑益气汤，十贴而安。

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怯弱，七月患热淋，诸药不效，至十一月，行房方愈，正月复作，亦行房而愈。三月，伤寒咳嗽，有痰，兼事烦恼，延至十月，少愈，后复作，服芦吸散而愈，但身热不解，因服小便，腹内膨胀，小腹作痛，后又因晚卧，左胁有气触上，痛不能睡，饮食减半，四肢无力，食则腹胀痛或泻，兼胸膈饱闷（脾胃虚），口舌干燥，夜卧盗汗，从腰已下常冷，久坐腰痛，脚软手心常热，诊左手，心脉浮数而滑，肾肝二脉，沉弱颇缓，右手肺脉，虚浮而驶，脾脉偏弦而驶，命门散弱而驶，次日再诊，心肝二脉细软，稍不见驶矣。肾脉过于弱，肺脉浮软，亦不见驶，脾脉颇软，命门过浮略坚（淋症脉）。汪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出焉。淋者由气馁不能运化，故津液郁结为热而然也。房后而愈者，郁强流利而热自解矣。三月，天日和煦，何得伤寒，多由肺气不足，莫能护卫皮毛，故为风邪所袭，郁热而动其肺，以致痰嗽也（始受热中）。得芦吸散而愈者，以辛温豁散痰与热也。嗽止，身热不退者，由嗽久肺虚，虚则脾弱（子盗母气而母亦虚），脾肺之气不能荣养皮毛，故热作也（讲得分明）。经曰：形寒饮冷则伤肺。又曰：脾胃喜温而恶寒。今服小便之寒凉，宁不愈伤其脾肺邪，是以腹胀作痛，胁气触上或泻，或汗，种种诸病，皆由损其脾肺也（末传寒中），时或变易不常者，亦由气血两虚，虚而为盈，难乎有常矣。遂用参、芪各二钱，茯苓、白术一钱，归身、牛膝七分，厚朴、陈皮、木香、甘草各五分，薄桂三分，煎服二十余贴，诸证悉退。后因解头劳倦，诸证复作，汪诊脉与前颇同，但为数不驶耳（脉不见驶所以补而兼温），仍用参、芪各三钱，麦冬、归身、厚朴、枳实、甘草、黄芪等剂愈（博按：此案原刻略有脱误）。

汪篁南治一妇，年五十余，因经行，遇事恼怒，又哭泣失饥，因而作战，行步乏力，自汗，医用六君子加归、芪、芍、香附六七贴，觉饱闷，加枳实，汗止，复作身热，乃以参、芪、归、术、茯苓、陈皮、香附、白芍、柴胡、麦冬、姜、枣二贴，不效。改用归、芍、参、柴、芩、陈、香附、知母、地骨、干葛、石膏、薄荷一服，牙

痛止，身微汗，热稍退，既而夜深身热复作。次早，诊得右脉浮数，近大，散乱无次，浑浑如涌泉，左沉小而驶，亦散乱无伦，症见头汗作，疼肌热，腹中觉饥，然恶心，食不下，以小柴胡加川芎、藿香、扁豆、桔梗、陈皮、香附一剂，遍身微汗，二三次，肌热内热减半，呕恶喉疼皆愈，食增。盖邪搏诸阳，津液上凑，则汗见于头，乃邪气在半表半里也，药合症，故效速耳。但云：上腭肿辣，食饮不便，盖上腭属督脉，阳脉之海也，以参、术、归、芍、茯苓、陈皮、香附、黄芩、麦冬、莲实二剂而安（琇按：此按末善）。

郁

丹溪治一室女，因事忤意，郁结在脾，半年不食，但日食，熟菱米枣数枚，遇喜，食馒头弹子大，深恶粥饭，朱意脾气实，非枳实不能散，以温胆汤去竹茹，与数十贴而安。

一少妇年十九，因大不如意事，遂致膈满不食，累月惫甚，不能起坐，已（脾）午（心）间发热面赤，酉（肾）戌（包心）退，夜小便数而点滴，脉沉涩而短小（沉为气滞，涩为血瘀，短小为虚），重取皆有，经水极少，此气不遂而郁于胃口，有瘀血而虚，中宫郁因食郁而生痰。遂补泻兼施，以参、术各二钱，茯苓一钱，红花一豆大，带白陈皮一钱，浓煎，食前热饮之，少顷药行，与粥半匙，少顷，与神佑丸，减轻粉、牵牛（减轻粉、牵牛，即小胃丹），细丸如芝麻大，津液咽下十五丸，昼夜二药，各进四服，至次日食稍进，第三日，热退面不赤，七日而愈。

一女许嫁后，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无他病，多向里床睡。朱诊之，肝脉弦出寸口，曰此思想气结也。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过思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木能克土，怒则气升发，而冲开脾气矣。令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时许，令慰解之，与药一服，即索粥食矣。朱曰：思气虽解，必得喜，则庶不再结，乃诈以夫有书，旦夕且归，后三月夫果归而愈。

孙景祥治李长沙学士，年三十九，时患脾病，其症能食而不能化，因节不多食，渐节渐寡，几至废食，气渐苶，形日就惫，医咸谓瘵也。以药补之，病弥剧。时岁暮，医曰：吾技穷矣。若春木旺，则脾必伤重，会孙来视，曰：及春而解。因怪问之，孙曰：病在心火（必左寸洪数之脉），故得木而解，彼谓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公得非有忧郁之事乎？曰：噫，是也。盖是时，丧妻亡弟，悲怆过伤，积久成病，非惟医莫之识，而自亦忘之矣。于是尽弃旧药，悉听孙言，三日而一药，不过四五剂，及春果愈。李因叹曰：医不识病，而欲拯人之危，难矣哉！世之徇名遗实，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往往而是向不遇孙不当补而补，至于羸惫而莫悟也（《麓堂文集》）。

州监军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当得悸即愈。时通守李宋卿御史，严甚，临军向所惮也，允与子请于宋卿，一造问，责其过失，监军惶怖汗出，疾乃已（《邵氏闻见录》）。

虞恒德治一人，年三十岁，三月间，房事后，乘马渡河，遇深渊沉没，幸马健无事，连湿衣，行十五里，抵家，次日，憎寒壮热，肢节烦疼，似疟非疟之状，医作虚症，治用补气血药，服月余不效。更医作瘵治，用四物加知母、黄柏、地骨皮之类，及大补阴丸，倍加紫河车，服至九月，反加满闷不食，僱乳妪，日止饮乳汁四五杯，粒米不入。虞诊视，六脉皆洪缓，重按若牢，右手为甚，虞作湿郁治，用平胃散倍苍术，加半夏、茯苓、白术、川芎、香附、木通、砂仁、防风、羌活加姜煎服，黄昏服一贴，一更时，又服一贴，至半夜，遍身发红丹如瘾疹（湿郁而为热病邪才透），片时遂没而大汗，索粥，与稀粥二碗，由是诸病皆减，能食，仍与前方服三贴，后以茯苓渗湿汤，倍加白术，服二十贴而安（琇按：此案宜入湿门）。

括苍吴球，治一宦者，年七十，少年患虚损，素好服补剂，一日事不遂意，头目眩晕，精神短少，请医调治，遂以前症告之，谓常服人参养荣、补中益气等汤，每贴用人参三五钱，其效甚速。若小可服之，茶汤耳。医者不察，遂以前方，倍以人参、熟地，弗效，都以为年高，气血两虚，当合固本丸，与汤丸并进，可以速效，服之数服，筋脉反加，以气急。吴诊其脉大力薄，问有病情，因得之曰：先生归休意切，当道欲留，岂无抑郁而致若乎？况公有年，气之所郁，医者不审同病异名，同脉异经（二句妙）之说，概行补药，所以病日加也。病者叹曰：斯言学中予病，遂用四七汤，数服，稍宽，气血和平，浃旬而愈。

程仁甫治一妇，年二十余，秋生一子，次年春夏经行二次，既而不月，自以为妊，至六七月，渐渐内热口渴，八月，大热大渴，程未诊视，为用补血安胎之剂，不效。自秋徂冬，连经数医，症渐重。次年二月复诊，六脉沉数，浮取不应，形瘦憔悴，烦热不休，日夜手握铁器，或浸冷水中，一日用茶二十余碗，体倦食少，恶心，吐出如豆沫状，胸滞不快，经闭不行，程思前症，皆火郁于内不能发泄，故热渴也。经曰：火郁发之，是其治也。用升阳散火汤四剂，热去其半，心胸舒畅，继用参、芪、甘、归、芍、地、知、膏、味、麦门、葛、陈，生津止渴，气滞加青皮，干呕少加藿香，出入服至五十余剂，更以人参固本丸、封坎离丸，每料加鹿角胶三两，五味、桃仁各一两，红花七钱，以为生血之引用也。服二月余，热退，口渴十去七八，口沫清，丸药数料，三年后，经行有孕。

钱渐川，幼攻文勤苦，久之，抱郁成疾，上焦苦咽闭，中焦苦膈噎，烦闷，下焦苦遗浊，极而呕血，几殆，医罔效。顾爱杏分治之上焦用药清火解毒，食饱，服中焦用药开郁除烦，食后服，下焦用药升降水火，空心服，品不过三四，剂不过五六，病若失。

颐　养

张本斯《五湖漫闻》云：余尝于都太仆坐上，见张翁一百十三岁，普福寺，见王瀛洲一百三十岁，毛间翁一百三岁，杨南峰八十九岁，沈石田八十四岁，吴白楼八十五岁，毛蛎庵八十二岁，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仪。问之，皆不饮酒。若文衡翁，施东冈，叶如岩，耋耄动静与壮年不异，亦不饮酒，此见酒之不可以沉湎也。

人生类以眠卧为晏息，饮食为颐养，不知睡卧最不可嗜，禅家以为六欲之首，嗜卧则损神气，饮食不可过多，多能抑塞阳气，不能上升，将以养生，实以残生也。君子夙兴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餐少食，常使肠胃清虚，则神气周流，阴阳得位，此最养生之大要（《推蓬寤语》）。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苦杀之（《家语》）。

庄子曰：夫畏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戒者过也。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问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气佐喜怒，气海常温耳（《唐书》）。

医　戒

进士王日休劝医云：医者当自念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无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以结人缘以积已福，冥冥中自有祸之者，若乘人之急，切意求财，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祸之者。吾乡张彦明善医，僧道贫士，军兵官员，及凡贫者求医，皆不受钱，或反以钱米与之，人若来

召，虽至贫亦去，富者以钱求药，不问钱多寡，必多与药，期于必效，未尝萌再携钱来求药之心，病若危笃，知不可救，亦多与好药，以慰其心，终不肯受钱，予与处甚久，详知其人，为医而口终不言钱，可谓医人中第一等人矣。一日城中火灾，周回燔尽，烟焰中独存其居，一岁牛灾尤甚，而其庄上独全，此神明祸助之明效也。其子读书，后乃预魁荐，孙有二三，庞厚俊爽，亦天道福善之信然也。使其孜孜以钱物为心，失此数者，所得不足以偿所失矣。同门之人，可不鉴哉！若常如是存心，回向净土，必上品生。若因人疾苦，而告以净土，则易生信心，心使复发大顾以广其传，以赎宿谴，以期痊愈，必遂所愿。若天年或尽，亦可乘此愿力，往生净土，常如是以化人，非徒身后上品化生，现世则人必尊敬，而福报亦无穷矣。

卷 第 三

痰

罗谦甫治杨大参七旬余，宿有风痰，春间忽病头旋眼黑，目不见物，心神烦乱，兀兀欲吐不吐，心中如懊侬状，头遍痛，微肿而赤色，腮颊亦赤色，足胫冷（此足冷因痰火上升）。罗曰：此少壮时好饮酒，久积湿热于内，风痰内作，上热下寒，阴阳不得交通，否之象也。经云：治热以寒，虽良工不能废其绳墨而更其道也。然而病有远近，治有重轻，参政年高气弱，上热虽盛岂敢用寒凉之剂损其脾胃。经云：热则砭之。经三棱针，约二十余处，刺出紫血，如露珠之状，少刻头目清利，诸症悉减。遂处一方，天麻为君；柴胡、黄芩、黄连俱酒制为臣，以治上热；陈皮辛温，炙甘草甘温，补中益气为佐；生姜、半夏，辛温治风痰，茯苓甘平利水，导湿热引而下行，故以为使（立方可法）。服数服，邪气平而愈。此案与东垣治火条中案相同。

沧州翁治一人，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人方饭，坐甫定，即搏炉中灰杂饭猛噬，且喃喃詈人，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浮滑，盖风留心胞症也。法当涌其痰而凝其神，既涌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则病尽去，徐以治神之剂调之，神完如初。

丹溪治一室女，素强健，六月发烦闷，困惫不食，时欲入井，脉沉细数弱，口渐渴，医作暑病治，不效，又加呕而瘦，手心热，喜在暗处，脉渐伏而妄语（凭脉作暑治亦不谬，但喜在暗处云云明属风痰），朱制《局方》妙香丸（妙香丸方：巴豆、冰片、麝、牛黄、辰砂、腻粉、金箔、黄蜡，蜜丸），如芡实大，井水下一丸，半日大便，药已出矣，病不减，遂以麝香水洗药，以针穿三孔，凉水吞，半日，下稠痰数升，得睡渐愈。因记《金匮》云：昔肥而今瘦者，痰也。

一人患痰，血滞不行，胸中有饮，服韭汁三四盏，胸中烦躁不宁，无效，以瓜蒌仁一钱，半夏二钱，贝母三钱，为末，炊饼丸麻子大，姜汤送下，即抑痰丸。

一人遍身俱是块，块即痰也，二陈加白芥、姜炒黄连煎服。

一人年五十，形肥味厚，且多忧怒，脉常沉涩，自春来得痰气病，医认为虚寒，率与燥热香窜之剂，至四月间，两足弱，气上冲，饮食减。朱视之曰：此热而脾虚痿厥之症作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症，但药邪太盛，当此火旺，实难求生，具与竹沥下白术膏，尽二斤，气降食进，一月后，仍大汗而死（此案又见第八卷痿症门）。

一妇年五十余，素多怒，因食烧酒，次早面浮，绝不思食（痰），身倦怠，脉沉涩，独左豁大，朱作体虚有痰，气为痰所隔不得降，当补虚利痰药为主（煎六君吞滚痰丸），每早以二陈加参术大剂与一贴，后探令吐出药，辰时与索矩三和汤，三倍加白术，至睡后，以神佑丸七粒，挠其痰（神佑丸不如滚痰丸佳），如此一月而安。

虞恒德治一妇，四月间，因多食青梅，得痰饮病，日间胸膈中，大痛如刀锥，至

晚胸中痛止，而膝髀大痛，盖痰饮随气升降故也。一医作胃寒治（胃寒之脉宜见沉迟或紧，今见洪数而滑非寒可知），用干姜、良姜、官桂、乌附、丁、沉辈，及煮胡椒粥间与，病日剧，加之口渴，小水淋沥。虞诊其六脉洪数而滑，作清痰处治，令其亟烹竹沥，服三日，口不渴，小水亦不淋沥，但胸中与膝互痛如旧，用芦葡子汁，研与半碗，吐痰半升，至夜痛尤甚而厥，正所谓引动其猖狂之势耳（粗工至此束手无策矣）。次日用参芦一两，逆流水煎服，不吐。又次日，苦参煎汤服，亦不吐。又与附子尖，桔梗芦，皆不吐。一日侵晨，梨芦末一钱，麝香少许，酸浆水调与始得大吐，至次日天明，吐方定，前后得痰，及稠饮一小桶，其痛如脱，调理而安。

一东南朝贵，素畏热药，病痰，辄云火痰，茹芩连，一日冬雪寒冽，眩呕以死。韩飞霞以黑附子一片，砒一分，春入姜汗，切之，大吐，又服暖药而愈。此盖地气束人，岂可拘执自误，况痰生于湿，湿生于寒乎（吐寒痰之法）。

会稽徐彦纯治一人，病痰数年不愈，诊其脉，左手微细，右手滑大，微细为寒，滑大为燥。以瓜蒂散，涌其寒痰数升，汗出如沃；次以导水丸、禹功散，去肠中燥垢亦数升，人半愈；后以淡剂，流湿降火，开胃口，不越月而瘥（吐下兼行）。

盛文纪以医名吴中，有训导病头疼发热恶寒，初作外感治，或以风治，见热则退热，痛则止痛，或又以气虚治，由是病剧，人事不省，饮食已绝（危哉），盛诊视曰：君几误死，法当先去其滞，遂用二陈汤加大黄六七钱。令守者曰：急煎俾服，至夜分左眼若动，肝气乃舒，大泄，则有可生之机矣。至夜半时，腹中有声，左眼果开，遗秽物斗许，中有坚硬如卵之状，竹刀剖视，即痰面食也（此症断之痰食非明眼不能）。既而气舒结散，津液流通，即索食矣。众医问故，盛曰：训导公，北人也。久居于吴，饮酒食面，皆能助湿，湿能伤脾，脾土一亏百病交作，有是病，服是药，更何疑焉？众医咸服。

黄师文治一妇人，卧病垂三年，状若劳瘵，诸医以虚损治，不瘥。黄视之曰：此食阴物时，或遭惊也。问之，妇方自省悟曰：曩者食水粔籹时，忽人报其夫坠水，由此一惊，病延至今不能愈。黄以青木香丸，兼以利药一贴与之，须臾下一块，抉之，乃痰裹一水粔籹耳，当时被惊，怏怏在下而不自觉也，自后安康无恙。

小儿医陈日新，形体尪羸，尝日病热，至暮尤甚，医以阴虚治，或以痨瘵治，荏苒半载，病势转危。日新谓其父曰：欲得大黄通利大肠，为之一快，虽死无憾，其父从之，遂以导痰汤入硝黄煎服，自辰至申，下结粪一块，如核桃许，抉开视之，乃上元看灯时所食粉饵，因痰裹在外不能化，由是致热日渐销铄耳。向使日新不自知医，则终为泉下人矣。谁谓刘张之法，无补于世哉。

钱中立治周训导，年五十时，患痰火之症，外貌虽癯，禀气则厚，性不喜饮，医视脉孟浪，指为虚火，用补中益气汤加参、术各五钱，病者服药逾时，反致气喘上升，喘息几殆。钱视曰：此实火也。宜泻不宜补，痰热得补，火邪愈炽，岂不危殆。先用二陈汤，探吐出痰碗，许其夜安寝，平明仍用二陈去半夏，加朴、硝、大黄，下结粪无数，其热始退，更用调理药，旬日始安。吁！不识病机，妄施补泻，鲜有不败事者。

丰城尹莫强中，凡食已，辄胸满不下，多方治之不效，偶家人辈合橘红汤，取尝之，似有味，因连日饮之，一日坐厅事，方操笔，觉胸中有物坠下，大惊，目瞪汗如雨，急扶归，须臾腹疼，下数块如铁弹子，不可闻，自此胸次廓然。盖脾之冷积也。其方橘皮去穰，取红一斤，甘草盐各四两，水五碗，慢火煮干，焙捣为末，点服。夫莫病经年，药饵多矣。不知功乃在一橘皮，世之所忽，岂可不察哉。又古方以橘皮四两，水五碗，慢火煮干，焙捣为末，点服，名曰二贤散，以治痰，特验（《泊宅编》）。

吴茭山治一男子瘦弱，因卧卑湿之地，遂得溢饮之证，头目眩晕，羞日光，寒热时作（痰能作寒热信然），四肢历节疼痛（四肢历节疼痛乃湿饮流注关节。合罗案四肢

病看之方妙处以大羌活汤。大羌活汤方：羌活、独活、升麻、灵仙、防风、苍术、当归、甘草、泽泻、茯苓），医作风治，或作虚治，将及半年，俱不效。吴诊脉曰：寸口脉沉而滑，两尺弦，此溢饮，温痰也。但汗吐之，诸医以病者虚羸，当用补法，谓汗吐必死。吴曰：此溢饮，当发其汗，遂以控涎丸一服（控涎丸方：川乌、制半夏、僵蚕、全蝎、甘遂、轑粉、生姜汁打糊为丸，朱砂为衣，姜汤下），却用爆干绵子一斗燃之，以被围之，勿令气泄，令患人坐蒸良久，倏然吐出黑痰升许，大汗如雨，痛止身轻，其病遂愈。

一妇素有心脾气痛，好烧酒，患举，则四肢厥冷，每用诸香附子、姜、桂之属，随服随止，一日前患复作，遂以前药服之，不安，仍饮烧酒二盏，酒下，腹胁胀满，坐卧不得，下木香槟榔丸一百丸，大便通后，痛稍可，顷间，下坠愈痛，向夜，延吴诊视脉数，而有力，知前香燥太过，酒毒因利而发，即以黄连解毒汤，入木香少许，二服而安（琇按：此条不当入痰案）。

王中阳治江东富商，自奉颇厚，忽患疾，心惊，如畏人捕之，闻脂粉气，即便遗泄，昼夜坐卧，常欲人拥护方安，甫交睫，即阳气不固，遍身红晕紫斑，两腿连足淫湿损烂，脓下不绝，饮食倍常酬应不倦（非虚可知），累医不效。王诊得六脉俱长，三部九候，往来有力，两手寸尺特盛，至数迟数不愈，卒难断证，因问之，商曰：某但觉虚弱无力，多惊悸，及苦于下元不固，两腿风疮，侍奉皆赖妇人，而又多欲，不能自禁，奈何治之？王曰：时医必作三种病治，一者治惊悸，二者治虚脱，三者治风疮，以余观之，只服滚痰丸，然后调理，满座愕然。王曰：此系太过之脉，心肾不交（断症妙）。商曰：然则腿脚为风癞乎？王曰：非也。水火亢行，心不摄血运于下不能上升，凝于肌肤，日久湿烂，与火炎水滥，神情不宁，精元频泄者，本同标异也。予欲逐去痰毒，然后调理，遂与滚痰丸二次，三日后，脉候稍平，再令服之。商曰：某浙产也。家人虑吾体虚，每求补剂。王曰：君连年医药不效，反增剧者，不识虚实，认似为真故也。再令服三次，越五日，其脉和，已不言及惊悸之苦，但求遗泄之药，王用豁痰汤，本方加茯苓，煎服月余，诸症悉减，精爽能步，只求治腿疮，更令服豁痰药数剂，用婴幼门泥金膏，以新汲水浓调，厚敷两腿，干则易之，经一时洗去，则热气已衰，皮肉宽皱，然后用杖毒活血之剂，治之（方出《卫生宝鉴》痰症门，泥金膏亦出此书）。

一贵妇忽心腹冷痛，遂吐出宿汁不已，又吐清涎如鸡蛋清之状，一呕一二升许，少顷复呕，诸药不纳，咽唾亦不能顺下（虞恒德治产后吐案合看，吐同症不同），已经三日，但聪明不昧（三日之后，聪明不寐，非虚可知），嘱后事，将就木，王诊六脉，弦细而长（虚症无长脉），令服滚痰丸三十丸，并不转逆，须臾，坐寐移时，索粥食之，次日再进三十丸，更服《局方》茯苓半夏汤，次日服小儿方白术散四五日，饮食如常而愈。

一人素清癯骨立，苦满腹冷痛，呻吟之声，撼屋振床，呕吐清汁，如鸡蛋清，诸医不效，令服滚痰丸三十粒，即宁睡，更不呕逆，复诊其脉，虽熟寐中，亦甚弦数，睡醒仍更呻吟，再投五十丸，其痛休作数四，但不甚大呕，节续如厕，略有大便，如水浸猪肉，亦如赤白滞下，小溲少许，皆如丹粉和胶腻，不多，余皆是药汁，迫暮大呕，如鸡蛋清水二升，药丸皆如茶脚褐色，仍如前粒粒分晓，痛乃定，熟睡，次日留豁痰汤数贴，令其服罢，仍服白术散而愈。

燕人杨姓者久患冷气，满腹上攻下注，大痛不堪任，通阵壅上，即吐冷涎半升而止（已见痰症），每日一作，饮食不进，遂成骨立，医用温补不效。视其脉，六脉弦长劲急，两畔别有细脉，沸然而作，状如烂绵，不问患者所苦何症，但以脉言之（弦长劲急），则有一胸膈臭痰在内，患者曰然，众医皆作冷气，因补治下元，日久并无少效，某自觉胸中痞闷，但不会北方医，今闻此说，令我大快，遂投滚痰丸五十丸，临睡服

之（临睡服药方得力），半夜后吐黑绿冷涎败水无数，次早大便略通，已见败痰，更求今晚之药，再付七十丸，其病如脱，再进一次，令服《局方》橘皮半夏汤、四君子汤而愈。

李媪年八十余，卧病日久，心烦，喜怒改常，胸闭不能进食，迷闷展转不安，并无寒热别证（病无寒热而胸迷闷痰也），令亲人求治。王曰：彼疾久治不瘥，吾除滚痰丸之外，外无法可施，况其年高不食，岂其宜乎！吾固知其可服，但不可多，试以十丸投之，一服，逐败痰三五片，如水浸阿胶，顿觉安好，再与三十丸，作三服即安，更制龙脑膏一料，令其每夜噙睡，无恙五载而终。

一富翁素强健，忽病喘满，不咳不吐痰，病日久，腿脚阴囊尽水肿（合治江东商案看之，知腿脚阴囊水肿乃痰使之），倚卧肩息困极。王曰：非水症也。但胸膈有败痰，宜服滚痰丸。患者曰：非四五人扶持，莫能登溷，遂已之，至于针刺放水，备尝诸苦，年余渐瘥。忽吐臭痰，患人抚床大声曰：果中前言，吾不智，以致久患。今则痰败，必成肺痈，急请王来。遂制龙脑膏一剂，服未尽而愈（方出《养生主论》）。

一妇娇弱丰颐，不显言何证，求王诊视，六脉疾数劲急，上大下小，三焦部分搏指之甚。王曰：那得许多热来。其夫笑曰：此言与老医之言，何其相背太甚。老医曰：那得许多冷来，故服药衣食，并是辛热，过暖之事，疑其症益加，今当从先生之言，请为治之。问其见证，曰上壅痰盛，胸闭胁痛，头不能举，口苦舌干，精神烦乱，梦寐恍惚，两颔结核，饮食不美，于是令服滚痰丸，八十丸，随时清利，相继三次，服之五七日，一次服九十丸，至百丸，每夜噙龙脑膏，然病势日久，兼闻禀赋夙异，遂令服黄连解毒丸，一年方愈（方出《养生主论》）。

汪沈治淮阴杨姓者患脾虚而痰盛，因服硝黄过多，致脾胃益惫，疲倦不能下榻，数月危甚，汪诊之，以导痰汤加人参、白术服之渐愈。

薛己治一儒者，背肿一块，按之则软（软则非毒），肉色如故，饮食如常，劳则吐痰体倦，此脾虚而痰滞，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少加羌活（加羌活散郁，妙），外用阴阳散，以姜汁调搽而消，后因劳头晕，作呕，仍以前药，去羌活，加蔓荆子而愈。

阁老梁厚斋，气短有痰，小便赤涩（肾虚可知），足跟作痛，尺脉浮大，按之则涩，此肾虚而痰饮也，用四物送六味丸，不月而康。仲景云：气虚有饮，用肾气丸补而逐之。诚开后学之蒙瞆，济无穷之夭枉。肾气丸，即六味丸。

孟都宪患气短痰晕，服辛香之剂，痰盛遗尿（肾虚），两尺浮大，按之如无（前案尺按之涩，此按之如无，皆主补肾），乃肾虚不能纳气归源，香燥致甚耳。用八味丸料，三剂而愈。

孙都宪形体丰厚，劳神善怒，面带阳色，口渴吐痰，或头目眩晕，或热从腹起，（俱似火症乌知为虚耶），左三部洪而有力，右三部洪而无力，乃足三阴亏损。用补中益气 加麦门、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而愈。

立斋兄体貌丰伟，吐痰甚多，脉洪有力，殊不耐劳，遇风头晕欲仆（脉症似实火，但不耐劳为虚症，又遇风则晕仆，若果实热断无此症），口舌破裂，或至赤烂，误食姜蒜少许，口疮益甚，服八味丸，及补中益气汤加附子钱许，即愈。停药月余，诸症复作，以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兼服而愈。

笑哭不常

琇按：《素问》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其有痰者亦因乎火也。

张子和路逢一妇人喜笑不休，半年矣，诸医治之术穷。张曰：此易治耳。以食盐二两成块，烧令通红，放冷研细，以河水一大碗，煎三五沸，温分三服，须臾探吐出痰半斗，次服火剂黄连解毒汤，不数日而笑止。

倪维德治一妇病气厥，笑哭不常，人以为鬼祟所凭，倪诊脉俱沉，胃脘必有积，有所积必作疼，遂以二陈汤导之，吐痰升许而愈，此盖积痰类祟也。

一妓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詈，问之，则瞪视默默，脉沉坚而结，曰：得之忧愤沉郁，食与痰交积胸中，涌之，皆积痰裹血，后与大剂清上膈，数日如故。

临淄人自谓无病，忽觉神思有异，晚歌笑不节。沈宗常曰：此阴火乘肝晚动（阴火乘脾见于书，阴火乘肝见此案），宜以柔剂，少加利之，良愈（四物加大黄泻青丸）。

一妇无故悲泣不止，或谓之有祟，祈禳请祷备至，不应，《金匮》有一症云：妇人藏燥，喜悲哀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者，甘麦大枣汤主之。其方甘草三两，小麦一升，大枣十枚，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亦补脾气，十四贴而愈。

悲属肺。经云：在藏为肺，在志为悲。又云：精气并于肺则悲。是也。此方补脾，盖虚则补母之义也。

厥

琇按：《素问》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又三阳三阴皆有厥症。

淳于意治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琇按：《素问》热厥为酒与谷气相薄）。即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史记》）。

子和治西华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热厥，前后十余年，其妻服逍遥散十余剂，不效，二人脉皆浮大而无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时时渍以热汤，寒不能止，吾妇手足之热，终日沃以冷水而不能已，何也？子和曰：寒热之厥也。此皆得之贪饮食，纵嗜欲，遂出《内经·厥论》证之。政之喜曰：《内经》真圣书也。十余年之疑，今而释然，纵不服药，愈过半矣。子和曰：热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热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温剂补肺金；热在上者，以凉剂清心火。分处二药令服之，不旬日，二人皆愈矣（热用温剂，寒用凉剂，治法之变无逾此）。

一少妇气实多怒，事不如意，忽大叫而欲厥。盖痰闭于上，火起于下而上冲。滑伯仁乃用香附五钱，生甘草三钱，川芎七钱，童便，姜汁炒，煎服。又用青黛、人中白、香附丸，服稍愈，后用吐法，乃安。再用导痰汤。加姜汁，黄连、香附、生姜下龙荟丸安。吕元膺治一僧病厥，已三日不知人，切其脉，右寸口之阳，弦而迟，少阴之脉（左尺），紧而劲，不满四十动而止，此寒邪乘于肾肝所致。法当以辛甘复其阳，为作汤三升顿服，遂起对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绝，去此若干日，当复病即死，果验。

丹溪治一妇病不知人，稍苏，即号叫数四而复昏。朱诊之，肝脉弦数而且滑，曰：此怒心所为。盖得之怒而强酒也。诘之以不得于夫，每夜必引满自酌解其怀。朱治以流痰降火之剂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郁，立愈。

一人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觉热，冬不加绵于上，常自言我资禀壮，不怕冷。朱曰：此足三阴虚宜断欲事，以补养阴血，庶几可免。彼笑而不答，年方十七，痿半年而死。

刘锡镇襄阳日，宠妾病伤寒暴亡，众医云：脉绝不可治，或言市上卖药许道人有奇术，可用。召之曰：是寒厥尔，不死也。乃请健卒三十人作速掘坑，炽炭百斤，杂薪烧之，俟极热，施荐覆坑，舁病人卧其上，盖以毡褥，少顷，气腾上如蒸炊，遍体流汗，衣被透湿，已而顿苏如，取药数种，调治即日愈（《夷坚志》）。

陈斗岩治一妇人病厥逆，脉伏，一日夜不苏，药不能进。陈视之曰：可活也。针取手足阳明（手阳明大肠合谷穴，足阳明胃厉兑穴），气少回，灸百会穴，乃醒，初大泣。既而曰：我被数人各执凶器逐，潜入柜中，闻小儿啼，百计不能出，又闻击柜者，隙见微明，俄觉火燃其盖，遂跃出，其击柜者针也。燃柜盖者，灸也。

郝允治二里妇，一夜中口噤如死状，允曰：血脉滞也。不用药，闻鸡声自愈。一

行踖踔辄踣，允曰：脉厥也。当活筋，以药熨之自快，皆验。

游以春治一嫠妇，年三十余，忽午后吐酸水一二碗许，至未时，心前作痛，至申痛甚，晕去不省人事，至戌方苏，如故。每日如此，医治期年不愈。游至，用二陈下气之剂，不效，熟思其故，忽记《针经》有云：未申时气行膀胱。想有瘀血滞于此经，致然，遂用归尾、红花各三钱，干漆五钱，煎服，痛止，吐定，晕亦不举；次日，复进一贴，前症俱愈；第三日，前方加大黄，桃仁饮之，小便去凝血三四碗而痊。

江篁南治一妇，忽如人将冷水泼之，则手足厥冷，不知人，少顷发热，则渐省，一日二三次（虚何疑），江诊六脉俱微，若有若无，欲绝非绝，此气虚极之症也。用人参三钱，陈皮一钱，枳壳二分，人参渐加，服参六两而愈。

一人卧庵然死去，腹中走气如雷，名曰尸厥。用硫黄一两，焰硝五钱，研细分三服，好酒煎，觉烟起即止，温灌之，片晌再服，遂醒。

江应宿治弟妇，年二十五，寡居，因事忤意，忿怒，腹胀如鼓，呕哕大叫而厥，少顷复苏，昼夜扶立，不能坐卧，医莫能疗，将就木。宿适从外归，闻喊声，问其状，如痰涎闭塞，火气冲逆而发厥耳。急煎姜汤，磨紫金锭，一七而愈。后旬日，遇事忤意，激怒复举，制平胃加姜炒黄连、半夏、香附米为丸，服半料，不复举矣（合滑柏仁案同看）。

痉

珰按：痉乃痉之讹，有汗为柔痉，无汗为刚痉。痉癖去声恶也，痉擎上声，风强病。

丹溪治一少年，痘疮靥谢后，忽口噤不开，四肢强直，不能屈，时绕脐腹痛一阵，则冷汗如雨，痛定汗止，时作时止，脉极弦紧而急，如真弦状（绕脐痛似实，时作时止为虚，诸紧为寒），知其极勤苦，因劳倦伤血，疮后血愈虚，风寒乘虚而入，当用辛温养血，辛凉散风，芎药、当归为君，川芎、青皮、钓钩藤为臣，白术、甘草、陈皮为佐，桂枝、木香、黄连为使，更加红花少许煎服，十二贴而安（妙方使尤佳）。

子和治一妇年三十，病风搐目眩，角弓反张，数日不食，诸医作惊风暗风风痫，治之以南星、雄黄、天麻、乌、附，不效。子和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曲直摇动，风之用也。阳主动，阴主静，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故也（珰按：此论深得痉病肯綮）。先涌风涎二三升，次以寒剂下十余行（治以流痰降火），又以锥针刺百会穴，出血二杯，立愈（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虞恒德治一妇，年三十余，身材小瑣，形瘦弱，月经后，忽一日发痉，口噤，手足挛缩，角弓反张，虞知其去血过多，风邪乘虚而入，用四物汤加防风、羌活、荆芥，少加附子行经，二贴，病减半，六贴全安。

瞑目不食

珰按：土败木贼之病。

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诸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术也。乃投药，至晚，能张目，清神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笔谈》）。

人渐缩小

吕缙叔以制诰知颍州，忽得疾，身躯日渐缩小，临终仅如婴儿，古无此疾，终无人识。

正德初，楚人姓潘行三者，身甚肥壮，卒之日，缩如婴儿，人皆莫知其由，后询之，平生服硫，以致如此，始信吕缙叔之事不妄。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受与故，职驰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集异记》）。

人暴长大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疾，非有功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三水小牍》）。

人化为水

歙客经潜山，见蛇腹胀甚，啮一草，以腹磨，顷之胀消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胀毒，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邻房有过客，为腹胀所苦，客取药就釜煎一杯饮之，顷间，其人血肉俱化为水，独遗骸骨，急挈装而逃，至明，主人不测何为，及洁釜炊饭，则釜遍体成金，乃密瘗其骸，既久，客至语其事（《春渚纪闻》）。

卒　死

刘太丞，毗陵人，有邻家朱三者，只有一子，年三十余，忽然卒死，脉全无，请太丞治之，取齐州半夏细末一大豆许，纳鼻中，良久，身微暖，气更苏，迤逶无事（此必痰厥一时）。人问卒死，太丞单方半夏，如何活得死人？答曰：此南岳魏夫人方（《外台秘要》）。

神方救五绝病：一曰自缢死气绝；二曰墙壁屋崩压死气绝；三曰溺水死气绝；四曰鬼魇死气绝；五曰产乳死气绝，并能救之。问葛生何授得此神术，能活人命。生曰：我因入山采药。遇白衣人问曰：汝非葛医生乎？我乃半夏之精，汝遇人有五绝之病，用我救治即活，但用我作细末令干，吹入鼻中即复生矣。

凤纲汉阳人，常采百草花，水渍之，瓮盛泥封，自正月始，迄九月末，又取瓮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药丸纳口中，水下之，立活，时人称为神仙云（《外传》）。

消　瘅

琇按：经曰：心移寒于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又曰：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又曰瘅，成为消中，又有脾瘅、胆瘅。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淳于意诊其脉曰，肺消瘅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后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后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琇按：肺为华盖，藏位最高）。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琇按：盛怒接内则肝伤而不能藏血）。代者，时参击并至，

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琇按：肝肾无气，故脉代），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砭石，及饮毒药也。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琇按：误以寒热属少阳）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琇按：损肝之腑损肝之母），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琇按：热入阳明则发狂，状如伤寒，又血并于阴，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后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五日尽，尽则死矣。

陈斗岩治一人，当心一块如盘，不肿不疼，但昼夜若火燎，近二年，形瘦色黄，医以为劳瘵，为郁火，为湿痰，治皆弗效。陈诊之曰：左关脉如转豆（琇按：左关脉动仍是肝火），经曰：阳动则病消瘅热中，以清灵丹十余服，心间团栾汗澌然，又进近百服，一夕心如醉，大汗而愈。

《脉经》曰：五藏脉小，皆为消瘅者，消谷善饥也，与此不同。

痹

琇按：经文论痹甚详，后人昧于病情，故略而不举。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淳于意，诸客坐，未上食，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腰胁痛，不可俯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脏，急治之，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腰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琇按：肾为作强之官，强力伤之，藏病及府，膀胱失气化之权，故不得溲）。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见其色，太阳（膀胱）色干，肾部上，及界腰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史记》）。

古者患胸痹者，心中急痛，锥刺为得，蜀医为胸府有恶血故也。遂生韭数斤捣汁令服之，即果吐出胸中恶血，遂瘥。又萧炳谓小儿初生，与韭汁灌之，吐出恶血，长则无病。验韭能归心气，而去包中恶气，治胸中也（《名医录》）。

咳　嗽

琇按：五藏六府皆有咳症，症各不同，大抵藏病不已乃移于府。《素问》五气所病，以肺为咳者，肺为金邪中之则有声，又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衍义》云：有人患气嗽，将期年，或教以橘红、生姜（焙干）、神曲等分为末，糊丸如梧桐子大，食后临卧以米饮送下，三十丸。兼旧患膀胱气，缘服此皆愈。

孙兆治一人病吐痰，顷刻升余，喘咳不定，面色郁黯，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不利，当服仲景葶苈大枣汤（泻中有补）。一服讫，已觉胸中快利，略无痰唾矣。

钱仲阳治一人病咳，面色青而光，气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与药，明日，吾药再泻肝而少却，三补肺而益虚，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今尚能粥，当过期，至五日而绝。

滑伯仁治一妇妊五月，病嗽，痰气逆，恶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浃旬。伯仁诊其脉浮弦，形体清癯。曰：此上受风寒也。越人云：形寒饮冷则伤肺。投以温剂与之，致津液，开腠理，散风寒，而嗽自安矣。

张子和治常仲明病寒热往来，时咳一二声，面黄无力，懒思饮食，夜寝多汗，日渐瘦削，诸医作虚损治之，用二十四味烧肝散，鹿茸、牛膝，补养二年，口中痰出，下部转虚。戴人断之曰：上实也。先以涌剂吐痰二三升，次以柴胡饮子（柴胡饮子：人

参、大黄、黄芩、炙草、归身、白芍、生姜、柴胡），降火益水，一月余复旧，此二阳病也。《内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不得隐曲。心受之则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则味不化，故男子少精。此二证名异而实同。仲明之病，乃脾受之，味不化也。

一男子年二十余，病劳嗽数年，其声欲出不出。戴人曰：曾服药否？其人曰：家贫未常服药。戴人曰：年壮不妄服药者易治。先以苦剂涌之，次以舟车浚川丸大下之，更服重剂瘥。一田夫病劳嗽，一涌一泄，已减大半，次服人参补肺汤临卧，更服槟榔丸以进食。

一男子五十余，病伤寒咳嗽，喉中声如鼾，与独参汤一服而轻，再服而鼾声除，至三四服，咳嗽亦渐退，凡服参三斤而愈。

梅师治久患暇呷咳嗽，喉中作声，不得眠，取白前捣为末，温酒调服二钱（《衍义》云白前保定肺气）。

一妇人患肺热久嗽，身如炙，肌瘦将成肺劳，以枇杷叶、木通、款花、紫菀、杏仁、桑白皮等分，大黄减半，各如常制治讫，同为末，蜜丸如樱桃大，食后、临卧含化一丸，未终剂而愈。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余，患咳嗽，恶风寒，胸痞满，口稍干，心微痛，脉浮紧而数，左大于右。盖表盛里虚，问其素嗜酒肉，有积，后因接内涉寒，冒雨忍饥，继以饱食酒肉而病。先以人参四钱，麻黄连根节一钱半，与二三贴，嗽止寒除，改用厚朴、枳实、青、陈皮、瓜蒌、半夏为丸，与二十贴，参汤送下，痞除（看他用药先后轻重之法）。

一人患干咳嗽声哑，用人参、橘红各一钱半，白术二钱，半夏曲一钱，茯苓、桑白皮、天冬各七分，甘草、青皮各三分，五贴后，去青皮，加五味二十粒，知母、地骨皮、瓜蒌仁、桔梗各五分，作一贴，入姜煎，再加黄芩五分，仍与四物入童便、竹沥、姜汁，并炒黄柏，二药昼夜间服，两月，声出而愈（先以六君子加天冬、桑皮、青皮，后配入养阴清火润肺之品，妙）。

一壮年因劳倦不得睡，患嗽痰如黄白脓，声不出，时春寒，医与小青龙四贴，喉中有血丝腥气逆上，两日后，觉血腥渐多，有血一线，自口右边出，一茶顷遂止，昼夜十余次，脉弦大散弱，左大为甚，此劳倦感寒，强以辛甘燥热之剂，动其血，不治，恐成肺痿，以参、芪、归、术、芍、陈、草、带节麻黄，煎熟，入藕汁服之二日而嗽止，乃去麻黄，又与四贴而血除，但脉散未收，食少倦甚，前药除藕汁，加黄芩、砂仁、半夏，半月而愈。

一人痰嗽胁下痛，先以白芥子、姜汁、竹沥、瓜蒌、桔梗、连翘、风化硝、姜蜜丸，噙化、茶清下。

仇山村少时尝苦嗽，百药不瘳，有越州学录者，教其取桑条向南嫩者，不拘多少，每条约寸许，用二十一枝，纳于沙石锅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遇渴饮之，服一月而愈（《仇远稗史》）。

一人嗽，但用香橼去核，薄切片，以酒煮熟，用蜜拌匀，睡起服。

一人事佛甚谨，适苦嗽逾月，夜梦老僧呼谓之曰，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姜一物，切作薄片，焙干为末，糯米糊丸，芥子大，空心米饮下，三十丸，觉如其言，数服而愈（《癸志》）。

张致和治沈方伯良臣患痰嗽，昼夜不能安寝，屡易医，或曰风，曰火，曰热，曰气，曰湿，汤药杂投，形羸，食减，几至危殆。其子求治，张诊脉沉而濡，湿痰生寒，复用寒凉，脾家所苦，宜用理中汤加附子（谁谓痰症无用附子之法，此土生金之法），其夜遂得贴枕，徐进调理之剂，果安。或曰：痰症用附子何也？殊不知痰多者戴元礼常用附子疗治之，出《证治要诀》。

汪石山治一妇，年三十，因夫买妾，过于忧郁，患咳嗽，甚则吐食呕血，兼发热，恶寒，自汗，医用葛氏保和汤，不效。汪诊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无力，晨则近数，午后则缓（午后则缓故可治）。曰：此忧思伤脾病也。脾伤则气结，而肺失所养，故嗽。遂用麦门冬、片芩以清肺，陈皮、香附以散郁，人参、黄芪、芍药、甘草以安脾，归身、阿胶以和血，数服，病少宽，后每贴渐加参至五六钱，月余而愈。

一人年二十余，病咳嗽，呕血，盗汗，或肠鸣作泄，午后发热（此弱症也），汪切脉细数，无复伦次，因语之曰：《难经》云：七传者，逆经传也。初因肾水涸竭，是肾病矣。肾邪传之于心，故发热而夜重；心邪传之于肺，故咳嗽而汗泄；肺邪传之于肝，故胁痛而气壅；肝邪传于脾，故肠鸣而作泄；脾邪复传之于肾，而肾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数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

一人形长，色苍瘦，年逾四十，每遇秋凉，病咳嗽，气喘不能卧，春暖即安，病此十余年矣。医用紫苏、薄荷、荆芥、麻黄等以发表，用桑白皮、石膏、滑石、半夏以疏内，暂虽轻快，不久复作。汪诊之，脉颇洪滑，此内有郁热也。秋凉则皮肤致密，内热不能发泄，故病作矣。内热者，病本也。今不治其本，乃用发表，徒虚其外，愈不能当风寒，疏内，徒耗其津，愈增郁热之势。遂以三补丸，加大黄酒炒三次，贝母瓜蒌丸服，仍令每年立秋以前服滚痰丸三五十粒，病渐向安。

一妇年逾五十，其形色脆弱，每遇秋冬，痰嗽气喘，自汗体倦，卧不安席，或呕恶心，汪诊之，脉皆浮缓而濡。曰：此表虚不御风寒，激内之郁热而然（表虚人皆知之，内有郁热知之者鲜矣）。遂用参、芪各三钱，麦冬、白术各一钱，黄芩、归身、陈皮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十余贴而安，每年冬寒，病发即进此药。次年秋间，滞下腹痛后重，脉皆濡细稍滑。汪曰：此内之郁热欲下也。体虽素弱，经云：有故无损。遂以小承气汤，利两三行，腹痛稍除，后重未退，再以补中益气汤加枳壳、黄芩、芍药，煎服（先攻后补而兼清），仍用醋浇热砖，布裹坐之而愈，是年遇寒，嗽喘亦不作矣。

一妇产后，咳嗽痰多，昼轻夜重，不能安寝，饮食无味，或时自汗，医用人参清肺汤，嗽愈甚，汪诊之，脉浮濡近驶，曰：此肺热也。令服保和汤，五贴而愈。

一妇怀妊七月，嗽喘不能伏枕，两臀坐久，皮皆溃烂，医用苏子降气汤、三拗汤、参苏饮，俱罔效。汪诊之，右脉浮濡近驶，按之无力，左脉稍和，曰：此肺虚也。宜用补法。遂以人参钱半，白术、麦冬各一钱，茯苓八分，归身、阿胶、黄芩各七分，陈皮、五味、甘草各五分，煎服六七贴而愈。

一童子八岁，伤寒咳嗽，痰少面赤日夜不休，医以参苏饮，数日嗽甚。汪诊之，脉洪近驶，曰：热伤肺也。令煎葛氏保和汤，病如失（保和汤方：知母、贝母、天冬、麦冬、款冬、花粉、米仁、杏仁、五味、甘草、兜铃、紫苑、百合、桔梗、阿胶、归身、生地、紫苏、薄荷）。

一妇年三十，质脆弱，产后咳嗽痰臭，或作肺痈治，愈剧，延及两脚，渐肿至膝，大便溏，小腹胀痛，午后发热，面红气促，不能向右卧（此弱症脉一数便不治）。汪诊脉虚小而数，曰：凡咳嗽左右向不得眠者，上气促，下泻泄者，发热不为泻减者，皆病之反也。按此皆原于脾。经曰：脾主诸臭。入肺腥臭，入心焦臭，入肝腐臭，自入为秽臭。盖脾不能运行其湿，湿郁为热，酿成痰而臭矣。经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脾虚则肺金失养，气劣行迟，壅遏道路，故咳嗽气促，不能右卧也；脾虚必夺母气以自养，故心虚发热而见于午也；脾主湿，湿胜则内渗于肠胃，为溏泄外渗于皮肤，为浮肿（辨症精确）。令用参、芪、甘草补脾，为君；白术、茯苓渗湿，为臣；麦冬保肺气，酸枣仁以安心神，为佐；陈皮、前胡以消痰，下气，为使；用东壁土，以受阳光最多，用之以为引用，盖土能解诸臭，用以补土，亦易为力矣。此取钱氏黄土汤之

义也。服一贴，前症略减，病者喜甚。汪曰：未也。数服后，无反复，方是佳兆；否则所谓过时失治，后发寒热，真阳脱矣，泄而脚肿，脾气绝矣，何能收救。

一妇人患症同前，医作肺痈治，而用百合煎汤煮粥食，反剧。汪诊其脉，细弱而缓（缓则可治），治以参、芪甘温等剂，不数服而愈。此由治之早也。

一人年十九，面白质弱，因劳思梦遗，遂吐血碗许，自是微咳倦弱，后身忽大热，出疹，疹愈（郁热发疹故愈），阴囊痒甚，搓擦水流，敷以壁土，囊肿如盏大。遂去土，以五倍涂少蜜，炙为末，敷之，遂愈。因感风寒，其嗽尤甚，继以左右胁痛，汪诊脉虚而数，见其畏风寒，呕恶倦动，粪溏气促，曰：此金极似火也。夫心属火而藏神，肾属水而藏志，二经俱属少阴，而上下相通，今劳思则神不宁而梦，志不宁而遗，遗则水不升而心火独亢也。肝属木而藏血，其象震，震为雷，心火既亢，则同类相应，引动龙雷之火，载血而越出于上窍矣。肝脉环绕阴器，亦因火扰而痛痒肿胀也。火胜金，故肺经虚而干咳；皮毛为之合，亦为火郁而发疹，大肠为之府，故亦传导失宜而粪溏；然金虚不能平木，故木火愈旺而凌脾，脾虚则呕恶而食减。经曰：壮火食气。脾肺之气为壮火所食，故倦于动作而易感风寒也。经言两胁者，阴阳往来之道路也。为火阻碍则气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虚有实，有似火而实非火。故经言：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实者责之。此治火之大法也。前症之火皆虚非水湿之可折伏，惟甘温之剂可以祛除，譬之龙雷之火，日出则自潜伏矣。若用苦寒降火，正如雨骤雷烈而火愈炽矣。世医治火，不惟不求之有无虚实，专泥咳嗽吐血，皆属阴虚。误服参、芪不救之语，概用滋阴等剂，况此服滋阴已百余贴，而病反增剧，岂可仍以阴虚治之耶。且经言形寒饮冷则伤肺，又谓脾胃喜温而恶寒，今用甘温健其脾，则肺金不虚，而咳嗽气促自愈，肝木有制，而胁痛吐血自除，虚妄之火亦自熄矣。遂以参、芪各四钱，神曲、山查各七分，白术、麦冬、贝母各一钱，甘草五分，炒干姜四分（配黑姜妙），煎服十余贴，脉数减，嗽少除，精神稍健，但后又适新婚，不免耗损真阴，将何以制其虚妄之火耶。盖咳属肺金，数脉属火，咳而脉数，火克金也，冬月水旺而见数脉亦违时也。大凡病见数脉多难治疗，病久脉数尤非所宜，故为之深虑耳（论弱症之案，未有如此篇精切详明者，当熟读而纲领之，临症自有得心应手之快）。

薛已治大参李北泉时吐痰涎，内热作渴，肢体倦怠，劳而足热，用清气化痰益甚。薛曰：此肾水泛而为痰，法当补肾，不信，更进滚痰丸一服，吐泻不止，饮食不入，头晕眼闭，始信薛言。用六君子汤数剂，胃气渐复；却用六味丸月余，诸症悉愈。

地官李北川，每劳咳嗽，薛用补中益气汤即愈。一日复作，自用参苏饮益甚；更服人参败毒散，项强口噤，腰背反张。薛曰：此误汗亡津液而变痉矣，仍以前汤加附子一钱，四剂而愈。

司厅陈国华，素阴虚患咳嗽，以自知医，用发表化痰之药，不应，用清热化痰等药，症愈甚。薛曰：此脾肺虚也。不信，用牛黄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胀，饮食少思，足三阴虚症悉见。朝用六君加桔梗、升麻、麦冬、五味补脾土以生肺金；夕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诸症悉愈。经云：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复用前药而反泻其火，吾不得而知也。

中书鲍希伏素阴虚患咳嗽，服清气化痰丸，及二陈、芩、连之类，痰益甚；更用四物、黄柏、知母、元参之类，腹胀咽哑，右关脉浮弦，左尺脉洪大。薛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阴火又从而克之，当滋化源，朝用补中益气加山萸、麦冬、五味，夕用六味丸加五味，三月余，喜其慎疾得愈。

武选汪用之，饮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发散之药，时仲夏，脉洪数而无力（脉数不时则生恶疮，关内逢艽则内痈作），胸满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薛曰：水泛为痰之证，而用前剂，是谓重亡津液，得非肺痈乎？不信，仍服前药。翌日，果

吐脓，脉数左三右寸为甚。始信，用桔梗汤一剂，脓数顿止，再剂全止，面色顿白，仍以忧惶。薛曰：此症面白脉涩，不治自愈（白肺色也，涩肺脉也，色脉得令故愈）。又用前药一剂，佐以六味丸治之而愈。

儒者张克明咳嗽，用二陈、芩、连、枳壳，胸满气喘，侵晨吐痰，加苏子、杏仁，口出痰涎，口干作渴。薛曰：侵晨吐痰，脾虚不能消化饮食；胸满气喘，脾虚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虚不能收摄；口干作渴，脾虚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姜、肉果温补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而愈。

上舍史瞻之，每至春咳嗽，用参苏饮加芩、连、桑、杏乃愈。一日复发，用前药益甚，加喉喑（少阴之脉循喉咙）就治，左尺洪数而无力。薛曰：此肾经阴火刑克肺金，当滋化源，遂以六味丸料，加麦冬、五味、炒山栀及补中益气汤而愈。

一男子夏月咳嗽吐痰，用胃火药不应，薛以为火乘肺金，用麦门冬汤而愈，后因劳役复嗽，用补中益气加桔梗、山栀、片芩、麦冬、五味而愈，但口干体倦，小便赤涩，日用生脉散而愈。

韩飞霞旅寓北方，夏秋久雨，天行咳嗽头痛，用益元散，葱姜汤调服，应手取效，日发数十斤。此盖甲己土运，湿令痰壅肺气上窍，但泻膀胱下窍而已，不在咳嗽例也。

江篁南治一少年患咳嗽潮热，诊之曰：病得之好内。饮以四物减芎，加麦冬、紫苑、阿胶、地骨皮，嗽热良已。既而不谨，复作，他医以寒凉之剂投之，胸痞满，食减，下泄，江以甘温助其中气，病旋已。所以知病得之好内者，切其脉芤而驶，真阴损，热内生也，复缓而弱，脾重伤于苦寒也。

江应宿奉叔父方伯之滇南，抵任月余，叔父患痰嗽气喘，不能伏枕，腰痛，大便秘，小溲淋沥，胸膈痞闷，呕吐清水，召官医十余曹，治之罔效。素有痰火哮喘病，每遇天寒，或饮食起居失宜，即举发，动经旬余，不药亦愈，本欲不服药，则痞闷，二便胀急难当。命宿诊之，六脉缓弱无力，右为甚（缓为脾脉虚而协湿，故宜利小便而投四苓二陈），即告之曰：叔父非往昔痰火，此属内伤。盖因科场选士劳倦伤脾，兼以长途雨露受湿，湿伤脾，脾气虚，则肺金失养，清浊相干，阴阳反作。经曰：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故痞满而呕清水，宜分利阴阳（不得专执升清之说），渗湿利水（因喘而痞宜利小便），进四苓散加陈皮、半夏、竹茹，一剂而大小便通利，呕水亦止，是夜伏枕安卧，次早换六君子加当归、阿胶、牛膝、麦冬、五味，诸证悉除，但觉倦怠，时吐稠浊痰一二口（痰滞肺上窍，宜泻下窍膀胱），再单用六君倍加参、术，少佐贝母、升麻、麦冬、五味，补脾土调理。叔父笑曰：汝十年之后，当以医显，吾几违首邱之愿，遂上疏弃官而归，途中日进前药一服，共服参斤余，抵家，平复如初。

喘

琇按：《素问》云：肺病者喘咳逆气，肾病者喘咳，盖肺肾为子母之藏，又肺主出气，肾主纳气也。

洪迈曰：子淳熙丁未，四月，有痰疾，因晚对，上宣谕，使以胡桃肉三颗，生姜三片，临卧时服之，毕则饮汤三两呷，又再嚼桃姜如前数，且饮汤勿行动，即就枕，既还玉堂，如恩指敬服，旦而嗽止，痰不复作，辑之事亦类此云（《已志》）。

信州老兵女，三岁，因食盐虾过多，齁喘之疾，乳食不进，贫无可召医治，一道人过门，见病女喘不止，教使取甜瓜蒂七枚，研为粗末，用冷水半茶盏许，调澄，取清汁呷一小呷。如其言，才饮竟，即吐痰涎若胶粘状，胸次既宽，齁喘亦定，少日再作，又服之随手愈。凡三进药，病根如扫，此药味极苦，难吞咽。谓之曰：甜瓜蒂苦。诚然（《类编》）。

罗谦甫治一贵妇，年逾五十，身体肥盛，当八月中，霖雨时行（外伤湿），因过饮

酒及潼乳（内伤湿），腹胀喘满，声闻舍外（其症重极），不得安卧，大小便涩滞（气雍于上），气口脉大两倍于人迎，关脉沉缓而有力（湿甚），罗思霖雨之湿，饮食之热，湿热太盛上攻于肺，神气躁乱，故为喘满。邪气盛则实，实者宜下之，为制平气散，加白牵牛二两（半生半熟），青皮三钱，槟榔三钱，陈皮 五钱，大黄七钱（利大便而小便亦通），《内经》曰：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故以白牵牛苦寒泻气分，湿热上攻喘满，故以为君；陈皮苦温，体轻浮，理肺气，青皮苦辛平，散肺中滞气，为臣；槟榔辛温，性沉重，下痰降气，大黄苦寒，荡涤满实，故以为使（使亦有重于臣耶？再商之）。为细末，每服三钱，煎生姜汤调下无时，一服减半，再服喘愈，仍有胸膈不利，烦热口干，时时咳嗽，再与加减泻白散，以桑白皮一两，地骨皮、知母、陈皮、青皮、桔梗各五钱，黄芩、炙甘草各三钱，锉如麻豆大，每服五钱，水煎服，数剂良愈。华佗有云：盛则为喘，减则为枯。《活人书》云：发喘者，气有余也。盛而为喘者，非肺气盛也。喘为气有余者，亦非肺气有余也。气盛当认作气虚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又为有余，当清肃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于肺，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故言盛者，非肺气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余者，非言肺气有余也，言肺中之火有余也。故泻肺以苦寒之剂，非泻肺也，泻肺中之火，实补肺也，用者不可不知。

一人六旬余，素有喘症，或唾血痰，平居时则不喘，稍行动则气喘促（今人此症颇多），急以黄柏、知母、滋肾丸，空心服七八十丸，其症大减，此坎离丸能泄冲脉之火者，故如此效也。

洪辑居溧阳西寺，事观音甚谨，幼子佛护三岁，病痰喘，医不能治，凡五昼夜不乳食（五昼夜不乳虚可知），症危，辑忧惶祷于观音，至中夜，妻梦一妇人自后门入，告曰：何不服人参、胡桃汤。觉而语辑，辑洒然悟曰：是儿必活，此盖大士垂救尔。急取新罗人参寸许，胡桃一枚，不暇剥治，煎成汤，灌儿一蚬壳许，喘即定，再进，遂得醒，明日以汤，剥去胡桃皮，取净肉入药与服，喘复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而瘳。此药不载方书，盖人参定喘，而带皮胡桃则敛肺也。

丹溪治一人贫劳，秋深浑身热，手足疼如煅，昼轻夜重，服风药愈痛，气药不效，脉涩而数（涩为少血为瘀，数则为热），右甚于左，饮食如常，形瘦。盖大痛而瘦，非病也。用苍术、酒黄柏各一钱半，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黄五分，研桃仁九个，煎入姜汁，令辣，热服（一起仍用温散，湿热非温散不行故耳），四贴，去附子，加牛膝一钱，八贴后气喘，痛略减，意其血虚，因多服麻黄，阳虚被发动而上奔，当补血镇坠，以酸收之，以四物倍川芎、芍药，加人参二钱，五味十二粒，与二贴，喘定。三日后，脉减大半，涩如旧，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参、术、桃仁、陈皮、甘草、槟榔、生姜五十贴而安。后因负重，复痛食少，前药加黄芪三分，二贴而愈。

一人五七月间，喘不得卧，主于肺，麻黄、石膏各二钱，柴胡、桑白皮各一钱，甘草五分，黄芩一钱半，服之，一汗而愈。后以五味、甘草、桑白皮、人参、黄芩遂安。

一人痰多喘嗽，用白术、半夏、香附、苍术各一两，黄芩、杏仁各半两，姜汁糊丸服。

一妇人六十八岁，恶寒发热，自四月来（久病），得痰嗽，眠卧不得，食少，心膈痛，口干，其嗽五更，烦甚，以白术三钱，芍药二钱半，炒枳壳、麻黄各二钱，片芩一钱半，桔梗、苏梗叶各一钱，木通五分，炙甘草些少，五味二十粒，入竹沥。

一人日病喘不得卧，肺脉沉而涩，此外有风凉湿气遏内热不得舒以黄芩、陈皮、木通各钱半，麻黄、苏叶、桂枝各一钱，黄连、干生姜各五分（姜连并用妙），甘草些少。

一人体虚感寒，发喘难卧，以苍术、白术、麻黄、防风、炒片芩各五分，半夏、枳壳各一钱，桂枝、木通、炙甘草各三分，姜二片，同煎，研杏仁五枚，此方半夏为君，兼解表，三方，煎一方为热多而设，后一方为寒多而设也。

浦江吴辉妻，孕时足肿，七月初旬，产后二日洗浴，即气喘，但坐不得卧者，五个月（产后元虚，气喘岂能至五月耶），恶寒得暖稍宽，两关脉动，尺寸皆虚无，百药不效。朱以牡丹皮、桃仁、桂枝、茯苓、干姜、枳实、厚朴、桑皮、紫苏、五味、瓜蒌实煎汤服之，一服即宽，二三服得卧，其病如失，盖作污血感寒治之也。

滑伯仁治一人肺气焦满，病得之多欲善饮，且殚营虑，中积痰涎，外受风邪，发则喘喝，痰咳不自安，为制清肺泄满，降火润燥，苦辛之剂，遂安。

沈宗常治卢陵人胀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视脉无他，问何食饮，对以近食羊脂，沈曰：得之矣，脂冷则凝，温熨之所及也。温之，得利而愈。

天台李翰林，有莫生患喘疾求医。李云：莫生病日久，我当治之，乃取青橘皮一片，展开，入江子（江子，即巴豆也）一个，以麻线系定，火上烧烟尽，存性，为末，生姜汁，酒一钟呷服之，到口便定，实神方也。

程明祐治张丙患中满气喘，众医投分气饮、舟车丸，喘益甚。一医曰：过在气虚，以参、芪补之，喘急频死。程诊之曰：病得痰，滞经络藏腑，否寒生膜胀，投滚痰丸，初服腹雷鸣，再服下如鸡卵者五六枚，三服喘定气平，继以参苓平胃散，出入三十日复故。所以知丙得之痰滞经络者，切其脉沉而滑，痰候也。

虞恒德治一羽士，年五十余，素有喘病，九月间，得发热恶寒证，喘甚，脉洪盛而似实（此洪盛脉恐为凉药所激而然），一医作伤寒治，而用小柴胡汤加枳壳、陈皮等药，六日后，欲行大承气。一医曰：此伤食也。宜用枳实导滞丸。争论不决，虞视之。二医皆曰：脉实气盛当泻。虞曰：此火盛之脉非真实也。观其短气不足以息，当作虚治（《全匮》云病人无寒热而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此以虚治，当以意逆不可徒执古人之法也，何以故正亦因有寒热也），而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入附子三分，煎服二贴，脉收敛，四贴而病减轻，六贴全安。

汪古朴治一妇，形肥而长，面色紫淡，产后病，喘不能卧，消谷善饥，汗出如洗（娄全善云：产后喘极危多死也，而况汗出如洗乎，其得生处全在消谷善饥）。汪诊视曰：此阴虚阳亢，当合东垣、丹溪两法治之，遂以升阳滋阴之剂，旬余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体肥色白，年近六十，痰喘声如曳锯，夜不能卧。汪诊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结，曰：喘病脉洪可治也。脉结者，痰碍经隧耳。宜用生脉汤，加竹沥服之，至十余贴，稍定。患者嫌迟，更医服三拗汤，犹以为迟，益以五拗汤，危矣。于是复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贴，病果如失。

一人年逾六十，病气喘，汪诊之，脉皆萦萦如蛛丝，曰：病不出是夜矣。果如期而逝。

一中年男子，久喘，每发时，不食数日，声撼四邻，百治不效，脉寸沉伏，关滑，遂于未发时，用人参、白术、当归、地黄、姜汁制之，瓜蒌实、陈皮、茯苓、黄芩、黄连、干姜些少，煎汤下青礞石丸，将发时，先用神效沉香丸下之，次于前药中，加杏仁、枳实、苏叶，倍瓜蒌实，煎服一月后，症减十分之八，后遂守此方渐安。后凡治数人，以此法加减之，皆效。

一妇人年五十余，素有嗽病，忽一日大喘，痰出如泉，身汗如油，脉浮而洪，全似命绝之状，令速用麦冬四钱，人参二钱，五味钱半，煎服一贴，喘定汗止，三贴后，痰亦渐少，再于前方加瓜蒌实钱半，白术、当归、芍药、黄芩各一钱半，服二十余贴而安，此生脉散之功也。

平江沈伯宁，家丰好内，厚味，每年到四九月内，必发气喘，抬肩吐痰，脉沉涩而细数，诸医用平肺之药，数年不愈，如此者六七年，用人参、生地、黄膏和当归、牛膝、肉苁蓉、枸杞子、五味、知母、黄柏、天、麦二冬、元参，末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吞百丸，以救肾虚。又用阿魏、黄连、山查、沉香、牛黄、辰砂、胆星、陈皮、神

曲、糊丸梧子大，临卧姜汤送三四十丸，以治厚味，服讫，复用琼玉膏二剂而安。

江汝洁治一老妇，病虚弱气喘，左身半自头面以下至足，发热自汗，单衣被不能耐，右身半自头面以下至足，厚衣被不能温，如此三年矣，医药不效。江诊其六脉，举之俱微而略弦，按之略洪而无力，二关脉略胜于二寸。经曰：微则为虚。又曰：诸弦为饮。又曰：洪为阳为热。又曰：无力为虚。据此，则知风邪入脾，表里阴阳气血俱虚之候作也。经曰：治病必求其本。今受风邪，乃木来侵土，又风自太阳而入脾，先当于太阳疏泄以固表；次当养脾而祛木，俾脾无贼邪之患则血气渐盛，而左热右寒之病可除也。以石膏，款花蕊各三钱，官桂、甘草半之，研为细末，以管吸入喉中，浓茶送下三四分，嗽喘即止，次日，用滋补之剂，白术二钱半，白芍、香附各一钱半，黄芪、陈皮各一钱，甘草三分，水煎服，后除芍药，加人参三钱，数服而愈。

江应宿治朱万里子，年十七岁，因服砒毒，杂进解毒药，并多服泥水，大吐后发喘，抬肩竦体，手足爪甲黑色，气不相续，频死复苏，饮食难进，六昼夜不得眠，时六月中旬，邀宿诊视，脉促而面赤。曰：胃火冲逆，用葱煮麻黄五圣汤，一匕而愈，所谓火郁发之也。

疟

琇按：经曰：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然必因风湿之邪而发。

罗谦甫治一人，年逾四十，七月间，劳役过饮，午后发热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轻，服药不效。罗诊其脉弦数，《金匮》云：疟脉自弦，弦数多热。《疟论》曰：瘅疟脉数。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寒，故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里，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名曰瘅疟。《月令》云：孟秋行夏令，民多瘅疟，动而得之，名曰中暍，以白虎汤加栀子治之。其人远行劳役，暑气有伤，酒热相搏，午后时助，故大热而渴，如在甑中，先以柴胡饮子一两下之，后以白虎加栀子汤，每服一两，数服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疟瘠损，饘粥难下咽，六十余日，殆甚，脉数，两关尤弦，疾久体瘠而神完，曰：是积热居脾。且滞于饮食，法当下。药再进，疾去其半，复投甘露饮柴胡白虎等剂，浃旬而愈。

一妇人疟，寒热涌呕，中满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余，殊困顿，医药不效。伯仁诊其脉沉而迟，曰是积暑与食伏痰在中，当下之（*疟表利里并发论正治则先表，后重甚则攻里，今以沉迟之脉断为积暑与食伏痰，非明眼不能亦治法之变*）。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乌可下，方拟进参附（*或曰：云云世医，俱是如此，且引《医贯》为证*）。滑曰：脉虽沉迟，按之有力，虽利而后重，下迫不下，则积不能去，病必不已，乃以消滞丸药，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即加数服之，宿积肠垢尽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参、苓淡渗和平饮子调之，旬余乃复。

毛崇甫事母叶夫人极孝，母年六十余，病疟旬余，忧甚，每夕祷于北辰，拜且泣，妹立母傍，恍惚闻有告曰，何不服五苓散，持一贴付之，启视皆红色，妹曰：寻常此药不如是，安可服，俄若梦觉，以语兄，两医云：此病盖蕴热所致。当加朱砂于五苓散中，以应神言，才服罢，疟不得作。

有宗室以恩添差通判常州，郡守不甚加礼，遂苦疟疾，久而弗愈，族人士蘧为铃辖，素善医，往问，正话间，疟作而颠，撼掖不醒，尽室骇惧。蘧云：无伤也。是心中抑郁，阴阳交战，至于损厥，正四将军饮子证也。先令灼艾，灸至四百壮，了无苏意，于是急制药，以一附子（火炮，去皮脐）四分之二，诃子四个（炮，去核），陈皮四个（全者，洗净不去白），甘草四两（炙）各自切碎，为四服，水二盏，姜、枣各七，

煎去五之三，持饮病者，初一杯，灌之不纳，至再，稍若吞咽，三则倏起坐，四服尽，顿愈，更不复作。一时救急如此。此病将临发日，逐杯并服，无不神效（《类编》）。

丹溪治一贵人，年近六十，形壮、色苍味厚，春得痎疟，用劫药，屡止屡作，绵延至冬，来求治，知其痰少，惟胃气未完，天寒欠汗，非补不可，以一味白术末之，粥丸，空腹热汤下二百丸，尽二斤，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略有加减耳。

一人形色俱实，患痎疟而且痢，自恃强健能食，但苦汗出。朱曰：疟非汗不愈，可虑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热善消，脾病不化，食积与病势甚矣。宜谨节以养胃气，省出入以避风寒，俟汗出，透而安，不从所言，寻卒。

一妇病疟三日一发，食少，经不行，已三月，脉无，时冬寒议作虚寒治，以四物汤加附、茱萸、神曲丸服，疑误。再诊，见其梳洗言动如常，知果误也（三阴疟亦有实者，《医贯》之论不可拘也）。经不行，非无血，为痰碍，脉无，非血气衰，乃积痰生热，结伏其脉而不见耳。当作湿热治，与三花神佑丸，旬日后，食进脉出，带微弦，朱谓胃气既全，不用药，疟当自愈而经行也。令其淡滋味，果应。

一少妇身小味厚，痎疟月余间日，发于申酉（间日疟疾），头痛身热，口干，寒多，喜饮极热辣汤，脉伏，面色惨晦，作实热痰治之（脉伏喜热汤无不作虚寒治，此案治法可法），以十枣汤为末，粥丸黍米大，服十粒，津咽，日三次，令淡饮食，半月后，大汗而愈。

一人性急，好酒色，味厚，适多忧怒，患久疟，忽一日大发热，大便所下臭积，大孔极陷下，此大虚也，脉弦大而浮（发热臭积脉弦大浮皆实也，而作极虚治真妙不可言，须看浮字。久疟之后，又无新客感而大发热非虚而何），遂以瓦磨如钱圆，烧红投童便中急取起，令干，以纸裹于痛处，恐外寒乘虚而入也。以参、归、陈皮煎汤服，淡味半月而安。

一妇久痢，因哭子变疟，医与四兽饮之类，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止，凡两月，朱诊之，脉微数，食少疲甚。盖痢后夫阴悲哀伤气，又进湿热之药，助起旺火，正气愈虚，汗既大出，无邪可治，阴虚阳散，死在旦夕，岂小剂之所能补。遂用参、术各二两，白芍一两，黄芪半两，炙甘草二钱，作大服，浓煎一钟，日服三四次，两日，寒热止而愈。

一壮男子，因劳役发嗽，得痎疟，又服发散药，三发后变为发热，舌短语言不正，痰吼有声，脉洪数似滑（洪数似滑之脉兼之发热似乎表里未清，而用独参汤须看他服发散药之后之变症耳），先用独参汤加竹沥、二蛤壳，后吐胶痰三块，舌本正而言可辨，症未退；后用人参黄芪汤，服半月，诸症皆退，粥食调养，二月，方能起立而愈。

一老人疟嗽半年，两尺脉数而有力，色稍枯，盖服四兽饮等剂，中焦湿热下流，伏结于肾，以致肾火上连于肺，疟嗽俱作，参、术、芩、连、升麻、柴胡调中一二日。与黄柏丸（作虚而协热治），两日，夜梦交通而不泄，此肾热欲解，故从前阴精窍而走散，无忧也，次日疟嗽皆止。

一富家子年壮，病疟，自卯足寒，至酉分方热，至寅初乃休，一日一夜，止苏一时，因思必为接内感寒所致，问云：九月暴寒，夜半有盗，急起不著中衣，当时足冷，十日后疟作。盖足阳明与冲脉合宗筋会于气街，入房太甚，则足阳明与冲脉之气，皆夺于所用，其寒乘虚而入，舍于二经，二经过胫会足跗上，于是二经之阳气益损不能渗荣其经络，故病作卒不得休，因用参、术大补，附子行经，加散寒以取汗，数日不汗，病如前，因思足跗道远，药方难及，再以苍术、川芎、桃枝煎汤，盛以高桶，扶坐浸足至膝（外治取汗法亦佳），食顷，以前所服药饮之，汗出通身而愈。

一人年三十余，久疟虚甚，盗汗，得嗽，嗽来便热，夜甚，以甘草些少，白术二钱半，防风一钱，人参、黄芪、黄连各五分，干姜二分，数服而愈。

二妇人同病疟，一者面光泽，乃湿在气分，非汗不解，两发汗出而愈。一者面赤黑色，乃暑伤血分（疟赤黑面色为暑），用四物加辛苦寒之剂，二日，发唇疮而愈。临病处治，其可执一乎。

虞恒德治二男子，年皆逾四十五，各得痎疟三年矣，俱发于寅申巳亥日，一人昼发于巳而退于申，一人夜发于亥而退于寅。虞曰：昼发者，乃阴中之阳病，宜补气解表，与小柴胡汤倍加柴胡、人参，加白术、川芎、葛根、陈皮、青皮、苍术，夜发者为阴中之阴病，宜补血疏肝，用小柴胡合四物加青皮，各与十贴，教其加姜枣煎，于未发前二时服，每日一贴，服至八贴，同日得大汗而愈。

胡仲礼者，真州人也，国初以医名，能精其术，遂大闻于时，尤妙太素脉，有病疟者，久莫能止，求视其脉，曰：此疟母也。须百剂方愈。病者归，服药至半，意惮之，中止而病未瘳。他日以问医孙姓者脉之，曰：此须五十剂乃可。如言而病已。盖孙其婿，即传业于仲礼者，其精如此。

孙琳治张知阁入病疟，遇热作时如火，年余骨立，医以为虚，投之茸附，热愈甚，招孙诊视，投小柴胡汤三贴，服之热减十九，又一服脱然。孙曰：是名劳疟，热从髓出，又加刚剂剥，损气血安得不瘦，盖热不一，有去皮肤中热者，有去藏腑中热者，若髓热，非柴胡不可，北方银州柴胡，只须一服，南方力减，故三服乃效，今却可进滋补药矣。

薛己治一妇人，久疟，形体怯弱，内热晡热，自汗盗汗，饮食少思月事不行，服通经丸，虚症悉具，此因虚而致疟，因疟而致经闭，用补中益气汤及六味丸，各百余剂，疟愈而经行矣。

一妇人久疟，疟作则经不行，形虚脉大，头痛懒食，大便泄泻，小便淋漓，口干唇裂，内热腹膨，皆元气下陷，相火合症（壮火食气），用补中益气汤治之，寻愈。惟不时头痛，乃加蔓荆子而痛止，又兼用六味丸而经行。

一妇人疟久，兼之带下，发后口干倦甚，薛用七味白术散加麦冬、五味，作大剂与之，恣饮，再发稍可，乃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十余剂而愈。凡截疟，薛常以参术各一两，生姜四两，煨熟，煎服即愈，或以大剂补中益气加煨姜，其功尤捷。

一产妇患疟，发热作渴，胸膈胀满，遍身作痛，三日不食，咽酸嗳气，此是饮食所伤，脾胃不能消化，用六君加神曲、山查四剂，而不作酸，乃去神曲、山查，又数剂而饮食进，其大便不通，至三十五日，计饮食七十余碗，腹始闷，令用猪胆汁导而通之，其粪且甚燥（琇按：得非燥药过剂耶，妇人令用导法颇不雅，润以下之颇为简易）。

一产妇患疟，久不愈，百病蜂起，其脉或洪大，或微细，或弦紧，或沉伏，难以名状，用六君子加炮姜，二十余剂，脉症稍得，又用参、术煎膏，佐以归脾汤，百余剂而瘥。

冬官朱省庵，停食感寒而患疟，自用清脾截疟二药，食后腹胀，时或作痛，服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小腹重坠，腿足浮肿，加白术、山查，吐食未化。薛曰：食后胀痛乃脾虚不能克化也；小腹重坠，乃脾虚不能升举也；腿足浮肿，乃脾虚不能运行也；吐食不消，乃脾胃虚寒无火也。治以补中益气加吴茱萸、炮姜、木香、肉桂一剂，诸症顿退，饮食顿加，不数剂而痊。

一儒者秋患寒热，至春未愈（久病属虚），胸痞，腹胀，用人参二两，生姜二两。煨熟煎服，寒热即止，更以调中益气加半夏、茯苓、炮姜数剂，元气顿复，后任县尹，每饮食劳倦疾作，服前药即愈。

一上舍每至夏秋，非停食作泻，必疟痢霍乱，遇劳吐痰，头眩体倦，发热恶寒，用四物二陈芩连枳实山栀之类，患疟，服止截之药，前症益甚时或遍身如芒刺然（时身

如芒刺虚而协湿，以茯苓、半夏以渗之），薛以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内参、芪各三钱，归、术各二钱，十余剂少愈。若间断其药，诸病仍至，连服三十余剂全愈。又服还少丹，半载，形体充实。

汪石山治老人，年近七旬，形色苍白，劳倦病疟，疟止，胸膈痞闷，恶心痰多，不思饮食，懒倦口苦，头痛，夜梦纷纭，两腿时疮，脉皆浮濡无力，且过于缓。医书云：脉缓，无力者气虚也。又云：劳则气耗。又云：劳倦伤脾。脾伤，不能运化精微以养心，故心神为之不宁，宜仿归脾汤例治之。人参二钱，麦冬、白术各一钱，归身、酸枣仁、茯神各八分，黄芩、陈皮各六分，枳实、甘草各五分，川芎七分，煎服二贴，夜卧颇安，但觉后欲吐，或则吞酸吐痰，减去枳实，加山查七分，吴茱萸二分，服之，仍用参、术、归、芎、山栀、山查丸服而愈（博按：此案原刻谬误）。

一人年逾四十，形瘦，色紫淡，素劳伤脾，令常服参苓（原刻误芪）白术散获安，住药一年，复劳，饮冷酒不爽，是夜头又被湿，遂致身冷不安，早起面目俱黄，医用零筋草根，酒煎服之，吐泻大作，又加姜煎，则心热膈壅，不进饮食，大便秘结，疟作，胸膈痞塞，粥饮不入，食汤则嗳，气呕逆，吐涎，意向甚恶，汪诊左脉浮涩（原刻濇）无力，肝脉颇弦，右肺部濡散，脾部浮微，二部脉皆似有似无，或呼吸相引，又觉应指，曰此脾虚之极也。初因劳热饮冷，头又被湿，内热因郁，故发为黄。若用搐药，以泄上焦湿热，则黄自退。乃用草药酒煎，湿热虽行，而脾气存也几希，且勿治疟当补脾为急。用人参五钱，橘红一钱，时时煎汤呷之，令其旦暮食粥，以养胃气，彼如所言，旬余乃愈。

一人年逾四十，不肥不瘦，形色苍白，季秋久疟，医用丹剂一丸止之，呕吐不休，粒米不入，大便或泻，面赤，妄语，身热，汪诊脉皆浮而欲绝。仲景云：阳病得阴脉者死。今面赤身热妄语，其证属阳，而脉微欲绝，则阴脉矣，此一危也。经曰：得谷者昌，失谷者亡。今粒米不入，此二危也。又曰：泄而热不去者死。今数泄泻，而面赤身热不除，此三危也。以理论之，法在不治。古人云：治而不愈者有矣，未有不治而愈者也。今用人参五钱，白术二钱，炒米（原刻御米）一钱，橘红（原刻陈皮）八分，煎服至四贴，始渐有生意。

一人年近三十，形瘦淡紫，八月间病疟。汪诊之，左脉颇和而驶，右脉弱而无力，令用清暑益气汤，加减服之，觉胸膈痞闷，遂畏人参，更医作疟治，而疟或进或退，服截药，病稍增。延至十月，复请汪诊，脉皆浮小而濡，带数，右手则尤近不足，曰：正气久虚邪留不出，疟尚不止也。宜用十全大补汤，减桂，加茯苓，倍参服之渐愈。

一人年逾三十，形瘦色苍，八月间病疟，或用截药，或用符水，延缠不愈，胸膈痞满，饮食少进，大肠痔血，小便短赤，疟发于夜，寒少热多，自汗。汪诊左脉濡小而缓，右脉濡弱无力，曰：此久疟伤脾也。用人参二钱，白术、归身、茯苓各一钱，芍药八分，黄芩七分，枳实五分，陈皮六分，甘草四分，煎服，后因痔血未止，吞槐角丸而血愈多，仍服前方而血减矣。

一妇面色淡紫，年逾四十，九月病疟，夜发渴多汗，呕吐，粒食不进数日。汪诊脉皆浮濡而缓，按之无力，遂用人参五钱，橘红八分，甘草七分，白术一钱，煎服十余贴，疟止食进，渐有生意，但大便二十日不通，再诊，右脉浮小无力，左脉沉弱无力，前方加归身一钱，大麻仁钱半，如旧煎服，病除。

一妇年逾三十，瘦长淡紫，六月产，八月疟，疟止，胸膈痞闷，才劳喘咳血，身热脚冷。汪诊左脉濡缓（原本误弱），右肺部颇洪，关尺二部亦弱，以生地黄、白芍、麦门冬、白术各一钱，阿胶、归身、牡丹皮各七分，人参八皮，陈皮五分，煎服一贴，再令热服，泻止膈快，但盗汗而脚软，前方加黄芪钱半，黄柏七分，依前煎服愈。

一人年三十，形色苍白，因劳感热，九月尽病疟，头痛口渴，呕吐，胸膈痞塞，不

进饮食，自汗倦怠，热多寒少，医用截药，病增，饮水即吐。汪诊，脉皆浮大而濡，颇弦，曰：此劳倦伤脾热伤气之疟也。令用人参三钱，黄芪钱半，白术、麦冬各一钱，枳实五分，山查七分，归身、黄柏、知母各七分，干姜、甘草各三分（石翁用药妙在佐使得宜，后学须仿此例），煎服三贴，病减，复劳病作，前方人参加作四钱，服之而安。

一人年三十九，久疟，医用补中益气汤，或止或作，延及半年，因解发结，劳伤咳嗽，医以前方加半夏五味，遂致喉痛声哑，夜不能寝，请汪视之，右脉浮濡，左脉小弱，曰：经云：阴火之动发为喉痹是也。此必色欲不谨，久服参、芪徒增肺中伏火耳，令以甘桔汤加鼠黏子，蜜炙黄柏煎服二贴，喉痛除而声出，继服保和汤五贴而安。

一人年三十余，形瘦淡紫，素劳久疟，三日一发于夜（三阴疟），呕吐，热多寒少，不进饮食，小便频数，气喘咳嗽，日夜打坐，不能伏枕几月矣，头身骨节皆痛（数月不能伏枕虚也，然真正虚脱不能待几月之喘嗽，而况兼症有头身骨节痛耶，此为虚中有实），医作疟治，病甚，众皆危之，脉皆浮虚缓弱，而不甚大（若脉洪大当作极虚治），汪以参、术加陈皮、黄柏、枳实、知母、麦冬、北五味煎服三贴，病退，越二日复病，令用四物加童便服之，则嗽除喘止，始能就卧，再用八物汤，除茯苓加枳实、香附，又用枳术丸，加人参、砂仁、归身、黄芩，吞服调理，热来，常服童便，半年而安（加减法妙）。

一妇形色脆白，年五十余，忧劳，六月背疮，艾灸百余壮，疮散病疟，身热自汗，口渴头晕，呕吐泄泻，不进饮食，寒少热多，自用清暑益气汤，病甚。汪诊左脉浮微，似有似无，右脉浮小，按之不足，曰病虽属疟，当作虚治，依方而用清暑益气汤，固与病宜，但邪重剂轻病不去耳，令以参、术加作五钱，芪三钱，茯苓一钱，陈皮七分，甘草五分，煎服病退。

一人因冒风病疟，热多寒少，头痛倦怠，食少自汗，已服参苏饮一贴，汪诊之，脉皆浮虚近驶。曰：此虚疟也。非参苏饮所宜，以参、芪、归、术等药，煎服五六贴而愈。且论之曰：元气素虚，不宜发散。凡遇一切外感，必须以补元气为主，少加发散之药以佐之，庶为允当。

一妇常患咳嗽，加以疟疾，因左胁有块，疟止有孕，嗽尚不宁，喉干痰少，时或呕吐，出顽痰钟许方止，夜亦如是，常觉热盛，胸膈壅满，背心亦胀，常要打摩，妊已六月，夜半如厕，身忽寒战，厚覆少顷乃愈。越两日，夜半又发寒热如疟，肢节痛，上身微汗，口中觉吐冷气，胸喉如有物碍，心前虚肿，按之即痛，头痛气喘，坐卧不宁，医作伤寒发散，又作痰症而用二陈，不效。汪往视之，脉皆濡而近滑，曰：胃虚血热也（此症亦虚中有实，但断以血热辨在何处，想因头痛四肢痛心前按之痛耶）。先以四君子汤，加黄芩、枳壳、麦冬煎服二三贴，以保胃气，继以四物加槟榔、枳壳、麻仁、大黄三服下之（非明眼如何敢下），遂滞下后重，虚坐努责，怠倦不食，时或昏闷乱叫，食则胀，不食则饥，四肢痛，脚肿（琇按：此或误下之过）。汪曰：胃虚非汤药所宜。令合枳术丸，加人参、当归、黄芩服，月余，诸症悉除，胎亦无损。

一人形瘦色脆，年近三十，四月间，腹痛，惟觉气转左边，五日而止，次年四月亦然，八月病疟，间日一发，寒少热多，十余日止，第三年四月八月，如旧腹痛疟作，四年五年四月八月亦然，但疟作腹痛，疟止痛止，旬余疟除，又泻痢十余日，泻止疟又作，但不腹痛，五日疟瘥，仲冬感寒，头痛发热，腹及右胁胀痛，气喘溏泻，内黑外红，日夜五六次，内热不减，饮食难进，医用三乙承气汤二贴，继用木香枳术丸，诸症稍定，午后发热愈炽，遇食愈胀，得泻略宽（阴火乘脾），头痛不减。请汪诊视，脉皆浮濡近驶。曰：气属阳当升虚则下陷矣。又屡服消克攻下之剂，所谓虚其虚也。安得不胀而频泻乎？经云：下者举之。其治此病之谓欤。或曰：胀满者，气有余也；积块者，气固结也。经云：结者散之，有余者损之。今有余而补，固结而益，何也（此

一辨不可少)？汪曰：人身之气，犹天之风，风性刚劲，扬砂走石，孰能御之。孟子曰：至大至刚是也。馁则为物障蔽，反以为病，若能补养，以复其刚大之性，则冲突排荡，又何胀满不散，积块不行。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著而成病是也。盖气之强壮者，则流动充满，或有积滞亦被冲突而行散，何病之有？气之怯弱，则力小迟钝，一有积滞，不免因循承袭，积著成病。法当升阳益胃，遂以参苓白术散煎升麻汤（妙神效），调服月余，仍令丸服一料而愈。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余，八月因劳病疟，寒少热多，自汗体倦，头痛胸痞，略咳而渴，恶食，大便或秘或溏，发于寅申巳亥夜，医议欲从丹溪用血药引出阳分之例治之。汪诊其脉，濡弱，近驶，稍弦，曰：察形，观色，参脉，乃属气血两虚，疟已深入厥阴矣。专用血药，不免损胃，又损肺也。淹延岁月，久疟成劳，何也？自汗嗽渴，而苍术、白芷，岂宜例用；恶食胸痞，而血药岂能独理。古人用药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达变，在后人推广之也。遂以补中益气汤加川芎、黄柏、枳实、神曲、麦门冬，倍用参、芪、术煎服三十余贴，诸症稍除，疟犹未止。乃语之曰：今当冬气沉潜，疟气亦因之以沉潜，难使浮达，况汗孔亦因以闭塞。经曰：疟以汗解，当此闭藏之时，安得违天时以汗之乎，且以参、术、枳实、陈皮、归身、黄芩丸服，胃气既壮，来年二月，疟当随其春气而发泄矣，果如期而安。

一人年三十，形色颇实，初因舟行，过劳受热，咳嗽不已，续又病疟，素有热淋，服药或作或辍。汪诊之，脉皆濡弱近缓，左尺略驶，曰此热伤气也，肺为气主，气伤，肺亦伤矣。故发咳嗽，其疟亦因热而作。令用人参钱半，白术、麦冬、茯苓各一钱，归身、知母各七分，青皮、黄柏、甘草各五分，煎服而安，九月，复舟行过劳伤热，其疟复作，或一日一发，或二日三日一发，或连发二日（无期而发虚可知），医治不效，仍用前方煎服而安。

一人年三十一，六月中，因劳，取凉，梦遗，遂觉恶寒，连日惨惨不爽，三日后，头痛躁闷（须看三日后三字，少阴亦有头痛，分别阴阳在此）。家人诊之，惊曰：脉绝矣。议作阴症，欲进附子汤，未决。请汪治曰：阴症无头痛，今病如是，恐风暑乘虚入于阴分，故脉伏耳，非绝脉也。若进附子汤，是以火济火，安能复生，姑待以观其变，然后议药，次日未末申初，果病寒少热多，头痛躁渴，痞闷呕食，自汗，大便或泻或结，脉皆濡小而驶，脾部兼弦，此非寻常祛疟燥烈劫剂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气汤，减苍术、升麻，加柴胡、知母、厚朴、川芎，以人参加作二钱，黄芪钱半，白术、当归各一钱，煎服二十余贴而愈。

祁邑二尹，北人也，形长魁伟，年逾四十，六月舟中受热，病疟，寒少热多，头痛躁渴汗多，医用七宝饮治之，不愈。汪诊其脉，浮濡而驶，略弦，曰：此暑疟也。以白虎汤加人参三钱，煎服十余贴而疟止。

程侍御，形色清脆，年四十余，素善饮，病热头痛，恶食，泄泻，小便短少，午后恶寒发热，医用二陈平胃五苓共一服，治不退，反增腰腹拘急。汪诊视，脉皆濡弱，颇弦而驶，曰：耗血伤胃，惟酒为甚；复加以时热，外伤其气，内外两伤，法当从补。若用草果、槟榔、常山、半夏燥烈之剂，譬之抱薪救火，宁不益其病耶。遂以人参二钱，黄芪钱半，以益皮毛，不令汗泄，白术、茯苓、石膏、麦冬各一钱，以导湿热，不使伤胃，知母、青皮、神曲、黄芩、归身、川芎、柴胡各七分，以消积滞，而和表里，少加甘草三分，煎服十余贴，疟止，后以参苓白术散常服收功。

一人年三十余，八月，因劳病疟，请汪诊视，脉皆六至，而数无力，曰：古人云：形瘦色黑者，气实血虚也。又云：脉数无力者，血虚也。间日发于午后，亦血分病也。以色脉论之，当从血治；但今汗多，乃阳虚，表失所卫；消谷善饥，乃胃虚，火乘其土，皆阳虚也。仲景法有凭证不凭脉者，兹当凭证作阳虚治，以参、芪各三钱，白术、

白芍、麦门冬各一钱，归身、生地、甘草各七分，黄柏、知母、陈皮各五分，煎服二十余贴。若用寻常驱疟劫剂，宁免后艰（博按：旧刻此案脱二句）。

石山翁年逾六十，形质近弱，八九月酷热，时往来休歇，外有药剂之劳，内有病者之忧，内外弗宁，昼夜不静，至十月初旬，疟作三日，午后一发，寒热不甚，喜热恶寒，寒去热来，则觉爽矣，口干微渴，临发，昏倦嗜卧，左脉沉小而数，右脉浮濡无力，亦近于数，独脾部弦而颇洪，疟去，则脉皆大小浮沉相等，惟觉缓弱而已，初服补中益气汤，十余贴，病无加减，夜苦盗汗，继服当归六黄汤（先补气血），黄芪每贴四钱，五贴汗止，疟如旧，再服白虎汤（后清暑邪），人参四钱，石膏三钱，知母一钱，甘草六分，米一撮，煎服十余贴而愈。

一人瘦长脆白，年三十余，久疟后，盗汗自汗过多，加以伤食，吐泻大作，吐止而泻，四日不住，筋惕肉瞤，惊悸梦遗，小便不禁。汪诊脉皆缓弱，右则略弦而涩，曰：此下多亡阴汗多，亡阳气血虚也。遂以参、芪为君，白术为臣，山栀、麦冬、牡蛎为佐，酸枣、归身、山查为使，加以薄桂，煎服旬余，诸症稍退，半年之间，常觉脐下内热一团，烘烘不散，时或梦遗，一医议作热郁，固欲下之。汪曰：此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若欲下之，是杀之耳。宜以前方加黄柏，热当自退，果验。

一人年十七八时，因读书，忍饥感寒得疟，延缠三年，疟愈，寒气脐左触痛，热熨而散，仍或发或止，后因新娶往县，复受饥寒，似病伤寒吐二日夜不止，即服理中汤、补中益气汤、固本丸、补阴丸、猪肚丸，其吐或作或止，饮食少进，续后受饥劳倦，食则饱闷，子至午前，睡安略爽，食稍进，午后气升，便觉胀闷，胸膈漉漉水响，四肢微厥，吐水或酸或苦，亦有间日吐者，大便燥结，小便赤短，身体瘦弱，不能起止。汪曰：虽不见脉见证，必是禀赋素弱，不耐饥寒，宜作饮食劳倦为主，而感冒一节，且置诸度外。夫气升胀闷触痛者，脾虚不能健运以致气郁而然。胸膈漉漉水声，谓之留饮。乃用独参汤，补养其气血，加姜以安其呕吐，黄柏以降其逆气，初服三贴，脐左痛除，吐止，将人参加作一两，吐又复作，此由补塞太过，而无行散佐使故也。人参减作七钱，附五分，炮姜七分，半夏八分，苍术、厚朴各七分，茯苓一钱，服至二十余贴，吐止食进，余病皆减，颇喜肉味，以手揉其肚，尚有水声汩汩，微感寒，腹中气犹微动，或时鼻衄数点，近来忽泻二日而自止，才住前药，又觉不爽。前方加黄芪四钱，山栀七分，减黄柏，如旧煎服。或曰：吐水或酸或苦，大便闭燥，小便赤短，诸书皆以为热；凡病昼轻夜重，诸书皆为血病。今用姜、附者，何也？盖吐水酸苦，由脾虚不能行湿，湿郁为热而水作酸苦也。姜、附性热辛散，湿逢热则收，郁逢热则散，湿收郁散，酸苦自除。大便燥结者，由吐多而亡津液也；小便短少者，由气虚不能运化也。故用人参以养血气，则血润燥除，气运溺通矣。若用苦寒之药，则苦伤血，寒伤气，反增其病矣。日轻夜重为血病者，道其常也。此则不然，虽似血病，实气病也。医作血病，而用固本补阴等药反不解，非血病可知。所以日轻夜重，日则阳得其位而气旺，故病减；夜则阳失其位而气衰，故病重。经曰：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是也。故病则有常有变，而医不可不达其变也，病将愈，犹或鼻衄数点者，此浮溜之火也。加山栀气味薄者，以潜伏之，久当自愈；后闻食母猪肉，前病复作。汪曰：脏腑习熟于药，病亦见化于药，再无知之何矣（此案宜熟玩）。

一人年逾四十，形肥色苍，因劳后入房，感风，夜半疟作，自汗，寒少热多，一日一作，医用清脾，小柴胡、四兽等剂，不效，渐至二日，或三日一发（三阴疟）。汪诊左脉浮洪虚豁而数，右脉虚小散数，头眩耳鸣，四肢懒倦，手足麻，大便溏，左胁疟母，时或梦遗（虚无疑矣），发则呕吐多痰，或辰或午，发至酉戌乃退，每至三十日，连发二次，子时发至黎明，其发微，辰时发至酉戌，其发如常，乃用参、芪、归、术、知母、麦冬、厚朴、陈皮大剂与之，初服一剂，痞块反高，小腹胀痛。汪曰：若药不

瞑眩厥疾不瘳，再当服之（此一转非认症真不能）。数贴后，脉觉稍静不数。病者曰：脉平而病不减，何也？汪曰：疟邪已深，非数剂之药，旦夕之功所能愈，当久服，待春分阳气发扬，方得全愈。苟惑人言，不惟疟不能止，或痨或鼓，难免后忧，夫疟因感风暑寒水而作也，经曰：皮肤之外，肠胃之内，气血之所舍也。气属阳，风暑阳邪，而中于气；血属阴，寒水阴邪，而中于血。先中阳邪，后中阴邪，则先寒后热；先中阴邪，后中阳邪，则先热后寒。阳邪多，则热多，渴而有汗；阴邪多，则寒多而汗少。气血受邪而居于其舍，悍卫之气运行不息不受邪也。日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每一刻，则周身一度行，与邪遇则邪壅遏其道路，故与相搏而疟作也。搏则一胜一负，负则不与之搏而悍卫无碍故疟止矣（可知久病后发寒热忽然无故而止，当思元气脱尽连寒热不能作耳）。夫邪之盛衰，因气血之盛衰。气血盛，邪亦盛；气血衰，邪亦衰。久则气血衰，或静养二三日，气血复盛而邪亦盛，悍卫行与之遇又复相抗而疟，每三十日，连发二次者，盖二十八九三十日，晦日也。阴极阳生之时，夜半微阳始生，而力尚弱，故疟发亦轻；辰则阳旺矣，故疟亦重。此疟所感阳邪居多，故随阳气盛衰而为之轻重，其三日一发，非入于藏也，由气血盛衰而然，非若伤寒之传经也。或曰：邪气既因气血而盛衰，今补其气血，未免邪亦盛矣。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血未补，终未至于强健，强健邪无容留矣。经曰：邪正不两立是也。

愈子容治岭南一大商病疟，胸中痞闷烦躁，昏不知人愿得凉药清利上膈，其症上热下寒，脉沉而微以生姜附子作汤浸冷，俾服（温救），逾时苏醒，自言胸膈疏爽，然不知实用附子也（初疟用附子人所未知），若庸工见其胸中痞闷，投以凉药下之，十无一生，然此法惟山岚瘴气所致，下体虚冷之人宜施，若暑疟痰疟，则别处治可也。

江篁南治曹氏子年二十余，客归跋涉劳倦，兼受热，饮凉水，患疟每日午，先寒后热，多汗，一医为用清脾汤，继用斩鬼丹，吐涎益甚，后二日呕吐不止，乃用人参养胃汤，二贴，呕吐如故，兼痰中有血。六月中旬，江视之，脉虚豁，以二陈汤，加白芍、白术、扁豆、人参、枳实、山查、黄连、藿香、姜枣，出入加减，八剂愈。

一人疟疾，更三医不可，后一医投姜附汤，可而复作，每至午前大寒，寒时面青手指趾甲俱青（指甲青寒者多，然有一症与痰相搏亦青黑色可与大热案橘泉翁治法参看），异状战栗，寒后复热，得汗只凉，瘦削危甚，不可言。江诊六部脉沉细，先投温脾汤，继进铁煎散，三盏，五更下鹤顶丹，至次日午前，以理中汤下黑锡丹一服，如此三日而愈。此乃寒症之药也。

一人疟后，先寒后热，医用清脾汤，又服截疟丹，遂发恶心，吐而复泻（理中汤之用因此），次日鼻衄两三碗，但多烦热，求治加以小柴胡加半夏、柴胡之类四服，解其荣中之热，次投铁煎散，以祛疟之邪，午前将末，理中汤，入黄丹冷水调下，黑锡丹和中压痰镇下（妙理），疟即不来矣。此乃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意。

江应宿治李祠部真阳伤寒变疟，大渴大热，烦躁引饮，都城医，投六君加青皮、厚朴、槟榔、草果，十余日不效。召予诊视，六脉洪数微弦，与小柴胡去半夏，加白虎汤，一剂而渴止，再剂热退而愈。子时有仪扬之行，李问已后当服何药？子曰：公劳伤心脾，将来但恐瘕而不痎，宜归脾汤调理，后果烦躁不痎，遣幼官往仪召子，至则诸医众论纷纭，将欲下，子止之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岂可妄下。其家人嚣嚣以下为是，竟投下药，子固辞不复往，绵延三月余弗瘳，遂养病归籍，多方调理而后愈。此盖轻病重治，皆医之过也。

阮上舍患疟已经三年，或三日一发，或五七日一发，发于午后未申时（诸寒热无期唯疟有期），背心隐隐寒起战栗，两膝齐冷至足，一二刻，寒退热作，烦渴引饮，屡治，或暂止，或半月一月又复作，右胁下一块如杯，行步稍远，即觉微痛，乘马劳顿亦作痛，九月初，诊得弦数之脉，投柴胡、桑白皮各五钱，鳖甲（醋炙）二钱，作一

服，加煨姜水煎服，即止，更与四君加柴胡、鳖甲调理，月余，间与疟母丸，不复举矣。

夫久疟，乃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泄泻腹痛，手足逆冷，寒战如栗。若误投以清脾截疟等耗气血药，多致绵延不休；若兼停食，宜用六君枳实厚朴；若食已消而不愈，用六君子汤；若内伤外感，用藿香正气散；若内伤多而外感少，用人参养胃汤；若劳伤元气兼外感，用补中益气加川芎；若劳伤元气兼停食，补中益气加神曲陈皮；若气恼兼食，用六君加香附山栀；若咽酸，或食后口酸，当节饮食，病作时，大热躁渴，以姜汤乘热饮之，此截疟之良法也。每见发时饮啖生冷物者，病或少愈，多致脾虚胃损，往往不治，大抵内伤饮食者必恶食，外感风寒者不恶食，审系劳伤元气，虽有百症，但用补中益气汤，其病自愈。其属外感者，主以补养佐以解散，其邪自退；若外邪既退，即补中益气以实其表，若邪去不实其表；或过发表，亏损脾胃，皆致绵延难治。凡此不问阴阳日夜所发，皆宜补中益气汤，此不截之截也。夫人以脾胃为主，未有脾胃实而患疟痢者，若专主发散攻里，降火导痰，是治其末而忘其本，以前乃治疟之大略，如不应，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

夫疟三日一发，丹溪以发日之辰，分属三阴，而药无三阴之别，总用抚芎、当归、红花、苍术、黄柏等药。掣起阳分，疟入阴分，由阳虚陷入也。惟宜阳分助气之药，加血药引入阴分，亦可掣起。专用血药，只恐邪愈下陷，何以能掣起哉？

卷 第 四

霍 乱

琇按：谓其病状挥霍闷乱，为邪正交争之病，夏秋多有。

江篁南治从叔于七月问得霍乱证，吐泻转筋，足冷，多汗，囊缩，一医以伤寒治之，增剧。江诊之，左右寸关皆伏不应（吐泻脉伏无碍），尺部极微，口渴，饮食冷水（足冷囊缩似属厥阴，口渴亦似少阴，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阴经无有上吐转筋多汗症，若少阴头有汗则死矣），乃以五苓散与之，觉稍定，向午犹渴，以五苓加麦冬、五味子、滑石投之（足冷囊缩似宜急温，然口渴饮冷又当清，既非伤寒故如此治，五苓妙，加药尤妙），更以黄连香薷饮冷进一服，次早脉稍出，按之无根，人脱形，且吃忒，手足厥冷（即当温），饮食不入，入则吐，大便稍不禁，为灸丹田八九壮，囊缩稍舒，手足稍温，继以理中汤二三服，渴犹甚咽疼热不解，时或昏沉，乃以竹叶石膏汤投之而愈（用药圆转当熟玩之，所谓见病治病）。

江应宿治一妇人，六月中旬，病霍乱，吐泻转筋，一医投藿香正气散，加烦躁面赤，揭衣卧地。予诊视，脉虚无力，身热引饮，此得之伤暑，宜辛甘大寒之剂，泻其火热，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泻定，再与桂苓甘露饮而愈（凡治霍乱俱要辛热寒凉并用）。

一仆夫燕京人，纵酒，饮食无节，病霍乱吐泻，转筋烦渴，几殆，时六七月淋雨，昼夜饮檐溜水数升而愈。《千金方》云：轻者水瘥。此偶合古方，子目击其事，后路途中及六合县，见一人服新汲井花水饮之，良愈。

一人病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绞痛，脉之沉伏如无，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汤，探吐宿食痰涎碗许，遂泻（非吐泻则死，并针刺手足眉心出血为度）与六和汤而愈。

泻

琇按：内伤外感俱能作泻，惟虚寒者可温补，余则随症施治不可执一。

东垣治一人，一日大便三四次，溏而不多（胃泻），有时作泻，腹中鸣，小便黄，以黄芪、柴胡、归身、益智、陈皮各三分，升麻六分，炙甘草二钱（先生得手处在此），红花少许（红花少用入心养血补火以生土，引经妙），作一服，名曰黄芪补胃汤，水二盏，煎一盏，稍热，食前服之。

一人五更初晓时，必溏泄一次，此名肾泄，以五味子二两，吴萸半两（即二神丸），用细料绿色者，二味炒香熟为度，细末之，每服二钱，陈米饮下，数服而愈。《内经》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生病也。

东垣云：子病脾胃久衰，视听半失。此阴盛乘阳，加之气短，精神不足，此由弦脉令虚多言之过，阳气衰弱不能舒伸，伏匿于阴中耳。又值淫雨阴寒，时人多病泄利，此湿多成五泄故也。一日体重，肢痛，大便泄，并下者三，而小便秘涩，思其治法。按经云：大小便不利，无问标本，先分利之。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皆当利其小便，必用淡味渗泄之剂利之，是其法也。噫！圣人之法，虽布在方册，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今客邪寒湿之淫，从外而入里，以暴加之。若从已上法度，用淡渗之剂，病虽即已，是降之又降，是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阳重衰，反助其邪也。故必用升阳风药，以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根半钱，炙甘草半钱，煎稍热服。大法云：寒湿之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去矣。又云：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夫圣人之法，可以类推，举一而知百也，若不达升降浮沉之理而概施治其愈者幸也（为后学广开方便之门）。

子和治一人，泻利不止如倾，众以为寒治近二十载（非虚寒可知），脉之，两寸皆滑，子和不以为寒，所以寒者水也。以茶调散涌寒水五七升，又以无忧散，泻水数十行（当有所去下乃愈），次以淡剂利水道，后愈，此通因通用法也。

一僧藏腑不调，三年不愈，此洞泻也。以谋虑不决而致，肝主谋虑，甚则乘脾，脾湿下行，乃上涌痰半盆；又以舟车丸浚川散下数行，仍使澡浴出汗，自是日胜一日；又常以胃风汤白术散调之。

郝允治夏英公病泄，太医皆为中虚，郝曰风客于胃则泄（名言），殆藁本汤证也。夏骇曰：吾服金石等药无数，泄不止，其敢饮藁本乎？郝强进之，泄止（《邵氏闻见录》）。

丹溪治一老人，右手风挛多年（积痰见症），九月内患泄泻，百药不效，右手脉浮大洪数，此太阴经有积痰，肺气壅遏，不能下降大肠虚而作泻。当治上焦（治上焦妙）用萝卜子擂和浆水蜜探之，而吐大块胶痰碗许，随安。

一富儿面黄，善啖易饥，非肉不食，泄泻一月，脉大，以为湿热，大便果有蛔，令其治虫而愈，至次年夏初复泻，不痛而口干。朱曰：昔治虫而不治疳故也。以去疳热之药，白术汤下，三日而愈。后用白术为君，芍药为臣，川芎、陈皮、黄连、胡黄连入芦荟为丸，白术汤下，禁肉与甜瓜，防其再举。

一老人味厚伤脾，常脾泄，芍药（酒炒）一两，白术（炒）二两，神曲一两，山查一两五钱，黄芩五钱（炒），半夏一两（汤泡），为末，荷叶饭丸。

一老人禀厚形瘦，夏末患泄泻，至秋深治不愈，神不悴，溺涩少，不赤，脉涩颇弦，膈微闷，食减（前案因手风挛见浮大洪数之脉以吐而愈泻，此案脉涩颇弦因膈微闷而用吐可见不凭在脉），因悟曰：必多年沉积澼在肠胃。询之，嗜鲤鱼，三年无一日缺。朱曰：此痰积在肺，肺为大肠之藏宜大肠之不固也。当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

陈皮、青葱、蔄苜根、生姜浓煎和砂糖饮一碗，探吐痰半升如胶，利减半，次早又饮之，又吐半升，利止，与平胃散加白术、黄连，调理旬日而安。

一人性狡躁，素患下疳疮，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膈微闷，医与理中汤，闷厥而苏，脉涩，重取略弦而数。朱曰：此下疳之深重者。与当归龙荟丸去麝，四贴而利减；又与小柴胡去半夏，加黄连、白芍、川芎、生姜，数贴而愈（脉与前案同涩弦，仅多数耳，外症膈微闷亦同而治法各别，宜细玩之）。

一人暴气脱而虚，顿渴不知人，口眼俱闭，呼吸甚微，殆欲死，急灸气海，饮人参膏十余斤而愈（烺按：此案疑误入此）。

吕沧洲治一人病下利完谷，众医咸谓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等弥剧，诊其脉，两尺寸俱弦长，右关浮于左关一倍（脾入逆肝），其目外眦如草滋（脉浮色青非风而何），盖知肝风传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饮以小续命汤，减麻黄，加白术三五升，痢止。续命非止痢药，饮不终剂而痢止者，以从本治故也。

一夫人病飧泄弥年，医以休息利治之，苦坚辛燥之剂，弗效。时秋半，脉双弦而浮（浮弦为风）。曰夫人之病，盖病惊风，非饮食劳倦所致也。肝主惊，故虚风自甚因乘脾而成泄。今金气正隆，尚尔，至明春，病将益加，法当平木之太过，扶土之不及而泄自止。夫人曰：依寓南闽时，平章燕公，以铜符密授，因失，心惧，由是疾作，公言信然。以黄犊牛肝和以攻风健脾之剂，服之，逾月泄止。

滑伯仁治一人，暑月患中满泄泻，小便赤，四肢病困不欲举，自汗微热，口渴，且素羸瘠，众医以虚劳，将峻补之。伯仁诊视六脉虚微，曰：此东垣所谓夏月中暑，饮食劳倦，法宜服清暑益气汤，投三剂而病如失。

项彦章治南台治书郭公，久患泄泻，恶寒，见风辄仆，日卧密室，以毡蒙其首，炽炭助之，出语咿咿如婴儿，诸医作沉寒痼冷治，屡进丹附不时验。项诊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湿热下流，非寒也。法当升阳散火，以逐其湿热，乃煮升麻、泽泻、柴胡、羌活等剂，而继以神芎丸。郭曰：子苦久泄，今复利之，恐非治也。项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数，濡者湿也，数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湿热，而且加之以热剂，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试矣。顷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即去毡及炭，病旋已。

黄子厚治一富翁，病泄泻弥年，礼致子厚，诊疗浃旬不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说。求归，一日读易至干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气运行不息，故阁得地在中间，如人弄碗珠，只运动不住，故在空中不坠，少有息，则坠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气不能举为下脱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窍，则水满筒。放之，则水下溜无余。乃豁然悟曰：吾能治翁症矣。即往，至则为治艾，灸百会穴（督脉穴），未三四十壮而泄泻止矣（妙法）。

虞恒德治一人泄泻，日夜无度，诸药不效，偶得一方，用针沙、地龙、猪苓三味，共为细末，生葱捣汗，调方七贴脐上，小便长而泻止。

一人吐泻三日，垂死，为灸天枢（胃穴）气海（任穴）二穴立止。

石山治一人，于幼时误服毒药，泄痢后，复伤食，腹痛，大泄不止，今虽能饮食，不作肌肤，每至六七月，遇服毒之时，痛泄复作，善饥多食，胸膈似冷，夜间发热，嗜卧懒语，闻淫欲言，盗汗阳举，心动惊悸，喉中有痰，小便不利，大便或结或溏，过食，则呕吐泻泄，脉皆濡，弱而缓，右脉略大，尤觉弱，次日，左脉三五不调，或一二至缓，三五至驶，右脉如旧缓弱。左脉不调者，此必淫欲动其精；右脉尤弱者，由于毒药损其脾也。理宜固肾养脾，遂以人参钱半，白术、茯苓、芍药、黄芪、麦冬各一钱，归身、泽泻各八分，黄柏、知母、山查各七分，煎服旬余而安（博按：此案旧刻微误）。

一人年五十余，形色苍白，五月间，与人争辨，冒雨，劳役受饥，且有内事，夜半忽病，发热恶食，上吐下泻，昏闷烦躁，头身俱痛（此症头身俱痛症之不可恃也，如是夫），因自发汗，汗遂不止，遣书云脉皆洪数，汪曰：脉果洪数乃危症矣。盖吐泻内虚，汗多表虚，兼之脉不为汗衰，亦不为泻减，在法不治，但古人云：治而不活者有矣，未有不治而活者。令用人参五钱以救里；黄芪五钱以救表；白术三钱，干姜七分，甘草五分，以和中安胃；白茯苓一钱，陈皮七分，以清神理气（用理中汤）。水煎，不时温服一酒杯，看其病势如何，服至六七贴，则见红斑（吐泻之后见斑），而四肢尤甚，面赤，身及四肢胀闷，告急于汪。汪曰：斑症自吐泻者多吉，谓邪从上下出也。但伤寒发斑，胃热所致。今此发斑由胃虚，而无根失守之火游行于外也。可补而不可泻，可温而不可凉（妙断宜详味之）。若用化斑汤升麻、元参之类，则死生反掌矣。仍令守前方，服十余贴，诸症悉减，斑则成疮，肢肿亦消而愈（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一孩孟秋泄泻，昼夜十数度，医用五苓散、香薷饮、胃苓汤，加肉蔻，罔效。汪曰：此儿形色娇嫩，外邪易入，且精神倦怠，明是胃气不足而为暑热所中，胃虚挟暑安能分别水谷。今专治暑而不补胃则胃愈虚，邪亦著而不出。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著而成病是也。令浓煎人参汤饮之，初服三四匙，精神稍回，再服半盏，泄泻稍减，由是继服数次，乳进而病愈。

虞雍公并甫，绍兴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连月，重九，梦至一处类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视壁间有韵语药方一纸，读之数遍，其词曰：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泻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作治疗，医家大错（用之已见奇验）。梦回尚能记，即录之，盖治暑泄方也。如方服遂愈。

乾道中江西有一士人赴调都下，游西湖，民间一女子，明艳动人，求之于其父母，重币不纳，归家不复相闻，又五年赴调寻旧游，茫无所睹，怅然空还，忽遇女子于中途，呼揖问讯，甚喜，扣其徒舍之由。女曰：我久适人，夫坐库事系狱未解，子能过我茶否。士欣然并行，过旋馆，女曰：此可栖止，无庸至吾家，留半岁，将欲挟以偕逝。女始敛衽曰：向自君去，忆念之苦，感疾而亡，今非人也。无由陪后乘，但阴气侵君深，当暴泻，宜服平胃散补安精血。士闻语惊惋曰：药味皆平，何得功效。女曰：中用苍术，去邪气，乃为上品（《夷坚志》）。

有人每日早起，须大泻一行，或时腹痛或不痛，空心服热药亦无效，后一智者察之，令于晚食前，更进热药，遂安。如此常服，竟无恙。盖暖药虽平旦空服，至晚药力已过，一夜阴气，何以敌之，于晚间再进热药，则一夜暖药在腹，遂可以胜阴气，凡治冷疾，皆如此例。

有人久患泄泻，以暖药补脾，及分利小水，百法治之不愈。医诊之，心脉独弱，以益心气药，补脾药服之，遂愈。盖心火也，脾土也，火生土，脾之旺，赖火之燥（此少火生气之说），心气不足则火不燥，脾土受湿，故令泄泻，今益心补脾，而又能去湿，岂有不效者。

有人患泄泻，作冷，作积，作心气不足治之，及服硫黄、附子甚多，皆不效。因服火枚丸而愈。此肠胃有风冷也。胃风汤，兼服暖药，亦佳。

有人患脾泄，诸治不瘥，服太山老李炙肝散而愈，乃白芷（升胃）、白术、白芍（平肝）、桔梗四味也（《医余》）。

欧阳交忠公常患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贴，甚效。公曰：吾辈藏府，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不动真气，水道利，清浊分，谷藏自止矣（《良方》）。

一男子夜数如厕，或教以生姜一两（碎）之、半夏（汤洗）与大枣各三十枚，水一升，磁瓶中慢火烧为熟水，时时呷之，数日便愈。盖半夏今人惟知去痰，但不言益脾，盖能分水故也。脾恶湿，湿则濡而困，困则不能制水，经曰：湿胜则泻是也。

程明祐治一人下泄，勺水粒米不纳，服汤药即呕。程诊之曰：病得之饮酒。脾恶湿，汤药滋湿矣。以参苓白术和粳米为糕，食之病旋已。所以知其人湿，得之饮酒过多，切其脉，濡缓而弱，脾伤于湿也。

薛立斋治进士刘华甫，停食腹痛，泄黄吐痰，服二陈、山栀、黄连、枳实之类，其症益甚，左关弦紧（诸紧为寒），右关弦长，乃肝木克脾土，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异功散以补脾胃；如不应，用补中益气升发阳气。凡泄利色黄，脾土亏损，真气下陷，必用前汤加木香、豆蔻温补；如不应，当补其母，宜八味丸。

光禄柴黼庵善饮，泄泻腹胀，吐痰作呕，口干，此脾胃之气虚，先用六君加神曲，痰呕已止，再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泻胀亦愈。此症若湿热壅滞，当用葛花解酲汤，分消其湿，湿既去而泻未已，须用六君加神曲，实脾土，化酒积，然虽因酒而作，实缘脾土虚弱，不可专主湿热。

钱可久素善饮，面赤痰盛，大便不实，此肠胃湿痰壅滞，用二陈、芩、连、山栀子、枳实、干葛、泽泻、升麻一剂，吐痰甚多，大便始实，此后，日以黄连三钱，泡汤饮之而安，但如此禀厚不多耳。

薛己治一儒者善饮，便滑溺涩，食减胸满，腿足渐肿，症属脾肾虚寒，用加减金匮肾气丸，食进肿消，更用八味丸，胃强脾健而愈。

一羽士停食泄泻，自用四苓黄连、枳实、曲蘗益甚。薛曰：此脾肾泄也，当用六君加姜、桂送四神丸。不信，又用沉香化气丸一服，卧床不食，咳则粪出，几至危殆，终践薛言愈。盖化气之剂，峻厉猛烈，无经不伤，无脏不损，岂宜轻服。

一人年六十，面带赤色，吐痰口干，或时作泻，春就诊。谓薛曰：仆之症，或以为脾经湿热，痰火作泻，率用二陈、黄连、枳实、神曲、麦芽、白术、柴胡之类，不应，何也？薛脉之，左关弦紧，肾水不能生肝木也；右关弦大，肝木乘脾土也。此乃脾肾亏损，不能生克制化，当滋化源。不信，薛谓其甥朱太守阳山曰：令舅不久，当殒于痢。次年夏，果患痢而殁。

长洲朱绍患肝木克脾土，面赤生风，大脏燥结，炎火冲上，久之，遂致脏毒，下血肠鸣，溏泻腹胀，喘急，驯至绝谷，濒殆。诸医方以枳实、黄连之剂投之，辗转增剧。薛诊之曰：此脾肾两虚，内真寒而外虚热，法当温补。遂以人参、白术为君，山药、黄芪、肉果、姜、附为臣，茱萸、骨脂、五味、归、苓为佐，治十剂，俾以次服。诸医皆曰：此火病也，以火济火可乎？服之浃旬，尽剂而血止，诸疾遄已。先是三年前，先生过绍，谓曰：尔面部赤风，脾胃病也。不治将深，绍怠缓以须，疾发，又惑于众论，几至不救。

罗山人治王厚宇一婢，年三十余，长夏患泄泻，身凉，四肢厥冷，昼夜数次，皆完谷不化，清水如注，饮食下咽，即泄出不变，已经六七日，一医用药不效，谓肠直，症在不治。请罗视之，六脉沉伏，无力而涩，乃脾虚受湿，为肝木所乘，乃五泄之一，非怪证也。法当健脾，疏风燥湿，升提其下陷之气，以五苓散加苍术、羌活、防风、炮姜、半夏、厚朴、芍药（加药妙），一服，十去七八，再以二陈加二术、砂仁、白芍、厚朴、曲蘗调理数剂而安。

程仁甫治一妇人七十岁，清闲厚味，六月患吐泻腹痛，口渴倦怠，三日夜不止，先医用藿香正气散不效。程诊六脉滑数不匀，曰：暑令西照，受热明矣。吐泻三日夜，脾胃伤矣，用六君去甘草，加麦芽、山查、姜、连、藿香、乌梅煎熟，徐徐服之，再用

香连丸，顿止。

江篁南治一人，病泻困倦，胸满胀，江切其脉，告曰：此寒凉伤脾胃也。以四君加陈皮、香附、山查、枳实、姜、枣、莲实，数剂而安。病者曰：某尝夏秋患滞下，已而作泻腹痛，医以茱萸补骨脂作丸，服三四两，不效，更医以三黄丸，服过五两，食减，又更一医，以菊花、芩、连等药投之，一日作七八度，遂病如是。所以知其人脾胃伤者，六脉浮大而右关尤甚也（论脉妙）。

江应宿治余氏仆，年十七岁，五月初，患泄泻，至六月，骨瘦如柴，粒米不入者五日矣。将就木，诊其脉，沉细濡弱而缓，告其主曰：湿伤脾病也。用五苓散加参、术各三钱，不终剂而索粥，三剂而愈。

黄水部新阳公，患脾肾泄，十余年，五鼓初必腹痛，数如厕，至辰刻，共四度，已午腹微痛而泄，凡七八度，日以为常，食少倦怠嗜卧，诊得右关滑数，左尺微弦无力，此肾虚，而脾中有积热病也。投黄连枳术丸，腹痛除，渐至天明而起，更与四神丸八味丸，滋其化源，半年，饮食倍进，而泄愈矣。

痢

琇按：经名肠澼，又名滞下，亦内伤外感兼有之候。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上，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师，太宗苦气痢，诸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者重赏之，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茸拨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茸拨有功，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寺卿，时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用牛乳半升，茸拔三钱匕，同煎减半，空腹顿服（《独异志》）。

东垣治一老仆面尘脱色，神气特弱，病脱肛日久，服药未效。复下赤白脓痢，作里急后重，白多赤少，不任其苦，求治，曰：此非肉食膏粱，必多蔬食，或饮食不节，天气虽寒，衣盖犹薄，不禁而肠头脱下者寒也。真气不禁，形质不收，乃血滑脱也。此乃寒滑气泄不固，故形质下脱也（妙断）。当以涩去其脱，而除其滑，微醋之味固气上收，以大热之剂而除寒水，阳以补气之药升阳益气用御米壳（去蒂萼蜜炒）、橘皮已上各五分，干姜（炮）六分，诃子（煨，去核）七分，为细末，都作一服，水二盏，煎减半，空心热服（*从来痢无止法，此案当玩，神色及日久未效，句可悟医理之无方体也*）。

一人肠澼下血，另作一泒，其血唧出有力而远射，四散如筛，春中血下行，腹中大作痛，乃阳明气冲，热毒所作也。当升阳去湿热，和血脉，以陈皮二分，熟地、归身、苍术、秦艽、桂各三分，生地、丹皮、生甘草各五分，升麻七分，炙甘草、黄芪各一钱，白芍一钱五分，名曰升阳去热和血汤，作一服，水四盏，煎至一盏，空心稍热服。

一人肠澼下血，色紫黑，腹中痛，腹皮恶寒，右关弦，按之无力，而喜热物熨之，内寒明矣。以肉桂一分，桂枝四分，丹皮、柴胡、葛根、益智仁、半夏各五分，归身、炙甘草、黄芪、升麻各一钱，白芍一钱半，干姜少许，名曰益智和中汤，都作一服，水三盏，煎至一盏，温服。

一人太阴阳明腹痛，大便常泄，若不泄，即秘而难，见在后传作湿热毒，下鲜红血，腹中微痛，胁下急缩，脉缓而洪弦，中之下得之，按之空虚，以苏木一分，藁本、

益智各二分，熟地、炙甘草三分，当归身四分，升麻、柴胡各五分，名曰和中益胃汤，作一服，空心温服。

一人因伤冷饭，水泄，一夜十数行，变作白痢，次日其痢赤白，腹中疼痛，减食，热躁，四肢沉困无力，以生黄芩三分，当归身四分，肉桂、炙甘草各五分，猪茯苓各六分，泽泻一钱，白芍一钱半，苍术、生姜、升麻、柴胡各二钱，分作二服，食前稍热服。

海藏治杨师，三朝三大醉，至醒发大渴，饮冷水三巨杯，次又饮冷茶三碗，后病便鲜血，四次约一盆，先以吴茱萸丸，翌日，又与平胃、五苓各半散，三服血止，复变白痢，又与神应丸四服，白痢乃止，其安如初。或曰：何为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所用者温热之剂。海藏曰：若用寒凉，其疾大变难疗。寒毒内伤，复用寒药，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浸入肠间而便下，得温乃行，所以用温热，其血自止。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胃既温，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乡也。

《衍义》云：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医妄以凉药逆治，专用黄连、阿胶、木香治之，此药始感便治则可，今病久肠虚理不可服。逾旬几至委顿，故曰理当别药。知是论之，诚在医之通变矣。循经则万无一失，引此为例，余皆仿此。暑月久血痢不用黄连，阴在内也。

宋孝宗尝患痢，众医不效，德寿忧之，过青宫，偶见小药肆，遣使问其能治痢否？对曰：专科，遂宣之，请得病之由，语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诊脉曰：此冷痢也。遂进一方，用莲藕一味，不拘多少，取新采者为佳，细捣取汁，以热酒调服，捣时用金杵臼，酒调服数次而愈。德寿大喜，就以金杵臼赐之，仍命擢医官，人呼为金杵臼严防御家云（《仇远稗史》）。

参政陆公容尝于客座，闻一医者云：酒不宜冷饮。陆颇讶之，谓其未知丹溪之论而云然耳。二三年后，秋间陆偶得痢疾，延此医治之，云公得非多饮冷酒乎，陆以实告，谓信丹溪之论，暑月常饮冷醇酒。医云：丹溪但知热酒之为害，而不知冷酒之为害尤其他也，服药数剂而止。

罗谦甫治廉台王千户年四十五，领兵镇涟水，此地卑湿，因劳役过度，饮食失节，至秋深，疟痢并作，月余不愈，饮食全减，形羸瘦，仲冬舆疾归，罗诊脉弦，细而微，如蛛丝，身体沉重（湿也），手足寒逆（寒也），时复麻痹（虚），皮肤痂疥，如疠风之状，无力以动，心腹痞满，呕逆不止，皆寒湿为病久淹（断之寒湿妙，宜细玩之），真气衰弱，形气不足，病气亦不足，《针经》云阴阳皆不足也，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内经》曰：损者益之，劳者温之。十剂云：补可去弱，先以理中汤加附子，温养脾胃散寒湿；涩可去脱，养脏汤加附子，固肠胃，止泻痢；仍灸诸穴以并除之。经云：府会太仓，即中脘也。先灸五七壮，以温养脾胃之气，进美饮食，次灸气海百壮，生发元气，滋荣百脉，充实肌肉，复灸足三里，胃之合也，三七壮，引阳气下交阴分，亦助胃气，后灸阳辅（足少阳胆穴），二七壮，接续阳气，令足胫温暖，散清湿之邪，迨月余，病气去，神完如初。

有人患痢，赤白兼下，或纯白纯赤，百药不愈者，病久服药已多，治痢多用毒药攻击，致脏气不和，所以难愈，史载之用轻清和气药与之，遂愈。屡试有验（病久百药不愈所以清补取效，若初起则又当别论），其方用罂粟壳（蜜炙）、人参、白术、茯苓、川芎、甘草、炙黄芪等分，为细末二钱，水一盏，生姜、枣、乌梅半个，煎八分，温不拘时。

宪宗赐马总治泻痢腹痛方，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大，用一大盏，并芽茶相等煎服之，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药不效，用此方而愈。

丹溪治一小儿八岁，下痢纯血，作食积治，用苍术、白术、黄芩、白芍、滑石、茯

苓、甘草、陈皮、神曲、煎汤下保和丸。

一人患痢后甚逼迫，正合承气症。朱曰：气口脉虚，形虽实而面黄稍白，必平昔过饱胃伤，遂与参、术、陈皮、芍药等补药十余贴，三日后，胃气稍完，与承气汤二贴而安。若不先补，虽愈未免瘦惫。

一人患痢，善食易饥。朱曰：当调补自养，岂可恣味戕贼，令用熟萝卜吃粥，调理而安。

一人患痢久不愈，脉沉细弦促，右为甚，日夜数十行，下清涕有紫黑血丝，食少。朱曰：此瘀血痢也。凡饱食后疾走，或极力叫号，殴跌，多受疼痛，大怒不泄，补塞太过，火酒火肉，皆致此病，此人以非罪受责故也。乃以乳香、没药、桃仁、滑石，佐以木香、槟榔、神曲、糊丸，米饮下百丸，再服大下秽物如烂鱼肠二三升愈。此方每用之，不加大黄，则难下。

一老人面白，脉弦数，独胃脉沉滑，因饮白酒作痢，下淡水脓血，腹痛，小便不利，里急后重，参、术为君，甘草、滑石、槟榔、木香、苍术为佐使，煎汤下保和丸三十粒，次日前症俱减，独小便未利，以益元散服之而愈。

一人饮水过多，腹胀泻痢，带白，用苍术、白术、厚朴、茯苓、滑石煎汤，下保和丸。

一人年逾五十，夏间患痢，腹微痛，所下褐色，后重频并，食减，或微热，脉弦而涩，似数，且稍长，喜不浮大，两手相等，神气大减。朱曰：此忧虑所致，心血亏脾气弱耳。以参、术为君，归身、陈皮为臣，川芎、白芍、炒茯苓为佐使，时暄热甚少，加黄连二日而安。

一壮年奉养厚，夏秋患痢，腹大痛，或令单煮干姜，与一贴痛定，屡痛屡服之而定，八日，服干姜三斤，左脉弦而稍大似数，右脉弦而大稍减，亦似数，重取似紧。朱曰：必醉饱后食寒凉太多，当作虚寒治之，因服干姜多，以四物去地黄，加参、术、陈皮、酒红花、茯苓、桃仁，煎入姜汁饮之，一月而安。

一妇年近四十，秋初尚热，患痢，腹隐痛，夜重于日，全不得卧（虚），食减，口干不饮，已服灵砂二贴矣，两手脉皆涩，且不匀，惫甚，饮食全减，用四物汤，倍加白术为君，陈皮佐之，十贴愈。以上三症，乃大虚寒者，若因其逼迫而用峻剂，岂不误哉！

一人年五十，质弱多怒，暑月因怒后患痢，口渴自饮蜜水，病缓数日后，脉稍大不数。令以参术汤调益元散饮之，痢减；数日后倦甚，发咳逆，知其久下阴虚；令守前药，痢尚未止，以炼蜜与之。众欲用姜、附，朱谓阴虚，服之必死，待前药力到自愈。又四日咳逆止，痢除。

滑伯仁治二婢子七八月间，同患滞下，诊视一婢脉鼓急，大热喘闷，曰此婢不可疗，一婢脉洪大而虚软，微热（热虽微亦当解表）且小便利，滑曰：此婢可治。即下之，已而调以苦坚之剂，果一死一愈。

一妇盛暑患洞泄，厥逆恶寒，胃脘当心而痛，自腹引胁，转为滞下，呕哕不食，人以中暑霍乱疗之益剧，撄宁生论其脉三部俱微短沉弱不应呼吸。曰：此阴寒极矣。不亟温之，则无生理，《内经》虽曰用热远热。又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于是以姜附温剂，三四进，间以丹药，脉稍有力，厥逆渐退，更服姜附七日，诸症悉去，遂以丸药除其滞下，而脏腑自安矣。

刘宗序治一富人年三十，时七月间患血痢，日夜百余度（日夜百余度即当温补），肚腹中疼痛，医悉用芩连阿胶粟壳之剂，皆不效，反增剧。刘脉之曰：脾胃受伤苦用寒凉，病安得愈。投以四君子汤加干姜、附子，其夕病减半，旬日而愈。或问其故？刘曰：病者夏月食冰水瓜果太多，致令脾胃伤冷，血不行于四肢八脉，渗入肠胃间而下，

吾所用附子、干姜补中有发，散其所伤冷毒，故得愈也。王汝言《杂著》有云：芩、连、芍药，为痢疾必用之品，岂其然乎？此脾胃伤冷致痢，禁用寒凉也。

傅滋治一人，年近四十，患下血，或以痔治，百方不效。询之，因厚味所致，因悟此必食积也，遂以保和丸，加白术服之（加白术即大安丸），渐愈。后又治数人皆验。

有人日饮酒，遂成酒痢，骨立不食，但饮酒一二盏，痢作几年矣。因与香茸丸一两服遂止，盖麝能治酒毒也。

壶仙翁治四川高太守命妇，病滞下，腹痛腰胀，召翁诊其脉曰：此气血滞郁而然。当调经和气，经调气和，则痢自止。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脉，沉而滞，循其尺，尺涩，沉滞则气不和，涩则精血伤，病得积菀而强食，故气血俱伤，乃投以四物、五苓、木香，痛少止，倍当归经通而滞下已。

虞恒德治一人年五十，夏秋间得痢疾月余，服药而少愈，秽积已尽，但糟粕不实，昼夜如厕六七次，兼脱肛不安，又半月，诸药不效。虞以祖方用池塘中鳖一个，如法修事，多用生姜米糊作羹，入砂糖一小块，不用盐酱，熟煮吃一二碗，三日不登厕，大肠自此实矣，肛门亦收而不脱。盖此症缘脾土受虚致肺与大肠俱失化源之所滋养，故大肠不行收令也。此母令子虚耳。鳖乃介虫，属金有土，性温，能补脾肺，又况肺恶寒，先得芩、连等寒凉之味已多，今用生姜之辛以补肺金，用砂糖之甘，以补脾土，肺气既实其大肠亦随而实，故得以行收令也。

一妇病滞下，昼夜五十余起，后重下迫，且妊九月，众医率为清暑散滞，痛苦尤甚。滑诊之曰：须下去滞。众以妊难之。滑曰：经云：有故无损，亦无损也。动则正产。乃以消滞导气丸药进之，得顺利，再进滞去；继以清暑利溲苦坚之剂，病愈而孕果不动，足月乃产。

徐可豫治会稽老镇桢病寒疾，十七日变滞下，一昼夜百余度。他医视疾曰：元气脱矣。已而徐切脉告曰：顷吾于西门视一剧证，其脉与公等，然公七日当起，彼不出三日当殂。遂投剂，至期果获平复，而越三日者殂矣。

汪石山治一妇病痢瘦弱，久伏枕，粥食入胃，即腹痛呕吐，必吐尽所食乃止，由是粒食不下咽者四十余日，医皆危之。汪诊曰：病与脉应无虑也。不劳以药，惟宜饲以米饮，使胃常得谷气，白露节后，症当获安。如期果愈。

一妇人年逾五十，病痢半载余，医用四物凉血之剂，及香连丸愈增，胃脘腹中痛甚，里急后重，下痢频，并噯气，亦或咳嗽，遍身烦热。汪诊之，脉皆细弱而数，曰：此肠胃下久而虚也。医用寒凉，愈助降下之令，病何由安？经云：下者举之，虚者补之。以参、术为君，茯苓、芍药为臣，陈皮、升麻为佐，甘草为使研末（研末妙，胃虚非煎剂所宜），每服二钱，清米饮调下，一日二次，或三次乃安。

一人八月患滞下，医用调胃承气，大承气汤下之，不利。汪视之，面色痿黄，食少无味，大便不通，惟后重甚痛，脉皆细弱近滑（细弱为气滑为气滞），右脉觉弱。汪曰：此气滞，非血滞也。医用硝、黄利血宜其气滞于下而愈不通矣。遂令吞黄连（清热）阿胶（养血）丸，再用莲子、升麻（提气）、白芍、黄芩、枳壳（行滞）、归身，煎服而安；后用白术、人参各二两，白芍、陈皮、山查各一两，为末粥丸，常服调理。

石山兄年逾六十，苍古素健，九月患滞下，自用利药三贴，病减，延至十月，后重未除，滞下未止。诊之，脉皆濡散颇缓，初用人参二钱，归身、升麻、白芍、桃仁、黄芪各一钱，槟榔五分，煎服，后重已除，再减桃仁、槟榔，加白术钱半，滞下亦定，惟粪门深入寸许，近后尾闾穴傍，内生一核如梅，颇觉胀痛不爽。汪曰：此因努责气血下滞于此，耐烦数日，脓溃自安。果如所言。后服槐角丸，痔痛如故。仍用人参三钱，归、芪、升麻等剂而愈。

一人病滞下腹痛后重，日夜四五十行，诊之脉皆濡弱近驶（驶为血热）。曰：此热

伤血也。以四物加槟榔、大黄下之，四五行，腹痛稍减，后重不除，仍用前方除大黄，服十余贴，继吞香连丸获安。

吴茭山治一妇，长夏患痢，痛而急迫其下黄黑色，诸医以藿苓汤，倍用枳壳黄连，其患愈剧。吴诊其脉，两尺紧（诸紧为寒），而涩（涩为血少），知寒伤荣也。问其病由，乃行经之时，因渴饮冷水一碗，遂得此症。盖血被冷水所凝，瘀血归于大肠，热气所以坠下。故用桃仁承气汤，内加马鞭草、元胡索（何以不加桂），一服，次早下黑血升许，痛止脏清；次用调脾活血之剂，其患遂痊。此盖经凝及痢，不可不察也（此案奇有下痢色如墨者）。

俞子容治王一山年六十余，因多食蟹蓄毒在藏，秋患大便脓血，日夜三四十度，医率用止血之剂不效，延及半载，气血渐弱，饮食渐减，肌肉渐瘦，服热药则腹愈痛，血愈下，服凉药则泻注，诸医技穷（如遇此症温凉不效，当思调元化毒）。俞治之，遂用人参一两，椿白皮五钱，甘草一钱半，一服病减十之五，二服饮食如常，脉息平和矣。

薛已治一妇人，五月患痢，日夜无度（虚），小腹坠痛发热恶寒，用六君子汤送香连丸，二服渐愈，仍以前汤送四神丸，四服全愈。至七月中，怠惰嗜卧，四肢不收，体重节痛，口舌干燥，饮食无味，大便不实，小便频数，洒淅恶寒，凄惨不乐，此脾肺之虚而阳气寒不伸也。用升阳益胃汤而痊。

少宗伯顾东江停食患痢，腹痛下坠，或用疏导之剂两足肿胀，饮食少，体倦，烦热作渴，脉洪，数按之微细，以六君加姜、桂各二钱，吴萸、五味各一钱，煎熟冷服之，睡觉而诸症顿退，再剂全退。此假热而治之以假寒也。

太常边华泉公，呕吐不食，腹痛后重，自用大黄等药一剂，腹痛益甚，自汗发热，昏愦脉大（虚），用参、术各一两，炙甘草、炮姜各三钱，升麻一钱，一服而苏；又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二剂而愈。

廷评曲汝为，食后入房，翌午腹痛，去后似痢非痢，次日下皆脓血，烦热作渴，神思昏倦，用四神丸，一服顿减，又用八味丸料加五味、吴萸、骨脂、肉蔻，二剂全愈（非痢必大小便牵痛，如无大小便牵痛，初起岂有投四神丸之理，此案不过指学者之迷耳，因例变通在乎人之神明，不然是死于立斋先生言下矣）。

通判汪天锡年六十余，患痢，腹痛后重，热渴引冷，饮食不进，用芍药汤内加大黄一两，四剂稍应，仍用前药，大黄减半数剂而愈，此等元气百无一二（此说在膏粱自奉者则然，非可以概天下之病也）。

一老人素以酒乳同饮，去后似痢非痢，胸膈不宽，用痰痢等药不效。薛思本草云：酒不与乳同饮。为得酸则凝结，得苦则行散。乃以茶茗为丸，时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数服而瘥。

一老妇食后因怒患痢，里急后重，属脾气下陷，与大剂六君加附子、肉蔻、煨木香各一钱，吴茱萸五分，骨脂、五味各一钱五分，二剂，诸症悉退，惟小腹胀闷，此肝气滞于脾也。与调中益气加附子、木香五分，四剂而愈。后口内觉咸，此肾水泛，与六味地黄丸，二剂顿愈（此等治法何由真知其属脾气下陷，不明言所以然之故，实足以误后学）。

薛母年八十，仲夏患痢，腹痛作呕，不食，热渴引汤，手按腹痛稍止，脉鼓指（即鼓指已属虚，况八十之老人耶）而有力，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急用人参五钱，白术、茯苓各三钱，陈皮、升麻、附子、炙甘草各一钱，服之睡觉索食，脉症顿退，再剂而安。此取症不取脉也。凡暴病毋论其脉当从其症（亦有暴病当从脉者），石阁老太夫人，其年岁脉症皆同，彼乃专治其痢，遂致不起。

方荫山治一小儿八岁患滞下，每夜百度，食入即吐，乃以熟面作果，分作二片，以一片中空之，用木鳖子三个，去壳，捣如泥，加麝香三厘，填入果心，贴脐上，外以

帕系定，用热鞋熨之（噤口痢外治神方），待腹中作响，喉中知有香气，即思食能进，是夜痢减大半，二三日渐愈，后以此法治噤口痢多验。

江篁南治吴元静，患痢腹痛，用煎药下二次，又用巴豆丸更下二次，即觉怕风不安（下后非又感冒也，然何以怕风，曰肺大肠为表里，里虚则表亦虚，故怕风，虽然药中必配解表之品），五日后诊之，脉左三部俱弦，右关浮弱而涩，证见恶风自汗，肢节痛（似表症），里急后重，用参、芪、归、术、枳壳、槟榔、砂仁、山查、陈皮、防风、甘草、扁豆、神曲、芩、连、木香加姜一片，一服遂不畏风，汗止，腹疼顿除，后重亦减，二服而愈。

江应宿治许翰林颍阳公令叔，年六十三岁，患血痢，三越月，四肢面目浮肿，血水淡如苋菜汁，漏下不知，诸药不效，粒米不进者五日，诊其脉沉细代绝（沉细代绝岂有不用温补之理），即告之曰：六脉代绝。而少阴脉久久如蛛丝至者，胃中有寒湿也。寒湿伤脾，脾虚则不能摄血归源而下行，胃寒则不能食也。投人参、白术各二钱为君，茯苓、泽泻、木瓜各八分为臣，以补脾渗湿，当归五分和血，炮姜、附子为佐，散寒湿，甘草、升麻举下陷之元气，一七而饮食进，再饮而血减，用樗根白皮、人参等分为丸，每空心滚水送三五十丸，三服而愈。

呕　吐

琇按：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症。用燥热极宜详慎本。

钱仲阳治王子病呕泄，他医以刚剂，加喘焉。乙曰：是中热，脾且伤，燥之，将不得前溲，与之石膏汤。王不信，谢去，信宿寝剧，竟如言而效。

滑伯仁治一妇病反胃，每隔夜食饮，至明日中昃皆出，不消化，他医悉试以暖胃之药，罔效。滑视脉在肌肉下（即沉），且甚微而弱，窃揆众医用药，于病无远，何至罔效，心歉然未决，一日读东垣书，谓吐证有三：气积寒也。上焦吐者从于气，中焦吐者从于积，下焦从于寒。脉沉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为下焦吐也。法当通其秘，温其寒，复以中焦药和之。滑得此说，遂复往视，但大便不秘，专治下焦，散寒，以吴萸、茴香为君，丁、桂、半夏为佐，服至二三十剂，而饮食晏如。所谓寒淫所胜，平以辛热是也。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余，因湿气，呕吐酸水如醋，素饮酒，以二陈汤加白术、苍术、砂仁、藿香、黄连二贴而安。

一少年好酒，每早呕吐，以瓜蒌、贝母、栀子（炒）、石膏（煅）、香附、南星、神曲（炒）、山查一两，枳实、姜黄、萝卜子、连翘、石酥半两，升麻二钱半，神曲糊丸服。

项彦章治建康万夫长廉君病，医投姜、桂，愈甚，诊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当哕作声，食入即出，而后溲不利（此关格病）。廉曰：然予生平所嗜烧酒，乃进葛花解酲，加黄芩饮三升所，势减。众医以药性过寒，交沮之，项以论不协，辞去。叹曰：实实而虚虚，过二月，当入鬼录矣。果验。所以知廉病者，切其脉细数而且滑，数为热，滑为呕，为胃为物，酒性大毒大热，而反以热剂加之，是以火济火也。且溲秘为阳结，今反治，故二月死也。

史载之治朱思古，眉州人，年三十岁，得疾不能食，闻荤腥即呕，惟用大铛旋煮汤，沃淡饭数数食之，医莫能治。史曰：俗辈不读医经，而妄欲疗人之疾，可叹也。君之疾，正在《素问经》中，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叶舒张而盖，下覆于脾，子母气和则进食，一或有戾，则肺不能舒，脾为之敝，故不嗜食。遂授一方，清气润肺为治，服之三日，病者鼻闻肉味觉香，取啖之甚美。此事宋人载于传记，余考之岐黄书，皆无食挂之说，或记者假托耳，或史公大言以欺世欤，皆未可知也。

虞恒德治一妇年将三十，产后，因食伤致胃虚不纳谷，四十余日矣。闻谷气则恶心而呕，闻药气亦呕。求治虞曰：药不能入口，又将何法以治之乎？恳求不已，遂用人参、白术、茯苓各一钱，甘草二分，陈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曲一钱，十年以上陈仓米一合，顺流水二大盏，煎沸泡伏龙肝研细搅浑放澄清，取一盏加姜、枣同煎，前药至七分，稍冷服（看他用药轻重之法），此药遂纳而不吐，别以陈仓米煎汤，时时咽之，日进前药，二三服，渐能吃粥而安，后以此法，治十数人悉验。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形瘦淡紫，才觉气壅，腹痛背胀，则吐，腹中气块翻动，嘈杂数日，乃吐黑水一盥盆，而作酸气，吐后嗳气，饮食不进，过一二日方食，大便二三日不通，小便一日一次，常时难向右卧（此症不同于弱症），午后怕食，食则反饱胀痛，行立坐卧不安，日轻夜重。二年后，汪诊之，脉皆浮弦细弱，曰：此脾虚也。脾失健运，故气郁而胀痛。吐黑水者，盖因土虚不能制水，故膀胱之邪，乘虚而侮其脾土。经曰：以不胜侮其所胜是也。酸者，木之所司，脾土既虚，水挟木势而凌之焉。医作痰治，而用二陈刚剂，则脾血愈虚；又作血治，而用四物柔剂，则是以滞益滞；又作热治，而用黄连解毒，则过于苦寒；又作气治，而用丁、沉、藿香，则过于香燥。俱不中病（辨驳精切详明）。遂以人参三钱，黄芪一钱半，归身一钱，香附、陈皮、神曲各七分，黄芩、甘草各五分，吴萸三分，煎服。旬余又犯油腻，病作如前而尤重，仍以前方，加减或汤或丸散，服至半年而愈。

薛己治大司马王浚川呕吐宿滞，脐腹痛甚，手足俱冷，脉微细，用附子理中丸，一服愈甚，脉浮大，按之而细，用参附汤，一剂而愈（用而愈甚复投而愈，始信药力有轻重耳，今人用而不愈即不肯再投矣，欲其疾之瘳也难哉）。

赵吏部文卿，患呕吐不止，吐出皆酸味，气口脉大于人迎二三倍，速薛投剂，薛曰：此食郁在上，宜吐，不须用药。乃候其吐清水无酸气，寸脉渐减，尺脉渐复，翌早吐止，至午，脉俱平复，不药自愈。

一儒者场屋不利，胸膈膨闷，饮食无味，服枳术丸，不时作呕，用二陈、黄连、枳实。痰涌气促，加紫苏、枳壳；喘嗽腹胀，加厚朴、腹皮；小便不利，加槟榔、莲术；泄泻腹痛，悉属虚寒，用六君加姜、桂，二剂，不应，更加附子一钱，二剂，稍退，数剂，十愈六七，乃以八味丸全愈（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一上舍呕吐痰涎，发热作渴，胸膈痞满，或用清气化痰降火，前症益甚，痰涎自出。薛曰：呕吐痰涎，胃气虚寒，发热作渴，胃不生津，胸膈痞满，脾气虚弱，须用参、芪、归、术之类，温补脾胃，生发阳气，诸病自退。渠不信，仍服前药，虚症悉至，复请治。薛曰：饮食不久，吃逆不绝，泄泻腹痛，手足逆冷，是谓五虚，烦热作渴，虚阳越于外也。脉洪大，脉欲绝也。死期迫矣。或曰：若然殒于日乎、夜乎？薛曰：脉洪大殒于昼。果然。

薛母太宜人年六十有五，春三月，饮食后，偶闻外言忤意，呕吐酸水，内热作渴，饮食不进，惟饮冷水，气口脉大无伦，面色青赤，此胃中湿热郁火。投之以药，入口辄吐，第三日吐酸物，第七日吐酸黄水，十一日吐苦水，脉益洪大，仍喜冷水（此症得生以有郁火耳，故喜冷水）。以黄连煎汤，冷饮少许，至二十日，加白术、茯苓，至二十五日，加陈皮，三十七日，加当归、炙甘草，至六十日，始进清米饮半盏，渐进薄粥饮，调理得愈。

一妇人吞酸嗳腐，呕吐痰涎，面色纯白，或用二陈、黄连、枳实之类，加发热作渴，肚腹胀满。薛曰：此脾胃虚损，末传寒中。不信，乃作火治，肢体肿胀如蛊，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胃气渐醒，饮食渐进，虚火归经；又以补中益气加炮姜、木香、茯苓、半夏兼服，全愈。

一妇人久患心腹疼痛，每作必胸满呕吐，厥逆面赤，唇麻，咽干，舌燥，寒热不

时而脉洪大（此症与脉自当作虚治），众以痰火治之，屡止屡作，迫至春，发热频甚，用药反剧，有欲用参、术等剂，或疑痛无补法。薛诊而叹曰：此寒凉损真之故，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且脉息弦洪，有怪状，乃脾气亏损，肝脉乘之而然，惟当温补其胃，遂与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吴萸、木香，一服而效。

一妇人年三十余，忽不进饮食，日饮清茶三五碗，并少用水果，三年矣，经水过期而少。薛以为脾气郁结，用归脾加吴萸，不数剂而饮食如常。若人脾肾虚而不饮食，当以四神丸治之。

一妇人年逾二十，不进饮食二年矣，日饮清茶果品之类，面部微黄，浮肿，形体如常，仍能履步，但体倦怠，肝脾二脉弦浮，按之微而结滞，薛用六君子加木香、吴萸，下痰积甚多（用六君子而见痰积甚多得生在此），饮食顿进，形体始瘦，卧床月余，仍服六君之类而安（烺按：以上二案但云不进饮食并无呕吐之症何以入此）。

一人粥食汤药皆吐不停，灸手间使（手间使穴手厥阴穴，也在掌后三寸。用同身寸法）三十壮，若四肢厥，脉沉绝不至者，灸之便通，此起死之法（《千金方》）。

江篁南治一妇人患呕吐，粒米不入者六日矣，兼头眩，胸膈如束而不纾，诊其脉，沉弦而驶，且无力（王中阳治吐痰呕症用滚痰丸因脉长，此脉无力作虚而协痰，症不同脉亦不同），此属中气虚挟痰郁耳。以人参三钱，陈皮、川归各一钱，加乌药（炒）、人乳、竹沥、姜汁，一服膈纾，如解其束，二服，吐止能食，十剂而安。

江应宿治一妇人年近四十，小产后，呕吐不食，发寒热，他医作疟治，反增剧。宿诊之，脉浮数，按之无力，此虚症（虞恒德案亦产后症，无寒热亦作虚治）。投六君加姜汁、炒山栀，煎调木香散，呕吐止，热不退，用当归养血丸，补中益气而愈。

噎　膈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膈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少忧，数忆（忆，音疑乞反）食饮，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病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逖（逖，音唐荡也）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脉法妙。《史记》）。

华佗道见一人，病噎，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马往语之曰：向来道傍有卖饼者，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当自瘥。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条，悬之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远，佗家小儿戏门前，迎见，自相谓曰，客车傍有物，必是逢我翁也，疾者前入见佗壁北，悬此蛇以十数。（《佗传》）

吴廷绍为太医令，烈祖因食饴，喉中噎，国医皆莫能愈，廷绍尚未知名，独谓当进楮实汤，一服疾失去。群医默识之，他日取用皆不验，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实汤治之。（《南唐书》）

一村夫因食新笋羹，咽纳间，忽为一噎，延及一年，百药不效。王中阳乃以茇拔、麦芽（炒）、青皮（去穰）、人参、苦梗、柴胡、白蔻、南木香、高良姜、半夏曲，共为末，每服一钱，水煎热服。次日病家来报曰：病者昨已病极，自己津唾，亦咽不下，服药幸纳之，胸中沸然作声，觉有生意，敢求前剂，况数日不食，特游气未尽，拟待就木，今得此药，可谓还魂散也。王遂令其捣碎米煮粥，将熟即入药，再煎一沸令啜之，一吸而尽，连服数剂，得回生，因名曰还魂散，后以之治七情致病，吐逆不定，面黑目黄，日渐瘦损，传为噎症者多验，但忌油腻、鱼腥、粘滑等物。

《外台》载昔幼年经患此病，每食饼及羹粥等，须臾吐出，正观中，许奉御兄弟，及柴蒋等；时称名医，奉敕令治，穷其术不能疗，渐至羸惫，危在旦夕。忽一卫士云：

服驴溺极验（黄瘅服牛尿效亦同）。旦服二合，后食惟吐一半，晡时，又服二合，入定时食粥，吐即定，迄至次日午时，奏之大内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一时俱瘥。此溺稍有毒，服时不可过多，盛取及热，服二合，病深七日以来，服之良验（《本事方》）。

孙道秘传翻胃方，州轮辖苦此病，危甚，孙为诊之，数服愈。其法用一附子去其盖，刳中使净，纳丁香四十九粒，复以盖覆之线傅定，著真银石器中，浸以生姜自然汁，及盖而止，慢火煮干，细末一钱匕，糁舌上漱津下。若烦渴，则徐食糜粥。忌油腻、生冷。累试累验（《类编》）。

广五行记治噎疾，永徽中，绛州有僧，病噎数年，临死遗言，令破喉视之，得一物，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致钵中跳跃不止，以诸味投钵中，须臾化为水，时寺中刈蓝作靛，试取少靛置钵中，此虫绕钵畏避，须臾化为水，是人以靛治噎疾，多效（《良方》）。

丹溪治一少年，食后必吐出数口，却不尽出，膈上时作声，面色如平人，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间，其得病之由，乃因大怒未止，辄食面，故有此症。想其怒甚则死，血菀于上，积在膈间碍气升降，津液因聚为痰为饮，与血相搏而动，故作声也。用二陈加香韭汁、萝卜子；二日，以瓜蒂散败酱吐之；再一日又吐，痰中见血一盏；次日复吐，见血一钟而愈。

一中年妇人中脘作痛，食已乃吐，面紫霜色，两关脉涩，乃血病也。因跌仆后中脘即痛，投以生新血，推陈血之剂，吐血片碗许而愈。

一中年妇人反胃，以四物汤加带白陈皮、留尖桃仁、去皮生甘草、酒红花，浓煎入驴尿，以防生虫，与数十贴而安。

一人勤劳而有艾妻，且喜酒，病反胃半年，脉涩不匀，重取大而无力，便燥，面白形瘦，精血耗故也。取新温牛乳细饮之，每次尽一杯，昼夜五七次，渐至八九次，半月便润，月余而安，然或口干，盖酒毒未解，间饮以甘蔗汁少许。一云：先与六君子汤加附子、大黄、甘蔗汁饮之，便润。乃以牛乳饮之，二月而安。

一人年四十病反胃，二月，不喜饮食，或不吐，或吐涎里食出，得吐则快，脉涩，重取弦大，因多服金石房中药所致。时秋热，以竹沥御米（御米，即罂粟米，治反胃）为粥，二三啜而止，频与之，遂不吐。后天气稍凉，以流水煮粥，少入竹沥与之，间与四物加陈皮，益其血，月余而安。

一人咽膈间，常觉物闭闷，饮食妨碍，脉涩稍沉，形色如常，以饮热酒所致。遂用生韭汁，每服半盏，日三服，至二斤而愈。

一人不能顿食，善频食，一日忽咽膈壅塞，大便燥结，脉涩似真脏脉，喜其形瘦而色紫黑，病见乎冬，却有生意。以四物汤加白术、陈皮，浓煎，入桃仁十二粒研，再沸饮之，更多食诸般血以助药力，三十贴而知，至五十贴而便润，七十贴而食进，百贴而愈。

一人食必屈曲下膈，梗涩微痛，脉右甚涩而关沉，左却和，此污血在胃脘之口，气因郁而为痰，必食物所致，询其去腊日，饮刮剁酒三盏。遂以生韭汁半盏。冷饮细呷之，尽二斤而愈，已上三人，皆滞血致病，而脉涩应之，乃噎膈之渐也。

一人止能吃稀粥一匙，即可下膈，若杂吃一菜，则连粥俱吐，起居如常，用凉膈散加桔梗服。

虞恒德治一人，年五十余，夏秋间得噎症，胃脘痛，食不下，或食下良久复出，大便燥结，人黑瘦甚，右关前脉，弦滑而洪，关后略沉小，左三部俱沉弦，尺带芤，此中气不足，木来侮土，上焦湿热，郁结成痰，下焦血少，故大便燥结阴火上冲吸门，故食不下。用四物以生血，四君以补气，二陈以祛痰，三合成剂，加姜炒黄连、枳实、括蒌仁（六君四物合小陷胸汤，可法），少加砂仁，又间服润肠丸，或服丹溪坠痰丸，半

年，服前药百贴而全愈。

一妇年近五十，身材略瘦小，勤于女工，得膈噎症半年矣。饮食绝不进，而大便结燥不行者十数日，小腹隐隐然疼痛，六脉皆沉伏。以生桃仁七个，令细嚼杵生韭汁一盏送下（作血瘀治）。片时许，病者云：胸中略见宽舒。以四物六钱加括蒌仁一钱，桃仁泥半钱，酒蒸大黄一钱，酒红花一分，煎成正药一盏，取新温羊乳汁一盏，合而服之。半日后，下宿粪若干，明日腹中痛止，渐可进稀粥而少安，后以四物出入加减，合羊乳汁，服五六十贴而安。

古朴治一人患噎，人咸意其不起，古朴视，以此正合丹溪胃口干槁之论例，五膈宽中平胃散，病在不治。若能滋阴养血，补脾开胃，加之竹沥以清痰，人乳以润燥，庶或可生，其家依法治之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形瘦而苍，年逾五十，诊其脉，皆弦涩而缓，尺脉浮而无根。曰：尺脉当沉反浮，所主肾水有亏，其余脉皆弦涩而缓者，弦脉属木，涩为血少，缓脾脉也。以脉论之，此系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非膈则噎也。问之：胸膈微有碍。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药可济，后果病膈而卒。

一人瘦长而色青，性刚急，年三十余，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复出，又嚼又咽，但不吐耳，或作气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俱罔效，汪脉之，皆缓弱稍弦。曰：非气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经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君面青性急，肝木盛也；脉缓而弱，脾土虚也。遂用四君子汤加陈皮、神曲，少佐姜炒黄连，以泄气逆，月余愈。

一人年逾六十，形色紫，平素过劳好饮，病膈，食至膈不下，则就化为浓痰吐出，食肉过宿吐出，尚不化也。初卧则气壅不安，稍久则定，医用五膈宽中散、丁沉透膈汤，或用四物加寒凉之剂，或用二陈加耗散之剂，罔效。汪诊之，脉皆浮洪弦虚。曰：此大虚症也。医见此脉，以为热症而用凉药，则愈助其阴而伤其阳。若以为痰为气，而用二陈香燥之剂，则益耗其气而伤其胃，是以病益甚也。况此病得之酒与劳，酒性酷烈，耗血耗气，莫此为甚，又加以劳伤其胃，且年逾六十，血气已衰，脉见浮洪弦虚，非吉兆也。宜以人参三钱，白术、归身、麦冬各一钱，白芍八分，黄连三分，干姜四分，黄芩五分，陈皮七分，香附六分，煎服五贴，脉敛而膈颇宽，饮食亦进矣。

吴茭山治一妇人患宿痰呕吐，作噎膈治，以陈皮、海粉、枳实、白术、香附、半夏曲愈，后以清气化痰丸常服，其患不复举矣。

江应宿治一老妇近七旬，患噎膈，胃脘干燥，属血虚有热，投五汁汤，二十余日而愈，其方芦根汁、藕汁、甘蔗汁、牛羊乳、生姜汁少许，余各半盏，重汤煮温，不拘时，徐徐服。

咳　逆

咳逆连属不绝，俗谓之呃忒是也。哕者，即干呕也。胃气逆为干呕，呃逆是肺病。戴复庵云：伤寒发呃，或有热症，杂病发呃本属虚寒。

壶仙翁治乡进士许崇志，病饐逆，医以雄黄烟熏其鼻，倏然目暗（火症），热剧甚。召翁诊之曰：此得怒气伤肝，肝气上逆而饐（木挟相火直冲清道）。经云：木郁达之。即投以涌剂，更为之疏肝平气，数服而愈。所以知崇志病者，切其脉，左关沉而弦，右寸微而数，沉弦为郁，微数为热郁不行。故病饐逆，此怒气所生也（丹溪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然亦有数者不同，或痰，或食或汗吐下后，或中气大虚，或阳明失下，或痢后胃虚阴火上冲清道，宜细阅准绳治法）。

有病霍乱吐痢垂困，忽发咳逆，半月间遂至危殆，一医云，凡伤寒及久病得咳逆，皆恶候。投药不效者灸之愈，遂令灸之，火至肌咳逆随定。元丰中壶为鄜延经略使，有

幕官张平序病伤寒，已困，咳逆甚，气已不属，忽记灸法，试令灸之，未食顷遂瘥。其法乳下一指许（足阳明乳根穴），正与乳相直骨间陷中，妇人即屈乳头度之，乳头齐处是穴，艾炷如小豆大，灸三壮，男左女右，只一处，火到肌即瘥，若不瘥，则多不救矣（灸法）。

丹溪治一老人，素厚味，有久喘病，作止不常，新秋患痢，食大减，数日咳逆作，脉豁大（痢见呃逆从补，况脉大耶，仲景云大则为虚），以其形瘦可治，用参术汤，下大补丸以补血，至七日而安。

一女子年逾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咳逆（怒见呃逆治痰从吐），每作一声，则举身跳动，神昏，凡三五息一作，脉不可诊视，其形气实，以人参芦二两煎饮，大吐顽痰数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

虞恒德治一人病伤寒阳明内实，医以补药治之，而成发咳逆，十日后，召虞，诊其脉，长而实大，与大承气汤大下之，热退而咳亦止（伤寒阳明内实失下）。

一人得伤寒症，七日热退而咳，连声不绝，举家彷徨，召虞，诊其脉，皆沉细无力，人倦甚，以补中益气汤作大剂，加炮姜附子一钱，一日三贴，兼与灸气海（任穴）、乳根（胃穴），三处，当日咳止，脉亦充而平安（胃虚）。

吕元膺治一人病哕十余日，诸医以附子丁香等剂疗之，益甚，切其脉，阳明大而长，右口之阳数而躁，因告之曰：君之哕，即古之咳逆，由胃热而致，或者失察，反助其热，误矣。饮以竹茹汤，未终剂，哕止（胃火）。

宝鉴治一人中气本弱，病伤寒八九日，医见其热甚，以凉药下之，又食梨三枚，痛伤脾胃四肢冷，时发昏愦，脉动而中止，有时自还，乃结脉也。心亦悸动，咳逆不绝（丹溪云：此症唯伤寒、痢疾、胃气虚衰为至重），色变青黄，精神减少，目不欲开，踏足恶人语，以炙甘草、生姜、桂枝、人参、生地、阿胶、麦门冬、麻仁、大枣，水煎再服而愈（伤寒下后）。

吞酸吐酸

琇按：酸乃肝味，是症多由肝经火郁，如食物遇郁蒸则易酸也。

丹溪治一人，因心痛久服热药多，兼患吞酸，以二陈汤加芩、连、白术、桃仁、郁李仁、泽泻，服之，累涌出酸苦黑水，如烂木耳者。服久，心痛既愈，酸仍频作，有酸块自胸膈间筑上咽喉甚恶，以黄连浓煎冷俟酸块欲上，与数滴饮之，半日许，下数次而愈。乃罢药，淡粥调之，一月时已交春节旬余，中脘处微胀急，面带青，气急喘促，时天尚寒。盖脾土久病衰弱，木气行令，此肝凌脾也。急以索矩六和汤与之，四日而安。

薛己治一儒者，面色痿黄，胸膈不利，吞酸嗳腐，恪服理气化痰之药，大便不实，食少体倦，此脾胃虚寒。用六君加炮姜、木香渐愈，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气复。此症若中气虚弱者，用人参理中汤，或补中益气加木香、干姜；不应，送左金丸，或越鞠丸；若中气虚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汤，无有不愈。

一上舍饮食失宜，胸腹膨胀，嗳气吞酸，以自知医，用二陈、枳实、黄连、苍术、柏皮之类，前症益甚，更加足指肿痛，指缝出水，薛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若腿足浮肿，或煨肿，寒热呕吐，亦用前药。

痞　满

琇按：案中与后肿胀亦无甚区别。

东垣治一贵妇，八月中，先因劳役饮食失节，加之忧思，病结痞，必腹胀满，旦食则不能暮食，两胁刺痛（琇按：两胁刺痛终是木气乘土），诊其脉，弦而细，至夜，

浊阴之气当降而不降，膜胀尤甚，大抵阳主运化，饮食劳倦（琇按：先生平生只主此四字），损伤脾胃，阳气不能运化精微，聚而不散，故为胀满，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发之气上行阳道，又以木香顺气汤助之，使浊阴之气自此而降矣。

滑伯仁治一人病肺气焦满，视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饮，且殚营虑，中积痰涎，外受风邪，发为喘喝痰咳，不能自安，为制清肺泄满、降火润燥、苦辛等剂而愈。

一人苦胸中痞满，愦愦若怔忡状，头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时一臂偏痹，脉之，关已上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曰积饮滞痰，横于胸膈，盖得之厚味醇酒，肥腻炙煿，蓄热而生湿，湿聚而痰涎宿饮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夺之。治法宜吐，候春日开明，如法治之，以物探吐喉中，须臾，大吐异色顽痰如胶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则胸中洞爽矣。

罗谦甫治真定赵客，六月间乘困伤湿面，心下痞满，躁热时作，卧不安，宿于寺中，僧以大毒热药数十丸，下十余行，痞稍减，越日困睡，为盗劫其货，心动，遂躁热而渴，饮水一大瓯，是夜，脐腹胀痛，僧再以前药复下十余行，病加困笃，四肢无力，躁热，身不停喜冷水，米谷不化，痢下如烂鱼肠脑，赤水相杂，全不思食，强食则呕，痞甚于前，噫气不绝，足厥冷，小腹不任其痛。罗诊脉，浮数八九至，按之空虚。曰：予溯流寻源，盖暑热已伤正气，以有毒大热之剂下之，一下之后，其所伤之物，已去而无余矣。遗巴豆之气，流毒于肠胃间，使呕逆而不能食，胃气转伤而然，及下脓血无度，大肉脱下，皮毛枯槁，脾气弱而衰矣。舌上赤涩，口燥咽干，津液不足，下多亡阴之所致也。阴既已亡，心火独旺，故心胸躁热，烦乱不安。经曰：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夭之由也。遂辞去。易一医，不审脉究原，惟见痞满，即以枳壳丸下之，病添喘满，利下不禁而死。《金匮》云：不当下而强下之，令人开肠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此之谓也。

虞恒德治一人年三十余，身材肥盛，夏秋间，因官差劳役，至冬，得痞满症，两胁气攻胸中，饱闷不能卧，欲成胀满症，历数医，皆与疏通耗散之药，不效。十一月初旬，虞诊两手关前皆浮洪而弦涩，两关后脉皆沉伏，此膈上有稠痰，脾土之气，敦阜，肝木郁而不伸。当用吐法，木郁达之之理也。奈值冬月降沉之令，未可行此法。且与豁痰疏肝气，泻脾胃敦阜之气，用平胃散加半夏、青皮、茯苓、川芎、龙胆草、香附、砂仁、柴胡、黄连、瓜蒌仁等药，病退十之三四，待次年二月初旬，为行倒仓法安。

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病中满，朝宽暮急，屡医不效，汪诊视脉浮小而弦，按之无力，曰：此病宜补。人参二钱，白术、茯苓各一钱，黄芩、木通、归尾、川芎各八分，栀子、陈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喻之曰：初服略胀，久则宽矣。彼疑气无补法，汪曰：此俗论也，气虚不补，则失其健顺之常，痞满无从消矣。经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

一人长瘦体弱，病左腹痞满，谷气偏行于右，不能左达，饮食减，大便滞。汪诊其脉，浮缓而弱，不任寻按，曰：此土虚木实也。用人参补脾，枳实泄肝，佐以芎药，引金泄木，辅以当归，和血润燥，加厚朴、陈皮以宽胀，兼川芎、山栀以散郁，服十余贴稍宽，因粪结，思饮人乳，汪曰：恐大便滑耳。果然，遂停乳，仍服前药，每贴加人参四五钱，后思香燥物。曰：脾病气结，香燥无忌也（琇按：香燥无忌与前润燥矛盾）。每日因食燥橿（琇按：橿何尝燥）一二十枚，炙蒸饼十数片，以助药力，年余而安。

项彦章治一人病胸肺壅满，甚笃，昏不知人医者人人异见，项以杏仁、薏苡之剂，灌之立苏，继以升麻、黄芪、桔梗消其胀，服之逾月瘳。所以知其病者，以阴脉浮滑，阴脉不足也，浮为风，滑为血聚，始由风伤肺，故结聚客于肺阴，脉之不足，则过于

宣逐也，诸气本乎肺，肺气治，则出入易，苑陈除，故行其肺气而病自已。

江汝洁治程秋山，夏末因腹内有滞气，医用硝黄之类下之，遂成胀满之症，江诊其脉，右关举按弦缓无力，余脉弦缓，按之大而无力。经曰：诸弦为饮，为劳为怒。又曰：缓而无力为气虚。又曰：大而无力为血虚。又曰：胀满者浮大则吉。拠脉论症，则知弦为木，缓为土，木来侵土，热胀无疑也。且此时太阴湿土主令，少阳相火加临，湿热太盛，疾渐加剧，急宜戒怒却厚味，断妄想，待至五气阳明燥金主令，客气燥金加临，疾渐减可治，须大补脾土，兼滋肺金，更宜补中行湿，以葱苡三钱，白术、莲肉各二钱，人参、茯苓、山药各一钱，赤豆一钱半，水煎热服，一服是夜能转动，次早即视见脐，二服，胀消大半。

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胀，饮食少思，服二陈、枳实之类。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咳痰腹胀，用淡渗 破气之剂，手足俱冷。此足三阴虚寒之症，用《金匮》肾气丸，不月而康。

一男子胸膈痞闷，专服破气之药，薛曰：此血虚病也。血生于脾土。若服前药，脾气弱而血愈虚矣。不信，用内伤药，吐血而殁。

肿　胀

琇按：《灵枢》十二经皆有胀病。

丹溪治一人嗜酒，病疟半年，患胀满，脉弦而涩，重取则大，手足瘦，腹状如蜘蛛，以参、术为君，当归、芍药、川芎为臣，黄连、陈皮、茯苓、厚朴为佐，生甘草些少，日三次饮之，严守戒忌，一月后汗而疟愈，又半月，小便长而胀退。

一人年四十余嗜酒，大便时见血，春患胀，色黑而腹大，形如鬼状，脉涩而数，重似弦而弱，以四物加芩、连、木通、白术、陈皮、厚朴、生甘草作汤服之，近一月而安。

一人因久病心痛咽酸，治愈后至春，中脘微胀，面青气喘，意谓久病衰弱，木气凌脾，以索矩三和汤而安（琇按：此案与吞酸首条之尾同）。

一女子禀厚，患胸腹胀满，自用下药，利十数行，胀满如故，脉皆大，按则散而无力。朱曰：此表证反攻里，当死，赖质厚，时又在室，可救，但寿损矣。以四物汤加参、术、带白陈皮、炙甘草煎服，至半月后尚未退，自用萝卜种煎浴二度，又虚其表稍增，事急矣，前方去芍药、地黄，加黄芪，倍白术，大剂浓煎饮之，又以参、术为丸吞之，十日后，如初病时，又食难化而自利，以参、术为君，稍加陈皮为佐，又与肉豆蔻、诃子为臣，山查为使，粥丸吞之，四五十贴而安。

一人因久疟腹胀，脉微弦，重取涩，皆无力，与三和汤，三倍术，入姜汁，数贴而疟愈，小便利，腹稍减，随又小便短，此血气两虚，于前方入人参、牛膝、归身尾，大剂百贴而安。

俞仁叔年五十患鼓胀，自制禹余粮丸服之，诊其脉弦涩而数，曰：此丸新制，煅炼之火邪尚存，温热之药太多，宜有加减，不可徒执其方（琇按：据脉乃阴虚内热而为胗胀误服燥石以死，与中热门内仓公论齐王侍医正同）。俞叹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加减，服之一月，口鼻见血而死（琇按：可为泥古之鉴）。

项彦章治一女腹痛胀如鼓，四体骨立，众医或以为娠为蛊为瘵也，诊其脉告曰：此气薄血室。其父曰：服芎归辈积岁月，非血药乎？曰：失于顺气也。夫气道也，血水也，气一息不运，则血一息不行。经曰：气血同出而异名。故治血必先须气，俾经隧得通，而后血可行。乃以苏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黄峻逐之，下污血累累如瓜者可数十枚而愈。其六脉弦，滑而且数，弦为气结，滑为血聚，实邪也，故气行而大下之。又一女病，名同而诊异，项曰：此不治，法当数月

死。向者钟女脉滑为实邪，今脉虚，元气夺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独弦，项曰：真藏脉见，法当逾月死。后皆如之。

茶商李富人也，啖马肉过多，腹胀，医以大黄、巴豆治之，增剧。项诊之，寸口脉促而两尺将绝，项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达，今反夺之，误矣。急饮以涌剂，且置李中坐使人环旋，顷吐宿肉（琇按：吐法奇），仍进神芎丸，大下之，病去。

徐希古治游击将军杨洪疾于口外，盅满喘甚，方春木令王，土受伐，金不能制，当补中气，毋事疏利，议不与众合，药至百五十余贴乃效，遂渐平复。

徐可豫治郭推府腹膜胀，体弱瘠，足不任身。徐诊脉曰：病始弗剧，殆医过耳。病由怒伤肝，肝伤在法当补，补而元气完，邪必自溃。医不如此，泄以苦寒剂，下虚不收，浊气干上，故愈泄，病愈炽，犹幸脉未至脱，非缓以旬月不能也，既投药，渐平复。

虞恒德治一族兄素能饮酒，年五十，得肿胀病，通身水肿，腹胀尤甚，小便涩而不利，大便滑泄。召虞治，虞曰：若戒酒色，盐酱，此病可保无危；不然，去生渐远。兄曰：自今日戒起。予以丹溪之法，而以参、术为君，加利水道、制肝木、清肺金等药十贴，而小水长，大便实，肿退而安。又半月，有二从弟平日同饮酒者曰：不饮酒者，山中之鹿耳，我与兄水中之鱼也，鹿可无水，鱼亦可以无水乎？三人遂痛饮沉醉而止。次日病复作如前，复求治，虞曰：不可为矣。挨过一月而逝。

一人得肿胀病，亦令戒前四事，用前法，服药五十贴而愈，颇安，五年。一日叹曰：人生不食盐酱，与死等尔。遂开盐，十数日后，旧病大作，再求治，不许，又欲行倒仓法，虞曰：脾虚之甚，此法不可行于今日矣。逾月膨胀而死。虞用丹溪之法，治肿胀愈者多矣。不能尽述，特书此二人不守禁忌者，以为后人病此者之元龟。

傅滋治一人能大餐，食肉必泄，忽头肿，目不可开，膈如筑，足麻至膝，恶风，阴器挺长，脉左沉重，取不应，右短小，却和滑，令单煮白术汤，空心服，探吐之（琇按：阳明风热症也，以盛于上故宜吐之），后以白术二钱，麻黄、川芎各五分，防风三分，作汤下保和丸五十丸，吐中得汗，上截居多，肿退眼开，气顺食进，以前方去麻黄、防风，加白术三钱，木通、甘草各五分下保和丸五十丸，五日而安。

一妇素多怒，因食烧肉，面肿不食，身倦，脉沉涩，左豁大，此体虚，有痰所隔，不得下降，当补虚利痰为主，每早以二陈加参、术大剂与之，探出药（琇按：亦用吐法）辰时后，用三和汤，三倍术，睡后，以神祐丸七丸挠其痰，一月而安。

壶仙翁治瓜洲赵按察病膜胀不能食，溲遗血，众医以为热。下以大黄之剂，神乏气脱而不能寐。召翁诊其脉，告曰：病得之劳伤心血，久则脾胃俱伤。所以知按察之病者，切其脉时，左寸沉，右寸过左一倍，两关弦涩，尺反盛，不绝。盖烦劳不胜，则逆郁而不通，不通则不能升降而作膜胀，膜胀则不食，肉沸而不下，则关橐闭而溲且不输，故溲遗血。乃和以八补之剂，兼五郁之药，不数日而愈，越三月后复作，如前治，立除（琇按：此案再见第九卷淋闭门第一页）。

薛己治儒者痢后两足浮肿，胸腹胀满，小便短少，用分利之剂，遍身肿，兼气喘（非水肿而分利之，则气愈伤而喘作）。薛曰：两足浮肿，脾气下陷也；胸腹胀满，脾虚作痞也；小便短少，肺不能生肾也；身肿气喘，脾不能生肺也。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而愈。半载后，因饮食劳倦，两目浮肿，小便短少，仍服前药，顿愈。

钦天监台官张景芳，成化丁酉七月间，领朝命往陕西秦邸兴，平王治葬，张至中途，偶得腹胀之疾，医莫能疗，寓居卧龙寺，待尽而已，抵夜，见庞眉一叟忽过访，自云能治此疾，延视两手脉，即口授一方，以杏仁、陈皮、海螵蛸等分为细末，佐以谷树叶、槐树叶、桃枝各七件，至翌日正午时，汲水五桶，煎三四沸，至星上时，再煎一沸，患者就浴，令壮人以手汤中按摩脐之上下百数，少时转矢气，病即退矣。张如

其法，黎明此老复至，病去十之七余矣。酬以礼物，俱不受，是夕肿胀平复，此老更不复见矣。或谓张景芳遇仙云。（《客座新闻》）

象山县村民有患水肿者，咸以为祟讯之卜者，卜者授以此方良效，用田螺、大蒜、车前草和研为膏，作大饼覆于脐上，水从便旋而出，数日顿愈（琇按：此方又治大小便不通，见淋闭门）。

一人客游维扬患腹胀，百药无效，反加胃呕，食减尪羸。有一泽医，自谓能治此疾，躬煎药饵以进，服之便觉爽快，熟寐逾时，溲溺满器，肿胀渐消，食知其味矣。因访其方曰：客富，商也。酒色过度，夏多食冰浸瓜果，取凉太过，脾气受寒，故有此证。医复用寒凉重伤胃气，是失其本也。安能去病，吾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气下行，由是病除，无他术也。若泽医亦可谓有识鉴矣。

一人病气蛊，四肢不浮，惟腹膨胀大，戴原礼所谓蜘蛛病是也。进泄水之剂，病转剧。时值炎暑，或进以清暑益气，当煎药时，偶堕蜘蛛腐熟其中，童子惧责，潜去蜘蛛，寻以药进，病者鼻闻药香，一啜而尽，少间腹中作声，反覆不能安枕，家人疑药之误用然也，既而溲溺斗许，腹胀如削，康健若平日矣。此偶中者故志之（《续医说》）。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四十，春间患胀，医用胃苓汤，及雄黄傅贴法不效。汪诊视，脉皆缓弱无力，曰此气虚中满也，曾通利否？曰：已下五六次矣。曰病属气虚，医顾下之，下多亡阴，是谓诛罚无过也。故脉缓，知其气虚，重按则无，知其阴亡，阳虚阴亡，药难倚仗，八月水土败时，实可虑也。病者曰：不与药，病不起耶？尝闻胀病脐突不治，肚上青筋不治，予病今无是二者，可虑谓何？汪曰：然。但久伤于药，故且停服，言归如期而殁（琇按：病不可治则勿与药，业医者宜知之）。

一妇形弱瘦小，脉细濡近驶，又一妇身中材颇肥，脉缓弱无力，俱病鼓胀，大如箕，垂如囊，立则垂坠，遮拦两腿，有碍步履。汪视之曰：腹皮宽缝已定，非药可敛也，惟宜安心寡欲，以保命耳，后皆因产而卒。或曰：病患鼓胀，有孕谓何？汪曰：气病而血未病也。产则血亦病，阴阳两虚，安得不亡。又一妇瘦长苍白，年五十余，鼓胀如前，颇能行立，不耐久远，越十余年无恙，恐由寡居，血无所损，故能久延。

一妇年逾四十，瘦长善饮，诊之脉皆洪滑，曰：可治。《脉诀》云：腹胀浮大，是出厄也。得湿热太重，宜远酒色，可保终吉。遂以香连丸令日吞三次，每服七八十丸，月余良愈。

一人年三十余，酒色不谨，腹胀如鼓，医用平胃散、广茂溃坚汤，罔效。汪诊脉皆浮濡近驶，曰此湿热甚也。痛远酒色，庶或可生。渠谓甚畏煎药。汪曰：丸药亦可。遂以枳术丸加厚朴、黄连、当归、人参，荷叶烧饭丸服，一月果安，越三月余不谨，复诊之曰：无能为矣。脐突长二尺余，逾月而卒，夫脐突寸余者有矣，长余二尺者。亦事之异，故志之。

一人年三十余，病水肿，面光如胞，腹大如箕，脚肿如槌，饮食减少，汪诊之，脉浮缓而濡，两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补肾水，家人骇曰：水势如此，视者不曰通利，则曰渗 泄，先生乃欲补之，水不益剧耶？曰：经云：水极似土，正此病也。水极者，本病也；似土者，虚象也。今用通利渗 泄而治其虚象，则下多亡阴，渗泄耗肾，是愈伤其本病而增土湿之势矣。岂知亢则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黄丸，再以四物汤加黄柏、木通、厚朴、陈皮、参、术，煎服十余贴，肿遂减半，三十贴而愈。

江篁南治一富妇，因夫久外不归，胸膈作胀，饮食难化，腹大如娠，青筋露，年五十四，天癸未绝，大便常去红，六脉俱沉小而驶，两寸无力，与二术、参、苓、陈皮、山查、薏苡、厚朴、木香煎服七剂，腹觉宽舒；继以补中除湿、开郁利水，出入调理，两月而愈。

乙巳初夏，家君因久，喘嗽痰中见血，忽小溲短少，小腹作胀，皮肤浮肿，思经云：肺潮百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是小溲之行，由于肺气之降下而输化也。今肺受邪而上喘，则失降下之令，故小溲渐短，以致水溢皮肤而生肿满，此则喘为本而肿为标。治当清金降气为主，而行水次之，以白术、麦冬、陈皮、枳壳、苏子、茯苓、黄芩、桔梗、猪苓、泽泻、桑皮、苏梗，出入数服而安。

予次儿素食少，五月间因多食杨梅，至六月，遍身面目浮肿，腹亦膨胀，用苍、白二术（土炒）为君，木通、赤茯苓、泽泻为臣，半夏、陈皮、大腹皮、桑白皮、白芍、桔梗为佐，苏梗、厚朴、草果为使，加姜水煎，一日二服，其渣汁加水煎第二服，每日用紫苏、忍冬藤、萝卜种煎水浴一次，服四日肿胀消十之八，乃用参苓白术散，以生紫苏煎汤调，日服二次，小水黄，加木通煎汤煎药六贴，去紫苏，加木瓜、滑石，最后加连翘、栀子，八贴全愈。

卷 第 五

癥 瘕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积瘕也。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于内，则三十日死后，二十余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昆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决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阴搏，溲血如前止（《史记》）。

临菑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芜荑花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脏无邪气及重病（《史记》。博按：此案重见诸虫门）。

隋有患者尝饥而吞食，则下至胸，便即吐出，医作噎疾膈气翻胃三候治之无验，有老医任度视之曰：非三疾，盖因食蛇肉不消而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风，常求蛇肉食，风稍愈，复患此疾矣。遂以芒硝大黄，合而治之，微泄利而愈，乃知蛇瘕也（《名医录》）。

乾德中江浙间有慎道恭，肌瘦如劳，唯好食米粥之，则口中清水出情似忧思，食米顿便如常，众医莫辨，后遇蜀僧道广，以鸡屎及白米各半合，共炒为末，以水一盏调顿服，良久，病者吐出如米形，遂瘥，病原谓米瘕是也。

徐文伯善医术，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发则气绝，众医以为肉瘕，文伯视之曰：此发瘕也。以油灌之，即吐物如发，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沥尽，唯余一发而已，遂愈。

《唐书》曰：甄权弟立言，善医，时有尼明律，年六十余，患心腹膨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其脉，曰：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一蛇如小手指，唯无眼，烧之，犹有发气，其疾乃愈（《太平御览》）。

《异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啖鸭肉，乃成瘕病，胸满面赤，不得饮食，医令服秫米，须臾烦闷，吐一鸭雏，身喙翅皆已成就，唯左脚故缀昔所食肉，遂瘥（《太平御览》）。

《志怪》曰：有人得瘕病，腹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酒枪，容数合许，华佗闻其病面解之，便出巾栉中药，以

投即消成酒焉（博按：毋论事涉怪诞不足征信，世安有剖父腹以验病之理，此案可删）。

景陈弟长子拱，年七岁时，胁间忽生肿毒，隐隐见皮里一物，颇肖鳖形，微觉动转，其掣痛不堪，德兴古城村外有老医见之，使买鲜虾为羹以食，咸疑以为疮毒所忌之味，医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鳖症也。吾求其所好，以尝试之尔，乃制一药如疗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钱投之，数服而消。明年，病复作，但如前补治，遂绝根（《类编》）。

昔有人共奴俱患鳖瘕，奴前死，遂破其腹，得白鳖，仍故活，有人乘白马来看鳖，白马遂尿，随落鳖上，即缩头，寻以马尿灌之，即化为水，其主曰：吾将瘥矣。即服之，遂愈（《续搜神记》）。

昔人患癥瘕死，遗言令开腹取之，得病块干硬如石，文理有五色，人谓异物，窃取削成刀柄，后因以刀刻三棱，柄消成水，乃知此药可疗癥瘕也（本草）。

一人患蛇瘕，常饥，食之即吐，乃蛇精及液沾菜上，人误食之，腹内成蛇，或食蛇亦有此症。用赤头蜈蚣一条，炙为末，分二服，酒下。

一人患鳖瘕，痛有来止，或食鳖即痛。用鸡屎一升，炒黄，投酒中浸一宿，焙为末，原浸酒调下。

一人好饮油，每饮四五升，方快意，乃误吞发入胃，血裹化为虫也。用雄黄五钱，水调服。

石藏用蜀人，良医也。名盛著，一士人尝因承檐溜盥手，觉为物触入指爪中，初若丝发然，既数日，稍长如线，伸缩不能如常，始悟其为龙伏藏也。乃扣治疗之方于石，石曰：此方书所不载也。当以意去之，归可末蜣螂涂指，庶不深入胸膜，冀他日免震厄之患。士人如其言，后因迅雷，见火光遍身，士人惧，急以针穴指，果见一物自针穴跃出，不能灾。

桓宣武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便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裁减升合，便以为大，不足，后有客造之，更进五升，乃大吐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皱，状似牛肚，客乃令置之盆中，以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口鸣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增五升，便悉浑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遂瘥。或问之：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茗瘕（《续搜神记》）。

《齐谐记》云：江夏安陆县隆安中，有人姓郭名坦，得天行病后，遂大善食，一日消斗米，家贫不能给，行乞于市，一日大饥，不可忍，人家后门有三畦薤，因窃啖之，尽两畦，便大闷极，卧地，须臾大吐，吐一物如龙，因出地渐小，主人持饭出食之，不复食，因撮饭著所吐物之上，即消而成水，此病寻瘥（东坡《物类相感志》）。

永徽中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一日饥，作鲙未成，忍饥不禁，遂吐一物如虾蟆，自此不复能食鲙矣。（《宣室志》）。

有黄门奉使交广回，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大热，困且渴，遂饮水，觉腹中坚痞如石，周以硝石及雄黄煮服之，立吐一物，长数寸，大如指，鳞甲具，投之水中，俄顷，长数尺，复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龙矣，上甚惊讶（《明皇杂录》）。

褚澄治李道念有冷疾（元本误疫），五年，众医不瘥。澄为诊脉，谓曰：汝病非冷非热，当是食白茫鸡子过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动，开看是鸡雏，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尽。更服所余药，又吐得如向者有十三头而病都瘥（《南史》）。

《证治要诀》云：一人病症瘕腹胀，纯用三棱、莪术，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鱼状而愈，或加入香附子，用水煎，多服取效。

一人自幼好酒，片时无酒，叫呼不绝，全不进食，日渐羸瘦，或执其手缚柱上，将酒与看而不与饮，即吐一物如猪肝入酒内，其人自此遂恶酒。

潘璟，字温叟，名医也。虞部员外郎张咸之妻，孕有五岁，南陵尉富昌龄妻孕二岁，团练使刘彝孙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温叟视之，曰：疾也。凡医妄以为有孕尔，于是作剂饮之，虞部妻堕肉块百余，有眉目状，昌龄妻梦二童子，色漆黑，仓卒怖悸疾去，彝孙妾堕大蛇，犹蜿蜒不死，三妇皆无恙（《夷坚志》。琇按：此案重见第十一卷娠症门）。

镇阳有士人嗜酒，日尝数斗，至午夜，饮兴一发，则不可遏，一夕大醉，呕出一物，如舌，视无痕窍，至欲饮时，眼遍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尽，至常日所饮之数而止，遂投之猛火，急爆裂为十数片，士人由是恶酒。

汾州王氏得病，右胁有声如虾蟆，常欲手按之，不则有声，声相接，群医莫能辨。诣留阳山人赵峦诊之，赵曰：此因惊气入于脏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声。王氏曰：因边水行次，有大虾蟆，跃高数尺，蓦作一声，忽惊叫，便觉右胁牵痛，自后作声，尚似虾蟆也，久未瘥。峦乃诊王氏脉，右关脉伏结，积病也。故正作积病治，用六神丹，泄下青涎类虾蟆之衣，遂瘥（《名医录》）。

昔有患者，饮食如故，发则如癫，而色青黄，小腹胀满，状如妊孕，医诊其脉与证皆异，而难明主疗，忽有一出叟曰：闻开皇六年，灞桥有患此病，盖因三月八日，边水食芹菜得之。有识者曰：此蛟龙病也。为龙游于芹菜之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饧，每剂五合，服之数剂，吐出一物，形虽小而状似蛟龙，且有两头，获愈。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一物，状如麻鞋底，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医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诚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有胡求买，增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问此是何物？胡云：是销鱼之精。亦能销腹中块病，人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王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广异记》）。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彀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真于茶瓯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瓯楪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共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西阳杂俎》）。

戴人治王宰妻病，胸膈不利，用痰药一涌而出雪白虫一条，长五六寸，有口鼻牙齿，走于涎中，病者忿而断之，中有白发一茎，按永徽中破一物，其状如鱼，即所谓生瘕也。

嘉靖中，长洲邹表妻，患小腹下左生一块，形如梅李，久之吐出，始则腐溃若米粞之状，中则若蚬肉之状，以指捻开，则有长发数条在其内，名医竟不能治，遂至不起。夫蛇发等瘕，往往载于方书，或偶因食物相感，假血而成，理或有之，不可指为妄诞也。

山东民间妇人，一臂有物，隐然肤中，屈佶如蛟龙状，妇喜以臂浸盆中，一日雷电交作，自臑出臂，果一龙擘云而去（《霏雪录》）。

积　块

罗谦甫治真定王用之，年二十九岁，病积，脐左连胁如覆杯，腹胀如鼓，多青络

脉，喘不能卧，时值暑雨，加之自利完谷，日晡潮热，夜有盗汗，以危急求治。罗视之，脉得浮数，按之有（疑无）力，谓病家曰：凡治积，非有毒之剂攻之则不可，今脉虚弱如此，岂敢以常法治之。遂投分渗益胃之剂，数服而清便自调，继以升降阴阳，进食和气，而腹大减，胃气稍平，间以削之，月余良愈。先师尝曰：洁古有云：养正积自除。譬之满座皆君子，纵有小人，自无所容。今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除矣。洁古之言，岂欺我哉？《内经》云：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满实中有积气，大毒之剂，尚不可过，况虚中有积者乎，此亦治积之一端也。邪正虚实，宜精审焉。

丹溪治一妇，性急多劳，断经一月，小腹有块，偏左如掌大，块起即痛盛，腹渐肿胀，夜发热，食减，其脉，冬间得虚微短涩，左尤甚。初与白术一斤，和白陈皮半斤，作二十贴煎服，以三圣膏贴块上，经宿块软，再宿，则块近下一寸，旬日食进，痛热减半；又与前药一料，加木通三两，每贴加桃仁九个，而愈。

一人年六十，素好酒，因暑，忽足冷过膝，上脘有块如拳，引胁痛，不可眠，食减不渴，已服生料五积散三贴，脉沉涩数小而右甚，便赤。用大承气汤，大黄减半而熟炒，加黄连、芍药、川芎、干葛、甘草作汤，以括蒌仁、半夏、黄连、贝母为丸，吞之，至二十贴，足冷退，块减半，遂止药，半月而愈。

一妇因经水过多，每服涩药，致气痛，胸腹有块十三枚，遇夜痛甚，脉涩而弱，此因涩药致败血不行。用蜀葵根煎汤，再煎参、术、青皮、陈皮、甘草稍、牛膝，入元明粉少许，研桃仁，调热服，二贴连下块二枚，以其病久血耗，不敢顿下，乃去葵根、元明粉服之，块渐消而愈。

一妇形瘦色嫩，味厚，幼时以火烘湿鞋，湿气上袭，致吐清水吞酸，服丁香热药，时作时止，至是心疼，有痞块，略吐食，脉皆微弦，重似涩，轻稍和，与左金丸二十四粒，姜汤下，三十余次，食不进。朱曰：结已开矣。且止药，或思饮，少与热水，间与青六丸。脉弦渐添，困卧著床，近四旬，与人参酒芍药汤引金泻木，渐思食。苦大便秘，以生芍药、陈皮、桃仁、人参为丸与之，蜜导便通，食进，半月而安。

一妇因哭子后，胸痞，有块如杯，食减，面淡黄黯黑，急甚，脉弦细虚涩，日晡发寒热，知其热危。补泻兼用，以补中益气汤随时令加减，与东垣痞气丸相间服之，食前用汤，食后用丸，必汤多于丸也。一月，寒热退，食稍进，仍服前药，二月后，忽夜大寒热，至天明始退，其块如失，至晚，手足下半节皆肿，遂停药数日，忽夜手足肿如失，天明，块复有而小一晕，以二陈汤加白术、桔梗、枳实，服半月而安，次年生子。

一妇年四十余，面白形瘦，性急，因忤意，乳房下贴肋骨间结一块，渐长掩心，微痛，膈闷，食减，口苦，脉微短涩，知其经亦不行，思其举动如常，尚有胃气，以琥珀膏贴块，以参、术、芎、归，佐以气药，二百余贴，并吞润下丸，脉涩减，渐充，经行紫色，用前汤丸，加醋炒三棱，佐以抑青丸，块消一大半，食进，朱令其止药，待来春木旺区处。次夏，块复作，大于旧，脉平和，略弦，自言食饱后，则块微痛闷，食行却自平，知其因事激也。以前补药加炒芩，佐以木通、生姜，去三棱，吞润下丸，外贴琥珀膏，半月，经行而块散。此是肺金为火所铄，木邪胜土，土不能运，清浊相干，旧块轮郭尚在，因气血未尽复，浊气稍留，旧块复起也。补其正气，使肺不受邪，木气平而土气正，浊气行而块散矣。

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忧，年四十，经不行三月矣，小腹当中有一气块，初如栗，渐如盏，脉涩，重取却有，按之痛甚，扪之高半寸，与《千金》硝石丸四五次，忽乳头黑且汁，恐孕也。朱曰：涩脉无孕。又与三五贴，脉稍虚豁，知药竣矣。令止前药，与四物汤，倍加白术，佐以陈皮，三十贴，俟脉完，再与硝石丸数次，块消一晕，止药又半月，经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内有如椒核者数十粒，已消一半，累求药不与，待

其自消（琇按：即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之义），至经行三次，每下小黑块，乃尽消。凡攻击之药，有病即病受之，邪轻则胃受伤矣。夫胃气，清纯中和者也。惟与五谷肉菜果相宜，药石皆偏胜之气，虽参芪，性亦偏，况攻击者乎。此妇胃气弱，血亦少，若待块尽而却药，则胃气之存者几希矣。

一人作劳饮酒，醉卧肺痛，饥而过饱，遂成左胁痛，一块如掌，按之甚痛，倦怠不食，脉细涩沉弱，不数，此阴滞于阳也。以韭汁，桃仁七枚，服三次，块如失，痛在小腹，块如鸡卵，以童便研桃仁十余粒，又以韭饼置痛处熨之，半日前后，大便通而安。

一人茶癖，用石膏、黄芩、升麻为末，砂糖水调服愈。

一人爱饮茶，用白术、石膏、片芩、芍药、薄荷、胆星，为末，砂糖调膏，津液化下。

一人年近三十，旧因饱食牛肉豆腐，患呕吐，即次饱食不节，左胁下生块，渐大如掌，痛发则见，痛止则伏，其人性急，脉弦数，块上不可按，按之愈痛，时吐酸苦水，或作肾气治。朱曰：非也，此足太阴有食积与湿痰。遂投烧荔枝核二枚，炒山栀五枚（去皮），炒枳核十五枚（去壳），山查九枚，炒茱萸九枚，人参一钱，细研，取急流水一盏煎沸，入生姜汁令辣，食前通酒热服，与六贴，吐二贴，服四贴，与此药且止其痛，却与消块药，用半夏末六钱，皂角六个，黄连半两（炒），石醭二钱，另研，上以皂角水煮取汁，拌半夏末晒干，同为末，以糖球膏为丸，胡椒大。每服百丸，姜汤下，数日愈

一人正月发疟，因此有块在脐边，或举发，起则痛，伏则不痛，有时自隐痛，自灸脐中，脉甚弦，右手伏，重按则略数，此蕴热因春欲汗解，而气弱不能自发为汗，复郁，又因食不节，热挟食，所以成块，宜以保和丸二十，温中丸二十，抑青丸二十，白术木通三棱汤下之。

一妇死血，食积，痰饮，成块在胁，动作雷鸣，嘈杂眩晕，身热，时作时止，以台芎、山栀（炒）、三棱、莪术（并醋煮）、桃仁（去皮尖）、青皮、麦皮面各五钱，黄连一两（半用吴萸炒，半用益智炒（去萸益不用），山查、香附各一两，萝卜子一两半，炊饼丸服。

一妇血块如盘，有孕，难服峻药，以香附四两（醋煮，治气），桃仁一两（去皮尖，治血），海石二两（醋煮软坚），白术一两（补），神曲糊丸（消）。

刘仲安治真定总兵董公之孙，年二十余，病癖积，左胁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发热肌热，咳嗽自汗，日晡尤甚，牙疳臭恶，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饮食减少，病甚危。刘先以沉香二钱，海金砂、轻粉各一钱，牵牛末一两，为末，研独头蒜如泥，丸如桐子大，名曰沉香，海金砂丸，每服五十丸，煎灯草汤送下，下秽物两三行，次日，以陈皮、萝卜子（炒）各半两，木香、胡椒、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钱，蝎梢（去毒）二钱半，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米饮下三十丸，名曰塌气丸。服之十日，复以沉香海金砂丸再利之，又令服塌气丸，如此互换，服至月余，其癖减半，百日良愈。

御医盛启东，永乐中，东宫妃张氏，十月经不通，众医以为胎而胀。一日上谓曰：东妃有病，往视之。东宫以上命医也，导之惟谨，既诊，出复命，使具病状，晚若何，早若何，一如见。妃闻之曰：朝廷有此名医，不早令视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剂。东宫视之，大怒曰：好御医，早晚当诞皇孙，乃为此方何也？遂不用，数日，病益剧。乃复诊之，曰：再后三日，臣不敢药矣。仍疏前方，乃锁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将籍没家矣。既三日，红棍前呼，赏赐甚盛。盖妃服药下血数斗，疾遂平，既而上亦赐之曰：非谢医，乃压惊也（《文恪公笔记》）。

屯田郎中张谨妻，年四十余而天癸不至，潘温叟察其脉曰：明年血溃乃死。既而

果然（《能改斋漫录》。琇按：此条重见经水门）。

一兵官食粉多成积，师以积气丸杏仁相半，细研为丸，五丸，熟水下，数服愈，今厨家素粉与掉粉，不得近杏仁，近之则烂可征也。

虚　损

罗谦甫治建康道按察副使奥屯周卿子，年二十有三，至元戊寅春间，病发热，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肠鸣，不思饮食，舌不知味，懒言，时来时去，约半载余。罗诊脉浮数，按而无力，正应浮脉歌云：脏中积冷荣中热，欲得生津要补虚。先灸中脘，乃胃之纪也。使引清气上行，肥腠理，又灸气海，乃生发元气，滋荣百脉，长养肌肉，又灸三里，乃胃之合穴，亦助胃气，撤上热使下于阴分，以甘寒之剂泻热火，佐以甘温养其中气，又食粳米、羊肉之类，固其胃气，戒以慎言语，节饮食，惩忿窒欲，病气日减。数月，气得平复，逮二年，肥其倍常。或曰：世医治虚劳病，多用苦寒之剂，君用甘寒之剂，羊肉助发热，人皆忌之，今食之而效，何也？罗曰：《内经》云：火位之主，其泻以甘。《脏气法时论》云：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以甘泻之。泻热补气，非甘寒不可，若以苦寒泻其土，使脾土愈虚，火邪愈甚。又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劳者温之，损者益之。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类是已。先师亦曰：人参能补气虚，羊肉能补血虚之病。食羊肉，胡以疑为。或者曰：洁古之学，有自来矣。

丹溪治一人，体长，露筋骨，体虚而劳，头痛楚，自意不疗，脉弦大，兼数，寻以人参、白术为君，川芎、陈皮为佐，服至五月余，未瘳，以药力未至耳。自欲加黄芪，朱弗许，翌日，头痛顿愈，但脉微盛，又膈满不饥而腹胀，审知其背加黄芪也，遂以二陈加厚朴、枳壳、黄连以泻其卫，三贴乃安，是瘦人虚劳，多气实也（琇按：症本虚固当补，然瘦人气实纯用气药即不胀亦必胀满，参、术继以枳、朴先补后泻，理亦无碍，第先生素重养阴，此案何以独否）。

一老人头目昏眩而重，手足无力，吐痰相续，脉左散大而缓，右缓大不及左，重按皆无力，饮食略减而微渴，大便四日始一行，医投风药。朱曰：若是，至春必死，此大虚症，宜大补之。以参、芪、归、芍、白术、陈皮，浓煎，下连柏丸三十粒。服一年，后精力如丁年。连柏丸，姜汁炒，姜糊为丸，冬加干姜少许。

一人肥大苍厚，因厚味致消渴，以投寒凉药愈后，以黄雌鸡滋补，食至千数，患肺满呕吐，医投丁、沉、附子之剂，百贴而愈。值大热中，恶风，怕地气，乃堆糠铺簟蔽风而处，动止呼吸言语皆不能，脉四至，浮大而虚，此内有湿痰，以多饮燥热药，故成气散血耗，当夏令，法当死，赖色苍厚，胃气攸在，以参、术、芪熬膏，煎淡五味子汤，以竹沥调服，三月，诸症悉除，令其绝肉味，月余平复，因多啖鸡卵，患胸腹膨胀，自用二陈汤，加香附子、白豆蔻，其满顿除，乃令绝肉味，勿药自安。

虞恒德治一人，年五十余，体略瘦，十年前，得内伤挟外感证，一医用发表疏利之剂，十日余，热退而虚未复，胸中痞满，气促眩晕，召虞，治以补中益气汤，间与东垣消痞丸，陈皮枳实白术丸等药，调理而安，但病根未尽除而住药，故眩晕或时举，不甚重，至次年，因跋涉劳苦，又兼色欲之过，眩晕大作，历数医，皆与防风、荆芥、南星、半夏、苍术去风散湿消痰之剂，病弥笃，一日厥十数次，片时复苏，凡转侧即厥，不知人事，举家惶惑。召虞治，诊其六脉皆浮洪而濡，虞曰：此气血大虚之症。幸脉不数而身无大热，不死，但恐病愈后，尚有数年不能下榻。病者曰：苟得寓世，卧所甘心，投大补气血药，倍人参、黄芪，或加附子引经，合大剂，一日三贴，又煎人参膏，及作紫河车丸、补阴丸之类，间服，调理二月，服煎药二百余贴，丸药三五料，用人参五六斤，其厥不见，饮食如故，但未能下榻耳。次年，闻王布政汝 言往京师，道

经兰溪，以舟载候，就诊，王公曰：此症阴虚，风痰上壅，因误多服参芪，故病久不愈。建方，以天麻、菊花、荆芥、川芎等清上之药（琇按：方仍大错），亦未收效，止药。后越五六年方起，而步履如初，不思昔日病剧而藉参、芪等药之功，遂以王公之语咎虞为误矣（琇按：不峻养营未尝非误）。

东阳治一人发大汗，战栗，鼓掉，片时许，发躁热，身如火焚，又片时许，出大汗如雨，身若冰冷，就发寒战如前，寒后又热，热后复汗，三病继作，昼夜不息，庠生卢明夫，与作疟症治，不效。召虞诊，右手阳脉数而浮洪无力，阴脉略沉小而虚，左三部比右瘪小，亦浮软，虞曰：此阳虚症也。用补中益气汤，倍参芪，减升柴一半，加尿浸生附子一钱半，炒黄柏三分，干姜、薄桂各五分，大枣一枚，同煎服，一服，病减三之一，二服，减半，四服寒热止，而身尚有微汗，减去桂、附、干姜一半，服二贴，全愈。

薛已治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胀，饮食少思，服二陈、枳实之类，小便不利，大便不实，咳嗽腹胀，用淡渗破气之剂，手足俱冷，此足三阴虚寒之症也。用《金匮》肾气丸，不月而康。

一富商，饮食起居失宜，大便干结，常服润肠等丸，后胸腹不利，饮食不甘，口干体倦，发热吐痰，服二陈、黄连之类，前证益甚，小便滴沥，大便泄泻，腹胀少食，服五苓、瞿麦之类，小便不通，体肿喘嗽，用《金匮》肾气丸、补中益气汤而愈。

一男素不善调摄，唾痰口干，饮食不美，服化痰行气之剂，胸满腹胀，痰涎愈甚，服导痰理脾之剂，肚腹膨胀，二便不利，服分气利水之剂，腹大胁痛，不能睡卧，服破血消导之剂，两足皆肿，脉浮大不及于寸口，朝用《金匮》加减肾气丸，夕用补中益气汤，煎送前丸；月余，诸症渐退，饮食渐进，再用八味丸、补中汤；月余，自能转侧；又两月而能步履，却服大补汤、还少丹；又半载而康，后稍失调理，其腹仍胀，服前药即愈（琇按：阅此及前案，世之庸医一何夥耶，一逆再逆甚至三四其去死也，几希矣求治者可不慎欤）。

一妇患痰热，治者多以寒凉，偶得小愈，三四年，屡进屡退，于是元气消烁，庚子夏，遍身浮肿，手足麻冷，日夜咳嗽，烦躁引饮，小水不利，大肉尽去，势将危殆。薛诊脉洪大无伦，按之如无，此虚热无火，法当壮火之源，以生脾土，与《金匮》肾气丸料，服之，顿觉小水溃决如泉；俾日服前丸，及大补汤而愈，三四年间无恙。一日，因哀悲动中，前证复作，体如焚燎，口肉尽腐，胸腹胀满，食不下咽者四日，投以八味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匮》肾气丸料，加参、芪、归、术，未竟而胸次渐舒，陡然思食，不三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后日用前二丸间服，逾月而起，至秋深，复患痢，又服《金匮》肾气丸，加参、芪、归、术、黄连、吴萸、木香，痢遂止，但觉后重；又用补中益气加木香、黄连、吴萸、五味，数剂而全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七十，忽病昏昧，但其目系渐急，即合眼昏懵，如瞌睡者，头面有所触皆不避，少顷而苏，问之，曰：不知也。一日或发二三次，医作风治，病转剧。汪诊其脉，结止，苏则脉如常，但浮虚耳，曰：此虚病也。盖病发而脉结者，血少气劣耳，苏则气血流通，心志皆得所养，故脉又如常也。遂以大补汤，去桂，加麦冬、陈皮而安。三子俱庠生，时欲应试而惧，汪曰：三年之内，可保无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验。

一妇年逾三十，形色脆白，久病虚弱，汪诊治十余年，不能尽去其疾（琇按：纯是营气大损，上盛下虚水干木燥之病，凭仗参、芪、术、草，虽百年犹未能尽去其疾），一日复诊之，左则似有似无，右则浮濡无力，汪曰：畴昔左脉不若是，今倏反常，深为可惧，越三日诊之，两手脉皆浮濡，惟右则略近于驶而已，乃知脉之昨今异状者，由虚然也。近患头眩眼昏，四肢无力，两膝更弱，或时气上冲胸，哽于喉中，不得动转，

则昏懵口噤，不省人事，内热口渴，鼻塞食减，经水渐少。汪用参三钱，归身、白术、麦门冬各一钱，黄芪钱半，黄柏七分，枳实五分，甘草四分，煎服若缺药日久，前病复作，服之仍安。

一人年逾三十，质弱而色苍，初觉右耳时或冷气呵呵如箭出，越两月余，左耳气出如右（琇按：肾水虚也）。早则声哑，胸前有块攒热（琇按：卧则火聚于上也），饭后声哑稍开，攒热暂息（琇按：起则火下降也），少间，攒热复尔，或嗽恶酸水。小溲频赤，大溲溏泄，虽睡熟，亦被嗽而寤，哕恶二三声，胸腹作胀，头脑昏痛不堪，时或热发，浑身疼痛，天明，前症少息，惟攒热弗休，且近来午后，背甚觉寒，两腿麻冷（琇按：交阴分火上升也），用参二钱半，茯苓、麦冬、白术各一钱，黄连、甘草、枳实各五分，贝母、归身各一钱，白芍八分，煎服寻愈。

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清减，初以伤寒过汗，嗣后两足时冷，身多恶寒，食则易饥，日见消瘦，频频梦遗，筋骨疼痛，久伏枕榻，医用滋阴降火，罔效。汪视左脉浮虚而缓，右则浮弦而缓，此阳虚耳。病者曰：易饥，善食，梦遗，似属阴虚，若作阳虚而用参芪，恐益予病。汪曰：古人谓脉数而无力者，阴虚也；脉缓而无力者，阳虚也。今脉浮虚弦缓，则为阳虚可知。以症论之，病属阴虚，阴虚则热发，午后属阴，则午后当遍身热发，恶寒，揭胸露手，蒸蒸热闷烦躁矣。兹患是症俱无，何以认为阴虚？夫阳虚，则恶寒恶风，虽天暖日融，犹畏出门庭，今患两足时冷，身多恶寒，皆阳虚之验。又汗多亡阳，非阳虚而何？食则易饥者，非阴虚火动也。盖脾胃以气为主，属阳，脾胃之阳已虚，又泻以苦寒属阴之药，故阳愈虚而内空竭，须假谷气以扶助之，是以易饥而欲食，虽食，亦不生肌肉也。经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又曰：饮食不为肌肤。其此之谓欤？梦遗亦非特阴虚。经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今阳既虚，则阳之精气不能养神。心以藏神，神失所养，飘荡飞扬而多梦，阳之柔气不能养筋；肝主筋以藏魂，筋失所养，则浑身筋骨，因以疼痛，魂亦不藏，故梦寐弗宁，安得而不遗乎？经曰：气固形实。阳虚则不能固，而精门失守，此遗之所以频而不禁也。经曰：肾者，胃之关也。今若助阳以使其固，养胃以守其关，何虑遗之不止。乃以参、芪各二钱，白术一钱，甘草五分，枳实、香附、山查、韭子各五分，煎服，半载，随时令寒暄升降而易其佐使，调理乃安（旧刻脱误）。

仁和县一吏，早衰病瘠，齿脱不已，从货药道人得一单方，独碾生硫黄为细末，实猪脏中，水煮脏烂，碾细，宿蒸饼丸大如梧桐子，随意服，两月后，饮啖倍常，步履健，年逾九十，略无老态，执役如初。因从邑宰入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数十行，所泄若金水，嗣是尪悴，不日寻卒。李巨源得其事于临安人，内医官管范，尝与王枢使言之，王谓惟闻猪肪脂能制硫黄，兹用脏，尤为有理（《类编》。琇按：石药多燥烈，阴虚内热人服之必贻大患，慎之）。

汪篁南治一妇，以恼怒，患痰嗽，潮热，自汗，肌体瘦损，屡药罔效，脉浑浑如泉涌，右寸散乱，数而且紧，以参、芪、归、术、茯苓、陈皮、甘草、白芍、半夏曲、香附、圆眼肉四贴，自汗十愈八九，起立觉有力，痰嗽减半，惟口内干热，前方半夏换贝母，出入调理寻愈。

江应宿治周三者，祁门人也。年近三十，潮热，咳嗽，咽哑。诊之，六脉弦数。周故以酒膏，先年因醉后呕血。是年，又复呕血数升，遂咳不止，百治不应，肌食递减，烦躁喘满，予与四物换生地，加贝母、丹皮、阿胶、麦冬、五味煎服，加生蔗汁一小酒杯，姜汁少许。嗽渐止，食少，再加白术、茯苓、人参。食渐进，夜噙太平丸，晨服六味丸，加枸杞、人参、麦冬、五味为丸，两月，嗽止。半年，肥白如初。

劳　瘵

葛洪曰：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又挟诸鬼邪为害，其病变动，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的所知苦，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沉滞，以至又传傍人，乃至灭门，觉如是候者，急取獭肝一具，阴干杵末，服方寸匕，日三，未愈，再作。《肘后》云：此方神良。宣和间，天庆观一法师，行考召，极精严，时一妇人投状，述患人为祟所附，须臾召至，附语云：非我为祸，别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为祟耳。渠今已成形，在患人肺为虫，食其肺系，故今吐血声嘶。师掠之，此虫还有畏忌否？久而无语，再掠之，良久云：容某说，惟畏獭爪屑为末，以酒服之则去。患家如其言而得愈，此予所目见也。究其患亦相似，獭爪者，殆獭肝之类欤（《本事方》）。

一妇染瘵疾骎剧，偶赵道人过门，见而言曰：汝有瘵疾，不治谓何？答曰：医药罔效耳。赵曰：吾得一法，治此甚易，当以癸亥夜二更，六神皆聚之时，解去下礼衣服，于腰上两傍微陷处，针灸家谓之腰眼，直身平立，用笔点定，然后上床合面而卧，每灼小艾炷七壮，劳虫或吐出，或泻下，即时平安，断根不发，更不传染。如其言获全（《类编》）。

袁州寄居武节郎李应，本相州法司，尝以吏役，事韩似夫枢密，兵火后，忽于宜春见之云，从岳侯军得官，今闲居于此，从容问其家事，潸然泪下曰：某先有男女三人，长子因买宅，入久空无人所居之室，忽觉心动，背寒凛凛，遂成劳瘵之疾，垂殆，传于次女，长子既殁，女病寻亟，继又传于第三子，同一证候，应大恐，即祷于城隍神，每日设面饭，以斋云水冀遇异人，数日，因往市中开元寺门前，有一人衣俗士服，自称贫道，踵足而呼曰：团练，闻宅上苦传尸劳，贫道有一药方奉传，同入寺中，问其姓名，不答，授云云，应即取笔书之，道人言欲过湖南，应留之饭，辞赠之钱，不受，临岐，又言此药以天灵盖、虎粪内骨为主，切须仔细寻觅青蛇脑，如无亦可，服药前一日，须盛享城隍神，求为阴助，应以其事颇异，如其言。治药既成，设五神位，具饮馔十品，以享城隍，又别列酒食，以犒饮阴兵，仍于其家设使者一位于病榻之前，服药食顷，脏腑大下，得虫七枚，色如红爓肉，腹白长约一寸，阔七八分，前锐后方，腹下近前有一口，身之四周有足若鱼骨，细如针，尖而曲，已死，试取火焚之，以铁火箸札刺不能入，病势顿减。后又服一剂，得小虫四枚，自是遂安。今已十年，肌体悦泽，不复有疾。道人后竟不来，其药用天灵盖三钱，酥炙黄色，为末，秤虎粪内骨一钱，人骨为上，兽骨次之，杀虎大肠内取者亦可用，同青蛇脑小豆许，或绿豆许，同酥涂炙，色转为度，无蛇脑，只酥炙亦得，鳖甲（极大者，醋炙黄色为末）一两（九肋者尤妙），安息香半两，桃仁一分（去皮尖，研），以上为末，绢筛过，槟榔一分（别为细末），麝香一钱（别研），青蒿取近梢者四寸（细锉六两），豉三百粒，葱根二十一个（拍破），东引桃、李、柳、桑枝各七茎，粗如箸头大，各长七寸，细锉枫叶二十一片，如无亦得，童便半升，先将青蒿、桃、李、柳、桑枝、枫叶、葱、豉，以官省升量水三升，煎至半升许，去滓，入安息香、天灵盖、虎粪内骨、鳖甲、桃仁，与童便同煎，取汁去滓，有四五合，将槟榔、麝香同研均。调作一服，早晨温服，以补盖出汗，恐汗内有细虫，以帛拭之，即焚此帛，相次须泻，必有虫下。如未死，以大火焚之，并弃长流水内，所用药切不得令病人知，日后亦然。十余日后，气体复元；再进一服，依前焚弃，至无虫而止。此药如病者未亟，可以取安；如已亟，俟其垂死，则令次已传染者服之。先病者虽不可救，后来断不传染，韩枢密孙卢帅亚卿传（《百一选方》）。

丹溪治一人，久嗽吐红，发热，消瘦，众以为瘵，百方不应。朱视之，脉弦数，日

轻夜重，用倒仓法而愈，次年生子。

越州镜湖，邵氏女，年十八，染瘵疾累年，刺灸无不求治，医莫效。渔人赵十，煮鳗羹与食，食觉内热，病寻愈。今医家所用鳗鱼煎，乃此意也。

有人得劳疾，相因染死者数人，取病者纳棺中钉之，弃于水，永绝传染之患，流之金山，有人异之，引岸开视，见一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多得鳗鱼食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焉（《稽神录》）。

一人劳伤而得瘵疾，渐见瘦瘠，用童便二盏，无灰酒一盏，以新磁瓶贮之，纳全猪腰子一对于内密封泥，日晚，以慢火养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温之，发瓶饮酒，食腰子，一月而愈。后以此治数人，皆验。此盖以血养血，全胜金石草木之药也（《琐碎录》）。

一女子十余岁，因发热，咳嗽喘急，小便少，后来成肿疾，用利水药得愈，然虚羸之甚，遂用黄芪建中汤日一服，一月余，遂愈。盖人禀受不同，虚劳小便白浊，阴脏人，服橘皮煎，黄芪建中汤，获愈者甚众，至于阳脏人，不可用暖药，虽建中汤不甚热，然有肉桂服之稍多亦反为害，要之用药，当量其所禀，审其冷热，而不可一概用也（《医余》。琇按：此全科玉律，凡治病皆当取法不特虚劳一症也）。

睦州杨寺丞，有女事郑迪功，苦有骨蒸内热之病，时发外寒，寒过内热，附骨蒸盛之时，四肢微瘦，足趺踵，其病在脏腑中，众医不瘥，适处州吴医，只单石膏散，服后，体微凉如故，其方出《外台秘要》，只用石膏研细，十分似面，以新汲水和服方寸匕，取身无热为度（《名医录》）。

无锡游氏子，少年耽于酒色，旋得疾，久而弗愈，势危甚，忽语其家人曰：常见两女子，服饰华丽，其长才三四寸，每缘吾足而行，冉冉在腰而没，家人以为祟，一日名医自远而至，家人扣之，医曰此肾神也。肾气绝，则神不守舍，故病者见之（《癸志》）。

一人患劳瘵二年，一日无肉味，腹痛不可忍，其家恐传染，置于空室待自终，三日无肉食，或惠鸡子，病人自煎食，将熟，忽打喷嚏，有红线二尺许，自鼻入铫，遂以碗覆煎死之，自此遂安。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形瘦色脆，过于房劳，病怠惰嗜卧，食后腹痛，多痰，觉自胃中而上，又吐酸水，肺气不清，声音不亮，已数更医，或用补阴消导等剂。汪诊之，脉皆细濡无力，约有七至，问曰：热乎？曰：不觉。曰：嗽乎？夜间数声而已。曰：大便何如？近来带溏，粪门傍生一疖，今已溃脓，未收口耳。曰：最苦者何？夜卧不安，四肢无力而已。汪曰：脉病不应，夫脉数主热，今觉不热，乃内蒸骨髓欤。或正气已竭，无复能作热欤，拠证似难起矣。何以故？虚劳粪门生疖，必成瘘疮，脉不数者尚不可为，况脉数乎。盖肺为吸门司上，大肠为肛门，司下，肺与大肠，腑脏相通，况肺为气主，阳气当升，虚则下陷，所谓物极则反也。今病内热燔灼，肺气久伤，故下陷肛门而生疖瘘，肺伤极矣。非药能济，月余寻卒（琇按：余尝治二人一少年一老者，皆劳嗽失音已数月余，投以集灵膏加减至数十剂皆下发痔而愈，或问其故？曰无他脏病移腑则轻耳。然与石翁所论不同）。

江少微治邑人方信川子，年三十余，因劳役失饥，得潮热疾，六脉弦数，宛然类瘵疾，但日出气暄则热，天色阴雨夜凉则否，暄盛则增剧，稍晦则热减，已逾二年。江曰：此内伤脾胃，阴炽而阳郁耳。以补中益气汤加丹皮、地骨。嗽喘，更加阿胶、麦冬、五味子而愈。

宿按：劳瘵乃精竭血虚，火盛无水之症，脉多弦数，潮热咳嗽，咯血。若肉脱脉细数者不治。经云：心本热，虚则寒，肾本寒，虚则热。又云：心虚则热，肾虚则寒。当分别阴阳虚实，心肾虚而寒者，是气血正虚，以其禀赋中和之人，暴伤以致耗散真

气，故必近于寒，宜温补以复元气。心肾虚而热者，是气血之偏虚也。以其天禀性热血少之人，贪酒好色，肾水不升，心火不降，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故致于热也。苟非滋阴养血、凉肝补肾，则阳愈亢而成劳极偏虚之症矣。或有挟外感邪热，致烁阴血枯涸者，固不可用参、芪甘温之药。若产后血虚，及劳心用力失血，饮食失调，暴伤血虚之症，非血虚本病，亦正虚之类也。又兼温补其气。阳虚者，挟寒之症；阴虚者，挟热之候；内伤者，暴损元气；虚损者，累伤气血；积损成劳，病已极矣。虽良工，鲜能善其后矣。

汗

东垣治一人，二月，天气阴雨寒湿，又因饮食失节，劳役所伤，病解之后，汗出不止，沾濡数日，恶寒，重添厚衣，心胸间时烦热，头目昏聩上壅，食少减，此乃胃中阴火炽盛，与外天雨之湿气，峻然二气相合，湿热大作，汗出不休，兼见风邪以助东方甲乙。以风药去其湿，甘寒泻其热，羌活胜湿汤，以炙甘草、生苓、酒芩、人参、羌活、防风、藁本、独活、细辛、蔓荆子、川芎各三分，黄芪、生甘草、升麻、柴胡各半钱，薄荷一分，作一服水煎。

一人别处无汗，独心孔一片有汗，思虑多，则汗亦多，病在用心，名曰心汗。宜养心血，以艾煎汤，调茯苓末服之。

刘全备治一男子，惊恐自汗，曾服麻黄根、黄芪、牡蛎等药，不效。用白芷一两，辰砂半两，为细末，每服二钱，酒调下，因其不能饮，用茯神、麦冬调下而愈。盖此能敛心液故也。

虞恒德治一人，得内伤虚症，发热，自汗如雨不止，服补中益气汤十数贴，不效，虞以前方加减，每贴用蜜制黄芪一钱半，人参一钱，白术、甘草、陈皮各七分，当归、白芍各一钱，升麻、柴胡各一分，加桂枝三分，麻黄根七分，浮小麦一撮，炮附子三分，三贴而汗止，热亦退，寻安。

严州山寺有旦过僧，形体羸瘦，饮食甚少，夜卧遍身出汗，迨旦，衾衣皆湿透，如此二十年，无复可疗惟待毙耳。监寺僧曰：吾有药绝验，为汝治之，三日，宿疾顿愈。遂并以方授之，乃桑叶一味，乘露采摘，烘焙干为末，二钱，空腹温米饮调，或值桑落，用干者，但力不及新耳。按：本草亦载桑叶止汗，其说可证（《辛志》）。

一人血气衰弱，羸瘦，大汗如雨不止，诸医弗效，以十全大补汤倍加参芪，以童便制过附子，一剂即效，数剂全愈（《医鉴》）。

不　汗

《晋书》曰：张苗雅好医术，善消息诊处，陈廪邱得病，连服药发汗，汗不出。众医云：发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风发温气于外，迎之必得汗也。复以问苗云：曾有人疲极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诸医与散四日，发其汗者八次，汗不出，乃烧地布桃叶于上蒸之，即得大汗，便于被下傅粉粉身，极燥乃起，即愈。廪邱如其言，果瘥。

便　浊（附便数）

丹溪治张子元，气血两虚，有痰，痛风时作，阴火间起，小便白浊，或赤带下，用青黛、蛤粉、椿皮、滑石、干姜（炒）、黄柏（炒）、为末，神曲糊丸，仍用燥药。

一人便浊半年，或时梦遗，形瘦，作心虚治，以珍珠粉丸，合定志丸服效。

一妇年近六十，形肥味厚，中焦不清，积为浊气，流入膀胱，下注白浊，浊气即是湿痰，用二陈汤加升麻、柴胡、苍术、白术四贴。浊减半，觉胸满，因升麻、柴胡

升动胃气，痰阻满闷，用二陈，加炒面、白术以泄其满。素无痰者，升动不闷，兼以青黛、樗皮、蛤粉、黄柏（炒）、干姜、滑石为末（炒），神曲糊丸服之。

一人便浊而精不禁，用倒仓法，有效。

一妇人上有头风鼻涕，下有白带，用南星、苍术、酒芩、辛荑、川芎（炒）、黄柏、滑石、半夏、牡蛎粉。

东垣治一妇人，带漏久矣，诸药不效，诊得心胞尺脉微，其白带下流不止，崩中者，始病血崩，久则血少，复亡其阳，故白浊之物下流不止，如本经血海将枯，津液复亡，枯干不能滋养筋骨，以本部行经益津液，以辛热之气味补其阳道，生其血脉，以苦寒之药，泄其肺而救上热伤气。以人参、白葵花四分，橘皮五分，生黄芩（细研）、郁李仁（去皮尖，研）、炙甘草、柴胡各一钱，干姜（细末）二钱，除黄芩外，水煎将熟，入芩，热服愈。

吕沧州治一妇，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顿消骨立，诊其脉，则二手三部皆洪数，而左口尤躁疾，曰：此三阳病，由一水不能胜五火，乃移热于小肠，不癃则淋。其人曰：前溲如脂者已数日。语未竟，趋入卧内漱，及索其溺器以视，则如饪釜置烈火，涌沸不少休，吕以虎杖、滑石、石膏、黄柏之剂清之，痛稍却，而涌沸犹尔也。继以龙脑、神砂末，醯之以椑柿，食方寸匕，沸辄止。

南安太守松江张汝弼，曾患渴疾白浊，久服补肾药，皆不效，一日遇一道人，俾服酒蒸黄连丸，其疾顿瘳。其制法：以宣黄连一斤，去须，煮酒浸一宿，置甑上累蒸至黑，取出晒干，为细末，蜜丸桐子大，日午，临卧，酒吞三十丸。脏毒下血者，亦治。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季夏日午，房后多汗，晚浴，又近女色，因患白浊，医用胃苓汤。加右眼作痛，用四物汤入三黄，服之睡醒，口益加若。又加左膝肿痛，仲冬，不药浊止，渐次延至背痛，不能转侧，日轻夜重，嚏则如绳束缚腰胁，痛楚不堪，呵气亦应背痛，或时梦遗。次年正月，汪诊之，脉皆缓弱无力，左脉缓而略滑，曰：此脾肾病也。夫缓，脾脉也。缓弱无力，脾虚可知。左脉滑者，血热也。遂以人参、黄芪各二钱，茯苓、白术（博按：汪案原无白术）、归身、麦冬各一钱，牛膝、神曲、陈皮、黄柏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三十余剂，仍以龟板、参、芪、黄柏各二两，熟地、山茱萸、枸杞（博按：汪案原无枸杞）、杜仲、归、茯、牛膝各一两，丸服，寻愈（博按：此案旧刻脱二十一字）。

一男小便日数十次，如稠米泔，色亦白，神思恍惚，瘦悴食减，以女劳得之，服桑螵蛸散，未终剂，寻愈。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数，补心气。其方：螵蛸、远志、菖蒲、龙骨、人参、茯神、当归、龟甲（醋炙）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夜卧人参汤调（《本草衍义》）。

一人脬气不足，小便频数，日夜百余次，用益智仁、天台乌药（大如臂者）等分，俱为末药，酒煮山药，打糊为丸，如梧桐子大，名之曰缩泉丸。卧时，用盐酒下五七十丸。

薛已治大司徒许函谷在南银台时，因劳发热，小便自遗，或时不利，薛作肝火，阴挺不能约制，午前用补中益气加山药、黄柏、知母，午后服地黄丸，月余，诸症悉退。此症设服燥剂而频数，或不利，用四物、麦冬、五味、甘草；若数而黄，用四物加山茱萸、黄柏、知母、五味、麦冬；若肺虚而短少，用补中益气加山药、麦冬；若阴挺痿痹而频数，用地黄丸；若热结膀胱而不利，用五淋散；若脾肺燥不能化生，用黄芩清肺饮；若膀胱阴虚，阳无以生而淋沥，用滋肾丸（博按：此段原刻脱去二十四字）；若膀胱阳虚，阴无以化而淋涩，用六味丸；若转筋小便不通，或喘急欲死，不问男女孕妇，急用八味丸，缓则不救；若老人阴痿思色，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痛如淋，用

加减八味丸料加车前、牛膝；若老人精已竭而复耗之，大小便道牵痛，愈痛愈欲便，愈便则愈痛，亦治以前药，不应，急加附子；若喘嗽吐痰，腿足冷肿，腰骨大痛，面目浮肿，太阳作痛，亦治以前药；若痛愈而小便仍涩，宜用加减八味丸，以缓治之可也。

司徒边华泉小便频数，涩滞短赤，口干吐痰，此肾经阳虚热燥阴无以化，用六味滋肾二丸而愈。

司马李梧山，茎中作痛，小便如淋，口干吐痰，此思色精降而内败，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寻愈。

考功杨朴庵，口舌干燥，小便频数，此膀胱阳燥阴虚，先用滋肾丸以补阴，而小便之频数愈；再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以补肺肾而安。若汗多而小便短少，或体不禁寒，乃脾肺气虚也（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商主客素膏粱，小便赤数，口干作渴，吐痰稠粘，右寸关数而有力，此脾肺积热遗于膀胱，用黄芩清肺饮调理脾肺，用滋肾六味二丸滋补肾水，寻愈。

一儒者发热无时（旧刻脱无时二字），饮水不绝，每如厕，小便涩痛，大便牵痛，此精竭复耗所致，用六味丸加五味，及补中益气，且其自守谨笃，寻愈。若肢体畏寒，喜热饮食，用八味丸。

大尹顾荣甫，尾闾痒而小便赤涩，左尺脉洪数，属肾经虚热，法当滋补，渠不然其言，乃服黄柏、知母等药，年许，高骨肿痛，小便淋沥，肺肾二脉洪数无伦，薛曰：子母俱败，鲜克济矣。已而果卒。

一男子左尺涩结，右寸洪数，薛曰：此诚可虑。盖肺金不能生肾水故尔。果至季冬，茎道涩痛如淋，愈痛愈欲便，愈便则愈痛而殁。

遗　精

丹溪治一人，虚损盗汗，遗精白浊，用四物，加参、术、黄芪、知母、黄柏、牡蛎、牛膝、杜仲、五味煎服寻愈。

一人虚损，小便中常出精血，以四物加山栀、参、术、麦冬、黄柏、木通、车前子、茯苓。

一人年六十五，精滑常流，以黄柏、知母、蛤粉、山药、牡蛎，饭丸梧桐子大，盐汤下八十丸。

一人潮热精滑，八物加黄柏、知母、牡蛎、蛤粉。

东垣治一人，年三十余，病脚膝痿弱，脐下尻臀皆冷，阴汗臊臭，精滑不固，群医治以茸热之药罔效。李脉之，沉数有力，曰：此因醇酒膏粱，滋火于内，逼阴于外，复投热药，反泻其阴而补其阳，真所谓实实虚虚也。以滋肾丸，黄柏、知母（酒洗焙）各一两，肉桂五分，丸梧桐子大，汤下百丸。大苦寒之剂，制之以急，寒因热用，引入下焦，适其病所，以泻命门相火，再服而愈。

虞恒德治一人，病遗精潮热，卧榻三月矣。虞脉之，左右寸关，皆浮虚无力，两尺洪大而软，投补中益气加熟地、知母、黄柏、地骨皮，煎下珍珠粉丸，外做小筏笼一个，以笼阴茎，勿使搭肉，服药三十余贴，寻愈。

丹溪治一人，年二十余，夜读至四五鼓，犹未就枕，故卧，茎一有所著，精随而遗，不著则否，饮食减而倦怠，少气，夫何故？盖用心过甚，二火俱起，夜弗就枕，血不归肝，则肾水有亏，火乘阴虚，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走失矣。因玉茎著物，犹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则补心安神，中则调理脾胃，提掣其阴，下则益津，生阴固阳，不三月而疾如失。

一老人年六十岁，患疟而嗽，多服四兽饮，积成湿热，乘于下焦，已岌岌乎殆矣。朱诊之，尺数而有力，与补中益气，加凉剂，三日，与黄柏丸，及早，尺数顿减，询

其有夜梦否？曰：有之，幸不泄尔。是盖老年精衰，因无以泄，为大热结于精房，得泄火益阴之药，其火散走于阴器之窍，疾可瘳矣；再服二日，又梦，其疟嗽全愈。

一人每夜有梦，朱连诊二日，观其动止，头不仰举，但俯视不正，必阴邪相著，叩之，不言其状，询其仆，乃言至庙见侍女，以手抚摩久之，不三日而寝疾。令法师入庙毁其像，小腹中泥土皆湿，其疾随瘳。此则鬼魅相感耳。

一男子至夜，脊心热而梦遗，用珍珠粉丸、猪苓丸，遗止，终服紫雪，脊热毕除。

一男子脉洪，腰热遗精，用沉香和中丸下之，导赤散泻其火而愈。乃知身热而遗者，热遗也。

按：沉香和中丸，即王仲阳之滚痰丸。

丹溪壮年有梦遗症，每四十五日必一遗（琇按：必遇立春春分及立夏夏至等节），累用凤髓丹、河间秘真丸，效虽少见，而遗终不除，改用远志、菖蒲、韭子、桑螵蛸、益智、酸枣仁、牡蛎、龙骨、锁阳等为丸服之，寻愈。

一男子，丁年梦遗，群医以珍珠粉丸罔效，亦以远志、菖蒲等剂投之，应手而愈。

一壮男子，梦遗白浊，少腹有气冲上，每日腰热，卯作酉凉，每腰热作，则手足冷，前阴无气来耕，腰热退，则前阴气耕，手足温，又且多下气，暮多噫时振，隔一旬二旬必遗，脉旦弦搏而大，午洪大（琇按：木火为病），知其有郁滞也。先用沉香和中丸大下之，次用加减八物汤下滋肾丸百粒，若稍与蛤粉等涩药，则遗与浊滋甚，或一夜二遗，遂改用导赤散大剂并汤服之，遗浊皆止。

有二中年男子，皆梦遗，医或与涩药，反甚，连遗数夜，乃先与神芎丸大下之，继制猪苓丸服之，皆得痊。

一武官便浊，精滑不禁，百药罔效，用倒仓法而愈，于此见梦遗属郁滞者多矣。

吴球治一男子，因病后用心过度，遂成梦遗之患，多痰瘦削，群医以清心莲子饮，久服无效。吴诊脉紧涩，知冷药利水之剂太过，致使肾冷精遗，而肾气独降，故病益剧，乃以升提之法，升坎水以济离火，降阳气而养血滋阴，次用鹿角胶、人乳填补精血，不逾月而愈。

木渎吴姓者，病精滑，百药勿疗，或授以一术，但以胁腹缩尾闾闭光瞑目，头若石压之状，即引气自背后直入泥丸，而后咽归丹田，不计遍数，行往坐卧皆为之，仍服保真丸，及半载，颜色悦泽，病不复作矣。此术亦可以疗头风（《席上辅谈》）。

盛启东，永药戊子夏，治郁文质遗精，形体羸弱，兼痰嗽交作，日夕不能休，群医治之，转剧。盛视之曰：此阳脱也。急治则生，缓则死，非大料重剂则不能瘳。于是以附子、天雄，佐以参苓白术，日加数服，夜则减半，自秋徂冬，所服附子约百余枚，厥疾乃瘥。

有人梦遗精，初有所见，后来虽梦无所感，日夜常常走漏，作心气不足，服补心药，罔效；作肾气虚治，亦罔效。医问患者，觉脑冷否，应之曰：只为脑冷，服驱寒散遂安。盖脑者，诸阳之会，髓之海，脑冷，则髓不固，是以遗漏也。宜先去脑中风冷，脑气冲和，兼服益心肾药，无不瘳者。（《医余》）

王中阳治一石工，丁年，忽病头目不利，肩背拘急，合目即便泄精，四肢沉困，不欲执作，梦寐不宁，每作虚治，罔效。王治之，使其翘足而坐，则其股足随气跳跃，如脉六动，其脉亦过位，长实有力，遂用凉膈散、青木香丸互换，疏导三五次，更服三黄丸，数日导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四十余，溲精久之，神不守舍，梦乱心跳，用清心莲子饮，罔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条药服之，又服小兔丝子丸，又服四物加黄柏，亦罔效。汪诊之，一日间其脉或浮濡而驶，或沉弱而缓，曰：脉之不常，虚之故也。其症初因肾水有亏，以致心火亢极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肾三经之病也。理宜补脾

为主，兼之滋肾养心，病可疗也。方用人参为君，白术、茯神、麦冬、酸枣仁、山栀子、生甘草为佐，莲肉、山查、黄柏、陈皮为使，其他牡蛎、龙骨、川芎、白芍、熟地之类，随其变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参加至五钱病脱，其人未信。服二十余日，人参每服三钱，溲精减半矣；又月余，人参加至五钱，寻愈。

江篁南治一壮年，患遗精，医用滋阴降火剂，罔效。一医用牡蛎、龙骨等止涩药，其精愈泄，又服芩、连、檗、山栀等药，百五十余贴，兼服小便二百余碗，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湿热治，俱罔效，盖经年余矣。二月间，请江诊视，左脉浮濡无力，右寸浮散近驶，两尺尤弱，不任寻按，其人头晕，筋骨酸疼，腰痛畏风，小便黄，腹中时鸣，以熟地黄、远志为君，当归身、桑螵蛸、人参为臣，石莲子肉、白茯苓为佐，石菖蒲、甘草为使，十余贴后，精固，惟筋骨犹酸，小便犹黄，腹或至晚犹鸣，煎剂再加黄柏，兼服补阴丸，加人参、鹿茸、兔丝子、桑螵蛸、茯神之类，两月而愈。

夫梦遗有三，有因用心积热而泄；有因多服门冬、茯神、车前、知母、黄柏冷利之剂而流泄者；有久遗，玉门不闭，肾气独降而泄者。治法：积热者，清心降火；冷利者，温补下元；肾气独降者，升提肾水，使水火自交，而坎离之位定矣。

山阴戴文训，少年患梦遗，服固精丸而愈。用狗头骨一个，煅存性，用籼米饭为丸，如梧桐子大，朱砂、金箔为衣，每服五六十丸。

麻　木

东垣治一妇麻木，六脉中俱得弦洪缓相合，按之无力，弦在其上，是风热下陷入阴中，阳道不行。其证：闭目则浑身麻木，昼减夜甚，觉而目开，则麻木渐退，久则止，惧而不睡，身体重，时有痰嗽，觉胸中常是有痰而不利，时烦躁，气短促而喘，肌肤充盛，饮食大小便如常，惟畏麻木不敢合眼为最苦，观其色脉形病，相应而不逆。经曰：阳病瞑目而动轻，阴病闭目而静重。又云：诸病皆属于目。《灵枢》曰：开目则阳道行，阳气遍布周身；闭目则阳道闭而不行，如昼夜之分。知其阳衰而阴旺也。且麻木为风，皆以为然，细校之，则有区别耳。久坐而起，亦有麻木，喻如绳缚之人，释之觉麻作，良久自已。以此验之，非有风邪，乃气不行也。不须治风，当补肺中之气，则麻木自去矣。如经脉中阴火乘其阳分，火动于中而麻木，当兼去其阴火，则愈矣。时痰嗽者，秋凉在外，湿在上而作也。宜以温剂实其皮毛。身重脉缓者，湿气伏匿而作也，时见躁作，当升阳助气，益血，微泻阴火，去湿，通行经脉，调其阴阳，则已。非脏腑之本有邪也。遂以补气升阳和中汤主之，黄芪五钱，人参三钱，炙甘草四钱，陈皮二钱，当归身二钱，生草根一钱（去肾热），佛耳草四钱，白芍三钱，草豆蔻一钱半（益阳退寒），黄柏一钱（酒洗，除湿泻火），白术二钱，苍术钱半（除热调中），白茯苓一钱（除湿导火），泽泻一钱（用同上），升麻一钱（行阳明经），柴胡一钱，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渣，稍热服，早饭后、午饭前服之，至八贴而愈。

一人年七旬，病体热麻，股膝无力，饮食有汗，妄喜笑，善饥，痰涎不利，舌强难言，声嗄不鸣，身重如山。李诊脉，左手洪大而有力，是邪热客于经络之中也。二臂外有数瘢，问其故，对以燃香所致。李曰：君病皆由此也。夫人之十二经，灌溉周身，终而复始。盖手之三阳，从手表上行于头，加以火邪，阳并于阳，势甚炽焉。故邪热妄行，流散于周身而为热麻。《针经》曰：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热伤元气而沉重无力。饮食入胃，慓悍之气，不循常度，故多汗；心火盛，则妄喜笑；脾胃热，则消谷善饥；肺经衰，则声嗄不鸣。仲景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焦枯伤筋，血难复也。君奉养以膏粱之味，无故而加以火毒，热伤于经络而致此病明矣。《内经》曰：热淫所胜，治以苦寒，佐以苦甘，以甘泻之，以酸收之，当以黄柏、知母之苦寒为君，以泻火邪，壮筋骨；又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黄芪、生

甘草之甘寒，泻热补表，五味子酸止汗，补肺气之不足，以为臣；炙甘草、当归之甘辛，和血润燥，柴胡、升麻之苦平，行少阳阳明二经，自地升天，以苦发之者也，以为佐（博按：元方尚有苍术、藁本二味）。㕮咀同煎，取清汁服之；又缪刺四肢，以泻诸阳之本，使十二经络相接而泄火邪，不旬日而愈，遂命其方曰清阳补气汤（娘按：上二案较原刻加详）。

一人五月间，两手指麻木，怠惰嗜卧，此热伤元气也。以补中益气汤，减白术、陈皮、川归，加白芍、五味遂安。

一人四肢麻木，乃气虚也。四君子加天麻、麦冬、黄芪、川归大剂服之愈。

一人年四十余，面目十指俱麻木，乃气虚也。以补中益气加木香、附子、麦冬、羌活、防风、乌药服之愈。

罗谦甫治中书左丞张仲谦，年三十余，正月在大都患风证，半身麻木，一医欲汗之。罗曰：治风当通风通用，法当汗，但此地此时，虽交春令，寒气犹存，汗之则虚其表，必有恶风寒之证。张欲速瘥，遂汗之，觉体轻快而喜，数日复作，谓罗曰：果如君言，官事烦剧，不敢出门，如之何？罗曰：仲景云：大法夏宜汗，阳气在外故也。今时阳气尚弱，初出于地，汗之则使气亟夺，卫气失守，不能肥实凑理，表上无阳，见风必大恶矣。《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又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当汗之时，犹有过汗之戒，况不当汗而汗者乎？遂以黄芪建中汤加白术服之，滋养脾胃，生发荣卫之气；又以温粉，扑其皮肤，待春气盛，表气渐实，即愈矣。《内经》曰：化不可伐，时不可违，此之谓也。

吴茭山治一妇，夏月取风凉，夜多失盖，因得冷风入骨，两足麻木，疼痛不已，服祛风止痛药，不效，与大防风汤数服，其疾渐瘳，仍以乌头粥服三晨而愈。

薛己治大尹刘孟春，素有痰，两臂顿麻，两目流泪，服祛风化痰药，痰愈甚，臂反痛不能伸，手指俱挛（琇按：火极似风祛之而愈，煽火盛生痰化之而转剧势所必然）。薛曰：麻属气虚，因前药而复伤，肝火盛而筋挛耳，况风自火出，当补脾肺，滋肾水，则风自息，热自退，痰自清，遂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不三月而愈。

汪石山治一妇，或时遍身麻痹，则懵不省人事，良久乃苏，医作风治，用乌药顺气散，又用小续命汤，病益甚。汪诊之，脉皆浮濡缓弱，曰：此气虚也。麻者，气馁行迟，不能按续也。如人久坐膝屈，气道不利，故伸足起立而麻者是也。心之所养者血，所藏者神，气运不到，血亦罕来，由心失所养而昏懵也。用参、芪各二钱，归身、茯苓、麦冬各一钱，黄芩、陈皮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而愈。

江应宿治一人，年逾六十，患十指麻木不仁，二年矣，医作痰治，风治，罔效。一日因忧思郁怒，卧床月余，目不交睫，饮食减少，腹中如束缚不安。宿诊之，六脉沉细无力，此大虚证也。投八味丸，令空心服，日则服归脾汤，倍加参芪，二三服，而诸症渐减，睡卧安宁，月余，服过煎药三十余贴，丸药六七两而愈，十指亦不复麻木矣，但行走乏力，如在砂中。予曰：病虽愈而元气尚未复，当服参苓白术散，与前丸。惑于人言，用理中丸，一日因大怒，病复作，一医投附子理中汤，烦躁，身热如火，不旬日而殁。或曰，此病先因附子而愈，后因附子而亡，何也？予曰：余乃壮火之源，以生脾土，故效，彼用之不当，孤阳飞越而亡（琇按：此症古人虽有气虚则麻、血虚则木之分，然属肝肾为病者十居八九，尝见服祛风逐痰而毙者固多，服阳刚燥剂而毙者亦复不少。盖麻木即中风之渐，薛己谓风由火出，从此体会，庶几活人）。

寒　中

罗谦甫治真定府武德卿，年四十六岁，因忧思劳役，饮食失宜，病四肢体冷，口鼻气亦冷，额上冷汗出，时发昏愦，六脉如蛛丝，一作风证，欲以宣风散下，罗因思

钱氏小儿论制宣风散，谓小儿内伤脾胃，或吐或泻，久则风邪陷入胃中，而作飧泄，散中有结，恐传慢惊，以宣风散去风邪。《内经》云：久风为飧泄，正此谓也。今形证乃阴盛阳虚，苦寒之剂，非所宜也。《内经》云：阴气有余，则多汗身寒。又云：阴盛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而厥。又云：阴盛生内寒。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即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故寒中。东垣解云：此脾胃不足，劳役形体，中焦营气受病，末传寒中，惟宜补阳，遂以理中汤，加黑附子，每服五钱，多用葱白，煎羊肉汤，取清汁一大盏，调服之，至夕，四肢渐温，汗出少，夜深再服，翌日精神出，六脉生数服而愈。

郝允诊太常博士杨日宣病寒，允曰：诊君之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为鱼游虾戏，不可治，不数日死。

徽庙常苦脾疾，国医药罔效。召杨介诊视讫，进药。上问：何药？介对曰：大理中丸。上曰：朕服之屡矣，不验。介曰：臣所进汤药，佐使不同。陛下之疾，以食冰太过得之，今臣以冰煎此药，欲已受病之源。果二服而愈。

恶　寒

丹溪治一壮年，恶寒，多服附子，病甚，脉弦而似缓，以江茶，入姜汁、香油些少，吐痰一升，减绵衣大半，又与防风通圣散，去麻黄、大黄、芒硝，加地黄、当归，百贴而安，知其燥热已多，血伤亦深，须淡食以养胃，内观以养神，则水可升，火可降。必多服补血凉血药乃可，否则内外不静，肾水不生，附毒必发，彼以为迂，果疽发背死。

一老妇形肥肌厚，夏恶寒战栗，喜啖热御绵，多汗，已服附子三十余，浑身痒甚，脉沉涩，重取稍大，知其热甚而血虚也。以四物汤去芎，倍地黄，加白术、黄芪、炒黄柏、生甘草、人参，每贴二两重，方与一贴，腹大泄，目无视，口无言，知其病热深而药无反佐之过也。以前药热炒，盖借火力为向导，与一贴，利止，四贴，精神回，十贴全愈。

一女子恶寒，用苦参一钱，赤小豆一钱，韭水探吐，后用川芎、苍术、南星、黄芩，酒糊丸服。

一人形瘦色黑，素多酒不困，年半百，有别馆，一日大恶寒发战，自言渴，却不饮，脉大而弱，右关稍实，略数，重取则涩，此酒热内郁，不得外泄，由表热而下虚也。黄芪二两，干葛一两，煎饮之，大汗而愈。

一妇人年五十余，形瘦面黑，喜热恶寒，六月，两手脉沉而涩，重取似数，三黄丸下以姜汤，每三十粒，三十次，微汗而安。

一人年十七，家贫多劳，十一月，病恶寒而吐血，两三日，六脉紧涩；一月后，食减中痞，医投温胆汤、枳壳汤；三日后，发热，口干不渴，有痰。曰：此感寒也。询之，八日前曾于霜中渡水三四次，心下有悲泣事，腹亦饥，遂以小建中汤，去芍药，加桔梗、陈皮、半夏，四贴而愈。

一人嗜酒，因暴风寒，衣薄，遂觉倦怠，不思食者半月，且发狂，身如被杖，微恶寒，诊其脉皆浮大，按之豁豁然，左为甚，朱作极虚受风寒治之。以人参为君，黄芪、当归、白术为臣，苍术、甘草、陈皮、通草、葛根为佐使，大剂与之，一日后，遍身汗出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觉来诸症悉除（琇按：与前案俱感寒表症）。

祝仲宁治一贵妇，病恶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跃入沸汤中不觉，医以为寒甚，祝持之曰：此痰火上腾，所谓阳极似阴者，非下之，火不杀。不经宿而撤裘，呼水饮之，旬日气平，乃愈。

滑伯仁治一人，七月病发热，或令服小柴胡汤，升发太过，多汗亡阳，恶寒甚，筋

惕肉瞤，视其脉，微欲绝，以真武汤七八服，稍愈，服附子八枚而痊。

吴茭山治一妇，患筋骨肢节疼痛，及身背头痛，两尺脉弦，憎寒如疟，每以散风止痛罔效，后以四物，入羌活、防风、秦艽、官桂，数服而愈。

直阁将军房伯玉，患冷疾，夏日常复衣，张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寒甚，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从头浇之，彭彭有气，俄而起，伯玉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斗，遂瘥。

一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冬十一月中，华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会战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令满数将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使燃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三国志》）。

夏文庄公性豪侈，禀赋异人，才睡则冷如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并，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十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不可胜纪，晨朝，每服钟乳粥，有小吏窃之，疽发不可救（《笔谈》）。

吴篁池治一人，年三十余，产后患虚症，恶寒（琇按：必误服阳药所致），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饮食颇进，大小溲如常，多汗，治用参芪大剂，加桂枝，每剂或一钱二钱三钱，量病势轻重出入，服药一年半，时值暑月，恶风寒愈甚，御绵复衣，口已能言，手足能动，但恶风寒不去，乃令人强扶出风凉处坐，用凉水强浸手足，口含冷水，初甚怯，良久能耐觉安，渐至暖，至热，热渐甚，乞冷饮，乃以凉水顿饮之，复衣顿除，如常而愈。

按经曰：恶寒战栗，皆属于热；又曰：禁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原病式》曰：病热甚而反觉自冷，此为病热，实非寒也。丹溪曰：古人遇战栗之症，有以大承气汤下燥粪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症，但虚实有别。观数说而恶寒治法可想矣。

恶　热

李东垣治一人，目赤，烦渴，引饮，脉七八至，按之则散，此无根之脉，用姜附，加人参服之愈。

玉田隐者，治一人得热病，虽祁寒，亦以水精浸水，轮取握手中，众以为热，曰：此寒极似热，非真热也。治以附子愈。

按：以上治例，皆阴阳幽显之奥，水火征兆之微，学者深求《内经》之旨，则造化之理，可得而明矣。

热气病

齐中御府长信病，淳于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琇按：旧刻误气病）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击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史记》）。

沈宗常治孔侍郎，当晨，体如燔，绝饮食，医益以为热，常独谓热，宁可泄以暑药，佐之温，以益脾愈。

卷 第 六

首 风（附头晕头痛）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史记》。又见尸蹶门）。

魏王操苦头风，作辄心乱目眩，华佗针膈（膈上痰），随手而愈（《魏志》）。

有人每头眩，则头不得举，目不能视，积年，华佗悉解其衣，且倒悬，头去地者三寸，以濡布拭体令周匝，视诸脉尽出五色，仍命其徒，以铍刀决脉五色尽，视赤血出，乃下膏摩，被覆汗出周匝，以葶苈散饮之旋愈（《三国志》）。

一人稚年气弱，于气海、三里穴时灸之，及老成，热厥头痛，虽严冬，喜朔风吹之，其患辄止，少处暖，及近烟火，其痛辄作，此灸之过也。东垣治以清上泻火汤，寻愈。

一妇人畴昔有脾胃之症，烦躁间显，胸膈不利，而大便秘结，时冬初，外出晚归，为寒气拂郁，闷乱大作，此火不得伸故也。医漫投疏风丸，大便行而其患犹尔，继疑药力微，益以七八十丸，下两行，而其患犹尔，且加吐逆，食不能停，痰甚稠粘，而涌吐不已，眼黑头旋，心恶烦闷，气促，上喘无力，心神颠乱，兀兀不休，口不欲言，目不欲开，如坐风云中（虚），头痛难堪，身若山重（湿），四肢厥冷（寒），寝不能安，夫前证胃气已损，复两下之则重虚其胃，而痰厥头痛作矣。以白术半夏天麻汤（方载丹溪）。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家本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洎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桶，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玉堂闲话》）。

罗谦甫治柏参谋，年逾六旬，春患头痛，昼夜不得休息，询其由，云：近在燕京，初患头昏闷微痛，医作伤寒解之，汗后其痛弥笃，再汗之，不堪其痛矣（虚）。遂归，每过郡邑，必求治疗，医药大都相近，至今痛不能卧，且恶风寒，而不喜饮食。罗诊之六脉弦，细而微气短促，懒言语。《内经》云：春气者，病在头。年高气弱，清气不能上升头面，故昏闷尔。且此症本无表邪，汗之过多，则清阳之气愈受亏损不能上荣，亦不得外固，所以头痛楚而恶风寒，气短弱而憎饮食。以黄芪钱半，人参一钱，炙甘草七分，白术、陈皮、当归、白芍各五分，升麻、柴胡各三分，细辛、蔓荆子、川芎各二分，名之曰顺气和中汤，食后进之，一饮而病减，再饮而病却（定方君臣佐使之妙，可以类推）。

吕元膺诊一贵者，两寸俱浮弦，夫浮为风，弦为痛，且两寸属上部，告之曰：明公他无所苦，首风乃故病也。盖得之沐而中风，当发先一日则剧，剧必吐而后已。渠曰然，余少年喜沐，每迎风以晞发，故头痛之疾，因之而起，诚如公言，乃制龙脑芎犀丸遂瘳。

戴人治一妇头偏痛，五七年，大溲燥结，双目赤肿，眩晕（实）。凡疗头风之药，靡所不试，且头受针灸无数。戴人诊之，急数而有力，风热之甚也。此头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经，乃阳燥金胜也。燥金胜乘肝则肝气郁，肝气郁，则气血壅；气血壅，则上下不通，故燥结于中，寻至失明。以大承气汤投之，入河水煎二两，加芒硝一两，顿使饮三五服，下泄如汤，且二十余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润之，菠、菱、葵菜、猪、

羊血以滑之。三剂外，目豁首轻，燥泽结释而愈。按：此所以治之症，既已多年不解，岂非风湿热三气郁滞胶固而然耶？故其所施之法虽峻，而于中病之情则得也。

祝仲宁治耿祭酒病头晕，翕翕发热，淅淅恶寒，医以为感冒，投辛甘发汗之剂，汗出不已，腹满作渴，谵语发癍，医继以为暑所中。视曰：此非一时寒暑可致，乃积湿热在足阳明太阴经，故疹乃见，投以除湿热、补脾胃、泻阴火之剂，寻愈。

秦鸣鹤，侍医也。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召鸣鹤诊之。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即愈矣（实）。太后自帘中怒曰：此贼可斩，天子头上，岂试出血处耶。上曰：医之议病理也。不加罪，且吾头重闷，甚苦不堪，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脑户禁刺，非明眼明手不能）。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竟，后自帘中称谢曰：此天赐我师也。赐以缯宝。

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痛禁中秘方，用生莱菔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则注之右，右痛则注之左，或注之左右皆可，数十年患，皆二注而愈。荆公云：曾愈数人矣。

俞子容治一妇人年逾五旬，病头痛历岁浸久（虚），有治以风者，有治以痰者，皆罔效，脉之，左沉寸沉迟而芤，曰此气血俱虚也。用当归二两，附子三钱，一饮报效，再饮，其病如失。

薛己治尚宝刘毅斋，怒则太阳作痛（虚），用小柴胡加茯苓、山栀以清肝火，更用六味以生肾水，更不复作。

一人旧服芎劳，医郑叔能见谓之曰：芎劳不可久服，多令人暴亡。后其人无疾而卒。又一妇以脑风而服芎劳，其死亦如之。张杲云：此二事皆渠所目击者（《笔谈》）。

洁古治一人病头痛旧矣，发则面颊青黄（厥阴），晕眩，目慵张而口懒言（似虚症），体沉重（太阴），且兀兀欲吐，此厥阴（肝）太阴（脾）合病，名曰风痰头痛（痰），以局方玉壶丸治之，更灸侠溪穴（足少阳胆穴）寻愈。

子和治一僧，头热而痛，且畏明，以布园其巅上，置冰于其中，日数易之，此三阳畜热故也（热），乃灼炭火于暖室，出汗，涌吐，三法并行，七日而瘥。

一妇人患偏头痛，一边鼻塞，不闻香臭，常流清涕，或作臭气一阵，治头痛之药，靡所不试，罔效。人莫识其病，有以为脑痈者，一医云：但服《局方》芎犀丸，不数十服，忽作嚏涕，突然出一铤稠脓，疾愈。

一人患头风，自颐下左右，有如两蚯蚓徐行入耳，复从耳左右分上顶，左过右，右过左，顶上起疙瘩二块，如猪腰然，前后脑如鼓声冬冬然，冷痛甚，须重绵帕包裹，疼甚，四肢俱不为用（冷痛疼甚，四肢不为用，似乎虚寒症，不知属乎实毒，须细心临症），医效罔奏，后得一方，用四物各一钱，皂角刺一钱，革薤四两，猪肉四两，作一服，水六碗，煎四碗，去渣，其药汁并肉，作三四次服，服至二十剂，减十之三，四十剂，减十之六，百剂乃安。愚详此证，非头风也。其人曾患霉疮，头块坟起，皆轻粉结毒，故革薤为君（用革薤非熟读本草不知其妙），四物养血，皂刺为引，用多服取效也。

江篁南治从婶年四十，冬月产后，以伤寒发热自汗，两太阳痛，上连于脑，彻痛甚，日夕呻吟，不得安寝，以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川芎、当归、细辛少许，一服痛减，再服乃安。

翟文炳治陆母年七十，头响耳鸣，顶疼目眩，面麻腮肿，齿苏唇燥，口苦舌强，咽肿气促，心惊胆怯，胸满痰滞，胁肿腰痛，足软膝疼，已二年矣。近一月来，至不得眠，惟人扶而坐，稍稍欹卧，即垂绝。翟诊视，知气挟肝火而然，先与抑青丸一服，即时熟睡，醒后诸症如失，仍服补中益气调理而痊。

程文彬治一妇人患头风，虽盛暑，必以帕蒙其首，稍止，略见风寒，痛不可忍，百药不效。盖因脑受风寒，气血两虚，气不能升故药不效。令病人口含冷水仰卧，以生

姜自然汁少许灌入鼻中其痛立止（妙法），遂与防风、羌活、藁本、川芎、甘草数服而愈。

江少微每治火症头痛，用白萝卜心自然汁（王荆公法），吹入鼻中即止，有兼眼目不明者，加雄黄细末调匀，如左患滴右耳，右患滴左耳。又有头风兼眉骨痛者，用活龟一个，用新瓦二片，置龟于中，四围盐泥固济，烈火煅出青烟为度，待冷，去肠壳，用四足并腹肉，入小口瓶封固，如遇此症先吹萝卜汁，次以龟末吹入鼻即愈（妙方），又予每劳役失饥，则额头痛，用补中益气汤立愈。

心 脾 痛

即胃脘痛。琇按：是症多有肝木挟火上乘于胃，时师不察，类以香燥投之，暂愈，复作致成。师不察，类以香燥投之，暂愈复作，致成关格劳瘵者多矣。

东垣治一妇人，重娠六个月，冬至因恸哭，口吸风寒，忽病心痛不可忍，沉身冷气欲绝。曰：此乃客寒犯胃，故胃脘当心而痛，急与草豆蔻、半夏、干、生姜、炙甘草、益智仁之类。或曰：半夏有小毒，重娠服之，可乎？曰：乃有故而用也。岐伯曰：有故无殒，故无殒也。服之愈。

罗谦甫治江淮漕运使崔君长子，年二十五，体丰肥，奉养膏粱，时有热证，友人劝食寒凉物，因服寒药，至元庚辰秋，病疟久不除，医投以砒霜等药，新汲水送下，禁食热物，疟病不除，反加吐利，脾胃复伤，中气愈虚，腹痛肠鸣，时复胃脘当心而痛，屡易医罔效。至冬还家，百疗不瘥，延至四月间（疟病久），因劳役烦恼，前症大作。罗诊之，脉弦细而微（弦主痛，微细则为虚寒），手足稍冷，面色青黄而不泽，情思不乐，恶烦冗，食少微饱则心下痞闷，呕吐酸水，发作疼痛，冷汗时出，气促闷乱不安，须人颈相抵而坐，少时易之。《内经》云：中气不足，溲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为痿厥心悗。又曰：寒气客于肠胃之间，则卒然而痛，得炅则已，炅者热也。非甘辛大热之剂则不能愈。乃制扶阳助胃汤，方以炮干姜钱半，人参、豆蔻仁、炙甘草、官桂、白芍各一钱，陈皮、白术、吴茱萸各五分，黑附子（炮，去皮）二钱，益智仁五分，作一服，水三盏，姜三片，枣二枚，食前温服，三服，大热皆去，痛减过半，至秋，先灸中脘三七壮，以助胃气，次灸气海百余壮，生发元气，滋荣百脉，以还少丹服之，则善饮食，添肌肉，润皮肤，明年春，灸三里二七壮，乃胃之合穴也。亦助胃气又引气下行，春以芳香助脾，复以育气汤，加白檀香平治之。戒以慆忿室欲，慎言节食，一年而平复。

滑伯仁治一妇人，盛暑洞泄（里），厥逆恶寒（表），胃脘当心而痛，自腹引胁，转为滞下，呕哕不食，医以中暑霍乱疗之，益剧，脉三部俱微，短沉弱，不应呼吸，曰：此阴寒极矣。不亟温之，则无生理（舍时从症），《内经》虽曰用热远热，又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于是以姜附温剂三四进，间以丹药，脉稍有力，厥逆渐退，更服姜附七日，众症悉去，遂以丸药除其滞下而安（先固其原乃攻其邪）。

丹溪治一人，以酒饮牛乳，患心疼，年久饮食无碍（非大虚寒），虽盛暑饮食身无汗（身无汗而大便或秘结非寒可知），医多以丁、附治之，羸弱食减，每痛，以物拄之，脉迟弱弦而涩（迟弱似虚寒，弦主痛，涩属血虚，若但主脉而不合症则用丁、附矣），大便或秘结或泄（有饮），又苦酸，时七月，以二陈汤加芩、连、白术、桃仁、郁李仁、泽泻，每旦服之，屡涌出黑水。若烂木耳者，服至二百余贴，脉涩渐退，至数渐添，纯弦而渐充满，时冬暖，意其欲汗，而血气未充，以参、芪、归、芍、陈皮、半夏、甘草服之。痛缓，每旦夕一二作，乃与麻黄、苍术、芎、归、甘草等药，才下咽，忽晕厥，须臾而苏，大汗痛止（从盛暑身无汗用药仍以汗解奇，用药次弟之妙不可不知）。

许文懿公因饮食作痰，成心脾疼，后触冒风雪，腿骨痛，医以黄牙岁丹、乌附等

药，治十余年，艾灸万计。又胃寒而病加，胯难开合，脾疼时，胯痛稍止，胯痛则脾疼止，初因中脘有食积痰饮，续冒寒湿，抑遏经络气血不行，津液不通，痰饮注入骨节，往来如潮涌，上则为脾疼，降下则为胯痛（辨症精确在此），须涌泄之时秋深，而以甘遂末一钱，入猪腰子内煨食之（煨肾散方），连泄七行，次早足行能步（下之见效），后呕吐大作，不食烦躁气弱不语（似乎虚）。《金匮》云：病人无寒热而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此一转难极非细心审症不能）。其病多年郁结，一旦泄之，徒引动其猖狂之势，无他制御之药故也。仍以吐剂达其上焦，次第治及中下二焦，连日用瓜蒂、藜芦、苦参俱吐不透，而哕躁愈甚。乃用附子尖三枚，和浆水与蜜饮之，方大吐膏痰一大桶，以朴硝、滑石、黄芩、石膏、连翘等一斤，浓煎置井中，极冷饮之，四日服四斤（此等用药非神明不能），后复微漏二溲秘（用凉药而二溲秘为实），脉歇至于卯酉时，夫卯酉为手足阳明之应（手阳明大肠在卯，足少阴肾在酉），此乃胃（胃乃肾之关）与大肠有积滞未尽，当速泻之（俗医看歇至脉则云元气脱矣，歇至属积滞者有之，但有时候），群医惑阻，乃作紫雪，二日服至五两，神思稍安，腹亦减。安后，又小溲闭痛，饮以萝卜子汁半盂，得吐立通。又小腹满痛，不可扪摸（实症），神思不佳，以大黄、牵牛等分，水丸，服至三百丸，下如烂鱼肠二升许，神思稍安，诊其脉不歇。又大溲迸痛，小腹满闷，又与前丸百粒，腹大绞痛，腰胯重，眼火出不言语，泻下秽物，如柏油条一尺许，肛门如火，以水沃之，自病半月，不食不语，至此方啜稀粥，始有生意，数日平安，自呕吐至安日，脉皆平常弦大，次年行倒仓法，全愈（合疡症虞恒德案看方妙）。

一童子久疟，方愈十日，而心脾疼，六脉伏，痛稍减时，气口紧盛（气口紧盛伤于食），余皆弦实而细，意其宿食，询之，果伤冷油面食，以小胃丹（久疟之后元气已虚，小胃丹太峻），津咽十余粒，禁饮食，三日，凡与小胃丹十二次，痛止，后与谷太早，忽大痛连胁，乃禁食亦不与药。盖宿食已消，新谷与余积，相并而痛，若再药攻必伤胃气，所以不与药。又断食三日，至夜，心嘈索食，先以白术、黄连、陈皮为丸，热汤下八九十丸，以止其嘈，此非饥也。乃余饮未了，因气而动遂成嘈杂耳。若与食必复痛，询其才饥，必继以膈间满闷，今虽未甚快，然常思食，又与前丸子，一日夕不饥而昏睡，后少与稀粥，减平日之平，两日，嗣后禁其杂食，半月而安。

一妇因久积忧患后，心痛食减，羸瘦，渴不能饮（气分），心与头更换而痛，不寐，大溲燥结，与四物汤加陈皮、甘草百余贴（亦稳），未效。朱曰：此肺久为火所郁（病久属郁火），气不得行血亦蓄塞，遂成污浊，气壅则头痛，血不流则心痛，通一病也。治肺当自愈，遂效东垣清空膏例，以黄芩细切酒浸透，炒赤色为细末，以热白汤调下，头稍汗，十余贴，汗渐通身而愈（以汗解奇）。因其膝下无汗，瘦弱脉涩，小溲数，大溲涩，当补血以防后患，以四物汤加陈皮、甘草、桃仁、酒芩服之。

一妇春末，心脾疼，自言腹胀满，手足寒过肘膝，须绵裹火烘，胸畏热，喜掀露风凉（亦属郁火），脉沉细涩，稍重则绝，轻似弦而短，渴喜热饮（血分），不食，以草豆蔻（辛温）丸，三倍加黄连（苦寒）、滑石、神曲为丸，白术为君，茯苓为佐，陈皮为使，作汤下百丸，服至二斤而愈。

一老人心腹大痛，昏厥，脉洪大不食，不胜一味攻击之药，用四君加川、归、沉香、麻黄服愈。

虞恒德治一男子年三十五，胃脘作痛久矣。人形黄瘦，食少，胸中常若食饱求治，与加味枳术丸，不效，而日渐大痛，叫号声彻四邻自分死矣。与桃仁承气汤（若非大痛叫号承气断不可用，此症亦急则治标之故），作大剂与之，连二服，大下瘀血四五碗许，困倦不能言者三日，教以少食稀粥，渐次将理而安（琇按：瘀血不下定成血膈，幸其人尚少壮可用承气，否则以四物入桃仁、红花、五灵脂、归尾、酒大黄、韭汁为

安)。

福唐梁绲，心脾疼痛，数年不愈，服药无效，或教事佛，久之，梦神告曰：与汝良剂，名一服饮，可取高良姜（逐寒）、香附子（散气）等分，如本条修制细末，二钱，温陈米饮送下，空心服为佳，不烦再服，已而果验。后常以济人，皆效。《类编百一选方》云：二味须各炒，然后合和同炒即不验。

张思顺盛夏调官都城，苦热，食冰雪过多，又饮木瓜浆，积冷于中，遂感脾疼之疾，药不释口，殊无退证，累岁日斋一道人，适一道人曰：但取汉椒二十一粒浸于浆水碗中一宿漉出，还以水浆吞之（引经佐使妙用，可以触类）。若是而已，张如所戒，明日椒才下腹，即脱然更不复作。

崔元亮海上方，治一切心疼，无问久新，以生地黄一味，随人所食多少，捣取汁搜面，作饸饹，或合冷淘（冷淘即角子类），食之，良久当利下虫长一尺许，头似壁宫（壁宫即守宫），后不复患。

刘禹锡传信方，贞元十年，通事舍人崔抗女患心疼，垂气绝，遂作地黄冷淘食之，便吐一物，可方一寸以来，如虾蟆状，无目足等，微似有口。盖为此物所食，自此顿愈，面中忌用盐（《本事方》）。

汪石山治一妇人，年三十余，性躁多能，素不孕育，每啜粥畏饭，时或心痛，春正忽大作，或作气而用香燥，或作痰而用二陈，或作火而用寒凉（琇按：治法俱下），因粪结，进润肠丸，遂泄不禁（前许文懿公案进凉泻药而便反秘，此进润肠丸而泻不禁，虚实可知矣），小便不得独行。又发寒热，热则咳痰不止，寒则战栗鼓颔，肌肉瘦削，皮肤枯燥，月水不通，食少恶心，或烦躁而渴，或昏昏嗜卧，或小腹胀痛，诸治罔效。汪诊右脉浮大，弦数（非外感而脉浮大虚无疑，但宜黄耆建中汤，不宜分利或配入升麻、柴胡、青皮、神曲），左脉稍敛而数，热来，左右脉皆大而数（博按：旧刻脱此句），寒来，脉皆沉微，似有似无。经言：脉浮为虚，脉大必病进。丹溪谓脉大如葱管者，大虚也。经又谓：弦脉属木，见于右手，肝木乘脾土也。又以数脉所主为热，其症为虚；左脉稍敛者，血分病轻也。今患素畏饭者，是胃气本弱矣。心痛，即胃脘痛。由脾虚不运，故胃脘之阳不降（博按：旧刻此句误），郁滞而作痛也。泻泄不禁，小便不得独行者。盖阳主固，且经言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今阳虚不固于内，故频泄也。膀胱气虚不化，故小便不得独行也。又寒热互发者，盖气少不能运行，而滞于血分，故发热；血少不能流利，而滞于气分，故发寒。仲景曰“阳入于阴则热，阴入于阳则寒”是也。寒则战栗鼓颔者，阴邪入于阳明也；热则咳嗽不已者，阳邪入于阴分也。此则阴阳两虚，故相交并而然也。肌肉瘦削者，盖脾主身之肌肉，脾虚食少，故瘦削也。皮肤枯燥者，经曰：脾主于胃，行其津液。脾虚不能运行津液，灌溉于肌表，故枯燥也。月水不通者，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男子少精，女子不月，二阳手足阳明，肠与胃也。阳明虚则心脾皆失所养，而血不生，故不月也。食少恶心，躁渴嗜卧，皆脾胃所生之症也。小腹胀痛者，乃阳虚下陷使然也。经曰：阳病极而下是也。乃用人参五钱，黄芪四钱，白术三钱为君；升麻八分，茯苓一钱，猪苓、泽泻各七分为臣；苍术五分，香附七分为佐，归身七分，麦冬一钱为使。煎服三贴，不效（此案不效之故，当细心参阅王海藏离珠丹、钱仲阳安神丸，并气不化气走治法三条，及甘露散为迫津液不能停当致津液之说）。一医曰：此病不先驱邪，一主于补，所谓闭门留贼。一曰：此属阴虚火动，今不滋阴降火，而徒补气，将见气愈盛，火愈炽矣。其夫告汪曰：每日扶之，似身渐重，皮枯黑燥，恐不济矣。汪曰：仲景有曰：泄利不止。五藏之阴虚于内，寒热互发，六府之阳虚于外，是则内外两虚，在法不治所恃者年尚壮，能受补而已然。补药无速效，今服药不满四五剂，奈何遽责以效乎？因令勉服前药，六七贴，寒已除，但热不减，汗出不至足，令壶盛热水蒸其足，汗亦过于委中矣。

续后前症渐减，始有生意，追思医谓不先去邪者，因其寒热往来也。然去邪，不过汗吐下三法。今病自汗，吐痰泄利，三者备矣，再有何法之可施乎？且病有实邪，有虚邪，虚可补而实可泻。今病属虚，而以实邪治之，所谓虚虚之祸也。一谓当滋阴降火，因其月事不通，病发于夜也。且服降火药，遂小腹胀而大便泄，是不宜于此矣。殊不知滋阴降火，皆甘寒苦泻之剂，今病食少泄利，明是脾虚，且脾胃喜温而恶寒，今泥于是，宁不愈伤其胃而益其泄乎？吁危哉！故不得不辨（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江汝洁治会中夫人病心气痛，甚剧，医治不效。江视其症，乃心脾疼也。夫心主血，脾裹血，二经阴血虚，生内热耳。以阿胶一钱五分，滋二经之虚；白螺蛳壳（火煅）一钱五分，以泻二经之火。二味为末，好酒调服一二盏，即愈。

匡掌科夫人，年三十余，病胃脘连胸胁痛，日轻夜甚，两寸关弦滑有力，医皆以积滞凝寒，用发散及攻下之剂，不效，继用铁刷散、四磨饮等方，并莫应，及用汤水，皆吐而不纳，经日不食痛益甚（非痰而何）。一医谓五灵脂、没药，素用有效，试用酒调，病者到口便吐，随吐出绿痰两碗许，痛即止，纳饮食。此盖痰在膈上，攻下之不去，必得吐法而后愈（《医统》）。

江篁南治一妇，患心脾疼，弱甚，医以沉香木香磨服之，其痛益增，且心前横痛，又兼小腹痛甚，其夫灼艾灸之，痛亦不减，江以桃仁承气汤，去芒硝投之，一服而愈。

江应宿治中年男子，患心脾痛，积十年所，时发，则连日呻吟，减食，遍试诸方，罔效，诊之六脉弦数（弦数为火郁），予曰：此火郁耳。投姜汁炒黄连、山栀泻火，为君；川芎、香附、开郁、陈皮、枳壳、顺气，为臣；反佐以炮姜从治（反佐妙）。一服而愈，再与平胃散加姜炒黄连、山栀、神曲、糊丸一料，刈其根，不复举矣。

予长子年三十二岁，素饮食无节，性懒于动作，丙戌秋，从予自燕都抵家舟行饱餐，多昼寝，有时背胀，腹微痛，初冬，过苏州，夜赴酒筵，后脱衣用力，次早，遂觉喉口有败卵臭，厌厌成疾，瘦减，日吐酸水，背胀腹痛，一日，忽大痛垂死，欲人击打，又炒热盐熨之，稍宽快，顷刻吐紫黑血二碗许，连日不食，食入即吐痛，止即能食（生机在此），食饱又复痛，诸药不应，递发递愈，六脉弦而搏指，此食伤太阴脾虚气滞，与香砂橘半枳术丸，灸中脘，夹脐膏肓，禁饱食，两月而愈。

腹　痛

华佗治人病腹中攻痛，十余日，鬓发堕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以刀断之，割去恶肉，以膏传之，即瘥（《独异志》）。

元丰中，丞相王郇公，小腹痛不止，太医攻治皆不效，凡药至热如附子硫黄五夜义丸之类，用之亦不瘥，驸马张都尉，令取妇人油头发烧如灰，细研筛过，温酒调二钱（此治阴虚），即时痛止（《良方》）。

罗谦甫治真定一士人，年三十余，肌体本弱，左胁下有积气，不敢食冷物，觉寒则痛，或呕吐清水，眩晕欲倒，目不敢开，恶人烦冗，静卧一二日，及服辛热之剂，则病退，延至初秋，因劳役及食冷物，其病大作，腹痛不止，冷汗自出，四肢厥冷，口鼻气亦冷，面色青黄不泽，全不得卧，扶几而坐，又兼咳嗽，咽膈不利，与药则吐不得入口，无如奈何。遂以熟艾半斤，白纸一张，铺于腹上，纸上摊艾令匀；又以憨葱数枝，批作两片，置艾上，数重，再以白纸覆之，以慢火熨斗熨之，冷则易之（外治法妙），觉腹中热，腹皮暖不禁，以绵三襜多缝带击之，待冷方解，初熨时，得暖则痛减，大暖则痛止，至夜得睡翌日，再与对症药服之，良愈（《内经》云：寒气客于小肠募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而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也。又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诸寒在内作痛，得炅则痛立止）。

李子豫治豫州刺史，许永之弟，患心腹痛，十余年，殆死，忽一日夜间闻屏风后有鬼，谓腹中鬼，曰：明日李子豫从此过，以赤丸杀汝，汝其死矣。腹中鬼曰：吾不畏之，于是使人候子豫，豫果至，未入门患者闻腹中有呻吟声，及子豫入视，鬼病也。遂以八毒赤丸与服（方见鬼疰门），须臾腹中雷鸣彭转，大下数行遂愈。今八毒丸方是也（《续搜神记》）。

虞恒德治一妇年五十余，小腹有块，作痛二月余，一医作死血治，与四物加桃仁等药，不效。又以五灵脂、元胡索、乳香、没药、三棱、莪术等丸服，又不效。其六脉沉伏，两尺脉绝无，予曰：乃结粪在下焦作痛耳，非死血也（可见死血脉必短涩，两尺绝无而断为结粪亦奇）。用金城稻蘗，烧灰淋浓汁一盏服之，过一时许，与枳实导滞丸一百粒催之，下黑粪如梅核者碗许，痛遂止；后以生血润肠之药，十数贴，调理平安。

一男子壮年，寒月入水网鱼，饥甚，遇凉粥食之，腹大痛，二昼夜不止，医与大黄丸不通，与大承气汤，下粪水而痛愈甚，诊其六脉，沉伏而实，面青黑色（青黑为寒得温即行）。虞曰：此大寒症及下焦有燥屎作痛，先与丁附治中汤一贴，又与灸气海穴，二十一壮，痛减半，继以巴豆（巴豆行寒积）、沉香、木香作丸，如绿豆大，生姜汁送下五粒，下五七次而愈。

丹溪治一老人，腹痛不禁下者，用川芎、苍术、香附、白芷、干姜、茯苓、滑石等剂而愈。

一人于六月投渊取鱼，至秋深雨凉，半夜小腹痛甚，大汗，脉沉，弦细实，重取如循刀责责然，与大承气汤加桂二服，微利，痛止，仍连日于申酉时（申酉为足太阳少阴），复痛坚硬不可近，每与前药，得微利，痛暂止，于前药加桃仁泥，下紫黑血升余，痛亦止，脉虽稍减，而责责然犹在，又以前药加川附子，下大便五行（亦得温即行），有紫黑血如破絮者二升而愈。又伤食，于酉时复痛，在脐腹间脉和，与小建中汤一服而愈。

一少年自小面微黄，夏间腹大痛，医与小建中汤，加丁香，三贴不效，加呕吐青汁；又与十八味丁沉透膈汤二贴，食全不进，困卧，痛无休止，如此者五六日，不可按；又与阿魏丸百粒，夜发热不得寐，口却不渴，脉左三部沉弦而数实，关尤甚，右沉滑数实，遂与大柴胡加甘草四贴下之，痛呕虽减，食未进；与小柴胡去参、芩，加芍药、陈皮、黄连、甘草，二十贴而愈（加减法妙）。

一妇年四十，患腹隐痛，常烧砖瓦熨之，面胸畏火气，六脉和，皆微弦，苦夜不得寐，悲忧一年，众作心病治，遂觉气复自下冲上，病虽久形不瘦此肝受病也（脾主肌肉病在肝不瘦）。与防风通圣散吐之，时春寒加桂（木得桂而和），入姜汁调之，日三四次，夏稍热，与当归龙胆丸，间与枳术丸，一月而安。

一人中脘作疼，食已，口吐血，紫霜色，二关脉涩，乃血病也。跌仆而致，治以生新去陈之剂，吐出片血碗许而安。

吴茭山治一妇，患脐下虚冷腹痛，用川芎、归身、炙芍、炒延胡、丁皮、干姜服之效。

张至和，吴郡人，精于医，尝治人腹疾，为庸医误用热药，张知不可疗辞之，其人别延周济广，不再药而愈，乃遣从者市肴羞，故令迂路经张门，张问之曰：吾主疾愈，置以谢周某者。张笑曰：亟回家，此当大便下脓，若恐不及见矣。果然。

程明佑治王汝恭，夜御内，诘旦煎寒腹痛，医投五积散，热甚，又投十神汤，小柴胡，遂瞀，程教以饮水，一医曰：病得之入房，内有伏阴，复投以水，必死，及一饮，腹不痛，再饮至一斗，病已（非神明者不能治法不可为训）。所以知汝恭当饮水而解者，切其脉，阳盛格阴，热入厥阴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五十余，形瘦而黑，理疏而涩，忽腹痛，午后，愈甚。医曰：此气痛也。治以快气之药，痛益加。又曰：午后血行于阴分。加痛者，血滞于阴也。以四物加乳没服之，亦不减。汪诊之，脉浮细而结，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经论止脉渐退者生，渐进者死，今止脉频则反轻，疏则反重，与脉经实相矛盾，汪熟思少顷曰：得之矣。止脉疏而痛甚者，以热动而脉速（为病脉属邪盛），频而反轻者，以热退而脉迟故耳（为本脉属元虚）。病属阴虚火动无疑（热动脉速非止疏也，因脉速而止不觉耳，热退脉迟而止脉愈觉频耳，前为邪盛之脉，后为元虚之脉）。且察其病起于劳欲，劳则伤心而火动，欲则伤肾而水亏，以参、芪补脾为君，熟地、归身滋肾为臣，黄柏、知母、麦冬清心为佐，山查、陈皮行滞为使，人乳、童便出入加减，惟人参加至四五钱，遇痛进之则愈。或曰：诸痛与瘦黑人，及阴虚火动，参、芪在所当禁，今用之顾效谓何？曰：药无常性，以血药引之则从血，以气药引之则从气，佐之以热则热，佐之以寒则寒，在人善用之耳。况人参不特补气，亦能补血。故曰：气血弱，当从长沙而用人参是也（东垣治中汤人参同干姜用，亦谓衰虚则痛，补不足也）。所谓诸痛禁用参、芪者，以暴病形实者言耳。若年高气血衰弱，不用补法气何由行，痛何由止？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是也。

一人体弱色脆，常病腹痛，恶寒发热，呕泄踡卧，时或吐虫，至三五日，或十数日而止，或用丁沉作气治，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削克作积治，或用燥烈作痰治俱不效。诊其脉，皆濡小近驶（数），曰察色，诊脉，观形，乃气虚兼郁热也。遂用参、芪、归、术、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陈皮、黄芩、芍药服之而安。或曰：诸痛不可用参、芪，并酸寒之剂。今犯之何也？曰：病久属郁，郁则生热，又气属阳，为表之卫，气虚则表失所卫，而贼邪易入，外感激其内郁，故痛大作，今用甘温以固表，则外邪莫袭，酸寒以清内，则郁热日消，病由是愈（博按：此案原刻脱误）。

一人面色苍白，年四十六，素好酒色，犬肉，三月间，因酒，兼有房事，遂病左腹痛甚，后延右腹，续延小腹，以及满腹皆痛，日夜叫号，足不能伸卧不能仰，汗出食阻（此案终无身热表症），自用备急丸，利二三行而随止，痛仍不减（医见利之痛不止决疑虚症）。汪诊其脉皆细驶，右脉颇大于左，独脾脉弦而且滑，扶起诊之，右脉亦皆细数，恐伤酒肉，用二陈加芩、查、曲、檗，进之不效，再用小承气汤，仍不利，蜜枣导之，仍不利，乃以大承气汤，利二三行，痛减，未除（凡此治法皆急则治标，不然痛安能减），今其住药只煎山查汤饮之，次日，烦躁呕恶，渴饮凉水，则觉恶止爽快，诘朝诊脉，皆隐而不见（见此症总属痛伤元气脉亦不见），四肢逆冷，烦躁不宁，时复汗出，举家惊愕，疑是房后阴症，拟进附子理中汤。汪曰：此治内寒逆冷也。《活人书》云：四逆无脉，当察症之寒热。今观所患，多属于热。况昨日脉皆细数，面色近赤，又兼酒后而病，六脉虽绝，盖由壮火食气也。四肢者，诸阳之末，气被壮火所食，不能营于四肢，故脉绝而逆冷也。此类伤暑之症，正合仲景所谓热厥者多、寒厥者少，急用大承气汤下之之类。向虽下以大承气，其热尚未尽，难以四逆汤症与比，今用附子热药，宁不助火添病耶，如不得已，可用通脉四逆汤，尚庶几焉。以其内有童便猪胆汁，监制附毒，不得以肆其虐也。连进二服，脉仍不应，逆冷不回，渴饮烦躁，小便不通，粪溏反频，腹或时痛，更进人参白虎汤二贴（白虎汤如何敢用），躁渴如旧，更用参、术各三钱，茯苓、麦冬、车前各一钱，五味、当归各五分，煎一贴，脉渐见如蛛丝。汪曰：有生意矣。仲景论绝脉服药微续者生，脉暴出者死是也。左手足亦略近和，不致冰人，右手足逆冷如旧，但口尚渴，便尚溏，一日夜约十余度，小便不通。汪曰：渴而小便不利者，当利其小便（此非伤寒发热，以痛为准，以渴为凭。故曰：利其小便。倘伤寒发热，而用此案为法，何异痴人说梦）。遂以天水散冷水调服三四剂，不应，再以四苓散加车前、山栀煎服二贴，小便颇通，但去大便而小便亦去，不得独

利。汪曰：小便未利，烦渴未除，盖由内热耗其津液也；大便尚溏者亦由内热损其阳气，阳气不固而然也。遂用参、术各三钱，茯苓钱半，白芍、车前、门冬各一钱，山栀七分，五味五分，连进数服，至第九日，逆冷回，脉复见，诸症稍减，渐向安（琇按：是症外无寒热，因利而渴而厥而躁汗，遂乃寒热杂进幸而不死，必其人元气素强，否则参、苓、麦、味缓不及矣）。

一妇人年近五十病腹痛，初从右手指冷起，渐上至头，头如冷水浇灌而腹大痛则遍身大热，热退则痛止（非石翁不能讲明此症），或过食或不食皆痛，每常或一年一发，近来二三日一发，远不过六七日，医用四物加柴胡、香附不应；更医，用四君木香、槟榔，亦不应；又用二陈加紫苏、豆蔻，又用七气汤等剂，皆不应。汪诊脉，皆微弱似有似无，或一二至一止，或三五至一止，乃阳气大虚也（凭脉断症）。独参五钱，陈皮七分，煎服十数贴而愈。夫四肢者，诸阳之末，头者诸阳之会。经曰阳虚则恶寒。又曰：一胜则一负。阳虚阴往乘之则发寒，阴虚阳往乘之则发热。今指稍逆冷，上至于头，则阳负阴胜可知矣。阳负则不能健运而痛大作，痛作而复热者物极则反也。及其阴阳气衰，两不相争则热歇痛亦息矣。况脾胃多气多血经也，气能生血，气不足，则血亦不足。仲景曰：血虚气弱，以人参补之，故用独参汤服，而数年之痛遂愈矣。

江篁南治一妇，年四十余，常患腹疼，先从心前痛小腹，既而腰俞尽痛，兼吐清水，或吐食每吐而后愈，合眼则觉麻木（食入反出是无火也，合眼麻木阳虚而气不行也），其经水将行之前，腰腹作痛，行或带紫凝结（赤带），兼有白带，或一月再此（虚），初用二陈合四物除地黄，加乌药、香附三服，不验；乃投东垣当归附子汤，四服稍愈。遂加分两，作丸服之（当归附子汤治脐下冷痛、赤白带下，当归二分，炒盐三分，蝎稍、升麻各五分，甘草六分，柴胡六分，黄柏少许，附子一钱，干姜六分）。

中气亏损心腹作痛

薛已治唐仪部，胸内作痛，月余，腹亦痛，左关弦长，右关弦紧，此脾虚肝邪所乘。以补中益气汤加半夏、木香二剂而愈，又用六君子汤二剂而安。此面色黄中见青。

李仪部常患腹痛，以补中益气加山栀即愈。一日因怒，肚腹作痛，胸胁作胀，呕吐不食，肝脉弦紧，此脾气虚弱、肝火所乘。仍用前汤，吞左金丸，一服而愈。此面色黄中见青兼赤。

太守朱阳山，因怒，腹痛作泻，或两胁作胀，或胸乳作痛，或寒热往来，或小便不利，饮食不入，呕吐痰涎，神思不清，此肝木乘脾土。用小柴胡加山栀子、炮姜、茯苓、陈皮、制黄连（黄连、吴茱萸等分，用热水拌湿庵二三日，同炒焦，取连用），一剂即愈。

阳山之内，素善怒，胸膈不利，吐痰甚多，吞酸嗳腐，饮食少思，手足发热，十余年矣，所服非芩、连、枳实，即槟、苏、厚朴，左关弦洪，右关弦数，此属肝火血燥，木乘土位。朝用六味丸以滋养肝木，夕用六君加当归、芍药，以调补脾土，不月而愈。癸卯夏，患背疽，症属虚寒，用大温补之药而愈。乙巳夏，因大怒，吞酸嗳腐，胸腹胀满，或用二陈石膏治之，吐涎如涌，肌热如灼，旬日，将用滚痰丸下之，脉洪大按之如无（旧刻讹无力）。薛曰：此脾胃（旧刻改中气）亏损而发热，脾弱而涎泛出也。用六君加姜、桂，一钟即睡觉而诸症如失，又数剂而康。

儒者沈尼文，内停饮食，外感风寒，头痛发热，恶心腹痛，薛用人参养胃，加芎、芷、曲、檗、香附、桔梗，一剂而愈。次日，仍作腹痛，以手重按，痛即止，此客寒乘虚而作也，乃以香砂（旧刻讹香附）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服之，睡觉痛减六七，去二香再服，饮食少进，加黄芪、当归，少佐升麻而愈。

徐道夫母，病胃脘当心痛剧，右寸关俱无（旧刻改作不应指），左虽有，微而似绝，

手足厥冷（痛甚而伏者、手足冷者，未可尽为虚症），病热危笃，察其色，眼胞上下青黯（眼胞色青乃肝木乘脾）。此脾虚肝木所胜，用参、术、茯苓、陈皮、甘草，补其中气，木香和胃气，以行肝气，吴萸散脾胃之寒，止心腹之痛，急与一剂，俟滚先服，煎熟再进，诸病悉愈，向使泥其痛无补法，而反用攻伐之剂，祸不旋踵矣。

一妇人怀抱郁结，不时心腹作痛，年余不愈，诸药不应，用归脾加炒山栀而愈。

腹　鸣

陈子直主簿妻有异疾，每腹胀，则腹中有声，如击鼓，远闻于外，行人过者，皆疑其作乐，腹胀消，则鼓声亦止，一月一作，经十余医，皆莫能明其疾。

一妇人有孕，腹内钟鸣，医莫能治，偶一士人携一方书，其间有一方能治此，用鼠窟前畚土研罗为末，每服二钱，麝香汤调，其疾立愈。

腰　痛

淳于意治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涩而不属（琇按：气滞血不流而脉涩是为郁病），涩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琇按：脉诀所谓溢上鱼际，唯师尼室女嫠妇有之，然今人无论男妇多有此脉。此案又见经水门）。

郝允治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俯仰。郝曰：谷，浊气也。当食发怒，四肢受病，传于大小络中，痛而无伤，法不当用药，以药攻之则益痛，须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则愈矣。果然。

东垣治一人露宿寒湿之地，腰痛不能转侧，胁搐急，作痛月余。《腰痛论》云：皆足太阳（膀胱）、足少阴（肾）、血络有凝血作痛。间有一二证，属少阳胆经外络脉病，皆去血络之凝乃愈。经云：冬三月禁针。只宜服药通其经络，破血络中败血，以汉防己、防风各三分，炒曲、独活（胆）各五分，川芎、柴胡（胆）、肉桂（肾）、当归、炙草、苍术各一钱，羌活（膀胱）钱半，桃仁五粒，作一服，酒煎，服愈（配方精妙，后学当触类而长之）。

韩懋治一人患腰疼痛，以胡桃仁，佐破故纸，用盐水糊丸服之愈。

丹溪治徐质夫，年六十余，因坠马腰疼，不可转侧，六脉散大，重取则弦小而长稍坚，朱以为恶血虽有，未可驱逐，且以补接为先，遂令煎苏木、人参、黄芪、川芎、当归、陈皮、甘草，服至半月后，散大渐敛，食亦进，遂与熟大黄汤调下自然铜等药，一月而安。

王绍颜《信效方》云：顷年得腰膝痛不可忍，医以肾风攻刺诸药不效，见傅相方有此验，立制一剂神效，方以海桐皮二两，牛膝一两，羌活、地骨皮、五加皮、薏苡仁各一两，甘草五钱，生地十两，上净洗焙干细锉，生地黄以芦刀子切，用绵一两，都包裹入无灰酒二斗浸，冬二七日，夏七日，候熟，空心饮一杯，或控干焙末蜜丸亦可。

戊戌秋，淮南大水，城下浸灌者连月，王忽脏腑不调，腹中如水吼，数日，调治得愈。自此腰痛不可屈折，虽沐亦相妨，遍药不效，凡三月，此必水气阴盛，肾经感此而得，乃灸肾俞，三七壮，服鹿茸丸而愈（《医学纲目》）。

胁　痛

丹溪治一人，年三十六，虚损瘦甚，右胁下疼，四肢软弱，二陈汤，加白芥子、枳实、姜炒黄连、竹沥八十贴安（治虚人有痰此方可法）。

项彦章治一人病胁痛，众医以为痈，投诸香、姜、桂之属益甚。项诊之曰：此肾

邪也，法当先温利而后竭之。以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过，项曰：向用神保丸，以肾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导，然巴豆性热，非得芒硝大黄荡涤之，后遇热，必再作，乃大泄滞数出病已。所以知之者，以阳脉弦，阴脉微涩，弦者痛也，涩者肾邪有余也。肾邪上薄于胁，不能下，且肾恶燥，今以燥热发之，非得利不愈。经曰：痛随利减。殆谓此也（琇按：虚人恐不胜此）。

虞恒德治一人年四十余，因骑马跌扑，次年，左胁胀痛，医与小柴胡汤加草龙胆、青皮等药，不效。诊其脉，左手寸尺皆弦数而涩，关脉芤，而急数，右三部，唯数而虚。虞曰：明是死血症（脉涩为血少，又云失血之后脉必见芤，又曰关内逢芤则内痈作，论脉固属血病，然断之曰死，血亦因跌扑胁胀痛故耶）。用抵当丸一剂，下黑血二升许，后以四物汤、加减调理而安。

橘泉治一老八十余，左胁大痛肿起如覆杯手不可近（实症），医以为滞冷，投香桂、姜黄推气之剂，小腹急，胀痛益甚。翁曰：此内有伏热，瘀血在脾中耳。经所谓有形之肿也（有形之肿宜以削之）。然痛随利减，与承气汤加当归、芍药、柴胡、黄连、黄柏下之，得黑瘀血二升立愈。

张戴人治一人病危笃，张往视之，其人曰：我别无病，三年前当隆暑时，出村野，有以煮酒馈予者，适村落无汤器，冷饮数升，便觉左胁下闷，渐作痛，结硬如石，至今不散，针灸磨药，殊无寸效。戴人诊之，两手俱沉实而有力，先以独圣散吐之，一涌二三升，气味如酒，其痛即止，后服和脾安胃之剂而愈（《儒门事亲》）。

张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特进苏良嗣，因拜跪便绝倒。文仲候之曰：此因忧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胁，则剧难救，自晨至食时，即苦冲胁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疗俄而心痛，日旰而卒。

薛己治一妇人胁下肿痛，色赤寒热，用小柴胡加芍药、山栀、川芎，以清肝火而愈，但经行之后，患处仍痛，用八珍汤以补气血而安。若因肝胆二经血燥所致，当用小柴胡加山栀、胆草、芎、归主之。久而脾胃虚弱，补中益气为主。若兼气郁伤脾，间以归脾汤。朝寒暮热，饮食少思，须以逍遥散为主。

库生马伯进之母，左胛连胁作痛（背胛上胯骨连侧胁是小肠与胆，连胁是肝脾），似疮毒状。薛曰：此郁怒伤肝脾。与六君加桔梗、枳壳、柴胡、升麻。彼另用疮药，其痛甚，乃请治。其脉右关弦长，按之软弱，左关弦洪，按之涩滞，果肝脾之疾，饮食之毒，七情之火也。仍用煎药，加以大补之剂，脉症悉退，再加芎、归全愈。

一人年近六十，素郁怒，脾胃不健，服香燥行气，饮食少思，两胁胀闷，服行气破血，饮食不入，右胁胀痛（丹溪云：右胁悉属痰左胁瘀血），喜用手按，彼疑为膈气，痰饮内伤。薛曰：乃肝木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若内有瘀血，虽单衣亦不敢著肉（妙剂），用滋化源之药，四贴，诸症顿退，彼以为愈。薛曰：火令在迩，当健脾土以保肺金。彼不信，后复作，另用痰火之剂，益甚。求治，左关右寸滑数，此肺内溃矣。仍不信，乃服前药，吐秽脓而死。

一妇人饮食后，因怒患疟，呕吐，用藿香正气散，二剂而愈。后复怒，吐痰甚多，狂言热炽，胸胁胀痛，手按少止，脉洪大无伦（无伦为虚），按之微细，此属肝脾二经血虚，以加味逍遥散加熟地、川芎二剂，脉症顿退，再用十全大补而安。此症若用疏通之剂，是犯虚虚之戒矣。

一男子房劳兼怒，风府胀闷，两胁胀痛，薛作色欲损肾，怒气伤肝，用六味地黄丸料，加柴胡、当归，一剂而愈（琇按：此法移治腹痛门中，石山治一人面色苍白之症宜收捷效）。

石山治一人客维扬，病胁痛，医以为虚，用人参、羊肉补之，其痛愈甚。一医投龙会丸，痛减。汪诊弦，濡而弱，曰：脾胃为痛所伤。尚未复，遂以橘皮枳术丸，加

黄连、当归，服之而安。越五年腹胁复痛，彼思类前病，欲服龙荟丸，未决，汪诊之，脉皆濡弱而缓，曰前病属实，今病属虚，非前药可治也。以人参为君，芎、归、芍药为臣，香附、陈皮为佐，甘草、山栀为使，煎服十余贴，痛止食进。

黟县县丞，年逾五十，京回，两胁肋痛（肋与胁不同），医用小柴胡汤，痛止，续后痛作，前方不效。汪诊之，脉皆弦，细而濡，按之不足，曰：此心肺为酒所伤，脾肾为色所损，两胁胀痛，相火亢极，肝亦自焚。经曰：五藏已虚，六府已竭，九候虽调者死，此病之谓欤，寻卒。

休宁金上舍环海自述云：曾因送殡，忍饥过劳，患腰肋连胁肿痛不能转侧，医治不效，有一儒者诊视，曰：此肝火也。投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丸而愈。

膝　肿

徐可豫治吴兴沈仲刚内子，膝肿痛，右先剧，以热熨，则攻左，熨左，攻右，俱熨，则腹雷鸣上胸，已而背悉若受万箠者，独元首弗及，发则面黛色，脉罔辨，昏作旦辍，日尪弱甚，医望色辄却，谓弗救。徐视脉竟曰：是湿淫所中，继复惊伤胆，疾虽剧，可治。即令以帛缠胸，少选，探咽喉间，涌青白涎沫几斗许，涌定。徐曰：今兹疾发至腹，则弗上面，面弗青矣。至昏膝痛仍加熨，鸣果弗及胸止，三鼓已定，皆如徐言，越三昏不复作，遂痊（痰随气升降作痛，所以一吐而愈）。

鹤　膝　风

州守张天泽，左膝肿痛，胸膈痞满，饮食少思，时作呕，头眩，痰壅，日晡殊倦，用葱熨法，及六君加炮姜，诸症顿退，饮食稍进，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头目清爽，肢体康健，间与大防风汤十余剂，补中益气三十余剂而消。

一妇人发热口干，月经不调，半载后，肢体倦怠，二膝肿痛，作足三阴血虚火燥治之，用六味地黄丸，两月余，形体渐健，饮食渐进，膝肿渐消，半载而痊。

脚　气（附肿痛）

有人病两脚蹙，不能行举，诣佗，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矣。不须复看脉，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分，纵邪不相当，言灸此各十壮，灸疮愈即行，后灸处来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汉书·华佗传》）。

徐之才治一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徐曰：蛤精疾也。由乘舟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之才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荚（《太原故事》）。

有范光禄得脚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通名，径入斋中谓曰：佛使我来理君疾也。光禄废衣示之，因以刀针肿上，倏忽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并无针伤，而患渐愈（《齐谐录》）。

王蕤守会稽，童贯时方用事，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是疾，蕤裒五十石献之，后擢等制（《挥尘录》）。

道士王裕曰：有忽患脚心如中箭，发歇不时，此肾之风毒，泻肾愈（泻肝即泻肾）。

董守约苦脚气攻注，或教之捶数螺，傅两股上，便觉冷气趋下至足，逾时而安（寒凉法《类编》）。

唐柳州纂救三死方，元和仲春，得干脚气（脚气有干湿之分），夜半痞绝，左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洵美传杉木汤，服半食顷，大下三次，气通块散，用杉木节一大升，橘叶一升，无叶，以皮代，大腹槟榔七个，合而碎之，童便三大升，共煮一升半，分二服，若一服得快利，停后服，此乃死病，会

有教者，乃得不死（《本事方》）。

董系治安国军节度使程道济，患腰脚疼痛，将二年，服汤药，皆姜、附、硫黄燥热之药，中脘脐下，艾炷十数，无效，愈觉膝寒胃冷，少力多睡，食少神减。群医曰：肾部虚寒，非热药不能疗。及自体究，亦觉恶寒喜暖，但知此议为是，因谘于董。董曰：肾经积热，血气不通故也。程不甚见信，试用通经凉药，但见脏腑滑利伏困愈甚，弃而不服（人情大抵皆然），后因陈五行造化胜负之理，方始不疑。再用辛甘寒药，泻十二经之积热，日三四服，通利十余行，数十日后，觉痛减，饮食有味，精力爽健，非昔之比，心神喜悦，服药不辍，迤逦觉热，自后服饵，皆用寒凉，数年之间，疾去热除，神清体健（寒凉法）。

蔡元长知开封，正拠案治事，忽如有虫自足心行至腰间，即坠笔晕绝，久之方苏，掾属云，此病非俞山人不能疗，趣使召之。俞曰：此真脚气也。法当灸风市（风市在奇腧经络在膝上七寸外侧两筋间），为灸一壮，蔡晏然复常。明日，病如初。再如召俞，曰：除病根，非千艾不可。从其言，灸五百壮，自此遂愈。

仲兄文安公守姑苏，以銮舆巡幸，虚府舍，暂徙吴县，县治卑湿，旋感足痹，痛掣不堪，服药弗效，乃用所闻灼风市、肩髃（大肠穴二穴同）、曲池三穴，终身不复作。

僧普清苦此二十年，每发率两月，用此灸三七壮，即时痛止，其他验者益众（《夷坚志》）。

一人患脚转筋，时发不可忍，灸脚踝上一壮，内筋急灸内，外筋急灸外。

顾安中广德军人，久患脚气，筋急腿肿，行履不得，因至湖州附船，船中有一袋物，为腿酸痛，遂将腿阁袋上，微觉不痛，及筋宽而不急，乃问舶人袋中何物，应曰：宣木瓜，自此脚气顿愈。（《名医录》）

衍义治一人嗜酒，后患脚气甚危，乃以巴戟半两，糯米同炒，米微转色，去米，大黄一两锉炒，同为末，炼蜜为丸，温水送下五七十丸，仍禁酒，遂愈（温利法）。

东垣治一朝贵，年近四十，身体充肥，脚气始发，头面浑身支节微肿，皆赤色，足胫赤肿，痛不可忍，手近皮肤其痛转甚，起而复卧，卧而复起，日夕苦楚。春间，李为治之，其人以北土高寒，故多饮酒，积久伤脾，不能运化，饮食下流之所致。投以当归拈痛汤一两二钱，其痛减半，再服，肿悉除，只有右手指末微赤肿；以三棱针刺指爪甲端，多出黑血，赤肿全去；数日后，因饮食湿面，肢体觉痛，再以枳实五分，大黄酒煨三钱，当归身一钱，羌活钱半，名曰枳实大黄汤，只作一服，水二盏，煎一盏，温服，空心食前，利下两行，痛止。夫脚气，水湿之为也。面滋其湿，血壅而不行，故支节烦痛。经云：风能胜湿。羌活辛温，透关节去湿故以为主；血留而不行则痛，当归之辛温，散壅止痛，枳实之苦寒，治痞消食，故以为臣；大黄苦寒，以导面之湿热，并治诸老血留结，取其峻快，故以为使也（下汗法）。

丹溪治一妇足肿，用生地黄、黄柏、苍术（二妙可法）、南星、红花、牛膝、龙胆草、川芎治之（清法）。

一人两足酸重，不任行动，发则肿痛，一日在不发中，诊脉三部皆大搏手如葱管无力，身半已上肥盛。盖其膏粱妾御，嗜欲无穷，精血不足，湿热太盛，因用益精血于其下，清湿热于其上，二方与之（谁谓丹溪法无补于世哉），或言脚气无补法，故不肯服，三月后痛作。一医用南方法治（汗），不效；一医用北法治之（下），即死于溺器上。吁！业岐黄者，虚实之辨，盖可以忽乎哉（补法）。

项彦章治一人足痛，发则两足如柱，溃黄水逾月乃已，已辄发，六脉沉缓（脚气不得疑脉之沉缓为虚寒）。沉为里有湿，缓为厥为风，此风湿毒，俗名湿脚气是也。神芎丸竭之，继用舟车神佑丸，下浊水数十出而愈（下法）。

一妇脚底如锥刺痛，或肘肿，足腕亦痛而肿，大便泄滑里急，此血少，又下焦血

分受湿气为病，健步丸主之，以生地一两半，归尾、白芍、陈皮、苍术各一两，牛膝、茱萸、条芩各半两，大腹子三钱，桂枝二钱，为丸，每服百丸，以白术通草煎汤食前下之（温法。琇按：此丹溪案，大腹子原刻误大附子）。

戴人治一人病腰脚大不伸，伛偻蹙蹙而行，已数年矣，服药无功，止药却愈，因秋暮涉水，病复作，医用四斤丸，其父求治于戴。戴曰：近日服何药？曰：四斤丸。曰：目昏赤未？其父惊曰：目正暴发。戴曰：宜速来，否则失明矣。既来，目肿无所见，戴人先令涌之，药下，忽走三十行，两目顿明，再涌泄，能认字，调一月，令服当归丸，健步而归（吐法）。

子和治息帅腰股沉痛，行步坐马皆不便，或作脚气寒湿治之，或作虚损治之，乌、附、乳、没活血壮筋骨之药，无不用之，至两月余，目赤上热，大小便俱涩，腰股之病如故，诊其两手脉皆沉迟（若拟脉经则沉迟为寒，今以凉泻而愈，故脉必当合症而断）。沉者在里也，宜泻之，以舟车丸、浚川散各一服，去积水二十余行，至早晨咽白粥一二顿，与之，即能矍铄矣（下法）。

魏德新，因赴冬选，犯寒而行，真元气衰，加之坐卧冷湿，食饮失节，以冬遇此，遂作骨痹，骨属肾，腰之高骨，坏而不用，两胯似折，面黑如炭（面黑为湿气上侵），前后臁痛，痿厥嗜卧，遍问诸医，皆作肾虚治之。乃先以玲珑灶熨蒸数日，次以苦剂上涌寒痰二三升（汗吐兼用），下虚上实明见矣。次以淡剂，使白术除脾湿，茯苓养肾水，官桂伐风木（然后温补），寒气偏胜，则加姜附，否则不加，又刺肾俞（膀胱穴）、太溪（肾穴）二穴，二日一刺，前后一月半，平腹如初（薰法）。

毗陵有马姓，鬻酒为业者，患肾脏风，忽一足发肿如瓠，自腰以下钜细通为一律，痛不可忍，欲转侧，两人扶方可动，或者欲以铍刀决之。张曰：未可此肾脏风攻注脚膝也。乃以连珠甘遂一两，木鳖子二个，一雄一雌为末，猪腰子二个批开，药末一钱糁匀，湿纸裹数重，慢火煨熟放温（煨肾散加木鳖）。五更初细嚼，米饮下，积水多则利多，少则少也。宜软饭将息，若病患一脚，切看左右，如左脚，用左边腰子；右脚，用右边腰子，药末只一钱，辰巳间，下脓如水晶者数升，即时痛止。一月后，尚拄拐而行，再以赤乌散令涂贴其膝，方愈。十年相见，行步如若。

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良医殚技，莫能治，所亲置之道傍，以求救者。遇一新罗僧见之，谓曰：此疾一药可救，但不知此土有否？因为之入山采取，乃葳灵仙也（灵仙能通行十二经），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其后山人遂传其事，《海上方》著其法云：采之阴干月余，捣末酒和服二钱匕，利空心服之。如人本性杀药，可加及六七钱匕，利过两行则减之。病除，乃停服。其性甚善，不触诸药，但恶茶及面汤（以甘草、栀子代饮可也）。

罗治中书粘合公，年四旬，体干魁梧，春间从征至扬州，偶脚气忽作，遍身肢体微肿，其痛手不能近，足胫尤甚，履不任穿，跣以骑马，控两蹬，而以竹器盛之，困急。东垣曰：《内经》有云：饮发于中附肿于上（妙理）。又云：诸痛为实，血实者宜决之。以三棱针数刺其肿上，血突出高二尺余，渐渐如线流于地，约半升许，其色紫黑，顷时肿消痛减；以当归拈痛汤一两半服之，夜得睡明日再服而愈（针法）。

孙少府治韩彦正暴得疾，手足不举，诸医皆以为风，针手足，亦不去痛。孙曰：此脚气也。用槟榔末三钱，生姜三片，干紫苏叶七片，陈皮三钱，水一大盏，煎七分热服，数服而愈（清）。

薛己治一妇人，腿患筋挛骨痛，诸药不应，脉紧，用大防风汤二剂（大防风汤、八珍加附子、羌、防、牛膝、杜仲、黄芪）顿退，又二剂而安（汗）。

江应宿治一婢，春初患脚气，腰脚赤肿，坟起疼痛，难于步履，子曰：此因饮食伤脾，不能运化，湿热下注之所致也。利水行湿，消导食滞，用平胃散加茯苓、泽泻、

薏苡、木瓜、山查、麦芽、神曲二剂，腰脚消而能步，再以木通白术汤，送保和丸而愈。

予友人佘近峰，贾秣陵，年五十余，患脚痛卧，不能起，年余，胫与腿肉俱消，邑医徐古塘昔患痹疾，治愈。求其成方，初用当归拈痛汤二服效，次用十全大补汤加枸杞子、防己、牛膝、革薤，朝用六味地黄丸加虎胫骨、牛膝、川革薤、鹿角胶，服三年，矍铄如初。徐书云：久久服之，自获大益，幸勿责效于旦夕，信然。

宿曰：今人谓之脚气者，黄帝所为缓风湿痹也。《千金》云：顽弱名缓风，疼痛为湿痹，大抵脚气无补法，乃风毒在内，不可攻，故当先泻之，皆湿热之为也。

脚　发

薛己治阁老靳介庵，脚指缝作痒，出水，肿煽脚面，敷止痒之药不应，服除湿之药益甚。薛诊之曰：阴虚湿热下注也。用六味地黄、补中益气而愈。

大参李北溪，足赤肿作痛，先用隔蒜灸，饮活命散一剂，痛顿止，灸处出水，赤肿顿消，次用托里消毒散四剂，灸处出脓而愈。

一儒者脚踝肿硬色白，两月余矣，用大防风汤，及十全大补，兼服而消。后场屋不利，饮食劳倦，症复作，盗汗内热，饮食不化，便滑肌瘦，复加头晕，或头痛痰涌，此肾不纳气，用八味丸、益气汤，百余剂而安。

一男子脚心发热，作渴引饮，或用四物、芩、连、黄柏、知母之类，腹痛作呕，烦热大渴。此脾胃复伤，先用六君、炮姜，数剂而脾胃醒；再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而脾胃健；乃以加减八味丸，兼服半载而愈。

一儒者脚心发热作痒，搔掐，滚水浸渍而出水，肌体骨立，作渴吐痰，用益气汤六味丸，年余，元气复而诸症愈。

少宗伯顾东江面黧作渴，薛曰：此肾经亏损，当滋化源，以杜后患，顾公不信，次年九月，左足面患疽，色黯不痛，脚腿沉重，用隔蒜灸三十余壮，足腿即轻，疮出血水，七日而消，色仍黯，时顾将北行贺万寿。薛诊之曰：脾脉衰惫，阳气亏极，不宜远行。公曰：予得梦屡验，向梦群仙待我，此寿征也。至河间驿聚仙堂，病亟。叹曰：数定于此，立斋岂能我留，寻卒。

江应宿治程文学子，脚腿坟起如瓜瓠，煽颊痛楚难支，予用广胶四两，入麝少许，熔如稠膏，摊油纸贴之，外用好醋煮青绵布三片，乘热贴膏外，轮递更换，腿痒如蛆，顷刻尽消而愈（外治法较张子和法更佳，然二法不可偏废）。

薛己曰：脚发色，赤肿痛而溃脓者，属足三阳湿热下注可治；微赤微肿者，脓清者，属足三阴亏损难治；若黑黯不肿痛，不溃脓，烦热作渴小便淋漓者，阴败，末传恶症，为不治。其法湿热下注者，先用隔蒜灸，活命饮以解壅毒，次服益气汤、六味丸以补精气；若赤黯不痛者，著肉灸，桑枝灸，以行壅滞，助阳气，更用大补汤、八味丸壮脾肾，滋化源，多有生者（数种治法皆当熟玩，切记切记）；若专治疮，复伤正气，误人多矣。

脚　弱

一士人得脚弱病，方书罗列，积药如山，疾益甚，张杲曰：汝当尽屏去，但用杉木为桶濯足，又令排樟脑于两股间，以脚棚系定，月余而安健如初。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逊斋间览》）。

孙琳治一少年，娶妻不久，得软脚病，疼特甚，医以为脚气，孙闻之曰：吾不必诊视，但用杜仲一味，寸断片析，每一两，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盏煮六分，频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而愈。孙曰：第宅寝处高明，衣履燥洁，无受湿之理，乃新婚纵欲致

然，杜仲专治腰膝，以酒行之，则奏效易矣。

诸　气

子和治一妇人，劳若太过，大便结燥，咳逆上气，时喝喝然有音，唾呕鲜血，以苦剂解毒汤，加木香、汉防己煎服，时时啜之，复以木香槟榔丸，泄其逆气，一月而安（今人见呕鲜血以滋阴降火为主，称曰弱症，焉知为气病乎。故曰风寒燥火六气，皆令人吐血）。

庄先生治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诘其故，庄引《素问》曰：惧胜喜。可谓得元关者。

石山治一妇瘦弱，年四十余，患走气遍身疼痛，或背胀痛，或两胁插痛，或一月二三发，发则呕尽所食方快，饮食不进，久伏床枕，医作气治，用流气饮，或作痰治，用丁、藿、二陈，病甚。汪诊之，脉皆细微而数，右脉尤弱，曰：此恐孀居忧思伤脾而气郁也。理以补脾散郁（郁则致火，郁则痛，久则虚，谁曰诸痛无补法哉）。以人参三钱，香附、黄连、甘草、砂仁各五分，黄芪二钱，归身钱半，川芎八分，干姜四分，煎服十余贴，脉之，数而弱者，稍缓而健，诸痛亦减，仍服前方，再用参、芪、川芎、香附、山栀、甘草，以神曲糊丸，服之病除（烺按：《石山医案》黄连原作黄芩，未知孰是）。

萧司训年逾五十，形肥色紫，病气从脐下冲逆而上（肾虚），睡卧不安，饮食少，精神倦。汪诊之，脉皆浮濡而缓，曰：气虚也。问曰：丹溪云：气从脐下起者阴火也。何谓气虚（阴火与元气不两立）？汪曰：难执定论。丹溪又云：肥人气虚，脉缓亦气虚，今 拙形与脉，当作气虚论治，遂以参、芪为君，白术、白芍为臣，归身、熟地为佐，黄柏、甘陈为使，煎服十余贴，稍安。彼以胸膈不利，陈皮加作七分，气冲上（琇按：陈皮加至七分便复气冲上，细玩之可知用药之道），仍守前方，月余而愈。

一人遍身皮底，浑浑如波浪声，痒不可忍，抓之，血出不止，名气奔，用人参、苦杖（杜牛膝）、青盐、细辛各一两，水二碗，煎取清汁，饮之而愈。

疝　癫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蹶，人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汤（即黄连解毒汤），一饮得前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寸口乃气口也），脉无五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史记》）。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于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于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于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厥阴之动也，脉来难者，疝气之客于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厥阴之络结小腹也。厥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厥阴之脉（宜灸急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史记》）。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膈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踘，腰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史记》）。

索隐曰：脉病之名曰番阳者，以言阳脉之翻入虚里也。

罗谦甫治火儿赤怜歹，久患疝气，复因秋间，饥饱劳役，过饮潼乳，所发甚于初，面色青黄不泽，脐腹阵痛，搐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热物熨之稍缓，脉得沉小而急，《难经》有云：任之为病，男子内结七疝，皆积寒于小肠间所致也。非大热之剂则不能愈。遂制沉香桂附丸，以沉香、附子、川乌（炮，去皮脐）、炮姜、良姜、茴香（炒）、官桂、吴萸（汤浸去苦）各一两，醋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七八十丸，空心食前，热米饮汤送下，日二服，忌冷物；间服天台乌药散，以乌药、木香、茴香、炒良姜、炒青皮各五钱，槟榔二个，川练十个，巴豆七十粒（微打破，同川楝用麸炒，候麸黑色，去麸），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痛甚者，炒生姜热酒调下。服此二药，旬日良愈（温法）。

赵运使夫人年近六十，三月间，病脐腹冷痛，相引胁下，痛不可忍，反复闷乱，不得安卧，乃先灸中庭穴（任穴）在膻中下寸，六分陷者中任脉气所发，灸五壮，或二七三七壮，次以当归四逆汤，以当归尾七分，炮附子、官桂、茴香、柴胡各五分，芍药四分，茯苓、元胡、川楝子（酒煮）各三分，泽泻一分，水煎温服，数服而愈。

许学士治歙县尉宋荀甫，膀胱气作痛，不可忍，医以刚剂与之，痛益甚，溲溺不通，三日，许视其脉，曰：投热药太过，适有五苓散，一分为三，易其名，用连须葱，一茎茴香及盐少许，水一盏半，煎七分，连服之，中夜下小便如黑汁一二升，剂下宽得睡，明日脉已平，续用硇砂丸，数日愈。盖是疾本因虚得不宜骤进补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妙妙）。故先涤所蓄之邪，然后补之（清法《本事方》）。

滑伯仁治一妇病寒为疝，自脐下上至心，皆胀满攻痛，而胁疼尤甚（此等痛切记作疝治），呕吐烦懑，不进饮食，脉两手沉结不调，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毋攻其上，为灸章门、气海、中脘，服元胡桂椒，佐以藁、木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温利丸药，聚而散之也。果效。

一老人病脐腹疠痛，医为温中散寒，卒无验。诊之，脉两尺搏坚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故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剂，引入下焦，数服寻愈。

一人病疝气，发则脐下筑筑，渐上至心下，呕涌痛惫，手足青色，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酸，目不欲视，头不欲举，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恶食气，睾丸控引，小便数而短，年未三十，尪脊若衰耄人，劣劣不自持，诊其脉，沉弦而涩，曰：是得之忧郁愤怒（内因），寒湿风雨乘之（外因），为肝疝也。属在厥阴，故当脉所过处皆病焉，厥阴肝也。张从正云：诸疝皆属肝，肝欲散急以辛散之。遂以吴萸，佐以姜、桂（辛散），及治气引经药，兼制茴、楝（原刻误回、陈）等丸，每十日一温利之，三月而愈。

丹溪云：予旧有甘橘积，后因山行饥甚，遇橘芋食之，橘动旧积，芋复滞气，即时右丸肿大寒热，先服平胃散一二贴，次早神思清，气至下焦，呕逆觉积动，吐之复吐，后和胃气，疏通经络而愈。

一人虚损潮热，肾偏坠小肠气，四物加小茴香、吴萸、胡芦巴各五分，枳子、青皮、山查，渐愈。

一人病后饮水，病左丸痛甚，灸大敦，以摩腰膏摩囊上，上抵横骨（肾穴），炙温帛覆之，痛即止，一宿，肿亦消。

汪石山治一人年二十余，因水中久立过劳，病疝痛，痛时腹中有磊块，起落如滚浪，其痛尤甚。诊之，脉皆细弦而缓，按之似涩，曰：此血病也。考之方书，疝有七，皆不宜下，所治多是温散之药，以气言也。兹宜变法治之（石翁妙处在变法），乃用小承气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复作，比前加甚，脉之，轻则弦大，重则散涩，思之莫得其说，问曾食何物，曰：食鸡蛋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吐，出令尽而痛解矣（下法）。

一小儿八岁癫疝，阴囊肿胀，核有大小，汪令烧荔枝核（灰）、茴香（炒，为末）等分，食远，温酒调服二钱，不过三服。

一儿六岁，阴囊胀大如盏，茎皮光肿如泡，一医为之渗湿行气，不效。汪诊视，脉皆濡缓，曰：脉缓无力者，气虚也（痛脉皆弦，不弦宜补）。经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焉。气虚不足，无能运化而使之出矣。宜升阳补气可也，遂以人参、黄芪、白术、茯苓、牛膝、升麻、陈皮、甘草梢，煎服一二贴，囊皱肿消，三贴全愈（补法）。

程比部罗云公乃郎，年十五岁，疝痛，何医官按以蕃葱散四服而愈，此童幼之年，从积治（积）。

罗山人年四旬，居忧怫郁，致胸膈凝聚，月余，流于肋下，渐下坠入阴囊，不时作痛，漫试诸方，二年余不效，偶捡《奇效良方》聚香饮子，一匕而豁然如失，此七情所伤，从气治（气）。

祠部黄新阳公，夙有脾泄，便血，脚痛，六脉滑数，曾用酒煮黄连为君，佐以参术等，而泄血止。越年余，患狐疝，昼出囊中，夜卧入腹，不时疼痛，吴心所投以虎潜丸。还少丹而愈。此始为热中久为寒中，药物寒热迥别而俱效，久病从虚治也（虚）。

江少微自患狐疝，用八味地黄丸而痛止，继服打老儿丸而愈，时年五十余，此衰弱之躯，正气旺而邪无所容矣。

不　寐

许叔微治四明董生者，患神气不宁，卧则魂飞扬，身虽在床，而神魂离体，惊悸多魇，通宵不寐，更数医莫效。罗诊视之，问曰：医作何病治之？董曰：众皆以为心病。许曰：以脉言之，肝经受邪，非心也。肝经因虚，邪气袭之，肝藏魂者也。游魂为变，平人肝不受邪，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飞扬，若离体也。肝主怒，故小怒则剧（论症精确）。董生欣然曰：前此未之闻也。虽未服药，似觉沉疴去体矣。愿求药以治之。许曰：公且持此说，与众医议所治之方。而徐质之，阅旬日复至云：医遍考古今方书，无与对病者。许乃为处二方，服一月而病悉除。方以真珠母为君，龙齿佐之（方内以人参为臣方妙）。真珠母入肝为第一，龙齿与肝同类故也。龙齿、虎睛，今人例以为镇心药，殊不知龙齿安魂，虎睛定魄，各言其类也。东方苍龙木也，属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属肺而藏魄。龙能变化，故魂游而不定；虎能专静，故魄止能守。许谓治魄不宁者，宜以虎睛；治魂飞扬圮，宜以龙齿。万物有成理而不失，亦在夫人达之而已。

一人忽觉自形作两，并卧，不别真假，不语，问亦无对，乃离魂也。用朱砂、人参、茯苓，浓煎服，真者气爽，假者即化。

一老人患虚烦不得睡，大便不通，常有一道热气，自脐下冲上心，随即昏乱欲绝，医一月不愈，用大黄通利大便，几致殒殆。罗诊之，六脉沉缓，遂投竹茹温胆汤（十一脏取决于胆也），自午服一盏，热气至心下，而不至心上，晡时一盏，热气至脐下，而不至脐上，戌初又一盏，热气不复上升矣。次日早间，以槟榔疏气（琇按：四字可商）之药调之，大府遂通而愈（此症虚而协热者居多，若因大便不通热气冲上而用宣通之药，断断不可。况沉缓之脉见乎，沉为里病，缓则为虚，温胆外宜养阴润下为是）。

吕沧洲治一人病无睡，睡则心悸神慑，如处孤垒而四面受敌，达旦，目眵眵无所见，耳聩聩无所闻，虽坚卧密室，睫未尝交也，诸医罔效。吕切其脉，左关之阳浮而虚，察其色，少阳之支，外溢于目眦（足厥阴手少阳手太阳三经之支结目外眦）。即告

之曰：此得之胆虚而风。诸公独治其心而不祛其胆之风，非法也。因投禁方乌梅汤、抱胆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失。

汪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无所，其母抱之于怀，数婢护之于外，犹恐恐然不能安寐，医者以为病心用安神丸、镇心丸、四物汤不效。汪诊之脉皆细弱而缓，曰：此胆病也。用温胆汤服之而安。

多　梦

钱丕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遇，同宿驿中，言近多梦，虑非吉。胡曰：昔尝如此。惧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镞者，戴之不涉旬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囊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诰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信然（《类编》）。

宿述，梦者因也。昼之所思，夜之所梦，至人无梦，以其恬澹虚无，少思寡虑，何梦之有？

消　中

罗谦甫治韩子玉父，年逾六旬，病消渴，至冬添躁热，须裸袒以冰水喷胸腋乃快，日食肉面数四，顷时即饥，如此月余。罗诊得脉沉细而疾，罗以死决之，子玉兄弟跪泣曰：病固危笃，君尽心救之，则死而无恨。罗曰：夫消之为病，其名不一，曰食亦，曰消中，曰宣疾，此膏粱之所致也。阳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自汗，小便数，故饮一溲二，胃热则消谷善饥，能食而瘦。王叔和云：多食亦饥虚是也。此病仲景所谓春夏剧，秋冬瘥，时制故也。令尊今当瘥之时反剧，乃肾水干涸，不能制其心火，而独旺于不胜之时。经曰：当所胜之时而不能制。名曰：真强，乃孤阳绝阴者也。且人之身，元气为主，天令为客，此天令大寒，尚不能制其热，何药能及。《内经》主胜逆，客胜从，正以此也（琇按：见解超诣宜熟玩之）。设从君治疗，徒劳而已，固辞而归。遂易医与灸，数日而卒。

吴茭山治一老人，年逾七十，素有痰火，过思郁结，因得消中之患，昼夜饮食无度，时时常进则可。若少顷缺食则不安，每服寒凉俱罔效，人皆以年老患消中危之，吴诊其脉，左寸关弦，右寸关弦滑，尺浮，大府燥结。吴疑之，此大肠移热于胃，胃火内消，故善食而不发渴也。断曰：消中善食而饥，肉削消，脉虚无力者不治。此痰火内消肌色如故，依法治之可生也（妙断。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斯言诚然）。遂用白虎汤倍入石膏服之，胃火渐平，饮食渐减，次以坎离丸养血，四物汤调理，二月而安。

江汝洁治介塘程濉，六脉举指俱弦长，重指俱大而略实，二尺盛于关（脉若沉细必死）。经曰：弦者，阳也；长者，阳也；实大，皆阳也。又曰：下坚上虚病在脾，则知阳胜而阴虚。足阳明（胃）太阴（脾）俱有火邪，是以土得火则燥，亏生发之源，失转运之机，上焦不行，下脘不通，浊气下流，肌肉销灼，日久失疗，渐成下消之候，良医弗为也。治须滋足阳明太阴之营气，兼发散土中之火邪，俾得以行干健之运，则阴阳升降，气血调和也。以甘草六分，白芍二钱，人参三钱（补脾血），升麻、干葛各一钱半（散阴火），水煎服，数剂而安。

卷　第　七

诸　虫

太仓公治一女，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公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

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公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公所以知其病者，切其脉，循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脏无邪气，及重病（《史记》。博按：此案已见第五卷癥瘕门）。

华佗治一人，忽患胸中烦懑，面赤不食，诊之曰：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虫三升许，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遂愈。

唐张惊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声，语即喉中应之，以问良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无声，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

永州通判厅军员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必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诵本草药名至蓝而默然，遂取蓝捩汁饮之。少顷，吐出肉块长二寸余，人形悉具，刘襄子思为永倅，景正被疾逾年，亲见其愈（《泊宅编》）。

许叔微精于医，云五脏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难治。当用獭爪为末调药，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上睑，忽生一小疮，渐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偃其目不能开，尧封饮之令大醉，遂与割去，疮既破，中有黄雀飞鸣而去（《闻奇录》）。

一妇人忽生虫一对，于地能行，长寸余，自后月生一对，医以苦参加打虫药为丸服之，又生一对，埋于土中，过数月发而视之，暴大如拳，名子母虫，从此绝根。

青阳夏戚宗阳家素业医，任江阴训导，有生员之父患腹胀，求其诊视，乃曰：脉洪而大湿热生虫之象。况饮食如常，非水肿蛊胀之证。以石榴皮、椿树东行根加槟榔三味各五钱，长流水煎，空心顿服之，少顷腹作大痛，泻下长虫一丈许，遂愈（《客座新闻》）。

吴茭山治一妇产后恶露欠通，寒热时作，小腹结成一块，形大如杯，抽刺疼痛，用聚宝丹、蟠葱等药，俱不效。一日吴诊其脉，洪而紧，以虎珀膏贴患处，二日后，其块渐软，其痛如常，倏然阴户中觉如虫行动状，少顷小溲，出虫三条，形长寸许，身红头紫有嘴，出此之后，其痛渐缓，过后二次，仍出四条，虫状如前，痛止身安，诸患皆愈。因意病者未产之前，尿胞必有湿热生虫之患，偶因产后去血，况服诸香燥热之剂，及贴琥珀膏，亦是追虫之物，虫不能容，所以因而出也。

陆颙，吴郡人，自幼嗜面食，食愈多而质愈瘦，胡人以药吐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其说甚异，不具述（《说渊》）。

虞花溪治一妇人患尸虫，用花椒二分，苦练根一分，丸服，其虫尽从大便泄出。

一人患脑痛为虫所食，或教以桃叶枕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鹰嘴，莫能识其名（《遁斋闲览》）。

一人在姻家过饮，醉甚，送宿花轩，夜半酒渴，欲水不得，遂口吸石槽中水碗许，天明视之，槽中俱是小红虫，心陡然而惊，郁郁不散，心中如有蛆物，胃脘便觉闭塞，日想月疑，渐成痿隔，遍医不愈。吴球往视之，知其病生于疑也。用结线红色者分开剪断如蛆状，用巴豆二粒，同饭捣烂，入红线丸十数丸，令病人暗室内服之，置宿盆内放水，须臾欲泻，令病人坐盆，泻出前物，荡漾如蛆，然后开窗，令亲视之，其病从此解，调理半月而愈。

从政郎陈枇，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余，得饥疾，每作时，如虫啮心，即急索食，食罢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极爱之常置于傍，一日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觉一物上触喉间，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坠于地，头尖匾，类塌沙鱼，身如

虾壳，长八寸，渐大侔两指，其中盈实，剖之，肠肚亦与鱼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鳅，人莫识其为何物，盖闻脯香而出，高氏疾即愈（《类编》）。

赵子出寓居邵武军天王寺，苦寸白虫为挠，医者戒云：是疾当止酒。而以素所耽嗜，欲罢不能，一夕醉于外舍，归已夜半，口干咽燥，仓卒无汤饮，适廊庑间有瓮水，月映莹然可掬，即酌而饮之，其甘如饴，连饮数酌，乃就寝，迨晓，虫出盈席，觉心腹顿宽，宿疾遂愈，验其所由，盖寺仆日织草屦，浸红藤根水也（《庚志》）。

蔡定夫勘之子康积，苦寸白为孽，医者使之碾槟榔细末，取石榴东引根，煎汤调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脔，实口中，咽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虫惟月三日以前，其头向上，可用药攻打，余日即头向下，纵药之无益（肺虫初四日初六日上行，寸白虫惟初三日上行），虫闻肉香咂啖之意，故空群争赴之，觉胸中如万箭攻攒，是其候也。然后饮前药，蔡如其戒，不两刻，腹中雷鸣，急奔厕，虫下如倾，命仆以杖拨之，皆联属成串，几长数丈，尚蠕蠕能动，举而弃之溪流，宿患顿愈，故广其传以济人云（《庚志》）。

一人因灼艾讫，火痂便落，疮内鲜血片片如蝴蝶样，腾空飞去，痛不可忍，此是血肉俱热，用大黄、芒硝等分为末，水调下，微利即愈。

一人有虫如蟹走于皮下，作声如儿啼，为筋肉之化，用雷丸、雄黄等分为末，糁猪肉上，炙肉食之即愈。

一人临卧，忽浑身虱出，约五升，血肉俱坏，而舌尖血出不止，用盐醋汤饮下，数次即愈。

一人大肠内虫出不断，断之复生，行坐不得，鹤虱末调服五钱自愈。

一人腹中如铁石，脐中水出，旋变作虫行之状，绕身作痒，痛不可忍，扒扫不尽，浓煎苍术浴之，又以苍术、麝香水调服之。

杨勔中年得奇疾，每发言，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服数粒，遂愈。正敏后至长沙，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者甚，众因教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一人头皮内，时有蛆行，以刀切破，用丝瓜叶挤汁搽之，蛆出尽绝根。

汪石山治一妇，每临经时，腰腹胀痛，玉户淫淫虫出，如鼠粘子状，绿色者数十枚，后经水随至，其夫问故，汪曰：厥阴风木生虫。妇人血海，属于厥阴，此必风木自甚，兼脾胃湿热而然也。正如春夏之交，木甚湿热之时，而生诸虫是也。宜清厥阴湿热，即令以酒煮黄连为君，白术、香附为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余经至，无虫且妊矣。

休宁西山金举人，尝语人曰：予尝病小，腹甚痛，百药不应，一医为灸关元十余壮（小腹痛百药不效宜灸），次日茎中淫淫而痒，视之如虫，出四五分，急用铁钳扯出，虫长五六寸，加日虫出如此者七，痛不复作，初甚惊恐，后则视以为常，皆用手扯，此亦偶见也。仲景云：火力虽微，内攻有力，虫为火力所逼，势不能容，故从溺孔出也。其人善饮，御内膀胱不无湿热，遇有留血瘀浊，则附形蒸郁为虫矣。经云：湿热生虫。有是理也。故痨虫寸白虫，皆由内湿热蒸郁而生，非自外至者也。正如春夏之交，湿热蒸郁而诸虫生焉，是矣。此亦奇病，因记之。

无锡一人，遍身肤肉有红虫如钱，长二三寸，时或游动，了了可见，痒不可胜，医莫能治，一日偶思食水蛙，蛙至虫遂不见，乃市蛙为脯，旦晚食之，月余，其虫自消（《五湖漫闻》）。

哮

江少微治小儿盐哮，声如曳锯，以江西淡豆豉一两，白矾一钱，研细，拌入精猪肉四两，内以泥固济，炭火煅出青烟为度，研细，和淡豉捣匀，为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滚白水送下（此方甚佳，即紫金丹）。忌大荤、盐酱一月而愈。

一贵公子患盐哮，年方九龄，每以风寒即发，投以噙丸药饼，夜卧醒放舌上，任其自化下随效，方用苦葶苈五钱（隔纸炒），茯苓五钱，花粉、麻黄、杏仁、款花蕊、桑白皮（蜜炙）、贝母（去心）各三钱，五味子二钱，罂粟壳（蜜炙）一钱五分，上为细末，乌梅肉三钱，枣肉三钱，煮烂如泥，捣和前末为饼，每重一分半，服未半料，永不复发。须忌大荤一两月。

一小儿盐哮喘嗽，用海螵蛸刮屑研细末，以白糖蘸吃愈。

一富儿厚味发哮喘，以萝卜子淘净蒸熟晒干为末，姜汁蒸，饼为丸（即清金丹），每服三十丸，津咽下。

遍身痛

周离亨治一人遍身疼，每作，殆不可忍，都下医或云中风，或云中湿，或云脚气，治俱不效。周曰：此血气凝滞也。沉思良久，为制一散，服之甚验。方以延胡索、当归、桂等分，依常法治之为末，疾作时，温酒调下三四钱，随人酒量频进之，以止为度，盖延胡索，活血化气第一品也。其后赵待制霆导引失节，肢体拘挛，数服而愈（《泊宅编》）。

江应宿治休宁程君膏长子十八余岁，遍身疼痛，脚膝肿大，体热面赤，此风湿相搏也。与当归拈痛汤二三服，热退而愈。

身痒

意庵治一人因田间收稻，忽然遍身痒入骨髓，用食盐九钱，泡汤三碗，每进一碗，探而吐之，如是者三，而痒释矣。

一小儿遍身作痒，以生姜捣烂，以布包擦之而止。

倪仲贤治吴陵盛架阁内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痒，至两臂头面皆然，屡以艾灼痒处，暂止且复作，如是数年。老人切其脉曰：左关浮盛，右口沉实，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清热化食行滞之剂，其痒遂止。

江汝洁治一妇人患上身至头面俱痒，刺痛起块，众医皆谓大风等症，江诊得左手三部俱细，右手三部皆微实，大都六脉俱数。经曰：微者为虚，弱者为虚，细者气血俱虚。盖心主血，肝藏血，乃血虚无疑。肾藏精属水，其部见微，乃为水不足，水既不足相火妄行无制，以致此疾。经曰：诸痛疮痒，皆属心火。右手寸脉实，实者阳也。《脉经》曰：诸阳为热，乃热在肺分火克金故也。且肺主皮毛，皮毛之疾，肺气主之，胸膈及皮毛之疾，为至高之疾也。右关微为实，乃火在土分，土得火则燥，肌肉之间，脾气主之，肌肉及皮毛痛痒，皆火热在上明矣。右尺微实，火居火位，两火合明，阳多阴少。治宜补水以制火，养金以伐木。若作风治，未免以火济火，以燥益燥也。乃以生地黄、白芍各一钱，参、芪各六分，连翘、丹皮各六分，麦冬八分，柏皮、防风、甘草各四分，五味子九粒，黄连四分（配方之妙笔难尽述），水煎温服。渣内加苦参一两，再煎洗十数剂而安。

一男子每至秋冬，遍身发红点作痒，此寒气收敛腠理，阳气不能发越，怫郁内作也。宜以人参败毒散解表，再以补中益气汤实表而愈。

一女子十二岁善怒；遍身作痒，用柴胡、川芎、山栀、芍药以清肝火，以生地、当

归、黄芩凉肝血，以白术、茯苓、甘草健脾土而愈（配方亦妙）。半载后，遍身起赤痕，或时眩晕，此肝火炽甚，血得热而妄行，是夜果经至（琇按：以上二条俱立斋案）。

面　病（附疹腮）

罗谦甫治杨郎中之内年五十余，体肥盛，春患头目昏闷，面赤热多，服清上药不效。罗诊其脉洪大而有力。《内经》云：面热者，足阳明（胃）病。《脉经》云：阳明经气盛有余，则身已前皆热。况其人素膏粱，积热于胃，阳明多血多气，本实则风热上行，诸阳皆会于头，故面热之病生矣。先以调胃承气汤七钱，黄连二钱，犀角一钱，疏利三两行，彻其本热；次以升麻加黄连汤，去经络中风热上行，则标本之病俱退矣。方以升麻、葛根各一钱，白芷七分，甘草（炙）、白芍各五分，连、芩（酒制）各四分，川芎、生犀末各三分，荆芥穗、薄荷叶各二分。上㕮咀，水半盏，先浸川芎、荆芥穗、薄荷作一服，水二盏半，煎至一盏半，入先浸三味同煎（煎法可法），至一盏，食后温服，日三服。忌湿面、五辛之物。

真定府维摩院僧年六十余体瘠弱，初冬病头面不耐寒，气弱不敢当风行，诸法不效。罗诊其脉，弦细而微，且年高，常食素茶果而已，此阳明之经本虚。《脉经》云：气不足，则身已前皆寒栗。又加诵经文损气，由此胃气虚经络之气亦虚，不能上达头面，故大恶风寒。先以附子理中丸，数服，而温其中气；次以升麻汤加附子行其经络。方以升麻、葛根各一钱，白芷、黄芪各七分，甘草（炙）、草豆蔻仁、人参各五分，黑附（炮）七分，益智三分，作一服，连须葱白同煎，数服良愈。或曰：升麻汤加黄连治面热，加附子治面寒，有何依据？答曰：出自仲景云。诊杨氏脉，阳明标本俱实，先攻其里后泻经络中风热，故升麻汤加黄连以寒治热也。尼僧阳明标本俱虚寒，先实其里次行经络，故升麻汤加附子以热治寒也。仲景群方之祖，信哉。

有人因灸三里而满面黑气，医皆以为肾气浮面，危候也。有人云：肾经有湿气上蒸于心，心火得湿成烟气形于面（非临症过不知此语之妙），面属心，故心肾之气常相通，如坎之外体即离，离之外体即坎，心肾未尝相离也。耳属水，其中虚，则有离之象，目属火，其中满，则有坎之象，抑可见矣，以去湿药治之，如五苓散、黄芪、防己之类皆可用（《医余》）。

余杭人和倅将赴官，因蒸降真木犀香，自开甑而仆甑，面上为热气所薰，面即浮肿，口眼皆为之闭，更数医，不能治。一医云：古无此证，以意疗之。乃取僧寺久用炊布，烧灰存性，随传而消，未半月愈。盖以炊布受汤上气多，反用以出汤毒，犹以盐水取咸味耳（即轻粉毒，亦以轻粉引之意），此心法之巧也。

典国初有任氏有美色，聘进士王公甫，谓甫不遂寸禄，愁郁不乐，面色渐黑，自惭而归母家求治。一道人曰：是可疗也。以女真散，酒下二钱，日两服，数日间面变微白，一月如旧，赂得其方，用黄丹、紫苑俱等分为末尔（《名医录》）。

一人患头面发热有光色，他人手近如火炙，用蒜汁半两，酒调下，吐一物如蛇，遂安。

一人面肉肿如蛇状，用湿砖上青苔一钱，水调涂（方可用）立消。

仁宗在东宫时尝患疹腮，命道士赞能治疗，取赤小豆四十九粒咒之，杂他药为末，傅之而愈。中贵任承亮在傍，知然，后承亮自患恶疮滨死，尚书郎傅求授以药，立愈。问其方，赤小豆也。承亮始悟道士之技，所谓诵咒，乃神其术耳。久之，沁官过豫章，或苦胁疽，几达五脏，医者治之甚捷。承亮曰：君得非用赤小豆耶？医惊拜曰：其用此活三十余人，愿勿复宣言。周少隐病，宗室彦符传之曰：善恶诸疮，无药可治者皆能治。有僧发背，状如烂瓜，周邻家乳婢腹疽作，用之皆如神。其法细末水调，傅疮及四傍赤肿，药落再傅之（《类编》）。

薛立斋治地官陈用之患疟腮，服发散之剂，寒热已退，肿毒不消，欲作脓也。用托里消毒散而脓成，又用托里散而毒溃，但脓清作渴，用八珍加麦门、五味，三十余剂而愈。

上舍卢君患前症。两尺脉数，症属肾经不足，误服消毒之剂，至损元气而不能愈。用补中益气、六味丸料而愈。

上舍熊君颐后患之，脓水清稀，形体消瘦，遗精盗汗，晡热口干，痰气上涌，久而不愈，脉洪大，按之微细，用加减八味丸料，并十全大补汤，不数剂，诸症悉愈。

一妇人素内热，因怒，耳下至颈肿痛，寒热，用柴胡山栀散而肿痛消，用加味逍遥散而热退，用八珍汤加丹皮而内热止。

宋朝《类苑》载杨嵎疡生于颊，连齿，辅车外，肿若覆瓯，脓血内溃，痛楚甚，疗之百方，不差，或语之曰：天官疡医中有名方，何不试用。嵎按《疡医注疏》中法制之，用药注疮中，少损，朽骨连牙溃出，遂愈。《周礼》疡医掌肿疡溃疡、折疡、金疡之祝药剔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所谓肿者壅肿也，溃者浓血溢也，折者伤损也，金者刃伤也，祝读如注，以药傅著之也，剔乱去脓血也，杀去其恶肉也，齐与剂同，五毒五药之有毒者，石胆一，丹砂二，雄黄三，礬石四（礬石有毒即升药，古方矾石礬石混写），磁石五，用黄蜡寘五石其中烧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疮恶肉破骨尽出。黄蜡，黄瓦器也。此当为后医方之祖（《焦氏笔乘》）。

疡医公孙知叔，记问该博，深明百药之性，创造五毒之剂，取丹砂养血而益心，雄黄长肉而补脾，矾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壮肾，石胆治筋而滋肝，外疗疮疡之五症，内应五脏，拘之以黄蜡，熟之以火候，药成傅疡，无不神效。一人须有疽，一夕决溃，势欲殆，以前药傅之应手而差（《推篷寤语》）。

一幼女患唇四围生疮，黄脂如蜡，用旋覆花，烧灰存性，真麻油调搽愈。又一孩满面生疮，用蛇退煅存性，香油调搽愈。

耳

橘泉治一人，病头眩，两耳鸣如屯万蜂，中甚痛，心挠乱不自持，医以为虚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带结，是必服峻剂以劫之，急与降火升阳补阴之剂，脉复病愈。

孙兆殿丞治平中间，有显官权府尹，忘其名氏，一日坐堂决事，吏人环立，尹耳或闻风雨鼓角声，顾左右曰：此何州郡也？吏对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孙公往焉，公诊之，与药治之，翌日病愈。尹召孙问曰：吾所服药，切类四物饮。孙曰：是也。尹曰：怒虑为大患，服此药立愈。其故何也？孙曰：心脉太甚，肾脉不能归耳，以药凉心经，则肾脉复归，乃无恙（《青箱记》）。

张友夔壮岁常苦两耳痒，日一作，遇其甚时，殆不可耐，挑剔无所不至，而所患自若也，常以坚竹三寸许截之，拆为五六片，细刮如洗帚状，极力撞入耳中，皮破血出，或多至一蚬壳而后止，明日复然，失血既多，为之困悴，适有河北医士周敏道至，询之曰：此肾脏风虚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买透冰丹服之，勿饮酒啖湿面蔬菜鸡猪之属，能尽一月为佳，夔用其戒，数日痒止，而食忌不能久。既而复作，乃著意痛断累旬耳不复痒（《类编》）。

薛立斋治文选姚海山耳根赤肿，寒热作痛，属三焦风热，但中气素虚，以补中益气加山栀、炒芩、牛蒡子而愈。

一儒者因怒，耳内作痛，出水，或用祛风之剂，筋挛作痛，肢体如束，此肝火伤血，前药复损所致，非疮毒也，用六味料而愈。

一人年二十，耳内出水作痛年余矣，脉洪数尺脉为甚，属肝肾二经虚热，用加减

地黄丸料一剂而愈。

一男子每交接，耳中作痛，或作痒，或出水，以银簪探入，甚喜阴凉，此肾经虚火，用加减八味丸而愈。

一妇人因怒发热，每经行，两耳出脓，两太阳作痛，以手按之，痛稍止，怒则胸胁乳房胀痛，或寒热往来，小溲频数，或小腹胀闷，皆属肝火血虚，用加味逍遥散一剂，诸症悉退，以补中益气加五味而痊。

太卿魏庄渠，癸卯仲冬月，耳内作痛，左尺洪大而涩。薛曰：此肾水枯竭，不能生木，当滋化源为善。彼不信，仍杂用补胃之剂。薛曰：不生肾水，必不能起。明春三月召治，则昏愦不语，颐耳之分，已有脓矣。且阴茎缩入腹内，小便无度，固辞不克，用六味丸料一钟，阴茎舒出，小便十减六七，神思顿醒。薛曰：若急砭脓出，庶延数日。不信，翌日耳脓出而殁。

宪副姜时川，癸卯冬就诊，右寸浮数而有痰，口内如有疮然。薛曰：此胃火传于肺也。当薄滋味，慎起居。甲辰秋，复就诊，尺脉洪数而无力，曰：此肺金不能生肾水，无根之火上炎也。宜静调养滋化源。彼云：今喉中不时燥痛，肌体不时发热，果是无根之火无疑矣。退谓人曰：薛谓我病可疑。至乙巳春，复往视之，喉果肿溃，脉愈洪大，又误以为疮毒，投苦寒之剂，遂卒（琇按：此案当入咽喉门）。

一妇人因劳，耳鸣头痛体倦，此元气不足，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而痊。三年后得子，因饮食劳倦，前症益甚，月经不行，晡热内热，自汗盗汗，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顿愈。前症若因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栀、柴胡不应，八珍加前药；若气虚弱，用四君子；若怒，耳若聋或鸣者，实也，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补中益气加山栀；若午前甚，作火治，用小柴胡加炒连、炒栀；气虚用补中益气，午后甚作血虚，用四物加白术、茯苓；若阴虚火动，或兼痰甚作渴，必用地黄丸以壮水之主。经曰：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脾胃一虚，耳目九窍，皆为之病。

少宰李蒲汀，耳如蝉鸣，服四物汤，耳鸣益甚，此元气亏损之症。五更服六味地黄丸，食前服补中益气顿愈。此症若血虚而有火，用八珍加山栀、柴胡；气虚而有火，用四君加山栀、柴胡；若因怒就聋或鸣，实用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补中益气加山栀；午前甚，用四物加白术、茯苓；久须用补中益气，午后甚，用地黄丸。

少司马黎仰之南银台时因怒，耳鸣吐痰，作呕不食，寒热胁痛，用小柴胡合四物加山栀、茯神、陈皮而瘥。

石山治一人年近六十，面色苍白，病左耳聋三十年矣。近年来或头左边及耳皆肿，溃脓，脓从耳出甚多，时或又肿，复脓，今则右耳亦聋，屡服祛风去热逐痰之药不效。汪诊左手心，脉浮小而驶，肝肾沉小而驶，右脉皆虚散而数，此恐乘舆远来，脉未定耳，来早脉皆稍敛，不及五至，非比日前之甚数也。夫头之左边及耳前后，皆属于少阳也。经曰：少阳多气少血，今用风药痰药，类皆燥剂，少血之经，又以燥剂燥之。则血愈虚少矣。血少则涩滞，涩滞则壅肿，且血逢冷则凝，今复以寒剂凝之，愈助其壅肿，久则郁而为热，腐肉成脓，从耳中出矣。渐至右耳亦聋者，脉络相贯，血气相依，未有血病而气不病也。是以始则左病，而终至于右亦病矣。况病久血气已虚，且人年六十，血气日涸，而又出外劳伤气血，又多服燥剂，以损其气血，脓又大泄，已竭其气血，则虚而又虚可知矣。以理论之，当滋养气血，气血健旺，则运行有常，而病自去矣，否则不惟病不除，而脑痈耳疽，抑亦有不免矣。人参二钱，黄芪三钱，归身、白术、生姜各一钱，鼠粘子、连翘、柴胡、陈皮各六分，川芎、片芩、白芍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数十贴而愈。

王万里时患耳痛，魏文靖公劝服青盐、鹿茸煎雄附为剂，且言此药，非谓君虚宜服。曷不观易之坎为耳痛，坎水藏在肾，开窍于耳，而水在志为恐，恐则伤肾，故为

耳痛。气阳运动为显，血阴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间，故坎为血卦，是经中已著病症矣。竟饵之而愈（《丹铅续录》）。

一人耳内生疔，如枣核大，痛不可动，用火酒滴耳内令仰上半时以箝取出绝根，此名耳痔。

江应宿治上舍孙顺吾患耳鸣重听，人事烦冗杂治半年不愈，逆予视之，脉数滑，以二陈加瞿麦、扁畜、木通、黄柏一服知，二服已。

耳暴聋者，用全蝎去毒为末，酒调滴耳中，闻流水声即愈（《说纂》）。

耳聋用全蝎四十九枚，用生姜厚片如数，铺锅内，置蝎于姜上，慢火烙姜片至黄色，蝎熟，去毒，并头足，研为细末，酒调送下，随量饮醉为度，取汗。

许公子延，耳生蝕疮，用甘蔗煅存性，鸡蛋清调搽愈。

鼻

狄梁公性好医药，尤妙针术，显庆中应制入关，路旁大榜云：能疗此儿，酬绢千匹。有富室儿鼻端生赘如拳石，缀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公为脑后下针，疣赘应手而落，其父母辇千缣奉酬，公不顾而去（《集异记》）。

韩懋治一人鼻中肉赘，臭不可近，痛不可摇，医莫能治，韩方以白矾末，加硇少许吹其上，顷之化水而消，与胜湿汤加泻白散，二剂而愈。此厚味壅湿热，蒸于肺门，如雨霁之地，突生芝菌也。凡治病，只此理耳。

一士人患鼻渊，脉疾而数，此有内热，遂以黄鱼脑（即石首鱼头中二块是也），取二三十枚，煅过存性为末，先以一二分吹入鼻中，以五分酒下，不数服而愈，更不复发。

古方鼻渊，即今之脑漏是也。当别寒热二症，若涕臭者属热，宜用清凉之药散之；若涕清不臭觉腥者，属虚寒，宜温和之剂补之。当审此理。

一人鼻中毛出，昼夜长一二尺，渐渐粗圆如绳，痛不可忍，摘去更生，此因食猪羊血过多而然也。用硇砂乳香饭丸，水下十粒，早晚各一服，病去乃止。

一人鼻腥臭水流，以碗盛而视之，有铁色虾鱼如米大走跃，捉之即化为水，此肉坏矣。食鸡鱼一日二次，一月而愈。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旋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细如麻绽，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治之，布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不受，唯乞息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酉阳杂俎》）。

江篁南治一壮年患鼻齆，胸膈不利，医用苦寒驱风败血之剂，服之年余，其人倦怠甚，目不欲开，江诊视右寸脉浮洪带结，余部皆沉细而软，曰鼻齆虽是多酒所伤，然苦寒驱风破血之药岂宜常服。经曰：苦伤气。又曰：苦伤血。况风药多燥，燥胜血，服之积久，安得不倦怠耶？且目得血而能视，目不欲开者血伤，倦怠者气伤也。所谓虚其虚，误矣。治宜化滞血，生新血，四物加炒片芩、红花、茯苓、陈皮、甘草、黄芪煎服，兼服固本丸，日就强健，鼻齆亦愈。

江应宿治友人王晓，鼻塞气不通利，浊涕稠粘，屡药不效，已经三年。宿诊视两寸浮数，曰：郁火病也。患者曰：昔医皆作脑寒主治，子何悬绝若是耶？经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越人云：肺热甚则出涕。故热结郁滞，壅塞而气不通也。投以升阳散火汤，十数剂，病如失。

程文彬治男子年二十余，鼻流浊涕，名曰鼻渊，已经三年，治不效。程以辛夷、薄荷叶各五钱，苍耳子二钱半，白芷一两，为末，水丸如弹子大。每服二钱，食后葱汤

送下，或茶化亦可药完愈。

眉

一人眉毛摇动，目瞪不能视，唤之不应，但能饮食，用蒜三两，取汁，酒调下，即愈。

一男子眉间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渐大如桃，用清肝火、养肝血、益元气而愈。

眉发自落

张仲景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景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为赊远不治，后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小说》）。

一骑军一旦得疾，双眼昏，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有疮如癣，皆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洋州骆谷子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授其方曰：皂角刺一二斤为灰，蒸晒研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调一钱匕。浃旬，鬓发再生，肌肤悦润，眼目倍明，得此方后，入山不知所之（《感应神仙傳》）。

薛己治一儒者，因饮食劳役，及恼怒，发脱落，薛以为劳伤精血阴火上炎所致，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及六味地黄丸加五味，眉发顿生如故。

一男子年二十，巅毛脱尽，先以通圣散宜其风热（博按：原刻脱此句），次用六味地黄丸，不数日，发生寸许，两月复旧。

吴江史万湖云，有男女偶合，眉发脱落，无药调治，数月后复生。

江应宿见一男子，眉发脱落，遇方士教服鹿角胶，每日侵晨酒化下一二钱，半年眉发长，年余复旧。

须发不白

指挥使姚欢，年八十余，须发不白，自言年六十岁，患癣疥，周匝顶肿，或教服黄连遂愈，久服，故发不白。其法以宣连去须，酒浸一宿，焙干为末，蜜丸桐子大，日午临卧，以酒吞二十粒（《东坡大全集》）。

学正程畿斋翁年八十余，须发不白，自言三十岁后服六味地黄丸，加生脉散，至今五十余年，无一日缺，是以精神完固，康健不衰，服此忌萝卜、大蒜。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补脑，令人发不白而长生（《焦氏笔乘》）。

庾肩吾常服槐实，年九十余，目看细书，鬓发皆黑（《梁书》）。

上舍黄霞璧，传染须方，用五倍子一钱半（入锅内炒黄，烟出将尽起，清烟二阵就取起，以手撚试之紫色为度），铜落四分（红铜清水淬末），食盐、生矾各二分，俱为细末，用乌梅三四个，石榴皮（少许），煎水调如稀糊，磁器盛之，重汤顿稠，先将肥皂洗须，拭干，乘热涂上，以薄绵纸贴上，明早，用温水润透，洗净，如皮肉黄色，将绢片染油擦去。

目

东垣治一人，因多食猪肉煎饼，同蒜醋食之，后复饮酒大醉，卧于暖炕，翌日，二瞳子散大于黄睛，视物无的实，以小为大，以短为长，卒然见非常之处，行步踏空，百治不效。曰：经云：五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又云：筋骨气血之精而为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又瞳子黑眼法于阴。今瞳子散大者，由食辛热物太甚故也。辛主散，热则助火，上乘于脑中，其精故散，精散，则视物亦散大也。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者也。今视物不真，则精衰矣。盖火之与气，势不两立。经曰：壮火食气，壮火散气。手少阴（心）、足厥阴（肝）所主，风热连目系，

邪之中，人各从其类，故循此道而来攻。头目肿闷而瞳子散大，皆血虚阴弱故也。当除风热、凉血益血，以收耗散之气，则病愈矣。以滋阴地黄丸。经云：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黄连、黄芩大苦寒，除邪气之盛，为君；当归身辛温，生熟地黄苦甘寒，养血凉血，为臣；五味酸寒，体轻浮，上收瞳子之散大，人参、甘草、地骨皮、天门冬、枳壳苦甘寒泻热补气，为佐；柴胡引用为使。忌食辛辣物助火邪，及食寒冷物损胃气，药不能上行也。

一人目翳暴生，从下而起，其色绿，瞳痛不可忍，曰医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来也。绿非五色之正，此肾肺合而为病，乃以墨调腻粉合之，却与翳色相同，肾肺为病明矣。乃泻肾肺之邪，入阳明之药为使，既效矣。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翳色各异，因悟曰：诸脉皆属于目，肺病则目从之，此必经络未调，故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治疾遂不作。

一人病翳眼六年，以至遮瞳人，视物不明，有云气之状，因用百点膏而效（《东垣十书》）。

一军官六月患眼疾，于上眼皮下出黑白翳两个，隐涩难开，两目紧缩而无疼痛，两手寸脉细紧，按之洪大无力，知是太阳膀胱，为命门相火煎熬，逆行，作寒水翳，及寒膜遮睛，呵欠善悲，健忘，喷嚏多泪，时自泪下，面赤而白，能食，不大便，小便数而欠，气上而喘，用拔云汤而愈（《兰室秘藏》）。

丹溪治一老人目忽盲，他无所苦，以大虚治之，急煎人参膏一斤，服二日，目稍有见，不信，一医用青礞石药，朱曰：今夕死矣。果然。

一壮年忽早起视物不见，就睡片时略见而不明，食减倦甚，脉缓大，四至之上，重则散而无力，意其受湿所致，询之，果卧湿地半月，遂以白术为君，黄芪、茯苓、陈皮为臣，附子为使，十余贴愈。

一人形实好热酒，忽目盲脉涩，此热酒伤胃气，污浊血死其中而然也。以苏木作汤，调人参末，服二日，鼻及二掌皆紫黑。朱曰：滞血行矣。以四物加苏木、桃仁、红花、陈皮煎，调人参末服，数日而愈。

吕沧洲治一人，病二目视物皆倒植，屡治不效。曰：视一物为二，视直为曲，古人尝言之矣。视物倒植，诚所未喻也。愿闻其因。彼曰：某尝大醉，尽吐所饮酒，熟睡达曙，遂病。吕切其脉，左关浮促，余部皆无恙，即告之曰：当伤酒大吐时，上焦反覆，致倒其胆府，故视物皆倒植，此不内外因而致内伤者也。法当复吐，以正其胆府，遂授藜芦、瓜蒂为粗末水煎，俾平旦顿服涌之，涌毕，视物不倒植。

钱仲阳治一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钱曰：煮郁李酒饮之，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衡不下，郁李能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目能瞑矣，饮之果验。

石山治一妇，年逾四十，两眼昏昧，咳嗽头痛，似鸣而痛，若过饥恶心，医以眼科治之病甚。翁诊脉皆细弱，脾部尤近弦弱，曰脾虚也。东垣云：五脏六腑皆禀受于脾，上贯于目，脾虚则五脏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邪逢其身之虚，随眼系入于脑，则脑鸣而头痛。心者，君火也，宜静，相火代行其令，劳役运动，则妄行侮其所胜，故咳嗽也。医不理脾养血，而以苦寒治眼，是谓治标不治本。乃用参、芪钱半，麦门冬、贝母各一钱，归身八分，陈皮、川芎、黄芩各七分，甘草、干菊花各五分，麦芽四分，煎服二贴，诸症悉除。

淮安陈吉老，儒医也，有富翁子，忽病视正物，皆以为斜，凡几案书册之类，排设整齐，必更移令斜，自以为正，以至书写尺牍皆然。父母忧之，医皆不谙其疾。或以吉老告，遂携子求治，既诊脉后，令其父先归，留其子设乐开宴，酬劝至醉，乃罢，扶病者坐轿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倾侧，展转久之，方令登榻而卧，达旦，酒

醒，遣之归家，前日斜视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跃然而喜，往问治之之方。吉老云：令郎无他疾，醉中尝闪倒肝之一叶，搭于肺上（琇按：肝去肺位甚远，安能上搭，语恐未确），不能下，故视正物为邪，今复饮之醉，则肺胀，展转之间，肝亦垂下矣，药安能治之哉，富翁叹服（《云麓漫钞》）。

饶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绍兴之夏，忽两目失光，医膜遮障，巫医针刮，皆无功，自念唯佛力可救，一日三时礼佛，一夜梦皂认告曰：汝要眼明，用獭掌散、熊胆丸则可。明日市得獭掌散，点之不效，既而于道藏获观音治眼熊胆丸方，即依方市药，修制之，服之兼旬，眼明，眸子瞭然，以治人目疾多愈。药方用十七品，南熊胆一分为主，黄连、蜜蒙花、羌活各一两半，防己二两半，草龙胆、蛇蜕、地骨皮、大木贼、仙灵脾皆一两，瞿麦、旋覆花、甘菊花皆半两，薏仁三钱半，麒麟竭一钱，蔓菁子一合，同为细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干入于药中，取其中生者，去膜烂研，入上件药，杵而丸之，桐子大，饭后米饮下三十丸，诸药修制无别法，唯木贼去节，薏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蜕炙云（《夷坚志》）。

江陵傅氏家贫鬻纸为业，性喜云水，见必邀迎，小阁塑吕仙翁像，奉事甚谨，虽妻子不许辄至，一日，有客方巾布袍，入共语曰：适有百金，邀傅饮。傅目昏多泪，客教用生熟地黄切，焙椒去目，及闭口者，微炒，三物等分为末，蜜丸桐子大，五十丸，盐米饮空心下。傅如方治药，不一月目明，夜能视物，年八九十，耳目聪明，精力如壮（《辛志》）。

唐崔承元因官治一死囚，出活之，囚后数年，以病目致死，一旦崔为内障所苦，丧明逾年，后夜半，叹息独坐，忽闻堦除窸窣之声，崔问为谁？徐曰：是昔蒙活囚，来报恩耳。乃告以用黄连一两，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于沙盆内研令极细，随手为丸，桐子大，每服以温水下三十丸，连作五剂。言讫忽不见，崔依此合服，数月眼复明。凡诸目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猪肉、冷水（《本事方》）。

一人患赤眼肿痛，脾胃虚弱，饮食难进，诊其脉，肝盛脾弱，凉药以治肝，则损脾，饮食愈难进，服暖药以益脾，则肝愈盛而加病，何以治之？乃于温平药中，倍加肉桂，不得用茶调，恐伤脾也，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曰：木得桂而死（《医余》）。

一人患眼疾，每睡起则眼赤肿，良久却愈，百治莫效。师曰：此血热，非肝病也。卧则血归于肝，热血归肝，故令眼赤肿也。良久却愈者，人卧起血复散于四肢故也。遂用生地黄汁，浸粳米半升，渗干曝令透骨干，三浸三干，用磁瓶煎汤一升令沸，下地黄米四五匙，煎成薄粥汤，放温，食半饱后，饮一二盏即睡，如此两日遂愈。生地黄汁，凉血故也（《医余》）。

钱鏐老年，一目失明，闻中朝国医胡姓者善医，上言求之，晋祖遣医泛海而往，医视其目，曰：尚父可无疗此，当延五七岁寿，若决膜去内障，即复旧，但虑损福耳。鏐曰：吾得不为一目鬼，死于地下足矣。愿医尽其术以疗之。医为治之复故，鏐大喜，全赂医金帛宝带五万缗，具舟送归京师，医至鏐卒，年八十一矣（刘颖叔《异苑》）。

郭太尉，真州人，久患目盲有白翳膜，遍服药莫效，有亲仲监税在常州守官，闻张鼍龙之名，因荐于太尉，请视之，曰：此眼缘热药过多，乃生外障，视物不明，医者皆以为肝元损，下虚，补其肝肾，眼愈盲，与药点眼，并服之一月，取翳微消，果一月翳退，双目如旧。其方只用猪胆，微火银铫内煎成膏，入冰脑如黍米大，点入眼中，微觉翳轻，后又将猪胆白膜皮曝干，合作小绳，如钗大小，烧作灰，待冷点翳，甚者亦能治之（《名医录》）。

潭州宗室赵太尉家乳母，苦烂缘风眼，近二十年，有卖药老媪过门云：此眼有虫，其细如丝，色赤而长，久则滋生不已，吾能谈笑除之。入山取药，晚下当为治疗，赵

使人阴尾之，见媪沿道掇丛蔓木叶，以手挼碎，入口中咀嚼，而留汁滓于小竹筒内，俄复还，索皂纱蒙乳母眼，取笔画双眸于纱上，然后滴药汗渍眼下缘，转眄间虫从纱中出，其数十七，状如前所云：数日再至，下缘内于如常人，复用前法滴上缘，又得虫十数，家人大喜。后传与医者上官彦诚，遍呼邻妇病此者，验试皆差。其药乃覆盆子叶一味，著于本草。陈藏器云：治眼暗不见物，冷泪浸淫不止，及青盲等，取此草日曝干，捣令极烂，薄绵裹之，以人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久用点目中，即仰面卧，不过三四日，视物如少年，但禁酒面油，盖治眼妙品也（《癸志》）。

明州定海人徐道亨，父没奉母周游四方，事之尽孝。淳熙中寓泰州，因患赤眼而食蟹，遂成内障，欲进路不能，素解暗诵般若经，出丐市里，所得钱米，持归养母，凡历五年，忽夜梦一僧，长眉大鼻，托一钵，钵中有水，令掬以洗眼，复告之曰：汝此去当服羊肝丸百日，徐意为佛罗汉，喜而拜，愿乞神方。僧曰：洗净夜明沙，当归、蝉蜕、木贼（去节）各一两，共碾为末，黑羊肝四两，水煮烂，捣如泥，入前药拌和丸桐子大，食后温熟水下五十丸，服之百日复旧，与其母还乡，母亡，弃家入道（《类说》）。

福州人病目，两脸间赤湿流泪，或痛或痒，昼不能视物，夜不可近灯光，兀兀痴坐，其友赵子春语之曰：是为烂缘血风，我有药正治此，名曰二百味花草膏。病者惊曰：用药品如是，世上方书所未有，岂易遽办，君直相戏耳。赵曰：我适见有药，当以与君，明日携一钱匕至，坚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许入口，一日泪止，二日肿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赵致谢，且扣其名物，笑曰：只用羯羊胆去其中脂，而满填好蜜拌均，蒸之候干，即入瓶研细为膏，以蜂采百花，羊食百草，故隐其名以眩人耳（《癸志》）。

荀牧仲常谓予曰：有人视一物为两，医者即作肝气有余，故见一为两，教服补肝药皆不验，此何疾也？予曰：孙真人云：目之系，上属于脑后，出于脑中，邪中于头，因逢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目系入脑，入于脑则转，转则目系急，急则目眩以转，邪中于睛，所中者不相比，则睛散，睛散则歧，故见两物也。令服驱风入脑药而愈（《本事方》）。

省郎中张子敬年六十七，病眼目昏暗，唇微黑色，皮肤不泽，六脉弦细而无力，一日出示治眼二方，问可服否？罗谦甫曰：此药皆以黄连大苦之药为君，诸风药为使，且人年五十，胆汁减而目始不明。《内经》云：土位之主，其泻以苦，诸风药亦皆泻土，人年七十，脾胃虚而皮肉枯，重泻其土，使脾胃之气愈虚，而不能营运荣卫之气，滋养元气胃气不能上行，膈气吐食，诸病生焉。况已年高衰弱，起居皆不同，此药不可服。只宜慎言语，节饮食，惩忿窒欲，此不治之治也。张以为然，明年春，除关西路按察使，三年致仕还，精神清胜，脉亦和平，此不妄服寒药之效也。《内经》曰：诛伐无过，是谓大惑。岂不信哉。

一人眼赤，鼻张，大喘，浑身出斑，发如铜铁丝硬，乃目中热毒，气结于下焦。用白矾、滑石各一两，水三碗，煎至一碗半，不住口饮尽乃愈。

一人眼前常见禽虫飞走，捉之即无，乃肝胆经为疾。用酸枣仁、羌活、元明粉、青柑子各一两，为末，每水煎至二钱，和渣服，日三服。

一人眼珠垂下至鼻，大便血出，名肝胀，用羌活水煎数服愈。

一人眼内白眦却黑，见物依旧，毛发直如铁条不语如醉，名血溃，用五灵脂，酒调下二钱愈。

一妇人眼中忽有血如射而出，或缘鼻下，但血出多时，即经不行，乃阴虚相火之病，遂用归身尾、生地黄、酒芍，加柴胡、黄柏、知母、条芩、侧柏叶、木通、红花、桃仁水煎，食前服数剂而愈（琇按：此症由三阴火盛迫血上溢，俗名倒经，有从咽喉

涌出有从牙龈泄出者）。

薛己治给事张禹功，目赤不明，服祛风散热药，反畏明重听，脉大而虚，此因劳心过度，饮食失节，以补中益气加茯神、酸枣仁、山药、山茱萸、五味，顿愈。又劳役复甚，用十全大补兼以前药渐愈，却用补中益气加前药而痊。东垣云：诸经脉络，皆走于面而行空窍，其清气散于目而为精，走于耳而为听。若心烦事冗，饮食失节，脾胃亏损，心火太甚，百脉沸腾，邪害孔窍，而失明矣。况脾为诸阴之首，目为血脉之宗，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其所。若不理脾胃，不养神血，乃治标而不治本也。

一儒者日睛两目紧涩，不能瞻视，此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倍加参、芪，数剂而愈。

一男子亦患前症，服黄柏、知母之类，更加便血，此脾虚不能统血，肝虚不能藏血也。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丸而愈。

一儒者两目作痛，服降火祛风之药，两目如绯，热倦殊甚，薛用十全大补汤数剂，诸症悉退，服补中益气兼六味丸而愈。复因劳役，午后目涩体倦，服十全大补而愈。

一男子年二十，素嗜酒色，两目赤痛，或作或止，两尺洪大，按之微弱，薛谓少年得此，目当失明，翌早索途而行，不辨天日，众皆惊异，与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五味一剂顿明。

孙真人在庙治卫才人患眼疼，众医不能疗，或用寒药，或用补药，加之脏府不和，上召孙，孙曰：臣非眼科，乞勿全责于臣，降旨有功无过。孙乃诊之，肝脉弦滑，非壅热也。乃年壮血盛，肝血并不通。遂问宫人，月经已三月不通矣。用通经药，经行而愈。

子和自病目，或肿或翳，羞明隐涩，百余日不愈。张仲安云：宜刺上星、百会、攒竹、丝空诸穴上血出，及以草茎内两鼻中出血约升许，来日愈。

昔有人家一妾，视物如曲弓，视界尺之直，亦如曲钩，俸医亲见，药莫能治。

一妇病热，目视壁上，皆是红莲花满壁，医用滚痰丸下之愈。

赵卿，良医也。有机警，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诸医不效。赵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鲞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设台子，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方出，少年以啜醋渐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鲞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芥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北梦琐言》）。

管连云之内，目患沿眶红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为延吴御医诊之，曰：吾得之矣。为治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脱，目复明。问之曰：此不难知也。此女人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

昔有人患内障眼，用熟地黄、麦门冬、车前子三味为细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此方尽可用）。本草云：三物相杂，治内障眼有效（《东坡仇池记》）。

梅圣俞和吴正仲赤目见寄诗云：暂看朱成碧，难逢遍与和，金篦旧孰在，诃子古方磨。自注云：葛洪治赤目翳膜方，诃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焦氏笔乘》）。

江应宿之内产后，患沿眶红烂，杂治不效，意是脾经风热，用槐树枝八两，青盐食盐各二两，水飞炒燥，早晨擦牙洗之而愈。

少参昆石容公为诸生时患两目蒙蒙若雾，露不见物，物得歙医吴生方服之，复明，方用女贞子（蜜水酒三停拌匀九蒸九晒）四两，蜜蒙花（依上拌蒸如数），谷精（依上拌蒸），大黄（依上拌蒸）各二两（弱者少减），防风、柴胡、石决明（煅）各二两，荆芥穗一两，川芎、青皮（麸炒）、黄连、连翘各两半，家菊花、枸杞子、苍耳子各三两，元参四两，当归尾、青葙子、草决明（炒香）各一两八钱，赤芍一两二钱，甘草九钱，

细辛四钱，共二十二味，为细末，水一钟，化真熊胆、入黑羊胆、鲤鱼胆、雄猪胆、老米打糊，丸如黍米大。食后，每服二钱，日三服。忌烧酒、大蒜、鸡、鹅，数年之疾，一旦复明。此公居刑部时，曾数与予言之，今贡士霖野雷君录其方，且闻服药屏居寂室，内观瞑目静坐，其功尤胜于药矣。及其历任中外，洁已操行，不激不随，不萎不倦，本寂室中瞑日之力也。

咽　喉

张子和治一男子缠喉风肿，表里皆作，药不能下，以凉药灌入鼻中，下十余行，外以拔毒散傅之，阳起石烧赤，与伏龙肝等分为末，新汲水调扫百遍，三日热始退，肿消。

一贵妇喉痹，盖龙火也。虽用凉剂，而不可使冷服，为龙火宜以火逐之。人火者，烹饪之火是也。乃使曝于烈日之中，登于高堂之上，令婢携火炉坐药铫于上，使药尝极热不至大沸，适口时时呷之，百余次，龙火自散。此法以热虚，是不为热病扞格故也。

罗谦甫治梁济民，因膏粱而饮，又劳心过度，肺气有伤，以致气腥臭，唾涕稠粘，口舌干燥，以加减泻白散主之。《难经》云：心主五臭。入肺为腥臭，此其一也。方以桑白皮、桔梗各二钱，地骨皮、甘草（炙）一钱半，知母七分，麦门冬、黄芩各五分，五味二十粒，煎，食后温服。忌酒面、辛热之物，日进二服（《卫生宝鉴》）。

开德府一士人携仆入京，其仆忽患喉风，胀满气塞不通，命在须臾。一人云：惟马行街山水李家善治。即偕往。李骇曰：证候危甚，犹幸来此，不然，难救矣。乃于筒中取一纸捻，著火烟起，吹灭之，令患者张口，刺于喉间，俄出紫血半合，即时气宽能言，及啖粥饮，糁药傅之，立愈。士人神其技，后还乡，一医偶传得此术云：咽喉病发于六府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瘀血即已。若发于五脏，则受毒牢深，手法药力难到，惟用纸捻为第一，然不言所以用之之意，后有人拾取其残者，盖预，以巴豆油涂，故施火即燃，藉其毒气，径到病所（《类编》）。

一人患喉肿痛，食不得下，身热头痛，大便不通，医之论纷然，皆谓热，当服凉剂。有一善医云：脉紧数（诸紧为寒），是感寒气所致。众医不从。善医者曰：我有法验得寒热，浴室中坐火，用炒木葱汤沐浴，若是病热，则此暖处必有汗，而咽喉痛不减，若是感寒，则虽沐浴无汗。患者然之，遂入沐淋洗而无汗，就浴室中服麻黄一服，须臾大汗出，大便通，即时无事，众医钦服，凡辨热病与感寒皆可用此法（《医余》）。

罗谦甫治征南元帅不邻吉歹年七旬，春间东征，南回至楚邱，因过饮腹痛，肠鸣自利，日夜约五十余行，咽嗌肿痛，耳前后赤肿，舌本强，涎唾稠黏，欲吐不能出，以手曳之方出，言语艰难，反侧闷乱，夜不得卧。罗诊得脉浮数，按之沉细而弦，即谓中丞粘公曰：仲景云：下利清谷，身体疼痛，急当救里，后清便自调，急当救表，救里四逆汤，救表桂枝汤。总帅今胃气不守，下利清谷，腹中疼痛，虽宜急治之，比之嗌咽，犹可少缓。公曰：何谓也？答曰：《内经》云：疮发于咽嗌，名曰猛疽。此病治迟则塞咽，咽塞则气不通，气不通则半日死，故宜急治。于是遂砭刺肿上，紫黑血出，顷时肿热大消，遂用桔梗、甘草、连翘、鼠粘、酒黄芩、升麻、防风等分㕮咀，每服约五钱，水煎清，令热嗽冷吐出之。咽之恐伤脾胃，自利转甚，再服，涎清，肿散，语声出，后以神应丸辛热之剂，以散中寒，解化宿食而燥脾湿。丸者，取其不即施行，则不犯其上焦，至其病所而后化，乃治主以缓也。不数服，利止，痛定，后胸中闭塞，作阵而痛。复思《灵枢》有云：上焦如雾，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为气也。今公年高气弱，自利无度，致胃中生发之气，不能滋养于心肺，故闭塞而痛。经云：上气不足，推之扬之。脾不足者，以甘补之。再以异功散。甘辛微温之剂，温

养脾胃，加升麻、人参上升以顺正气，不数服而胸中快利痛止。《内经》云：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胜者夺之，随其攸利，万举万全。又曰：病有远近，治有缓急，毋越其制度。又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此之谓也。

一人咽喉间生肉，层层相叠，渐渐肿起，有窍出臭气，用臭橘叶煎服而愈。

一人但饮食，若别有一咽喉，斜过膈下，径达左胁，而作痞闷，以手按之，则历历有声，以控涎丹十粒服之，少时，痞处热作一声，转泻下痰饮二升，再食正下而达胃矣。

范九思不知何许人也，业医善针，有人母患喉生蛾，只肯服药不用针，无可奈何。范曰：我有药，但用新笔点之，暗藏铍针在笔内，刺之，蛾破血出，即愈。可见医者贵乎有机也。

杨立之自广府通判归楚州，喉间生痈，既肿溃而脓血流注，日夕不止，寝食俱废，医者束手，适杨吉老赴郡，二子邀之至，熟视良久曰：不须看脉，已知之矣。然此疾甚异，须先啖生姜片一斤，乃可投药，否则无法也。语毕即出，其子有难色，曰喉口溃脓痛楚，岂能食生姜。立之曰：吉老医术通神，其言不妄，试取一二片啗我，如不能进，屏去无害，遂食之。初时殊为甘香，稍复加益至半斤许，痛处已宽，满一斤，始觉味辛辣，脓血顿尽，粥食入口，了无滞碍，明日招吉老谢而问之，曰：君官南方，多食鹧鸪，此禽好啖半夏，久而毒发，故以姜制之。今病源已清，无服他药（《类说》）。

《齐东野语》云：辛丑余侍亲还自福建，途中有喉闭者，老医传一方用鸭嘴胆矾一味，研细酽醋调灌之，药甫下咽，大吐胶痰即差。胆矾难得真者，不可不预储以备急也。

江应宿治一妇喉痹，用秘方，蟢蛛窠二十一片（煅存性）、枯矾、灯草灰等分，以鹅管吹入喉中，即时消散（用之验）。

一仆人患缠喉风，用秘方透明雄黄一钱，郁金一钱，巴豆七粒，三生四熟，去壳，灯烧存性，三物共研细末，每服一分二厘半，用茶清调服愈。

一人喉闭不通，用牙皂、白矾、黄连等分，置新瓦上焙干为末，吹入遂通。

一人喉痹以鲜射干、山豆根等分，煎汤，灌入即愈。

一人悬中下而赤，皆以为热，遍试凉药不效，此中气虚，用补中益气而愈。

一人喉风，牙关紧闭，以牙皂五钱，水一碗，煎三分，加好蜜一杯，徐徐灌入鼻中，其痰自出，即可进药。

口

一人口内生肉球有根，线长五寸余，吐球出，方可饮食，以手轻按，痛彻于心，水调生麝香一钱，频服之，三日根化而愈。

程仁甫治一妇年近四十，信来求药云：不时悬腭堕下，劳苦即衄血，或遍身作痛，程虽未诊视。按：经云：喉舌之疾，皆属痰火。推察其原又是阴血不足，不能制上焦虚火，而前症作矣。若能滋下焦阴血，使水升火降，病当不举。若峻用正治之药，上焦之火未去，而中寒之疾复生，前病何由得愈。若能依法调治，兼守戒忌，或可痊也。八物汤加桔梗、陈皮、贝母、元参，喉痛甚，加荆芥、薄荷，丸药加减，八味丸加黄柏，久服而安。

舌

子和治一妇人木舌胀，其舌满口，诸药不效，令以绯针（针小而锐者）砭之，五七度肿减，三日方平，计所出血几盈斗。

一妇人产子，舌出不能收，医有周姓者，令以朱砂末傅其舌，仍令作产子状，以二女掖之，乃于壁外潜累盆盎置危处，堕地作声，声闻而舌收矣。

夫舌乃心之苗，此必难产而惊，心火不宁，故舌因用力而出也。今以朱砂镇其心火，又使倏闻异声以恐下。经曰：恐则气下。故以恐胜之也。

王况游京师，会盐法忽变，有大贾睹揭示，失惊吐舌，遂不能复入，经旬食不下咽，尪羸日甚，国医莫能疗，其家忧惶，榜于市曰：有治之者，当谢千金。况应其请，见贾之状，忽发笑不能制，心谓难治，其家怪而诘之，况谬咍之曰，所笑者，辇毂之大如此，乃无人治此小疾耳。且曰：试取针经来，况谩检之，偶有穴与其疾似。况曰：尔家当勒状与我，万一不能治，则勿尤我，我当针之，可立愈。其家从之，急针舌之底，抽针之际，其人若委顿状，顷刻舌遂伸缩如平时，自是名动京动，益究心肘后诸书，卒有闻于世，事之偶然有如此（王明清《挥尘余话》）。

一士人沿汴东归，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问何事，不答，又撼之，妻惊起视之，舌肿已满口，不能出声，急访医，得一叟负囊而至，用药糁之，比晓复旧，问之乃蒲黄一味，须真者佳（《本事方》）。

一士人无故舌出血，仍有小穴，医者不知何疾，偶曰：此名舌衄。炒槐花为末，糁之而愈（《良方》）。

一人舌肿胀，舒出口外，无敢医者，一村人云：偶有此药，归而取至，乃纸捻以灯烧之，取烟薰舌，随即消缩。问之曰：吾家旧有一牛，舌肿胀出口，人教以革麻油蘸纸捻燃烟薰之，而愈。因以治人，亦验。

一人伤寒舌出寸余，连日不收，用梅花片脑糁舌上，应手而收，重者用五钱方愈。

薛已治一妇人善怒，舌本强，手臂麻，薛曰：舌本属土，被木克制故耳。用六君加柴胡、芎药治之。

一男子知下牵强，手大指（大肠经）、次指不仁，或大便秘结，或皮肤赤晕。薛曰：大肠之脉散舌下，此大肠血虚风热，当用逍遥散加槐角、秦艽治之。

牙

太仓公治齐中大夫病龋齿，为灸其左太阳阳明脉，更为苦参汤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史记》）。

东垣治一妇人，年三十，齿痛甚，口吸凉风则暂止，闭口则复作，乃湿热也。足阳明（胃）贯于上齿，手阳明（大肠）贯于下齿，况阳明多血聚，加以膏粱之味，助其湿热，故为此病。用黄连、梧桐泪苦寒，薄荷、荆芥穗辛凉，治湿热为主，升麻苦辛，引入阳明为使，牙者骨之余，以羊骸骨灰补之为佐，麝香少许，入内为引，用为细末擦之（牙痛方妙），痛减半，又以调胃承气去硝，加黄连以治其本，二三行而止，其病良愈，不复作。

一人因服补胃热药，致上下牙疼痛不可忍，牵引头脑，满面发热，大痛，足阳明之别络入脑，喜寒恶热，乃是手阳明经中热盛而作也。其齿喜冷恶热，以清胃散治之而愈。

子和治一人忽患牙痛，曰阳明经热有余也。乃付舟车丸七十粒，服毕，过数知交留饮，强饮热酒数杯，药为热酒所发，尽吐之，吐毕而痛止，三五日又痛，再饮前药百余粒，大小数行乃止。

一妇牙痛，治疗不差，致口颊皆肿，以金沸草散，大剂煎汤薰漱而愈（《纲目》）。

一老人云：祖上多患齿疼脱落，得一奇方名牢牙散，以槐枝、柳枝各取四十 九根（切碎）、皂角（不蛀者）七茎，盐四十文重，同入磁瓶内，黄泥固济，糠火烧一夜，候冷取出，研细，用如常法，甚效，数世用之，齿白齐密。

刘汉卿郎中患牙槽风，久之颔穿，脓血淋淳，医皆不效，在维扬时，有邱经历妙于针术，为汉卿针委中（膀胱穴）及女膝穴（无考），是夕脓血即止，旬日后颔骨脱去，别生新者，完美如故。又张师道亦患此证，用此法针之亦愈，委中穴在腿腘中，女膝穴在足后跟，考之针经无此穴，惜乎后人未知其神且验也（《癸辛杂志》）。

张季明治一人患牙疼，为灸肩尖（肩尖即肩髃乃大肠穴），微近骨后缝中，小举臂取之，当骨解陷中，灸五壮即差，尝灸数人皆愈，随左右所患，无不立验，灸毕项大痛，良久乃定，永不发。季明曰：予亲病齿痛，百方治之不效，用此法治之遂差（《良方》）。

一人牙齿日长，渐渐胀开口，难为饮食，盖髓溢所致，只服白术愈（可见肾虚者不宜服术。《卫生十全方》）。

叶景夏家一妾病齿，遇痛作时，爬床刮席，叫呼连夕达旦，勺饮不可入口（毒），医药莫效，经年不差，或授一方，取附子尖、天雄尖、全蝎七个、皆生碾碎拌和，以纸撚蘸少许点痛处，随手即止。林元礼云：未足为奇。更有一法，捕蚵蛎大者一枚，削竹篦子刮其眉，即有汁黏其上，约所取已甚则放之，而以汁点痛处，凡疳蚀痈肿，一切齿痛皆效，药到痛定，仍不复作。孙俪云：此名蟾酥膏。先以篦掠眉下，汁未出时，当以细杖鞭其背及头，候作怒鼓胀，则流注如涌，然后以绵经窒痛处（《类编》）。

祁门汪丞相有妾，平日好食动风物，尤嗜蟹，或作蟹羹，恣啖之，一日得风热之疾，齿间壅一肉出，渐大胀塞，口不能闭，水浆不入痛楚待毙而已。有一道人云能治之，其法用生地黄取汁一碗，猪牙皂角数挺，火上炙令热，蘸汁令尽，末之，傅痈肉上，随即消缩，不日而愈，后多金赂其方。

洛阳李敏求赴官东吴，其妻病牙疼，每发，呻吟宛转，至不堪忍，令婢辈以钗按置牙间，少顷银色辄变黑，毒气所攻，痛楚可知也，沿途医之罔效。嘉禾僧惠海，为制一汤服之，半年所苦良已，后食热面复作，坐间煮汤以进，一服而愈，其神速若此，视药之标题，初不著方名，但云凉血而已，敏求报之重，徐以情叩之，始知为四物汤，盖血活而凉，何由致壅滞以生疾也。

一人忽然气上喘不能语言，口中涎流吐逆，齿皆摇动，气出转大，即闷绝，名伤寒并热霍乱，用大黄、人参各五钱，水三盏，煎一盏服（烺按：伤寒并热霍乱何以入齿牙类，疑误）。

宋英宗书齿药方，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皮子入瓶中，黄泥固济，炭五六斤，煅令尽炭，入僵蚕一分，甘草二钱，为细末，早晚揩齿，并治衄血动摇等疾（《云烟过眼录》）。

江应宿在燕京，见小儿医东吏目患齿痛，脸腮肿起，痛楚难支，闻一匠夫能治虫牙试召视之，与五灵脂如米粒者三颗，令咬在痛齿上，少顷以温水漱出，得小白蛀虫三条，痛止肿消。

喑

吕元膺治一僧病，诊其脉，独右关浮滑，余部无恙，曰右关属脾络胃，挟舌本盖风中廉泉，得之醉卧当风而成喑，问之而信，乃取荆沥化至宝丹饮之，翌日遂解语。

一中年男子伤寒身热，医与伤寒药，五七日，变神昏而喑，遂作本体虚有痰治之，人参半两，黄芪、白术、当归、陈皮各一钱，煎汤，入竹沥、姜汁饮之，十二日，其舌始能语得一字，又服之半月，舌渐能转运言语，热除而痊。盖足少阴脉挟舌本，脾足太阴之脉运舌本，手少阴别系舌本，故此三脉虚，则痰涎乘虚，闭塞其脉道而舌不能转运言语也。若此三脉无血，则舌无血营养而喑。经云：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又言：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喑。治当以前方加补血药也（此案不

可为训，既云伤寒七日后变神昏而喑，恐热传少阴心经，即作体虚有痰，亦当配清热之品，不能纯用补剂。并下一条俱丹溪翁案）。

一男子五十余岁，嗜酒，吐血后不食，舌不能言，但渴饮水（热），脉略数（火），与归身、芍、地各一两，参、术二两，陈皮半两，甘草二钱，入竹沥、童便、姜汁少许，二十余帖，能言。若此三脉，风热中之，则其脉弛纵，故舌亦弛纵，不能转运而喑，风寒客之，则其脉缩急，故舌卷而喑在中风半身不收求之也。

丹溪治一人遗精误服参、芪，及升浮剂，遂气壅于上焦而喑，声不出，乃用童便浸香附为末，调服而疏通上焦，以治喑。又用蛤粉、青黛为君，黄柏、知母、香附佐之为丸，而填补下焦以治遗，十余日良愈。

本草言尿主久嗽失音，故治喑多用尿白，能降火故也。

一人患卒喑，杏仁三分去皮尖熬，别杵桂一分如泥，和取杏核大，绵裹含，细细咽之，日夜三五次。

孙兆治曹都使新造一宅落成，迁入经半月，饮酒大醉，卧起失音，喑不能言，召孙视之，曰，因新宅，故得此疾耳，半月当愈。先服补心气薯蓣丸，治湿用细辛、川芎，十日，其疾渐减，二十日全愈。曹既安，见上问谁医，曰孙兆，上乃召问曰：曹何疾也？对曰：凡新宅，壁皆湿，地亦阴多，人乍来，阴气未散，曹心气素虚，饮酒至醉，毛窍皆开阴湿之气从而乘心经，心经既虚，而湿又乘之，所以不能语，臣先用薯蓣丸使心气壮，然后以川芎、细辛去湿气，所以能语也（即仲景法，虚者先固其里，后清其表）。

一男子年近五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风寒，食酒肉，遂厥气走喉，病暴喑，与灸足阳明（胃）别丰隆二穴（丰隆穴在足胃穴也，丰隆踝上八寸胫骨）各三壮，足少阴（肾）照海穴（照海穴在足心肾穴也，照海《神农经》云在内踝直下白肉际是穴）各一壮，其声立出，信哉！圣经之言也。仍以黄芩降火为君，杏仁、陈皮、桔梗泻厥气为臣，诃子泻逆，甘草和元气为佐，服之良愈。

一人惊气人心络，喑不能言，以蜜佗僧（即淡炙）研细，一匕许，茶调服遂愈。有人因伐木山中，为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以此方，亦愈。又一军尉采藤于谷，逢恶蛇而疾，其状正同，亦用此药疗之而愈。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也？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

欧阳公与梅圣俞书，失音记得一方，将槐花于新瓦上炒熟（琇按：火刑肺金者宜之），置怀袖中，随处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气味，久之声自通（《焦氏笔乘》）。

皮肤皴裂

东垣治一人皮肤皴裂，不任其痛，两手不能执辕，足不能履地，停辙止宿，因制润肌膏与之即效。方以珠青四两，白蜡八钱，乳香二钱，于锡铛内，先下沥青，随手下黄蜡、乳香，次入麻油一二匙，俟沥青熔开，微微熬动，放大净水盆于其旁，以搅药，用锡铍滴一二点于水中试之，如硬，入少油，看软硬合宜新绵滤于水中，揉扯以白为度磁器内盛，或油纸裹，每用先火上炙裂口子热，捻合药，亦火上炙软，涂裂口上，纸少许帖之，自然合矣。

虞天民治仲兄年四十五岁，平生瘦弱血少，深秋得燥症，皮肤拆裂，手足枯燥，搔之屑起，血出痛楚，十指中厚皮而莫能搔痒，虞制一方，名生血润肤饮，用归、芪、生熟地、天、麦二门冬、五味、片芩、括蒌仁、桃仁泥、酒红花、升麻，煎服十数贴，其

病如脱。大便燥结，加麻仁、郁李仁。此值庚子年，岁金太过，至秋深燥金用事，久晴不雨乃得此症（烺按：原刻误作汪石山案）。

骨 哽

鄱阳汪友良，因食火肉，误吞一骨如小指大，哽于咽喉间，隐然见于肤革，引手可揣摸，百计不下，凡累日，虽咳嗽亦痛，仅能略通汤饮，举家忧惧，昏睡中见一人认朱衣者告曰：欲脱骨哽，惟南硼砂，妙。恍惚惊寤，谓非梦也。殆神明阴受以方，欲全其命，索笥得砂一块，汲水涤洗，取而含化，终食间脱然如失（《壬志》）。

吴江县浦村王顺，富人也。因食鳜鱼，被哽骨横在胸中，不上不下，痛楚之甚，饮食不得，几死，忽遇渔人张九，言取橄榄与食即软也，适当春夏之时无此果，乃取橄榄核捣为末，以急流水调服之，果安。张九曰：父老传橄榄木作鱼棹篦，鱼若触，即便浮可捉，所以知畏橄榄也。今人煮河豚，须用橄榄，乃知化鱼毒也（《名医录》）。

滁州蒋教授名南金，因食鲤鱼玉蝉羹，为肋骨所哽，凡治哽药及象角屑用之皆不效。或令以贯众，不拘多少，浓煎汁一盏半，分三服并进，连服三剂，至夜一咯而出。因戏云：此管仲之力也。

礼部王员外言昔金陵有一士子，为鱼骨鲠所苦，不能饮食，忽见卖白饧糖者，因买食之，顿觉无恙，后见孙真人已有此方见说略。

误吞金馈

张成忠汉上人有女八岁，将母金馈子一只剔齿，含口中，不觉咽下，胸膈痛不可忍，忧惶无措。忽银匠来见云：某有一药物可疗，归取药至；米饮抄下三钱令服，来早大便取下，后问之，乃羊胫炭，一物为末尔。

刘遵道，草窗先生族弟也。有渔人误吞钓钩，遵道令熔蜡为丸，以线贯下，钩锐入蜡，即拽而出，其人德之，日献鱼一尾，至殁乃止。

咸平中职方魏公在潭州，有数子弟皆幼，因相戏，以一钩竿垂钩，用枣作饵登陆钓鸡雏，一子学之而误吞其钩，至喉中急引，乃钩以须逆不能出，诸医莫敢措手。魏公大怖，时本郡有一莫，都料，性甚巧，魏公召告其故，莫沉思良久，言要得一蚕茧，及大念佛数珠一串，公与之，莫将茧翦，如钱大，用手揉四面令软，以油润之，仍中通一窍，先穿上钩钱，次穿数珠三五枚，令儿正坐开口，渐添引数珠，俟之到喉，觉至系钩处，乃以力向下一推，其钩以下而脱，即向上急出之，见茧钱向下裹定钩线须而出，并无所损，魏公大喜谢之，且曰心明者意必大巧，意明者心必善医（《名医录》）。

江应宿在维扬治乡人王姓者，因事犯盐院，惊惧，自吞黄金一二钱，心中愦愦，无可奈何，少顷已获正犯，其事遂平，欲求生，遍求医药不效，逆予往视之，四肢厥冷，六脉沉伏，计无所出，沉思银工熔金必用硼砂，硼能制金，急市硼四钱，为末粥丸，分二次服下，少顷煎承，气汤利下，硼裹金，从大便出而安。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鸭血，灌之可活。

误吞水蛭蜈蚣

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每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劳瘵也。张锐为切脉，戒曰明日早，且忍饥勿啖一物，锐当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暑，曰：请选健卒趋往十里外取行路黄土一银盂，而令厨人旋治面，停午乃食。才举筋取土适至，于是温酒二升，投土搅其内，出药百粒进之，肠胃掣痛，几不堪任，急登圊，锐密使别坎一穴，便扶吴以行，须臾大下如倾，秽恶斗许，有马蝗

千余，宛转盘结，俱已困死，吴亦惫甚，扶憩榻上移，时方餐粥，三日而平。始言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躁渴，命候兵持马盂挹涧水，甫入口似有物，未暇吐之，则竟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锐曰：虫入肝脾里，势须滋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肢，苟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故无益也。锐是以请公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能洗空之耳，吴大喜厚赠金帛以归（《庚志》）。

宁国卫承务者，唯一子，忽得疾羸，瘦如削，医以为瘵疾，治疗无益，医刘大用问其致疾之因，曰尝以六月饮娼家，醉卧桌上，醒渴求水不得，前有菖蒲盆水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遣仆掘田间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碗，置几上，令随意饮，卫子素厌疾苦，忍秽一饮而尽，俄而肠胃间攻转搅刺，久之始定，续投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条，便觉襟膈豁然，此乃盆中所误吞也。蛭入腹，藉膏血滋养蕃育种类，每粘著五藏牢不可脱然，去污渠已久，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然尪羸，别以药调补（《类编》）。

有人因醉，薄暮，渴饮道傍田间水，自此忽患胸腹胀闷，遍医不效，人亦莫识其病。因干宿 客邸，夜半思水饮，令仆觅之，仆夜扪索，见有缸数只，疑店主以此贮水，遂取一碗饮其主，便觉胸次豁然，再索之，忽觉脏府急，于店傍空地大泻一二行，平明视之，所泻乃水蛭无数，继看夜所饮缸水，乃刈蓝，作靛者，其病遂愈。方思前时渴饮田水，乃误吞水蛭在腹，遂成胀痛之疾，乃蛭为害，今人耘田，为此虫所啮，以靛涂之，无不愈者。

金庄一农夫，夏天昼卧于地，熟寐间，蜈蚣入其口，既寤，喉中介介如梗状，咯不能出，咽不能下，痛痒不定，甚为苦楚，一医用鸡卵劈破，入酒调匀顿服，仍以大黄为末，和香油饮之，顷刻泻出，蜈蚣尚活。盖蜈蚣被鸡卵拘挛其足，不能舒动，以利药下之，故从大便而出；鸡性好食蜈蚣，亦取相制之意耳（《菽园杂记》）。

有村店妇人因用火筒吹火，不知筒中有蜈蚣藏焉，用以吹火，蜈蚣惊迸，窜入喉中，不觉下胸膈，妇人求无措。适有过客，教取小猪儿一个切断喉取血，令妇人顿饮之，须臾，以生油一口灌妇人，遂恶心，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继与雄黄细研水调服愈。

一人夜醉误吞水蛭，腹痛黄瘦，不进饮食。用小死鱼四个，猪脂煎熔搅匀，入巴豆十粒，碎烂和田中干泥丸如绿豆大，以田中冷水吞之，一丸泻下为度。

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极时以头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尽，又能滋生。凡虫入耳，用生油灌妙（无骨之虫见油即死）。

一人昼卧，蚰蜒入耳，初无所苦，久之觉脑痛，疑其食脑，甚苦之，莫能为计也。一日将午饷，就案而睡，适有鸡肉一盘在旁，梦中忽喷嚏，觉有物出鼻中，视之，乃蚰蜒在鸡肉上，自此脑痛不复作，蚰蜒状类蜈蚣而细，好入人耳，往往食人脑髓，髓尽人毙，北方多有之（《菽园杂记》）。

蛇虫兽咬

临川有人以弄蛇货药为业，一日为蝮所啮，即时殒绝，一臂忽大如股，少顷，遍身皮胀作黑黄色，遂死。有道人方旁观，言曰：此人死矣。我有一药能疗，但恐毒气益深，或不可治，诸君能相与证明，方敢为出力。众咸竦踊观之，乃求钱二十文以往，才食顷，奔而至，命新汲水，解裹中调一升，以杖抉伤者口灌之，药尽，觉腑中滑滑然，黄水自其口出，臭秽逆人，四肢应手消缩，良久复如故，其人已能起，与未伤时无异，遍拜见者，且郑重谢道人。道人曰：此药甚易办，吾不惜传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当以麦冬汤调服，适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

去。郭邵州得其方，尝有翻阳一卒，夜直更舍，为蛇啮腹，明旦赤肿欲裂，以此饮之，即愈（《夷坚志》）。

一人被毒蛇伤，良久已昏困，有老僧以酒调药二钱灌之，遂苏，及以药滓涂咬处，良久复灌二钱，以苦皆去。问之，乃五灵脂一两，雄黄半两，为末尔。有中毒者，用之皆验（《本草衍义》）。

径山寺僧，为蛇伤足，久之，毒气蔓延，游僧教以汲净水洗病脚，挹以软帛，糁以白芷末，入鸭嘴、胆矾、麝香少许，良久恶水涌出，痛乃止，明日净洗如初，日日皆然，一月平复（《谈薮》）。

赵延禧云：遭恶蛇所螫处贴蛇皮，便于其上灸之，引去毒气，痛即止（《太平广记》）。

南海地多蛇，而广府治尤甚，某待郎为帅，闻雄黄能制此毒，乃买数百两，分贮绢袋囊，挂于寝室四隅，经月余日，卧榻外常有黑汁从上滴下，臭且臊，使人窥之，则巨蟒横其上，死腐矣。于是尽令撤去障蔽，死者长丈许，如柱大，旁又得十数条，皆蟠纠成窠，他屋内所驱放者合数百，自是官舍为清（《类编》）。

浙西军将张韶，为蚯蚓所咬，其形如大风，眉须皆落，每夕蚯蚓鸣于体，有僧教以浓作盐汤浸身，数遍差（《朝野佥载》）。

有人被壁镜毒几死，一医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调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太平广记》）。

张收尝为猘犬所伤，医云宜食虾蟆鲙，收甚难之，医含笑先尝，收因此乃食，疮即愈（《沈约宋书》）。

彭城夫人夜之厕，蚤螫其手，呻吟无赖，华佗令温汤渍手，数易汤，常令暖，其旦则愈（《太平御览》）。

蛇入人窍中急以手捻定，以刀刮破尾，以椒或辛辣物置尾，以绵系之，即自出，不可拔。

一室女近窗作女工，忽头疼痛甚，诸药不效，一医徐察之，窗外畜鹅，知为鹅虱飞入耳中，咬而痛也。以稻稈煎浓汁，灌之，虱死而出，遂不痛。

晋州吴权府佃客，五月间收麦，用骡车搬载，一小厮引头，被一骡跑倒，又咬破三两处，痛楚不可忍，五七日脓水臭恶难近；又兼蛆蚊攒攻不能禁，无奈卧门外车房中。一道人见之曰：我有一方可救，传汝。修合如法制服，蛆皆化为水而出，蝇亦不敢近；又以寒水石为末傅之，旬日良愈。佥以为神，其方以蝉退、青黛各五钱，华阴细辛二钱半，蛇退皮一两，烧存性，上为末，和匀，每服三钱，酒调下。如骡马牛畜成疮，用酒调灌之皆效。如夏月犬伤，及诸般损伤，生蛆虫极盛，臭恶不可近，皆可用之。

江应宿夜被蜈蚣螫其手，立肿毒甚，偶记一方，取生白矾，火化滴上，痛止肿消。

峤岭多蜈蚣，动长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独畏托胎虫（托胎虫即蜗牛之脱壳者，俗名蜒蚰是也），多延井干墙壁上，蜈蚣虽大，偶从下过，托胎虫必自落于地，蜈蚣为局缩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围绕周匝，蜈蚣愈益缩，然后登其首，陷脑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虫涎，辄生捣涂焉，痛立止（《铁围山丛谈》）。

卷 第 八

血 症

张杲在汝州，因出验尸，有保正赵温，不诣尸所，问之即云衄血已数斗，昏困欲绝，张使人扶掖至，鼻血如檐滴，张谓治血莫如生，地黄遣人觅之，得十余斤，不暇

取汁，因使生服，渐及三四斤，又以其滓塞鼻，须臾血定。又癸未娣病吐血，有医者教用生地黄自然汁煮服（此治热血妄行），日服数升，三日而愈。有一婢半年不月，见釜中余汁，辄饮数杯，寻即通利，其效如此。

东垣治一贫者，脾胃虚弱，气促，精神短少，衄血吐血，以麦门冬二分，人参、归身三分，黄芪、白芍、甘草各一钱（血脱益气），五味五枚，作一服，水煎，稍热服愈。继而至冬，天寒居密室，卧大热炕，而吐血数次，再求治。此久虚弱，外有寒形，而有火热在内，上气不足，阳气外虚，当补表之阳气，泻里之虚热。夫冬寒衣薄，是重虚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忆仲景伤寒有云：太阳伤寒，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之，遂成衄，却与麻黄汤立愈。此法相同，遂用之。以麻黄桂枝汤，人参益上焦元气而实其表，麦门冬保肺气，各三分；桂枝以补表虚，当归身和血养血，各五分；麻黄去根节，去外寒，甘草补脾胃之虚，黄芪实表益卫，白芍药，各一钱；五味三枚，安其肺气。卧时热服，一服而愈。

丹溪治一妇，贫而性急，忽衄作如注，倦甚，脉浮数，重取大（大为阳，脉亦有大则为虚，非重取而得之也）且芤，此阳滞于阴，病虽重可治，急以萱草根入姜汁各半，饮之（本草云萱草根同姜汁服，乃大热衄血仙方），就以四物汤加香附、侧柏叶，四服觉渴，仍饮以四物十余贴而安（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况症倦甚而衄如注耶，乃先生以为阳滞于阴不投参术而用四物，后学宜细心别焉）。

一壮年患嗽而咯血，发热肌瘦（吐血发热治女人要问经次行否，恐气升而不降当闭经水，俞子容治案可法），医用补药，数年而病甚，脉涩，此因好色而多怒，精神耗少，又补塞药多，荣卫不行，瘀血内积，肺气壅遏不能下降。治肺壅，非吐不可；精血耗，非补不可。唯倒仓法，二者兼备，但使吐多于泻耳。兼灸肺俞（左右）二穴（肺俞膀胱穴）在三椎骨下横过各一寸半，灸五次而愈。

一人咳嗽吐血，四物加贝母、瓜蒌、五味、桑白皮、杏仁、款冬花、柿霜（今人治血大率如此）。

一人年五十，劳嗽吐血，以人参、白术、茯苓、百合、白芍药、红花、细辛（细辛红花配方甚奇）、黄芪、半夏、桑白皮、杏仁、甘草、阿胶、诃子、青黛、瓜蒌、海石、五味、天门冬。

一人近四十，咳嗽吐血，四物换生地，加桑白皮、杏仁、款冬花、五味、天门冬、桔梗、知母、贝母、黄芩。

一人不咳吐而血见口中，从齿缝舌下来者，药用滋肾水，泻相火，治之不旬日而愈，后二人证同，俱以此法治之效。

一人因忧病咳吐血，面黧黑色，药之不效，曰：必得喜可解。其兄求一足衣食地处之，于是大喜，即时色退，不药而瘳。经曰：治病必求其本。又曰：无失气宜。是知药之治病，必得其病之气宜。苟不察其得病之情，虽药亦不愈也。

滑伯仁治一妇体肥而气盛，自以无子，尝多服暖宫药，积久火盛，迫血上行为衄，衄必数升余，面赤，脉躁疾，神恍恍如痴，医者犹以上盛下虚丹剂镇坠之。伯仁曰：经云：上者下之。今血气俱盛溢而上行，法当下导，奈何实实耶！即与桃仁承气汤，三四下，积瘀既去；继服既济汤，二十剂而愈。

一人病呕血，或满杯，或盈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惮作劳，中气因之侵损，伯仁视之，且先与八宝散，一二日，服黄芩芍药汤；少有动作，即进犀角地黄汤，加桃仁大黄汤，稍间服抑气宁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脉芤大，后脉渐平，三月而愈，屡效。

一人乘盛暑往途中，吐血数口，亟还，则吐甚，胸拒痛体热头眩，病且殆，或以为劳心焦思所致，与茯苓补心汤，仁至，诊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饱，胃血壅遏，为

暑迫血上行，先与犀角地黄汤，继以桃仁承气汤，去瘀血宿积，后治暑即安。

一人病咳血痰，诊其脉数而散，体寒热，仁曰：此二阳病也。在法不治，当以夏月死。果然。

子和治一书生过劳，大便结燥，咳逆上气，时喝喝然有音，吐呕鲜血，以苦剂解毒汤，加木香、汉防己，煎服，时时啜之，复以木香槟榔丸，泄其逆气，月余而痊。

吕沧洲治一人病衄，浃旬不止，时天暑脉弱，众医以气虚不统血（老生常谈），日进芪、归、茸、附、滋甚，求治，吕至，未食顷，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两手皆虚芤，右上部滑数而浮躁（脉浮参以时令），其鼻赤奎而色白，即告之曰：此得之湎酒，酒毒暴悍而风暑乘之，热蓄于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彼曰：某尝饥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风卧，公所诊诚是。为制地黄汁三升许（补其本），兼用防风汤（泻其标），饮之即效。

项彦章治一妇，患衄三年许，医以血得热则淖溢，服泻心凉血之剂益困，衄才数滴辄昏，六脉微弱寸为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虚也。心虚则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当养心，仍补脾实其子，子实则心不虚矣（虚则补母有之，虚而补子之说今见此案，信哉！医理无穷尽无方体也，故其命方曰归脾汤）。以琥珀诸补心药遂安。

许先生论梁宽父病，右胁，肺部也；咳而吐血，举动喘逆者，肺胀也；发热脉数不能食者，火来刑金，肺与脾俱虚也。脾肺俱虚，而火乘之，其病为逆。如此者，例不可补泻。若补金，则虑金与火持，而喘咳益增；泻火，则虑火不退位，而痰癖反甚（真知个中三昧）。正宜补中益气汤，先扶元气，少以治病药加之，闻已用药未效，必病势若逆，而药力未到也。远期秋凉，庶可复尔。盖肺病，恶春夏火气，至秋冬火退，只宜于益气汤中，随四时升降寒热，及见有证，增损服之，或觉气壅，间与加减枳术丸，或有饮，间服《局方》枳术汤，数月，逆气少回，逆气回，则可施治法，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则无及矣。病后不见色脉，不能悬料，以既愈复发言之，惟宜依准四时用药，以扶元气，庶他日既愈不复发也。其病初感必深，恐当时消导尚未尽，停滞延淹，变生他证，以至于今，宜少加消导药于益气汤中，庶可渐取效也。

一人膏粱而饮，至今病衄，医曰：诸见血者为热，以清凉饮子投之即止。越数日，其疾复作，医又曰：药不胜病故也。遂投黄连解毒汤，或止或作，易数医，皆用苦寒之剂，俱欲胜其热而已，饮食起居，浸不及初，肌寒而时躁，言语无声，口气臭秽（似热），恶如冷风，其衄之余波则未绝也。或曰：诸见血者，热衄，热也，热而寒之，理也，今不愈而反害之，何耶？《内经》曰：以平为期。又言：下工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见血为热，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泻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为本者，今火为病而泻其土，火未尝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则胃虚，虚则荣气不能滋荣百脉，元气不循天度，气随阴化而无声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为可治，热病未已，寒病复起，此之谓也。

吴球治一少年，患吐血，来如涌泉，诸药不效，虚羸瘦削，病危，亟脉之，沉弦细濡，其脉为顺，血积而又来，寒而又积，疑血不归源故也。尝闻血导血归，未试也。遂用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俟凝，入铜锅炒血黑色，以纸盛放地上出火毒，细研为末，每服五分，麦门冬汤下，进二三服，其血遂止，后频服茯苓补心汤数十贴，以杜将来，保养半年复旧。

徐德占治一人患衄尤急，灸项后发际两筋间宛宛中，三壮立止，盖血自此入脑，注鼻中，常人以线勒颈后，尚可止衄，此灸宜效。

秀州进士陆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气蹶惊颤，狂躁跳跃，双目直视，至深夜，欲

拔户而出，如是两夕，诸医尽用古方，及单方，极疗不瘳，举家哀祷事观音，梦授一方，但服一料，当永除根，用益智一两，生朱砂二钱，青皮半两，麝香一钱，为细末，灯心汤下（治惊狂吐血方莫过于此），陆觉，取笔记之，服之乃愈。

一人劳瘵吐血，取茜草一斤（琇按：后云翦草状如茜草，则此处当作翦草），净洗碎为末，入生蜜一斤，和成膏，以陶器盛之，不得犯铁器，日一蒸一暴，至九日乃止，名曰神传膏。令病人五更起，面东坐，不得语言，用匙抄药如食粥，每服四匙，良久呷稀粟米粥压之，药只冷服，粟米饮亦不可太热，或吐或下，皆无害。凡久病肺损，咯血吐血，一服立愈。

翦草状如茜草，又如细辛，婺台二州有之，惟婺可用。

饶州市民季七，常苦鼻衄，垂困，医授以方取萝卜自然汁和无灰酒饮之则止，医云，血随气运转，气有滞逆，所以妄行，萝卜最下气而酒导之，是以一服效。经五日，复如前，仅存喘息，而张思顺以明州刊王氏单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火逼干，以温汤调下即止（按：人中白能去肝火、三焦火，导膀胱火下行，故也。且不多用，火力则清凉矣），今十年不作。张监润之，江口镇，适延陵镇官曾棠入府，府委至务同视海舶，曾著白茸毛背子，盛服济洁，正对谈之次，血忽出如倾，变所服为红色，骇曰：素有此疾，不过点滴耳。今猛来可畏，觉头空空然。张曰：君勿忧，我当为制一药。移时而就，持与之，血止不复作。人中白者，旋盆内积碱垢是也。盖秋石之类，特不多用火力，治药时，勿令患人知，恐其以为污秽不肯服，此方可谓奇矣。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瘀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乖谋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即呕血升余，其疾乃平（《独异志》）。

《蔡子渥传》云：同官无锡监酒赵无疵，其兄衄血甚已死，入殓，血尚未止（琇按：血未止则生气犹存），一道人过之，闻其家哭，询之，道云：是曾服丹或烧炼药，予药之，当即活。探囊出药半钱匕，吹入鼻中立止，得活，乃栀子烧存性，末之。

一人鼻衄大出欲绝，取茅花一大把，水两碗，煎浓汁一碗分二次服，立止（《良方》）。

一人指缝中因搔痒遂成疮，有一小窍，血溅出不止，用止血药及血竭之类，亦不效，数日遂死。复有一人于耳后发际搔痒，亦有小窍出血，与前相似，人无识者，适有道人云：此名发泉。但用多年粪桶箍，晒干，烧灰敷之立愈，使前指缝血出遇之，亦可以无死矣。

邵村张教官患衄血，多诸治不效，首垂任流三昼夜不止，危甚，一道人教用生藕一枝，捣贴颅囟，更以海巴烧存性为末，鹅管吹入鼻内，二三次即止（海巴俗名压惊螺，即云南所用肥也）。

一人毛窍节次出血，少间不出，即皮胀如鼓，口鼻眼目俱胀合，名曰脉溢，以生姜汁并水各一二盏，服之愈。

人有灸火至五壮，血出一缕，急如溺，手冷欲绝，以酒炒黄芩一二钱，酒下则止。

一妇人三阴交（脾穴），无故出血如射，将绝，以手按其窍缚以布条，昏仆不知人事，以人参一两，煎灌之愈。

陈斗岩治薛上舍高沙人，素无恙，骤吐血半缶，陈诊之曰：脉弦急此薄厥也。病得之大怒，气逆，阴阳奔并，群医不然，检《素问·通天论篇》示之，乃服饮六郁而愈。

有患衄出血无已，医以为热，沈宗常投，以参、附，或惊阻之，沈曰：脉小而少衰，非补之不可，遂愈。

有佐酒女子无苦也，王敏视其色颓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呕血死。

薛已治一童子年十四，发热吐血，薛谓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不信，用寒凉降火愈甚，始谓薛曰：童子未室，何肾虚之有？参芪补气，奚为用之？薛曰：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为君火，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心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其精暗耗矣。又《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遂用补中益气，及地黄丸而差。

汪石山治一人形实而黑，病咳，痰少声嘶，间或咯血，诊之，右脉大无伦，时复促而中止，左比右略小而软，亦时中止。曰：此脾肺肾三经之病也。盖秋阳燥裂，热则伤肺，加之以劳倦伤脾，脾为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养，女色伤肾，肾为肺子，子伤必盗母气以自奉，而肺愈虚矣。法当从清暑益气汤例，而增减之。以人参二钱，或三钱，白术、白芍、麦门冬、茯苓各一钱，生地、当归身各八分，黄柏、知母、陈皮、神曲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月余而安。

一人形瘦而苍，年逾二十，忽病咳嗽咯血，兼吐黑痰，医用参术之剂，病愈甚。诊之，两手寸关浮软，两尺独洪而滑，此肾虚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白术、陈皮、麦冬之类，治之月余，尺脉稍平，肾热亦减，依前方再加人参一钱，兼服枳术丸，加人参、山栀以助其脾，六味地黄丸加黄柏以滋其肾，半年而愈。

一人形魁伟，色黑善饮，年五十余，病衄如注，嗽喘不能伏枕，医以四物汤，加麦冬、阿胶、桑白皮、黄柏、知母，进之愈甚。诊之，脉大如指。《脉诀》云：鼻衄失血，沉细宜；设见浮大，即倾危。据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脉大非热，乃肺气虚也，此金极似火之病。若补其肺气之虚，则火自退矣。医用寒凉降火之剂，是不知亢则害承乃制之旨。遂用人参三钱，黄芪二钱，甘草、白术、茯苓、陈皮、神曲、麦冬、归身甘温之药进之，一贴病减，十贴病愈。

一人形近肥而脆，年三十余，内有宠妻，三月间，因劳感热，鼻衄久，而流涕不休，鼻秽难近，渐至目昏耳重，食少体倦，医用四物凉血，或用参芪补气，罔有效者。诊之，脉濡而滑，按皆无力，曰：病不起矣。初因水不制火，肺因火扰，流涕不休。经云：肺热甚则出涕是也。况金体本燥，津液日泄，则燥者枯矣。久则头面诸阳之液，因以走泄。经云：枯涩不能流通，逆于肉里，乃生痈肿是也。月余，面目耳傍，果作痈疮而卒，后见流涕者数人多不救（琇按：是症即鼻渊，多龙雷之火上升于脑臭秽流溢，余以滋水生肝兼养肺金之剂愈者多矣。惟一人服苍耳、辛夷、白芷、薄荷等药已百余剂者不救。此条当入鼻案）。

一人年逾四十，面色苍白，平素内外过劳，或为食伤，则咯硬痰而带血丝，因服寒凉清肺药、消痰药，至五六十贴，声渐不清而至于哑，夜卧不寐，醒来口苦舌干，而常白胎，或时喉中阖痛，或胸膈痛，或嗳气，夜食难消，或手靠物，久则麻，常畏寒，不怕热，前有癞疝，后有内痔，遇劳则发，初诊左脉沉弱而缓，右脉浮软无力，积后三五日一诊，心肺二脉浮虚，按不应指，或时脾脉轻按阁指，重按不足，又时或驶或缓，或浮或沉，或大或小，变动无常，夫脉不常血气虚也（琇按：脉变动无常为虚，宜记此语）。譬之虚伪之人，朝更夕改，全无定准，以脉参证，其虚无疑，虚属气虚为重也。盖劳则气耗而肺伤，肺伤则声哑，又劳则伤脾，脾伤则食易积，前疝后痔，遇劳而发者，皆因劳耗其气，气虚下陷不能升降故也。且脾喜温恶寒，而肺亦恶寒，故曰形寒饮冷则伤脾，以已伤之脾肺，复伤于药之寒凉，则声安得不哑，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谓胃中有寒，丹田有热也；夜不寐者，由子盗母气，心虚而神不安也；痰中血丝者，由脾伤不能裹血也；胸痛嗳气者，气虚不能健运，故郁于中而嗳气，或滞于上则胸痛也。遂用参、芪各四钱，麦冬、归身、贝母各一钱，远志、酸枣仁、牡丹皮、茯神各八分，石菖蒲、甘草各五分，其他山查、麦芽、杜仲，随病出入，煎服年余而

复，益以宁志丸药，前病渐愈矣。且此病属于燥热，故白术尚不敢用，况他燥剂乎。

一人年三十余，形瘦神瘁，性急作劳，伤于酒色，仲冬吐血二盥盆，腹胀肠鸣，不喜饮食，医作阴虚治，不应，明年春，又作食积治，更灸中脘章门，复吐血碗许，灸疮不溃，令食鲜鱼，愈觉不爽，下午微发寒热，不知饥饱。诊之，左手涩细而弱，右尤觉弱而似弦，曰：此劳倦饮食伤脾也。宜用参、芪、归身、甘草，甘温以养脾；生地、麦冬山栀，甘寒以凉血；陈皮、厚朴，辛苦以行滞。随时暄凉，加减煎服，久久庶或可安，三年病愈。后他往，复纵酒色，遂大吐血，顿没。

一人年二十余，形瘦色脆，病咳血，医用滋阴降火，及清肺之药，延及二年不减，又一医用茯苓补心汤，及参苏饮，皆去人参服之，病益剧。诊之，脉细而数，有五至，汪曰：不可为也。或曰：四五至平和之脉，何为不可为？曰：经云“五脏已衰，六腑已竭，九候虽调犹死”，是也。且视形症，皆属死候。经曰：肉脱热甚者死；嗽而加汗者死；嗽而下泄上喘者死；嗽而左不得眠肝胀，右不得眠肺胀，俱为死症。今皆犯之，虽饮食，不为肌肤，去死近矣。越五日，果死。凡患虚劳，犯前数症，又或嗽而声哑喉痛，不能药，或嗽而肛门发瘘，皆在不救，医者不可不知。

一人年三十余，时过于劳，呕血甚忧，惟诊之，脉皆缓弱，曰：无虑也。由劳倦伤脾耳。遂用参、芪、归、术、陈皮、甘草、麦冬等煎服之，月余而愈。越十余年，叫号伤气，加以过饱，病膈壅闷有痰，间或咯血，噎酸，饮食难化，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有时滑泄不止，睡醒口苦，梦多，或梦遗，医用胃苓汤，病甚。汪诊脉或前大后小，或驶或缓，或细或大，或弱或弦，并无常度，其细缓弱时常多，曰：五脏皆受气于脾，脾伤食减，五脏俱无所禀矣。故脉之不常，脾之虚也。药用补脾，庶几允当。遂以参、术为君，茯苓、芍药为臣，陈皮、神曲、贝母为佐，甘草、黄柏为使，服之泻止食进，后复伤食，前病又作。曰：再用汤药，肠胃习熟而反见化于药矣。服之何益，令以参苓白术散，加肉豆蔻，枣汤调下，又复伤食，改用参、术、芍、苓、陈皮、砂仁丸服，大便即泻。曰：脾虚甚矣，陈皮、砂仁尚不能当，况他消导药乎，惟节饮食以养之，勿药可也。

一人年五十，形色苍白，性急，语不合，则叫号气喊呕吐，一日左奶下忽一点痛，后又过劳恼怒，腹中觉有秽气冲上，即嗽极吐，亦或干咳无痰，甚则呕血，时发如疟，或以疟治，或从痰治，或从气治，皆不效。诊之，脉皆浮细，略弦而驶，曰：此土虚木旺也。性急多怒，肝火时动，故左奶下痛者，肝气郁也；秽气冲者，肝火凌脾而逆上也；呕血者，肝被火扰不能藏其血也；咳嗽者，金失所养又受火克而然也；呕吐者，脾虚不能运化，食郁为痰也（琇按：呕吐，亦属肝火上逆。经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责之脾虚，疑非是）；寒热者，水火交战也。兹宜泄肝木之实，补脾土之虚，清肺金之燥，庶几可安。以青皮、山栀各七分，白芍、黄芪、麦冬各一钱，归身、阿胶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白术钱半，人参三钱，煎服月余，诸症悉平。

一人年逾三十，形色清癯，病咳嗽吐痰，或时带红，饮食无味，易感风寒，行步喘促，夜梦纷纭，又有癞疝，医用芩连二陈，或用四物降火，或用清肺，初服俱效，久则不应。诊之，脉皆浮濡无力而缓，右手脾部濡弱颇弦，曰：此脾病也。脾属土为肺之母，虚则肺子失养，故发为咳嗽，又肺主皮毛，失养则皮毛疏豁而风寒易入，又脾为心之子，子虚，则窃母气以自养而母亦虚，故夜梦不安。脾属湿，湿喜下流，故入肝为癞疝，且癞疝不痛而属湿。宜用参、术、茯苓，补脾为君；归身、麦冬、黄芩，清肺养心为臣；川芎、陈皮、山查，散郁去湿为佐。煎服效。后以人参四钱，黄芪三钱，白术钱半，茯苓一钱，桂枝一钱，常服而安。

谢大尹年四十，因房劳病咳血，头眩脚弱，口气梦遗，时或如冷水滴于身者数点，诊之，脉皆濡缓而弱，右关沉微，按之不应，曰此气虚也，彼谓房劳咳血梦遗，皆血

病也，右关沉微亦主血病，且肥人白人，病多气虚。今我色苍紫，何谓气虚？曰：初病伤肾。经云：肾乃胃之关也。关既失守，胃亦伤矣，故气壅逆血随气逆而咳也。又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男子少精，女子不月，二阳者，肠胃也，肠胃之病，必延及心脾，故梦遗亦有由于胃气之不固也。左手关部，细而分之。虽属肝而主血，概而论之，两寸主上焦而察心肺，两关主中焦而察脾胃，两尺主下焦而察肝肾，是左关亦可以察脾胃之病也。古人治病，有凭症者，有凭脉者，有凭形色者，今当凭症凭脉，而作气虚治焉。遂用参、芪各三钱，白术、白芍、归身、麦冬各一钱，茯神、栀子、酸枣仁各八分，陈皮、甘草各五分，煎服，朝服六味地黄丸加黄柏、椿根皮，夜服安神丸，年余而安，越十年致政归。再诊之，右手三部，皆隐而不见，身又无病，此亦事之异也。世谓《太素》脉法，片时诊候，能知人终身祸福，岂理也哉。

一人形瘦色悴，年三十余，因劳咳吐血，或自汗痞满，每至早晨，嗽甚，吐痰如腐渣乳汁者一二碗，仍复吐尽所食，稍定，医用参苏饮，及枳缩二陈汤，弥年弗效。人皆危之，诊脉濡弱近驶曰：此脾虚也。宜用参、芪。或曰：久嗽，肺有伏火。《杂著》云：咳血呕血，肺受火邪，二者禁用参芪。今病犯之，而用禁药何耶？曰：此指肺嗽言也。五脏俱有嗽，今此在脾。丹溪曰：脾具坤静之德，而有干健之运，脾虚不运，则气壅逆，肺为之动而嗽也。故脾所裹之血，胃所藏之食，亦随气逆而呕吐焉。兹用甘温以补之，则脾复其干健之运，殆必有壅者通，逆者顺，肺宁而嗽止，胃安而呕除，血和而循经，又何病之不去哉？遂以参、芪为君，白术、茯苓、麦冬为臣，陈皮、神曲、归身为佐，甘草、黄芩、干姜为使，煎服旬日而安。

一人形色颇实，年四十余，病嗽咯血而喘，不能伏枕，医用参苏饮，及清肺饮，皆不效。诊之，脉皆浮而近驶，曰：此酒热伤肺也。今嚼太平丸六七粒而安（太平丸方：天冬、麦冬、款冬、知母、贝母、杏仁、桔梗、阿胶、生地、熟地、川连、炒蒲黄、京墨、薄荷、蜜、当归）。

村庄一妇年五十余，久嗽咯脓血，日轻夜重，诊之，脉皆细濡而滑，曰：此肺痿也。平日所服人参清肺饮、知母茯苓汤等剂，皆犯人参、半夏，一助肺中伏火，一燥肺之津液，故病益加，乃以天、麦门冬、阿胶、贝母为君，知母、生地、紫菀、山栀为臣，桑白皮、马兜铃为佐，款冬花、归身、甜葶苈、桔梗、甘草为使，五剂而安。

一人年逾三十，形近肥，色淡紫，冬月感寒咳嗽，痰有血丝，头眩体倦，医作伤寒发散不愈，更医，用四物加黄柏知母，益加身热自汗，胸膈痞闷，大便滑泄，饮食不进，夜不安寝。诊之，右脉洪缓无力，左脉缓小而弱，曰：此气虚也彼谓痰中有红，或咯黑痰，皆血病也。古云：黑人气实。今我形色近黑，何谓气虚？曰：古人治病有凭色者，有凭脉者。丹溪云：脉缓无力者，气虚也。今脉皆缓弱，故知为气虚矣。气宜温补，反用寒凉；阳宜升举，反用降下，又加以发散，则阳气之存也几希。遂用参、芪四钱，茯苓、白芍、麦冬各一钱，归身八分，黄芩、陈皮、神曲各七分，苍术、甘草各五分，中间虽稍加减，不过行滞散郁而已，服百剂而安。

一人形色苍白，年三十余，咳嗽咯血，声哑夜热自汗，诊之，脉濡细而近驶，曰：此得之色欲也。遂以四物加麦冬、紫菀、阿胶、黄柏、知母三十余贴，诸症悉减。又觉胸腹痞满，恶心畏食，或时粪溏，诊之，脉皆缓弱无复驶矣。曰：今阴虚之病已退，再用甘温养其脾胃，则病根去矣。遂以四君子汤加神曲、陈皮、麦冬，服十余贴而安（琇按：此与前案症治略同，则前之用四物知、柏不应非矣）。

江汝洁治程石峰乃尊吐血，六脉俱浮大而无力，江曰：浮而无力则为虚。又经曰：浮而无力为芤。又曰：大则病进。又：曰血虚脉大如葱管。据此，则知心不主令，相火妄行，以致痰涎不涌，火载血而上行；且岁值厥阴风木司天，土气上应，青在于肾，肾水既虚，相火无制，灾生无妄。治当滋血，则心君得以主令；泻火，则痰涎可以自

除。以甘草四分，黄芪三钱，白芍、生地黄各一钱，川归五分，水煎热服，一二剂而愈。

江篁南治休古林黄上舍，春初，每日子午二时呕血一瓯，已吐九昼夜矣，医遍用寒凉止血之剂，皆弗效，且喘而溺。诊之，告曰：此劳倦伤脾，忧虑损心。脾裹血，心主血，脾失健运，心失司主，故血越出于上窍耳。惟宜补中，心脾得所养，血自循经而不妄行也。医投寒凉，所谓虚其虚，误矣。遂以人参五钱，白芍、茯苓各一钱，陈皮、甘草各七分，红花少许煎，加茅根汁服之，至平旦喘定，脉稍缓，更衣只一度，亦稍结。是日血未动，惟嗽未止，前方加紫苑、贝母；又次日五更，衄数点，加牡丹皮，寝不安，加酸枣，夜来安静，血不来，嗽亦不举，既而加减调理两月而安。

予治第五弟患嗽血，初一二剂，用知、贝母、天、麦门冬、归、芍清肺之剂，夜加胁疼，继用人参钱半，胁疼减，后加参至二钱，左脉近大而快，右略敛少，带弦而驶，每嗽则有血，大便溏，一日三更衣，以人参三钱，白术、紫菀各一钱半，茯苓、白芍各一钱，甘草九分，牡丹皮八分，加茅根小溲，脉弦快稍减，加黄芪二钱，百部六分，是日嗽止，血渐少，既而血亦止，然便溏，乃倍参芪，术、山药、陈皮、甘草、薏苡、白芍等药，兼与健脾丸而愈。

下　血

东垣治一人宿有阳明血症，因五月大热，吃杏，肠癖下血，唧远散漫如筛，腰沉沉然，腹中不和，血色黑紫，病名湿毒肠癖，阳明少阳经血症也。以芍药一钱半，升麻、羌活、黄芪各一钱，生、熟地黄、独活、牡丹皮、甘草（炙）、柴胡、防风各五分，归身、葛根各三分，桂少许作二服。

罗谦甫治真定总管史侯男年四十余，肢体本瘦弱，于至元辛巳，因收秋租，佃人致酒，味酸不欲饮，勉饮数杯，少时腹痛，次传泄泻无度，日十余行，越旬，便后见血红紫之类，肠鸣腹痛，医曰：诸见血者为热，用芍药柏皮丸，治之不愈，仍不欲食，食则呕酸，形体愈瘦，面色青黄不泽，心下痞，恶冷物，口干，时有烦躁，不得安卧。罗诊之，脉弦细而微迟，手足稍冷，《内经》云：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又云：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而血留之。结阴之病，阴气内结不得外行无所禀，渗肠间，故便血也。以苍术、升麻、黑附子（炮）一钱，地榆七分，陈皮、厚朴、白术、干姜、白茯苓、干葛各五分，甘草、益智仁、人参、当归、神曲（炒）、白芍药各三分，上十六味作一服，加姜枣煎，温服食前，名曰平胃地榆汤。此药温中散寒、除湿和胃，数服，病减大半，仍灸中脘三七壮，乃胃募穴，引胃上升，滋荣百脉，次灸气海百余壮，生发元气，灸则强食生肉，又以还少丹服之，则喜饮食，添肌肉，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壮，壮脾温胃，生发元气，此穴乃胃之合穴也，改服芳香之剂良愈。

丹溪治一人嗜酒，因逃难，下血而痔痛，脉沉涩，似数，此阳滞于阴也。以郁金、芎、芷、苍术、香附、白芍药、干葛、炒曲，以生姜半夏汤调服愈（浮数大芤为阳滞于阴，沉涩似数亦曰阳滞于阴，但用药不同，想衄血与下血不同毋混治也，且此数味俱皆升阳之药）。

一老妇性沉，多怒，大便下血十余年，食减形困，心摇动，或如烟薰，早起面微浮，血或暂止，则神思清忤意则复作，百法不治，脉左浮大虚甚，久取滞涩而不匀，右沉涩细弱，寸沉欲绝（肺主诸气），此气郁生涎，涎郁胸中，心气不升，经脉壅遏不降，心血绝，不能自养故也。非开涎不足以行气，非气升则血不归隧道。以壮脾药为君，诸药佐之，二陈汤加红花、升麻、归身、酒黄连、青皮、贝母、泽泻、黄芪、酒芍药，每贴加附子一片，煎服四贴后，血止，去附，加干葛、丹皮、栀子，而烟薰除，乃去所加药，再加砂仁、炒曲、熟地黄、倍参、芪、术（用药圆转），服半月愈。

一人虚损，大便下血，每日二三碗，身黄瘦，以四物加藕节汁一合，红花、蒲黄一钱，白芷、升麻、槐花各五分，服之愈。

虞恒德治一男子，四十余，素饮酒无度，得大便下血症，一日如厕二三次，每次便血一碗，以四物汤加条芩、防风、荆芥、白芷、槐花等药，连日服之不效，后用橡斗烧灰二钱七分，调入前药汁内服之，又灸脊中对脐一穴，血遂止（灸法妙，下血之症切记切记），自是不发。

林回甫病小便下血，医用八正散与服，服后不胜其苦，小腹前阴痛益甚（八正散通利药服之，而前阴痛益甚虚可知），一医俾服四君子汤，遂稍差，后服菟丝子山药丸，气血渐充实而愈。

张太守纲病脏毒，下血十余载，久服凉剂，殊无寸效，服小菟丝子丸，尽药而痊（不愈责之肾）。

周烨患大便下血，百药俱尝，止而复作，因循十五年，或教以人参平胃散逐日进一服，至月余而十五载之病瘳（凡血症，治用四君子收功，斯言厥有旨哉）。

王庭王府长史也，病大便下血，势颇危殆，一日昏愦中，闻有人云：服药误矣，吃小水好。庭信之，饮小水一碗顿苏，逐日饮之而愈。

一人患下血，诸治不效，或教以老丝瓜，去向里上筋，烘燥不犯铁为末，空心酒下二三匙，连服数朝愈（此方用过效）。

薛立斋治一儒者，素善饮，不时便血，或在粪前粪后，食少体倦，面色痿黄，此脾气虚不能统血，以补中益气加吴茱萸、黄连各三分，神曲一钱五分，四剂而血止，减去神曲、茱萸，三十剂而安。

一男子每饮食劳倦便血，饮食无味，体倦口干，此中气不足，用六君子汤加芎、归而脾胃健，又用补中益气而便血止，再不复作。

一男子每怒，必便血或吐血，即服犀角地黄汤之类。薛曰：当调理脾胃。彼不信，仍服之，日加倦怠，面色痿黄。又用四物、芩、连、丹皮之类，饮食少思，心烦热渴，吐血如涌，竟至不起，此症久服寒凉损胃，必致误人。其脾虚不能摄血，不用四君、芎、归补中益气之类，吾未见其生者。

一孀妇年六十，素忧怒，胸痞少寐，所食枣栗面饼少许，略进米饮，则便利腹痛十年矣，复大怒，两胁中脘，或小腹作痛，痰有血块，用四君加炒黑山栀、茯苓、神曲，少佐以吴茱萸，十余剂，及用加味归脾汤，二十余剂，诸症渐愈。后因子忤意，忽吐紫血块碗许，次日复吐鲜血盏许，喘促自汗，胸膈痞闷，汤水不入，七日矣，六脉洪大而虚，脾脉弦而实，此肝木乘脾不能统摄其血上涌，故其色鲜非热毒所蕴（辨症精确），以人参一两，炮黑干姜一钱（理中汤妙，不然痞闷如何能除），服之即寐，觉而喘汗稍缓，再剂，熟寐半日，喘汗吐血俱止。若脾胃虚寒，用独参汤恐不能运化作饮，或大便不实，故佐以炮姜。

一产妇小便下血，面色青黄，胁胀少食，此肝乘脾土之症。用加味逍遥散、补中益气汤，数服而愈。后为怀抱不乐，食少体倦，惊悸无寐，血仍作，用加味归脾汤，二十余剂，将愈，惑于众论，用犀角地黄汤之类，一剂，诸症复作，仍服前药而愈。

一产妇粪后下血，诸药不效，饮食少思，肢体倦怠，此中气虚热，用补中益气加茱、炒黄连五分，四剂顿止，但怔忡少寐，盗汗未止，用归脾汤而愈。

一妇但怒便血，寒热口苦，或胸胁胀痛，或小腹痞闷，此怒动肝火而侮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栀而愈，用补中益气加味逍遥二药，乃不复作。

一妇人久下血在粪前，属脾胃虚寒，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加连炒茱萸一钱（茱萸炒连，连炒茱萸用法妙），数剂稍缓，乃加用生吴茱萸三分数剂而愈。

一妇人产后便血，口干饮汤，胸胁膨满，小腹闷坠，内热晡热，饮食不甘，体倦

面黄，日晡则赤，洒淅恶寒，此脾肺虚，先用六君子加炮姜、木香，诸症渐愈；用补中益气，将愈；用归脾汤，全愈（先后用药可法）。后饮食失节，劳役兼怒，发热血崩，夜间热甚，谵语不绝，此热入血室，用加味小柴胡二剂而热退，用补中益气而血止，用逍遥散、归脾汤调理而安。

江应宿治一友人朱姓者，患便血七年，或在粪前，或在粪后，面色痿黄，百药不效，每服寒凉，其下愈多，诊得六脉濡弱无力，乃中气虚寒、脾不能摄血归经，用补中益气汤，加灯烧落荆芥穗一撮，橡斗灰一钱，炒黑干姜五分，二剂而血止，单用补中益气十余服，不复作矣。

瓘按：丹溪有曰：精气血气，出于谷气，惟大便下血，当以胃气收功。厥有旨哉。故薛立斋之诸案，多本诸此。

溺　血

薛立斋治一妇人小便血，因怒寒热，或头痛，或胁胀，用加味逍遥诸症稍愈，惟头痛，此阳气虚，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痊。后郁怒，小腹内病痛，次日尿痛热甚，仍用前散加龙胆草，并归脾汤，将愈。因饮食所伤，血仍作，彻夜不寐，怔忡不宁，此脾血尚虚，用前汤而愈。

一妇人尿血，久用寒凉止血药，面色痿黄，肢体倦怠，饮食不甘，晡热作渴，三年矣。此前药复伤脾胃，元气下陷而不能摄血也。盖病久郁结伤脾，用补中益气以补元气，用归脾汤以解脾郁，使血归经，更用加味逍遥，以调养肝血，不月，诸症渐愈，三月而痊。

痔（肠风、脏毒附）

一妇产后痔作疮，有头如赤豆大，或下鲜血，或紫血，大便疼，与黑神散，又多食肉太饱，湿热在大肠所为（此非虚症），以郁李仁（去皮）、麻仁、槐角各七分，枳壳、皂角仁各五钱（为末），苍术、归尾、生地各三钱，大黄（炒）一钱，分六剂服。

峡州王及郎中克西路安抚司判官，乘驴入骆谷，及素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状如胡瓜，贯于肠头，热如溏灰火，至驿僵仆，主驿吏曰：此病某曾患之，须灸即差。用柳枝浓煎汤，先洗痔，便以艾炷灸其上，连灸三五壮，忽觉热气一道入肠中，因大转泻，鲜血秽物一时出，至痛楚，泻后失胡瓜所在，乘驴而驰（灸法）。

陆大参文量，在宣府时患痔疾，甚为所苦，久不能愈，太监弓胜用苦蘧菜，或鲜或干，煎汤沸熟烂为度，和汤置新桶中，坐薰之，汤温即揉频洗，汤冷则止，日洗数次，至明日果效，他方不及也。蘧一作莒，一名苦遮菜，徽郡人当蔬，性苦寒无毒，其色赤如荞麦，冬月不凋，月令苦菜秀是也，本草名败酱（洗法）。

王涣之知舒州下血不止，郡入朝议大夫陈宜父，令其四时取其方，柏叶如春取东方之类烧灰调二钱服，而愈（方亦妙）。王后官赣上，以治贰车吴令升亦效，提点司属官陈逸大夫偶来问疾，吴倅告以用陈公之方而获安，陈君蹙额曰先人也，但须用侧柏为佳，道场慧禅师曰：若释子恐难用此，灼艾最妙，平直量骨脊与脐，平处椎上，灸七壮，或年深，更于椎骨两傍各一寸，灸如上数，无不除根者（灸法佳，下血不效者宜此）。

刘向为严椽，患脏毒，凡半月，瘦瘠，自分必死，或教以干柿烧灰饮下二钱（方可用），二三次即愈，更不复作。本草云：柿治肠癖，解热毒，消宿血。《素问》云：肠癖为痔。

洛阳一女子年十七，耽饮无度，多食鱼蟹，蓄毒在脏，日夜二三十次，大便与脓血杂下，大肠与肛门，痛不堪任，医以止血痢药，不效；又以肠风药，则益甚。盖肠

风则有血而无脓，如此已半年余，气血渐弱，食渐减，肌肉渐消，稍服热药，则腹愈痛，血愈下，稍服凉药，则泄注气羸，粥食愈减，服温平药，则病不知，将期岁，医告术穷，待毙而已。或教服人参散，病家不敢主谩试之，一服知，二服减，三服脓血皆定，不十服而愈。乃求其方云：治大肠风虚，饮酒过度，挟热下痢脓血疼痛，多日不差，槚根白皮、人参各二两，为末（可通治痢疾），二钱匕，空心温酒调下，不饮酒，以温米饮下。忌油腻、湿面、青菜、果子、甜物、鸡鱼、蒜等。

薛立斋治王侍御之子患痔，作渴发热，尺脉洪数，按之无力，薛曰：此肝肾阴精亏损，虚火妄动，当滋化源。彼不信，后吐痰声嘶，面赤倦疲而殁。

一进士周素有疝痔，劳则小腹上疠作痛，茎出白津，痔则肿痛。若饮食劳倦，则发寒内热，体倦吐痰。服十全大补，诸症皆愈。犹欲速效，乃易药攻之，肌体骨立，薛用补中益气、地黄丸，元气渐复。

一士人患痔，脓血淋漓，口干作渴，晡热便血，自汗盗汗，薛曰：此属肾阴虚也。彼不信，乃服柏、知、连翘，以致食少泻呕。乃先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炮干姜，脾气渐醒，后用六味丸，与临卧服，两月而愈。

一男子误服寒凉之剂，虚证悉具，每晨去后稀溏，食少体倦，口干无津液时觉下坠，此元气下陷也。用补中益气汤而下坠断止，投四神丸而食进便实，用六味丸而津生疮愈矣。

一膏粱酒色之人，患痔作痛，服寒凉之药，竟臀肿硬，又加大黄，腹胀头痛，为用补中益气汤，升补阳气，加参、苓、半夏、木香以助行气，数剂而愈。

陆上舍冬患痔作痛，右寸浮大（肺金生化之源已绝），左寸口洪数（心火燎原于天非壮水不可），薛曰：冬见夏脉，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彼以为迂，别服芩连之剂。薛谓其侄曰：令舅氏肾水不能生肝木，殁于春，验矣。今令叔肾水不能制心火，当殁于夏。至甲辰六月，薛复视之，痰涎上涌，日夜不寐，脉洪大而数，按之无力，左尺全无，足膝肩膊逆冷，薛曰：事急矣。彼云但求少延数日，以待嗣子一见，姑用参、芪、归、术、炮姜之类，及六味丸料加肉桂，至本月而殁，五行之理信然。

孔华峰治一人患痔，浓血淋漓，用黄连去毛为细末，蜜调空心服二三钱，立效。

江应宿述，予年四十有六，盛夏北上，途中酷暑，鞍马之劳，饮烧酒，食葱蒜（火毒），抵燕，患痔如荔枝大，每更衣脱出，移时渐上，后重胀闷，以川连一斤去毛，无灰酒七斤，慢火煮黑，滴稠如蜜，加清酒调服，脱然如失。后二年六月出塞，复患如前，再服黄连煮酒一匕而愈，永不复发。

《宿述经》云：饮食饱甚，筋脉横解，肠癖为痔。多起于房劳心苦，饮食不节，初起则易为力，久而成漏。宜禁炙煿饱食，或房劳忧怒，内观自养可也。幸勿妄用穿针挂线烂药，内病不除，徒伤正气，致损天命，慎之。

脱　肛

东垣治一女子脱肛，用糯米一勺，浓煎饮，去米，候温，洗肛温柔，却先以砖一片火烧通红，用醋沃之，以青布铺砖上，坐肛于青布上，如热，则加布令厚，其肛自吸入而愈（方可法）。

一人大肠头出寸余，候干，自退落，又出，名截肠病。用芝麻油，器盛坐之，饮大麻子汁，数升愈。

张景周先生守广信，患脱肛，四旬余不收，诸治不效，苦甚。有医士林者，用天花粉一味为末，以豚脂鸭羽，涂上，即润泽，如有物抽吸，俄顷收入。求其法，乃出《千金方》也（方可法）。

薛立斋治举人余时正素有痔，每劳役脱肛，肿痛出水，此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

加茯苓、芍药十余剂，中气渐复，痔症悉愈。后复脱肛作痛，误服大黄丸，以致腹鸣恶食，几殆，薛用煎汤，加炮姜、酒炒芍药，诸症悉除。乃去炮姜，加熟地五味，三十余剂，而脱肛渐上，亦愈。

一男子脾胃素弱，或因房劳，或因劳倦，肛门即下，肿闷痛甚，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兼六味丸而愈。

一儒者面白神劳，喜热极饮，食多必吞酸，作泻，吸气觉冷，便血盗汗，薛以为脾胃虚寒，用补中益气加炮姜、肉桂，五十余剂，八味丸斤许，诸症悉愈。

肾脏风疮

薛立斋治钦天薛循斋六十有一，两臁如癣，搔痒成疮，脓水淋漓，发热吐痰，四年矣，用六味丸、四生散而差。年余复作，延及遍体，日晡益甚，痰渴盗汗，唇舌生疮，两目皆赤，此肾经虚火，兼水泛为痰，用八味加减而愈。三年之后，小便淋漓，茎中涩痛，此阴痿思色，精不出而内败，用前丸及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子而痊。

一男子患两足时热，脚跟作痛，此足三阴虚证。用加减八味丸、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而愈（琇按：此条当入虚损门）。

按：肾风属肾虚，风邪乘于臁胫，以致皮肌如癣，或渐延上腿，久则延及遍身，外症则搔痒成疮，脓水淋漓，眼目昏花，内症则口燥舌干，腰脚倦怠，吐痰发热，盗汗肌瘦，治法见案中。

臁　疮

鸿胪翟少溪两臁生疮，渐至遍身，发热吐痰，口燥咽干，盗汗心烦，溺赤足热，晡益甚，形体日瘦，此肾经虚火也。用六味丸，不月诸症悉退，三月，元气平复（按：外臁属足三阳可治，内臁属足三阴难治）。

一妇人患之，四畔微赤，作痛重坠，脓水淋漓，胸膈不利，饮食少思，内热口苦，夜间少寐，此属脾虚郁伤。用归脾解郁结而生脾血，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补脾气而除热湿，寻愈。

一妇人臁疮，久不愈，色赤微热，日晡燃肿，形体虚弱，饮食少思，劳则喘渴，恶寒发热，此脾虚下陷。用补中益气汤而愈。

一人臁疮三年矣，色黯肿硬，恶寒发热，饮食少思，形体消瘦，作渴，饮食稍多，或腹胀，或泄泻，或作呕，或吞酸，此脾气虚寒。用补中益气加干姜、肉桂，五十余剂而愈。

一妇人因怒，寒热头眩，或耳项胸胁胀痛，或少腹阴道闷坠，或小便频数下血，此属肝火血热，先用小柴胡汤加炒黑山栀、川芎、当归、车前，二剂，诸症顿退；又用加味逍遥散，补其阴血而愈。后因饮食劳倦，前症复作，疮口出血，用补中益气汤治之而愈。

一妇人患之将两月，燃赤肿痛，小便频数，饮食如常，用活命饮二剂，诸症不作，又用八珍汤而愈。

一妇人患之燃痛，恶寒发热，用槟苏败毒散而寒热退，用仙方活命饮而燃痛止，用补中益气汤而形气健。

江应宿治金上舍患两臁燃赤痛痒，疮口无数，脓水淋漓，四畔小白黄水泡，如铺黍状，上至三里，下至胫，殊苦污浊沾裳袜，予得方生所验之方，用猪板油熔化一两，铅粉黄蜡各五钱，收起，用时摊在油单纸上，少加轻粉扫面（妙方），先以花椒葱水洗净疮口，拭干贴之，外用绢包裹，旬日愈。

予自昔患外臁，肿溃出紫黑血，屡月不愈，疮口多岐，燃紫痛楚得旋叔授一方，以

嫩白松香一两，乳、没各五分，同入铜铫熔化，倾水中候冷，研为细末，用真麻油调（妙方），取箬一片，大如疮口，用针刺小眼无算，将药涂箬皮外，隔箬贴疮，洗如前法，更用油纸盖在药上，以软帛包裹旬日愈，此方生肌止痛，神良，勿以浅近而忽之。

前阴病

东垣治一人前阴臊臭，又因连日饮酒，腹中不和，求治曰：夫前阴者，足厥阴肝之脉络，循阴器出其挺末。凡臭者，心之所主，散入五方为五臭，入肝为臊，当于肝经中泻行间（行间在足大指次指之缝中间动脉），是治其本；后于心经中泻少冲，乃治其标。如恶针，当用药除之。酒者，气味俱阳，能生里之湿热，是风燥热，合于下焦为邪。故经云：下焦如渎。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酒是湿热之物，亦宜决前阴以去之。治以龙胆泻肝汤，又治阴邪热痒，柴胡梢二钱，泽泻二钱，车前子二钱，木通五分，生地黄、当归梢、龙胆草各三分，作一服水煎，以美膳压之（凡下部药，皆宜食前服。压法不特有桂、附为然也）。

丹溪治一人年少，玉茎挺长肿而痿，皮塌常润，磨股不能行，二胁气上冲，先以小柴胡加黄连，大剂行其湿热；次又加黄柏，降其逆上之气，挺肿渐收及半。但茎中有一坚块未消，遂以青皮为君，佐以散风之剂，为末服之，外以丝瓜汁调五味子末（一作五倍子），敷之而愈（外治法佳）。

沧洲治陈枢府内人病，切其脉，左手弦而芤，余部皆和，即起密告陈曰：夫人病当阴中痛而出血，且少阴（心午）对化在玉泉（肾子），心或失宁，则玉泉应心痛，痛则动血，而与经水不相关，盖得之因内，大惊神慑而血菀。陈曰：公诚良医也。致病一如公言，乃为制益劳之剂，且纳药幽隐，再剂而愈。

一人色苍黑，年五十余，素善饮，忽玉茎坚挺，莫能沾裳，不能屈腰作揖，常以竹篦为弯弓状，拦于玉茎之前，但小溲后，即欲饮酒，否则气不相接，盖湿热流入厥阴经而然也，专治厥阴湿热而愈。

一宠妾年三十余，凡交感，则觉阴中隐痛，甚则出血，按其脉，两尺沉迟而涩，用补血散寒之剂不愈，因思药与病对，服而不效，恐未适至其所也。偶检《千金方》，用蛇床子散绵裹纳其中，二次遂愈。

一人在山亭裸体而卧，其阴茎被飞丝缠绕，阴头肿欲断，以威灵仙捣汁入水浸洗而愈。

一人茎头肿大如升，光如水泡，以二陈加升麻、青黛、牡蛎二剂而愈。

一少年新婚欲交媾，女子阻之，乃逆其意，遂阴痿不举者五七日，以秃笔头烧灰，酒下二钱而起。

一妇产后，因子死，经断不行者半年，一日少腹忽痛，阴户内有物如石硬，塞之而痛不禁，众医不识。青林曰：此石瘕病也。用四物加桃仁、大黄、三棱、槟榔、元胡索、附子、泽泻、血竭为汤，二剂而愈。

一人玉茎硬不痿，精流不歇，时如针刺，捏之则胀，乃为肾满漏疾，用韭子、破故纸各一两为末，每三钱，日三服，即止。

薛立斋治一妇人，胸膈不利，内热作渴，饮食不甘，肢体倦怠，阴中闷痒，小便赤涩，此郁怒所致，用归脾加山栀、芎、归、芍药而愈。但内热晡热，用逍遥散加山栀亦愈。后因劳役发热，患处肿胀，小便仍涩，用补中益气加山栀、茯苓、丹皮而愈。

一妇人阴中突出如菌，四围肿痛，小便频数，内热晡热，似痒似痛，此肝脾郁结之病。盖肝火湿热而肿痛，脾虚下陷而重坠也。先以补中益气加山栀、茯苓、车前、青皮，以清肝火升脾气渐愈，更以归脾汤加山栀、茯苓、川芎调理，更以生猪脂和黛芦末，涂之而收（外治法妙）。

一妇阴中挺出一条，五寸许，闷痛重坠，水出淋漓，小便涩滞，夕与龙胆泻肝汤分利湿热，朝与补中益气汤升补脾气，诸症渐愈；再与归脾加山栀、茯苓、川芎、黄柏间服，调理而愈。后因劳役或怒气，下部湿痒，小水不利，仍用前药而愈。亦有尺许者，亦有生诸虫物者，用此法治之。

一妇人腐溃，脓水淋漓，肿痛寒热，小便赤涩，内热作渴，肢体倦怠，胸胁不利，饮食少思，三月余矣。薛以为肝脾亏损，用补中益气加柴胡、升麻、茯苓各一钱，炒栀二钱，数剂少愈；又与归脾加山栀、川芎、茯苓，三十余剂，诸症悉退。惟内热尚在，再与逍遥散倍炒栀而愈。

一妇人素性急，阴内或痛，小便赤涩，怒则益甚，或发寒热（此肝经湿热所致），治以芎、归、炒栀、柴胡、芩、术、丹皮、泽泻、炒芍、车前、炒连、生甘草，数剂渐愈，乃去黄连、泽泻，数剂而痊。

一妇人素郁闷，阴内痛痒，不时出水，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肝此脾气虚湿热下注），用归脾加丹皮、山栀、芍药、柴胡、生甘草主之愈。

一妇人阴内痛痒，内热倦怠，饮食少思（此肝脾郁怒，元气亏损湿热所致），用参、芪、归、术、陈皮、柴胡、炒栀、车前、升麻、芍药、丹皮、茯苓治之而愈。若阴中有虫痒痛，亦属肝木，以桃仁研，和雄黄末，纳阴中以杀之，仍用清肝解郁，或以鸡肝纳之，取虫之法也。

一妇人每交接，出血作痛，发热，口渴，欲呕，误服寒凉之药，前症益甚，不时作呕，饮食少思，形体日瘦，此症属肝火而药复伤脾所致也。先用六君子加山栀（旧刻脱山栀）、柴胡，脾胃健而诸症愈；又用加味逍遥散而形气复（娘按：此案旧刻稍改今依原本）。

一妇人每交接，则出血作痛，敷服皆凉血止痛之剂，不时出血甚多，此肝伤而不能藏血，脾伤而不能摄血也。用补中益气、《济生》归脾二汤而愈。或用熟艾帛裹入阴中，或用乱发青皮浇灰敷之，而血自止。若出血过多而见他症，但用前药调，补肝脾，诸症悉愈。

一妇人阴门不闭，肿痛，发热恶寒，用十全大补加五味，四剂，肿消而敛。若初产肿胀，或煽痛而不闭者，当用加味逍遥散。若肿既消而不闭，当用补中益气汤，切忌寒凉之剂。

一妇人脾胃素弱，兼有肝火，产后阴门肿痛，寒热作渴，呕吐不食，敷大黄等药，服驱利之剂，肿及于臀，虚症蜂起，此真气虚而邪气盛也。先用六君子以固脾胃，乃以补中益气，以升阳气，不数剂而全愈。

一产妇患此失治，肿溃不已，形体消瘦，饮食少思，朝寒暮热，自汗盗汗半年矣。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以健脾胃，脓水渐少，饮食渐进；用归脾汤解脾郁，五十余剂，元气复而愈。

一产妇阴门不闭，小便淋沥，腹内一块，攻走胁下，或胀或痛，用加味逍遥散加车前子而愈。

一妇人子宫肿大，二日方入，损落一片，殊类猪肝，已而面黄体倦，饮食无味，内热晡热，自汗盗汗，用十全大补，二十余剂而愈，仍复生育。

薛己曰：余奉侍武庙汤药，劳役过甚，饮食失节，复兼怒气，次年春，茎中作痒，时出白津，时或痛甚，急以手紧捻方止（虚），此肝脾之气虚也。服地黄丸及补中益气，加黄柏、柴胡、山栀、茯苓、木通而愈。丁酉九月，又因劳役，小便淋沥，茎痒窍痛，仍服前汤，加木通、茯苓、胆草、泽泻及地黄丸而愈。

司厅张检斋阴囊肿痛时发寒热，若小腹作痛，则茎出白津，用小柴胡加山栀、胆草、茱萸、芎、归而愈。

一男子茎中痛，出白津，小便秘，时作痒，用小柴胡加山栀、泽泻、炒连、木通、胆草、茯苓二剂顿愈，又兼六味地黄丸而差。

一男子阴肿大如升核痛，医莫能治，捣马鞭草涂之而愈。

一小儿阴囊忽虚肿痛，以生甘草调地龙粪涂之。

一妇人阴肿坚硬，用枳实八两，碎炒令热，故帛裹熨，冷则易之。

痛　风

唐甄权治一人患风，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曰：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愈。贞观中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所著《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旧唐书》）。

《南史》：解叔谦，雁门人，母有风疾，夜于庭中，稽颡祈告，闻空中云：得丁公藤，治即瘥。访医及本草皆无，至宜都山见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疗风，乃拜泣求得之，及渍酒法，受毕，失翁所在，母疾遂愈（本草）。

张杲尝病两臂痛，服诸药不效，一医教取桑枝一小升，细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尽，无时服，数剂寻愈（《本事方》）。

东垣治一人，时冬忽有风气暴至，六脉弦甚，按之洪大有力，其证手挛急，大便秘涩，面赤热，此风寒始至于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风寒之邪伤之，则搐而挛痹，乃风淫末疾而寒在外也（此外有寒邪，若内有流饮则肿，今不肿湿热乘肠胃，故便秘面赤）。《内经》曰：寒则筋挛，正谓此也。素饮酒内有实热，乘于肠胃之间，故大便秘涩而面赤热。内则手足阳明受邪，外则足太阴脾经受风寒之邪。用桂枝二钱，甘草一钱，以却其寒邪而缓其急缩。黄柏二钱，苦寒滑以泻实，润燥急救肾水，升麻、葛根各一钱，以升阳气行手阳明之经，不令遏绝；桂枝辛热，入手阳明之经为引，用润燥；复以甘草专补脾气，使不受风寒之邪而退贼邪，专益肺经也；佐以人参补气，当归和血润燥。作一帖，水煎服，令暖房中摩搓其手遂安。

丹溪治一老人，性急作劳，两腿痛甚，此兼虚证。宜温补，与四物汤加桃仁、陈皮、牛膝、生甘草，入生姜研潜行散热饮（潜行散，黄柏酒浸为末，入汤药调服），三四十帖而安（虚）。

一妇性急味厚，痛风挛缩数月，此挟痰与气，当和血、疏气、导痰，以潜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壳、通草、桃仁，姜汁煎服半年而安（痰）。

一少年患血痢，用涩药取效，致痛风叫号，此恶血入经络也。血受湿热，久必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道，所以作痛，久则必成枯细。与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潜行散，入少酒饮之，数十帖。又刺委中出黑血，三合而安（瘀血）。

已上三人正所谓病有数种，而治法少异也。

一人贫劳，秋深浑身发热，手足皆疼如煅，昼轻夜重，服风药愈痛，气药不效，脉涩而数，右甚于左，饮食如常，形瘦如削，盖大痛而瘦，非病致也。用苍术、酒黄柏各一钱半，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黄五分，研桃仁九个，煎入姜汁令辣，热服四贴，去附，加牛膝一钱，八贴后气喘促不得眠（琇按：症脉俱属阴虚，一误岂容再误），痛略减。意其血虚，因多服麻黄，阳虚被发动而上奔，当补血镇坠以酸收之，遂以四物汤减川芎，倍芍药，加人参二钱，五味子十二粒，与二贴定，三日后，数脉减大半，涩如旧，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参、术、桃仁、陈皮、甘草、槟榔、生姜三片，五十贴而安，后因负重复痛，再与前药，加黄芪三分，又二十贴愈（此案重见喘症门）。

一人患背胛缝一线痛起，上胯骨至胸前侧胁而止，昼夜不住，脉弦而数，重取左

豁大于右，意其背胛，小肠经，胸胁，胆经也。必思虑伤心，心脏未病，而小肠府先病，故痛从背胛起，及虑不能决，乃归之胆，故痛至胸胁，乃小肠火乘胆木，子来乘母，是为实邪，询之果因谋事不遂而病。用人参四分，木通二分，煎汤使吞龙胆丸，数服而愈。

一壮年厚味多怒，秋间于髀枢左右，发痛一点，延及膝骱，痛处恶寒，昼静夜剧，口或渴，膈或痞，医用补血及风药，至次年春，痛甚，食减，形瘦膝肿如碗，脉弦大颇实，寸涩甚，大率皆数，小便数而短，作饮食痰积，在太阴（脾肺）阳明（肠胃）治之。以酒炒黄檗一两，生甘草稍、犀角屑、盐炒苍术各三钱，川芎二钱，陈皮、牛膝、木通、芍药各五钱。遇喧热，加黄芩二钱。为末，每三钱与姜汁同研细，煎令带热，食前服之，日夜四次，半月年，脉减病轻，去犀角，加牛膝（春夏用叶，秋冬用根，取汁尤妙）、龟板、归身尾各五钱，如前服。又半月，肿减，食增不恶寒，惟脚痿软，去苍术、黄芩，夏加炒檗一两半。余依本方内加牛膝。中年人，加生地黄五钱；冬，加桂枝、茱萸。病遂愈，仍绝酒肉、湿面、胡椒。

一村夫背伛偻，足挛，成废疾，脉沉弦而涩，以煨肾散（甘遂末一钱，入猪腰内煨食之）与之，上吐下泻（琇按：非实痰不可轻用），过一月，又行一次，凡三四贴而愈。

一人因湿气，右手疼痛挛拳，以二陈，加金毛狗脊、杜仲、川芎、升麻。

一人项强，动则微痛，脉弦而数实，右为甚，作痰热客太阳经治之。以二陈汤加酒洗黄芩、羌活、红花而愈。

一人湿气，脚挛拳伸 不直，用当归拈痛汤加杜仲、黄柏、川芎、白术、甘草、枳壳愈。

巢元方治开河都护麻叔谋患风逆，起坐不得，元方视之曰：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嫩羊肥者，蒸熟和药食之，则瘥。叔谋取羊羔杀而取腔以和药，药未尽而病痊。

卢祇镜治何侍郎女，适夫，夫早世，女患十指拳挛，掌垂莫举，肤体疮疡粟粟然，汤剂杂进，饮食顿减，几半载。卢诊之，谓非风也，乃忧愁悲哀所致。病属内因，于是料内因药，仍以鹿角胶辈，多用麝香熬膏，贴痿垂处，渐得掌得举，指能伸，病渐近安。经云：神（心）伤于思虑则肉脱，意（脾）伤于忧怒则肢废，魂（肝）伤于悲哀则筋挛，魄（肺）伤于喜乐则皮槁，志（肾）伤于盛怒则腰脊难以俯仰也。

薛立斋治一妇人自汗盗汗，发热晡热，体倦少食，月经不调，吐痰甚多，已二年矣，遍身作痛天阴风雨益甚，用小续命汤而痛止（阴炽而阳郁耳。可见治病亦先用温散），用补中益气、加味归脾汤，三十余剂，诸症悉愈。此皆郁结伤损，脾不能输养诸藏所致，故用前二汤，专主脾胃。若用寒凉降火、理气化痰，复伤生气，多致不起。

一妇人因怒，月经去多，发热作渴，左目紧小，头项动掉，四肢抽搐，遍身疼痛，此怒动肝火，肝血虚而内生风。用加味逍遥加钩藤，数剂，诸症渐愈；又用八珍汤调理而安。

一妇人历节作痛，发热作渴，饮食少思，月经过期，诸药不应，脉洪大按之微细，用附子八物，四剂而痛止，用加味逍遥而元气复，六味丸而月经调。

一妇体胖，素内热，月经失调，患痛风，下身微肿，痛甚，小便频数，身重脉缓，症属风湿，而血虚有热，先用羌活胜湿汤（东垣羌活胜湿汤：羌活、独活、炙草、藁本、防风、蔓荆、川芎、苍术、黄柏。加制附子二分行经）四剂肿渐愈，用清燥汤数剂小便渐清，用加味逍遥十余剂内热渐愈，为饮食停滞，发热仍痛，面目浮肿，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而愈。又因怒气，小腹痞闷，寒热呕吐，此木侮脾土，用前药，加山栀、木香而安。惟小腹下坠，似欲去后，此脾气下陷，用补中益气而愈。后因劳役怒气，作呕吐痰，遍身肿痛，月经忽来寒热，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栀，以扶元气、清

肝火，肿痛呕吐悉退，用补中益气以升阳气、健营气，月经寒热渐瘥。

一妇人饮食少思，畏见风寒，患痛风，呕吐寒热，脉弦紧（诸紧为寒），用附子八物，四肢痛愈，用独活寄生，腰痛亦痊。惟两膝肿痛，用大防风汤而消，用加味归脾、逍遥而元气复。

古朴翁治一人，病左脚痹痛，医作风治不愈。翁诊之曰：人身之血，犹溪河之水也，细流则阻滞，得冷则凝聚。此病得于新娶之后，未免血液劳损而凝碍，加以寒月涉水，益其滞，安得不痹滞久不散郁而为热，致成肿毒。若能预加滋养，庶几毒溃，可免后患。遂令服四物汤加牛膝、红花、黄柏等四五十贴，其家见病不退，复疑，欲用风药，翁曰：补药无速效，病邪不退，药力未至也。令守前方，每贴加人参四五钱，痹除而肌亦易长，后觉左脚缩短四五寸，众以为躄。翁曰：年尚壮，无虑也。候血气充足，则筋得所养而自伸矣。后果平复如初。

汪石山治一妇年逾五十，病左脚膝挛痛，不能履地，夜甚于昼，小腹亦或作痛，诊其脉，浮细缓弱按之无力，尺脉尤盛（虚脉），病属血衰，遂以四物汤加牛膝、红花、黄柏、乌药连进十余贴而安。

韩飞霞治一都司因哭，弟成疾，饮食全绝，筋骨百节皮肤，无处不痛，而腰为甚。一云肾虚宜补，或云风寒宜散。韩曰：此亦危证，其脉涩，正东垣所谓非十二经中正疾，乃经络奇邪也，必多忧愁转抑而成。若痰上殆矣，补则气滞，散则气耗，乃主以清燥汤（琇按：经云：悲伤肺。故润之而愈，不尔必成痿症），连进三瓯，遂困睡至五鼓无痰，觉少解，脉之减十之三，遂专用清燥汤加减与之，十剂而愈。

痿

东垣治一人壮年，病脚膝痿弱，脐下尻臀皆冷，阴汗臊臭，精滑不固，或以鹿茸丸治，不效。李诊之，脉沉数而有力，即以滋肾丸治之，以寒因热用，引入下焦，适其病所，泻命门相火之胜，再服而愈。

丹溪治一人，形肥味厚，多忧怒，脉常沉涩，春病痰气，医以为虚寒，用燥热香窜之药，至夏足弱气上冲食减。朱曰：此热郁而脾虚痿厥之证作矣（韩飞霞以脉涩而用清燥汤，丹溪以脉沉涩断为热郁，可见涩脉属血虚有火）。形肥而脉沉，未是死症，但药邪并火旺（夏月）难治，且与竹沥下白术膏尽二斤，气降食进，至一月后，仍大汗而死，书此以为误药之戒（此案又见第三卷痰症门）。

滑伯仁治一妇，始病疟，当夏月，医以脾寒胃弱，久服桂附等药（久服则偏胜），后疟虽退，而积火燔炽，致消谷善饥，日数十饭犹不足，终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视，足弱不能履，腰胯困软肌肉虚肥，至初冬，伯仁诊之，脉洪大而虚濡，曰：此痿症也。长夏过服热药所致。盖夏令湿当权，刚剂太过，火湿俱甚，肺热叶焦，故两足痿易而不为用也。遂以东垣长夏湿热成痿之法治之，日食益减，目渐能视，至冬末，忽下榻行步如故。

祝仲宁治一人病脚膝痹痛，医皆以为寒湿，率用乌附蛇酒之药，盛暑犹服绵，如是者三载，其人梦有神人书祝字以示，因请祝，祝诊视良久，又检诸医案，怃然曰：此湿热相搏而成，经所谓“诸痿生于肺热者”也。即日褫其绵取清燥汤饮之，曰：此疾已深，又为热药所误，非百贴不效，盖服三月，余病良已。

南昌太守王诏病筋痿，给事中徐峰病气痿，皆为医所误，祝一以清燥汤起之。

一妇年二十余，脑生一窍，口中所咳脓血，与窍相应而出，此肺痿也。用参、芪、当归，加退热排脓之剂而愈。

石山治一人，因久坐腰痛，渐次痛延右脚，及左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动，或作风治而用药酒，或作血虚而用四物，一咽即痛，盖覆稍热，及用针砭痛甚，煎服熟

地黄或吞虎潜丸，又加右齿及面痛甚。季秋，汪诊之，脉濡缓而弱，左脉比右较小，或涩，尺脉尤弱，曰：此痿症也。彼谓痿症不当痛。汪曰：诸痿皆起于肺热。君善饮，则肺热可知。经云：治痿独取阳明。阳明者，胃也。胃主四肢岂特脚耶！痿兼湿重者，则筋缓而痿软，兼热多者，则筋急而作痛。因检《橘泉传》示之，始信痿亦有痛。又经云：酒客不喜甘。熟地味甘，而虎潜丸益之以蜜，则甘多助湿而动胃火，故右齿面痛也。遂以人参二钱，黄芪钱半，白术、茯苓、生地黄、麦门冬各一钱，归身八分，黄柏、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服五贴，病除，彼遂弃药，季冬复病，仍服前方而愈。

一人形肥色黑，素畏热而好饮，年三十余，忽病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恶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或结，饮食亦减，医作风治，用独活寄生汤、小续命汤，罔效。仲夏，汪视之，脉沉细而数，约有七至。曰：此痿症也。丹溪云：断不可作风治。经云：痿有五，皆起于肺热。只此一句，便知其治之法矣。经又云：治痿独取阳明。盖阳明胃与大肠也。胃属土，肺属金，大肠亦属阳金，金赖土生，土亏金失所养，而不能下生肾水，水涸火盛，肺愈被伤。况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举者，胃土亏也；自汗如雨者，肺金伤也。故治痿之法，独取阳明，而兼清肺经之热，正合东垣清燥汤，服百贴果愈。

一老人痿厥，累用虎潜丸不愈，后于虎潜丸加附子立愈，盖附子有反佐之功也。

一人软风不能行，以草乌（温以行湿），白大者去皮脐，木鳖（攻毒）去壳，白胶香（行湿）、五灵脂（行瘀）各三两半，斑猫（攻毒）一个，去头翅足，醋（微收）煮为末，用黑豆（凉血）去皮，生杵取粉一斤（此方治软风瘫佳），醋糊共溲杵为丸，如鸡头大，每服一丸，温酒磨下，不十日立效，专治心肾肝三经，通小便，除淋沥，通荣卫，滑经络（柔风脚气为外因，故无内症）。此方传自净因寺圣僧得之，兼治筋骨痿，但未曾针伤损者，三五服奇效。

薛己治其帅佥宪高如斋，自大同回，谓己曰：余成风病矣。两腿逸则痿软而无力，劳则作痛如针刺，脉洪数而有力。己曰：此肝肾阴虚火盛而致痿软无力，真病之形作痛如锥邪火之象也，用壮水益肾之剂而愈。高曰：向寓宦邸，皆以为风（丹溪断不肯作风治），恨无医药。若服风剂，岂不殆哉！吾之幸也。窃谓前症往往以为风疾，辄用发散，而促其危者多矣。

一男子足痿软，日晡热，薛曰：此足三阴虚，当用六味滋肾二丸补之。一妇人腿足无力，劳则倦怠，薛曰：四肢者，土也。此属脾虚，当用补中益气，及还少丹主之。俱不从其言，各执搜风天麻二丸，并愈风丹而殒。

江篁南治一妇，年近四十，寡居数年，因劳役倦怠，忽项强难转，既而手不能运上头，渐次足疼，莫能移步，不嗜食，呕恶，微咳稠痰，肌体清癯，经事不甚愆期，屡医经年不效。春初江诊之，右脉浮濡损小而数，或三五不调，左稍大而涩，按之无力，曰：此痿症也。经云：诸痿起于肺热。又谓：治痿独取阳明。盖肺主气，病则其气腠郁，至于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则血液衰少不能营养百骸故也。阳明者，胃也。胃主四肢，又五脏六府之海也。主润宗筋，能束骨而利机关也，阳明虚则宗筋弛纵，故手足痿而不用也（琇按：此段纯钞石山）。痿兼湿重者，则筋缓而痿软；兼热多者，则筋急而作痛。状与柔风脚气相类，柔风脚气皆外所因，痿则内脏不足之所致也。此妇聪慧勤劳，孀居多忧，血液虚耗，故致此疾耳。丹溪云：断不可作风治。此正合东垣清燥汤症。但脉体甚虚，多为杂治所误，乃以芪、参、归、术、茯苓、生地、麦冬、香附、黄柏、知母、甘草煎服，二十余日稍愈，间服清燥汤，两月而安。

江应宿北游燕，路过山东，孙上舍长子文学病瘵，逆予诊视，曰：无能为矣。经云：大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而况于不调乎。时夏之半，六脉弦数，既泄且痢，脾传之肾，谓之贼邪侵脾，病已极矣。不出八月，水土俱败，至期而逝，敢辞。孙曰：内

人请脉之，形容豫顺，语音清亮，不显言何证。诊毕，孙问何病？予曰：寸关洪数尺微欲绝，足三阳脉逆而上行，上实下虚，此痿症也，病虽久可治。孙曰：何因而得此，予曰：经云：悲哀太过，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大经虚空，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孙曰：果因哭子忧伤，两脚软弱无力，不能起者七越岁矣。或以风治而投香燥，或认虚寒而与温补，殊无寸效。予曰：湿热成痿，正合东垣清燥汤例，但药力差缓，难图速效，以独味杜仲，空心酒水各半煎服，日进清燥汤，下潜行散，兼旬出房门，无何病瘵子死，哀伤复作。

痫

许智藏，梁人也。秦王俊有病，上驰召之，俊夜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今闻许智藏将至，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即当发痫，不可救也。果如言，后数日而薨。

丹溪治一妇人，有孕六个月，发痫，手足扬掷，面紫黑，合眼流涎，昏聩，每苏，医与镇灵丹五十贴，时作时止，至产后方自愈，其夫疑丹毒发，求治，脉举弦，按涩，至骨，则沉滞数。朱意其痫必于五月复作，应前旧时，至则果作，皆巳（脾）午（心）时，乃制防风通圣散，减甘草，加桃仁、红花，或服或吐，四五剂渐轻，发疥而愈。

一妇人积怒与酒，病痫，目上视，扬手掷足，筋牵，喉响流涎，定则昏昧，腹胀疼冲心，头至胸大汗，痛与痫间作，昼夜不息，此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气独行，脾受刑，肺胃间久有酒痰，为肝气所侮郁而为痛，酒性喜动，出入升降，入内则痛出外则痫，乘其入内之时，用竹沥、姜汁、参术膏等药甚多。痫痛间作无度，乘痛时，灸大敦（肝穴，在足大指甲后一韭叶）、行间（泻肝穴，在足大指次指锐缝间动脉）、中脘（任脉，在脐上四寸），间以陈皮、芍药、甘草、川芎汤调膏，与竹沥服之无数，又灸太冲（肝穴，在足大指本节后三寸，或云一寸半动脉陷中）、然谷（肾穴，在足内踝前大胸下陷中）、巨厥（任穴，在脐上六寸）及大指半甲肉（鬼哭穴），且言鬼怪，怒骂巫者。朱曰：邪乘虚而入，理或有之，与前药佐以荆沥除痰，又用秦承祖救鬼法（即鬼哭穴，以两手大指相并缚定，用大艾炷骑缝灸之，务令两甲角，及甲后肉，四处著火，一处不著则不效）。哀告我自去，余症调理而安。

一少年夏间，因羞怒发昏，手搐如狂，时作时止，发则面紫黑，睾丸能动，左右相过，医与金箔镇心丸、抱龙丸、妙香散、定志丸，不效，脉微弦六至，轻重有，断之曰：此内素有湿热，因激起厥阴相火，又时令相火，不宜服麝香之药，况肝病先当救脾土，诸药多燥血坏脾者。遂以黄连为君，人参为臣，酒浸芍药和白陈皮为佐，生甘草为使，生姜一片，煎服，八帖而安。

一女八岁，病痫，遇阴雨及惊则作，羊鸣吐涎，知其胎受惊也。但病深不愈，乃以烧丹丸，继以四物汤，入黄连、生甘草，随时令加减，且令淡味以助药力，半年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余，久病痫症，多发于晨盥时，或见如黄狗走前，则昏昏仆地，手足瘈疭，不省人事，良久乃苏，或作痰火治，而用芩连二陈汤，或作风痰治，用全蝎、僵蚕、寿星丸；或作痰迷心窍，而用金箔镇心丸，皆不中病。汪诊之，脉皆缓弱，颇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早辰阳分，而狗，阳物，黄土色，胃属阳，土虚，为木火所乘矣。经曰：诸脉皆属于目。故目击异物而病作矣。理宜实胃泻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缓其中。遂以参、芪、归、术、陈皮、神曲、茯苓、黄

芩、麦冬、、荆芥穗，煎服十余贴，病减，再服月余而安。

忠懿王之子有癫疾，忽遇一僧投抱胆丸，空心新汲井花水送下一丸，令卧定，使勿动觉，如发来，再进一丸，遂愈。其方水银二钱，黑铅一钱五分，先将铅化开，次下水银炒成砂子，再下朱砂细末、乳香各一钱，柳木槌研为丸，如鸡头子大。

鬼　疰

罗谦甫治入国信副使许可道到雄州，诣罗诊候，罗诊之，脉中乍大自小，乍长乍短，此乃气血不匀，邪气伤正。本官云：在路到邯郸驿中，夜梦一妇人著青衣，不见面目，用手去胁下打了一拳遂一点痛往来不止，兼之寒热而不能食，乃鬼击也。罗曰：可服八毒赤丸。本官言尝读《明医录》中，见李子豫八毒赤丸，为杀鬼杖子，遂与药三粒，临卧服，明旦下清水二斗，立效。又进白海青陈庆玉子，因昼卧于水仙庙中，梦得一饼食之，心怀忧虑，心腹痞满，饭食减少，约一载余，渐瘦弱，腹胀如盅，屡易医药，及师巫祷之，皆不效，不得安卧。罗诊之，问其病始末，因思之，此疾既非外感风寒，又非内伤生冷，将何据而治，因思李子豫八毒赤丸，颇有相当，遂与五七丸服之，下清黄之涎斗余，渐渐气调，而以别药理之，数月良愈。此药有神验，合时必斋戒沐浴，净室澄心修合，方以雄黄、矾石、朱砂、附子（炮）、藜芦、牡丹皮、巴豆各一两，蜈蚣一条，八味为末，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冷水送下无时。

潘温叟治贵江令王霁，夜梦（心）与妇人（肾）讴歌（脾）饮酒，昼不能食，如是三岁，温叟治之，疾益平，则妇人色益沮，饮酒易怠而讴歌不乐，久之，遂无所见，温叟曰：疾虽衰，然未愈也。如梦男子青巾（肝）白衣（肺）者则愈矣。后果梦此能食（《能改斋漫录》）。

韶州南七十里古田有富家妇陈氏抱异疾，常日无他苦，每遇微风吹拂，则股间一点奇痒，爬搔不定手，已而举体皆然，逮于发厥，几三日醒，及坐有声如咳，其身乍前乍后，若摇兀之状，率以百数，甫少定，又经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户，更十医不效。医刘大用视之，曰：吾得其证矣。先用药一服，取数珠一串来，病家莫省其用，乃当妇人摇兀时，记其疏数之节已觉微减。然后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庙为邪所凭，致精气荡越，法当用死人枕煎汤饮之。既饮，大泻数行，宿疴脱然。大用云：枕用毕，当送还原处，如迟留使人颠狂，盖但借其气耳（《类编》）。

一人被鬼击，身有青痕，作痛，以金银花水煎服愈。

邪　祟

丹溪治一少年人，暑月因大劳而渴，恣饮梅浆，又连大惊，妄言妄见，病似邪鬼，脉虚弦而带沉数，数为有热，虚弦是惊。又梅浆停郁中脘，宜补虚清热，导去痰滞，乃可。遂与参、术、陈皮、茯苓、连，并入竹沥、姜汁，旬日未效，乃虚未回，痰未导也。以前药入荆沥，又旬日而安。

一人醉饱后，病妄语妄见，家人知其痰所为也，灌盐汤一大碗，吐痰一二升，大汗困睡而愈。

一妇暑月赴筵，坐次失序，自愧而成病，言语失伦，脉弦数，法当导痰，清热补脾。其家不信，用巫治之，旬余而死。此妇痰热殆甚，乃以法尺惊其神，使血不宁，法水逆其肤，使汗不得泄，不死何俟。

丹溪治浦江郑姓者年二十余，秋间大发热，口渴妄言妄见，病似邪鬼，七八日后，请朱治之，脉之，两手洪数而实，视其形肥，面赤带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实凉药所致，此因劳倦成病（此伤寒内伤之症），与温补药自安。曰：柴胡七八贴矣，以黄芪附子汤冷与之，饮三贴后，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软，继以黄芪白术汤，至十日，脉

渐收敛而小，又与半月而安。

蒋仲宾江阴人，来吴中，人未知奇，有老兵行泣道上，问之，曰：吾儿为鬼魅所凭，医莫能治，今垂笃矣。仲宾往视之，其子方裸体瞠目，大诟且殴，人不可近，仲宾即令其家取蚯蚓数十条捣烂，投水中去泥，以水遥示病者，病者见水，遽起持饮，未尽，帖然安卧，更与药泻之而愈，由是名著吴下。

徐之才治武城，酒色过度，恍惚不恒，每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女，去地数丈，亭亭而立。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虚所致，即处汤方，服一剂，便觉稍远；又服，还变成五色物，数剂而愈。

虞恒德治一妇，年近三十，有姿色，得一症，如醉如痴，颊赤面青，略有潮热，饮食不美，其脉乍疏乍数而虚，每夜见白衣少年与睡，一医与八物汤，服数十贴不效。虞往诊之，见其家有白狗，卧枕户阈，虞曰：必此所为，命杀狗取其心血及胆汁、丸安神定志之药，以八物汤吞下，服药十数贴，丸药一料以安其神，丸药用远志、石菖蒲、川归、黄连、茯神、朱砂、侧柏叶、龙胆草等药也（苏合丸亦佳）。

国医陈易简，治韩宗武寓洋洲得异疾，与神物遇，颇不省人事，神志恍惚，或食或不食，陈教服苏合香丸，后数月，所遇者忽不至。

颠狂心疾

开元中有名医纪朋者，观人颜色谈笑，知病浅深，不待诊脉，帝闻之，召于掖庭中看一宫人，每日昃，笑歌号若狂疾，而足不能履地，朋视之曰：此必因食饱而太竭力，顿仆于地而然。乃饮以云母汤，令熟寝，觉而失所苦。问之，乃言因太华公主载诞，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惧其声不能清且长，吃羌蹄羹饱，而当筵歌大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上，高而坠下，久而方苏，病狂足不能步也。

罗谦甫治丑厮兀阇病五七日，发狂乱弃衣而走，呼叫不避亲疏，手执潼乳与人饮之，时人皆言风魔了，巫祷不愈而增剧。罗诊之，脉得六至，数日不更衣，渴饮潼乳。罗曰：北地高寒，腠理致密，少有病伤寒者。然北地比夏初时，乍寒乍热，因此触冒寒邪，失于解利，因转属阳明症，胃实谵语，又食羊肉以助其热，两热相合，是谓重阳。狂阳胜宜下，急以大承气汤一两半，加黄连二钱，水煎服之，是夜下利数行，燥屎二十余块，得汗而解，翌日再往视之，身凉脉静，众皆喜。曰：罗谦甫医可风魔的也。由此见伤寒非杂病之比，六经不同，传变亦异，诊之而疑，不知病源，互相侮嫉吁，嗜利贪名而耻于学问（今时医通病），误人之生，岂鲜浅哉（外感伤寒）。

许叔微《本事方》云：军中有一人犯法，褫衣将受刀，得释，神失如痴，与惊气丸一粒，服讫而寝，及觉，病已失矣。江东张提辖妻，因避寇，失心已数年，授以方随愈。又黄山沃巡检妻，狂厥逾年，更十余医不愈，亦授其方，去附子，加铁粉，不终剂而愈。铁粉非但化痰镇守，至如推抑肝邪，特异。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铁粉能制之。《素问》言阳厥狂怒，治以铁落，金制木之意也。

邝子元由翰林补外十余年矣，不得赐还，尝侘傺无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辄昏瞀如梦，或发谵语，有时不作，无异平时。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药，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贵恙，起于烦恼，生于妄想。夫妄想之来，其几有三，或追忆数十年前荣辱恩仇、悲欢离合、及种种闲情，此是过去妄想也；或事到跟前，可以顺应，即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复，犹豫不决，此是见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后富贵荣华，皆如所愿，或期功成名遂，告老归田，或期望子孙登荣，以继书香，与夫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来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灭，禅家谓之幻心，能昭见其妄，而斩断念头，禅家谓之觉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觉迟，此心若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脚。又曰：相公贵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爱冶容而作

色荒，禅家谓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变，禅家谓之内生之欲。二者之欲，绸缪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离之，则肾水滋生，可以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寝食，禅家谓之理；障经纶职业，不告劬劳，禅家谓之事。障二者之障，虽非人欲，亦损性灵。若能遣之，则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于肾，故曰尘不相缘，根无所偶，返流全一，六欲不行。又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心疾如失。

滑伯仁治一僧病发狂谵语，视人皆为鬼，诊其脉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抟。曰：此得之阳明胃实。《素问》云：阳明主肉，其经血气并盛，甚则弃衣升高，逾垣妄詈，遂以三化汤三四下，复进以火剂（琇按：火剂子和谓是黄连解毒汤）乃愈（下法）。

沧洲治一人因恐惧，遂惊气入心，疾作如心风，屡作，逐逐奔走，不避水火，与人语，则自贤自贵，或泣或笑，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部劲于右，盖溢膻中，灌心胞，因惊而风经五脏耳。即投以涌剂，涌痰涎一类器，徐以惊气丸服之，尽一剂病瘳（内伤实痰吐法）。

庞安时治一富家子，窃出游倡，邻有斗者，排动屋壁，富人子大惊惧，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陈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恐，到家发狂，性理遂错，医巫百方不能已，庞为剂药，求得绞囚绳烧为灰，以调药，一剂而愈。

一人患心疾，见物如狮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见其无物，久久自愈。

齐州有人病狂毒，歌曰：五灵华盖晓玲珑，天府由成汝府中（一作天府由来是此中），惆怅此情（一作闷怀）言不尽，一丸莱菔火吾宫。又歌曰：踏阳春，人间三月雨和尘，阳春踏尽秋风起，肠断人间白发人。后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乃云：梦中见一红裳少女，引入宫殿，皆红紫饰，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麦毒。女则心神，小姑脾神也。按《医经》：萝卜治面毒。故曰火吾宫，即以药并萝卜食之愈。

王中阳治一妇，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昼夜，言语相续不绝，举家围绕，捉拿不定，王投滚痰丸八十丸，即便佯睡，是夜不语，次夜再进一服，前后两次，逐下恶物，患人觉知羞赧，遂饮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针指，终是意不快，王卢其复作，阴令一人于其前。封傍人曰：可怜某妇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问曰：汝何以知之？说者曰：我适见其夫备后事也。患者有喜色，由是遂痊。王再询其家人曰：患者月水通否？其姑曰：近来月余不进饮食，瘦损羸劣，想不月也。如血稍鲜时，即来取药。既而报曰：血间鲜红矣。即令服婚合门中滋血汤止之，再服增损四物汤，半月全安，更不举发（内伤实症）。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形肥色白（肥白多虚），酒中为人所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逾垣，披头大叫，诊其脉，濡缓而虚按之不足此阳明虚也。宜变例以实之（妙理），庶几可免，先有医者已用二陈汤，加紫苏、枳壳等药，进二三贴矣。闻汪言，即万声曰：吾治将痊，谁敢夺吾功乎！汪告归，医投牛黄清心丸，如弹丸者三枚，初服颇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发。抚膺号曰：吾热奈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医戒，禁不与，趋楼，见神前供水一盆，一呷而尽，犹未快也。复趋厨下，得水一桶，满意饮之，狂势减半，其不死幸耳。复请汪治之，以参、芪、甘草甘温之药为君，麦冬、片黄芩甘寒之剂为臣，青皮疏肝为佐，竹沥清痰为使，芍药、茯苓随其兼症而加减之，酸枣仁、山栀子因其时令而出入，服之月余，病遂轻，然或目系渐急，即昏昧不知人，良久复苏。汪曰无妨，此气血未复，神志昏乱而然，令其确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潜丸，年余，熟寝一月而安（内伤虚）。

一妇瘦长色苍，年三十余，忽病狂言，披发裸形，不知羞恶，众皆为心风，或欲饮以粪清，或吐以痰药，汪诊其脉，浮缓而濡，曰：此必忍饥或劳倦伤胃而然耳（以缓濡之脉断为胃虚，汪公真开后学无数法门）。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二阳者，胃与

大肠也。忍饥过劳，胃伤而火动矣。延及心脾，则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为之扰乱，失其所依归矣，安得不狂？内伤发狂阳明虚竭法当补之，遂用独参汤加竹沥，饮之而愈（内伤气虚）。

吴茭山治一女子瘦弱性急，因思过度，耗伤心血，遂得失志颠疾，或哭或笑，或裸体而走，或闭户而多言，父母忧疑，诸疗罔效。吴诊其脉浮而涩，思虑过伤神不守舍也。用紫河车二具，漂洗如法，煮烂如猪肚，切片任意啖之，二次即愈（缓濡则用参，浮涩则用河车，症同而脉异，随脉用药神乎技矣），后服定志丸一料，日煎补心汤一服，调理百日后，乃毕婚，次年生子，身肥壮（内伤血虚）

方印山治休宁泰塘一童子十二岁，患癫症，口渴发热，不能睡，常赤身行走，命人重手拍击其两股，稍拍轻，则不快，时当六月，方至。先用白虎汤，不效；继用抱龙丸、至宝丹，亦不效；渴不止，乃用泉水调牛胆、天花粉，加蜜少许，调一大碗，作二次服之，使人以手揉其胸自上而下一时许（妙法），乃安卧而愈。

张天池治苏州一人年近三旬，患狂疾，奔走骂詈，不避亲疏，投丸药七粒，吐黑色痰二三碗，随定，调理而愈。不复发方，用生白矾一钱，巴豆霜一钱，朱砂一钱，面糊为丸（非此种药则不效），每服七八丸，新汲井花水送下。忌大荤油盐一月，看人虚实大小，以丸数加减用（癫病当审外感内伤）。

怔　忡

丹溪治一人，形质俱实，因大恐患，心不自安，如人将捕之，夜卧亦不安，耳后常见火光炎上，食虽进而不知味，口干而不欲饮，以人参、白术、归身为君，陈皮为佐，少加盐炒黄蘗、元参煎服半月而安。

一人虚损，心中常如有官事不了之状，以四君子加参、术、黄芪、茯苓，多服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软，发热，小便白而浊（有形。有形作血论），众医以内伤不足，拟进茸、附等药未决，脉之虚大而数（数则为火）。曰：是由思虑过度，厥阴之火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扰，能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忧愁思虑则伤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谋不遂，抑郁积久，致内伤也。服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空心进小坎离丸，月余而安。

一人病胸膈胀痛，心怔忡呕逆，烦懑不食，情思惘惘不暂安，安目睨睨无所睹。伯仁视之，六脉皆涩结不调（涩为气滞血少结则为痰），无复参伍，甚怪之，既除察之，其人机深，忧思太过，加之脾胃内伤，积为痰涎，郁于上膈然也。《素问》曰：思则气结。又云：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其是之谓乎。为制祛痰气服之平。

一人因事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状，诊其脉，豁豁然虚大而浮，体热多汗（前案亦发热多汗，但前案有形此案无形），曰：凡病得之从高坠下惊仆击搏，恶血留滞，皆从中风论，终归厥阴，此海藏之说也。盖厥阴多血，其化风木故也。有形当从血论，无形当从风论（定评）。今疾是走，无形也。从风家治之，兼化痰散结，佐以铁粉朱砂丸愈。

吴茭山治一妇，气盛血少，火旺痰多，因事忤意，得怔忡之患，心惕惕然而惊，时发时止，清晨至晚，如此无度，每服镇心金石之药，愈不安。吴诊其脉，左弦而大，知血少火旺，右浮滑不匀（弦滑为痰），气盛痰多也。遂以温胆汤入海粉、苏子，数服而安，次以安神丸常服，全愈。

卷 第 九

淋 闭

壶仙翁治瓜州赵按察病膹胀，不能食，溲遗血，众医以为热，下以大黄之剂，神乏气脱而不能寐。召翁诊其脉，告曰：病得之劳伤心血，久则脾胃俱受伤耳。所以知按察之病者，切其脉左寸沉，右寸过左一倍，两关弦涩，尺反盛，盖烦劳不胜则逆郁而不通，不通则不能升降而作膹胀，膹胀则不食，肉沸而不下，则关橐闭而溲且不输，故溲遗血，乃和以八补之剂，兼五郁之药，不数日而愈，越三月复作，如前治立除（此案重见第四卷肿胀门）。

陕人高文病淋一日，口噤厥逆（见症奇，一日之淋而口噤厥逆耶），他医以为风，翁曰：误矣。此热客膀胱，故难溲耳。投以八正散二服而溲大行，病且愈。所以知文之病者，诊其脉，尺沉而大按之而坚，知病之在下也。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此盖由于热淋而更接内，故移热于膀胱，而使溲难也。

东垣治一人病小便不利，目睛突出，腹胀如鼓（非鼓胀因小便不出而胀），膝以上坚硬，皮肤欲裂，饮食且不下，服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李曰：疾深矣。非精思不能处，思之半夜，曰：吾得之矣。《内经》有云：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能出焉。今服淡渗之药而病益甚者，是气不化也。启元子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甘淡气薄，皆阳药，独阳无阴，其欲化得乎？明日以滋肾丸群阴之剂投之，再服而愈（方见丹溪）。

长安王善支，病小便不通，渐成中满，腹大，坚硬如石，壅塞之极，腿脚坚胀，裂出黄水，双睛凸出，昼夜不得眠，饮食不下（独为关），痛苦不可名状，伊戚赵谦甫诣李求治视归，从夜至旦，耿耿不寐，究记《素问》有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此病小便癃闭，是无阴而阳气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药，皆淡味渗泄为阳，止是气药，阳中之阴，非北方寒水阴中之阴所化者也。此乃奉养太过，膏粱积热，损北方之阴，肾水不足，膀胱肾之室久而干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为呕哕，非膈上所生也，独为关非格病也。洁古云：热在下焦填塞不便，是关格之法。今病者内关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随处以禀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黄柏、知母，桂为引用，丸如桐子大，沸汤下二百丸，少时来报，服药须臾，如刀刺前阴火烧之痛，溺如瀑泉涌出，卧具皆湿，床下成流，顾盼之间，肿胀消散。李惊喜曰：大哉！圣人之言，岂可不遍览而执一者也。其症小便闭塞而不渴，时见躁者是也。凡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非先生不能道此语）。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气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湿，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别耳（治下焦）。

罗谦甫治刘太保淋疾，问曰：近夏月来同行人多有淋证，气运使然，抑水土耶？罗曰：此间别无所患，独公所有之，殆非气运，水土使然。继问公近来多食何物，曰宣使赐木瓜百余对，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待食，日三五次，曰：淋由此也。《内经》曰：酸多食之，令人癃（凡治小便不利不可用酸），夺饮则已。曰：醋味致淋，其理安在？曰：小便主气。经云：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则留胃中，胃中和，湿则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懦，得酸则缩蹙，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而涩乃作淋也。果如言而愈。

黄明之六月中小便淋，茎中痛不可忍相引胁下痛，以川楝子、生甘草一钱，元胡索七分，人参五分，茯苓四分，琥珀、泽泻、柴胡、当归梢各三分，作一服，名曰参苓琥珀汤，用长流水三盏，煎至一盏温服，空心食前大效（此方可法）。

中书右丞合剌合孙病小便数而少，日夜约至二十余行，脐腹胀满，腰脚沉重，不得安卧，至元癸未季春，罗奉旨治之，诊视脉得沉缓，时时带数，常记小便不利者有三，不可一概而论。若津液偏渗于肠胃，大便泄泻而小便涩少，一也，宜分利而已；若热搏下焦津液，则热湿而不行，二也，必渗泄则愈；若脾胃气涩，不能通利水道，下输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顺气，令施化而出也（分利、渗泄、顺气三法治之，不可不记）。今右丞平素膏粱，湿热内蓄，不得施化，膀胱窍涩，是以起数而见少也，非渗泄分利，则不能快利，遂处一方，名曰茯苓琥珀汤。《内经》曰：甘缓而淡渗。热搏津液内蓄，脐腹胀满，当须缓之泄之，必以甘淡为主。遂以茯苓为君；滑石甘寒，滑以利窍，猪苓、琥珀之淡，以渗泄而利水道，故用三味为臣；脾恶湿，湿气内蓄，则脾气不治，益脾胜湿，必用甘为助，故以甘草、白术为佐；咸入肾，咸味下泄为阴，泽泻之咸，以泻伏水，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津液不行，以辛散之，桂枝味辛，散湿润燥，此为因用，故以二物为使。煎用长流甘烂水，使下助其肾气，大作汤剂，令直达于下而急速也（此方尤妙于五苓散，五苓散加滑石、琥珀，君臣佐使用法不同）。两服减半，旬日良愈。

丹溪治一老人，因疝疼二十年，多服苍、术、乌、附等药，疝稍愈。又患淋十余年，其间服硝黄诸淋药，不效，忽项右边发一大疽，连及缺盆，不能食，淋痛愈甚，叫号困惫，时当六月，脉短涩，左微似弦，皆前乌、附积毒所致，凝积滞血，蓄满膀胱，脉涩为败血（涩为血虚而断为败血，亦合症而云），短为血耗，忽痛伤血，叫号伤气，知其溺后有如败脓者，询之果然。遂先治淋，令多取土牛膝根茎叶，浓煎汤（行瘀），并四物汤大剂，与三日后，痛与败脓渐减，五七日淋止，疮势亦定。盖四物能生血也。但食少疮未收敛，用四物加参、芪、白术熬膏，以陈皮、半夏、砂仁、木香煎取清汁，调膏与之，遂渐能食，一月疮安（先行瘀生新，后调元补胃行气开痰，故曰非开痰不足以行气也）。

一人小便不通，医用利药益甚，脉右寸颇弦滑，此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以药大吐之，病如失。

一妇脾疼后，大小便不通，此痰隔中焦，气聚下焦。二陈加木通煎服，再一服，探吐之。

沈宗常治黎守溺不下，或窜以药，益闭。常曰：结络不解，痰成癖，法当吐。果吐而溲如故。

孙琳路铃本殿前司健儿，善医，宁宗为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国医罔措，有荐之者，光宗时在东宫，亟召之至，孙求二十钱买大蒜、淡豉，蒸饼，三物烂研，合和为丸，令以温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进三服，病当退三分之一，明日再进如之，三日则病除。已而果然。奏官右列，或问其说，孙曰：小儿何缘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无他巧也。

滑伯仁治一妇病，艰于小溲，中满喘渴，一医投以瞿麦、栀、苓诸滑利药，而秘益甚，诊其脉，三部皆弦而涩，曰：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所谓水出高源者也。膻中之气不化，则水液不行病因于气，徒行水无益也。法当治上焦，乃制朱雀汤（朱雀汤：雄雀肉一只，赤小豆一合，人参一两，赤茯苓一两，大枣肉一两，小麦一两，紫石英一两，紫菀五钱，远志五钱，丹参五钱，甘草三钱，和匀为粗末，每服三钱，水煎食远温服。河间朱雀丸：茯神二两，沉香五钱，朱砂五钱，参汤下）倍以枳、桔，煎用长流水，一饮而溲，再饮气平，数服病已（东垣案渴，此案不渴，分在气在血，合前东垣案看之，方知其妙）。

一妇年六十余，病小溲闭，若淋状，小腹胀，口吻渴，诊其脉，沉且涩，曰：此

病在下焦血分，阴火盛而水不足，法当治血。血与水同，血有形而气无形。有形之疾，当以有形法治之，即以东垣滋肾丸服之而愈（两案一弦而涩，一沉而涩，以渴者属气分，不渴者属血分）。

韩矜治一人淋，素不服药，教以专啖粟米粥，绝他味，旬余减，月余痊。

虞恒德治一人年七十，秋间患小便不通，二十余日，百方不效，后得一方，取地肤草捣自然汁服之，遂通（地肤草，单方，叶名锦埽箒），虽至微之物，而有回生起死之功，故并载之。

吴茭山治一妇患淋沥，数而疼痛，身烦燥，医以热淋治之，用八正散、连子饮，服之愈剧。吴诊脉沉数无力（沉数为热在血，无力为虚在气，总归虚热不得用八正散），知气与火转郁于小肠故也。遂与木通、麦稿节、车前子、淡竹叶、麦冬、灯心、甘草梢、大腹皮之类，服之而安。盖小肠乃多气少血之经，今病脉系气郁，反用大黄、栀、苓味厚苦寒之药，故寒极伤气，病转加矣。殊不知血中有热者，乃有形之热为实热也。气中有热，乃无形之热为虚热也（同一热也，而分在气在血。血中之热为实，气中之热为虚。大有至理，可悟建中老人治痘之法）。凡气中有热者，当行清凉薄剂，无不获效，更分气血多少之经，须辨温凉厚薄之味，审察病机，斯无失也。

程沙随苦血淋，百药无效，偶阅本草，因见白冬瓜治五淋，于是日煮食之，至七日而愈。

唐与正治吴巡检病不得前溲，卧则微通，立则不能涓滴，医遍用通小肠药不效，唐因问吴常日服何药，曰常服黑锡丹，问何人结砂，曰：自为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结砂时铅不死，硫黄飞去，铅砂入膀胱，卧则偏重，犹可溲，立则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为十服，煎瞿麦汤下之，膀胱得硫黄，积铅成灰，从水道下，犹累累如细砂，病遂愈（《夷坚志》）。

夫硫黄之化铅，经方所载，苟不察病源，而以古方从事，未见其可也。

鄞县尉耿梦得妻，苦砂石淋十三年，每溺时，器中剥剥有声，痛楚不堪，一医命采苦杖根，俗呼为杜牛膝者，净洗碎之，凡一合，用水五盏，煎耗其四，而留其一，去滓以射乳香末少许，研调服之，一夕愈（《本事方》）。

元戎载一人小溲不通，一切利小溲药不效，以其服附子太过，消尽肺阴，气所不化，师用黄连、芩解毒而得通。

刘子安病脑疽，服内托散，后泄不止，小便大不通，亦消肺阴之过，诸药不效。郭子明辈用木通、五苓导之，愈秘。刘用陈皮、茯苓、生甘草之类，肺气下行遂通。若止用利小便药，其不知本甚矣（《医垒元戎》）。

王仲阳治一士人弱冠未婚，病遗沥日久，每作虚寒脱泄治之，益甚。王诊得六脉弦数，难记至数，形骨立不能支，王曰：此三焦不利，膀胱蓄热为五淋也。患者曰：膏血砂垢，每溺，则其痛不可言。乃用《局方》五淋散加山栀子、赤芍药、川木通、瞿麦穗、蚵蚾衣草、滑石末作大剂，入灯心二十茎，煎服，五七日全愈。无奈频发，既而九日便溲俱不通，秘闷欲死，王即令用细灰于患人连脐带丹田，作一泥塘，径如碗大，下令用一指厚灰，四围高起，以新汲水调朴硝一两余，令化，渐倾入灰塘中，勿令漫溢，须臾，大小便迸然而出，溺中血条皆如指大。若非热解气使，则其如龟窍之小何由连出三四日恶物，复得回生，再令服黄连解毒丸，前后二三载，不下三四斤矣，至今安然不发。

一男子患淋久，囊大如毬，茎如槌，因服利药多，痛甚，脉微弱如线，以参、芪、归、术加肉桂、元胡各一钱，木通、山栀、赤芍、赤茯苓、甘草梢等药，一服痛稍减，二服小溲利，四服愈。

程明祐治昌江一人新娶，夏日患淋浊涩痛，投药清利，遂苦楚眼痛，再服泻心凉

肝，口苦下泄，久之，盗汗潮热。程诊之，脉缓弱无力，左涩而微，曰：脉之缓而弱，脾虚也；涩而微者，血不足也。投以益元气、养血之剂，病良已。

薛立斋治大尹刘天锡，内有湿热，大便滑利，小便涩滞，服淡渗之剂，愈加滴沥，小腹腿膝皆肿，两眼胀痛，此肾经虚热在下焦。淡渗导损阳气，阴无以化，遂用地黄滋肾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兼服而康。

一儒者失于调养，饮食难化，胸膈不利，或用行气消导药，咳嗽喘促，服行气化痰药，肚腹渐胀，服行气分利药，睡卧不能，两足浮肿，小便不利，大便不实，脉浮大，按之微细，两寸皆短，此脾肾亏损。朝用补中益气加姜、附，夕用《金匮》肾气丸加骨脂、肉果，各数剂，诸症渐愈；再佐以八味丸，两月乃能步履，却服补中、八味，半载而康（博按：以上二案旧刻前案佚其尾，后案佚其首，并作一案）。

石山治一人，形肥苍白，年五十余，病淋，沙石涩痛，医用五苓或琥珀八正散之类，病益加。汪诊脉皆濡弱而缓近驶，曰：此气血虚也。经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出焉。今病气虚，不惟不能运化蒸溽，而亦气馁不能使之出也。经又云：血主濡之。血少，则茎中枯涩，水道不利，安得不淋，医用通利，血愈燥，气愈伤矣。遂用大补汤，加牛膝煎服，月余病减，仍服八味丸，除附子加黄芪，服半月余安。

程仁甫治孚潭汪尚新之父，年五十余，六月间，忽小便不通，更数医，已五日矣。予诊其六脉沉而细，曰：夏月伏阴在内因用冷水凉药过多，气不化，而愈不通矣。用五苓散倍加肉桂（桂属龙火使助其化也），外用葱白煎水热洗，一剂顿通。

江篁南治一人，年三十余，患淋数年，每饮酒或劳役即发，小溲红，日夜数十行，点滴频数且痛，素嗜酸，久药不效。诊左手，浮小而快，右沉大近涩。曰：此气血虚也。经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出焉。今病气虚，不惟不能运化蒸溽，而亦气馁不能使之出也。经又云：血主濡之。血少，则茎中枯涩，水道不利，安得不淋。况多服通利，血愈燥，气愈伤矣。又素嗜酸，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则留胃中，胃中和，湿则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濡，得酸则缩卷，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而涩。《内经》曰：酸多食之，令人癃是也。为用大补汤加牛膝，煎服，数剂稍愈，乃制八味丸，除附子加黄芪，更以生甘草、川楝子、人参、玄胡、茯苓相间服而愈（琇按：此全袭石山谦甫两案为一）。

张文学道卿，传治血淋方，独蒜一枚，山栀子七枚，盐少许，三物共捣如泥，贴患人脐上，所亲患血淋二年余，殊甚，诸医治之罔效，一日张过视，漫试以前方，即时去紫黑血片碗许遂愈。

《濮阳传》云：有便血淋者，取旱莲草水煎服随愈。

少微述季父守信州时，年五十余，值忧劳，患身热作呕，月余，脱肉破腮，小便淋沥，白如膏饴，官医凌生捻一按，名曰膏淋，用六君加远志，一服有奇功，果依方一而起。

秘　结

丹溪治一老人，因内伤挟外感，自误汗后，以补药治愈，脉尚洪数，朱谓洪当作大论，年高误汗后，必有虚症，乃以参、术、归、芪、陈皮、甘草等，自言从病不曾更衣，今虚努，迸痛不堪，欲用利药，朱谓非实秘，郁气因误汗而虚，不得充腹，无力可努，仍用前药，间以肉汁粥，琐阳粥啜之（丹溪、本草谓琐阳味甘可食者，煮粥尤佳；补阴气治虚而大便结燥。又谓肉苁蓉峻补精血，骤用动大便滑），浓煎葱椒汤浸下体，下软块五六枚，脓大未敛。此血气未复，又与前药，二日，小便不通，小腹满闷烦苦，仰卧则点滴而出。朱曰：补药未至倍参、芪。服二日，小便通，至半月愈。（虚秘用补法）

一妇产后秘结，脉沉细，服黄柏、知母、附子愈。

丹溪治其母，年老多痰饮，大便燥结，时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进之，早得暂时滑利，终是腻物积多，次年夏时郁为粘痰，发为胁疮，作楚甚困，苦思而得节养之说，时进参、术等补胃补血之药，随天令加减，遂得大府不燥，面色莹洁。因成一方，用参、术为君，牛膝、芍药为臣，陈皮、茯苓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黄芩、麦冬，冬加当归身、倍生姜，一日一贴，或二贴，小水才觉短少，便进此药，小水之长如旧，即是却病捷法。

一妇年五十，患小便涩，治以八正散等剂，小肠胀急不通（治里不效），身如芒刺，朱以所感霖淫雨湿，邪尚在表（此症脉必浮濡而不数，不然身如芒刺属湿火居多，何以断之为湿邪在表耶？立斋一案，时或身如芒刺，亦作湿治），因用苍术为君，附子佐之发表，一服即汗，小便随通（汗法）。

一人年八旬，小便短涩分利太过，致涓滴不出。盖饮食过伤其胃，气陷于下焦，用补中益气汤一服即通（升法。琇按：此当入淋秘）。

史载之治蔡元长苦大便秘，国医用药，俱不能通利，盖元长不肯服大黄故也。时史未知名，往谒之，阍者龃龉，久之，乃得见，既而诊脉，史欲出奇，曰：请求二十文钱。元长问何为？曰：欲市紫菀耳。史遂以紫菀末之而进，须臾大便遂通，元长惊异问故？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结无他以肺气浊耳。紫菀能清肺气，是以通也。自是医名大著（气秘用清法北窗炙輠）。

饶医熊彦诚，年五十余，病前后闭，便溲不通，五日，腹胀如鼓，同辈环视，皆不能措力，与西湖妙杲僧慧月善，遣书邀致诀别，月惊驰而往，过钓桥，逢一异客，丰姿潇洒，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孑孑走趋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秘结，势不可疗，急欲往问耳。客曰：此易疗也。待奉施一药，即脱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济矣。持抵其家，以盐半匕，和壳生捣碎，置病者脐下一寸三分，用宽布紧系之，仍办触器，以须其通，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曾未安席，砉然暴下而愈。月归访异人，无所见矣（热秘用清法。《类编》）。

王克明治胡秉妻，便秘腹胀，号呼逾旬，克明视之，时秉家方会食，王曰：吾愈之使预会，可乎？以半硫丸，碾生姜，调乳香下之，俄起对食如常（冷秘用温法）。

虞恒德治一妇年五十余，身材瘦小，得大便燥结不通，饮食少进，小腹作痛，虞诊之，六脉皆沉，伏而结涩，作血虚治，用四物汤加桃仁、麻仁、煨大黄等药，数服不通，反加满闷，与东垣枳实导滞丸及备急大黄丸等药，下咽片时即吐出。盖胃气虚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药耳。遂以备急大黄丸，外以黄蜡包之，又以细针穿一窍，令服三丸。盖以蜡匮者，制其不犯胃气，故得出幽门，达大小肠也。明日下燥屎一升许，继以四物汤加减作汤，使吞润肠丸，如此调理月余，得大便如常，饮食进而安（血秘用下法）。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闭结不通，儿医云：便实为佳兆，自病至痘疮愈后，不如厕者凡二十五日，肛门连大肠痛甚，叫号声彻四邻，用皂角末及蜜煎导法，服以大小承气汤，及枳实导滞丸、备急丸，皆不效，计无所出。虞曰：此痘疮余毒郁，热结滞于大小肠之间而然。以香油一大盏令饮，自朝至暮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个套入肛门以油吹入，过半时许，病者自云：其油入肠内，如蚯蚓渐渐上行。再过片时许，下黑粪一二升止，困睡而安（毒秘）。

薛己治一儒者，大便素结，服搜风顺气丸后，胸膈不利，饮食善消，面戴阳色，左关尺脉，洪大而虚，薛曰：此足三阴虚也。彼不信，乃服润肠丸，大便不实，肢体倦怠，与补中益气、六味地黄丸，月余而验，年许而安。若脾肺气虚者，用补中益气汤；若脾经郁结者，用加味归脾汤；若气血虚者，用八珍汤加肉苁蓉；若脾经津液涸者，用

六味丸；若发热作渴饮冷者，用竹叶黄芩汤；若燥在直肠，用猪胆汁导之；若肝胆邪侮脾者，用小柴胡加山栀、郁李、枳壳；若膏粱厚味积热者，用加味清胃散。亦有热燥、风燥、阳结、阴结者，当审其因而治之。若复伤胃气，多成败症。

一老儒素有风热，饮食如常，大便十七日不通，肚腹不胀，两尺脉洪大而虚，此阴火内燥津液。用六味丸二十余剂，至三十二日，始欲去，用猪胆润而通利如常。

一妇年七十三，痰喘内热，大便不通，两月不寐，脉洪大，重按微细，此属肝肺肾亏损。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遥散，各三十余剂，计所进饮食百余碗，腹始痞闷，乃以猪胆汁导而通之，用十全大补调理而安。若间前药，饮食不进，诸症复作。

一男子，年五十余，因怒少食，大便不利，服润肠丸，大便秘结，胸胁作痛，欲兼服脾约丸，肝脾肾脉浮而涩。薛曰：此足三阴精血亏损之症也。东垣先生云：若人胃强（强为邪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小便数而大便难者，用脾约丸。若人阴血枯槁，内火燔灼，肺金受邪，土受木伤，脾肺失传，大便秘而小便数者，用润肠丸。今滋其化源，则大便自调矣。如法果验。

一儒者怀抱忧郁，大便秘结，食少，乃伤脾之变症也（博按：薛氏原本云：一儒者怀抱郁结，复因场屋不遂发热作渴，胸膈不利，饮食少思，服清热化痰行气等剂前症益甚，肢体倦怠，心脾二脉涩滞，乃郁结伤脾之变症也）。遂用加味归脾汤治之，饮食渐进，诸症渐退，但大便尚涩，两颧赤色，此肝肾虚火，内伤阴血，用八珍汤加苁蓉、麦冬、五味至三十余剂，大便自润。

一男子患症同前，服大黄等药，泄泻便血，遍身黑黯，薛视之曰：此阴阳二络俱伤也。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此不治也，已而果然。

职方陈莪斋，年逾六旬，先因大便不通，服内疏等剂后，饮食少思，胸腹作胀，两胁作痛（琇按：胁痛必由内疏所伤），形体倦怠，两尺浮大，左关短涩，右关弦涩（尺当沉今浮大，右关当微洪而反弦涩，左关当弦而反涩，症断不起），时五月，请治。薛曰：此命门火衰，不能生脾土，而肺金又克肝木，恐金旺之际难起矣。果然。

汪石山治一妇，因改醮，乘轿劳倦，加以忧惧，成婚之际，遂病小腹胀痛，大小便秘结不通，医以硝黄三下之，随通随闭，病增胸，膈胃脘胀痛，自汗食少。汪诊之，脉皆濡细近驶，心脉颇大，右脉觉弱，汪曰：此劳倦忧惧伤脾也。盖脾失健运之职，故气滞不行，以致秘结，今用硝黄，但利血而不能利气。遂用人参二钱，归身钱半，陈皮、枳壳、黄芩各七分，煎服而愈。

江汝洁治一人患前后闭三四日，且不能食，甚危急，江视之曰：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经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精不足则二便难，以琐阳三钱，酒洗焙干为末，煮粥，强与服之，是晚二便俱利，饮食亦进。

江应宿治从侄妇患秘结，因产后月余，如厕，忽跨痛如闪，大小便不通，已经四五日，杂进通利淡渗之药，罔效。予适归，仓惶告急云，前后胀肿，手不敢近，近之则愈痛。虽不见脉，知其形气病气俱实与桃仁承气汤，加红花一剂，暴下而愈。

黄　疸

琇按：是病多谓湿热蒸郁脾胃而成，然有肝热传胆者，肝热移脾者，又有燥火便秘宜下者。

东垣治一人年六十二，素有脾胃虚损病，目疾时作，身面目睛俱黄，小便或黄或白，大便不调，饮食减少，气短上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至六月中，目疾复作，医以泻肝散，下数行，而前疾增剧，李谓大黄牵牛，虽除湿热而不能走经络（妙），下咽，不入肝经，先入胃中，大黄苦寒，重虚其胃，牵牛其味至辛（味辛者为金用克肝木则可，经曰肺病无多食辛），能泻气重虚肺本嗽大作，盖标实不去，本虚愈甚，加之适当

暑雨之际，素有黄症之人，所以增剧也。此当于脾胃肺之本脏，泻外经中之湿热，制清神益气汤主之，茯苓、升麻各二分，泽泻、苍术、防风各三分，生姜四分（泻湿热而补脾胃），此药能走经，除湿热而不守，故不泻本脏（经、脏二字妙绝，当熟玩），补肺与脾胃本脏中气之虚弱（琇按：江氏元本止此，今考东垣《脾胃论》此方凡分作三段，江或误认为三方，故节去下二段耳，为补刊于后），青皮一分，橘皮、生甘草、白芍药、白术各二分，人参五分，此药皆能守本而不走经。不走经者，不滋经络中邪。守者，能补脏之元气。黄蘗一分，麦冬二分，人参二分，五味子三分（琇按：第二段已用人参五分，此段复用人参二分，似误，然观后发明云救以生脉散则配方本意如此，非重出也。江氏或缘此误认为三方耳），此药去时令浮热湿蒸。上件锉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粗，稍热空心服。火炽之极，金伏之际，而寒水绝体于此时也。故急救以生脉散，除其湿热以恶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缓，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则甘以泻之，故人参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孙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补五脏气”是也。麦门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于金之位，而清肃肺气，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敛其痰邪，复微加黄蘗之苦寒，以为守位，滋水之流，以镇坠其浮气，而除两足之痿弱也。

罗谦甫治兀颜正卿，二月间，因官事劳役，饮食不节，心火乘脾（火生土，火甚亦能侮土），脾气虚弱，又以恚怒，气逆伤肝，心下痞满，四肢困倦，身体麻木（热伤气故麻木），次传身目俱黄，微见青色颜黑（初起颜黑故可治，色黑湿也），心神烦乱，怔忡不安，兀兀欲吐，口生恶味，饮食迟化，时下完谷，小便癃闭而赤黑（湿热故小便秘），辰巳（胃脾）间发热，日暮则止，至四月尤盛，罗诊其脉浮而缓，《金匮要略》云：寸口脉浮为风，缓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已行，跌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则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谷疸寒热不食，食则头眩心胸不安小便难，久久发黄，此风寒相搏，谷气不消胃中，苦浊小便不通热流膀胱所致），以茵陈叶一钱，茯苓五分，栀子仁、苍术（去皮）、炒白术各三钱，生黄芩六分，黄连、枳实、猪苓（去皮）、泽泻、陈皮、汉防己各二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长流水三盏煎至一盏，名曰茯苓栀子茵陈汤，一服减半，二服良愈。《内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又湿化于火，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淡渗之。以栀子、茵陈苦寒，能泻湿热而退其黄，故以为君；《难经》云：苦主心下满，以黄连、枳实苦寒，泄心下痞满，肺主气，今热伤其气故身体麻木，以黄芩苦寒泻火补气，故以为臣；二术苦甘温，青皮苦辛温，能除胃中湿热，泄其壅滞，养其正气，汉防己苦寒，能去十二经留湿，泽泻咸平，茯苓、猪苓甘平，导膀胱中湿热，利小便而去癃闭也。

至元丙寅六月，时雨霖霪人多病湿瘟，真定韩君祥因劳役过度，渴饮凉茶，及食冷物，遂病头痛，肢节亦疼，身体沉重。胸满不食，自以为外感内伤，用通圣散二服，添身体困甚，医以百解散发其汗（汗），越四日，以小柴胡汤二服，复加烦热躁渴，又六日，以三一承气汤下之（下），躁渴尤甚，又投白虎加人参柴胡饮子之类（清），病愈增。又易医，用黄连解毒汤、朱砂膏、至宝丹之类，至十七日后，病势转增，传变身目俱黄，肢体沉重，背恶寒，皮肤冷，心下痞硬，按之则痛（心下痛按之硬，手少阴受寒，足少阴血滞，执按之而痛为实则误），眼涩（眼涩为湿毒），不欲开，目睛不了了，懒言语，自汗，小便利，大便了而不了（此痞痛按之痛为阴症，故小便利大便了而未了，理中汤佳）。罗诊其脉紧细（寒），按之空虚（下焦无阳也），两寸脉短，不及本位，此证得之因时热而多饮冷，加以寒凉寒药过度，助水乘心，反来侮土，先囚其母，后薄其子。经云：薄所不胜，乘所胜也。时值霖雨，乃寒湿相合，此为阴症发黄明也（身无汗际颈而还，小便不利则发黄。今身自汗小便利而发黄，明属寒湿）。罗

以茵陈附子干姜汤主之（茵陈附子干姜汤：附子、干姜、半夏、草豆蔻、白术、陈皮、泽泻、枳实、茵陈、生姜使）。《内经》云：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以淡渗之，以苦燥之。附子干姜，辛甘大热，散其中寒，故以为主；半夏、草豆蔻辛热，白术、陈皮苦甘温，健脾燥湿，故以为臣；生姜辛温以散之，泽泻甘平以渗之，枳实苦微寒，泄其痞满，茵陈苦微寒，其气轻浮，佐以姜附，能去肤腠间寒湿而退其黄，故为佐使也。煎服一两，前症减半，再服悉去。又与理中汤服之，数日，气得平复。或者难曰：发黄皆以为热，今暑隆盛之时，又以热药治之而愈，何也（此一辨不可少）？罗曰：主乎理耳。成无己云：阴症有二，一者始外伤寒邪，阴经受之，或因食冷物，伤太阴经也；一者始得阳症，以寒治之，寒凉过度，变阳为阴。今君祥因天令暑热，冷物伤脾，过服寒凉，阴气太胜，阳气欲绝，加以阴成寒湿相合发而为黄也，仲景所谓当于寒湿中求之。李思顺云：解之而寒凉过剂泻之而逐寇伤君，正以此耳。圣贤之制，岂敢越哉，或曰，洁古之学有自来矣。

刘宗厚治赵显宗病伤寒，至六七日，因服下药太过，致发黄，其脉沉，细迟无力，皮肤凉，发躁（阴极发躁），欲于泥中卧，喘呕，小便赤涩，先投茵陈橘皮汤（次第用药之法），喘呕止，次服小茵陈汤半剂，脉微出（脉微出者生），不欲于泥中卧，次日，又服茵陈附子汤半剂，四肢发热，小便二三升（用附子而小便长），当日中大汗而愈。似此治愈者，不一一录，凡伤寒病黄，每遇太阳，或太阴，司天岁，若下之太过，往往变成阴黄，盖辰戌太阳寒水司天，水来犯土，丑未太阴湿土司天，土气不足，即脾胃虚弱，亦水来侵犯，多变此证也。

虞恒德治一人，年三十余，得谷疸症，求治，以胃苓汤去桂，加茵陈数十贴，黄退，自以为安，不服药，十数日后，至晚，目盲不见物。虞曰：此名雀目，盖湿痰盛而肝火有余也。用猪肝煮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来谢，虞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补脾消痰之剂，必成蛊胀（疸成蛊胀），伊不信，半月后，腹渐胀痞满，复求治，仍以胃苓汤倍二术，加木通、麦冬煎汤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江篁南治一人，夏月患食疸，面目俱黄如金，头痛如破，小溲涩难，多汗，用车前草捣汁，调益元散服之，小溲即利（先泻湿热），乃与补中益气汤一贴，汗少止（后补元气），继以人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合服之，头痛亦止，诸症多平。惟黄未尽退，乃以流气清热之剂，治之愈。

犹子三阳患疸症，皮肤目睛皆黄，小溲赤，左脉弦而数，右三部，原不应指，今重按之，隐隐然指下，证见午后发热（湿热变疟），五更方退（兼阴疟），以茵陈五苓散除桂，加当归、栀子、黄柏、柴胡，数服，继用人参养荣汤，乃八物除芎，加芪、陈皮、五味、姜、枣兼人乳、童溲，热退三日，已而复作，间日发于午后，肌热灼指，脉近弦，乃作疟治之而愈。后数年，复患目睛黄，午饭难克化，则小溲黄，以黄芪建中汤除桂，加白术、陈皮、茯苓、半夏、神曲、麦芽、姜少许，而退。

兖山汪兖渠之内，年十八，因以冷水洗澡，带湿卧簟，坐冷石，致腹痛甚（腹痛为寒），医疑经滞，用破血行经之药，不效。更医，用附子理中汤加桂，痛稍定，次日躁扰，谵言，不知人，医以补中加寒凉药二三服，乃觉身热，面目发黄，头晕小溲黄如金色（湿），月事如常，但少耳。所苦午后发热，咽喉不清，常作声咳嗽，初秋，江诊之，脉左右皆浮大而驶而右尤躁疾，方以苍、白术、茵陈、泽泻、茯苓、猪苓、柴胡、黄蘗、栀子、姜皮等药。次日，脉稍平，以陈皮、桔梗、元参并前方出入增损，数服而愈。

扬州吴世德，患胸腹作滞，小溲黄涩，目睛黄甚，恶风鼻塞，饮食作恶，暑月，江诊左脉沉小而缓，右颇大而弦，脾部带滑，乃食伤太阴，为食疸症也。兼风寒外袭，法宜疏利消导。以防风、苍术、茵陈、苏叶、陈皮、茯苓、猪苓、泽泻、枳实，姜、葱

煎服，夜来小溲颇长，早因惊悸，出汗一时许，乃用五苓去桂，加滑石、茵陈，合平胃散，四服，胸膈宽，小溲色渐淡而长，面目皮肤黄渐退，临卧，喉口作干，大便燥，口臭，前方减厚朴、苍术，加白术，数服而愈。

癍　疹

丹溪治一乳孩，因胎毒，两腋生疖，后腹胀发赤疹如霞片，以剪刀草汁，调原蚕砂敷之愈。

沧洲翁二条，滑伯仁一条，见伤寒类。

完颜小将军病，寒热间作，腕后有癍三五点，鼻中微血出，两手脉沉涩，胸膈四肢按之殊无大热（无大热），此内伤寒也。问之因暑卧殿角伤风，又渴饮冰酪水，此外感者轻，内伤者重，从内病俱为阴也（见斑鼻衄断为阴甚妙）。故先癍衄，后显内阴，寒热间作，脾亦有之，非往来少阳之寒热也。与调中汤数服而愈（调中汤治内伤外感而发阴癍。苍术一钱五分，陈皮一钱，砂仁、藿香、白芍、炙甘草、桔梗、半夏、白芷、羌活、枳壳各一钱，川芎、麻黄、桂枝各五分，生姜三片，水煎服，方见《玉机微义》）。

江篁南治章祁一人年五十，因伐木受湿，夏间裁遇热汗衣，则皮肤发红疹，隐隐如布粟状，少取凉汗收，则疹渐没，素有鸣肠之症，自患前恙，则肠不复鸣矣。江曰：此症虽有阴阳轻重，俱从火化，此无根失守之火，聚于胸中上独熏肺。盖肺主气，主皮毛，遇热汗衣伤之，则传于皮肤而为疹矣。取凉汗收而疹没者，火散而疹自退，承乃制之义也。腹中鸣，乃火击动其水。昔有而今无者，火从中达外也。若不节食，绝欲，早拔其根，他日恐成疠风也。其人食欲不能节，已而果成疠风不治。

风　瘅

唐与正治侄女年数岁，得风瘅疾，先发于臆，迤逦延上，赤肿痛痒，医以上膈风热治之（亦不远），不效。唐诊之曰：是肝肺风热盛极耳。以升麻、羌活、荆芥、鼠粘子、赤芍药、淡竹叶、桔梗、干葛八物治之，自下渐退而肿聚于顶，其高数寸，虽饮食寝处无妨，而疾未去也，唐母吴夫人曰，此女乳母，好饮热酒，至并歠其糟，疾殆因是欤！唐方悟所以至，顶不消之由，思之惟干葛消酒，且能疗火毒，乃以先方加葛三倍使服之，二日肿尽去（《夷坚志》）。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瘅客脬（注云：脬，膀胱也。言风瘅之病客居在膀胱），难于大小溲（肾主二便与膀胱为表里），溺赤（湿生热），臣意饮以火齐汤（即黄连解毒汤，或云川连一味为火齐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濯（音巡），濯者，去衣而汗晞也（去衣汗晞，风湿应肺受之，盖肺主通调水道而移于膀胱，故曰客也）。所以知齐王太后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肺部），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史记》）。

四　肢　病

琇按：经曰：脾病则四支不用，诸案所列类多疡症。

《华佗别传》曰：琅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疮，痒而不痛，愈而复作。佗曰：当得稻糠色犬系马顿走出五十里，断头向痒，乃从之，须臾，有蛇在皮中动，以铁横贯引出，长三尺许，七日愈（《独异志》）。

罗谦甫治真定张大年，近三十，素嗜酒，至元辛未，夏间，病手指节肿痛，屈伸不利，膝膑亦然，心下痞满，身体沉重，不欲饮食，食即欲吐，面色痿黄，精神减少，

病近月余。罗诊其脉，沉而缓缓者脾也。《难经》云：腧主体重节痛。腧者，脾之所主，四肢属脾。盖其人素饮酒，加之时助湿气大胜，流于四肢，故为肿痛。《内经》云：诸湿肿满，皆属脾土。仲景云：湿流关节，肢体烦痛。此之谓也。宜以大羌活汤主之。《内经》云：湿淫于内，治以苦温，以苦发之，以淡渗之。又云：风能胜湿，羌活、独活苦温透关节而胜湿，故以为君；升麻苦平，威灵仙、防风、苍术苦辛温，发之者也，故以为臣；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辛温以散之，甘草甘温，益气缓中，泽泻咸平，茯苓甘平，导湿而利小便，以淡渗之也，使气味相合，上下分散其湿也。

一人两足心凸如肿，硬如钉，胫骨生碎孔流髓，身发寒战，惟思饮酒（症见寒战饮酒亦奇），此肝肾气，冷热相吞，用川乌炮为末傅之（温以行之），内煎韭菜汤服之愈（行瘀温散）。

一人四肢节脱，但有皮连，不能举动，名曰筋解（症奇），用黄芦酒浸一宿焙为末，酒下二钱，多服而安。

一人手指弯曲骨节间痛不可忍，渐至断落，以草麻子去壳二两，碎者不用，黄连四两，贮瓶内，水二升浸之，春夏三日，秋冬五日，每早面东，以此水吞下草麻子一粒，渐加至四五粒，微泄无害。忌食动风物屡效（症奇治亦奇）。

葛可久治同郡富人女，年可十七八，病四肢痿痹，不能自食，目瞪，众医莫能治，葛视之笑曰：此不。难治。乃令悉去房中香奁流苏之属，发地板掘土为坎，异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动而作声，当报我，久之手足果动而呼，投药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平日嗜香，而脾为香气所蚀故也（《吹剑续录》）。

赵宜真曰：予一故人，曾患鼓椎风，往来寒热，数月伏枕，诸药不能疗。最后一医士诊之曰：虽成痼疾，而有客邪在少阳经未解。若曾服五积散，则误矣，询之果然。因投小柴胡汤数服，寒热顿除，却用本料追风丸等药，理其风证而全瘳矣（赵宜真明初人）。

徐文中以医名吴中，镇南王妃卧病不可起，文中入诊视，王曰：疾可为乎？对曰：臣以针石，加于玉体，不痊，其安用臣。遂请妃举手足，妃谢不能，文中因请诊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针随以入，妃不觉知，少选，请举如前，妃复谢不能。文中曰：针气已行，请举玉手，妃不觉为一举，请举足，足举，王大悦，明日妃起坐，王大设宴赐，声震广陵。

一女子十六岁，四腕软皮处，生恶物如黄豆大，半在肉内红紫色，痛甚，诸药不效，方士教买水银四两，以白绵纸二张揉熟，蘸水银擦之，三日愈。

一人发寒热，四肢坚硬如石，击之有钟磬声，日黄瘦，用茱萸、木香等分，水煎一二服愈。

有人患人面疮，多在股上，其形似人面，有口眼，傅药上，即食之，与饮食亦然。一日将贝母末傅，即密口不受，遂拉之疮口，数次遂愈。

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疮口中，其面亦赤色，以物食之，亦能食，食多则觉膊内肉胀起，或不食之，则一臂痹，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之类，悉无所苦，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其人喜曰：此药可治也。因以小苇筒投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本事方》）。

薛立斋治一妇人，素清苦，四肢患血风疮，误用败毒寒凉，晡热内热，自汗盗汗，月经不行，口干咽燥，此郁结伤脾。四肢者，脾主之。用归脾汤数剂，后兼逍遥散，五十余剂而愈。

一人手十指断坏，惟有筋连无节，肉内虫出如灯心，长数尺，遍身绿毛，名血余，用茯苓、胡黄连，煎服愈（作湿热治兼杀虫）。

有人患脚疮，冬月顿然无事，夏月臭烂，疼痛不可言，一道人视之曰：尔因行草

上，惹著蛇交遗沥，疮中有蛇儿，冬伏夏出，故疼痛也。以生虾蟆捣碎傅之，日三四换，凡三日，有一小蛇自疮中出，以铁钳取之，其病遂愈。（《摭青杂记》）。

一人左手无名指爪角，生一小疮，初起麻粒大，用小刀挑开疮头，血出如溺不止，一日长出肉瘤，如菌裹指，顶内开一孔，如眼目转动，疔毒也。以艾灸四十壮，不知疼痛痒复烙之，剪去肉瘤敷拔疔散，外以膏药贴之，内服解毒，七日全愈。

一人手足甲忽然长倒生肉刺如锥，食葵菜自愈。

荆州处士侯又元，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创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苦也？又元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如言，及解视，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成人面（《酉阳杂俎》）。

程山人孺文，见一人手生丫枝，痛苦无奈，一医用通草为末，以鸡蛋清调涂上即消。

马嗣明从驾往晋阳，至辽阳山中数处，见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瘥者，购钱十万。名医多至，问病状，不敢下手，惟嗣明独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捋一麦穗，即见一赤物长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惊怖倒地，即觉手臂疼肿，渐及半身俱肿，疼不可忍，呻吟昼夜不绝。嗣明为处方服汤，比嗣明从驾还，女平复（《北齐书》）。

正德间，神乐观陆道士生人面疮，在足外臁，疮口似唇，而有舌无齿，能言，且索食，但开口时，必大痛垂绝口闭复苏，饮之以酒，则四周皆红，啖以脂膏，亦能消烁，食毕则闭，疼乃稍可，但流脓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发无常，极受苦楚，贝母亦不能疗，如是者一年，人问故？答曰：年十七时，夜与本房老仆忿争，殴之死，房后地旷而风烈，吾师急聚薪焚之，天明无知者，今经十年，疮自言仆也。忽七日不言，以为将瘥矣。有兄在牛首寺为僧，因往访之，在寺几半月，忽复言，痛绝尤甚。曰：我才出数日，汝即避我，使我寻之苦也。虽然，冤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恳焉。樵者厉声怒曰：业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疗汝。忽不见，恍然回观，夜梦金甲神人，胸挂赤心忠良四字，谓曰：药在案上，可煎汤服。以左手持药渣出水，西门外第二十家门首，有妇人泼水者，即弃于道而返，觉起视案，有物如乱发而无端者（江云如乱发者疑是青），遂如戒，果见妇人，弃之归，疮遂愈。自后屡探本妇，竟无他，不知此何故也（《见闻纪训》）。

吴江一农夫，两股赤肿，痛甚，不能坐立，一医与之剖开，中有小蛤蜊四个，取出遂愈（《五湖漫闻》）。

有人腋下体气，五更时用精肉二片，以甘遂末一两拌之，挟腋下至天明，以生甘草一两煎汤饮之，良久，泻出秽物，须在荒野之处，恐传他人，依法三五次即愈，虚弱者间为之。外用搽药：枯矾一两二钱，轻粉五钱，麝香一钱，蜜陀僧二两，童便一碗浸煅，便尽为度，各为细末，津液调傅两腋下，无轻粉，以海螵蛸代。

疬　风

李东垣治一人，病疬风，满面连须极痒，眉毛脱落，须用热水沃之稍缓，或砭刺亦缓。风论中云：夫疬者，荣卫热胕，其气不清，故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疬风。当刺其肿上（先刺），以锐针刺其处，按出恶气肿尽乃止，宜蔬食粝饭，用药当破血去热，升阳去痒，泻荣，以辛冷散之，甘温升之，行阳明经泻心火补肺气，乃治之正也。升麻、连翘各六分，苏木、当归、全蝎、黄连、地龙、黄芪各三分，生黄芩四分，甘草五分，人参二分，生地黄四分，桃仁三枚，桔梗五分，麝香少许，胡桐泪一分，虻虫（去翅足，微炒）、水蛭二个（炒令烟尽）（去子杵碎，用石灰炒紫黄色去灰用之，水蛭慎用。制不得法，入腹生子）。

上锉，除连翘另锉，胡桐泪研，白豆蔻二分为细末，二味另放麝、虻虫、水蛭三味为细末另放，外都作一服，水二大盏，酒一匙，入连翘，煎至一盏六分，再入白豆蔻二味，并麝等三味，再煎一二沸，去渣，稍热，早饭后、午饭前服。忌酒、湿面、生冷、硬物（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张子和治一人病疠风，十余年，曰：足有汗，尚可治。当发汗，其汗当臭，涎当腥。以三圣散吐之，大吐，汗果臭，痰腥如鱼涎；次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五七次，数服乃安。

一人病风，爬搔不已，眉毛脱落，刺其面，大出血如墨，刺三次，血变色，每刺，自额至颐，锥针上下俱刺，间日一次，至二十余日方已。

吕沧洲治一女子病疠，诊其脉，来疾去迟，上虚下实。盖得之酒醉接内，而风毒乘之。今虽发秃眉堕，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风通圣散，加以下药，下瘀血数升，及虫秽青黑等物，并进蕲蛇长松等汤丸，复佐以雄黄大枫子油作膏摩之，逾月瘥。

丹溪治一贫妇，寡居病癞，曰：是疾世号难治者，不守禁忌耳。是贫妇而无厚味，寡而无欲，庶几可疗也。即自具药治之，后复投四物汤数百剂，遂不发动。

一人面浮油光，微肿色变，眉脱痒，二世疠风，死者三人与醉仙散出涎水如盆而愈（琇按：此赵以德案）。

一人面肿，色变黑，燥痒，眉发脱落，手足皮燥，厚拆，痛痒无全肤，有时痒入骨髓，爬至血出，稍止复作，昼夜不眠与醉仙丹再造丸二药而愈。

一妇两足胫疮溃，眉落，与再造散一服愈，年少不能断欲忌口，一年复发，其前二人不发者，亦非能如法调摄，由病得之未深，鼻柱未坏，疮未溃腐故耳。故人抱病，不可不早治也。

罗谦甫治段库使，春初病大风，满面连颈极痒，眉已脱落，须以热汤沃之则稍缓，昼夜数次沃之，或砭刺亦缓，先师曰：脉风者，疠风也。荣卫热胕，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皮肤色败。大风者，风寒客于脉而不去。治之当刺其肿上，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泻心火补肺气（方见东垣治案）。

释普明，齐州人，久止灵岩，晚游五台，得风疾，眉须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忽有异人，教服长松，明不知识，复告之云：长松，生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苨，长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明采服旬日，毛发俱生，颜貌如故。今并代间土人，多以长松杂甘草干山药为汤，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诸方书皆不载，独释慧祥作清凉传始序之（《渑水燕谈》）。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惟鼻根未倒，属端午，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朝野佥载》）。

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患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罂中，病人不知，饮酒渐瘥，罂底见蛇骨，方知其由。

一僧得病状如白癞，卒不成疮，但每旦取白皮一升许，如蛇蜕，医者谓多啖炙煿所致，与《局方》解毒雄黄丸，三四服愈。

赵瞿病癞，历年医不愈，乃畚粮送弃于山穴中，瞿自怨不幸，吁嗟叹泣。经月，有仙人经穴，见而哀之，具问其详。瞿知其异人，叩头自陈乞命，于是仙人取囊中药赐之，教其服百余日，疮愈，颜色悦，肌肤润。仙人再过视之，瞿谢活命之恩，乞遗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极多，汝可炼服之，长服身转轻，力百倍，登危涉险，终日不困，年百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常见有光如镜（《抱朴子》）。

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当死，临刑谓监刑者曰：某之愆，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恨矣。

时骈延待方士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何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隙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后以膏药封其疮口，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发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玉堂闲话》）。

真脑国人，寻常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频频洗头，便自痊可。然多病癞者，比比道途间，土人虽与之同卧同食，亦不校，或谓此中风土有此疾。曾有国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观之，往往好色之余，便入水澡浴，故成此疾。闻土人色欲才毕，入水澡洗，其患癞者十死八九。亦有货药于市者，与中国不类，不知其为何物，更有一等师巫之属，与人行持，尤可笑（《说选》。江云南人或困纵酒居处卑湿，或以盖酒瓮被以盖身一夜，遂成是疾者有之，不可不知也）。

痈　肿

汪石山治一人肥短紫淡，年逾三十，因劳感湿，两腿膝间结核痛甚，医用蒜片艾灸，又针大敦（肝穴）、三阴交（脾穴），又以药水洗之，遂致阴囊肿胀如升，茎皮肿如水泡，复进人参败毒散，皆不中病。汪诊之，脉皆濡缓而弱，略驶（濡缓弱为阳为虚，驶为热，宜石山之变例治也。若见弦数大之脉，又当别论，不可执此一案为法也）。曰：此湿气乘虚而入郁而为热，成结核也。理宜补中行湿，可免后患。月余，左腿内臁，厥阴经分，肿痛如碗，恶寒发热，复用蒜灸，六日后，肿溃脓出，体倦头面大汗，手足麻木，疮下又肿如碗，寒热大作，始信。用人参三钱，黄芪三钱，白术钱半，归身尾、牛膝、茯苓各一钱，青皮、黄柏各七分，甘草节五分，煎服五六贴，右额羊矢穴分肿痛，长五寸许，亦作寒热，医谓补塞太过，欲改前方，彼不信，锐意服前药月余，肿皆脓溃，成痂而愈，惟左脚委中，筋急短缩，艰于行步，彼以为躄。汪曰：脓血去多筋失所养故也。药力足，曰：当不躄矣。果验。后觉阴囊肿缩，他医加茴香、吴茱萸治疝等药，不效。汪适至彼，令守前方，减去治疝等药，加升麻一钱服一二贴，囊即缩，彼愿详言之。汪曰：经云：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又云：受如持虚。盖谓气馁行迟，血少留滞，则阻逆肉理，乃作痈肿也。久则郁而为热，化肉腐筋而成脓矣。肿在厥阴，虽曰多血，亦难供给，日之所耗，夜之所损，故邪乘虚，留结不散，如持虚器而受物也。身之气血，如风与水，风疾水急，则颓陂溃堤，莫之能御，风息水细则沙障石壅多所阻碍矣。故今补其气血，使气壮而行健，血盛而流通，又何肿之不散，结之不行哉？彼曰：理也。

疣　赘

狄仁杰，并州太原人，性好医药，尤妙针术，显庆中应制入关，路傍有榜云：有儿鼻端生赘，如拳石缀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能疗之者酬千金。狄公为脑后下针，疣赘应手而落，其父母荦千缣为寿（此条已见前鼻门）。

薛己治一老儒，眉间患此，二年后，其状如紫桃，下坠盖目，按之如水囊，刺出脓血，目即开张，以炒黑胆草、山栀、芎、归、芍药、柴胡、白术、茯苓等类而愈。

一妇左项肿如鸡卵，不作痛，不变色，劳则发热，怒则寒热，经候不调三年矣。用加味逍遥散、加味归脾汤间服（间以削之），佐以海藻散坚丸年许而消。

一男子郁怒房劳，左胁肿赘如赤桃，服流气化痰之药，其大愈甚，虚症悉具，此肝肾过虚也。用前药及地黄丸而消。

儒者朱宏仁，年二十余，右手背近中指，患疣五枚，中一大者，如黄豆，余皆如聚黍，拔之如丝，长三四寸许，此血燥筋缩。用清肝益荣汤，五十余剂而愈。

一妇人左手背并次指，患五六枚如熟椹，薛曰：此因肝经血热也。果月经素不及期。当生血凉血为主。不信，乃用艾灸，手胀发热，手指皆挛，两腋项兼胸乳间皆患疣，经行无期。薛用加味逍遥散加黄连十余剂，各患渐愈，乃去黄连百余剂，经行如期，再用地黄丸三料而全消。

有人患此用蜘蛛丝缠七日消烂屡验（《焦氏笔乘》）。

瘤

临川有人瘤生颊间，痒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则差止。已而复然，苦甚，一医告之曰：此真虱瘤也，当剖而出之。取油纸围顶上，然后施砭，瘤方破，小虱涌出无数，最后一白一黑两大虱皆如豆壳，中空空无血，与颊了不相干，略无瘢痕，但瘤所障处正白耳（《丁志》）。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隐起如覆盆，无所痛苦，惟奇痒不可忍，饮食日减，无能识其为何病，医秦德立见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药傅其上，又涂一绵带，绕其围，经夕瘤破，出虱斗许，皆蠢蠕能行动，即日体轻，但一窍如箸端不合，时时虱涌出不胜计，竟死。《唐小说》载贾魏公镇滑台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间无药或疗，惟千年木梳烧灰及黄龙浴水，乃能治耳。正与此同。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剖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猘犬所龁，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稽神录》）。

薛已治一男子，小腹患此，脓水淋漓，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以培脾土，六味地黄丸以生肾水，更用芦荟丸以清肝火而敛。

肿　瘿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妪，项瘿初若鸡卵，渐巨如升，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有声如音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千亿，每天阴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妻惧送，请决拆之，俊朝即淬利刃将及之，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跃而去，即以白絮裹之，瘿疾顿愈，时大定中也。后犹有说，不具论（《续元怪录》）。

汝州人多病颈瘿，其地饶风沙，沙入井中，饮其水则生瘿，故金房人家井，以锡为栏，皆以夹锡钱镇之，或沉锡其中，则饮者免此患。

华亭有一老僧，昔行脚河南管下，寺僧童仆，无一不病瘿，时有洛僧共寮，每食取携行苔脯，同餐，经数月，僧顶赘尽消。若未尝病，寺徒仆叹诃，乃知海崖咸物，能除是疾（《癸志》）。

倪仲贤治顾显卿妻，年五十余，患瘿，始生如块，近三年如盆，一首痛楚不可忍，群医视之，投药不效。老人曰：是少阳经为邪所攻耳。即投以其药，服之月余而愈。

江应宿治一妇人颈瘿，知其为少阳厥阴肝胆，因郁怒痰气所成，治以海藻三两，昆布一两五钱，海带一两（俱水洗净），半夏（制）、小松萝、枯矾、蛤粉、通草各一两，龙胆草（洗）三两，小麦面（炒去湿）四两，共为细末，食后用酒调下三钱，去枕睡片时，或临卧服，以消止药，不必尽剂，一月愈。

疮　疡

东垣治一人家贫，形志皆苦，时冬寒，于手阳明大肠经分出痈，第四日忽肿，幼少有癞疝，其臂外皆肿，痛甚，先肿在阳明，脉左右寸皆短，中得之皆弦，按之洪缓

有力。此痈得自八风之变，以脉断之，邪气在表，然其症大小便如故，饮食如常，腹中如饥，口知味，知不在里也；不恶风寒，止热躁，脉不浮知不在表也；表里既和，邪气在经脉之中也。故凝于经络，为疮痈，出身半已上，故风邪上受之，故知是八风之变为疮，止经脉之中也，治其寒邪，调和经脉中血气使无凝滞，则已也。炙甘草一分，升麻、桔梗五分，白芷七分，当归尾、生地一钱，生芩一钱五分，连翘一钱，黄芪二钱，中桂、红花各少许，酒水各半同煎，至稍热，临卧服，二服而愈。

吕沧洲治一僧，偶搔阴中疥，忽自血出，汩汩如涌泉，竟日不止，医治之不效。请吕往视，履时已困极，无气可语，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丝，他部皆无，即告之曰：夫脉，血气之先也。今血妄溢，故荣气暴衰。然两尺尚可按，惟当益荣以泻其阴火。乃作四神汤，加荆芥穗、防风，不间晨夜并进，明日脉渐出，更服十全大补一剂，遂痊。

罗谦甫治牛经历，病头面赤肿，耳前后尤甚，疼痛不可忍，发热恶寒，牙关紧急，涕唾稠黏，饮食难下，不得安卧，一疡医于肿上砭刺四五百针，肿赤不减，其痛益甚，不知所由。罗诊视其脉浮紧，按之洪缓，此症乃寒覆皮毛郁遏经络，热不得升聚而赤肿。经云：天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身中，皮肤致密，腠理闭，汗不出，气强，肉坚涩。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行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不能取四厥。必待天温冰泮冻解，而后水可行，地可穿，人脉亦如是也。又云：冬月闭塞，用药多而少针石也。宜以苦温之剂，温经散寒则已。所谓寒致腠理，以苦发之，以辛散之，宜以托里温经汤。麻黄苦温，发之者也，故以为君；防风辛温，散之者也，升麻苦平，葛根甘平，解肌出汗，专治阳明经中之邪，故以为臣；血留而不行者则痛，以香白芷辛温，当归身辛温，以和血散滞，湿热则肿，苍术苦甘温，体轻浮，力雄壮，能泻肤腠间湿热，人参、甘草甘温，白芍药酸微寒，调中益气使托其里，故以为佐。依方服之，以薄衣覆其首，厚被覆其身，卧于暖处，使经血温，腠理开，寒乃散，阳气发，大汗出，后肿减八九分。再服，去麻黄、防风，加连翘、黍粘子，痛肿悉去。经言：汗之则疮愈。信哉（《卫生宝鉴》）。

丹溪治一人，年近五十，质弱忧患，右（一作左）膊外侧生核，红肿如栗，脉浮大弦数，重似涩，此忧患伤血，宜用补以防变症，以人参膏下竹沥，他工以十宣五香间与，后值大风，核高大有脓中起红线过肩脊及左（一作右）胁下，急作参膏入芎术汤、姜汁饮之，尽参三斤，疮溃。又多与四物加参、术、芎、归、陈皮、甘草、半夏、生姜服之而愈。

一人面白神劳，胁下生一红肿如桃，或教用补剂，不信，乃用流气饮、十宣散杂进，血气俱惫而死。

一人左丝竹空穴，壅出一角如鸡距，此少阳经气多血少。朱戒其断酒肉，解食毒，须针灸以开发壅滞，他工以大黄、硝脑等冷药贴之，一夜裂开如蚶肉，血溅出长尺余而死，此冷药外逼热不得发故也。

一士人于背臀腿节次生疽，用五香连翘汤、十宣散而愈。后脚弱懒语，肌上起白屑如麸，脉洪稍鼓，时冬月，朱作极虚处治，令急作参芪归术膏，以二陈汤化下尽药一斤半，白屑没大半，呼吸有力。其家嫌效迟，自作风病治之，服青礞石等药，因致不救，故书以为戒。

一老妇，形实，性急，嗜酒，脑生疽十五日，脉紧急且涩，用大黄细切，酒炒为末，以人参酒炒，入姜煎汤，调末一钱服，少时再服，得睡，上身汗出而愈（用大黄、人参以汗解奇，此案重见脑顶疽门）。

橘泉翁治一人年八十余，有疡发左耳后，寒热闲作，昼夜呼不可忍，疡医欲与十宣散补托之。翁曰：此有余之火。无俟于补，与防风通圣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肿消痛止。

皇祐中学究任道，腿间患一疮，始发赤肿，复绝便变黑后穴则有黄水出，四边浮浆起，累治不瘥，医王通看之，此疮狭长，似鱼脐下疮也。遂以大针针四向并中，随针有紫赤水汁，出如豆汁，言此一因风毒蕴结而成二因久坐血气凝涩而至，三因食肉有人汗落其间也。道曰：某素好读书而久坐。此疾数岁前，夏月道中，买猪脯味水饭，疑似人肉，食已后得此疾。通曰：与误食人汗不远矣。以一异味散子，用鸡子清调傅其疮，日三易，数日得愈。道坚求其方，通曰：止用雪元一味。自后累访名医，皆莫识雪元为何物。道因至许郑间，会医郝老曰：尝记圣惠有一方，治此疾。用腊月猪头烧灰，以鸡子清调傅，此方是也。雪元之名，非郝老博学多记，后医岂不惑耶（《名医录》）。

南丰市民严黄七，两足生疮，臭气溃脓，众皆驱斥不容迹，出货角器于村野，而旅舍又不容，至京，潜投宿于五夫人祠下，夜半，遭黄衣吏诃逐曰：何人敢以腐秽脚，触污此间。谢曰：不幸缠恶疾，无处见容，冒死来此，纷拿次，夫人出，抗声令勿逐。且呼使前曰：吾授汝妙方。用漏蓝子一枚（本草又名野兰），生干为末，入腻粉少许，井水调涂，当效。严拜谢，依而治之，果愈（《类编》）。

陈斗岩治金台僧嗣真，遍体生痦瘤，岁久药罔效。陈曰：此太阴之经，蕴风邪风化为虫病也。初犹未信，翌日，僧持疮痂数片，内有虫如虱，泣拜求治，乃教以百部、蛇床子、草乌头、练树叶，煎汤一缸，令僧坐汤中浴，一二时，落疮痂虫无数，一月凡数浴，僧遍体如白癜风状而愈。

吴茭山治一男子，年近三十，病后，遍发疖毒，医以败毒散久服，其毒遂收，惟有疮疡而已，忽一日食羊肉，遂呕，过一夜，满口发疮，状如脓窠，寒热时作，羸瘦憔悴，诸医皆曰早间毒败不尽故耳。仍行败毒凉剂，渴热转生，越数旬，饮食减少，因请吴治，曰脉浮无力，此乃虚阳，若用凉剂，不久危矣。遂用附子理中汤服之，少顷，燥烦口开，举家归咎于附子。曰：此无妨，彼人虚甚，况热药热服故燥耳，仍进一服（此理可以贯通服药之法），其症遂安，连进二次，次早口疮俱收，寒热已定，病遂愈。此盖虚阳染患，不可不察也。

赵子固先生母刘氏，年近八十，左足面一疮，下连大指，上延外踝，以至臁骨，每岁辄数发，发必屡月，昏暮痒甚，爬搔移时，出血如泉，呻吟痛楚，殆不可忍，夜分，即渐已，明日复然，每一更药，则疮转大而剧，百试不验，如是二十余年。淳熙间，赵为大府丞一夕，母病大作，相对悲泣无计，困极就睡，梦四神僧，默坐一室，旁有长榻，先生亦坐，因而发叹，一僧问其故，先生答之以实。僧云：可服牛黄金虎丹。又一僧云：朱砂亦可。既觉，颇惊异，试取药半粒强服之。良久，腹大痛，举家且悔，俄而下礧，块物如铁石者数升，是夕疮但彻痒，不痛而无血，数日成痂，自此遂愈。朱砂之说，竟不复试。先生因图僧像如所梦者而记其事，金虎丹方出《和剂》，本治中风痰涎壅塞，所用牛黄、龙胆、腻粉、金箔之类，皆非老人所宜服。今乃服奇效，意此疾积热脏府，而发于皮肤，岁久根深，未易荡涤，故假凉剂以攻之，不可以常疮论也。神僧之梦，盖诚孝感所致（《百一选方》）。

有人遍身生热毒疮，痛而不痒，手足尤甚，至颈而止，粘著衣被，晓夕不得寐，痛不可忍，有人教以石菖蒲三斗锉，日干之，舂罗为末，布席上，使患者恣卧其间，仍以衣被覆之，既不粘著，又复得睡，五七日间，其疮如失，后以此治患此者，应手效。其石菖蒲，根络石生者，节密，入药须此等（《本草衍义》）。

有人患遍身风热细疹，痒痛不可任，连胸胁脐腹，及近阴处皆然，痰涎亦多，夜不得睡。以苦参末一两，皂角二两，水一升，揉搦取汁，银石器熬成膏，和参末为丸，梧桐子大，二三丸，温水下食后，次日便愈（《本草衍义》）。

有妇人患脐下腹上，下连二阴，遍满生湿疮，如马爪疮，他处并无，痒热而痛，大

小便涩，出黄汁，饮食已减，身面微肿。医作恶疮治，用鳗鲡鱼、松脂、黄丹之类，药涂上，疮愈热，痛愈甚，治不对，故如此。问之：此人嗜酒贪啗，喜鱼虾发风之物。急令用温水洗，拭去膏药，寻以马齿苋四两，烂研细，入青黛一两，再研匀，涂疮上，即时热减，痒痛皆去，仍服八正散，日三服，分散客热，每涂药得一时久，药已干燥，又再涂新湿药，凡如此二日，减三分之一，五日，减三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或问曰：此疮何缘至此？曰：中下焦蓄风热毒气，若不出，当作肠痈内痔，乃须当禁酒，及发风物，然不能禁，后果患内痔（《本草衍义》）。

一人遍身忽然肉出如锥，痒痛不能饮食名血拥，用赤皮葱，烧灰水淋汁洗，内服淡豆豉汤，数盏而愈。

一人浑身生泡，如甘棠梨破则出水，内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其泡复生，抽尽肌肉，不可治矣。急用三棱、莪术各五两为末，分三贴服，酒调下。

一人顶上生疮如樱桃，有五色，疮破则顶皮断，逐日饮牛乳自消。

一人患此疮，脚膝挛痛，有人取虾蟆，治如食法，令食之（败毒），而挛痛自愈，此亦偶中也。

又一患此疮，脚痛而肿，或令采马鞭草煎汤薰洗（此方妙），汤气才到患处，便觉爽快，后温洗之，痛肿随减。

一人患此疮，愈后数年，通身筋骨疼痛，遇一道流问曰：神色憔悴，有病耶？曰：因疮遍身痛也。道流曰：轻粉毒也。遂示一方，药味不过数品，但每贴入铅五钱，打扁，同煎服之，果验。

薛己治四明屠寿卿，孟夏，当门齿如有所击，痛不可忍脉洪大而弦。薛曰：弦洪相搏，欲发疮毒也。先用清胃散加白芷、金银花、连翘一剂，痛即止，至晚鼻上发一疮，面肿黯痛；更用前药加犀角一剂，肿至两额，口出积气，脉益大，恶寒内热。此毒炽血瘀，药力不能骤敌，乃数砭患处出紫血，服犀角解毒之剂。翌日，肿痛尤甚，又砭患处与唇上并刺口内赤脉，各出毒血；再服前药，至数剂而愈。若泥尻神，不行砭刺或全仗药力，鲜不误矣。

翰林屠渐山，年逾四十，患湿毒疮，误用轻粉之剂，亏损血气，久不愈，一日将晡，诊其肝脉，忽洪数而有力，薛告之曰：何肝脉之如此？侵晨，疮出紫血三四碗许，体倦自汗，虽甚可畏，所喜血黯而脉静。此轻粉之热，血受其毒而妄行，其毒亦得以泄矣。但邪气去，真气虚也。当忽用独参汤主之。屠惑于他言，以致邪气运锦不已，竟不起 。

一妇人性躁，寒热，口苦，胁痛，耳鸣，腹胀，溺涩，逾年矣。症属肝火，用四君加柴胡、炒山栀、炒龙胆，数剂，乃与逍遥散，兼服而疮愈，又与六味丸，及逍遥散，七十余剂，诸症悉退。若有愈后身起白屑，搔则肌肤如帛所隔，此气血虚不能营于腠理，用大补之剂。若有愈后发热，身起疙瘩痒痛，搔破脓水淋漓，经候不调，此肝火血热，用四物加柴胡、山栀、白术、茯苓、丹皮、甘草（此二种亦要知之）。

一妇人日晡身痒，月余口干，又月余成疮，服祛风之剂，脓水淋漓，午前畏寒，午后发热，殊类风症，薛谓此肝经郁火，外邪所搏，用补中益气（肝火未平参芪宜缓）加山栀、钩藤，又以逍遥散加川芎、贝母而愈。

一男子年十六，夏作渴发热，吐痰唇燥，遍身生疥，两腿尤多，色黯作痒，日晡愈炽，仲冬，腿患疮，尺脉洪数，薛曰：疥，肾疳也，疮骨疽也，皆肾经虚症。针之脓出，其气氤氲。薛谓火旺之际，必患瘵症，遂用六味地黄、十全大补，不二旬，诸症愈，而瘵症具，仍用前药而愈。抵冬娶妻，正春，其症复作，父母忧之，俾其外寝，虽其年少谨疾，亦服地黄丸数斤，煎药三百余剂而愈。

石山治一人色苍黄瘦，年三十余，病遍身恶疮，因服轻粉而脚拘挛，手指节肿，额

前神庭下肿如鸡卵大，方士令服孩儿膏，谓能补也。汪诊视脉皆濡缓而弱（虚协湿热），曰：病已三年，毒已尽矣。但疮溃脓血过多，以致血液衰少，筋失所养，故脚为之拘挛。况手指节间，头上额前，皆血少运行难到之处，故多滞而成肿。理宜润经益血、行滞散肿。今服孩儿，猛火炮炙，燥烈殊甚，且向所服轻粉，性亦躁急。丹溪曰：血难成易亏，今外被疮脓所涸，内被轻粉所燥，以难成易亏之血，其何以当内外之耗，不惟肿不能消，恐天年亦为之损也。时正仲夏，乃用十全汤，去桂、附，加红花、牛膝、黄柏、薏苡仁、木香、火麻仁、羌活，煎服百贴，空心常服，东垣四神丹加黄柏，又少加蜀椒，以其能采水银，然后脚伸能行，指肿亦消，惟额肿傅膏而愈（烺按：此案并下案当依石山医案，入杨梅疮门）。

一人年三十余，因患此疮，服轻粉，致右腹胁下常有痞块，右眼黑珠，时有疔子，努出，如雀屎许，间或又消，身有数疮未痊，一医为治疮毒而用硝黄，一医为治痞块而用攻克，一医为治眼疔而用寒凉，诸症不减，反加腹痛肠鸣，大便滑泄，胸膈壅闷，不思饮食，嗳气吐沫，身热怠倦，夜卧不安。季冬，汪往视，脉皆浮，濡近驶，曰：误于药也。前药多系毒剂，胃中何堪，遂令弃去。更用人参四钱，黄芪二钱，白术三钱，茯苓、炒芍药各一钱，陈皮、神曲、升麻各七分，甘草、肉豆蔻各五分，煎服五贴，为之痛定，减去升麻，又服五贴，膈宽食进，减去豆蔻，再服五贴，诸症皆除，月余，痞块亦散，眼疔亦消。

一妇瘦长面紫，每遇春末夏初，两脚生疮，脓泡根红，艰于行步，经水不调。汪诊视，脉皆濡弱而驶，两尺稍滑，曰：血热也，医用燥剂居多，故疮不瘥。合用东垣四神丹加黄柏，蜜丸服之，疮不复作。

江篁南治旃田张氏子，年二十余，因坐卧湿地，遍身发疮如血风状，医与宣热败毒祛风之剂过多，疮虽稍愈，而气血侵损多矣。身发寒热，步履艰难，秋间，舆来就治，脉濡弱，不任寻按，尪瘠殊甚，腹内作膨作泻，午后发寒热，至五更，汗出而退，初为滋补气血，兼扶脾清热消导。二剂，膨去泻止；四服，寒热退，但脾伤气虚，四肢无力，泄泻时作，乃以参、芪、归、术、陈皮、枳实、黄柏、麦冬等药，出入加减遣归，二月而愈。因以煮酒水洗手足，致疮痍复大发，脉浮细而数，初与防风通圣散二服，及与去风湿药洗之，疮痍渐瘳，继与托里健脾清热之剂，月余而安。

淞江一人，生天泡疮遍体，越数日，每泡中放出石子一个，随其泡形，为之大小。

吴城一人，腰间生一疖，脓中流出蛔虫四条，医亦甚骇，耳目所未经者，疖后自愈，不致伤生，枫桥疡医龚生，目睹人小腹生疖，流出蛔虫二条，俱长六七寸，后亦自愈（《五湖漫闻》）。

翻花疮

薛已治判官张承恩内股患痈，将愈，翻出一肉如菌，薛曰：此属肝经风热血燥，当清肝热，养肝血。彼不信，乃内用降火，外用追蚀，蚀而复翻，翻而复蚀，其肉益大，元气益虚，始信薛言，治之而痊。

一男背疮敛如豆许，翻出肉一寸余，恪用消蚀药，并系法，屡去屡大，三寸许矣。用加味逍遥散三十余剂，外涂藜芦膏而消，疮口将敛；乃用八珍散倍用参、芪、归、术峻补而敛。

一妇人素善怒，臂患痈，疮口出肉长二寸许，用加味逍遥散、藜芦膏而愈。后因怒，患处胀闷，遍身汗如雨，此肝经风热，风能散气而然耳。仍用前散，并八珍汤而愈。

一儒者顶患肿硬，乃用散坚行气，化痰破血之剂，肿硬愈甚，喘气发热，自汗盗汗，形体倦怠，饮食少思。薛曰：此属足三阴亏损，当滋化源。彼惑众论，乃用追蚀，

患处开翻六寸许，巉岩色赤，日出鲜血，三月余矣。肝脉弦洪紧实，薛用十全大补汤，加麦冬、五味五十余剂，诸症稍得，血止三四。复因怒，饮食顿少，血自涌出，此肝伤不能藏血，脾伤不能摄血，乃用补中益气为主，加五味、麦冬，饮食渐进，其血顿止；再以六味丸加五味常服，疮口渐敛。

疔　疮

徐嗣伯尝闻屋中呻吟，徐曰：此疾甚重，乃往视之，见一老姥称体痛，而处处有黯黑无数，张还，煮斗余汤送令服之，服讫，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黯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疮口，三日而复，云此名钉疽也。

郭氏治验云，一妇年近六十，右耳下天窗穴间（小肠），患一疔疮，其头黑靥，四边泡起，黄水时流，浑身麻木发热谵语，时时昏沉，六脉浮洪，用乌金散汗之，就以铍针先刺疮心，不痛，周遭再刺十余下，紫黑血出，方知疼痛，就将寸金锭子，纸入疮内，外用提疔锭子，放于疮上，膏药贴护，次日汗后，精神微爽，却用破棺丹下之，病即定，其疔溃动，后用守效散贴涂，红玉锭子纸之，八日，其疔自出矣。兹所谓审，脉症汗下之间，治以次第如此，视彼不察脉症，但见发热谵语，便投凉药与下，或兼以香窜之药，遂致误人者径庭矣。

薛己治一妇，左手指患疔，麻痒寒热恶心，左半体皆麻，脉数不时见，曰：凡疮不宜不痛，不可大痛。烦闷者不治。今作麻痒，尤其恶也。用夺命丹二服，不应；又用解毒之剂，麻痒始去乃作肿痛。薛曰：势虽危，所喜作痛。但毒气无从而泄，乃针之，诸症顿退，又用解毒之剂而瘥。

苏庠盛原博，掌后患疔，红丝至腕，恶寒发热，势属表症，与夺命丹一服，红丝顿消，又用和解之剂，大势已退，彼又服败毒药，发渴发热，红丝仍见，脉浮大而虚，此气血受伤而然。以补中益气汤主之而愈（红丝再见而用补亦须细审）。盖夺命既服，疮邪已散，而复用败毒之剂，是诛伐无过，失《内经》之旨矣。

一儒者患疔，元气素弱，薛补其气血，出脓而愈，后因劳役，疮痕作痒，乃别服败毒散一剂，以致口噤舌强，手足搐搦，痰涎上涌，自汗不止（虚症悉见），此气血复伤而复痉也，用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灌服而苏。

一男子患疔，服夺命汤，汗不止，疮不痛，热不止，便不利，此汗多亡阳，而真气伤矣。用参、芪、归、术、芍、防、五味二剂，诸症悉退，惟以小便不利为忧。薛曰：汗出不利小便，汗止则阳气复而自利矣。仍用前药，去防风，加麦冬，倍用黄芩、当归四剂而便行，疮溃而愈。

一老妇手大指患疔，为人针破，出鲜血，手背俱肿，半体俱痛，神思昏愦，五日矣，用活命饮二剂，始知痛在手，疮势虽恶，元气复伤，不宜大攻，用大补汤及活命饮各一剂，外用隔蒜灸，喜其手指皆赤肿而出毒水，又各一剂，赤肿渐溃，又用托里药而瘥。

表甥居富，右手小指患疔，色紫，或云小疮，针刺出血，敷以凉药，掌指肿三四倍，黯而不痛，神思昏愦，烦燥不宁，此真气虚而邪气实也。先以夺命丹一服，活命饮二剂，稍可。薛因他往，或遍刺其手，出鲜血碗许，肿延臂腕脓大如瓠，手指肿数倍，不能溃，薛用大剂参、芪、归、术之类，及频灸遍手而肿渐消。但大便不实，时常泄气，以元气下陷，以补中益气加骨脂、肉蔻、吴茱、五味，大便实而气不泄。又日以人参五钱，麦冬三钱，五味二钱，水煎代茶饮之，又用大补药五十余剂而渐愈。此症初若不用解毒之剂，后不用大补之药欲生也，难矣。

一人年二十，唇患疔四日矣，有紫脉，自疮延至口内，将及干喉，薛曰：此真气虚而邪气实也。若紫脉过喉，则难治矣。须针紫脉，并疮头出恶血，以泄其毒则可。乃

别用解毒之剂，头面俱肿，求治甚笃。薛曰：先日之言不诬矣。诊其脉洪数，按之如无，口内肿胀，针不能入，为砭面与唇，出黑血碗许，势虽少退，略进汤，终至不起。

都宪张恒山，左足指患之，痛不可忍，急隔蒜灸三十余壮，即能行步，欲速愈，或用凉药敷贴，遂致血凝肉死，毒气复炽，再灸百壮，服活命饮，出紫血毒才得解，脚底通溃，腐筋烂肉甚多，将愈误用生肌药反助其毒，元气亏损而不能愈，薛治以托里药，喜其禀实客处，三月余乃愈。大凡疔患于肢节，灸法有回生之功，设投以凉剂收敛腠理，隧道壅塞，邪气愈甚，多致不起。若毒未尽骤用生肌，轻者反增溃烂，重者必致危亡（琇按：与热病新愈，骤用温补之误同）。

一男子足指患疔，肿烦痛赤，用隔蒜灸、人参败毒散加金银花、白芷、大黄二剂，痛止；又用十宣散加天花粉、金银花，去桂数剂而愈。《外科枢要》有论，宜考。

《濮阳传》云：万历丁亥，金台有妇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见，继而都人身生泡瘤渐大，痛死者甚众，瘤中惟有羊毛，道人传一方，以黑豆、荞麦为末，涂擦，毛落而愈，名羊毛疔。

卷 第 十

背痈疽疮

宋户部尚书沈诜，为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亲为合药治之，时旱蝗，当致斋阖邱，犹丁宁料理，药内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药，服之即愈。其法用瓜蒌子一枚，乳香、没药各一钱，甘草三钱，用醇酒九盏，临服嚼没药一块，饮此酒极妙（苇航纪谈）。

罗谦甫治一人，年逾六旬，冬至后数日，疽发背，五七日，肿势约七寸许，痛甚，疡医曰：脓已成，可开发矣，病者恐，不从，三日。医曰：不开，恐生变症。遂以燔针开之，脓泄痛减，以开迟之故，追二日，变症果生，觉重如负石，热如炳火，痛楚倍常，六脉沉数，按之有力，此膏粱积热之变也。邪气酷热，固宜以寒药治之。时月严寒，复有用寒远寒之戒，乃思《内经》云：有假者反之，虽违其时从证可也（琇按：脉实症实必用凉解，舍时从症夫复何疑）。急作清凉饮子，加川黄连一两五钱，作一服服之，利下两行，痛减七分，翌日复进前药，其证悉除，月余平复。

京师人司仲父患背疮，若负火炭，昼夜呼叫，司仲泣于途，遇道人曰：子何忧之深也？子当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粪，为虫鸟所残，即以杖去其粪，取其下土，筛而敷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岂以冰著吾背耶，吾五脏俱寒矣。

房州虞候张进本，北方人，因送郡守还，逢道人饮之酒，得其治痈疽方，文录曹子病背疮，医不能疗，闻进有此方，索之，进元无手诀，但以成药敷之，旬日而愈。一儿五岁，须边生疮，继又发于脑后，症候可忧，亦以敷进，凡所用皆一种，不过三夕，二患皆平，其方但择阿胶透彻者一两，水半升，煎令消，然后入虢丹一两，慢火再熬，数数搅匀，俟三五沸乃取出，摊令极冷，贮磁瓶中，用时以毛扫布疮四面，而露其口。如疮未成，则遍涂肿处，良久自消，切勿犯手，更无他法。一切恶疮皆可敷，不特痈疽也（《类说》）。

虞奕侍郎背中发小疮，不悟，只以药调补，数日，不疼不痒，又不滋蔓，疑之，呼外医灸，二百壮，已无及，此公平生不服药。一年来，唯觉时时手脚心热，疾作，不早治，又误服补药，何可久也？盖发背无补法。谚云：背无好疮，但发于中正者，为真发背（《泊宅编》）。

扬州名医杨吉老，其术甚著，有一士人状若有疾，厌厌不聊，莫能名其为何苦，往谒之杨曰，君热症已极，气血消铄且尽，自此三年，当以疽死，不可为也。士人不乐

而退，闻茅山观中一道士，医术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为人致力，士人心计交切，乃衣童仆之衣，诣山拜之，愿执役左右，道士喜留寘弟子中，诲以诵经，日夕祗事，颐旨如意，经两月余，觉其与常隶别，呼叩所从来，始再拜谢过，以实告之。道士笑曰：世岂有医不得的病，当为子脉之。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无乐与汝，但日日买好梨啖一颗，如生梨已尽，则取干者，泡汤饮之，仍食其滓，此疾自当平。士人归，谨如其戒，经一岁，复往扬州，杨医见之，惊其颜貌腴泽，脉息和平。谓之曰：君必遇异人，不然，何以至此？士人以告，杨立具衣冠，焚香望茅山设拜，盖自咎其术之未至也（《类编》）。

程明佑治槐克胡妪年六十疽发背，大如盂头如蜂窠，呕逆咽不下，疡医药之，毒虽杀而胃寒泄。程曰：病必分阴阳虚实。胃伤于寒，令人呕逆。温补则荣卫充而气血周贯，则毒随脓出而肌肉渐生。依方投药四五剂，咽遂下呕止，已痈溃，体渐平。

陈斗岩治王主政福建人，臂患一痈，痛甚发咳逆十余日，水谷不下，脉伏如绝，医皆不治。陈视之曰：此寒凉过甚中气下陷，以四珍加姜桂，三进而病如失，痈亦渐愈。

丹溪治一人，背痈径尺，穴深而黑，忽作参芪归术膏饮之，三日，略以艾芎汤洗之，气息奄奄，然可饮食，每日作多肉馄饨，大碗与之，尽药膏五斤，馄饨三十碗，疮渐合，肉与馄饨补气之有益者也。

一老人背发疽，径尺，已与五香十宣散数十贴，呕逆不睡，素有淋病，急以参芪归术膏，以牛膝汤入竹沥饮之，淋止思食，尽药四斤，脓自涌出而愈。

一人发背痈疽，得内托十宣多矣。见脓呕逆发热（发热决非如炳火），又用嘉禾散加丁香。时天热，脉洪数有力，此溃疡尤所忌。然形气实，只与参膏竹沥饮之，尽药十五六斤，竹百余竿而安，后不戒口味，夏月醉坐水池中。经年余，左胁旁生软块，二年后成疽，自见脉，症呕逆如前，仍服参膏等而安，若与十宣，其能然乎。

一妇因得子迟，服神仙聚宝丹，背生痈甚危，脉散大而涩急，以加减四物汤百余贴，补其阴血，幸其质厚，易于收救。

一人形实色黑，背生红肿，近髀骨下痛甚，脉浮数而洪紧，正冬月，与麻黄桂枝汤加酒柏、生附子、瓜蒌子、甘草、人参、羌活、青皮、黄芪、半夏、生姜，六贴而消。

一男子年五十余，形实色黑，背生红肿，及胛骨下痛甚，脉浮数而洪紧，食亦呕（琇按：与前案同，只多此三字），正冬月，与麻黄桂枝汤加酒黄柏、生附子、瓜蒌子、甘草节、羌活、青皮、人参、黄芩、半夏、生姜，六贴而消，此亦内托之法也。

周评事观患背痈疮口久不合，召疡医徐廷礼疗治，恒以托里、十宣二散与服，不效。徐谓周曰：更请盛用美来，共事料理则可，否则吾技穷矣。既而盛至，按脉用药，率与徐类，但多加人参五钱，附子稍行功耳。服后两足俱暖，自下而上，谓其子曰：今之药何神哉？顿觉神爽快，服之旬日，而宿口平复。俞子容曰：国初，吾吴中老医，多见其用附子，往往治病如庖丁解牛，近医者多弃而不用，何耶（近日则以附子为常服之品，所谓过犹不及）？

一人患发背，肠胃可窥，百药不差，一医教以楸叶膏敷其外，又用云母膏作小丸子，服尽四两，不累日，云母透出肤外，与楸叶膏相粘著，疮口遂平，功亦奇矣。其方立秋日，太阳未升之时，采楸叶熬为膏，敷疮疡，一切恶疮肿毒立愈（琇按：此方简而神，疡医罕用何也），谓之楸叶膏云（葛常之韵语阳秋）。

《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痈，公孙太患发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日而痈消，树边倏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溃烂，出黄赤汁升余，树为之痿损（此祝由法）。

一方士尝货药淮西，值兵变，窜入深山，遇老姥年二百许岁，自谓金亡避兵来此，

元完颜氏之医姥也。传以背疮方，用鲜射干一味，每用三钱研细，温酒调服，干者为末每服一小钱许酒下，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利，功效如神，仍用膏药收口，又传寿星散，治恶疮痛莫当者，糁之不痛，不痛者知痛，大天南星，一味为末（《养生主论》）。

古朴翁治一人患背痈，有医者已为驱热拔毒，痛肿已炽，告技穷。翁诊之曰：此易易耳，无用药也。遂煎醋一碗，入盐少许，以纸数重渍塌肿上，再以铜斗盛火熨之，不数易而病如失。

汪石山治一老人患背痈，请汪诊视，脉洪缓而濡，痈肿如碗，皮肉不变，按之不甚痛，微发寒热，乃语之曰：若在髆胛，经络交错，皮薄骨高之处，则难矣。今肿去胛骨下掌许，乃太阳经分，尚可治。遂用黄芪五钱，当归、羌活、甘草节各一钱，先令以被盖暖，药熟热服令微汗，寝熟肿消一晕，五服遂安。

薛己治进士张德宏，背疽微肿，微赤，饮食少思，用托里药，脓成而溃，再用大补汤之类，肉生而敛，忽寒热作呕，患处复肿，其脉浮大，按之若无，形气殊倦，薛谓之曰：此胃气虚惫，非疮毒也。彼云侵晨登厕，触秽始作，仍用补药而敛（立斋名重一时，所治俱膏粱富贵之家，故每以温补取效，若执此法以治背疽是痴人说梦）。

一人大背，患疽年余，疮口甚小，色黯陷下，形气怯弱，脉浮缓而涩，此气血虚寒也，用十全大补，加附子少许，数剂而元气渐复，却去附子，又三十余剂全愈。

一妇年五十余，四月初，背当心生疽如栗大，三日渐大，根盘五寸许，不肿痛不寒热，薛诊其脉微而沉，曰：脉病而形不病者，忌也。实则痛，虚则痒，阴症阳症之所由分也。不发不治。溃而不敛亦不治，乃与大补阳气之剂，色白而黯，疮势如故。至十二日，薛复诊其脉沉，疮势不起，神疲食减，小便淋涩，乃与大补气血，加姜、桂二剂，疮亦不起。十五日，因怒呕泻并作，复大补药一剂，疮仍不起，薛留药二剂而去。病者昏愦不服，或劝之，省悟，依方连进七剂。十六日，疮起而溃，色红而淡，脓亦如之。十九日，薛至喜曰：疮已逾险处，但元气消铄，尚可忧，连与大补二十余剂。五月十一日，病者因劳自汗，口干，舌强，太阳发际脑顶俱胀，复延薛至，诊之曰：此气血俱虚，肝胆火上炎。用补中益气汤加山栀、芍药顿愈。但内热少睡，手足发热，不时霍热，用逍遥散加山栀，热退，复用归脾汤，疮乃愈。计疮发及敛，四十二日。

内翰杨皋湖，孟夏患背疽，服克伐之剂，兼旬，漫肿坚硬，重如负石，隔蒜灸五十余壮，背遂轻快（先服克伐又灸则毒尽矣，且无壮热，故温补而愈），乃以六君子加砂仁二剂，涎沫涌出，饮食愈少，此脾虚阳气脱陷，又用温补，反呕不食，仍用药作大剂，加附子、姜、桂，又不应。遂以参、芪各一斤，归、术、陈皮各半斤，附子一两，煎膏服，三日而尽，流涎顿止，腐肉顿溃，饮食顿进；再用姜、桂等药托里健脾，腐脱而疮愈（此等治法非明眼不能）。

儒者顾大有年几六旬，仲冬，背疽初起，入房，患处黑死五寸许，黯晕尺余，漫肿坚硬，背如负石，发热作渴，小便频数，两耳重听，扬手露体，神思昏愦，脉沉而细，右手为甚（以脉为主症属假阳症），便秘二十七日，计进饮食百余碗，腹内如常，众欲通之。薛曰：所喜者此耳。急用大剂六君子，加姜、附、肉桂三剂，疮始煽痛，自后空心用前药，午后以六味丸料，加参、芪、归、术五剂，复用活命饮二剂（看他先温补后解毒），针出黑血甚多，瘀脓少许，背即轻软，仍用前药便亦通利。薛他往，四日，神思复昏疮仍黑陷，饮食不进，皆以为殒，薛以参、芪、归、术各一两，炮附子五钱，姜、桂各三钱服之，即索饮食，并鸭子二枚，自后日进前药二剂，肉腐脓溃而愈。

少参史南湖之内，夏患疽，不起发，脉大而无力，发热作渴，自汗盗汗，用参、芪大补之剂，益加手足逆冷，大便不实，喘促时呕，脉微细按之如无，惟太冲不绝（太

冲乃肝俞，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半或一寸半，初大而无力用补而反见虚症，并见细脉，所谓真虚，若投凉解之剂脉必愈大搏指，此中玄机识者有几），仍以参、芪、归、术、茯苓、陈皮计斤许，加附子五钱，煎膏作二服，诸症顿退，脉息顿复，翌日，疮起而溃，前药仍用四剂，后日用托里药，调理两月而愈。

操江都宪伍松月，背疮愈后，大热误为实火，用苦寒药一钟，寒热益甚，欲冷水浴身，脉浮大按之全无。薛曰：此阳气虚，浮在肌表，无根之火也。急用六君加附子一剂即愈。

一男子背疮不敛，煽肿发热，小便赤涩，口干体倦，脉洪数而无力，用参、芪、归、术、熟地黄、芎、芍、陈皮、麦冬、五味、炙草、肉桂补元气，引虚火归经，脉症益甚，此药力未能及也。再剂顿退，却去肉桂，又数剂而愈，此症因前失补元气故耳。

宪副陈鲁山年五旬，居官勤苦，劳伤元气，先口干舌燥，后至丙午仲夏，背发疽，漫肿，中央色黯，四畔微赤，微痛，脉举之浮大，按之微细，左寸短而右寸若无，十余日，肿未全起。薛曰：此属病气元气虚寒，当舍时从症。朝用参、芪、姜、桂、归、术、陈皮、半夏、炙草，温补其阳，夕用加减八味丸，滋其肝肾，各四剂而腐溃，但脓水清稀，盗汗自汗，内热睡热，脉浮而数（见补而见数浮），改用八珍汤，复发热而夜阳举，此肾虚而火妄动，仍用加减八味丸料，煎服而安。又因怒动肝火，疮出鲜血二盏许，左关弦数，右关弦弱，此肝木侮脾，致肝不能藏血，脾不能统血也，用十全大补，兼用前药料各二剂而血止，再用前药调理而痊。

一人仲夏疽发背，黯肿尺余，皆有小头如铺黍状，四日矣，此真气虚而邪气实也。外用隔蒜灸，内服活命饮二剂，其邪稍退，仍纯补其气，又将生脉散代茶饮，疮邪大退，薛因他往三日，复视之，饮食不入，中央肉死，大便秘结，小便赤浊。曰：此间断补药之过也。盖中央肉死，毒气盛，而脾气虚，大便不通，胃气虚而肠不能送，小便赤浊，脾土虚而火下陷，治亦难矣。急用六君加当归、柴胡、升麻，饮食渐进，大便自通，外用乌金膏，涂中央三寸许，四围红肿渐消，中央黑腐渐去，乃敷当归膏，用地黄丸料，与前药间服，将百剂而愈。

中翰郑朝用背疽溃，发热吐痰，饮食无味，肌肉不生，疮出鲜血。薛曰：此脾气亏损，不能摄血归源也。法当补脾，朝用不信，用消毒凉血，加恶寒呕吐，始悟其言，用六君加炮姜、半夏、茯苓数剂，诸症悉退矣。又用十全大补，疮口渐敛。后因饮食稍多，泄泻成痢，此脾胃虚寒下陷，用补中益气，送四神丸而痢止，继以六君子汤而疮愈。

御医王介之之内，年四十，背疽不起，泄泻作呕，食少厥逆，脉息如无（纯是虚寒），属阳气虚寒，用大补剂，加附子、姜、桂而不应，再加附子二剂，泻愈甚，更以大附子一枚，姜、桂各三钱，参、芪、归、术各五钱，作一剂，腹内始热呕泻乃止，手足渐温脉息遂复，更用大补而溃，托里而敛，十年后，终患脾胃虚寒而殁。

职方王的塘背疽溃后，小便淋沥，作渴引饮，烦热不寐，疮口煽赤如灼，时或小便自遗（溃后不寐自遗，虽煽赤亦属无根之火），此肾虚之恶症，用加减八味丸加麦冬、五味，数剂而痊。

太守朱阳山，患背疽，漫肿色黯，微痛，作渴，疮头数十，左尺脉数，按之有力，此肾经之症，先用活命饮二剂，以杀其毒，午前以参、芪、归、术之类壮胃气，午后以加减八味丸料固肾气，喜其未用败毒之药，元气未损，故脓出肉腐而愈。

驾部林汝玉冬不衣绵，作渴饮冷，每自喜壮实，诊其脉，数大无力，薛谓至火令，当发毒，不信，三月间，果背热，便秘，脉涩，用四物加芩、连、山栀数剂，大便始和，却去芩、连，加参、术、茯苓二十余剂，及八味丸半斤许（琇案：此等症必舍六味而用八味其义何居），渴减六七，背热亦退，至夜，背发一疽，纯用托里之剂而愈。

封君袁怀雪，背疽发热作渴，脉数无力，用四物加黄柏、知母、玄参、山栀、连翘、五味、麦冬、银花，脉症渐退，又加白芷、参、芪，腐肉悉溃。因停药且劳，热渴仍作，乃与参、芪、归、芷、炙草、山药、山萸、茯苓、泽泻、肉桂而安，又以六味地黄丸及十全大补而敛。

一男子背疮出血，烦燥作渴，脉洪大按之如无，此血脱发燥。用当归补血汤二剂，又以八珍加黄芪、山栀，不数剂而愈。

一妇人背疮溃后，吐鲜血三碗许，薛用独参汤而血止，用四君熟地、芎、归，疮愈。此血脱之症，当补其气，使阳生阴长。若用降火凉血沉阴之剂，则脾胃生气复伤，不惟血不归源，而死无疑矣。

都宪周宏岗，在南京刷卷时，背患疽，肿而不溃，脉大而浮，此阳气虚弱，邪气壅滞，用托里消毒散，溃而色欠红活，此气血俱虚也。用托里散倍用参芪，反内热作渴，脉洪大鼓指（溃而脉洪大鼓指，所谓阴盛格阳）。用前散加肉桂，脉症顿退，仍用托里而愈。若误为热毒而用寒凉，则殆矣。

太仆王的塘，初起大劳，又用十宣散之类，加喘渴内热，脉大无力，此阳气自伤，不能升举，下陷于阴分而为内热。以补中益气加酒炒芍药、麦冬、五味治之而愈。

秋官高竹真患之，色黯坚硬，重如负石，神思昏愦，遂以蒜杵烂，置疮头，以艾如钱大，灸二十余壮，竟不知。又以蒜随摊黯处，以艾辅蒜上灸，亦不知。乃著肉灸良久方知，再灸方痛（灸法可师），内用大温补剂而起。

上舍张克恭，涂贴寒凉，及服败毒之类，遍身作痛，欲呕少食，晡热，内热，恶寒，憎寒。薛曰：遍身作痛荣卫虚而不能营养肉理也。欲呕少食，脾胃虚寒而不能消化饮食也。内热晡热者，阴血内虚阳气下陷于血分也。恶寒憎寒阳气外虚不能护卫肌肤腠理也。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治以补中益气汤，诸症悉愈；更以十全大补汤，腐肉渐溃。又以六君芎、归，肌肉顿生。

儒者周在鲁怀抱久郁，背患疽，宛然如一栗，有数头如黍，五日矣。肝脉弦洪，脾脉浮大，按之微细，以补中益气加桔梗、贝母，少用银花、白芷，二剂，肝脉顿退，脾脉顿复，肿起色淡。乃以活命饮二剂，脓溃肿消，肝脉仍弦。此毒虽去而胃气复伤，仍用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而愈。夫脉纵有余，当认为不足（此句非先生不能道，亦非先生不能如此用补），故先用前汤，补脾解郁怒，则脾气既充，肝脉自退，若不审其因，遽用败毒以伐肝，非惟无以去毒，而反害之。前汤所用银花、白芷，非取其治疮，特解患者之疑耳。

上舍蔡东之，年逾五旬，患背疽，用托里之药而溃，但疮口少许久不收敛，时值仲冬，兼咳嗽不止。薛曰：疮口未敛，脾气虚也；咳嗽不止，肺气虚也。盖脾为母，肺为子，治法当补其母。一日与蔡同会宴，见其忌食羊肉，因谓羊肉性与人参同功，误以为毒可乎，自是更不忌，不旬日而疮口敛，嗽亦渐愈。嗣后每岁至冬，虽常膳亦不撤，嗽亦不复发矣。

顾色泉老医，年六十有五，因盛怒，疽发于背，大如盂，四围色黑，召疡医治之，用冷药敷贴，敷已觉凉，约曰：七八日后，为用刀去瘀肉，顾俟其去。曰：四围色黑乃血滞（妙理），更加冷药非其治也。乃更治热敷药，去旧药敷之，觉甚痒，终夜，明日色鲜红，脓肿亦消，惟中起数十孔如蜂房，一日许又觉恶心作哕，视一人头如两人头，自诊曰：此虚极症也。用参、附大剂进二服，视已正矣。不数日竟愈。

一人患肿毒溃后，不时出一细骨，用生桐油，调蜜陀僧如膏，绢摊贴妙。

马嗣明治杨令患背肿，以练石涂之，便差，作练石法，以粗黄石，鹅鸭卵大，猛火烧令赤，内醇醋中自屑，频烧至石尽，取石屑曝干，捣下筛，和醋以涂肿上，无不愈（《北齐书》）。

山阴余南桥，治上虞葛通议公，年九十余，患背疽，初进仙方活命饮，穿山甲（蛤粉炒黄）、甘草节、防风、真没药、赤芍、白芷各六分，当归尾、乳香各一钱，贝母、花粉、皂刺各八分，金银花、陈皮各三钱，作一服酒煎服，继服蜡矾丸，黄蜡熔化，入细矾末等分为丸，百沸汤下八十丸，次服忍冬丸，金银花晒干一斤，同粉草二两，共为细末，无灰酒打糊为丸，酒下，八九十丸，日三服。若以金银花趁湿捣烂，水酒各半熬成膏，丸前末，尤效。毒未溃，以麦饮石膏围之，白麦饭石二两（火煅米醋淬十二次水洗），白敛二两，鹿角灰四两，三味各研极细末，用经年米醋，入砂锅内调匀如稀酱，文武火熬，以槐枝不住手搅起鱼眼泡，取出，入大磁瓶封固，勿使尘垢，顿井水中一昼夜，先将猪蹄汤洗净，雄猪后蹄，约二斤半，不用盐，井花水瓦罐煨烂其肉，取出，著盐少许，与病者下饭，其汤吹去油，以鹅翎蘸汤洗患处，以抿子涂麦饭石膏，但有红晕处尽涂遍，毒既尽，以神异膏贴之。玄参五钱（不见铁），黄芪（三两），杏仁一两（去皮尖），全蛇脱五钱（盐水洗焙干），男乱发五钱（洗净焙干），露蜂房一两（有蜂多者），黄丹五六两（水飞罗细），真麻油一斤，同乱发入铜铫中，文武火熬，候发熔尽，以杏仁投入，候黑色用布滤去渣，再后入玄参、黄芪，慢火熬一二时，取出稍冷，旋入露蜂房、蛇脱，将槐枝急搅，却移火上，慢火熬至紫黄色，用布滤去，复入铫，乘冷投黄丹，急搅片时，又移火上熬，候油变色，滴水成珠，再熬少时，候将冷，倾入水中，三日，退其火毒，取出置器内封收，待用，前药品皆临时制备，效亦随手而应，脓干肉长，百日奏功，其孙太守葛焜刻而传布，名曰广仁编（此法《千金方》亦有，《本草纲目》言之甚详，有中流一壶钞本竟挟前人之美为己有，秘本岂非欺人）。

余姚史嗣元祖母，年六十余，三月，背心偏右四五分，生一核如栗大，上一白头仅如绿豆，初不为异，但痒甚令婢磨擦，数日，白头内出脓少许，痒如故，旬日，满背煨肿，周回阔尺许，日夜呻吟，背若负石米，非壮妇莫能扶起，迎外科马医视之，云毒已成，非药所能，必开刀乃可，举家犹豫不忍。马曰：譬之救焚，火在屋下，必穴其顶，否则不尽不止。若复一日，必内溃不可为矣。不得已从其说，马举刀用麻札，露刃止四分，曰：外科不得已用刀针。唯背上不宜针，缘肉薄，破其膏肓即死矣。刀亦不敢深用，但破其腐肉。举家惧甚，马举刀纵横审视，各寸许，去腐肉若鸡卵大，脓血迸流，随以米醋煎滚，用羊毛笔蘸洗之，人人惶惧不忍视，而病者称快。且云：背上轻若干矣。马云：毒势正甚，疮口即当合，合则不可再破。即用桃枝竹，以丸镰去其上青皮，取次层竹衣，揉擦若软绵，以香油润湿，塞在疮口，朝夕一易之，易时仍以滚醋洗，有腐肉黑色者，用竹枝摘起，剪刀剪去，乃日服十全大补之剂，又十余日，方见长肉，嗣元年十四，日侍汤药，颇得其详，因述其颠末，以仁后世，恐畏惧刀针而坐视其毙也。

武昌张启明，述其父治江西商人，背左偏中疮起，根红肿，头白点，痒甚，张取薪，艾隔蒜灸三七壮，愈而不发，此上策也。

楚梦山沈君加楚，有谢张医文略曰：予疽发于背，初如粟，渐如盘，先生至，以忍冬草三饮之，调剂活命有数，护心有丸，既溃，洗有法，予获更生，实先生赐也。与前余南桥治法同。

挥使郭君，为人魁肥，右背疽发，腐溃遍体，张用刀割四围，忽败肉块下如拳，既愈，明年左背再发，亦张活之。

袁姓者，躯肥胖，疽发于背，止红晕，遍背硬肿，无白黍米点，肉紧皮厚，若负巨石然。张云：阳中阴症，不可药，不得已，用大针寸许，入皮有声，不知痛，竟不起。

按：《素问》云：痈疽不得顷时回，言不得治法，则顷刻殒命也。然痈疽之名虽多，

而要不出阴阳二证而已。发于阳者为痈，为热，为实；发于阴者为疽，为冷，为虚。故阳发则皮薄色赤肿高，多有椒眼而痛，阴发则皮厚色淡肿硬，状如牛皮而不痛。又有阳中之阴，似热而非热，虽肿而实虚。若赤而不燥，欲痛而无脓，既浮而复消，外盛而内腐。阴中之阳，似冷而非冷，不肿而实，微赤而燥，有肿而痛，外虽不盛而内实烦闷；阳中之阴，其人多肥，肉紧而内虚。阴中之阳，其人多瘦，肉缓而内实，而又有阳变为阴者，凉剂之过也；阴变为阳者，热药之骤也。然阳变阴者，其证多，犹可返于阳，故多生；阴变而阳者，其证少，不复能为阳矣，故多死，然间有生者，必得明医调治合法，百中得一耳。痈疽有寒热虚实，皆由气郁而成，当委之明医，量人虚实，察病冷热，推其因，究其原，而后治之，则内外相应而无失误矣。

《濮阳传》云：凡患肿毒无名者，用长青草酒煎服，出粗贴患处，屡验，其草四季长青，似菘菜叶，一名雪里青，一名荔枝草。

《濮阳传》云：有一人患对口疮甚急，遇方士取鹅子初出时收黄不尽，死在壳内者，用新瓦焙干为末，以好酒调服愈。

痈　疽

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剂，故中热，即为阴石柔剂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剂治之。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千古明眼治法无出于此）。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镵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于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胃热），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史记》。琇按：此案已见中热门）。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于肠胃之间，后五日当痈肿，后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胃）而弦（肝），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肝肾），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后五日而痈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肝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尽也），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痈肿，尽泄而死，热则上薰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史记》）。

唐李绩尝疾，医诊之云：得须灰服之方止，太宗遂自翦须烧灰赐服之，复令傅痈立愈，故白乐天云翦须烧灰赐功臣。

仁宗皇帝赐吕夷简，古人有语，髭可治疾，今朕翦髭与卿合药，表朕意也。

一人渊疽之发于肋下，久则一窍有声，如婴儿啼，灸阳陵泉二十七壮，声止而愈。

向友正淳熙中为江陵支使，摄公安令，痈发于胸臆间，拯疗半岁，弗愈，尝浴罢，病甚，委顿而卧，似梦非梦，见一丈夫，微揖而坐，传药方与之曰：用没药、瓜蒌、乳香，三味，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许诊知县，亦有此方，但不用瓜蒌。若用速效，宜服此。向即如所戒，不终剂而愈。后诣玉泉祷雨，瞻寿亭关王像，益所感梦者，因绘事

于家（《类编》）。

丹溪治一人性急味厚，尝服热燥之药，左肋一点痛，脉之轻弦重芤，知其痛处有脓，作内疽治（明眼），与四物汤。加桔梗、香附、生姜，煎十余贴，痛微微肿，如指大，令针之，少时，屈身而脓出，与四物调理而安。

薛己治一儒者，患流注，发热，作渴，头痛，自汗，脉洪数，按之无力，此气血虚也。用十全大补加麦冬、五味治之，益甚；仍用前药，加附子一钱，四剂，诸症悉退。却去附子，加肉桂，二十剂，气血渐复。又因劳心，发热恶寒，饮食减少，此脾胃复伤，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二剂热止食进，仍用大补元气而安。后因考试不利，怀抱不舒，更兼劳役，饮食日少，形气日衰，吐痰作渴，头痛恶寒，或热或止，仍用补中益气数剂，诸症渐愈，元气渐复，乃去附子，再加肉桂五分，百余剂而愈。

东侍御左胁下近腹，肝胆经部分，结一块，四寸许，漫肿不赤按之即痛，薛曰：此当补脾胃。彼谓肿疡，宜表散，乃服流气饮，胃气顿虚，七恶并臻。薛乃用四君加芎、归、酒炒芍药、姜、桂治之，胃气平而恶症退，乃去干姜，加黄芪数剂，疮赤微痛，又三十余剂，脓成，针之，用补中益气、加减八味而愈。盖肝胆属木，因肾水虚弱，不能滋生，况肝胆之血原少，岂可复行消散，且肿疡内外皆壅，宜托里表散为主。盖先于补气而佐以行散，非专攻之谓也。

一男子元气素弱，臀肿硬，色不变，饮食少，将年余矣。此气虚而未能溃也，先用六君为主，加芎、归、芍药治之，元气渐复，饮食渐进，患处渐溃，更加黄芪、肉桂，并日用葱熨之法，月余脓熟，针之，以十全大补汤及附子饼，灸之而愈。

一男子胁肿一块，日久不溃，按之微痛，脉微而涩，此形症俱虚，当补不当泻，乃以人参养荣汤，及艾炒热熨患处，脓成，以火针刺之，更用豆豉饼、十全大补汤，百剂而愈。

一妇人左臂患之，年许不溃，坚硬不痛，肉色不变，脉弱少食，月经过期，日晡益热，劳怒则痛，与参、芪、归、术、川芎、芍药、贝母、远志、香附、桔梗、丹皮、甘草，百余剂而消。

一妇人因怒，胁下肿痛，胸膈不利，脉沉滞，用方脉流气饮，数剂少愈，以小柴胡对二陈加青皮、桔梗、贝母，数剂顿退，更以小柴胡汤，对四物汤，二十余剂而瘥。

一妇人因闪肭，肩患肿，遍身痛，遂以黑丸子二服而痛止，以方脉流气饮二剂而肿消，更以二陈对四物加香附、枳壳、桔梗而全愈。

汪石山治一司训，年近六十，长瘦色苍，赴福建考试回，病背腿痈肿，一肿愈，一肿作，小者如盏，大者如钟，继续不已，俗曰流注是也。医皆欲用十宣散、五香汤、托里散。汪诊之，脉皆濡弱，曰：此非前药所宜也。夫以血气既衰之年，冒暑远涉热瘴之地，劳伤形热伤气矣。经云：邪气所凑，其气必虚。理宜滋补，使气运血行，肿不作矣，遂用大补汤减桂，倍加参、芪、归、术，佐以黄柏、黄芩、红花，服至二三十贴，视肿稍软者，用砭决去戎脓。未成者，果皆消释，仍服二三十贴，以防后患。

江应宿治刑部正郎昆石容公，肋下近腰软处，患痈肿，外科用消毒药，既溃月余，疮口不敛，肌瘦神悴，诊得六脉缓弱无力，乃用补中益气，人参加作三钱，黄芪五钱，时值七月少加黄柏以救肾水，麦冬、五味，以滋养化源（亦可法），食进而疮敛，三十余剂而痊。

脑顶疽

东垣治一人因饮酒太过，脉沉数，脑之下，项之上，有小疮，不痛不痒，谓是白疮，慢不加省，二日后，觉微痛，又二日，脑顶麻木，肿势外散热毒炽发，又三日

（七日矣），痛大作。一医以五香连翘汤；又一医云：此疽也。然而不可速疗，须四月可愈。果如二子言，可畏之甚也。乃请东垣视之，谈笑如平时，且谓疮固恶，可无虑耳。且膏粱之变不当投五香，疽已七八日，当先用火攻之策，然后用药，午后用火艾炷如二核许者攻之，至百壮，乃觉痛，次为处方。云是太阳膀胱之经，其病逆，当反治，脉中得弦紧（阴），按之洪大（阳）而数（阳中之阴），且有力，必当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使气和则已。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以时言之，可收，不可汗，经病禁下（太阴经不可下），法当结者散之，咸以软之，然寒受邪（紧脉），而禁针，以诸苦寒为君，为用甘寒为佐，酒热为因，用为使，以辛温和血，夫辛以散结为臣，三辛三甘，益元气而和血脉，淡渗以燥淫，扶持秋令，以益气泻火，以入本经之药以和血，且为引用，既以通经，以为主用，君用芩、连、黄柏（君），生地黄、知母（佐）酒制之，本经羌活、独活、防风、藁本、防己、当归、连翘（和血散热）以解结，黄芪、人参、生甘草（补元）、陈皮（佐）、苏木、泽泻（使）、桔梗配诸苦寒者三之一，多则滋荣气补土也。生甘草泻肾之火，补下焦元气，人参、陈皮以补胃，苏木、当归尾去恶血，生地、归身补血，酒制汉防己除膀胱留热，泽泻助秋令，去酒之湿热，必以桔梗为舟楫，乃不下沉（此方可通治太阳经毒），服后疽当不痛大折，精气大旺，饮啖进，形体健，投床大鼾，日出乃寤，以手扪疮，肿减七八矣。李疑疮适透喉，遽邀视之，惊喜曰：疮平矣。不五七日，作痂而愈。

东垣又曰：凡疮皆阴中之阳，阳中之阴，二证而已。我治此疮，阳药七分，阴药三分，名曰升阳益胃散，胜十宣也。老人宜之，亦名复煎散。

陈录判母年七十余，亦冬至后，脑出疽，形可瓯面大，疡医诊视，曰：俟疮熟，以针出脓。因怒笞侍妾疮辄内陷凹一韭叶许，面色青黄不泽，四肢逆冷，汗出身清时复呕吐，脉极沉细而迟（温补无疑身不热而清可想）。盖缘衰老之年，严寒之时，病中苦楚，饮食淡薄，已涤肥脓之气，独存瘦瘁之形，加之暴怒，精神愈损，故此有寒变也。病与时同，速制五香汤一剂，加丁香、附子各五钱，剂尽，疡复大发，随症调治而愈。《内经》曰：凡治病必察其下。谓察时下之宜也。诸痛疮疡，皆属心火。言其常也。如疮盛形羸，邪高痛下，始热终寒，此反常也。固当察时下之宜而权治。故曰：经者常也，法者用也，医者意也。随所宜而治之，可收十全之功矣。

石山治一人，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颈项少阳之分，痈肿如碗，诊之，脉浮小而滑曰：少阳多气少血之经，宜补。若用寻常驱热败毒之药，痈溃之后，难免他患。遂煎参芪归术膏一二斤，用茶调服无时。盖茶能引至少阳故也。旬余痈溃而起。

丹溪治一妇，年将七十，形实，性急，而好酒，脑生疽，才五日，脉强紧急且涩，用大黄酒煨细切，酒拌炒为末，又酒拌人参炒入姜煎调一钱重，又两时，再与得睡而上半身汗，睡觉，病已失，此内托之法也（娘按：此案已见疮疡门）。

一人患脑疽，面目肿闭，头烦如斗，此膀胱湿热所致。以黄连消毒散二剂，次以槐花酒二碗，顿退，以指按下，肿即复起，此脓成也。于颈额肩颊各刺一孔，脓并涌出，口目始开；更以托里药加金银花、连翘，三十剂全愈（正治法）。

薛已治阁老翟石门子，耳中作痛，内服外敷，皆寒凉败毒，更加项间坚硬，肉色如故，烦连于胸，寒热欲呕，饮食少思，薛视之，肿虽坚而脉滑数，此脓内溃也。虽属手三阳热毒之症，然其元气已伤，寒凉凝结，不能外溃。先用六君子汤、补中益气各二剂，调补脾胃，升发阳气，患处赤软，针出脓秽甚多，仍服数剂而愈。

一武职河南人，年逾五十，患脑疽内溃，热渴头面肿胀如斗，胸背色烦如涂丹，烦热便秘，此表里俱实。时虽仲冬，若非苦寒之剂，内疏外泄，不救，遂针周顶出脓，及用清凉饮，内加大黄五钱，再用消毒散而愈（正治）。

一人脑患疽，发热口渴，医用苦寒药，脓水益多发热益甚，面目赤色，唇舌燥烈

小便淋痛，昼夜不寐（阴虚），死在反掌，请薛治之，乃以加减八味丸料（从治），加参、芪、归、术、麦冬、甘草，煎服之，熟睡半日，觉来诸症悉退，不数剂而疮愈。薛曰：病虽愈，当固其本元，彼不经意，且不守禁，次年患中风，后患背疽而殁。

锦衣叶夫人患脑疽，口干舌燥，内服清热，外敷寒凉色黯不炊，胸中气噎，症属气虚寒，彼疑素有痰火，不受温补，薛以参、芪各五钱，姜、桂各二钱，一剂，顿然肿溃，又用大补药而愈。

一妇冬患脑肿痛，热渴，用清热消毒，溃之而愈。次年三月，其舌肿大，遍身发疔，如紫葡萄，不许其数，手足尤多，乃脾胃受毒，各刺出黑血，服夺命丹七粒，出臭汗，疮热益甚，便秘二日，与大黄、芩、连各三钱，升麻、白术、山栀、薄荷、连翘各二钱，生草一钱，水煎三五沸服之，大小便出臭血甚多，下体稍退，乃磨入犀角汁再服，舌本及齿缝出臭血，诸毒乃消，更以犀角地黄丸而愈。

一男子素善怒，左项微肿渐大如升，用地黄、补中益气而愈。

多骨疽

薛己治一男子，年将三十，上腭肿硬，年余方溃，半载未愈，内热作渴，肢体消瘦，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治之，元气渐复，出骨一块，仍服前药，诸症悉去，疮口亦敛。

一男子自十四岁闪足肿痛，服流气饮，外敷寒凉，腐溃而至十六，疮口开张，足背漫肿黯，骨黑露出，形体消瘦，盗汗不止，发热，口舌干燥，天真已丧，用十全大补汤、六味地黄丸各五十余剂，元气渐复，患处渐赤，脱落骨一块，又各服五十剂愈。

一妇人年二十余，素清弱，左手背骨渐肿，二年后溃，而脓水清稀，患处色黯，连背发肿，形体愈瘦，内热晡热，自汗盗汗，经水两月一至，朝用归脾汤，夕用逍遥散，患处并肿背，频用葱熨，两月，诸症渐愈，疮出一骨。仍服前药，又三月，前后用三百余剂，喜主母体恤，得愈。

瘰疬

薛立斋治阁老杨石斋子，年十七，发热作渴，日晡颊赤，脉数而虚，用补阴、八珍汤五十余剂，又加参、芪、归、术为主，佐以熟地、白芍、麦冬、五味，脓水稠而肌肉生，更服必效散一剂，疬毒去而敛。

容台张美之善怒，患之，时孟春，或以为肝经有余之症，用克伐之剂，不愈，薛以为肝血不足，用六味地黄、补中益气以滋化源，至季冬而愈。此症果属肝火风热，亦因肝血不足。若主伐肝，则脾土先伤，木反克土。此症或延于胁腋，或患于胸乳，皆肝胆三焦之经也。亦当以前法治之。

一儒者缺盆间，结一核，薛谓此肝火、血燥、筋挛，法当滋肾水，生肝血，彼反服行气化痰，外敷南星、商陆之类，渐如覆碗，仍用前药以滋化源间与芦荟丸，以清肝火，年余，元气复而肿消。

一男子颈间结核大溃，年余不愈；又一男子鬓间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渐大如桃；又一妇人左眉及发际，结核年余矣。皆与清肝火、养肝血、益元气而并愈。此症亦有大如升斗者，治以前药，无不取效。

一妇人瘰疬久不愈；或以木旺之症，用散肿溃坚汤代之，肿硬益甚，薛以为肝经气血亏损，当滋化源，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至春而愈。此症若肝经风火暴病，元气无亏。宜用前汤（散肿溃坚）。若风木旺而自病，宜用泻青丸，虚者用地黄丸。若水不能生木，亦用此丸。若金来克木，宜补脾土，生肾水。大凡风木之病，壮脾土，则木自不能克矣。若用伐肝，则脾胃先伤，而木反克土矣。

一妇患之，恐不起，致少寐，年余疡破，脓水淋漓，经水或五十日，或两月余一至，误服通经丸，辗转无寐，午前恶寒，午后发热，薛以为思虑亏损脾血，用归脾汤作丸，午前以六君送下，午后以逍遥送下，两月余得寐，半载后经行如期，年余疮愈。

一妇疡溃后，发热，烦燥作渴，脉大而虚，以当归补血汤，六剂而寒热退，又以圣愈汤（圣愈汤：生地、熟地、川芎、归身、人参、黄耆）数剂而痊，更以八珍加贝母、远志，三十余剂而敛。

一妇人项结核，寒热头痛，胁乳胀痛，内热口苦，小便频数，症属肝火血虚，用四物加柴胡、山栀、胆草（妙方）而愈，又用加味逍遥散而安。

一妇瘰疬后，遍身作痒（诸痒为虚），脉大按而虚，以十全大补加香附，治之而愈。大凡溃后，午前痒作气虚，午后痒作血虚。若作风症治之，必死。

一妇人项核肿痛，察其气血俱实，先以必效散一服下之，更以益气养荣汤补之，三十余剂而消。常治此症，若必欲出脓，但虚弱者，先用前汤，待其气血稍充，乃用必效散，去其毒，仍用补药，无不效。未成脓者灸肘尖，调经解郁，及隔蒜灸多日，稍有脓，即针之。若气血复而核不消，却服散坚之剂，月经不应，气血不损，须用必效散，其毒一下，即多服益气养荣汤。如不应，亦灸肘尖。如疮口不敛者，更用豆豉饼、琥珀膏。若气血大虚，或不慎饮食七情者不治，然此症以气血为主，气血壮实，不用追蚀之剂，亦能自腐，但取去使易于收敛耳；血虚而用追蚀，不惟徒治，适以取败耳。

江应宿治休宁吴氏子年十七，患瘰疬三年矣。疡医用烂药刀砭破取，疮口甫平，即复肿，累累如贯珠，遍体疮疥，两胁肿核如桃，予诊之，微弦而数，即语之曰：肝肾虚热，则生疬矣。当从本治内消（可法可师），以柴胡、当归、连翘、黄芩、黄连、牛蒡、三棱、桔梗、花粉、红花，十余剂，再与黄连、海藻、昆布、干葛、石膏、山栀、龙胆、连翘、花粉为丸，以清其上，更令空心服六味地黄丸，以滋化源（二者兼治药无遗憾），未尽一料，疬消疮愈，不复作矣。

鬓　疽

薛立斋治侍御朱南皋患鬓疽，肿痛发热，日晡尤甚，此肝胆二经血虚火燥，用四物加元参、柴胡、桔梗、炙草而愈。又因劳役，发热畏寒，作渴，自汗，用参、芪、归、术、炙草、陈皮、五味、麦冬、炮姜而瘥。

州守胡廷器，年七十，有少妾，患前症，肿烁作痛，头目俱胀，此肾水不足、肝胆火盛血燥，用六味丸料四剂，疮头出水而愈。二年后，七情失宜，饮食劳役，仍肿痛，烦热喘渴，脉洪大而虚，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胃，用六味地黄以补肾肝而愈（如此症而纯用滋化源之药，非先生不能，不如江案之可法也）。

附骨疽

东垣治一男子，于左大腿边，近膝股肉，出附骨疽，不辨肉色，漫肿，皮泽坚硬，疮势甚大，其左脚乃胫之脾上也。更在足厥阴肝经之分（阴包穴），少侵足太阴脾经之分（血海穴），其脉，左三部细而弦，按之洪缓，微有力。用生地一钱，黄柏二分，肉桂三分，羌活五分，归梢八分，土瓜根三分，柴胡梢一钱，连翘一钱，黄芪二钱，作一服，酒一盏，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空心热服。

一老人年七十，因寒湿地气，得附骨痈于左腿外侧，足少阳胆经之分（中渎穴），微侵足阳明分（阴市穴），阔六七寸，长一小尺，坚硬漫肿，不辨肉色，皮泽深，但行步作痛，以指按至骨，大痛，与药一贴立止（照前案方），再日，柔软而肿消，与内托黄芪酒煎汤愈（汤见《集成》）。

孙彦和治一人，年逾五旬，季夏初，患右臂膊肿盛，上至肩，下至手，指色变皮

肤凉，六脉沉细而微，此乃脉症俱寒，疡医莫辨。孙视之曰：此乃附骨痈。开发已迟，以燔针启之，脓清稀，解次日，肘下再开之加呃逆不绝，孙与丁香柿蒂散两服，稍缓，次日呃逆尤甚，自利，脐腹冷痛，腹满，饮食减少，时发昏愦，于左乳下黑尽处灸二七壮（《千金》妙法），又处托里温中汤，用干姜、附子、木香、沉香、茴香、羌活等分，㕮咀一两半，欲与服。或者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又当盛暑之时，用干姜、附子可乎？孙曰：法当如是。《内经》曰：脉细，皮寒，泻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况呃逆者，胃中虚寒极也。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是言其常经也。此症内外相反，须当舍时从症，非大方辛热之剂急治之，则不能愈。遂投之，诸症悉去，饮食倍进，疮势温，脓色正，复用五香散数剂，月余平复。吁！守常者众人之见，知变者智者之事，知常而不知变，奚以为医？

南司马王荆山，腿肿作痛，寒热发渴，饮食如故，脉洪数而有力，此足三阳经湿热壅滞。用槟苏败毒散一剂，而寒热退，再剂而肿痛消；更用逍遥散而元气复。两月后，因怒，肿痛如锥，赤晕散漫，用活命饮二剂而痛缓；又用八珍加柴胡、山栀、丹皮而痛止。复因劳役，倦怠懒食，腿重头晕，此脾胃气虚也，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安。

一膏粱酒色之人，患四日而入房，两臀硬肿，二便不通（不可为实），肾开窍于二阴，此属肝肾亏损。用六味丸料加车前、牛膝而便利，用补中益气而肿硬消。

一上舍内肿如锥，外色如故，面黄体倦，懒食或呕痛伤胃也。用六君汤以壮脾胃，更以十全大补以助其脓，针之，用前汤倍加参、芪、芎、归、麦冬、五味、远志、贝母而疮敛。

丹溪治一壮年，骹骨疼，以风药饮酒一年，乃以防风通圣散，去硝、黄，加生犀角浮萍，与百余剂，成一疽，近皮革脓出而愈。后五六年，其处再痛。朱曰：旧病作，无能为矣。盖发于新娶之后，多得香辣肉味。若能茹淡远房劳，犹可生也。出脓血四五年，沿及腰背皆空，又三年而死，此纯乎病热者。

一女髀枢穴（无考）生附骨疽，在外侧廉少阳之分，始末悉用五香汤、十宣散。一日，恶寒发热，膈满，犹大服五香汤，一夕，喘死，此升散太多，阴血已绝、孤阳发越于上也。

一少年天寒极劳，骹骨痛，两月后生疽，深入骨边，卧二年，取剩骨而安，此寒转热者也。

肺　痈

丹溪治一少妇，胸膺间溃一窍脓血与口中所咳相应而出，以参、芪、当归，加退热排脓等药而愈。一云此因肺痿所致。

项彦章治一人病胸膈壅满，昏不知人，项以杏仁、薏苡之剂，灌之立苏，继以升麻、黄芪、桔梗消其脓，服之逾月瘳。项所以知其病者，以阳明脉浮滑，阴脉不足也。浮为风，而滑为血聚，始由风伤肺，故结聚，客于肺，阴脉之不足，则过于宣逐也。诸气本乎肺，肺气治，则出入易，菀陈除，故行其肺气而病自已（已见前痞满门）。

石山治一妇，年近三十，形色瘦白，素时或咳嗽一二声，月水或前或后，夏月取凉，遂咳甚不能伏枕者月余，嗽痰中或带血，或兼脓，嗽急则吐食，医用芩、连、二陈不效，复用参、芪等补药病重。汪视左脉浮滑，右脉稍弱而滑，幼伤手腕，掌不能伸，右脉似难凭矣，乃以左脉验之，恐妊兼肺痈也。遂以清肺泄肺之剂进之，三服而能著枕，痰不吐，脓不咯，惟时或恶阻，汪曰：此妊之常病也。教用薏苡仁（苡仁胎前禁用，有肺痈亦不禁，可见有病病受如此）、白术、茯苓、麦冬、黄芩、阿胶煎服，病减，月余复为诊，脉皆稍缓而浮。曰：热已减矣。但吐红太多，未免伤胃。教用四

君子加陈皮、黄芩、枳壳煎服调理。妊至六月，食鸡病作，却鸡而愈，至九月，病又复作，声哑，令服童便获安。汪曰：产后病除，乃是佳兆。病若复作，非吾所知，月足而产，脾胃病作，加泄，竟不救。

一儒者，鼻塞流涕，咳吐脓血，胸膈作胀，先用消风散，乱发灰，二服而鼻利，又用四君芎归及桔梗汤而愈。后因赴选劳役，咳嗽吐脓，小便滴沥，面色黄白，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肾水，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而愈。

一儒者素善饮，咳痰项强，皮肤不泽，此肺痈也。盖肺系于项，故项不能转侧，（非风痰而项焉能强断之肺痈，见亦神）。肺气虚弱，故皮肤不泽。先用桔梗汤以治肺，后用八珍补肺汤以补脾土，生肺金而痊。

一男子吐脓血，饮食少思，胸腹胀，脾肺心脉皆洪数（洪数脉不佳），此火不能生土，土不能生金，用桔梗汤为主，佐以补中益气而愈。

一男子不时咳嗽，作渴自汗，发热便数，彼恃知医，用清肺降火，理气渗利之剂，小便不通，面目赤色，唇裂（似火），痰壅，肺脾胃三脉浮大按之而数，此足三阴亏损，不能相生当滋化源，否则成痈。彼不信，仍用分利之剂，后果患肺痈，始悟其言，用桔梗汤，及滋化源而愈。

一男子面赤吐脓，发热作渴，烦躁引饮，脉洪数而无伦次，此肾火伤肝，先用加减八味丸加麦冬（妙法）大剂一钟，热渴顿止，久睡，觉而神爽索食，再剂，诸症又减六七，仍用前药，更以人参五钱，麦冬二钱五分，五味二钱，水煎代茶，日饮一剂，月余而安。此症面赤者，当补脾肾；面白者，当补脾肺。故用此药。

江应宿治贡士汪宾篁患滞下赤白，月余，逆予诊视，投药数剂而愈。六脉洪数不减，即告之曰，公年高足三阴虚损，不能相生，当滋化源，否则恐生他病。与六味地黄丸，加生脉散，因循半月，未及修制，遂觉右乳傍牵痛，面赤，吐痰腥臭，脉洪大浮数，按之无力，予曰：脉数不时见，此肺痈也。次日，吐脓血甚多，投以桔梗汤加羚羊角，未应，再与升麻汤（升麻汤：一升麻、桔梗、苡仁、地榆、赤芍、生甘草、丹皮、黄芩）十余剂，更以前丸滋其化源而愈。

胃　痈

薛立斋治一膏粱之人，寒热作渴，不时咳吐，口内血腥，又五日，吐脓血，皮毛错纵，用射干汤四剂，脓血已止。但气壅痰多，以甘桔汤，二三剂而愈。

一男子用射干汤之类乍愈，但气喘体倦，发热作渴，小便频数，用补中益气加山药、山茱萸、麦冬、五味。时仲夏，更以生脉散代茶，饮而愈。

一老妇素味厚，吐脓已愈，但小便淋沥，用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及加减八味丸而愈。膏粱之人，初起清胃散亦可用。

江应宿治上舍汪中宇患喉肿，不进饮食腹中不饥但日饮清茶数盏，召予视之，诊得气口紧数，此胃痈也。脓已成，宜引下行（可法）。投以凉膈散，稍稍利一二度，次早吐脓血，再服射干汤一剂，即知饿索饮食，六剂全愈。

肠　痈

丹溪治一女子腹痛，百方不治，脉滑数时作热，腹微急，曰痛。病脉当沉细，今滑数，此肠痈也（妙妙）。以云母膏一两（云母膏即阳起石），丸梧子大，以牛皮胶溶入酒中，并水下之，饷时服尽，下脓血一盆而愈。

一妇以毒药去胎后，当脐右结块，块痛甚则寒热，块与脐高一寸（有形之块），痛不可按，脉洪数，谓曰：此瘀血流溢于肠外肓膜之间，聚结为痈也。遂用补气血行结滞排脓之剂，三日，决一锋针，脓血大出，内如粪状者臭甚。病妇恐，因谓气血生肌，

则内外之窍自合，不旬日而愈。

羽林妇病，医者脉之，知其肠中有脓，为下之即愈。盖寸口脉滑而数，滑则为实，数则为热，滑则为荣，数则为卫（脉法佳），卫数下降，荣滑上升，荣卫相干，血为浊败，小腹痞坚，小便或涩，或时汗出，或复恶寒，脓已成，设脉迟紧，聚为瘀血，下之即愈。

沧洲治郡守李母庞，病小腹痛，众医皆以为瘕聚，久药不效，吕诊循其少阴脉，如刀刃之切手，胞门芤而数，知其阴中痛，痈结小肠也。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隐，不敢以闻。幸出侍人语之，乃出老妪。吕曰：苦小肠痈，以故脐下如瘕聚。今脓已成，痛迫于玉泉，当不得前后溲，溲则痛甚。妪拜曰：诚如公言。遂用国老（甘草）、将军（大黄）为向导，麒麟竭、琥珀之类攻之，脓自小便溃，应手愈。

虞恒德治一人得潮热，微似疟状，小腹右边有一块，大如鸡卵作痛，右脚不能伸缩（琇按：俗名缩脚肠痈），一医作贲豚气治十余日不验。虞诊其脉，左寸芤，而带涩，右寸芤，而洪实（积血未成脓故寸芤，若脓已成则洪数），两尺两关俱洪数，曰：此大小肠之间，欲作痈耳，幸脓未成，犹可治。与五香连翘汤，加减与之，间以蜈蚣炙黄，酒调服之，三日愈。

儒医李生，治一富家妇有疾，诊之曰：肠胃间有所苦耶：妇曰：肠中痛不可忍，而大便从小便出（琇按：交肠症亦如此），医皆谓古无此症，不可治。李曰：试为筹之，若服我之药，三日当瘳。下小丸子数十粒，煎黄芪汤下之，下脓血数升而愈，其家喜问治法。李曰：始切脉时觉芤脉，见于肠部。《脉诀》云：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痈。此痈在内，所以致然。所服者，乃云母膏为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医矣（《王仲言余话》）。

薛己治一男子，里急后重，下脓胀痛，用排脓散、蜡矾丸而愈。后因劳，寒热体倦，用补中益气而安。

一妇人小腹胀痛，小便如淋，此毒结于内，先以神效瓜蒌散二剂，少愈，更以薏苡仁汤而安。

一妇人小腹胀痛而有块，脉芤而涩，此瘀血为患，以四物加元胡索、红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剂，血下而愈。

一妇人小腹胀痛，大便秘涩，转侧有水声，脉洪数，以梅仁汤一剂，下瘀血，诸症悉退，再以薏苡汤二剂而瘥。

一妇人脓成胀痛，小便不利脉洪数，服太乙膏三钱，下脓甚多，胀痛顿止，以瓜蒌散、蜡矾丸，及托里而安。

一妇人产后恶露不尽，小腹作痛，服瓜子仁汤，下瘀血而瘥。凡瘀血停滞，宜急治之，缓则腐化为脓，最为难治。若流注关节，则为败症。

江汝洁治一男子，病小肠痈初起，左小腹近胁下一块如掌大，甚疼，江以蜂蜜，调大黄末敷于痛处，再以生姜一大块，切片置于大黄之上，以火熨之（妙法可师），四五度，痛即止，逾半月而块自消。

一人胁破，肠出臭秽，急以香油抹肠送入，即不出。又以人参、枸杞子煎汤淋之，皮自合，吃猪肾粥，十日愈。

江应宿治汪上舍之内当，当脐结痛，发热恶寒，脉洪数，此肠痈也。投以仙方活命饮、五香连翘汤、瓜蒌散，俱不应，过七日，小便间有脓血，乃制云母膏为丸，十数服而愈，可见药之对病，其验如此。

悬　痈

谷道外肾之间，所生痈毒，名为悬痈，医书所不载，世亦罕有知者。初发唯觉痒

甚，状如松子大，渐如莲实，四十余日后，始赤肿如胡桃，遂破。若破，则大小便皆自此去，不治。其药用横纹大甘草一两，截长三寸许，取山涧东流水一大盆，井水河水不可用，以甘草蘸水，文武火慢炙，不可性急，须用三时久，水尽为度，擘视甘草水中润为透，却以无灰酒两碗煮，俟至一半作一服温饮之，初未便效验，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平，虽再进无害。兴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痈，众医拱手，两服而愈。

薛己治赵州守脓多作痛，五月余矣，晡热口干，盗汗食少，体倦气短，脉浮数而无力，用补中益气加制甘草、五味、麦冬三十余剂，食进势缓，又以六味丸料五十余剂，脓溃疮敛。后因怒，作痛少食，胁痛发热，仍用前汤而安，喜其禀实，慎疾而得愈。

江应宿治族弟应楚，在燕京患悬痈，气短咳逆，面赤，口期期不能成语，素有痔漏，多服寒凉解毒，大伤中气，脉浮数而无力，用补中益气，一服而咳逆定，数剂而脓血溃，五十余剂而愈。

便　痈

薛立斋治一儒者年二十，左患便痈，用托里药，溃而将愈，入房，发热作痛，右边亦作，脓水清稀，虚证悉具，脉洪大可畏，用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脉症顿退，继用大补汤三十剂而敛。

一儒者肿痛便涩，用八正散清肝火、导湿热，二剂而肿痛愈，再用小柴胡加芎、归、泽泻、山栀二剂，以清肝火、补脾血，而小便利。

一男子肿痛不止，用活命饮一剂而痛止，再剂而肿消。

一男子痛甚发热，用前饮一剂痛止，再以神效瓜蒌散加山栀、柴胡，二剂而消。

一男子肿而不溃，用参、芪、归、术以补托元气，用白芷、皂角刺、柴胡、甘草以排脓清肝，数剂而溃，复以八珍加柴胡，补其气血而愈。

江应宿治一男子患便毒，两胯叡间坟起燉赤，大如鹅卵，服败毒散，及消毒利药不应，过予求治，投以知母、贝母各五钱，僵蚕、川山甲（俱各炒）一钱，大黄三钱（炒方），作一服，利下，脓血从大便出，痛肿减半，再剂而已。后治人皆验，大黄以强弱加减。

下　疳　疮

薛立斋治庶吉士刘华甫，茎中作痛或出白津或小便秘涩，先用小柴胡加山栀、泽泻、黄连、木通、胆草、茯苓二剂，以清肝火，导湿热诸症渐愈。因劳倦，忽寒热，用补中益气汤治之而安，又用六味丸以生肝血、滋肾水，诸症全愈。

一儒者茎中作痒，发热倦怠，外皮浮肿，二年矣。此肝肾阴虚，用八珍加柴胡、山栀及六味丸而愈。有兼阴毛间生虫作痒，当以桃仁研烂涂之。

一人因劳而患燉痛，寒热体倦，头疼，小便赤涩，用补中益气加车前、山栀而消。

一士人患下疳，寒药伤胃，腐溃肿痛日晡热甚，口干体倦，食少欲呕，先用六君加柴胡、升麻，脾胃醒而诸症退；更以补中益气加炒黑山栀，肝火退而肿痛痊。

肩　痈

丹溪治一人肩井后肿痛，身热且嗽，其肿按之不坚，此乃酒痰流结也。遂用南星、半夏、瓜蒌、葛根、芩、连、竹沥作煎饮之，烧葱根炒肿上，另用白芥子、白矾作小丸，用煎药吞二十丸，须臾痰随嗽出，半日，约去三四碗而愈。

薛己治一妇卧床十二年矣，遇回禄益加忧郁，甲辰三月，右肩下发一块，燉肿如瓯，中赤外白，用凉药一剂不解，次用十宣散四剂（十宣散方：人参、黄耆、当归、甘

草、白芷、川芎、桔梗、厚朴、防风、桂），加痛，略红，迎徐医视之，连投参、芪、丁、桂、防风、白芷之类，脓溃。徐云：无患矣。辞后，眩晕呕逆，恶寒战栗，顶陷脓清，其夫检《外科发挥》，至发背门云：若初起一头如黍，不肿不赤，烦躁便秘，四五日间生头，不计其数，疮口各含一粟，名曰莲蓬发，云云。始骇为恶症，治法虽详，不谙于行，迎薛至，诊云：辛凉解散，气血两虚者忌之。连投参、芪、归、术、地黄、姜、附大剂，肿高脓稠，兼纡乌金膏，数日，果腐落筋如脂膜者数斤，仍用前剂，每服人参加至八钱，日进二服，逾二月平复。

乳　痈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云：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宣室志》）。

一妇形脉稍实，性躁，难于后姑，乳生隐核，以本草单味青皮汤，间以加减四物汤，加行经络之剂，治两月而安。

一后生作劳，风寒夜热，左乳痛有核如掌，脉细涩而数，此阴滞于阳也。询之，已得酒，遂以瓜蒌子、石膏、干葛（阳明胃经）、台芎、白芷、蜂房、生姜同研入酒服之，四贴而安。

时康祖为广德宰，事张王甚谨，后授温倅，左乳生痈，继又胸臆间结核，大如拳，坚如石，荏苒半载，百疗莫效，已而牵掣臂腋彻于肩，痛楚特甚，亟祷王祠下，梦闻语曰：若要安，但用姜自然汁制香附服之（妙方），觉呼其子，检本草视之，二物治证相符，访医者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姜汁浸一宿，为末二钱，米饮调，才数服，疮脓流出，肿硬渐消，自是获愈（《志庚》）。

薛立斋治一儒者两乳患肿，服连翘饮，加坚硬，食少，内热，胸胁作痛，日晡头痛，小便赤涩，此足三阴虚而兼郁怒，前药复损脾肺。先用六君加芎、归、柴、栀，四十余剂，元气复而自溃，乃作痛恶寒，此气血虚也。用十全大补、六味地黄而愈。

封君袁阳泾，左乳内结一核，月余赤肿，此足三阴虚兼怒气所致，用八珍加柴、栀、丹皮四剂，赤肿渐退，内核渐消，又用清肝解郁汤而愈。时当仲秋，两目连札，肝脉微弦，此肝经火盛而风动也。更加龙胆草五分，并六味地黄丸而愈。若用清热败毒、化痰行气，鲜不误者。

一儒者两胁作胀，两乳作痛，服流气饮、瓜蒌散，半载后，左胁下结一块如核，肉色不变，劳则寒热此郁结气伤而为患，虚而未能溃也。八物加柴胡、远志、贝母、桔梗，月余色赤，作痛，脓将成矣；又服月余，针之出脓碗许，顿然作呕，此胃气虚而有痰也。令时嚼生姜，服六君子汤，呕止，加肉桂而疮愈，彼后出宰，每伤劳怒，胸乳仍痛，并发寒热，服补中益气加炒山栀愈。

一妇人内热胁胀，两孔不时作痛，口内不时辛辣。若卧而起急则脐下牵痛，此带脉为患。用小柴胡加青皮、黄连、山栀二剂而瘥。

一妇人久郁，右乳内肿硬，用八珍汤加远志、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蒌散，两月余而消。

一妇人左乳内肿如桃，不痛不赤，发热渐瘦。用八珍加香附（生姜汁制）、远志、青皮、柴胡百余剂，又兼服神效瓜蒌散三十余剂，脓溃而愈。

一妇人禀实性躁，怀抱久郁，左乳内结一核，按之微痛。以连翘饮子二十余剂，少退，更以八珍加青皮、香附、桔梗、贝母，二十余剂而消。

一妇人发热作渴，至夜尤甚，两乳忽肿，肝脉洪数，乃热入血室也。用加味小柴

胡汤，热止肿消。

一妇人因怒，左乳作痛，发热，表散太过，肿热益甚，用益气养荣汤数剂，热止脓成，不从用针，肿胀热渴，针脓大泄，仍以前汤，月余始愈。此症若脓未成未破，有薄皮剥起者，用代针之剂，其脓自出，不若及时用针，不致大溃。若脓血未尽，辄用生肌，反助其邪，慎之。

一妇人脓清肿硬，面黄食少，内热晡热，自汗盗汗，月经不行，此肝脾气血俱虚。用十全大补加远志、贝母，及补中益气各三十余剂，外用葱熨患处，诸症寻愈。

一妇人脓成胀痛，欲针之不从，数日始针，出败脓三四碗许，虚证蜂起，几至危殆，用大补两月余而安。若元气虚弱不作脓者，用益气养荣汤补之，脓成即针。若肿痛寒热，怠惰食少，或至夜热甚，用补中益气，兼逍遥散，补之为善。

一产妇因乳少，服药通之，致乳房肿胀，发热作渴，以玉露散补之而愈。夫乳汁乃气血所化，在上为乳，在下为经。若冲任之脉盛，脾胃之气壮，则乳汁多而浓，衰则淡而少，所乳之子亦弱而多病。又有屡产无乳，或大便涩滞，乃亡津液也，当滋化源。

一妇人右乳内结三核，年余不消，朝寒暮热，饮食不甘，此乳岩。以益气养荣汤百余剂，血气渐复，更以木香饼熨之，年余而消。

一妇人年二十有五，素虚弱，多郁怒，时疫后脾胃愈虚，饮食愈少，又值气忿，右乳胁下，红肿，应内作痛，用炒麦麸熨之，肿虽少散，内痛益甚，转侧胸中如物悬坠，遂与加减四物汤，内肿如鹅卵，外大如盘，胸胁背心相应而痛，夜热势甚，时治者皆以攻毒为言。薛云：此病后脾弱，而复怒伤肝，治法惟主于健脾气平肝火，则肿自消而病自愈矣（病后治法）。惠方以八物加陈皮、黄芪、柴胡、山栀、白芷，服八剂，病减六七，去白芷，加青皮、木香、桔梗，又六剂而全愈。若用攻毒之剂，病胡能瘳。

一妇产后忽两乳细小，下垂过小腹，痛甚，名乳悬。用芎、归各一斤，内用半斤水煎，余用烧烟薰口鼻，二料乃效。

腹　痛

吕沧洲治一小儿十二岁，患内痈，腹胀脐凸而颇锐，医欲刺脐出脓，其母不许，请吕视之，见一僧拥炉炽炭，燃铜箸一枚烈火中，瞪目视翁曰：此儿病痈发小肠，苟舍刺脐，无他法，吕谕之曰：脐，神阙也。针刺所当禁，矧痈舍于内，惟当以汤丸攻之，苟如而言，必杀是子矣。僧怒，趋而出，吕投透脓散一匕，明日，脓自气合溃，继以十奇汤，下万应膏丸而瘥。

薛己治给事钱南郭，腹内患痈，已成而不见，欲用托里之药，发之，彼用行气破血，以图内消，形体甚倦，饮食益少，患处顿陷，色黯坚硬，按之不痛，仍用大补之剂，色赤肿起，脓熟针之，再用托里，肿溃渐愈而消。

一男子腹内作痛，腹外微肿，或欲药汗之，薛曰：肉色如故，脉数无力，此元气虚损，毒不能外发。遂与参、芪、归、术之类，数剂渐发于外；又数剂，脓成而欲针之。彼惑于人言，用大黄、白芷、川山甲之类，引脓从便出，以致水泻不止，患处平陷，自汗盗汗，热渴不食，仍用前剂，加半夏、陈皮、姜、桂四剂，形气渐复；又数剂，针去其脓，仍用补剂，幸幼未婚，故得痊也。

鸿胪苏龙溪小腹内肿胀作痛，大小便秘结作泻，欲饮冷，脉洪数而实，用黄连解毒散二剂，热痛顿止，二便调和，用活命饮而愈。

大司马李梧山，腹痛而势已成，用活命饮一剂，痛顿退；用托里消毒散，肿顿起。此脓将成，用托里散补其元气，自溃而愈。

锦衣掌堂刘廷器，仲夏腹患痈，溃而脓水清稀，发热作渴，腹胀作呕，饮食不入，

诸医以为热毒内攻，皆用苓、连、大黄之剂，病加剧，邀薛诊，投以参、芪、姜、附等药一剂，呕止食进而安，再用托里补剂而疮愈。

进士边云庄，腹痛恶寒，作湿痰食积治之，益甚，脉浮数。薛曰：浮数之脉更恶寒，疽疮之症也。彼不信，旬余，复请视之，左尺满数，知内有脓矣。仍不信？至小腹肿胀，连及两臀，始悟。薛曰：脓溃臀矣。气血俱虚，何以收敛？服活命饮一钟，臀溃一孔，出脓斗许，气息奄奄，势诚可畏，用大补药一剂，神思方醒，每去后，粪从疮出，且出血甚多，痛不可忍，欲求死而不可得，时小腹间。若觉有物上拄，即发痉，牙关紧，不省人事，发热烦躁，脉洪大举按皆实，省而诊之，脉仍洪大，按之如无（大则为虚，况出脓之后耶）。此气血虚极，以十全大补，内用参、芪至四斤余，加附子二枚而痉止，又用大补汤五十余剂而疮敛。

囊　痈

薛己治给事陆贞山，肿赤胀痛，小便涩滞，寒热作渴，法当清肝火除湿毒，遂用柴胡、炒黑龙胆、吴茱、炒连、当归、银花、角刺、赤芍、防风、木通、生草节，一剂，肿痛顿退三四，少加防风、木通、川芎、茯苓作饮，下滋肾丸热肿亦退，但内见筋一条不消，此当滋肾水、养肝血，用山茱、山药、熟地、丹皮、泽泻、五味二剂，其筋消矣。复用补中益气加茯苓，送滋肾丸而愈。

朱京兆患囊胀痛，彼以为疝症，夜诊其脉，数而滑，曰此囊痈也。脓已成，服活命饮一剂，黎明而脓溃，更用补阴托里而敛。

一儒者考试不利，一夕饮烧酒而入房不遂，至夜半，寒热烦渴，小便不利，翌早，囊肿胀欹痛，与除湿热清肝火之剂，城暮闭不得归服，翌早报云：夜来囊悉腐，玉茎下面贴囊者亦腐，如半边笔帽。仍以前药，加参、芪、归、术四剂，腐肉尽脱，睾丸悬挂，用大补气血，并涂当归膏，囊茎悉复而愈。

一男子醉后入房，囊肿大如斗，小腹胀闷，小便淋赤，发热口渴，痰涎壅盛，命在须臾，此肾水虚弱，阴亏难降，津液浊败，用六味丸料加车前、牛膝作饮，下滋肾丸，诸症顿退，再加五味、麦冬，二剂而愈。

腰　疽

佥宪张碧崖腰患疽，醉而入房，脉洪数两尺为甚，薛辞不治，将发舟，其子强留，顷间，吐臭血五六碗，此肾经虚火，恶血妄行，必从齿缝出，将合肉桂等补肾制火之药，各用罐另煎熟，听用，血止。拭齿视之，果然。遂合一钟冷服之，热渴顿止，少顷，温服一钟，脉息欲脱，气息奄奄，得药，则脉少复。良久仍脱。其子疑内有脓，欲针之。薛曰：必无也。乃以鹅翎管纡内，果无，次日脉脱脚冷至膝，腹内如水，急服六君加姜、附始温（琇按：真阴大损之病，采用燥热治，亦未善），脓始溃，疮口将完。又患小便秘结，此因爱妾侍疾思色，以致精不出，而内败茎道然也。用加减八味丸料加参、芪、白术一剂，小便虽通，疮口不敛而没。

一妇人暴怒，腰肿一块，胸膈不利时或气走作痛，与方脉流气饮（方脉流气饮：紫苏、槟榔、川芎、当归、白芍、乌药、茯苓、枳实、桔梗、生姜、半夏、青皮、枳壳、黄耆、防风、陈皮、甘草、木香、大腹、大枣），数剂而止，更以小柴胡对四物加香附、贝母月余而愈。

臀　痈

薛己治巡抚陈和峰脾胃不健，常服消导之剂，左腿股及臀患肿，薛曰：此脾虚下注，非疮毒也。当用补中益气，白术倍之（白术，本草：消胪腹水肿胀满）。彼惑于众

论云：白术溃脓。仍主散肿消毒，其肿益甚，体益倦，始悔前药用白术一味煎饮而消，盖白术腐溃生肌之主药也。

一儒者左臀患之，敷贴凉药，肿彻内股，服连翘消毒，左体皆痛，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肺，用六味丸加五味以补肝肾，股内消而臀间溃，又用十全大补而疮口敛。盖此症原属足三阴虚弱。三阴者，少阴肾、太阴脾、厥阴肝也。胆者，肝之府，行人身之侧故耳。不治本而治末，未见其愈也。

一男子慢肿而色不变，脉滑数，而无力，脓将成矣。薛欲托里而用针，彼畏针而欲内消。乃用攻伐之剂，顿加发热恶寒，自汗，用十全大补汤数剂，肿起色赤，针之，仍以大补而愈。

一人年三十，脉如屋漏，如雀啄，肿硬色夭，脓水清稀，此凉药复损脾气。薛用六君子加归、芪、附一钱，二剂，肿溃色赤，后数剂附子五分，元气复而疮愈。

上舍患痔，外敷寒凉，内服消毒攻溃于臀，脓水清稀，脉洪大而数，寒热作渴，薛辞不治，果殁，此三阴亏损之症。

腿　痈（附腿肿）

薛已治地官李北川腿痈，内外用败毒寒凉，因痛极，刺出脓瘀，方知为痈，疮口开张，肉黯冷陷外无肿势，此阳气虚寒，不能少敛。用豆豉饼、六君加藿香、砂仁、炮姜，饮食进而患处暖，再以十全大补汤，元气复而疮口愈。

一男子腿肿一块，经年不消，饮食少思，强食作胀，或作泻，肢体消瘦，两尺脉微细，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与八味丸，饮食渐进，肿患亦消。

银台郑敬斋，腿患痈疽，愈而不敛两月矣。时薛考绩京师，请治，谓薛曰：治者皆用十宣散（亦是温补剂）之类。云旬日可敛，今未应，何也？面色痿黄，脉浮大，按之微细，此脾气虚弱也。遂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壮其脾胃，数日而疮敛。

一男子腿患痈，因服克伐，亏损元气，不能成脓，为之托里而溃，大补而敛，但大便秘结，用十全大补加麦冬、五味而润。月余仍结，彼惑于人言，自服润肠丸而泻不止，用补中益气送四神丸，数服乃愈。

一男子左腿肿痛，肉色如故，寒热恶心，饮食少思，此脾气不足而感外邪。用六君加藿香、桔梗、川芎而寒热止，又用补中益气而肿痛消（江云：《外科枢要》仍有余症方法）。

一男子遍身生疮，似疥非疥，时或脓水淋漓，两腿为甚，肢体倦怠，作痒烦躁，年余不愈，薛作肾经虚火，用加减八味丸而痊。

一男子腿内作痛，用渗湿化痰药，痛连臂肉，面赤吐痰，脚跟发热，曰：乃肾虚阴火上炎，当滋化源。不信，服黄柏、知母之类而殁。

一男子腿患肿，色不变痛不作，真气虚也。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为少用枳壳、木香饮之，以香附饼熨之，彼谓气无补法，乃服流气饮，胃气愈虚，复求治，以六君加芎、归数剂，饮食少进，再用补剂月余而消。夫真气夺则虚，邪气胜则实。今真气既虚，邪气愈胜，苟不用补法，气何由而行乎？

脚 跟 疮

薛立斋治大尹陈汝邻两腿酸软，足跟肿，或赤或白，或痛或痒，后破而或如无皮，或如皴裂，日晡至夜，胀痛燃热，用补中益气、加减八味丸而愈。

一妇所患同前，亦用前丸，及逍遥散加熟地、川芎，百剂而愈。

一男子足跟作痛，热渴体倦，小便如淋，误用败毒散，致头痛恶寒，欲呕不食，咳嗽吐痰，薛用十全大补汤、加减八味丸各五十余剂而愈。

一男子足跟肿痛，发热体倦，用补中益气、六味丸而瘥。后劳役盗汗，发热遗精，吐痰如涌，仍服前药而愈。

一男子患前症，乃服消毒散，搽追蚀药，虚症叠出，其形骨立，自分死矣。薛用十全大补加山茱、山药，两月余而痊。江应宿曰：足跟，乃督脉发源之所，肾经所过之地。因饮食失节，起居失宜，元气亏损，足三阴所致。若漫肿寒热，或体倦少食，此脾虚下陷，宜补中益气；若睛热作痛，头目不清，此属脾虚阴火，用前汤并六味丸；若痰涎上升，或口舌生疮，属肾水干涸，用前汤并加减八味丸主之。此皆亏损之症，当滋其化源；若治其外，则误矣。

漏

时康祖大夫患心漏，二十年，当胸数窍，血液长流，医皆莫能治。或云窍多则愈损，闭则虑穴他岐，当存其一二，犹为上策。坐此形神困瘁，又积苦腰痛，行则伛偻，不饮酒，虽鸡鱼蟹蛤之属，皆不入口。淳熙间，通判温州郡守韩子温，见而怜之，为检《圣惠方》，载腰痛一门冷热二症示之，使自择。康祖曰：某年老久羸，安敢以为热始作寒症治疗。取一方用鹿茸者服之，逾旬痛减，更觉气宇和畅，遂一意专服，悉屏他药，洎月余，腰屈复神，无复呼痛，心漏亦愈。以告医者，皆莫能测其所以然，后九年，康祖自镇江通判，满秩造朝，访子温，则精力倍昔，饮啖无所忌，云漏愈之后，日胜一日，子温书吏吴弼，亦苦是疾，照方服之，浃旬而愈，其方本治腰痛，用鹿茸（去毛，酥炙微黄）、附子（炮，去皮脐）皆二两，盐花三分，为末，枣肉丸，三十丸，空心酒下（《己志》）。

天圣中工部尚书忠肃公家有媪，病漏十余年，一日，有医过视之曰：此可治也。即取活鳝一，竹针五七枚，乃掷鳝于地，鳝困屈盘，就盘以竹针贯之，覆疮良久，取视，有白虫数十，如针著鳝，即钳置杯水中，蠕动如线，复覆之，又得十余枚，如是五六。医者曰：虫固未尽，然余皆小虫，请以常用药敷之，时得槟榔、黄连二味，即为散敷之。明日，乃以干艾作汤，投白矾末二三钱，先洗疮口，然后傅药。盖老人血气冷，必假艾力以佐汤，而艾性亦能杀虫也。如是者再，即生肌，不逾月愈。医曰：疮一月不治，则有虫，虫能蠕动，气血亦随之，故疮漏不可遽合，合则结毒，实虫所为。又曰：人每有疾，经月不痊，则必虚惫，妇人则补脾血，小儿则防惊疳，二广则并治瘴疠，由此医名大著（《良方》）。

有人脚肚上生一疮，久遂成漏，经二年，百药不效，自度必死，一村人见之云：此鳝漏耳。但以石灰二三升，白沸汤泡，薰洗如觉疮痒即是也。如其言，用灰汤淋洗，果痒，三两次遂干。

一妇项下忽生一块，肿渐缘至奶上，肿起，莫知何病，偶用刀刺破，出清水一碗，日久疮不合，有道人见之，曰：此蚁漏耳。缘用饭误食蚁得此耳。询之果然。道人云：此易治，但用穿山甲数片，烧存性，灰为末，傅疮上遂愈。盖穿山甲，蚁之畏也。

柳休祖者，善卜筮，其妻病鼠瘤，积年不瘥，垂命休祖遂卜得颐之复，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当获鼠而愈也。既而乡里有奴姓石，能治此病，遂灸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迳前而伏，呼猫咋之，视鼠头上有三灸处，妻遂瘥（《拾遗记》）。

颠扑损伤

葛可久善武艺，一日见莫徭桑弓，可久挽之而彀，归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黄四两饮之，其子恶多，减其半，不下，问故？其子以实对。可久曰：少耳，亦无伤也。来年当死，今则未也。再服二两愈，明年果卒。

松阳县民有被殴，经县验伤，翊日引验，了无瘢痕，宰怪而诘之，乃仇家使人要

归，饮以热麻油酒卧之火烧地，觉而疼肿尽消（《吹剑续录》）。

丹溪治一老人坠马，腰痛不可转侧，脉散大，重取则弦小而长，朱曰：恶血虽有，不可驱逐，且补接为先，用苏木、参、芪、芎、归、陈皮、甘草，服半月，脉散渐收，食进，以前药调下自然铜等药，一月愈。

虞恒德治一人，因劝斗殴，眉棱骨被打破，得打伤风，头面发大肿，发热，虞适见之，以九味羌活汤取汗，外用杏仁捣烂，入白面少许，新汲水调傅疮上，肿消热退而愈，后累试累验。

一人因结屋，坠梯折伤腰势殊亟，梦神授以乳香饮，其方用酒浸虎骨、败龟、黄芪、牛膝、萆薢、续断、乳香七品觉而能记，服之二旬愈（《己志》）。

许元公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路人语其仆曰：急与按入臼中，若血溃臼，则难治矣。仆用其说，许已昏迷，不觉痛，遂傲轿舁归邸，或曰非录事田马骑，不能疗此疾，急召之，至已入暮，秉烛视其面，曰：尚可治。乃施药封肿处，至中夜方苏，达旦痛止，去其封，损处已白，其青瘀乃移在臼上，自是日日易之，肿直至肩背，于是以药下之，泻黑血三升，五日复常，遂得赴试。盖用生地黄研如泥，木香为细末，以地黄膏摊纸上，糁木香末一层，又再摊地黄，贴肿上。此正治打扑伤损，及一切痈肿未破，令内消云（《类说》）。

台州狱吏悯一囚将死，颇怜顾之，囚感语曰：吾七犯死罪，苦遭讯拷，坐是肺皆控损，至于呕血，适得神方，荷君庇拊之恩，持此以报，只白芨一味米饮调耳。其后陵迟，刽者剖其胸见肺窍间皆白芨填塞，色犹不变。洪贯闻其说，为郢州，长寿宰规之赴洋州任，一卒忽苦呕血，势绝危，贯用此救之，一日即止。

一人腕折伤，筋损，疼痛不可忍，或教宜用生龟。寻捕一龟，将杀，患人梦龟告言勿相害，吾有奇方可疗，用生地一斤（切），藏瓜姜糟一斤，生姜四两（切），上都炒令均热，以布里罨伤折处，冷则易之，奇效（《本事方》）。

长安石史君尝至通衢，有从后呼其姓第者曰：吾无求于人，念汝将有难，故来救汝，出一纸卷授石曰。有难则用之，乃治折伤内外损方书也。明年，因趋朝，坐马为他马所踶，折足坠地，又踢一臂折，家人急合此药，且灌且里，至半夜痛止，后手足皆坚全，如未伤时，方本出良方，用川归、铅粉各半两，硼砂二钱，同研细，浓将苏木汁，调服一大匙。损在腰以上，先食淡粥半碗，然后服药；在腰以下，即先药后食。仍频频呷苏木汁，别作糯米粥，入药末拌和，摊纸上，或绢上，封里伤处，如骨碎，用竹木夹定，仍以纸或衣物包之，其妙如神。

汀州市民陈氏，事佛甚谨，庆元初出行，撅折一足痛楚，念佛不置，夜梦一僧，拄杖持钵，告曰：接骨膏可治此。可取绿豆粉，于新铁铫内炒令真紫色，旋汲井水调成稀膏，然后厚傅损处，须教遍满，帖以白纸将杉木缚定，其效如神。陈寤，如方修治，用之良愈。

绍熙初，湖口人林四，日暮骑马，颠坠折一足，骨断经旬，痛甚，偶一道人来视曰：续筋接骨，非败龟壳不可。林召众医议之，皆云一足所傅，多少龟壳灰可办，兹去五里许，江畔有大龟，身阔二尺，常跧伏泥中，捕而脱其壳，烧灰傅损处，计其收功，贤于小者数倍也。时属昏暮，未暇往捕，半夜，邻人张翁，梦乌衣人来访，自通为江畔老龟，云林四折足，医欲杀吾取壳以疗伤，望一言救护。张谢曰：老夫何能为力？乌衣人云：只烦丈人诣林氏谕众医。曰：往日曾有龟传一方于人而赎命者，用淹藏瓜糟罨断处，次将杉木板夹缚定，方书亦尝记载。如更增赤小豆一味拌入糟中，然后夹板，不过三日即十全安愈。愿翁告之，后当图报。黎明，张如所戒，林与医皆喜而从之，果验（《类编》）。

崔给事顷在泽潞，与李抱真作判官，李相方以球杖按球子，其军将以杖相格乘，势

不能止，因伤李相拇指，并爪甲擘裂，遽索金疮药里之，强坐频索酒，饮至数杯，已迅量而面色愈青，忍痛不止，有军吏言取葱新折者，便入溏灰火煨熟，剥皮擘开其中有涕取晬损处，仍多煨取，续续易热者，凡三易之，面色却赤，期须，云已不痛。凡易十数度，用热葱并涕裹缠，遂毕席笑语（《本事方》）。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有铜末束之（《朝野佥载》）。

宣和中有一国医，忽承快行宣押，就一佛刹医内，人限目令便行，鞭马至，则寂未有人，须臾卧轿中扶下一内人，快行送至，春旨取军令状，限日下安痊，医诊视之，已昏死矣。问其从人，皆不知病之由。良久，有二三老内人至，下轿环泣，乃云：因蹴秋千，自空而下坠死。医者云：打扑损伤，自属外科，欲申明，又恐后时，参差不测，再视之，微觉有气，忽忆药箧中有苏合香丸，急取半两，于火上焙去脑麝，酒半升，研化灌之，至三更，方呻吟，五更，下恶血数升，调理数日得痊。予谓正当下苏合香丸，盖从高坠下，必挟惊悸，血气错乱，此药非特逐去瘀血，而又醒气，医偶用之，遂见效，此药居家不可阙。如气逆鬼邪殗殜传尸，心痛时疾之类，皆治。《良方》载甚详，须自合为佳耳（《本事方》）。

道人詹志永，信州人，初应募为卒，隶镇江马军，二十二岁，因习骑坠马右胫折为三段，困顿且绝，军帅命舁归营医救凿出败骨数寸，半年稍愈，扶杖缓行，骨空处骨皆再生，独脚筋挛缩不能伸，既落军籍，沦于气丐，经三年，遇朱道人，亦旧在辕门，问曰：汝伤未复，初何不救？医曰：穷无一文，岂堪办此。朱曰：实不费一文。但得大竹管长尺许，钻一窍，系以绳，挂腰间，每坐则置地上，举足搓衮之，勿计时日，久当有效。如其言，两日，便觉骨髓宽畅，试猛伸之，与常日差远，不两月，筋悉舒，与未坠时等。予顷见丁子章以病足故，作转轴踏脚用之。其理正同，不若此为简便（《癸志》）。

张七政，荆州人也。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张饮以药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胫忽痛。张曰：前为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递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絮中愈。

吴太医治孙和宠夫人，常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魄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魄太多。及瘥，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酉阳杂俎》）。

江少微治一商人被杖皮破血流，以真麻油一斤，熬滴水成珠，入黄丹飞过再熬，试软硬加入铅粉、黄蜡，收起摊膏药帖患处，血止肿消，数日而愈。

予因凿银，损破小指，肿大灌脓，亦以前膏贴上，痛止肿消，不复有脓，三日一换，三换而愈。

游让溪翁云：被廷杖时，太医用粗纸，以烧酒贴患处，手拍血消，复易之，又用热豆腐，铺在紫色处，其气如蒸，其腐紫色，即换，须待紫色散后，转红为度，则易愈矣。

死枕愈病

《齐书》曰：徐嗣伯，常有妪患滞冷，积年不瘥，嗣伯诊之曰：尸注也。当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边腐阙，服之即愈。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群医莫能治，以问嗣伯，此石蛔耳，极难疗，当得死人枕煮服之，依语取枕，以汤投之，得大利，并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升病瘥。后沈僧翼患眼痛，又见多鬼物，以问嗣，伯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用死人枕俱瘥，何也曰：尸注者，鬼气伏而未起，故

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瘥。石蛔也，医疗既癖，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故令用此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钩之，故用此，气因枕去，故复埋于冢间也。

尸　蹶（附针验）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肴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史记》）。

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杌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扁鹊之言，目眩然而不瞬，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叶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潜，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绵，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蹶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鹊乃使弟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五会，谓百会、胸会、听会、气会、臑会也）。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 能生死人，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记》）。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饮酒大醉（《史记》。琇按：已见厥案）。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厥逆气上也），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

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史记》）。

程约，字孟博，婺源人，世攻医，精针法，同邑马荀仲，自许齐名，约不然也。太守韩瑗尝有疾，马为右胁下针之，半入而针折马失色曰：是非程孟博不可，约至，乃为左胁下一针，须臾而折针出，疾亦愈，由是优劣始定。

张济，无为军人，善用针，得诀于异人，能观解人而视其经络，则无不精，因岁饥疫，人相食，凡视一百七十人，以行针无不立验，如孕妇因仆地而腹偏左，针右手指而正，久患脱肛针顶心而愈，伤寒反胃呕逆，累日食不下，针眼眦，立能食，皆古今方书不著。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和帝时治中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瘥。召问其状。玉曰：医者意也。腠理至微，随处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解而不可言也。夫尊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任意而不用臣，一也；将身不谨，二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也；好逸恶劳，四也。针有分寸，时或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疾所以不愈也。帝称善。

督邮徐毅得病，华佗往省之，徐谓佗曰：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谓何？佗曰：此误中肝也，五日尝不救，果然。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酉阳杂俎》）。

色　诊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所病犹疗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

扁鹊见秦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矣。将使耳不聪，目不明，扁鹊怒而投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国策》）。

东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溟漠之中。吾平生求医，必尽告以所患，然后诊之，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

宿按：望而知之谓之神，望见颜色而知其病者上也。经曰：大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予见儒生汪巽山善风鉴，断人生死祸福无不奇中，家贫，不肯以术自售，予素慕其为人，一日患呕血，召予诊视，叩其占五脏生死法，汪曰：脾之死色，唇之四白，青如马牙（琇按：木克土也），红唇上起黑斑，譬如木朽而生菌耳。死期在半年，语未毕，呕血数口，予视其色，正合死脾之色，果如期而逝，惜乎未竟其说，后遍访，未

闻相术有如汪君者。

霉　　疮（附结毒漏烂）

邵文泉仆者患杨梅疮，遍体疼痛，遇友人传示一方，用胡黄连五钱，银柴胡、人参、当归、牛膝各一钱，甘草五分，作三服，每服加土茯苓、猪肉各四两，水煎服，痛止，其疮亦渐愈。

任柏峰传沈状元所得二苓化毒汤，白茯苓、土茯苓、金银花各八两，当归尾四两，紫草二两，甘草节五钱，分作十服，水酒各半煎服，任云屡试之辄效。

程鲁斋传霉疮用苦参三钱，牙皂二钱，红花五分，当归二钱五分，土茯苓四两，水酒各半煎服。

李心田传授治霉疮，用防己、苦参各一钱五分，水酒煎服。

蔡上舍春楼云：曾一人患霉疮，取枳子黄熟时采，阴干扎碎，连皮带核，炒黑存性，为细末，每服二三钱，无灰酒调下愈。

潘养源曾传一单方，治霉疮殊验，取兔耳草，不拘多少，捣取汁一碗，对头生酒一碗，露一宿，热服，热水洗浴透，絮被罨取汗透，次取蛇梦草六瓣者，搓二丸塞鼻孔，另搓一大丸不住手搓，待倦卧去，援去鼻中塞药，不过二次，全愈。

江应宿治苍头患霉疮在下部，用铜绿、杏仁（去皮，焙熟），研如泥，涂疮上，干加醋点。又一人用虾蟆子，即科斗，取入磁瓶内化为水，点效，一用杏仁、胆矾、轻粉研如泥搽（用过效）。三方俱效。

江会川云：家僮患霉疮结毒已屡年，肿块遍体，得方士煮酒药服之愈。当归、牛膝各一钱，杜仲、川芎各二钱，真桑寄生、地蕨、金银花各一两，土茯苓四两，取头生酒十五斤，入药悬胎煮三炷香，置泥地上，三日后任服。

陈萤窗患霉漏，用炉甘（煅以黄连水淬七日）、水银各三钱，大枫子油三钱（肉须用六钱），蓖麻子油二钱（肉三钱），二物各研如泥，用白柏油四两，入铜锅熬化，先入炉甘石水银煎数沸，再大枫、蓖麻煎数沸，以真韶粉六钱收之，油纸摊贴患处，先以葱椒水洗净贴药，再不可洗，任其臭秽，三日一换，以好为度。

江应宿传授慈溪罗伯成黄华酒，治霉疮、顽癣、疥癞，不拘远近。曾在祁门治一商贩，患癣，遍身如癞，服此酒一料，全愈。方用乌梢蛇酒浸，去头尾皮骨，取净肉一两，木香、人参、川乌、川芎、白芷、花粉、麻黄、防风、天麻、朱砂、当归、金银花各三钱，白蒺藜、僵蚕、白藓皮、连翘、苍术、荆芥、独活、羌活各二钱，沉香一钱，皂角刺、川萆薢各五钱，两头尖一钱，麝香二分，核桃肉、小红枣各四两，好头生酒十五斤，烧酒五斤，以绢袋盛入坛，悬胎煮三炷香，取出置泥地，过七日服之，另熬苍耳膏每服加一匕，后以治诸顽癣、疮疥，积年不愈者，俱效。

程文彬治一人杨梅结毒十余年，蜀中传一方云：轻粉毒，必须仍以轻粉引出其毒。真轻粉四分半，朱砂一分二厘，雄黄八厘，三味为细末，炼蜜为丸，金箔为衣，分作九丸。每日三丸，作三次服，三日服尽，一日鲜鱼汤送下，二日羊肉汤送下，三日鲜鸡汤送下，至四日，牙肿，遍身作胀，肚中作泻，至十日，其毒尽出，再服黄芪、肉桂、茯苓、甘草、当归、麦门冬、五味，数服，果获全愈，永不再发。

卷第十一

经　　水

太仓公治一女，病腰背痛（少阴病兼太阳），寒热（厥阴病兼少阳），众医皆以寒热治，公诊之曰：内寒（内寒当作阴病解），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疾已，病得

之欲男子不可得也。所以知其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凿而不属。凿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气郁血滞而脉结），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相火炽盛脉乃上溢），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琇按：以上《史记》本文下所增人祇泛论无病之人，乃以弦出左口为血盛之，脉与原文相背何耶）。盖男子以精为主，妇人以血为主，男子精盛则思室，女子血盛则怀胎，夫肝摄血者也。厥阴弦出寸部，又上鱼际，则阴血盛可知矣（娘按：此案已见腰痛门）。

东垣治一夫人病寒热，月事不至者数年矣。又加喘嗽，医者悉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李曰：不然。夫人病，阴为阳所搏，大忌温剂，以凉血和血之药服自愈。已而果然。

一妇人年三十岁，临经预先脐腰痛，甚则腹中亦痛，经缩二三日，以柴胡钱半，羌活一钱，丁香四分，蝎一个，当归身一钱，生地一钱，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食前稍热服（丁香，《本草》言其辛散苦降，养阴治阴痛诸气）。

一妇年三十余，因每洗浴后，必用冷水淋通身，又尝大惊，遂患经来时必先小腹大痛，口吐涎水，经行后，又吐水三日，其痛又倍，至六七日，经水止时方住，百药不效（久病）。诊其脉，寸滑大而弦，关尺皆弦大急，尺小于关，关小于寸，所谓前大后小也（前大后小之故恐有表邪），遂用香附三两，半夏二两，茯苓、黄芩各一两半，枳实、元胡索、牡丹皮、人参、当归、白术、桃仁各一两，黄连七钱，川楝、远志、甘草各半两，桂三钱，吴茱萸钱半，分十五贴入姜汁，两蚬壳，热服之，后用热汤洗浴，得微汗乃已。忌当风坐卧，手足见水，并吃生冷，服三十贴全愈。半年后，因惊忧其病复举（新发故不用参、术），腰腹时痛，小便淋痛，心惕惕惊悸，意其表已解（冷水淋身之表），病独在里，先为灸少冲（手少阴心）、劳宫（心包络）、昆仑（膀胱）、三阴交（足太阴脾），止悸定痛，次用桃仁承气汤大下之，下后用醋香附三两，醋蓬术、当归身各一两半，醋三棱、元胡索、醋大黄、醋青皮、青木香、茴香、滑石、木通、桃仁各一两，乌药、甘草、砂仁、槟榔、苦楝各半两，木香、吴茱萸各二钱，分作二十贴，入新取牛膝湿者二钱，生姜五片，用荷叶汤煎服愈。

一妇头痛，口干，经行后身痛，腰甚痛，以生地黄一钱，白术、芍药各一钱，川芎、归身尾各五分，炒柏、炙甘草各三分。

一妇年二十余，经闭二年，食少乏力，以黄连二钱，白术钱半，陈皮、滑石各一钱，黄芩五分，木通三分，桃仁十一个，炙甘草少许。

滑伯仁治一妇年三十，每经水将来，三五日前，脐下疠痛如刀刺状，寒热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下，因之无娠，脉二尺沉涩，欲绝，余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湿（尺沉涩属下焦寒湿），邪气搏于冲任（冲任俱奇经）。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为血室，故经事将来，邪与血争而作疠痛，寒气生浊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温，理血药为剂，令先经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经调，是年有孕。

吕沧洲治一女在室，病不月，诸医疗皆不得其状，视之腹大如娠，求其色脉即怪，语之曰：汝病非有异梦，则鬼灵所凭耳。女不答，趋入卧内，密语其侍妪曰：我去夏追凉庙庑下，薄暮，过木神心动，是夕梦一男子，如暮间所见者，即我寝亲狎，由是感病，我惭赧不敢以告人，医言是也。妪以告吕，吕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与色脉符，虽剧无苦，乃以桃仁煎，下血类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窍如鱼目，病已。

汪石山治一妇，年逾三十无子，诊视其脉近和，惟尺部觉洪。滑耳。曰子宫有热，血海不固也。其夫曰：然。每行人道，经水即来，乃喻以丹溪大补丸，加山茱萸、白龙骨止涩之药，以治其内，再以乱发灰、白矾灰、黄连、五倍子为末，以治其隐处，果愈且孕。

丹溪治一妇，年二十岁，两月经不行，忽行，小腹痛，有块血紫色，以白芍、白术、陈皮各五钱，黄芩、川芎、木通各二钱，炙甘草少许。

一妇气滞血涩，脉不涩，经不调，或前或后，紫色，苦两大腿外廉（少阳经）麻木，有时痒，生疮，大便秘滞，以麻子仁、桃仁（去皮尖）、芍药各二两，生枳壳、白术、归头、葳灵仙、诃子肉、生地、陈皮各五钱，大黄（治血涩）煨七钱（大黄配诃子亦奇），为末粥丸。

一妇年四十八岁，因有白带，口渴，月经多，初来血黑色，后来血淡，倦怠食少，脐上急，以白术钱半，红花、豆大、陈皮、白芍各一钱，木通、枳壳各五分，黄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共九味煎汤，下保和丸，三十粒，抑青丸，二十粒。

一女年十五，脉弦而大，不数，形肥，初夏时倦怠，月经来时多，此禀受弱，气不足摄血也。以白术钱半，生芪、陈皮各一钱，人参五钱，炒柏三分（虚而协热）。

一妇年四十余，月经不调，行时腹疼，行后，又有三四日淋沥，皆秽水，口渴面黄，倦怠无力。以白术一两，归身尾六钱，陈皮七钱，黄连三钱，木通二钱，生芪、黄芩各二钱，炙甘草一钱，分作八贴，下五灵脂丸四十粒，食前服。

一妇月经不匀，血紫色来作痛，倦怠恶寒，为人性急。以青皮五分，川芎、黄芩、牡丹皮、茯苓各二钱，干姜一钱，炙甘草五分。

一妇年二十岁，月事不匀，来时先腹隐疼，血紫色，食少无力，以白术四钱，黄连、陈皮各二钱半，牡丹皮二钱，木通、黄芩、人参、茱萸各钱半，炙甘草五分，分作四贴，水二盏，煎取小盏，食前服。

一妇年二十余，形肥，痞塞不食，每日卧至未，饮薄粥一盏，粥后，必吐水半碗，仍复卧，经不通三月矣。前番通时，黑色，脉辰时寸关滑有力，午后关滑，寸则否，询之，因乘怒饮食而然。遂以白术两半，厚朴、黄连、枳实各一两，半夏、茯苓、陈皮、山查、人参、滑石各八钱，砂仁、香附、桃仁各半两，红花二钱，分作十贴，每日服一贴，各入姜汁，二蚬壳，间三日以神祐丸、神秘沉香丸微下之，至十二日，吐止，食渐进，四十日平复如故。

一妇年三十余形瘦，亦痞不食，吐水，经不通，以前药方加参、术、归为君，煎熟，入竹沥半盏，姜汁服之，但不用神祐丸下之，亦平复，或咳嗽寒热而经闭者，当于咳门湿痰条求之。（《医学纲目》）。

子和治一妇人，月事不行，寒热往来，口干颊赤，喜饮，且暮间咳一二声，诸药皆用虻虫、水蛭、干漆、硇砂、芫青、红娘子、没药、血竭之类，子和不然。曰：古方虽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脐腹发痛，饮食不进。乃命止药，饮食稍进。《内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心受之则血不流，故不月也。既心受积热，宜抑火升水、流湿润燥、开胃进食，乃涌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湿水上下皆去，血气自然周流，月事不为水湿所隔，自依期而至矣。不用虻虫水蛭有毒之药。如用之，则月经纵来，小便反闭，他证生矣。凡精血不足，宜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偏胜而成夭阏。

一妇人年三十余，经水不行，寒热往来（痰能作寒热），面色痿黄（无表症），唇焦颊赤，时咳三两声，向者所服之药，黑神散、乌金丸、四物汤、烧肝散、鳖甲散、建中汤、宁肺散、针艾，百计转剧，家人意倦，不欲求治。子和悯之，先涌痰五六升，午前涌毕，午后食进，余症悉除。后三日复轻涌之，又去痰一二升，食益进，不数日，又下通经散，泻讫一二升，后数日，去死皮数重，小者如麸片，大者如苇膜，不一月，经水行，神气清健。

吴茭山治一妇，行经时著气恼，经过半月后，得心腹腰胁痛不可忍，医作气治，以香燥止痛之剂服之，愈不安，诊其脉，弦急不匀，早间行经著恼，乃瘀血作痛也。遂以四物入桃仁、红花、延胡索、莪术、青皮之类，数服血通，其患已矣。

一女子经水过多，行后复行，面色痿黄，人倦无力。遂以归身、炒芍、熟地、川芎、荆芥、续断、煨干姜、炙甘草，数服而安。

一妇经事欲行，脐腹绞痛，临行血涩，以四物入延胡索、槟榔、青皮、香附子之类数服痛除。

一妇行经色淡若黄浆，心腹嘈杂（嘈杂为痰饮），此脾胃湿痰故也。以二陈汤合四物，入细辛、苍术，数服即止。

一女子经水下如黑豆汁，此络中风热也（经如黑豆汁络中风热妙断，亦有下焦寒湿而经水如豆汁者，但症当寒热腹痛，尺沉涩，寸关弦，一为寒湿，一为风热，须细辨），以四物加黄芩、川连、荆芥穗、蔓荆子（治以辛凉苦寒理血之剂），数服，血清色转。

一妇经来适断，寒热往来，以小柴胡汤二服，寒热即止，继以四物汤，数服而安。

一妇经血过多，得五心烦热，日晡潮热，诸药不效，以四物加胡黄连，三服而愈。

俞子容治一妇寡居，郁结成疾，经事不行，体热如炙，忽吐血若泉涌，医用止血药不效，俞以茅草根捣汁，浓磨沉香，服至五钱许，日以本来醯醋贮瓶内火上炙，热气冲两鼻孔（外治法佳），血始得降下，吐血不复作，经事乃行（吐血如泉止而不效，他人必用血脱益气之说，今用降而愈，亦以寡居，而经不行，气升而不降，治法甚奇。当玩体热如炙四字。盖吐血涌泉，当四肢冷，未有体热如炙者）。

莫强中一侍人，久病经阻，发热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医往往作瘵疾治之，势甚危。莫曰：妇人以血为本，血荣自然有生理。因谢众医，专服四物汤，其法以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带热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两月余，经通，疾如失。

潘珏字温叟，名医也。诊屯田郎中张諲妻，年四十余而天癸不至，潘察其脉，曰：明年血溃乃死。既而果然（博按：此条已见积块门）。

石山治一妇瘦小，年二十余，经水紫色，或前或后，临行腹痛，恶寒喜热，或时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细濡近滑，两尺重按略洪而滑，汪曰：血热也。或谓恶寒如此，何谓为热？曰：热极似寒也。遂用酒煮黄连四两，香附、归身尾各二两，五灵脂一两，为末粥丸，空腹吞之而愈。

一妇经行，必泻三日，然后行，诊其脉皆濡弱，曰：此脾虚也。脾属血，属湿，经水将动，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后下流为经，脾血既亏则虚而不能运行其湿。令作茯苓白术散，每服二钱，一日米饮调下二三次，月余，经行不泻矣。

一妇产后，经行不止，或红，或白，或淡，病逾八月，面色黄白，性躁头眩，脚软，医用参、芪补药，病益加，用止涩药不效。汪诊之，右脉濡弱无力，左脉略洪而驶，曰：右脉弱者，非病也。左脉偏盛，遂觉右脉弱耳。宜主左脉，治以凉血之剂，遂以生地、白芍、白术各一钱，黄芩、阿胶、归身各八分，陈皮、香附、川芎、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余剂而愈。

一妇年逾四十，形长色脆，病经不调，右脉浮软而大（虚），左脉虚软而小，近驶（以症合脉所以用参、术），尝时经前作泄，今年四月感风咳嗽，用汤洗浴汗多，因泄一月。六月，复因洗浴，发疟六七次，疟虽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尽而经水过多，白带时下，泻泄，遂觉右脚疼痛，旧曾闪肭脚跟，今则假此延痛（阳虚不能健运），臀腿腰胁，尻骨，经项，左边筋皆制痛（血凝滞而作痛），或咳嗽一声，则腰眼痛如刀扎，日轻夜重，叫号不已，幸痛稍止，饮食如常（胃气在）。今详月水过多，白带时下，日轻夜重，泻泄无时，亦属下多亡阴。宜作血虚治，然服四物止痛之剂，益甚。九月，汪复诊视，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谓阳生则阴长之法矣。夫经水多，白带下，常泻泄，皆由阳虚陷下而然，命曰阳脱是也。日轻夜重，盖日阳旺而得健运之职，故血亦无凝滞之患而日故轻也。夜则阴旺而阳不得其任，失其健运之常，血亦随滞，故夜重也。遂

以参术助阳之药，煎服五七贴痛减，此亦病症之变，治法殊常，故记之。

一妇年二十一岁，六月经行，腹痛如刮，难忍，求死，脉得细软而驶，尺则沉弱而近驶。汪曰：细软属湿，数则为热，尺沉属郁滞也（妙断）。以酒煮黄连半斤，炒香附六两，五灵脂（半炒半生）三两，归身尾二两，为末粥丸，空心汤下三四钱，服至五六料（琇按：黄连服至三斤亦仅见此。要之后来病情，实由苦寒偏胜，救以桂、附而愈）。越九年，得一子，又越四年，经行两月不断，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愈。续后经行六七日，经止则流清水，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痛亦止，又经住，只有七八日。若至行时，或大行五六日，续则适来适断，或微红，或淡红，红后常流清水，小腹大痛，渐连遍身，胸背腰腿，骨里皆痛，自己（脾）至酉（肾）乃止。痛则遍身冷热汗大出（脾肾虚而大汗出，则气虚而不能运行，血滞用桂以行瘀血，而用参补气），汗止痛减，尚能饮食，自始痛至今，历十五年，前药屡服屡效，今罔效者，何也？汪复诊之，脉皆洪滑无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旧日比矣。旧乃郁热今则虚寒（断尤妙，洪大为虚者有之，若洪滑为实，今以无力断为虚寒，可见滑而无力亦虚症，所有不得滑宜从实治也，然必合外症神情。然有脉滑为血聚者，不得作痰与食积断）。东垣曰：始为热中，终为寒中是也。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乃阴盛格阳，当作寒治。且始病时而形敛小，今则形肥大矣。医书曰：瘦人血热，肥人气虚，岂可同一治耶？所可虑者，汗大泄而脉不为汗衰，血大崩而脉不为血减耳。其痛日重（投温在此）夜轻，知由阳虚不能健运，故亦凝滞而作痛，以症参脉，宜用助阳。若得脉减痛轻，方为佳兆。遂投参、芪、归、术大剂，加桂、附一贴，来早再诊，脉皆稍宁，服至二三十贴，时当二月，至五月病且愈。盖病有始终寒热之异，药有前后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壮少不等，岂可以一方而通治哉（此症石翁先生投桂、附，人所不知，亦不能）？

一妇年逾四十，形色颇实，常患产难倒生，经水不调，或时遍身骨节疼痛，食少倦怠，自汗。汪诊之，两手脉皆不应，惟右关轻按，隐隐然微觉动也。疑脉出部，以指寻按，经渠、列缺穴分，亦不应，甚怪之，乃叩其夫，曰：有孕时，医诊亦言无脉，后服八物汤，幸尔易产而得一子，汪曰，此由禀赋本来脉不应也。无足怪，可见天下事，变出无穷果难一一以常理测也。如《脉经》所谓但道其常而已。两手无脉，不伤其生，又不妨于胎孕，岂脉经所能尽耶！脉或两手出部，或一手出部，见之多矣。两手无脉，而人如故，此亦理之所无。事之大变，故记之。

一妇有病，汪诊之，右脉缓濡而弱，左手无脉，再三寻之，动于腕臂外廉，阳溪（大肠穴）偏历之分，乃语之曰：左脉离其部位，其病难以脉知。以右脉言之，似属于脾胃不足也。尚当言其病焉告曰：每遇经未行前，咯血数口，心嘈不安，食少懒倦。汪以四君子加山栀、陈皮、麦冬、牡丹皮，煎服数贴而安。

薛己治一妇人，发热口干，月经不调，两腿无力，服祛风渗湿之剂，腿痛体倦，二膝浮肿，经事不通，薛作肝脾肾三经血虚火燥（妙断），症名鹤膝风，用六味、八味二丸，兼服两月，形体渐健饮食渐进，膝肿渐消，不半载而痊。前症若脾肾虚寒，腿足软痛，或足膝枯细，用八味丸；若饮食过多，腿足或肾内酸胀，或浮肿作痛，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主之。

一妇人经候过期，发热倦怠，或用四物黄连之类，反两月一度，且少而成块，又用峻药通之，目如帛所蔽。薛曰：脾为诸阴之首，目为血脉之宗，此脾伤五脏皆为失所，不能归于目矣。遂用补中益气、《济生》归脾二汤，专主脾胃，年余寻愈。

一妇人两眉棱痛，后及太阳，面青善怒，薛作胆经风热（妙断），用选奇汤（防风、羌活、黄芩、甘草），合逍遥散，加山栀、天麻、黄芪、半夏、黄芩而愈。此症失治，多致伤目，或两耳出脓，危矣（琇按：此案不应入经水门）。

一妇人年四十，素性急，先因饮食难化，月经不调，服理气化痰药，反肚腹膨胀，

大便泄泻，又加乌药、蓬术，肚腹肿胀，小便不利，加猪苓、泽泻，痰喘气急，手足厥冷，头面肢体肿胀，指按成窟（此症今人指为不治），脉沉细右寸为甚（若脉洪大又当作虚中有实治），薛曰：此脾肺之气虚寒，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渗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气不运，即东垣所云：水饮留积。若土之在雨中，则为泥矣。得和风暖日，水湿去而阳化，自然万物生长。喜其脉相应，遂以《金匮》加减肾气丸料服之，小便即通，数剂，肿胀消半，四肢渐温，自能转侧；又与六君加木香、肉桂、炮姜治之全愈。后不戒七情，饮食即为泄泻，仍用前药，加附子五分（博按：旧刻误香附子）而安。

一妇人素有头晕，不时而作，月经迟而少，薛以中气虚，不能上升而头晕，不能下化而经少，用补中益气汤而愈。后因劳而仆，月经如涌，此劳伤火动，用前汤加五味子一剂，服之即愈。前症虽云亡血过多，气无所附，实因脾气亏损耳。

一妇人年四十，劳则足跟热痛，薛以阴血虚极，急用圣愈汤而痊（生、熟地、归、芎、参、芪）。后遍身搔痒，误服风药，发热抽搐，肝脉洪数，此乃肝家血虚火盛而生风。以天竺、胆星为丸，用四物、麦冬、五味、芩、连、炙草、山栀、柴胡煎送而愈。

一妇人两足发热（阴虚），日晡益甚，小便自遗，或时不利，薛以为肝热阴挺不能约制，午前，用白术、茯苓、丹皮、泽泻各五分，干山药、山茱、麦冬各一钱，熟地四钱，酒炒黑黄柏七分，知母五分，不数剂而诸症悉愈。若用分利之剂，益损真阴，必致不起。

一妇人月事未期而至，发热自汗，服清热止汗之剂，反作渴头痛，手掉身麻，此因肝经风热，用柴胡、炒芩、连、炒山栀、归芍、生地、丹皮各一钱，参、芪、苓、术各一钱五分，川芎七分，甘草五分，二剂，其汗全止，更以补中益气而愈。凡发热久者，阳气亦自病，须调补之。

一妇人经行后，劳役失调，忽然昏愦，面赤吐痰，此元气虚火妄动，急饮童便，神思渐爽，更用参、芪各五钱，芎、归各三钱，元参、柴胡、山栀、炙甘草各一钱，一剂，又用逍遥散加五味、麦冬稍定，但体倦面黄，此脾土真虚之色也。又以十全大补加五味、麦冬治之而愈。若投以发散之剂，祸在反掌，慎之。

一妇人多怒，经行或数日，或半月，即止，三年后，淋沥无期（虚症可知），肌体倦瘦，口干内热（虚而协热），盗汗如洗，日晡热，甚用参、芪、归、术、茯神、远志、枣仁、麦冬、五味、丹皮、龙眼肉、炙草、柴胡、升麻治之（归脾、补中二方合用）获愈。此症先因怒动肝火，血热妄行，后乃脾气下陷，不能摄血归源，故用前药。若胃热亡津液而经不行，宜清胃；若心火亢甚者，宜清心；若服燥药过多者，宜养血；若病久气血衰，宜健脾胃。

一妇性善怒，产后，唇肿，内热，用清热败毒，唇口肿胀，日晡热甚，月水不调，用降火化痰；食少作呕，大便不实，唇出血水，用理气消导；胸膈痞满，头目不清，唇肿经闭，用清胃行血；肢体倦怠，发热烦躁，涎水涌出，欲用通经之剂。薛曰：病本七情，肝脾亏损，数行攻伐，元气益虚故耳。法当补阴益阳，遂以加味归脾汤、加味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如法调治元气渐复，唇疮亦愈。后因怒，寒热耳痛，胸膈胀闷，唇燃肿甚，此是怒动肝火而血伤。遂用四物合小柴胡加山栀，顿愈。后又怒，胁乳作胀，肚腹作痛，呕吐酸涎，饮食不入，小水不利，此是怒动肝木克脾土，乃用补脾气、养脾血而愈。又因劳役怒气，饮食失时，发热喘渴，体倦不食，去血如崩，唇肿炽甚，此是肝经有火，脾经气虚，遂用补中益气加炒黑山栀、芍药、丹皮而愈。此症每见但治其疮，不固其本，而死者多矣。

一妇人停食饱闷发热，或用人参养胃汤益甚（以此汤送保和丸则愈），再用木香、槟榔丸，泄泻吐痰，腹中成块，饮食少思，又用二陈、黄连、厚朴之类，前症益甚，腹胀不食，月经不至，此中气亏损，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三十余剂，脾胃健而诸

症愈。又二十余剂而经自行，前症若脾虚不能消化饮食者，宜用六君子汤补而消之。虚寒者，加砂仁、木香、炮姜温而补之；其食积成形者，以前药煎送保和丸（此法妙）。大抵食积痞块，症为有形，所谓邪气胜则实，真气夺则虚，惟当养正辟邪而积自除矣。虽然，坚者削之（削之必以渐），客者除之，胃气未虚，或可少用。若病久虚乏者，则不宜用（以东垣消痞丸相间服之）。

一妇人饮食后，或腹胀，或吞酸，服枳术丸，吞酸益甚，饮食日少，胸膈痞满，腿内酸痛，畏见风寒，又服养胃汤一剂，腿内作痛，又二剂腿浮肿，月经不行，此郁结所伤，脾虚湿热下注，侵晨用四君、芎、归、二陈，午后以前汤送越鞠丸，饮食渐进，诸症渐愈。又用归脾、八珍二汤，兼服两月余而经行。

一妇人月经不调，晡热内热，饮食小思，肌体消瘦，小便频数（在前），服济阴丸（济阴丸亦不远，但专用归脾而愈者，乌知脾为太阴之经耶？然必以椒仁丸佐之），月经不行，四肢浮肿，小便不通（在后），曰此血分也。朝用椒仁丸，夕用归脾汤，渐愈。乃以人参丸、代椒仁丸（人参丸较椒仁之药品峻毒少减），两月余将愈。专用归脾汤，五十余剂而痊（椒仁丸计十六味，见《济阴纲目》卷七浮肿门）。

一疡妇，月经不调，小便短少（在前），或用清热分利之剂，小便不利（在后），三月余，身面浮肿，月经不通，曰此水分也。遂朝用葶苈丸，夕用归脾汤，渐愈，乃用人参丸间服而愈。已上二症作脾虚水气，用分利等药而没者多矣（以上二案小便分在血在水）。

一妇内热作渴，饮食少思，腹内近左，初如鸡卵，渐大四寸许，经水三月一至，肢体消瘦，齿颊似疮，脉洪数而虚，左关尤甚，此肝脾郁结之证。外贴阿魏膏，午前用补中益气汤，午后以加味归脾汤，两月许，肝火少退，脾土少健，仍与前汤送下，六味地黄丸，午后又用逍遥散送归脾丸，又月余，日用芦荟丸（芦荟丸方：大皂角、青黛、芦荟（研）、朱砂（研）、麝香（研）各一钱，干虾蟆，用皂角各等分，烧存性为末一两，入前项药，上为末蒸饼为丸，麻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饮下），二服，空腹以逍遥散下，日晡以归脾汤下，喜其谨疾，调理年余而愈（看他用药缓急先后毫不假借当深思而熟玩之）。

一妇人腹内一块，不时上攻，或痛作声，吞酸痞闷，月经不调，小溲不利，二年余矣（久病）。面色青黄，此肝脾气滞，以六君子加芍、归、柴胡、炒连、木香、吴茱各少许，二剂，却与归脾汤下芦荟丸，三月余，肝脾和而诸症退，又与调中益气加茯苓、牡丹皮，中气健而经自调。

热入血室

许学士治一妇病伤寒，发寒热，遇夜则如见鬼状，经六七日，忽然昏塞，涎响如引锯，牙关紧急，瞑目不知人，病热危困。许视之曰：得病之初：曾值月经来否？其家云经水方来，病作而经遂止，得一二日，发寒热，昼虽静，夜则有鬼祟，从日昨不省人事。许曰：此乃热入血室症。仲景云：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发作有时，此名热入血室。医者不晓，以刚剂与之，遂致胸膈不利，涎潮上脘，喘急息高，昏冒不知人。当先化其痰，后除其热。乃急以一呷散投之，两时顷，涎下得睡，省人事，次授以小柴胡汤加生地，三服而热除，不汗而自解矣。

一妇人患热入血室症，医者不识，用补血调气药治之，数日，遂成血结胸，或劝用前药。许公曰：小柴胡已迟，不可行也，无已刺期门穴斯可矣。予不能针，请善针者治之。如言而愈。或问热入血室，何为而成结胸也？许曰：邪气传入经络，与正气相搏，上下流行，遇经水适来适断，邪气乘虚入于血室，血为邪所迫，上入肝经，肝

受邪则谵语而见鬼，复入膻中则血结于胸中矣。何以言之？妇人平居，水养木，血养肝，方未受孕，则下行之为月水，既孕，则中畜之以养胎，及已产，则上壅之以为乳，皆血也。今邪逐血，并归于肝经，聚于膻中，结于乳下，故手触之则痛，非药可及，故当刺期门也。

虞恒德治一少妇，夏月行经，得伤寒，似疟，谵语狂乱（此行经在先而病在后），诸医皆以伤寒内热，投双解散、解毒汤，服之大汗如雨，反如风状，次以牛黄丸金石之药，愈投愈剧。一日延虞诊视，脉弦而大，虞思伤寒内热狂乱，六阳俱病，岂不口干舌黑，况脉不数，病体扪之，或热或静，其腹急痛（下），意必有内伤在前，伤寒在后，今伤寒得汗虽已，内伤则尚存，故也。因细问之，患者曰：正行经时，因饮食后多汗，用冷水抹身，因得此症。方知冷水外闭其汗，内阻其血，邪热入室，经血未尽，血得邪热，乍静乍乱，寒热谵语掉眩类风，须得玉烛散下之而愈（玉烛散：四物加大黄朴硝，非大便燥结不可用）。下后谵语已定，次以四物、小柴胡汤，调理五日，热退身凉，其患遂瘳。

《衍义》云：一妇人温病已十二日，诊之，其脉六七至而涩，寸稍大，尺稍小，发寒热，颊赤口干，不了了，耳聋。问之，病数日，经水乃行，此属少阳热入血室也。若治不对病，则必死。乃按其症，与小柴胡汤服之（此治伤寒）。二日，又与小柴胡汤加桂、干姜。一日，寒热遂止。又云：脐下急痛，又与抵当丸，微利下，脐下痛痊，身渐凉，脉渐匀，尚不了了，乃复与小柴胡汤。次日但胸中热躁，口鼻干，又少与调胃承气汤，不得利。次日，心下痛，又与大陷胸汤半服，利三行。次日，虚烦不宁，时妄有所见，复狂言，虽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极虚，不敢攻之，遂与竹叶汤，去其烦热，其夜大便自通，至晓两次，中有燥屎数枚，而狂言虚烦尽解，但咳嗽唾，此肺虚也。若不治，恐成肺痿，遂与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生姜，加干姜、五味子汤，一日咳减，二日而病悉愈，以上皆用仲景方。

薛立斋治一妇人，经行感冒风寒，日间安静，至夜谵语，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顿安。但内热头晕，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愈。后因恼怒，寒热谵语，胸胁胀痛，小便频数，月经先期，此是肝火血热妄行，用加味逍遥加生地而愈。

一妇人因怒，寒热，头痛，谵语，日晡至夜益甚，而经暴至（此病在先而经行在后）。盖肝藏血，此怒动火而血妄行。用加味逍遥散加生地治之，神思顿清，但食少体倦，月经未已，盖脾统血，此脾气虚不能摄血，用补中益气治之，月经渐止（此非伤寒）。

一妇人怀抱素郁，感冒，经行谵语，服发散之剂不应，用寒凉降火，前症益甚，更加月经不止，肚腹作痛，呕吐不食，痰涎自出，此脾胃虚寒。用香砂六君，脾胃渐健，诸症渐退，又用归脾汤而全愈（此症之变）。

江应宿治西村金氏妇，年二十一岁，五月中患热病，发热头痛，渴欲饮冷，六脉紧数，经行谵语，用小柴胡汤，病家疑病人素强健，药有人参，未敢服，过二日，病转剧，腹痛急胀，已经八九日不更衣，仍以小柴胡加大黄四钱，利去，黑粪，热退身凉而愈（此症之常，同一腹痛而下者、温补者，宜细味之）。

崩　漏

东垣治一妇，时冬患暴崩不止，先因损身失血，自后一次缩一十日而来，其后暴崩不止，其人心窄，性急多惊，必因心气不足，饮食不节得之。诊得掌中寒，脉沉细而缓，间带数，九窍微不利，四肢无力，上喘，气短促不调，果有心气不足、脾胃虚弱之症。胃脘当心而痛，左胁下缩急，当脐有动气，腹中鸣，下气，大便难，虚证极多，且先治其本，余症可去。安心定志、镇坠其惊、调和脾胃、大益元气、补血养神，

以大热之剂，去其寒凝在皮肤，少加生地去命门相火，不令四肢痿弱。以黄连二分，生地三分，炒曲、陈皮、桂枝各五分，草豆蔻仁六分，黄芪、人参、麻黄（带节）各一钱，当归一钱五分，杏仁五个（另研），一服而愈。胃脘痛者，客寒犯胃也。以草豆蔻丸十五丸，痛立止；再与肝之积药，以除其根，遂愈。

一妇人血崩不止，以当归、莲花心、白棉子、红花、茅花各一两，锉细，以白皮纸裹定，泥固，烧存性为末，加血竭为引，用酒下。不止，加轻粉一钱；又不止，加麝香为引，酒下，遂止。

一妇患崩漏，医莫能效，数其症，有四十余种，以调经升阳除湿汤，治之愈（汤见《医学集成》）。

丹溪治一妇三十余岁，堕胎后，血不止，食少，中满，倦怠，烦躁，脉沉大而数，重取微弦，作怒气伤肝，感动胃气，以二陈汤加川芎、白术、砂仁二十贴安（琇按：烦躁脉数，用燥窜而愈费解）。

王治言治一妇，患胎漏，忽血崩甚，晕去，服童便而醒，少顷复晕，急服荆芥，随醒随晕，服止血止晕之药，不效，忽又呕吐，王以其童便药汁满于胸膈也。即以手探吐之，末后，吐出饮食，及菜碗许。询之曰：适饭后著恼，少顷，遂崩不止。因悟曰：因饱食，胃气不行，故崩甚，血既大崩，胃气益虚，而不能运化，宜乎崩晕不止，而血药无效也。急宜调理脾胃，遂用白术五钱，陈皮、麦芽各二钱，煎一服，晕止，再服崩止。遂专理脾胃，药服十数服，胃气始还，后加血药服之而安。若不审知食滞，而专用血崩血晕之药，岂不误哉。

一妇年逾五十，血崩，久不止，诸药不效，以橡斗、苍耳草根，二物烧存性，用四物汤加白芷、茅花、干姜，煎汤调服，其经血自此而止，再不行矣。

子和治一妇，年五十余，血崩一载，佥用泽兰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补之不效。戴人曰：天癸已尽，本不当下血。盖血得热而流散，非寒也。夫女子血崩，多因大悲哭，悲哭过甚，则肺叶布，心系为之急，血不禁而下崩。《内经》曰：阴虚阳搏谓之崩。阴脉不足，阳脉有余，数则内崩，血乃下流。举世以虚损治之，莫有知其非者，可服火齐（琇按：火齐即火剂）。火齐者，黄连解毒汤是也。次以拣香附子二两，炒白芍药二两，焙当归一两，将三味，同为细末，水调下；又服槟榔丸，不旬日安。

一老妇血崩不止，滔滔不绝，满床皆血，伏枕三月矣。腹满如孕，作虚挟痰积污血治之。用四物四两，参、术各一两，甘草五钱（以治虚），香附三两，半夏半两，茯苓、陈皮、枳实、缩砂、元胡各一两，以破痰积污血，分二十贴，每贴煎干荷叶，侧柏叶汤，再煎服之，服尽良愈，不复发。

汪石山治一妇，年逾四十，形色苍紫，忽病血崩，医者或用凉血，或用止涩，俱罔效。诊其六脉，皆沉濡而缓，按之无力，以脉论之，乃气病，非血病也。当用甘温之剂，健脾理胃，庶几胃气上腾血循经络，无复崩矣。遂用补中益气汤，多加参、芪，兼服参苓白术散，崩果愈。

一妇身瘦面黄，旧有白带，产后忧劳，经水不止，五旬余，间或带下，心前热，上身麻（气不运），下身冷，背心胀，口鼻干，额角冷，小便频而多，大便溏而少，食则呕吐，素厌肉味，以书来问，汪曰：虽未见脉，详其所示，多属脾胃不足，令服四君子汤加黄芩、陈皮、神曲、当归身，二贴，红止白减，继服十余剂，诸症悉除。

江汝洁治叶廷杰之内，十月病，眼若合，即麻痹，甚至不敢睡，屡易医，渐成崩疾，江诊得左手三部，举之略弦，按之略大，而无力，右手三部，举按俱大而无力。经曰：血虚脉大如葱管。又曰：大而无力为血虚。又曰：诸弦为饮。又曰：弦为劳。据脉观症，盖由气血俱虚，以致气不周运而成麻痹，时医不悟而作火治，药用寒凉过多，损伤脾胃阳气失陷而成崩矣。以岁运言之，今岁天冲主运（少角东宫震位乃天冲司也，

九星分野之名），风木在泉，两木符合，木盛而脾土受亏，是以土陷而行秋冬之令，以时候言之，小雪至大雪之末（冬至小寒），六十日有奇，太阳寒水主令（少阴君火），厥阴风木客气加临其上，木火胜矣。经曰：甚则胜而不复也。其脾大虚，安得血不大下乎。且脾裹血，脾虚则血不归经而妄下矣。法当大补脾经为先，次宜补气祛湿，可得渐愈矣。以人参三钱，黄芪二钱，甘草四分，防风、荆芥、白术各一钱，陈皮八分，水煎食远服，一剂分作三服，不数剂而安。

薛己治一妇人，久患血崩，肢体消瘦，饮食到口，但闻腥臊，口出清液，强食少许，腹内作胀，此血枯之症，肺肝脾胃亏损之患。用八珍汤、乌贼鱼骨丸，兼服两月，而经行，百余剂，而康宁如旧矣。

一妇人面黄或赤，时觉腰间或脐下作痛，四肢困倦，烦热不安，其经若行，先发寒热，两胁如束，其血如崩，此脾胃亏损，元气下陷与相火湿热所致（元气下陷人间有知之者，相火湿热知之者寡矣），用补中益气加防风、芍药、炒黑黄柏，间以归脾汤，调补化源，血自归经矣。

一妇年五十岁，辛丑患崩，诸药罔效。壬寅八月，身热肢痛，头晕涕出，吐痰少食，众作火治转炽，绝粒数日，淹淹伏枕，仅存呼吸。薛诊之，谓脾胃虚寒，用八味丸料一剂，使急煎服，然胃虚久，始下咽，翌早遂索粥数匙，再剂，食倍，热减痛止，兼服八味丸，良愈。

归大化之内，患月事不期，崩血昏愦，发热不寐（虚极）或谓血热妄行，投以寒剂益甚，或谓胎成受伤，投以止血，亦不效。乃延薛诊之，曰：此脾虚气弱无以统摄故耳。法当补脾而血自止矣。用补中益气加炮姜，不数剂而效。惟终夜少睡，惊悸，另服八服汤，更不效，复叩诸先生，曰杂矣。乃与归脾汤加炮姜，以补心脾，遂如初。

西园公不知何郡人，曾治一妇人，年六十二岁，患血崩不止，以黄连解毒汤四贴，后服凉膈散合四物六贴，即愈。此妇因悲哀太过则心闷急，肺布叶举，上焦不通（妙论），热气在中，血走而崩，故效（用张子和法。《医鉴》）。

江篁南治一妇，血崩两月余，服诸寒凉止血之药不效，且痰喘，乃以人参、黄芪各五钱，防风、麦冬各一钱，更加荆芥穗、升麻、五味、附子（投附子人所难），一服喘崩减半，二服减十之八，继以豁痰调经之剂，治之愈。

江应宿治昆山顾氏，年四十余，患崩漏两月余，形瘦唇白，诊得气口紧实，乃食伤太阴中焦，气郁阻滞而然，化食行滞乃愈。

龚水部宜人，年四十余，患崩漏，泄泻发热，头痛，盗汗自汗，倦怠羸瘦，已逾二年，医药无功，逆予诊视，六脉浮滑弦数，重按豁然无力，此气血俱虚，元气下陷，脾虚不能摄血归源，内虚寒而外假热。投补中益气，人参三钱，黄芪五钱（蜜炙），加炮姜、蔓荆子、川芎、蒲黄、阿胶，数剂，汗与头痛俱止，五十余剂良愈。

带　下

东垣治一妇，白带常下久矣，诸药不效。诊得心胞尺脉极微，白带寻流而不止，叔和八裡脉微。《脉经》云：崩中日久为白带，漏下多时骨亦枯。言崩中者，始病血崩不已，久下，则血少，复亡其阳。故白滑之物，下流不止。是本经血海将枯，津液复亡，枯干不能滋养筋骨。以本部行经药为引，用为使；以大甘油腻之药，润其枯燥，而滋益津液；以大辛热之气味，补其阳道，生其血；以苦寒之药，泄其肺，而救其上。热伤气，以人参补之，以微苦温之药为佐，而益元气，名曰补经固真汤。其方柴胡根一钱，炙甘草一钱，干姜（细末）三钱，陈皮二钱，人参二钱，白葵花七个（煎碎），郁李仁（去皮尖，另研如泥）一钱，同煎，生黄芩一钱，另入，上件除黄芩外，以水二盏，煎至一盏七分，再入黄芩同煎，至一盏，空心带热服之，候少时，早膳压之，一

服而愈。

韩飞霞治一妇，年三十余，十八胎，九殇八夭，又惊忧过甚，遂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疮，或至封喉，下部虚脱，白带如注，如此四十余日，或时少醒，至欲自缢，悲不能堪，医或投凉剂解其上，则下部疾愈甚，或投热剂，及以汤药薰蒸其下，则热晕欲绝。韩诊之，曰：此亡阳症也。急以盐煮大附子九钱为君，制以薄荷、防风，佐以姜、桂、芎归之属，水煎入井水冷与之，未尽剂，鼾鼻熟睡通宵，觉即能识人，众诘其获效之故。韩曰：方书有之，假对假，真对真耳。上乃假热，故以假冷之药从之；下乃真冷，故以真热之药反之。斯上下和而病解矣。继后主以女金丹，错综以二三方，不但去疾，且调元气，后生二子。所谓女金丹，即胜金丸也。得之异人，倍加香附。而视气血之偏者，又加姜黄、条芩、倍川芎之属，取效甚多（江云此案治病有法，用药有权，可谓知通变者也《韩氏医通》）。

丹溪治一老妇，患赤白带一年半，只是头晕，坐立不久，睡之则安，专治带愈，其眩自止。

一老妇好湿面，至此时，得带下病，亦恶寒淋沥，医与荷花须等药，发热，所下愈甚，又与砂仁、豆蔻药，以其食少也。腹胀满，气喘，又与葶苈，不应，又与禹余粮丸，增剧，又与崇土散，脉两手洪涩，轻则弦长而滑实，至是喘甚，不得卧，此是湿面酿成，湿在足太阴阳明二经（湿在里）。水谷之气，为湿所抑，不得上升，遂成带下淋沥，理用升举之剂以补气，和血次之，而工反与燥湿（非燥可愈），宜其辗转成病。遂与人参生肺之阴，以拒火毒；白术以补胃气，除湿热，行水道；桃仁去污生新，郁李行积水；以通草佐之；犀角解食毒，消肿满；槟榔治最高之气，作浓汤，调下保和丸。又以素豢养，有肉积，加阿魏小丸同咽之。四五日后，气渐消，肿渐下，又加补肾丸以生肾水之真阴，渐有向安之势，得睡，食有味，乃加与点丸，驱逐肺家积热而愈（湿症之脉沉散濡者居多，今脉洪涩洪为胃虚，涩为血虚，轻取弦长而滑实有痰可知，喘不得眠，泻肺不应，皆由胃病，用升阳补胃配行瘀行积之品甚佳，可法）。

子和治一妇病带下，连绵不绝，已三年矣。诊其两手脉俱滑大而有力，约六七至，常上热，口干，眩运，时呕酢水，知其实，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出冷痰二三升，皆酢水也。间有黄涎，状如烂胶，次以浆粥养其胃气，又次用导水禹功，以泻其下，然后以淡剂渗泄之药利其小便，数日而愈（以滑大数而有力之脉兼之三年之病，其脉非阴盛隔阳可知，又非欲脱之脉又可知，治以实痰张从政之法也。使非三年之病，此等脉从实治，还须细审）。

一妇病白带下，如水窈漏中，绵绵不绝，秽臭之气不可近，面黄食减，已三年矣。医作积冷，用阳起石、硫黄、姜、附之药，重重燥补，污水转多。戴人断曰：此带浊水。本热乘太阳经，其寒水不禁固，故如此也。夫水自高而趋下，宜先绝其上源，乃涌痰水二三升，次日，下污水斗余，行二次，汗出周身，至明旦，病人云：污已不下矣。次用寒凉之剂，服及半载，产一子。

吴茭山治一妇人，久患白带，瘦削无力，倦怠欲睡，腰酸腿痛，饮食无味，面黄，日晡，烦热，小便淋沥，以归身、茯苓各一钱，炒芍药、地骨皮、白术、川芎、人参各八分，黄芩、鹿角胶各一钱，其胶若湿者，入五茶匙，炙甘草、熟地黄、车前子各五分，枣二枚，入水煎服，数服而愈（八珍配芩、胶、车前、骨皮，精妙），后治数妇皆验。

程明祐治一妇，病带下不止，医投调经剂，血愈下，复投寒凉药，遂下泄，肌肉如削，不能言，四肢厥逆，程诊其脉，细如丝，曰：阳气微而不能营阴，法当温补。阳生则阴长，而血不下漏，遂以人参二两，附子三片，浓煎一服，手足微温，再服思食，继服八珍四十剂愈。

薛立斋治一妇人，年逾六十，内热口干，劳则头晕，吐痰带下，或用化痰行气，前症益甚，饮食愈少，肢体或麻，恪服祛风化痰散，肢体常麻，手足或冷或热，日渐消瘦。薛曰：症属脾气虚弱而不能生肺，祛风之剂，复损诸经也。当滋化源，遂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炮姜二十余剂，脾气渐复，饮食渐加，诸症顿愈。

一孀妇，腹胀胁痛，内热晡热，月经不调，肢体酸麻，不时吐痰，或用清气化痰，喉间不利带下青，黄腹胁膨胀，用行气之剂，胸膈不利，肢体时麻，此郁怒伤损肝脾，前药益甚也。朝用归脾汤以解脾郁生脾气，夕用加味逍遥散以生肝血清肝火，兼服百余剂，而诸症愈。

一妇人头晕吐痰，胸满气喘得食稍缓，苦于白带，二十余年矣。诸药不应，薛曰：此气虚而痰饮也（气虚有饮用肾气补而逐之）。饮愈而带始愈，遂用六味地黄丸，不月而验。

一妇耳鸣胸痞，内热口干，喉中若有一核，吞吐不利，月经不调，兼之带下，薛以为肝脾郁结，用归脾汤加半夏、山栀、升麻、柴胡，间以四七汤下白丸子而愈。

一妇人吞酸，胸满，食少，便泄，月经不调，服法制清气化痰丸，两膝渐肿，寒热往来，带下黄白，面黄体倦，此脾胃虚，湿热下注，用补中益气倍用参、术，加茯苓、半夏、炮姜而愈。若因怒，发热少食，或两腿赤肿，或指缝常湿，用六君加柴胡、升麻及补中益气。

一妇年逾六十，带下黄白，因怒，胸膈不利，饮食少思，服消导利气之药（正治法），反痰喘胸满，大便下血。薛曰：此脾气亏损，不能摄血归源。用补中益气（从治法）加茯苓、半夏、炮姜四剂，诸症顿愈；又用八珍加柴胡、炒栀子而安。

仲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积热，小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知？曾经半产，瘀血在小腹不去。何以知之？其症唇口干燥，故知之。以温经汤主之，以吴茱萸三两，当归、川芎、芍药、人参、桂枝、阿胶、牡丹皮、生姜、甘草各二两，半夏半升，麦冬一升（不用地黄炒），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分温三服。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丹溪东垣沧洲有带下案，附在便浊条中，可参看。

求　子

张子和治一妇，为室女时，心下有冷积如覆盆，按之如水声，以热手熨之如冰，于归十五年，不孕，其夫欲黜之。张曰：可不必出。若用吾药，病可除，孕可得。从之。诊其脉，沉而迟，尺脉洪大有力（尺洪大有力方能受孕），非无子之候也。乃先以三圣散，吐痰一斗，心下平软，次服白术调中汤、五苓散，后以四物汤和之，不再月，气血合度，数年而孕二子。张尝曰：用吾此法，无不子之妇，信然。

一妇年逾三十，夜梦鬼交，惊怕异常，及见神堂阴府，舟楫桥梁，如此一十五年，竟无妊娠，巫祈觋祷，无所不至，针肌灸肉，孔穴万千，黄瘦发热，引饮中满，足肿。张曰：阳火盛于上，阴水盛于下。鬼神者，阴之灵。神堂者，阴之所。舟楫桥梁，水之用。两手寸脉，皆沉而伏，知胸中有痰实也。凡三涌三泄三汗，不旬日而无梦，一月而孕。张曰：予治妇人使有孕，真不诬哉。

少傅颍阳许相公，年五十八岁，如夫人年近三旬，从来十二年不孕，相公欲其有子，命宿诊视，六脉和缓两尺大而有力（凡妇人两尺大而有力皆有子）。告曰：此宜子之象也。尝诊相公脉沉而缓，知精血欠充实耳。宜服大补精血药，市得麋鹿二角，煎胶制斑龙二至丸一料，服未周年而孕，次年生公子。

尚宝少卿徐孺东公，年五十余有宠，九年不孕，闻前药效，亦命制前丸服之，十

个月而孕得一子。后以此方与高年艰子嗣者服之，多效。

宿曰：此虽偶中，实有至理存焉。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鹿以夏至陨角而应阴，麋以冬至陨角而应阳。鹿肉暖，以阳为体；麋肉寒，以阴为体。以阳为体者，以阴为末；以阴为体者，以阳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补阳，利于男子；鹿茸补阴，利于妇人。王琳所著甚明，今合二角为二至，乃峻补精血之良药。男妇俱可服此，以血补血，非一切草木之可比也。男子精盛则思室，女人血盛则怀胎，安得不孕。

娠　症（附男女辨验）

博陵医之神者曰郝翁，士人陈尧遵妻病，众医以为劳伤，郝曰：亟屏药，是为娠症。且贺君得男子，已而果然。又二妇人妊，一咽默不能言，郝曰：儿胎大经壅，儿生经行，则言矣。不可毒以药（琇按：《素问》：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胞之络脉绝也。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无治也。当十月复），一极壮健。郝诊其脉，曰母气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儿气耳。如期子生母死（江云：孕妇不语非病也。诊闻如此者，不须服药。临产日，但服保生丸、四物汤之类，产后便语。亦自然之理，非药之功也）。

一妇暴渴，惟饮五味汁，名医耿隅诊其脉，曰：此血欲凝，非病也。已而果孕。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饮五味之症，不可不知。

徐文伯从宋后废帝出药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以善诊，诊之曰：此腹是女也。问文伯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剖视，文伯恻然曰：若刀斧恐其变异。请针之，立堕。便泻足太阴（脾，隐白穴），补手阳明（大肠，合谷穴），胎便应针而落，两儿相续出，果如其言（可见堕胎之症，以脾为主，则知安胎之法，亦以脾为主）。

潘璟诊虞部员外郎张咸之妻孕五岁，南陵尉富昌龄妻孕二岁，围练使刘彝孙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温叟视之曰：疾也。凡医妄以为有孕尔，于是以破血攻毒，作大剂饮之，虞部妻堕肉块百余，有眉目状。昌龄妻，梦二童子，色漆黑，仓卒怖悸疾走而去，张妾堕大蛇，犹蜿蜒未死，三妇皆无恙（《能改斋漫录》。博按：此案已见第五卷癥瘕门）。

壶仙翁治汤总兵夫人妊娠，病痢不止，翁诊其脉虚而滑（此脉滑为血聚），两关若涩，此由胎气不和，相火炎上而有热，似痢实非也。乃用黄芩、白术以安胎，四物、生地以调血，数剂而安（涩脉为少血，主无孕。滑则非痰，即食积矣。此等用药，非神医不能）。

陈斗岩治叶南洲妻，经闭五月，下白或赤，午后发热，咳嗽呕吐，医以为劳瘵。陈视之曰：两尺脉皆实，此必有孕，外受风邪搏激故耳（此等症，若不细认，竟作瘵症治矣），饮清和之剂而安，未半年生一子。

薛立斋治一妊娠三月，其经月来三五次，但不多饮食，精神如故，此血盛有余，儿大能饮，自不来矣。果然。

一妊娠六月，每怒气，便见血，甚至寒热头痛，胁胀腹痛，作呕少食，薛谓寒热头痛，肝火上冲也；胁胀腹痛，肝气不行也；作呕少食，肝侮脾胃也；小便见血，肝火血热也。用小柴胡加芍药、炒黑山栀（直清肝火）、茯苓、白术而愈。

一妇人每怒发，发热胁胀，小便淋涩，每月经行，旬余未已，受胎三月，因怒，前症复作，朝用加味逍遥散，夕用安胎饮，各二剂而安。五月又怒复作，下血如经行，四日未止，仍用前药而愈。

一妊娠饮食后恼怒，寒热呕吐，头痛恶寒，胸腹胀痛，大便不实，而色青，小便频数而有血（腹痛，小便数，恐是肠痈，今见血，宜清肝）。薛曰：当清肝健脾为主。

不信，乃主安胎止血，益甚。问薛曰：何也？薛曰：大便不实，而或青，此是饮食既伤脾土，而兼木侮，小便频数而有血，此是肝火，血流于胞而兼挺痿也。用六君子加枳壳、紫苏、山栀二剂，脾胃顿醒，又用加味逍遥散，加紫苏、枳壳二剂，小便顿清，更节饮食，调理而安。

一妊娠，每至五月，肢体倦怠，饮食无味，先两足肿，渐至遍身，后及头面，此是脾肺气虚，朝用补中益气，夕用六君子加苏梗而愈。凡治妊娠，毋泥其月数，但见某经症，便用某经药为善。

一妊娠因怒，吐血块，四日不止，两胁胀痛，小便淋涩，此怒而血蓄于上部，火炎而随出也。胁胀腹痛，小便淋涩，肝经本病也。用小柴胡合四物，四剂而止，却用六君子，安胎饮，调理而安。

一妊娠气喘痰甚，诸药不效，询之，云素有带下，始于目下浮，两月余，其面亦然，此气虚有痰饮也（水泛为痰之病）。用六味丸料数剂而愈。

王敏治妇人患月事不下，医谓盅者，敏曰：是当娠。与之保胎之剂，果得男。

吴丞妻孕而惊，遂病悸，医以为病在中，神越焉。无可为，沈宗常以为胆伤耳。俾服抱胆丸愈。

薛已治一妊妇，悲哀烦躁，用淡竹茹汤为主，佐以八珍汤而安。

程文彬治孕妇七个月，胸膈饱闷气喘，忽吐出一物，如小肠寸许，举家惊疑其胎烂。程至，诊得寸口脉洪滑，知其气盛血少，胎气凑上，中焦畜有湿热，湿生痰，知所吐之物，乃痰结聚，病名子悬。以紫苏饮加芩、连、贝母十剂获痊。

宿述世俗有家业薄而厌子嗣多，怀孕用打胎药，殊不知瓜熟蒂落，打胎毒药损坏正气，然后痿落。如生果未成熟强摘，犹刀割脐肠，大伤气血，多致丧命，戒之戒之。

转　胞

丹溪治一妇，年四旬，孕九月，转胞，小便闭三日矣。脚肿形瘁，左脉稍和而右涩，此必饱食气伤。胎系弱，不能自举而下坠，压膀胱，偏在一边，气急为其所闭，所以水窍不能出也。当补血养气，血气一正，系胎自举，以参、术、归尾、芎药、带白陈皮、炙甘草、半夏、生姜浓煎服四贴，任其叫号，次早以四贴渣作一服煎顿饮，探吐之（吐法妙。上窍通，则下窍通），小便大通，皆黑水，后遂就此方加大腹皮、炒枳壳、青葱叶、砂仁，作二十贴与之，以防产前后之虚，果得平安，产后亦健。

一孕妇七月，小便不通，百医不得利，转加急胀，脉细弱，乃气血虚不能乘载其胎，故胎压膀胱下口，所以溺不得出，用补药升起恐迟，反加急满，遂令稳婆，以香油抹手入产户托起其胎（托起胎之说无此治法），溺出如注胀急顿解，却以参、芪、升麻大剂服之，或少有急满，再托如前（江云：予闻一法，将孕妇倒竖起，胎自坠转，其溺溅出，胜于手托多矣）。

丹溪曰：转胞病，胎妇之禀受弱者，忧闷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疏导药，鲜有应效。因思胞不自转，为胎所压，展在一边，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举起，悬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行，然胎之坠下，必有其由。一日吴氏宠人患此，脉之，两手似涩，重取则弦，然左手稍和，曰：此得之忧患，涩为血少气多，弦为有饮，血少则胞弱而不能自举，气多有饮中焦不清而溢，则胞知所避而就下，故坠。遂以四物加参、术、半夏、陈皮、生甘草、生姜，空心饮随，以指探喉中吐出药汁，候少顷气定。又与一贴，次早亦然，如是与八贴而安。此法初疑偶中，后屡用皆效。仲景云：妇人本肌肥盛，头举身满，今反羸瘦，头举中空，胞系了戾，亦致胞转，但利小便则愈，宜服肾气丸。以中有茯苓故也。地黄为君，功在补胞（江云：转胞或腰腹痛，亦属肾虚，宜减牡丹皮服之）。

交　肠

丹溪治马希圣，年五十，嗜酒，痛饮不醉，忽糟粕出前窍，尿溺出后窍，脉沉涩，与四物汤加海金砂、木香、槟榔、木通、桃仁，八贴安。

一妇患此，破漆纱帽烧灰米饮下愈。

一人患前症，用旧幞头烧灰，酒调下五分愈。

恶　阻

丹溪治一妇，孕两月，呕吐头眩，医以参、术、川芎、陈皮、茯苓，服之愈重，脉弦，左为甚，而且弱，此恶阻病，必怒气所激，问之果然。肝气既逆，又挟胎气，参、术之补，大非所宜。以茯苓汤，下抑青丸二十四粒，五服稍安。脉略数，口干苦，食则口酸，意其膈间滞气未尽行，以川芎、陈皮、山栀、生姜、茯苓煎汤，下抑青丸十五粒而愈。但口酸易饥，此肝热未平（凡肝气未平，参、术宜缓），以热汤下抑青丸二十粒，至二十日而愈。后两手脉平和，而右甚弱，其胎必堕（右脉弱主胎堕），此时肝气既平，可用参、术，遂以初方参、术等补之，预防堕胎以后之虚，服一月而胎自堕，却得平安矣（琇按：不知滋水生木治法欠妥）。

一妇孕三月，吐痰水饮食，每日寅卯作，作时觉小腹有气冲上，然后膈满而吐，面赤微躁，头眩，卧不能起，肢疼微渴，盖肝火挟冲脉之火冲上也。一日甚，二日轻脉和，右手寸高，药不效者，将二月余，偶用沉香磨水化，抱龙丸（抱龙丸：人参、天竺黄、琥珀、檀香、茯苓、甘草、枳壳、枳实、南星、金箔、山药、辰砂）一服，膈宽，气不上冲，二三服，吐止，眩减食进而安。

一孕妇七月，嘈杂吐食，眩聋，心下满塞，气攻肩背，两肘皆痛，要人不住手以热物摩熨，得吐稍疏，脉大，以炒条芩二钱半，白术、半夏各二钱，炒黄连、炒栀子、炒枳壳、当归、陈皮、香附、苍术各一钱，人参、茯苓各钱半，砂仁、炙甘草各五分，生姜七片，服二贴后，嘈杂吐止，心满塞退，但于夜间背肘之痛，用摩熨，遂与抱龙丸，水化服之，其疾如失。

汪石山治一妇，形质瘦小，面色近紫，产后年余，经水不通，首夏，忽病呕吐，手指麻痹，挛拳不能伸展，声音哑小，哕不出声，医皆视为风病，危之。汪诊脉皆细微近滑（和滑为孕），曰：此妊娠恶阻病也。众谓经水不通，安有妊理（琇按：产后经未行而孕者尝屡见之）？汪曰：天下之事有常有变，此乃事之变也。脉虽细微，似近于滑又尺按不绝，乃妊娠也。遂以四君子加二陈治之。诸症俱减，尚畏粥汤，惟食干糕香燥之物，而有生意。

给事游让溪夫人病新愈，月余经事不行，呕哕眩晕，饮食艰进，医以为二阳之病发心脾，女子不月，法在不治。篁南诊之，尺脉虽小，按之滑而不绝，此妊而恶阻，非凶候也，六君加砂仁数服而安，后产一女。

薛己治一妇，孕三月，呕吐恶食，体倦嗜卧，此恶阻之症，用人参橘皮汤，二剂渐愈，又用六君加紫苏二剂而安。

一妊娠吞酸恶心，欲作呕吐，此饮食停滞，用六君加面蘗、炒黑子芩、枳壳、香附治之而愈。

胎水胎肿

一妊妇腹胀，小便不利，吐逆，诸医杂进温胃宽气等药，服之反吐，转加胀满凑心，验之，胎死已久，服下死胎药，不能通，因得鲤鱼汤，其论曰：妊妇通身肿满，或心胸急胀，名曰胎水。遂去妊妇胸前看之，胸肚不分，急以鲤鱼汤三五服，大小便皆

下恶水，肿消胀去，方得分娩死胎。此症盖因怀妊腹大，不自知觉，人人皆谓妊娠孕如此，终不知胎水之患也（《济生方》）。

一妇年三十八，妊娠水肿，以鲤鱼汤加五苓散、人参，湿，加苍术一钱，厚朴、陈皮五分，萝卜子、炒车前子、滑石各一钱，作一贴；若喘急，加苦葶苈；小便不利，加木通、灯草，甚者车前子、浚川散，其湿毒自消；防己治腰已下湿热肿，如内伤胃弱者，不可用也。

胎　漏

治胎漏药：阿胶、黄蜡、石韦、苎麻根、鹿角霜。

丹溪治一妇人年二十余，三个月孕，发疟疾后，淡血水下，腹满口渴，以白术、白芍、茯苓各一钱，黄芩、归尾、川芎、陈皮各五分，炙甘草二分。

一妇年三十余，孕八九个月，漏胎不止，胎比前时稍宽收小，血色微紫有块，食减平时三之一，腹微痛，无情绪，以人参、白术、白芍各一钱，陈皮、川芎、茯苓、缩砂、大腹皮各三分，香连藤七叶，同煎，食前下三胜丸五十粒。

江嘉字明远，婺人，以医名家，先是城东有古木，鹳巢其颠，有年矣。明远不日，见人缘木得所伏二卵而下，就买之，且饮食之，俾复以归于巢，微伤矣。其鹳每归，雄鸣雌和，忽连日无声，江登楼望，惟见雌伏，又越二三日，闻其和鸣，则雄归矣。越月而雏生，忽二鹳俱飞至药局，遗一草而去，江取视之，红藤缠绕，根叶犹润乃植之，适夏四月香会，有云游道人，见所植，惊曰：此漏胎药也。海外方有之，安所得此乎？及宝祐间诊御脉，公主下嫁后，得漏胎疾。江以藤和剂，果效，先是鹳远取，以缠破卵也。

江应宿治王祠部安人，孕三月，腰腹递痛，漏下不止，气涌胀闷，速予诊视，六脉弦数，平昔脉极沉细，此必怒动，肝火挟相火而生内热，喜脉不滑，未至离经，犹可保也。以条芩、白术、枳壳、香附、茯苓、阿胶、白芍、当归、陈皮煎调鹿角（煅，酒淬细末）一钱，更进抑青丸一服，痛已，数服平复。

一妊娠六月，体倦食少，劳役见血，用六君加当归、熟地、升麻、柴胡而愈（用升、柴人所不知）。

堕　胎

琇按：凡胎堕，皆由三阴虚而内热，石山水涸禾枯土削木倒之喻诚为至当，学者宜恪遵之。立斋两案乃胎既堕后之法，与安胎不同，分另观之可也。

丹溪治一妇有胎，至三个月之左右即堕，其脉左大无力，重取则涩，乃血少也。以其妙年只补中气使血自荣，时正初夏，浓煎白术汤调黄芩末一钱，服之至三四两，得保全而生。

一妇年三十余，或经住，或成形未具，其胎必堕，察其性急多怒，色黑气实，此相火太盛，不能生气化胎，反食气伤精故也（亦壮火食气之理）。因令住经第二月，用黄芩、白术、当归、甘草，服至三月尽止药，后生一子。

一妇经住三月后，尺脉或涩，或微弱，其妇却无病，知是子宫真气不全，故阳不施，阴不化，精血虽凝，终不成形，至产血块，或产血胞。

一妇腹渐大如怀子，至十月，求易产药，察其神色甚困，难与之药，不数日，生白虫半桶，盖由妇之元气太虚，精血虽凝，不能成胎而为秽腐，蕴积之久，湿化为热，湿热生虫，理之所有，亦须周十月之气，发动而产，终非佳兆，其妇不及月死，湿热生虫，譬之沟渠污浊，积久不流，则诸虫生于其间矣。

石山治一妇，长瘦色黄白，性躁急，年三十余，常患堕胎，已七八见矣，诊其脉，

皆柔软无力，两尺虽浮而弱，不任寻按。曰：此因胎堕太多，气血耗甚，胎无滋养，故频堕。譬之水涸而禾枯，土削而木倒也。况三月五月正属少阳火动之时，加以性躁而激发之，故堕多在三五七月也。宜用大补汤，去桂，加黄柏、黄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生，服半年，胎固而生二子。

钱仲阳治一孕妇病，医言胎且堕。钱曰：娠者，五脏传养。率六旬乃更，候其月偏补之，何必堕，已而母子皆全。

陈斗岩治一妇，有胎四月，堕下逾旬，腹肿发热，气喘脉洪盛，面赤，口臭，舌青黑，陈诊之曰：脉洪盛者胎未堕也（产后气喘，脉洪，法在不治。此所以得生者，全在逾旬二字。若非胎未堕，决不能至逾旬）。面赤，心火盛而血干也。舌青口臭，肝既绝而胎死矣。内外皆曰胎堕久矣。复诊色脉如前，以蛇蜕煎汤下平胃散加芒硝、归尾，一倍服之，须臾，腹鸣如雷，腰腹阵痛，复一死胎堕下，病亦愈。

陈仁甫，治一妇，年近四十，禀气素弱，自去其胎五日内，渐渐腹胀如鼓，至心前，上吐不能食，用补药不效（此用补不效，后案用破血益甚宜参看）。诊六脉微弱，但只叫胀死，此乃损伤脾气而作胀。虽然，当急则治其标也。若泥用丹溪方法，恐缓不及事矣。用桃仁承气加朴实，倍硝、黄，煎服，四分吐去其一，至次日早，仍不通，事急，又服琥珀丸三钱，至申时大通胀减（小调经之用琥珀，良有以也），但体倦，四肢无力，口不知味，发热，再用参、芪、归、芍、术、陈、查，煎服八剂而安。

薛立斋治一妊娠五月，服翦红丸而堕，腹中胀痛，服破血之剂，益甚，以手按之益痛。薛曰：此峻药重伤脾胃受患。用八珍倍人参、黄芪、半夏、乳香、没药，二剂而痛止，数剂全愈（痛以手按之痛不痛分虚实，立斋以按之痛甚竟作大虚治，非明眼不能）。

一妇素怯弱，四月，生女自乳，患疥疮，年余不愈，遂至羸困，五月，勉强执姑丧礼，旬月，每欲眩卧，一日感气，忽患心脾高，肿作痛手不可按，而呕吐不止，六脉微细之极，医以为脉虽虚，而病形则实，误认诸痛不可补气，乃用青皮、香附、吴茱等药而愈（琇按：肝气冲逆，初服破散之剂，颇有小效）。继复患疟，且堕胎，又投理气行气之剂，病去，元气转脱，再投参芪补剂，不应矣，六脉如系欲绝。薛诊云：皆理气之剂，损真之误也。连投参、芪、归、术、附子、姜、桂，六剂，间用八味丸，五日，眠食渐甘，六脉全复。薛云：心脾疼痛时，即当服此等药，疟亦不作矣。

江篁南治一妇人，堕胎后，血不止，食少中满，倦怠烦躁，脉沉大而数，重取渐弦，乃作怒气伤肝，感动胃气，以二陈汤加川芎、白术、砂仁二十贴而安。

江应宿治汪镐妻，年三十五岁，厌产，误服打胎药，下血如崩漏，旬余，腹痛一阵即行，或时鼻衄，诸药不效。予诊得六脉数而微弦，乃厥阳之火泛逆，投四物，换生地，加阿胶、炒黑山栀子、蒲黄，一剂而愈（江云：内热而虚致堕者居多。盖孕至三五月，上属少阳相火，所以易堕。不然何以黄芩、白术、阿胶等为安胎之圣药）。

胎产并病

琇按：孕妇热病胎堕多死。宜先取井底泥涂腹上护住其胎，燥即易之，再以药治症，多获两全。

政和中，蔡鲁公之孙妇有孕，及期而病，国医皆以为阳症伤寒，惧胎堕，不敢投凉剂，张锐视之曰：儿处胎十月，将生矣。何药之能败。即以常法与药，且使倍服之，半日而儿生，病亦失去。明日妇大泄，而喉闭不入食，众医复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产蓐甫近，虽司命无若之何？张曰：无庸忧，将使即日愈。乃取药数十粒，使吞之，咽喉即通，下泄亦止（琇按：此妇必元气素实，又十月既足产，则热随血去，故病如失。至大泻，喉闭，必由苦寒倍进所伤，故服理中而愈，其功罪正不相掩）。及满

月，鲁公酌酒为寿曰：君术通神，吾不敢知，敢问一药而愈二疾，何也？张曰：此于经无所载，特以意处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尔，方喉闭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既以下咽，则化消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两疾愈。公大加叹异（《夷坚志》）。

愚尝闻一妇寒月中产后，腹大痛觉有块，百方不治，一人教以羊肉四两，熟地黄二两，生姜一两（此与当归羊肉汤同义，第以地黄易当归耳），水煎服之，二三次愈。

胎　热

一妇将临月，两目忽然失明，不见灯火，头痛眩晕，项腮肿满，不能转颈，诸治不差，反加危困，偶得消风散服之（出胎产须知），病减七八，获安分娩，其眼吊起，人物不辨，乃以四物汤加荆芥、防风，更服眼科天门冬饮子，二方间服，目渐稍明，大忌酒面、煎炙、鸡羊鹅鸭、豆腐、辛辣热物，并房劳。盖此症因怀妊多居火间，衣著太暖，伏热在内，或酒面炙煿热物太过，以致胎热也。

石山治一妇，怀妊八月，尝病腰痛，不能转侧，大便燥结，医用人参等补剂，痛益加，用硝黄通利之药，燥结虽行，而痛如故。汪诊之，脉稍洪近驶，曰：血热血滞也，宜加四物加木香、乳、没、黄柏、火麻仁，煎服四五贴，痛稍减，燥结润。复加发热，面赤，或时恶寒，仍用前方，去乳、没、黄柏，加柴胡、黄芩，服二贴而寒热除。又背心觉寒，腰痛复作，汪曰：血已利矣。可于前方加人参一钱，服之而安。

江篁南治一妇妊娠三月，因闪挫伤胎，腰痛，小腹疼，下血内有热，用当归、白术、黄芩（上）、熟地、川芎、防风、砂仁（中）、艾叶（上）、香附（下）（上下之分即君臣佐使之法），上用水煎服。血止，小腹不痛，去砂仁，又用鸡子黄三个，以酒搅化，煮熟食之，即痊（本草鸡子黄治胎漏）。

难　产

催生奇效方：归身、川芎、益母各五钱，丹参、兔丝、车前草各二钱，白芷三分。

淳于意治菑州，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意往，饮以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滑伯仁治一妇人产难，七日而不乳，且食甚少，伯仁视之，乃以凉粥一盂，擂碎枫叶煎汤，调啖之，旋乳，或诘其理，滑曰：此妇食甚少，未有无谷气而能生者。夫枫叶先生先落，后生后落，故以作汤饮也。

丹溪曰：世之难产者，往往见于郁闷安佚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贫贱辛苦者，无有也。方书只有瘦胎饮一论，而其方为湖阳公主作也。实非极至之言，何者？见有此方，其难自若。予族妹苦于难产，后遇孕，则触而去之。予甚悯焉，视其形肥，而勤于女工，构思旬日，恒曰：此正与湖阳公主相反。彼奉养之人，其气必实，耗其气使和平，故易产；今形肥，知其气虚，久坐知其不运，而其气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气不能自运耳。当归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今其有孕至五六个月，遂于大全方、紫苏饮加补气药，与十数贴，因得男而甚快。后遂以此方随人之形色性禀，参以时令加减与之，无不应者，因名其方曰大达生散。

庞安常治一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治不效，庞视之，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拊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莫知所以。庞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能复脱，故非符药所能为。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

一妇累日产不下，服催生药不效，庞曰：此必坐草太早，心下怀惧，气结而不行

（气行血行之理），非不顺也。《素问》云：恐则气下。盖恐则精神怯，怯则上焦闭，闭则气逆，逆则下焦胀，气乃不行矣。以紫苏饮，一服便产，及妇人六七月子悬者，用此往往有效，不数日，胎便下，其方紫苏叶一钱，大腹皮、人参、川芎、陈皮、白芍各五分，当归三分，甘草一分，细切，分作三服，每服以水一盏半，生姜四片，葱白七寸，煎七分，空心服。

陈良甫治一妇有孕，七个月，远归，忽然胎上冲心而痛，坐卧不安，两医治之不效，遂言胎已死矣。已用草麻子研烂，加麝香，调贴脐中以下之，甚危急，陈诊视两尺脉绝，他脉平和陈问医作何症治之。答曰：死胎也。陈曰：何以知之？曰：两尺脉沉绝。陈曰：误矣。此子悬也（观此凡两尺沉细，未可断胎死）。若是胎死，却有辨处。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唇口俱青母子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迫心，宜紫苏饮治之。至十贴而胎乃近下矣（琇按：此案当入子悬不当入难产）。

吴茭山治一妇，产难，三日不下，服破血行经之药，俱罔效。吴制一方，以车前为君（车前以生者为佳，佐白芷尤妙），冬葵子为臣，白芷、枳壳为佐使，已服午产。众医异之。吴曰：本草谓催生以此为君，《毛诗》采芣苢以防难产（江云：其详诸症，辨疑可考）。

盛启东为御医，侍禁掖，忽夜半召入宫，锦帐中出手按脉，盛曰：六脉已离经，此必母后将分娩，但子抱母心，非针不能下，且难两全，中使具状闻。上曰：俟母后商之。后曰：得子可安天下，全我何为。命用针针出，即生太子，是为宣宗。

刘复真遇府判女产不利，已敛，刘以红花浓煎，扶女于凳上，以绵帛蘸汤遏之，连以浇帛上，以器盛水，又暖又淋，久而苏醒，遂生男子。盖遇严冬，血冷凝滞不行，温则产，见亦神矣哉。

薛立斋治地官李孟卿，娶继室，年三十五，孕，虑其难产，与加味芎归汤四剂，备用，果产门不开，服之乃产。

西宾费怀德之室，下血甚多，产门不开，两日未生，服前药一剂，即时而产，后育胎，并无此症，费传与服者皆效。

一妇人分娩最易，至四十妊娠，下血甚多，产门不开，亦与前汤一剂，又用无忧散斤许，一剂煎熟，时时饮之，以助其血而产。

一医宿客店，值店妇数日不产，下体已冷，无药，甚窘，以椒橙叶、茱萸等煎汤，可下手，则和脐腹人门处皆淋洗之，气温血行遂产。

石山治一妇，常患横生逆产，七八胎矣。子皆不育，汪诊脉皆细濡颇弦，曰：此气血两虚，兼热也。或曰：气血有余，方成妊娠；气血既亏，安能胎耶？汪曰：观其形长瘦，而脉细濡，属于气血两虚；色青脉弦属于肝火时炽；而两尺浮滑，似血虚为轻，而气虚为重也。宜以补阴丸，除陈皮，倍加香附、参、芪，蜜丸服之，常令接续，逾年，临产果顺，而育一子。

湖阳公主难产，方士进枳壳四两，甘草二两，为细末，每服空心一钱匕，如茶点服，自五月后一日一服，易产，仍无胎中诸患，此与富室安逸奉养厚者宜耳。

于法开善医术，尝行暮投主人，妻产而见积日不堕，开曰：此易治耳。杀一肥羊，食十余脔而针之，须臾羊臂裹儿出，精妙如此（《集氏类林》）。

盘肠产

赵都运恭人，每产则子肠先出，然后产子，产后，其肠不收，甚以为苦，名曰盘肠产。医莫能疗，偶在建昌，得一生婆施法而收之。其法以醋半盏，新汲冷水七分，碗调停，哄产母面，每哄一缩，三哄收尽。此良方也。

宿按：盘肠产，乃中气虚，努力脱出与脱肛同，宜于怀孕时，多服补中升提药，庶几可免。若脱出，多取麻油抹之，勿令见风。以草麻子四十九粒，去壳捣烂，贴产妇顶心，服补中益气加升麻，胜于冷水哄面多矣。

胎肖胎忌

矾昌高八舍家，轩墀间畜龟，数年生育至百余，其家产子四五人，皆龟胸伛偻，盖孕妇感其气所致。

至正末，越有夫妇二人，于大善寺金刚神侧，缚苇而居，其妇产一子，首两肉角，鼻孔昂缩，类所谓夜叉形，盖产妇依止土偶，便禀得此形，古人胎教，不可不谨。

陈白云家，篱落间植决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子，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识之，又会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尝种之，悉拔去（《霏雪录》）。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变为尤，月令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谓其渎天威也。今人之生子而形残体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为人父母者宜识之。噫！迅雷风烈必变，岂有是哉（《杂记》）。

胎妇饮食忌（附）

鸡肉合糯米食令子生寸白虫

食犬肉令子无声

鳙鲤同鸡子食令子生疳多疮

兔肉食之令子缺唇

羊肝令子多厄难

鳖肉令子短颈

鸭子与桑椹同食令子倒生心寒

鳝鱼同田鸡食令子喑痘

雀肉合豆酱同食令子面生雀斑黑子

食螃蟹横生

食子姜令子多指生疮

食水浆冷绝产

食雀肉饮酒令子多淫无耻

食茨菰消胎气

干姜蒜鸡毒胎无益

粘腻难化伤胎

食山羊肉子多病

无鳞鱼勿食

菌有大毒食之令子风而夭

食雀脑令子雀目

胎妇药物忌（附）

蚖斑水蛭及虻虫　乌头附子配天雄

野葛水银并巴豆　牛膝薏苡与蜈蚣

三棱代赭芫花麝　大戟蛇蜕黄雌雄

牙硝芒硝牡丹桂　槐花牵牛皂角同

半夏南星与通草　瞿麦干姜蟹甲爪

硼砂干漆兼桃仁　地胆茅根莫用好

胎妇起居忌（附）

勿乱服药，勿过饮酒，勿妄针灸，勿向非常地便，勿举重，登高涉险，心有大惊，

犯之产难，子疾病。勿多睡卧，时时行步。体虚肾气不足，生子解颅，囟破不合，宜温补，脾胃不和，荣卫虚怯，子必羸瘦。自家及邻家，修造动土，犯其胎气，令子破形殒命。刀犯者形必伤，泥犯者窍必塞，打击者色青黯，系缚者相拘挛，有此等验如影响，切宜避之（《便产须知》）。

胎死作喘

吕沧洲治经历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卧，众作肺气受风邪治之，吕诊之，气口盛于人迎一倍（气口盛则为内伤，如何作风邪外感治），厥阴弦动而疾，两尺俱短而离。经因告之曰：病盖得之毒药动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冲，非风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汤加芎、归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即止。哈散密嘱曰：病妾诚有怀，以室人见嫉，故药去之，众所不知也。众惭而去。

洪州曾通仕为丰城尉，家有猫，孕五子，一子已生，四子死腹中，腹胀啼叫欲死，医教以朴硝为细末二钱，温童便调下，死子即下，猫得不死，后有一牛，亦如此，用此法亦活，此本治人方，用以治畜亦效，后以治人常验（《信效方》按此法始仓公治菑川王侍女）。

产　后

丹溪治一妇，面白，形长，心郁，半夜生产，侵晨晕厥，急灸气海十五壮而苏，后以参、术等药，服两月而安，此阳虚也。

一产妇因收生者不谨，损破尿胞，而致淋沥不禁，因思肌肉破伤，在外者尚可完补，胞虽在腹，恐亦可治。诊其脉，虚甚，盖难产因气血虚，故产后尤虚，试与峻补，以参、术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黄芪、茯苓为佐，以猪羊胞煎汤熬药汁，极饥饮之，一月而安。盖气血骤长，其脬即完，即恐稍迟，亦难成功也。

一产妇阴户一物，如帕垂下，或有角，或二岐，俗名产颓，宜大补气以升提之。以参、芪、术各一钱，升麻五分，后用川归、芍药、甘草、陈皮调之。

一妇年三十余，产二日，产户下一物如手帕，有二尖，约重一斤余，此胎前因劳役伤气，成肝痿所致。却喜不甚虚，其时天寒，急与炙黄芪、白术、升麻各五分，参、归各一钱，连与三贴，即收上，得汗通身乃安。其粘席冻干者，落一片，约五六两，盖脂膜也。脉涩，左略弦，形实，与白术、芍药、当归各一钱半，陈皮一钱，姜一片，二三贴养之。

一妇产后，阴户下一物，如合钵状，有二岐，此子宫也。气血弱，故随子而下，用升麻、当归、黄芪大剂服二次，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汤洗濯皱其皮，后觉一响而收入，但经宿著席，破落一片如掌大，心甚恐。朱曰：非肠胃比也。肌肉破尚可复完，以四物加人参数十贴，三年后，复生一子。

一产妇年三十余，正月间，新产十余日，左脚左手发搐，气喘不眠（见症甚凶），面起黑气，口臭（若面无黑气口臭之症，宜大温补。此症虚中有实，看他用药加减法），脉浮弦而沉涩，右为甚，意其受湿，询之，产前三月时，常喜羹汤茶水，遂以黄芪、荆芥、木香、滑石、苍、白术、槟榔、陈皮、川芎、甘草、芍药；四服后，加桃仁；又四服而漉漉有声，大下水晶块，大小如鸡子黄，与蝌蚪者，数十枚而愈；乃去荆芥、槟榔、滑石，加当归、茯苓，调理其血，四十贴而安。

一妇产后胃虚，哭多，血再下，身润，脉沉，以当归、白术各三钱，陈皮、芍药、川芎、生干姜、芩各二钱，炙草少许，分二贴。

一妇因忧虑，堕胎后两月余，血不止，腹痛，此体虚气滞，恶物行不尽。以白术二钱，陈皮、芍药各一钱，木通、川芎各五分，炙草二分，作汤下五芝丸六十粒，食

前。

滑伯仁治一产妇，恶露不行，脐腹痛，头疼，身寒热，众皆以为感寒，温以姜附。盖大热手足搐搦（投姜、附后始搐搦，由燥剂搏血而风生），语谵目撺，诊其脉，弦而洪数，面赤目闭，语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炲燥无津润，胸腹按之不胜手，盖燥剂搏其血，内热而风生，血蓄而为痛也（此等案宜细心熟玩，若是虚寒手足岂不厥冷，况症有舌黑腹不胜按在三四日者乎？又况面赤洪数之脉耶）。曰：此产后热入血室，因而生风，即先为清热降火，治风凉血，两服颇爽；继以琥珀、牛黄等，稍解人事；后以张从政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恶露大下如初，时产，已十日矣。于是诸症悉平。

一妇新产，受寒四肢逆冷，脉沉弱，亟合附子，大丸三四粒，饵之立效。

一妇盛暑月中，产三日，发热，其脉虚疾而大，恶露不行败血攻心，狂言，叫呼，奔走，拿捉不住，以干荷叶、生地黄、牡丹皮，浓煎汤，调下生薄黄二钱，一服即定，恶露即下，遂安。

一产妇郁冒，脉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琇按：产后感症，从伤寒论辨别）。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乃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郁冒即晕）。

汪石山治一妇，产后滑泄，勺水粒米弗容，即时泄下，如此半月余，众皆危之，或用五苓散、平胃散，病益甚。汪诊之，脉皆濡缓而弱，曰：此产中劳力，以伤其胃也。若用汤药愈，滋胃湿，非所宜也。令以参苓白术散，除砂仁，加陈皮、肉豆蔻，煎姜枣汤调服，旬余而安。

一妇产后，时发昏瞀，身热汗多，眩晕口渴，或时头痛恶心，医用四物凉血之剂，病不减，复用小柴胡，病益甚。汪诊之，脉皆浮洪搏指（若见此脉元气立脱），汪曰：产后而得是脉，又且汗多，而脉不为汗衰，法在不治，所幸者气不喘不作泄耳。其脉如是，恐为凉药所激也。用人参三钱，黄芪二钱，甘草、当归各七分，白术、麦冬各一钱，干姜、陈皮、黄芩各五分，煎服五剂，脉敛而病渐安。

吴茭山治一妇人，产后去血过多，食后著恼，头疼身痛，寒热如疟，左手弦大，微有寒邪，右手弦滑不匀，食饮痰火也。二者因虚而得，宜养正祛邪（治法得宜，然断之曰火，似可商），遂以参苓补心汤，去地黄，加羌活、青皮、葱枣，三服，汗出身凉，其患渐瘥；然后以八物汤调理，半月后全愈。

一妇产后面赤，五心烦热，败血入胞衣，胞衣不下，热有冷汗，思但去其败血，其衣自下，遂用乌豆二合炒透，然后烧红铁秤锤，同豆淬其酒，将豆淋酒化下益母丹二丸，胞衣从血而出，余症尽平。

一妇产后痢，未至月满，因食冷物，及酒，冷热与血攻击，滞下纯血，缠坠急痛，其脉大无力，口干，遂用黄芩芍药汤，三服而安。

一妇产后，四肢浮肿，寒热往来，盖因败血流入经络，渗入四肢，气喘咳嗽，胸膈不利，口吐酸水，两胁疼痛，遂用旋覆花汤（旋覆花汤：旋覆花、麻黄、赤芍、荆芥、前胡、茯苓、半夏、五味、杏仁、炙甘草、生姜、枣），微汗渐解（先汗），频服小调经（小调经散：没药、琥珀、桂心、当归、芍药、细辛、麝香、姜汁），用泽兰梗煎汤，调下肿气渐消。

一妇六月产后，多汗人倦，不敢袒被，故污出被里，冷则浸渍，得风湿疼痛，遂以羌活续断汤，数服愈。

一妇产后血风，四肢瘛疭，以小续命汤，数服而安。

一妇产后三日起早，况气血未定，遂感身热，目暗如风状，即以清魂散二服，得微汗而愈。

一妇产后，恶露未尽，瘀血入络，又感寒邪，寒热如疟，即以生料五积散五贴，恶露自下而寒热除。

一妇产后，恶露未尽，因起抹身，寒气客于经络，乍寒乍热，脉紧而弦，以葱白散二贴而安（以上六案俱微汗用药则温散）。

一少妇初产四日，冷物所伤脾胃，但觉身分不快，呕逆，饮食少思，心腹满闷，时或腹胁刺痛，晨恶寒，晚潮热，夜则恍惚谵语，昼则抽搐（昼搐夜不搐，非风可知），颇类风状，变异多端，诸医莫测，或作虚风，或云血凝实热，用甘温而行血，以寒凉退实热，如此半月不效。吴至，见医满座，亦踧踖。诊其脉，弦而紧，遂令按之，小腹急痛（琇按：得病情全在一按），知瘀血未尽也。思患者大热恶露已下，未必还有余血，偶因寒凉所伤，瘀血停滞下焦，日久客于经络，所以变生诸症，须得大调经散（大调经方：大豆一两五钱，茯神一两，琥珀一钱，紫苏汤下），倍入琥珀，化诸恶血成水，其患方愈。遂合前药服之，五日后，行恶水斗许，臭不可近，患人觉倦，病势渐减，然后以人参养荣汤数十贴，月余如初。

一妇产后，患郁气，食下即满闷，以四七汤（四七汤方：制半夏、陈皮、厚朴、紫苏）入香附、神曲之类，服后气顺痰下，食进病除。

一妇产后，血上冲心，闭闷欲绝，先以干漆烧烟熏鼻，次以卷荷散（卷荷散方：初出卷荷、红花、归身、蒲黄、丹皮，为末盐酒下）三服，服之苏醒，恶露渐下。

一妇产后，未经满月，因怒气，血流如水，三日方止，随又劳苦，四肢无力，睡而汗出，日晡潮热，口干，五心如炙，诸医皆用柴、芩、薄荷之类，其热愈炽。诊其脉，弦大无力，此蓐劳也。以四物汤一两，入胡黄连、秦艽、青蒿各半钱（作虚而协肝热治），数服，热退身凉，后以黄连、八珍丸一料而安。

一妇产后，血逆上行鼻衄，口干心躁，舌黑，盖因瘀血上升，遂用益母丸二丸，童便化下，鼻衄渐止，下血渐通。

俞子容治一妇，新产后七日，为将息失宜，腠理不密，因风寒所侵，身热头痛，两眼反视，手足瘛疭，名曰蓐风。用荆芥穗一味，新瓦上焙干，为细末，豆淋酒调下二钱，其疾即愈。古人珍秘此方，隐讳其名，故曰举卿古拜散。盖用韵之切语，举卿为荆，古拜为芥，曾公谈录谓之再生丹，亦神之也。

奉化陆严，治新昌徐氏妇，病产后暴死，但胸膈微热，陆诊之曰：此血闷也。用红花数十斤，以大锅煮之，候汤沸，以木桶盛汤，将病者寝其上熏之，汤气微，复进之，有顷，妇人指动，半日遂苏。此法与许胤宗治王太后之意同（《仇远稗史》）。

一妇人产后，肠中痒不可忍，以针线袋安所卧蓐下，勿令人知之，乃愈（《本草》）。

一妇人产后，肠中痒，取箭竿及镞，安所卧席下，勿令妇人知（《本草》）。

一妇产当冬寒月，寒气入产门，脐下胀满，手不敢犯，此寒症也。医欲治之以抵当汤，谓其有瘀血。尝教之曰：非其治也。可服仲景羊肉汤，少减水服遂愈（《本草》）。

杜壬治郝质子妇，产四日，瘛疭戴眼，弓背反张，壬以为痉病，与大豆紫汤，独活汤而愈（立斋治瘛疭以大温补，此治风想瘛疭有微甚之不同耳）。政和间，余妻方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症，头足反接，相去几二尺，家人惊骇，以数婢强拗之，不直，适记所云，而药囊有独活，乃急为之，召医未至，连进三剂，遂能直，医至即愈矣。更不须用大豆紫汤，古人处方，神验屡矣（二方在《千金》四卷）。

一妇产后有伤，胞破不能小便，常淋沥不干，用生丝绢一尺剪碎，白牡丹根皮、白茯各末一钱，水一碗，煎至绢烂如饧，空心顿服，不得作声，作声即不效（琇按：膀胱亦主气，作声则气翕张，令损处不得完固故，令不得作声，非如厌胜家法也）。

一妇产后，水道中出肉线一条，长三四尺，动之则痛欲绝，先服失笑散数次，以带皮姜三斤，研烂，入清油二斤，煎油干为度，用绢兜起肉线，屈曲于水道边，以前姜薰之，冷则熨之，一日夜，缩其大半，二日即尽入，再服失笑散、芎归汤调理之，如肉线断，则不可治矣。

一妇人产后，日食茶粥二十余碗，一月后，遍身冰冷数块，人以指按其冷处，即冷从指下，上应至心，如是者二年，诸治不效，以八物汤，去地黄，加橘红，入姜汁、竹沥（此治湿痰）一酒钟，十服乃温。

薛立斋治一产妇，阴门不闭，发热恶寒，用十全大补加五味子，数剂而寒热悉退；又用补中益气加五味子，数剂而敛。若初产肿胀，或煞痛而不闭者，当用加味逍遥；若肿消而不闭者，当用补中益气汤。切忌寒凉之剂。

一妇人脾胃素弱，兼有肝火，产后阴门肿痛，寒热作渴，呕吐不食，敷大黄等药，服驱利之剂，肿及于臀，虚症蜂起，此真气虚而作。先用六君子以固脾胃，乃以补中益气汤升举，不数剂而消。

一产妇失治，肿溃不已，形体消瘦，饮食不思，朝寒暮热，自汗盗汗，半年矣。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以健脾胃，脓水渐少，饮食渐进，用归脾以解脾郁，共五十余剂，元气复而疮亦愈。

一产妇阴门不闭，小便淋沥，腹内一物攻动，胁下作胀，或痛，用加味逍遥加车前子而愈。

一妇人子宫肿大，二日方入，损落一片，殊类猪肝，已而面黄体倦，饮食无味，内热晡热，自汗盗汗，用十全大补十二余剂，诸症悉愈，仍复生育（琇按：以上五案俱重见前阴门）。

一产妇腹痛发热，气口脉大，薛以为饮食停滞，不信，乃破血补虚，反寒热头痛，呕吐涎沫，又用降火化痰理气，四肢厥冷，泄泻下坠，始信。谓薛曰：何也？曰：此脾胃虚之变症也。法当温补。遂用六君子加炮姜二钱，肉桂、木香一钱，四剂，诸症悉退，再用补中益气，元气悉复。

一妇产后，腹痛后重，去痢无度，形体倦怠，饮食不甘，怀抱久郁，患蛩唇，寐而盗汗如雨，竟夜不敢寐（非不能寐也，乃不敢寐，故曰虚而有热，亦以症断），神思消烁。薛曰：气血虚而有热，用当归六黄汤，内黄芩、连、柏炒黑，一剂，汗顿止，再剂全止，乃用归脾汤、八珍散兼服，元气亦复。

一产妇小腹作痛，服行气破血之药不效，其脉洪数，此瘀血内溃为脓也。以瓜子仁汤（瓜子仁三合，即甜瓜、西瓜子晒干为细末，以纸包压去油，归身一两，蛇退一条）二剂痛止，更以太乙膏下脓而愈。产后多有此病，纵非痈患，用之更效。

一产妇小腹疼痛，小便不利，用薏苡仁汤，二剂痛止，更以四物加桃仁、红花，下瘀血而愈。大抵此症，皆因荣卫不调，或瘀血停滞所致。若脉洪数已有脓，脉但数微有脓，脉迟紧乃瘀血，下之即愈。若腹胀大，转侧作水声，或脓从脐出，或从大便出，宜用蜡矾丸、太乙膏，及托里药。

家人妇产后，小腹作痛，忽牙关紧急，灌以失笑散，良久而苏；又用四物加炮姜、白术、陈皮而愈。

一产妇两手麻木，服愈风丹、天麻丸，遍身皆麻（麻属气虚），神思倦怠，晡热作渴，自汗盗汗，此气血俱虚也。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数剂，诸症悉退，却去炮姜，又数剂而愈，但内热，此血虚也，用逍遥散而痊。

一产妇牙关紧急，腰背反张，四肢抽搐两目连瞤，薛以为去血过多，元气亏损阴火炽盛，用十全大补加炮姜，一剂而苏，又数剂而安。

薛在吴江史万湖第，将入更时，闻云：某家人妇忽仆，牙关紧急，已死矣。询云：

是新产妇，出直厨意其劳伤血气而发痉也。急用十全大补加附子，煎滚，令人推正其身，一人以手挟正其面，却挖开其口，将药灌之，不咽，药已冷，令侧其面出之，仍正其面，复灌以热药，又冷，又灌，如此五次，方咽下，随灌以热药，遂苏。

一产妇，大便不通七日矣，饮食如常，腹中如故，薛曰：饮食所入，虽倍常数，腹不满胀。用八珍加桃、杏二仁，至二十一日，腹满欲去，用猪胆汁润之，先去干粪五七块，后皆常粪而安（琇按：产后血燥不大便，但以二地、二冬、苁蓉、杞子，不三剂而润下矣，以八珍、桃、杏不效，仍用胆导拙极。经曰：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凡阴剂杂以阳药，则留中不转）。

一产妇大便八日不通，用通利之药，中脘作痛，饮食甚少，或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乃用蜜导之，大便不禁，呃逆不食（琇按：通利之过与前胎产并病之治同）。薛曰：此脾肾复伤，用六君加吴茱、肉果、骨脂、五味数剂，喜其年壮，否则不起（琇按：凡用蜜胆导，皆古人未得润滑之法，无可如何而后出。此况于妇人女子尤为不便，能者无取焉）。

一产妇恶寒发热，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治之而愈。但饮食不甘，肢体倦怠，用补中益气而安。又饮食后犯怒，恶寒发热，抽搐咬牙，难候其脉，视其面色，青中隐黄，欲按其腹以手护之，此肝木侮脾土，饮食停滞而作，用六君加木香一剂而安。

一产妇恶寒发热，欲以八珍加炮姜治之。其家知医，以为风寒，用小柴胡汤。薛曰：寒热不时，乃气血虚。不信，仍服一剂，汗出不止，谵语不绝，烦热作渴，肢体抽搐，薛用十全大补二剂，益甚，脉洪大，重按如无，仍以前汤加附子数剂，稍缓而服而安（此真本领）。

一产妇咳嗽，声重鼻塞，流涕，此风寒所感。用参苏饮一钟，顿愈六七。乃与补中益气加桔梗、茯苓、半夏一剂而痊，又与六君加黄芪以实其腠理而安。

一产妇，朝吐痰，夜发热，兼之无寐，泥用清痰降火，肌体日瘦，饮食日少，前症益甚。薛曰：早间吐痰，脾气虚也；夜间发热，肝血虚也；昼夜无寐，脾血耗也。遂用六君子汤、加味逍遥散、加味归脾汤，以次调补，不月而痊。

一产妇咳嗽痰盛，面赤口干，内热晡热，彻作无时（无时二字，内伤外感所分），此阴火上炎，当补脾肾，遂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而愈。

一产妇泻痢，发热作渴，吐痰甚多，肌体消瘦，饮食少思，或胸膈痞满，或小腹胀坠，年余矣。此脾肾泻，朝用二神丸，夕用六君子汤，三月余，乃痊。

一妇产后泄泻，兼呕吐咽酸，面目浮肿，此脾气虚寒。先用六君加炮姜为主，佐以越鞠丸而咽酸愈；又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而脾胃健。

一产妇泻痢年余（久病属虚），形体骨立，内热晡热，自汗盗汗，口舌糜烂，日吐痰三碗许，脉洪大重按全无，此命门火衰，脾土虚寒而假热。然痰者，乃脾虚不能统摄归源也。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用补中益气兼补肺金而脾胃健。

一产妇腹痛后重，去痢无度，形体倦怠，饮食不进，与死为邻，此脾肾俱虚。用四神丸、十全大补而愈。但饮食难化，肢体倦怠，用补中益气汤调理而康。

江篁南治一贵妇，产后四五日，患心腹痛，医用行血之剂，痛益甚常，俯卧以枕抵痛处甚，是昏晕。江曰：此极虚也。盖产后亡血过多暴虚，经隧行涩，故作痛耳（琇按：见解极精）。以人参五钱，黄芪三钱，当归、芎芍（炒）、黑干姜、元胡二剂愈。

江应宿治一妇三十余，产后三月，崩漏不止，用八物汤加炒，黑干姜、荆芥穗、阿胶珠数剂愈。

王佥宪公宜人，产后因沐浴，发热呕恶，渴欲饮冷水瓜果，谵语若狂，饮食不进，体素丰厚，不受补，医用清凉，热增剧，诊得六脉浮大洪数，予曰：产后暴损气血，孤阳外浮，内真寒而外假热。宜大补气血，与八珍汤加炮姜八分，热减大半，病人自知

素不宜参芪，不肯再服，过一日，复大热如火，复与前剂，潜加参、芪、炮姜，连进二三服，热退身凉而愈。

宿按：丹溪云：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先。虽有他症，以末治之。须问临产难易，去血多少。如产难，及血去多者，病致寒热头疼，脉虚数大，或虚浮紧者，忽误认作外感，是阴血既亡，而阳气外散而未复也。名为正虚，当用八物加炒黑干姜，能于肺分利肺气，入肝分引血药生血，然必与补血药同用。若产易，及恶露不通，腰腹疼痛，致寒热头疼者，当去恶血。若腹满者，非恶血也。切不可发表，有素禀血热，因产重伤，遂致血病，偏虚潮热，脉弦数，口舌生疮，虽有恶露，惟宜清凉，忽犯温燥，防其血伤热极渐成劳瘵。

师尼寡妇寒热

许学士治一尼，患恶风倦怠，乍寒乍热，面赤心怔忡，或时自汗，是时疫气大行，医见其寒热，作伤寒治之，用大小柴胡汤杂进，数日病急，许诊视，告之曰，三部无寒邪脉，但厥阴弦长而上鱼际，宜服抑阴等药，治之以生地二两，赤芍一两，柴胡、秦艽、黄芩各半两，为细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乌梅汤吞下，日三服，良愈。

薛立斋治一寡妇，因怒，致不时寒热，久而不已，肝脉弦紧，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而愈。但见风，寒热仍作，此是脾胃气虚，用加味归脾、补中益气二汤，兼服而止。

一室女寒热，左手脉弦长而出寸口，用小柴胡加生地、乌梅治之而愈，既嫁而诸症悉痊。

一放出宫女，年逾三十，两胯作痛，肉色不变，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厕尤痛，此瘀血溃入隧道为患，乃男子失合之症也。难治，后溃不敛，又患瘰疬而殁。此妇为人妾，夫常在外，可见此妇在内，久怀郁郁，及出外，又不如愿，是以致生此疾。愈见瘰疬流注，乃七情气血损伤，不可用攻伐皎然矣。按：《精血篇》云：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误行，或溃而入骨，或变而为肿，或虽合而难子，合多则沥枯虚人，产乳众则血枯杀人，观其精血，思过半矣。

江篁南治一贵妇寡居，月候不调，常患寒热，手足或时麻木，且心虚惊悸，或心头觉辣，诸治不效。诊其肝脉弦出左寸口，知其郁而有欲心不遂也。乃以乌药、香附二味投之，二服，诸症俱减。

宿按男女精血盛则思欲，室女孀妇有所思不得，则气结而留瘀血，男思女不得，则留精，其理一也。精血已离其位，溃入隧道故变为寒热。肝脉弦出寸口者，夫肾主闭藏，肝主施泄，今肝火不泄，逆而上行，乃知男女失合之症（琇按：今人脉上鱼际者十居其五，或左或右或左右皆然，阴虚火盛之人类多见之，不可定为郁病）。

卷第十二

胎　毒

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问华佗，佗曰：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佗与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三国志》）。

东垣云：一人中年以来得一子，一岁之后，身生红丝瘤，不救，后四子至一二岁，皆病瘤而死。问：何缘致此？翌日思之，谓曰：汝乃肾中伏火，精中多有红丝，以气相传，故生子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汝试观之，果如其言，遂以滋肾丸数服，以泻

肾中火邪，补真阴之不足。忌酒肉辛热之物。其妻以六味地黄丸养其阴血，受胎五月之后，以黄芩、白术作散，与五六服，服生子，前症不作。

丹溪治一儿二岁，满头有疮，一日疮忽自平，遂患痰喘，询其母孕时，喜食辛辣热物，视其子精神昏倦，受病特深，知其为胎毒也。解利药大非所宜。遂以人参、连翘、黄连、生甘草、陈皮、川芎、白芍、木通浓煎入竹沥与之，数日而安。

一妇形瘦性急，身本有热，怀妊三月，适夏暑，口渴思水，时发小热，遂教以四物汤加黄芩、陈皮、生甘草、木通，因懒于煎煮，数贴而止，其后生子二岁，疮痍遍身，忽一日，其疮顿愈，遂成疹疟，此亦胎毒也。疮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于孕时，确守前方，何病之有。

一女得痫，遇阴雨则作，遇惊亦作，口吐涎沫，声如羊鸣，此胎受惊也。其病深痼，须调半年可安，仍须淡味以助药力。与烧丹丸，继以四物汤，入黄连，随时令加减，果半年而愈。

一人连年病疟，后生一子，三月，病左胁下阳明少阳之间，生一疖甫平，右腋下相对，又一疖，脓水淋漓，几死，医以四物汤、败毒散，数倍加人参，以香附为佐，犀角为使，大料乳母，三月而愈。逾三月，忽腹胀，生赤疹如霞片，取翦刀草汁，调原蚕砂敷砂随消，又半月，移胀入囊为肿，黄莹裂开，二丸显露水出，以紫苏叶盛桴炭末托，旬余而合。

一子年十六，生七个月，得淋病，五七日必一作，其发则大痛，水道方行，下如漆和粟者，一盏方定，脉之轻则涩，重则弦，视其形瘦而长，青而苍，意其父必服固下部药，遗热在胎，留于子之命门而然，遂以紫雪和黄柏末，丸梧子大，晒极干，汤下百丸，半日，又下二百丸，食压之，又半日，痛大作，连腰腹，水道乃行，下漆和粟者碗许，痛减十之八，后与陈皮一两，桔梗、木通各半两，又上合许而安。父得燥热，尚能病子，况母得之者乎。

一小儿胎受热毒，生下两目不开，灯心、黄连、秦皮、木贼、枣各五钱，水一盏煎，澄清，频洗而开。

程仁甫治一儿，一岁之内，大便三四十日，只通一次，每次通时，腹胀盛，此乃胎毒热结所致。用元明粉，米饮调下一钱，三五次之后，再不复秘矣。

薛己治少参史南湖孙，乙未生，丙申正月，阴囊赤肿，薛作胎毒治之而瘥。后患发热，痰盛等症，诊其母，有郁火血热，用解郁凉血之药，子母俱服而愈。至六月初，患吐泻，小便赤涩，两眼睛动，投参、术之类不应，或以为慢惊，欲用附子之药，请薛议。视其寅卯关脉赤，此风热伤脾，用柴胡清肝散加钓钩藤、木贼草一剂即愈。至丁酉正月初旬，颈患热毒，溃而脓出，感风发热，翌日头面黯肿如斗大，两耳厚寸许，此风热上攻，血得热而然。急砭两额出黑血二盏许，次砭面额亦如之，随用清热化毒汤，肿黯十退七八，翌日，又砭各处，血不甚黑，乃止，仍用前药，去牛蒡子，加熟地黄而愈。此症若砭缓，则血凝滞，或为破伤风，皆致死。

刘钦天之子，腿如霞，游走不定，先以麻油涂患处，砭出恶血，其毒即散，用九味解毒散，一剂而安。

一小儿患之，外势虽轻，内苦便闭，此患在脏也。服大连翘饮，敷神功散而瘥。

胎　晕

江篁南治一儿，产数日，常昏晕，一日五六见，医作惊风治，不效，江以大补气血之剂，浓煎汤喂之，并饮乳母，多服，渐减而愈。

脐　风

枢密孙公抃，生子数日，患脐风，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盘合，将送诸江，道遇老媪曰：儿可活。即与俱归，以艾灸脐下，即活（《青箱记》）。

江应宿曰：凡儿脐风，须看牙龈有水泡，点如粟粒，以银针挑破出污血，或黄脓少许而愈。

又一法：以热水蘸绵子，包指擦之，轻挖破，以金头蜈蚣炙末敷之，仍以厚衣包裹纳母怀中，取大汗出而愈，再服归命散解之。

近来江南脐风之症最多，盖由赤子落脐之时，不慎照顾，风邪流入心脾，五七日而发，面青，口撮，吐白沫，仓卒急迫，失救，遂致夭折，急用蒜一两，捣捏作饼子，纳于脐上，以艾火灸五七壮，以拔出风邪，仍用艾茸，或绵子如钱大一块，贴于脐上，外以膏药封之，兼行前二法为妙（必有青筋发在腹有二道生叉，以艾灸绝截住叉头，稍迟则上行攻心而死）。

撮口脐风方（生川乌尖三个为末，全足蜈蚣半条，酒浸炙为末，加麝香少许，吹鼻得嚏，乃以薄荷汤灌一匙）。

肾　缩

思村王氏之子，生七日，两肾缩，一医云，硫黄、茱萸研大蒜涂其腹，仍以茵草、蛇床子薰之愈，盖初受寒气而然也（《琐碎录》）。

咯　血

钱氏治段斋郎子，四岁病嗽，身热吐痰，数日而咯血，医以桔梗汤，及防己丸，治之不效。其涎上攻，吐喘不止，钱用褊银丸一大服下之，复以补肺散治之。医曰：今咯血肺虚，何以下之？曰：肺虽咯血，有热故也。久则虚痿，今涎上潮而吐，当下其涎，若使不吐涎，为甚便也。盖吐涎能虚，又生惊也。痰实上攻，亦使发搐，故依法只宜下痰，后补脾肺，必涎止而吐愈。若先补其肺为逆，先下其痰为顺，先下后补为良也。

热　症

钱仲阳治朱氏一儿五岁，忽发热，医曰：此心热也。腮赤而唇红，烦燥引饮。遂用牛黄丸三服，以一物泻心汤下之，来曰不愈，反加无力而不能食，又下之，便利黄沫。钱曰：心经虚而留热在内，必被攻药下之，致此虚劳之病也。先用白术散生胃中津液，后以生犀散治之（宜参连并用）。朱曰：大便黄沫，如何？曰：胃气正，则泻自止。此虚热也。朱曰：医用泻心汤如何？钱曰：泻心汤者，黄连一物耳，性寒，多服则利，能寒脾胃也。诸医皆曰实热，何以泻心汤下之不安？又加面黄颊赤，五心烦躁，不食而引饮，医曰：既虚热，何以大便黄沫？钱笑曰：便黄沫者，服泻心汤多也。因与胡黄连丸而愈。

郑人齐郎中子忽脏热，自取青金膏，三服并一服而饵之，至三更，泻五行，其子困睡，齐言子睡中多惊，又与青金膏一服，又利三行，加口干而身热，齐言尚有微热未尽，又与青金膏一服。其妻曰：用药十余行，未安，恐生他病。钱曰：已成虚羸，先多煎白术散时时服之，后服香丸。十三日愈。

朱氏子五岁，夜发热晓即如故，医有作伤寒治者，有作热治者，以凉药解之不愈，其候多涎而喜睡，他医以铁粉丸下涎，其病益甚，至五日大引饮。钱曰：不可下之。乃取白术散一两，煎药汁三升，使任意取足服。朱曰：饮多不作泻否？钱曰：无生水，不

能作泻，纵多不足怪也。但不可下耳。朱曰：先治何病？钱曰：止泻，治痰，退热，清神，此药是也。至晚服尽。钱视之曰：更可服三升，又煎白术散三升，服尽得稍愈。至第三日，又服白术散三升，其子不渴无涎，又投阿胶散二服而安。

一儿感冷，身大热恶寒，此有表症，用发汗药，汗出遂凉，过一日复热，医谓表解里未解，验之，服四顺饮子，利动脏府，一行遂凉，隔一日，又复热。医云：经热未解，验之小便赤，故知心热未解。服生气汤遂凉，过二日又热。医云：脉已知，非病也。既发汗，又利大小便，其儿已虚，阳气无所归，皆见于表，所以身热，以和胃气药，如六神散之类加乌梅，煎令微觉有酸味收归其阳气，自此全愈。

此表里俱虚，气不归元，而阳浮于外，所以再发热，非热症也。

东都张氏孙，九岁病肺热，他医以犀角、龙麝、生牛黄治之，一月不愈，其症喘嗽，闷乱，饮水不止，全不能食，钱用史君子丸、益黄散。张曰：本有热，何以又行温药？他医用凉药攻之，一月尚未效。钱曰：凉药久则胃寒不能食，小儿虚不能食，当补脾，候饮食如故，即泻肺经，病必愈矣。服补脾药二日，其子欲饮食，钱以泻白散泻肺，遂愈七分。张曰：何以不虚？钱曰：先实其脾，然后泻肺，故不虚也。

程明祐治一儿，病日哺时热，众皆以为阴虚火动，法不治。程诊之曰：儿气方息，日以生阴，固无缘虚也。火之动，食饮积胃，蕴蒸宿结，则隆隆而热。遂宣泄输泻之，其病忽已。

薛己治李阁老子潮热，饮食如故，自申酉（膀胱肾）时甚，至子丑时方止，遍身似疥（肺主皮毛），大便秘结，小便赤涩，热渴饮冷，薛以为脾胃实热，传于肺与大肠。先用清凉饮四剂，结热始退；又用四物柴胡、黄连数剂，其疮渐愈，彼欲速效。另用槐角丸之类，诸症益甚；仍以前药，更加桃仁、赤芍，至百剂而愈。

江篁南治一儿，生方两月，时值酷暑，又久雨，湿令流行，遍身大热，然初生小儿，肠胃脆窄，药难区处。乃取干壁土舂碎撒地上，上以芭蕉叶铺之，将儿卧叶上，又以芭叶覆之，更少加干壁土于上，睡少时，其热如失。

寒　症

东垣治一小儿二岁，时初冬，患大寒症，明堂青脉额上青黑，脑后青络高起，舌上白滑，喉鸣而喘，大便微青耳尖冷，目中常泪下，仍多眵，胸中不利，卧而多惊，无搐则寒。以黄柏、陈皮、葛根、连翘、蝎梢、炙草已上各一分，升麻、黄芪、柴胡各二分，归身、麻黄各三分，吴萸、生地黄各五分，名曰补阳汤，㕮咀都作一服，水一大盏半，煎至六分，乳食后，热服，服后愈。

癖为潮热

钱仲阳治曹氏子三岁，面黄时发寒热，不饮食，而饮水及乳不止，众医以为潮热，用牛黄丸、麝香丸，不愈，及以止渴干葛散，服之反吐，钱曰：当下白饼子主之。后补脾，乃以消积丸磨之，此乃癖也。后果愈。夫何故？但饮水者，食伏于脘内不能消，致令发寒热，服止渴药吐者，药冲脾故也。下之即愈。

江应宿治一幼女，发热咳嗽，似乎伤风，服解表发汗药，热不退，询其曾食何物，云食粽即睡，遂发热不止，乃与消导之剂，加炒酒曲一钱，热退，更食饴糖数两而嗽愈。

汗（附盗汗）

钱仲阳治张氏三子病，大者汗遍身，次者上至顶，下至胸，小者但额有汗，众医麦煎散治之，不效。钱曰：大者与香芩丸，次者与益脾散，小者与石膏汤，各五日而

皆愈。

海藏治一子，自婴至童，盗汗凡七年矣。诸治不效，与凉膈散三黄丸，三日病已。盖肾为五液，化为五湿，相火迫肾，肾水上行，乘心之虚，而入手少阴，心火炎上而入肺，欺其不胜已也。皮毛以是而开腠理，元府不闭而为汗出也。比于睡中者为盗汗，以其觉则无之。故经云：寝汗憎风，是先以凉膈泄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黄丸泻心火，以助阴，则肾水还本脏，元府闭，汗为之止矣。

吐　泻

钱仲阳治五太尉，病吐泻不止，米谷不化，医用补药，言用姜汁调服之，六月中，服温药一日而加喘吐不定。钱曰：当以凉药治之，所以然者，谓伤热在内也。用石膏汤三服，并服之，众医皆言吐泻多而米谷不化，当补脾，何以用凉药？王信众医言，又用补脾丁香散，三服。钱后至，曰：不可服此，三日后必腹满身热，饮水吐逆。三日外，一如所言。所以然者，谓六月热甚，伏入腹中，而令引饮热伤脾胃，即大吐泻也。医又行温药，遂使上焦亦热，故喘而引饮，三日当甚。众旧技穷，复召钱，钱至宫中，见热症，以白虎汤三服，更以白饼子下之，减药二分，至二日三日，又与白虎汤各二服，四日用石膏汤一服，旋合麦门冬、黄芩、脑子、牛黄、天竺黄、茯苓，以朱砂为衣，与五丸，竹叶汤化下，热退而安。

广亲宫七太尉七岁，病吐泻，是时七月，其症全不食而昏睡，睡觉而闷乱，哽气干呕，大便或有或无，不渴，众医作惊治之，疑睡故也。钱曰：先补脾，后退热，与史君子丸补脾，石膏汤退热，次日，又以水银硫黄二物末之，生姜水调下一字。钱曰：凡吐泻五月内，九分下而一分补，八月内（水土败），九分补而一分下，此本是脾虚泻，医乃要治之。至于虚损，下之即死，当只补脾。若以史君子丸即缓，钱又留温胃益脾药止之。医者李生曰：何食而哕？钱曰：脾虚而不能食，津少即呕逆。曰：何泻青褐水？曰：肠胃至虚，冷极故也。钱治而愈。

冯承务子五岁，吐泻壮热，不思食，钱曰：目中黑睛少而白睛多，面色白光白，此子必多病也。纵长成，必肌肤不壮，不耐寒暑，易虚易实，脾胃亦怯，更不可纵恣酒欲。若不保养，不过壮年，面上常无精神光泽者，如妇人之失血也。今吐利不食，壮热者伤食也。不可下，下之，虚入肺则嗽，入心则惊，入脾则泻，入肾则益虚，此但以消积丸磨之，为微有食也。如伤食甚，则可下而不下，则成癖也。实食在内，乃可下，下毕补脾必愈，随其虚实，无不效者。

黄氏子二岁病泻，医与引之，十余日，其症，便青白，乳物不消，身凉，加哽气昏睡，医谓病困笃，钱先以益黄散三服，补肺散三服，三日，身温而不哽气，以白饼子微下之，又与益脾散，三服利止，何以然？利本脾虚伤食，初不与大下，措置十日，上实下虚，脾气弱，引肺亦虚，补脾，肺病退，即身温不哽气，是有所伤食，仍下之也。何不先下后补，曰便青为下脏冷，先下必虚，先实脾肺，下之则不虚，而后更补也。

程明祐治郑氏子七岁，苦下泄，程诊之曰：胃虚中暑，不能分别水谷，法当补胃，则暑易祛。浓煎白术人参汤，一服精神回，再服泄减，三服愈。

程仁甫治朱氏子四岁，十二月吐泻神倦，睛陷，脉纹青紫，浆水入口即转，用六君子汤加藿香、砂仁、白蔻、干姜、木通，煎熟入姜汁，徐徐服之，一剂顿止。

一儿三岁，夏月吐不止，神倦，睛陷，乳水入口即吐，用六君子去甘草，加枳壳、藿香、白蔻、姜连煎熟入姜汁一剂而止。常治小儿吐泻之疾，得捷效者甚多。须辨寒热，如夏月热症，必用六君子汤加姜、连，少用藿香、白蔻之类，徐徐服之，不可太急；若顿服，即不纳。如寒月，用六君子加干姜、砂仁、藿香、白蔻之类。或有伤食

吐泻者，初剂加麦芽、山查二剂，决可取效；如不效者，必发慢惊而死。屡试皆然。

冯鲸川治李参军二子，患泻症，二月，治之不愈，冯视之，曰：泻出黄色，良久，变而为青，乃脾虚而受制于肝也。治之稍缓，即成慢惊矣。先投补脾益黄散数服，后加肉豆蔻、诃子止之，徐徐调理而愈。

江应宿治上舍孙龙登一子，年岁半，七月初，因食西瓜，患吐泻，小儿医投六一散，继以胃苓汤，病增剧，已经三日，泄泻如注，神脱目陷身热如火，脉纹青紫，昏睡露睛（温救何疑），乳食药物入口，少顷带痰吐出，子思脾胃俱虚，已成慢脾，投七味白术散，去木香，加大附子五片，诃子肉一枚，肉蔻、炮姜各三分，吐虽稍定而泻未止。急用大附子二钱，人参一钱半，生姜五片，另煎，入前药服，吐泻止，除附子，五味异功散而愈。

惊　搐

钱治李司户孙，生百日，发搐三五次，医者或作天吊，或作胎惊，或作惊痫，皆不应病，后钱用大青膏，如小豆许，作一服发之，复与涂囟法封之，及浴法（浴法见胎疾），三日而愈。何以然？婴儿初生，肌骨嫩怯被风伤之，子不能任，故发搐。频发者轻，何者？客风在内，每遇不任，即搐。搐稀者，是内脏发病，不可救也。频搐者，宜散风冷，故用大青膏，不可多服，盖小儿易虚易实，多则生热，只一服而已，更当封浴，无不效者（《医学纲目》）。

李寺丞子三岁病搐，自卯至巳，数医不效，后钱视之，搐目右视，大叫哭。李曰：何以搐右？钱曰：逆也。李曰：谓何？曰：男为阳而本发左，女为阴而本发右盖男目左视，发搐时无声，右视有声；女发时右视无声，左视有声。所以然者，左肝右肺，肺金肝木，男目右视肺胜肝也。金来刑木，二脏相战，故有声也。当泻其强，补其弱。心实者，亦当泻之，肺虚不可泻。肺虚之候，闷乱哽气，长出气，此病男反女，故男治易于女也。假令女发搐，目左视，肺之胜肝者。病在秋，即肺兼旺位，肝不为任，故叫哭。当大泻其肺，然后治心、续肝，所以俱言目反右视者，乃肝主目也。凡搐者，风热相搏于内，风属肝，故引见之于目也。钱用泻肝汤泻之，二日不闷乱，当知肺病退，后用地黄丸，补肾三服，后用泻青丸、凉惊丸各二服。凡用泻心肝药，五日方愈，不妄治也。又言肺虚不可泻者何？曰：设令男目左视，木反克金，肝旺胜肺，而但泻肝。若更病在春夏，金气极虚，故当补肺不可泻也（当细心熟记之）。

罗氏治一子四岁，一僧摩顶授记，众僧念咒，因而大恐，遂惊搐，痰涎壅塞，目多白睛，项背强急，喉中有声，一时许方醒，后每见衣皂之人辄发，多服朱、犀、龙、麝镇坠之药，四旬余，前症犹在，又加行步动作，神思如痴。罗诊其脉，沉弦而急，《针经》曰：心脉满大，痫瘛筋挛。又云：肝脉小急，痫瘛筋挛。盖小儿血气未定，神气尚弱，因而惊恐，神无所依。又动于肝，肝主筋，故痫瘛筋挛。病久气弱，小儿易于虚实，多服镇坠寒凉之剂，复损其气，故加动作如痴。《内经》云：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穴是也。天柱穴，乃足太阳脉气所发，阳跷跗而行也。又云：癫痫瘛疭，不知所苦，两跷主之，男阳女阴，洁古云，昼发，治阳跷申脉穴，夜发，治阴跷照海穴，先灸两跷，各二七壮，次处沉香天麻汤（沉香天麻汤：羌活、独活君，防风、天麻、当归、甘草臣，附子、川芎、益智、生姜、半夏佐，沉香使）。

院使钱公瑛，宣德间，治宁阳侯孙，始生九月，患惊悸啼哭而汗，百方莫救，瑛最后视疾，乃命坐见于地，使掬水为戏，惊啼顿止。人问之曰：时当季春，儿丰衣重帷，不离怀抱，其热郁在内，安能发泄，使之近水，则火邪杀，得土气，则脏气平，疾愈矣，奚用药为。

钱治七太尉方七岁，潮热数日欲愈，钱谓其父王曰：七使潮热将安，八使预防惊

搐。王怒曰：但使七使愈，勿言八使病。钱曰：八使过来日午间，无即苦也。次日午前，果作急搐，召钱治之，三日而愈。盖见目直视而腮赤，必肝心俱热，更坐石杌子，乃欲冷，此热甚也。肤肤素肥盛，脉又急促，故必惊搐。所言午时者，自寅至午，皆心肝用事时，治之泻心肝、补肾，自安矣。

五太尉，因坠秋千发惊搐，医以发热药治之不愈。钱曰：本急惊后生大热，当先退其热，以大黄丸、玉露散、惺惺丸，加以牛黄、龙、麝解之。不愈，至三日，肌肤尚热。钱曰：更二日不愈，必发斑疮，盖热不能出也。他医初用药发散，发散入表，表热而斑生本初惊时，当用利惊药下之，今发散今逆也。后二日，果斑出，以必胜散治之，七日愈。

钱氏治皇都徐氏子三岁，病潮热，每日西，则发搐，身微热而目微邪，及露睛，四肢冷而喘，大便微黄，钱与李医同治。钱问李曰：病何搐也？李曰：有风。曰：何身热微温？曰：四肢所作。曰：何目斜睛露？曰：搐则目斜。曰：何肢冷？曰：冷厥必内热。曰：何喘？曰：搐之甚也。曰：何以治之？曰：凉惊丸，鼻中灌之，必搐止。钱又问曰：既谓风病温热，搐引目斜露睛，内热肢冷，及搐甚而喘，并以何药治之？李曰：皆此药也。钱曰：不然，搐者肝实也，故令搐。日西身微热者，肺气用事也。身温且热者，为肺虚，所以目微斜，露睛者，肝肺相胜也。肢寒冷者，脾虚也。肺若虚甚，脾母亦弱，木气乘脾四肢即冷。治之，当先用益黄散、阿胶散，得脾虚症退，后以泻青丸、导赤散、凉惊丸，治之九日愈。

石山治一女六岁，病左手不能举动，三年矣。后复病痫，初用人参、半夏，或效或否。汪诊左脉浮洪，右脉颇和，曰：痰热也（作痰治，须看不能举动三年句）。令以帛勒肚，取茶子去壳三钱，捣碎，以滚汤一碗滤取汁，隔宿勿食，早晨温服吐痰三碗许，手能举动，痫亦不作。

一儿初生，未满一月，乳媪抱之怀间，往观春戏，时风寒甚切，及回即啼不乳，时发惊搐，始用苏合香，继用惊搐药，不效。汪曰：小儿初生，血气未足，风寒易袭，此必风邪乘虚而入也。风喜伤脾，脾主四肢，脾受风扰，故四肢发搐，日夜啼叫不乳。经曰“风淫末疾”是也。其治在脾，脾土不虚，则风邪无容留矣。因煎独参汤，初灌二三匙，啼声稍缓，再灌三五匙，惊搐稍定，再灌半盏，则吮乳，渐有生意。

方荫山治朱氏子八九岁，寄食外家，以肉汁拌饭啖之，口含饭未下咽，因疾走颠蹶，遂口禁，手足搐动，医治不效，延七日，甚至令人口含开关等药，合其口喷入，仅能开牙关，而四肢搐动，发热，昏沉不语如故，脉洪滑，方至以石膏、青黛、甘草、陈皮、南星、天麻、薄荷、猪苓、泽泻、白术、茯苓、兜铃、元参、黄芩加姜一片服，是夜熟寐不动，唯起溺一度，热退身凉，脉静，再进一服而愈（作火治，须看口含饭未下咽句）。

惊　风

赵周氏之子三岁，忽惊风掣疯，体如反张弓，不纳乳食，四肢尽冷，众医莫治。闻邑主簿李广藏一方，疗此症奇验，急求并力治药。才合就，便以擦儿齿，少顷作哕咳声，手稍便动，自夜至旦，两饼，从此平复。赵焚香设誓，将终身以救人，名蝎梢饼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条，蝎梢、乳香、白花蛇肉、朱砂、南星、白僵蚕各半两，麝香三钱，凡八味，砂、乳、麝别研，蛇酒浸去皮骨，取净，南星煨熟，蚕生用，与蜈蚣、蝎五者为末，别研三者和匀，酒糊为丸，捏作饼子，径四分，煎人参，或薄荷或金银花汤，磨化一粒，周岁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儿甚众（《庚志》）。

薛己治一小儿周岁，从桌上仆地，良久复苏，发搐吐痰沫，服定惊化痰等药，遇惊即复作，毕姻后，不时发而难愈，形气俱虚，面色痿黄。服十全大补、补中益气二

汤而愈。

一童子十五岁，御女后，复劳役，考试失意，患痫症三年矣。遇劳则发，用十全大补汤、加味归脾汤之类，更以紫河车，生研如膏，入蒸糯米为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日三五服而痊。后患遗精，发热，盗汗，仍用前药，及地黄丸而愈。此症治不拘男妇老幼皆效。

慢　惊

东都王氏子吐泻，诸医用药下之，致虚，变慢惊，昏睡露睛，手足瘛疭而身冷，钱视曰：慢惊也。与括蒌汤，其子胃气实，即开目而身温。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诸医以药利之，医留八正散等剂服，不利而身复冷。钱曰：不当利小便，利之必身冷。一二日，已身冷矣。因抱出，钱曰：不能食，胃中虚。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即脾胃俱虚，当身冷而闭目，幸胎气实而难衰也。钱用益黄散、史君子丸，四服，令微饮食，至日午果能饮食。所以然者，谓利大小便，脾胃虚寒当补脾，不可别攻也。后不语，医作失音治之。钱曰：既失音，何开目而能饮食？又牙不紧而口不噤也？医不能晓，钱以地黄丸补肾。所以然者，用凉药利小便，致脾肾俱虚。今脾已实而肾尚虚，故补肾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全愈。

薛已治一小儿伤寒发斑，服发表之剂，手足抽搐，服抱龙丸，目瞤痰盛，薛谓脾胃亏损而变慢惊也。用六君加附子，一剂而愈。

一小儿抽搐，痰涎自流，面色黄白，用六君、补中益气二汤而愈。

冯鲸川治廉宪许淮江翁女二岁，患慢脾风，众皆为不可救矣。冯曰：脾胃亏损，元气虚弱，而舌不甚短，头不甚低，或有可治，急用附子理中汤，三四服而少安，仍灸百会、三里穴，二七壮而愈。

腹　胀

东垣治一儿未满百日，二月间，病腹胀，二日大便一度，瘦弱，身黄色，宜升阳气、滋血益血、补利大便，以蝎梢二分，神曲、升麻各三分，当归、厚朴各一钱，桃仁十枚，都作一服，水一大盏，煎至半盏，食远热服。

薛已治一小儿，腹胀面赤，痰喘，大便秘，壮热，饮冷，此形病俱实，用紫霜丸一服（代赭石、赤石脂各一两，杏仁五十粒，巴霜三十粒，为末蒸饼丸粟米大），诸症益甚，面色顿白，饮汤不绝，薛以为邪气退而真气复伤，故面白而喜汤，用白术散，大剂煎汤，令恣饮，良久而睡，翌日而安（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一小儿伤食，腹胀胸满，有痰，薛治以异功散而痊，后复伤食，腹胀兼痛，或用药下之，痛胀益甚，而加气喘，此脾胃伤而致肺虚也，用六君子加桔梗调补而痊（博按：此案旧刻脱误）。

一小儿腹胀，恶食，发热恶心，症类外感。薛曰：此饮食停滞也。用保和丸一服，诸症顿退，惟腹胀，用异攻散而痊。

一小儿伤食腹胀，服克伐之剂，小便涩滞，又服五苓散之类，饮食渐减，小便不通，四肢顿肿，薛朝用《金匮》肾气丸，去附子，夕用补中益气汤而安。

一小儿腹胀，饮食后即泻，手足逆冷，此脾气虚寒也。先用人参理中汤，后用六君子汤而愈（博按：此案薛入积滞门）。

江应宿治吴氏儿，周岁，患腹胀，悸且啼，多汗，努气，医不知所为，予视之，身热面赤，关纹紫红，遍体疮疥，与琥珀抱龙丸，腹渐消，继与凉膈散，生蜜竹叶汤调下，热退嬉笑而愈。所以知儿病者，时当酷暑，不离襁褓，蕴热内伏而然也。

腹　痛

罗谦甫治一小儿五月间，因食伤冷粉，腹中作痛，遂以市中赎得神芎丸服之，脐腹渐加冷疼，时发时止，逾七八年矣。因思古人云：寒者热之，治寒以热，良医不能废其绳墨。据所伤之物，寒也，所攻之药，亦寒也，重寒伤胃，则为冷痛可知矣。凡人之脾胃，喜温而恶寒。况小儿血气尚弱，不任其寒。故阳潜伏，寒毒留连，久而不除也。治病必求其本，当用和中养气之药（不用温热以八年之病，寒亦化热耳），以救前失，服月余愈。

丹溪治一小儿好粽，成腹痛，用黄连白酒曲，为末，服之愈。

滑伯仁治一女八岁，病伤食煎燇，内闷口干，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刚燥丸药利之，而痛闷益甚，滑以牵牛、大黄清快药为丸，以伏其燥利而愈。

薛己治一小儿，每停食，腹痛，发热，赤晕，用清中解郁汤而愈。后患摇头咬牙，痰盛发搐，吐酸腐，待其吐尽；翌日，少以七味白术散；次日，又以参苓白术散，调理脾，胃遂不复患，大抵吐后儿安，不必更服他药，恐复伤元气。

一小儿五岁，停食腹痛，发热面赤，或用养胃汤、枳实、黄连，更加腹胀，午后热甚，按其腹不痛，脾虚而药伤，用六君子汤，数剂而痊。

嗽　喘

钱氏治京东转运使李公孙八岁，病嗽而胸满短，医言肺经有热，用竹叶汤、牛黄膏，各二服治之，三日加喘。钱曰：此肺气不足，复有寒邪。即便喘满，当补肺脾，勿服凉药。李曰：医已用竹叶汤、牛黄膏。钱曰：何治也？医曰：退热退涎。钱曰：本虚而风寒所作，何热也？若作肺热，何不治其肺，而反调心。盖竹叶汤，牛黄膏，治心药也。钱治之愈。

薛己治吴江史安卿子伤风，用表散化痰之药，反痰盛咳嗽，肚腹膨胀，面色白㿠白，此脾肺俱虚。用六君子加桔梗，一剂顿愈。过三日，前症又作鼻流清涕，此复伤风寒也。仍用前药，加桑皮、杏仁而愈。

史元年子，喘嗽，胸腹膨胀，泄泻不食，此饮食伤脾土，而不能生肺金。用六君子汤一剂，诸症顿愈。

一小儿六岁，感冒咳嗽，发散过度，喘促不食，痰中有血，薛曰：此成肺痈也。次日吐痰而兼脓，用桔梗汤而愈。后元气未复，大便似痢，用五苓黄连、枳实，痰喘目札，四肢抽搐，此脾风变症，遂殁。

江应宿治一童子，八岁，每令就学诵读，久之则嗽，连声不已，诸药不效，予诊脉察色知是血虚，以四物换生地，加杏仁、陈皮利其气，麦冬、阿胶、五味，少佐炒黑干姜而愈。盖因出疹之后，余热数月不退，亦如妇人产后血虚之理同耳。

嗽　痛

钱氏治东都杜氏子五岁，自十一月病嗽，至三月未止，始得嗽而吐痰，风寒搐入肺经，令肺病嗽而吐痰，风在肺中故也。宜以麻黄等发散，后用凉药压之，即愈。时医与铁粉丸、半夏丸、褊银丸，诸法下之，其肺即虚而嗽甚，至春三月间尚未愈，钱视之，其候面青而光，嗽而喘促，哽气又时长出气。钱曰：病困已八九，所以然者，面青而光者，肝气旺也。春三月，肝之位也，肺衰之时也。嗽者肺之病，肺自十一月至三月久即虚痿，又曾下之，脾肺子母也。复为肝所胜，此为逆也。故喘促哽气长出气也。与泻青丸泻之（泻青亦不妥，宜补脾以生肺金，疏肝以免克土，补肾以滋化源），后与阿胶散实肺，次日，面青而不光，钱又补肺而嗽如前，钱又泻肝，肝未已，又加

肺虚唇白如练。钱曰：此病必死，不可治也。肝大旺而肺虚绝，肺病不得其时而肝胜之。今三泻肝，而肝病不退；三补肺，而肺症犹虚。此不久生，故言死也。此病于秋者十救三四，春夏者十难救一，果大喘而死。

赤　丹

汤治一女，病发赤丹，诸治不效，以生料四物汤，加防风、黄芩一日而愈，即四物用生地、赤芍、川芎、归身、防风各半两，黄芩减半煎，大小加减。忌酒面、猪羊肉、豆腐。此方治血热生疮，遍体肿痒，及脾胃常弱，不禁大黄等冷药，尤宜服之。程明佑治吴氏儿病，切其脉，告曰：病得之膏粱辛热，令人患疡，上拥头面，气充热极，赤如渥丹，询之尚乳也。所乳母病胃脘痛，饮烧酒，教之更乳母，以葛花浓煎，日饮之，越五日色淡，十日疮尽单药独行，取效速也。

一小儿发丹赤色，其父祈祷于神甚恭，梦神命以荷叶烧灰存性，香油调敷之愈。

薛己治一小儿，臀患赤晕走彻，令人频吮患处，使其毒聚于吮所，乃砭出黑血，余晕涂以神功散，时以金银花、甘草节为末，用人乳汁调服而愈。月余后，两足赤肿，仍治以前法而痊。数日后，两足复赤，或用犀角解毒之类，乳食不进，其腹膨胀，此复伤脾胃也。仍敷前药，服补中益气汤加茯苓而瘥。

一女子赤晕如霞，作痒，发热，此肝经血热。用小柴胡加生地黄、连翘、丹皮而愈。凡女子天癸将至，妇人月经不调，被惊，著恼，多有此症，治当审详。

一小儿遍身皆赤，砭之，投解毒药而愈，一儿不从砭，毒入腹死。

癍　疹

略例云，一子病寒热间作，有癍三五点，鼻中血微出，两手脉沉涩，胸膈四肢，按之殊无大热，此内伤寒也。问之因暑卧殿角伤风，又渴饮水酪冰，此外感也。轻内伤者重，从内病俱为阴也。故先癍衄，后显内阴，寒热间作，脾寒有之，非往来少阳之寒热也，与调中汤数服愈。

薛己治司厅徐东白子，瘙痒发热，体倦少食，此脾肺气虚，外邪相搏，先用消风散二剂，随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芍药而愈。

乔秋官子，作痛热渴，乃服发表之剂，其症益甚，形气倦怠，脉浮而数，此邪在经络（邪在络宜升阳行经），误散表而损其真也。用人参安胃散、补中益气汤而愈。若主祛风，必成慢惊矣。

丰考功子作痒发热，用犀角消毒散一剂。顿作吐泻，此邪气上下俱出，其疹果消，勿药自愈。

瘛　疭

钱乙治皇子病瘛疭，国医莫能疗，闻乙有异能，召之，进黄土汤而愈。神宗问：此何以能愈此疾？对曰：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帝悦，擢太医丞。

《宝鉴》治一小儿四岁，因惊恐发搐，痰涎有声，目多白睛，项背强，一时许方醒，后遇惊则发，多服犀朱脑麝镇坠之药，四十余日，此症尚在，又加行步动作，神思如痴，诊其脉沉弦而急。《针经》云：心脉浮大，瘛瘛筋挛。病久气弱，多服镇坠寒凉之剂，复损正气，故加动作如痴。先灸二蹻，各二七壮，服此药。又肝脉小急，盖小儿神气尚弱，因而被惊，神思无依，又动于肝，肝主筋，故瘛瘛筋挛。又经曰：恐则气下。精祛而上焦闭，以羌活五钱，独活四钱，苦温引气上行，又入太阳为引，用为君；天麻、防风各二钱，辛温以散之，当归、甘草各二钱，辛甘温以补气血之不足，又养胃气为臣；附子、川芎各二钱，益智二钱，大辛温，行阳退阴，又治客寒伤胃，肾主

五液，入脾为涎；以生姜、半夏二钱，燥湿化痰，沉香二钱，辛温，体重气清，去怯安神为使；每五钱，姜水煎服，名曰沉香天麻汤，三剂而安（此案与罗治同）。

汪石山治一人，形短颇肥色，白近苍，年逾二十，因祈雨过劳，遂病手足瘛疭，如小儿发惊之状，五日勺水不入口，语言艰涩，或作痰火治，或作风症治，皆不效。汪视之，脉皆浮缓而濡，按之无力（缓为脾脉，濡而无力为虚）。曰：此因伤脾以劳倦故也，土极似木之病。经云“亢则害，承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和平之时，隐而不见，一有所负则所胜者见矣。今病脾土受伤，则土中之木，发而为病，四肢为之瘛疭也。盖脾主四肢，风主动故也。若作风痰治之，必致于死，宜补其脾土之虚则肝木之风自息矣。遂以参、术为君，陈皮、甘草、归身为臣，黄柏、麦冬为佐。经云：泄其肝者缓其中。故用白芍为使引金泄木，以缓其中，一服，逾宿遂起，服至十余贴，全安。

钱仲阳治王氏子吐泻，诸医药下之至虚，变慢惊，手足瘛疭而身冷，医复与八正散，钱曰：不能食而胃中虚。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则脾肾俱虚当身冷而闭目，必用益黄散、史君子丸补脾，遂能饮食，后又不语，钱以地黄补肾丸，一月而愈（琇按：此案已见前慢惊门而加详）。

石山治一人年十五，色黄悴，十二月间，忽呕瘀血一二碗，随止，延小儿医调治，肌体尚弱，常觉头晕，近于三月间，天热，途步出汗，连日又劳倦，日昃，顿然昏晕，不省人事，手足扰乱颠倒，将二时久方定，次日亦然，续后每日午前后，如期发一次，近来渐早，自晨至午，连发二次，渐发三四次，比前稍轻，发时自下焦热上，至胸壅塞，则昏晕良久方苏，始疑为疟或痫。医云：火动。又云痰症。用牛黄丸，以竹沥、姜汁磨服，二次，共四丸，又与煎药，多清痰火之剂，服后每日只发一次，止则汗多，口干食少，身热时多，凉时少。汪脉之，皆浮虚洪数不任寻按，坐起则觉略小，亦不甚数。脉书曰：数脉所主为热。其症为虚，三日后再诊，左脉小而滑，右脉大而滑，独肺部浮软，按之似蛰蛰有声与昨脉不同虚之故也。夫阳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或劳动过度，或酒食过伤，则扰动其阳变而为邪热矣。然脾胃以阳气为主，阳变为热，血必沸腾而越出于上矣。昏晕者，由热薰灼，故神昏运倒而类风也。风之旋转运动，与火相类，每觉下焦热上，胸膈壅塞而即发者，脾脉从足入腹至胸，今下焦热上，乃脾火也。然胸膈心肺之分，为阳之位，清阳居上，而邪热扰之，则阳不得畅达，而心肺之神魂，不免为之昏乱矣。况五脏皆赖胃气以培养，胃受火邪，则五脏皆无所禀，而所藏之神亦无所依。故肺之魄，心之神，肝之魂，脾之意，肾之志，安得不随之溃乱躁扰而昏瞀耶？多发于午前后者，乃阳气所主之时，阳气邪扰，不能用事，故每至其时而辄发也。且汗多津液泄，口干津液少，医用牛黄、朱砂、琥珀、南星、半夏等而复燥之，是愈益其燥，故暂止而复发，不能拔去其病根也。因取参、芪各二钱半，远志、山查、川芎、黄芩各七分，天麻、防风、茯神、麦冬各一钱，甘草、陈皮各五分，归身八分，白术一钱半，煎服十余贴，而病不复作矣。

江应宿治一富家儿，病手足瘛疭，延至二十余日，转笃，予后至曰：此气虚也。当大补之。以参、芪、归、术、茯、芍、黄连、半夏、甘草，佐以肉桂，助参、芪之功补脾泻肝，一饮遂觉少定，数服而愈。所以知儿病者，左脉滑大，右脉沉弱，似有似无，右手主于气。故曰：气分大虚，经所谓土极似木。亢则害，承乃制，脾虚为肝所侮，而风生焉。症似乎风。治风，无风可治；治惊，无惊可疗；治痰，无痰可行。主治之法，所谓气行而痰自消，血荣而风自灭矣。见肝之病，知肝当传脾，故先实其脾土，治其未病，否则成慢脾风而危殆矣。

癖　积

刘仲安治一儿病癖积，左胁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发热肌瘦，自汗咳嗽，日晡尤甚，牙疳口臭恶，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饮食减少，病甚危笃，先与沉香海金砂丸一服，下秽物两三行，次日合槐气丸服之，十日，复与沉香海金砂丸利之，又令服槐气丸。如此五换，服至月余，其癖减半，未及百日，良愈。

愚按：近年多有此疾，治之不得其法，多致夭殇，录之以救将来之病者也。沉香海金砂丸，以沉香二钱，海金砂、轻粉各一钱，牵牛头末一两，上为末，研独蒜如泥，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煎灯心汤送下，量虚实加减丸数取利为验。大便利止，后服槐气丸，以陈皮、萝卜子（炒）各半两，木香、胡椒各三钱，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钱，蝎梢（去毒）二钱半，为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米饮下。

黄　疸

罗谦甫云，一小儿季夏，身体蒸热，胸膈烦满，皮肤如溃橘之黄，眼中白睛亦黄，筋骨痿弱，不能行立，此由季夏之热加以湿令而蒸热薄于经络，入于骨髓，使脏气不平，故脾逆乘心湿热相合而成此疾也。盖心火实，则身体蒸热，胸膈烦满，脾湿胜，则皮肤如溃橘之黄，有余之气必乘己所胜而侮不胜，是肾肝受邪，而筋骨痿弱，不能行立。《内经》云：脾热，色黄而肉蠕动（肉蠕动不可指为筋惕肉瞤）。又言：湿热成痿。岂不信哉？所谓子能令母实，实则泻其子也。盖脾土退其本位，肾水得复心火自平矣。又经曰：治痿独取阳明（阳明为胃土而方中独泻脾土，故曰土位之主，其泻以苦，所以清燥汤治痿用川芎、黄柏，良有以也）。正谓此也。乃以加减泻黄散主之，方以黄连、茵陈各五分，黄柏、黄芩各四分，茯苓、栀子各三分，泽泻二分，作一服煎，热服食前，一服减半，待五日，再服而愈。《内经》曰：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又云：脾恶湿，急食苦以燥之。故用黄连、茵陈之苦寒，除湿热为君；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故以黄柏之苦辛寒，强筋骨为臣；湿热成烦，以苦泻之，故以黄芩、栀子之苦寒，止烦除满为佐；湿淫于内，以淡泄之，故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利小便导湿热为使也（治痿独取阳明，不得专主人参、黄芪）。

口　疮

一小儿口疮，不下食，众医以狐惑治之，必死后以矾汤于脚下浸半日（外治法佳），顿宽，以黄柏蜜灸，僵蚕炒为末，敷之，立下乳愈。

薛己治小儿口疮，呕血便血（俱似火症），两腮微肿，唇白面青，此脾土亏损，木所乘也。朝用补中益气汤，食远用异功散而愈。

一小儿口疮，右腮鼻赤，此肺脾经虚热，用四君、升麻及白术散而愈。

一小儿齿龈腐烂，头面生疮，体瘦发热，此脾疳所致。先用大芦荟丸，又用四味肥儿丸、大枫膏而愈。

一小儿齿龈蚀烂，年余不愈，用大芫荑汤治其疳邪，五味异功散健其脾气，寻愈。后复作，兼项间结核，另服败毒药。口舌生疮，用四味肥儿丸而愈。

一小儿口疮，寒热嗜卧，作渴引饮，此脾疳气虚，发热而津液不足也。先用白术散以生胃气，再用四味肥儿丸以治疳症，两月余，又用异功散而安。

一小儿口疮，身热如炙，肚腹胀大，此脾肝内作。朝用五味异功散，夕用四味肥儿丸，稍愈，又以地黄虾蟆二丸兼服愈。

一小儿口疮，久不愈，诊其母，右关脉弦缓，乃木克土之症。先用六君、柴胡，又用加味逍遥散，治其母，子自愈。

江应宿治小儿口疮以桑树汁涂之，得愈，吞咽亦无妨，以此治数儿及大人，俱效。

吃　泥

玉田隐者治一女，忽嗜食河中污泥，日食三碗许，以壁间败土调水饮之愈。

丹溪曰：吃泥胃气热也。用黄芩、白术、茯苓、陈皮、软石膏煎服。

薛立斋治一儿，嗜食泥土，困睡，泄泻遍身如疥，此脾经内外疳也。用六君子汤，及四味肥儿丸而愈。

痘　疮

钱希承治徐氏子痘而泄，众以为不治，钱视之，则加数，已乃止，居顷之又作，众以为必不可疗。钱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间，再投而愈。

丹溪治从子六七岁，痘疮发热，微渴自利，一医用木香散，每贴加丁香十粒，观其出迟，因自利而气弱，察其所下，皆臭滞陈积，因肠胃热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虚，遂急止之，已投一贴矣。乃以黄连解毒汤加白术，与十帖，以解丁香之热，利止疮亦出，其后肌常有微热，而手足生痈疖，与凉剂调补月余安。

一男子年十六七岁，发热而昏，目无视，耳无闻，两手脉皆豁大而略数，知其为劳伤矣。以人参、黄芪、当归、白术、陈皮大料浓煎，与十余贴，痘始出，又二十余贴，则成浓泡，身无完肤。或谓合用陈氏全方曰：此但虚耳，无寒也。只守前方：又数十贴而安，后询其因，谓先四五日劳力甚，出汗多，若用陈氏全方误矣。

钱仲阳治一王子疮疹，始用李医，又召视之，以抱龙三服，李又以药下之，其疮稠密。钱曰：若非转下，则为逆病。王曰：李已药下之。钱曰：疮疾始出未有他症，不可下也。如疮三日不出，或出不快，则微发之。发之不出，则加药。加药不出，则大发之。如大发身凉，及脉平无症者，此疮本稀，不可更发也。大发之后，尚有大热，当以五苓散利小便。小热者，当消毒散以解毒。若出快，勿药勿下，用抱龙丸治之。疮痂若起，能食者，大黄丸下之，泻二三行则止。今先下一日，痘疹未能出尽而稠密甚，难治也。纵得安，其病有三：一者疥，二者痈，三者目赤，经三日黑陷。钱曰：幸不发寒，而病未困也。遂用百祥丸，以牛李膏为助，各一大服，至五日间，疮复红活，七日而愈。

陈文中治一女三岁，痘疮始出，泄泻，以木香散下豆蔻丸，一服泻止，至九日，闻其疮不肥满，根窠不红，咬牙喘渴，彼以热毒在，痘疮不靥，欲与清凉饮。陈曰：若此，则耗真气，必至喘渴而死，宜木香散加丁香四十枚，官桂一钱，二服，又与异功散一服，至十日，其疮苍蜡色，咬牙喘渴皆止，至十三日，疮痂不落，痒甚，足指冷，咬牙喘渴不已，以异功散加丁香半钱，桂一钱，连二服而愈。

一小儿七岁，痘疹七日，痒塌，寒战咬牙，饮水，是脾胃肌肉虚也。如与水饮，则转渴不已而死，当用木香异功散，急救表里，三日各三服，至半月愈。

一小儿三岁，痘疮八日，发热腹胀，足指冷，咬牙饮水，痒塌，搔之血出成坑。陈曰：发热腹胀足指冷者，脾胃虚也。痒塌者，肌肉虚，咬牙饮水者，津液衰也。若热去则死矣。经云：阴虚则发热。宜木香散，加丁香十粒，桂一钱，服之可也。彼曰：如何更加丁、桂？陈曰：丁香攻里，官桂发表，其表里俱实，则不致痒塌喘渴，木香散连二服，又异功散三服而愈。

一小儿三岁痘疮，七日如粟壳状。问曰：如何细碎不长？陈曰：表虚不壮热也。宜异功散，彼畏热药。陈曰：热则气血和畅，自然出快。以异攻散加附子三片，桂五分，服之愈。

一女九岁痘疮，十四日不成痂，脓水不干，咬牙饮水。陈曰：气血衰则咬牙，内

虚则烦渴，宜木香散，加丁香十二枚，桂五分，日三服愈。

一小儿痘疮十一日，误食柑子，因发热痒渴。陈曰：柑味酸，收敛津液，故发热痒渴，用人参麦冬汤，三服而安。

一进士十三岁痘疹，身温喜水，疮细碎。陈曰：是肌肉虚，津液少也。以木香散加丁香二十枚，桂五分，日夜三服，疮出根红快透，至十一日，痂不落；又以木香散，加木香五分，桂一钱，连二服愈。

一小儿痘疮始出，自利二次，疮细碎不光泽，不起发，以木香散，加丁香官桂，二服，泻止，疮出快透，至十三日不结痂，秕塌脓水粘衣，身痒不眠。陈曰：痘始出而泻，今乃痒塌而靥，是内虚也。木香散加木香、官桂各五分，连二服，仍以败草敷之愈。

一小儿二岁发热，惊搐足冷，痘欲出不出，用异攻散三服，共加丁香四十五枚，附子一钱；次日，以木香散加丁香、附子、木香、官桂各五分，连二服，搐止，足暖，痘出愈。

一女子笄年出痘灰白色身热（身热为大关目可见，灰白不得尽主虚寒之说，此即血郁白也，宜看建中老人之论），喘嗽渴，脉洪有力，与八物汤加翘、桔、犀屑、木通、半夏、紫草、石膏、杏、枳、连、苓、前胡、瓜蒌实服之，十贴后色红活，喘嗽少减，渐红活。但热未除，遂于前方减芪、杏、胡、枳、芩、连、蒌七味，服至三十余贴而安。安后发皆落，月余方起，虚之甚也。

一男子二十余出痘，破者，未破者，灰白色，又杂间以黑陷倒靥者，发热寒战，身痛脉洪，或时弦，亦与八物加木通、红花、紫草、陈皮、连翘服之，十余贴而安。

子和曰：予舟舣蔡河，舟师偶见败蒲一束，沿流而下，泊舟次，似啼声而微，舟师探而出视之，惊见一儿四五岁，疮疱周匝，密不容隙，两目皎然，饥而索食，因啖之粥，方料此儿沿蔡河来，其流缓，必不远，持儿一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至村落。舟师高唱曰：有儿年状如许，不知谁氏？疮疱病死，弃之河中，今复活矣。酒邸中有人出曰：此吾儿也。奔走来视，惊见儿活，大恸流涕，拜谢舟师，喜抱儿归。此儿本死，得水而生，第未谂其疮疱之疾，寒耶热耶。

丹溪治一妇年二十岁，有孕七个月，出痘大渴，不甚出透，寒热交作，此虚也。以参、芪、归、术、陈皮各一钱，炙甘草二钱，姜二片，酒水各半煎。

一子十九岁，出痘，有红斑，吐泄而渴。以白术三钱，陈皮二钱，黄芪、当归、茯苓、缩砂各钱半，苍术一钱，炙甘草三分，生姜二片。

一子十余岁出痘，热时出，根脚密，呕吐不食，腰背骨节痛，大渴，喉亦痛，全不食者半月余，脉浮弦洪而数，与参、芪、归、术、炙草、陈皮、茯苓、黄芩煎服之；至五日色淡，又加桂少许，归、芪再用酒制，至七日，痒甚，加丁香数粒，附子少许，痒止；至八九日渴大作，而腹泄泻，痒至午，寒战，以参、术为君，芪、归、陈、茯、炙草、芩为臣；至十一日不靥，或时谵语，但守本方服之，后自吐痰多而安。

一婢痘后渴，肚急，小便少，发热，以炙甘草钱半，白术、白芍各五分，炙芪、川芎、陈皮各三分，木通二分。

一子五岁，痘后肚急，以白术一钱，陈皮、木通各五分，犀角、川芎、苏梗、白芷、炙草各三分。

一女十余岁，痘发不透，靥落后，骨节痛，食少，夜间或热，此余毒在内，虚甚难于疏导，须在补中有通。以归、术、陈皮各一钱，牛膝五分，通草、苏梗各三分，犀角、炙甘草各二分，姜三片。

一儿七岁，痘初出不透，毒气攻内，骨节作痛，两足不可直，瘢痕欠而利，小便赤少，以归、术各一钱，陈皮、木通、犀屑、人参、茯苓各五分，炙草少许，分二贴。

一女伤寒但腹痛甚，日夜啼哭，手足厥冷，危殆，时痘灾大行，疑是痘症，遂取生猪血，急用脑麝和灌，一服得睡，痘出乃安。

兖州一子，斑疮倒靥，已至危困，有为投独味麻黄汤，一服便出，其应如神，未至胃烂便血者，皆可治。方以麻黄三十寸，去节，蜜拌炒香，紫色为度，水一盏，煎五六分。

钱仲阳治一子，病疮见皮肤下，不出，及出不快，紫黑干陷，甚危下牛李膏而愈。

一子患痘疹已出而稍迟，遂用正气散加白芍，又用胡荽酒、猴黎酒（即山查也），尚出迟，其家谓药太缓，夜自烧人齿五枚，酒调服之，一身疮疹尽出，钱闻骇，再诊其脉已微，观脑后并两足尽白色，是荣卫弱，毒气少，而药力太过，阳气少而无以应接，故无血色也。阳气尽出外，则里寒，寒气成湿，湿必濡泻，急以二气丹为丸，服至半两，二日泻止；又服内补散治疮，痘成斑烂，遍体成片，将息月余方愈。此因人齿散表过故也。

一童子痘疮摊塌，数日作泻，医用保和汤，加茯肉果，不效，二服，疮色变紫后，用四苓散加黄连一服，泻稍止，痘色亦转好，再一服，只饮正药，作二三次服，泻乃止，后痘半灌脓而顽蒸，毒有未尽，肩发痈，以寻常肿毒膏贴之愈。

一童子痘色全好，但腹中一痛，疮色即变紫，痛止，色复旧，脉洪大，时已十余日，灌脓将满，但不靥，乃以药下其虫积，疮遂转好愈。

一人年近二十，痘疮初出，足冷过膝，用绵里不暖，乃用参、芪、归、术，加附子二分，二贴，足暖，除附子，再用四贴，痘稠密，根脚甚正，一月间，疮痂落尽，因用参、芪补之太过，增其火，每日强进粥五六碗，至七月半边，大便或溏或泄，至二十日，大作呕吐，粒米不入，但食水谷，则如一物从脐下托起，吐出，肠鸣大作，危甚，乃用四物加黄连、犀角、白术之类，以解参、芪之滞，一服而火降，能食胜前，乃知此症下泻亦属于热（琇按：火热下迫而泻其症甚多，古今医林知者极少，不知伤寒论协热下利已明示标准）。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肠鸣水击，其火也，大段血虚有火而致。乃以补血降火之药，川归、白术各二钱，白芍钱半，茯苓、枸杞各一钱，黄柏八分，黄连（姜汁炒）、陈皮各七分，炙草六分，每日粥渐加，肌肉渐生，精神好，大便实，惟下唇红（脾热），身虽瘦而无热，脉不数，左三部微细，善饥能睡，盖先时郁热在内，药欠解利，胃气不得舒畅，以致然也。

一童子八岁患痘，八九日将靥，因食肉圆子过多，作痰，痘反陷下，无措，问神，批曰：宜用麝香、五灵脂、雄黄各五分，为末，每服三分，酒调下。医云：不可服。复问前神，神怒曰：此名神功散，出《普济方》，可到方相达所借书看。既而服之，痘起而愈。

程仁甫治吴氏子年二岁，痘疮靥后，仍有黑疔，遍身大小十五枚，在胸，及右胫，大者二枚，如人口样，内烂至骨，不能食，发热大便泻，小便赤，少用保元汤，加术、茯、归、芍、柴、翘、荆、通六剂，外用芒硝猪胆膏涂之而愈。此乃余毒未尽之症，治当补养兼解毒，若纯用寒凉，即伤胃气矣。

千夫长近二十，忽瞑眩，热且咳，医曰：疹也。以火齐汤发之而疮出愈。

江篁南治六弟八岁患痘，根窠红润，但眼白睛红，不识人，谵语狂妄，手捏撮，寻衣摸床，以四君子汤加紫草、牛蒡子、麦冬、黄芪、糯一撮，二服而愈。

犹子五岁，患痘，热时出，根脚密，白色，欲出不出，且腹痛，渴甚，连泻三次，呕恶不食，初以保元汤加桂三分，丁香三分半，糯米六十粒；不应，继以保元汤，合异功散，加丁香十粒，觉稍起，连进二服加丁香二十枚，桂五分，遂尽出，身无完肤，半月愈。

江应宿治休宁吴氏子，八岁出痘，四日内两颊赤肉痘不分，医认作虚寒，将投附

子保元汤，予曰：此红纱扑面症，乃心火蕴热毒也。宜清凉解毒，犀角、地黄，加芩、连、紫草二剂，红退，痘疮起胀，七日上，再与保元汤，人参渐加至七钱而愈。初为热毒所攻，仍损一目。

疹　疮

方荫出治程氏子，二岁出疹，因出迟没早，发喘大热，舌短不乳，昏沉，医皆不治，方以元参、茯苓、甘草、麦冬、天麻、陈皮、干葛、麻黄、兜铃、黄芩、知母，犀角、石膏，名曰犀角石膏汤，一服症减半，二服愈。

吴桥以医名里中，有兄子始孩，累日发热蒸蒸，惊搐昏愦，众医不知所出。桥诊之曰：疹也。寒邪外乘，闭而不出，是呱呱耳。饮药已数，中气乃伤，药不足恃也。当置沸汤一瓶，撤其盖，令保母抱子坐汤侧，稍远，拥被围之，汤气自远薰蒸，少饮药内托，疹出而解，无何。丛睦汪氏子病如之，仍用向法，并效，其稳类如此，故乡人称良焉。

江应宿治表侄女，九岁出疹，没早，发咳喘，大发热，肌瘦不饮食，唾呕痰沫甚多，延半月余，予往视之曰：血虚病也。以四物汤加杏仁、阿胶、麦冬、五味、炮姜，一服，热退身凉，痰咳俱止，再剂而愈。

一儿三岁患疹，出迟而没早，发热咳嗽，昏闷不食。予诊视曰：疹出不透，出见风寒没早宜急发之，以葱煮麻黄八分，四物换生地，加杏仁、天花粉、葱姜煎服重，复出一身，比前更多，三日没尽而愈。凡疹症出自六腑，宜养阴抑阳，刚剂决不可服（二陈谓之刚剂，四物谓之柔剂），犯之，即发喘渴闷乱，失于收救，多致夭折，如参、芪、半夏、白术常品温燥之药，亦所当忌。只宜清热养血，如出迟者，少加升散之药，送之达表而已。

嗜　卧

吕沧洲治一幼女，病嗜卧，颊赤而身不热，诸医皆以为慢惊风，屡进攻风之剂，兼旬不愈，吕切其脉，右关独滑而数，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之曰：女无病，关滑为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后辄乳，故令女醉，非风也（琇按：必诊时闻病人有酒气）。及诘其内子，内子曰：乳母近掌酒库钥，窃饮必尽意。使人视之，卧内有数空罂，乃拘其钥，饮以枳柜子、葛花，日二三服而起如常。

薛己治杨永兴子七岁，停食，吐泻后好睡，睡中兼惊，久治不愈。薛曰：好睡，是脾气虚困也。善惊，是心血虚怯也。益心为母，脾为子也。此心火不能生脾土。用补中益气汤，及六味丸，加鹿茸，治之而愈。

异　症

一人口鼻气出，盘旋不散，凝似黑盖，过十日，渐渐至肩，与肉相连，坚如铁石，无由饮食，多因疟后得之。用泽兰木煎，日饮三盏，五日愈。

一儿初如鱼泡，又如水晶，碎则流水，用蜜陀僧罗极细糁之。

一儿初生，遍身无皮，俱是赤肉，乃因母自怀胎，十月楼居，不受地气故也。取儿泥地卧一宿，即长皮。又方：白早米粉干扑之，候生皮乃止。

一小儿七岁，闻雷则昏倒，不知人事，以人参、当归、麦冬，少入五味熬膏，尽一斤，后闻雷自若。

张南轩晚得奇疾，虚阳不秘，每叹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吾平生理会何事，而心失所养乎？竟莫能治，逾年而卒，就殓，通身透明，腑脏筋骨，历历可数，莹散彻如水晶，自昔医书不载（《坦斋笔衡》）。

参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发于见闻，即举身战栗，至于几绝，其见母与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见，又恶闻徐姓，及打银打铁声，尝有一婢，使之十余年，甚得力，极喜之，一日偶问其家所为业，婢曰打银，疾亦遂作，更不可见，逐去之。医祝无能施其术，益前世所未尝闻也（《太平广记》）。

建炎戊申，镇江府民家儿，生四岁，暴得腹胀疾，经四月，脐裂，有儿从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头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余，三日，二子俱死。

濮阳传，见宣城县一人死，其背脊骨一直如绳，自颈至尻骨，左半边红紫，右白色，人无识者。

汤火金疮

建昌士人黄袭，字昭度，云有人为贾，泊舟浔阳，月下仿佛见二人对语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饮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疱人不谨，溃其手鼎中，皆已溃烂矣。其一曰：彼固有罪，子责之亦太过。曰：吾比悔之，顾无所及。其一曰：是不难治，但捣生大黄，以米醋调敷疮上，非惟止痛，又且灭瘢，兹方甚良，第无由使闻之耳。贾人适欲之金山，闻其语，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遂造寺中询之，乃是夜有设水陆者，庖人挥刀误伤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际。若有人掣其手入镬中，痛楚彻骨，贾人依神言疗之，二日愈（《夷坚志》）。

孙光宪家人作煎饼，一婢抱孩子拥炉，不觉落火炉上，遽以醋泥涂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定知俗说，亦不厌多闻（《北梦琐言》）。

敛金疮口，止疼痛，用刘寄奴一味，为末，糁金疮口里，宋高祖刘裕，微时伐狄，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闻杵臼声，往觇之，见青衣童子数人，于榛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药敷之，帝曰神何不杀？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收药而反，每遇金疮，敷之良验。寄奴，高祖小字也，此药因名刘寄奴（《本事方》）。

刘寄奴为末，先以糯米浆，鸡翅扫伤著处，后糁药末在上并不痛，亦无痕，大凡汤著，急以盐末糁之，护肉不坏，然后用药敷之，至妙（《本事方》）。

周宗班，缘捕海寇，被提刀所伤，血出不止，筋如断，骨如折，用花蕊石散掩之，血不止，痛不定。有军人李高，言某在军中，被人中伤欲死，见统领，与药一贴，名紫金散，掩之血止，痛定，明日，疮靥如铁，遂安，又无瘢痕。后告统领求此方，只用紫藤香，瓮瓦镰刮下，石碾碾细敷之，活人甚众。紫藤香，即降真香之最佳者（《名医录》）。

温州有匠人造屋，失足坠地，地上有铲头竖柱傍，脚痃被伤血如涌出，仓卒无药，有僧道光，于门扇上撮得逢尘掩定，血止痛定，两日便靥坚。古人用门楻尘者，即此也。

有妇人因冬月向火，两股生疮，其汁淋漓，人无识者。后一医云：此皆因火气入内生此，但用黄柏皮为末，糁之立愈。果验。后再作，适无黄柏，用薄荷煎（旧刻有汤字）涂之，立愈（《医说》）。

一少年遇盗，被其叉中肩甲间，一股中臂，一股胁上，外科敷贴即痂，但患人昼夜发热，坐喘不能偃息，疮口痛极，其疮痕如棋子大，常如牛鼻，湿润无窍，因用大南星，一味为末，名曰寿星散。糁之，则脓血迸然而出，微微咳声，即便迸出，色如丹粉，与血片相杂，即用布袋盛米一石，枕其腰膝，颠倒于床，已可倒头矣。如是一日，次出白脓，又其次出浓黄水，数日，其喘即平，遗热不已，遂服小柴胡汤，数日乃瘥。此因被透内，血倒流入膜外，一至于斯也。

江应宿在澍，见人相打，殴破头流血，金疮药敷之不止，一道人见之，急取稻早

为为末，扑上即止，包定，不半月愈。

犹子子亿用银鼢，误夹断无名指，皮连骨折，予曾口授方进士七厘散，急进一服，痛定，敷以花蕊石散，兼旬，平复如初。七厘散，取土鳖新瓦上煅存性为末，秤七厘，生酒服，以醉为度。

蜀儿奴逃走刻断筋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百不失一（《朝野佥载》）。

食　忌

方书言食鳖不可食苋，温革郎中，因并啖之，自此苦腹痛，每作时，几不知人，疑鳖所致，而未审，乃以二物令小苍头食之，遂得病，与革类，而委顿尤剧，未几遽死，舁尸致马厩，未敛，忽小鳖无数，自九窍中出厩中，唯遇马溺者，即化为水，革闻自临视，掊聚众鳖，以马溺灌之，皆即化为水，于是革饮马溺遂瘥。或云：白马溺尤良（《琐碎录》）。

昌国人买得鳖十数枚，痛饮大嚼，且食红柿，至夜忽大吐，继之以血，昏不知人，病垂殆，同邸有知其故者忧之，忽一道人云：唯木香可解。但深液无此药，偶有木香饼子一贴，试用之，病人口已噤，遂调药灌，即渐苏，吐定而愈（《百一选方》）。

食黄颡鱼不可服荆芥，吴人魏几道在外家，啖黄鱼羹罢，采荆芥和茶而饮，少焉，足底奇痒，上彻心肺，跣足行沙中，驰宕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药饵之，几两月乃止，溪涧中石班小鱼，亦与荆芥反。

韶州月华寺侧民家设僧供，新蜜方熟，群僧饱食之，有僧两人，还至半道，过村墟卖鲊，买食尽半斤，是夕皆死。生葱与生蜜相反，犯之腹胀死。

木鳖子不可与猪肉食，反之立死，一富人生二子，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用木鳖子煮猪肉同食，二子皆死。

山塘吴氏年二十余，患便毒，清晨服木鳖子药，午后饱啖猪肉，须臾，叫噪而死。

曾见乡人食乔麦饼，服石膏而死者，人莫知其故，又一妇人欲自尽，市砒，市人疑，以石膏与之，归以和乔麦面作饼食之，亦死。以此知石膏与乔麦反南瓜不可与羊肉同食，犯之立死。

丹　毒

江焕言冯，悦御药，服伏火药多，脑后生疮，热气蒸蒸而上，几不救矣。一道人教灸风市穴十数壮，虽愈，时时复作，又教冯以阴炼秋石，以大豆卷浓煎汤下，遂悉平，和其阴阳也。阴炼秋石法，余昔传之沈阳。大豆卷法，大豆于壬癸日浸井花木中，候豆生芽，取皮作汤使之。

王俣定观者，元符殿帅恩之子，有才学，好与元祐故家游，政和末，为殿中监，眷遇甚渥，少年贵任，酒色自娱，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异人，能制丹砂，服之可以长生久视，炼冶经岁而成，色如紫金，卿为试之。定观欣然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觉胸间燥烦之甚，俄顷，烟从口中出，急扶归，已不救。既殓之后，但闻棺中剥啄之声，莫测所以，已而火出其内，顷刻之间，遂成烈焰，庐室尽焚，但得枯骨于余烬中，亦可怪也。

丁广明者，清里中老儒也。尝任保州教授，郡将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多姬侍，以酒色沈纵，会有道人过郡，自言数百岁，能炼大丹，服之，可以饱嗜欲而康强无疾，然后飞升度世，守二馆之，事以师礼，择日并丹灶，依其法炼之，七七日而成，神光烛天，置酒大合乐相庆，然后尝之，广闻之，裁尽以献，乞取刀圭，以养病身，道人以其骨凡，不肯与，守二怜之，为请，谨得半粒，广欣然服之，不数日，郡将通判，皆

疽发于背，道人宵遁，守二相继告殂，广腰间亦生节甚重，亟饮地浆解之，得愈。明年，考满改秩，居里中，疾复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觉热燥，因澡身，水入疮口中，竟不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因书以为世戒。

中　毒

一将官服仙茅遇毒，舌胀出口，渐大与肩齐，善医环视不能治，一医独曰：尚可救，少缓无及矣。取小刀鍥其舌，随破随合鍥至百数，始有血一点许。医喜曰：无害也。舌应时消缩小，即命煎大黄、朴硝数碗，连服之，以药末并糁舌上，遂愈。

盖谅郎中兄诜，因感疾，医卢生劝服附子酒，每生切大附二两，浸斗酒，旦饮，辄饮一杯，服之二十年后，再为陕西漕使，谅自太学归，过之南乐县，拉同行，中途晓寒，诜饮一杯竟，复令温半杯，比酒至，自觉微醉，乃与妻使饮，行数里，妻头肿如斗，唇裂血流，下驻路傍，呼随行李职医告之，李使黑绿豆各数合，生嚼之，且煎汤并饮至晓，肿始消，诜乃服之不辍（愚哉），到长安，数月，失明（琇按：真水枯矣），遂致仕，时方四十余岁。

朱晦翁居山中，中乌喙毒，几殆，因思汉质帝得水可活之语，遂连饮水，大呕泄而解。

崇宁间，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得蕈一丛甚大，摘而煮食之，至夜发吐，三人急采鸳鸯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啖，吐至死。此草藤蔓而生，对开黄白花，傍水处多有之，治痈疽肿毒有奇功，或服或敷或洗皆可，今人谓之金银花，又曰老翁须（琇按：又名鹭鸶藤），本草名忍冬（《己志》）。

王舜求云：莴菜出闵国，有毒，百虫不敢近，蛇虺过其下，误触之，则目瞑不见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姜汁解之。

南海有石首鱼者，盖鱼枕也。取其石治以为器，可载饮食。如遇蛊毒，器必爆裂，其效甚著。福唐人制作尤精，人但玩其色，鲜能识其用。

饮酒中毒，经日不醒者，用黑豆一升煮取汁，温服一小盏，不过三次即愈，今人谓之中酒是也。

太子中允关杞，曾提举广南西路常平仓，行部邕管，一吏人为虫所毒，举身溃烂，有一医言能治，使视之。曰：此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为也。乃以药敷其疮，有肿起处，以钳拔之，凡取十余条而疾不起。又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急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尔，非癞也。取木皮煮饮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戒之。

兴化人陈可大知肇府，肋下忽肿起，如生痈疖状，顷间，其大如盆，识者云：此中桃生毒也。俟五更，以绿豆嚼试。若香甜则是，已而果然。乃捣升麻为细末，取冷熟水调二大钱连服之，遂洞下，泻出生葱数茎，根须皆具，肿即消缩，煎平胃散调补，且食白粥，后亦无他。

雷州民康财妻，为蛮巫林公荣用鸡肉桃生，值商人杨一者善疗，与药服之，才食顷，下缋肉一块，剖开，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鸡形，头尾嘴翅特肖似，康诉于州，州捕林置狱，而呼杨生，令具疾证用药。其略云：凡吃鱼肉瓜果汤茶皆可，初中毒，觉胸腹稍痛，明日，渐加搅刺，十日，则物生能动，腾上则胸痛，沉下则腹痛，积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焉则取之，其法用热茶一瓯，投胆矾半钱化尽，通口呷服，良久，以鸡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焉即泻之，以米饮下郁金末二钱，毒即泻下，乃择人参、白术各半两，碾末，同无灰酒半升纳瓶内，慢火熬半日许，度酒熟，取温服之，日一盏，五日乃止，然后饮酒如故（《丁志》）。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瘥，旬日间不救（《朝野佥载》）。

陈斋郎，湖州安吉人，因步春渴，掬涧水两勺饮之，数日，觉心腹微痛，日久痛甚，药罔效。医诊之云：心脾受毒，今心脉损甚。斋郎答曰：去年步春，渴饮涧水得此。医云：斋郎饮却蛇交水，蛇在涧边，遗下不净在涧水内，蛇已成形，在斋郎腹中啮其心而痛也，遂以水调雄黄服，果下赤蛇数条，能走矣（《名医录》）。

贞元间，崔员外从质云，目击有人被蜘蛛咬，一身生系腹大如孕妇，其家弃之，乞食于道，有僧遇之，教饮羊乳，数日平。

南唐相冯延巳，苦脑中痛，累日不减，太医令吴廷绍，密诘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物？对曰：多食山鸡鹧鸪。廷绍于是投以甘草汤而愈。盖山鸡鹧鸪，多食乌头、半夏，故以此解其毒（《南唐书》甘草，《药斋漫录》作甘豆）。

一人误食石斑鱼子，中其毒，吐不止，或教取鱼尾草研汁，服少许，立愈（鱼尾草又名槐木，根形似黄荆八月间开紫花成穗，叶似水杨无大树，经冬不凋，渔人用以药鱼）。

四明温台间，山谷多生菌，然种类不一，食之间有中毒，往往至杀人者，莽蛇毒气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皆得全活。此方见本草，陶隐居注，谓之地浆，亦治枫树菌，食之笑不止。俗言食笑菌者，居山间不可不知此法。

一朝官与一高僧西游，道由归峡，程顿荒远，日过午，饿甚，抵小村舍，闻其家畜蛊，而势必就食，去住未判。僧曰：吾有神咒，可无忧也。食至，僧闭目诵持，俄见小蜘蛛延缘盆吻，僧速杀之，于是竟食，无所损。其咒曰：姑苏喙，摩即喙。吾知虫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穷，母是舍耶女，眷属百万千。吾今悉知汝，摩诃萨，摩诃萨是时同行者竞传其本，所至无羌。别传解毒方，用豆豉七粒，巴豆二粒，入百草霜，一处研细，滴水丸绿豆大，以茅香汤下七丸。

泉州一僧治金蚕毒云：才觉中毒，先吮白矾，味甘而不涩，黑豆不腥者。是也。但取石榴根皮，煎汁饮之，即吐出蚕，无不立愈。李晦之云：以白矾牙茶，捣而为末，冷水服。凡一切毒皆可治，并载于此（《西溪丛语》）。

嘉祐中范吏部为福州守日，揭一方于石云：凡中蛊毒，无论年代远近，但煮一鸭卵，插银钗于内，并含之，约一食顷，取视，钗卵俱黑，即中毒也。方用五倍子二两，硫黄末一钱，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麝香各十文，轻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瓶内水十分，煎取七，候药面生皱皮为熟，绢滤去渣，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头高，觉腹中有物冲心者三，即不得动。若出，以盆桶盛之，如鱼鳔之类，乃是恶物。吐罢，饮茶一盏，泻亦无妨，旋煮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鲊酱，十日后，服解毒丸三两丸，经旬平复，丁、木、麝三香，嘉祐中价十文，今须数倍乃可（《类编》）。

王仲礼嗜酒，壮岁时，疮瘡发于鼻，延于颡，心甚恶之，服药不效，僧法满使服何首乌丸，适坟仆识草药，乃掘得之，其法忌铁器，但入砂钵中，籍黑豆蒸熟，即成，香味可人，念所蒸水必能去风，澄以类面，初觉极热，渐加不仁，至晓大肿，眉目耳鼻，浑然无别。王之母高氏曰：凡人感风癞，非一日积，吾儿遇毒，何至于是。吾闻生姜汁、赤小豆能解毒，山豆根、黑蚌粉能消肿，亟命仆捣挼姜汁，以三味为末，调敷之，中夜肿退，到晓如初。盖先采何首乌，择而不精，为狼毒杂其中以致此（《类编》）。

名医言虎中药箭，食青泥，野猪中药箭厄茅尼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贴之，又矾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如醉，亦不识人。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类，犹知解毒，况于人乎！被矢中者，蚕啮者，以甲虫末敷之；被马咬者，烧鞭梢

灰涂之，取相服也。

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粘于蛛网，蛛搏之，为蜂所螫，坠地，俄顷，蛛鼓腹破裂，徐徐行入草，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躁如故，自是人有为蜂螫者。挼芋梗敷之愈。蜘蛛啮者，雄黄末敷之。

一人因剥死牛瞀闷，令看，遍身俱紫泡，使急刺泡处，良久遂苏，更以败毒药而愈。

王彦伯荆州人，为道士，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失一。裴胄尚书子，忽暴中疾，王脉之，良久曰：中无腮鲤鱼毒也。投药数味而愈。裴异之，诘其子，因食脍而得，乃脍鲤无腮者，令左右食，其候悉同。

崔魏公暴亡，医梁新诊之曰：中食毒。其仆曰：尝好食竹鸡。梁曰：竹鸡多食半夏苗，盖其毒也。命搅生姜汁，拆齿灌之，遂复活。

渝人王夫人，忽日面上生黑瘢数点，日久满面俱黑，遍求医士不效。一医云：夫人中食毒尔。治之一月平复，后觉其方，止用生姜一味捣汁，将渣焙干，都用姜汁煮糊为丸。问其故云：夫人日食斑鸠，盖此物尝食半夏苗，是以中毒，故用生姜以解之。

姑苏一人游商在外，其妻畜鸡数只以俟其归，凡数年而返，一日杀而食之殆尽，抵夜，其夫死，邻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妇人不禁拷打，遂自诬，太守姚公疑之，乃以情问妇，妇以食鸡对，太守觅老鸡令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久而畜毒，故养生家不食此。

交州刺史杜燮，中毒药而死，董奉以太乙散和水，活燮口中，须臾乃苏燮自谓初死时，有一车直入一处，内燮于土窟中，以土塞之，顷间，闻太乙使至追杜，遂开土穴，燮得出。

中书舍人于遘，中蛊毒，忽遇钉铰匠云：约来早勿食，请遘向明张口，执铃伺之，夹出小蛇二寸许，赤色如钗股，遽命火焚之，遂愈。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贴上艾炷，当上灸之，立瘥。

池州进士邹阆，食贫有守，一日将之外邑，凌晨启户，见一小箬笼子在门外，无封锁，开视之，乃白金器数十事，约重百两，殆晓，寂无追捕者，遂挈归，谓其妻曰：此物无因而至，岂天赐我乎！语未绝，觉股上有物蠕蠕动，金色烂然，乃一蚕也，遂拨去之，未回手，复在旧处，以足践之，虽随足而碎，复在阆胸腹上矣。弃之水，投之火，刀伤斧碎，皆即如故。衾稠饮食之间，无所不在，阆甚恶之，友人有识者曰：吾子为人所卖矣。此所谓金蚕者是也。始自闽广，近至吾乡，物虽小而为祸甚大，能入人腹中，残啮肠胃，复完然而出，阆愈惧，乃以箬笼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财以报耳。阆笑曰：吾岂为此也。友曰：固知子不为也。然则奈何？阆曰：复以此虫并物置笼中弃之，则无患矣。友曰：凡人畜此，久而致富，即以数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谓之嫁金蚕，乃去，直以此元物送之，必不可遗，今子贫居，岂有数倍之物乎！实为子忧之。阆乃叹曰：吾平生清白自处，不幸有此，辄取其虫吞之，竟无恙，以寿终，岂以至诚之感，妖孽不能为害乎（《幕府燕闲录》）！

政和间，祐陵以仁经惠天下，诏取海内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上之，于是成都守臣监司，奉命得售解毒丸，验其方，则王氏《博济方》中保灵丹，常救两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铁围山丛谈》）。

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有人或舍去，则谓之嫁金蚕，率以黄金钗器锦缎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郁林守为吾言，尝见福清县有讼遭金蚕毒者，县官求治不得踪，或献谋，取两刺猬入捕，必获矣。盖金蚕畏猬猬，入其家，金蚕则不敢动，惟匿榻下墙罅，果为两猬擒出之，亦可骇也（《铁围山丛谈》）。

虞恒德治一妇人，因采桑，见桑有金虫如蚕，被其毒，谓之金蚕毒，腹中疠痛欲

死。虞曰：以樟木屑浓煎汤与之。大吐，出有金丝如乱发者一块，腹痛减十分之七八，又与甘草汤，连进二三盏而安。

夜藏饮食器中，覆之不密，鼠闻其气，欲盗不可，则环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得黄疾，通身如蜡，针药所不能疗。

江少微幼时，见佃仆值荒年，采蕨食之，误采毛蕨，子女三人同食，觉麻，而弱者死。大父闻之曰：毒麻。投以姜汤饮之愈。

脾　风

倪仲贤治淮南周万户子，始八岁，忽得昏愦疾，数日方苏，骙憨如木偶人，寒暑饥饱，皆不知节适，率尝食土炭，至口不得出音。老人视之曰：此脾风也。脾，智意府也。而以风，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风助脾之剂，数服而愈。

江连山自述其子始核患慢惊风，痰迷心窍，乳食不进，啼声不出。遇一道流云：尚可治，探囊出药一分半，涂乳上，令儿吮，痰在膈上者吐，下者利，即啼而苏。其方：僵蚕七条，全蝎三个，朱砂一分，轻粉一分，俱为细末。

任柏峰传昌化胡虚台益黄散，治慢脾风，泄泻青绿色，手足瘛疭，眼张直视。其方：人参、白术、茯苓、白扁豆（姜汁炒）、莲肉、白芷梢、全蝎、防风、直僵蚕（炒）、黄芪各一钱，南星（炮制）、天麻、冬瓜仁各三钱，俱为细末，煎冬瓜仁汤调下。

江应宿治萧氏儿五岁，多汗恶风，怠惰嗜卧，色黄白，鼻额深黄，不欲食，不欲动予曰：脾风也。投以胃风汤加藿香、砂仁，数服而愈。

按：《保婴集》云：急惊屡发，屡用直泻，则脾损阴消。而变为慢脾风者，当补脾养血，佐以安心清肺制木药，最为切当。薛己谓前症多因脾胃亏损，肝木所胜，但用五味异功散，加当归，佐以钩藤饮子，以补脾土，平肝木，亦多得效。如不应，用六君子加炮姜、木香。温补脾土更不应，急加附子以回阳。若用利惊逐风驱痰之药，反促其危也，愚见小儿脾胃素弱者，一病即成慢惊，不可泥为久病误药而后成也。经云：脾风，言脾虚受病也。钱乙为小儿慢脾惊，因病后或吐泻，或药饵伤损脾胃，而肢体逆冷，口鼻气微，手足瘛疭，昏睡露睛，此脾虚生风无阳之症也，温白丸主之。

疳　积

陈孝廉自述云：其子痘疹后患疳积病，骨瘦如柴，大便不固，偶得市人传一方，用山查一两，白酒曲一两，取多年瓦夜壶人中白最多者，将二物装内，炭火煅存性，研为细末，每服六分，滚水送下，药未完而病愈。

黄上舍瑶台乃郎，患疳，肚大如箕，足细如管，眼生翳膜遮睛，几不可为，在苏州，得异人传授一方，取鸡蛋七枚，轻去壳，勿损衣膜，以胡黄连一两，川黄连一两，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令儿服之，遂愈，后以治数儿，无不立效。

一儿疳积，肌肉消瘦，两目失明，方士以片脑五厘，朱砂三分，为细末，用雄鸡脊血，调和无灰酒下。垂死者，一服可活。

江应宿见丁氏儿，医治疳积，腹大脚小，翳膜遮睛者，用大虾蟆十数个，打死，置小口缸内，取粪蛆不拘多少，粪清浸养，盛夏三日，春末秋后四五日，以食尽虾蟆为度，用粗麻布袋一方，札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秽净，再取新瓦烧红，置蛆于上，烙干，令病儿食之，每服一二钱，后服参茯白术散而愈。若儿稍大见疑，用炒熟大麦面，和少蜜作饼，或丸，看儿大小壮弱，无不验者。

走马牙疳

濮阳传为上虞丞，好医方，传授小儿走马牙疳，灸颈后凹陷中七壮，再以樗树东南引根，去粗黄，取白皮同黑豆一升煮熟，去皮食豆，即愈。

一小儿患走马牙，用瓦垄子，比蚶子差小，酱腌者，连肉煅存性，置冷地上，用盏盖覆，候冷，取出碾为末，干渗患处。

一儿用马蹄烧灰，入盐少许，渗患处。

一儿用马蹄壳三钱，先洗净，酒炙酥，鸡肫皮三钱，不见水拭净阴干，真珠七分（炒），胡黄连一钱五分，雄黄五分，水飞白硼砂六分，黄柏（去粗皮）三钱，为细末，渗患处。

一小儿痘发，患走马牙疳，用枣灰散，朱砂一分半，轻粉一分，麝香三厘，冰片五厘，胆矾二分，雄黄五分，黄丹三分，白芷五分，枯矾二分，儿茶一钱，北枣（煅存性）一钱五分，龙骨一分，为细末，先用荆芥汤洗，一日搽二三次效。

附　录

江山传

汪道昆

余观作者之污隆，一禀于风气，自汉下达，则缘世屡迁，譬之昃日，卒于不振。明兴，艺士奋起，依凭出日之光，轶辕近而称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齐秦之产，而江淮秀异亦稍稍肩随之，其疆弱有差则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来，文献足述，顾今之学士、大夫，率高视一世，其言不轨于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乡多泛驾之材。使闲舆卫，皆上乘也。山人在诸生中，辄有志述作。会有疾，谢学官去，遂壹意修辞。尝读史，慕太史迁为人。作而叹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户，享其敝帚，将为辽东豕邪！于是操舟东游，登禹穴，入浙观海潮，浮于五湖，问阖闾春申故址，遂杖马棰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听歌郢中，望高唐，泛云梦而下。其游，知交倾东南之美矣！比还郡，郡中诸儒宿学，争愿交山人欢。山人挟一驺奴箧书而出，过故人厚善者，辄胠箧发荚，喜人弹射其文。犹能推毂后生务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读书。即家人治生业，纷纠万端不为乱，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学养生。为轩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从事不遗余力，盖天性也。客见山人具稿若干卷，请曰：自民莹号郡中而多士响应，愿揭旗鼓遍示之。山人谢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纷纷，务悬书以佗海内，何为哉！瓘徒诵法古昔，自托于无能之辞，奈何得当。诸君子恶用，暴己之短邪。客退语人曰：江叔子犹务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举耳。汪道昆曰：山人善声，诗尤长于古体。夫诗书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论文者，或不与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窃疑之，或谓建安起靡丽之习，而陵迟于梁、陈、唐，自陈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开元为盛。夫持汉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为朴而体益卑卑，犹之秦人闻新乐端冕，去之，乃拊缶呜呜为秦声，猥云可与道古。闻者有掩口而笑耳！世方驰逐近体无惑乎！布侯于杜陵及为古诗，且不能超乘而上则任耳之过也。若山人之长言，大都取裁魏晋，行年五十，犹亹亹不衰，千载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质行较著，往往可书。顾余材薄，无能为役。山人方以论著显，故特书其大较云。

明处士江民莹墓志铭　汪道昆

当世以布衣称作者，无虑数十家。乃若质行邪驯，则余窃多，江民莹。顷，民莹将捐馆舍，遗季公民璞书曰：平生知我者，唯季若汪中丞，愿季为状中丞为铭幸，须臾无死，犹及见之死且不朽。往余为民莹立传，曾未得其什二、三，乃今要我以平生之言，奈何负民莹地下。遂受季公状，摭其轶事，志之志曰：江处士，瓘，歙人。世家篁南，字民莹，赠尚书郎终，慕公第三子也。幼负奇气，顾犹跳梁，年十四，母郑安人以暴疾，终既含不瞑。民莹拊棺号哭曰：母其以二、三子未树邪所，不夙夜以求无忝者，有如此木！遂瞑。自是折节为学，务以身先。季公乃从故太守吴先生受诗，吴先生间得李献吉赋诗若干篇示民莹。民莹心独喜，终日诵之，尝窃效为诗有近似者。初试县官不利，父命之商，民莹辄商，孳孳务修业。会督学使者萧子雝行县，并举民莹，民璞补县诸生。又明年，应乡试，复不利。民莹惭，自愤不务稼，而罪岁凶何为乎！遂下帷读书，历寒暑，穷日夜，不遗余力。民璞请少息，毋已太劳。民莹愀然曰：季子游困而归，由发愤起纵自爱而忘，而母不瞑邪。顷之，病作，一夕呕血数升。延医十余曹，不效。因涉猎医家指要，自药而瘳，此治本业如初。又复病，释业，复瘳。递病，递瘳，盖十年往矣！乃叹曰：显亲扬名，即男子所有事，彼亦傥然而来者耳。顾轻身以希必获，谓父母遗体何？遂谢学官，罢举子业，日键关坐，便坐几上，置《离骚》《素问》诸书，卧起自如，不问捆外事，即家务左右棼起，终不入于心。由是就业益多，神益王矣！甲辰，季公举进士，民莹沾沾喜曰：幸哉！有此无伤母氏心，瞑可也！瞑可也！民莹属辞《尔雅》，藉藉称名家。当是时，邑人王仲房、海阳人陈达甫亦皆负论著而薄诸生，相继引去。乡大夫游汝潜、汪正叔、方定之则尤推毂民莹，郡中人士翕然附之。既而自托远游，将倾四海之士，则之越、之吴、之楚，足迹遍于东南。会民璞徙官留都，则之留都习朝市之隐，及拜信州太守，则道信州。出闽、越，谒武夷君。其后，兵备饶州，则又道饶州，登匡庐，泛彭蠡而下。所至未尝通谒，而缙绅学士争愿从游。归语人曰：入其境，其士可知也。顷余，入会稽，探禹穴，其士多奇。余历吴门，泛五湖而东，其士放达。楚有七泽，泱泱乎大观，其士闳廓而多材。秣陵为高皇帝故都，衣冠文物盛矣！四方豪杰分曹而仕，伏轼而游，盖士之渊薮也。大江以西，以匡庐胜，其士好修。闽越以武夷胜，其士倬诡。游方之内，此其大较也。吾将为方外游矣！既又赴会稽，视仲子应宿病，应宿愈。民莹乃负病西归，中道应宿刲股进之。幸少间，亟乘舟就舍，病益深。季子应干季子妇程氏刲股递进之，卒不起。盖乙丑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宏治癸亥，享年六十三。居常于于近人，一切无所失。及其操，直言引，当否不取苟容。岁饥，浙有司下遏粜，令辄引春秋大义。上书部使者，请罢之，语在集中，不具载。某子甲，以赀爵万户。会有疾，侮诸医。民莹过万户家，让万户公能以富贵骄人矣，亦能以生死下士乎！公之疾，得士则生，不得则死，富贵无为也。季公既贵，始立祖庙，属民莹定约法、修祠事以为常。即民莹以处士之义，终功用未试。其于国事，则尤惓惓，尝著论，言备边事，犁然可采藉。第令得志，其画策何可胜穷！乃今食不过上农，年不逮中寿，家人之产盖厘有存，惜也！配临溪吴氏举子三，长曰应元，仲、季即刲股者。兹当大事，将卜所宜，为之铭。以待铭曰：相彼良玉，胡然而终藏。尔有文德恶用乎珪璋。相彼梁木，胡然而先拨。尔有令名，恶用乎黄发。浙江东，浙厥有新阡，君子归止，是曰九原。

《名医类案》跋

先君子清修力学，不偶于时。抱疴攻医，数起人危疾，未尝以医名。家藏禁方及诸子列传，无虑百数十种。披阅适察，手录以备遗忘，积二十年所，遂成是书。分门析类，为卷十二，为条二百有奇。草创未就，遽尔见背。应宿不肖，髫乱多病，趋庭问难，颇契其旨。弱冠，奉方伯叔父之滇南，寻游吴、越、齐、楚、燕、赵间，博采往哲奇验之迹，载还山中。惧先集未梓，久而散逸，因取遗稿，编次补遗，亦越岁十九，凡五易钞。更与伯兄参互考订，勒成全书。传之通都下邑。俾肄业之士，如遇阴阳显晦未易辩之证，水火征兆疑似之难明者，试观前人已验之成法，准古酌今一证、一方、一案、一论，吻合相孚，其应如响。嗟乎！医贵权衡，譬之用兵。孙武论兵，无出虚实，兵识虚实，则无不胜矣。或者，不师古人，亦自为法，唯司马穰苴能之，善之，善者也。抑或孳孳学古，虽中律度，如赵括徒能读父书，不知合变，卒归于败耳。是则存其人焉尔矣！医何以异此？先君子以缝掖称作者，托于医，以隐孤不敏。弗克，继志姑述手泽之遗，间附见闻以广其传。虽于时未必有济，然承先君子及物之仁，则亦不敢私也。谨志。

时万历辛卯闰三月朔旦之吉男（应宿）百拜撰述

医贯

〔明〕赵献可　著
刘志龙　宋含平　整理

提　要　《医贯》又名《赵氏医贯》，明·赵献可著。成书于公元1617年。

全书6卷。卷一为玄元肤论，论《内经》十二官、阴阳、五行；卷二为主客辨疑，论中风、伤寒、温病、郁病；卷三为绛雪丹书，论血症；卷四、卷五为先天要论，论六味丸、八味丸和滋阴降火、相火龙雷、阴虚发热，以及痰、咳、吐血、喘、喉咽痛、消渴、泻利、梦遗、噎膈等；卷六为后天要论，论补中益气汤、伤饮食、中暑伤暑、湿、疟、痢疾等。

本书以保养"命门之火"贯穿于养生、医疗等论题之中，故名《医贯》。赵献可倡"命门之火"为人体之根本，十分重视人身之命门，对命门的部位、性质、作用、病理变化、治疗原则和方药等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强调阴阳水火的重要性，治疗上力主六味、八味是补水火良方，且通治各病。

赵氏的命门学说，是历来有关命门最完整的学说，对后世影响颇深。高鼓峰、吕留良、董废翁以及李中梓均深受其命门学说的影响。近代论命门的文章亦多引用本书的内容。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步月楼藏板、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重刊本、清顺治间刻本、三多斋梓行本和清同治六年丁卯(1867)文英堂梓行本等。此据三多斋梓行本全文收录。

医巫闾子《医贯》序

凡人有所以生，而非形也；形有所以促，而非病也；病有所以治，而非药石也。中医以药石治病，上医借药石以治生。病病者不受不生，惟生生者病而生危，甚则促，故欲治生者原生。夫人何以生？生于火也。三统之说，人生于寅，寅生火也。火阳之体也，造化以阳为生之根，人生以火为生之门。儒者曰：天开于子，水为元。医者曰：人生于水，肾为元。孰知子为阳初也，又孰知肾为火脏也。阴生于阳，故水与火为对，然而火不与水为对体。其与水对者，后天之火，离火也；其不与水为对者，先天之火，乾火也。夫乾，阳之纯也；夫阳，火之主也；夫水，火之原也。后天之火有形，而先天者无形。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今夫艾台见日而火，方诸见月而水，此水火之大分也。然取水者迎月之光，而不迎其魄，何也？魄，阴也；而光借于日则阳也。水不生于水，而生于火明矣。是故土蒸而润，肤燠而泽，酿醅而溢，釜炊而汗，丹砂硫黄之所韫而汤也，汇为温泉出焉，水之生于火也益信。火生乎水，亦还藏于水也，其象在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而命门立焉。盖火也而肾水寄之矣，其生乎水也，其象在干，纯阳立于杂卦之先，左旋而坎水出焉，右旋而兑水纳焉，盖水也而阴阳之火，则分而寄之矣。此所谓后天中之先天也。有气而未始有形也，无形之火以阳生，阳寄位于心则为君，神明以官，譬若火之光。以阳生阴，寄运于三焦则为相，腑脏以充，譬若火之焰。君火在上，而相火巽乎水而上行，譬若辘轳之转而未始停也，水乃升而火降，所谓既济者也。如是则生全。不则其生非者，反以克木。水为火所克，则水竭而无所与藏，还以自克而生害，故养生莫先于养火。医巫闾子曰：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者，皆是物也，一以贯之也，故命其名曰《医贯》。其说具载于书余不论，论其原生之大指若此。医巫闾子姓赵氏，名献可，别号养葵，其为今称，盖有逃名之意焉。且以书成于幽州，若曰藏诸山以俟其人，刻而行之者，家伯兄司马公也。

赐进士第奉训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撰述诰敕东宫日讲官甬东友人薛三省拜撰

目　录

卷之一
玄元肤论…… 637
《内经》十二官论
阴阳论
五行论
卷之二
主客辨疑…… 645
中风论
伤寒论
温病论
郁病论
卷之三
绛雪丹书…… 653
血症论
卷之四
先天要论上…… 661
八味丸方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论
水火论
六味丸说
八味丸说
滋阴降火论
相火龙雷论
阴虚发热论
痰论
咳嗽论
吐血论
喘论
喉咽痛论
眼目论
卷之五
先天要论下…… 670
齿论
口疮论
耳论
耳疮论
消渴论
气虚中满论
噎膈论
泻利并大便不通论
小便不通并不禁论
梦遗并滑精论
卷之六
后天要论…… 679
补中益气汤论
伤饮食论
中暑伤暑论
湿论
疟论
痢疾论

卷之一

玄元肤论

《内经》十二官论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此《内经》文。

玩《内经》注文，即以心为主。愚谓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谓之君主之官，当与十二官平等，不得独尊心之官为主，若以心之官为主，则下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当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注《内经》者昧此耶？盖此一主者，气血之根，生死之关，十二经之纲维，医不达此，医云乎哉？

或问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则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处安顿耶？余曰悉乎问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见，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无形与无物也，故自古圣贤，因心立论，而卒不能直指其实。孔门之一贯，上继精一执中之统，惟曾子子贡得其传。然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传也。若以言传，当时门人之所共闻，不应复有何谓之问也。后来子思衍其传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为大本，而终于无声无臭。孟子说不动心有道，而根于浩然之气。及问"浩然之气"，而又曰难言也。老氏《道德经》云：谷神不死，是为玄牝之门，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经》云：空中无色，无受想形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又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虚名也，不得已而强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虚名著论，至于行医济世，将以何味的为君主之药，而可以纲维一身之疾病耶？余一日遇一高僧问之：自心是佛，佛在胸中也。僧曰：非也，在胸中者是肉团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问僧曰：真如心有何形状？僧曰：无形。余又问在何处安寄？僧曰想在下边。余曰此可几于道矣。因与谈《内经》诸书，及铜人图，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将十二经形景图，逐一申示，俾学者按图考索，据有形之中，以求无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形影图说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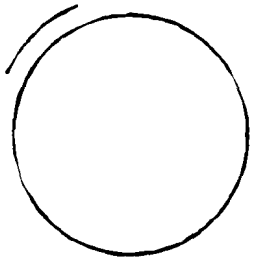
脏腑内景，各有区别，咽喉二窍，同出一脘，异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后主吞。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窍，以激诸脉之行，气之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水谷同下，并归胃中，乃粮运之关津也，二道并行，各不相犯。盖饮食必历气口而下，气口有一会厌，当饮食方咽，会厌即垂，厥口乃闭，故水谷下咽，了不犯喉。言语呼吸，则会厌开张。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脘，遂呛而咳矣。喉下为肺，两叶白莹，谓之华盖，以复诸脏，虚如蜂窠，下无透窍，故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吸一呼，本之有源，无有穷也。乃清浊之交运，人身之橐龠。肺之下为心，心有系络上系于肺。肺受清气，下乃灌注。其象尖长而圆，其色赤，其中窍数多寡各异，迥不相同，上通于舌，下无透窍。心之下有心包络，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于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动。凡脾胃肝胆两肾膀胱，各有一系，系于包络之旁以通于心。此间有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即如雾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则犯包络，心不能犯，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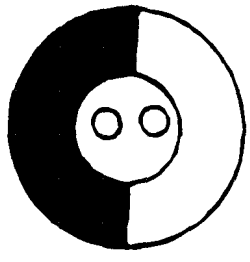
心即死矣。此下有膈膜，与脊胁周回相著，遮蔽浊气，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独叶者，有二三叶者，其系亦上络于心包，为血之海，上通于目，下亦无窍。肝短叶中，有胆附焉。胆有汁藏而不写。此喉之一窍也，施气运化，熏蒸流行，以成脉络者如此，咽至胃，长一尺六寸，通谓之咽门，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饮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与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马肝赤紫，其形如刀镰，闻声则动，动则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肠，后附脊膂，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脐上，共盘十六曲。右有大肠，即回肠，当脐左回周迭积而下，亦盘十六曲。广肠附脊，以受回肠，左环迭积，下辟乃出滓秽之路，广肠左侧为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升，精者化为血脉，以成骨髓；津液之余，流入下部，得三焦之气施化，小肠渗出，膀胱渗入，而溲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谷，其精气自胃口之上口，曰贲门，传于肺，肺播于诸脉。其滓秽自胃之下口曰幽门，传于小肠。至小肠下口，曰阑门，泌别其汁。清者渗出小肠，而渗入膀胱；滓秽之物，则转入大肠。膀胱赤白莹净，上无所入之窍，止有下口，全假三焦之气化施行。气不能化，则闭格不通而为病矣，此咽之一窍，资生气血，转化糟粕，而出入如此。三焦者，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有名无形，主持诸气，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谷腐熟，皆待此通达。与命门相为表里。上焦出于胃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传胃中谷味之精气于肺。肺播于诸脉，即膻中气海所留宗气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为血液，以奉生身，莫贵于此。即肾中动气，非有非无，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如渎，其气起于胃下脘，别回肠，注于膀胱，主出而不纳，即州都之官气化则能出者，下焦化之也。肾有二，精所舍也，生于脊膂十四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外。有黄脂包裹，里白外黑，各有带二条，上条系于心包，下条过屏翳穴后趋脊骨。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易》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门。是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窍，即三焦。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禀命而行，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无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之心火不同。其左旁有一小窍，乃真阴，真水气也，亦无形。上行夹脊，至脑中为髓海，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以荣四支，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亦随相火而潜行于周身，与两肾所主后天有形之水不同。但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为黄庭，故曰五脏之真，惟肾为根。褚齐贤云：人之初生受胎，始于任之兆，惟命门先具。有命门，然后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后生肺，肺生皮毛；有肺然后生肾，肾生骨髓；有肾则与命门合，二数备。是以肾有两岐也。可见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技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正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也。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夫既曰立命之门，火乃人身之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贼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而日用寒凉，以直灭此火，焉望其有生气耶？经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以此养生则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归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火之有余，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也，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火，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所谓原与主者，皆属先天无形之妙，非曰心为火而其原在肝，肾为水而其主属肺。盖心脾

肾，肝肺，皆后天有形之物也，须有无形之火，配无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为同气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也。若夫风寒暑湿燥火之入于人身，此客气也，非主气也。主气固，客气不能入，今之谈医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于主气何哉?纵有言固主气者，专以脾胃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离火所生，而艮土又属坎水所生耶？明乎此，不特医学之渊源有自，而圣贤道统之传，亦自此不昧。而所谓一贯也，浩然也，明德也，玄牝也，空中也，太极也，同此一火而已，为圣为贤，为佛为仙，不过克全此火而归之耳。小子兹论，阐千古之未明，慎勿以为迂。

《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未分之太极；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也。一中分太极，中字之象形，正太极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圆之，即是无极，既曰先天太极。天尚未生，尽属无形，何为伏羲画一奇，周子画一圈，又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穷其奥也。

形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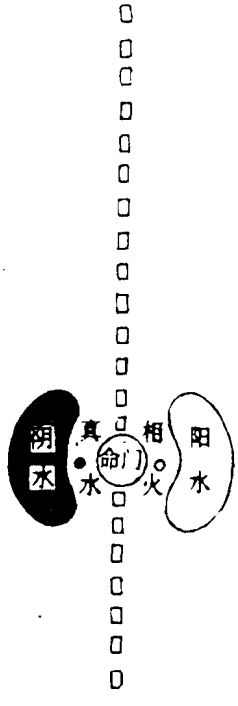


阴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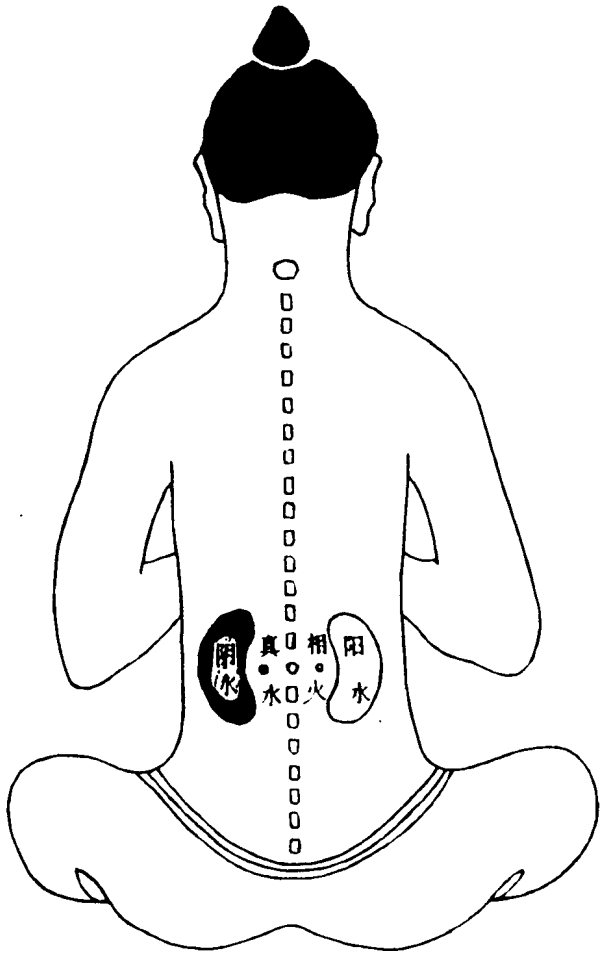
水　火

土

木　金



两肾俱属水，左为阴水，右为阳水，以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在两肾中，命门左边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命门右边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无形，日夜潜行不息。两肾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自上数下十四节，自下数上七节。



余因按古铜人图，画一形象，而人身太极之妙，显然可见，是岂好事哉，亦不得已也。试即命门言之。

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则为七椎。《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阴二十五度。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时，先有火会，而后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门火”，此褚齐贤之言也，发前人之所未发，世谓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为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阳中有阴，以火为主；女子阴中有阳，以精为主，谓阴精阳气则可。男女合，此两气交聚，然后成形，成形俱属后天矣。后天百骸俱备，若无一点先天火气，尽属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或又问曰，如上所言，心为无用之物耶？古之圣贤，未有不以正心养心尽心为训，而先生独欲外心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细玩经文，自得之矣。经曰：神明出焉。则所系亦重矣，岂为无用哉？盍不观之朝廷乎，皇极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宫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极殿而即谓之君身可乎？盖元阳君主之所以为应事接物之用者，皆从心上起经纶，故以心为主。至于栖真养息，而为生生化化之根者，独藏

于两肾之中，故尤重于肾，其实非肾而亦非心也。

阴阳论

阴阳之理，变化无穷，不可尽述，姑举其要者言之。夫言阴阳者，或指天地，或指气血，或指乾坤，此对待之体。其实阳统乎阴，天包乎地，血随乎气，故圣人作《易》，于乾则曰大哉乾元，乃统天；于坤则曰至哉坤元，乃顺承天。古人善体《易》义，治血必先理气，血脱益气，故有补血不用四物汤之论。如血虚发热，立补血汤一方，以黄芪一两为君，当归四钱为臣，气药多而血药少，使阳生阴长。又如失血暴甚欲绝者，以独参汤一两顿煎服，纯用气药，斯时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几微之气，所当急固，使无形生出有形。盖阴阳之妙，原根于无也，故曰无名天地之始。生死消长，阴阳之常度，岂人所能损益哉？圣人裁成天地之化，辅相天地之宜，每寓扶阳抑阴之微权，方复而先忧七日之来，未济而预有衣袽之备，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然生而老，老而病，病而死，人所不能免，但其间有寿夭长短之差，此岐黄之道所由始。神农尝药，按阴阳而分寒热温凉辛甘酸苦咸之辨，凡辛甘者属阳，温热者属阳；寒凉者属阴，酸苦者属阴。阳主生，阴主杀，司命者欲人远杀而就生，甘温者用之，辛热者用之，使共跻乎春风生长之域，一应苦寒者俱不用。不特苦寒不用，至于凉者亦少用，盖凉者秋气也，万物逢秋风不长矣。或时当夏令，暑邪侵入；或过食炙爆辛热而成疾者，暂以苦寒一用，中病即止，终非济生之品。世之惯用寒凉者，闻余言而怪矣，幸思而试之，其利溥哉！若夫尊生之士，不须服食，不须导引，不须吐纳，能大明生死，几于道矣。生之门，死之户，不生则不死，上根顿悟无生，其次莫若寡欲，未必长生，亦可却病。反而求之，人之死，由于生，人之病，由于欲，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已病矣，绎其致病之根，由于不谨，急远房帏，绝嗜欲，庶几得之。世人服食以图长生惑矣！甚者日服补药，以资纵欲，则惑之甚也！

天上地下，阴阳之定位，然地之气每交于上，天之气每交于下，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圣人参赞天地，有转否为泰之道，如阳气下陷者，用味薄气轻之品，若柴胡升麻之类，举而扬之，使地道左旋，而升于九天之上，阴气不降者，用感秋气肃杀为主，若瞿麦、扁蓄之类，抑而降之，使天道右迁而入于九地之下，此东垣补中益气汤，万世无穷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浊自降矣。

春秋昼夜，阴阳之门户，一岁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月朔后为阳，望后为阴；一日昼为阳，夜为阴；又按十二时而分五藏之阴阳。医者全凭此，以明得病之根原，而施治疗之方术。

春夏秋冬，非今行夏之时，当依周正建子。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此二至最为紧要。至者极也，阴极生阳，绝处逢生，自无而有；阳极生阴，从有而无，阳变阴化之不同也，若春分秋分，不过从其中平分之耳。然其尤重者，独在冬至，故《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闭关二字，须看得广。观《月令》云：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则不止关市之门矣。

或问冬至一阳生，当渐向暖和，何为腊月大寒，冰雪反盛？夏至一阴生，当渐向清凉，何为三伏溽暑，酷热反炽？亦有说乎？曰：此将来者进，成功者退，隐微之际，未易以明也。盖阳复于下，逼阴于上，井水气蒸，而坚冰至也；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井水寒，而雷电合也。今人病面红、口渴、烦燥、喘咳者，谁不曰火盛之极，抑孰知其为肾中阴寒所逼乎？以寒凉之药进而毙者，吾不知其几矣，冤哉冤哉！

朔望分阴阳者，初一日为死魄，阴极阳生，初三日而朏，十三日而几望，十五则盈矣，渐至二十已后，月廓空虚，海水东流，人身气血亦随之。女人之经水，期月而满，满则溢，阴极而少阳生，始能受孕，故望以前属阳。

阳病则昼重而夜轻，阳气与病气交旺也；阴病则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若

夫阳虚病则昼轻，阴虚病则夜轻，阴阳各归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时，以证其病。若未发之时，当迎而夺之，如孙子之用兵，在山谷则塞渊泉，在水陆则把渡口；若正发之时，当避其锐锋；若势已杀，当击其惰归，恐旷日迟久，反生他患也。至于或昼或夜，时作时止，不时而动，是纯虚之证，又不拘于昼夜之定候，当广服补药，以养其正，如在平川广漠，当清野千里。又以十二时，分配五脏六腑，自子至午，行阳之分；自午至亥，行阴之分。仲景云：少阴之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乘此阳道方亨之时而投之，药易以入。故仲景《伤寒论》中，逐时分治，不可不考。

年、月、日、时，皆当各分阴阳，此其大略也。独甲子运气，《内经》虽备言之，往往不验。当时大挠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本时为始，统纪其数如此，未必能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时为历元也。《内经》特明气运有如许之异，民病亦有如许之别如此，读《内经者》，不可执泥，譬如大明统历，选择已定，可信乎，不可信乎？

阳一而实，阴二而虚，盖阴之二，从阳一所分，故日秉全体，月有盈亏。人之初生，纯阳无阴，赖其母厥阴乳哺，而阴始生，是以男子至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绝，女子至二七，而经始行，四十九而经已绝。人身之阴，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况嗜欲者多，节欲者少，故自幼至老，补阴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阴字指阴精而言，不是泛言阴血，今之以四物汤补阴者误也。王节斋云：水虚成病者，十之八九；火虚成病者，十之一二。微得其意矣。褚侍中云：男子阴已耗，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如淋；阳已痿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玩褚、王二公之言，阴中有水有火，水虚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未有精泄已虚，而元阳能独全者。况阴阳互为其根，议补阴者，须以阳为主，盖无阳则阴无以生也。

男子抱阳而负阴，女子抱阴而负阳。人身劈中分阴阳左右，男子右属火而为气，左属水而为血；女子右属水，而左属火。凡人半肢风者，男子多患左，女子多患右，岂非水不能营耶。

此皆泛言阴阳之理，有根阴根阳之妙，不穷其根，阴阳或几乎息矣。谈阴阳者，俱曰气血，是矣。讵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盍观之天地间，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然此阴阳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禀行，夜夜复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离。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离也，故阴阳又各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从阳而引阴，从阴而引阳，各求其属而穷其根也。世人但知气血为阴阳，而不知水火为阴阳之根，能知水火为阴阳，而误认心肾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试观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见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临于天地间者，非真阴真阳乎？人身心肝脾肺肾五行俱存，而所以运行于五脏六腑之间者，何物乎？有无形之相火行阳二十五度，无形之肾水行阴二十五度，而其根则原于先天太极之真。此所以为真也，一属有形，俱为后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谓之根，如木之根而枝叶所由以生者也。

既有真阴真阳，何谓假阴假阳？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误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热发燥口渴舌燥，非阳证乎？余视其面色赤，此戴阳也。切其脉，尺弱而无力，寸关豁大而无伦，此系阴盛于下，逼阳于上，假阳之证，余以假寒之药，从其性而折之，顷刻平矣。如人恶寒身不离复衣，手足厥冷，非阴证乎？余视其面色滞，切其脉涩，按之细数而有力，此系假寒之证，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余以辛凉之剂，温而行之，一汗而愈。凡此皆因真气之不固，故假者得以乱其真：假阳者，不足而示之有余也，假阴者，有余而示之不足也。既已识其假矣，而无术以投其所欲，彼亦捍格而不入。经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异，其终则同，可使去邪，而归于正矣。

有偏阴偏阳者，此气禀也。太阳之人，虽冬月身不须绵，口常饮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芩、连、栀、柏、大黄、芒硝，恬不知怪；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食饮稍凉，便

觉腹痛泄泻，参、术、姜、桂，时不绝口，一有欲事，呻吟不已。此两等人者，各禀阴阳之一偏者也，与之谈医，各执其性之一偏而目为全体，常试而漫为之，虽与之言，必不见信，是则偏之为害，而误人多矣。今之为医者鉴其偏之弊，而制为不寒不热之方，举世宗之，以为医中王道。岂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于寒则偏于寒，感于热则偏于热，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此方士之绳墨也。然而苦寒频进，而积热弥炽；辛热比年，而沉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阴阳之属也。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斯理也，惟王太仆能穷之。注云：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无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启玄达至理于绳墨之外，而开万世医学之源也。

阴阳者虚名也，水火者实体也。寒热者，天下之淫气也；水火者，人之真元也。淫气凑疾，以寒热药施之；真元致病，即以水火之真调之。然不求其属，投之不入。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斯大寒大热之病，得其平矣。偏寒偏热之士，不可与言也。至于高世立言之士，犹误认水火为心肾，无怪乎后人之懵懵也。

五 行 论

以木火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相生相克，素知之矣。诸书有云：五行惟一，独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论五行俱各有二，奚独一火哉？若论其至，五行各有五，五五二十五；五行各具一太极，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今以五行之阴阳生死言之，木有甲木属阳，乙木属阴。人身之胆是甲木，属足少阳；肝是乙木，属足厥阴。甲木生于亥而死于午，乙木生于午而死于亥。火有丙火属阳，丁火属阴。人身之相火属手少阳，心火 属手少阴。丙火生于寅而死于酉，丁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水有壬水属阳，癸水属阴。人身之肾水属足少阴，膀胱属足太阳。壬水生于申而死于卯，癸水生于卯而死于申。土有戊土属阳，己土属阴。人身之胃土属足阳明。脾土属足太阴，戊土生于寅而死于酉，己土生于酉而死于寅。金有庚金属阳，辛金属阴，人身之肺金属手太阴，大肠金属手阳明。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辛金生于子遭而死于巳。欲察病情者，专以时日之生旺休囚，而验其阴阳之属，如胆火旺，则寅卯旺而午未衰；肝火旺，则午未甚而亥子衰。五行各以其类推之。

独土金随母寄生，故欲补土金者，从寄生处而补其母。是以东垣有隔二之治，是从母也；有隔三之治，又从母之外家也。土金惟寄生，故其死为真死。惟水火从真生，故其死不死，绝处逢生矣。归库者，绝其生气而收藏也；返魂者，续其死气而变化也。况水火随处有生机，钻木可取，击石可取，圆珠可取，方诸取水，掘地取水，承露取水。若金死不救，土死不救，木死不救，是以余于五行中，独重水火，而其生克之妙用，又从先天之根，而与世论不同。

近世人皆曰水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独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克水，而余独于水中补土；世人皆曰木克土，而余独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论，颠倒拂常，谁则信之？讵知君相二火，以肾为宫。水克火者，后天有形之水火也；水养火者，先天无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未出沙土，不经锻炼，不畏火，不克木，此黄钟根本。人之声音，出自肺金，清浊轻重，丹田所系。不求其原，徒事于肺，抑末也。今之言补肺者，人参、黄芪；清肺者，黄芩、麦冬；敛肺者，五味、诃子；泻肺者，葶苈、枳壳。病之轻者，岂无一效？若本源亏损，毫不相干。盖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丹家谓之母藏子宫，子隐母胎。此一脏名曰娇脏，畏热畏寒。肾中有火，则金畏火刑而不敢归；肾中无火，则水冷金寒而不敢归。或为喘胀，或来咳哮，或为不寐，或为不食，如丧家之狗。斯时也，欲补土母以益子，喘胀愈甚；清之泻之，肺气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敛者，仅似有理，然不得其门，从何而入？《仁斋直指》云：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气从脐下

逆奔而上者，此肾虚不能纳气归元也，毋徒从事于肺，或壮水之主，或益火之原，火向水中生矣。

若夫土者，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然而补火，有至妙之理。阳明胃土，随少阴心火而生，故补胃土者补心火，而归脾汤一方，又从火之外家而补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太阴脾土，随少阳相火而生，故补脾土者，补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济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申言之。盖混沌之初，一气而已，何尝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此后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坚者为石，而最坚者为金。可见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补子之义，盖肺为土之子，先补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亦见金生土之义。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胜，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为夫妇，后归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其间遇龙则化，不遇龙则不化。凡化物以龙为主。张仲景立建中汤，以健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药味酸属甲木；土曰稼穑，稼穑作甘，甘草味甘属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盖桂属龙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类如此。又以见木生土之义，盖土无定位，旺于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至于木也者，以其克土，举世欲伐之。余意以为木借土生，岂有反克之理？惟木郁于下，故其根下克。盖木气者，乃生生之气，始于东方，盍不观之为政者，首重农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气也，春升之气也，阳气也，元气也，胃气也，同出而异名也。我知种树而已，雨以润之，风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发生长养之天耳。及其发达既久，生意已竭，又当敛其生生之气，而归于水土之中，以为来春发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东垣《脾胃论》中用升柴以疏木气，谆谆言之详也。但未及雨润风散，与夫归根复命之理。余于《木郁论》中备言之，总之申明五行之妙用，专重水火耳。

论五行各有五

以火言之，有阳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阳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于寅而死于酉；阴火者，炳烛之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雳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炽，见于季春而伏于季秋。原夫龙雷之见者，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故随阳而上升，至冬一阳来复，故龙亦随阳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相火，亦犹是也。平日不能节欲，以致命门火衰，肾中阴盛，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于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烦热、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温肾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原，使行秋冬阳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阴虚火衰者，以黄柏、知母为君，而愈寒其肾，益速其毙，良可悲哉！若有阴虚火旺者，此肾水干枯而火偏盛，宜补水以配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灭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正谓此也。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即灭矣。独有天上火入于人身，如河间所论六气暑热之病，及伤暑、中暑之疾，可以凉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其余炉中火者，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则烟，见湿则灭，须以炭培，实以温煨。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其火，而火自退。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谓也。

空中之火，附于木中，以常有坎水滋养，故火不外见。惟干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躁，须以辛凉之品发达之。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则愈郁矣；热药投之，则愈炽矣。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银之矿，或五金埋瘗之处，夜必有火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辉发见于外。人身皮毛空窍中，自觉针刺蚊咬，及巅顶如火炎者，此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肺主皮毛也故也。经曰：东方木实，因西方金虚也；补北方之水，即所以泻南方之火。虽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无余蕴矣。

以水言之，有阳水，有阴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阳水者，坎水也，气也。希夷先生《阴阳消息论》曰：坎以一阳陷于二阴，水气潜行地中，为万

物受命根本。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云，水泉动，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谓之火中之水可也。谓之土中之水可也。阴水者，兑泽也，形也，一阴上彻于二阳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万物，下降为资生之利泽。在上即可谓雨露之水，在下即为大溪之水，人之饮食入胃，命门之火，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上熏于肺，肺通百脉，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上达皮毛，为汗为涕为唾为津，下濡膀胱，为便为液。至于血亦水也，以其随相火而行，故其色独红，周而复始，滚滚不竭。在上即可为天河水，在下即为长流水，始于西北天门，终于东南地户，正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故黄河海水，皆同色也。

金中之水，矿中之水银是也。人身为骨中之髓，至精至贵，人之宝也。木中水者，巽木入于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涌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潜行之道。凡津液润布于皮肤之内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许之不同，总之归于大海。天地之水，以海为宗；人身之水，以肾为源。而其所以能昼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气为太极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经曰：纪于水火，余气可知。

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风论

王安道中风辨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举，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风呼之，而方书以中风治之。余考诸《内经》，则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举者，并无所论，止有偏枯一论而已。及观《千金方》，则引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癔，四曰风痹。《金匮要略·中风篇》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由是观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固为因风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续命、西州续命、排风八风等诸汤散治之。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三子之所论者，自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证，与风何相干哉？如《内经》所谓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亦未尝必因于风而后然也。夫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间，岂无所辨乎？辨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之，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之，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当矣。惟其以因火因气因湿之证，强引风而合论之，所以真伪不分而名实相紊。若以因火因气因湿证分出之，则真中风病彰矣。

王氏之论甚妙，但类中风与真中风并论，无轻重缓急之分，亦不能无弊。愚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间而有之"间"字，当作五百年间出之"间"，当专主虚论，不必兼风。河间、东垣各发前人所未发，至为精妙，但有论无方，后人何所依从？而彦修以阴虚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惜乎以气血湿痰为主，而不及真阴，不能无遗弊于后世焉。

东垣云：有中风者，卒然昏愦，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语言蹇涩等症，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岁之时无

有也。若肥盛者，则间而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耳。

观东垣之论，当以气虚为主，纵有风邪，亦是乘虚而袭。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也。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饵能通达于上下哉！急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夫三生饮乃行经治痰之剂，斩关夺旗之将，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以取败。观先哲用芪附参附，其义可见矣。若遗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然用前药，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河间曰：所谓中风瘫痪者，非为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夫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观刘氏之论，则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世之尊刘氏者专以为刘氏主火之说，殊不知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刘氏原以补肾为本，观其地黄饮子之方可见矣。故治中风，又当以真阴虚为本。

注云：舌暗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谓少阴气厥不至，急当温之，名曰痱证。

但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火虚者专以河间地黄饮子为主。水虚者，又当以六味地黄为主，果是水虚，则辛热之药，与参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间东垣专治本而不治风，可为至当不易之论。学者必须以阴虚阳虚为主。自后世医书杂出，而使后学狐疑不决。《丹溪箑要》曰：有气虚，有血虚，有湿痰。左手脉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汤补血之剂为主，而加以竹苈、姜汁；右手脉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补气之剂，而佐以竹苈姜汁，如气血两虚，而挟痰盛者，以八物汤为主，而加南星、半夏、竹沥、姜汁之类。丹溪之论，平正通达，宜世之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风，而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毙，何也？盖治气血痰之标，而不治气血痰之本也。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干也；人之气血，荣养乎四肢也，犹木之浆水，灌溉乎枝叶也。木有枝叶，必有根本，人之气血，岂无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迁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边之枝干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壮，忽然倒仆，而即毙者，如木之根本已绝，其枝叶虽滋荣，犹枯杨生华，何可久也？忽遇大风而摧折矣，观此则根本之论明矣。然所谓气血之根本者何？盖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而火与水之总根，两肾间动气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源，呼吸之门，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经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则化绝。今人纵情嗜欲，以致肾气虚衰，根先绝矣，一或内伤劳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触，皆能卒中。此阴虚阳暴绝也，须以参附大剂，峻补其阳，继以地黄丸十补丸之类，填实真阴。又有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又兼之五志过极，以致心神昏闷，卒倒无知。其手足牵掣，口眼㖞斜，乃水不能荣筋急而纵也。俗云风者，乃风淫未疾之假象，风自火出也，须以河间地黄饮子，峻补其阴，继以人参麦门冬五味之类，滋其化源。此根阳根阴之至论也。若夫所谓痰者，凡人将死之时，必有痰，何独中风为然？要之痰从何处来？痰者水也，其原出于肾。张仲景曰：气虚痰泛，以肾气丸补而逐之。观此，凡治中风者，既以前法治其根本，则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时痰涎壅盛，汤药不入，少用稀涎散之类，使喉咽疏通，能进汤液即止。若欲必尽攻其痰，顷刻立毙矣。戒之哉！戒之哉！

或问人有半肢风者，必须以左半身属血，右半身属气，岂复有他说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阴阳水火，男子左属水，右属火，女子左属火，右属水。男子半肢风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风者多患右。即此观之，可见以阴虚为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无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软弱麻痹，小便或涩或自遗，果属气乎？属血乎？此亦足三阴之虚证也，不可不知。

经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得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嗜舌

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盖胃与脾为表里，阴阳异位，更实更虚，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是故胃阳虚，则内从于脾，内从于脾，则脾之阴盛，故胃脉沉鼓涩也。涩为多血少气。胃之阳盛，则脾之阴虚，虚则不得与阳主内，反从其胃，越出于部分之外，故胃脉鼓大于臂外也。大为多气少血。心者元阳君主宅之，生血生脉，因元阳不足，阴寒乘之，故心脉小坚急，小者阳不足也，坚急者阴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脉，凡有其一，即为偏枯者何也？盖心是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是谷气充大真气之标，标本相得，则胸膈间之膻中气海，所留宗气盈溢，分布四脏三焦，上下中外，无不周遍。若标本相失，则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不周于五脏则喑。即此言之，是一条，可为后之诸言偏枯者纲领也，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也。

《乾坤生气》云：凡人有手足渐觉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节麻痹不仁，或口眼歪斜，语言蹇涩，或胸膈迷闷，吐痰相续，或六脉弦滑而虚软无力，虽未至于倒仆，其中风晕厥之候，可指日而决矣，须预防之。愚谓预防之理，当节饮食、戒七情、远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饵预防，须察其脉证之虚实，如两尺虚衰者，以六味地黄、八味地黄，培补肝肾；如寸关虚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补之类，急补脾肺，才有补益。若以搜风顺气，及清气化痰等药，适所以招风取中也，不可不知。

岐伯谓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谓半身不遂而痛也，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边枝干先萎者是也。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二曰风痱，谓身无疼痛，四肢不收也，如瘫痪是也。瘫者坦也，筋脉弛纵，坦然而不举也；痪者涣也，血气涣散而无用也。志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三曰风癔，谓奄然忽不知人也，咽中塞窒，舌强不能言，则是急中风。而其候也，发汗身软者生，若汗不出，身硬唇干者死；视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四曰风痹，谓诸痹，类风状也。经曰：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曰痛痹，筋骨掣痛；曰著痹，著而不行；曰行痹，走注疼痛；曰周痹，身疼痛。又曰行痹属风，痛痹属寒，著痹属湿。如正气不足之证，只补正气，不必祛邪；如邪气有余，若痹证之类，虽以扶正气为主，不可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天麻丸之类。

口眼㖞斜

《灵枢》言足阳明之筋，其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热则筋弛，纵缓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热；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热也。夫寒不可径用辛热之剂，盖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迫热于左，阳气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㖞，灸以地仓；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当灸人迎。夫气虚风入而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经曰"陷下则灸之"是也。

惟外中风邪者，方有㖞斜等证。若夫热则生风者，不可谓尽得病于窗隙之风，纵有㖞斜等证，乃假象也，亦不甚。盖火胜则金衰，金衰则木盛，木盛则生风。惟润燥则风自息，不必用前灸法。

《素问》曰：诸风掉眩，支痛强直筋缩，为厥阴风木之气。自大寒至小满，风木君火二气之位，风主动，善行数变，木旺生火，风火属阳，多为兼化。且阳明燥金，主于紧敛缩劲，风木为病，反见燥金之化，由亢则害承乃制。谓已极过，则反似胜己之化，故木极似金。况风能胜湿而为燥，风病势甚而成筋缩，燥之甚也。此等证候，正所谓风淫所胜，治以清凉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问曰：当此之时，小续命汤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续命汤此仲景《金匮要略》治冬月直中风寒之的方，即麻黄桂枝汤之变方也，其间随六经之形证，遂一加减，未便可按方统用其全方也。如太阳无汗，于本方中倍麻黄、杏仁、防风；如有汗恶风，于本方中倍桂

枝、芍药、杏仁；如阳明无汗身热不恶风，于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热不恶风，于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黄芩；如太阳无汗身凉，于本方中加附子、干姜、甘草；少阴经中有汗无热，于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风无此四证，六经混淆，系于少阳厥阴，或肢节挛痛，或麻木不仁，每续命八两，加羌活四两、连翘六两，此系六经有余之表证，须从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汤，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虽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间内伤者多，外感者间而有之，此方终不可轻用也。

许学士云：气中者，因七情所伤。

经曰：神伤于思虑则肉脱，意伤于忧愁则肢废，魂伤于悲哀则筋挛，魄伤于喜乐则衰槁，志伤于盛怒则腰脊重，难俯仰也。又曰：暴怒伤阴，暴喜伤阳。故忧愁不已，气多厥逆，牙关紧急，若作中风误治杀人多矣。盖中风者，身温且多痰涎；中气者，身凉而无痰涎，宜苏合香丸灌之即苏。经曰：无故而喑脉不至者，虽不治自已，谓气暴逆也，气复自愈。

王节斋云：饮食过伤，变为异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识。多有饮食醉饱之后，或感风寒，或著气恼，食填太阴胃气不行，须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误作中风中气治之立毙，惟以阴阳淡盐汤探吐之，食出即愈。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法当吐，不吐则死，详见《格致余论》木郁则达之条下。已上二条论，当与厥门互看。

有一等形体肥胖，平素善饮，忽一日舌本硬强，语言不清，口眼㖞斜，痰气上涌，肢体不遂。此肥人多中，以气盛于外而歉于内也，兼之酒饮湿热之证，须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栀、神曲而治之。

有一人久病滞下，忽一日昏仆，目上视，溲注而汗泻，脉无伦。丹溪先生曰：此阴虚阳暴绝也，得之病后而酒且内。急治人参膏，而促灸其气海。顷之手动，又顷之唇动，参膏成三饮之而苏，后服尽数斤而愈。予观此，凡人大病后，及妇人产后，多有此证，不可不知。

按：丹田气海与肾脉相通，人于有生之初，先生命门，胞系在脐，故气海丹田，实为生气之源，十二经之根本也，故灸而效。

有一妇人先胸胁胀痛，后四肢不收，自汗如雨，小便自遗，大便不实，口紧目瞤，饮食颇进，十余日，或以为中脏甚忧，请薛立斋先生视之，曰：非也，若风既中脏，真气既脱，恶证既见，祸在反掌，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诊其脉左三部洪数，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胀痛，肝经血虚，肝气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经血虚不能养筋也；自汗不止，肝经血热，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遗，肝经热甚，阴挺失职也；大便不实，肝木炽盛克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剂，诸证顿愈，又用加味逍遥散调理而安。后因郁怒，前证复作，兼发热呕吐，饮食少思，月经不止，此木盛克土而脾不能摄血也，用加味归脾为主，佐以逍遥散而愈。后每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复用前药即愈。

唐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欲脱，群医束手相视。许胤宗曰：是饵阳药无及矣。即以黄芪、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腾腾如雾熏薄之，是夕语，更药之而起。

卢州王守道风噤不能语，王克明令炽炭烧地，上洒以药，置病者于其上，须臾小苏。

以上二法，病至垂绝，汤液不及，亦治法之变者也。

有人平居无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动摇，默默不知人，目闭不能开，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恶闻人声，但如眩冒，移时方瘥。此由出汗过多，血少气并于血，阳独上而不下，气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气过血还，阴阳复通，故移时方瘥。名曰郁冒，亦名血厥，妇人多有之，宜白薇汤仓公散。

厥

此厥与伤寒二厥不同，不可不知分辨。

阳气衰乏者，阴必凑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名曰寒厥，是寒逆于下也，宜六物附子汤主之。阴退则阳进，故阴气衰于下，则阳往凑之，故令人足下热也，热甚则循三阴而

上逆，谓之热厥，宜六味地黄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则火起于肝，载血上行，故令血菀于上，是血气乱于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谓之薄厥，宜蒲黄汤主之。诸动属阳，故烦劳则扰乎阳，而阳气张大，阳气张大，则劳火亢矣。火炎则水干，故令精绝，是以迁延辟积至于夏月，内外皆热，水益亏而火益亢，孤阳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参固本丸主之。五尸之气，暴注于人，乱人阴阳气血，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形气相离，不相顺接，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气饮、苏合香丸主之。寒痰迷闷，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附汤主之。胃寒即吐蛔虫，名曰蛔厥，宜乌梅丸加理中汤主之。气为人身之阳，一有拂郁，则阳气不能四达，故令手足厥冷，与中风相似，但中风身温，中 气身冷耳，名曰气厥，宜八味顺气散主之。

余按：常病阳厥补阴，壮水之主；阴厥补阳，益火之源。此阴厥阳厥，与伤寒之阴阳二厥不同。伤寒阳厥，用推陈致新之法，阴厥则用附子理中，冰炭殊涂，死生反掌，慎之哉！慎之哉！

伤寒论

伤寒专祖仲景，凡读仲景书，须将伤寒与中寒，分为两门，始易以通晓。为因年久残缺，补遗注释者，又多失次错误，幸历代考正者渐明。逮陶节庵《六书》、吴绶《蕴要》二书刊行，而伤寒之理始著。余于至理，未暇详辨，先将伤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 阴阳二证混乱。夫伤寒治之，得其纲领不难也，若求之多歧，则支离矣。先以阳证言之，夫既云伤寒，则寒邪自外入内而伤之也。其入则有浅深次第，自表达里，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肠胃，此其渐入之势然也。若夫风寒之初入，必先太阳寒水之经，便有恶风恶寒头痛脊痛之证，寒郁皮毛，是为表证。若在他经，则无此证矣。脉若浮紧无汗为伤寒，以麻黄汤发之，得汗为解；浮缓有汗为伤风，用桂枝汤散邪，汗止为解。若无头疼恶寒，脉又不浮，此为表证罢而在中。中者何？表里之间也，乃阳明少阳之分。脉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间，谓皮肤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长，即阳明脉也，外证鼻干不眠，用葛根汤以解肌；脉弦而数，少阳脉也，其证胁痛耳聋，寒热往来而口苦，以小柴胡汤和之。盖阳明少阳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恶寒尚在表，虽入中还当兼散邪，过此为邪入里，为实热。脉不浮不沉，沉则按之筋骨之间方是。若脉沉实有力，外证不恶风寒，而反恶热、谵语、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热入里而肠胃燥实也，轻则大柴胡汤，重则三承气汤 ，大便通而热愈矣。以阴证言 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战栗蜷卧不渴，兼之腹痛呕吐泄泻，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发热而脉沉迟无力，此为阴证。不从阳经传入热证治例，更当看外证如何，轻则理中汤，重则姜附汤、四逆汤以温之。由此观之，可见伤寒者，由皮毛而后入脏腑，初虽恶寒发热而终为热证，其人必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脏腑，始终恶寒，而并无发热等证，其人必无火者。一则发表攻里，一则温中散寒，两门判然明白，何至混杂于中而使后人疑误耶。

寒伤荣，风伤卫。卫阳也，风亦阳也，阳从阳之类，故风能伤卫；血阴也，寒亦阴也，阴从阴之类，故寒能伤荣。辛甘发散为阳，风宜辛散，寒宜甘发，桂枝辛而热者，故能发散卫中之风邪，麻黄甘而热者，故能发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黄，气味俱轻，阳中之阳，故能入太阳经，散皮肤间之风寒也，此二方者乃治冬月正伤寒之方。霜降后至春分前，此时太阳寒水用事，房劳辛苦之人其太阳寒水之气，乘虚而客入于太阳经，同气相求，故易以伤也，仲景特以杀气最重，故详言之。其余时月则无伤寒，则二方不可用也。今人医牌上多书治四时伤寒，名不正则言不顺矣。《活人》言头痛如破者，连须葱白汤，不可便与升麻葛根汤，恐太阳流入阳明，是太阳邪气引入阳明，不能解也。未至少阳者，不可便与柴胡汤。如有恶寒证，本方加麻黄，恶风加桂枝；如正阳明腑病，不恶寒有汗而渴，当用白虎汤。

太阳经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阳明经表之里也，行身之前；少阳经半表半里也，行乎两胁之旁。过此则少阴、太阴、厥阴俱入脏而为里。

大凡伤寒邪热传里结实，须看热气浅深用药。今之医不分当急下、可少与、宜微和胃气之论，一概用大黄芒硝乱投汤剂下之，因兹枉死者多矣。余谓伤寒之邪，传来非一，治之则殊耳。病有三焦俱伤者，则痞满燥实坚俱全，宜大承气汤，厚朴苦温以去痞，枳实苦寒以泄满，芒硝咸寒以润燥软坚，大黄苦寒以泄实去热，病斯愈矣。邪在中焦，则有燥实坚三证，故用调胃承气汤，以甘草和中、芒硝润燥、大黄泄实，不用枳实厚朴，恐伤上焦元气，调胃之名，由此立矣。上焦受伤，则痞而实，用小承气汤，枳实厚朴之能除痞，大黄之泄实，去芒硝不伤下焦真阴，谓不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汤，则有表证尚未除，而里证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汤通表里而缓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气两虚之人，亦宜用此。故经云：转药孰紧？有芒硝者紧也，大承气最紧，小承气次之，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得转药，盖为病轻者设也。仲景云：荡涤伤寒热积，皆用汤药，切不宜用丸药，不可不知。如欲用此三方，须以手按病人，自胸至小腹，果有硬处，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至妙处，尤须辨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镜录》三十六舌，不可不细玩也。

初病无热，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满，或呕吐腹满痛下利，脉细无力，此自阴证受寒，即真阴证，非从阳经传来，便宜温之，不宜少缓。经云：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治宜四逆汤。腹满腹痛，皆是阴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难一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药汤；腹痛甚，桂枝大黄汤；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宜温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轻者五积散，重者四逆汤，无脉者通脉四逆汤，使阴退而阳复也。

阴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脉沉细而急者，四逆汤；无脉者，通脉四逆汤；阴毒甘草汤。脐中葱熨，气海、关元著艾，可灸二三百壮，乃用温和补气之药，通其内外，以复阳气。若俱不效死证也。

以上皆真阴证，人皆知之，至于反常，则不易晓。有发热面赤，烦躁揭去衣被，饮冷脉大，误为阳证投寒药，死者多矣。必须凭脉下药，不问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按至筋骨，全无力者，必有伏阴，不可与凉药；若已曾服过凉药，脉必鼓指而有力，脉又难凭矣；若一应茶汤，及寒热药俱吐者，此阴盛格阳，急用白通汤，加入尿胆汁，以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伤寒论》中，传经与直中并论者，正谓有阳证似阴，阴证以阳，所宜详辨。但年久散乱，后人误相补集，致使不明。如太阳证头痛发热，当脉浮而反沉，又似少阴矣，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如少阴证脉沉，应无热，而反发热者，又似太阳矣，须用干姜附子甘草汤；如阴证四肢厥逆，而阳证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汤与四逆散不同。又如阴证下利，而阳证又有漏底者，此理中汤与黄龙汤不同。若此之类，疑似难明，幸陶节庵《六书》，已明分矣。予又有说焉：若读伤寒书，而不读东垣书，则内伤不明，而杀人多矣；读东垣书，而不读丹溪书，则阴虚不明，而杀人多矣；读丹溪书，而不读薛氏书，则真阴真阳不明，而杀人亦多矣。东垣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间内伤者多，外感者间而有之。此一间字当作五百年间出之间，甚言其无外感也。东垣《脾胃论》，与夫《内伤外辨惑》，深明饥饱劳逸发热等证，俱是内伤，悉类伤寒，切戒汗下。以为内伤多，外感少，只须温补，不必发散；外感多而内伤少，温补中少加发散。以补中益气汤一方为主，加减出入，如内伤兼伤寒者，以本方加麻黄；兼伤风者，本方加桂枝；兼伤暑者，本方加黄连；兼伤湿者，本方加羌活，实万世无穷之利。东垣特发明阳虚发热之一门也，然世间真阴虚而发热者十之六七，亦与伤寒无异，反不及论何哉？今之人一见发热，则曰伤寒，须用发散，发散而毙，则曰伤寒之书法已穷，奈何？岂知丹溪发明之外，尚有不尽之旨乎！予尝于阴虚发热者，见其大热面赤口渴烦躁，与六味地黄大剂，一服即愈。如见下部恶寒足冷，上部渴甚燥极，或欲饮而反吐，即以六味汤中，加肉桂五味，甚则加附子冷饮，下咽即愈。予尝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私秘乎？因制《补天要论》一卷，以补前人之不迨，所望于高明者，再加裁夺。幸甚幸甚！且举

伤寒口渴一证言之，邪热入于胃腑，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干，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饮水者，不可不与，不可多与，并无治法。纵有治者，徒知以芩连知柏麦冬五味天花粉，甚则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无形之火，安能滋肾中之真阴乎？若以六味地黄大剂服之，其渴立愈，何至传至少阴，而成燥实坚之证乎？既成燥实坚之证，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气汤下之，此权宜之伯术。然谆谆有虚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乙顺气汤代之，岂以二汤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丧亦多矣，况不愈者十之八九哉！当时若多用六味地黄饮子大剂服之，取效虽缓，其益无穷，况阴虚发热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实，其上证口渴烦燥，与伤寒无异，彼之承气者，不过因亢则害，下之以承真阴之气也。予今直探其真阴之源而补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顷刻为清凉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肾水既虚矣，复经一下之后，万无可生之理，慎之慎之！吾为此惧，故于《补天要论》中详言之。

陶节庵亦悟此理，有云自气而至血，血而复之气者，大承气汤下之；自血而之气，气而复之血者，生地黄黄连汤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气汤对子，又与三黄石膏汤相表里，是皆三焦胞络虚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汤降血中之火耳。陶以血为阴，故有此论，惜乎其不识真阴真阳之至理也。

合而言之，真知其为阳虚也，则用补中益气汤；真知其为阳虚直中也，则用附子理中汤；真知其为阴虚也，则用六味肾气汤；真知其为阴虚无火也，则用八味肾气汤。其间有似阴似阳之假证也，则用寒因热用之法从之，不可少误，惟以补正为主，不可攻邪，正气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恶也。百战百胜，战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战者服上刑。

温病论

夫伤寒二字，盖冬时严寒而成杀厉之气，触冒之而即时病者，乃名伤寒。不即发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既变为温，则不得复言其为寒，不恶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经文也。其麻黄、桂枝，为即病之伤寒设，与温热何与？受病之源虽同，所发之时则异。仲景治之，当别有方，缘皆遗失而无征，是以各家议论纷纷，至今未明也。刘守真谓欲用麻黄、桂枝，必加凉药于其中，以免发黄之病，张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药中，加麻黄、苍术，皆非也。盖麻黄、桂枝辛热，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药，不宜用于春夏之时。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汤，谓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汤易老所制之方，乃治感四时不正之气，如春宜温而反寒，夏宜热而反温，秋宜凉而反热，冬宜寒而反温，又有春夏秋三时为暴寒所折，虽有恶寒发之证，不若冬时肃杀之气为甚，故不必麻黄、桂枝以散寒，惟宜辛凉之药，通内外而解之。况此方须按六经加减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遥散为尤妙，真可一方代三方也。然则欲治温病者，将如何？余有一法，请申而明之。经曰"不恶寒而渴者"是也，不恶寒则知其表无寒邪矣，曰渴则知肾水干枯矣。盖缘其人素有火者，冬时触冒寒气，虽伤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内，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发，而寒气伏藏于肌肤，自冬至三四月，历时既久，火为寒郁，中藏亦久，将肾水熬煎枯竭，盖甲木阳木也，借癸水而生。肾水既枯，至此时强木旺，无以为发生滋润之本，故发热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谓新邪唤出旧邪，非也。若复有所感，表又当恶寒矣。余以六味地黄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木郁，随手而应，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推广之，凡冬时伤寒者，亦是郁火证。若其人无火，则为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肌肉而腑脏。今人皆曰寒邪传里，寒变为热。既曰寒邪，何故入内而反为热？又何为而能变热耶？不知即是本身中之火，为寒所郁而不得泄，一步反归一步，日久则纯热而无寒矣。所以用三黄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郁发之也，三承气即土郁则夺之，小柴胡汤木郁达之也，其理甚简而易。只多了传经六经诸语，支离多歧。凡杂证有

发热者，皆有头疼、项强、目痛、鼻干、胁痛、口苦等证，何必拘为伤寒，拘伤寒方以治之也？余于冬月正伤寒，独麻黄桂枝二方，作寒郁治，其余俱不恶寒者，作郁火治。此不佞之创论也，闻之者孰不骇然吐舌？及阅虞天民《医学正传·伤寒篇》云：有至人传曰，传经伤寒，是郁病。余见之，不觉窃喜，以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内经》，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寒气外凝内郁之理，腠理坚致，玄府闭密，则气不宣通，湿气内结，中外相薄，寒盛热生，故人伤于寒，转而为热，汗之则愈。则外凝内郁之理可知。观此而余以伤寒为郁火者，不为无据矣。故特著郁论一篇。

论阳毒阴毒

《金匮要略》云：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如阳毒，升麻鳖甲汤并主之。

《千金》云：阳毒汤治伤寒一二日，变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变成阳毒，身重腰脊背痛，烦闷不安，狂言或走，或见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脉浮。

郁 病 论

《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土郁则夺之，金郁则泄之，水郁则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注《内经》者，谓达之、吐之也，令其条达也；发之、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夺之、下之也，令其无壅凝也；泄之谓渗 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谓制其冲逆也。予谓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因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丹溪先生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又制为六郁之论，言越鞠丸以治郁，曰气、曰湿、曰热、曰痰、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抚芎、苍术，开郁利气为主；谓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相因为病者也。此说出而《内经》之旨始晦，《内经》之旨，又因释注之误而复晦，此郁病之不明于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扩而充之，其于天下之病，思过半矣。且以注《内经》之误言之，其曰达之谓吐之，吐中有发散之义。盖凡木郁乃少阳胆经半表半里之病，多呕酸吞酸证，虽吐亦有发散之益，但谓无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该达字耶？达者畅茂调达之义，王安道曰：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广达之之义甚好。火郁则发之，发之汗之也，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使势穷则止。其实发与达不相远，盖火在木中，木郁则火郁，相因之理，达之即所以发之，即以达之之药发之，无有不应者。但非汗之谓也，汗固因能愈，然火郁于中，未有不蒸蒸汗出，须发之得其术耳。土郁夺之，谓下夺之，如中满腹胀，势甚而不能顿除者，非力轻之剂可愈，则用咸寒峻下之剂，以劫夺其势而使之平，此下夺之义也。愚意谓夺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脉，上部无脉，法当吐，不吐则死。内经所谓高者因而越之，以吐为上夺，而衰其胃土之郁，亦无不可。东垣书引木郁于食填肺分，为金克木，何其牵强！金郁泄之，如肺气胪满，胸凭仰息，非解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只解表二字，足以尽泄金郁之义，不必更渗泄利小便，而渗利自在其中，况利小便是涉水郁之治法矣。独水郁折之难解，愚意然。调其气四句，非总结上文也，乃为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说此四句，以申明之耳。然犹可也，水之郁而不通者，可调其气而愈，如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肺为肾水上源，凡水道不通者，升举肺气，使上窍通则下窍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其过者，淫溢于四肢，四肢浮肿，如水之泛滥，须折之以其畏也。盖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于畏，故妄行，兹惟补其脾土，俾能制水，则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即所谓泻之也。如此说，则折字与泻字，于上文接续，而折之之义益明矣。

《内经》五法之注，乃出自张子和之注，非王启玄旧文，故多误。予既改释其误，又推广其义，以一法代五法，神而明之，屡获其效，故表而书之。盖东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空中之火，附于木中，木郁则火亦郁于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唯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遥散是也。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盖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阳之气，气尚柔嫩，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时如被寒风一郁，即萎软抑遏，而不能上伸，不上伸则下克脾土，而金水并病矣。唯得温风一吹，郁气即畅达，盖木喜风，风摇则舒畅，寒风则畏。温风者，所谓"吹面不寒杨柳风"也，木之所喜。柴胡、薄荷辛而温者，辛也，故能发散；温也，故入少阳。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左金丸止黄连、吴茱萸二味。黄连但治心火，加吴茱萸气燥，肝之气亦燥，同气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则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犹未也。一服之后，继用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服之，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逍遥散者，风以散之也；地黄饮者，雨以润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润，无燥燏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谓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岂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万之，其益无穷。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恶寒发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胁痛，小腹胀闷，头晕盗汗，黄疸温疫，疝气飧泄等证，皆对证之方。推而伤风、伤寒、伤湿，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如小柴胡汤、四逆散、羌活汤，大同小异，然不若此方之响应也。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服即愈，少顷即发，或半日或一日又发，发之愈频愈甚，此必属下寒上热之假证，此方不宜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阳虚，以四君子汤加温热药；阴虚者，则以六味汤中加温热药。其甚者，尤须寒因热用，少以冷药从之，用热药冷探之法；否则拒格不入，非惟无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从，玄机之士，不须予赘。

卷之三

绛雪丹书

血症论

客有问于余曰：失血一证，危急骇人，医疗鲜效，或暴来而顷刻即逝，或暂止而终亦必亡，敢问有一定之方，可获万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执一论也，请备言之。

凡血证，先分阴阳，有阴虚，有阳虚，阳虚补阳，阴虚补阴，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阴真阳，阳根于阴，阴根于阳，真阳虚者，从阴引阳，真阴虚者，从阳引阴。复有假阴假阳，似是而非，多以误人。此真假二字，旷世之所不讲，举世之所未闻，在杂病不可不知，在血证为尤甚也，汝知之乎？

既分阴阳，又须分三因，风寒暑湿燥火，外因也（过食生冷，好啖炙煿，醉饱无度，外之内也）；喜怒忧思恐，内因也（劳心好色，内之内也）；跌扑闪肭，伤重瘀蓄者，不内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阴阳为主，或阴虚而挟内外因也，或阳虚而挟内外因也。盖阴阳虚者，在我之正气虚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气有余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客问曰：衄血者，从下炎上之火，暑热燥火，固宜有之，何得有风寒之证？曰：此六淫之气，俱能伤人，暑热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风寒者半，而火燥之后，卒又归于虚寒矣。

《内经》曰：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刑，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阳之复，火气内发，血溢血泄，是火气能使人失血也。而又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血变于中，民病呕血、

血泄、鼽衄、善悲；又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血见，是寒气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血见，是湿气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能使人失血者也；太阴司天之政，初之气，风湿相薄，民病血溢，是风湿相搏血溢也。又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民病反侧咳逆，甚而血溢，是燥气亦能使人血溢也。六气俱能使人血溢，何独火乎？况火有阴火阳火之不同；日月之火，与灯烛之火不同；炉中之火，与龙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过极之火，惊而动血者，火起于心；怒而动血者，火起于肝；忧而动血者，火起于肺；思而动血者，火起于脾；劳而动血者，火起于肾能明乎火之一字，而于血之理，思过半矣。

刘河间先生特以五运六气暑火立论，故专用寒凉以治火。而后人宗之，不知河间之论，但欲与仲景《伤寒论》对讲，各发其所未发之旨耳，非通论种种不同之火也。自东垣先生出，而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始禁用寒凉。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阴虚火动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可惜大补阴丸、补阴丸二丸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而寒凉之弊又盛行矣。嗟乎！丹溪之书不息，岐黄之道不著！余特撰阴阳五行之论，以申明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虽俱能病血，其中独寒气致病者居多，何也？盖寒伤荣，风伤卫，自然之理。又太阳寒水少阴肾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经先受。血亦水也，故经中之水与血，一得寒气，皆凝滞而不行。咳嗽带痰而出，问其人必恶寒，切其脉必紧，视其血中间，必有或紫或黑数点，此皆寒浮之验也。医者不详审其证，便以为阴虚火动，而概用滋阴降火之剂，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尝用麻黄桂枝汤而愈者数人，皆一服得微汗而愈。盖汗与血一物也，“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余读《兰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备记以广其传。

一贫者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热炕，得吐血，求治于余。余料此病大虚弱而有火，热在内，上气不足，阳气外虚，当补表之阳气，泻其里之虚热，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盖单薄，是重虚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忆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一证，太阳伤寒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遂成衄血，却以麻黄汤，立愈。

独有伤暑吐衄者，可用河间法，必审其证面垢、口渴、喜饮，干呕、腹痛或不痛，发热或不发热，其脉必虚大汗出者，黄连解毒主汤之，甚者白虎汤。

《金匮方》云：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者，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黄芩各一两，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此正谓手少阴心经之阴气不足，本经之阳火亢甚，无所辅，肺肝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阴血妄行而飞越，故用大黄泄去亢甚之火，黄芩救肺，黄连救肝，使之和平，则阴血自复而归经矣。

愚按暑伤心，心气既虚，暑气故乘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衄。心既虚而不能主血，恐不宜过用寒凉以泻心，须以清暑益气汤中，加丹皮、生地，兼犀角地黄治之。盖暑伤心，亦伤气，其人必无气以动，脉必虚，以参芪助气，使气能摄血，斯无弊也。

客问曰：既云须分阴阳，则吐衄血者，阴血受病，以四物汤补血是矣。参芪补气，奚为用之？而复有谓阳虚，补阳之说何耶？曰：子正溺于世俗之浅见也。自王节斋制《本草集要》，有云阴虚吐血者，忌人参，服之则阳愈旺，而阴愈消；过服人参者死。自节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无问阳虚阴虚而并弃之若砒毒矣。冤哉冤哉！盖天地间之理，阳统乎阴，血随乎气，故治血必先理气，血脱必先益气，古人之妙用也。

凡内伤暴吐血不止，或劳力过度，其血妄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须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参一两或二两为细末，入飞罗面一钱，新汲水调如稀糊，不拘时啜服。或用独参汤亦可。古方纯用补气，不入血药何也？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无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真阴失守，虚阳泛上，亦大吐血，又须八味地黄汤固其真阴，以引火归原，正不宜用人参。及火既引之而归矣，人参又所不禁。阴阳不可不辨，而先后之分，神

而明之，存乎人耳。

凡失血之后，必大发热，名曰血虚发热。古方立当归补血汤，用黄芪一两，当归六钱，名曰补血，而以黄芪为主，阳旺能生阴血也。如丹溪于产后发热，用参、芪、归、芎，黑姜以佐之，或问曰：干姜辛热，何以用之？曰：姜味辛，能引血药入气分，而生新血，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见其大热，六脉洪大，而误用发散之剂，或以其象白虎汤证，而误用白虎，立见危殆，慎 之哉！

客又问曰：阳能统阴，闻命矣；伤寒吐血，亦闻命矣，然除伤寒外，或者寒凉之药，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杀其火气，至于辛热之品，以火济火，恐一入口而直冲不止，奈何？宁和平守中，以免谤怨，何如？若丹溪产后用干姜者，为有恶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瘀，未必可为典要也。余见先生治血证，不惟不用寒凉，而反常用大辛热之药，屡以奏功，不已霸乎？曰：子之言，不读古书，不穷至理，不图活人之命者也。试检古人已验之名言以示之。

《金匮方》云：吐血不止，柏叶汤主之，柏叶干姜各二两，艾三把，以水五升，取马通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

凡吐血不已，则气血皆虚，虚则生寒，是故用柏叶。柏叶生而西向，乃禀兑金之气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和，则血得以归藏于肝矣，故用是为君。干姜性热，炒黑则止而不走，用补虚寒之血；艾叶之温，能入内而不炎于上，可使阴阳之气，反归于里，以补其寒，用二味为佐。取马通者为血生于心，心属午，故用午兽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领而行为使。仲景治吐血准绳，可以触类而长之。

《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荣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耳。外必有虚冷之状。法当温中，使血自归于经络，可用理中汤加南木香，或干姜甘草汤，其效甚著。又有饮食伤胃，或胃虚不能传化，其气逆上，亦能吐衄，木香理中汤、甘草干姜汤。出血诸证，每以胃药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须煎干姜甘草作汤与服，或四物理中汤亦可，如此无不愈者。若服生地黄、藕汁、竹茹，去生便远。

《三因方》云：理中汤能止伤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别阴阳，安定气血。按患人果身受寒气，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归经络而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而夭，其脉必微迟，其身必清凉，不用姜桂而用凉血之剂，殆矣！临病之工，宜详审焉 。

《褚氏遗书》云：喉有窍咳血伤人，肠有窍便血杀人。便血犹可治，咳血不易医；饮溲溺百不一死，服寒凉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者其阳和乎。玩"阳和"二字，褚氏深达阴阳之妙者矣。

海藏云：胸中聚集之残火 ，腹里积久之太阴，上下隔绝，脉络部分阴阳不通。用苦热以定于中，使辛热以行于外，升以甘温，降以辛润，化严肃为春温，变凛冽为和气，汗而愈也。然余毒土苴，犹有存者；周身阳和，尚未泰然。胸中微燥而思凉饮，因食冷物服凉剂，阳气复消，余阴再作，脉退而小，弦细而迟，激而为衄血吐血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为便血溺血者有之，肾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鲜，此重沓寒湿化毒，凝泣水谷道路，浸渍而成。若见血证，不详本末，便用凉折，变乃生矣。

客又问曰：吐血可用辛热，为扶阳抑阴，始闻命矣。然复有真阴真阳之说，可得闻乎？答曰：世之言阴阳者，气血尽之矣。岂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乎？吾所谓水与火者，又非心与肾之谓。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无形之火、无形之水，流行于五脏六腑之间。惟其无形，故人莫得而知之。试观之天，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阳太阴为主。然此无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极为之主宰，则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门，谓之元神，无形之火，谓之元气，无形之水，谓之元精，俱寄于两肾中间。故曰五脏之中，惟肾为真。此真水、真火、真阴、真阳、之说也。

又问曰：真阴真阳，与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为血，而不知血之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独血之水，随火而行，故其色独红。肾中之真水干，则真火炎，血亦随火而沸腾矣，肾中之真火衰，则真水盛，血亦无附而泛上矣。惟水火奠其位，而气血各顺布焉，故以真阴真阳为要也。

又问曰：既是火之为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独曰火不可水灭，反欲用辛热何耶？曰：子但知火之为火，而不知火有不同也。有天上之火，如暑月伤暑之病是也，方可以井水沃之，可以寒凉折之，若炉中之火，得水则灭。在人身即脾胃之火，脾胃之中无火，将以何者蒸腐水谷，而分温四体耶？至于相火者，龙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龙雷之火，得雨而益炽，惟太阳一照，而龙雷自息，及秋冬阳气伏藏，而雷始收声，龙归大海矣。此火不可水灭，而用辛热之义也。当今方书亦知龙雷之火，不可水灭，不可直折，但其注皆曰黄柏、知母之类是也。若是依旧，是水灭、直折矣。误天下苍生者，此言也。哀哉！

又问曰：黄柏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将何如？若与前所论，理中温中无异，法何必分真阴真阳乎？曰：温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系下焦两肾中先天之真气，与心肺脾胃后天有形之体，毫不相干，且干姜甘草当归等药，俱入不到肾经，惟仲景八味肾气丸斯为对证。肾中一水一火，地黄壮水之主，桂附益火之原，水火既济之道。盖阴虚火动者，若肾中寒冷，龙宫无可安之穴宅，不得已而游行于上，故血亦随火而妄行。今用桂附二味纯阳之火，加于六味纯阴水中，使肾中温暖，如冬月一阳来复于水土之中，龙雷之火，自然归就于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阴中水干而火炎者，去桂、附而纯用六味，以补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总之保火为主。此仲景二千余年之玄秘，岂后人可能笔削一字哉！

客又问曰：假寒假热之说何如？曰：此真病之状，惑者误以为假也。经曰：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后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血溢、血泄。《内经》盖指人之脏腑而言，言少阴司天者，肾经也。凡肾经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热，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之假证。世人不识而为其所误者多矣。吾独窥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谓假对假也。但此证有二：有一等少阴伤寒之证，寒气自下肾经，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呕或不呕，面赤口渴不能饮水，胸中烦躁，此作少阴经外感伤寒看，须用仲景白通汤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又有一等真阴失守，命门火衰，火不归元，水盛而逼其浮游之火于上，上焦咳嗽气喘、恶热、面红、呕吐痰涎、出血，此系假阳之证，须用八味地黄，引火归元。兹二方俱用大热之药。倘有方无法，则上焦烦热正甚，复以热药投之，入口即吐矣。须以水探冷，假寒驱之，下嗌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因而呕哕皆除，此加人尿、猪胆汁于白通汤，下以通拒格之寒也。用八味汤者，亦复如是。倘一服寒凉，顷刻立死，慎之哉！

客曰：真假之说，至矣精矣。吾何以辨其为假而识之耶？又何以识其为伤寒与肾虚而辨之耶？曰：此未可以易言也。将欲望而知之，是但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遇也；将欲闻而知之，是可以气听，而不可以心符也；将欲问而知之，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也，将欲切而知之，得之心而应之手，巧则在其人，父不能传之子也。若必欲言之，姑妄言乎，余辨之舌耳：凡有实热者，舌胎必燥而焦，甚则黑；假热者，舌虽有白胎而必滑，口虽渴而不能饮水，饮水不过一二口，甚者少顷亦吐出，面虽赤而色必娇嫩，身作躁而欲坐卧于泥水中，此为辨也。伤寒者，寒从下受之，女人多有此证。大小便闭，一剂即愈，此暴病也。阴虚者，大小便俱利，吐痰必多，此阴虚火衰之极，不能以一二药愈，男女俱有之。纵使引得火归，又须以参芪补阳兼补阴，岁月调理，倘不节欲，终亦必亡而已。余所传如此，此不过糟粕耳。所望于吾子者，得意而忘言，斯得之矣。

凡治血证，前后调理，须按三经用药。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三经之方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参、芪、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

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于脾。故曰归脾，有郁怒伤脾、思虑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栀、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无余法矣。

薛立斋遇星士张东谷谈命时，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证，遇劳即发。余意此劳伤肺气，其血必散，视之果然。与补中益气汤，加门冬、五味、山药、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翌早请见，云：服四物、黄连、山栀之类，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匕，吐血顿止，精神如故，何也？薛曰：脾统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肺之气，而嘘血归元耳。

一男子咳嗽吐血，热渴痰盛，盗汗遗精，用六味地黄料，加门冬、五味治之愈。后因劳怒，忽吐紫血块。先用花蕊石散，化其紫血，又用独参汤渐愈。后劳则咳血一二口，脾肺肾三脉，皆洪数，用归脾汤、六味丸而全愈。

一童子年十四，发热吐血，余谓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不信，用寒凉降火愈甚，始谓余曰：童子未室，何肾虚之有，参芪用之奚为？余述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其精已暗耗。又褚氏《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必有难状之疾。遂与补中益气、六味地黄而瘥。

愚谓童子之证，须看先天父母之气，而母气为尤重。凡惊风痘疹，肾虚发热，俱以母气为主。如母有火者，其子必有火；母脾虚者，子必多脾病，母火衰者，子必从幼有肾虚证。如齿迟、语迟、行迟、囟门开大、肾疳等证，皆先天不足，从幼填补，亦有可复之天。不必如上所言暗泄，方有血证。

客问曰：吐血衄血，同是上炎之火，一出于口，一出于鼻，何也？东垣云：衄血出于肺，从鼻中出也；呕血出于胃，吐出成碗成盆也，咯唾血者，出于肾，血如红缕，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于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而出也。

东垣论虽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咳血唾血，不特胃呕血，肝亦呕血，盖肺主气，肝藏血，肝血不藏，乱气自两胁中，逆而出之。然总之是肾水随相火炎上之血也。肾主水，水化液为痰为唾为血，肾脉上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病则俱病也。但衄血出于经，衄行清道；吐血出于胃，吐行浊道。喉与咽二管不同也。盖经者走经之血，走而不守，随气而行，火气急，故随经直犯清道而出于鼻，其不出于鼻者，则为咳咯，从肺窍而出于咽也。胃者守营之血，守而不走，存于胃中，胃气虚不能摄血，故令人呕吐，从喉而出于口也，今人一见吐衄，便以犀角地黄为必用之药，然耶否耶？曰：犀角地黄乃是衄血之的方，若阴虚火动吐血与咳咯者，可以借用成功；若阳虚劳力及脾胃虚者，俱不宜。盖犀，水兽也，焚犀可以分水，可以通天。鼻衄之血，从任督而至巅顶，入鼻中，惟犀角能下入肾水，由肾脉而上引；地黄滋阴之品，故为对证。今方书中所载云：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犀角升麻气味形性，迥不相同，何以代之？曰：此又有说焉。盖缘任冲二脉，附阳明胃经之脉，亦入鼻中。火郁于阳明而不得泄，因成衄者，故升麻可代。升麻阳明药，非阳明经衄者，不可代。衄亦有阴虚火衰者，其血必点滴不成流，须用壮火之剂，不可概用犀角。有伤寒病五六日，但头汗出，身无汗，齐颈而还，小便自利，渴饮水浆，此瘀血证也，宜犀角地黄汤桃仁承气汤。看上下虚实，用犀角地黄汤治上，桃仁承气汤治中，抵当汤丸治下也。

有血从齿逢中，或牙龈中出，名曰齿衄，亦系阳明少阴二经之证。盖肾主骨，齿者骨之标，其龈则属胃土。又上齿止而不动属土，下齿动而不止属水。凡阳明病者，口臭不可近，根肉腐烂，痛不可忍，血出或如涌，而齿不动摇，其人必好饮，或多啖炙煿肥甘，豢养所致。内服清胃汤，外敷石膏散，甚者服调胃承气汤，下黑粪而愈。或有胸虚热者，以补中益气加丹皮黄连亦得，少阴病者，口不臭，但浮动，或脱落出血，或缝中痛而出血，或不痛，此火乘水虚而出，服安肾丸而愈，余尝以水虚有火者，用六味加骨碎补，无火者八味

加骨碎补，随手而应，外以雄鼠骨散敷之，齿动复固。又有齿痛连脑者，此系少阴伤寒，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不可不知。又小儿疳证，出 血口臭肉烂者，芦荟丸主之。

有怒气伤肝，而成吐衄者，其人必唇青面青脉弦，须用柴胡栀子清肝散。

有郁气伤脾者，须用归脾汤，加丹皮、山栀，推而广之。世人因郁而致血病者多。凡郁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郁甚则火不得舒，血不得藏而妄行。但郁之一字，不但怒为郁，忧为郁，怒与忧固其一也。若其人素有阴虚火证，外为风寒暑湿所感，皮毛闭塞即为郁，郁则火不得泄，血随火而妄行，郁于经络，则从鼻而出，郁于胃脘，则从吐而出。凡系郁者，其脉必涩，其人必恶风恶寒。不知者便以为虚而温补之，误矣！须视其面色必滞，必喜呕，或口苦，或口酸，审有如是证，必当舒散其郁为主，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是也。其方惟逍遥散为的药，外加丹皮、茱、连，随手而应。血止后，若不用六味地黄以滋其阴，翌日必发。余于五郁论中，言之详矣。

有饮酒过多，伤胃而吐血，从吐后出者，以葛花解酲汤，加丹皮倍黄连，使之上下分消，酒病愈，血亦愈矣。有过啖炙煿辛热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热，胸腹满痛，血出紫黑成块者，可用桃仁承气汤，从大便导之，此釜底抽薪之法。

以上二证，虽属内伤，犹作有余之证，可用前法。

有妇人发热，经水适来适止，谵语昼轻夜重，如见鬼，小便利或不禁，此名热入血室，须用小柴胡汤，加红花、生地、丹皮、官桂、归尾破血之剂。详见伤寒门。

有坠车坠马，跌扑损折，失血瘀蓄肿痛发热者，先以桃仁、大黄、川芎、当归、赤芍、丹皮红花，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 以和血消毒之药。张子和尝以通经散、神祐丸，大下数十行，病去如扫，不致有瘫残跛躄之患。又尝以此法治杖疮痛肿发热绝者，十余行而肿退热消，真不虚语也。

有产后恶露未尽，儿枕作痛者，须用桃仁、红花、当归、川芎、赤芍、丹皮等，行血破血之药，加姜桂辛热，以行其瘀。又有虚痛无瘀血者，当另行温补，不可概用破血之剂。且以今时之弊言之，夫人之吐衄，非阴虚则阳虚，余备言矣。今人一见血证，以为阴虚者，血虚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动者热也，非芩、连、栀、柏何药乎？咳嗽者火也，非紫菀、百部、知母、贝母何物乎？ 丹溪、节斋，俱有明训，岂能外之？ 谁知阴虚之证，大抵上热下寒者多，始而以寒凉进之，上焦非不爽快，医者病者无不以为道在是矣；稍久则食减，又以为食不化，加神曲山查；再久而热愈盛，痰嗽愈多，烦躁愈甚，又以药力欠到，寒凉增进，而泄泻腹胀之证作矣，乃以枳壳、大腹皮宽中快气之品进矣。至此不毙，将待何时？是故咳嗽吐血，时时发热，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黄柏、知母之类不已，则瘵成矣；胸满膨胀，悒悒不快，未必成胀也，服山查、神曲之药不已，则胀成矣；面浮肿，小便秘涩，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不已，则水成矣；气滞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壳宽快之药不已，则噎成矣。成则不可复药及贴于危，乃曰病犯条款，虽对证之药，无可奈何也！

附　方

中风

三生饮方

生南星一两　生川乌半两（去皮）　生附子半两（去皮）　木香二钱

每用共一两，加人参一两煎。

河间地黄饮子方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茱萸肉　肉苁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　茯苓　石菖蒲　远志（去心）　官桂　麦门冬（去心）各等分

每服五钱，入薄荷少许，姜枣煎服。

易老天麻丸方

天麻六两（酒浸三日，焙干。除风）　牛膝六两（酒浸三日，焙干。强筋）　玄参六两

（枢机管领） 杜仲七两（使筋骨相著） 蓖薢六两（壮筋骨） 当归二十两（和养血脉） 附子一两（炮过行诸经中之血） 羌活十两（去骨间风） 生淮地黄一斤（益真阴）

诸书所载，名曰愈风丹，与此方相合，治诸风肢体麻木，手足不遂等证。但愈风丹无附子，加肉桂三两，淮地黄一斤。其余品数分两俱一般。

考补小续命汤

麻黄 人参 黄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风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当归 本方无附子、防风、防己

厥

六味附子汤

附子 肉桂 防己各四钱 白术 茯苓各三钱 炙甘草二钱

蒲黄汤

蒲黄一两（炒褐色） 清酒十大盏（热沃之）

温服。

二十四味流气饮

丁香 肉桂 草果 麦门冬 赤茯苓 木通 槟榔 枳壳 厚朴 木瓜 大腹皮 青皮 陈皮 木香 人参 白术 蓬莪术 甘草 紫苏 香附 菖蒲

乌梅丸

乌梅三十个（去核） 人参 细辛 香附 附子（泡） 桂枝（洗净，泡）各六钱 黄连一两六钱（炒） 干姜一两（炮） 当归（酒浸） 蜀椒（去目及闭口者）各四钱

共为丸。理中汤下。

八味顺气散

白芷 台乌 青皮 陈皮 白术 人参 茯苓 甘草

伤寒

桂枝汤 治太阳经伤风发热，自汗恶风。

桂枝 芍药 甘草

麻黄汤 治太阳经伤寒发热，无汗恶寒。

麻黄 桂枝 甘草 杏仁

小柴胡汤 治少阳胆经耳聋胁痛，寒热往来，口苦。

柴胡 黄芩 甘草

大柴胡汤 表证未除，而里证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黄芩 芍药 半夏 人参 大黄 枳实

白虎汤 治身热大渴而有汗，脉洪大者。如无渴者，不可用此药，为大忌。倘是阴虚发热，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当审其虚实。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竹叶 糯米

调胃承气汤 治太阳阳明，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结而呕，日晡潮热者，阳明有二证，在经则解肌，入腑则攻下。

大黄 甘草 芒硝

小承气汤 六七日不大便，腹胀满闷，病在阳明表证，汗后不恶寒，潮热狂言而喘者。

大黄 厚朴 枳实

大承气汤 治阳明太阴谵语，五六日不大便，腹满烦渴，并少阴舌干口燥，日晡发热，脉沉实者。

大黄 厚朴 枳实 芒硝

桃仁承气汤 治外证已解，小腹急，大便黑，小便利，为瘀血证。

四逆散　治阳气亢极，血脉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胫之下，若阴证则上过乎肘，下过乎膝，以此为辨也。

柴胡　芍药　甘草　枳实

理中汤　治即病太阴，自利不渴，寒多而腹痛等证。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　加附子，即为附子理中汤。

真武汤

茯苓　芍药　生姜　附子　白术

四逆汤

附子　干姜　甘草

术附汤

白术　甘草　附子

姜附汤

干姜　附子

回阳返本汤　此方治阴盛格阳，阴极发躁，渴而面赤，欲坐卧泥水中，脉来无力，或脉全无欲绝者。

熟附　干姜　甘草　人参　五味　黄连　腊茶

面戴阳者，下虚也，加连须葱白七茎，用澄清泥浆水煎。临服须以冷水探冷，入猪胆汁人尿各一匙服。无脉者脉渐出者生，暴出者死。

生地黄连汤

生地　川芎　当归　栀子　黄连　黄芩　芍药　防风

温病

阳毒升麻汤

升麻半两　当归　蜀椒　雄黄　桂枝各一两

每服五钱，水一钟半，煎一盏温服，复手足取汗，得吐亦佳。

阴毒甘草汤

甘草　升麻各半两　当归　川椒　鳖甲各一两

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一盏服。

此二方，与伤寒论阳毒阴毒特异，故记之。是感天地疫疠非常之气，沿家传染，所谓时疫证者是也。

郁病

古方逍遥散

柴胡　薄荷　当归　芍药　陈皮　甘草　白术　茯神

加味者，加丹皮、山栀，予以山栀。屈曲下行泄水，改用茱萸炒黄连。

血症

麻黄桂枝汤

人参（益上焦元气不足而实其表也）　麦门冬（保肺气）各三分　桂枝（辛甘发散寒气）　当归（和血养血）各五分　麻黄（去根沫，主发散寒气）　甘草（味甘，发散寒气）　黄芪（实表益卫）　白芍药已上各一钱　五味子五个（安其脉气）

上以水三盏，先煮麻黄一味，令沸，去沫，至二盏，入余药同煎至一盏，去渣热服，只一服而愈，不再作。

卷 之 四

先天要论(上)

八味丸方

八味丸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衰惫，脐腹疼痛，夜多溲溺等证。

熟地黄八两(用真生怀庆酒洗净，浸一宿，柳木甑砂锅上蒸半日，晒干再蒸，再晒，九次为度。临用捣膏)　山药四两　山茱萸肉四两　丹皮三两　白茯苓三两　泽泻三两　肉桂一两　附子一两

制附子法：附子重一两三四钱，有莲花瓣，头圆底平者佳。备童便五六碗，浸五七日，候透润，揭皮切作四块，仍浸三四日。用粗纸数层包之，浸湿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检视有白星者，仍用新瓦上炙热，至无星为度。如急欲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沸，热瓦上炮熟用之。

八味丸，乃张仲景所制之方也，《圣惠》云能伐肾邪，皆君主之药，宜加减用。加减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参者，人参乃是脾经药，到不得肾经；有加黄柏、知母者；有欲减泽泻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气丸，述类象形之意也。

钱氏减桂附，名曰六味地黄丸，以治小儿。以小儿纯阳，故减桂附。

杨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减八味丸 。

丹溪有三一肾气丸 ，独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匮》肾气丸

益阴地黄丸，治目病火衰者。济阴地黄丸，治目病有火者。二方见《原机启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虚，西北二方之剂也。金弱木胜，水少火亏，或脉鼓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诸紧为寒，火亏也，为内虚水少，为木胜金弱，故服之亦效。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论(出《东垣十书》)

张仲景八味丸用泽泻，寇宗奭《本草衍义》云，不过接引桂附等归就肾经，别 无他意。王海藏韪之。愚谓八味丸，以地黄为君而以余药佐之 ，非止为补血之剂，盖兼补气也。若专为 补肾而入肾经，则地黄、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肾经之药，固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门之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又谓通行诸经引用药。官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肾命门药也。然则桂附，亦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矣。且泽泻虽曰咸以泻肾，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泽泻者，讵非泻肾邪乎？白茯苓亦伐肾邪 ，即所以补正耳。是则八味丸之用泽泻者，非为接引诸药泻肾邪，盖取其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五劳之功，寇氏又何疑耶？且泽泻固能泻肾，然从于诸补药之中，虽欲泻之，而力莫能施矣，其妙为何如！

余所以谆谆于此方者，盖深知仲景为立方之祖，的认此方为治肾之要，毫不敢私意增减。今人或以脾胃药杂之，或以寒凉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余特将仲景立意之奥旨，阐发于各条门下。

水 火 论

坎，乾水也，气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兑，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一阴上

彻于二阳为兑，兑以有形之水，普施于万物之上，为资生之利泽，故曰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无形之火也。无形之火内燥热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兑水制之者，权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气也，无形者也。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当而可久者也。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太半。

陈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气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乃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乃云，水泉动，然而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由斯而观，不过欲人脱死地而求生地。凡举动先自潜固根本以待，后乃能万应而万举万胜，明其理也。

六味丸（一名地黄丸） 治肾虚作渴，小便淋秘，气壅痰涎，头目眩晕，眼花耳聋，咽燥舌痛齿痛，腰腿痿软等证，及肾虚发热，自汗盗汗，便血诸血，失音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又治肾阴虚弱，津液不降，败浊为痰，或致咳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气之虚脱。为养气滋肾，制火导水，使机关利而脾土健实。

熟地黄八两（杵膏） 山茱萸肉 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上为细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滚盐汤下。凡服须空腹，服毕少时，便以美膳压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泻冲逆也。

六味丸说

肾虚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肾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火无所制，而热证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河间氏所谓"肾虚则热"是也。今人足心热，阴股热，腰脊痛，率是此证，乃咳血之渐也。熟地黄、山茱萸，味厚者也，经曰，味厚为阴中之阴，故能滋少阴补肾水；泽泻味咸，咸先入肾。地黄、山药、泽泻，皆润物也，肾恶燥，须此润之。此方所补之水，无形之水，物之润者亦无形，故用之。丹皮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 色，牡而非牝属阳，味苦辛，故入肾而敛阴火，益少阴，平虚热。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从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渗泄，故用之以制水脏之邪，且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即此药也。

八味丸说

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阳事易举者，阴虚火动也；阳事先痿者，命门火衰也。真水竭则隆冬不寒，真火息则盛夏不热。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即此方也。盖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其利溥矣。

滋阴降火论

节斋云：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纵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痨瘵、咳嗽、咯血、吐血等证作矣。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故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谓专补左尺肾水也。古方滋补药，皆兼补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虚，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补，依旧火胜于水，只补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补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无一二。且少年肾水正旺，似不必补，然欲心正炽，妄用太过，至于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斫丧既多，焉得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

孤阳。故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也。节斋先生发明先圣之旨，以正千载之讹，其功盛哉！但水衰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禀赋若薄者，虽童子尚有火衰之证，焉可独补水哉？况补阴丸中，以黄柏、知母为君，天、麦门冬为佐，盖黄柏苦寒泄水，天门寒冷损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补水，而且有损于肾，故滋阴降火者，乃谓滋其阴，则火自降，当串讲，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各分阴阳虚实，求其所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实万世无穷之利。自世之补阴者，率用黄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无遗憾于世。予特表而出之，以广前人之未备，使医者病者加意于六味八味二方云。

附录十补丸　治肾虚冷，足寒膝软。

五味子　附子各二两　山萸　山药　丹皮　桂心　茯苓　泽泻　制鹿茸各一两

相火龙雷论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谓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燔，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龙火者，雷火也，得湿则焫，遇水则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湿攻之，适足以光焰烛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炎光扑灭，古书泻火之法，意盖如此。今人率以黄柏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于肝肾之间，此乃水中之火，龙雷之火也，若用黄柏苦寒之药，又是水灭湿伏，龙雷之火愈发矣。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或烧毁房屋，或击碎木石，其势诚不可抗，惟太阳一照，火自消灭。此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一验也。

又问龙雷何以五六月而启发，九十月而归藏？盖冬时阳气在水土之下，龙雷就其火气而居于下；夏时阴气在下，龙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明于此义，故惟八味丸桂附与相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归原。即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独以地黄滋养水中之火；世人皆曰灭火，而予独以桂附温补天真之火。千载不明，予独表而出之，高明以为何如？

震本坤体，阳自外来交之，有动乎情欲之象，是以圣人于卦中，凡涉乎震体者，取义尤严。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在复则曰先王以至日闭关，欲其复之静也；在随则曰向晦入晏，意欲其居之安也；在颐则曰慎言语、节饮食，欲其养之正也。明乎此义，而相火不药自伏矣。

阴虚发热论

世间发热类伤寒者数种，治各不同。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温病及瘟疫也，则用河间法，此皆论外感者也。今人一见发热，皆认作伤寒，率用汗药以发其表；汗后不解，又用表药以凉其肌，柴胡、凉膈、白虎、双解等汤，杂然并进。若是虚证，岂不殆哉！自东垣出，而发内伤补中益气之论，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者也。至于劳心好色，内伤真阴，真阴既伤，则阳无所附，故亦发热。其人必面赤烦躁，口渴引饮，骨痛脉数而大，或尺数而无力者是也。惟丹溪发明补阴之说，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世袭相因，屡用不效何耶？盖因阴字认不真，误以血为阴耳，当作肾中之真阴，即先天也。《内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先生注云：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又云：倏忽往来，时发时止，是无火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时节而动，是无水也，当求其属而主之。无火者，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必须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减，以补真阴，屡用屡效。若泥黄柏知母苦寒之说，必致损伤脾阴而毙者，不可胜举。大抵病热作渴，饮冷便秘，此属实热，人皆知之；或恶寒发热，引衣蜷卧，四肢逆冷，大便

清利，此属真寒，人亦易知。至于烦扰狂越，不欲近衣，欲坐卧泥水中，此属假热之证；其甚者，烦极发燥，渴饮不绝，舌如芒刺，两唇燥裂，面如涂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涌，喘急，大便秘结，小便淋沥，三部脉洪大而无伦。当是时也却似承气证，承气入口即毙；却似白虎证，白虎下咽即亡；若用二丸，缓不济事。急以加减入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水顿煎五六碗，水冷与饮，诸证自退。翌日必畏寒脉脱，是无火也，当补其阳，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证与脉俱变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产后，及大失血后，阴血暴伤，必大发热，亦名阴虚发热，此阴字正谓气血之阴。若以凉药正治立毙，正所谓象白虎汤证，误服白虎汤必死，当此之时，偏不用四物汤，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几希之气，所宜急固，须用独参汤，或当归补血汤，使无形生出有形来。此阳生阴长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问曰：子之论则详矣，气虚血虚，均是内伤，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问也。盖阴虚者，面必赤，无根之火，载于上也；若是阳证，火入于内，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但口虽渴，而舌必滑，脉虽数而尺必无力，甚者尺虽洪数，而按之必不鼓，此为辨耳。虽然，若问其人曾服过凉药，脉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复庵云：服凉药而脉反加数者，火郁也，宜升宜补，切忌寒凉，犯之必死。临证之工，更宜详辨，毫厘之差，枉人性命，慎哉慎哉！"

痰　论

王节斋云：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古人用二陈汤，为治痰通用。然以治湿痰、寒痰则是矣，若夫阴火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故其津液之随气而升者，凝结而成痰，腥秽稠浊，甚则有带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湿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壳、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气化痰，须有效耳。噫！节斋论痰而首揭痰之本于肾，可为发前人所未发，惜乎启其端而未竟其说，其所制之方，皆治标之药，而其中寒凉之品甚多，多致损胃。惟仲景先生云：气虚有痰，用肾气丸补而逐之。吴茭山《诸证辨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开后学之蒙聩，济无穷之夭枉。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为痰，则水沸为痰，但当分有火、无火之异耳。肾虚不能制水，则水不归源，如水逆行，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补肾火。阴虚火动，则水沸腾动于肾者，犹龙火之出于海，龙兴而水附，动于肝者，犹雷火之出于地，疾风暴雨，水随波涌而为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此不治痰之标，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火、无火之痰，何以辨之？曰：无火者纯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浊白沫为别耳。善用者，若能于肾虚者，先以六味、八味，壮水之主、益火之原，复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补脾以制水；于脾虚者，既补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克，而于治痰之道，其庶几矣。

庞安常有言：有阴水不足，阴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肃下行，徭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者，此当以润剂，如门冬、地黄、枸杞之属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则痰自清矣。投以二陈，立见其殆。有肾虚不能纳气归原，原出而不纳则积，积而不散则痰生焉，八味丸主之。庞公之见甚确，录之以为案。

《蒙筌》谓地黄泥膈生痰，为痰门禁药，以姜汁炒之。嗟乎！若以姜汁炒之，则变为辛燥，地黄无用矣。盖地黄正取其濡润之品，能入肾经，若杂于脾胃药中，土恶湿，安得不泥膈生痰？八味、六味丸中诸品，皆少阴经的药，群队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为痰之圣药，空腹服之，压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制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　嗽　论

咳谓无痰而有声，嗽是有痰而有声，虽分六腑五脏之殊，而其要皆主于肺。盖肺为清虚为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为娇脏，畏热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

嗽者，必责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盖脾者，肺之母，肾者肺之子，故虚则补其母，虚则补其子也。

如外感风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黄、枳壳、紫苏之类，发散表邪，谓从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系形气病气俱实者，一汗而愈。若形气病气稍虚者，宜以补脾为主，而佐以解表之药。何以故？盖肺主皮毛，惟其虚也，故腠理不密，风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虚，邪何从而入耶？古人所以制参苏饮中必有参，桂枝汤中有芍药、甘草，解表中兼实脾也。脾实则肺金有养，皮毛有卫，已入之邪易以出，后来之邪，无自而入矣，若专以解表，则肺气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间而来者，何时而已耶？须以人参、黄芪、甘草以补脾，兼桂枝以驱邪，此予谓不治肺而治脾，虚则补其母之义也。

《仁斋直指》云：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元，当以地黄丸、安肾丸主之，毋徒从事于肺，此虚则补子之义也。余又有说焉：五行之间，惟肺肾二藏，母盛而子宫受邪，何则？肺主气，肺有热，则气得热而上蒸，不能下生于肾，而肾受邪矣。肾既受邪，则肺益病，此又何也？盖母藏子宫，子隐母胎，凡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肾水干枯有火，无可容之地，于是复上而病矣。

有火烁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医书中，论清金降火者，以黄芩、天麦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黄连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黄柏、知母降阴火；谓枳、半燥泄伤阴，易用贝母、瓜蒌、竹沥、枇杷叶以润肺而化痰。已上治法，岂不平正通达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实非。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也；滋其阴，即所以降火也。独不观启玄子"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乎"？予《相火论》及《滋阴降火论》中，已详言黄柏知母之不宜用，与夫寒凉诸药之害矣。予又有说焉。王节斋云：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者，不可服参芪，服之过多则死，盖恐阳旺而阴消也。自此说行，而世之治阴虚咳嗽者，视参芪如砒毒，以黄柏、知母为灵丹，使患此证而服此药者，百无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欲而不服药者，反可绵延得活。可见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盖病本起于房劳太过，亏损真阴，阴虚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则金不能不伤矣。予先以壮水之主之药，如六味地黄之类，补其真阴，使水升而火降；随即以参芪救肺之品，以补肾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凉者，肤浅庸工，固不必齿，间有知用参芪者，不知先壮水以镇火，而遽投参芪以补阳，反使阳火愈旺，而金益受伤，岂药之罪哉？此所谓不识先后著者也。

有脾胃先虚，土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子来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虽起于心火刑金，因误服寒凉，以致脾土受伤，肺益虚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子来救母，肾水复火之仇，寒水挟木势而上侵于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达此义，尚谓痰火难除，寒凉倍进，岂不殆哉！斯时也。须用六君子汤加炮姜，以补脾肺；八味丸以补土母，而引水归原。此等治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焉。

《金匮》云：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此论外感。

有嗽而声哑者，盖金实不鸣。金破亦不鸣，实则清之，破则补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须知少阴之络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能前。出仲景伤寒书。

一男子年五十余岁，病伤寒咳嗽，喉中声如鼾，与独参汤。一服而鼾声除，至二三服而咳嗽亦渐退，服二三斤病始全愈。（此阳虚之案）

《衍义》云：有暴嗽服诸药不效，或教之进生料鹿茸丸、大菟丝子丸方愈。有本有标，却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骤补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觉之早故也。（此阴虚之案）

有一等干咳嗽者，丹溪云：干咳嗽极难治。此系火郁之证，乃痰郁其火，邪在中，用逍遥散以开之，下用补阴之剂而愈。

吐 血 论

问：吐血多起于咳嗽，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药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诸书虽分咳血、嗽血出于肺，咯血、唾血出于肾，余谓咳、嗽、咯、唾皆出肾。盖肾脉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二脏相连，病则俱病，而其根在肾。肾中有火有水，水干火燃，阴火刑金，故咳；水挟相火而上化为痰，入于肺，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带血而出者，肾水从相火炎上之血也，岂可以咳嗽独归之肺耶？《褚氏遗书·津润论》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为痰，在下为水，伏皮为血，从毛窍中出为汗。可见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血之带痰而出者，乃肾水挟相火炎上也。又云：服寒凉百不一生，饮溲溺百不一死。童便一味，可谓治血之要。然但暴发之际，用之以为降火消瘀之急剂则可，若多服，亦能损胃。褚氏特甚言寒凉之不可用耳。曰：若是，则黄柏、知母，既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当如何？曰：惟六味地黄，独补肾水，性不寒凉，不损脾胃，久服则水升火降而愈，又须用人参救肺补胃药收功，使金能生水，盖滋其化源也。

又有一等肾水泛上，上侵于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气受伤，血无所附，故亦吐血。医见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毙矣。须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引水归原；次用理中汤补脾胃，以补肺之母，使土能克水。则肾水归原，而血复其位矣。

以上论阴虚吐血者，用补天之法。若阳虚吐血，与夫六淫七情所致，各各不同，余另有《绛雪丹书》，专论血症，逐一可考，兹不能悉。今有一单方：只是节欲，不但节欲，直须绝欲。不绝欲，而徒恃乎药，未有能生者也。

喘 论

喘与气短不同，喘者，促促气急，喝喝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短气者，呼吸虽数，而不能接续，似喘而不抬肩，似呻吟而无痛，呼吸虽急而无痰声。宜详辨之。丹溪云：须分虚实新久，久病是气虚，宜补之；新病是气实，宜泻之。

愚按：喘与短气分，则短气是虚，喘是实，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气间亦有有余者，新病亦有本虚者，不可执论也。

《金匮》云：实喘者，气实肺盛，呼吸不利，肺窍壅塞，若寸沉实，宜泻肺；虚喘者肾虚，先觉呼吸短气，两胁胀满，左尺大而虚，宜补肾。此肾虚证非新病虚者乎？

邪喘者，由肺受邪，伏于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若寸沉而紧，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退而喘定。此郁证，人所难知，非短气中之有余乎？

论人之五脏，皆有上气，而肺为之主，居于上而为五脏之华盖，通荣卫，合阴阳，升降往来，无过不及，何病之有？若为风寒暑湿所侵，则肺气胀满而为喘，呼吸迫促，坐卧不安，或七情内伤，郁而生痰，或脾胃俱虚，不能摄养，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真知其风寒也，则用仲景青龙汤；真知其暑也，则用白虎汤；真知其湿也，则用胜湿汤；真知其七情郁结也，则用四磨四七汤。又有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皆能致喘，治者察之。（以上俱属有余之证）

东垣云：病机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辨云：伤寒家论喘，以为火热者，是明有余之邪中于表，寒变为热，心火太旺攻肺，故属于上。又云：膏粱之人，奉养太过，及过爱小儿，亦能积热于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剂治之。饮食不节，喜怒劳役不时，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皆由中气不足。其膜胀腹满，咳喘呕食不下，宜以大甘辛热之剂治之。《脉经》云：肺盛有余，则咳嗽上气渴烦，心胸满短气，皆冲脉之火行于胸中而作，系在下焦，非属上也。观东垣之辨，可见起于伤寒者有余之邪；杂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标本判然条析。如遇标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药而痰去喘定，奏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执而概施

之不足之证，岂不殆哉！娄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诸方，施之形实有痰者神效。若虚而脉浮大，按之涩者，不可下之，下之必反剧而死。

经云：诸喘皆属于上，又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故河间叙喘病在于热条下；华佗云肺气盛为喘；《活人书》云气有余则喘。后代集证类方，不过遵此而已。独王海藏辨云：气盛当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与有余，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以其火入于肺，炎烁真阴，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所言盛与有余者，非肺之气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辨，超出前人，发千古之精奥。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来。愚谓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阳之有余，阴之不足也。凡诸逆冲上之火，皆下焦冲任相火，出于肝肾者也，故曰冲逆。肾水虚衰，相火偏胜，壮火食气，销铄肺金，乌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阴虚，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汤加青黛、竹沥、陈皮，入童便煎服。如挟痰喘者，四物加枳壳半夏，补阴以化痰。夫谓阴虚发喘，丹溪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如此治法，实流弊于后人。盖阴虚者，肾中之真阴虚也，岂四物汤、阴血之谓乎？其火起者，下焦龙雷之火也，岂寒凉所能降乎？其间有有痰者，有无痰者。有痰者，水挟木火而上也，岂竹沥、枳半之能化乎？须用六味地黄，加门冬、五味大剂煎饮，以壮水之主，则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盖缘阴水虚故有火，有火则有痰，有痰则咳嗽，咳嗽之甚则喘。当与前"阴虚相火论"参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经曰：少阴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归，故上气喘也。《黄帝针经》云：胃络不和，喘出于阳明之气逆。阳明之气下行，今逆而上行故喘。真元耗损，喘出于肾气之上奔，其人平日若无病，但觉气喘，非气喘也，乃气不归元也。视其外证，四肢厥逆，面赤而烦燥恶热，似火非火也，乃命门真元之火，离其宫而不归也。察其脉两寸虽浮大而数，而尺微而无力，或似有而无为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凉药以清之，以其喘急难禁也；佐以四磨之类以宽之，下咽之后，似觉稍快，少顷依然。岂知宽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见其稍快，误认药力欠到，倍进寒凉快气之剂，立见其毙矣。何也？盖阴虚至喘，去死不远矣，幸几希一线牵带在命门之根，尚尔留连。善治者，能求其绪，而以助元接真镇坠之药，俾其返本归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骤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肾丸、养正丹之类，煎人参生脉散送下。觉气苦稍定，然后以大剂参芪芪补剂，加破故纸、阿胶、牛膝等，以镇于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车为丸，日夜遇饥则吞服方可。然犹未也，须远房帏、绝色欲，经年积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终亦必亡而已。予论至此，可为寒心，聪明男子，当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机。

又有一等火郁之证，六脉微涩，甚至沉伏，四肢悉寒，甚至厥逆，拂拂气促而喘，却似有余，而脉不紧 数，欲作阴虚，而按尺鼓指。此为蓄郁已久，阳气拂遏，不能营运于表，以致身冷脉微而闷乱喘急。当此之时，不可以寒药下之，又不可以热药投之，惟逍遥散加茱连之类，宣散蓄热，得汗而愈。愈后仍以六味地黄，养阴和阳方佳。此谓火郁则发之，木郁则达之，即《金匮》所云六脉沉伏，宜发散，则热退而喘定是也。经曰：火郁之发，民病少气，治以诸凉。或问喘者多不能卧何也？《素问·逆调论》云：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经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东垣云：病人不得卧，卧则喘者，水气逆行乘于肺，肺得水而浮，使气不得流通也。

仲景云：短气皆属饮。《金匮》云：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木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以上详论阴虚发喘之证治。若阳虚致喘，东垣已详尽矣；外感发喘，仲景已详尽矣。兹为补天立论，故加意于六味、八味云。

喉咽痛论

喉与咽不同，喉者肺脘，呼吸之门户，主出而不纳；咽者胃脘，水谷之道路，主纳而不出。盖喉咽司呼吸，主升降，此一身之紧关橐龠也。经曰：足少阴所生病者，口渴舌干咽

肿，上气嗌干及痛。《素问》云：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咽痛，不可纳食，又曰，足少阴之络，循喉咙，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阴之病，但有寒热虚实之分。少阴之火，直如奔马，逆冲于上，到此咽喉紧锁处，气郁结而不得舒，故或肿或痛也。其证必内热、口干、面赤，痰涎涌上，其尺脉必数而无力，盖缘肾水亏损，相火无制而然，须用六味地黄、门冬、五味大剂作汤服之。又有色欲过度，元阳亏损，无根之火，游行无制，客于咽喉者，须八味肾气丸大剂煎成，冰冷与饮，使引火归原，庶几可救。此论阴虚咽痛者，如此治法，正褚氏所谓上病疗下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曲突立爆烈矣。惟灶床下以盆水煦之，上炎即熄，此上病燎下之一验也。其间有乳鹅、缠喉二名不同。肿于咽两旁者，为双鹅，肿于一边者为单鹅，治法用鹅翎蘸米醋搅喉中，去尽痰涎，复以鹅翎探吐之，令著实一咯，咯破鹅中紫血即溃。或紫金锭磨下即愈。甚而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方有刺少商穴法甚好。刀针刺血，急则用之，然亦有不宜用者。薛案云：一人年五十，咽喉肿痛，或针去血，神思虽清，尺脉洪数而无伦，次按之微细如无。余曰：有形而无痛，戴阳之类也，当峻补其阴。今反伤阴血必死，已而果殁。引此一案，以为粗工轻用刀针之戒。

缠喉风者，肿透达于外，且麻且痒且痛，可用谦甫解毒雄黄丸。

解毒雄黄丸

雄黄一钱　郁金一分　巴豆十四粒（去油皮）

醋糊丸，绿豆大。热茶送下，吐顽痰立苏，未吐再服。

古方有用巴豆油，摊纸作燃子，点火吹灭，以烟熏鼻中，即时口鼻流涎，牙关自开，即用此搐患处愈。有一等阳虚咽痛者，口舌生疮，遇劳益甚，其脉必浮大，此脾肺气虚，膀胱虚热，须以理中汤加山药、山茱萸服乃痊。有上焦风热者，用荆防败毒散效。有咽喉肿痛，作渴饮冷，大便秘结，六脉俱实，必下之乃愈，可用防风通圣散，今人虚热者多，实热者少，如此证不多得，此法不可轻用。又有急喉痹者，其声如鼾，痰如拽锯，此为肺绝之候，速熬人参膏，用竹沥、姜汁同调服。如未即得膏，速煎独参汤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则十救四五，迟则不救。

丹溪云：咽喉肿痛，有阴虚阳气飞越，痰结在上者，脉必浮大，重取必涩，其去死不远，宜独参汤浓煎细细饮之。如作实证治，祸在反掌矣。仲景云：少阴客热咽痛，用甘草汤；少阴寒热相搏，用桔梗汤；少阴客寒咽痛，用半夏散及汤；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少阴阴虚客热不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世人但知热咽痛，而不知有寒咽痛。经曰：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咽肿颔肿。陈藏器用附子去皮脐，炮裂切片，以蜜涂炙，令蜜入内，噙咽其津，甘味尽，再换一片噙之。

仲景云：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微欲绝，面赤咽痛，用通脉四逆汤。盖以冬月伏寒在于肾经，发则咽痛下利，附子汤温其经则愈。又有司天运气，其年乡村相染，若恶寒者，多是暴寒折热，寒闭于外，热郁于内，切忌胆矾酸寒之剂点喉，反使阳郁结不伸，又忌硝黄等寒剂下之，反使阳下陷入里，则祸不旋踵矣。须用表散之剂，若仲景甘桔汤之类。又有阳毒咽痛，用升麻汤；阴毒咽痛，用甘草汤。方见《金匮要略》及《千金方》中。

咽痛用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中生一条红丝如发，悬一黑泡，大如樱珠，垂挂到咽门，而口中饮食不入。须用牛膝根直而独条者，洗净入米醋四五滴，同研细，就鼻孔滴二三点入内去，则红丝断而珠破，其病立安。又有喉间作痛，溃烂日久不愈，此必杨梅疮毒，须以茯苓（即土茯苓）汤为主。

眼　目　论

经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肾藏精，故治目者，以肾为主。目虽肝之窍，子母相生，肾肝同一治也。

华元化云：目形类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丽东南，而晦西北也。有神膏、神水、神光、真气、真血、真精，此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内包涵膏液，此膏由胆中渗润精汁，积而成者，能涵养瞳神，衰则有损。神水者，由三焦而发源，先天真一之气所化，目上润泽之水是也。水衰则有火胜燥暴之患；水竭则有目轮大小之疾；耗涩，则有昏眇之危。亏者多，盈者少，是以世无全精之目。神光者，原于命门，通于胆，发于心火之用事也。火衰则有昏瞑之患，火炎则有焚燥之殃。虽有两心而无正输，心君主也。通于大眦，故大眦赤者，实火也。命门为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通于小眦，故小眦赤者，虚火也。若君主拱默，则相火自然清宁矣。真血者，即肝中升运滋目注络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间易行之血，即天一所主之水，故谓之真也。真气者，即目之经络中往来生用之气，乃先天真一发生之元阳也。真精者，乃先天元气所化精汁，起于肾，施于胆，而后及瞳神也。凡此数者，一有损，目则病矣。大概目圆而长，外有坚壳数重，中有清脆肉，包黑稠神膏一函；膏外则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则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点黑莹，是肾胆所聚之精华，惟此一点，烛照鉴视，空阔无穷者，是曰水轮，内应于肾，北方壬癸亥子水也。五轮之中，惟瞳神乃照。或曰瞳神水耶？气耶？血耶？膏耶？曰：非气、非血、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气所生，后天之气所成，阴阳之妙蕴，水火之精华。血养水，水养膏，膏护瞳神，气为运用，神即维持，喻以日月，理实同之。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华，女子左目不如右目光彩，此皆各得其阴阳气血之正也。

许学士云：经曰：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坐而欲起，目眩眩如无所见。又曰：少阴所谓起则目眩眩无所见者，阴内夺，故目眩眩无所见也。此盖房劳目昏也。左肾阴虚，益阴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右肾阳虚，补肾丸八味地黄丸。

东垣云：能远视不能近视者，阳有余，阴气不足也。海藏云：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秘要》云："阴精不足，阳光有余，病于水者。故光华发见散乱，而不能收敛近视，治之在心肾，心肾平，则水火调而阴阳和。夫水之所化为血，在身为津液，在目为膏汁。若贪淫恣欲，饥饱失节，形脉劳甚，过于悲泣，能斫耗阴精，阴精亏则阳火盛，火性炎而发见，阴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于外而远照，反不能近之而视也。治之当如何？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东垣云：能近视不能远视，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也。海藏云：目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秘要》云：此证非谓禀成近窥之病，乃平昔无病，素能远视，而忽然不能者也。盖阳不足，阴有余，病于火者，故光华不能发越于外，而畏敛近视耳，治之在胆肾。胆肾足则木火通明，神气宣畅，而精光远达矣。夫火之所用为气，在身为威仪，在目为神光。若纵恣色欲，丧其元阳，元阳既惫，则云霾阴翳，肾中之阴水，仅足以回光自照耳，焉能健运精汁，以滋于胆，而使水中之火，远布于空中耶？治之当何如？益火之原，以消阴翳。

以上之证，皆阴弱不能配阳，内障之病。其病无眵泪痛痒羞明紧涩之证，初但昏如雾露中行，渐空中有黑花，又渐暗，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遂为废疾。患者皆宜培养先天根本，乘其初时而治之。况此病最难疗，服药必积岁月，绝酒色淫欲，毋饥饱劳役，驱七情五贼，庶几有效，不然必废，终不复也。世不知此，始曰目昏无伤，略不经意。及病成，医亦不识，直曰热致，竟用凉药，殊不知凉药伤胃，况凉为秋为金，肝为春为木，又伤肝矣，往往致废而后已。病者不悟药之过，诿之曰命也；医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

又有阳虚不能抗阴者。若因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脾胃虚弱，下陷于肾肝，浊阴不能下降，清阳不能上升，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脏六腑之精，皆禀受于脾土，而上贯于目。此"精"字乃饮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气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况胃气下陷于肾肝，名曰重强，相火挟心火而妄行，百脉沸腾，血脉逆上而目病矣。若两目暗昏，四肢不怠者，用东垣益气聪明汤；若两目紧小羞明畏日者，或视物无力，肢体倦怠，或手足麻木，乃

脾肺气虚，不能上行也，用神效黄芪汤；若病后，或日晡，或灯下，不能视者，阳虚下陷也，用决明夜光丸，或升麻镇阴汤。

张子和云：目不因火则不病。白轮病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与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但子和一味寒凉治火。余独补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至于六淫七情错杂诸证，详倪仲贤《原机启微》，此书甚好。而薛立斋又为之参补，深明壮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于治目者也。

卷之五

先天要论（下）

齿论

《素问》曰：男子八岁，肾气实而齿生、更，三八真牙生，五八则齿槁，八八而齿去矣。女子亦然，以七为数。盖肾主骨，齿者骨之标，髓之所养也，凡齿属肾。上下龂属阳明，上龂痛，喜寒而恶热，取足阳明胃；下龂痛，喜热而恶寒，取手阳明大肠。凡动摇袒脱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状者，皆属肾。经曰：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又曰：少阴经者，面黑齿长而垢。其虫疳龂肿不动，溃烂痛秽者，皆属阳明，或诸经错杂之邪，与外因为患，俱分虚实而治。肾经虚寒者，安肾丸、还少丹，重则八味丸主之；其冬月时，大寒犯脑，连头痛，齿牙动摇疼痛者，此太阳并少阴伤寒也，仲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凡肾虚者多有之；如齿痛摇动，肢体倦怠，饮食少思者，脾肾亏损之证，用安肾丸补中益气并服；如喜寒恶热者，乃胃血伤也，清胃汤；若恶寒喜热者，胃气伤也，补中益气汤。

凡齿痛遇劳即发，或午后甚者，或口渴面黧，或遗精者，皆脾肾虚热，补中益气送八味丸，或十全大补汤。若齿龈肿痛，燃连腮颊，此胃经风热，用犀角升麻汤。若善饮者，齿痛腮颊燃肿，此胃经湿热，清胃汤加葛根，或解醒汤。

海藏云：牙齿等龋，臭秽不可近，数年不愈，当作阳明蓄血治，桃仁承气汤为细末蜜丸服之。好饮者，多有此证，屡服有效。

凡小儿行迟、语迟、齿迟，及囟门开者，皆先天母气之肾衰，须肾气丸为主。

固齿方

雄鼠骨　当归　没石子　熟地　榆皮　青盐　细辛各等分

上研为细末，绵纸裹成条，抹牙床上，则永固不落矣。常有人齿缝出血者，余以六味地黄加骨碎补，大剂一服即瘥，间有不瘥者，肾中火衰也，本方加五味、肉桂而愈。

口疮论

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下焦阴火，各经传变所致，当分别而治之。如发热作渴饮冷，实热也，轻则用补中益气，重则用六君子汤；饮食少思，大便不实，中气虚也，用人参理中汤；手足逆冷，肚腹作痛，中气虚寒，用附子理中汤；日晡热，内热，不时而热，血虚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麦门；发热作渴、唾痰、小便频数，肾水虚也，用八味丸；日晡发热，或从小腹起，阴虚也，用四物、参、术、五味、麦门，不应，用加减八味丸；若热来复去，昼见夜伏，夜见昼伏，不时而动，或无定处，或从脚起，乃无根之火也，亦用前丸，及十全大补加麦门、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调，抹涌泉穴。若概用寒凉，损伤生气，为害匪轻。

或问虚寒何以能生口疮，而反用附子理中耶？盖因胃虚谷少，则所胜者，肾水之气，逆而乘之，反为寒中，脾胃衰虚之火，被迫炎上，作为口疮。经曰"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寒雨暴至，阴厥乃格阳反上行，民病口疮"是也。故用参、术、甘草补其土，姜、附散其寒，则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按《圣济总录》，有元脏虚冷上攻口舌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细辛末，苏木汤调涂舌上，有用当归、附子蜜炙含咽。若此之类，皆治龙火上迫，心肺之阳不得下降，故用此以引火归原也。

耳　论

耳者，肾之窍，足少阴之所主。人身十二经络中，除足太阳、手厥阴，其余十经络，皆入于耳。惟肾开窍于耳，故治耳者，以肾为主。或曰：心亦开窍于耳，何也？盖心窍本在舌，以舌无孔窍，因寄于耳，此肾为耳窍之主，心为耳窍之客尔。以五脏开于五部，分阴阳言之，在肾肝居阴，故耳目二窍，阴精主之；在心脾肺居阳，故口鼻舌三窍，阳精主之。《灵枢》云：肾气通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故凡一经一络有虚实之气入于耳者，皆足以乱其聪明，而致于聋聩。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聋者，于肾亦有虚实之异，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阳主气，精不足气有余，则聋为虚。若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余，固藏闭塞，是聋为实，乃高寿之兆也。二者皆禀所致，不须治之。又有乍聋者，经曰：不知调和七损八益之道，早衰之节也，其年未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是可畏也。其证耳聋、面颊黑者，为脱精肾惫，安肾丸、八味丸、苁蓉丸、薯蓣丸，选而用之；若肾经虚火面赤口干痰盛内热者，六味丸主之，此论阴虚者也。至于阳虚者，亦有耳聋。经曰：清阳出上窍。胃气者，清气元气春升之气也，同出而异名也。今人饮食劳倦，脾胃之气一虚，不能上升，而下流于肾肝，故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邪害空窍，令人耳目不明。此阳虚耳聋，须用东垣补中益气汤主之。有能调养得所，气血和平，则其耳聋渐轻。若不知自节，日就烦劳，即为久聋之证矣。

又有因虚而外邪乘袭者，如伤寒邪入少阳，则耳聋胁痛之类，当各经分治之。

又有耳痛、耳鸣、耳痒、耳脓、耳疮，亦当从少阴正窍，分寒热虚实而治之者多，不可专作火与外邪治。耳鸣以手按之而不鸣，或少减者，虚也；手按之而愈鸣者，实也。王节斋云：耳鸣盛如蝉，或左或右，或时闭塞，世人多作肾虚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于耳而为鸣，甚则闭塞矣。若其人平昔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证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恼怒而得，则气上少阳之火客于耳也。若肾虚而鸣者，其鸣不甚，其人必多欲，当见劳怯等证。惟薛立斋详分缕析，云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栀、柴胡；若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若血气俱虚，用八珍汤加柴胡，若怒便聋而或鸣者，属肝胆经气实，用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八珍汤加山栀；若午前甚者，阳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栀；阳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山栀；午后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黄丸。

耳中哄哄然，是无阴也。又液脱者，脑髓消，胫瘦，耳数鸣，宜地黄丸。

肾虚耳中潮声、蝉声，无休止时，妨害听闻者，当坠气补肾，正元饮咽黑锡丹，间进安肾丸。肾脏风耳鸣，夜间睡著，如打战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内觉风吹奇痒，宜黄芪丸。肾者宗脉所聚，耳为之窍，血气不足，宗脉乃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气与之搏，故为耳鸣，先用生料五苓散，加制枳壳、橘红、紫苏、生姜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风下气；续以芎归饮和养之。耳中耵聍，耳鸣、耳聋，内有污血，宜柴胡聪耳汤。

其余耳痛、耳痒、耳肿等证，悉与薛氏论相参用之。《丹铅续录》云：王万里时患耳痛，魏文靖公劝以服青盐鹿茸煎雄附为剂，且言此药非为君虚损服之。曷不观易之坎为耳痛，坎水藏在肾，开窍于耳，而在志为恐，恐则伤肾，故耳痛。气阳运动常显，血阴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间，故坎为血卦，是经中已著病证矣。竟饵之而悉愈。

《圣惠》云：有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愈。此乃肾脏虚，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服透冰丹，勿饮酒啖湿面鸡猪之属，能尽一月为佳，不能戒无效。

耳疮论

罗谦甫云：耳内生疮者，为足少阴，是肾之经也，其气上通于耳。其经虚，风热乘之，随脉入于耳，与气相搏，故令耳门生疮也。曾青散主之，黄连散亦可；内服黍粘子汤。

曾青散

曾青五分　雄黄七分半　黄芩二分半

有脓水搓胭脂拭干，细末一分，裹绵纳耳中。

黄连散

黄连五分　枯矾七分

细末。绵裹纳耳中。

薛氏云：耳疮属手少阳三焦经，或足厥阴肝经血虚风热，或肝经暴火风热，或肾经风火等因。若发热欻痛，属少阳厥阴风热，用柴胡栀子散；若内热痒痛，属前二经血虚，用当归川芎散；若寒热作痛，属肝经风热，小柴胡汤加山栀、川芎；若内热口干，属肾经虚火，用加味地黄丸，如不应，用加减八味丸。余当随证治之。

耳脓即聤耳。用红绵散、麝香散，内服柴胡聪耳汤、通气散俱可。如壮盛之人，积热上攻，脓水不住，则上二散不宜用，恐收敛太过也，用三黄散有效。

有一小儿患耳脓，经年屡月，服药不效，殊不知此肾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即愈。

黄芪丸方

黄芪一两　沙苑蒺藜（炒）　羌活各半两　黑附子（大）一个　羯羊肾一对（焙干）

上为细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食前煨葱盐汤下。

柴胡聪耳汤　治耳中干耵，耳鸣致聋。

柴胡三钱　连翘四钱　水蛭半钱（炒另研）　虻虫三个（去翅足研）　麝香少许（研）　当归身　炙甘草　人参各二钱

上除另研外，以水二盏，姜三片，煎至一盏，少热下水蛭等末，再煎一二沸，食少远热服。

透水散

川大黄（去粗皮）　山栀子（去皮）　蔓荆子（去白皮）　白茯苓（去皮）　益智子（去皮）　藏灵仙（去芦头，洗，焙干）　白芷各半两　香墨（烧醋淬干细研）　麝香（研）一钱　茯神（去木）半两　川乌二两（用河水浸半月，切作片焙干，用盐炒）　天麻（去苗）　仙灵脾叶（洗，焙）各三钱

上为细末，炼蜜和如麦饭相似，以真酥涂，杵臼捣万杵。如干旋入蜜令得所，和成剂。每服旋丸，如桐子大，用薄荷自然汁，同温酒，化下两丸。如卒中风，涎涌昏塞，煎皂荚白矾汤，温化两丸。

虫入耳痛。将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内，虫即出而愈。

有一人耳内不时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就诊于立斋先生。诊之六脉皆安，非疮也。话间痛忽作，意度其有虫，令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虫，遂不复痛。或用麻油滴之，则虫死难出。或用炒芝麻枕之，则虫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也。

消渴论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逆调论》云"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汤加人参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叔和云"口干饮水，多食肌肤瘦，成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汤治之。下消者，烦躁引饮，耳轮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烦水易亏，此肾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详别如此。余又有一说焉：人

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其间摄养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脏干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惟六味、八味，及加减八味丸，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白虎与承气，皆非所治也。

娄全善云：肺病本于肾虚，肾虚则必寡于畏，妄行陵肺而移寒与之，故肺病消。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八味丸补肾救肺，后人因名之曰肾消也。

《总录》谓不能食而渴者，末传中满；能食而渴者，必发脑疽、背痈。盖不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浇灌四旁，与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虚，则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间纵有能食者，亦是胃虚引谷自救，若概以寒凉泻火之药，如白虎承气之类，则内热未除，中寒复生，能不末传鼓胀耶？惟七味白术散，人参生脉散之类，恣意多饮，复以八味地黄丸，滋其化源，才是治法。及能食而渴发疽者，乃肥贵人膏粱之疾也，数食甘美而肥多，故其上气转溢而为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其气慓悍，能助燥热，经曰：治之以兰。消陈积也，亦不用寒凉，及发痈疽者。何也？经曰：膏粱之变，足生大疔。此之谓也。其肾消而亦有脑疽背痈者，盖肾主骨，脑者髓之海，背者太阳经寒水所过之地，水涸海竭，阴火上炎，安得不发而为痈疽？其疮甚而不溃，或赤水者是。甚则或黑或紫，火极似水之象，乃肾水已竭，不治。或峻补其阴，亦可救也。

或曰：人有服地黄汤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方士不能废其绳墨，而更其道也。盖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如膈消中消，可以前丸缓而治之；若下消已极，大渴大燥，须加减八味丸料一升，内肉桂一两，水煎六七碗，恣意水冷饮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处方之制，存乎人之通变耳。

或问曰：下消无水，用六味地黄丸，可以滋少阴之肾水矣。又加附子肉桂者何？盖因命门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不能熏蒸，上润乎肺，如釜底无薪，锅盖干燥，故渴。至于肺亦无所禀，不能四布水精，并行五经，其所饮之水，未经火化，直入膀胱，正谓饮一升溺一升，饮一斗溺一斗。试尝其味，甘而不咸可知矣。故用附子肉桂之辛热，壮其少火，灶底加薪，枯笼蒸溽，槁禾得雨，生意维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鲜不以为迂也。昔汉武帝病渴，张仲景为处此方，至圣玄关，今犹可想。八味丸诚良方也，疮疽痊后，及将痊口渴甚者，舌黄坚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烦燥渴，小便频数，或白浊阴痿，饮食少思，肌肤消瘦，及腿肿脚瘦，口齿生疮，服之无不效。一贵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饮水数升。愚遂献加减地黄方。诸医大笑云：此药若能止渴，我辈当不复业医矣。皆用木瓜、紫苏、乌梅、人参、茯苓、百药煎等，生津液之药止之，而渴愈甚。数剂之后，茫无功效。不得已而用前方，三日渴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气血亦壮，饮食加倍，强健过于少壮之年。盖用此药，非予敢自执鄙见，实有源流，薛氏家藏此方，屡用有验，故详著之，使有渴疾者信其言，专志服饵取效，无为庸医所惑，庶广前人之志。久服轻身，耳目聪明，令人皮肤光泽。（方内用北五味子，最为得力，独能补肾水降心气。其肉桂一味不可废，若去肉桂，服之不效）

一男子患此，余欲以前丸治之。彼则谓肉桂性热，乃私易之以黄柏、知母等药，遂口渴不止，发背疽而殂。彼盖不知肉桂为肾经药也，前证乃肾经虚火炎上无制为患，用桂导引诸药以补之，引虚火归元，故效也。成无己曰：桂犹圭也，引导阳气，若执圭以从使者然。若夫上消者，谓心移热于肺；中消者，谓内虚胃热，皆认火热为害。故或以白虎汤，或以承气汤，卒致不救。总之是下焦命门火不归元，游于肺则为上消，游于胃即为中消。以八味肾气丸，引火归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济，气上熏蒸，俾肺受湿润之气而渴疾愈矣。

有一等病渴，惟欲饮冷，但饮水不过二三口，即厌弃；少顷复渴，其饮水亦如前，第不若消渴者之饮水无厌也。此证乃是中气虚寒，寒水泛上，逼其浮游之火于咽喉口舌之间。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见水，正其所恶也。治法如面红而烦躁者，煎理中

汤吞八味丸，二三服而愈。若用他药，必不能济。

又有一等病，渴急欲饮水，但饮下不安，少顷即吐出；吐出片刻，复欲水饮。至于药食，毫不能下。此是阴盛格阳，肾经伤寒之证也。予反复思之，用仲景之白通汤，加人尿、胆汁，热药冷探之法，一服稍解，三服全瘳。其在男子间有之，女子多有此证。（陶节庵名之曰回阳返本汤）

气虚中满论

中满者，其证悉与鼓胀水肿无异，何故属之气虚？请得明言之否？曰：气虚者，肾中之火气虚也。中满者，中空似鼓，虚满而非实满也，大略皆脾肾两虚所致。海藏云：夫水气者，乃胃土不能制肾水，水逆而上行，传入于肺，故令人肿。治者惟知泄水，而不知益胃，故多下之强令水出，不依天度流转，故胃愈虚，食无滋味，则发而不能制也。莫若行其所无事，则为上计。何今之人，不知此等高论，举手便以为水肿，用《内经》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之法治之，如舟车丸、禹功散之类。若真知其为水湿之气，客于中焦，侵于皮肤，皮肤中如水晶之光亮，手按之随起者，以前药一服而退。若久病大病后，或伤寒疟痢后，女人产后，小儿痘后，与夫元气素弱者，概以前法施之，脾气愈泄愈虚，不可复救矣。故治肿者，先以脾土为主，须补中益气汤，或六君子汤温补之，俾脾土旺，则能散精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或者疑谓喘胀水满，而又加纯补之剂，恐益胀满，必须补药中，加行气利水之品方妙。此论似深得病情，终非大方家体。盖肺气既虚，不可复行其气；肾水已衰，不可复利其水，纯补之剂，初时似觉不快，过时药力得行，渐有条理矣。

至于补肾以治肿，其说难明。盖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若一事疏凿，则失之矣。今人之治肾水者，牵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恶也。间有用五苓五皮者，以为中正，亦转利转虚，肾气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须用补肾。经曰：肾开窍于二阴，肾气化则二阴通。二阴闭则胃填胀，故曰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水聚而从其类也，又曰：肾主下焦，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其三焦之经，在上者布膻中，散络心包；在下者，出于委阳，上络膀胱。上佐天道之施化，下佐地道之发生，与手厥阴为表里，以应诸经之使者也。是故肾虚者，下焦之火虚也。《宣明五气论》云：下焦溢为水，以水注之，斯气窒而不泻，则溢而为水也。经曰：三焦病者，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溢则水留而为胀。惟张仲景制《金匮》肾气丸，补而不滞，通而不泄，诚治肿之神方。国朝薛立斋先生，屡用屡效，详载之医案中。余依其案，亲试之甚效，故敢详著焉。世有患此者，幸毋诞之乎！

《金匮》肾气丸　此方藏于《金匮玉函》。

白茯苓三两　附子五钱　川牛膝一两　肉桂一两　泽泻一两　车前子一两　山茱萸一两　山药一两　牡丹皮二两　熟地四两

中满之病，原于肾中之火气虚，不能行水。此方内八味丸为主，以补肾中之火，则三焦有所禀命，浩然之气，塞乎天地，肾气不虚而能行水矣。内有附子、肉桂辛热之品，热则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实而能制水矣。内加牛膝、车前子二味，最为切当。考之《本草》云：车前子虽利小便，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强阴益精，令人有子；牛膝治老人失溺，补中续绝，壮阳益精，病人虚损，加而用之。方见《金匮要略》，故名《金匮》肾气丸。

前所论证治，乃脾肾两虚者。至于纯是脾虚之证，既以参芪四君为主，亦须以八味丸兼补命门火。盖脾土非命门火不能生，虚则补母之义，不可不知。

又有一等纯是阴虚者，其证腹大脐肿腰痛，两足先肿，小水短涩，喘嗽有痰，不得卧，甚至头面皆肿，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饮食知味，大便反燥。医见形肿气喘水证标本之疾，杂用利水之药而益甚。殊不知阴虚，三焦之火旺，与冲脉之属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从

火溢，上积于肺而嗽，甚则为喘呼不能卧；散聚于阴络而为跗肿；随五脏之虚者，入而聚之，为五脏之胀。皆相火泛滥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黄加门冬、五味大剂服之。余亲试有验，故录。

又有一等火郁者，其证口苦、胁痛、恶寒，目黄、面黄、呕酸等证，须用逍遥散舒其郁，继以六味、肾气滋其阴。亦禁用分利。

噎膈论

噎膈、翻胃、关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异，治宜区别，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饥欲得食，但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间，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即带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无不消化，不复出矣。唯男子年高者有之，少无噎膈。翻胃者，饮食倍常，尽入于胃矣，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两时而吐，或积至一日一夜，腹中胀闷不可忍而复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胃，男女老少皆有之。关格者，粒米不欲食，渴喜茶水饮之，少顷即吐出，复求饮复吐；饮之以药，热药入口即出，冷药过时而出；大小便秘。名曰关格，关者下不得出也，格者上不得入也，唯女人多有此证。

论噎膈，丹溪谓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热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积而为痰为饮。被劫时暂得快，不久复作，前药再行，积成其热，血液衰耗，胃脘干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进，食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尽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内节七情，饮食自养，滋血生津，以润肠胃，则金无畏火之炎，肾有生水之渐，气清血和，则脾气运健，而食消传化矣。丹溪之论甚妙，但噎膈翻胃，分别欠明。余独喜其"火热炎上之化"，"肾有生水之渐"二句，深中病源。惜其见尤未真，以润血为主，而不直探乎肾中先天之原，故其立方，以四物中牛羊乳之类，加之竹沥、韭汁化痰化瘀，皆治标而不治本也。岂知《内经》原无多语，唯曰"三阳结谓之膈"。三阳者，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谓结热也。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大肠热结，则津涸；小肠热结，则液燥。膀胱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热结则津液竭。然而三阳何以致结热？皆肾之病也。盖肾主五液，又肾主大小便，肾与膀胱为一脏一腑，肾水既干，阳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阳热结，则前后闭涩。下既不通，必反于上，直犯清道，上冲吸门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为水饮可入，食物难下？盖食入于阴，长气于阳，反引动胃口之火，故难入。水者阴类也，同气相投，故可入口。吐白沫者，所饮之水，沸而上腾也。粪如羊矢者，食入者少，渣滓消尽，肠亦干小而不宽大也。此证多是男子年高五十已外得之，又必其人不绝色欲；潜问其由，又讳疾忌医，曰近来心事不美，多有郁气而然。予意郁固有之，或以郁故，而为消愁解闷之事，不能无也。此十有八九，亦不必深辨。但老人天真已绝，只有孤阳，只以养阴为主。王太仆云：食入即出，是无水也；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无火者，益火之源。褚侍中云：上病疗下，直须以六味地黄丸料大剂煎饮，久服可挽于十中之一二。又须绝嗜欲，远房帏，薄滋味，可也。若曰温胃，胃本不寒；若曰补胃，胃本不虚；若曰开郁，香燥之品，适以助火。《局方发挥》，已有明训。河间刘氏下以承气，咸寒损胃，津液愈竭，无如补阴，焰光自灭。世俗不明，余特详揭。

论反胃，《金匮要略》云：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为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反胃。予阅《函史列传》，有一医案云：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清晨皆出不化，医以暖胃药投之罔效。脉甚微而弱。有国工视之，揆诸医所用药，无远于病而不效，心歉然未有以悟也。读东垣书，谓吐有三证，气、积、寒也，上焦吐者从气，中焦吐者从积，下焦从寒。今脉沉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秘，此下焦吐也，法当通其闭温其寒。乃遂跃然，专治下焦散其寒，徐以中焦药和之而愈。观此可见下焦吐者，乃命门火衰，釜底无薪，不能蒸腐胃中水谷，腹中胀满，不得不吐也。王太仆所谓

"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是矣。须用益火之原，先以八味地黄丸补命门火，以扶脾土之母；徐以附子理中汤理中焦，万举万全。不知出此，而徒以山查、神曲、平胃化食，适以速其亡也。

论关格者，忽然而来，乃暴病也。大小便秘，渴饮水浆，少顷则吐，又饮又吐，唇燥眼珠微红，面赤或不赤，甚者或心痛或不痛，自病起，粒米不思，滴水不得下胃，饮一杯吐出杯半，数日后脉亦沉伏。此寒从少阴肾经而入，阴盛于下，逼阳于上，谓之格阳之证，名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须以仲景白通汤，用《内经》寒因热用之法。经曰：若调寒热之逆，冷热必行。则热物冷服，下咽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由是病气随愈，呕哕皆除。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胆汁咸苦寒之物，于白通汤中，要其气相从，可以去拒格之寒也。服药后，脉渐出者生，脉乍出者死。陶节庵杀车槌中，有回阳反本汤极妙。愈后须以八味丸常服，不再发。

又有一种肝火之证，亦呕而不入。但所呕者酸水，或苦水。或青蓝水，惟大小便不秘，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郁、木郁之证，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须用茱连浓煎，细细呷之，再服逍遥散而愈。愈后须以六味丸调理。

泻利并大便不通论

脏腑泻利，其证多端，大抵皆因脾胃而作。东垣先生制《脾胃论》一篇，专以补中益气汤，升提清气为主，其间治脾泄之证，庶无余蕴矣，特未及乎肾泄也。是故以其湿也，利水以分之；以其风也，助风以平之；以其实也，下之；以其虚也，补之；寒则温之；热则清之；有食者化之；有积者祛之。凡五行之相胜，与六气之加临，莫不以生克制化之法治之。然而经年经月，不得一效者何耶？仲景云：下利不止，医以理中汤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当以理下焦法则愈矣。昔赵以德有云：予闻先师言泄泻之病，其类多端，得于六淫、五邪、饮食所伤之外，复有杂合之邪，似难执法而治。乃见先师治气暴脱而虚，顿泻不知人事，口眼俱闭，呼吸甚微几欲绝者，急灸气海，饮人参膏十余斤而愈；治积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则肺气下降，而大肠之虚自复矣；治忧思太过，脾气结而不能升举，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开其郁结，补其脾胃，使谷气升发也；治阴虚而肾不能司禁固之权者，峻补其肾而愈也。凡此之类甚多。因问先生治病何神也？先生曰无他，圆机活法，《内经》熟自得之矣。

经曰：肾主大小便。又曰：肾司开阖。又曰：肾开窍于二阴。可见肾不但主小便，而大便之能开而复能闭者，肾操权也。今肾既虚衰，则命门之火熄矣，火熄则水独治，故令人多水泻不止。其泻每在五更天将明时，必洞泄二三次，此其故何也？盖肾属水，其位在北，于时为亥子。五更之时，正亥子水旺之秋，故特甚也。惟八味丸以补真阴，则肾中之水火既济，而开阖之权得宜，况命门之火旺，火能生土，而脾亦强矣。故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肾泄之神方，不可不考也。考之薛案云：脾胃虚寒下陷者，用补中益气汤，加木香、肉果、补骨脂；若脾气虚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肉桂；若命门火衰脾土虚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胃气血俱虚者，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闭涩，或肢体渐肿，喘嗽唾痰，为脾肾亏损，宜《金匮》加减肾气丸。

秦越人《难经》，有五泄之分：曰胃泄，曰脾泄，曰大肠泄，曰小肠泄，曰大瘕泄。夫所谓大瘕泄者，即肾泄也。注云：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世人不知此证，误为滞下治之，祸不旋踵（滞下即今所谓痢疾也）。此是肾虚之证，欲去不去，似痢非痢，似虚努而非虚努。盖痢疾后重，为因邪压大肠坠下，故大肠不能升举而重，治以大黄槟榔辈，泻其所压之邪而愈；又有久泻大肠虚滑，元气下陷，不能自收而重，乃用粟壳等涩剂，以固其脱升其坠而愈。其虚坐努责，此痢后积已去尽，无便而但虚坐耳，此为亡血过多，倍用归芎以和之而愈，惟肾虚后重者，亦数至圊而不能便，必茎中痛，或大便不能得，而小

便先行而涩，或欲小便，而大便反欲去而痛。独褚氏《精血论》中云：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须以补中益气汤，倍升麻送四神丸，又以八味地黄丸料，加五味、吴茱萸、补骨脂、肉豆寇，多服乃效。此等证候，以痢药致损元气，肢体肿胀而毙者，不可枚举。肾既主大小便而司开阖，故大小便不禁者责之肾。即此推之，然则大便不通者，独非肾乎？《金匮真言论》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故肾气虚，则大小便难，宜以地黄、苁蓉、车前子、茯苓之属，补其阴、利水道，少佐辛药，开腠理致津液，而润其燥。洁古云：脏府之秘，不可一概治疗，有热秘，有冷秘，有实秘，有虚秘，有风秘，有气秘。老人与产后，及发汗利小便过多，病后气血未复者，皆能成秘，禁用硝、黄、巴豆、牵牛等药。世人但知热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气横于肠胃，凝阴固结，津液不通，胃气闭塞，其人肠内气攻，喜热恶冷，宜以八味地黄丸料，大剂煎之，冷饮即愈。或《局方》半硫丸，碾生姜，调乳香下之，或海藏己寒丸俱效。海藏云：己寒丸虽热，得芍药、茴香润剂，引而下之，阴得阳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和之阳，水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丸更妙也。

东垣云：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如常。若饥饱劳役，损伤胃气，及食辛热厚味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肠结燥。又有老年气虚，津液衰少而结者。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是也。予尝体法东垣之论，不用东垣之方，如润肠丸、润燥汤、通幽散之类俱不用，惟用六味地黄丸料，煎服自愈。如热秘而又兼气虚者，以前汤内加参芪各五钱立愈。此因气虚不能推送，阴虚不能濡润故耳。已上治法，予尝亲试而必验，且又不犯大黄、桃仁、枳壳等破气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无秘结，故表而出之。

或问曰：何为不用四物汤？曰：四物汤特能补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难。经曰：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又曰：肾主五液。津液皆肾水所化，与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汤。或又问曰：如干结之甚，硝黄亦可暂用否？曰承气汤用硝黄，乃为伤寒从表入里，寒变为热，热入三阴，恐肾干枯，故用硝黄以逐去外邪，急救肾水。余独禁用者，乃是论老人、虚人及病后人，肾水原不足，以致干枯，若再用硝黄等药以下之，是虚其虚。今日虽取一时之快，来日必愈结；再下之，后日虽铁石亦不能通矣。倘有患此者，当劝慰之，勿令性急，以自取危殆。况老人后门固者，寿考之征，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八味常服，永保无虞。

小便不通并不禁论

溲溺不通，匪细故也。小腹急痛，状如复碗，奔迫难禁，期朝不通，便令人呕，名曰关格，又日不通而毙矣，今人一见此证，除用五苓散之外，束手待毙。若盐熨丹田，蝼蛄、田螺罨脐之法，抑末也。

若津液偏渗于肠胃，大便泄泻，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输膀胱者，亦用五苓渗泄之；若六腑客热，转于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气迫闭塞，升降不通者，宜升麻以提之，或探吐之，譬如水注之气，上窍开而下窍通也。

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又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液出焉。可见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气化，方能出水。有服附子热药太过，消尽肺阴，气所不化，用黄连解毒而通者；有用茯苓陈皮甘草汤，送下木香、沉香末而通者，此皆气化之验也。已上治法，皆有余之证，谓膀胱中原有 水，或为热结，或气闭，有水可通而通之也。至于不足之证，乃虚劳汗多，五内枯燥，脂腴既去，不能生津 ，膀胱中原无水积而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已穷而益穷矣。故东垣分在气在血而治之，以渴与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此属上焦气分，水生于金，肺热则是清化之源绝矣，当于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如天令至秋，白露降，须用清金之药，如生脉散之类为当。又有脾虚者，盖因饮食失节，伤其胃气，陷于下焦，经所谓"脾胃一虚，令人九窍不通。"用补中益气汤，以参、芪甘温之品，先调其胃气，以升、柴从九原之下而提 之，则清升而浊自降矣。清肺者，

隔二之治也；补脾者，隔三之治也。东垣虚则补母之妙用，类如此，此皆滋后天之化源者。如不渴而 小便不利，此属下焦血分。下焦者，肾与膀胱也，乃阴中之阴。阴受热，闭塞其下流，经曰：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若淡渗 之药，乃阳中之阴，非纯阴之剂，阳何以化？须用滋肾丸，此气味俱阴，乃阴中之阴也。东垣先生治一人目睛突出，腹胀如鼓，膝已上坚硬，皮肤欲裂，饮食不下，便秘急危者，精思半夜而得之，投之即愈。此是阴虚阳无以化也。盖至于真阳真阴虚者，东垣未之论。如有真阴虚者，惟六味地黄以补肾水，滋肾丸又所当禁，黄柏、知母恐其苦寒泄水，又忌淡味渗泄之药；有真阳虚者，须八味丸。褚氏云：阴已萎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小便道涩如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戴氏云：有似淋非淋，便中有如鼻涕之状，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 ，故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丝子丸、鹿茸丸。戴氏亦得褚氏之法也。若至于转筋喘急欲死，不问男女孕妇产后，急用八味丸料煎饮，缓则不救。或疑桂附辛热，不敢轻用，岂知肾气虚寒，水寒水冻之义，得热则流通，舍此更有何物？能直达膀胱，而使雪消春水来耶。

丹溪治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药太过，遂致秘塞，点滴不出。予以其胃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一服而通。因先多用利药，损其肾气，遂致通后，遗尿一夜不止，急补其肾然后已。凡医之治是证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剂，谁能顾其肾气之虚哉？予特表之，以为世戒。

后若有善法丹溪者，已明知其肺虚矣，乃以补中益气汤，送肾气丸，岂不上下相须，子母相益耶？《灵枢》言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其病虚则欠缺，小便遗数。肺为上焦，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又上连肺，故将两脏，是子母也。母虚子亦虚，自然之理。东垣云：小便遗失，肺金虚也，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黄芪、人参之类大补之，不愈当责之肾。经曰：膀胱不约为遗尿。仲景云：下焦竭则遗溺失便。又云：下焦不归，则遗溲。盖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溲小便。下焦不归其部，不能约制溲便，故遗溺。大抵天暖衣厚则多汗，天冷衣薄则多溺，多溺者寒也，至于不禁，虚寒之甚，非八味丸不效。古方如菟 丝子丸、鹿茸散、二气丹，俱可选用。戴氏云：睡著遗尿者，此亦下元冷小便无禁而然，宜大菟丝子丸，猪胞炙碎煎汤下。凡遗尿皆属虚。刘河间谓热甚，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甚而气血不能宣通，则痿痹，神无所用，故津液渗入膀胱，而旋溺遗失，不能收禁也。即《内经》"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此系热证，不可不知。考之薛按，有因劳发热作渴，小便自遗，或时闭涩，余作肝火血虚，阴挺不能约制，午前补中益气汤，加山药山茱，午后六味丸，月余悉退。

大抵不禁之病，虚寒多而实热少，倘以虚证误投泻火，顷刻危殆，慎之慎之！

梦遗并滑精论

治以肾肝为主。经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夫所谓阳强者，乃肝肾所寄之相火强也；所谓阴绝者，乃肾中所藏之真阴绝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是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临不藏之精，除不梦，梦即泄矣。或问曰：何故不为他梦，而偏多淫梦耶？曰《灵枢·经淫邪发梦篇》云：厥气客于阴器，则梦接内。盖阴器者，泄精之窍，主宗筋，虽太阴、阳明、少阴、厥阴之筋，与夫冲、任、督三脉之所会，诸筋皆结聚于阴器，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强于作用者，皆此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内，不与阴气合，则精不泄。一接内，与阴相合，则三焦上下内外之火，翕然而下从，百体玄府悉开，其滋生之精，尽趋于阴器以泄，而肾不藏矣。若其人元精坚固者，淫气不能摇，久战而尚不泄，况于梦乎！纵相火动而成宵梦，梦亦不遗。此谓阴平阳秘，无病人也。今人先天禀赋原虚，兼之色欲过度，以致肾阴衰惫，阴虚则相火动。相火之系，上系于心为君火，感物

而动，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而精已离其位，即客于阴器间矣。夜卧时，当所寄之相火一遇，与接内时与阴气相合同，故卧而即梦，梦而即遗也。若肾不虚，则无复是梦，梦亦不遗矣。故治是证者，先以肾肝为主。或问曰：阴虚火动而梦遗，服丹溪补阴丸，以滋阴降火，则证与药相对，每依法服之，而不效何也？曰：此未得丹溪滋阴之本意也。盖《丹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肾气丸为滋阴之要药也。今人不会其意，以黄柏、知母为君，概用坎离丸固本之类，凡此俱是沉寒泻火之剂。苦寒极能泻水，肾有补而无泻，焉能有裨于阴哉！独薛立斋发明丹溪之所未发，专用六味地黄以补肾，而治梦遗屡效。纵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湿热下流者，以前丸为主，煎服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有用心过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以前丸为主，而兼用归脾汤；有命门火衰，元精脱陷，玉关不闭者，急用八味丸，或用金锁正元丹，以壮真阳，使之涵乎阴精而不泄。此其大略也。

归脾汤

人参　茯神　黄芪　白术　龙眼肉　酸枣仁(炒研)各二钱半　木香　炙甘草各五分

用水二钟，生姜二钱，大红枣一枚，煎一钟服。薛新甫加当归、远志各一钱，亦妙。

昔赵以德云：予治郑鲁叔二十余岁，攻举子业，四鼓犹不卧，遂成此病。卧间玉茎但著被与腿，便梦交接脱精，惟悬空不著则不梦，饮食日减，倦怠少气。此用心太过，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归肝，肾水不足，火乘阴虚，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茎著物，犹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补心安神，中调脾胃升其阳，下用益精生阴固阳之剂，近三月乃痊。

昔吴茭山有治遗精得法论治。一男子，因病后用心过度，遂梦遗多痰瘦削，诸医以清心莲子饮，久服无效。吴诊其脉紧涩，知冷药利水之剂太过，致使肾气独降，服此愈剧矣，随用升提之法，升坎水而济离火，降阳气而滋阴血，次用鹿角胶、人乳填补精血，逾月全愈。因思梦遗多端，难作一途施治。有因用心积热而泄者，有因多服门冬、茯苓、车前、知母、黄柏冷利之药而泄者。有久泄玉门不闭而泄者，治疗之法，积热者，当清心降火；冷利者，温补下元；肾气独降者，当升提，使水火交而坎离定位。

上二案，皆以肾为主，而兼治心脾者也。独有一等，肾不虚而肝经湿热火旺者，茎中作痛，筋急缩，或作痒，或肿，或挺纵不收，白物如精，随溺而下，此筋疝也，宜用龙胆泻肝汤。张子和曰：遗溺、闭癃、阴痿、脬肿、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若血涸不月，月罢腰膝上热，足躄嗌干癃闭，而小腹有块，或定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漏，此女子之疝也。惟女子不曰疝而曰瘕。

卷之六

后天要论

补中益气汤论

补中益气汤

黄芪一钱　当归　人参　炙甘草　陈皮　升麻　柴胡　白术

此方东垣所制，治内伤之方。古方只有黄芪一钱，其余各三分。薛立斋常用参芪各钱半，白术一钱，当归一钱，陈皮七分，升、柴各五分，进退加减，神应无穷。如病甚者，参芪或三钱五钱，随证加用。凡脾胃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得之。

或问曰：古今称补中益气汤，为万世无穷之利，其义云何？曰：此发前人之所未发，继

仲景、河间而立，意义深远也。世人一见发热，便以外感风寒暑湿之邪，非发散邪从何处解？又不能的见风寒暑湿对证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剂，如九味羌活汤、败毒散、十神汤之类，甚则凉膈、白虎，杂然并进，因而致毙者多矣。东垣深痛其害，创立此方，以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多，外感者间有之，纵有外邪，亦是乘虚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听。不必攻邪，攻则虚者愈虚，而危亡随其后矣。倘有外感，而内伤不甚者，即于本方中，酌加对证之药，而外邪自退，所谓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也。至于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胃中阳气自虚，下陷于阴中而发热者，此阳虚自病，误作外感而发散之，益虚其虚矣，为害岂浅哉？又有一种内伤真阴而发热者，与内伤阳气相似，此当补真阴，非四物汤之谓，又非坎离丸之类，详见《先天要论》中者。心肺在上，肾肝在下，脾胃处于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又为脾胃之主。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是方盖为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用柴胡使由左腋而上，非借参芪之功，则升提无力。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

或问曰：余见先生动辄以先天后天立论，余考之《易》中先天、后天之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等卦位，于医道中甚无所合，而先生屡言之不已，其义云何？曰：怪乎子之问也。余所谓先天者，指一点无形之火气也；后天者，指有形之体，自脏腑及血肉皮肤，与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时天尚未生，何况有乾南、坤北八卦对待之图乎？曰：然则伏羲此图，何为而设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图，乃中天八卦之图，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东，水源于西，风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与万物位乎中。余尝见邵子排列如此，有中天八卦数，其当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后天图，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昼夜十二时相配，因以定阴阳，决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医卜，无一不以此图为则。至于先天者，无形可见，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之神是也。帝与神，即余《先天要论》中所称真君真主，本系无形，不得已而强立此名，以为主宰先天之体，以为流行后天之用。东垣先生独会其宗，而于补中益气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发先天之气，于脾土之中，真万世无穷之利。余所以谆谆为言也，盖人身以脾胃为主，人皆知之，而先天隐于无形者，举世置而弗论。故余既立"先天要论"矣，后于"后天论"中，发明东垣《脾胃论》，亦用先天无形者为主。读《脾胃论》者，读至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卫气、元气、谷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则可见矣。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借少阳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运化也。此时若用寒凉之药，饮食亦不运化矣。盖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纳音所谓炉中火。养炉中火者，须频加煤炭，盖以热灰温养其火，而火气自存。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将以何者蒸腐水谷，以何者接引灯烛？举目皆地狱光景，可不戒哉！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正取温养之义也。

东垣曰：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举痛论》云：劳则气耗。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于语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以甘寒泻其热火，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是也。《金匮要略》云：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夫劳之为病，其脉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瘥，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此亦温之之意也。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元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夫胃气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火独盛。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元气之贼也，壮火食气，少火生气，火与元气

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肝肾，名曰重强，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遂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则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则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之类，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之类，皆补也。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证，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唯当以辛甘温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曰：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今立补中益气汤主之。夫因饥饱劳役，损伤脾胃；或专因饮食不调，或专因劳力过度；或饥饱之后，加之劳力；或劳力之后，加之饥饱，皆为内伤。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泻大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大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经曰：急者缓之。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而实其表也，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胃中清气升于阳道，及诸经生发之气，以滋春气之和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清升而浊自降矣。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起，日渐熬煎，血气日减，心主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故以当归和之。如烦犹未止，加服地黄丸，以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以手扪之，而肌表热者，表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止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

如精神短少，倍加人参、五味子；如头痛，加蔓荆子；如头痛有痰沉重，乃太阴痰厥头痛，加半夏、天麻；如腹中痛者，加白芍药；如恶寒冷痛，更加桂心；如恶热喜寒热痛，更加黄连；如腹中痛恶寒，而脉弦者，是木来克土也，小建中汤主之，盖芍药味酸，于土中泻木为君；如脉沉细腹痛，以理中汤主之，干姜味热，于土中泻水，以为主也。

脐下痛者，加熟地黄。如不已，乃大寒也，更加肉桂。凡小腹痛，多属肾气奔豚，惟桂泄奔豚，故加之。如胁痛，或胁下缩急，俱加柴胡、芍药；如体重肢节痛，或腹胀自利，脉来濡缓者，湿胜也，加苍术、厚朴主之；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活、防风、藁本，别作一服，病去勿再服，以诸风药损人元气也。

如冬月恶寒发热无汗，脉浮而紧，本方加麻黄、桂枝(如麻黄五分，用参、芪各一钱)；如冬月恶风发热有汗，脉浮而缓，加桂枝、芍药。伤寒必恶寒，伤风必恶风，伤食必恶食，伤寒恶寒，烈火不能热，重绵不能温；内伤者，得就暖处，著绵温火，便不恶矣。内伤饮食，口不知味，不思饮食；伤寒者，虽不能食，未尝不知味也。劳力内伤者，身体沉重，四肢困倦，百节烦疼，心满气短，懒于言语；若伤寒者，太阳则头痛，少阳则胁痛，阳明则目痛，不若内伤之怠惰嗜卧也。伤寒发热，拂拂如羽毛之热，热在皮毛；内伤者，肌体壮热，扪之烙手，右手气口脉大于左手人迎三倍，其气口脉急大而数，时一代而涩。涩是肺之本脉，代是气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数，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挟心火克肺金也。其右关脉属脾，比五脉独大而数，数中时显一代，此不甚劳役，是饮食不时，寒温失所，胃脉损弱，隐而不见，惟内显脾脉如此。若外伤，人迎脉大于气口也。

东垣以手扪热，有三法：以轻手扪之则热，重按之则不热，是热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间则热蒸手，轻摸之则不热，是热在骨髓也；轻手扪之不热，重手按之亦不热，不轻不重按之而热者，是热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热在肌肉。肌肉间热者，正内伤劳倦之热也。若余于内伤真阴者，以手扪热，亦有二：扪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肾中之真阴虚也。扪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觉寒者，肾中真阳虚也。面必赤者，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也；口必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若口吐痰多，如清水者，肾水泛上为痰，口必不

渴也口咯痰如沫者，水沸为痰，阴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胁痛者，肾肝虚也；足心如烙者，涌泉涸竭也；膝以下冷者，命门衰绝，上气必喘也；尺脉必数者，阴火旺也；尺脉数而无力，或欲绝者，真阳衰也；骨痛如折者，肾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阳虚阴虚之辨。而阴虚之中，又有真阴真阳之不同，其治法详于"先天论"中。

或问曰：丹溪云东南之人，阳气易以升，不可服补中益气汤。当今江以南之人，果尽不当服乎？曰：此东南指人之脏腑而言也，盖东方属肝，南方属心，肝与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黄帝起四方之问，岐伯有四治之能，此东南西北方指地位也，既不可服东南二方之剂。其人上盛者，必下虚，其肾气大虚矣，急须填补北方先天之元气为要。总而言之，先天后天不得截然两分。上焦元阳不足者，下陷于肾中也，当取之至阴之下；下焦真阴不足者，飞越于上部也，焉可不引而归原耶？是以补中益气汤，与肾气丸并用，朝服补阳，暮服补阴，互相培养。但先后轻重之分，明者知之，不必详述。

或问肾气丸中，以地黄为君，恐其泥膈，或于脾胃有妨乎？曰：肾气丸中，尽是肾经的药，并无一味脾胃药杂其中，径入肾经，焉能泥膈？凡用药须要分得阴阳水火清净，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输纳钱粮，而可与天曹用事之人同议乎？曰：若如所言，予正谓肾经水部，不可与脾经户部相杂之谓耳。曰：余所谓不杂者，谓肾水药中，不可杂脾土药，脾胃药中，不得杂肾经药。如四君子汤，脾经药也，杂地黄其中，则泥膈矣；八味地黄丸，肾经药也，加人参则杂矣。若论肾与脾胃，水土原是一气，人但知土之为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土之坚者为石，此后天卦位坎之后，继之艮，艮为山为土，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之主也，土无定位，随母寄生，随母而补，故欲补太阴脾土，先补肾中少阳相火，若水谷在釜中，非釜底有火则不熟。补肾者，补肾中火也，须用八味丸。医不达此，而日从事于人参、白术，非探本之术，盖土之本初原是水也。世谓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

伤饮食论

《阴阳应象论》云：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是饮食之伤，伤于寒热也。《痹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是饮食之伤，自伤于饥饱也。古人治法，分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类主之；中者消化，神曲、麦芽、山查、三棱、广术之类主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硝、黄、巴豆、牵牛、甘遂之类主之。古人又分寒热而治之：伤热物者，以寒药治之；伤寒物者，以热药治之。如伤冷物二分，热物一分，则用热药二停，寒药一停，若备急丸是也。予意当随证加减，大抵饮食之病，伤寒物一边居多，以上法门，未必可为典要也。

当今方家，以平胃散为主，出入增减，亦可为脾胃之准绳。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则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过剂，过剂则平地反成坎矣。今人以平胃散，为常服补剂者，误也。不若枳术丸为胜，夫枳术丸，乃洁古老人所制，用枳实一两，白术二两，补药多于消药，先补而后消，以荷叶裹饭，烧熟为丸。盖取荷叶色青，得震卦之体，有仰盂之象，中空而清气上升，烧饭为丸，以助谷气。谓洁古枳术一方，启东垣末年之悟，补中益气，自此始也。但洁古专为有伤食者设，今人以此丸为补脾药，朝服暮饵，更有益之、橘、半、番、砂者，则又甚矣。吾恐枳实一味，有推墙倒壁之功，而人之肠胃中，既已有伤，墙壁不固，能经几番推倒乎？至若山查、神曲、麦芽三味，举世所常用者，余独永弃。盖山查能化肉积，凡年久母猪肉，煮不熟者，入山查一撮，皮肉尽烂。又产妇儿枕痛者，用山查二十粒，砂糖水煎一碗服之，儿枕立化。可见其破气又破血，不可轻用。曲蘗者，以米与水在瓷缸中，必借曲以酿成酒，必借蘗以酿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瓷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补助其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克之药哉？大凡元气完固之人，多食不伤，过时不饥。若夫先因本气不足，致令饮食有伤矣，前药一用，饮食虽消，但脾既已受伤，而复

经此一番消化，愈虚其虚；明后日食复不化，犹谓前药已效，药力欠多，汤丸并进，展转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儿丸之类，其名虽美，俱不敢用。盖名之美者，其药必恶，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故医有贫贱之医。有富贵之医，膏粱之子弟，与藜藿之民不同；太平之民，与疮痍之民不同。乡村闾巷顽夫壮士，暴有所伤，一服可愈；若膏粱子弟，禀受虚弱，奉养柔脆，概以此术施之，贻害不小。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则流芳千古。有古方，有今方，有圣方，有俗方。余以为今人不如古人，不敢自立一方。若脾胃惟东垣为圣，择而用之，以调中益气、补中益气二方，因人增减。真知其寒物伤也，本方中加热药，如姜、桂之类；热物伤也，加黄连之类。真知有肉食伤也，加山查数粒；酒食伤也，加葛花一味，随证调理。此东垣之法，方士之绳墨也。然以寒治热而热不去，以热治寒而寒不除，奈之何？经曰：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壮水之主，益火之原，此东垣之未及也。

如有食填太阴，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无脉，不治则死，急以阴阳盐汤，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积，肠腹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审知其为寒积，必用巴豆感应丸；审知其为热积，必用大黄承气汤。下之不当，死生立判，慎之哉！

昔张子和动辄言下，盖下之当也。仲景三承气，审之详密，可下、不可下、急下，分毫不爽。如下血积，必用桃仁、红花；下水必用牵牛、甘遂；下水中之血，必用虻虫、水蛭。今人畏而不敢下者，不明之罪小；无忌而妄用者，杀人之罪大。医司人命，岂易言哉！

何柏斋云：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主之者天，成之者地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至于天地交合变化之用，则水火二气也。天运水火于地之中，则物生矣。然水火不可偏盛，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和平而物生，自然之理。人之脏腑，以脾胃为主，盖饮食入于胃，而运以脾，犹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制其偏而使之平，则治之之法也。

愚按："制其偏而使之平"一句，甚好。所谓制者，非去水去火之谓。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补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补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则彼轻，一边重者，只补足轻之一边，决不凿去马子，盖马子一定之数。今人欲泻水降火者，凿马子者也。

余于脾胃，分别阴阳水火而调之：如不思饮食，此属阳明胃土受病，须补少阴心火，归脾汤补心火，以生胃土也；能食不化，此属太阴脾土，须补少阳相火，八味丸补相火，以生脾土也。无非欲人培养一点先天之火气，以补土之母耳。若理中汤用干姜，所以制土中之水也；建中汤用芍药，所以制土中之木也；黄芪汤所以益土之子，使不食母之食也；六味丸所以壮水之主也；八味丸所以益火之原也。土无定位，寄旺于四时；无专能，代天以成化，故于四脏中兼用之。总之以补为主，不用克伐。脾气下陷，补中益气；肝木乘脾，加左金丸；郁怒伤脾，归脾汤；脾虚不能摄痰，六君子汤；脾肾两虚，四君、四神；阴火乘脾，六味丸；命门火衰，不生脾土，八味丸。先天之气足，而后天之气不足者，补中气为主；后天足而先天不足者，补元气为主。或曰：正当胸膈饱闷之时，数日粒米不下，陈皮、枳壳、木香、乌药，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复可补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补益，擅用发散，克伐太过，虚痞之病也。经曰：下焦虚乏，中焦痞满，欲治其虚，则中满愈甚；欲消其痞，则下焦愈乏。庸医值此，难以措手，疏启其中，峻补于下。少用则邪壅于上，多用则峻补于下，所谓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参一两，或七八钱，少加升麻一钱，大剂一服即愈。此《内经》之妙用，不可不知也。

东垣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乃上下分消其湿。今之病酒者，往往服酒症丸大热之药下之，又有牵牛、大黄下之者，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乖误甚矣。酒性大热，已伤元气，而复

重泻之，又损肾水真阴，及有形血气，俱为不足。如此则阴血愈虚，真水愈弱，阳毒之热大旺，反增其阴火，是元气消铄，折人长命，不然则虚损之病成矣。宜以葛花解酲汤主之。

葛花解酲方

青皮（去瓤）三钱　木香五分　橘红　人参　茯苓各一钱五分　猪苓一钱五分　白豆蔻五分　葛花五分　砂仁五分　泽泻一钱　白术二钱　干姜一钱　神曲一钱

上为细末。每服 三钱，白汤调下。得微汗则病去。此东垣原方，宜加减用，

中暑伤暑论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闷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泻、或喘、或满、是也。当是时，切勿便与冷水，或卧冷地。如行路暍死者，即置日中热地上，以小便溻热土上，取热土罨病人脐上，急以二气丹同苏合香丸，汤调灌下。如无二气丹，研蒜水灌之亦可。盖中伤暑毒 ，外阳内阴，诸暑药多用暖剂，如大顺散之用姜、桂，枇杷叶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热之物，又蒜气臭烈，能通诸窍也。

东垣分阴阳动静而治之。

静而得之者，为阴证。或深堂水阁，过处凉室，以伤其外；或浮瓜沉李，过食生冷，以伤其内，所谓因暑而伤暑者也。其病必头痛恶寒，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大热无汗，腹痛吐泻。为房室冷物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以大顺散主之。

动而得之者，为阳证。或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为热伤元气。其病必苦头疼发燥恶 热 ，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齿燥，无气以动。乃为暑伤气，苍术、白虎主之。若人元气不足，用前药不应，惟清暑益气汤，或补中益气汤为当。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饮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调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阴寒之证，用大顺散、桂、附大辛热之药。此《内经》舍时从证之良法，不可不知。今人患暑证殁而手足指甲或肢体青黯，此皆不究其因，不温其内，而泛用香薷饮之类所误也。夫香薷饮，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也，须审有是证而服之，斯为对证。今人平日间恐患暑病，而先服此以预防 ，适所以招暑也。若人元气素虚，或房劳过度而饮之者，为祸尤不浅。若欲预防，惟孙真人生脉散，为夏令最宜。

暑乃六气中之一，即天上火，惟此火可以寒水折之，非比炉中火与龙雷火也。凡伤暑腹痛吐泻交作者，一味冷井水，加清蒿汁饮之立愈。暑毒从小便中泄矣。名曰臭灵丹。

暑喜伤心，心属南方火，从其类也。小肠为心之府，利心经暑毒，使由小肠出，故青蒿香薷为要。

有因伤暑，遂极饮冷水，或医者过投冷剂，致吐利不止，外热内寒 ，烦躁多渴，甚欲裸形，状如伤寒，此阴盛格寒，宜用温药。香薷饮中加附子，浸冷服，

又有因冒暑，吐极胃虚，百药不入，粒米不下，入口即吐，病甚危笃。急用人参一钱，黄连五分，姜汁炒焦，糯米一撮，水一鍾，煎一小酒盏，候冷用茶匙徐徐润下，少顷再入一匙。得入数匙不吐，尽一小盏，便可投药食矣。

暑病与热病相似，但热病脉盛，暑病脉 虚为辨耳。

二气丹　治伏暑伤冷，二气交错，中脘痞结，或吐或泻。

硝石　硫黄各等分

上为细末，石器内火炒令黄色，再研，用糯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丸。

大顺散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水谷不分，霍乱呕吐，脏腑不调。

甘草三两　干姜　杏仁　肉桂各四两

上先将甘草炒八分黄色，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令杏仁不作声为度，用筛筛净后，同作一处捣罗。每服二钱，水一钟，煎七分温服，如烦躁，井花水调服，不拘时，

香薷饮　治伏暑引饮，口燥咽干，或吐或泻，并皆治之。

香薷半斤　白扁豆（炒）四两　厚朴（姜汁炒）四两　黄连（姜汁炒）二两

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一钟，入酒少许，煎七分温服。

十味香薷饮　消暑气，和脾胃。

香薷一两　人参　陈皮　白术　茯苓　黄芪　白扁豆　木瓜　厚朴（姜汁炒）甘草（炙）已上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冷水调下。

清暑益气汤

黄芪一钱　苍术钱半　升麻一钱　人参　白术　陈皮　神曲　泽泻　各五分　甘草　黄柏　葛根　青皮　当归　麦门冬各三分　五味子九粒

水二钟，煎至一钟。

《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热则气泄。今暑邪干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参、陈皮、当归、甘草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热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以炒曲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苦寒，借其气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故以麦门冬、五味子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庚金为佐。此病皆由饮食劳倦，伤其元气，乘天暑而发也。元气不虚，暑邪从何处而入哉？

一小儿患呕吐泻利，烦躁搐搦，或以为惊，或以为风。余见其口燥，手指茶壶，腹中鸣，出对诸医曰：易治也，借药笼中三味药足矣。用黄连五分，甘草三分，人参五分，水煎冷服，下咽顷刻，即睡而安。或问曰：黄连、甘草解毒善矣，又加人参五分，谓何？余曰：若不用参，此儿当病气弱数日，得参明后日复如无病人矣。次日果然。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参　糯米

此方是暑月热病发热之正方，名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使秋金之令行，则火令退听。石膏寒中之药，淡而辛，能汗能利，必审其人有大汗而渴、齿燥，其脉洪而长，时当夏月可用。若无汗不渴，脉虚而不洪长，或重按全无，虽壮热、口渴，象白虎汤证，此系脾胃气虚，元阳不足，误服白虎必死。又有一等大失血后，或妇人产后，壮热喘促，面赤引饮，脉虚，名曰血虚发热，最忌白虎，须用当归补血汤则安。

《夷坚甲志》云：昔虞丞相自渠川被召，途中冒暑，得疾泄痢连月。梦间有韵语云：署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作治疗，医家大错。如方制服，其疾随愈。引此为例，余可类推。

湿　论

有在天之湿，雨露雾是也。在天者本乎气，故先中表之荣卫。有在地之湿，泥水是也，在地者本乎形，故先伤肌肉筋骨血脉。有饮食之湿，酒水乳酪是也。胃为水谷之海，故伤于脾胃。有汗液之湿，谓汗出沾衣，未经解换者是也。有太阴脾土所化之湿，不从外入者也。阳盛则火胜，化为湿热；阴盛则水胜，化为寒湿。其证发热恶寒，身重自汗，筋骨疼痛，小便秘涩，大便溏泄，腰痛不能转侧，跗肿肉如泥，按之不起。

经曰：因于湿首如裹。湿气蒸于上，故头重。又曰：湿伤筋、故大筋纵短，小筋弛长，纵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湿胜则濡泄。故大便溏泄，大便泄故小便涩。又曰：湿从下受之，故跗肿。又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故腹胀肉如泥。湿气入肾，肾主水，水流湿，各从其类，故腰肾痛。

治法在上者当微汗，羌活胜湿汤；在下者当利小便，五苓散。夫脾者，五脏之至阴，其性恶湿。今湿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肠间，虚莫能制，故濡泄，

法当除湿利小便也。

东垣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圣人之言，虽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夫湿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阳重衰，反助其邪之谓也。故用升阳风药即瘥。以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根半钱，炙甘草半钱，水煎热服。大法云：湿淫所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夫圣人之法，可以类推，举一而知百也。

有脚气，类伤寒，发热恶寒，必脚胫间肿痛，俱从湿治。《千金方》有阴阳之分：阴脚气，胫处肿而不红；阳脚气，肿而红者是也。

有湿热发黄者，当从郁治。凡湿热之物，不郁则不黄。禁用茵陈五苓散。凡见用五苓茵陈者，十不一生。当用逍遥散，方见郁论。

凡伤寒必恶寒，伤风必恶风，伤湿必恶雨。如伤湿而兼恶寒无汗，骨节疼痛者，仲景有甘草附子汤。

甘草附子汤

甘草（炙）一钱　附子钱半　白术二钱　桂枝四钱

水煎，作一服。

《金匮》防己汤

治湿胜身重阳微，中风则汗出恶风，故用黄芪、炙甘草以实表，防己、白术以胜湿。

防己三钱　甘草钱半（炙）　白术二钱　黄芪三钱半

加生姜、大枣，水煎作一服。

羌活胜湿汤　通治湿证。

羌活　独活　藁本　防风　甘草　川芎各一钱　蔓荆子三分

如身重腰痛沉沉然，经中有寒也，加酒防己五分，附子五分。

有一友宦游京师，病腿痛发热，不能履地，众以为腿痈。延予视之，扶掖而出见。予曰：非痈也。以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各一钱，一服如失。次日乘马来谢。

余一日患阴丸一个肿如鸭卵，发热，以湿热证治之，不效。细思之，数日前从定海小船回，有湿布风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觉，以意逆之，此感寒湿在肾丸也。乃用六味地黄，加柴胡、吴茱萸、肉桂各一钱，独活五分，一服而热退，再服而肿消。后有患偏坠者，此方多妙。

疟　论

或问曰：经云：夏伤于暑，秋必病疟。前人虽备言之，旨殊未畅，盍明示诸？曰：不发于夏，而发于秋，此亢则害承乃制，子来救母之义。盖暑令当权，君火用事，肺金必受伤克。火位之下，水气承之，肾水为肺之子，因母受火伤，子来承之，以制火救母。于是水火相战，阴阳交争，大胜则大复，小胜则小复，此阴阳胜复之常理，疟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其人元气不固者，暑邪得以乘之。所以治疟，以扶元气为主。

发在夏至后处暑前者，此三阳受病，伤之浅者，近而暴也；发在处暑后冬至前者，此三阴受病，伤之重者，远而深也。

发在子半之后午之前，是阳分受病，其病易愈；发于午后者，是阴分受病，其病难愈。

或问曰：有一日一发，有间日一发，有三日一发，何也？曰：在阳则发早，在阴则发晏，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夫人荣卫之气，一日一周，历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之界分。每一界各有一舍，荣卫之有舍，犹行人之传舍也。邪气客于荣卫之舍，与日行之卫气相接，则病作，离则病退，故一日一周，有止发之定期。其间日而作者，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

发，阴气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故间日而作也；三日一作者，邪入于三阴也。作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也；寅申巳亥日者，厥阴也；辰戌丑未日者，太阴也。

凡治疟必先问其寒热多寡，而参之脉证。有寒多热少者，有热多寒少者。大抵寒热往来，皆属少阳经证，治法当以小柴胡为主。若寒多者，小柴胡加桂枝。有但热不寒者，名曰瘅疟；有但寒不热者，名曰牝疟。《金匮》云：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邪气内藏于心肺，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又云：湿疟者，其脉如平，人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时呕逆，以白虎加桂枝汤主之；但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此寒热多寡之定法也。然亦有不可执者，当察其脉之虚实何如。若但寒者，其脉或洪实或滑，当作实热治之；若但热者，其脉或空虚或微弱，当作虚寒治之。仲景云：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可下，弦迟者可温，弦紧者可发汗及针灸也；弦数者，风痰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凡疟将发之时，与正发之际，慎勿施治，治亦无效。必待阴阳并极而退，过此邪留所客之地，然后治之，且当病未发二三时前，迎而夺之可也。

古今治疟证候，有风寒暑湿不同治疗，有汗吐下各异方术，无虑千百，不能尽述。独"无痰不成疟，无食不成疟"，深得致疟之因；"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有汗要无汗，扶正气为主"，深得治疟之法。以青皮饮一方，治秋时正疟，随证加减，屡用屡效。若胃中有郁痰伏结者，以草果饮一服即愈。

服前方不应，当以补中益气汤，倍柴胡加半夏、生姜，养正而邪自除。薛立斋先生云：凡人久疟，诸药不效，以补中益气汤加半夏，用人参一两，煨姜五钱，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

仁斋云：有人脏腑久虚，大便常滑，忽得疟疾，呕吐异常。以二陈加人参、白豆蔻，进一二服，病人自觉气脉顿平，寒热不作。盖白豆蔻流行三焦，元气荣卫一转，寒热自平。继今遇有呕吐发疟之证，或其人素虚者，慎勿用常山等药。以上专论秋时正疟之法也。世间似疟非疟者多，世人一见寒热往来，便以截疟丹施治，一截不止则再截，再截而止，止而复发复截，以致委顿，甚或因而致毙者有之。是不可不辨也。经曰：阳虚则恶寒，阴虚则恶热。阴气上入于阳中，则恶寒；阳气下陷于阴中，则恶热。凡伤寒后、大病后、产后劳瘵等证，俱有往来寒热，似疟非疟，或一日二三度发，并作虚治。但有阳虚阴虚之别，阳虚者补阳，如理中汤、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加姜桂，甚则加附子。诸方中必用升麻、柴胡，以提出阴中之阳，水升火降而愈。医书中有论及之者矣。至于阴虚者，其寒热亦与正疟无异，而阴疟中又有真阴真阳之分，人所不知。经曰：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按时而发，是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倏忽往来，时作时止，是无火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六味汤主之；无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八味汤主之。世人患久疟而不愈者，非疟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发者邪入阴分，宜用血药引出阳分，当归、川芎、红花、生地、黄柏治之。亦未及真阴真阳之至理。遍考诸书"疟论"，并未能露其意，且余常试有神验，故特表而出焉。余见发疟有面赤口渴者，俱作肾中真阴虚治，无不立应。凡见患者寒来如冰，热来如烙，惟面赤如脂，渴欲饮水者，以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肉桂、五味，大剂一服便愈。

有渴甚者，每发时饮汤不绝，必得五六大壶方可。余以六味丸一料，内肉桂一两，水十碗，作四砂锅，煎五六碗，以水探冷，连进代茶，遂熟睡渴止而热愈。

又有恶寒恶热，如疟无异，面赤如脂，口渴不甚，吐痰如涌，身以上热如烙，膝以下自觉冷。此真阳泛上，肾虚之极，急以附子八味地黄汤，大剂冷饮而热退，继以人参建中汤调理。

加减地黄方　肾肝同治之法。

熟地四钱　山药二钱　山茱萸肉二钱　丹皮钱半　茯苓钱半　泽泻一钱　五味

子一钱　柴胡一钱　芍药一钱　肉桂 一钱

水三钟，煎一钟服。

八味地黄方　即六味地黄分两，外加附子一钱、肉桂一钱。

补中益气汤加半夏方

人参　黄芪　甘草　当归　白术　柴胡　升麻　陈皮　半夏　加煨姜

六味丸方

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萸肉四两　丹皮三两　茯苓三两　泽泻三两　加肉桂一两

建中汤方

人参一钱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　肉桂七分　大枣　饴糖

又有一等郁证似疟者，其寒热与正疟无异，但其人口苦、呕吐清水或苦水，面青、胁痛、耳鸣、脉涩。须以逍遥散，加茱、连、贝母，倍柴胡，作一服；继以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调理而安。

至于三阴疟者，惟太阴疟，当用理中汤，必加肉桂，若少阴厥阴，非八味地黄不效。

逍遥散　治郁疟。

柴胡一钱　芍药一钱　陈皮一钱　牡丹皮一钱　茯神一钱　当归一钱　白术一钱　贝母一钱　薄荷七分　黄连五分（每一两用吴茱萸二钱，水拌炒焦色，合用）

青皮饮

青皮　厚朴　白术　柴胡　草果仁　茯苓　黄芩　半夏　甘草

此方以柴胡为主，大抵寒热往来，属少阳经证，故用以为君。草果、厚朴所以化食，青皮、半夏所以祛痰。寒多者，可加肉桂；热多者，可加黄连。

草果饮　治脾胃有郁痰伏涎者，元气壮强者可用，虚者莫用。

草果　常山　知母　乌梅　槟榔　甘草　穿山甲

赵以德云：知母性寒，入足阳明药，用治阳明独盛之火热，使其退就太阴也。草果性温药，治足太阴独盛之寒，使其居于阳明也。二经合和，则无阴阳交错之变，是为君。常山主吐胸中痰结，是为臣。甘草和诸药，乌梅去痰，槟榔除痰癖，破滞气，是佐药。穿山甲者，以其穿山而居，遇水而入，则是出阴入阳，穿其经络于荣分，以破暑结之邪，为之使也。

白虎汤加桂方　治瘅疟。若脉虚弱，不宜。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桂枝（去皮）三两　糯米二合

每服五钱。

蜀漆散　治牝疟，见《金匮》。

蜀漆（烧去腥）　云母（烧三夜）　龙骨各等分

上为散。未发前，以浆水服半钱匕。如温疟，加蜀漆一钱，临发时服一钱匕。

牡蛎汤　治牡疟。

牡蛎四两（熬）　麻黄（去节）　蜀漆各三两　甘草二两

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黄去沫，得六升，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若吐则勿更服。

理中汤　此方专治太阴疟，必加肉桂一钱乃效。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干姜钱半　炙甘草一钱

痢疾论

痢者，古名滞下是也。里急后重，逼迫恼人，或脓或血，或脓血相杂，或无糟粕，或糟粕相杂，或肠垢，或痛或不痛，或呕或不呕，或发热或不发热。当详辨其阴阳寒热虚实而施治，不可偏执一见也。

《原病式》云：利为湿热甚于肠胃，怫郁而成，其病皆热证也，俗以白痢为寒误也。世有用辛热药而愈者，盖病微，得热则郁结开通，气和而愈；甚者其病转极。故治痢者，必用寒以胜热，燥以胜湿，少加辛热佐之，以为发散开通之用，如此无不愈者。

丹溪谓仲景可下者，悉以承气汤下之。大黄之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温，善行滞气，缓以甘草之甘，饮以汤液，荡涤肠胃，滋润轻快，积行即止。禁用砒丹巴硇等药，恐其暴悍毒气，有伤肠胃清纯之气。又谓《局方》例用热药为主，涩药为佐，用之于下痢清白者犹可，其里急后重，经所谓"下重者，皆属于火，"又加温热之药，非杀而何？按前论皆专主寒治之说，以为痢发于秋，是暑月郁热所致，其理甚著，其议论亦和平。但不详所以致郁热者，多因暑热酷烈，过饮冰水，过食生冷，热为寒郁，久而为沉寒积冷者，亦有之，不可泥定是热。当辨证切脉，真知其有热积，方可用大黄。若系寒积而用大黄，不惟不愈，反增痛极而危矣。大凡下热痢用大黄，下寒痢用巴豆，有是病则服是药，详按古人之成法，不容毫发差谬。《内经》通因通用，原有两条，有酒蒸大黄，有蜡丸巴豆，分析甚明，不可不考也。又谓温热之药，用于下痢清白者犹可，则纯红血痢者，必不可用温热矣。然王海藏有云：暑月血痢，不用黄连，阴在内也。《本草衍义》云：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医以凉药逆治，专用黄连、木香、阿胶。此病始感便治则可，病久肠虚，理不可服，逾旬几至委顿，理当别治（此一段论，又见《证类本草·序》中）。海藏云：杨师三朝大醉，至醒发大渴，饮冷水三巨杯，次日又饮茶三碗，后病便鲜血，四次约一盆。先以吴茱萸丸，翌日又以平胃、五苓各半散，二大服血止。复白痢，又以感应丸，四服白痢乃止，其安如故。或问曰：何为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而所用者温热之剂乎？予曰：若用寒凉，其疾大变难疗，寒毒内伤，复用寒凉，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浸入大肠间而便下，得温乃行，所以用热药其血自止。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谓也。胃既得温，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乡矣。举此为例，可见不可偏热用寒之说。倘有遇血痢者，不可偏见以为热也。

大抵后重者宜下；腹痛者宜和；身重者宜除湿；脉弦者去风；脓血稠粘者，以重药竭之；身冷自汗者，以毒药温之；风邪内缩者，宜汗之；滑泄不及拈衣者，止涩之；鹜溏为利，宜温之而已。必当求其所因，辨其阴阳而治之，斯得之矣。

世人一见滞下，不分寒热阴阳虚实，便以大黄汤荡涤之，是重剂也；其次以黄芩芍药汤和之，是轻剂也；香连丸是常药也；当归、芍药和其血；槟榔、枳壳调其气。见有血色者，红花、生地、地榆以凉其血，黄连、黄柏以清其火。朝夕更医，出入增减，不过如此。已濒于危，犹曰血色依然，腹痛未减，谁敢温补，死而无悔，伤哉伤哉！

凡腹痛后重，小便短少，口渴喜冷饮、大肠口燥辣，是为挟热下痢，前法固宜，若腹痛口不渴，喜热饮，小便清长，身不热，腹喜热手熨者，是为挟寒下痢，须理中姜桂温之。至于初起受病，原系热痢，迁延日久，各证不减，或反加重，理当别治，竟作虚看，须用补中益气一升一补。倍加参芪温补，如小腹重坠，切痛奔豚，此兼属少阴症，急加吴萸、肉桂、破故纸、肉果，甚则加附子；如有纯血者，加炒黑干姜。虚回而利自止。若必待血清利止而后补，亦晚矣。

世间似痢非痢者多。东垣云：饮食有伤，起居不时，损其胃气，则上升清华之气，反从下降，是为飧泄。久则太阴传少阴，而为肠澼，里急后重，脓血交错，数至圊而不能即便者，专用补中益气汤为主，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而自消矣。余法东垣，凡有热者，加姜炒黄连；有寒者加姜桂；兼小腹痛者，用建中汤；有风湿者，加防风羌活；肝气乘脾者，倍柴胡，加芍药、木香；滑泄者，加粟壳、诃子。如此温补不愈，又当别治，经曰：热之不热，是无火也。无火者，益火之原，急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之母。此万举万全之策也。

又有一等阴虚似痢者，即五泄中大瘕泄者，是也。经曰：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必茎中痛。褚氏云：阴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牵痛，愈痛则愈便，愈便则愈痛。其证红白相杂，里急后重，悉似痢疾，必小便短涩而痛，或不通而痛，或欲小便而大便先脱，或欲

大便而小便自遗，两便牵引而痛，此肾虚之危证。急以八味地黄，加补骨脂、肉豆蔻、阿胶，兼理中汤加升麻、桂、附，相继间服，庶可挽回。世以痢药致毙者，不可枚举。其详见"先天要论"泄泻条内。

有一等积滞已少，但虚坐努责，此为下多亡血，倍用当归为主，生血药为佐，血生自安。此是血虚阴证。

后重有二：邪气坠下者，圊后不减；虚努不收者，圊后随减。此可以辨虚实。

有一等噤口痢者，汤药入口随出，在下缠住急迫，多因热毒炽盛，逆冲胃口，胃气伏而不宣。急用黄连以吴茱萸炒过，拣去茱萸，共人参等分，加糯米一撮，浓煎一盏，细口一匙一匙润下。但得二三匙咽下，便不复吐矣。如吐再服。有一等寒气逆上者，用温补之药调之，其病易治。

有一等休息痢者，经年累月，愈而复发，此系寒积在大肠底，诸药所不到。独巴豆一味研炒，蜡丸如龙眼大，空腹服之，再不复发。此亦通因通用之法也。

不肖体素丰，多火善渴，虽盛寒，床头必置茗碗，或一夕尽数瓯。又时苦喘急。质之先生，为言此属郁火证，常令服茱连丸，无恙也。丁巳之夏，避暑檀州酷甚，朝夕坐冰盘间，或饮冷香薷汤，自负清暑良剂。孟秋痢大作，初三昼夜下百许，次红白相杂，绝无渣滓，腹胀闷，绞痛不可言。或谓宜下以大黄，先生弗顾也，竟用参术姜桂渐愈。犹白积不止，服感应丸而痊。后少尝蟹螯，复泻下委顿，仍服八味汤，及补剂中重加姜桂而愈。夫一身历一岁间耳，黄连苦茗，曩不辍口，而今病以纯热瘥。向非先生，或投大黄凉药下之，不知竟作何状。又病室孕时，喘逆不眠，用逍遥散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补中黑姜立断，不再剂。种种奇妙，未易殚述。噫！先生隔垣见人，何必饮上池水哉！闻之善赠人者以言；其永矢勿谖者，亦以言。不肖侏儒未足为先生重，窃以识明德云尔。四明弟子徐阳泰顿首书状。

世有疟后痢，有痢后疟者。夫既为疟后发泄已尽，必无暑热之毒，复为痢疾，此是元气下陷，脾气不能升举，似痢非痢也。既为痢后下多则亡血，气又随痢散，阴阳两虚，阳虚则恶寒，阴虚则恶热，故寒热交战，似疟非疟也。俱作虚论，俱用 补中益气加温补，其病自愈。

有一孕妇疟、痢齐发，医治两月余，疟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饮食少进，延余视之。余曰：虚寒也。以补中益气加姜桂，一服痢止大半，再一服而反加疟病大作。主人惊恐。余曰：此吉兆也。向者疟之止，乃阴盛之极，阳不敢与之争。今服补阳之剂，阳气有权，敢与阴战，再能助阳之力，阴自退听。方中加附子五分，疟痢齐愈。大服补剂，越三月产一子，产后甚健。

大黄汤

用大黄一两（锉碎）

好酒二大盏，浸半日，煎至一盏半，去渣分作二服。痢止勿服。如未止再服，取利为度。

芍药汤

芍药一两　当归　黄连　黄芩各五钱　肉桂二钱半　大黄　甘草　槟榔　木香一钱

上九味，每服五钱，水二钟，煎至一钟。

香连丸

黄连（净）二十两（用吴茱萸十两同炒焦，检去茱萸不用）　木香五两（不见火）

上为细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

感应丸　新旧冷积并可治。此方神妙不可言，虽有巴豆不令人泻下，其积自然消化。

南木香　肉豆蔻　丁香各一两半　干姜(泡)一两　百草霜二两　巴豆七十粒(去皮心膜,研去油)　杏仁一百四十粒(去皮尖)

上前四味为末,外入百草霜研,巴豆与杏仁另研细末同和匀。用好黄蜡六两,溶化成汁,以重绢滤去渣。更以好酒一升,于砂锅内,煮蜡数沸倾出。酒冷其蜡自浮于上,取蜡称用。丸用清油一两,铫内熬令香熟,次下蜡四两,同化成汁,就铫内乘热拌和前药末,捏作锭子,丸如豆大。每服三十丸,姜汤空心送下。

杨子建云:世人有患疫毒痢,初得时,先发寒热,忽头痛壮热,思入凉室,思吃冷水,狂言狂走,浑身肌肉疼痛,手不可著,忽下痢,或白或赤,或赤白相杂,此证难治。此系太岁在中,其年春夏之内,多有寒肃之化,阳光少见,寒热二气,更相交争。忽于夏月多寒热之化,寒邪犯心,水火相战,所以先发寒热;水火相犯,血变于中,所以多下赤痢。如紫草色,如苋菜色者,寒邪犯心之重也;白色者尚轻;赤色者渐重;赤白相杂者,气血相等,寒热之气相搏也。治诸证之法,先夺其寒,以后随证调理。

万全护命方

麻黄(去根节)　官桂(去粗皮)各七钱半　大川芎　白术各二两　藁本　独活　桔梗　防风　芍药　白芷各半两　丹皮　甘草各二钱半　细辛三钱三分　牵牛一钱七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汤调下,和渣热服。若服此药后,寒热已退,赤痢已消减,便修合第二方。

诃子五枚

用面裹火煨热,去核为细末。每服二钱匕,以米汤一盏半,煎取一盏,空心和渣服。

服前二方药病势已减,所下之物止余些小,或下清水,或如鸭溏,或只余些小红色,宜修合第三方,以牢固大肠,还复真气。

舶上硫黄一两(去砂,细研为末)　薏苡仁二两(炒,研为末)

上二味和匀,滴熟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汤下。

医学源流论

〔清〕徐大椿　著
刘志龙　整理

提　　要　《医学源流论》系清·徐大椿所著。成书于1757年。

全书2卷，93篇，分经络脏腑、脉象、病证、方药、治法、书论、古今等7门。“经络脏腑门”论述经络脏腑之生理、病理，以及元气存亡、阴阳升降、君火相火等；“脉门”论述脉证之轻重、诊脉决死生等；“病门”论述病因病机、内伤外感、寒热虚实真假，以及中风、亡阴亡阳、吐血、咳嗽、胎产诸病等；“方药门”论述药性专长、药性古今变迁、用药如用兵，以及方剂配伍、古方、单方、禁方等；“治法门”论治病诸法、治法要点等，尤重运气与人体关系；“书论门”涉及对古代医书如《难经》《伤寒》《金匮》《脉经》《千金》《外台》等的评论，并阐述了妇、疡、幼、痘、兽医、祝由各科的特点；“古今门”主要评述古今医家。

本书充分反映了徐氏对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见解。学术上，极力推崇《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而对后世医家多有抵毁；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反对单凭脉断病，详于辨证，主张于病同人异、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最宜详审；治病主张不能单用汤剂，单方、验方、针、砭、按摩等法均应相宜使用。其论有理有据，说理精凿，尽管学术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之处，但其学识和临床经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半松斋初刻本、四库全书本和日嘉永五年（1852）博采药宝刻本。此据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斋初刻本全文收录。

自　　叙

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万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数病，顾此失彼，虽数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虽然，古圣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后察其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独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禄道德之尊、父兄师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视亦不过为衣食口腹之计，虽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虽无生死骨肉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九折臂而成医，至今尤信，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寂然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洄溪徐大椿书于吴山之半松书屋

目　录

卷　上
经络脏腑
元气存亡论…… 699
躯壳经络脏腑论
表里上下论…… 700
阴阳升降论
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
肾藏精论…… 701
一脏一腑先绝论
君火相火论
脉
诊脉决死生论…… 702
脉症轻重论
脉症与病相反论
病
中风论…… 703
膜膈论
寒热虚实真假论…… 704
内伤外感论
病情传变论
病同人异论
病症不同论…… 705
病同因别论
亡阴亡阳论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
卒死论…… 706
病有鬼神论
肾虚非阴症论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 707
胎产论
病有不必服药论
方药
方药离合论…… 708
古方加减论
方剂古今论
单方论…… 709
禁方论
古今方剂大小论
药误不即死论…… 710
药石性同用异论
劫剂论
制药论…… 711
人参论
用药如用兵论…… 712
执方治病论
汤药不足尽病论
本草古今论
药性变迁论…… 713
药性专长论
煎药法论
服药法论…… 714
医必备药论
乱方论
热药误人最烈论…… 715
薄贴论
貌似古方欺人论
卷　下
治法
司天运气论…… 716
医道通治道论
五方异治论…… 717
病随国运论
针灸失传论
水病针法论…… 718
出奇制病论…… 719
治病缓急论
治病分合论
发汗不用燥药论
病不可轻汗论…… 720
伤风难治论
攻补寒热同用论
临病人问所便论…… 721
治病不必顾忌论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722
愈病有日期论

治人必考其验否论
防微论…… 723
知病必先知症论
补药可通融论
轻药愈病论…… 724
腹内痈论
围药论…… 725
书论（附科）
《难经》论
《伤寒论》论
《金匮》论
《脉经》论 …… 726
《千金方》《外台》论
《活人书》论
《太素脉》论 …… 727
妇科论
痘科论（附种痘说）
幼科论…… 728
疡科论
祝由科论…… 729
兽医论
古今
四大家论
医家论…… 730
医学渊源论
考试医学论
医非人人可学论…… 731
名医不可为论
邪说陷溺论…… 732
涉猎医书误人论
病家论
医者误人无罪论…… 733

卷　上

元气存亡论

养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无死。斯言妄也，何则？人生自免乳哺以后，始而孩，既而长，既而壮，日胜一日，何以四十以后，饮食奉养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欲戕之也。则绝嗜欲，可以无死乎？或者曰：劳动贼之也。则戒劳动，可以无死乎？或者曰：思虑扰之也。则屏思虑，可以无死乎？果能绝嗜欲、戒劳动、减思虑，免于疾病天札则有之。其老而 眊，眊而死，犹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尝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生日长；四十以后，虽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减日消。此其故何欤？盖人之生也，顾夏虫则却笑，以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实犹是耳，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所谓定分者，元气也，视之不见，求之不得，附于气血之内，宰乎气血之先，其成形之时，已有定数。譬如置薪于火，始然尚微，渐久则烈，薪力既尽，而火熄矣。其有久暂之殊者，则薪之坚脆异质也。故终身无病者，待元气之自尽而死，此所谓终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气不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伤元气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伤元气者，此不可不预防者也。亦有因误治而伤及元气者，亦有元气虽伤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至所谓元气者，何所寄耶？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盖元气虽自有所在，然实与脏腑相连属者也，寒热攻补，不得其道，则实其实而虚其虚，必有一脏大受其害，邪入于中，而精不能续，则元气无所附而伤矣。故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若夫预防之道，惟上工能虑在病前，不使其势已横而莫救。使元气克全，则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为害，则乘元气未动，与之背城而一决，勿使后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术也。若欲与造化争权，而令天下之人终不死，则无是理矣。

躯壳经络脏腑论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处，则各有部位。今之医者曰：病必分经络而后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经络之所能尽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谓躯壳也。而虚其中，则有脏腑以实之；其连续贯通者，则有经有络贯乎脏腑之内，连乎躯壳之中，为之道路，以传变周流者也。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其大端，则中于经络者，易传；其初不在经络，或病甚而流于经络者，亦易传。经络之病，深入脏腑，则以生克相传；惟皮肉筋骨之病，不归经络者，则不传，所谓躯壳之病也。故识病之人，当直指其病在何脏何腑，何筋何骨，何经何络，或传或不传，其传以何经始，以何经终。其言历历可验则医之明者矣。今人不问何病，谬举一经以藉口，以见其颇识《内经》，实与《内经》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难易，则在经络者易治，在脏腑者难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难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于躯壳脏腑之属于某经络，以审其针灸用药之法，则《内经》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里上下论

欲知病之难易，先知病之浅深，欲知病之浅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实有表里上下之别焉。何谓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谓里？脏腑精神是也。而经络则贯乎其间。表之病易治而难死，里之病难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里者，又各有难易，此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表，而传于里；病本在里，而并及于表，是为内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于热；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于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热，此亦不可执一而论也。若夫病本在上，而传于下；病本在下，而传于上，是之谓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无病之处多，有病之处少，则精力犹可维持，使正气渐充而邪气亦去。若夫一人之身，无处不病，则以何者为驱病之本，而复其元气乎？故善医者，知病势之盛而必传也，豫为之防，无使结聚，无使泛滥，无使并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说也。若其已至于传，则必先求其本，后求其标，相其缓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决病之生死、难易，思过半矣。

阴阳升降论

人身象天地。天之阳，藏于地之中者，谓之元阳，元阳之外护者，谓之浮阳，浮阳则与时升降。若人之阳气，则藏于肾中，而四布于周身，惟元阳则固守于中，而不离其位。故太极图中心白圈，即元阳也，始终不动。其分阴分阳，皆在白圈之外。故发汗之药，皆鼓动其浮阳，出于营卫之中，以泄其气耳。若元阳一动，则元气漓矣。是以发汗太甚，动其元阳，即有亡阳之患；病深之人，发喘呃逆，即有阳越之虞。其危皆在顷刻，必用参附及重镇之药，以坠安之。所以治元气虚弱之人，用升提发散之药，最防阳气散越，此第一关也。至于阴气，则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则精液不布，干枯燥烈，廉泉玉英，毫无滋润，舌燥唇焦，皮肤粗槁。所谓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孤阳无附，害不旋踵。《内经》云：阴精所奉，其人寿。故阴气有余，则上溢；阳气有余，则下固。其人无病，病亦易愈，反此则危。故医人者，慎毋发其阳而竭其阴也。

治病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从内出者，必由于脏腑；病之从外入者，必由于经络。其病之情状，必有凿凿可征者。如怔忡惊悸为心之病，泄泻臌胀为肠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热，而六经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别。又有脏腑有病，而反现于肢节，肢节有病，而反现于脏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则此之寒热，非彼之寒热，此之痛痒，非彼之痛痒，病之所在，全不关著。无病之处，反以药攻之，《内经》所谓诛伐无过则故病未已，新病复起。医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复治其所增之病，复不知病之所从来，杂药乱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本于古圣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复治之，自然一剂而即见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己药之不当而反咎病之不应药，此理终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

病之分经络脏腑，夫人知之，于是天下遂有因经络脏腑之说，而拘泥附会，又或误认穿凿，并有借此神其说以欺人者。盖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者。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即如参耆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于一处也。所以古人有现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锭、

至宝丹之类，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盖通气者，无气不通，解毒者，无毒不解，消痰者，无痰不消，其中不过略有专宜耳。至张洁古辈，则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征也。曰：然则用药竟不必分经络脏腑耶？曰：此不然也。盖人之病，各有所现之处，而药之治病必有专长之功。如柴胡治寒热往来，能愈少阳之病；桂枝治畏寒发热，能愈太阳之病；葛根治肢体大热，能愈阳明之病。盖其止寒热，已畏寒，除大热，此乃柴胡桂枝葛根专长之事。因其能治何经之病，后人即指为何经之药，孰知其功能实不仅入少阳、太阳、阳明也。显然者尚如此，余则更无影响矣。故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病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其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总之变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肾藏精论

精藏于肾，人尽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则人不知也。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犹井中之水，曰：日日汲之，不见其亏；终年不汲，不见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则纵欲可无害乎？曰是又不然。盖天下之理，总归自然，有肾气盛者，多欲无伤，肾气衰者，自当节养。《左传》云：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若纵欲不节，如浅狭之井，汲之无度，则枯竭矣。曰：然则强壮之人而绝欲，则何如？曰：此亦无咎无誉，惟肾气略坚实耳。但必浮火不动，阴阳相守，则可耳，若浮火日动而强制之，则反有害。盖精因火动而离其位，则必有头眩目赤，身烃腰疼，遗泄偏坠等症，甚者或发痈疽。此强制之害也。故精之为物，欲动则生，不动则不生，能自然不动则有益，强制则有害，过用则衰竭。任其自然而无所勉强，则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长生之诀也。

一脏一腑先绝论

人之死，大约因元气存亡而决。故患病者，元气已伤，即变危殆。盖元气脱，则五脏六腑，皆无气矣。竟有元气深固，其根不摇，则内中有一脏一腑先绝者。如心绝，则昏昧不知世事；肝绝，则喜怒无节；肾绝则阳道痿缩；脾绝，则食入不化；肺绝，则气促声哑。六腑之绝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绝之象，亦必有显然可见之处。大约其气尚存，而神志精华不用事耳，必明医乃能决之。又诸脏腑之中，惟肺绝则死期尤促。盖肺为脏腑之华盖，脏腑赖其气以养，故此脏绝，则脏腑皆无禀受矣。其余则视其绝之甚与不甚，又观其别脏之盛衰何如，更观其后天之饮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则修短之期可决矣。然大段亦无过一年者，此皆得之目睹，非臆说也。

君火相火论

近世之论，心火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安。盖心属火，而位居于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盖阴阳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动，而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随之。亦有心火动而肾火不动，其患独在心；亦有肾火动而心火不动，其害独在肾。故治火之法，必先审其何火，而后用药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肾火，以咸寒。若二脏之阴不足以配火，则又宜取二脏之阴药补之。若治肾火飞越，又有回阳之法，反宜用温热，与

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脏皆有火，而心肾二脏为易动，故治法宜详究也。若夫相火之说，则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烦躁眩晕，此则在君火之旁，名为相火，似为确切。试以《内经》参之，自有真见也。

诊脉决死生论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两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动，即能决其生死，何其近于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则以胃气为本，盖人之所以生，本乎饮食。《灵枢》云："谷入于胃，乃传之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寸口属肺经，为百脉之所会，故其来也，有生气以行乎其间，融和调畅，得中土之精英，此为有胃气。得者生，失者死，其大概也。其次则推天运之顺逆，人气与天气相应，如春气属木，脉宜弦，夏气属火，脉宜洪之类，反是则与天气不应。又其次则审脏气之生克，如脾病畏弦，木克土也，肺病畏洪，火克金也。反是则与脏气无害，又其次，则辨病脉之从违。病之与脉，各有宜与不宜，如脱血之后，脉宜静细而反洪大，则气亦外脱矣；寒热之症，脉宜洪数，而反细弱，则真元将陷矣。至于真脏之脉，乃因胃气已绝，不营五脏，所以何脏有病，则何脏之脉独现。凡此皆《内经》《难经》等书，言之明白详尽，学者苟潜心观玩，洞然易晓，此其可决者也。至云诊脉，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无不能先知，则又非也。盖脉之变迁无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经络，而脉一时未变者；或病轻而不能现于脉者；或有沈痼之疾，久而与气血相并，一时难辨其轻重者；或有依经传变，流动无常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且一病而数十种之脉，无不可见，何能诊脉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脏之脉，临死而终不现者，则何以决之？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以脉为不可凭；而又凿凿乎其可凭。总在医者熟通经学，更深思自得则无所不验矣。若世俗无稽之说，皆不足听也。

症脉轻重论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后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六脉有根，则不死，此宜从脉不从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绝，痰降则愈，此宜从症不从脉也，阴虚咳嗽，饮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细数，久则必死，此宜从脉不宜从症也；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则胃绝而脉以变，百无一生，此又宜从症不从脉也。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枚举。总之脉与症分观之，则吉凶两不可凭。合观之，则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数，肺属金，数为火，火刑金也。余可类推，皆不外五行生克之理。令人不按其症，而徒讲乎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若脉之全体，则《内经》诸书详言之矣。

脉症与病相反论

症者，病之发现者也。病热则症热，病寒则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与病相反者，最易误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反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干。此等之病，尤当细考，一或有误，而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此其中盖有故焉。或一时病势未定，如伤寒本

当发热，其时尚未发热，将来必至于发热，此先后之不同也；或内外异情，如外虽寒而内仍热是也；或有名无实，如欲食好饮，及至少进即止，饮食之后，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别症相杂，误认此症为彼症是也；或此人旧有他病，新病方发，旧病亦现是也。至于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体之脉与常人不同；或轻病未现于脉；或痰气阻塞，营气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时为邪所闭，脉似危险，气通即复；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旧症之脉。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否则徒执一己之见，用药愈真而愈误矣。然苟非辨症极精，脉理素明，鲜有不惑者也。

中风论

今之患中风偏痹等病者，百无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医者误之也。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等方，皆多用风药，而因症增减。盖以风入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继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今人一见中风等症，即用人参、熟地、附子、肉桂等纯补温热之品，将风火痰气，尽行补住。轻者变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气未伤而感邪浅者，亦必迁延时日，以成偏枯永废之人。此非医者误之耶？或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补正即所以驱邪。此大缪也。惟其正虚而邪凑，尤当急驱其邪，以卫其正。若更补其邪气，则正气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气全虚，不能托邪于外，亦宜于驱风药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驱邪之力，从未有纯用温补者。譬之盗贼入室，定当先驱盗贼，而后固其墙垣，未有资贼未去，而先固其墙垣者。或云补药托邪，犹之增家人以御盗也。是又不然。盖服纯补之药，断无专补正不补邪之理，非若家人之专于御盗贼也。是不但不驱盗，并助盗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属虚，骤病属实。所谓虚者谓正虚也，所谓实者谓邪实也。中风乃急暴之症，其为实邪无疑。天下未有行动如常，忽然大虚而昏仆者。岂可不以实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属阴虚阳虚，感实感寒之别，则于治风方中，随所现之症加减之。汉唐诸法具在，可取而观也。故凡中风之类，苟无中脏之绝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无恙者甚多，惟服热补者，无一存者矣。

臌膈论

臌膈同为极大之病，然臌可治而膈不可治。盖臌者，有物积中，其症属实；膈者，不能纳物，其症属虚。实者可治，虚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臌之为病，因肠胃衰弱，不能运化，或痰或血，或气或食，凝结于中以致臌胪胀满。治之当先下其结聚，然后补养其中气，则肠胃渐能克化矣。《内经》有鸡矢醴方，即治法也。后世治臌之方，亦多见效。惟脏气已绝，臂细脐凸，手心及背平满，青筋绕腹，种种恶症齐现，则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来侮土，谓之贼邪。胃脘枯槁，不复用事，惟留一线细窍，又为痰涎瘀血闭塞，饮食不能下达。即勉强纳食，仍复吐出。盖人生全在饮食，经云："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今食既不入，则五脏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纳谷，则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纳谷，则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于秋，秋得病者，死于春，盖金木相克之时也。又有卒然呕吐，或呕吐而时止时发，又或年当少壮，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于类臌之症，如浮肿水肿之类，或宜针灸，或宜泄泻，病象各殊，治亦万变，医者亦宜广求诸法，而随宜施用也。

寒热虚实真假论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热虚实。然必辨其真假，而后治之无误。假寒者，寒在外而热在内也，虽大寒而恶热饮；假热者，热在外而寒在内也，虽大热而恶寒饮。此其大较也，假实者，形实而神衰，其脉浮洪芤散也；假虚者形衰，而神全，其脉静小坚实也。其中，又有人之虚实，症之虚实。如怯弱之人，而伤寒伤食，此人虚而症实也；强壮之人，而失血劳倦，此人实而症虚也。或宜正治，或宜从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从本，或宜从标，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上下异方，煎丸异法，补中兼攻，攻中兼补，精思妙术，随变生机。病势千端，立法万变，则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穷我之术。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执己见，或学力不至，其不为病所惑者，几希矣。

内伤外感论

七情所病，谓之内伤；六淫所侵，谓之外感。自《内经》《难经》，以及唐宋诸书，无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异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异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内伤者。更有内伤兼外感，外感兼内伤者。则因与病，又互相出入，参错杂乱，治法迥殊。盖内伤由于神志，外感起于经络，轻重浅深，先后缓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误，为害非轻。能熟于《内经》及仲景诸书，细心体认，则虽其病万殊，其中条理井然，毫无疑似；出入变化，无有不效。否则傍徨疑虑，杂药乱投，全无法纪；屡试不验，更无把握。不咎己之审病不明，反咎药之治病不应，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病情传变论

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血虚变浮肿之类。医者可豫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和，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豫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至于既传之后，则标本缓急先后分合，用药必两处兼顾，而又不杂不乱，则诸病亦可渐次平复。否则新病日增，无所底止矣。至于药误之传变，又复多端。或过于寒凉，而成寒中之病；或过服温燥，而成热中之病；或过于攻伐，而元气大虚；或过于滋润，而脾气不实。不可胜举。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后，邪未全退，察病气所伤何处，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麦冬、人参、白术、五味、萸肉之类，将邪火尽行补涩。始若相安，久之气逆痰升，胀满昏沉，如中风之状。邪气与元气相并，诸药无效而死。医家病家犹以为病后大虚所致，而不知乃邪气固结而然也。余见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异论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黎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内经》言之极详，即针灸及外科之治法尽然。故凡治病者，皆当如是审察也。

病症不同论

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如太阳伤风，是病也，其恶风身热自汗头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为太阳病。此乃太阳病之本症也。若太阳病，而又兼泄泻不寐，心烦痞闷，则又为太阳病之兼症矣。如疟病也，往来寒热，呕吐畏风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为疟，此乃疟之本症也。若疟而兼头痛，胀满嗽逆便闭，则又为疟疾之兼症矣。若疟而又下痢数十行，则又不得谓之兼症，谓之兼病。盖疟为一病，痢又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胜举。以此类推，则病之与症，其分并何啻千万，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绪也。而治之法，或当合治，或当分治，或当先治，或当后治，或当专治或当不治，尤在视其轻重缓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杂乱无纪，则病变百出，虽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别论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虚火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疰，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腹痛，则腹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如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药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后定方，则一药而两病俱安矣。若不问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则幸中者甚少，而误治者甚多。终身治病，而终身不悟，历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阴亡阳论

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属阴，是汗多乃亡阴也。故止汗之法，必用凉心敛肺之药。何也？心主血，汗为心之液，故当清心火。汗必从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当敛肺气。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则阴气上竭，而肾中龙雷之火，随水而上。若以寒凉折之，其火愈炽。惟用大剂参附，佐以咸降之品如童便、牡蛎之类，冷饮全碗，直达下焦，引其真阳下降。则龙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随止。此与亡阴之汗，真大相悬绝。故亡阴亡阳，其治法截然，而转机在顷刻。当阳气之未动也，以阴药止汗；及阳气之既动也，以阳药止汗。而龙骨、牡蛎、黄芪、五味收涩之药，则两方皆可随宜用之。医者能于亡阴亡阳之交，分其界限，则用药无误矣。其亡阴亡阳之辨法何如？亡阴之汗，身畏热，手足温，肌热，汗亦热而味咸，口渴喜凉饮，气粗脉洪实，此其验也。亡阳之汗，身反恶寒，手足冷，肌凉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热饮，气微脉浮数而空，此其验也。至于寻常之正汗、热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绝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讼纷纷，毫无定见，误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

能愈病之非难，知病之必愈，必不愈，为难。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医治之，非必皆与病相反也。外感内伤，皆有现症，约略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轻者，虽不服药，亦能渐痊。即病势危迫，医者苟无大误，邪气渐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医者之能事也。惟不论轻重之疾，一见即能决其死生，难易百无一失，此则学问之极

功，而非浅尝者，所能知也。夫病轻而预知其愈，病重而预知其死，此犹为易知者。惟病象甚轻，而能决其必死；病势甚重，而能断其必生，乃为难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盖邪气虽去，而其人之元气，与病俱亡。一时虽若粗安，真气不可复续，如两虎相角，其一虽胜，而力已脱尽，虽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盖邪气盛而元气坚固，邪气与元气相并，大攻，则恐伤其正；小攻，则病不为动。如油入面，一合则不可复分。而又不至于伤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则病气入脏腑者，病与人俱尽者为多；病在经络骨脉者，病与人俱存者为多。此乃内外轻重之别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征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与病俱亡，亦不使之终身不愈。此非深通经义之人，必不能穷源极流，挽回于人所不见之地也。

卒死论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内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仅十之二三。惟一时不得良医，故皆枉死耳。夫人内外无病，饮食行动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脏腑经络本无受病之处，卒然感犯外邪，如恶风秽气、鬼邪毒厉等物，闭塞气道，一时不能转动则大气阻绝，昏闷迷惑；久而不通，则气愈聚愈塞，如系绳于颈，气绝则死矣。若医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气，驱其邪，则立愈矣。又有痰涎壅塞，阻遏气道而卒死者，通气降痰则苏，所谓痰厥之类是也。以前诸项，良医皆能治之。惟脏绝之症，则不治。其人或劳心思虑，或酒食不节，或房欲过度，或恼怒不常，五脏之内，精竭神衰，惟一线真元未断，行动如常。偶有感触，其元气一时断绝，气脱神离，顷刻则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则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于暴遇神鬼，适逢冤谴，此又怪异之事，不在疾病之类矣。

病有鬼神论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故经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诸穴者，皆赖神气以充塞之。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犹之风寒之能伤人也。故治寒者，壮其阳；治热者，养其阴；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惊者，则当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穷其故，乃能无所惑而有据。否则执一端之见，而昧事理之实，均属愦愦矣。其外更有触犯鬼神之病，则祈祷可愈。至于冤谴之鬼，则有数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贻累者；有过误害人者。其事皆凿凿可征，似儒者所不道，然见于经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类甚多，目睹者亦不少，此则非药石祈祷所能免矣。

肾虚非阴症论

今之医者，以其人房劳之后，或遗精之后，感冒风寒而发热者，谓之阴症。病者遇此，亦自谓之阴症。不顾其现症何如，总用参术附桂干姜地黄等温热峻补之药。此可称绝倒者也。夫所谓阴症者，寒邪中于三阴经也。房后感风，岂风寒必中肾经？即使中之，亦不过散少阴之风塞，如《伤寒论》中少阴发热，仍用麻黄细辛发表而已。岂有用辛热温补之法耶？若用温补则补其风寒于肾中矣。况阴虚之人，而感风寒，亦必由太阳入，仍属阳邪，其热必甚，兼以燥闷烦渴，尤宜清热散邪。岂可用热药？若果

直中三阴，则断无壮热之理，必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方可用温散。然亦终无用滋补之法。即如伤寒差后，房事不慎，又发寒热，谓之女劳复。此乃久虚之人，复患大症，依今人之见，尤宜峻补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汤服。然则无病而房后感风，更不宜用热补矣故凡治病之法，总视目前之现证现脉，如果六脉沉迟，表里皆畏寒，的系三阴之寒证，即使其本领强壮，又绝欲十年，亦从阴治。若系所现脉证，的系阳邪，发热烦渴，并无三阴之症，即使其人本体虚弱，又复房劳过度，亦从阳治。如伤寒论中阳明大热之证，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间，转入三阴，即改用温补，若阴症转阳症，亦即用凉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义，有《寓意草》中黄长人之伤寒案可见。余人皆不知之，其杀人可胜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

今之医者，谓吐血为虚劳之病，此大谬也。夫吐血有数种，大概咳者成劳。不咳者不成劳，间有吐时偶咳者，当其吐血之时，狼狈颇甚，吐血即痊，皆不成劳。何也？其吐血一止，则周身无病，饮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后，或阴虚内热，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药而痊。若咳嗽，则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气升。肺为五脏之华盖，经云：谷气入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荣，浊者为卫。是则脏腑皆取精于肺，肺病，则不能输精于脏腑。一年而脏腑皆枯，三年而脏腑竭矣。故咳嗽为真劳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时稍缓，其饮食起居不甚变。又其人善于调摄，延至三年之后，起居如旧，间或一发，静养即愈，此乃百中难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屡发，肝竭肺伤，亦变咳嗽，久而亦死。此则不善调摄，以轻变重也。执此以决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 产 论

妇科之最重者二端，堕胎与难产耳。世之治堕胎者，往往纯用滋补；治难产者，往往专于攻下。二者皆非也。盖半产之故，非一端。由于虚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内热者，十之八九。盖胎惟赖血以养，故得胎之后，经事不行者，因冲任之血，皆为胎所吸，无余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则胎枯竭而下堕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也。故古人养胎之方，专以黄芩为主。又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经云荣卫之道，纳谷为宝，故又以白术佐之，乃世之人专以参耆补气，熟地滞胃，气旺则火盛，胃湿则不运，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于产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无危险之理，险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难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产妇，不可令早用力。盖胎必转而后下，早用力，则胎先下坠，断难舒转，于是横生倒产之害生。又用力，则胞浆骤下，胎已枯涩，何由能产？此病不但产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稳妇，亦有不知者。至于用药之法，则交骨不开，胎元不转，种种诸症，各有专方。其外或宜润，或宜降，或宜温，或宜凉，亦当随症施治。其大端以养血为主，盖血足，则诸症自退也。至于易产强健之产妇，最多卒死，盖大脱血之后，冲任空虚，经脉娇脆。健妇不以为意，轻举妄动，用力稍重，冲脉断裂，气冒血崩，死在顷刻。尤忌举手上头，如是死者，吾见极多。不知者，以为奇异，实理之常，生产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药论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药者。如黄疸之类是也。黄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轻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盖疸之重者，其胁中有囊以裹黄水，其囊并无出路，药只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药，非补邪，即伤正，故反有害。若轻病则囊尚未成，服药有效。至囊成之后，则百无一效。必须用轻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

其水。另有秘方传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饮之病，亦有囊，常药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药之益者甚少，受药误者甚多。如无至稳必效之方，不过以身试药，则宁以不服药为中医矣。

方药离合论

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譬之作书之法，用笔已工，而配合颠倒与夫字形俱备，而点画不成者，皆不得谓之能书。故喜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隐害必多，则亦同于杀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则《内经》详言之，兹不复赘云。

古方加减论

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沈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若桂枝麻黄各半汤，则以两方为加减矣，若发奔豚者，用桂枝，为加桂枝汤，则又以药之轻重为加减矣。然一二味加减，虽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若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建中汤。其药虽同，而义已别，则立名亦异。古法之严如此。后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则即曰小柴胡汤。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参也，用猪苓泽泻，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专在桂枝也，去其要药杂以他药，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则归咎于病，或则归咎于药，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识其病而用古方，支离零乱，岂有效乎？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义。故与病毫无益，而反有害也。然则当何如？曰：能识病情与古方合者，则全用之；有别症，则据古法加减之；如不尽合，则依古方之法，将古方所用之药，而去取损益之。必使无一药之不对症。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剂古今论

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此之谓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者。其前后名家，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

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既而积习相仍，每著一书，必自撰方千百。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聘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若谓自明人以前，皆称古方，则其方不下数百万。夫常用之药，不过数百品，而为方数百万，随拈药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严！今之方，何其易！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可备参考者。然其大经大法，则万不能及。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反足贻害。安得有学之士，为之择而存之，集其大成，删其无当，实千古之盛举！余盖有志而未遑矣。

单 方 论

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于《本草》。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著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后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内外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深浅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时各异。此非守经达权者，不能治。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 方 论

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岂非天地圣人之至原哉！然而方之有禁，则何也？其故有二：一则惧天下之轻视夫道也。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则反害，变化无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义有所不解，机有所莫测。其传也，往往出于奇人隐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难，则爱护之必至，若轻以授人，必生轻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爱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则恐发天地之机也。禁方之药，其制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穷阴阳之柄，窥造化之机，其修合必虔诚敬慎，少犯禁忌，则药无验，若轻以示人，则气泄而用不神。此又阴阳之理也。《灵枢·禁服篇》黄帝谓雷公曰：此先师之所禁，割臂插血之盟也。故黄帝有兰台之藏，长桑君有无泄之戒，古圣皆然。若夫诡诈之人，专欲图利，托名禁方，欺世惑众。更有修炼热药，长欲导淫，名为养生，实速其死。此乃江湖恶习，圣人之所必诛也。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

古今方剂大小论

今人以古人气体充实，故方剂分两甚重，此无稽之说也！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余亲见汉时有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汤，伤寒大剂也，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为一剂。在今只一两八钱，又分三服，则一服不过五钱三分零。他方有药品多者，亦不过倍之而已。况古时之药，医者自备，俱用鲜者，分两以鲜者为准，干则折算。如半夏麦冬之类，皆生大而干小，至附子，则野生者甚小，后人种之，乃肥大，皆有确证。今人每方必十余味，每味三四钱，则一剂重二三两矣。更有熟地用至四两一剂者，尤属可怪。古丸药如乌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过二三分；今则用三四钱，至七八钱矣。古

末药用方寸匕，不过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钱矣。古人用药，分两未尝从重（《周礼》遣人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为人一月之食，则每日食八升有余矣，盖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来，时医误阅古方，增重分两，此风日炽。即使对病，元气不胜药力，亦必有害。况更与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无师授，无怪乎其动成笑柄也。

药误不即死论

古人治法，无一方不对病，无一药不对症。如是而病犹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医之咎也。后世医失其传，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无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风，总名也，其类有偏枯、痿痹、风痱、历节之殊。而诸症之中，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肿，总名也，其类有皮水、正水、石水、风水之殊。而诸症又各有数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尽然。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其得免于杀人之名者，何也？盖杀人之药，必大毒如砒鸩之类，或大热大寒峻厉之品，又适与病相反，服后立见其危。若寻常之品，不过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气自退，正气自复，无不愈者。间有迁延日久，或隐受其害而死；更或屡换庸医，遍试诸药，久而病气益深，元气竭亦死；又有初因误治，变成他病，辗转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过，反增他病而死。盖日日诊视，小效则以为可愈，小剧又以为难治，并无误治之形，确有误治之实。病家以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医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实则真杀之而不觉也。若夫误投峻厉相反之药，服后显然为害，此其杀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误服参附峻厉之药而即死者，则病家之所甘心，必不归咎于医。故医者虽自知其误，必不以此为戒，而易其术也。

药石性同用异论

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其药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显而易见者。然一药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盖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则取其此长，在彼方，则取其彼长。真知其功效之实，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后世，一药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盖古人尚未知之，后人屡试而后知。所以历代本草所注药性，较之《神农本经》所注功用，增益数倍，盖以此也。但其中有当有不当，不若《神农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误用，祸害立至。盖古人用药之法，并不专取其寒热湿凉补泻之性也，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药似与病情之寒热温凉补泻若不相关，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举。学者必将《神农本草》，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机，而天下无难治之症也。

劫 剂 论

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不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猛厉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

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制药论

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于宋之雷敩，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后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制其味，或制其质，此皆巧于用药之法也。古方制药无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气性，如桂枝汤中用白芍，亦即有相制之理，故不必每药制之也，若后世好奇眩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人之法，不足凭也。惟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

人参论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夫人参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厚，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于外，则于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后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无穷矣。更有骇者，或以用人参为冠冕，或以用人参为有力量，又因其贵重，深信以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参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际，何求不得，宁恤破家乎？医者全不一念，轻将人参立方。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朋友，责罚痛骂。即使明知无益，姑以此塞责，又有孝子慈父，幸其或生，竭力以谋之，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于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药如用兵论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执方治病论

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后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于方后。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途说，闻某主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汤药不足尽病论

《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于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荡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效更速。其余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豫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故天下无难治之症，而所投辄有神效，扁鹊仓公所谓“禁方”者是也。若今之医者，祇以一煎方为治，惟病后调理，则用滋补丸散，尽废圣人之良法。即使用药不误，而与病不相入，则终难取效。故扁鹊云：人之所患，患病多；医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变愈多，而医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论

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

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谓之药则无有不足凭者。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某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准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其详在“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故论本草，必以《神农》为本，而他说则必审择而从之，更必验之于病而后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采取，余则止可于单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后世所增之奇药，或出于深山穷谷，或出于殊方异域，前世所未尝有者，后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异气之所钟，造物之机，久而愈泄，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识之，以广见闻，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药性变迁论

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后世相传，必择其易于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后，有不常用之品，后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则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

药性专长论

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则通气，滋润则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已有不可尽解者。至如鳖甲之消痞块，史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苏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眠，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尤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即所谓单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之为专长，而不知常用药之中，亦各有专长之功。后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故医者，当广集奇方，深明药理，然后奇症当前，皆有治法，变化不穷。当年神农著本草之时，既不能睹形而即识其性，又不可每药历试而知，竟能深识其功能，而所投必效。岂非与造化相为默契，而非后人思虑之所能及者乎？

煎药法论

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于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麻黄汤，先煮麻黄去沫，然后加余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汤，又不必先煎，桂

枝服药后，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后又当多饮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后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后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荡；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热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之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服药法论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发散之剂欲驱风寒出之于外，必热服而暖覆其体，令药气行于荣卫，热气周遍，挟风寒而从汗解。若半温而饮之，仍当风坐立，或仅寂然安卧，则药留肠胃，不能得汗，风寒无暗消之理，而荣气反为风药所伤矣。通利之药，欲其化积滞而达之于下也，必空腹顿服，使药性鼓动推其垢浊从大便解，若与饮食杂投，则新旧混杂，而药气与食物相乱，则气性不专，而食积愈顽矣。故《伤寒论》等书服药之法，宜热宜温，宜凉宜冷，宜暖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饱宜饥；更有宜汤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圆；其轻重大小，上下表里，治法各有当。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义，必有得于心也。

医必备药论

古之医者，所用之药，皆自备之。《内经》云：司气备物，则无遗主矣。当时韩康卖药，非卖药也，即治病也。韩文公《进学解》云：牛溲马渤、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医师之良也。今北方人称医者为卖药先生，则医者之自备药可知。自宋以后，渐有写方不备药之医，其药皆取之肆中。今则举世皆然。夫卖药者，不知医，犹之可也。乃行医者，竟不知药，则药之是非真伪，全然不问，医者与药不相谋，方即不误，而药之误多矣。又古圣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则以煎剂为主，余者皆用丸散为多。其丸散，有非一时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病，必须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须一丸而愈，合药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为一人而合一料，则一丸之外，皆为无用。惟医家合之，留待当用者用之，不终弃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药，储之数年，难遇一用，药肆之中，因无人问，则亦不备，惟医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时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过通散荣卫耳，若护心托毒，全赖各种丸散之力。其药皆贵重难得，及锻炼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费又大，亦不得为一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围药、涂药、升药降药，护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脓呼毒，生肉生皮，续筋连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点、渴等药，种种各异。更复每症不同，皆非一时所能备，尤必须平时豫合。乃今之医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讲其法，又无资本以蓄药料，偶遇一大症，内科则一煎方之外，更无别方；外科则膏药之外，更无余药。即有之，亦惟取极贱极易得之一二味，以为应酬之具，则安能使极危极险极奇极恶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药者，医家不可不全备者也。

乱方论

世有书符请仙而求方者，其所书之方，固有极浅、极陋、极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误人者，亦有极高、极古、极奇、极稳，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吕纯阳，或托名张仲景，其方亦宛然纯阳、仲景之遗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机也，

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既诚心于求治，则必又能治病之鬼神应之，虽非真纯阳、仲景，必先世之明于医理，不遇于时而死者，其精灵一时不散，游行于天地之间，因感而至以显其能，而其人病适当愈，则获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尽效，然皆必有意义，反不若世之时医，用相反之药以害人。惟决死生之处，不肯凿凿言之，此则天机不轻泄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则必持乩之术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诚，非真乩方也。

热药误人最烈论

凡药之误人，虽不中病，非与病相反者，不能杀人；即与病相反，药性平和者，不能杀人；与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药甚轻，不能杀人；性既相反，药剂又重，其方中有几味中病者，或有几味能解此药性者，亦不能杀人；兼此数害，或其人病甚轻，或其人精力壮盛，亦不能杀人。盖误药杀人，如此之难也。所以世之医者，大半皆误亦不见其日杀数人也。即使杀之，乃辗转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觉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渐自愈者，反指所误用之药，以为此方之功效，又转以之误治他人矣，所以终身误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盖热性之药，往往有毒，又阳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之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症，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皆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为咎，医者亦洋洋自得，以为病势当然。总之愚人喜服补热，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医者与病家，无一能听从者。岂非所谓命哉？夫大寒之药，亦能杀人，其势必缓，犹为可救，不若大热之药，断断不可救也。至于极轻淡之药，误用亦能杀人，此乃其人之本领甚薄或势已危殆，故小误即能生变。此又不可全归咎于医杀之也。

薄贴论

今所用之膏药，古人谓之薄贴。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里。治表者，如呼脓去腐、止痛生肌，并摭风护肉之类。其膏宜轻薄而日换，此理人所易知。治里者，或驱风寒，或和气血，或消痰痞，或壮筋骨，其方甚多，药亦随病加减。其膏宜重厚而久贴，此理人所难知。何也？盖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气聚血结，而有形者，薄贴之法为良。但制膏之法，取药必真，心志必诚，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则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溻种种杂法，义亦相同，在善医者通变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论

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止。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风气各殊，人之气禀各异，则不得不依古人所制主病之方，略为增减，则药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杂，未免欲兼顾，则随症增一二味，而药又增矣。故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此犹不失周详之意。且古方之设，原有加减之法。病症杂出，亦有多品之剂，药味至十余种。自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乃近

世之医，动云效法汉方，药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药，有用浮泛轻淡之品者，虽不中病，犹无大害。若趋时之辈，竟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不论伤寒暑湿，惟此数种轮流转换，以成一方，种种与病相反，每试必杀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以为此乃汉人之法。呜呼！今之所学汉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时医，好为高论以欺人。又人情乐于温补，而富贵之家尤甚，不如是，则道不行，所以人争效尤，以致贻害不息。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卷　下

司天运气论

邪说之外，有欺人之学，有耳食之学。何谓欺人之学？好为高谈奇论，以骇人听闻，或剿袭前人之语，以示渊博。彼亦自知其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为欺人之学，何谓耳食之学。或窃听他人之说？或偶阅先古之书，略记数语，自信为已得其秘，大言不惭，以此动众，所谓道听途说是也。如近人所谈司天运气之类是也。彼所谓司天，运气者，以为何气司天，则是年民当何病，假如厥阴司天风气主之，则是年之病，皆当作风治。此等议论，所谓耳食也。盖司天运气之说，黄帝不过言天人相应之理，如此其应验先候于脉。凡遇少阴司天，则两手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寸不应；太阴司天，则左寸不应；若在泉，则尺脉不应。亦如之。若脉不当其位，则病相反者死，此诊脉之一法也。至于病，则必观是年岁气胜与不胜，如厥阴司天，风淫所胜，民病心痛胁满等症。倘是年风淫虽胜，而民另生他病，则不得亦指为风淫之病也，若是年风淫不胜，则又不当从风治矣。经又云：相火之下，水气乘之；水位之下，火气乘之。五气之胜皆然，此乃亢则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胜，亦有相克者乘之，更与司天之气相反矣。又云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则岁半以前，属司天；岁半以后，又属在泉。其中又有胜、不胜之殊，其病更无定矣。又云厥阴司天，左少阴，右太阳谓之左间、右间，六气皆有左右间，每间主六十日，是一岁之中，复有六气循环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岁会、三合之不齐，太过、不及之异气，欲辨明分晰，终年不能尽其蕴。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经》治岁气胜复，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总之见病治病，如风淫干内，则治以辛凉，六气皆有简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何等划一！凡运气之道，言其深者，圣人有所不能知，及旋之实用，则平正通达，人人易晓，但不若今之医者所云，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背耳。

医道通治道论

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由乎人者，如历代季世之变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由乎后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后天之病，乃风寒暑湿燥火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而轻用补者，使邪气内入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纲纪不正而崇儒讲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

轻用攻者，使其正气消尽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驰，则攻中之补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而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蜜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

五方异治论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甚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随邪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故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县之中，风气亦有迥殊者。并有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详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土人所笑矣。

湖州长兴县，有合溪。小儿饮此水，则腹中生瘕。土人治法，用线挂颈，以两头按乳头上，煎断。即将此线挂转，将两头向背脊上一并拽齐，线头尽处，将黑点记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壮，或七壮，即消，永不再发。服药无效。

病随国运论

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之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脾胃，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朝，运当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徵也。又冠饰朱缨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症。数十年前，云间老医知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柏，挽回误投温补之人，应手奇效。此实与运气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随症施治，并执宁过温热、毋过寒冷之说，偏于温热，又多矫枉过正之论。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阴在内者，当用大顺散、理中汤，此乃千中之一。今则不论何人，凡属中暑皆用理中等汤。我目睹七窍皆裂而死者，不可胜数。至于托言祖述东垣，用苍术等燥药者，举国皆然，此等恶习，皆由不知天时国运之理，误引旧说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

针灸失传论

《灵》《素》两经，其详论脏府经穴疾病等说，为针法言者，十之七八，为方药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针法如此。然针道难，而方药易，病者亦乐于服药，而苦针。所以后世方药盛行，而针法不讲。今之为针者其显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与焉。两经所言，十二经之出入起止，浅深左右，交错不齐，其穴随经上下，亦参差无定。今人只执同身寸，依左右一直竖量，并不依经曲折，则经非经而穴非穴，此一失也。两经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余则指经而不指穴，如《灵·终始篇》云：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补足厥阴。《厥病篇》云：厥头痛，或取足阳明太阴，或取手少阳足少阴。

耳聋取手阳明。嗌干取足少阴。皆不言其穴。其中又有泻子补母等义。今则每病指定几穴，此二失也。两经论治，井营输经合最重，冬刺井，春刺营，夏刺输，长夏刺经，秋刺合，凡只言某经，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营五者为言。今则皆不讲矣，此三失也。补泻之法，《内经》云：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为泻；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六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为补。又必迎其经气，疾内而徐出，不按其痏为泻；随其经气徐内而疾出，即按痏为补。其法多端。今则转针之时，以大指推出为泻，搓入为补，此四失也。纳针之后，必候其气，刺实者，阴气隆至乃去针；刺虚者，阳气隆至乃出针。气不至无问其数，气至即去之，勿复针。《难经》云：先以左手压按所针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来如动脉之状，顺而刺之得气，因而推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今则时时转动，俟针下宽转，而后出针不问气之至与不至，此五失也，凡针之深浅，随时不同，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肌肉，冬气在筋骨。故春夏刺浅，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则不论四时，分寸各有定数，此六失也。古之用针，凡疟疾、伤寒、寒热、咳嗽，一切藏府七窍等病无所不治。今则止治经脉、形体、痿痹、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灵枢·血络论》言之最详，而头痛、腰痛，尤必大泻其血。凡血络有邪者，必尽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变色，见赤血而止，否则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则偶尔见血，病者医者，已惶恐失据，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内经》刺法，有九变、十二节。九变者：输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写刺、毛刺、巨刺、粹刺。十二节者：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刺、赞刺。以上二十一法，视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备，则一病不愈。今则祗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针制有九：鑱针、员针、锲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亦随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则病不应。今则大者如员针，小者如毫针而已，岂能治痼疾暴气？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专一，手法精严。经云：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又云：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又云：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其专精敏妙如此。今之医者，随手下针，漫不经意，即使针法如古，志不凝而机不达，犹恐无效，况乎全与古法相背乎！其外更有先后之序，迎随之异，贵贱之殊，劳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数，更仆难穷。果能潜心体察，以合圣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难就易，尽违古法，所以世之视针甚轻，而其术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则较之针所治之病，不过十之一二。知针之理，则灸又易易耳。

水病针法论

凡刺之法，不过补泻经络，祛邪纳气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风水肤胀，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肤之血，尽取之。何也？盖水旺必克脾土，脾土衰，则遍身皮肉皆肿，不特一经之中有水气矣。若仅刺一经，则一经所过之地，水自渐消，而他经之水不消，则四面会聚，并一经已泻之水，亦仍满矣。故必周身肿满之处，皆刺而泻之，然后其水不复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经络，水之所客也。此与大禹治洪水之法同。盖洪水泛溢，必有江淮 河济，各引其所近之众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只归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后，更必调其饮食。经云：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欲使饮食异居，则水不从食以至干脾土受湿之处也）。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难愈如此。余往时治此病，轻者多愈，重者必复肿。盖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违法度，即无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论

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正有反，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既无陈法可守，是必熟寻《内经》《难经》等书，审其经络脏腑受病之处，及七情六气相感之因，与夫内外分合、气血聚散之形，必有凿凿可征者，而后立为治法。或先或后，或并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后，取药极当，立方极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机，不使扞格，如疱丁之解牛，虽筋骨关节之间，亦游刃有余。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之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否则一遇疑难，即束手无措；冒昧施治，动辄得咎，误人不少矣。

治病缓急论

病有当急治者，有不当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内犯脏腑，则元气受伤，无以托疾于外。必乘其方起之时，邪入尚浅，与气血不相乱，急驱而出之于外，则易而且速。若俟邪气已深，与气血相乱，然后施治，则元气大伤。此当急治者也。若夫病机未定，无所归著，急用峻攻，则邪气益横。如人之伤食，方在胃中，则必先用化食之药，使其食渐消，由中焦而达下焦，变成渣秽而出，自然渐愈。若即以硝黄峻药下之，则食尚在上焦，即使随药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肠胃中脂膜，与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变。此不当急治者也。以此类推，余病可知。至于虚人与老少之疾，尤宜分别调护，使其元气渐转，则正复而邪退。医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则补其所不当补，攻其所不当攻，所服之药不验，又转求他法，无非诛伐无过。至当愈之时，其人已为药所伤，而不能与天地之生气相应矣。故虽有良药，用之非时，反能致害，缓急之理，可不讲哉？

治病分合论

一病而当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散寒，种种不同，皆当视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法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治之药一二味以成方，则一剂而诸症皆备。以此类推，则合治之法可知矣。药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枉杀人矣。

发汗不用燥药论

驱邪之法，惟发表、攻里二端而已。发表所以开其毛孔，令邪从汗出也，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焦，无伤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汤是也。然犹恐其荣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销耗于内，不能滋润和泽，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气，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汤之良法，凡发汗之方，皆可类推。汗之必资于津液如此。后世不知，凡用发汗之方，每专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苍术、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燥，则汗从何生？汗不能生，则邪无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气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益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自生。则身愈

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之危症生矣。轻者变成痉症，遂属坏病难治。故用燥药发汗而杀人者，不知凡几也。此其端开于李东垣，其所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宗其说，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湿邪之法，亦以淡渗为主，如猪苓五苓之类，亦无以燥胜之者。盖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胜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也。至于中寒之证，亦先以发表为主，无竟用热药以胜寒之理。必其寒气乘虚陷入，而无出路，然后以姜附回其阳，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不知，何况深微者乎！

病不可轻汗论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多亡阳而死者，十有二三，虽死而人不觉也。何则？凡人患风寒之疾，必相戒以为宁暖无凉，病者亦重加履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犹属勉强；至此时，虽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为矣。其死也，神气甚清，亦无痛苦，病者医者，及旁观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顾噩然而已。我见甚多，不可不察也。总之，有病之人，不可过凉，亦不宜太暖，无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药之时，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汤法，云服汤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阳未剧，尤可挽回。《伤寒论》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脱尽无可补救矣。又盛暑之时，病者或居楼上，或卧近灶之所，无病之人，一立其处，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时时出汗，即不亡阳，亦必阴竭而死。虽无移徙之处，必择一席稍凉之地而处之，否则神丹不救也。

伤风难治论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荣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蒌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及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攻补寒热同用论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

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荣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临病人问所便论

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色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症，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饥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食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则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症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症之精义也。

治病不必顾忌论

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医者踌躇束手，不敢下药，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药，惟病是求药所以制病，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若留其病不使去，虽强壮之人，迁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无攻伐之理，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则仍用硝黄下药，邪去而精气自复。如或怀妊之妇，忽患癥瘕，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发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如伤寒之后，食复女劳复，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并

不因病后而用温补，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复有所顾虑。故天下无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误，或太过，则不病之处亦伤，而人危矣。俗所谓有病病当之，此历古相传之法也。故医者当疑难之际，多所顾忌不敢对症用药者，皆视病不明，辨症不的，审方不真，不知古圣之精义者也。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天下有治法不误，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荣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脏腑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脏腑筋骨，如油之入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之类，前录古方数首，后附以通治之方数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岂有愈期。必当遍考此病之种类，与夫致病之根源，及变迁之情状，并询其历来服药之误否，然后广求古今以来治此症之方，选择其内外种种治法，次第施之，又时时消息效否，而神明变通之，则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故治大症必学问深博，心思精敏，又专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服极轻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论

治病之法，自当欲其速愈。世之论者，皆以为治早而药中病，则愈速；治缓而药不中病，则愈迟，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论治之迟早，而愈期一定者。《内经·藏气法时论》云：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伤寒论》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又云：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静养调摄以待之，不可乱投药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重剂以希功，即使不误，药力胜而元气反伤。更或有不对症之药，不惟无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渐复，精神岂有骤长之理？至于外科，则起发、成脓、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医者投药不效，自疑为未当，又以别方试之，不知前方实无所害，特时未至耳。乃反误试诸药，愈换而病愈重。病家以医者久而不效，更换他医。他医遍阅前方，知其不效，亦复更换他药，愈治愈远，由是断断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责，为医者岂可不知，而轻以人尝试乎？若医者审知之，而病家必责我以近效，则当明告之故，决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医者另立良方，则以和平轻淡之药，姑以应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则力辞之，断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误人。如此则病家一时或反怨谤，以后其言果验，则亦知我识高而品崇矣。

治人必考其验否论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

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病。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只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医案明著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豫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

防微论

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伤寒论·序》云：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昔扁鹊见齐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见之后，则已入脏，不可治疗而逃矣。历圣相传，如同一辙。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馆道途得者，往往难治。非所得之病独重也，乃既病之后，不能如在家之安适，而及早治之，又复劳动感冒，致病深入而难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此则凡人所当深省。而医者亦必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体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论

凡一病必有数症，有病同症异者，有症同病异者，有症与病相因者，有症与病不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症。古方以一药治一症，合数症而成病，即合数药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药治几症者，有合几药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药亦异，变化无穷。其浅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黄连、半夏，不寐用枣仁、茯神之类，人皆知之。至于零杂之症，如《内经》所载喘呕宛噫语，吞欠嚏呕，笑泣目瞑，嗌干，心悬善恐，涎下涕出，啮唇啮舌，善忘善怒，喜握多梦，呕酸魄汗等症，不可胜计。或由司天运气，或由脏腑生克，或由邪气传变，《内经》言之最详。后之医者，病之总名，亦不能知，安能于一病之中，辨明众症之渊源？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备细言之，而彼实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药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应命，并有用相反之药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无门可告也。学医者，当熟读《内经》，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遍考方书本草，详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应手辄愈，不知者以为神奇，其实古圣皆有成法也。

补药可通融论

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黄农仲景之书，岂有补益之方哉？间有别载他书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养性补益等，各立一门，遂开后世补养服食之法。以后医家，凡属体虚病后之人，必立补方，以为调理善后之计。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

名秘方异传。其气体合宜者，一时取效，久之必得风痹阴涸等疾，隐受其害，虽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说，固不足论，至体虚病后补药之方，自当因人而施，视脏腑之所偏而损益之。其药亦不外阴阳气血，择和平之药数十种，相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问其阴阳脏腑，何者专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经月经时，而后服完，若必每日视脉察色，而后服药，则必须一日换一丸方矣。故凡服补药，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说，过为艰难慎重，取贵僻之药，以为可以却病长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轻药愈病论

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之。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难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其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以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至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虽极浅之药，而亦有深义存焉，此又所宜慎也。人偶有小疾，能择药性之最轻淡者，随症饮之，则服药而无服药之误，不服药而有服药之功，亦养生者所当深考也。

腹内痈论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症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症，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确。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痈有数症，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肠痈，有膀胱痈。惟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余者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寒痰，或以为食积，医药杂投，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结、瘀血、寒痰、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寒痰则痛止无定，又必另现痰症；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则痛有常所，而迁延益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渐渐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着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则有虚实二种。其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惟虚症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心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虑伤脾之症，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倦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甚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

围药论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当围药。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顶不高。盖人之一身，岂能无七情六欲之伏火，风寒暑湿之留邪，食饮痰涎之积毒？身无所病，皆散处退藏，气血一聚而成痈肿，则诸邪四面皆会。惟围药能截之使不并合，则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肤，势必四布为害，惟围药能束之使不散漫，则气聚而外泄矣。如此，则形小顶高，易脓易溃矣。故外治中之围药，较之他药为特重，不但初起为然，即成脓收口，始终赖之，一日不可缺。若世医之围药，不过三黄散之类，每试不效，所以皆云围药无用。如有既破之后，而仍用围药者，则群然笑之。故极轻之毒，往往至于散越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围药之故也。至于围药之方，亦甚广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为主，而寒热、攻提、和平、猛厉，则当随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轻议围药之非，安望其术之能工也？

《难经》论

《难经》非经也。以经文之难解者，设为问难以明之，故曰《难经》，言以经文为难而释之也。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晰疑义，垂示后学，真读《内经》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尽善者。其问答之词，有即引经文以释之者，经文本自明显，引之或反遗其要，以至经语反晦，或则无所发明，或则两经相背，或则以此误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不知创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书，而越人引以为证乎？自隋唐以来，其书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无能驳正之者。盖业医之辈，读《难经》而识其大义，已为医道中杰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内经》，求其异同得失乎？古今流传之载籍，凡有舛误，后人无敢议者，比比然也，独《难经》乎哉！余详余所著《难经经释》中。

《伤寒论》论

仲景《伤寒论》，编次者不下数十家，因致聚讼纷纭，此皆不知仲景作书之旨故也。观《伤寒叙》所述，乃为庸医误治，而设所以正治之法，一经不过三四条，余皆救误之法，故其文亦变动不居。读《伤寒论》者，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则无往不得其义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条在前或以此条在后，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经因彼经而变，互相诟厉。孰知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几叔和所定为可信。何则？叔和“序例”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则此书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辄加辨驳，以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无叔和，安有此书？且诸人所编，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经现症，有异有同。后人见阳经一症，杂于阴经之中，以为宜改入阳经之内，不知阴经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圆机活法，泯没不可问矣。凡读书能得书中之精义要诀，历历分明，则任其颠倒错乱，而我心自能融会贯通；否则，徒以古书绘更互异，愈改愈晦矣。

《金匮》论

《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序，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

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惜其所载诸病，未能全备，未知有残缺与否？然诸大症之纲领，亦已粗备，后之学者，以其为经而参考推广之，已思过半矣。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家，不可与《金匮》并列也。

《脉经》论

王叔和著《脉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晰，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无所遗。其中旨趣，亦不能画一，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所以《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脉经》之说，以为某病当见某脉，某脉当得某病，虽《内经》亦间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试而不验，于是或咎脉之不准，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药之不对症，而不知皆非也。盖病有与脉相合者，有与脉不相合者，兼有与脉相反者。同一脉也，见于此症为宜；见于彼症为不宜。同一症也，见某脉为宜，见某脉为不宜，一病可见数十脉，一脉可现数百症，变动不拘。若泥定一说，则从脉而症不合，从症而脉又不合，反令人傍徨，无所适从。所以古今论脉之家，彼此互异，是非各别，人持一论，得失相半，总由不知变通之精义，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读《脉经》者，知古来谈脉之详密如此，因以考其异同，辨其得失，审其真伪，穷其变通，则自有心得。若欲泥脉以治病，必至全无把握。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此读《脉经》之法也。

《千金方》《外台》论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脏腑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至唐王焘所集《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读之者，苟胸中无成竹，则众说纷纭，群方淆杂，反茫然失其所据。故读《千金》《外台》者，必精通于《内经》、仲景、本草等书，胸中先有成见，而后取其长而舍其短，则可资我博采之益。否则反乱人意，而无所适从。嗟乎！《千金》《外台》且然，况后世偏驳杂乱之书，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无稽杜撰之邪书，尤不足道矣。

《活人书》论

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

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晰，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世之述《伤寒论》者，唐宋以来，已有将经文删改移易，不明不贯。至近代前《条辨》《尚论编》等书，又复颠倒错乱，各逞意见，互相辨驳，总由分症不清，欲其强合，所以日就支离。若能参究此书，则任病情之错综反覆，而治法乃归一定，何必聚讼纷纭，致古人之书，愈讲而愈晦也。

《太素脉》论

诊脉以之治病，其血气之盛衰，及风寒暑湿之中人，可验而知也。乃相传有《太素脉》之说，以候人之寿夭穷通、智愚善恶，纤悉皆备。夫脉，乃气血之见端。其长而坚厚者，为寿之征；其短小而薄弱者，为夭之征；清而有神，为智之征；浊而无神，为愚之征。理或宜然。若善恶已不可知，穷通则与脉何与？然或得寿之脉，而其人或不仅于风寒劳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爱护调摄，得以永年。又有血气甚清，而神志昏浊者；形质甚浊，而神志清明者。即寿夭智愚，亦不能皆验，况其他乎？又书中更神其说，以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财若干，父母何人，子孙何若，则更荒唐矣！天下或有习此术而言多验者，此必别有他术以推测而幸中，借此以神其说耳。若尽于脉见之，断断无是理也！

妇 科 论

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旁四寸），以上毛际，循腹裏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系。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万绪，以可知其所从起。更参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变化之，则每症必有传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自能所治辄效矣。至如世俗相传之邪说，如胎前宜凉，产后宜温等论。夫胎前宜凉，理或有之，若产后宜温，则脱血之后，阴气大伤，孤阳独炽，又瘀血未净，结为蕴热，乃反用姜桂等药，我见时医以此杀人无数。观仲景先生于产后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药治之，无不神效。或云产后瘀血，得寒则凝，得热则行。此大谬也！凡瘀血凝结，因热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热降而解。如桃仁承气汤，非寒散而何？未闻此汤能凝血也。盖产后瘀血，热结为多，热瘀成块，更益以热，则炼成干血，永无解散之日。其重者，阴涸而即死；轻者，成坚痞、褥劳等疾。惟实见其真属寒气所结之瘀，则宜用温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于古圣，而反宗后人之邪说，皆足以害人。诸科皆然，不独妇科也。

痘 科 论

今天下之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脏腑骨脉，而发于天时。所谓本于脏腑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阴阳二气，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动，则必有渣滓未融之处，伏于脏腑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无感召，则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阴阳之气，沴戾日积，与人身之脏腑气血相应，则其毒随之而越，此发于天时者也。而天时有五运六气之殊，标本胜复之异。气体既禀受不同，感发又随时各别，则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补救之，此至精至微之术也。奈何以寒凉伐之、毒药劫之哉？夫

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内经》云：火郁而发之。其遇天时炎热，火甚易发者，清解固宜。若冬夏之际，气为寒束，则不起发；发而精血不充，则无浆；浆而精血不继，即不靥。则温散、提托、补养之法，缺一不可，岂得概用寒凉？至其用蚯蚓、桑虫、全蝎等毒药，为祸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谓毒气内陷，一时不能托出，则借其力以透发之。此皆危笃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视为常用之药，则无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药，无有不死。非其识见之高，乃其用药之灵也！故症之生死，全赖气血。当清火解毒者，则清火解毒；当培养气血者，则温托滋补，百不失一矣。呜呼！谬说流传，起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药数品，按日定方，不效则继以毒药，如此而已。夫以至变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群以为痘科最易，不知杀人亦最多也。

附种痘说

种痘之法，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则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时痘之戾气，四也；择天地温和之日，五也；择小儿无他病之时，六也；其痘苗皆取种，出无毒之善种，七也；凡痘必浆成十分，而后毒不陷。种痘之浆五分以上即无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靥，并有延至一月者。种痘则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种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种而死者，则自出断无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于种出危险之痘，或生痘毒，此则医家不能用药之故。种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则尤为十全矣。

幼科论

幼科古人谓之哑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变蒸、胎惊之类，与成人异者，不可胜举，非若妇人之与男子异者，止经产数端耳。古人所以别立专科，其说精详明备。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计；其治法立方，种种各别。又妇人之与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儿之与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异。如伤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余诸症，多用金石峻厉之药，特分两极少耳。此古人真传也。后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药治之，往往迁延而死，此医者失传之故。至于调摄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盖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今人非太暖，即太饱，而其尤害者，则在于有病之后，而数与之乳。乳之为物，得热则坚韧如棉絮，况儿有病，则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则愈充满，一与之吮，则迅疾涌出，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复充，填积胃口，化为顽痰，痰火相结，诸脉皆闭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饮几何，当病危之时，其食与平时不减，安有不死者哉？然嘱病家云：乳不可食！则群相诟曰：乳犹水也，食之何害？况儿虚如此，全赖乳养，若复禁乳，则饥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将医者诟骂。其余之不当食而食与当食而反不与之食，种种失宜，不可枚举。医者岂能坐守之，使事事合节耶？况明理之医，能知调养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儿之所以难治者，非尽不能言之故也。

疡科论

疡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传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后施治，皆有成法。必读书临症，二者皆到，然后无误。其升、降、围、点，去腐、生肌，呼脓、止血，膏、涂、洗、熨等方皆必纯正和平，屡试屡验者，乃能应手而愈。至于内服之方，护心托毒，化脓长肉，亦有真传，非寻常经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则必视其人之强弱阴阳，而为加减，此则必通于内科之理，全在学问根柢。然又与内科不同，盖

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药则有某毒主某药，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传授焉。故外科总以传授为主，徒恃学问之宏博无益也。有传授，则较之内科为尤易。惟外科而兼内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时，复感他气，或因外症重极，内伤脏腑，则不得不兼内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讲于内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后能两全而无失。若不能治其内症，则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则全在学问深博矣。若为外科者，不能兼，则当另请名理内科，为之定方。而为外科者，参议于其间，使其药与外症无害，而后斟酌施治，则庶几两有所益。若其所现内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极而昏晕，脓欲成而生寒热，毒内陷而胀满，此则内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内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内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众，亦非浅学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浅言之，则惟记煎方数首，合膏围药几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则经络脏腑、气血骨脉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态万状，无不尽识；其方亦无病不全；其珍奇贵重难得之药，亦无所不备；虽遇极奇极险之症，亦了然无疑。此则较之内科为更难。故外科之等级高下悬殊，而人之能识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论

祝由之法，《内经·贼风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变气论》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虚邪贼风，内著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观之，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盖岐伯之时已然，况后世哉！存而不论可也。

兽医论

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犹易。夫禽兽之脏腑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但其气粗血浊，其所饮食，非人之饮食，则药亦当别有主治，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马之食，则当用消草之药；犬豕之食，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又有专属之品，如猫宜乌药，马宜黄药之类。而其病亦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此则另有专方主治。余则与人大段相同，但必剂大而力厚之方，取效为易。其中又有天运时气之不同，变化多端，亦必随症加减。此理亦广博深奥，与治人之术不相上下。今则医人之医尚绝传，况兽医乎！

四大家论

医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孔子并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轻三子也，盖

此说行则天下惟知窃三子之绪余，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而天下万世，夭札载途，其害不少。故当亟正之也。

医 家 论

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智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症，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干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条枪之类，不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汩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医学渊源论

医家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之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在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文，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其尤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自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祇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

考试医学论

医为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于冢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

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为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谬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脏腑，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医非人人可学论

今人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名医不可为论

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何则？名医者，声价甚高，敦请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此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则当之者难为情矣。此病断然必死，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倘此症万死之中，犹有生机一线，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虽当定方之时，未尝不明白言之，然人情总以成败为是非，既含我之药而死，其咎不容诿矣。又或大病差后，元气虚而余邪尚伏，善后之图，尤宜深讲。病家不知，失于调理，愈后复发，仍有归咎于医之未善者，此类甚多。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也。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观之人，亦宜曲谅也。然世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术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内矣。

邪说陷溺论

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独于无稽之谈，义所难通，害又立见者，人人奉以为典训，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来久矣。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作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所谓无稽之邪说，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伤寒阳明之药，伤寒皆在冬至以后，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谓“痢疾血症，皆无止法。”夫痢血之病，属实邪有瘀者，诚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脱空竭，非止不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谓“饿不死之伤寒，吃不死之痢疾。”夫《伤寒论》中，以能食不能食，验中寒、中风之别，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气，则病变必多；宿食欲行，非新谷入胃，则肠中之气，必不下达。但不可过用耳。执“饿不死”之说，而伤寒之禁其食而饿死者多矣。谓痢疾为吃不杀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则其胃气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谓痢疾之人，无物不可食。执“吃不杀”之说，而痢疾之过食而死者多矣。此皆无稽之谈，不可枚举。又有近理之说而谬解之者，亦足为害。故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故圣人深恶夫道听途说之人也。

涉猎医书误人论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面甚重，自然听信。谁知彼乃偶然缮阅，及道听涂说之谈。彼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祗，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余人不得而参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病 家 论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

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书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门户，如不从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谗言锋起，中道变更，又换他医，遂至危笃，反咎前人，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枝，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症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症反宜用参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使医者不敢对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前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时不节，难以枚举。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在谨择名医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择贤相而专任之，其理一也。然则择贤之法若何？曰：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药必能命中，然后托之。所谓命中者，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有效，其言无一不验，此所谓命中也。如此试医，思过半矣。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相应，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法也。

医者误人无罪论

人命所关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无不立有报应。乃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宜有天罚以彰其罪。然往往寿考富厚，子孙繁昌，全无殃咎。我殆甚不解焉。以后日与病者相周旋，而后知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依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医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则于医之良者，彼偏不信；医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补益者，以为良医；言攻散者，以为庸医；言温热者，以为有益；言清凉者，以为伤生。或旁人互生议论，或病人自改方药。而医者欲其术之行，势必曲从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顺。偶然或愈，医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医者不任其咎。病家亦自作主张，隐讳其非，不复咎及医人。故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后，闻者亦相传以为某人之病，因误服某人之药而死，宜以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复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医，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医，而伤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谓命也。盖人生死有定数，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则天下皆寿考之人，而命无权。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寿而死。然疾病之轻重不齐，或其人善自保护，则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轻，命本当死，而病浅不能令其死，则命又无权。于是天生此等之医，分布于天下，凡当死者，少得微疾，医者必能令其轻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权于是独重。则医之杀人，乃隐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罚，不但无罪，且有微功，故无报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诈，买弄聪明，造捏假药，以欺吓人而取其财者。此乃有心之恶，与前所论之人不同，其祸无不立至。我见亦多矣。愿天下之人细思之，真凿凿可征，非狂谈也。

医原

〔清〕石寿棠　撰
秦华珍　刘继泉　整理

提　　要　《医原》系清·石寿棠所撰。成书于1861年。

全书2卷，20篇。上卷载人身一小天地论、阴阳互根论、五行生克论、阴阳治法大要论、枢机论、卫气行度一经星经天论、营气行度一经水行地论、百病提纲论、望病须察神气论、闻声须察阴阳论、问诊求病论、切脉源流论等12篇；下卷载内伤大要论、湿气论、燥气论、论仲景《伤寒论》、女科论、儿科论、用药大要论、医宜识字论等8篇。

该书以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解释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以及指导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等。强调天人相应的理论，并以之为医之原；详细阐发望、闻、问、切四诊，特别是望诊，强调察神气的重要性；证治用药，突出燥与湿的理论。

现存版本主要有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留耕书屋新镌本、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83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留耕书屋新镌本全文收录。

序

道之大原出于天，凡道之所分寄，亦必探原于天。医其一端也。盖天之道，不外阴阳五行。禀阴阳五行之精气而人生焉，感阴阳五行之戾气而人病焉。然非见道之儒者，又孰从而探之？吾友石子芾南，淮北名孝廉也，才识既高，学术并茂。其于五子之书，百家之论，莫不探微抉奥，体用兼赅。而又以其余力，考岐黄，阐《内》《难》，阴阳有辨，五行有分，耳目口鼻之司，肌肤筋骸之会，动静燥湿之宜，凡和、缓之所未发，仓、扁之所难言，莫不因人见天，葆其天之所本有，治其天之所本无，以人治人，实以天还天而已。吾与石子交最久，叩其学甚深。他日尝悯医家之不通儒术，率皆昧于其原，而仅逐其末也。著《医原》二十篇，因病之原，探医之原，并探其原中之原。披阅之下，益信石子之学为有原也。乃或者曰：医小道也，儒者亦为之耶？夫就医论医，其小之也固宜，若医而探原于天，则因医见道，苟非学贯天人，又安能悟天人合一之旨？则即小以观大可也。虽然是书之成，在医家必奉为圭臬，在作者特出其绪余焉耳！一旦居宰衡之任，司燮理之权，必能究致治清浊之原，而寿人寿世，良相良医，不难以一人收其全功。而天下亦共知儒术之大，阴阳五行之蕴，天人一原之理，无乎不在也。斯篇，其石子之嚆矢也夫！是为序。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孟夏月同里愚弟张星亘子绵顿首拜撰

自　　序

余家事医学，历七世于兹矣。忆自入塾受书时，略明句读，先君子即授以医家言，命与四子书并读。尝谓业医而不读书，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且为人子而不知医，亦非孝也。爰为寿棠立程课，朝而儒，夕而医，历数十寒暑如一日，虽习举子业，未尝或忘，家慈又体质素弱，医药不离，每侍疾时，与医家参以诊，剂辄颇得效，自是尤三致意焉。年来公车栗六，迄无暇时，复以南北烽烟，逼近乡里，邑侯延余倡办团练，每于夜巡稍暇，人静更阑，重述先子之绪言，因汇前贤之全说，凡四阅月，得《医原》二十篇。非敢以言寿世也，但求无负先人之意，且敬承世业云尔！呜呼！父书幼读，愧守箕裘，庭训未忘，感深风木，此则有益增余恸者矣！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仲春月上浣安东石寿棠芾南书于留耕书屋

叙

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术数之本；术数者，阴阳之著。而非知道不能，医可易言乎哉？医之道，譬若宫墙。辨虚实，审寒热，其门径也。门径苟差，何由升堂入室乎？世人涉猎方书，讲求形证，自以为能，是犹寝馈于门户之间，不复知有堂室矣！而或者高语《内》《难》，虚言脉要，则又如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奥突之间，毕生莫睹。二者虽异，其弊则均。盖人之生也有原，则其所以病亦有原。明乎其原，而后针石之投，汤液醪醴之设，非臆度而悬揣，而因得收效于一时；不然毫厘千里之差，生死呼吸之所系，医顾可易言乎哉？石子芾南，余初识之于京邸，恂恂若无能者，嗣闻其善医，视其方，亦似与人无殊特者，而应手辄效。叩之以其故，则曰世人习用之方，大率类此，而轻重之准，刚柔之质，先后之宜，非识者难言之矣！客冬以团练之役，访之于涟城，就询时务，虽一乡一邑之设施，而洞见症结，因地制宜，亦如随证立方焉！洵医国之妙手，而非无本之谈也。因求其所著《医原》读之，本末贯串，文字昭晰，可以一见瞭如，而欲穷其义蕴，辄有望洋之嗟！信乎？能达其原，而岐伯之奥旨，仲景之秘思，中法西法之妙用，一以贯之矣。夫欲上太行，必恃车马；欲导积石，必恃舟航。世之掇拾类书，强记药性，衣食于医者，或无取乎是书；若立志活人，而欲进于古之知道者，则是书实医家之车马、舟航矣。故亟忩恿付梓，而书数言于篇首，以告世之学医者。

时咸丰十有一年辛酉夏月清河愚弟吴昆田谨叙

目　录

卷　上
人身一小天地论…… 741
阴阳互根论…… 743
五行生克论…… 744
阴阳治法大要论…… 745
枢机论…… 747
卫气行度一经星经天论…… 748
营气行度一经水行地论
百病提纲论…… 750
望病须察神气论…… 753
闻声须察阴阳论…… 759
问证求病论
切脉源流论
卷　下
内伤大要论…… 766
湿气论…… 769
燥气论…… 777
论张仲景《伤寒论》…… 781
女科论…… 788
儿科论…… 791
用药大要论…… 794
医宜识字论…… 795

卷 上

人身一小天地论

人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于天地间，无处不与天地合。人之有病，犹天地阴阳之不得其宜。故欲知人，必先知天地。《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盖刚柔之质，即阴阳之气所凝结。故程子曰：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又曰：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皆天气也。朱子曰：地居天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之包地，如鸟卵之含黄。天大地小，表里皆水。地名地球。天圆，而地亦圆。曰地方者，谓地之德方，静而承天者也）。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此天包乎地之义也。以人言之，膈膜以上，肺与心与心包络，象天；膈膜以下，肝、胆、脾、胃、小肠、大肠、肾、三焦、膀胱，象地。经云：天枢（脐穴）以上，天气主之；天枢以下，地气主之（按：《素问》《灵枢》十八卷，皆谓之《内经》，集隘不及分别。又按：《素》《灵》与《神农本草经》三书，非神圣不能道其只字，然其中多后世官名、地名，显非神农、轩、岐所自著，亦非后人所伪论，乃当日师弟口耳相传，至战国时，始著之竹帛者）。是以天枢居腹之中间者言之也。余以膈膜上下分天地者，以气之轻清者为天，气之重浊者为地言之也。然膈膜以下，主之者地气，而统之以运行者，实皆天气。匪直此也，凡皮肤、肌肉、经络、筋骨、脏腑之有形质而凝静者，皆象地，皆属阴；而皮肤、肌肉、经络、筋骨、脏腑之有空窍以运行者，皆象天，皆属阳。精（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津（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涕（泪也）唾（口液也）气（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液（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犹天地之有月与水也；阳气，犹天地之有日与火也。故曰：人身一小天地。

考天有九重：最上一重为宗动天，左旋；其内八重天（恒星天、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太阳天、金星天、水星天、太阴天），右旋；逐日为宗动天，裹之左旋。是宗动天者，乃一气运行群动之宗也（中学谓天道左旋，日月亦是左旋。此主七政天随宗动天以行也。西学谓宗动天是左旋，七政天是右旋。此主七政本天之行以言之也）。人之身，肺为华盖，居于至高，一呼一吸，与天气相通，体极轻虚，用主肃降，肺固人之天也。不独肺之本脏为天，凡脏腑间经络及内外空窍之能通气者，皆莫非天。虽各脏腑之经络空窍，有各脏腑之本气以运行，如七政本天之运行一般，而要皆随肺气以运行，皆为肺气所贯通，肺固人之宗动天也，故曰肺主天气。肺气故名宗气，又名大气。地居天中，人在气中，天包乎地，气包乎质，天地与人，同一理也。夫在天则有日，在人则有心，心系于肺，犹日系于天；天为阳，日为阳之精，肺气为阳，心为阴中之太阳。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进过一度，日行稍迟，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因天进一度，则日为退一度。人身肺之宗气，统心之营气，一日一夜，五十度周于身，每日自寅始，至丑终，终而复始，七日行足，方与天合度。故《易》曰：七日来复，以见天心。盖营气之行，必随宗气以行，所以十二经脉，首从肺起，每日寅时，百脉上朝于肺（人生于寅），肺主天气，其明证也。

夫人周身经络，皆根于心，而上通于肺，以回于下。如树之有根有干有枝，百体内外，一气流通，运行血脉，以相出入。经故曰：心生血；又曰：诸脉皆属于心。按：经络功用不同，隐见亦异。经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脉之见者，皆络脉也。盖经脉主发血，由脏腑而外行，近筋骨，故肌肉厚处，按之便不觉跳动；络脉主回血，由外而还行脏腑，近肌肉，故易见，蓝色无脉者皆是。经脉由里而外，其气旺，旺则行速，速则有血有脉，其血赤；络

脉由外而里，其气缓，缓则行迟，迟则有血无脉，其血紫。西学所谓生血管者，经是也；回血管者，络是也。房者，心窍是也。经脉从心左下窍而生，行心左上窍而上，与左肺叶内经脉相通，由肺回曲而下，循手经，下达足经，以入孙络（络之细者）；迨由孙络以至络脉，渐行渐缓，其色遂变为紫，于是紫血由络脉而行，上至心右上窍两络脉中，还行心右下窍络脉，上入右肺叶内络脉，紫血复变为赤（阴从阳化），回心左上窍，还行心左下窍。经脉（右旋而复行于左）往来运行，如环不绝。经生血，故左旋；络回血，故右旋。左旋者，阳统阴；右旋者，阴从阳（与河图洛书无异）。其实是一气旋转，并非两气。观此与天之左旋速、右旋迟者，适相合矣；与天之左右旋而统归一气者，更无不合矣。经络如此，脏腑可知。脏腑中皆有经络贯串，以通于内外。凡可通者，皆属天气。六腑如器，更无不然。不独贲门、幽门、阑门、三焦之门之通天气也，更不独喉通天气，咽通地气，以上承天气也。此身以内之天也。

再以身外之天言之。经云：头圆象天。头为诸阳之会，头主天气固也；天气遏郁，头重头痛固也。即足之至下，亦天气所贯通。所以人病肺痿，足即痿躄不能行；外感阻遏肺气，足即酸痛，甚则足冷。皆其证也，所谓天包乎地也。经曰：天气通于鼻。又曰：鼻为肺窍。一经外感，咳嗽喘满，鼻窍即塞而不利，是鼻窍与肺最切近者也（六气不外燥湿，见下《百病提纲论》。外感天之六气，以气伤气，故首先犯肺）。他如心寄窍于耳，胆脉上络于耳，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肾又开窍于二阴，乳窍下通于肝胃，脐窍后通于命门（脐窍与两肾中间之命门，针锋相对）。虽各窍自有其本气，而要皆宗气所贯通也。请析言之：心、胆、肾因虚燥而耳鸣；心、胆、肾因湿阻而耳聋。心、胆、肾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燥胜则耳亦鸣，湿胜则耳亦聋。肝受燥风、湿热则病目，肝之本气自病也。夫五脏之精华，皆上注于目，肾又为五脏之气之根，肾中真阴真阳虚，而目昏昧，经故曰脱阴者目盲，脱阳者见鬼。五脏之根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燥胜则热，热则不能化阴外达，而目无泪而干；湿胜则濡，濡则不能化水下降，而目多泪而烂。脾有湿热，则口瘅而生甜水；脾有燥热，或胆经燥热乘脾，则口苦而多烦渴。脾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肺阳郁于上，不得化阴于下，亦为唇燥口渴。肾之阳虚，不能约水，而为遗溺，不能行水，而为自利；肾之阴虚，不能濡肠，而矢燥结，不能濡膀胱，而溺短数。肾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而亦为肠秘，为癃闭，或燥胜为窘迫下利，或湿胜为五泄。肝、胃阴虚，无由上化乳汁；肝、胃阳结，不能上通乳窍。肝胃之本气自病也。尝见外感阻遏宗气，湿热壅于血分，营卫不从，逆于肉里，致生乳痈；其七情致伤心气，燥热结于血分者，则为乳岩。凡外感燥湿，种种见证，虽各脏腑本气自病，而要皆关乎肺，以肺为群气之宗，天无二气故也。不独空窍之大者为然也，即皮肤外八百万有奇之汗空（汗空名玄府，又名鬼门），亦无不然，经故曰肺主皮毛。其内伤肺气，气不化水（自利）、气不摄津（自汗）、气不统血、气不固精，即见自利、自汗、脱血、脱精、阴脱、阳厥、绝汗出诸证。故曰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若外感阻遏肺气，不得外达，又不得下降，宗气自病，致他脏腑经络之本气亦病。肺气不得外达，即见憎寒、发热、头痛、身痛、腰痛、手足酸痛诸证；肺气不得下降，即见腹痛、胸痹、咳嗽、呕吐、喘逆诸证。感风燥、暑燥、寒燥之气，搏束气机，不得外达，而为无汗；感风湿（自汗）、寒湿（冷汗）、暑湿、湿温（热汗）之气，阻遏气机，不得下降，横溢而为自汗、冷汗、热汗。又或燥结血分，而为热厥；湿阻气分，而为寒厥；燥降太过，热甚迫津，而为火泻；湿郁太过，气不行水，而为五泄，抑或为溺塞便闭。譬如注水之器，上窍闭塞，则下窍点滴不通；下窍闭塞，则上窍壅遏不开。种种见证，皆关乎肺。肺主天气，洵不诬也。

若夫地固承天者也，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胃固人之地气也，肾乃天气蕴蓄于地中者也。胃为水谷之海，又为仓廪之官。胃之发育，又藉肾之真阴真阳以与为发育者也，经故曰肾为胃关。又曰：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得谷者昌，绝谷者亡。又曰：营出中焦。

又曰：精气生于谷气。又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输于肺。是地气上腾也。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天气下降也。又曰：水谷之悍气为卫，水谷之精气为营。其营血之精者，得肺气以敷布之，入胆化胆汁，入肾化精，上行头化脑，内行骨空化髓。故曰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皆天气也。其水随肺气呼吸，摄入肠胃间微丝血络（即孙络。西学验孙络有二千余根）。以入络脉，由络脉过肝入心，运行周身，由肺升出为汔，由毛窍渗出为汗，余入内肾，得三焦之气化，渗入膀胱为溺。故曰：气为水母。又曰：水行天上。然水血并行络中，而不相妨者，何也？盖血有血轮以统之者也。（按：《内经》刺血络，出清汁，便知水血并行血络）。其渣滓变化于小肠（小肠为火腑，故能变化）。以传道于大肠，是皆肺气所统布也，是阴从阳也。夫天之真阴真阳，发于地上，以生万物，实藏于地中，而为万物所由生。人身肺之真阴，下布于肾而为水，肺之真阳，下纳于肾而为火，所谓地居天中，天包乎地也。两肾中间，名曰命门，为人身之根柢，一阳藏于二阴之中，水火互宅，在卦为坎。肺一呼一吸，与腰间肾气息息相通，经故曰肾上连肺。至于脾，犹地上隄防之土，为胃散精以上输于肺者耳。肝犹地上之木，以枢转地中生发之气者耳。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犹地之有泾渭，运清而行浊者耳。由此观之，人身不诚一小天地哉？肺、肾也，胃也，非又人身所最重者哉？

阴阳互根论

《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万物生焉。太极，阴含阳也；仪象，阳分阴也。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之父。根阴根阳，天人一理也。以定位言，则阳在上，阴在下，而对待之体立；以气化言，则阴上升，阳下降，而流行之用宏。

请以卦论：乾为天，乾之左为坎水，右为兑水，是水行天上也，而非水也，乃水之阴气上升于天也；若阴升于天，而气化之不及，则阴霾四起，而天象变矣。坤为地，坤之左为震之雷火、巽之风火、离之正火，是火出地下也，而非火也，乃火之阳气下降于地也。若阳降于地，而气运之不周，则赤卤不毛，而地象变矣。然论卦象犹虚也，请实征诸时。试观一岁之间，夏至以后，酷暑炎蒸，若非阴气潜生，大雨时行，则大地皆成灰烬矣。阴气上升，其明证也。且阴气上升于天，得天之布濩，而阴气乃弥纶于无际。冬至以后，阴凝寒沍，若非阳气潜藏，水泉流动，则世人皆成僵冻矣。阳气下降，其明证也。且阳气下降于地，得地之酝酿，而阳气乃发育于无穷。独是阴气上升，而非自升，必得阳气乃升。地之阳，即天下降之阳，以阳助阴升，故不曰阳升，而曰阴升。阳气下降，而非虚降，必含阴气以降。天之阴，即地上升之阴，以阴随阳化，故不曰阴降，而曰阳降。若是阴阳互根，本是一气，特因升降而为二耳！

以人言之。人之阴升，脾胃水谷精微之气，上升于肺，如经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输于肺，是即水行天上也。气中有水，故曰阴升，然水不离乎气也。若非气水蒸腾，而为邪水上泛，则水溢高源，而肺胀、喘嗽诸证生矣。然气水既生于胃，必胃中水谷充满，而后阴气乃旺，经故曰精气生于谷气。若胃气自病，则生化之源绝，安望阴升乎？且夫阴气非能自升，必藉阳气乃升。肾之真阳，即肺下降之阳。惟肺阳下归于肾，得肾之含纳，而阳气乃收藏不越。人之阳降，肺之阳气下降于肾，如天之阳气潜藏于地，是即火出地下也。水由气化，故曰阳降，然气不离乎水也。若非气水涵濡，而为燥阳下降，则金枯水竭，而劳咳、骨蒸诸证生矣。然则阳气不可虚降，必含阴气以降。肺之真阴，即脾、胃、肾上升之阴。惟脾、胃、肾之阴上升于肺，得肺之敷布，而阴气乃充周一身。经故曰肾上连肺；又曰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然而阴阳升降，不可得而见也，请借证釜甑。釜中之水谷，水也；釜底之火，火也。釜上之气，即为阳气；气中之水，即为阴气。然必釜中水谷充满，又得釜底之火以熏蒸之，釜

上之盖以统束之，而后气中之水，絪缊煦育，上蒸下布。气中有水，即是阴升；水由气化，即为阳降。若釜中水谷不充，则无米之炊，将见釜底之火，仅存虚阳，釜上之盖，亦为虚器。又或釜中虽有水谷，而釜底无火，不独精气不能蒸运，即渣滓亦难销熔；釜上无盖，不独统摄无权，亦且漫溢不治。然则阴阳二气，非相需而不可须臾离者哉？

然就二气而权衡之，阴承阳，阳统阴，阳气一分不到即病，阳气一分不尽不死，人自当以阳气为重。然阳气固重，阴气亦重，何也？人事与病，多致阴伤者也。经云：静则神藏，动则消亡。日用操劳，皆动机也，动则所生之少，不敌所耗之多；病亦动机也，动则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则必伤阴，则又当以阴气为重。譬如行舟，行者气也，行之者水也，水足气始旺也。再譬诸灯：灯火，火也；油，水也，油足火始明也。气为血帅，血又为气航。此阳统阴而基于阴之理也。若无阴，则阳气亦无依而亡矣（阴液脱者死，大肉脱者亦死）。故阴阳二字，不读曰阳阴，而读曰阴阳，其亦可以恍然悟矣！

五行生克论

水木火土金五行生克，一阴阳升降之旋相为宫也。生为长养，即是阴升；克为制化，即是阳降。然必阴先升而后阳乃降，亦必阳能降而后阴转升。五行不克则不生，如有妻而无夫也。乃相生之道，人皆知之；相克之道，人多不察，请详言之。

肾主地、主阴、主水，五液亦皆主地、主阴、主水。肾中真阳之气，絪缊煦育，上通各脏腑之阳，而肾中真阴之气，即因肾阳蒸运，上通各脏腑之阴。阳助阴升，以养肝木，则木气敷荣，血充而气畅矣。由是，肝得上升之阴气而养心火，则火气温润，血生而脉行矣。由是，心得上升之阴气而养脾土，则土气健运，统血而散精矣。由是，脾得上升之阴气而养肺金，则金有治节，调元而赞化矣。肺得上升之阴气，转降而入肾，则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此五行一气相生，始于肾，终于肺，地所以上交乎天也。

肺主天、主阳、主气，敷布阴液，以柔肝木。木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温柔和缓，不似燥急难平矣。由是，木来疏土，土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宣松运化，不似困钝不灵矣。由是，土来治水，水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知周输泄，不似汜滥无归矣。由是，水来济火，火得上升而复下降之阳气所制，则心肾相交，不似火炎水燥矣。由是，火来暖金，金得上升而复下降之阳气所制，则津液分布，不似金寒水冷矣。此五行一气相克，始于肺，终于肺，天所以大包乎地也。

然则五行之生，虽五脏之阴递升而生，实肾之阳助肾之阴递升而生，阴之升，天统之而地承之也。五行之克，虽五脏之阳递降而克，实肺之阳统肺之阴递降而克，阳之降，地承之而天统之也。生固为生，克亦为生，生克二者，非即阴升阳降，循环而不穷者哉？

然而生克又不可太过也，太过则非真阴真阳升降以为生，而为邪水邪火升降以为害也。木赖水生，水泛则木浮，木浮则火湿，火湿则土困，土困则金埋，金埋则水愈泛，五内有水而无火，则泻利、肿满诸湿病生矣。火赖水克，水盛则火灭，火灭则金寒，金寒则木湿，木湿则土困，土困则水滥，水滥则火愈灭，五内有水而无火，则泻利、肿满诸湿病亦生矣。火赖木生，木盛则自焚，火焚则土燥，土燥则金枯，金枯则水涸，水涸则木愈焚，五内有火而无水，则风、劳、蛊、膈、三消诸燥病生矣。土赖木克，木强则土弱，土弱则水泛，水泛则火衰，真火衰则虚火旺，阳无以生，阴无由化，阴不化则金燥，金燥则木愈强，火既亏而水亦亏，土无火必滥，则痞满、肿胀、泄泻诸湿病生；土无水必干，则蛊、膈、三消诸燥病又相继而生矣。土赖火生，火炎则土燥，土燥则金熔，金熔则水亏，水亏则木炽，木炽则火愈炎，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谵狂、膈消诸燥病生矣。金赖火克，火炎则金燥，金燥则木炽，木炽则土焦，土焦则水涸，水涸则火愈炽，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肺劳、肺痿、咳血诸燥病亦生矣。金赖土生，土重则金埋，金埋则水泛，水泛则木浮，木浮则火困，火困则土杂，五内交困于水火（土包五行，故多兼病），则痞满、胀痛燥湿诸病，又杂沓而生矣。水赖土克，土

燥则水竭，水竭则火炎，火炎则金烁，金烁则木枯，木枯则土愈燥，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膈消、窘迫下利诸燥病生矣。水赖金生，金寒则水冷，水冷则木滥，木滥则火湿，火湿则土困，土困则金埋，金埋则水愈冷，五内有水而无火，则喘嗽、肿胀、泻利诸湿病生矣。木赖金克，金亢则木削，木削则土陷，土陷则水亏，水亏则火炎，火炎则金愈亢，五内有火而无水，则劳咳、咽痛、窘迫下利诸燥病生矣。生克一有太过，则克固为克，生亦为克。且人身真阴真阳，祇有此数，凡见太过，实由不及。太过不及，则为浊阴、为燥阳；浊阴则不为阴而为水，燥阳则不为阳而为火。五行生克不外水火，生克太过不及为病，亦不外水火；水流湿，火就燥。故水火二气，为五行之生成；燥湿二气，为百病之纲领。

阴阳以气言，水火以形言。坎为水，水色黑，黑属阴，然水外暗而内明，空灵活泼，实为阴中之阳，故坎中满。离为火，火色赤，赤属阳，然火外明而内暗，且返本归根，则其色黑，实为阳中之阴，故离中虚。以形质言，水、火质虚，木、金、土质实，是水、火又为木、金、土之先天矣。火有形无质，必依附于物而乃有质，水虽有质而极虚，故论五行生成之序，则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论五行生克之序，则生始于水，克始于金。知五行气质、阴阳生克，乃知天人一贯道理，玩集中各论自明。

阴阳治法大要论

阳，天道也；阴，地道也。非天之阳，地亦不凝，而万物不生；非地之阴，天亦无依，而万物不成。天主动，无一息之静，使稍不动，则失其健运之机，而万物屯矣；地主静，无一息之动，使稍不静，则失其贞凝之义，而万物否矣。人身之阳，法天者也，一失其流行之机，则百病起；人身之阴，法地者也，一失其安养之义，则百害生。阴阳二气，固不可稍偏而或失也。夫所谓阳者，乃人身之真阳。真阳，阴中之阳，非燥烈无济之亢阳。亢阳无阴则为火，如天之久旱酷暑，不得不藉甘霖以消其亢厉，故丹溪发补阴之论，补阴正所以济阳也。王太仆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所谓阴者，乃人身之真阴。真阴，阳中之阴，非坚凝寒结之浊阴。浊阴无阳则为水，如天之重阴凛冽，不得不藉皓日以致其晴和，故先哲发扶阳之论，扶阳正所以济阴也。王太仆谓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者，此也。

夫乾为阳，坤为阴，乾坤化为坎离，是天地为阴阳之体，水火为阴阳之用。用伤则体害。水火有过不及之弊，在天地则不能无旱涝之灾，在人则不能无燥湿之患，其理一也（天地之灾，不外燥湿；六气伤人，亦不外燥湿）。

阴，人之形也；阳，人之气也。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故地之万物不生，又皆由天之旱涝失节。人身一分阳气不到之处，则此处便有病；然阴阳互根，凡阳所到之处，皆阴所到之处，若阳到而阴不到，则此处亦有病。

阴阳又当审其虚实。外感实证，先病阳；内伤虚证，先病阴。病阳者，肺主之；病阴者，脾、胃、肾主之。外感上焦阳气郁闭，治以开豁，通天气也；中焦阳气燥结，治以苦辛攻下、苦辛开化，平地气也（治实火，要使邪有出路，若纯用苦寒，逼邪深入，而无出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乃晋唐以后医道失传，如三黄解毒诸方，毫无法律，不可从也）。内伤中焦阳气下陷，不能上升于肺，治以升补，使地气上腾乎天也；下焦阳气外越，不能下归于肾，治以温纳，使天气下降于地也。盖先天真一之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生，而为人身之至宝。若人真阴受伤，致精不能化气，气即不能归精，于是肾中龙火内烁，而见骨蒸等证；龙火外越，而见发热、颧红、面赤等证。一火兴而五火炽，将见肝之风火雷火，心之离火，胃之燥火，又必相因而起，而见有余之象。非有余也，实下元不足所致耳！经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火在丹田以下为少火，即真火；火离丹田而上为壮火，即虚火。虚火，水中之火，不得再以水灭之固也。奈何世执丹溪法，而用知母、黄柏之苦寒以扑灭之，势必愈治愈剧，如雨愈大龙愈腾，欲其潜藏也得乎？不独苦寒不可用也，即甘凉亦当慎投。其在初病，本原未伤者，甘凉清润，犹可获效；若高年以及久病，本原已伤者，法当治

以温润，引火归原，如云开日出而龙乃潜也。浊阴可温、桂、附、干姜辛热之属，不得不用；若阴中阳虚，而药偏刚燥，恐阳未能扶，而阴又被劫，法当治以温润，纳气归原。经曰：气纳为宝。盖气纳则归肾，不纳则不归肾。气不归肾者，谓肺气不得归肾，并谓脾胃之气不得归肾也。

夫肾为先天五脏之始，始数一，一，水数也。金为水源，水天本一气也。脾胃为后天五脏之成，成数五，五，土数也。土为万物之母，故精、神、气、血，皆胃气所生，又皆肾气助之以生。胃为人之地，肾为地中之天气，胃、肾又本一气也，经故曰肾为胃关。夫所谓胃气者，谷气也。经曰营为水谷之精气，卫为水谷之悍气。又曰精气生于谷气。故"氣"字从气、从米，"精"字从青、从米，米乃谷之精者也。胃主纳谷，亦主销谷，脾主散精，水谷精气生于胃，输于脾，由脾上输于肺，则为气，从肺回下，入心化血，入肾化精，是生之者胃，升之者脾，降之者肺，地天交泰，胃、脾、肺又本一气也。经故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俗谓脾主销谷，以能食不能化为脾不健，是不知脾之功用也，是指鹿为马也。或曰饮食伤脾则又何说？曰：饮食不节，遏郁脾气，脾气为其所郁，则不能散精，而湿斯停矣。是谓伤脾，非脾之过也，良由饮食不节所致耳！

夫人生天地间，天气固重，地气尤重。盖人在天中（离地而上，凡空处皆谓之天。人在天中，非在天下，以天本无上下之极者也），而附于地上。生于天中，一呼一吸，与天气相通，而人莫名其妙，亦莫得自主，故凡天之六气，病人之天气者，人不能尽避之。附于地上，实而可据，人得以自主，故凡七情之病，由人事所致者，多病人之地气以及天气。病地气，则胃、肾为重。然肾虽主地气，而实为地中之天气。肾属天一所生之水，而为人之先天者，此也。其有胎元薄弱，先天不足者，人不得而主之，又恃调摄后天，以补先天之不足。若是者，胃气不尤重哉？重胃气非即所以重肾气哉？

夫胃为中土，胃气赖五脏之气以生化。如地无隄防之土，则水无收束，无水则燥，无火则滥，无木则实，无金则死是也。然五脏之气，又赖胃气以成功。如金无土则不生，木无土则不载，水、火无土则无本原，脾土无胃土则不滋润是也。故脾胃谷气，不得到肺，则肺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心，则心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肝，则肝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肾，则肾之脾胃虚；胃之谷气，不得到脾，则脾之胃虚。若是者，脾胃顾不重哉（饮以养阳，食以养阴。凡脾胃谷气不及，五脏则脏阴必虚。故凡脾胃为病者，初病脾胃，继必及肾，往往湿化而为燥。知此则治脾之剂，在湿未化燥时，犹可用香燥药，若湿渐化燥，或脾胃病久，而谷气不濡，则又当用甘平、甘淡诸品，或润药燥服，方能兼顾）？内伤百病，可不首固脾胃哉？请申言之。肺之脾胃虚，则热自内生，热则不能生水，而见虚喘、干咳诸燥证，是肺气不得归肾也；又或肺之脾胃虚，则寒自内生，寒则不能化水，而见喘嗽、肿满诸湿证，是亦肺气不得归肾也。医学云喘，在肾为虚，在肺为实。夫所谓实者，非真实也，乃肺之阳虚不化，致水上溢高源耳！金寒水冷，非温润纳气不可；邪水射肺，非辛淡输水扶气不可。心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君弱者臣自强，血虚者肝自旺，火水未济，致生虚烦、心热、不寐等证，是心气不得归肾也。或曰心属火，火性炎上，如何下降？肾属水，水性就下，如何上升？曰：心属火，而心中有血，是火中有真阴，故心火随真阴下降，以交于肾水；肾属水，而肾中有气，是水中有真阳，故肾水随真阳上升，以交于心火。夫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故欲补心者，先实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肝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肝血一亏，肝气即亢，或风雷激搏，致生头疼、呕吐等证；或木火刑金，致生干咳、吐血等证；或燥木侮土，致生胁痛、呕吐、蛊、膈等证，是肝气不得归肾也。夫治肝较他脏尤难。他脏之邪，可移之出腑，若胆虽为肝之腑，而一囊胆汁，藏而不泻，而无出路，虽属腑而与脏无殊，故肝病较他脏为难治。则惟有清润以濡之、咸柔以潜之，沃水以生木也；甘润以缓之，培土以载木也；微苦以降之，使木火不上僭也；平润以纳之，导木火得下潜也；血能含气，气不耗血，而肝自平矣。其肝有湿热者，方可用苦

降、辛通、酸泄之剂；气不条达者，方可用木郁达之之法。彼破气、耗血诸品，岂可妄用，以伐生气，以耗肝阴也哉？肾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肾阴一亏，肾阳即亢，或骨蒸、发热，或吐血、梦遗，或上咳、下利，是肾气不得归肾也。治法亦不外清润、温润，以增水养火而已矣；甘润、甘平，以固水火中之脾胃而已矣。脾之胃虚则中土自病，或因思虑过度，或因饥饱失宜，以致气结化湿，血结化燥，湿困脾阳，燥伤脾阴等证。胃病则不能散输精气于脾，脾病则不能上输精气于肺，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是脾胃之气不得归肾也。此则非寒热温凉所能纳也，法当病燥则治燥，病湿则治湿，取纯甘之味，扶土生金，顺其升降之性以纳之耳！

总之，内伤百病，不起于先天，即起于后天；起于后天，又必病及先天。五脏中有一脏不秉生成之气，则形气病，形病不能无害于气，气病不能无害于形，比不易之道，相因之理也。但治之者，不可无标本先后之分。夫阴阳、脏腑、气血，有各自为病者，有相因而至者，有去此适彼者。用药之法，如腑病宜开通，不得以脏药犯之；脏病宜补益，不得以腑药犯之。腑病将及脏，治腑尤须顾脏；脏病将入腑，治脏必兼理腑。腑入脏，脏入腑，又有轻重之异，药亦不得不随其轻重而用之。更有病虽在腑，而原起于脏，则重在治脏；病虽在脏，而原起于腑，则重在治腑。盖病虽在此，不必治此，治此反剧；病已去此，犹当顾此，不顾此则损。此阴阳标本先后轻重之大略也。

要之，天地与人，不外阴阳二气。天之阴阳失，相燮理之；人之阴阳失，医燮理之。良相、良医，总在调剂阴阳，使之两得其平焉已矣。

枢机论

窃闻三阴三阳，有枢机焉。枢者，如门户之枢，乃阴阳开阖之转机也。《内经》枢机有二：一曰少阴为枢；一曰少阳为枢。阴之初生为少阴，少阴，稚阴也。手少阴属心，足少阴属肾。心为人身君主之官，神明所从出。肾为阴阳互根之地，精气之本原。故少阴为转阳至阴之机窍，阴之枢也。由少阴而太阴，由太阴而厥阴，经曰：太阴为开，厥阴为阖。盖太阴脾土，得此枢而散精以升于上？太阴肺金，得此枢而布精以降于下，能升能降，故谓之开。由是厥阴心包络，得此枢而阴血以生；厥阴肝木，得此枢而阴血以藏，以生以藏，故谓之阖。是太阴、厥阴之开阖，皆少阴之枢所默运者也。厥阴为阴之极，阴极则阳生，而阴转入于阳，阳之初生为少阳，少阳，稚阳也。手少阳属三焦，足少阳属胆。三焦具真阳之火，其体虚润，其气氤氲（焦，热也。满腔中热气布濩，能通调水道也。按三焦从右肾生出，心肾相通，三焦因与心包络相通而为表里）。胆为初春之木，其体软嫩，其气温和。故少阳为转阴至阳之机括，阳之枢也。由少阳而太阳，由太阳而阳明，经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盖太阳膀胱，得此枢而水道通调；太阳小肠，得此枢而食物变化，通调变化，故谓之开。由是阳明胃腑，得此枢而阳气含纳；阳明大肠，得此枢而阳气收藏，含纳收藏，故谓之阖。是太阳、阳明之开阖，皆少阳之枢所默运者也。阳明为阳之极，阳极则阴生，而阳又转入于阴。然则少阴、少阳，非阴阳出入开阖之枢机者哉？若其枢一有不利，则出入之机停；出入机停，则开阖之机废。能开不能阖，则泄泻诸病生；能阖不能开，则噎膈、便闭诸病生。

病先天则从肾起，病后天则从脾胃起。脾胃病则土不生金而金败，金败则水衰，水衰则木枯，木枯则火炽，火炽则水益涸，水涸则龙火起，龙火起而风火、雷火、燥火亦相继而起，则一身无非火矣。夫此火之来，总由于枢之不利，火即阳气外越，而不能依附于阴者也。若寒以降之，则火益烈而元气亡矣。故欲其枢之利，非温润之、咸柔之不可。法当滋肾之阴，纳肾之阳，盖肾为水火互根之脏，肾阴足而后水济火，肾阳固而后气归精也；法当养肝之血，达胆之气，盖肝胆为东方震巽之木，木之阴液不可耗，木之生气尤不可伐也。知少阴、少阳之为枢，而治法可悟矣。

卫气行度一经星经天论

卫气，阳气也，即人之天气也。天有二十八宿，周布四面（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东西之纬（横看），虚、张为南北之经（纵看）。房至毕属阳，主昼；昴至心属阴，主夜。人身卫气之行，亦犹是也。昼行阳经二十五度，夜行阴经二十五度，一昼一夜，五十度周于身，与宗气、营气度数相等。或曰：卫气出于何所？行于何地乎？曰：宗气积于上焦，营气出于中焦，而卫气则出于下焦。营气随宗气行于经脉之中，卫气则不随宗气入于经脉，而自行于各经脉外，及头目、手足、皮肤、分肉之间。故经曰：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或又曰：卫气何以出于下焦，行于脉外乎？曰：经谓上焦如雾（此三焦，即三停。肺司呼吸，布散精液，以行于经脉之中，弥沦布濩，如天之有雾），中焦如沤（水谷精微之气，蒸变而为心血，凝聚浮沉，如水中之有沤），下焦如渎（饮入于胃，脾实输之，下行于右肾旁之三焦腑，得三焦腑之气化，渗入膀胱。故三焦为决渎之官，膀胱为州都之官，正以下焦如渎之畜泄乎水也）。卫气赖下焦阴中真阳，以升出中、上二焦，故卫气出于下焦。营为水谷之精气，属阴，阴性精专，自行脉中；卫为水谷之悍气，属阳，阳性慓悍滑利，故行脉外。

请析言之。平旦阴尽，由寐而寤。邵子曰：人之神，寐则栖肾，寤则栖心，将寐在脾，熟寐在肾，将寤在肝，正寤在心。十二经脉，皆根于心。寤属阳，太阳为阳中之阳，故经曰人寤则目张。目张则阳气出于睛明穴（属足太阳经），而上行于头，始于足太阳，次手太阳，再下足少阳，次手少阳，再下足阳明，次手阳明，如是周二十五度，乃下行阴分，而目复合而寐。目合则阳气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如是亦周二十五度，终而复始，如环无端。

再析言之。如卯初初刻，阴尽而寤，卫行太阳（先行足经，次行手经。余皆同）；卯初一刻，卫行少阳；卯初二刻，卫行阳明；卯初三刻，卫间行足少阴。卯正初刻，卫复行太阳；卯正一刻，卫复行少阳；卯正二刻，卫复行阳明；卯正三刻，卫复间行足少阴。阳尽间阴者，以足少阴阴阳互根，为人身之大根柢、大枢纽也。如是环行，自卯至申，周二十五度，阳尽于阴，阴受气矣，阴亦周二十五度。一昼一夜，漏下百刻而尽，卫气五十度周于身，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知此，则人之病否、生死可以决，药之升降、补泻、表里、阴阳可无差矣。

营气行度一经水行地论

营气，阴气也，如地水之气，随天气以运行者也。天有经宿，地有经水，人有经脉。经脉者，乃运行脏腑之血，以周于内外者也。脏属阴，故脏六经为阴，如手太阴肺、手少阴心、手厥阴心包络、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是也。腑属阳，故腑六经为阳，如手阳明大肠、手太阳小肠、手少阳三焦（右肾旁三焦腑）、足阳明胃、足太阳膀胱、足少阳胆是也。阴之大者为太阴，太阴为开，敷布阴气者也（太阴，三阴也。经曰：三阴为母）；阴之小者为少阴，少阴为枢，转输阴气者也（少阴，二阴也。经曰：二阴为雌）。两阴交尽为厥阴，厥阴为阖，受纳阴气者也（厥阴，一阴也。经曰：一阴为独使）。阳之大者为太阳（太阳行背，在里），太阳为开，敷布阳气者也（太阳，三阳也。经曰：三阳为父）；阳之小者为少阳（少阳行身之侧面，在表里之间），少阳为枢，转输阳气者也；两阳合明为阳明（阳明行腹，在表之里），阳明为阖，收纳阳气者也。

然则阴阳分手足者何也？盖人有三焦（此三焦即三停），而三焦只是两焦，以人身中有膈膜（遮蔽浊气，不使上熏心肺）。膈膜以上，肺与心与心包络，象天，经脉因行于手，故手三阴从脏走手（阴从内起），手三阳从手走头（阳从外起，手三阳虽位居下焦，然与手三阴为表里，直相连络，故亦走手）；膈膜以下诸脏腑，皆象地，经脉因行于足，故足三阳从

头走足(阳行于外),足三阴从足走腹(阴行于内)。象天者阴先而阳后,象地者阳先而阴后,此水火既济,地天交泰之道也。

或曰:经脉既有从腹走手、从手走头、从头走足、从足走腹之不同,何谓皆根于心乎?既曰皆根于心,何又谓营出中焦?肺脉亦从中焦起乎?曰:经脉根于心,而行于腹、行于手、行于头、行于足,此经所止之处,即彼经所起之处,犹树之由根而干,由干而枝,枝又生枝,繁衍无已,而要皆原于根也。心脉下缘于胃脉,犹树之根须生于地下也。根于心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缘于胃者,至哉坤元,万物资生。经曰:心生血。又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盖谓水谷精微之气,皆由胃出,而上注于心,奉心化赤为血,而上注于肺。阴随阳化,天气行而营气与之俱行,故每日营气之行,皆从肺经始,地上承天也。由肺经下行而注于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复上行而注于胃经,循注于脾经(脾与胃相表里),又上行而注于心经,由心经下行而注于小肠经(心与小肠相表里),由是而注于膀胱经,循注于肾经(肾与膀胱相表里),从肾注心包络(心肾相交),由心包络下行而注于三焦经(心包络与三焦相表里),从三焦经复上行而注于胆经,循注于肝经(肝与胆相表里),至肝经而营气一周于身,经故曰厥阴为阴之尽,厥阴为阖。尽而阖,故藏血。由肝经上行而复注于肺经,终而复始,如环无端,一昼一夜,五十度周于身,经故曰五十营。

再以经脉运行于内外者析言之。手太阴肺脉根于心,缘于胃,而上通于肺,由肺下膈,络大肠,还上膈,由肺系(喉管两旁,左是经脉管,右是络管)外行乳上三肋端,去中行旁开六寸(同身寸法),横从腋下,达肘内,循臂前廉,入寸口,上鱼际(大指后肉隆起处),至手大指内侧(少商穴);其支者,循腕后入手次指内侧(商阳穴),而交手阳明。手阳明大肠脉,外起手次指内侧,入合谷(俗名虎口),循臂外前廉达肩,入缺盆(肩下横骨陷中),内行络肺,下膈,属大肠;从缺盆分支外行,直上颈侧,贯颊内,入上齿,还出,外行人中,挟鼻空旁(迎香穴),而交足阳明。足阳明胃脉,外起鼻空旁,上行,当目下胞之中,下入上齿,还出,挟口,绕腮,上耳前,至额角,下颈侧(结喉两旁人迎穴),入缺盆,再下行当乳之中,内行下膈,属胃,络脾,挟脐旁入气街(毛际两旁);胃口又生一支,亦挟脐旁入气街,外行腿合缝,从合缝斜行腿面,直至足中指之外侧;又生一小支,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厉兑穴),而交足太阴。足太阴脾脉,外起足大指端之内侧,循内踝前廉,上股(大腿)内廉入腹,行季胁(在足少阳、厥阴之里一行),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从胃之别络注心,浊气乃不上僭),而交手少阴。手少阴心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心系上与肺通,由肺叶而下,曲折向后,贯脊髓,通于肾(肺、心、肾,一气相通),转而向前,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于目;其直者,外行腋下,循肘臂内后廉,至小指内侧(少冲穴),而交手太阳。手太阳小肠脉,外起手小指内侧,而行外侧(少泽穴),循肘外后廉,过肩后廉,入缺盆,内行络心,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由缺盆,交肩,贯颈颊,至目锐眦(目外角),却入耳中;其支者,由耳前斜络于颧,至目内眦(目内角)而交足太阳。足太阳膀胱脉,外起目内眦,上额交巅,分一小支,从巅至耳上角,后行,下项,循肩后,分二大支:一大支挟脊旁开寸半第一行,抵腰中,腰中有四空,内行络肾,属膀胱,其直者,从腰下外行,贯臀,入腘中(膝后曲处委中穴);一大支又从肩膊后,左右分下,贯胛膂(脊两旁肉为膂),挟脊旁开三寸第二行,入腘中,贯腨内(足肚),出外踝,至足小指外侧端(至阴穴),以交足少阴。足少阴肾脉,外起小指下,斜趋足心,循内踝,入足后跟,上行股内后廉,贯脊里,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股内前行至合缝,由合缝上行入腹,去腹中行旁开一寸,至脐入肾,由脐上行,去中行旁开一寸五分,从肾上贯肝膈,又上行,去中行旁开二寸,至胸中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肺、心、心包络、肝四脏,皆与肾经相通),以交手厥阴。手厥阴心包络脉,内起胸中,下膈,络三焦;其支者,由胸中出胁抵腋,循心、肺二经之间,外行,起腋下三寸,乳外侧一寸

许，向外上转，循臂肘内两筋之间，入掌中（劳宫穴），至中指，出其端（中冲穴）；其支者，别掌中，行小指内之次指端（关冲穴），以交手少阳。手少阳三焦脉，外起小指次指之外侧，上循手臂外两骨中间，贯肘上肩，由肩上项，交出胆经之后，入缺盆，内行，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属三焦；其支者，外行，入缺盆，上项，系耳后，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颇（目下为颇）；其支者，从耳后，内入耳中，外走耳前，交动脉间，至目锐眦，而交足少阳。足少阳胆脉，外起目锐眦，上头角，下耳后，循颈侧，行三焦经之前，后入缺盆；一支从耳后，入耳中，走耳前，还至目锐眦；一支别锐眦，下大迎（胃经穴，在颔前一寸三分动脉陷中），还行于颇，合三焦经，下加颊车（耳下穴名），行颈侧，亦入缺盆，由缺盆内行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毛际两旁动脉），绕毛际，横入髀厌中（胯骨）；其直者，从缺盆外行，过肩，下腋，走身侧之季胁（肋骨下尽处），下髀厌，行膝外廉，至外踝前，还行足跗，至足小指次指之外侧（窍阴穴），生一小支，别足跗，下足大指岐骨，贯爪甲，出三毛（大指爪甲后为三毛，大敦穴），以交足厥阴。足厥阴肝脉，外起足大指爪甲端，还行足跗，走内踝，出脾脉之后，入腘中，循股阴，内行，绕阴器，抵小腹，还行季胁（肝经章门穴），斜上，直乳下二肋端，挟胃，属肝，络胆，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上连目系，外行出额，与督脉会于巅；一支外行，从目系下颊，还唇；一支内行，从肝别贯膈，上注于肺，终而复始。此经脉也。

所谓十二络者，即十二经之别，所以回血入于经者也。别有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液穴下三寸（属胆经），布胸胁，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皆纵。又有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乃十二经脉之宗气（土为万物之母，故亦名宗气）。盛喘数绝者，病在中，结而横，有积也，绝不至则死，动甚者，宗气泄也。知经络之所行，则知病之所在矣。

若夫奇经（无脏腑配合之经），即足六经之别。考冲、任、督，一源而三派，皆起于中极下（中极穴，在脐下四寸）。任脉由中极下之会阴穴，当脐中而上，至承浆穴而止。冲脉由中极挟脐旁而上，至胸中而散。督脉由中极下行，转而向后，自长强穴（尾闾骨端）而上行于背之中行，至龈交穴（牙龈内）而止。任、督二脉，一行身前，以任养诸阴，一行身后，以总督诸阳，犹天地之有子午可以分、可以合。分之以见阴阳之对待，合之以见阴阳之环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阴维维一身之阴脉，阳维维一身之阳脉，又与任、督二脉相辅而行者也。阴跷起于足内踝之照海穴（属足少阴经），侧行而上于目内眦之睛明穴（属足太阳经）；阳跷起于足外踝之申脉穴（属足太阳经），侧行而亦上于目内眦之睛明穴。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四脉，犹八方四正之有四维也。带脉起于季胁下之章门穴，为足厥阴、少阳之会，与天枢穴平，犹天之有天腰横带也。知奇经之附正经而行，正经治而奇经亦治，亦何必深言治法，以矜奇炫异乎！

百病提纲论

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即感天地之气以病，亦必法天地之气以治。夫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也；阴阳之气，燥湿之气也。乾金为天，天气主燥；坤土为地，地气主湿。乾得坤之阴爻成离，火就燥也；坤得乾之阳爻成坎，水流湿也。乾坤化为坎离，故燥湿为先天之体，水火为后天之用，水火即燥湿所变，而燥湿又因寒热而化也。水气寒，火气热。寒搏则燥生，热烁则燥成；热蒸则湿动，寒郁则湿凝，是寒热皆能化为燥湿也。

或曰：燥、湿二气，何以寒热皆能化乎？曰：子欲知燥湿，曷观乾坤。乾象太极，首一画为阳，次二画为阴，乾金本阳含阴也，故乾为太阳，而非孤阳；坤之六画，即乾之偶而并者，坤土本阴承阳也，故坤为太阴，而非孤阴。乾坤卦象天地，请实征诸天地。宗动天，空洞无物，无物为纯阳；宗动天最高，高则转得紧、行得健，紧而健亦为纯阳。阳之精为日，日为真火，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天属阳，燥亦属阳，固也。然宗动天以内之八重天，星为

少阴，月为太阴，真阳之下，真阴承之，故曰阳含阴。所以天之燥气下降，必含阴气以降，燥热为本（因燥而热，故曰燥热，不曰热燥），寒燥为变也（因寒而燥，故曰寒燥，不曰燥寒）。阴之精为月，月为真水，水应月而生于地，地属阴，湿亦属阴，固也。然地居天中不动，地之阳气，即天之阳气，阴随乎阳，故曰阴承阳。所以地之湿气上升，必藉阳气乃升，寒湿为本（因寒而湿，故曰寒湿，不曰湿寒），湿热为变也（因湿而热，故曰湿热，不曰热湿）。

窃闻天地之间有三际，最上一层为热际，次一层为冷际，地上一层为温际。盖因乎此，观此可知天地祇此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又是一气，特随升降而变焉耳！

夫燥、湿二气，各主一岁之半。冬至，阳气潜藏于地，地得阳气而湿暗动，故水泉动；交春，东风解冻，雷乃发声，东风与雷皆阳也，湿，阴也，阴随阳化，阳气渐出于地，而湿气渐生，故草木含液而萌动；交夏，温风至，阳气尽出于地，暑热蒸腾，而湿气最盛，故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天地之气化刚为柔；夏至，阳气尽出于地，而一阴甫生，燥气尚未行令；交秋，凉风至，白露降，天地始肃，阳统阴降，而燥气始动；秋分以后，雷始收声，水始涸，故湿气始收，斯时露寒霜肃，阳统阴渐降，而燥气乃行，故草木黄落；交冬，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否塞，阳统阴全降，而燥气最盛，阳气潜藏于地下，而外无所卫，故水始冰，地始冻，虹藏不见，天地之气化柔为刚。盖水旺于冬，实长于夏，火盛于夏，实藏于冬，阴阳互根，大化所以循环不穷也。观此可知燥属阳中之阴，湿属阴中之阳，且未动属阴，动则属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盖动则变，变则化，寒燥化为燥热，返其本也，寒湿化为湿热，因乎变也。人能体察燥湿二气之因寒因热所由生，而以之为纲；再察其化热未化热之变，与夫燥郁则不能行水而又夹湿，湿郁则不能布精而又化燥之理，而以之为目，纲举目张，一任病情万状，而权衡在握矣。

且夫燥、湿二气，为时行之气，又有非时之偏气。如久旱则燥气胜，干热干冷，则燥气亦胜；在春为风燥，在夏为暑燥，在秋为凉燥，在冬为寒燥。久雨则湿气胜，地气不收，溽暑阴冷，则湿气亦胜；在春为风湿，在夏与初秋为暑湿，在深秋与冬为寒湿。经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俗谓外感为时气，时之为义，大矣哉！若以一定之成方，治无定之时邪，其不知时之甚者哉！然不独当因时也，尤当因地。西北地高，燥气胜；东南地卑，湿气胜。不独当因地也，尤当因人。六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体质，最易化燥，燥固为燥，即湿亦化为燥；阳虚体质，最易化湿，湿固为湿，即燥亦必夹湿。燥也，湿也，固外感百病所莫能外者也。

或曰：外感有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子以燥、湿二气赅之，可推其故而析言之欤？曰：在地成形，在天为气。六气风居乎始，寒、暑、湿、燥居乎中，火居乎终。风居乎始者，风固燥、湿二气所由动也；寒、暑居乎中者，寒暑固燥、湿二气所由变也；火居乎终者，火又燥、湿二气所由化也。请析言之。风在卦为巽，二阳居一阴之上，外阳内阴，且阳倍于阴，故风为阳邪，风固善动数变而无定体者也。东方湿气动必雨，故曰湿风；西方燥气动必旱，故曰燥风；南方暑气动必热而湿，故曰暑风；北方寒气动必冷而燥，故曰寒风；东南之风，湿兼暑也；东北之风，湿兼寒也；西南之风，燥兼火也；西北之风，燥兼寒也。动之得中，人物因之以生；动之太过，人物感之而病。盖燥微则物畅其机，燥甚则物即干萎；湿微则物受其滋，湿甚则物被其腐。物如此，人可知矣。寒固燥所由生，而火又燥所由成者也。经云：燥胜则干。所以夏月炎暑司权，物见风日，则津汁渐干，人出汗多，则津液渐耗，火胜则燥固也；秋冬寒凉司令，在草木则枯萎，在露则结为霜，在雨则化为雪，在水则冻为冰，在人则手足皴裂，雨间皆寒燥之气所盘结也；冬在卦为坎，一阳居二阴之中，寒冰外凝，而燥火内济，故寒燥之病易化为燥热，经谓伤寒为热病，盖寒则燥，燥则热，理相因也。若冬月阳不潜藏，地湿不收，则寒又必夹湿，所以冬得秋病，如病疟、病痢、病温者，要皆兼乎湿邪耳！至于暑，即湿、热二气互酿为害而化为燥者也。必须分别湿多、热多。偏

于湿者，化燥缓；偏于热者，化燥急。若纯热无湿，则又为中暍之暑燥矣。若夫火，藏于金、木、水、土中，而动之则出，又燥、湿二气所归宿者也。故戛金取火，钻木取火，掘土取火（土之精凝结而为石，观取火于石，即可知取火于土之义）。海为火谷，江湖水动处，亦皆有火，在人亦然。金火同宫，离为君火，故肺与心动为燥火，若湿与热蒸，又为湿火；肝为震之雷火、巽之风火，故肝动为燥火，若湿与热蒸，又为湿火；肾火为龙火，龙火，水中之火，水亏火旺，化为燥火，若湿与热蒸，又为湿火；脾属土，土为杂气，故脾火多湿火，湿火伤及脾阴，又化为燥火。燥也，湿也，终归火化也。此地二生火，所以成之者也。他如春温，寒化燥而夹湿者也；风温，风化燥也；温热、暑温，湿热交合为病，而偏于热者也；湿温，湿热交合为病，而偏于湿者也；温疫，病如役扰，乃浊土中湿热郁蒸之气，而化燥最速者也；伏暑，乃暑湿交合之邪，伏于膜原，待凉燥而后激发者也；疟疾，有暑湿合邪，伏于膜原，有风寒逼暑，入于营舍，亦皆待凉燥而后激发者也；霍乱，有伤于暑燥，有伤于寒燥，有伤于暑湿，有伤于寒湿，有燥夹湿、湿化燥，相因而为病者也。审是，燥、湿二气，非风、寒、暑、火所生而化，化而成之者哉？吾故举之以为提纲。

曰：敢问治法如何？曰：治外感燥湿之邪无他，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出路者何？肺、胃、肠、膀胱是也。盖邪从外来，必从外去。毛窍是肺之合，口鼻是肺、胃之窍，大肠、膀胱为在里之表，又肺、胃之门户，故邪从汗解为外解，邪从二便解亦为外解。燥属天气，天气为清邪，以气搏气，故首伤肺经气分。气无形质，其有形质者，乃胃肠中渣滓。燥邪由肺传里，得之以为依附，故又病胃、肠。肺与大肠，同为燥金，肺、胃为子母，故经谓阳明亦主燥金，以燥邪伤燥金，同气相求，理固然也。湿属地气，地气氤氲粘腻，为浊邪，然浊邪亦属是气，气从口鼻传入，故亦伤肺经气分。肺主一身气化，气为邪阻，不能行水，故湿无由化，浊邪归浊道，故必传胃、肠，浊中清者，必传膀胱。

曰：药之何如？曰：汗者，人之津，汗之出者气所化，今气不化津而无汗者，乃气为邪所阻耳。邪阻则毛窍经络不开，即胃、肠、膀胱亦因之不开，法当轻开所阻肺气之邪，佐以流利胃肠气机，兼通膀胱气化。燥邪，辛润以开之；湿邪，辛淡以开之；燥兼寒者，辛温润以开之；燥兼热者，辛凉轻剂以开之；湿兼寒者，辛温淡以开之；湿兼热者，辛凉淡以开之；燥化热者，辛凉重剂以开之；湿化热者，辛苦通降以开之；燥为湿郁者，辛润之中参苦辛淡以化湿；湿为燥郁者，辛淡之中参辛润以解燥；燥扰神明者，辛凉轻虚以开之；湿昏神智者，苦辛清淡以开之。总之，肺经气分邪一开通，则汗自解矣。其有纳谷后即病者，气为邪搏，不及腐化，须兼宣松和化，不使之结，后虽传里，小通之即行矣。其有感邪之重且浊者，必然传里，传里即须攻下；若肺气未开而里证又急，又必于宣通肺气之中，加以通润胃、肠之品。肺主天气，天气通，地气乃行耳！燥邪大肠多有结粪，必咸以软之，润以通之；湿邪大便多似败酱，必缓其药力以推荡之，或用丸药以磨化之。燥伤津液者，滑润之品增液以通之；湿阻气机者，辛苦之味开化以行之。要之，邪伤天气，治以开豁，天气开而毛窍经络之清邪自开，即胃、肠、膀胱之浊邪，无所搏束，亦与之俱开，汗得解而二便解，如上窍开而下窍自通也。若上窍未开，而强通下窍，则气为上焦之邪所阻，不能传送下行，譬如缚足之鸟，而欲飞腾，其可得乎？邪传地道，治以通利，地气通，而胃、肠、膀胱之浊邪自通，即毛窍经络之清邪，孤悬无依，亦与之俱通，二便解而汗亦解，如下窍通而上窍自开也。若下窍不通，而强开上窍，则气为胃肠之邪所阻，不得化汗外出，譬如海门淤塞，而欲众流顺轨，其又可得乎？审若是，天道与地道，一以贯之之道也，岂有二哉？

曰：其有人虚证实者，当何如？曰：人虚证实，不过加以托邪之法、护正之方，究当以祛邪为主，邪早退一日，正即早安一日，经故曰有故无殒，否则养痈成患，后虽欲治，不可得而治。吾故曰：治外邪之法无他，使邪有出路而已，使邪早有出路而已矣！

或又曰：邪无形质，依渣滓以为形质，然则病人不与之食可乎？曰：非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能食而不与之食，则胃气愈虚，譬如空城御敌，贼必直入而无所防，不独邪入

于胃已也，胃无谷气，则生化之源绝，五脏皆为虚器，邪且无所不入矣。曰：然则强与之食可乎？而亦非也。不能食而强与之食，则邪气愈遏，是赍盗粮也。总之，食与不食，当视病者之能与不能，强食固不可，禁食尤不可，但当清淡养胃，不可浓浊护邪。谚有之曰：饿不死的伤寒，谓知饥为有胃气，乃是不死之伤寒也。吾淮鞠通先生尝谆言之，奈何病家犹强食，医家犹禁食，而竟昧乎大中至正之理也哉！

曰：外感百病，不外燥、湿二气，吾闻诸子矣。敢问内伤何如？曰：内伤千变万化，而推致病之由，亦祇此燥湿两端，大道原不外一阴一阳也。彼古今医籍，分门别类，名色愈多，治法愈歧，徒足炫一时之耳目，反令后学无所指归，总由未能探本穷原，以察天地阴阳之理焉耳！请析言之。外感者，实也，虽虚而必先实；内伤者，虚也，虽实而必先虚。阳气虚，则蒸运无力而成内湿；阴血虚，则荣养无资而成内燥；思虑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枢转不灵而成内湿；气结则血亦结，血结则营运不周而成内燥。且也阴阳互根，气血同源，阳虚甚者阴亦必虚，釜无薪火，安望蒸变乎精微？气虚甚者血亦必虚，车无辘轳，安望汲引以灌溉？往往始也病湿，继则湿又化燥。阴虚甚者阳亦必虚，灯残油涸，焉能大发其辉光？血虚甚者气亦必虚，水浅舟停，焉能一往而奔放？往往始也病燥，继则燥又夹湿。盖化湿犹自外来（虚湿虽从内生，然毕竟是水饮所化，犹不足中之有余病也），化燥则从内涸矣。故因燥化湿者，仍当以治燥为本，而治湿兼之；由湿化燥者，即当以治湿为本，而治燥兼之。此治法标本先后之大要也。

曰：脏腑轻重何如？曰：凡因天气致病者为外感，外感先病人之天气；凡因人致病者为内伤，内伤先病人之地气。故内燥起于肺、胃、肾，胃为重，肾为尤重；盖肺为敷布精液之源，胃为生化精液之本，肾又为敷布生化之根柢。内湿起于肺、脾、肾，脾为重，肾为尤重；盖肺为通调水津之源，脾为散输水津之本，肾又为通调散输之枢纽。若是者，脾也，胃也，肾也，固肺所藉以生、藉以化者也。天气不下降，由于地气不上腾，顾可不分轻重也哉？总之，病有燥湿，药有燥润，病有纯杂，方有变通。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其斯之谓与！

望病须察神气论

经曰：望而知之之谓神。既称之曰神，必能以我之神，会彼之神。夫人之神气，栖于二目，而历乎百体，尤必统百体察之。察其清浊，以辨燥湿；察其动静，以辨阴阳；察其有无，以决死生。如是而望始备，而望始神。春山先生曰：人之神气，在有意无意间流露最真，医者清心凝神，一会即觉，不宜过泥，泥则私意一起，医者与病者神气相混，反觉疑似，难于捉摸。此又以神会神之妙理也。试以色论。经谓五色内应五脏，青属肝木，红属心火，黄属脾土，白属肺金，黑属肾水。此道其常也。而病则有变，甚有五色不应五脏者，此又变中之变。总之，不论何色，均要有神气。神气云者，有光、有体是也。光者，外面明朗；体者，里面润泽。光无形，主阳、主气；体有象，主阴、主血。气血无乖，阴阳不争，自然光、体俱备。经云：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栝楼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盖以平人五脏既和，其色禀胃气，而出于皮毛之间，胃气色黄，皮毛色白，精气内含，宝光外发，既不浮露，又不混蒙，故曰如缟裹。又云：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重言以申明之，即重有神气之义。盖有神气者，有胃气者也。又云：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炱（烟煤）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气血俱亡，无光无体，神气已去者也。又云：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气血虽病，神气未伤，有光有体，不能内含而不外露者也。观《内经》论色，分平、病、死三等，虽未明言神气，而神气已寓于其中矣。

或曰：病有万变，色于何别？曰：天地不外燥湿，病亦不外燥湿，色亦不外燥湿。燥属天气，色多有光而浮；湿属地气，色多有体而晦。风燥、寒燥，由外搏束，主收敛，收敛则急，面色多绷急而光洁；燥搏津液痰饮，外溢于面，色多红润而浮；夹湿多红润而晦；燥邪化热，色多干红，苗窍干涩，多烦渴，甚则变枯而青黑，枯而青黑则真阴亏极，而色无光体矣。寒湿内生，色必滞暗，变黄变黑，皆沉晦不明；湿兼风，色润而浮，多自汗；湿与暑合，与热合，或湿土郁蒸之温邪，三者皆由口鼻吸入，三焦主蒸散，蒸散则缓，面色多松缓而垢晦，甚者浊邪由内蒸而外溢，如油腻烟熏者然；若由湿化燥，则又晦而且干，晦而干则湿邪未去，真阴又亏，色由无光而无体矣。

或曰：部位何如？曰：经谓心热病，额先赤；若青黑色，主有暴疾。肺热病，鼻先赤。凡鼻色青者，主腹痛；微黑者，有水气。鼻准黄者，小便难；白者，为气虚；鲜红，有留饮。又曰：肺热病，右颊先赤；肝热病，左颊先赤；肾热病，颏先赤，又主膀胱热结，小便不通。肝病者，目眦青；赤主热；白睛黄，主黄疸；目眦黄，为病欲愈。又曰：心病者，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黄（颜，天庭）。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主卒死。又曰：色多青则痛，色黑则痹（如霍乱闭遏，色与络脉，皆见黑色之类）。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为寒热。经言部位之应脏腑，以及五色辨病之说，不可枚举。学者不可不知，又不可尽拘（表里、阴阳，传变甚速，故不可拘）。所当权于其大，以燥、湿二字为提纲，以兼风、兼寒、兼暑、化火、未化火为权变，以色中之光、体为神气，大道原不外一阴一阳也。

望色之后，即须审形窍。头为诸阳之会，因于湿，首如裹，目如蒙；痰饮上干于头，则眩晕，呕吐痰水；血燥风动，亦眩晕，头痒，头偏疼；又有肾水虚燥，阴不潜阳，气逆上行，经所谓头痛巅疾，下虚上实是也。又有肝胆燥热，木旺风生，耳目无血以养，经所谓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是也（两实字，皆指虚火言，非真实也）。又有头重视身，名天柱骨倒，元气已败，此头无神气者也。

肝开窍于目（肝脉上连目系），燥病则目光炯炯，湿病则目多昏蒙；燥甚则目无泪而干涩，湿甚则目珠黄而眦烂，或眼胞肿如卧蚕；阳明腑实，则谵语、妄有所见；热入血室，血耗阴伤，昼日明了，夜则低声自语，如见鬼状。开目见人，病属阳；闭目不欲见人，病属阴。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脱阴脱阳者，病危。目有眵、有泪、精采内含者，为有神气；无眵、无泪、白珠色蓝、乌珠色滞、精采内夺及浮光外露者，皆为无神气。凡病目能识人者轻，睛昏不识人，及目直视、歪视、目小、目瞪、目睛正圆、戴眼反折、眼胞陷下，为神气已去，多不治。其直视、歪视、上视、目睛微定移时稍动者，有因痰闭使然，又不可竟作不治论。

肺开窍于鼻，燥病鼻多干涩，湿病鼻多润泽，鼻流清涕多风寒，鼻流浊涕多热，鼻空燥如烟煤为阳毒热极，鼻空冷滑而黑为阴毒冷极，痰饮壅遏肺气则呼吸有声，肺肾虚脱则出入气微，或喘急抬肩、鼻孔掀张。气微与掀张，则神气由此散矣。

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胆上络于耳。暴病耳聋、耳肿、耳痛、耳旁红，属少阳风热燥邪，或肝胆热挟湿浊上壅；久病耳聋，属气虚，属精脱；若耳焦枯受尘垢，属肾水亏极，此亦内无精液，而外无神气者也。

脾开窍于口，口苦属燥热，口甜属湿热，唇口赤肿而干者热极，青黑而润者寒极，焦而红者可治，焦而黑者难治，淡白为气虚，淡白不泽为液少，唇青而反、环口黧黑、唇舌颤振不止、口如鱼口、气出不返者死，为其神气已去故也。

心开窍于舌，脾之大络系于舌本，肝、肾脉亦通舌本。凡木舌、重舌、舌衄，属心经燥热；舌菌、舌垫、舌肿大塞口，属脾经湿热，挟心火上壅；舌本强硬，为热兼痰；若舌卷短，痿软、枯小，则肝肾阴涸而舌因无神气矣。舌之有苔，犹地之有苔。地之苔，湿气上泛而生；舌之苔，脾胃津液上潮而生。故平人舌中常有浮白苔一层，或浮黄苔一层；夏月湿土司令，苔每较厚而微黄，但不满不板滞；其脾胃湿热素重者，往往终年有白厚苔，或舌中

灰黄，至有病时，脾胃津液为邪所郁，或因泻痢，脾胃气陷，舌反无苔，或比平昔较薄；其胃、肾津液不足者，舌多赤而无苔，或舌中有红路一条，或舌尖、舌边多红点。此平人舌苔之大较也。若夫有病，则舌必见苔，病藏于中，苔显于外，确凿可凭，毫厘不爽，医家把握首赖乎！此是不可以不辨。

风寒为寒燥之邪，风温为温燥之邪。风寒初起在表，风温首伤肺经气分，故舌多无苔，即有黄白苔，亦薄而滑；渐次传里，与胃腑糟粕相为搏结，苔方由薄而厚、由白而黄、而黑而燥，其象皆板滞不宣；迨下后苔始化腐，腐者宣松而不板实之象；由腐而退，渐生浮薄新苔一层，乃为病邪解尽。其有初起，白苔即燥如白砂者，名白砂苔，此温燥之邪过重，宜速下之，佐以甘凉救液；亦有苔至黑而不燥者，或黄黑苔中有一二条白者，或舌前虽燥，舌根苔白厚者，皆夹湿、夹痰饮之故；亦有苔虽黄黑，消薄而无地质者，胃阴虚故也。苔有地质与无地质，此虚实之一大关也。

湿为浊邪，兼证最多。风湿伤表，苔多滑白不厚；寒湿伤里，苔多腻白而厚。暑温、湿温、温疫、温热，皆湿土郁蒸之气；冬温，因阳不潜藏，亦湿土郁蒸之余气。数者皆从口鼻吸入肺胃膜原，由里而发。春温为冬伤于寒，寒郁久而化热，寒燥之气，又能搏束津液水饮伏于膜原，与热混合，亦由里而发。暑湿晚发，名曰伏暑，因夏伤暑湿，伏于膜原，秋日凉燥之气，又从外搏遏在内之暑湿，此由表邪引动里邪而发。暑湿疟疾，亦多由此。按六气之邪，有贼邪、时邪、伏邪之分。如风寒卒感，谓之贼邪。贼邪尖颖，随感随发，顷刻不能藏伏。风温、温热、暑温、湿温、温疫、冬温等证，皆吸受时行之气，如春受风阳化热之气，夏受湿土郁蒸之气，故谓之时邪（风阳化热，尚属正气；湿土郁蒸，则多不正之气）。时邪虽伏而后发，但不能久藏。春温、伏暑，谓之伏邪。如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成疟疟之类，皆逾时而发。或曰：寒暑之邪，何以伏而后发？曰：伏邪者，正邪也。寒为冬令之常气。暑为夏令之常气；常气感人，由渐而入，人多不觉。《灵枢经》曰：正邪之伤人也，若有若无，若存若亡。谓令人当时不知所受，故能藏伏。伏邪、时邪，皆由里发，多夹湿，故初起舌上即有白苔，且厚而不薄，腻而不滑，或粗如积粉，或色兼淡黄；迨传胃化火，与糟粕相搏，方由白而黄、而黑、而燥。其暑温、湿温之邪，多黄白混合，似黄似白，或黄腻，或灰黄，而皆不燥。此等舌苔，即有下证，或大便不通、不爽，宜熟大黄缓下之，以舌苔不燥，肠中必无燥粪，多似败酱色，故不宜猛下。

此燥邪、湿邪、燥湿混合之邪舌苔之大较也。试取叶氏所论而详言之。初起舌苔白而欠津者，燥热伤肺津也，宜轻清泄热，为其上者上之也。如杏仁、桔梗、牛蒡之类，辛润以解搏束；桑叶、蒌皮之类，轻清以解燥热；佐山栀皮、连翘壳之微苦微燥，以燥属金，微苦能胜之也。舌苔白而底绛者，湿遏热伏也，须防其变干，宜辛淡轻清，泄湿透热，不使湿邪遏热为要。如三仁汤蔻仁易蔻皮，稍佐滑石、淡竹叶、芦根之类，以清化之。初病舌苔白燥而薄，为胃、肾阴亏。其神不昏者，宜小生地、元参、麦冬等味以救阴（戟分不宜过大，恐遏伏邪气），银花、知母、芦根、竹叶等味以化邪，尤须加辛润以透达；若神即昏者，加以开闭，如普济丹、宁上丸之类，迟则内闭外脱不治。舌苔白燥而厚者，调胃承气汤下之，佐以清滑养阴之品，如鲜生地、元参、梨汁、芦根之类（取其清滑，不滞邪气）。若舌苔白腻不燥，自觉闷极，属脾湿重，宜加减正气散、三仁汤之类，去苡仁、芦根、滑石，加醒头草、神曲，辛淡开化，芳香逐秽。舌胀大不能出口，属脾湿胃热郁极，毒延于口，前法加生大黄汁利之，舌胀自消。舌苔白厚粘腻，口甜，吐浊涎沫，为脾瘅，乃脾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满则上溢，亦宜加减正气散，加醒头草、神曲。舌苔如碱色，或白苔夹一二条黄色，乃宿滞夹秽浊之邪，前法加宣中消滞药，否恐结闭，不能透出膜原。白苔厚如积粉，四边舌肉紫绛，乃湿土郁蒸之温邪，发为温疫，仿达原饮、三仁汤加减透邪，以防传陷。苔白不燥，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投苦泄清下，此湿郁未达，或素多痰饮，虽中脘痞痛，亦不可攻，宜用开化，如杏、蔻、枳、桔、陈皮、茯苓、通草之类。舌苔黄浊，胸膈按痛，或自痛，或

痞胀，此湿热混合，宜苦降辛通，如蒌贝温胆、小陷胸、半夏泻心、黄芩滑石汤之类；然黄要有地质之黄，乃可用苦辛重剂，若消黄光滑，乃无形湿热，已见虚象，宜蒌、贝、栀、翘之类，微辛微苦，轻轻开花，大忌苦辛重剂。舌苔老黄、灰黄如沉香色，而有地质，不滑而涩，或中有断纹，或中心厚痞，此邪已传里（胃腑、肠腑），与宿滞相结，脘腹必满必痛，皆当下之；若未见此样舌苔，恐湿聚太阴为满，寒热湿错杂为痛，或湿阻气机为胀，仍当从辛淡温法开化。若苔黄薄而干，与前白薄而干者同治。热邪传营，舌色必绛而无苔；其有舌绛，中兼黄白苔者，及似苔非苔者，此气分遏郁之热烁津，非血分也，宜用前辛润达邪，轻清泄热法，最忌苦寒冰伏、阴柔滋腻，致气分之邪，遏伏内陷，反成纯绛无苔；其有不因冰伏，而舌纯绛鲜泽，神昏者，乃邪传包络，宜犀角、鲜地黄、银、翘、郁金、鲜石菖蒲、竹沥、姜汁等味，清化之中，佐辛润开闭。若其人平素多痰，外热一陷，里络即闭，须兼用宁上、普济丹丸之类，迟恐闭极痉厥。舌绛望之若干，扪之有津，此平昔津亏，湿热熏蒸，浊痰蒙闭心包，宜轻清泄热，佐宁上丸开之。舌色紫暗，扪之湿，乃其人胸膈中素有宿瘀，与热相搏，宜鲜地黄、犀角、丹皮、丹参、赤芍、郁金、花粉、桃仁、藕汁等味，凉血化瘀，否则瘀热为伍，阻遏机窍，遂变如狂、发狂之证。舌紫而肿大，乃酒毒冲心，前法加生大黄汁利之。舌绛欲伸，而抵齿难伸者，此痰阻舌窍，肝风内动，宜于清化剂中，加竹沥、姜汁、胆星、川贝等味，以化痰热，切勿滋腻遏伏火邪。舌绛而燥，邪火伤营也，宜犀角鲜地黄汤；其有因寒凉阴柔遏伏者，往往愈清愈燥，愈滋愈干，又宜甘平甘润，佐以辛润透邪，其津乃回。舌绛有碎点黄白者，欲生疳也。舌与满口生白衣如霉苔，或生糜点，谓之口糜，因其人胃、肾阴虚，中无砥柱，湿热用事，混合蒸腾，证属难治，酌用导赤、犀角地黄之类救之。舌生大红点者，热毒乘心也，导赤、犀角，加黄连、金汁治之，或稍加生大黄汁利之。舌心绛干，乃胃热上铄心营，宜清心、胃；舌尖绛干，乃心火上炎，宜导赤以泻其腑；舌绛而光亮，绛而不鲜，甚至干晦枯萎者，或淡而无色如猪腰样者，此胃、肝、肾阴涸极，而舌无神气者也，急宜加减炙甘草汤，加沙参、玉竹、鸡子黄、生龟板等味，甘平濡润以救之。黑为肾色，苔黑燥而厚，此胃肠邪结，伤及肾阴，急宜大承气咸苦下之；若黑燥而不甚厚，调胃承气微和之，或增液承气垫下之；若舌淡黑，如淡墨色，而津不满者，此肾虚无根之火上炎，急用复脉、生脉、六味辈救之；舌苔灰黑青黯而滑润者，及舌虽无苔不燥，而有如烟煤隐隐者，无热不渴，或见肢凉，此虚寒证，水来克火之象，急宜理阴煎之类温之。若舌短缩，为肝、肾气竭，难治。

看舌之后，又须验齿。齿为骨之余，龈为胃之络。燥热最烁胃津，并烁肾液。初起齿光燥如石者，热烁肾阴也。若无汗、恶寒，乃寒燥之气搏束卫分所致，宜辛凉透汗，勿用滋腻。初病齿流清血，痛者为胃火冲激，不痛者为龙火内烁，分虚实治之。齿焦而有垢者，胃热烁肾阴也，当微下之；无下证者，宜玉女煎，清胃救肾。齿上半润、下半燥者，乃水不上承，心火无济，宜清心滋水，枯处转润乃安。胃、肾二经之血，上走齿龈，病深动血，结瓣于上，阳血色紫如干漆，阴血色黄如酱豆瓣，阳血滋胃为主，阴血救肾为要。然见豆瓣色者多险，盖阴下竭，阳上厥也。齿垢如灰糕样者，乃胃气无权，湿浊用事，多死。齿无垢者死，齿如枯骨者死，肾液涸而色不荣，而齿因无神气矣。咬牙，有实有虚。咬牙龈者，为湿热化风。但咬牙者，或痰热阻络，或胃腑热极，气走其络，皆欲作痉之象。或咬牙而脉证皆衰，或在下后，此胃虚无谷气以自荣，虚则喜实故也，速宜滋益胃阴。若下后牙关紧闭，为胃气绝，不治。其有初病舌本不缩而硬，牙关咬定不开者，此痰热阻窍，先用乌梅擦之使开（酸能生津，又酸属木，木来泄土，故擦之即开），再进清热化痰潜肝之剂。

肾开窍于二阴，前阴利水，后阴利谷。燥病溺多清黄，湿病溺多浑浊，湿热、温邪，溺多浑黄浑赤。其有病湿而溺不浑浊者，在外感为邪郁气分，气不行水，以致湿热留而不行；在内伤为气虚不能传化。若论大便，燥邪多硬，湿邪多溏，燥搏气机不能化水，又多窘迫下利。伤寒化燥伤阴，下之宜猛；湿邪胶粘重浊，粪如败酱，下之宜轻。若春温、温疫、

温热，内有燥粪者，又当急下阳明以存津液。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若协热下利，及下利稀水色纯青者，又当速下存津，不可误认为邪已尽。湿邪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屎燥乃为无湿。若大便尘腐散薄，完谷不化，而无气味，或如屋漏水者，此属败象，不可误认为邪未尽。总之，经权常变，不可执一，互证旁参，乃有心得。

形窍望后，当审胸腹脏腑部位：胸中为肺之府，膻中为心之府，正在心下，有膈膜，旁有胁肋，为肝胆之分野，此数者皆清气津液往来之所。其有胸痞者，湿阻气机也；胸痛者，水结气分也，或肺气壅遏也。正在心下，以及胁肋硬痛者，乃湿热、痰饮、蓄水与气搏结使然，非渣滓也。胃为中土，西学云：胃横居膈下偏左，脘大向左，尾小向右（胃气故由右降）。胃上口名曰贲门，其纹密，故食物易入而难出，非呕吐不开；胃下口名曰幽门，下达小肠。小肠周迴叠积，下抵小腹，小肠下口横接大肠。大肠分上、中、下三迴，迴长尺许。上迴与小肠横接，名曰阑门，其口如唇，渣滓可入不可出，上迴由右胯内旁倒行而上；中迴横过胃底；下迴至脾下，从左软胁斜落，下达广肠，以至魄门（魄门即肛门，与肺气贯通）。肝居膈下，胃上，左右两大叶，左小右大，右大故稍偏膈肉右方，经故曰肝生于左，不曰肝藏于左（经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凡肝有病，最为要害。肝叶撑张则胀，肝热血燥，经络凝滞不通，下部迴血壅胀，即有水血溢于夹膜之里，渐渍渐深，终成蛊胀，肚大筋青不治。夫青筋，非筋也，血络也。青者，血燥而结也。此证多由怒郁伤肝所致，盖肝郁则热，热则燥，燥则血不流通而结，血结则不独血滞于中，即水饮亦无由吸摄，不能循其常道下输膀胱，故蛊胀多水。医者见水行水，不审水由肝血燥结所致，所以不效。《易》曰：山风蛊。艮为山，巽为风，艮上巽下则为蛊。古人取名为蛊，为其燥木克土，象类山风之义。胆系肝右叶内，胆汁所以润肝而利肠也。肝性易燥，每取润于胆汁。凡人食后，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囊，胆汁渍入肠内，利传渣滓。胆有热，则上呕苦涎，热迫下行，则下泄青汁；胆受惊，亦泄青汁；肠有寒，渣滓不结，胆汁无所用事，亦致泻青。胆络凝滞，胆汁入血，又多生黄病。肝胆经脉，由胁肋下抵小腹，绕阴器，故少腹属厥阴经。肝经凝滞，则经脉结痛成疝；肝经血燥，则抽搐，燥甚则引舌与卵，故舌卷卵缩。脾附于胃。西学谓脾居胃之左，在第九至十一肋骨之内，脾形如竖掌，与胃相连。胃脘大向左，故曰脾居胃之左。外丰圆向胁，内深窝向胃，故曰脐以上属太阴经。脾质甚软，可小可大，其用在集聚往来之血，为动脉宽间之地，经故曰脾统血。脾为胃行其津液，经故曰脾为之使。人有疟疾，恶寒战栗，血脉不行于外，即缩于内，无所归藏则聚于脾，聚于脾则脾胀长，脾胀大故人脘胁胀闷，迨疟止血行，其胀自消。久久不已，脾不输精，水与血结，成为疟母。再久则湿去疟止，血燥成块，结于左肋，在体质壮者，人参鳖甲煎丸，取血肉飞走诸灵，通和血络；若湿未去而疟未止者，取蒋氏夜光丸，通络燥湿。然此皆利于实而不利于虚也。吾乡又多有痞块，亦生左肋下，世宗越人"肥气"之说，后人又妄制五积丸，药一派消削攻下，多致人于死。不知五积与疟母之推移不动者，皆由血络燥结所致，血燥而至于结块，则营气不得行于其间，故按之坚硬不痛。治法皆以润为主，或温润，或清润，视其人之寒热用之；再佐咸润以软之，辛润以通之；有湿者，佐苦辛以化之，自无不效之理。又脾络燥结，即有血水渗泄于下，蛊胀之源，间发于此。此由思虑伤脾所致，思则气结，气结则血亦结，结则血、水不循常道，而蛊成焉。蛊胀总不外肝、脾二经血络燥结所致。观此而蛊取山风之义，更可知矣。蛊胀末路，肌肉消瘦，皮肤干黑，青络暴露，皆燥象也，非有目所共睹者哉！肾居脊骨第十四节陷中（从上数下在十四节；从下数上，在第七节。经曰：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也），与精液总管相通，经故曰肾藏精。三焦经在右肾傍，化水而通水道，经故曰肾主水，肾开窍于二阴。肾与天枢穴通，故曰当脐属少阴经。膀胱在前阴交骨之里。西学谓膀胱内有精囊，有精、溺两管，内底有两小窍，斜与肾通。按男子精、溺管，至前阴会而为一，女子分而为二，此阳奇阴偶之义也（女子外溺窍，经名廷孔）。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夫所谓津者，溺是也；液者，日生之精是也。气化者，三焦

之气化也。彼西学之说，尚与经义不悖。脏腑部位体用如此，知此则知病之所在矣。

然病有诸内，必形诸外，更当即著于外者言之。燥病或肌肤刺痛，手不可扪；或项背强痛，甚则筋挛发痉，手足牵引，口噤，头摇，面黑，毛焦，唇反，眼戴，舌卷，囊缩；又有肠拘似块，伛偻难伸，及骨痿、偏枯等证。凡物干则必缩，干则必硬，干则必动，干则必痿，理固然也，在人亦然。湿病则头目昏重，肢体酸困、酸疼，嗜卧懒动，甚则神智昏沉，如痴如醉。凡物滥则必重，滥则必软，滥则必混浊而不清明，理固然也，在人亦然。燥热必烦而动，身热，口渴，揭去衣被，扬手掷足，寻衣摸席，撮空理线（此条非大实，即大虚，总以苔、脉、神色为凭）；脉来沉实有力，舌苔黄厚，阳也，热也，实也。寒湿必倦而静，无热，不渴，欲得衣被；或身重，足冷，踡卧，恶寒；或好向壁卧，闭目不欲见光明，懒与人言，脉来软滥无力，舌苔色白，阴也，寒也，虚也。然则燥湿、寒热、虚实，不皆即外可知其内乎？

而犹不止此，盖人身之所守，莫重于五脏，而身之所主，尤莫重于一心。心也者，神气之所由生者也，顾不重哉？试以燥湿言之。燥属天气，天气为清邪，清邪不昏人神智，故风燥、寒燥、暑燥初起，令人心知所苦，如头痛、寒热，皆自知之；惟邪来迅速，直传心包者，乃有内闭神昏之候；或邪传胃腑，与浊滞相合，又令谵语、神昏。湿属地气，地气为浊邪，浊邪最昏人神智，往往温病初起，即令人神气异常，昏糊烦躁，不知所苦；间有神清而能自主者，梦寐亦多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有所见即谵妄之根原；又有病初起时，神智惊惶，目光浮，反自云无病，病深时犹能行走，而身体强直（脉病人不病，谓之行尸，不治），此真阴涸极，病陷于中，神浮于外，最深最重者也，多属不治。

然此就心之一脏言之也，试再言五脏。经曰：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俯，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者生，失强者死。又曰：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夜去皮节，津液去皮节则爪枯毛折，毛折者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毛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骨不濡则肉不能著，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脉不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五脏之精华，皆上聚于目）。目运者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如珠不流），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又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上视），反折（身反向后），瘛疭（手足抽掣），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缓纵不收，筋痿故也），目环（目运转），绝系，绝系一日半死，色先青，白乃死矣（金胜水）。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肉绝），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牙龈宣露）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肾开窍于二阴）。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缩而终矣。又曰：大骨枯槁（肾衰），大肉陷下（脾衰），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肺衰），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与之期日。凡若此者，皆阴液绝于内，而神气夺于外者也。其论少阴、太阴上下不通两条，乃邪实正虚，正不胜邪，阴液涸极之故。故经又有五实死、五虚死之说。曰：脉盛（心实），皮热（肺实），腹胀（脾实），前后不通（肾实），闷瞀（肝实），此谓五实；脉细（心虚），皮寒（肺虚），气少（肝虚），泄利前后（肾虚），饮食不入（脾虚），此谓五虚。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表里皆解），则实者活。是虚

者，以脾、肾为主；实者，以表里得解，邪有出路为主。此诊外感、内伤之大法也。

别有急虚身中卒至（急邪乘虚卒中身内），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以堕溺，不可为期。此不可责之于望也，外此皆可望而知之者也，故曰望而知之之谓神。

闻声须察阴阳论

五音：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肝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心在音为徵，在声为笑；脾在音为宫，在声为歌；肺在音为商，在声为哭；肾在音为羽，在声为呻。此五音之应五脏也，若病则有不尽然者。独是五音不外阴阳，阴阳不外燥湿。春山先生分平仄看法，实有至理。燥邪干涩，声多属仄，或干哕，或咳声不扬，或咳则牵痛，或干咳连声，或太息气短（燥甚则经络拘急，拘急求伸，故善太息）；化火则多言，甚则谵狂，其声似破似哑，听之有干涩不利之象。湿邪重浊，声必低平，壅塞不宣，古谓如从瓮中作声者然，或默默懒言，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声，或水停心下汩汩有声，或多噫气（湿阻不宣，故多噫气），周身酸痛，沉重难展；化火则上蒸心肺，神智模糊，呢喃自语，或昏沉迷睡，一派皆重浊不清之象，流露于呼吸之间。他如出言壮厉，先轻后重者，外感也；出言懒怯，先重后轻者，内伤也。妄见妄言为谵语，无稽狂叫为狂言，实也。又有神虚谵语、虚烦似狂二证，当以脉、证、舌苔参之，断不可误以为实。若语不接续为郑声，无人始言为独语，此属虚居多。又有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二者皆属危候。又如痰壅肺络，咳声不扬，金实无声也；劳瘵音哑，金破无声也。腹形充大，鼓之板实者，实也；腹皮绷急，鼓之蓼蓼者，虚也。

然则燥湿、表里、虚实，不皆可闻而知之乎？而犹不止此。声出于肺而根于肾，其有无还声如鸦声者，乃肺肾将绝，金水不交，声音不能发自丹田，亦不能还至丹田，故声直而无回音耳！然亦有痰闭肺窍使然者，又当以辛润、清润开痰利窍，不可竟作不治论。至喘促一证，尤当辨认。肺为气之统，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焉。实喘责在肺，虚喘责在肾。实喘者，胸满声粗，气长而有余；虚喘者，呼长吸短，息促而不足。实喘者，出气不爽；虚喘者，入气有音。实喘，有水邪射肺，有痰饮遏肺，有客邪（六气之邪，皆能致喘）干肺，上焦气壅，治宜疏利；虚喘为肾不纳气，孤阳无根，治宜固摄。虚实分途，阴阳异治，然则闻声之道，顾不重哉！经故曰闻而知之之谓圣。

问证求病论

病，藏于中者也。证，形于外者也。工于问者，非徒问其证，殆欲即其证见，以求其病因耳！法当先问其人之平昔有无宿疾？有无恚怒忧思？饮食喜淡喜浓、喜燥喜润？嗜茶嗜酒？大便为燥为溏？妇人问其有无胎产？月事先期后期？有无胀痛？再问其病初起何因？前见何证？后变何证？恶寒恶热孰重孰轻？有汗无汗？汗多汗少？汗起何处？汗止何处？口淡口苦？渴与不渴？思饮不思饮？饮多饮少？喜热喜凉（喜热饮不皆属寒，尝有郁遏不通者，亦喜热饮，以热则流通故也）？思食不思食？能食不能食？食多食少？化速化迟？胸心胁腹有无胀痛？二便通涩？大便为燥为溏？小便为清为浊？色黄色淡（二便最为紧要，叨病之外见者也）？种种详诘，就其见证，审其病因，方得轩岐治病求本之旨。岂徒见痰治痰，见血治血而已哉？

切脉源流论

经曰：营行脉中。又曰：脉者，血之府也。又曰：十二经皆有动脉（按：十二经动脉，上部动脉在头，中部动脉在手，下部动脉在足，是为三部。一部三候，是为九候。上部天，两颔之动脉，足少阳之颔厌也；上部地，两颊之动脉，足阳明之地仓、大迎也；上部人，耳前

之动脉，手少阳之和髎也。中部天，手太阴之太渊、经渠也；中部地，手阳明之合谷也；中部人，手少阴之神门也。下部天，足厥阴之五里也；下部地，足少阴之太溪也；下部人，足太阴之箕门也。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下部天，女子则取太冲；下部人，胃气则候于阳明之冲阳，仲景谓之趺阳。《难经》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又是一法）。《内经》诊法三部九候，就十二经之动脉诊之，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部位分明，毫厘不爽。迨扁鹊兴，著《八十一难经》，将十二经脉均诊于两手，以图简便，其法亦自《内经》得来。经曰：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季胁包藏脏腑）。尺外以候肾，尺内以候腹中（内外者，一部中之内外也。浮为外，沉为内，非两条脉也，辨见《金鉴》。柯韵伯云：凡脏腑近背者，皆候于外，近腹中者，皆候于内。《金鉴》谓五脏皆当候于内，六腑皆当候于外。《内经》内外字，是传写之误）。中附上（关部），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按：心、肺居膈上，肝、脾、肾居膈下。五脏俱注于膈，肝、脾、肾、胆之脉，俱贯膈而上；心、心包络、肾、三焦、肠、胃之脉，俱从膈而下。是膈为十一经必由之道）。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寸部），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关前以候前，关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或曰：十二经脉，手六经脉走手，足六经脉走足不走手，今皆诊于手者何也？曰：崇其原也。十二经脉根心而生，而上通于肺，以回于下。心主血，肺主气。气为血帅，故肺主藏气而朝百脉。十二经之气，皆受之于肺。平旦寅初，肺气流布，起于寸口（寸口又曰脉口、曰气口，乃寸、关、尺三部之总名，非但指寸之一部已也），运行十二经中，周而复始，一日一夜，五十度毕（按：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有八，周身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呼一吸，合为一息，一息脉行六寸，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一周于身。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凡行八百一十丈，即十六丈二尺而积之也）。次日平旦寅初，复会于寸口。寸口者，脉之大会，故十二经之盛衰，悉见于此。经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经脉近筋骨走，故肉厚处按之不觉跳动，肉消处按之方见）。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此气口所以独为五脏主也。人生不过气血两端，万病亦不过病气血两端。心为主血之脏，肺为藏气以运血之脏，心肺二经之脉，皆走气口，探其源不可知其流乎？

曰：脉有尺寸何说？曰：人身上下两焦，中有膈膜一层，以分阴阳之界。《难经》分寸为尺，分尺为寸（关上分去一寸，余者为尺。关下分去一尺，余者为寸），阴得尺中一寸，阳得寸内九分。盖象乎此（关以下至尺泽，皆谓之尺，而诊脉则止候关下一寸。关以下至鱼际，皆谓之寸，而诊脉则止候关上九分。曰九分者，其下一分为关耳！关仅一分，象膈膜故也）。曰关以前者，阳之动也（诊心肺），脉尝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若上鱼际则为溢矣（溢满而出于外也）；关以后者，阴之动也（诊肝、肾），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若入尺中，则为覆矣（覆反而倾于内也）。《内经》云：阳气太盛，阴气不能营，谓之格；阴气太盛，阳气不能营，谓之关（按：《三难》及《三十七难》关格二字倒置，故引《灵枢·脉度篇》以正之）；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此数句出《难经》）。

或又曰：既以尺寸分阴阳，又云脉有轻重者，何谓也？曰：此亦诊阴阳之法也。曰：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实者，肾部也。夫人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故浮者阳也，沉者阴也，脾在中州，故其脉在中。《灵枢·九针篇》曰：肺主皮，心主脉，脾主肌，肝主筋，肾主骨。扁鹊从此悟出，分轻重五等诊候五脏本象之脉，以别太过不及之为病，实足辅翼经文，而为诊

候之大法。

曰：诊法如此，《内经》又以寸、关、尺分配脏腑者，何谓也？曰：人正南面而立，心属南离，故候于寸；人之有心，犹天之有日，日出于东，故心候于左寸。肺主天气，故亦候于寸；肺属西方金，故候于右寸。肝、胆属震巽木，故候于左关；脾、胃属中央土，故候于右关。肾与膀胱属坎水，故候于两尺；三焦生右肾傍，故候于右尺。二肠为至浊至下之腑，当候之于尺：小肠与心相表里，候于左尺；大肠与肺相表里，候于右尺（按：扁鹊《十难》据脏腑表里之说，将大、小肠候于两寸。西晋王叔和遵之。元、明诸家，力辨其非，谓二肠为至浊至下之腑，断不能候于至上之寸部。近代黄坤载又谓二肠腑虽至浊，经行头上则至清。徐灵胎亦以为然。喻嘉言、罗东逸仍从元明诸公驳正之说。御纂《金鉴》配二肠于尺部。按：《内经》尺内以候腹中一句，当谨遵《金鉴》。又按：叔和谓左尺候肾水与膀胱，右尺候命门相火，盖误以三焦为命门也。考命门之说，《内经》不载。《内经》所谓之命门，指眼目而言，后人以肾为人身之根蒂，故谓两肾中央为命门，其实命门即两肾之称，诊肾即是诊命门。叔和右尺诊命门之说，其误可知。膀胱与肾相表里，肾候之两尺，膀胱亦当候之两尺，惟三焦在右肾傍，当候之右尺）。再以三焦言之。肺为华盖，居于至高，故候于寸；右肺大于左（左肺二叶，右肺三叶），故经谓肺藏于右，肺气由右而降，故候于右寸。心象日，故候于寸。心居肺下而位乎中，肺稍偏于右，是心稍居肺左矣。心血从心左下窍而生，故曰候于左寸。肝、胆、脾、胃同居膈膜之下，故候于关。肝生于左，故候于左关；脾虽居胃之左，而与胃相连，胃之下口由右而降，故候于右关。肾居腰脊，故候于两尺。大小肠、膀胱、三焦同位于下焦，故亦候于尺。《内经》三部分配脏腑，盖象乎此。虽然，古人亦据常理言之耳！人身气血，一气贯通，区区一寸之地，不必拘分，亦不能尽验。

他如男女左右及奇脉斜行之说，更难尽凭。东垣左手人迎主外感（人迎，穴名，在结喉两旁，与肺脉同诊），右手气口主内积之说（六脉均谓气口），尤属不经。学者不可不知，亦不可尽拘，但能得其提纲，则权衡在握矣。

曰：诊法何如？曰：诊法之精，无过《内经》。经以浮、沉、缓、急、大、小、滑、涩八脉，辨表、里、寒、热、虚、实、顺、逆。曰诸浮者，病在阳；诸沉者，病在阴；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寒主收引，故脉紧急；热主蒸散，故脉缓数）；大者，多气少血；小者，气血皆少；滑为阳气盛；涩为阴血少。即于八脉中分对待（如浮沉、滑涩相对待之类）、微甚（如微浮、甚浮、微沉、甚沉之类）、悬绝（如太过至三倍、四倍，不及止一至、二至、绝无之类）之三等，以察病之进退、顺逆、死生，何其精且约乎！及仲景以阴阳著脉为十，以浮、数、动、滑、大为阳；沉、涩、弱、弦、微为阴。诊阴阳之法，又莫过于此。迨叔和兴，繁脉象为二十四，且撰出七表、八里、九道之名（九道更不可解），愈多愈乱，皆由于未审夫脉之有大原也。夫脉之大原，缘于胃气。经曰：五脏皆禀气于胃，脏气不能自至于手太阴，必因胃气，乃至于手太阴。若邪气胜，精气衰，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病胜脏曰死。又曰：四时百病，胃气为本，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若是者，胃气顾不重哉？然推胃气之原，又生于谷气。经曰：食气入胃，浊气（即谷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十二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即肺脉）合精，行气于腑（六腑），府精神明（六腑精气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肺主治节，分布气化，以得其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又曰：得谷者昌，绝谷者亡。审是，谷气不又为胃气之本乎？

曰：胃气脉何如？曰：胃气脉和柔轻缓，匀净分明，三部九候，皆要如此，中候尤重，非仅诊于右关一部已也。经曰：春胃微弦曰平。胃而微弦者，轻虚而滑，端直以长，如循嫩竹竿梢之象。弦多胃少曰肝病。弦多胃少者，滑硬弹指，如循长竿者然。其气来实而长，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善怒，忽忽眩冒巅疾；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两胁胠满。但弦无胃曰死。但弦无胃者，中外急劲，如按弓弦，如循刀刃，此真肝脉见也，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夏胃微钩曰平。胃而微钩者，圆满滑

利，来盛去衰，如连珠，如循琅玕（美玉）。钩多胃少曰心病。钩多胃少者，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有急促相仍之象。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身热肤痛为浸淫（蒸热）；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见气泄。但钩无胃曰死。但钩无胃者，前曲后居。前曲者，轻取则坚，强而不柔。后居者，重取则牢，实而不动（坚而且滞），如操革带之钩，全失冲和之气，此真心脉见也，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长夏胃微软弱曰平。胃而微软弱者，和柔轻缓，匀净分明，如鸡践地，从容不迫。弱多胃少曰脾病。弱多胃少者，轻疾不缓，如鸡举足者然。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湿胜）；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经曰：脾脏者土也，孤脏以溉四傍者也。今不能灌溉，故不通），名曰重强（脏气皆不和顺）。但代无胃曰死。但代无胃者，弱而乍数乍疏，如鸟之啄，坚锐不柔，代而中止，如屋之漏，点滴不匀，又或如水之流，去而不返，此真脾脉见也，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秋胃微毛曰平。胃而微毛者，厌厌聂聂，如众苗齐秀者然，轻浮和缓，如落榆荚者然。毛多胃少曰肺病。毛多胃少者，不上不下，往来涩滞，或如循鸡羽，轻浮而虚。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旁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气逆而背痛；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指气下）闻病因（呻吟）。但毛无胃曰死。但毛无胃者，如物之浮，空虚无根，如风吹毛，轻散无绪，此真肺脉见也，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冬胃微石曰平。胃而微石者，喘喘累累，沉而圆实流利，乃阴中藏阳之象。石多胃少曰肾病。石多胃少者，坚搏牵连如引葛然，其气来如弹石，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如数者，动止急促，有似紧数，愈虚则愈数，乃真阴亏损之象，原非阳强实热之数），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解㑊（寒不寒、热不热、弱不弱、壮不壮），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胁中清（侠脊两傍空软处名胁。清，冷也），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但石无胃曰死。但石无胃者，散乱而劲，如夺索，如弹石，此真肾脉见也，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凡此皆面兼二色者，五行相克之道也；皆曰不泽者，阴液销亡，色由无光而无体也；皆曰毛折乃死者，肺之化源绝也，草木之枯萎也，先本实而后枝叶，其即毛折不泽之义也。夫观《内经》诊法，四时百病，一以胃气为本，即以五脏本脉之微甚，诊病之太过不及，以微甚之相去悬绝，知胃气已亡，决之曰死。理何其精，法何其约乎！

且夫诊法有以约为贵者，亦有以博为贵者，盖以一脉能兼数病，一病能兼数脉，真伪固当辨认，常变尤贵圆通。试取景岳十六脉而详辨之。浮在皮毛，主阳，主表，主风，固也，然有真正外感初起，阳（阳气）为阴（阴邪）蔽，脉反不浮者，亦有紧数而略兼浮者，审其发热、无汗、头身疼痛，为表邪而开达之，阳气得通，脉始转浮。更有里邪解后，表邪外达，沉小数实之脉，转为浮缓，浮缓为外解之征，日内可冀得汗，此先里后表病也；其有里邪解后，而脉反浮躁者。此邪火伤阴，病胜脏也，名阴阳交（阳邪交于阴分），不治。又有内伤阳气虚者，脉必浮而无力；阴血虚者，脉必浮而空豁，浮而弦数。是浮不可概言表。即谓浮而无力为虚，浮而有力为实，似可不误，然有浮大弦硬之极，甚至四倍以上者，又非有力之谓，乃真阴涸极，孤阳无根，胃气已无，真脏脉见，不可不知。又有兼脉，如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浮虚伤暑（暑月汗多，伤阴、伤气，所以脉虚），浮缓伤湿，浮大伤热，浮滑宿食，浮芤失血之类，更宜参看。

沉行筋骨，主阴，主里，主气郁，主寒，主水；其病为停饮，为症瘕，为胀满，为厥逆，为洞泄。沉细为少气，为寒饮，为胃中冷，为腰足痛，为痃癖；沉迟为痼冷，为精寒；沉滑为宿食，为伏痰；沉伏为霍乱，为胸腹痛；沉数为内热；沉弦为痰饮；沉紧为胸腹痛。然沉虽主里，亦有外感初起，寒燥之气搏束皮毛，阳为阴蔽，脉不能达，反见沉紧而数者，见有寒热、头痛等证，即是表邪。是沉不可概言里。更有沉而细者，或为阳气不舒，或为阳虚气陷，又不得以沉专主气滞。凡此皆于有力、无力辨之，庶可不误。

迟脉三至，为阴，为寒，为虚。气寒则不行，血寒则凝滞。寸迟则气虚不化精，尺迟则

精虚不化气。若迟兼滑，大多主湿痰顽痹；迟兼细小，必是真阳亏损，或阴寒留蓄于中，则为泄痛，或阳气不卫乎表，而生外寒，以迟为寒、为虚固也。然有湿温、暑温、温热初起，脉见沉迟，此非虚寒也，乃湿热郁蒸之邪，口鼻吸入，从里而发，所以脉象模糊，至数不清，有类沉迟也；遏而无力，亦勿作虚视，乃温热薰蒸散慢，所以脉不鼓指也。热病初退，余邪未清，正气未复，脉多迟滑。是迟不可概言寒。凡此于气色、舌苔、神情、见证验之，乃可无误。

数脉六至，有虚有实，不尽主热。热邪主蒸散，脉多缓滑。经曰：缓者多热，缓而滑者为热中。又曰：数则烦心。及《难经》有数脉为热之说，举世宗之，要不可以不辨。一伤寒在表，脉必紧数，此寒燥之气搏束使然，非热也。一疟作时，脉必浮数，疟止脉则和缓，岂作则有热，止则无热乎？此营卫交争使然，非热也。一痢疾脉多数而弦、数而涩。仲景曰：弦为阴脉。沉弦为饮。其数而弦者，湿郁气血也；其数而涩者（涩字与遏字不同，涩是干涩，有如刀刮竹之象），燥伤血液也，非热也。一痈疡初起，脉多数，此邪壅气血也，非热也。一痉病脉多数，表痉为风寒外搏，里痉为血燥生风，非热也。一症瘕里疽，脉多数而涩，此血燥而结，脉所以数涩不利也，非热也。一胎脉多数而滑，此冲任血旺也，非热也。更有阳虚者，数而缓大；阴虚者，数而弦涩。愈虚愈数，愈数愈危，真脏脉见，数而散乱，数而坚劲，岂可误以为热乎？总之，邪正相争者，多数脉；阴虚成劳者，尤多数脉。数而有力为实，数而无力为虚，是热非热可无差矣。

洪脉状如洪水，来盛去衰，是为阳脉。洪而有力，为阳实耗阴，或为头痛、面热、烦渴、咽痛，或为痈疡、斑疹，或为动血，或为二便不通等证；若洪而无力，乃阴虚阳亢。是洪不可概言实。

微脉纤细无神，浮弱之极，是为阴脉，主气虚、阳虚，或畏寒、少气，或胀满、食不化，或呕吐、泄泻，或腰腹痛，或眩晕、厥逆。然亦有痛极气闭，营卫壅滞，似微而实遏者。是微不可概言虚。

滑脉往来流利，如珠走盘，阳也。滑而和缓，为营卫充实，禀赋充厚。妇人滑而圆满，经断无他病，为胎孕。大抵沉分圆滑者多男，浮分圆滑者多女。若病人缓滑而大，为内热蒸散，滑数有力，为痰、为食，多见胀闷、呕吐等证。凡病虚损者，泻痢久者，脉多弦滑，此脾、肾受伤故也，不得概以火论。

涩脉往来艰涩，如刀刮竹，阴也（此阴字，非阴寒也，血主阴，涩乃血少之象）。外感涩而紧数，为寒燥搏束，主身热无汗，或皮肤刺痛，或咳嗽不爽，胸膺牵疼；内伤涩而弦数，为血燥阴伤，男子伤精，妇人不孕。多由七情不遂，营气耗伤，血无以充，气无以畅，在上有上焦之不舒，在下有下焦之不运，在外有筋脉之拘挛、麻痹、枯痿，在里有风、劳、蛊、膈、瘰疬、内疽、乳岩、症瘕等证。总之，皆血虚化燥，由燥而结，由结而坚，致成干涩内著之候。

弦脉弹指，如张弓弦，按之有余，阳中阴也（仲景谓弦为阴脉。阴非寒也，乃病伏于里之说。观下诸病便知）。弦而滑大，病在阳、在外；弦而细涩，病在阴、在内。外病为痰饮蓄水，阳中伏阴，或眩晕、呕酸，或胸胁疼胀，或为疟、痢、痹、疝（疟脉多弦，弦为饮邪，饮即湿也，饮伏胸胁少阳部位，阻遏清阳，故脉多弦。世认弦为少阳风邪，又不尽然）；内伤为水亏木炽，木强土弱，为虚劳、寒热、类中、偏枯、噎膈、蛊胀等证。凡人脏腑得胃气所及，则五脏皆和；见肝木相侵，则五脏俱病。盖以木之滋生在水，培养在土。若木气过强，则水土皆败，而且水又为肝阳所耗，土转被木贼而伤。肾为精血之本，胃为水谷之源，根本受伤，生气败矣，所以木不宜强也。故凡病脉见和缓者顺，见弦强者逆，见弦甚者死，为其脏阴已尽故也。观《内经》真脏脉见，即与之期日可知。

芤脉浮大中空，按如葱管，为孤阳脱阴之候，主阴虚发热，失血脱血，头晕目眩，惊悸怔忡，喘急，盗汗，气无所归，血无所附。芤虽阳脉，而阳实无根，大虚之兆。

紧脉急疾有力，紧实搏指，阴多阳少，乃阴邪击搏之候，主寒燥，主痛。紧数在表，为伤寒发热、无汗、头痛、项强等证，或为痹、为疟；沉紧在里，为心胁疼痛、胸腹胀满，为中寒逆冷、泻痢、阴疝、痃癖等证，在妇人为气逆经滞，在小儿为寒燥搏束生痉之候。

缓脉四至，从容和缓，浮沉得中，胃气冲和，是为平脉，必兼他脉，乃可断病。缓而滑大，多主实热；缓而迟细，多主虚寒。然实热必缓大有力，或为烦热、胀满、二便不利，或为痈疡，或伤寒、温病愈后，余热未清，亦多有此脉；虚寒必迟缓无力，为阳虚畏寒、气怯眩晕、痹弱痿厥、飧泄疼痛、精寒肾冷、小便频数等证，在女子为经迟血少、气不统血等证。凡病但得缓脉易愈，以其未失冲和之气故也。

结脉脉来忽止，止而复起。旧诀以数来一止为促，促脉为热，为阳极；缓来一止为结，结脉为寒，为阴极。浮结为邪在表，沉结为积聚在里。促、结二脉，又通谓为气血痰食、积聚症瘕、七情郁结等证。又动而中止，不能即还，良久复动，动而复止，止有常数为代。主五脏无气，为呼吸存亡之候；又为女胎三月，冲任恶阻，往往脉代，不主于病。观旧诀所云，是以结、促为实，以代为虚也。以余验之，又不尽然。暴病见结、促、代脉，多主中有留滞、郁结等证；久病见促、结、代脉，多主忧思气结、血结使然。但缓而结者多阳虚，数而结者多阴虚，代脉为气血衰残，力不接续，更属虚极；缓者犹可，数者更甚，代者尤剧。此可以结之微甚，察元气之消长，故总谓之结脉。又有无病而一生见结脉者，此禀赋之异也，不可不知。

伏脉若有若无，附骨乃见，或火闭而伏，或寒闭而伏，乃一时阴阳潜伏，阻塞气机之象。主霍乱痛极、痧瘕闭结、食滞水饮、怒忿厥逆等证。有心腹痛极而伏者，有气逆于经，脉道不行而伏者，有偶因气脱，不相接续而伏者。然必暴病、暴逆乃有之，开其闭而脉自复矣；若积困绵延，脉本微细，渐至隐伏者，乃炉火将绝之兆，安得尚有所伏哉？

虚脉无力无神，经所谓按之不鼓是也。浮而无力为血虚，阴气不内营也；沉而无力为气虚，阳气不外鼓也；洪数无力为阴虚，阴不潜阳也；迟细无力为阳虚，气不化精也。阴虚则金水亏伤，龙雷易炽，而五液神魂之病生焉；或喘咳、劳热，或惊悸、盗汗，或失血、梦遗。阳虚则火土气衰，真元日损，而君相化源之病生焉；或头目昏眩、呕吐亡阳，或胸膈胀满、泄则腹疼，或溺有余沥、寒精自滑。救阴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救阳者，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渐长则生，渐消则死。

实脉举、按皆强，鼓动有力，为三焦壅塞之候。表邪实者，浮大有力；里邪实者，沉小有力；火邪实者，洪滑有力；寒邪实者，沉紧有力。然实脉有真有伪，真者实而聚，伪者实而散，辟辟如弹石，散乱如解索，乃肝肾真脏脉也，非实也，须兼形证察之，庶几不误。

凡此皆脉之有真有伪，不可不辨者也。

试再言常变。浮而无力为阳虚，常也。然阳虚者必反见阴脉，阳愈虚，脉愈沉细，此真阳不能鼓舞也。如沉极而反浮，是微阳欲脱之兆；若得补药渐浮，而仅得之中候，乃为吉象。倘忽然而浮，浮而短涩无根，是肺之真脏脉见；浮而散大无根，是心之真脏脉见，阳将脱矣，汗出如珠不流乃死。沉而无力为阴虚，常也。然阴虚者必反见阳脉，阴愈虚，脉愈浮数，此真阴不能潜阳也。如浮极而转沉，是真阴将绝之兆；若得补药渐沉，而仅得之中候，乃为吉象。倘忽然而沉，沉而欲绝，知阴将脱矣，色黑黄不泽乃死。暴病脉当有力，而反模糊不清者，此邪遏于内也，非虚也；其有沉弱细微，至数分明者，此正不胜邪也。久病脉当柔软，而反弦涩细数者，此真阴欲涸也。浮沉辨表里，常也。然沉脉亦有表证，浮脉亦有里证。凡察外感，当以紧数与否为辨。盖表寒主收引，脉皆紧数而浮；温热从里发，脉多紧数而沉。更有脉息素小之人，见似紧非紧，较平日稍为滑急者，即是外邪。又有邪轻者，或初起未甚者，亦多如此，是又不可不兼证察之。若其脉紧急太甚，和缓全无，脉虽浮大，自非表邪。凡辨内伤，见甚浮、甚沉、甚迟、甚数、甚大、甚小、甚微、甚实，皆是劳伤之候。但渐缓则渐有生意，若弦甚者病必甚，数甚者病必危，弦细再加紧数，则百无一生，

以无胃气故也。又有始也，为浮、为大、为滑、为动、为数（五阳脉）；继也，反沉、反弱、反涩、反弦、反迟（五阴脉）。此由表入里，由腑入脏之机，其病也进。始也，为沉、为弱、为涩、为弦、为迟；继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动、微数（微字宜玩，五阴脉虽喜转阳，若忽然暴见，又是脱象）。此由里出表，由脏出腑之机，其病也退。又有脉体本大，而更加洪数，此邪气日甚也，其病也进；脉体本小，而渐至缓大，此胃气将至也，其病也退。又有五阳脉终为阳，而始为有力之强阳，继为无神无气之微阳，知阳将绝矣；五阴脉虽喜变阳，若忽然暴见，知阳不附阴，孤阳飞越，反照之不长，余烬之将灭也。又有不以部位拘者，如诸弦皆属肝脉，诸洪皆属心脉，诸软皆属脾脉，诸浮皆属肺脉，诸沉皆属肾脉是也。又如头痛一证，脉应在寸，常也；若少阳、阳明之痛，则不候之寸而候之关，太阳里邪蓄水之痛，又不候之寸而候之尺。遗、淋等证，脉应在尺，常也；若气不摄精，心为热灼，又不候之尺而候之寸。又如六脉中有一脉独乖者，即当于独乖之一脉求之，景岳所谓操独见也。又有素大、素小、素阴（六阴）、素阳（六阳）之脉，此禀之先天，非病也，病则脉又不同矣。

总之，脉以胃气为本。经曰：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又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夫谷气，胃气也。胃气为气血之本原，故无论何脉，但得兼而软滑和柔之象，便是有胃气，虽病无危。若今日尚和缓，明日更弦急，知邪气之愈进；今日甚弦急，明日稍和缓，知胃气之渐至。顷刻之间，初急后缓者，胃气之来也；初缓后急者，胃气之去也。察邪正进退生死，一以胃气为主，则得所指归矣！然又有一切痰脉，不能以常情论者。王中旸曰：痰滞气机，往往脉见虾游、雀啄、代止之形，顷刻之间，时有时无，时大时小，或尺寸一有一无，或关上不见，或两三路乱动。有素息多痰，不时而然者，有忽然而然者，有僵仆卒中而然者，皆非死脉也。凡此皆其变焉者也。知常知变，乃可与言诊。

且夫辨真伪，察常变，固贵求诸博；而审病因，观进退，决死生，又贵返诸约。盖以天地不外阴阳，阴阳不外燥湿。春山先生分刚柔、圆遏、神气六字看法，最妙。病有燥湿，脉有刚柔；病有进退，脉有圆遏；病有死生，脉有有无神气。学者以刚柔、圆遏、神气六字为纲，以诸脉为目，则由博返约，纲举而目张矣！刚脉者，即古所谓弦、紧、动、涩、牢、革诸脉是也，按之有尖滞弹指之象，主阴虚之燥病。凡物少雨露滋培，势必干涩，人少血液灌溉，亦必干涩。有同然也，故以刚脉属阴虚化燥之病。柔脉者，即古所谓濡、缓、滥、滑、微、细诸脉是也，按之如丝线、湿泥柔软之象，主阳虚之湿病。凡物少风日喧动，势必软滥，人少火土蒸运，亦必软滥，无二理也，故以柔脉属阳虚化湿之病。夫阴阳以气言，刚柔以质言，脉为血脉，有气有质者也。故欲知阴阳之气，须辨刚柔之质，不独内伤为然也，外感亦然。但外感以刚、柔二字审病因，以圆、遏二字观进退。刚而遏者，为燥邪；柔而遏者为湿邪。再以浮、中、沉三候，以察邪之浅深，自有心得。此皆气血为邪所阻，不能循其常度，一"遏"字足以赅之。暑湿之气（温病即暑、湿、热三气夹杂之邪），从口鼻吸受，病发于内，脉必似数似缓，或不浮不沉而数，或濡缓模糊，至数不清，皆遏象也。至于风，无定体者也，兼寒燥者紧数而浮，兼暑湿者濡缓而浮（风为阳邪，故脉兼浮）。火，无中立者也，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在经、在气分，脉必洪缓；化火入胃腑，与渣滓相搏，脉必沉实而小，甚则沉微而伏。实而小，微而伏，亦遏象也。迫里邪既下，脉转浮缓而不沉遏，日内必得汗解。若汗后脉仍沉数者，邪未尽也；汗后脉转浮躁者，邪胜正也；汗后必身凉脉静，乃为邪尽。夫静者，沉细之谓。然脉虽沉细，而至数分明，与前之涩滞模糊者不同，数日内食进虚回，则脉转圆浮矣。圆脉与遏脉反。遏者，病邪遏伏也；圆则气血通调，精神贯注，何病之有？

昔人以胃、根、神三字为诊家妙诀。高鼓峰以脉圆为病愈。此圆之一字，又得胃、根、神三字之神髓矣。夫胃、根、神三字，犹不甚确。盖有胃即是有神，和柔轻缓，匀净分明，如鸡践地，从容不迫，所谓胃气者如此，所谓脉贵有神者亦如此。至根字之说，古人以沉候为根，又以尺部为根中之根。歌曰：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诊危证之脉，必求根以为断。然以沉候、尺部为根，仍未得根中之气。尝见五脏绝脉，惟肺绝，脉如风吹毛，空而

无根，其他脏绝，脉沉候尺部皆按之鼓指，分外坚搏，如弹石，如循刀刃，如雀啄，如操带钩，皆无神而有根者也。然有根而亦死者，何也？盖犹木根深入地中而死者，不得气故也。夫木根虽下垂，而根上旁须四面旋绕，得四方之土气，气盛方能旁见侧出，枝叶四布。人之脉，隐于肌肉之内，不但下至尺，深至筋骨，亦必按之中间，与肌肉相连一片，如是则气血交纽，营卫未离，谓之有气，有气便是有根。尝见阴亏之辈，以及年高之人，其脉若独然一条扛起，似与肌肉不相连络，阴与阳分，是谓无气，万物非气不能融贯通连，故言根不若言气，言胃不若言神。心主神，肺主气，神、气二者，非脉之大原者哉？

卷　下

内伤大要论

《内经》论内伤，首言七情。曰：怒伤肝，悲胜怒（金胜木）；喜伤心，恐胜喜（水胜火）；思伤脾，怒胜思（木胜土）；悲伤肺，喜胜悲（火胜金）；恐伤肾，思胜恐（土胜水）。此七情之病，还以七情治之也。又曰：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喜则气缓（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若喜失之太过，则心气又涣散不收矣），悲则气消（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胸中，故气消），恐则气下（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下），惊则气乱（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寒则气收，热则气泄（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热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指外感言）。治法：不外急者缓之（甘），散者收之（酸），抑者散之（辛），惊者平之（酸、甘镇摄），劳者温之（甘温），损者益之（甘平），结者散之（辛润），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之类。《难经》论五劳，谓自上损下者，一损肺（咳嗽），二损心（盗汗），三损胃（食减便溏），四损肝（善怒、筋缓），五损肾（淋漏），过胃则不治；自下损上者，一损肾（遗浊、经闭），二损肝（胁痛），三损脾（食减、胀、泻、肌消），四损心（惊悸、不寐），五损肺（咳喘），过脾则不治。又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金匮》谓肺劳损气，心劳损神，脾劳损食，肝劳损血，肾劳损精，与《难经》同义。后人又于五劳推为六极。六极者，数转筋，指甲痛，为筋极；牙疼，踵痛，足痿不耐久立，为骨极；面无华色，头发堕落，为血极；肤如虫行，体肉干黑，为肉极；肌无膏泽，目无精光，羸瘦肌痒，搔则为疮，为精极。然则内伤首言七情者，原病之所由起也；分言五劳者，明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推言六极者，穷病之所至极也。一言以蔽之，不外精、气、神三者而已矣。且夫精也、气也，人身之一阴一阳也；神者，又贯乎阴阳之中，相为交纽者也。

请征诸天地。天一生水，水降于下，其浊者凝而为土以成地，地所生之草木为地毛，石为地骨，金为石之君，亦地骨之类，火虽生于地，实即天之阳气蕴蓄于地中者。是天地者，太极一气之所化也。水为天之精，火为天之气，而火水默运于天地之间，时行物生，终而复始，又为天地之神。是天地者，亦精气神一气之所生生化化者也。天之神气，依地以为基；人之神气，依形体以为归宿。故朱子谓太极为阴含阳；邵子谓阳为阴之父，阴为阳之母。凡此皆言根阴根阳，相为交纽，而不可须臾离者也。以人言之，人身囫囵一个形躯，禀父母之精血凝结而成，犹水之澄清在下，其浊者凝聚为土以成地体。水为天一之原，水即人之天也。金为水源，水天本一气也，故天与水隔则为讼，水行天上则为需。水之浊者凝而为地，是地本水之渣滓凝结而成。故人后天生于先天，其形质皆为水类，内外百体，皆赖水养，而火即寓于水之内。包地之内外，皆天气也；包人之内外，皆阳气也。天之阳气，蕴蓄于地中；人之阳气，蕴蓄于肾中。天之阳气，天心默运于宇宙之间；人之阳气，人心默运于形体之间。人具百体，心生最先（西学谓妊胎二十日，心已成模）；百体先死，心

死最后。心本血结而成，血为水类。肾为先天，心尤为先天。心于卦为离，离即先天之乾，乾为天，心即天也。夫人形体皆属阴物，祇有心中一点真阳，得之有生之始，以为本性之灵，明生生之化机。所谓真阳者，心之神也。经虽有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智（水性活泼，故主智）之分，而要皆心之所之而有所主者也；虽有喜伤心、悲伤肺、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之分，而要皆心之动而有所累者也（观《大学》心有所忿懥云云便知）。古歌云：别有些儿奇又奇，心肾原来非坎离。此以身为坎为地，以心之神气为离为天。春山先生曰：夫人日间为人事纷扰，神气外用，不能内交心身，是为否。否者，疲也；否则为未济。夜间安寐，如万物归根，神气来复，内交心身，是为泰。泰者，安也，安则为既济，是为外坎离。人能动静交相养，使神气常交于心身，则真阳之气依形躯之阴以为归宿，心身之坎离交，而心肾之坎离自断无不交之理。阴阳交则平，不交则病，相离则死。故曰内伤百病，不外精、气、神三者而已矣；精、气、神三者，又不外神气与精交与不交二者而已矣！

请析言之。劳力者伤气，经所谓汗出喘息，内外皆越，劳则气耗是也。气耗则阳虚，阳虚必生内寒，内寒必生内湿。虚则气浮，脉多浮虚豁大，又或阳虚气陷，按之不鼓，沉细无力，故仲景谓脉虚为劳，脉大亦为劳。见证多怯寒、少气、自汗、喘乏、头眩、心悸、食减无味、腹胀飧泄、吞酸嗳腐、面黄而浮、反不觉瘦，或蒸蒸发热，必兼体倦、自汗，甚至中虚不运，不能砥柱中流，虚热上浮，吐血成碗、面黄、舌淡，而无热象。此等虚热，用劳者温之之法，如建中、保元、归脾之类，分轻重用之，所谓形不足者，补之以气是也。尤须息劳静养，复其耗散之气，自可就痊。否则阳虚不复，伤及真阳，阳痿精寒，寒精自滑，吸短偏卧，又须加温润甘平及血肉有情诸品，如枸杞、沙苑、菟丝、芦巴、制首乌、山药、扁豆、破故、鹿胶、羊肾、淡菜、海参之类，填补阴中之阳，以固脾胃；又或阳伤及阴，气不化精，湿转为燥，脉变短数、潮热、骨痛、上咳、下利。此自上损下，由肺及肾者也，若过胃泄泻，则治疗难矣。另有一种劳力伤气之病，因一时负重，偶然伤力，气逆于上，胸胁疼痛，甚则呼吸亦痛，咳嗽带红。此等伤气，宜用结者散之之法，如蒌皮、大贝、紫菀、杏仁、枇杷叶，轻降肺中逆气。吐红加苏子、三七汁、郁金汁、怀牛膝、丹参、藕汁之类，辛润以化之，与肺劳损气治法不同。

若劳心者伤神，又重于劳力伤气者也。或卷牍烦剧，或百计图谋，心神无片刻之静，心体无安养之时，由是君火内沸，销烁真阴，不但伤神，并能伤精，阳不依阴，自阴不潜阳，阴虚必生内热，内热必化内燥，脉多细涩，甚而数涩，或浮弦搏指，皆阴虚化刚之象。见证多惊悸、怔忡、心热、盗汗、虚烦不寐，甚则君火引动相火，伤及真阴，干咳、吐血、遗滑、淋浊、骨蒸潮热，诸证丛生。此亦自上损下，由心及肾者也。治法必以甘凉育阴，及血肉诸品，填补精液，如补心、固本、复脉、生脉、三才、六味、二至、二仙、五阴之类，随其轻重用之，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尤须安心静养，以后天真阴招摄先天真阳，俾心阳下交于肾，肾阴上交于心，阴平阳秘，乃克有济。

更有七情伤神之辈，为害尤甚。尝见情志怫郁，悲忧思虑过度，心阳郁结，而肝、脾、肺之气亦因之郁结。肝叶撑张，则为胀为痛，多怒多烦；脾不输精，肺不行水，则生痰生饮，嗳腐吞酸，食减化迟，大便作燥，不燥则泻。在初起时，宜用抑者散之之法。夫散非发散之谓，亦非辛香破耗之谓。如逍遥散法，不用散而用汤，减去白术，借柴胡之微辛以达之，酌加蒌皮、薤白、贝母、杏仁、柏子仁、当归、酸枣仁、远志、生谷芽之类，辛润以开之。诸仁皆阴中含阳，生机内寓，最能调畅心神。或再佐牡蛎、决明、龟板、鳖甲之类，咸柔以软之；桑叶、钗斛之类，微苦以清之。稍久则气结者血亦结，或纳谷不顺，或大便燥结，或咽中作梗（俗名梅核气）。此噎膈将成之候，又须加阿胶、肉苁蓉、枸杞、蔗汁、梨藕汁、牛乳、白蜜、韭汁、姜汁之类，甘润、辛润、咸润以流畅之。尤须怡情静养，庶可获效。乃世俗治法，往往见其气结，即用香附、元胡、木香、砂仁、青皮、厚朴、乌药诸燥药，以为辛香流

气。不知此无形之结，由于太虚之体默运无权，遂至窒碍不通，岂有用辛香破耗之药，重伤气血而能转为流畅之理？且结则营卫涩滞，气不运水，必然生痰生饮，或虽见自利，而艰涩不爽。此皆因结而燥，因燥而湿之见证，与阳虚化湿者有霄壤之分，又岂有用温燥之药而能治因燥致湿之理？往往愈治愈结，胀痛日增，气血益虚，默运之权益窒，由是成膈、成蛊、成劳，不治者多。不观诸《内经》乎！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传为息贲者，死不治。夫二阳，胃也。发心脾者，谓二阳之病，发于心脾者也。思为脾志，实本于心，故张鸡峰谓噎膈为神思间病。心脾气结，饮食渐减，病及二阳。阳明为多血之经，血乃水谷之精气，赖脾气以散输，奉心君而化赤。今心神受伤，困及其子，饮食不嗜，生化无资；冲脉上隶阳明，阳明虚则血海（冲为血海）干涩，是以不月。观女子不月，而男子少精可知。血虚则生热，热烁则化燥，肌肉干瘦，如风消物，故曰风消。心火无制，上烁肺金，金燥则不能运布水精以归正化，津液留于胸中，变为痰饮，咳嗽不已，传为息贲（气奔迫而为喘也），何治之有？此郁损心脾化燥之一端也。若悲怒恐惊，更易耗伤心肾肝胆精血，尤宜大剂润养，佐以镇摄神志，最忌耗散破削，致之不救。又见悲忧思虑过度，郁损心神。心主血，诸脉皆属于心，心气结而诸脉中营气自不能循其常度，将见始也气结，既也血结，结则隧道拘挛，往往腹中有硬块成形之患，肝胆经脉所过部位，有瘰疬成串之患，甚有生乳岩、结核、内疽、附骨、对口、发背等证。体干，故坚硬；内附筋骨，故不红肿；血燥，故溃后少脓；肌肉坚硬，故溃后生管，甚则成硬弦多骨之类。皆刚象也，皆燥征也，与湿热凝于肌肉，外生痈肿，易溃而多脓水者不同。凡人膈膜以上属天气，头为诸阳之会，背为阳中之太阳。凡对口、发背、偏枯、瘛疭之类，多属燥病。推原其故，多由郁损心神，耗及肝脾肾阴所致；又或因吸受天之燥邪而发，或因贪食煎燔及金石桂附诸燥药而发。经曰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癫，芳草发狂，不可不知。以上诸证，皆当以养营润燥为主，佐辛润以流气，参咸柔以软坚，投剂即安，屡验不爽。勿以脉络拘结为症瘕，妄用攻坚破积；勿以瘰疬为痰核，妄用行气消痰；勿以内疽为阴寒证，妄用辛燥破削。夫古人阴疽之称，谓其结于血分也，非谓其为阴寒也。或曰：寒则凝滞，冬月水泽腹坚，非寒结乎？曰：必水少而腹始坚，未有长江大河而腹坚者。且寒与燥同源，严寒干结之气，即是燥邪，故冬月地多坚白坼裂。坚为刚象，而非柔象，此固理之显见者也。试观王洪绪《外科全生集》中阳和二方，以大剂熟地、鹿胶润补为主，佐芥子之辛润，流通营气；熟地与麻黄并用，麻黄仅用十分之一，借以轻达卫气；因血结日久，阳气不得行于其间，故稍佐姜、桂之温。姜、桂气温热而体微润，在其人无热证者，服之神效，若稍见热证，则又宜速去姜、桂矣。凡此皆郁损心神，由气及血，化成燥证，散见于内外者也。若是者，心为君主之官，顾不重哉？

若劳、色伤精之辈，更有甚焉者。先动心以伤神，既劳力以伤气，终纵情以伤精。伤精则阴亏，阴亏则易动相火，愈动愈伤，一旦精、神、气三者皆耗，多致不起。脉证较劳心伤神者更重。治法亦不外填补真阴。但久则阴虚不复，真阴不能招摄真阳，真阳即不能归附真阴，由是龙火上炎，一火兴而五火炽，满腔皆虚阳充塞，而见颧红、面赤、喉干、咽痛、咳喘、音哑、五心如烙、筋急酸疼、骨痛如折、上咳、下利，种种危证。古法往往见龙雷飞越，用知、柏苦寒直折，非徒无益于真阴，而又戕害乎脾胃。春山先生曰：龙雷为水中之火，春夏湿升水旺之时，龙雷多动，雨势愈大，电光愈腾，必得西方风起，天之燥气下降，龙雷乃藏。介类禀乾金之燥气，得坎水之阴精，滋阴潜阳，较胜于丹溪用知、柏多多矣。古法又有用桂附六味，以为导龙归海，在阴不甚虚者，或阴虚夹寒湿者，暂用有效，若阴液大亏之人，再以刚燥耗阴，受其害者多矣。或曰：景岳先生云，丹田暖则火就燥，下元固则气归精，甘温能除大热，又何不可用之乎？曰：是也。夫阴中之阳，如温泉之气。试观温泉之气，其为燥阳之气乎？抑为雾露之溉乎？春日阳从地起，太和元气，且温且润，故草木得之含液而萌芽，肾气亦犹是也。知此则当拣体质温润者用之，质润属阴，气温属阳，

方与肾之本体相合。许学士云：补肾不若补脾。夫补脾非燥脾之谓，凡甘平、甘淡，皆能补脾。孙真人云：补脾不若补肾。夫补肾非凉肾之谓，凡清润、温润、平润而味甘者，皆能补肾中之脾胃。补脾、补肾，原两不相碍也。草木有汁则长青而不枯，人有液则长濡而不燥。欲作长明灯，须识添油法。古人岂欺我哉？此治内伤大法也。

然内伤藉资药石，以无情之草木，疗有情之形躯，犹落下乘。古称真心为大药，又有以心医心之法，乃是最妙上乘。盖七情、五劳，惟劳力伤气者，由辛苦而成，高年亏损者，由衰老所致，此外无不由心火妄动，耗散真阴而起。经曰：君火以明。谓其无形无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也。相火以位。谓宜安其位而不出也。火生于天而成于地，金、木、水、土中皆有之，但静则不见，动之则生。静中之火，自然之火，能生万物，经故曰少火生气。动中之火，搏击之火，能害万物，经故曰壮火食气。相火安位则不病，心君引动则为病。不独房劳能引动，一切人事烦劳，皆能引动。动则心病，心病则神病，神病则形病。人身一个囫囵形躯，百脉相通，内外贯彻，断无此虚彼实之理，不过略有先后轻重之分，故神、形每相继为病。心肾真阴，即被煎熬，而津、精、涕、唾、气、血、液七般阴物，以及形体之阴，无一不被煎熬。阴伤则病，阴尽则亡，相火无所归附，随君火同去而死矣。悲夫！世之患内伤者，趁此阴阳未离，早用养心功夫。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盖寡欲则心虚，虚则灵，灵则生神，神生气，气生精，精生形。常人由形生精，精生气，气生神，赖后天之真阴，招摄先天之真阳。此由神生气，气生精，精生形，本先天之真阳，以复后天之真阴，盖返还之道也。尝见养之日久，神与形交，坎离既济，遍身骨节历历有声，百脉既通，百病自愈，一息尚存，皆可复命，不独内病全消，即外邪亦不为患。一心疗万病，不假药多方。古人之言，洵足信也！

或曰：孩提之童，亦有不足之病，岂亦由心生乎？然赤子虽无心，良由父母气质薄弱，胎元早已有亏，况今元会气薄，少年知识早开，往往童子之病，亦多自心始（汪讱庵先生云：小儿喜怒悲恐，较之成人，更专且笃，不可不察）。人果能寡欲清心，喜怒哀乐，情不妄发，由是致中致和，天地位而万物育，岂徒为一身却病延年计乎？圣贤诚意正心学问在此，修身俟命功夫亦在此，然则养心之学，其所系岂浅鲜哉？

湿气论

盖闻坤土主湿，湿土寄旺四季，而春夏为甚，季夏为尤甚。人知避风寒，不知避湿。能避风寒，不能避湿者，以风寒伤人显而急，湿伤人隐而缓。隐则莫见，而受之也深；缓则不觉，而发之也迟。湿生于土，本气属阴，阴为寒湿，后乃渐化为湿热。然阴气必得阳气而后升，所以盛夏热甚湿生，万物皆润，溽暑蒸淫，自下而上，升于太虚，为云雾雨露，则湿之化气，又为阴中之阳。阴中之阳，为湿热、为温病，湿热、温病，固同气异名者。湿热为病，湿与热犹分为二；温病，湿与热直合为一，湿中有热，热中有湿，浊热粘腻，故谓之温。治之者，须要分别为本气，为化气，为分邪，为合邪，为外感，为内伤；于外感中，又须分别兼风、兼寒、兼暑之因；于外感、内伤中，又须分别湿多、热多、化燥、化火之变。

伤人身天气、地气之次第，入气分、血分之浅深。大抵湿之化气，多从上受，邪自口鼻吸入，故先伤天气，次及地气。经曰：伤于湿，首如裹。又曰：湿上甚为热。是也。湿之本气多从内受，总由脾肾阳虚，不能化水所致，故先伤地气，后及天气。经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肾主水，肾为胃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是也。湿之本气，又或从外受、下受，伤天气，并及地气。经曰：风湿之伤人也，气血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寒湿之伤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固，营血涩，卫气去。又曰：阴受湿气。又曰：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又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是也。

夫皮肤、肌肉、经络、筋骨，虽有形质，属地，而其空窍之运行，实皆天气主之，此天包乎地之说也。界乎人身天地之间者，则有膈膜。膈膜之下，肝、胆布焉，三焦（右肾旁三焦

膈)之经脉行焉,相火寄于肝、胆。湿邪伤肺、脾、胃之表(肺之表,皮肤也;脾之表,四肢也;胃之表,肌肉也),表属气分,故多兼少阳胆与三焦病;湿邪伤肺、脾、胃之里,里属血分,故多兼厥阴肝病。盖以肺与脾胃为湿热郁遏,则天气不得清肃下降,地气不得承顺下行,肝、胆、三焦适当其冲,上下为邪所阻,不得遂其条达之机,其所寄之相火,必与湿热同升为病,而见寒热往来、耳聋、口苦、干呕、胁痛、停饮膈痛等证。居乎人身前后之间者,又有膜原。膜原前近胸腹,后近腰脊,即上中下三焦之冲衢,人身半表半里之中道也。盖湿土郁蒸之气,湿中有热,热中有湿,其秽浊粘腻之邪,由地而上,从口鼻传入,直趋中道,流布三焦,故膜原为藏邪之渊薮,伏邪多发于此焉(邪伤毛窍经络之表与脏腑之里,皆随感随发,惟膜原空隙,如夹墙腹里一般,最易藏邪,逾时乃发,名曰伏邪。温,伏邪也。金之刘守真论温病主三焦,明吴又可又于三焦中揭出膜原。膜原本自《灵枢经》,二公之论,皆独超千古)。伏邪往往因风寒而发,得药开通肺气,在经之邪,从汗而解,暂觉病退,而半日一日之间,忽然转重。此无他,膜原湿热互酿之邪,从中而作。斯时也,必视其所传而药之。传表则从汗解;邪气遏伏重者,则从斑疹解;传里则依附胃肠糟粕,必从大便解。湿为浊邪,以浊归浊,故传里者居多。药之邪退,迟一二日,复作复传,反覆循环,往往经屡下而邪始尽,吴氏又可所谓九传是也。其进锐者其退速,其进缓者其退迟;在春夏发者退速,在秋冬发者退迟。愈期速者,两候(五日为一候)三候,迟者五七候不等。凡温病及伏暑晚发,暑湿疟、痢,多见如此,虚者尤甚。请析言之:

湿之化气,为阴中之阳,氤氲浊腻,故兼证最多,变迁最幻,愈期最缓。其见证也,面色混浊如油腻,口气浊腻不知味,或生甜水,舌苔白腻,膜原邪重则舌苔满布,厚如积粉,板贴不松,脉息模糊不清,或沉细似伏,断续不习(脉为邪遏,有似虚寒之象,误治为害匪轻),神多沉困嗜睡。斯时也,邪在气分,即当分别湿多热多。湿多者,无烦渴热象,天气为湿阻遏,不能外达下行,则必凛凛恶寒,甚而足冷,头目胀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转侧,肢节肌肉疼而且烦,腿足痛而且酸。胸痞者,湿闭清阳道路也;午后寒热,状若阴虚者,申、酉、戌时,金气主令,又湿邪本旺于阴分也;小便短涩黄热者,肺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天气病地气因而不利也;大便溏而不爽,或濡泻者,肺与大肠相表里,心与小肠相表里,天气病地气因而不调也。

治法总以轻开肺气为主,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湿气弥漫,本无形质,宜用体轻而味辛淡者治之,辛如杏仁、蔻仁、半夏、厚朴、藿梗,淡如苡仁、通草、茯苓、猪苓、泽泻之类。启上闸,开支河,导湿下行以为出路,湿去气通,布津于外,自然汗解。经曰:水郁折之。谓水上泛,折回而使之下也。贾真孙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兼风者,汗出、恶风;兼寒者,恶寒、无汗。前法酌加苏梗、桔梗,豆豉、葱白、生姜之类。邪在经络,一身掣痛,酌加桂枝、水炒防己、秦艽之类,以开毛窍经络之壅。兼暑者,面赤、口渴、心烦,前法去蔻仁,酌加扁豆花、鲜荷叶清香辟秽,连翘、山栀、滑石轻清微苦淡渗,以解暑湿热之结。热多者,及湿热合邪病温者,前论气色苔脉诸证毕见,更加神烦、口渴,亦用前辛淡法,酌加芦根、淡竹叶、滑石轻淡辛凉之类,清金泄热。肺得清肃之权,自能化湿热于无何有之乡;肺是人身天气,天气下降,浊邪焉有不降之理?或从汗解,或从小便解。湿热内郁时,溺赤而清;湿热下注,则溺赤而浑。湿热治肺,千古定论也。余氏春山曰:阳为湿郁,不能外达下行,每见恶寒、足冷,若拘伤寒恶寒之说,投以温散,其寒反甚,但用芦根、灯草甘淡通阳利窍,滚煎热服,下咽即觉热从外达,津津汗出而解。屡验不爽,此其证也。其有初起神烦而昏者,此湿热郁蒸过极,内蒙清窍,前辛凉淡法去蔻仁、厚朴,加细辛二三分、白芥子钱许,辛润行水开闭,合之芦根、滑石等味,轻清甘淡,泄热导湿,蒙蔽即开,亦屡验不爽。若初起神智模糊,不能言语,舌苔白腻,无热象者,此寒燥之气搏遏水湿,内蒙清窍。急用辛开淡渗法,如杏仁、牛蒡、桔梗、芥子、细辛、通草、茯苓、泽泻之类。其辛香辛燥升散诸品,切勿沾唇,即生姜辛润不燥,亦不可用,其性升故

也。红糖甘缓填中，糜粥浓厚腻邪，均在禁例。愈后亦须忌一二日。此病与痧麻、霍乱，治法、宜忌皆同。其大便不利者，用蒌皮、薤白辛滑流利气机，气机一开，大便自解，即汗亦自出，随证均可加入。假使不知湿家忌汗、忌升，汗则亡阳，升则上蔽；闭证忌燥、忌升，燥则闭而且结，升则蒙而益蒙。误以头身疼痛、恶寒、无汗、隐疹而用升散，如薄荷、苏叶、荆芥、防风、羌独活等味；误以湿蒙清窍痧麻、霍乱诸闭证，而用藿香叶、香薷、佩兰叶、蔻、砂、桂、姜等味。升散走窜、香燥浊烈，则是湿热之气，本是蒸腾，最易蒙蔽，而药复升之、燥之，必致未闭者闭，已闭者益闭，轻则多言谵语，重则神昏、烦躁，内窍闭极，则目瞑不言，目睛频转；亦必致肝、胆、三焦少火化为壮火，耳聋、干呕，甚则痉厥；又必致邪走皮肤肌肉，发疹发斑。兹不具论，论其化热。其化热也，气分邪热，郁遏灼津，尚未传入血分，面色红黄黑混，口气秽浊，舌苔黄腻，舌之边尖红紫欠津，或底白罩黄，混浊不清，重者厚而且满，板贴不松，脉息数滞不调，神烦口渴。温邪化热，多见此象；湿热合邪病温，初起时亦见此象。宜用前辛凉淡法，加以微苦，如连翘、山栀之类，或加姜水炒木通之苦辛，内通外达，表里两彻，以冀汗解。湿热交合，加半夏、姜水炒黄芩，重者加姜水炒黄连三四分，苦辛通降；渐欲化燥，加知母清滋肺金。肺气为湿热郁蒸，不能敷布水精外达下行，必见烦渴、多汗、斑疹、停饮等证。如热汗时出，大渴引饮，轻者用前辛凉微苦法，加花粉、银花之类；重者用白虎汤，辛凉重剂，清肺泄热，虚者加南沙参。盖湿热清肺，如溽暑炎蒸，金风骤起，顷刻湿收热退，如登清凉界中。其邪走皮肤发疹，邪走肌肉发斑，隐隐不见者，用杏仁、牛蒡、桔梗、蒌皮、大贝、银花、连翘、淡竹叶、通草之类，辛凉开达；最忌多用辛燥，如苏叶、薄荷、荆芥、柴胡之类。斑疹已出，热重者，用白虎汤酌加元参、银花、芦根以化之。其饮停胸膈者，必见胸膈闷痛、心烦、干呕、渴欲饮水、水入则吐等证。斯时须辨舌苔白腻，则属饮重，热因饮郁而生，宜辛淡化饮。辛能行水，辛润又不烁津，如芥子最妙，重者加细辛二三分尤妙；淡如通草、茯苓、猪苓、泽泻、苡仁之类，或用五苓散；清淡如滑石、淡竹叶、芦根之类。如饮热并重，湿热与气互结，舌苔黄腻，宜苦辛通降，佐以淡渗，如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去参、草、大枣，以姜汁炒芩、连代干姜，加通草、茯苓、瓜蒌皮、薤白等味；黄芩滑石汤、杏仁滑石汤、黄连温胆汤，均可选用。湿热遏郁肝、胆、三焦经脉，耳聋、干呕者，亦宜用上法苦辛开化。胁痛及欲痉者，加鳖甲、石决明、牡蛎以咸降之，既能柔肝，又能化湿，两不相悖。邪传心包，神昏谵烦，亦须辨舌苔，如舌苔黄腻，仍属气分湿热，内蒙包络，与前同一病因，宜用半夏泻心、陷胸等汤，或用杏仁、芥子、姜水炒木通、盐水炒黄连、连翘、滑石、芦根、淡竹叶、瓜蒌皮之类，辛润以通之，咸苦以降之，清淡以泄之，其湿热浊邪自化，其闭自开。凉膈散亦可间用(妙在用散)，宁上丸、普济丹亦效。更有邪传包络，化燥伤阴，神昏谵妄，舌赤无苔，此证与前证同一神昏，而虚实相反。前系舌苔黄腻，湿热明征；此系舌赤无苔，伤阴确据。斯时用药，最要空灵。神昏为内闭之象，闭则宜开；心宫乃虚灵之所，虚则忌实。宜犀角、鲜地黄、连翘、银花、郁金、鲜石菖蒲、芦根、梨汁、竹沥，和姜汁少许，滚煎热服；再用宁上丸或普济丹，开闭养阴，较牛黄至宝尤胜。地黄用鲜者，取其滑利。少加姜汁，凉药热饮，取其流通，此即阴阳开阖之理。芦根尤宜多用，轻清甘淡，两清金水，又能泄热化湿，从膀胱而解。如此治法，断无不效之理。心宫之邪，本属郁蒸之气，无质无形，最忌一派苦寒冰伏，阴柔浊腻，如三黄解毒、三黄地冬、犀角地黄、清营、清宫等汤，集而用之，有阖无开，毫无方义。今时习俗，尤误于温病伤阴之说，不知气分热郁灼津之理，每见舌绛，便用大剂阴柔，是浊热已遏上焦气分，又用浊药，两浊相合，逼令邪气深入膏肓，深入骨髓，遂成锢结不解之势。又或舌苔黄腻，明系气分湿热熏蒸，法宜苦辛开化，乃不用开化，而用大剂凉药，如三黄、白虎、三石、玉女煎之类，有阖无开，亦足逼令邪气深伏，邪伏则胃气不得上升，舌苔因之亦伏，转成舌绛无苔；见其舌绛无苔，又用犀角地黄、清宫、增液诸汤，更令邪气深伏，药愈清滋，舌肉愈燥、愈赤、愈黑，甚至音哑，神昏窍闭。斯时邪在心包，势必闭而益闭，变在须臾；若邪在膜原中

道，又必逼令下传肝肾，销烁真阴，阴涸乃毙，变期稍缓。二者均属难救。于难救之中而求救法，其邪闭心包者，酌用连翘、银花、芦根、梨汁、竹沥、姜汁、鲜石菖蒲之类，和宁上、普济丹丸以开之；邪入肝肾，神智尚清者，用复脉汤之类，屡进而垫托之，阴液托足，传送邪气，由里还表，从战汗而解（邪盛正虚，故汗必先战）。又有神昏、谵烦，舌苔黄燥、黑燥，而有质地，此胃肠实邪，地气壅闭，天气因之亦闭，宜承气汤急下其邪，以决壅闭。阴虚者，加鲜生地、元参、芦根清轻滑利之品，滋燥养阴足矣。若阴柔滋腻药多，虽用大黄，亦恐不解，是滋阴转致伤阴也。湿热化气，病人之天气及膈膜、肝、胆、三焦者如此。

湿热病天气，若脾肾不虚，即从天气而化，不致内传；若脾肾素虚，或误于药，或膜原之邪本重，皆令内传。邪既内传，不能还表，即从里治；从里治，最要辨其人之体质阴阳、湿多热多，即可知虚实之分。若其人色白而肥，肌肉柔脆，素有寒湿，此金水之质，其体属阴，湿邪不易化热，多病太阴脾土。病脾土，则舌苔腐白，或底白灰滑，见证多胸痞脘闷、不饥、不食、不便，或大便溏滑；或湿郁为热，走入肌肉，发为阴黄，黄而昏暗，如熏黄色，而无烦渴热象，或渐次化热，舌苔黄滑，口干而不多饮。其未化热者，宜苦辛淡温法，如除湿汤、吴氏加减正气散之类；已化热者，宜苦辛淡清法，如加减正气散加清药、温胆汤、清热渗湿汤之类。发黄，酌加茵陈、黄柏、栀子之类。斯病也，若误以脘闷等证为食滞，而消之、下之，则脾阳下陷，湿邪内渍，转成洞泄、胀满诸病，如是则又当急救脾肾之阳，用寒湿门方法治之。若其人苍赤而瘦，肌肉坚实，素有湿热、肝热，此木火之质，其体属阳，湿邪最易化热，多病阳明胃土。病胃土，又要分别有形质与无形质，若无形湿热，与气相搏，舌苔黄滑而无质地，或有质地而黄腻，见证多呕逆、心烦、口渴、间有谵语、胸脘痞闷，按之不痛；或湿热瘀遏，走入肌肉，发为阳黄，黄而鲜明，如橘皮色。法宜苦辛通降，如黄芩滑石汤、半夏泻心等汤，量加瓜蒌以通之。阴虚者，加以育阴。如舌苔黄厚，脉息沉数，中脘按之微痛不硬，大便不解，此无形湿热与有形渣滓相搏，按之不硬，多似败酱色溏粪，宜兼用酒煮大黄为丸，缓化而行，重者加熟大黄、元明粉磨荡而行。设使大剂攻下，走而不守，则必宿垢不行，反行稀水，徒伤正气，变成坏证。若舌苔黄如沉香色，或黄黑而燥，脉沉实而小，甚者沉微似伏，四肢发厥，或渴喜热饮，此皆里热不通之象，酌用三承气汤急下之。中脘痞满按痛，邪在胃腑，宜小承气汤。当脐及少腹按痛，邪在小肠，胃脘下口及脐两旁按痛，邪在大肠，热结旁流，按之硬痛，必有燥矢，均宜调胃承气汤咸苦下之。脘腹均按痛，痞、满、燥、实、坚悉具，痞满为湿热气结，燥实坚为燥矢，甚则上蒸心包，下烁肝、肾，烦躁、谵语、舌卷、囊缩，宜大承气汤急下之。阴伤者加鲜生地、元参、知母、芦根之类足矣。盖速下其邪，即所以存津液也。少腹按痛，大便色黑如漆，反觉易行，其人喜笑若狂，是肠胃蓄血，上干包络，小便色黑自利，是膀胱蓄血，均宜桃仁承气汤急下之，或合犀角鲜地黄汤，以清包络。发黄、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蒿汤下之。其有气虚甚而邪实者，宜参黄汤；阴亏甚而邪实者，宜护胃承气汤去芒硝，或增液承气汤下之；即虚极不任下者，宜用鲜生地汁、小生地汁、元参、知母、瓜蒌、麻仁、蜂蜜、梨汁，稍加姜汁之类，滑以去著，辛以润燥。慎勿当下不下，徒用滋腻，俾邪无出路，转致伤阴；亦勿迟回顾虑，致令失下，虚人尤不可失，失则邪愈盛、正愈衰，后即欲下而不可得矣。更有邪热化燥，伤及肾阴，旦慧夕剧，面少华色，或邪伤肝之经脉，发痉、发厥，审其有热无结，则又惟有酌用增液、二甲复脉等汤，养阴托邪而已。又有发黄、小便不利而渴、腹不满者，及热入膀胱，小便涩痛者，桂苓甘露饮最妙。其或病遗滑，湿热袭入精窍，小便涩痛者，甘露饮加龟板、石决明、芦根，一面养阴，一面化湿，两不相悖。湿热化气，病人之地气者又如此。

至于暑，即湿热合邪，酝酿为害，与前证无异。伏暑及伏暑晚发，较春夏温病来势稍缓，而病实重。初起微寒发热，午后较重，状似疟疾，而不分明；继而但热不寒，热甚于夜，天明得汗，身热稍退，而胸腹之热不除，日日如是，往往五七候始解。推此病之由，总缘阴虚之质，夏月汗多伤液，内舍空虚，阳浮于外，暑湿合邪，深踞膜原，夏月伏阴在内，阳邪

处于阴所，相安无事，然虽暂无患，必有焦烦、少寐、饮食少纳，面少华色之象，秋来阳气渐敛，邪与正争而病作矣。初起邪在气分，必须分别湿多热多，尤须知此病从阴虚而得，邪热一传阴分，即当以育阴养液托邪为第一义。余前谓阴柔滋腻不可误用者，谓邪在肺经气分，气为邪郁，不能敷布水精，而见烦渴、舌赤诸燥象，自当轻清开化，若用阴柔，则肺气愈遏，金不生水，燥必转甚，邪近心宫。邪闭心宫，亦当轻虚开泄，若用阴柔，则心气愈遏，邪无出路，闭必益甚；邪已传里，即当攻下，若但用阴柔，是扬汤止沸，非釜底抽薪。此皆不当用之者也。余岂谓阴柔养液之不可用乎？况伏暑本由阴虚得乎！虽然，亦自有辨伏暑有湿多，有热多。湿多者，舌苔白腻，或变黄黑，而舌边仍白，脉息模糊，口干不喜饮，宜用前辛淡法，忌用凉药；热多者，舌苔黄滑，或黄腻，脉息细数而遏，口干频饮而不能多，宜用前辛凉淡法。邪在膈膜上下，乃表传里之渐，舌苔黄腻而厚，胸痞、脘闷、干呕、心烦、口渴，乃湿热与气相搏，虽近乎里，却仍在气分，宜用前辛苦通降法。邪传心包，用宁上丸开法。若传及肝、肾，见有阴虚诸证，即宜加养液，如南北沙参、元参、细生地、麦冬、鲜石斛、玉竹、龟板、阿胶之类。邪未传里时，寒已退而热不解者，亦用此法。若邪已传里，而入血分，暑湿无形之热，与有形糟粕相搏，舌苔黄腻而厚，脘腹按痛，大便不解，或虽解血多，或虽多而仍觉不爽，宜于辛苦剂中，加熟大黄、瓜蒌缓通之，或酒煮大黄为丸缓化之，往往服一二钱，大解一次，再服再解，不服不解，如此服五七次，行五七次，而邪始尽。非病者多食之过也，亦非宿滞之多也，乃膜原伏有暑湿，脾胃因散输不力，小肠亦变化机迟，所进谷食，皆化糟粕，不化津液，所以屡解不尽。暑湿本属浊邪，以浊附浊，胶滞缠绵，焉能脱然而解？若初起误用辛散，传里又误用峻下，必致亡阴，变成神昏、痉厥、脱厥不救。其有里邪已尽，热仍不退者，审其舌无多苔，或苔薄而无质地，则一以育阴养液托邪为主，如北沙参、大生地、玉竹、元参、麦冬、龟板之类；虚甚而神气消索，无热象者，甘凉犹不中窾，宜用甘平甘润之剂，如六味地黄汤、复脉汤之类，频进而垫托之，切勿见其不效，中途易法，致令不救。往往上焦之邪，因中无砥柱，内舍空虚，乘虚内陷，得育阴垫托，从中、下焦血分，复还气分，发白痦而解。白痦细小，色白有水，多发于胸腹、缺盆、肩颈、肘臂部位。白者肺之色，水者湿之气，所发部位，皆属肺经所行之地，若枯白无水，则又为阴涸之象。亦有育阴垫托，由里还表，邪从汗解，将欲汗时，脉必浮缓，苔必宣松，汗解后，舌苔有即退者，有迟一二日始退者，必得苔净、脉静、身凉，舌之两旁生薄白新苔，方为邪尽。一切外邪、伏邪，均系如此。

更有妇女经水适断、适来，而病温者，热入血室，旦明夕昧，夜更神昏，低声呓语，如见鬼状，甚有当面与言，若罔闻知，而户外之事，反能闻之见之者，人咸以为怪，而非怪也。盖肝藏魂，肺藏魄，魄强者魂乃安。今热入血室，血液耗尽，肝为将军之官，最恶血燥，肝血既燥，又加水竭金枯，肾水不足以涵濡，肺金不足以灌溉，肝遂不能自藏其魂，而飞扬外越，名曰离魂。离魂则出入无时，故户外之事，皆能闻且见之也。又有病者自觉己身化作两人并卧者，亦离魂所致。虚劳等证，往往如此。治法一以大剂甘润育阴为主。初病势入血室，仲景尝用小柴胡汤领邪外出，余尝以青蒿易柴胡，加生地、当归、元参、麦冬养血养阴，山栀、泽泻导血室之邪，下行膀胱，以为出路。有瘀少腹按痛者，加赤芍、桃仁、鳖甲、龟板化瘀滋阴；暑未尽者，黄芩、半夏苦辛化邪。最忌攻下，即有实邪，亦必审其舌苔黄燥而有质地，脘腹按痛，大便不解，或经水适来，邪搏瘀停，少腹板痛，或大便色黑如漆，实有热结、停瘀见证，方可用桃仁承气汤下之，尤须加生地、当归、元参、麦冬养血滋阴，以固其本。盖水浅者舟停，水足则舟自行也。妇人产后病温，亦当如此。其有产前病温者，见有里证，当下则下。盖胎因邪不安，去邪即是安胎，但宜加养血药。

又有暑湿合邪病疟，或伏暑晚发，转为疟疾，此与寻常疟疾不同，脉苔见证，皆与伏暑无异，但作止有期，病势较减，治法与伏暑无异，亦要分别湿多热多，酌用辛淡、辛凉、辛苦等剂。按暑湿疟邪，伏于膜原半表半里，与少阳半表半里无涉。今时概用小柴胡汤，

不独不效，往往致肝胆相火与湿热同升为病，而见发呕、发痉、发惊等证。夫伤寒病邪在少阳，寒热往来，是寒已而热，热已而寒，往来不断，而无止期，故曰“往来”，不曰“来往”。暑湿疟疾，先寒后热。卫气行于膜原，入与阴争，外无所卫，则恶寒；出与阳争，阴无所护，则发热。热后汗出即退，是寒来热往，作止有时，与少阳之寒热往来无止期者，大相径庭。又有一种伏暑疟疾，详载《内经》。经曰：当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又曰：痎疟皆生于风。又曰：夏伤于暑，秋成痎疟。又曰：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营气之所舍也（此指暑热），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作。其篇首论畜作有时，先寒后热。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阳并于阴（卫气内行于营），则阴实（卫气在内）而阳虚（卫气内行于营，外无所卫，故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巨阳（即太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胜（卫气复出于外）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饮冷。观暑伤营、风湿伤卫之说，又与暑湿合邪，深伏膜原者不同。观营气之所舍一语，明指半表半里之营分，非但指少阳一经可知。观阴阳相移，及三阳俱虚之说，更非但指少阳一经可知。古今来谓疟疾但属少阳经病者，一误解于寒热往来，再误解于半表半里。夫寒热往来，即终而复始之意，已明辨之，再言半表半里。夫少阳经，乃人身两侧面之半表半里；营舍属经脉，乃皮肤内肠胃外之半表半里；膜原乃人身前后间空隙处之半表半里。部位不同，病邪亦异，是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或曰：脉、苔、证、治当何如？曰：暑湿合并为浊邪，脉必模糊，苔必浊腻，寒热作止，不甚分明，治法与伏暑无异。其暑热伤营，风湿伤卫者，是营分暑热本重，卫分又感风湿，卫气行营，并而后发，脉必浮弦而数，苔必淡白、滑白而不腻，重者舌肉必深红，先寒后热，寒轻热重，后渐不寒而热。夫浮弦为风象，弦而数乃暑热在营，为卫分风湿所搏，邪正交争，欲出而不得出之象。治宜桂枝白虎汤，疏卫清营；卫分邪重者，用桂枝汤，疏卫护营。其当暑汗不出而成疟者，是夏月当风取凉，以水灌汗，逼令暑邪深入，不复汗而伤于内，脉必浮弦，发时亦必弦数。《脉诀》谓弦为阴脉。弦数不尽属热，乃营分之邪欲出而不得出之象，苔亦必淡白、滑白而不腻，但舌肉不深红，先寒后热，寒重热轻，后方转为寒轻热重。治宜桂枝甘草汤疏卫为主，营热卫寒两重者，桂枝汤疏卫护营，若风寒遏郁卫分较甚者，用小柴胡汤，领邪出外也可，即用三阳表药，领邪外出亦可。

凡夏月风寒伏暑，秋成痢疾者，虽病各不同，而究其由来，同属暑为凉伏，因秋风而发，皆从疟例治之，用小柴胡汤亦无不可。喻氏嘉言治痢用小柴胡仓廪汤，逆流挽舟，即此意也。

又有湿郁成霍乱者，吐泻、腹痛、恶寒、头身均痛，此非寒也，乃湿胜耳！三阴痎疟，亦因湿胜而得，但痎疟为湿郁脾经，其势缓；霍乱为湿闭气机，其势急。肺为湿闭，则各脏腑之本气亦闭，气闭则不能行水，清气不得下行，浊气转而上干，清浊混淆，霍乱乃作；脉必沉细而遏，甚则沉伏；苔必水白白腻，重者舌肉亦水白而不红活。此病最忌升散温燥以及甘药，然间有服温药而愈者，乃湿未化热者耳！若屡进必误。夫温燥之品，助浊气上干一也；六气皆从火化，霍乱泻多亡阴，化燥最速二也。法宜五苓散去苍术，化膀胱之气，以导下流，尤须加辛通下达之品，以开气闭，气为水母，气开乃能行水。夫辛通下达，无过细辛，细辛润而细，故能开达；次则芥子，芥子辛润而圆，故能流走；再次则杏仁、牛蒡子，仁也，子也，皆寓生机者也，能开表又能通里。杭郡塘栖痧药及丹平散，所以灵效者，皆细辛之力居多。余屡验不爽，但不宜多用，其功大者，其力必猛，不可不知。

再以外感寒湿言之。寒湿为湿之本气，本气为阴邪。其见证也，恶寒战（身战）栗（心栗），周身疼痛，或外邪郁遏内热，疼而且烦，但舌苔白滑，不渴不饮，内无热象，故为寒

湿。必须分别伤表伤里，表虚里虚，化热化燥。表虽属毛窍经脉，而肺实统之；里虽指各脏腑，而肾实主之。其湿兼风寒伤表也，虽当发汗，但忌发之太猛，犯湿家忌汗之戒。《金匮》云：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发其汗，汗大出者，风气去，湿气在，亦不愈。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盖风为阳邪，轻浮易去；湿为阴邪，凝滞难驱。微微似欲汗出，即经所谓"溃形以为汗"是也（妙在"溃"字，有浸润透彻之义）。又曰：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益剧，名风湿。此病伤于寒，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可与麻杏苡甘汤。又曰：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麻黄加术，缓中燥湿，一发一补，即微微似欲汗出，风湿俱去之意也。唐宋以后诸方，或不用麻黄，或用麻黄，并杂用薄荷、苏叶、荆、防、羌、独升燥走窜之甚于麻黄者，皆由于未尝药辨性之故。夫麻黄诚不可多用，若当用而用，止三四分，则较胜于杂用他药者多矣。即或不用，而以杏仁、苏梗代之，原无不可，但勿杂用升燥走窜药，致湿邪内蒙包络，变为神昏，下伤肝胆，变为痉厥，则善矣。书曰：湿家忌汗，汗多则亡阳（汗为心液，汗多则心阳受伤，太阳不能外卫，故脱）。又曰：湿家忌汗，发汗则病痉（汗多血耗，肝无所养，故痉）。洵不诬也。其寒湿伤里也，以利小便为主，最忌误下。《金匮》云：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此名湿痹。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夫关节烦疼，虽属表湿，郁而生热，而脉沉细，小便不利，大便快，湿在里者居多，故即从里治，利其小便。又曰：湿家但头汗出，背强，欲覆被向火，若下之早则哕；或胸满，小便不利，舌上白苔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热为寒搏，故渴欲饮水而不能饮，口燥而烦。按湿家本多汗，头汗出者，寒气凝敛于上也；背强，欲覆被向火者，太阳经脉行身之背，为寒湿相搏也；哕而胸满者，误下虚气上逆也；小便不利者，误下津液内竭也。下后里虚，上焦阳气陷入下焦，为丹田有热；舌苔白滑，误下表寒陷入胸中，为胸中有寒；惟丹田有热，则渴欲饮水；惟胸中有寒湿，虽得水而不能饮，但口燥而烦也。又曰：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盖湿在表，下之则虚其里，额为诸阳之会，额上汗出，孤阳无根而上脱也；微喘，里热不守而上逆也；小便自遗，或下利者，阴气不藏而下泄也；阴阳脱离，故死。观此可知在里之寒湿，宜利而不宜下也明矣。其湿合风寒伤人，致表虚里虚者，表虚则固表，里虚则温阳。盖固表则阳气外卫，阴气自消；温阳则离照当空，阴霾自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理固有一定者也。故仲景治风湿，脉浮、身重，见其汗出、恶风，知为表虚，主防己黄芪汤，疏而固之；治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转侧，不呕，不渴（里无邪也），见其脉浮虚而涩，知为阳虚，主桂枝附子汤，和而温之；若大便坚，小便自利者，知在内之津液不足，主桂枝去桂加白术汤，温而润之（甜术生用，气虽燥而质润，既能胜湿，又不伤津）；治风湿相搏，骨节疼痛烦掣，不得屈伸，近之痛剧，小便不利，或身微肿，见其汗出、气短、恶风不欲去衣，知为表里两虚，主甘草附子汤，温以化之。此汉儒医学也。继此而知之者，则惟有喻氏嘉言。其曰：人身阳盛则轻矫，湿盛则重著，乃有身重如山，百脉痛楚，不能转侧，此犹不用附子回阳胜湿，更欲何待？在表之湿，其有可汗者，附子合桂枝汤，驱之外出；在里之湿，其有可下者，附子合细辛、大黄，驱之下出；在中之湿，附子合白术温中燥脾。然则喻氏之学，其直登张氏之堂也乎！更有湿化为热者，如经所谓风、寒、湿三气杂至，沓合而成痹。本论又合风、寒、湿、热四气名湿痹，是始则湿与风、寒合，继则湿与热合。湿与热合，又当用辛凉淡法，如苍术白虎汤、治痹防己汤，或细辛、石膏并用，俾天气清肃下降，则经络湿热自随之以降，而痹者通矣。又有湿热化燥者，如经所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又曰：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经热则痹，络热则痿。又曰：肺叶焦萎，则病痿躄之类。湿化为燥，燥中犹有余湿，须治湿不碍燥，如防己汤中加龟板、决明、牡蛎、金钗石斛之类；化燥而无余湿，须治燥不动湿，如熟地炭、苁蓉、枸杞、玉竹、沙参、制首乌、胡麻之类。乃世俗治拘挛等证，惯用木瓜，且盛称其养筋、舒筋之功。抑知木瓜味酸涩而质燥，断无养筋、舒筋之理。此说创自明人，《神农本草》原无是解，宜陈氏修园非之。更有

藤属，如络石藤、海风藤、薜荔藤等味，惯用以治痹，抑知此类藤属，辛燥走窜，穿经破络，化热化燥，愈服愈痛。夫湿为寒搏，寒搏则燥生，初起即当辛润、温润以解外燥，参以淡渗治湿；湿热化燥，即当治以清润，重者清润不效，又当治以湿润。即以痹论，痹为湿痹，治湿为本，风寒兼之，方合圣经治病求本之旨。若谓藉以引经，彼桂枝、桑枝、当归、牛膝诸品，不独引经，且能流利关节，不较胜于藤属多多乎？

再以内伤湿热言之。其病天气也，肺伤湿热，清肃不行，或多自汗，或成肤肿，或淋闭，或火泻，或痢如西瓜水等证，如溽暑蒸腾，必得凉风至、白露降，溽暑乃收，且上窍一开，下窍自注。治法不外辛淡、清淡，如白虎汤、甘露饮加杏仁、芥子、苡仁、通草之类。其病地气也，湿热伤脾胃之阴，上而熏蒸肺肝，下而壅塞二肠、膀胱，或生痰、生饮，或吞酸、吐酸，或呕逆、吐泻，或土壅木遏，山有风而成蛊，或下寒上闭，天地隔而成否，或湿热滞于中，而为噤口痢疾，或水湿溢于外，而为皮肤水肿。土属杂气，为病最多。治法总不外辛通苦降，如五泻心汤、二妙散、清热渗湿汤、资生丸、六君加黄连、鳖甲、泽泻、姜汁、竹沥之类。其有痞满呕逆，上下不通者，乘其初起，元气未衰，投控涎丹十余粒通之，或用小温中丸数服化之，及早图治，切勿养痈，致贻后患。其由中土而病及下焦也，或湿热伤肾，水不济火而为梦遗、为黄浊；传入大肠，而为痢；或湿热伤肝，流入筋脉而为疝；或湿热伤脾，而为泄泻。治法亦不外苦辛淡渗，如猪肚丸、知柏生地黄汤、宣清导浊汤、黄芩芍药汤、渗湿断下汤、桂苓甘露饮、五苓散、牡蛎泽泻散之类。其有化燥者，始为湿热，继又阴虚，上实下虚，火升痰涌，或胸痞、胁满，或喘嗽、眩晕，或四肢乏力，或周身疼痛，或血溢、便闭，或面赤、足冷，或痿痹、瘫废。治法又与寻常湿热不同，若淡渗燥湿，必致真阴下竭，若柔腻滋阴，又助痰湿上壅，务使燥润得宜，刚柔并济，如知柏地黄丸、虎潜丸之类。复有阴阳两虚，真元下衰，湿热上盛，乘于内则痰热喘满、眩晕，溢于外则肢体疼重、麻木，如此则将有类中之虞，如痰厥昏仆、舌强语涩、口角流涎、口眼㖞斜、半身不遂等证。宜用刘守真地黄饮子，多加姜汁、竹沥送下，或服黑锡丹一分，服后半日许，乘其气息稍平，急进大剂参汤，和竹沥、姜汁、童便分服之。若过此时，则痰火复升，补气之药难于突入重围矣。其喘满多热汗者，急进生脉散以摄阴气；喘满多冷汗者，急进参附汤以回阳气，或用理阴煎以收摄阴阳二气。治湿热化燥，有如此者。

再以内伤寒湿言之。或因于天，或因于人，或外无所因，而湿从内起。因于天者，久雨湿胜，外湿引动内湿；因于人者，夏月纳凉饮冷，或嗜食茶酒瓜果，急者当时为患，缓者秋后乃发；外无所因者，乃水谷之湿，停蓄于中。三者之原，总由阳虚不能输水所致。其病天气也，肺阳伤则水冷，金寒气不化水，有霾雾蔽空之象；肺阳遏，心阳亦为其所掩，有阴云蔽日之象。或水泛高原，为喘满，为痰嗽；或饮邪凌心，为心悸；或上干于头，为眩晕、呕吐。治法以辛淡为主，表轻者六安煎，表重者小青龙汤，有汗小青龙去麻黄，或如苓桂术甘、苓桂术姜、外台茯苓饮之类。其阳虚湿重，及喘满多冷汗者，又非参附汤、真武汤回阳胜湿不克，即前所谓离照当空，阴霾乃退之义。其病地气也，脾胃阳伤，水多土滥。脾阳伤则见脘痞、腹胀、腹痛、肿胀、便溏、洞泄、三阴疟疟等证，法宜温中燥湿，如附子理中、真武等汤之类；胃阳伤则见脘胀、呕逆、不饥、不食、不便等证，法宜辛温淡渗，如平胃散、胃苓汤、除湿汤之类。亦有湿郁化热，舌苔先白滑灰滑，而后转黄燥，口渴不饥，小便涩痛，大便坚实，即古称湿火是也。治法又宜苦辛凉淡，如半夏泻心等汤。要之，湿为阴邪，伤人之阳也，得理之常；伤人之阴也，乃势之变。其病地气，而及地中之水、火、木也。肾阳虚，则三焦不能化水渗入膀胱，而见湿痢、滑泄、五更泄泻、腰腿酸痛等证。邪水旺一分，则真水亏一分。治法以温肾阳、泄膀胱为主。温肾阳，即所以生脾土；泄膀胱，即所以安肾阳。温肾阳，如真武汤、金匮肾气汤、参茸汤之类。泄膀胱，如五苓散之类。其病肝木者何？盖木赖水生，水多则木泛，木泛则不得遂其生发之性，而疏泄无权，枢转不力，即《内经》所谓风湿交争，风不胜湿之意。治法宜逍遥散、小柴胡汤、补中益气、调中益气等

汤，以复其风木之性，则水随气转，由决渎入州都，而汩滥者治矣。此治内伤寒湿之大较也。学者博览群书，自知所论不诬矣。

燥气论

经云：燥胜则干。干为涩滞不通之疾。其病有外感、内伤之因，寒燥、燥热之异，伤人气分、血分之次第浅深，皆辨之不可不早辨也。邵新甫曰：外感之燥，首伤上焦气分，气分失治，则延及血分；内伤之燥，乃人之本病，由于精血下夺而成，或因偏饵燥药所致，病从下焦阴分先起，下焦失治，则槁及乎上，喘咳、痿厥、三消、噎膈之萌，总由于此。治法：外感之燥，津液结于上而为患者，结者必使之开解，非辛润流利气机不可；内伤之燥，精血竭于下而为患者，竭者必使之复盈，非柔润静药，及血肉有情者以滋填之不可。大抵是病用药，最忌者苦涩，最喜者甘柔。此其大较也。独是外感、内伤宜分，寒燥、燥热尤不可混。夫因寒而燥，为燥之化气；由燥而热，乃燥之本气。人但知燥热为燥之常，而不知寒燥为燥之变，无怪乎其辛燥升散，动辄得咎也。不观诸《内经》乎？经曰：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善呕，心胁痛不能转侧，治以苦温（苦当是微苦，如杏仁之类，取其通降。温当是温润，非温燥升散之类）。此《内经》治寒燥之正法也。又曰：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癫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隘塞而咳。据此经文，亦指凉燥搏束而言。《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沈目南曰：盛夏暑热薰蒸，人身汗出溱溱，肌肤潮润而不燥，冬月严凝肃杀，人身干槁燥冽，故深秋燥气行，人体肺金应之，肌肤亦燥。此亦指寒燥而言。寒燥如此，温燥可知。

夫乾金主燥，于时为秋，然秋不遽燥也。秋分以后，渐至大凉，露寒霜肃，清气搏激，燥乃行令。燥从天降，首伤肺金，肺主一身气化，气为燥郁，清肃不行，机关不利，势必干咳连声、胸胁牵痛、不能转侧、胸憋气逆喘急、干呕。又或气为燥郁，不能行水，水停膈上，则必口渴思饮、饮水即吐、烦闷不宁、气为燥郁，不能布津，则必寒热无汗、口鼻唇舌起燥、嗌喉干疼。又或气为燥郁，内外皆壅，则必一身尽痛；肺主皮毛，甚至皮肤干疼、手不可按、凛凛恶寒、甚而肢厥，虽覆以重裘不温，颇似阴寒之象。又或气为燥郁，治节无权，中宫水饮不能屈曲输于膀胱，而直注于大肠，则必腹痛、泄泻，甚者挥霍撩乱、上吐下泻、脉伏肢凉，又似阴寒寒湿之象。夏受暑燥，亦多病此。但燥气干滞，所泻必艰涩难行，与湿泻、热泻之倾肠滑利者不同。吐泻甚则津液内夺，柔化为刚，肠燥拘急，有似硬梗，按之痛甚，踡曲难伸，任（脉）失荣养，当脐上下按之坚硬，动跃震手；冲（脉）失荣养，脐之两旁按之坚硬，动跃震手。此皆燥极见证，切勿认为积滞，误行攻下。又或经络失于荣养，拘挛掣痛，俗名转筋，立时阴亡液涸，目陷肉销，面青肤黑，舌中肉剥，神明昏乱，阴夺于内，阳无依附，遂至肢厥身冷，汗出如珠，内闭外脱不救。又或肺燥直逼大肠（肺与大肠同属燥金），而成肠澼（俗名痢疾）；燥郁气机，则肠垢下而色白；燥伤血络，则血渗大肠而色红（肠中本无血，所行之血，乃肠间经络之血渗入大肠）、肠中切痛、痛而后行、里急后重、艰涩不通、行后稍止，气机终觉不利，糟粕又或结为燥粪。与湿痢之痛缓酸坠，而不里急艰涩，大便溏而多者有别。

凡此燥病，多生于阴亏之辈，劳苦之人，夏月炎蒸，液为汗耗，水竭金枯，里气已燥，以燥感燥，同气相求，最为易易。唐孙思邈真人制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合为生脉散，本属阴柔之品，乃制为散，润药燥服之，既可得药之形质，缓化于内，又不腻气机。古人立法，周密如此）。使人夏月服之，以保肺金，治未病也。奈何汉唐以后，医道失传，不知人生天地间，外感内伤，千变万化，总不外天地阴阳之气，即不外天地燥湿之气。乃世于湿气，犹多发明，而于燥气，未能详究，所以每遇外感，浑曰风寒，不辨其为风燥、为风湿、为寒燥、为寒湿，至暑燥初起，与寒燥相似，更不之辨。但见寒热、无汗、头身疼痛、咳嗽、呕吐、胸满气逆等证，辄用辛燥升散，见有胸憋，便曰感寒停滞，并用苦燥破滞，轻则

用苏、薄、荆、防，重则用羌、独、芎、芷，在夏月则用香薷、藿香，至青皮、枳壳、山查等味，亦惯行佐用。试思以上诸药，其为辛润乎？抑为辛燥乎？其在夹湿者，用之犹可，若是风燥、寒燥之邪，则以燥治燥，变证必然蜂起，将见燥邪窜入肌肉则发斑，窜入皮肤则发疹，窜入营分则舌赤无苔，神乱谵烦。斯时也，见其邪入营分，又用一派苦寒清火、柔腻滋阴，逼令燥邪深入心包，深入骨髓。入心包则神烦意乱（烦属心肺），轻则多言，重则谵语，闭极则神明昏乱，呓语不休，目睛频转；入肾则燥，循衣摸席，扬手掷足；阴液耗极则口噤齿龂，身强发痉，内闭外脱，不可救援。又或上焦气分之邪未开，法宜辛润开达，或津液聚于胸膈为痰，阻结气分，正在心下硬痛，法宜苦辛通降，如小陷胸汤、半夏泻心汤、温胆汤、三子汤之类，对病发药，方能获效。乃不用开化，妄用大剂攻下，气为邪搏，不能传送，正粪不行，但行稀水，徒伤气血；又或邪已传里，迁延不下，致成脏结，虽下不行。若是者，始而以燥治燥，致邪走窜；继而苦寒冰伏、阴柔滋腻，致邪闭结；终而误下失下，致邪实正虚，轻者重，重者死。盖不知凡几，其为可慨，不亦甚乎？

又见习俗，遇有霍乱，不辨燥湿，但见腹痛吐泻，辄用藿香正气散，甚有用香、砂、桂、附、吴萸诸燥药，其在湿邪，自可冀以温中止泻，若是燥邪，不独泻不能止，必致耗液亡阴，内闭外脱，或上焦之邪，走入中下，气分之邪，走入营分，每见大便下红，形如血臀，遂不可救。

又见习俗，遇有肠澼，不辨燥湿，辄用败毒散升阳、芍药汤通里。其在风湿致痢，用败毒散升阳转气，逆流挽舟，自可获效；湿热致痢，用芍药汤酸苦泄热、苦辛通降，亦可获效。若是燥邪，治以辛燥、苦燥，必致伤及血液，剥尽肠膏。如此类推，不可枚举。

或曰：治法何如？曰：病有燥湿，药有燥润；病有风燥、寒燥、暑燥、燥火、燥郁夹湿之分，药有辛润、温润、清润、咸润、燥润兼施之别。且六气之邪，初无形质，以气伤气，首先犯肺，必用轻药，乃可开通，汗出而解。经曰：轻可去实，信不诬也。况人之汗，为津液所化，而汗之出，乃气机所传。一经感邪，阻遏肺气，气为邪阻，不能布津外通毛窍，故身无汗、寒热、疼痛；气为邪阻，不能布津上濡清窍，下通胃肠，故口干、舌燥、胸满、气逆、二便不调。治者当辨燥湿二气何气致病？所兼何邪（兼风、兼寒、兼暑）？所化何邪（化火、未化火）？所夹何邪（夹水、夹痰、夹食、夹本病）？对病发药，使之开通（开字横看，是由肺外达皮毛，与升散之向上行者不同。通字竖看，是由肺下达胃肠，通润、通和，皆谓之通，非专指攻下言也），邪一开通，津液流行，而汗自解，何必泥定风药发汗耶？且风药不独不能发汗，反耗伤津液，绝其化汗之源，尚冀其化汗耶？

以燥气论，燥邪初起，在未化热时，宜用辛润开达气机，如杏仁、牛蒡、桔梗之属。兼寒加以温润，如豆豉、前胡、姜、葱之类；邪机闭遏，加以通润，如白芥子、细辛之类；咳嗽不止，胸前懑闷，加苏子、紫菀、百部之类，辛中带润，自不伤津。而且辛润又能行水，燥夹湿者宜之；辛润又能开闭，内外闭遏者宜之。其里气不和者，佐以瓜蒌皮、鲜薤白之类，辛滑流利气机，气机一通，大便自解，浊邪解而清邪失所依附，亦必化汗而解。其化热者，于辛润剂中，酌加清润轻虚之品二三味，如梨皮、蔗皮、梨汁、蔗汁、荸荠、芦根、石膏、知母、川贝母、南沙参、桑叶、菊花、银花、花粉之类，以泄其热，热泄则清肃令行，气机流利，亦必化汗而解。其阴虚者，于辛润剂中，酌加生地、元参、沙参、麻仁、黑脂麻、蜂蜜之类，养阴润肠，但不宜多用，恐腻著邪气。其夹湿者，于辛润剂中，酌加蔻仁、通草、茯苓、半夏之类，辛淡渗湿，亦不宜多用，恐燥伤津液。其夹湿而化热者，于辛润剂中，酌加滑石、淡竹叶之清渗，连翘、山栀之微苦微燥，重者酌加姜汁炒木通，炒芩、连之类，苦降辛通，开化湿热。其邪已传里，依附胃肠渣滓者，则攻下一法，又未可缓施，但下宜适中，不可太过。观仲景用大承气汤，一剂分为三服，视其进退用之，以药力不及，犹可再服，药力太过，不可挽回。其用心之细，有如此者。且上焦邪气开通，天气下降，地气自随之以运行，又何必峻下为能乎？此治外燥之大法也。

或又曰：误药不可以救乎？曰：难也，药病相反也。燥邪用燥药，一相反也；肺喜清肃，而药用浊烈，二相反也；肺主下降，而药用升散，三相反也；燥邪属气，以气伤气，原无形质，而且肺为轻虚之脏，膻中为空灵之所，苦寒沉降，阴柔滞腻，气浊味厚，病未闭而药闭之，病已闭而药复闭之，四相反也；气分之邪未开，而津液又被下夺，五相反也。一病而五相反，不死何待？燥邪本易化热，今误被辛燥升散、寒凉冰伏、阴柔滋腻，不得再用热药挽之，惟有用余氏普济丹、宁上丸，养液开闭，以回万一。曰：辛燥、寒凉、阴柔三者之弊，如此其甚，其不可以一用乎？而又非也。降佐以升（降非攻破，乃辛润流通，使之自降。升非升散，不过用微燥之品数分，以和格拒而已），开佐以阖（凡寒凉阴柔，皆是阖机），君臣佐使，配合得宜，亦何不可？夫天地阴阳之道，即升降开阖之道，人苟知此，立方自错综变化，神妙不测矣。

又有内寒燥一证，考《医垒元戎》尝用温热药治之，如桂、附、硫黄、良姜、巴豆之属，然彼系治北方之人，感受大寒，寒结于内，卒然腹痛，不曾化热，乃用热药为丸，以通寒结。此偶用之方，非常法也。刘河间曰：燥本属秋阴，异于寒湿，而同于风热，热甚则液耗风生，肝主风木、主筋，肺不清肃下降，则津液聚于胸膈而为痰饮，不归正化以润其筋。其为病，有经脉劲强而口噤者，燥甚干涩收敛故也；有经脉拘急，或时恶寒，或善伸数欠，脉浮数而弦者，燥气怫郁，里气不舒故也；有脾胃干涸成消渴者，燥劫胃津故也；有风痫发作，痴疯、昏冒、僵仆者，燥甚化风涎，溢胸膈，因燥生湿故也（外燥昏闭，亦多由此）。至于中风筋缓不收，与诸腠郁病痿，似与劲切紧涩相反，而其为燥则同，特其燥之甚焉耳！观秋深燥甚，草木有枯缩而不伸者，亦有萎落而不收者，其理可悟矣！夫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行，燥则血液衰少，而气不流畅，缓纵不收，必然之理。孙一奎曰：燥旺于秋，然必秋分已后，清气行而万物乃燥，燥属金，金属西方之气，在人为肺。乃运气以卯酉为阳明燥金司天，而不言肺者何也？盖以肺脉起于中焦，津液出于中焦故也。彼医经统旨谓燥是阳明所化，亦是故耳！沈明生曰：《内经》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盖为燥兼风热而化，言风热而燥在其中矣！燥兼风化者，经曰：风能胜湿，湿去则燥生，在人则风能烁液，液去则燥生，燥伤肺金，金不胜水，而病及肝木，故中风筋脉动弦、风痫口噤、收敛急切诸病生；燥兼热化者，《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始也火烁金而燥乃成，既也金不生水而燥益甚，故消谷善饥、胃槁噎膈、二便闭塞、枯涸燥裂诸病又生。由热生风，由风生燥，燥又生热，循环胜复，至于髓液俱枯，燥非浅患明矣！

推致燥之由，有因于天者，有因于人者。阳明燥金司天，或久旱无雨，燥化大行，伤及肺金，此因于天者也；七情不节，气结、神伤、精损，及病时汗、吐、下太过，或久劳风日之中，频近炉火之旁，或食味辛热太过，或虚劳误投温燥，与夫服食家久服金石之品，皆能燥伤津液，此因于人者也。然究其本源，皆缘血液不足所致。盖阴血虚则不能营运乎百体，津液耗则不能滋养乎三焦（指上、中、下三焦言）。由是邪热怫郁，燥变多端，或燥于外而皮肤皴裂，或燥于内而精血枯涸，燥于上则咽鼻干疼，燥于下则便溺闭结，兼热则手足痿，化风则痫痉作，实而燥热必发颠狂，虚而燥热必致劳咳，燥伤肺金不能敷布水精，则又停痰停饮，燥中夹湿而为噎膈。因燥致病，何可胜言！

治燥之法，当观釜沸之理。血譬诸汤，气譬诸火。若火猛汤沸，而为实邪，则当沃薪灭焰，使不涸竭，张太守所谓急下阳明以存津液者此也；若沸久将干，则又当益水胜火，使不上僭，王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又按经云：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谓之死阴。死阴者，谓心肺真阴枯涸，真阳亦衰，寒从中起，气不化液，肺之阴气已死也。景岳曾以八味丸、归脾汤合一搐绅而愈。又如大便闭结，食少，脉微，谓之阴结，以半硫丸治之而愈。是皆血枯气涩，阴伤及阳，不能运化蒸变，如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闭塞而成冬者然。此因虚而寒，因寒而燥，则又当改清润为温润矣。知经知权，知常知变，乃不愧为司命焉！

喻嘉言曰：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夫六气配四时，风于时为春，暑于时为夏，燥于时为秋，寒于时为冬。湿生于土，土寄旺四时，而季夏十八日为尤旺。窃谓《内经》原文，当是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特传写者，误于暑字下、湿字上，脱略数字耳！盖秋伤于燥，理之决然而无可疑者也。经又谓咳不止而出白血者死。白血谓色浅红，似肉似肺，乃肺脏消削之验。然则病机云：诸气臜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二条指燥病言明甚。至左胠胁痛，不能转侧，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腰痛惊骇，筋挛，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目眯眦疮，则又燥病之本于肝而散见不一者也，而要皆秋伤于燥之征也。奈何解者不知病机篇之偶有脱误，竟指燥病为湿病，显与经旨背而驰哉！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肺燥之由来者远矣！苟其人肾水得上交于心，则心火自得下交于肾，水火既济，何伤肺之有？即或肾水不足，而胃中津液犹足以协济上供，肺亦不至过燥也。若中下之泽既竭，而高源之水，犹得措于不倾，此必无之事矣。经又云：二阳结，谓之消。是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热结而精血不荣，致成消渴，舌肉赤裂，大渴引饮，与膈消义同，治膈消用白虎如人参汤，清燥救肺。观此可知诸气臜郁、诸痿喘呕之属肺燥者，用之亦无不合矣。《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二阳，阳明胃也。发于心脾者，谓二阳之病发于心、脾者也。心藏神，脾藏意，心之所发而有所主者谓之意，脾虽藏意，实本于心。思则脾气结而心气亦结，心气结而心血亦结，燥从中起，伤及阳明，阳明主肌肉。风消者，肌肉如风消削也。息贲者，息有音而上贲不下，乃因肺气虚不能下归于肾，肾气虚不能上纳乎肺也。脏腑阴液，销亡殆尽，故直断之曰死不治。

柯韵伯论痉湿异同曰：病机一十九条，独缺燥病，若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愚窃疑之，即本论亦自有痉湿之分，且曰太阳病（寒伤太阳经），发汗太过，因致痉，则痉之属燥无疑矣。彼诸痉属湿之说，其传写之误乎？抑湿化为燥乎？夫痉乃血虚筋急之状。按六气皆足以致痉。风寒之痉，乃清气搏激所致。暑湿之痉，或风寒搏激暑湿所致，或暑湿壅遏所致，或暑湿化燥所致，或发汗太过所致。其搏激壅遏者，非辛润、温润以解之不可；其化燥者，及发汗太过者，非清润、甘润、温润以濡之不可。又按六经痉病，各有部位：身以后者属太阳，头项强急，腰脊反折，髀不可曲，腘筋如结，皆其证也；身以前者属阳明，头面动摇，口噤齿龂，缺盆纽痛，腿脚挛急，皆其证也；身之侧者属少阳，口眼歪邪，手足牵引，两胁拘急，半身不遂，皆其证也；腹内拘急，或因吐泻而四肢拘急，属太阴；恶寒踡卧，尻以代踵，脊以代头，俯不能仰，属少阴；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里急，阴中拘挛，膝筋拘急，属厥阴。然六经部位虽不同，而要皆归于燥。但当辨燥之所因（因寒、因风、因风寒束搏、暑湿壅遏）所化（风寒化燥、暑湿化燥），以治其原，加引经药，以为之使，不必泥定经络，逐末而忘其本也。其因风寒搏激致痉者，其证发热、恶寒、无汗、气上冲胸、小便不利，其脉坚紧，其状强直而口噤，此得之天气，即经所谓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是也，勇猛无汗，故曰刚痉；其因暑湿壅遏致痉者，其证发热、有汗、而不恶寒，其脉沉迟、模糊不清、往来不利，其状项强几几，此得之地气，即经所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是也，奕弱有汗，故名柔痉。仲景治因于风者君葛根，甘凉以治风之动，而又清润治燥也（风阳化热乃可用，若风寒搏束，又非所宜）；治因于湿热者君瓜蒌根，苦降以决湿之壅，而又凉润治燥也。一药而两用之，不惟不相碍，且可相济，学者所当隅反也。且夫善医者，必用视观察之法，而辨于其微，辨于其早，以治未病。如项强而痛，即痉之一端，观此便知是太阳经脉血虚，而预防之。如《伤寒论》云：脉浮、自汗、心烦、恶寒、而脚挛急，知痉之将作，与以桂枝汤则厥，与以芍药甘草汤则其脚自伸。甘草甘以缓急，芍药微润微苦，治燥而不腻邪。仲圣用药，非若后人之顾此失彼也。乃习俗见此，不独不能豫防，而且误作风治，辛散发汗，助阳耗阴，将见项背强直、口噤齿龂、腿脚挛急、卧不著席，诸证生矣。此无他，不审虚实故也。夫治痉之法，当分虚实，而究其所因。其因血虚发痉、妄治发痉者，亟用清和濡润，以柔化刚之

法。其虚甚者，金寒水冷，气结津枯，清润又非所宜，必得温润、甘润，如苁蓉、枸杞、熟地、阿胶、玉竹、鹿胶、菟丝子之类，方为中窾。以清润犹禀清秋凉寒之气，甘润、温润，乃得春和煦育之机。虚燥治法，大率类此。嗟乎！虚实殊途，生死反掌，学者所当辨于其微，辨于其早也已！

论张仲景《伤寒论》

汉张太守仲景著《伤寒》一书，立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随病之变迁用之，千变万化，灵妙无穷，万病皆当仿之为法，不可仅作伤寒书读也。乃后之注是书者，五十余家，移前易后，互相訾议，迄无定论。愚按是书，当分两大段看法，其前一段为表寒而作，寒为天地燥结之气，燥故化火也速，寒气从外收敛，搏束气机，津液不行，故停湿者多；后一段为里寒而作，里寒或由外直中于内，或虚则寒自内生，总不外脾肾阳虚，阳虚则不独不能御寒，而且脾阳虚则不能散精，肾阳虚则不能行水，不能散精行水，故化湿者多，化火者少。其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也。观其论中，曰胸中，曰心中，曰心下，曰胸胁下，曰胃中，曰腹中，曰少腹，虽未明言三焦，较言三焦者更细也。人身一小天地，膈膜以上，天气主之，肺与心也。膈膜以下，地气主之，脾、胃、二肠、膀胱、三焦、肾也。界乎天地之间者为膈膜，膈膜乃肝、胆部位，如地之有树木者然。行乎肌肉之里，筋骨之外，以运行血脉者为经络，如地之有脉络沟渠，以通天气者然。从膈下而上，上至胸，旁至胁，皆清气与津液往来之所，其病不外痰涎水饮，为邪所击搏，与气相结，由胃中脘及腹中，下抵少腹，乃有渣滓秽浊之物，邪气得以依附之，而成下证。一为清阳，一为浊阴，人身所以为一小天地也。观仲景先师所立方、法，确就邪伤人身之天地者治之，六经固不爽毫厘，三焦亦不逾分寸，千古医圣之称，舍仲景其谁与归？

以太阳论，太阳经脉行背，背者胸中之府，胸中为肺之外廓，肺主皮毛。凡邪从太阳入者，必自毛窍始，且六经之气，皆天气所运行，未有经气郁而天气不郁者。故《伤寒论》云：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痛、恶风、无汗而喘。又曰：喘而胸满，剧者必衄，衄乃解。夫头痛以下，皆太阳见证；喘而胸满，乃邪阻肺气不舒也；衄者，寒燥化热，热甚动血，由肺之清道出也；衄解与汗解同，故曰衄乃解。经言太阳，固明明兼言肺矣。且邪由皮毛而肌肉，由肌肉而经脉，一层收近一层，是横入。邪由外横入，药由内横托，故用轻虚之麻黄汤，由肺化汗外达皮毛，以出肺之空窍，即以出太阳之门户（经云：轻可去实。又云：薄则发泄，厚则发热。麻黄体极空虚，气味俱薄，轻薄、上浮、空虚、外达，太阳药，即肺药也，故用以为君，即以为使。桂枝辛温微润，主温肌肉，枝亦横达，故以为臣。杏仁质润，微辛微苦，苦重于辛，开而能降，且仁含生意，又能入心化汗。炙甘草微润而甘，能缓药性于上，故以为佐。方虽四味，神妙无穷，奈后世舍而不用，偏用羌、独、荆、薄辛燥浊烈之品，不知厚则发热，服之徒增烦躁。且麻黄主开，是横力；羌、独等主升，是竖力。肺主天气，天气宜开、宜降，而不宜升，故羌、独等味，自《神农本经》已有之，但非为治伤寒、温病设也，仲景所以不一用之）。若发汗，汗不出而烦躁者，此邪郁热生，内灼肺津也，用大青龙汤，辛凉润以解之（麻黄汤加石膏、姜、枣。麻黄、生姜、石膏并用，神妙已极。汤名青龙者，以龙为水族，行津发汗之义也）。其有表邪未解，搏束在里之湿热，走于肌肤发黄者，麻黄连翘赤小豆生梓皮汤，辛凉燥以解之。其有发汗后，汗出而喘，或饮水多而喘，此表邪虽解未尽，肺中尚有留邪，与水邪相搏，故取麻杏甘膏汤，辛凉解表，表解则水邪自从汗而出。若停水之重者，发热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而咳、而喘、或噎、或渴、或不渴，或大便利，或小便不利，一派皆停水见证，主小青龙汤（麻、桂开表，芍、草护营，尤妙在细辛之辛润行水，半夏之辛滑降逆，干姜、五味子并用，温肺阳而固肺阴，无微不到，真神剂

也。方下对证加减，亦毫厘不爽。微利者，去麻黄，加菟花；渴者，去半夏，加瓜蒌根；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喘者，去麻黄，加杏仁；误饮冷水，令汗大出，寒水相搏，其人噎者，去麻黄，加附子）。盖汗为水类，肺为水源。汗不解则邪搏肺气，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以致水停肺胃之间。若不开表而徒利水，无以解其搏束；若一味开表，而不用辛以行水，又无以祛其水邪。此方升中有降，开中有阖，真如神龙，变化不测，后人何曾梦得？论曰：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颈不强，寸脉浮微，或脉乍紧，或手足厥冷，胸中痞硬，气上冲咽。不得息者，此胸中有寒也，当吐之（药后探吐），宜瓜蒂散。夫所谓寒者，即寒饮也。观《神农本草》瓜蒂、赤小豆吐下胸腹中水邪可知。更有汗、吐、下后，正气不运，痰涎结气留于心胸之间，扰动清阳，虚烦不寐，剧者反复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吐之（药后探吐，栀子轻虚上浮，微苦泄热，豆豉本蒸晒酝酿而成，故能宣发蕴蓄之痰涎结气）。若心中懊侬饥不能食，但头汗出（阳邪在上，欲泄不得），或烦热汗出，胸中窒者，胸满而喘者，心中结痛者，则皆主以栀豉宣化，而不用探吐之法，以汗出故也。他如呕者，栀豉生姜汤；虚者，栀子甘草汤；误下微烦者，栀子干姜汤；湿热发黄者，栀子柏皮汤；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枳实汤；食复者，枳实栀豉汤；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大一块（此二汤，治心中，并治腹中）。观麻杏甘膏以下诸汤，皆兼治胸中心中水饮、痰涎、结气者也。所谓六经不外三焦者如此，所谓寒燥搏湿者如此。而未已也，更有六七日发热不解而烦，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名曰水逆，此表邪未解，里又停水，其人无恶寒见证，与小青龙证有别，但发热不解，又不可不兼治，主以五苓散（桂枝、白术、茯苓、猪苓、泽泻）。多饮暖水，汗出愈。盖取方中桂枝，化膀胱之气，又能解肌，一药而两用之者也。他如发汗后，水停胸中不下，烦渴，小便不利，或因误下而痞，口燥烦渴，小便不利，或病本应汗，而反以冷水浴之，致水气结于皮肤肌肉之间，肉上粟起，意欲饮水（意欲二字宜玩，是欲饮而又不饮之意），而反不渴，皆与五苓散，导胸中水邪，从小便解。若阳明发热，渴欲饮水，用猪苓汤，是不取五苓散中之桂枝解表、化气，而取猪苓汤中之阿胶、滑石润燥清热矣（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胶）。若少阴下利，咳而呕，心烦不得眠（停水见证），用文蛤散，引心下湿热从小便出，以文蛤燥湿清热，又能滋阴，一举而三善备焉。又有汗出不渴者，水邪外溢也，厥而心下悸者，水邪凌心也，皆主以茯苓甘草汤，镇水邪下降；不尔，汗多则亡阳，水由心下入胃则作利也。凡此皆治膀胱邪者也。夫膀胱为至下之腑，而见证多在心肺之间者，以金为水源，金郁则不输水，水上逆则克火，故见证如此。所谓寒燥搏湿，病见膈上者，又如此。

若太阳中风（中即伤也），又自有说。夫太阳中风，为寒中之风，由毛窍仅袭肌肉，虽由太阳（穴道）、太阴（毛窍）门户而来，而未入于经脉之中。见证鼻鸣、干呕，肺气虽亦被伤，而未甚遏郁，所以脉来阳浮（寸）阴弱（尺）。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恶风未有不恶寒者，但恶寒甚轻，非若伤寒及阴经之甚也）、翕翕发热（翕翕，鸟羽掀张之貌。状其在外之热势，非若阳明蒸蒸发热之由里出也）。此卫分有邪，不能卫外，又不能护营，营气不共，卫气和谐之象。卫行脉外，主温肌肉、肥腠理（腠，谓津液渗泄之所。理，谓文理会逢之所），所以主桂枝汤，取桂枝、甘草、生姜温卫，芍药、甘草、大枣护营，营卫两和，病自可已，服后须臾，歠热稀粥，以助药力，温覆取染染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以汗多动营，汗从营出，卫邪仍在故也。凡解肌法，皆当如此，与伤寒发汗不同，与温病由里达表亦不同。若发汗太过，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津液少之故），此卫分表邪未尽，而又有津脱阳虚之象，主桂枝加附子汤，疏卫护营，回阳止汗。若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小腹上冲，如豚奔者然）。宜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取桂枝多则味重下达，不独御寒，且能为膀胱化气也。若下后脉促，胸满，中虚而表邪仍在者，主桂枝去芍药汤。下后阳虚微恶寒者，主桂枝加芍药加附子汤。下后微喘，及未经下而自喘者，皆表未解故

也，宜解表兼消痰降逆，主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其有阳脉涩，阴脉弦者，当腹中急痛，此太阴土虚，肝木来乘故也，先与小建中汤（即桂枝汤加饴糖），取大甘以和中土；治太阴不差者，即转而治少阳，与小柴胡汤，疏土中之木。若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表未尽而里已虚者，主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汗为心液，多则心气虚，主桂枝甘草汤。若其人恶寒，振振欲擗地者，则阳虚已极，不能制水，又非用真武汤不克。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主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化膀胱之气，以镇水邪。太阳病八九日，过经不解，发热恶寒，一日二三度发如疟状，但其人不呕，非少阳证，清便自调，无里热证，此余邪未尽，主桂麻各半汤，轻剂解之。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用汗、吐、下法。其有面有热色，身痒者，此微邪在皮肤中，欲自出不得，亦主以此汤，取其小汗。若身痒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久虚也，又不可用。汗后形如疟，日再发，微邪未尽者，当汗出愈，主桂枝二麻黄一汤微解之。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者，主桂枝二越婢一汤，辛凉解之（越婢汤：麻黄、石膏、甘草、生姜、大枣）。服桂枝汤后，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此停饮也，主桂枝去桂加苓术汤。伤寒脉浮，宜以汗解，医误用火迫汗，遂致亡阳、惊狂、起卧不安者（此火迫其胸中之阳，与少阴汗出之亡阴迥别，故不用四逆回阳，而用安神镇摄），主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镇惊彻痰。又有误用火灸，致邪无出路，火气上逆，阴气独治于下，腰以下重而痹者，此名火逆，主桂枝甘草龙牡汤，和阴镇逆（此证心无痰闭，故不用蜀漆）。本太阳证，医反下之，引邪入太阴，腹满时痛，主桂枝加芍药汤，以敛太阴之邪。若大实痛者，乃邪气结于太阴，主桂枝加大黄汤，导邪出阳明之腑。凡此皆卫分肌腠之邪，因误汗、误下、误火致生诸变，表邪犹未尽去，故皆从桂枝汤随证加减，以救其误，非依经正治之方也。其有卫分肌腠之邪，虽未入太阳经脉之中，而已逼近经脉之侧。见证恶寒汗出，又多项背强几几（伸颈之貌，因强所致）一条。汗出则邪未入经脉，不得用麻黄，而项背几几，邪近经脉，又非桂枝所能达，主桂枝加葛根汤，取葛根辛甘微润，气味俱薄，鼓舞胃气上行，随桂枝外达。若无汗者，及阳明病，目痛、鼻干、不得眠者，或太阳阳明合病，自下利者，主葛根汤（即桂枝汤加葛根、麻黄）。不下利而呕者，葛根加半夏汤。夫葛根汤中虽有麻黄，其意恰重在葛根，取其升胃中清阳以止利，辛甘凉润以清热。若太阳伤风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喘而汗出，此表邪未解，热又陷里，主葛根黄芩黄连汤（方中有甘草），取辛凉解表升清，苦寒入肠，燥湿、泄热、坚阴，此表里兼治法也。

按桂枝、葛根二汤，一和营卫，一治阳明，不尽关乎肺矣！然治阳明亦有重在肺者，如论中云：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脉洪大，此表里俱热（里热伤津，未与宿滞相搏，故未见中焦下证），主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虚者白虎加人参汤。若伤寒解后，余热未清，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即人参白虎汤去知母，加竹叶、半夏、麦冬）。夫白虎，西方金也，汗多液耗，阳明火炽，肺金被焚，必得虎啸风生，亢热乃解，此肺胃子母同治，又重在清燥救肺，俾天气清肃下降乃愈。

界乎人身天地之间者，则有膈膜，膈下胁肋，肝胆布焉，胆属少阳。阳明不治，则必传少阳，则病胸胁；胸胁为清阳之道路，津液升降之所，邪热传此，必有痰涎水饮与清气搏结，故见证甚多，治法不一。论曰：伤寒往来寒热（寒已而热，热已而寒，不似太阳之寒时亦热，热时亦寒也）、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木邪干土）、心烦、喜呕（木气上逆）、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少阳热邪）、或不渴、或小便不利（有痰涎蓄饮）、或咳（肺有留饮）、或心下悸（痰饮）、或胁下痞硬（水饮与气相结）、或腹中痛（木郁克土）、身有微热（太阳邪未尽），主小柴胡汤（柴胡禀仲春之气，得微辛之味，气味俱薄，功专升达少阳胸胁寒热结气，并能疏肠中邪气，故用以为君；臣以半夏、黄芩之降，生姜之辛，苦降辛通，与湿热痰热最宜；其参、草、大枣，因表里无邪，用作佐铺，截邪入里之路，若表里稍有邪者，人参即不宜用，观加减法便知。论曰：胸中烦者，去人参，加瓜蒌实。不呕者，去半夏。渴者，去

半夏，加花粉、人参。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黄芩，加茯苓。不渴，表有微热，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似汗。愈咳者，去人参、生姜，加干姜、五味）。他如妇人经水适断，热入血室，寒热发作有时，如疟状者，亦主小柴胡汤。又有经水适来，表邪内陷，热入血室，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期门在乳头直下，第二肋端。以同身寸法验之，去乳头约四寸。此厥阴、阴维之会）。其最重者，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法当无犯胃气及中、上二焦（不可汗，不可下），必自愈。又有太阳、少阳合病，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以上太阳证）、微呕、心下支结（以下少阳证），主柴胡桂枝汤（小柴胡与桂枝汤并为一方），和而达之。又有少阳与阳明腑合病，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或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复下利者，均主大柴胡汤，表里两解之（即小柴胡去人参，加芍药、枳实、大黄）。若胸胁满而呕（少阳证），日晡潮热（胃腑邪实），已而微利（未大结实），小柴胡加芒硝汤软荡之。又有下后邪陷胸心，兼及胃腑，阻郁清阳，膀胱湿郁不化，以致胸满（少阳）、烦惊（心）、谵语（胃）、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能转侧（膀胱蓄湿），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小柴胡去甘草，加龙、牡、铅丹、大黄、桂枝、茯苓）。又有误汗、误下，表邪内陷胸胁，阻遏清阳，阳气上越，里有寒热，以致寒热往来，胸胁满，微结，心下烦（皆少阳证），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阳气上越），柴桂干姜汤主之（柴胡、桂枝、干姜、黄芩、牡蛎、花粉、甘草）。二者见证错杂，故药亦错杂，真神妙无方剂也。凡此皆治胸胁、心中、少阳分野者也。

若夫心下见证，又有不同者。论曰：病发于阳（发热、恶寒），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无热、恶寒），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痞气。所以成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夫结胸有热结，有寒结，总不外痰涎蓄水，搏束清阳之气，结于心胃之间（心下胃上），病属有形，故痛而硬。痞气，寒热、虚实夹杂为病。又有湿热痰涎阻遏清阳之气，留于心胃之间。病属有形而无形，故但满而不痛。结胸，非攻其蓄水不可；痞气，非若辛寒热并用、消补兼施不可。此大小陷胸、泻心诸汤之所由立也。然结胸、痞气诸剂，必表邪已解，乃可用之。若心下痞而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里，先用桂枝汤解表，表解再行治里，或用五苓散两解表里亦可。试详言之：其湿热、痰涎小结胸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小陷胸汤主之（黄连、半夏、瓜蒌实）。其蓄水结胸者，头痛（清阳被阻），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下利（皆蓄水见证）、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芫花、甘遂、大戟为末，共一钱匕，约今秤三分，以十枣煎汤和服，得快下利）。其蓄水与实热互结胸者，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甚者，舌燥而渴（胸有蓄饮，热不得泄，故燥而渴。前五苓散治燥渴，亦与此同意）、日晡小有潮热（胃腑有邪）、从心上至少腹硬满、痛不可近（虽上下皆痛，而根由心上而起）。又有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也，但头汗出者，此热为水郁，不得发泄，若小便不利，水无出路，身必发黄，故并以大陷胸汤主之（甘遂末一钱匕，大黄、芒硝煎汤和服）。又有结胸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主大陷胸丸缓下之（大黄、芒硝、葶苈子、杏仁，和如弹丸一枚，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煎服。一宿乃下，不下再服，取下为效。用丸缓下，取其不伤津液）。又寒水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白散（桔梗、贝母、巴霜为末，服半钱匕，羸者减之。病在膈上者必吐，有膈下者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不止进冷粥一杯。巴豆之性，得热则行，得冷则止）。若夫痞气，有因误下而成者，有因汗后邪未尽而成者。盖汗为水类，邪汗未尽，水湿与热停于膈下，亦能作痞。其痞有水邪较重者，汗解后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生姜泻心汤主之，取辛以行水之意（生姜、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甘草、大枣）。有胃虚较重者，误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安，医复误下之，其痞益甚，此胃中虚，客气挟痰热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取甘以补虚缓逆之意（甘草、黄芩、半夏、干姜、黄连、大枣）。又有呕而发热，柴胡汤证，医反下之，柴胡

证仍在者，仍与柴胡汤，必蒸蒸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即今所谓战汗是也。邪正相争而出，虚人多有之）。若无柴胡证，但心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半夏泻心汤主之，取辛以燥湿之意（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甘草、大枣）。又有脉浮而紧，邪在表也，医误下之，紧反入里（沉紧），则作痞，热结气分，内无水邪，故痞而按之自濡，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取苦以泻热之意，妙在麻沸汤（滚汤）泡汁，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热。又有心下痞，复恶寒汗出者，此阳虚也，附子泻心汤主之，取温阳止汗之意。妙在浓煎附子，轻泡大黄、黄芩、黄连，盖扶阳欲其热而性重，开痞欲其生而性轻也。凡此皆治心下见证者也。他如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表邪陷入），腹痛欲呕，与黄连汤（即半夏泻心汤去黄芩，加桂枝达邪出外）。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黄芩、芍药、甘草、大枣），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误下寒格吐下，食入即吐，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此三者，皆寒热、湿热、虚实夹杂为病，与泻心同一方法。又有发汗后邪气已去，腹中胀满（湿气），与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泄湿补虚，此又虚邪入腹中治法也。

若夫膈膜以下，病及地气，不外胃中、腹中、少腹三者而已。夫胃为中土，藏垢纳污，万物皆归焉，故邪入胃腑，即不能外达，必从下解，或邪热与胃肠渣滓搏结，或邪热与膀胱血结，或邪热夹湿郁极走于肌肉，致身发黄。匪直此也，阳明腑实，必病及三阴。胃脾相为表里，太阴脾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咽干；当腑属少阴，少阴肾脉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少腹属厥阴，厥阴肝脉络于肝，循阴器，故烦满囊缩。三阴属脏，五脏藏而不泻，其可泻者，惟胃肠而已，此承气诸汤所由立也。承气云者，谓承天气以平地气者也。亦有邪由阳明经（"经"字宜著眼）传太阴经，由太阴而少阴而厥阴，成可温之证者，此寒湿重者也，详见里寒条下，兹不具论。第以阳明腑实，必审其确实证见，如腑实则日晡（未、申时，阳明主令）。必有潮热，或如疟状。其热未潮者，里未结也；其发热微恶寒者，表未解也：皆不可与承气。即腹大满不通，仅可与小承气（厚朴、枳实、大黄）微和胃气，勿令大下。若日晡潮热，或手足濈然汗出（四肢为诸阳之本，汗出则阳气已盛于土中，以此为验大便硬一法），多汗则津液外泄，胃中必燥，燥则大便必硬，肠有燥矢，则必谵语，或独语如见鬼状，或腹满痛，或绕脐痛，或心以下按之硬，或烦躁发作有时，或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或目中不了了，睛不和，里邪结实，阳气不能外达，往往微似恶寒，甚而厥逆（热深厥亦深），舌苔必板厚欠津，或黄或黑，皆宜大承气汤速下之（大黄、芒硝、厚朴、枳实。大黄用酒洗先煎，以缓其性。芒硝后下，欲其先软化而后行也）。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席，惕而不安，微喘直视，此皆阳明危证，脉弦者生，涩者死。弦则以其尚能制土，若涩则气血已枯矣（亦有邪结脉涩，气血尚未尽枯者）。又有阳明、少阳合病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洪缓是阳明脉，为不负。弦紧是少阳脉，为负。负，木克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迟而滑者，内实也：宜大承气汤。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邪结不通），有宿食也，宜大承气汤。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干者（少阴证），急下之；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肝邪传肾），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又有发汗后不恶寒，但蒸蒸发热者，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调胃全在甘草。恐伤中焦，故不用朴、实）。太阳病未解（未出汗），脉阴阳俱停，先振栗，汗出乃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乃解；但阴脉微者，下之乃解，宜调胃承气汤。其有脾约者（精液不足，脾气约束），大便必难，宜麻仁丸（即小承气加麻仁、杏仁、白芍），润脾泄肝，缓化行之。其有直肠津液内竭，欲行不行者，宜蜜煎导法、猪胆汁导法（胆汁导法尤效）。又有太阳病不解（经邪不解，势必传腑），热结膀胱，以致蓄血，其人如狂（热甚血凝，上干心包），血自下，下者愈（亦有血下而脱者，不可不知）。其少腹急结者，宜桃仁承气汤（桃仁、大黄、芒硝、甘草、桂枝）：重者，少腹硬满，其人喜忘（血凝则心气结），甚则发狂，小便自利（蓄血在血分，不在气分），矢虽硬，大便反利（血性滑利），其色必黑（内有瘀血），或漱水不欲咽，皆蓄血见证，抵当汤下之（水蛭、虻虫，熬一次，大黄、桃仁）。若脉数

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又别有治法。其有热而少腹满者，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宜抵当丸（即以汤药作丸）。此见证较轻，故用丸以缓下其血。若脉沉结、少腹满、身黄、小便不利（不利知为湿热），此非血结，但湿热不行耳，茵陈汤下之（茵陈、栀子、大黄）。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欲饮水，此为瘀热（湿与热合）在里，身必发黄，茵陈汤主之。热利下重（后重）者，白头翁汤主之（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大病瘥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牡蛎、泽泻、葶苈子、蜀漆、花粉、商陆、海藻）。凡此皆治地气为病者也，所谓六经不外三焦者此也。

试再言经邪。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按：循经传，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六经传遍，七日从太阳病渐次而减。今云二三日以上，当指五日以上之二三日言），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黄连、阿胶、黄芩、芍药、鸡子黄）。此少阴传经之热邪，有热无结，故用降火养阴法。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与甘草汤；不差，与甘桔汤，此少阴虚热上烁，故用甘缓辛开苦降法。少阴病咽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主苦酒汤（半夏、鸡子白、苦酒，纳鸡子壳中，置刀环，安火上，令三沸，少少含咽之）敛火降逆。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而烦者，主猪肤汤（白蜜、米粉，猪肤汤和服）。此阴虚化燥，故用甘咸润纳之法。又有病后脉结代、心动悸者，主炙甘草汤（炙甘草、干地黄、麦冬、麻仁、阿胶、生姜、人参、桂枝、大枣）。此邪已去尽，气血两亏，经脉失养，燥结不通，故以甘凉润养为主，尤妙在大甘缓之于上，佐辛润通其脉络，所以治脉结代、心悸有殊功。又有汗、吐、下后，病已向愈，而心胃之间尚有留邪结气，以致心下痞硬、噫气不除，旋覆代赭汤主之（旋覆花、人参、生姜、炙甘草、半夏、代赭石、大枣）。此散结补虚法也。又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无里证者，麻黄附子甘草汤主之。此两感伤寒，一曰太阳与少阴并病。夫太阳、少阴相表里而位最近，犹可引之外达，从汗而解，故温阳而兼达表。又有少阴病四逆，四逆散主之（甘草、枳实、芍药、柴胡）。咳加五味、干姜；悸加桂枝；小便不利加茯苓；腹痛加附子；泄利下重加薤白。此少阴传经之邪，非直中之邪，并无脉微、恶寒等阴证，即下利一端，并非清谷，而反下重，故用疏邪散结，而不用温阳。若大汗、大下后，阳气大虚，则当以扶阳为急务。论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此是阴烦）。吐逆者，与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与芍药甘草汤，以和其阴，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甘草、干姜、附子。此阴阳两虚之后，又复竭其阳，非此汤不能挽回阳气，然必实有阳虚见证，方可用）。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以上皆外证），又下利（清谷）、厥逆、恶寒者（三者皆虚寒内证）。四逆汤主之（急当救里）。大汗、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虽有表证，急当救里）。既吐且利、小便复利（二便俱利，内阳将尽）、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虽有外热表证，而里证重极）、脉微欲绝，四逆汤主之。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来安静（阳虚有二证，阴阳两虚者畏阳，阴不虚者喜阳）、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发汗复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此阳气不摄而烦，所谓阴烦也。然必参以他证，方不致误），茯苓四逆汤主之（茯苓、人参、附子、甘草、干姜）。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润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此发汗太过，水邪随阳气上逆，比茯苓四逆汤证较重。彼因汗、下两伤，故用人参、干姜；此因汗伤水逆，故用真武镇伏水邪，挽回阳气。真武属北方水神，故取以为名（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此亦阳虚水逆之证，即真武证之轻者。若再发汗，则动经气，

而身为振振摇矣。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下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邪在上焦）、表里不解，桂枝人参汤主之（桂枝、甘草、白术、人参、干姜）。伤寒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已，复以他药下之（一误再误），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下药太过，大肠受伤），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涩以止脱）。复利不止，当利其小便（分其清浊，则便自坚）。凡此皆误汗、误下，伤及真阳，故转而用温，以救其误，非表寒化热之正方也。

若夫里寒一证，不外脾肾阳虚，阳虚则化湿，故夹湿者多，治法不外四逆、真武、理中三法。四逆一类，不离姜、附，再观方中加减，皆欲其通阳开闭，重在肾也；真武一类，不离苓、附、生姜，欲其温阳镇水，亦重在肾也；理中一类，不离干姜、白术，欲其守中，重在脾也；其桂枝附子一类，为风湿阳虚而设，欲其解肌温阳化湿，表里兼治，重在里。此治里寒之大较也。试详言之。论曰：发热，头痛（表邪），脉反沉（里脉），若不瘥，身体疼痛，当急救里，宜四逆汤（甘草、干姜、附子。身体疼痛，表寒、里寒阴阳二证皆有之。虽沉为里脉，而表邪郁遏者亦有之。必审其人不烦不渴，脉沉而至数清楚，一派皆属阴象，乃可用之，切勿孟浪）。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自利不渴，属太阴，脏有寒也，当温之，宜四逆辈（凡温热之剂，皆可选用，故不曰汤而曰辈）。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寒实），不可下也，当吐之（在上者因而越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干呕无物，知其为饮），不可吐也，当温之（寒散则饮化，凡治饮皆当用温），宜四逆汤；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利尽而止，津液内竭。亡血，即亡阴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回阳生津）。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寒逼阳于外）、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寒邪入里）、其人面色赤（逼阳于外，名曰戴阳），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寒逼阳上升）、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其脉即出者愈（四逆汤，面赤加葱。腹痛去葱，加芍药。呕加生姜。咽痛去芍药，加桔梗。利止脉不出去桔梗，加人参。诸证或阴或或阳，皆闭塞不通之故，故用辛温通阳）。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厥而汗出，阳有立亡之象）。吐已下断（利止也）、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取其苦滑，真达下焦）。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干姜附子汤加葱白四茎，取其通少阴之阳气）。少阴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童便汤主之（取童便引阳药直达至阴，经所云反佐是也）。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当归、桂枝、芍药、细辛、甘草、通草、大枣）；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当归四逆加吴萸生姜汤主之。所谓四逆一类，重在通阳开闭者，此也。

试再言真武。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加五味、干姜、细辛），或小便利（去茯苓），或下利（去芍药，加干姜），或呕者（去附子，加干姜）。真武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疼、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真武汤去生姜，加人参）。所谓真武一类，重在温阳行水（水即是湿）者，此也。至理中丸一方（人参、甘草、白术、干姜。脐上筑筑欲作奔豚者，肾气动也，去白术，加桂枝。吐者去白术，加生姜。悸者加茯苓。渴欲饮水者加术，消饮生津。腹中虚痛，加人参。寒加干姜。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乃大病瘥后，喜唾（胃液不藏，兼有寒饮），久不了了，胃上有寒，当以丸药缓理之。

若桂枝附子一类，乃解肌、化湿、温阳，表里兼治之剂。论曰：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湿则身重）、不呕不渴（湿为阴邪）、脉浮虚而涩（表里皆虚），桂枝附子汤主之（桂枝、附子、甘草、生姜、大枣）。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白术生肠胃之津液）。若大便硬、小便不利，仍当加桂（观此条，可知桂枝能通小便，故五苓散用之）。服后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附、术并走皮肉，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法当加桂以治之。又有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

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得微汗则解（即桂枝附子汤去姜、枣，加白术。此条因汗出，故去姜、枣，虽用桂枝，而其意则重在甘草、附子温阳，故以名汤。风湿发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故不愈。治风湿，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此治风湿之大法也。他如食谷欲呕者（必食谷而始呕，受病在纳谷之处，与干呕不同），属阳明也（虚寒），吴茱萸汤主之（吴萸、人参、生姜、大枣）。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停饮）。又有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胃气虚寒）。干呕，吐涎沫（胃中寒饮），头痛者（阳明之脉上于头），吴茱萸汤主之。又有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赤石脂、干姜、粳米）。一服愈，余勿服。又有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阳不卫外），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不治），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痢（乌梅、细辛、干姜、当归、附子、蜀椒、桂枝、黄连、黄柏、人参。先食后服十丸，渐加至二十丸，禁食生冷滑臭等物）。凡此皆治里寒者也。余故曰《伤寒论》当分两大段看法。

又有表寒坏证，如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迟、尺脉不至、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汗出愈（麻黄、升麻、当归、桂枝、白芍、茯苓、甘草、干姜、白术、石膏、知母、黄芩、玉竹、天冬）。此上热下寒互伤之证，病证之杂，药味之多，为古方所仅见，观此可悟古人用药之法。又有表寒方愈，因交接感其余热，名阴阳易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裈散主之（男取妇裈裆，妇取男裩裆，烧灰，和服方寸匕，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盖引其邪火从阴处出也）。此又以意用药法也。观《伤寒》一书，立方错综变化，皆本自《内经》，用药又与《神农本草》所载一一吻合，余止言其大略，学者于全书讲求而推广之，则操纵在我，万病皆得所指归矣，岂徒作伤寒书读哉！？

按：《伤寒论》中表寒一类，本是寒燥之邪，所立诸方，只此麻黄、桂枝、葛根、柴胡四味药，系为经邪而设，其余皆从三焦论治，与温病原不相悖，观诸方便知。麻黄专主开表，温病忌用，若严寒天气，实因感受风寒，新邪引动伏邪，如吴又可所云感冒兼疫之证，麻杏石甘汤，亦不妨暂用。其桂枝一味，为温病所最忌，以其温里故也。书云：桂枝入口，阳盛热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寒盛则亡。尝见误服桂枝，变证蜂起，不可不知。葛根辛甘凉润，为阳明药。柴胡主治邪郁胸胁，温病亦有阳明及胸胁证，故间有用之者。总之，有是病则用是药，不可拘执。至救误诸方，如四逆、真武、理中辈，乃为伤寒误汗、误下伤阳而设，皆与温病相反。伤寒多伤阳，故末路以扶阳为急务；温病多伤阴，故末路以养阴为要法。此又寒温判若霄壤者也。故并记之。

女科论

经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月为天之真水，故潮汐长落，上应月之盈亏，而有常期者也。女子属阴，血为水类，故亦上应月之盈亏，而有常期者也。愆期则病生焉，故古人谓女子首重调经。夫首重调经，是也，但欲调其所不调，必推其所以不调之源，从而调之，而经始调。奈方书调经诸方，多是行气破血之品，不知人身气血，祇有不足，断无有余，其见为有余者，皆不足所致，皆不足而邪凑之所致，岂有重伤气血而能调经之理？又谓女子多郁，必兼开郁。夫郁者，不畅之谓，必用微辛微润诸品，得春和之气，寓生发之机，乃能畅达气机，又岂有用辛燥干涩之药，而能流畅遏郁之理？《诗》云陟彼阿邱，言采其虻。虻，贝母也。朱子谓其能解郁结之疾，试观贝母微辛微苦，微润微凉，得土金之气，禀清肃之令；微辛微润则能通，微苦微凉则能降，而且色白形圆，象类心肺，所以主解郁结之疾。后人谓其清热化痰者，皆散结之功也。一隅三反，可类推矣。

又有先期为热，后期为寒之说，亦不尽然。余谓欲诊其人之病，须先辨其人之气质阴阳。金水之质，其人肥白，多属气虚；再验之色、脉，如面色唇舌惨淡，脉息柔濡，此气虚见证。气虚则脾胃不能健运，食少化迟，化源既薄，冲任自衰，或气不摄血，为先期，为崩漏，或气不化血，为血少，为后期，色必淡红，无胀无痛，阳虚化湿，必多黄水白带，法宜归脾一类，以补气血生化之源。若久则气不化血，血虚化燥，又成气血双亏之候。木火之质，其人苍瘦，多属血虚；再验之色脉，如面色唇舌多红多燥，脉息细涩，或弦或数，此血虚见证。血虚则肝阴不濡，肝阳内炽，或血热妄行，为先期，为崩漏，或血虚留滞，为后期，为胀痛，法宜滋燥养营为主。其因虚留滞者，佐咸柔以软之，辛润以通之，自可获效。久则阴虚燥急，经枯月闭，延为肝风眩晕、多怒多烦、胁肋作痛，甚则咳嗽、吐血、咽痛、骨蒸，为干血成劳之候。

又有气血不足，燥湿之邪乘虚凑入，此类酿患，尤属多多。夫气为水母，凡饮入于胃，赖脾肺气机吸摄，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气虚者，默运无权，津液不归正化，变为带浊，暗损真元；血虚者，湿热混入营分，每成痛经。平日时行黄水，粘浊而热，粘著皮肤则痒，临期腹痛，由肩背下抵腰足，无不酸痛，四肢乏力，皮里发热，血色紫黑晦暗。湿热瘀浊下行，如烂鱼肠样，腥秽异常，行后又多黄水，若湿热瘀浊不下则腹痛更甚。法宜于养血剂中，佐辛润以通之，参苦辛以化之；苦多辛多，尤必因其人之热重、湿重用之，乃可获效。若久久不治，则湿热瘀浊凝聚成块。其初聚而未结，营气尚往来于其间，以故推揉有声，按之觉痛，古谓气聚为瘕，聚散不定，即此类也。巢氏不察其原，徒立八瘕名目（黄瘕、青瘕、脂瘕、狐瘕、蛇瘕、鳖瘕、燥瘕、血瘕），最足误事。其曰青瘕、黄瘕，下青黄浊汁，脂瘕精血杂下如脂膏。湿热下行，有明证也。即用前法，再加咸软，如龟板、鳖甲、决明、牡蛎之类，既能燥湿清热软坚，又能养阴，断无不效之理。尝见痛经之证，久之血虚化燥，肠胃之外，经络之间，结成硬块，营气不得往来于其间，以故坚固不移，按之不痛，古谓血结为症，推移不动，即此类也。法当滋燥养营，或用清润，或用温润，亦视其人之寒热施之，仍须参以辛润咸软，自可渐化。

又有肠覃一证，经谓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搏，癖而内著，瘕肉乃生，大如鸡卵，渐如怀子，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肠外脂膜受病，未入脉中者也。又有石瘕一证，生于胞中（即子宫）。经谓寒客子门，子门闭塞，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益大，状如孕，坚如石，月事不下，此血凝子宫病也。又有痃癖一证，方书谓僻于肋下谓之癖，隐于脐傍，状类硬弦谓之痃，劳碌感寒则发，与痛俱见，不痛则隐，此厥阴、阳明经脉结聚也。此三者，治以温润，佐以辛润。盖温润、辛润，气阳质阴，有阳和解凝之功，无刚燥劫津之虑，以柔治刚，理固有一定者也。鞠通先生云：经谓燥淫所胜，男子癫疝，女子少腹痛，此燥气延入下焦，搏于血分，坚结不散，而成症疾，勿论男、妇，化症回生丹主之。若不知络病宜缓通治法，或妄用急攻，必犯瘕散为蛊之戒。此蛊乃血蛊也，在妇人更多，为极重难治之证，学者不可不豫防之也。化症回生丹方，系燥淫所胜，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之法，方从《金匮》鳖甲煎丸与回生丹脱化而出，久病坚结不散者，非此不可。又云：《难经》谓任脉为病，男子为七疝，女子为瘕聚，此燥气延入下焦，不与血搏，故发时痛胀有形，痛止无形，自不得伤无过之营血，而用化症丹矣。老年八脉空虚，亦不可与化症丹，皆复亨丹主之。愚按化症丹，芳香燥药犹嫌其多，尚宜减去；复亨丹温润甘辛，颇为合拍。又按血虚化燥一证，每每经事先期，或一月经行数次，血色鲜红，即成块亦鲜明而不晦暗，必多进大剂育阴方愈，气虚者佐以益气；甚有血虚燥结，隧道拘挛，似积而实非积之病，女子血海常虚，肝阳多沸，易生此证。古人止分气病、血病，立有积聚、症瘕名目，并未详气血因何致病之故。后人不事推求，徒知见气破气，见血行血，往往用香附、乌药、厚朴、青皮、木香、槟榔破气诸燥药，谓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见治不效，加以行血，如三棱、莪术、干漆、元胡、苏木之类，甚有用巴豆、硝、黄诸品，破积攻坚，愈治愈结，愈结愈大，致之

形消腹板，成蛊成劳，潮热、鼻衄、上咳、下利，死而后已。此等治法，贻误千古。春山先生曰：气为血帅，血实为气航。盖水浅者瘀始停，未有水足而河流壅塞者；汁干者物乃结，未有汁足而枝叶枯硬者。天包乎地，表里皆水；人为血肉之体，亦表里皆水。无形之阳，基于有形之阴。血行原藉乎气行，气行亦资乎血行，盖血能载气以行也。总之，因气致病者，调其气而血自通；因血致病者，养其血而气自行；因燥湿寒热致病气血者，治燥湿寒热而气血自调。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此说最为切要。

嗣育一门，不外调经、葆精二法。古歌云：山无不草木，人无不生育；女子要经调，男子要精足。调经之法，前已发明。葆精之道，更宜详究。经曰：两神相搏（夫妇），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此先天本来之精也。又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是谓液，此后天日生之精也。先天之精，受之生初；后天之精，生于谷气，故精字从米从青。欲葆精者，不徒藉资药饵，更须调其饮食。凡煎煿辛燥等物，最易生热，不宜多食。至于治法，当视其人之体质为之。气虚者，治在脾、肺。土为金母，金为水源，饮食之精气，赖脾气以散输，资肺气以灌溉，益脾、肺之气，即以裕生化之源，经故曰气归精。阴虚者，治在肺、心、肾。经谓鬲肓之上（心下鬲上为肓），中有父母，肺与心也；七节之傍，中有小心，肾也。肺、心、肾呼吸相通，君、相火动静相随。生精者心，损精者亦心。精气生于谷气，谷气色白，白为五色之本；谷气归心，奉君火而化赤；赤血得金气之敷布，下行入肾化精，归本还原，故其色仍白；精生于血脉，故曰生精者心。然生之甚难，损之甚易，君火一动，相火随之，虚阳潜沸于内，则所生之少，不敌所耗之多。故阴虚者，须滋肺、心、肾之阴，以使之生，即以招摄心、肾之阳，不使之耗，心肾之坎离既济，而肺、脾、肾之地天自泰矣。真阴真阳虚者，治在脾、肾。益火以治土之母，培土以生水之源，所谓先后天一气相生者此也。然须服温润、甘润诸品，最忌刚燥金石。尝见艰于嗣育者，依古成方，谓温热能补命门，终年修服。不知水中之火宜温润，不宜温燥，阴液本亏，又加刚燥耗劫，轻则致生头疼、牙疼诸证，甚则成目昏、疮疽、偏枯、痿废之痼疾，皆由于温热补命门之说误之也。然误药固足以致病，即不误药，亦仅可以治病，草木无情，断难添精。葆精之道，操之在己，枚叔《七发》云：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蛾眉皓齿，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可知欲葆精者，总须寡欲节劳，以养其心，不使君火引动相火，相火得安其位，自不耗散真阴，再能适其寒温，调其饮食，以裕其源，自然精足，此又勿药真诠，葆精妙法。精足则神气有归，必然多男。古传经净后，单日成男，双日成女诸说，多属支离。男子精胜则多男，女子天癸胜则多女，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义也。男子精先至则生男，女子天癸先至则生女，此乾坤六子内阳外阴之义也。夫女子天癸，女子之真阴也。马元台曰：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天癸，阴精也。肾属水，癸亦属水，由先天之气蓄极而生，故谓阴精为天癸。王太仆以月事为天癸者非也。《易》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男女交媾之时各有精，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与此时同候，故经即继之曰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西学云：女子子宫内，有精珠十五颗至十八颗不等，形如雀卵，薄膜裹之，内藏精液，是谓阴精。女子入月之年，精珠始生，暮年月信止，精珠即无。凡夫妇交媾，精珠迸裂，阴精与阳精交会，是以成孕。此说与元台义同，似可凭信。观鸡之生卵，鸡腹中卵有数目，渐次生尽，则不生矣。在人亦然。尝见妇人肥盛，即难成孕，以子宫为湿痰脂膜壅塞故也，古法以二陈、二术等治之。又见妇人破泄太早、太甚，及大病脱血后，虽调理复原，亦难成孕，想是精珠尽裂之故。观此则葆精之道，不独男子为然已也。

葆精之后，当知保胎。夫保胎之法，不外气血。胞胎在腹，如天之包地，如鸡之含卵，四面皆血以养之，气以摄之，不专恃一条胞脉，系肾以为根绊。若气虚不足以提摄，血虚不足以涵濡，则其胎自落。彼巢元方分经养胎之说，谓十二经脉养胎，以五行分四时，殊难凭信。人身经脉，一气贯通，岂有分任各养之理？以系肾而言，腰者肾之府，肾为人身之根蒂，肾虚则吸纳之权废，实足以致落，故腰痛胎必落。大抵世之因气虚落胎者，十之

二三；因血虚落胎者，十之六七。其有每至两三月即落者，总由阴虚热烁，如涸泽之鱼，不能久活。法宜清补肾阴为主，兼忌浓味炙煿、香燥破耗等物，自可无虞。古有黄芩、白术安胎之说，不知此二药，系苦燥辛燥之体，与胎大不相宜，想古人为孕妇脾有湿热者用之，后人不察，误认为安胎圣药，岂不相反？吴又可谓大黄为安胎圣药，此指客邪传胃腑者言之，去邪即是安胎，岂无此实证，而亦用之乎？又古人因胎气上逆，用银苎酒，取其镇逆、清热、和气血，后人不悟此理，尝于闪挫欲堕者，而亦用之，岂非速其堕乎？总之，安胎之法，有客邪致胎不安者，但当去邪，即是安胎，邪早去一日，胎早安一日，经故曰有故无殒。其有不因客邪而胎自不安者，当究其所以不安之原以治之，而胎自安。其因闪挫欲堕者，宜培养气血，稍参调气治之。

至胎前杂病，如子痫、子烦、子晕、子淋、子肿、子悬、子嗽等证，大抵不外阴虚化燥、阳虚化湿两端，随证参酌，自可无误。

再胎妇平日常宜小劳，流通气血，自无难产之患。古方如达生散诸剂，一派皆辛燥破耗之药，断不可服。鞠通先生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说甚是。若欲其滑利易生，常以豆腐皮加白蜜泡服，或服鸭汤、猪肤汤等类，藉水行舟，自然易产。若夫临产，切宜安静，瓜熟蒂落，比喻最精。《达生编》六字真言：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临盆。尤为切要。其交骨难开者，如加味当归汤：当归、川芎、血余炭、炙龟板，尚无流弊。他如兔脑丸、立应散诸方，皆属霸道，断不可从。其有难产，至两三日，水血行尽，气血亏极者，急用八珍汤，去苓、术，加阿胶、枸杞、沙苑、黄芪、山药等味，两补气血，虚回乃可望生；更有虚极神昏，不知服药者，用八珍料斤许，在产妇房中文火缓煎，俾药之气味，从产妇口鼻吸入，运动气血，冀其苏醒，醒后即以此汤缓缓与服，亦可望生。曾经有验，此以意用药法也。其有胎死腹中者，舌苔必青黯，继而腹冷、寒战，胎即欲化而落，宜大剂养血，稍加肉桂，气虚者参以益气，亦不可拘执成方，用平胃、朴硝攻下，致伤气血。旧诀云：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面舌俱青，母子俱死。此属有验。产后气血大亏，更宜审慎。吾乡新产服生化汤（当归、川芎、炙草、炮姜、桃仁），或胡椒汤、艾汤。其生化汤活血化瘀，儿枕（少腹有块，名儿枕）作痛者尚宜；胡椒耗散真阴，艾汤助热生风，均不可服。其有肝虚血燥体质，平时常有肝阳上冒见证，生化汤辛温走窜，又不宜服。尝有服此成痉厥者，不可不知！产后惟有用当归、丹参、炙草和血，稍加桃仁以导余瘀，最为稳当。川芎辛散，炮姜温燥，不宜多用。产后无虞保生等汤，不知创自何人，害人无算，尤当禁忌。其有气血虚极者，心虚、气短、头眩、多汗，须于前方加沙参、枣仁、熟地、玉竹养之，再参童便，导瘀下行，亦妙。其有寒热交作者，亦由血虚不能荣养百体所致，宜用前方大剂养血，切勿作外感治。《金匮》论新产妇人有三病：一曰痉，二曰郁冒，三曰大便难。血不养肝，肝风内动，则痉，此筋病也；血虚肝阳上越，则郁冒、头眩、目瞀、呕不能食、但头汗出，此神病也；血虚不能濡肠，则大便难，此液病也。总之，皆阴虚血燥见证，当大剂养阴养血，如复脉等汤，最忌辛温耗散，即有外风，亦忌风药升举其阳，致汗脱血晕而毙。春山先生云：治风先养血，血充风自灭。易一"养"字"充"字，较古歌尤胜。又有产后随卧，败血乘虚上攻，或心下满闷，或痰涎壅盛，甚则神昏、口噤，更有败血冲心，喜笑怒骂，逾墙上屋者，多致不救。此证不论虚实，急用热童便灌之。实证必有腹痛拒按情形，轻者用生化汤，重者用回生丹最妙。若产后六气外邪为病，当汗、当清、当下，随证治之，速去其邪，兼护其虚。无粮之师，贵在速战，又不可拘于产后宜温不宜凉之说。《内经》有故无殒，不专指胎前言之也。女科大要如此，学者以意参之，随所指而进步焉，当不歧于路矣！

儿科论

小儿，春令也，木德也，花之苞，果之蓏，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稚阳未充，则肌肤疏薄，易于感触；稚阴未长，则脏腑柔嫩，易于传变，易于伤阴。故小儿病较大人尤重，尤

当以存阴为第一义。夫存阴，非补阴之谓。凡辛燥升散，温燥苦涩、消导，皆是耗伤阴液之药；往往阴液被伤，肝风内动，鼓痰上升，血不荣筋，筋急拘挛，致成痉瘛。稚阳未充，忌用苦寒，以苦寒善伐生生之气，且苦能化燥，化燥则又伤阴，不独伐生生之气已也。金石之品，善定神智，令人发呆，冰、麝香燥走窜，最耗心液。经曰：石药发癫，芳草发狂。不可不知！

昔钱仲阳为小儿制六味丸，取酸甘化阴之义。酸，水味也；甘，土味也。木非水不生，非土不载。木实初结多酸，犹禀木之本味；成熟则纯甘，甲己合而化土，全得土之正味。五味惟甘为无毒，甘润得水土气足，故能滋液。仲阳允为小儿之司命者哉！乃世俗未推六气致病之理，未推六气最易化燥之理，并未推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尤易化燥之理；见儿发热，不问何邪，概曰风寒，辄与辛燥升散，杂以苦温、苦涩消导。吾乡尤误于薄荷、荆芥辛凉之说，下笔辄用。不知荆芥质燥气香，上升巅顶；薄荷质燥，辛辣异常，稍用三五分参于辛润剂中，以和格拒犹可，若独用、多用、频用，即薄荷一味，实足耗液，致成痉瘛，乃见儿痉瘛，便称惊风，乱投冰、麝、金石苦寒慓悍毒药，以为开窍、镇惊、清热、祛风，家传秘法，家藏丸丹，多系如此，误治甚多，殊堪悯恻！又或将"惊"字误作"筋"字之讹，挑筋刺血，强推强拿，其在富贵之家，酿祸犹速。尝见荐医荐方，接踵而至，此医用热，彼医用寒，一日之间，七方十剂遍尝，刀针金石全施，又或送鬼叫魂，此摇彼唤，使儿无片刻之安，重棉厚絮，炉火壶汤，使儿在热盒之内。花之萌也，果之萼也，其堪如此伤残也乎？嗟乎！是谁误之也？父母误之也！假使延一明理之医，对证施治，何能至于此极乎？

吾乡鞠通先生，悯儿之疾苦，作《解儿难》一册。其中分寒痉、风温痉、温热痉、暑痉、湿痉、燥痉六条，为六气致痉；分内伤饮食痉、本脏自病痉二条，为内伤痉；客忤痉一条，为惊痉。又谓先感后痉者，即俗所谓惊风是也；病久致痉者，即俗所谓慢惊是也。又引《素问》太阳所致为痉，痉者，强直之谓，后人所谓角弓反张是也；少阳所致为瘛，瘛者，蠕动引缩之谓，后人所谓抽掣、搐搦是也。愚细玩诸条，不外燥、湿二字，又终归于燥之一字。然则六气最易化燥，小儿尤易化燥之说，此岂余之私见哉？

请析言之。寒与燥同源。风寒乃天地干结之气，干则化燥最速，故经谓伤寒为热病之类。风与热皆属阳邪，风温、温热为温燥之气。暑有热有湿，为燥中夹湿之气。湿与燥相反，湿不能作痉，故湿痉一条，本论亦曰湿性阴柔，不能致强，初起之湿痉，必兼风而成。兼风寒者，主寒燥搏湿治；兼风热者，主风燥搏湿治。燥乃正秋之时，金风骤起，草木黄落，为凉燥搏束之气，比伤寒较轻。又有暑湿内伏，凉燥外来，又为燥邪搏湿之气。所谓六气之邪，不外燥湿，而燥为尤重者此也。内伤饮食痉，由儿之父母，爱惜过甚，不能为儿节制饮食；饮食不节，则脾郁不舒；脾困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湿渐停矣。湿停则泄泻，泄泻久则伤脾，脾伤则血无生化之源，化源既薄，血液日虚，肝失所养，肝阳鼓动，内风辄发，木来乘土，蠕动引缩。此由湿化燥之病，即俗所谓慢惊、慢脾风是也。慢脾风者，因脾慢而致生肝风者也。本脏自病痉，由于儿之先天薄弱，父母又爱惜过甚，恐儿之寒，著以厚衣，覆以厚被，冬月设以围炉，致儿每日出汗，汗多则亡血，血燥则生风；又或因儿常啼去泪，泪为肝液，液去阴伤，肝阳鼓动，内风辄发，见蠕动引缩之象。然本脏自病，又为六气致痉之根，一感外邪，内风随动，即成痉瘛。此内伤二痉，不外燥、湿，而又终于化燥者也。古语云：欲得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此为惜儿秘诀。盖饥非饿也，饮食清淡有节耳。寒非冻也，不宜厚絮重绵盒成热病耳。客忤一痉，瑟庵先生云：世俗妄传惊风之证，惟此乃副其名。此由儿之心胆血虚神怯，偶有所惊，即以致痉。所谓风者，非外风也，乃内动之肝风为病耳。见证或有汗，或无汗，面色时青时赤，畏见异言异服，梦中呓语，手足搐搦，与六气致痉，神气昏愦者不同，此更为血燥生风之证。余谓小儿诸病，不外燥湿，而又终归于燥者，固实有明征也。

至于看法，以色诊为第一。凡神充色泽者，天真必厚，易养而少病；神怯神瞪，面色惨

淡枯瘁，唇红不泽者，禀赋必薄，难养而多病。再看其先后天气质。如先天亏者，必囟门难合，或齿迟、语迟、行迟，或项软、发穗、青络常露之类是也；后天亏者，必食少化迟，腹膨，泄泻，面色唇舌淡白之类是也。又有看虎口纹法，起于滑氏伯仁。歌曰：小儿三岁下，虎口看三关，紫热红伤寒，青惊白是疳，淡红淡黄者，斯为无病看。又谓纹见下节风关为轻，纹见中节气关为重，纹见上节命关为危，直透三关为大危。世俗推拿一科，从之为法。但滑氏及幼科诸书，均未推原其故。遇按《灵枢经》云：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脉之见者，皆络脉也。凡诊络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鱼际络多青；胃中热，鱼际络红；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诊虎口之说，盖本乎此。但《内经》指百病而言，不专指小儿一科。彼滑氏男左女右之说，未免拘执；且红为伤寒之说，显与经背。至以络脉所见之长短，审病之浅深，固属法程，而风、气、命三字，又未免杜撰。夏禹铸谓小儿亦以四诊为法，望色、望苗窍为第一。此说于理甚足。盖病之传变不常，即《内经》以色诊络之说，亦不可拘，惟手络不宜暴露，是为要诀，以过露为血燥生风候也。

推拿一法，即《内经》按摩法。小儿惟内伤饮食一证，轻摩其腹，取其转运，可冀小效，若他病用之，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针灸法为《灵枢经》所重，但从无挑手络之理。惟霍乱一证，因气闭以致血闭，其络色青黑者，即《内经》其暴黑者留久痹也之说，当针尺泽（膀弯）、曲池（腿弯）二穴，以通气血，立时有效。此外非深于针法者，皆不可妄针，致伤脉络。

至于认证，总以燥湿二气为提纲，以因风因寒因暑为机括，以化火未化火为传变，以伤阴之轻重为用药之浅深。春山先生谓痘疹为燥火之甚者也，其次当以痉病为重。痉病，多由燥热化风，虽名曰风，实是肝阳为病耳。筋失滋养，故致强急，全现燥象。

治法与大人无异，不必另立法门。试举其大略言之。风、寒、燥邪初起，发热、无汗，无论痉与不痉，治以辛润，如杏仁、牛蒡、桔梗之类。寒重者加以温润，如葱白、豆豉、鲜生姜之类。风温、温热，治以辛凉，于前辛润法中，酌加微苦之品，如桑叶、蒌皮、栀皮、连翘、燕皮、梨皮、南沙参之类。热重酌加凉润轻品，如银花、菊花、知母、羚羊角片、竹叶、芦根、梨汁、蔗汁之类。客邪鼓动内风，痰涎上蒙清窍，厥时冒不知人，或发痉发瘛，前法必佐辛润以开内闭，如芥子、鲜石菖蒲、姜汁之类。痰涎闭窍：热痰加贝母、天竹黄、花粉、蒌仁、胆星、竹沥、姜汁之类；湿痰加半夏、蜜炙桔红之类。燥火甚者，清燥救肺汤在所必用。夹暑夹湿者，加以辛淡，如蔻皮、蔻仁、通草、赤苓、淡竹叶、滑石、鲜荷叶、扁豆花之类；夹湿热者，加姜汁炒木通、姜汁炒黄连之类，苦辛开化。阴液亏极者，色瘁窍干，无涕无泪，口痉不能言语，宜速救液，如生地、麦冬、元参、鲜首乌、阿胶、鸡子黄、鲜石斛、玉竹、女贞子、龟板、牡蛎、决明、燕菜之类。液虚燥甚者，必多进方回，切勿中途易法，致之不救。其有液虚燥极，又有痰热闭窍，暑湿内伏者，不妨于养液剂中，参以辛润开窍豁痰，辛润又能行水去湿。医不执方，合宜而用，病纯药纯，病杂药杂。细玩汉人方法，活活泼泼，如珠走盘，其神妙有不可测者。凡此皆治六气致病之大略也。

若本脏自痉病，亦不外救液润燥一法。内伤饮食痉，在湿未化燥时，即须豫防后来变痉，及早节制饮食，健运脾阳，如参苓白术散、八仙糕、一味鸡金散之类；若已化燥，又须参以甘平微润，如制首乌、山药、扁豆、沙苑子、枸杞、菟丝、枣仁、阿胶、龟板、淡菜、燕菜之类。但此病阴阳两伤，燥湿并病，多不能救。客忤痉由血虚神怯而起，审其实有所因，别无他病，用复脉去参、桂、枣、姜，加枣仁、牡蛎。汗多神不宁时，自恐惧者，加煅龙骨、整琥珀、整块朱砂，取其气，不取其质，自无流弊。

疳积一证，鞠通先生谓疳者干也，干生于湿，与内伤饮食痉同一病因。夫干生于湿，病之所由起也，而湿已成干，病之所至极也。在湿未成干时，用资生、枳术等丸，疏补中焦，颇为合拍，仿古人以乐侑食之义，食后击鼓，鼓动脾阳，使之运化，又以意治病之法。

其有因肥甘厚味太过，酿生湿热疳虫者，宜加苦寒辛酸，如连、梅、川椒、史君之类。若湿已成疳，则不独苦寒杀虫，重伤脾胃，不宜误用，即资生等丸，亦嫌刚燥耗液，惟都中相传一方，温润补脾，辛润通络，一通一补，相需成功，最为妙法。都中方以全蝎三钱，去毒，烘干为末，每用精牛肉四两，作肉团数枚，加蝎末少许，蒸熟令儿逐日食之，以蝎末完为度。夫蝎色青属木，善窜而疏土，其性阴，兼通阴络，疏脾郁之久病在络者最良。然其性慓悍，不宜独用。牛肉甘温，最善补土。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补脾之体，运脾之用，所以治疳积有殊功。一味鸡金散亦最妙。又华阴李孝廉方，用大枣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实以生军，面裹煨熟，捣为丸，如枣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补，润而不燥者也。按此二方，不独治疳积有功，凡类于疳积者，旁通触类，实开无限法门。西学谓小儿疳积，乃吸液管受病。吸液管者，吸噏食物之精液管也，千支百派，散布大肠夹膜之间，食后少顷，内有精液，始见如白丝然，夹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叠积而成，一切吸管，附近脊处，乃合为一，名曰精液总管，附脊骨而上，至颈骨第七节即屈转而下，左入颈手回血会管，直达于心。小儿疳积，乃液管凝大闭塞不通，故多食犹瘠。按此与鞠通先生谓疳积生于饮食不节，隐隐相合。经谓妇人肠覃一证，亦与此相仿。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用药大要论

《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草木虽微，其气味有阴阳之分，体质有刚柔之别，一物一太极也。古人论药性，多言气味，少言体质。盖以地之刚柔，即天之阴阳所化，言阴阳而刚柔即在其中。后人不悟此理，每每误用。春山先生谓病有燥湿，药有燥润。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燥。然润有辛润、温润、平润、凉润、寒润之殊，燥有辛燥、温燥、热燥、平燥、凉燥、寒燥之异，又有微润、甚润、微燥、甚燥之不同。大抵润药得春、秋、冬三气者多，得夏气者少；燥药得夏、秋、冬三气者多，得春气者少。燥药得天气多，故能治湿；润药得地气多，故能治燥。药未有不偏者也，以偏救偏，故名曰药。

试举其大略言之。辛润如杏仁、牛蒡、桔梗、葛根、细辛、前胡、防风、青蒿、紫菀、百部、当归、川芎、桃仁、红花、茺蔚子、白芷、鲜石菖蒲、远志、鲜郁金、蜀漆、僵蚕、芥子、莱菔子、苏子、薤白、生姜、豆豉、葱白、芹菜汁、韭汁之类。温润如党参、高丽参、黄芪、甜冬术、苁蓉、枸杞、山萸、菟丝、芦巴、巴戟天、桑椹、金樱子、五味子、桂元、大枣、胡桃、鹿茸、鹿角、鹿胶、羊肾、海参、淡菜、紫河车、坎气之类。大抵温润一类，气温，得天气多，质润，得地气多，受气比他类较全，且味多带甘，秉土之正味，治阴阳两虚者，颇为合拍。平润如南北沙参、东洋参、熟地、首乌、芍药、玉竹、百合、沙苑、柏子仁、酸枣仁、甜杏仁、冬瓜仁、麻仁、亚麻仁、黑脂麻、乌梅、蜂蜜、饴糖、阿胶、燕窝、猪肤、鸭汤、人乳之类。凉润如干地黄、元参、天麦冬、西洋参、鲜石斛、女贞子、银花、菊花、鲜桑叶、蒲公英、知母、荷叶、竹沥、竹茹、竹叶、淡竹叶、芦根、白茅根、怀牛膝、川贝母、枇杷叶、瓜蒌、花粉、海藻、昆布、柿霜、紫草、白薇、梨、藕、蔗汁、荸荠汁、露水、龟板、鳖甲、牡蛎、决明、文蛤、海浮石、童便之类。寒润如石膏、鲜地黄、犀角、羚羊角、蚌水、猪胆汁之类。辛燥如羌独活、苏叶、荆芥、薄荷、藿香、佩兰、香薷、木香、香附、麻黄、桂枝、牵牛、芫花之类。温燥如苍术、厚朴、半夏（半夏虽燥，其质尚滑）、南星、蔻仁、砂仁、益智仁、破故纸、山查、青陈皮、槟榔之类。燥热如附子、肉桂、干姜（肉桂、桂枝、干姜质虽微润，究竟气厚）、炮姜、吴萸、椒目之类。平燥如茯苓、琥珀、通草、苡仁、扁豆、山药（山药体微燥，而精尚多）、甘草、神曲、炒谷芽、猪苓、泽泻、川牛膝、萆薢、茵陈、防己、豆卷、蚕沙、车前子、海金沙（车前子精汁颇多，但其性走泄。海金沙质微燥。二者在利水药中，尚不甚伤阴）。之类。凉燥如连翘、栀子、霜桑叶、丹皮、地骨皮、钗石斛、滑石、寒水石、柴胡、升麻、蝉退、钩藤、槐米、枳壳、枳实、葶

苈子之类。寒燥如黄连、黄芩、黄柏、木通、苦参、金铃子、龙胆草、大黄、元明粉、大戟、甘遂之类。本草体质，大略如此。

然既详其体质，又须辨其气味。大抵气薄者多升、多开；味厚者多降、多阖。辛甘发散为阳，主升；酸苦涌泄为阴，主降。温者多开，寒者多阖。泻者多开，补者多阖。辛苦、辛酸之味多开，酸咸之味多阖。辛能散、能润，又能通津行水；苦能燥、能坚，又能破泄。酸能收之；咸能软之，又能凝之；甘得土之正味（甘药皆无毒），同开则开，同阖则阖，缓中之力独多；淡得天之全气（淡薄无味象天，寓有清肃之燥气，故功专渗湿），上升于天，下降于泉，渗湿之功独胜。若夫水族，如龟板、鳖甲诸品，禀乾刚之气，得坎水之精，体刚质柔，味咸而淡，能攻坚软坚，能燥湿清热，能滋阴潜阳，一药三用，阴虚夹湿热者、血燥结块者，用之尤宜。独是草木受气多偏，味难纯一，一药多兼数味，或先苦后辛、后甘，或先甘后辛、后苦，总以味偏胜者为主，味居后者为真，但须平昔亲尝，方能不误。春山先生从邵子元运之说，谓古今药性，未能画一，如今之元会世运，正当燥火司天，故燥病独多，万物亦从之而变燥，金味辛，火味苦，故药味多变苦辛。愚按元运之说，似难尽凭，而地气不同，确有可据。如论中所辨麦冬本甘，今甘中带辛，杭产者辛味犹少，川产者辛味较多。钗斛本淡，今霍山产者，地近中州，味仍甘淡，川产者，味淡微苦，广西、云南产者，味纯苦而不甘，以广西、云南居中州西南之边陲，得燥火之气独胜也。所辨实皆不爽，不独时地不同，即种植亦异。如高丽人参，气本微湿，今用硫黄拌种，则温性较胜。如此类推，不可枚举。

至用药之法，须知用意。医者，意也。以意治病，是最上一乘，不得已而用药，已落二乘，然无情之药，以有知之意，用之则灵。古法用药如用兵，用兵有战有守，有奇有正，用药亦然。夫以天地之气，犹橐籥之开阖，运行不息，故能化生万物，在人则不能，故其机一停则病，一偏亦病，一息则死。六气之中，寒湿偏于阖；燥、火偏于开；风无定体，兼寒、湿则阖，兼燥、火则开；暑有热有湿，偏于热者多开，偏于湿者多阖。用药治病，开必少佐以阖，阖必少佐以开，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或正佐以成辅助之功，或反佐以作向导之用，阴阳相须之道，有如此者。燥病治以润，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属火，火能胜金也；湿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气，功专渗湿也。更有病纯者药纯，病杂者药杂（如泻心、黄连诸汤是也）。有病虽杂而出于一源，则立方要有专主；有病虽纯而夹以他病，则立方要有变通。燥病须防其夹湿，湿病须防其化燥。观其已往，以治其现在；治其现在，须顾其将来。表里、寒热、虚实，固当分明；标本、先后、重轻，尤宜权变。燥病当用膏滋，湿病当用丸散。燥病夹湿，润药用炒，或用水丸；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丸。欲其速行，则用汤药，取汤以荡之之义；欲其缓化，则用丸药，取丸以缓之之义。

至于煎法，亦当用意。如阴液大亏，又夹痰涎，则浊药轻煎，取其流行不滞（如地黄饮子是也）。如热在上焦，法宜轻荡，则重药轻泡，取其不犯下焦（如大黄黄连泻心汤是也）。如上热下寒，则寒药淡煎，温药浓煎，取其上下不碍（如煎附子泻心汤法）。或先煎以厚其汁，或后煎以取其气，或先煎取其味厚而缓行，或后煎取其气薄而先至（如大承气汤，先煎大黄、枳实、厚朴，后下芒硝是也）。欲其速下，取急流水；欲其缓中，用甘澜水（即千扬水，如煎大半夏汤法）。欲其上升外达，用武火；欲其下降内行，用文火。或药后啜薄粥，助药力以取汗（如服桂枝汤法）。或先食后药，助药性之上升。种种治法，非参以意不可。试观仲景先师，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皆有真意存乎其间。学者以意会意，自有心得。此不过论其大略而已！

医宜识字论

古人造字，不外形、声。形声，阴阳之道也。然形、声又各有阴阳。声有四：平、上、去、入。平，声之阳也；上、去、入皆仄，仄，声之阴也。以形言之，伏羲画卦，一画开天则为一

（一音奇，奇以象阳，数之始也），一画竖之则为丨（丨音衮，上下通也），左右倚之，则为丿为乀（丿音撇，左戾也。乀音弗，右戾也），缩之则为丶（丶音主，有所绝止，丶而识之也），曲之则为乙（乙音轧，乙乙，难出之貌）。一，象天阳也。丨，天气下降于地，阳统阴也。丿乀象人，乃阴精阳气合而成之者也。陈修园曰：左丿为阳，右乀为阴。作书者，遇丿处轻手挥之，阳主乎气，轻清之象也；遇乀处重手顿之，阴主乎精，重浊之象也。先丿后乀，气以生形，阳统阴也；乀继以丿，形随乎气，阴承阳也。丿乀左右各自位置，阴阳对待之道也；丿乀左右不相离，阴阳互根之道也。丿乀合而为人，合谓之抱，又谓之交。抱者，负阴抱阳之义；交者地天交泰之义。观人字字义，而人之阴阳可知矣。

试以人之外形言之。鼻为中土，鼻下名人中。人中以上，鼻、目、耳皆偶窍；人中以下，口奇窍。偶属阴，奇属阳，阴上阳下，地天泰也。头项以下，乳偶窍；脐、前阴、后阴奇窍。男子前阴，内偶窍，外奇窍；女子前阴，内外皆偶窍，亦地天交泰也。外形既如此，而人所以生之之理，不从可想乎？夫人在天中，而附于地上，故后天胃气为最重。胃主地气，为仓廪之官，为人身气血生化之本，故胃之为言汇也，胃从田，田乃五谷所汇而生之者也。又胃者卫也，布濩谷气，卫外而为固也。经故曰：四时百病，胃气为本，脾为堤防之土，乃散输胃中水谷之精气，以传于肺者耳！故脾从卑，卑者由下申上之义。又脾者裨也，裨助胃气以散精者也。肺从市，市，从一从丨，象天气降于地，而上下贯通者也；从冂（冂，凶去声）。冂，空也，象肺轻虚之体也。又肺者沛也，敷布水精行于脏腑，沛然而莫御也。心从、从乚。夫一丨丿乀，方以直，丶乚圆而神，字虽万变，未有能外一丨丿乀以结构之者。人心虚灵圆妙，故出乎一丨丿乀之外，而从丶从乚，即圆而神之义也。又心为身之主，故从丶。心善思，陆士衡文赋曰：思乚乚其若抽，故从乚。又心者新也，神明变化而日新也。又心属火，小篆尝言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盖火下交于水为既济，故颠倒之以见阴阳调燮之妙。考五脏惟心有包络，盖以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不受邪，故有包络以为外卫。曰包络者，即心外之脂膜，形如油网，包裹而散络于心者也。肝从干，干，从二从丨，二偶数，偶以象阴，而贯通于上下者也。然肝虽属藏血之阴脏，而在五行属木，肝者干也，如木之有干有枝也。木于时为春，后天震巽之木，居东方而主生气。巽上坤下为观，观之义，崇阳而抑阴也；上坤下震为复，复之义，见阴必从阳转也。故治肝以不伐生气为上。肾，水也，肾阴上交于心为既济，故肾字从臣从又，心为君主，臣所以辅君也。又手也，扶佑君主之义也。又肾者神也，妙万物而为言也。肾者任也，主骨而任周身之事也。《甲乙经》曰：肾者引也，引气通于骨髓者也。脏象如此，腑象可知。腑如府库之府，主聚而散焉者也。胃为六腑之一，前论五脏，先言胃者，以胃为后天化生之原也；论五脏首言脾者，以地气必上腾，天气乃下降，地天交泰之义也。他如大肠属金，为肺之腑；小肠属火，为心之腑。人纳水谷，脾化精微之气以上升，小肠化糟粕，传于大肠而下降。肠者畅也，通畅胃中之气也。三焦属火，为心包络之腑，焦从火，热也，满腔热气布濩，能通调水道，下出而为溺者也。胆属木，为肝之腑，胆从詹人之勇怯，于此詹之。又胆者担也，有担量，方足以任天下之事，故经谓十一经皆取决于胆，又谓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盖以人之勇怯、担量、决断，皆生于气，肝胆属木，主仁而又主生气，仁之至者，义自尽也。膀胱属水，为肾之腑，膀者旁也，胱者光也，谓其得三焦之气化，则津液旁达，而肌肤光泽也。此六腑字义与命名，又各有精义者也。余故曰：医宜识字。

跋

奎不敏，业医三十年，读书不多，而又僻处于乡，无所闻见，未尝不惭且惧也，日遇朱雨笙茂才，读石孝廉《医原》二十篇，综羲文之要旨，发《灵》《素》之精思，医者知之，即非医者，亦一见而瞭然焉。所谓白香山诗，老妪可解，有如是耶！家置一编，资以参会，裨益非浅鲜也。因忿恿付梓，以公诸世，而缀数语于篇末云！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孟夏月乡愚弟周秉奎颐贞顿首拜跋

存目提要

《褚氏遗书》

《褚氏遗书》原题南齐人褚澄所撰，后人疑唐·萧渊伪托褚氏之作，或疑为宋人所著。成书于483年。

全书1卷。载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 、辨书、问子10篇。

该书多阐述基础理论，发挥人身气血阴阳之奥，认为阴阳二气之行昼夜不息，有一偏则疾生；把人身分为窍、肢、关、余、附等5体；论脉寸关尺三部、左右上下位置及所属脏腑与传统之论相反；一些论治、制剂、论运气及晚婚的主张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刻本、清石林书屋刻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和程刻秘传医书四种本等。

《推求师意》

《推求师意》系明·戴元礼所撰。成书于1443年。

全书2卷。卷上论述消渴、喉痛、疝、肠痈等27种病证，卷下分述大风、痛风、疝、内伤、小儿脉、安胎、恶阻等31种病证。

该书传丹溪之学并有戴氏自己的发挥，其主张郁病多在中焦，先由脾胃郁者多，治疗用药宜升降兼用，常用苍术、香附二药一升一降，而使气行郁散，并多用抚芎为气血之使。发挥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为"气血盛衰论"，对后来汪机的"营卫论"有一定影响。

主要版本有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四库全书本和汪石山医书八种本等。

《石山医案》

《石山医案》系明·汪机所撰。成书于1519年。

全书3卷。以医案为主，兼有问病的答书和部分论述。上卷论述营卫气血、内科杂病医案，卷中载外科、妇科、儿科病案，下卷为答银台宋公书。

该书虽尊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但朱氏在于补阴，而汪氏却一变为补气，认为人之七情所伤皆伤营气，阴、阳皆此一气，补阳即补营之阳，补阴即补营之阴，而阳有余乃指卫气而言，卫气无待于补。所载医案切合临床，并以善用参芪称著。

主要版本有明嘉靖十年(1531)刻本、汪石山医书八种本和四库全书本。

《医旨绪余》

《医旨绪余》系明·孙一奎所撰。成书于1573年。

全书2卷。主要论述太极阴阳五行之理、脏腑气血、三焦包络、命门相火、经络腧穴、诊断及内伤杂病。

该书以《内经》《难经》《甲乙经》等典籍为基础，采取"因古人之法，审其用法之时，得其立法之心"的方法，发前人之未发，议论诸家之长短。孙氏赞成马玄台精究经旨，然对"三焦有二"持异议；赞赏朱丹溪"认病最真，投药最确"，而对其"相火论"又有不同见解。所论命门、相火、论火、论气等学说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清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赤水玄珠全集本和四库全书本等。

《质疑录》

《质疑录》系明·张介宾所撰。成书于1624年。

全书1卷。载张氏晚年医论杂文45篇，内容从中医基本理论到临床诊断治疗，均有论述。

该书对刘河间火热学说、朱丹溪"阳常有余"论、"诸痛不宜补气"、"肝无补法"、"伤寒无补法"等进行质疑；论中风半身不遂必辨十二经证；论三消有寒而不专主火；论命门在两肾之中；论痢不专属湿热，虚寒者亦复不少；论血证不泥于张元素见血无寒说等，皆有卓识，亦可窥视张氏重视阳气、习用温补之剂以治虚寒证的学术特点。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医林指月本和一隅草堂医书四种本等。

《折肱漫录》

《折肱漫录》系明·黄承昊所撰。成书于1636年。

全书7卷。卷一至卷三为医药篇，卷四至卷六为养形篇，卷七为续医药篇。

该书为黄氏医话专集。书中所论以脾胃为本，推崇东垣从脾胃立论、薛立斋从脾肾论治的学术观点，力倡温补；反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认为苦寒之药不可多服，四物汤加知母、黄柏是犯"内热未除，寒中复起"之忌；批驳王节斋治痨症用补阴丸。

主要版本有明崇祯八年(1635)刻本、清敬修堂刻本、清广州儒雅堂刻本、六醴斋医书十种本等。

《寓意草》

《寓意草》系清·喻昌所著。成书于1643年。

全书1卷。为喻氏临证验案笔录，载医案60余例，包括伤寒和杂证两大类。

该书强调先议病后用药，即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其"议病式"内容详尽，为中医病案的书写树立了典范。喻氏善用经方，对格阳上脱证和吐血证的辨治颇有见解，其所论"大气论"和"秋燥论"在验案中亦有体现。

主要版本有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本、清集思堂刻本、清简青斋书局石印本和豫章丛书本。

《上池杂说》

《上池杂说》系明·冯时可所撰。成书于1644年。

全书1卷。搜集各家医论27条，载经试屡验良方33首。

该书为医话杂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与气和情有关，谓人生以气为主，百病起于情，情志失调致气病，情轻病亦轻。一些方剂如青莲散、黄牙丹仍有一定的适用价值。

主要版本有学海类编本、三三医书本和国医小丛书本等。

《侣山堂类辨》

《侣山堂类辨》系清·张志聪所著。成书于1670年。

全书2卷。卷上论气血、脏腑阴阳、经络、病因病机、医籍、诊断、治法、各科病证及学医之法等，卷下论药。

该书为张氏与学友及其弟子探讨医理、讲论方药、钻研学术的专题论集。其内容广泛，议论允当，举凡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四诊八纲、病因症治、方剂本草等，无不涉及。采用医论、医话的格式，条分缕析，言简意赅，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清乾隆刻本和医林指月本等。

《东庄医案》

《东庄医案》系清·吕留良所著，杨乘六评。约成书于1687年。

全书1卷。载吕氏医案28例。

该书治法多用温补，重视脾胃，无案不用人参、地黄，其温补颇似张景岳。吕氏对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八味丸、养荣汤等方运用纯熟，对劳倦致虚之外感多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对内伤虚寒或阳脱危证用温补更为娴熟，对滋阴法的运用亦有独到之处。书中杨氏按语精辟，有利于病案的分析。

主要版本有医宗己任编本。

《医学读书记》

《医学读书记》系清·尤怡所著。成书于1729年。

全书3卷，后续1卷。上卷载学习《内经》的心得记录27篇，中卷载学习《伤寒论》的心得记录24篇，下卷载学习张介宾、喻嘉言、柯韵伯等诸家之论的体会13篇，续1卷载学习各科零星杂记23篇，书末附《静香楼医案》31例。

该书所载各论，皆先提出该论大意，后引古文献中有关内容，围绕经文简要说明，其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一些名词释意、病机分析、经义和方药的阐发、诸家论说（特别是《内经》和《伤寒论》）的分析或辨驳，对后世有一定启发。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四年（1739）程氏校刻本、清松风阁刻本、清行素草堂刻本、尤在泾全集本、槐庐丛书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临证指南医案》

《临证指南医案》系清·叶桂所著，经其门人华岫云搜集整理而成。成书于1746年。

全书10卷，计89门。卷一至卷八为内科，卷九为妇科，卷十为儿科。

该书辨证、立法、处方、用药配伍切中病情，药凡而效捷。叶氏学术上善于总结前人经验，且多有创见，如认为：类中风是本虚标实所致，本虚即肝肾阴虚，或气虚，标实为湿、痰、火、风；胃为阳土，喜柔润恶刚燥，主降，胃阴虚则不饥不纳，治应以清养甘濡而润之品，即提出了“胃阴虚说”，弥补了东垣惟重益气升阳之不足；对内伤虚劳，善用血肉有情之品；对久瘀，则善用虫类通络；对热病方面的建树更著，除所创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外，一些用方经吴鞠通化裁而成为治疗温病的名方，如桑菊饮、银翘散、清营汤、清宫汤等。故后世多推此书为临证医案之范本。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卫生堂刻本、清崇德书院刻本、清苏州经锄堂刻朱墨套印本和清古吴扫叶山房刻本等。

《洄溪医案》

《洄溪医案》系清·徐灵胎所著。成书于1759年。

全书1卷，计48条医案。其中，内科32例，妇科4例，外科12例。

该书每案前列治疗纲要，然后详述病史、病因、病证、治疗原则及预后。其医理寓于病案之中，如吐血证列举4例，其一为阴虚内热吐血，用鲜生地捣汁；其二为阴虚吐血误为阳虚，误用大剂补阳药后血上冒；其三为脱血，用人参补气回阳后应养阴；其四为气血两脱，于血药中少加人参。从中可见徐氏治血证之大法。后王孟英推崇此书，并校对文字，加以按语。

主要版本有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清海昌蒋氏衍芬草堂校刻本、啸园丛书本和徐灵胎医书本等。

《医贯砭》

《医贯砭》系清·徐大椿所著。成书于1764年。

全书2卷，计30篇。对《医贯》逐字逐句进行砭斥，行批396处。

该书批驳赵献可所著《医贯》以命门为主、"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之说、中风专主虚和不必兼风说等是邪说，崇古砭今，反对滥用六味、八味丸。认为病情有寒热虚实，宜分别治之，而赵氏过于强调养火补虚、废苦寒药不用是不切乎临床实际的。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半松斋刻本、清乾隆涸溪草堂刻本和徐灵胎医书本等。

《慎疾刍言》

《慎疾刍言》又名《医砭》，系清·徐大椿所撰。成书于1767年。

全书共1卷。主要记述误用补剂、内科杂病误治、疾病因人而异的区别、外科病证治等内容。

本书着重分析医家诊治疾病中存在的不当之处，同时倡导因病施治。

现存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半松斋刻本、清涵虚阁刻本、清半松书屋重刻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徐灵胎医学全书本等版本。

《柳州医话》

《柳州医话》系清·魏之琇所著，经王士雄从《续名医类案》辑出其按语单方而成。成书于1770年。

全书1卷。采辑魏氏按语85条，条下有王士雄按语，以阐发柳州意旨。附方29首，单方103首。

该书引证前贤诸说，阐发补中益气汤的应用原则，说明近人多真阴不足、内伤外感投之病剧之理，然泥于"柴胡劫肝阴，葛根窃胃汁"之说。认为肝木如龙，其病变化莫测，肝为万病之贼，七情之病必由肝起。

主要版本有清咸丰元年(1851)重庆堂刻本、潜斋医学丛书本、三家医话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续名医类案》

《续名医类案》系清·魏之琇编著。成书于1770年。

全书36卷，计345门。一至二十二卷为内科杂病、时病及五官科诸病，二十三至二十五卷载妇科，二十六至二十七卷为痘疹，二十八至三十二卷为儿科和外科。

该书补《名医类案》之阙漏，博及各家，其体例类似《名医类案》，其中以明代以后各家医案为主，对温病医案收录较多。每病列数家医案，以便从不同角度鉴别病证，体现辨证论治的思想。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稿本、清上海著易堂刻本和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古今医案按》

《古今医案按》系清·俞震所辑。成书于1778年。

全书10卷。以证统案，选辑上至仓公、下至叶天士共60余家名医医案1060余例，所选医案多出于《名医类案》，它书立案奇法者亦间选一二。

该书精选医案，加按530余条进行分析，对各家学术思想褒贬分别、择善而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析疑解惑，画龙点睛似地指出辨证与施治之关键。其推崇朱丹溪的滋阴养血法治疗阴虚证、张景岳和薛立斋的温补法治疗阳虚证、缪仲淳的治吐血三要诀

等，兼取各家之长，并抒发己见，自成一家。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酌古堂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江李氏刻本和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等版本。

《奇症汇》

《奇症汇》系清·沈源编辑。刊于1786年。

全书共8卷。按头、目、耳、鼻等人体部位，记述疑难、怪疾医案共400余则。

本书医案系从医书及笔记、小说中搜罗而来。

现存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

《吴鞠通医案》

《吴鞠通医案》系清·吴瑭所撰。成书于1798年。

全书4卷。卷一为温病、伤寒，卷二、卷三为杂病，卷四为妇儿科病。

该书作者上遵《内》《难》、仲景，下宗叶桂之学，对温热病有精深的研究。书中温病医案可与其著《温病条辨》相印证，对学习和研究温病学有较大帮助。

主要版本有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社木活字本、1916年杭州有益山房铅印本和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吴医汇讲》

《吴医汇讲》系清·唐大烈纂辑。成书于1792～1801年间。

全书11卷。收集40多位医家近100篇论文，不分门类，不拘体裁，为医家自由言论。其内容有经典著作的注释阐发，有学术理论的争鸣探讨，有临床治验的心得，有药物方剂的解释、考证，有医话、歌诀等。如叶天士的《温热论治》，汪缵功的《虚劳论》，唐氏的《读书十则》等。

该书所载各论，各具特色，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促进学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论之前，简介作者字号、爵里等，保存了不少医家的生平史料。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吴门唐氏问心草堂刻本、清扫叶山房刻本和清校经山房刻本等。

《程杏轩医案》

《程杏轩医案》系清·程文囿所撰。成书于1804年。

全书分初集、续录和辑录3集。载病案192例，辑录了程氏历年所治的疑难病证、验案、疑案及体会。所载案例不分门类，关键之处加按语阐发。

该书所载病案不多，但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临床各科及不少疑难奇症。治法上，程氏不拘一格，师而不泥，主张立法遣药要随证灵活处理，内外兼用，并载有不少民间单验方。各案对病证、病机的记述详尽，审症细致，尤其是辨析真假寒热、阴阳疑似等复杂病证，能切中要领，随证立方。

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年(1805)刻本、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医述附录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重庆堂随笔》

《重庆堂随笔》系清·王学权所著。成书于1808年。

全书2卷。卷上论六气、虚劳、治案、方剂，卷下论药性(并附解诸毒药)和看法。

该书议论多属王氏自己的见解，认为中药治病在于补偏救弊，用滋阴药治虚劳时应

注意补而不腻；对伤寒之名，遵《难经》旨意，认为是外感的总名，《伤寒论》是统论外感之书。有关解毒之法，系统而全面，可供临床参考。

主要版本有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清上海书局石印本和潜斋医学丛书本等。

《潜斋医话》

《潜斋医话》系清·王士雄所撰。成书于1838年。

全书1卷。首评医籍，次论医理，继考药品，后列经验例案，为医话、医案合编。

该书订正徐灵胎对《临证指南医案》批语之谬，其评议中肯，论理清晰，有一定见地。王氏推崇叶天士，而贬吴鞠通，认为吴氏《温病条辨》未穷源医经，仅将叶氏《临证指南医案》的温热、暑湿各案化裁而成。书中对痨病、瘴疫、夏伤寒等病详论病机，有益于后学。所载医案以温热病为主，其法宗叶氏卫气营血辨治。

主要版本有清咸丰元年(1851)重庆堂刻本、1933年上海大众学社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冷庐医话》

《冷庐医话》系清·陆定圃所撰。成书于1858年。

全书5卷。前两卷论述医德、保生、慎药、诊法、用药及对古今医书、医家的评述；后三卷系历代名医对多种疾病的治疗经验，间附陆氏心得体会。

该书记载了作者丰富的临床经验，包括内、外、妇、儿等各科，如：告诫治妇人肝病不可用疏肝攻伐药使肝阴受伤，治小儿惊风用香窜重镇之剂有贻隐之害，主张治肝用高鼓峰的滋水法，治水肿用大剂黄芪粥等。注重辨证，凡述一证，必推求虚实原委，倡言四诊合参，认为舌诊为最可凭，然不可执一。对一些证的鉴别亦颇详明。

主要版本有清咸丰八年(1858)马程庞氏刻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王旭高医案》

《王旭高医案》系清·王旭高所著，后经虞山方耕霞搜集整理，并加按语和小结。成书于1879年。

全书4卷，计26门。包括外感、杂病、妇儿、外科等病证，其中以内科病案为主。

该书重视温热病证，首列温、暑病案，对湿热证多用薛生白之湿温治法，叶桂温热治法、仲景伤寒治法亦运用纯熟；重视脾胃论治，或用东垣的补胃气，或用叶桂的养胃阴，对病情复杂、正气不足的患者，多从培补后天入手；其治肝病的丰富经验亦体现于病案之中。医案中方药无剂量是其不足。

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琴川方氏倚云吟馆刻本、1934年无锡日升山房刻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研经言》

《研经言》系清·莫枚士所著。成书于1879年。

全书4卷，载论文139篇。卷一包括原因、原贼邪、原风湿、原荣卫、原易、伤寒温热诊治论等34篇，卷二载学医说、诊诀说、内经热病说、七传辨误说等38篇，卷三载优冲解、中风伤寒解、秋伤于湿解等38篇，卷四包括《素问》平人气象缺文辨、仲景法非北学辨、温疟辨等29篇。

该书涉及内容从基础理论、临床辨证，到汤证方解，无所不包。莫氏治经学，不仅研究精细，而且涉及面广。凡经文叙理未明或不尽贴切者，则详予考证，析义以畅达之；凡

脉症含义不明或病证相互疑似者，则详加说明之；凡遣方用药不当或未尽其用者，又一一正其谬误或补充发挥之；凡属前贤注解差讹者，就分别批驳订正之。其言出有据，析理透彻，颇多独到见解，对研究古医经，有一定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五年(1879)月河莫氏刻本、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社刻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马培之外科医案》

《马培之外科医案》系清·马培之所撰。成书于1892年。

全书1册，不分卷次。记载了痈、疽、瘰疬、痰核、癌肿等60余种外科验案。

该书形式多样，或先论述后载医案，或先列医案后加分析，或随记病案随加分析。各案析理精切，治法得当。作者不囿前人之说，注重从临床实践中探求疾病的病因病机及治法，所治外科病证不忽视内治之法，主张欲治其外，先通其内，并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分清脏腑气血之寒热虚实。然所载病案，其姓名、年龄、性别、里贯不详，是其不足。

主要版本有清抄本、1931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和三三医书本等。

《张聿青医案》

《张聿青医案》系清·张聿青所撰。成书于1897年。

全书20卷。卷一至卷三为外感病案；卷四至卷十四为内科杂病案例；卷十五为五官科病案；卷十六为外科病案；卷十七为妇科病案；卷十八为张氏医学论著，收载“质疑篇”等论文16篇；卷十九至卷二十以验案形式反映了近70首丸膏方药的临床应用。

该书医案脉证精详，机理析微，所选各案理、法、方、药具备，案中有初诊情况、病程演变、随证施治大法及善后调养，整个病案因证析理，依理立法，据法用药，反映了张氏临床施治的精深造诣，不失为一部较为系统、完备的临床病案分析记录。

主要版本有1918年江阴吴氏铅印本、上海萃英书局石印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等。

《西溪书屋夜话录》

《西溪书屋夜话录》系清·王旭高所著。成书于1897年。

全书为《王旭高医书六种》之一，属论文集，为王氏学术的代表著，现仅存治肝30法。

该书对肝病证治阐述详尽，指出肝病有肝气、肝风、肝火的不同，三者同出异名。因肝病有侮脾乘胃、冲心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等种种不同，故言肝病最杂，而所列治法甚广，包括疏肝理气、疏肝通络、柔肝、缓肝、培土泄木、泄肝和胃、泄肝、抑肝、熄风和阳、熄风潜阳、培土宁风、养肝、暖土御寒、清肝、泻肝、清金制木、泻子、补母、化肝、温肝、补肝、镇肝、敛肝、平肝、散肝、搜肝、补肝阴、补肝阳、补肝血、补肝气等30法，每法均有选药举例，便于临床应用。

主要版本有王旭高医书六种本。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